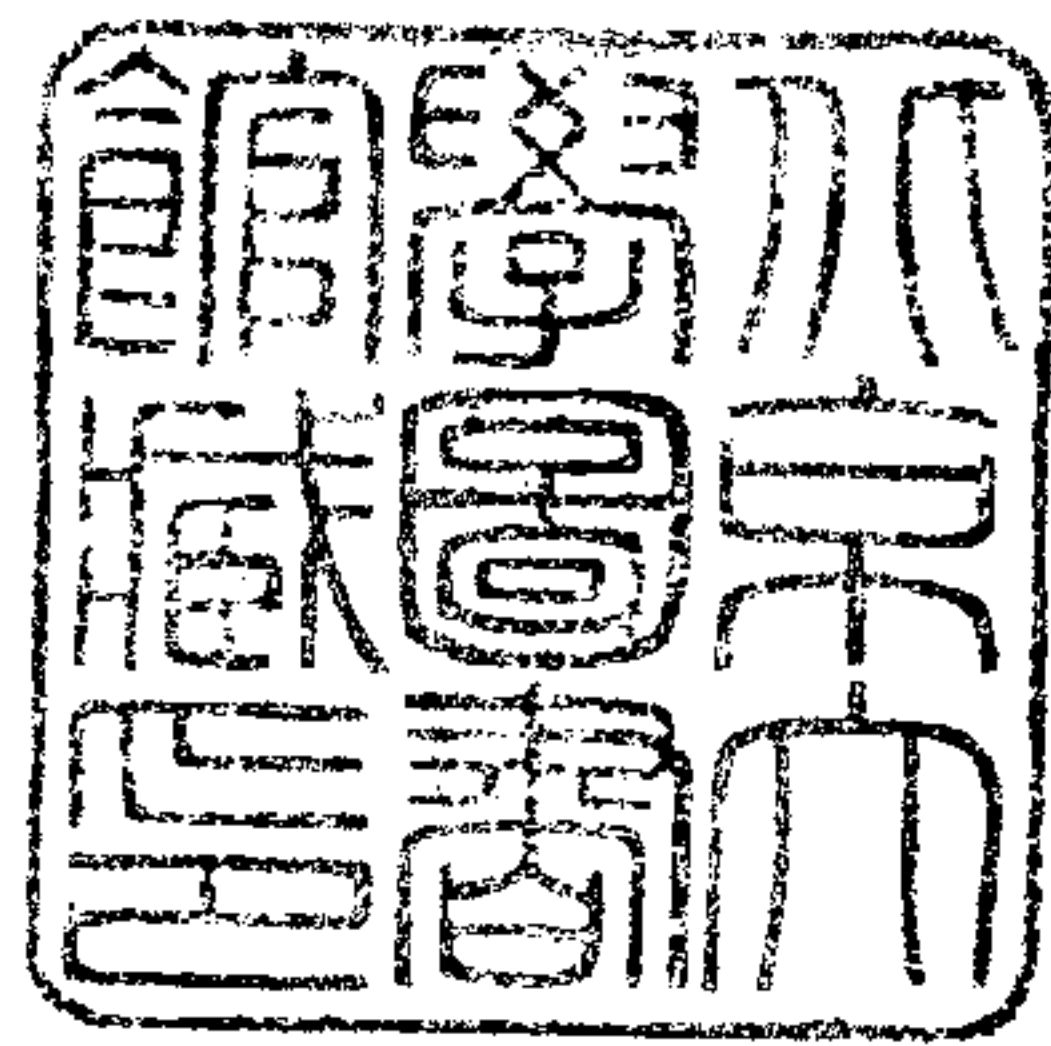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 一一六四·子部·小說家類

蕉廊脞錄八卷	吳慶坻撰	一
山海經箋疏十八卷圖贊一卷訂譌一卷		
叙錄一卷	〔清〕郝懿行撰	一二五
玄中記一卷補遺一卷	〔晉〕郭璞撰	
	〔清〕茆泮林輯	二八一
新刻出像增補搜神記六卷		二八九
冥報記三卷	〔唐〕唐臨撰	三九三
河東先生龍城錄二卷	題〔唐〕柳宗元撰	四一九
獨異志三卷	〔唐〕李元撰	四二九
錄異記八卷	〔五代〕杜光庭撰	四六五
括異志十卷	〔宋〕張師正撰	五一一
雲齋廣錄八卷後集一卷	〔宋〕李獻民撰	五七一
搜神秘覽三卷	〔宋〕章炳文撰	五九三

閑窗括異志一卷	〔宋〕魯應龍撰	六三三		
夷堅志一百八十卷	〔甲志二十卷乙志二十卷丙志二十卷丁志二十卷支甲十卷支乙十卷支景十卷支丁十卷支戊十卷支庚十卷支癸十卷三志己十卷三支辛十卷三志壬十卷〕	〔甲志卷一至甲志卷二十〕	〔宋〕洪邁撰	六四七

2115172

戊辰二月

中華書局  
影印

# 蕉廊脞錄

貴陽陳夔龍署



南林 劉氏 求恕 齋刊

上海古籍  
書店印

蕉廊脞錄 序

## 蕉廊脞錄序

昭代學術遠軼前禩說者謂經小學之盛步武漢唐而史學則遜於宋明故志有清藝文者於乙部之雜史丙部之雜家可著錄者其難其慎如阮氏石渠隨筆法氏槐廳載筆胡氏西清劄記阮氏茶餘客話姚氏竹葉亭雜記戴氏藤陰雜記梁氏樞垣紀略王氏石渠餘記唐氏天咫偶聞先後作者此為鉅子錢唐吳仲雲制府所著有養吉齋叢錄凡朝章國故民生利病罔不考鏡得失鉤索源流文孫子脩文蚤歲入洛孳究掌故中年足跡半天下居鄉廿載兩修志乘洎登清要益網羅舊聞

蕉廊脞錄序

一求恕齋

與當世賢士大夫相周旋抽潛掇幽風世厲俗晚歲表彰遺逸慨然有黍離麥漸之思承幹追隨日久心折尤深甲子之春文捐館鄉里公子綱齋侍讀手編遺稿分類著緝為蕉廊脞錄八卷曰國聞曰里乘曰人物曰經籍曰金石曰書畫曰嘉言而以雜記附焉蓋與制府叢錄之作大體略同而寄託微異也承幹受而讀之亟錄副墨次諸叢刊竊以為紀事纂言乃古者柱下之職周秦以還如王史氏青史氏具有專書後世官司失職私家撰述日益衰歇欲如宋明人之飮聞國政博洽閎通二百八十年中難可縷觀若上溯六藝九流之源則古



義寢微矣文三世史官緝百餘載當茲禮崩樂墜之時  
求野則獲古不云乎歷記前言往行禍福存亡之道非  
於君家得其貫綜又將誰與歸乎戊辰孟冬吳興劉承  
幹序

蕉廊勝錄序

一 求恕齋

蕉廊勝錄卷一

求恕齋叢書

錢塘吳慶坻撰

吳興劉承幹校

乾隆嘉慶兩朝皆於甲子之歲 臨幸翰林院賜宴賦  
詩 頒賞文綺實 本朝優禮詞臣盛事嘉慶甲子吾  
鄉龔文恭實與 賜宴之列有詩紀事詩注云其時除  
現任翰詹及曾任編檢諸臣凡一百七十餘人外儀親  
王成親王慶郡王定親王特命與宴兵部尚書長麟曾  
任掌院學士太常寺卿趙秉冲主事南書房行走黃鉞  
俱一體與宴 黃鉞尋改贊善又云 純廟臨幸後閱六十年無

蕉廊勝錄卷一

一 求恕齋

復舊臣祇餘院中老隸年已八十曾覩盛儀 御座設  
後堂南向戲臺在敬一門外開院署東西夾道為左右  
兩翼入宴進路皆此隸所傳述也又承應演十八學士  
登瀛洲故事以東方朔為翰林前輩乾隆九年尙有上  
官昭容選詩一齣此雖瑣事亦當紀述以志昔日之盛  
我 朝祀典有祭 堂子典禮載在會典所祀何神不  
得其緣起 先大父養吉齋叢錄亦謂傳聞異辭嘗聞  
之羅質庵郎中文彬云 堂子在御河橋西屋三楹不  
甚闊敞中無神位無陳設祭之日無祭品但有香爐一  
事元旦 皇上親詣行禮焚香於爐而已 其香與外間常用香異俗



呼達子香每歲十二月二十四日迎神於宮中送入 堂子正月初二日送還宮中亦但向空行禮無神位也四月八日佛浴之期則於宮中迎銅佛至 堂子以香水浴之浴畢復送還宮中浴佛之事則 內派滿洲覺羅之妻室二人爲之十二月二十四日以後則排日王公貝勒貝子等皆入 堂子掛紙錢又每月朔望 皇上皇后均有詣 堂子拈香之禮往往遣員不親行禮也 欽定滿洲祀天祀神典禮所載亦未詳 雍和宮內左旁佛殿有塑成熊熊各一皆當日 高宗純皇帝秋獮木蘭所得者有牙牌二各繫於其上書云

蕉廊勝錄卷一

二 求恕齋

乾隆十九年八月二十日 上巡幸熱河於額德口麋射得熊一重九百斤又乾隆十九年八月二十一日 上巡幸熱河於察爾射得熊一重一千斤守者云當日肖形雕木爲之空腹中置其骨齒其皮別以木篋盛之又佛龕兩旁陳設 純廟當日御用鎗一所衣之甲亦謹藏一巨篋中最後樓高三層供七丈大佛至第一層始見佛之頭面云碑亭內有四面碑一刻御製喇嘛說滿洲字蒙古字漢字梵字各一面 宣廟嘗作九九消寒圖凡九字每字皆九畫曰庭前垂柳珍重待春風 懋勤殿雙鉤成幅題管城春滿四字

南齋翰林按日填廓細注陰晴風雪皆以空白成字工緻絕倫每歲相沿遂爲故事見祁文端復徇亭詩集 咸豐初湘鄉曾文正公官禮部侍郎疏請復日講舊例并擬日講章程繪圖具說以進 特命禮部議奏時執政鶴舫相國穆彰阿心非之授意於大宗伯孫公瑞珍駁議以上既而 文宗仍命舉行每月翰林院掌院學士進名單 上圈出十員於每員下 御筆註某月某日進講某書某節屆期恭進講義 召見陳對 上從容聽之行之暮年後以東南兵事日棘 宵旰憂勞遂輟講

蕉廊勝錄卷一

三 求恕齋

同治初廷臣亦請舉行日講故事奉 兩宮諭 弘德殿行走徐桐李鴻藻每日講經史數事毋庸另派進講人員 弘德殿講書及至 毅廟親政猶未停止十三年秋方有重修圓明園之議一日徐公桐進講易節卦至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語頗切直 上有怒意翌日 上謁 東陵歸 聖躬不豫比冬卽有 鼎湖之痛 同治初元 兩宮簾聽孜孜求治恭讀壬戌三月十五日 上諭前奉 慈安皇太后 慈禧皇太后懿旨命南書房上書房翰林等將歷代帝王善政及前史垂簾



事跡擇其可為法戒者據事直書簡明註釋彙冊進呈  
茲據侍郎張之萬等彙纂成書繕寫呈進法戒昭然足  
資攷鏡著賜名治平寶鑑禮部侍郎張之萬太常寺卿  
許彭壽光祿寺卿潘祖蔭翰林院編修鮑源深修撰章  
鋈編修楊泗孫李鴻藻呂朝瑞黃鈺各賞給大卷綴一  
匹大卷江綢一匹欽此當成書進呈時潘文勤師草奏  
略云默思聖道上體 慈懷克基億載之承平尤賴  
兩宮之訓迪 簡牘並治誠亙古而為昭 堯舜同  
居實斯民所仰望維日孜孜於 祖訓既祇對夫講  
筵及時汲汲於治功更取裁乎前史顧游羲軒以迄明

蕉廊勝錄卷一

四求恕齋

代數紀傳以及編年充棟為繁焚膏莫究欲裨 聖  
治貴舉大綱 下略 又云竊思尚書斷自唐虞而專史則  
起於漢世范紀並尊帝后而垂簾則著於宋廷撮舉政  
治之興衰兼列宮闈之事跡存史官之美刺按時代之  
後先謹系箋詞贅參論案 下略 謹按此 垂簾以後勵  
精圖治以古為鑑之盛軌所以成中興之業者非偶然  
也  
同治四年二月初四日 兩宮皇太后懿旨命翰林  
院檢討徐桐在 弘德殿行走授 皇帝讀三月二十  
二日 命翰林院檢討徐桐為翰林院侍講異數也後

來入直者皆以官秩較崇者任之  
咸豐戊午彗星見欽天監按占驗書奏陳中有云光掃  
貫索宰相當之又云貴戚大臣有誅僇者又有云羽林  
衛士徙散又云大風損物其年大學士柏葰以順天鄉  
試主考關節伏法越三年辛酉 乘輿出獨木蘭怡親  
王載垣鄭親王端華大學士肅順皆以罪誅廣東香港  
颶風壞民居數千家皆其驗也族伯父筠軒觀察方直  
軍機處見此奏

蕉廊勝錄卷一

五求恕齋

可得  
咸豐辛酉八月丁巳朔卯刻日月合璧五星聯珠天文  
家言六曜均會於張金星在軫張是為 今上命宮而  
六曜並會休徵符合論者皆頌禱中興不數年而金陵  
克復髮捻以次蕩平矣  
同治二年正月十八日辰刻日暈黃綠色帶青白色有  
抱珥紅色二月二十七日日冠抱珥一時方散見朱大  
理學勤日記  
同治己巳六月二十日 武英殿災自亥刻起至次日  
辰刻止延燒他屋至三十餘間所藏書悉燼焉至午刻



而軍機處收各衙門交開救火職名單者絡繹不絕有識者為之寒心亦見朱大理日記

光緒十五年八月二十四日申刻 天壇 祈年殿災

延燒 齋宮凡七十餘間雷震而火作旋大雨火益

甚自申至寅始滅奉 上諭本月二十四日雷雨交作

天壇祈年殿雷火延燒經官兵等救護撲滅本日據

太常寺步軍統領衙門各奏火起情形相同太常寺奉

祀劉世印職司典守疏於防範實屬咎無可辭著交部

議處太常寺堂官一併交部議處壇戶孫榮德等均交

順天府嚴刑審訊有無別項情弊按律定擬具奏五城

蕉廊勝錄卷一

六求恕齋

水會紳董等救護出力著該巡城御史傳旨嘉獎火災示警朕心寅畏實深惟有益加兢惕宵旰孜孜勵精圖治爾內外大小臣工其各靖其自矢精白乃心力戒因循修明職業用副君臣交儆之意

康熙五十年普免天下錢糧二千七百八十五萬四千

一百六十九兩乾隆十年普免天下錢糧二千七百九

十四萬四百兩三十年同四十二年二千七百五十九

萬兩有奇五十五年二千七百七十餘萬兩六十年二

千七百六十四萬一千九百餘兩 高宗朝海望為戶

部尚書上履問戶部存儲之數海不對上促之海奏曰

皇上不以臣為不肖使掌邦計盈虛之數臣當主之

不煩 聖慮也蓋是時 高宗富於春秋海恐知府庫

有贏偶萌侈心故不以告其後 高宗思之見於 諭

旨想見老成謀國用意深遠見朱大理學勤文集

光緒十九年奉 懿旨飭戶部將常年入款核計若干

計各省關每歲徵洋稅銀一千五百餘萬兩各省地丁

每歲銀一千餘萬兩各省鹽課等計銀一千二百餘萬

兩各省常關稅課銀三百餘萬兩各省釐金計銀一千

三百餘萬兩各省茶稅當稅鹽商捐輸計銀三百五十

餘萬兩各省雜稅銀一千五百餘萬兩裁撤長夫等項

蕉廊勝錄卷一

七求恕齋

計銀五十三萬餘兩加以洋藥釐稅併徵每歲約銀七百餘萬兩共八千數百萬兩已繕具清單由司農入告矣

各省州縣編查戶口例應年終具奏光緒十五年浙江

省滋生民數統計男女大小一千一百七十五萬四千

四百六十六丁口見浙江巡撫崧駿奏報吾浙兩遭寇

亂人民凋瘵休養生息逾二十年漸見繁盛而杭湖二

府客籍居十之三是年秋九月霖雨為災徧及十郡杭

嘉湖尤甚疆吏循例奏報所據者編查保甲時挨戶冊

子其塙實與否未可知蓋遵循舊章而已



光緒十六年正月浙江巡撫崧駿奏請將續訪杭州府屬未得請旌之貞孝節烈婦女畢邵氏等共二千一十六口照例旌表疏略云據在籍紳士前兵部侍郎朱智等呈稱浙江省杭州府志自乾隆四十七年修輯後迄今七十餘載復罹兵燹文獻無徵光緒六年開局重修蒐羅採訪隨時纂輯辛巳編成惟查有貞孝節烈婦女一門尚須補請 褒揚方足表章潛德前於光緒十年三月曾將採訪貞孝節烈婦女李韓氏等三千四百五十口呈請前撫臣劉秉璋具奏五月初四日奉 旨李韓氏等均著准其旌表禮部知道欽此欽遵行知纂入志

蕉廊勝錄卷一

八求恕齋

乘截至光緒十四年十二月止續又採訪得未經請旌之貞孝節烈婦女畢邵氏等共二千一十六口其中或屢遭寇難子孫大半無人或僻在鄉隅親友莫為舉報姓氏僅存于家乘事跡祇見諸遺編查例載節烈婦女其實係阨窮堪憫或因世遠年湮未經呈報向有府縣志蹟可憑者准其補請 旌表等語今紳等採訪畢邵氏等事關閭郡志載歷時百十年之久數至千百名之多尤宜闡發幽光昭垂簡冊則前之李韓氏等已沐恩綸該畢邵氏等事同一律未便任其終湮造具冊結呈請專案具奏等情由杭州府核明加結具詳前來

奴才查該貞孝節烈婦女畢邵氏等或侍奉高堂克兼子職或撫存弱息得續宗祧或未婚而堅不字之貞或捐軀而矢靡他之志均屬阨窮堪憫孝義兼全合無仰懇 天恩俯准飭部照例補行 旌表以闡幽光而維風化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奉 硃批著照所請禮部知道欽此按前數年禮部議准御史劉恩溥條陳凡尋常旌表婦女仍照例彙題不得率行具奏志局採訪二千一十六口前中丞慮格於部章未及入告至是始得專疏請旌上邀 俞允蓋 朝廷激厲風教故 特允疆臣之請也採訪之事餘杭孫和叔孝廉樹禮獨任之

蕉廊勝錄卷一

九求恕齋

光緒十六年六月初五日 上以京師久雨禾稼受傷親詣 大高殿拈香祈晴時應宮 昭顯廟 宣仁廟 凝和廟均派員勒載濂載漪貝子奕謨輔國公載澤同日分詣拈香十一日再詣 大高殿及 宣仁廟拈香六月初八日 諭步軍統領衙門奏京城內外因雨後倒塌房屋傷斃人口大概情形所有現經查報之左右翼長及中營等處傷斃之十六名口著該衙門酌給賞卹此外如有續行查出者即照此次賞卹一律奏明辦理  
十三日 諭前因京師雨水過多民居禾稼受傷迭經



諭令順天府府尹等查明各屬被水情形迅速具奏茲據潘祖蔭等奏稱近畿一帶東西南三隅被災最鉅現據宛平固安良鄉房山通州順義等州縣及南路廳同知查報所屬地方或田廬漂沒或全村被淹傷斃人口甚多業經分派委員廣延紳士設法賑濟並擬添設粥廠請撥銀米等語小民猝遭水患蕩析離居覽奏殊深憫惻著照所請先在六門外酌添粥廠並於孫河定福莊采育鎮黃村龐各莊蘆溝橋六處一律添設加恩賞給京倉米一萬五千石卽行分領煮散以資急賑著派志顏李端遇胡聘之胡隆洵景禮徐承煜分往孫河等

蕉廊脞錄卷一

十求恕齋

六處稽查彈壓妥爲監放其各鎮開廠所需經費銀二千兩著戶部照數撥給朕欽奉 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皇太后懿旨畿輔水災甚重深宮軫念彌殷著發去宮中節省內帑銀五萬兩作爲賑撫之需卽著潘祖蔭等遴派委員分投散放以拯災黎欽此該府尹等務當仰體 聖懷認真辦理俾 慈恩徧及窮櫓勿任吏胥侵剋滋弊其密雲懷來及未經呈報之各州縣並著迅卽查勘覆奏另片奏東安武清等處已派員攜銀前往辦賑右安永定門外借用通惠河運米船隻並紮筏濟渡等語卽著督飭各員切實經理勿令災

民失所餘著照所議辦理該部知道胡隆洵旋因病出缺改派李鴻達前往

六月十九日 諭前因天津等處被水成災業准李鴻章所請撥銀六萬兩先就被水極重之區辦理急撫惟念此次雨水過多災區過廣飢民嗷嗷待哺爲日方長尙恐不敷散放加恩著將奉天運京粟米一萬二千七百餘石並於本年江北河運漕米內截留三萬六千石撥給備賑其隨漕輕齋等項銀兩並著查照成案核解直隸作爲津貼運米之需李鴻章務當遴委委員分別被災輕重核實散放不准吏胥稍有弊混用副朝廷軫

蕉廊脞錄卷一

十求恕齋

念災區有加無已至意

光緒十六年祿米倉虧短之案 欽派大臣盤查查出實在虧短米十五萬五千五百三十五石七斗六升六合花戶郭啟泰已獲張增祿王得海馬德山倉書陶斌何桂林嚴擎交刑部倉監督容恩孟守箴革職倉場侍郎興廉游百川革職留任十七年御史洪良品復疏陳倉場積弊太深請 飭嚴究尋有 旨興廉游百川均革職

十月初七日 上諭詹事府右庶子崇文片奏參劾大學士張之萬接納外官各節當派福錕潘祖蔭查奏茲



據查明覆奏該大學士接見外官或因面詢公務或係素有交往不得指為結納營私北河灘廟宇外官來京者往往厲居非自今始不得因與張之萬廝所相近遂指為資緣奔競該大學士住居湫隘並無另設執客堂專談機密之事至所參僧人靜洲最為親密傳訊該僧據稱與張之萬同鄉認識素有往來並未干預別事各等語朝廷用人行政一秉大公從不稍持偏見張之萬老成穩練朝廷素所深知惟此次若不將參款確查虛實轉無以得是非之真現經福錕等逐一查明均無實據所參各節即著毋庸置議前因臣工挾私參劾疊經

蕉廊勝錄卷一

三求恕齋

明降諭旨申誠再三以杜攻訐之漸該庶子豈無聞知乃輒以無據之詞誣謗大臣復敢附會災祥希圖聳聽至另摺附片所陳天文時務各節諸多謬妄若不加以懲處無以為逞肌亂言者戒崇文著交部議處原摺片均著擲還張之萬宣力有年受恩深重不得因被人奏參遇事引嫌卻避惟當小心謹慎益加奮勉力圖報稱用副朝廷委任至意

神機營之設始於咸豐初年以僧親王領之

僧格林沁

至同治初醇親王管理規模益大舊設健銳火器諸營悉併隸焉其後講求海防購備外洋火器光緒初年北

洋大臣進克虜伯礮於是推廣購備新式槍礮命各營演習設立槍礮廠專派司員經理分捷勝精銳健利六營總名曰威遠六營步隊每營八十人而別設馬隊輔之又有八漢礮隊者挑八旗漢軍為之也中營礮隊者則王自領之親兵也比年以來聞演練精良頗有材武之選廠中司員並有能通泰西語言文字者滿人在同文館肄習而成庚寅醇邸薨逝漸懈弛矣

蕉廊勝錄卷一

三求恕齋

時僅將南台廈門兩處口岸報部雍正七年始將南台等二十處口岸報部其初或由巡撫兼管或由監督專管本無一定乾隆元年歸福建總督管理三年總督兼轄閩浙始以關務改歸將軍七年由督撫臣題定徵稅口岸共十九處 列聖於此幾經詳慎比較而後垂為定制率由罔愆督臣任兼兩省案牘紛繁加以臺防緊要既不能躬親瑣務仍須掄委平時可信之員前往句稽與派協佐領等官亦復何異若派大員分駐總口誠恐收數未增耗費轉鉅倘章程不能畫一稽查偶有未周或初年竭澤而漁而來歲難乎為繼或一時損下益



上而日久百弊叢生喜事紛更效略可觀更而滋擾抑又何裨疏上遂不果行海關監督人人視爲利藪何公生平清介自矢讓而弗居立言尤得體要余在史館見此疏因亟錄於此

曩見朱子涵家藏書札一冊簽署端肅遺事密札書凡

十一通中多度辭蓋樞垣章京某寄脩伯大理者署名

客又曰守愚道人 茲摘錄其有關係者 千里草上書初十日

未下此處叫人上去要仍留看夸蘭達下來說西邊留

閱心台冷笑一聲十一日叫見面說寫旨下來叫寫明

發痛駁夫差擬稿尙平和麻翁另作有是誠何心尤不

蕉廊脞錄卷一

西求怨齋

可行等句原底無之諸君大讚遂繕真遞上良久未發

下並原件亦留中再叫起耳君怒形於色上去見面約

二刻許下來仍未發下云留著明日再說十二日上去

未叫起發下早事等件心台不開視云不定是誰來看

日將中上不得已將摺及擬旨發下照鈔始照常辦事

言笑如初二四者可謂渾蛋矣夫今日之事必不得已

仍是垂簾可以遠禍可以求安必欲獨攬其權是誠何

心按御史董元醇上摺請又一通云召見時諸人等

皆大爭老杜尤肆言無忌有若聽信人言臣不能奉命

語 太后怒甚至手戰不已迨次日發下則笑聲徹遠

近矣按心台指怡親王載垣耳君指鄭親王端華麻翁指焦祐瀛二四者謂顧命王大臣八人也老杜指

梓宮伏地大慟聲徹殿陛聞者無不下淚祭畢 太后

召見恭邸請與內廷偕見不許遂獨對一時許方出宮

燈輩頗有思心見恭未嘗不肅然改容連日頗爲斂戢

一又云自十七以後八位見面不過二三次時亦甚暫

今則見面一時許足見自有主宰按宮燈指肅順當時

又一通云克帥密雲馬遞一報不知何事未發下十

三日克到叩謁梓宮未叫起亦不請見恐致疑也十四

晚到此夜往深談言伊等罪狀未著似未可驚拳兵諫

蕉廊脞錄卷一

圭求怨齋

致蹈惡名某以八人者頗畏其虛聲勸其持重留虎豹

在山且勿驚他恐伊等欲削其權隨後事更難辦也

又云元聖在此當爲盡心區畫隨時保護如仗廟社之

靈得有轉關當勉爲元祐正人此閒先患內外患二今

釋其一但連日再面必遭奇妬弟與竹翁言能將斧柯

收回爲上策否則早回爲宜以上皆樵客守愚書元聖

則曹公琥也又一通云十六日午後暈厥囑內中緩散至

晚甦轉始定大計子初二刻見時傳諭清楚王大臣請

丹毫諭以不能執筆著寫來述旨故有承寫字樣此蓋

述 文宗疾大漸時事凡應用硃筆者以印代之 母



后御賞印 印起 上用同道堂印 印訖 二印 大行

皇帝所賜也 按此八月十七以後事 此冊今為張菊生元濟所得

咸豐十一年內閣奉 上諭御史董元醇奏敬陳管見

一摺據稱 皇太后權理朝政應請明降諭旨并贊襄

政務王大臣外再簡派親王一二人同心輔弼及請擇

師傅以培德業嚴飭督撫將帥以資整頓等語我朝

聖 聖相承向無 皇太后垂簾聽政之禮朕以冲齡

仰受 皇考大行皇帝付託之重御極之初何敢更易

祖 宗舊制且 皇考特派怡親王載垣等贊襄政

務一切事件應行降旨者經該王大臣等繕擬進呈必

蕉廊勝錄卷一

去求恕齋

經朕鈐用圖章始行頒發係屬中外咸知其臣工章奏

應行批答者亦必擬旨呈覽再行發還該御史奏請

皇太后暫時權理朝政甚屬非是又據請於親王中簡

派一二人聽其輔弼一切事務伏念 皇考於七月十

六日子刻特召載垣等八人令其盡心輔弼朕仰體

聖心自有深意又何敢顯違 遺訓輕議增添該王大

臣等受 皇考顧命輔弼朕躬如有蒙蔽專擅之弊在

廷諸臣無難指實參奏朕亦必重治其罪該御史必欲

於親王中另行簡派是誠何心所奏尤不可行以上兩

端關係甚重非臣下所得妄議至朝夕納誨一節 皇

考業經派綢修李鴻藻充朕師傅該御史請於大臣中

擇一二人俾充師傅之處亦毋庸議其各直省督撫及

各路統兵大臣業經朕明降諭旨令其共矢公忠嚴申

軍律諒內外文武臣工必能不負委任以仰副 皇考

在天之靈應無俟朕諄諄訓誡也欽此

董御史條奏請 兩宮垂簾聽政端肅諸人擬 旨

駁斥時勝保以欽差大臣兵部右侍郎統兵畿輔獨抗

章論之余在秦中讀此疏備錄之 奏為政柄下移無

以服眾應請 皇太后親理大政並 另簡近支親王

輔政以正國體而順人心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惟朝

蕉廊勝錄卷一

去求恕齋

廷政柄操之自上非臣下所得而專我 朝君臣之分

極嚴尤非前朝可比自 文宗顯皇帝龍馭上升

皇上嗣位聰明天亶尚在冲齡全在輔政得人同民好

惡方足以資佐理如怡親王載垣鄭親王端華等非不

宣力有年然而赫赫師尹民具爾瞻今竟以之當秉政

鉅任攬 君國大權以臣僕而代 綸音挾 至尊以

令天下實無以副寄託之重而鑿四海之心在該王等

不過以承寫 硃諭為詞居之不疑不知我 皇上以

宗子繼承大統天與人歸原不必以 硃諭之有無為

定至贊襄政務一節則當以親親尊賢為斷不得專以



承寫爲憑何也 先皇帝彌留之際近支親王多不在側仰窺 顧命苦衷所以未留 親筆殊諭者未必非以輔政難得其人以待我 皇上自擇而任之以成未竟之志也今 嗣聖既未親政 皇太后又不臨朝是政柄盡付之該王等數人而出擬 諭旨又非盡出自宸衷其託諸掣簽簡放請鈐用符信圖章在該王等原欲以此取信於人無如人皆不能相信民曷可畏天下難欺縱可勉強一時安能行諸日久近如御史董元醇條奏四事極有關係應准應駁惟當斷自 聖裁廣集廷議以定行止該王等果知以國事爲重亦當推賢

蕉廊勝錄卷一

六求恕齋

虛已免蹈危疑乃竟行擬 旨駁斥已開矯竊之端大失臣民之望 命下之日中外譁然自古天無二日民無二王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凡統兵將帥暨各省疆臣皆受 先皇帝特簡雖當勢處萬難無不思極力圖報者亦皆統於所尊故皆一誠不貳今一旦政柄下移羣疑莫釋道路之人見 詔旨皆曰此非吾 君之言也此非 母后 聖母之意也一切發號施令真僞難分眾情洶洶咸懷不服不獨天下人心日形解體且恐外國聞知亦覺於理不順又將從而生心所關甚大夫天下者 宣宗成皇帝之天下傳之 文宗顯皇帝

以付之我 皇上踐祚者也昔周之世武王崩成王立周公相之本朝攝政王之輔 世祖亦猶周公之相成王疏不閒親典策具在以周公之元聖尙不免管蔡流言逮風雷示警於金縢而忠悃益見現在近支諸王中能持大體邁於載垣端華者尙不乏人一口口之言應請毋庸過慮又如垂簾聽政之制宋宣仁太后稱爲女中堯舜羣情歡洽國本無傷我 文皇后當開國初年雖無垂簾明文而有聽政實用因時制宜惟期允當不易爲今之計非 皇太后親理萬幾召對羣臣無以通下情而正 國體非 另簡近支親王佐理庶務盡心匡弼不足以振綱紀而順人心惟有籲懇 皇上俯納芻蕘卽奉 皇太后權宜聽政 二聖並崇而於近支親王中擇賢而任仍秉 命而行以待我皇上親政以前一切用人行政大端不致變更紊亂以承邇治於無窮 宗社幸甚臣民幸甚如此庶於親親尊賢之大經既不相悖且於該王等亦可保全終始受福良多此皆中外臣工所欲言而未發者奴才先爲言之奴才忝爲大臣受 國厚恩屢奉 先皇帝手詔嘉勉云朕所望於該大臣者至大至遠又奉有忠勇性成赤心報國等諭每誦 天語感激涕零今外

蕉廊勝錄卷一

九求恕齋

務盡心匡弼不足以振綱紀而順人心惟有籲懇 皇上俯納芻蕘卽奉 皇太后權宜聽政 二聖並崇而於近支親王中擇賢而任仍秉 命而行以待我皇上親政以前一切用人行政大端不致變更紊亂以承邇治於無窮 宗社幸甚臣民幸甚如此庶於親親尊賢之大經既不相悖且於該王等亦可保全終始受福良多此皆中外臣工所欲言而未發者奴才先爲言之奴才忝爲大臣受 國厚恩屢奉 先皇帝手詔嘉勉云朕所望於該大臣者至大至遠又奉有忠勇性成赤心報國等諭每誦 天語感激涕零今外



患固宜亟平而內憂尤當早慮奴才天良所迫何忍不言何敢不言伏願 皇上乾綱獨斷迅賜施行並請將此摺發交惠親王愷親王恭親王醇郡王公同閱看如有尙未盡善之處應令大學士九卿科道集議以 聞庶大局可全而人心可定謹不揣冒昧披瀝上陳無任激切待 命之至

咸豐十一年十一月十九日內閣奉 上諭御史鍾佩賢給事中孫楫奏請將載垣等造作之諭旨銷除各摺片載垣等假傳諭旨造作贊襄政務名目並於御史董元醅條奏一摺擬旨時擅自改寫各情形業經疊次降

蕉廊勝錄卷一

王求恕齋

旨明白宣示矣茲據該給事中等奏載垣等造作擅改之件不應載之 實錄儼同 顧命亦不應登之冊籍假託綸音擬請降旨銷除以期信今傳後等語朕奉

母后皇太后

聖母皇太后懿旨所奏不為無見

載垣等種種悖逆欺蒙之罪中外臣民皆已備悉所有造作贊襄政務諭旨確係矯傳自不應纂入 實錄中惟遽將其銷毀又恐無以示將來而徵罪案至董元醅所奏一摺當日發交載垣等擬旨原令其將所請垂簾暫理朝政飭令廷臣會議其請於親王中簡派一二人輔弼開具空名諭旨祇候簡派並於大臣中擇其可充

蕉廊勝錄卷一

王求恕齋

師傅之任者公同保舉乃載垣奏對時即已嘵嘵置辯及擬諭旨遂敢陽奉陰違擅自改寫一切駁斥迨述旨時未即允照所擬宣發而載垣等膽敢於次日發交摺件壓擱不辦竟將所擬諭旨堅請發下又以未用玉印不足為憑再行瀆請斯時駐蹕木蘭遠距京師未能即日回鑾若不暫允所請載垣等跋扈情形其勢將有不可問者是以隱忍姑從將所擅擬諭旨鈐蓋御印實出於不得已言念及此能無痛恨所有載垣等矯傳贊襄名目及擅擬駁斥董元醅諭旨著即銷除惟此案係王大臣大學士六部九卿等於內閣會同刑部議定罪名

欽此

同治四年春二月講官編修蔡壽祺疏劾議政王攬權納賄議政王欲逮問壽祺 兩宮震怒初五日 召見大學士周祖培瑞常吏部尙書朱鳳標戶部侍郎吳廷棟刑部侍郎王發桂內閣學士桑春榮殷兆鏞 諭以王植黨擅政漸不能堪欲重治王罪諸臣莫敢對 太



后屢諭諸臣當念 先帝母畏王王罪不可追宜速議  
祖培頓首言此惟 兩宮乾斷非臣等所敢知 太后  
曰若然何用汝曹為異日 皇帝長成汝等獨無咎乎  
祖培奏言此事須有實據容臣等退後詳察以 聞且  
言請與倭仁公同查明具奏 太后始命退初六日倭  
仁等八人會議於內閣召蔡壽祺質證其事蔡惟指出  
薛煥劉蓉二人餘不能指實初七日諸大臣覆奏上  
太后出硃諭示諸臣且 諭曰 詔旨多有別字及詞  
句不通者汝等為潤飾之祖培奏請添恭親王議政之  
初尙屬勤慎二語 太后又諭曰此旨卽下內閣速行

蕉廊勝錄卷一

主求恕齋

之不必由軍機遂下 詔略云本月初五日據蔡壽祺  
奏恭親王事查辦雖無實據自出有因恭親王議政之  
初尙屬勤慎迨後妄自尊大諸多狂傲倚仗爵高權重  
目無君上視朕沖齡諸多挾制往往暗使離間不可細  
問每日召見趾高氣揚言語之間諸多取巧妄陳凡此  
重大情形姑免深究恭親王著毋庸在軍機處議政革  
去一切差使不准干預公事以示朕曲為保全之意以  
後召見引見等項著派惇親王醇親王鍾郡王孚郡王  
四人輪流帶領特諭倭仁等受 詔出始 召見樞臣  
文祥等三人初八日惇親王上疏言恭親王事屬曖昧

徒以語言小失驟子罪愆情狀未明無以昭示天下

皇太后遂諭孚郡王及樞臣文祥等傳諭王公大學士  
九卿翰詹科道明日於內閣會議以惇親王疏及蔡壽  
祺原疏並發閱視且令文祥等述所受 旨是日 詔  
奉 兩宮皇太后懿旨宣示恭親王過失斥退軍機處  
議政盡奪一切差使初九日 兩宮召見大學士倭仁  
周祖培瑞常朱鳳標尙書萬青藜侍郎基溥吳廷棟王  
發桂殷兆鏞及軍機大臣等 太后諭倭公等九人曰  
恭王恣肆已甚必不可復用又曰卽如載齡人才豈任  
尙書者而王必予之又曰惇王今為疏爭前年在熱河

蕉廊勝錄卷一

主求恕齋

言恭王欲反者非惇王耶汝曹為我平決之 諭軍機  
大臣等則曰若等固謂國家非王不治但與外廷共議  
之合疏請復任王我聽許可也諸臣至內閣各述所受  
旨則大異是日押班者為鍾郡王乃各引王為證王  
言固皆聞之諸公相顧色然不成議而退十四日醇郡  
王及降調通政使王拯御史孫翼謀皆上疏為恭邸陳  
請 詔以各奏摺命王公大學士九卿翰詹科道彙同  
前日惇親王摺一併議奏十六日 詔曰朕奉 慈安  
皇太后 慈禧皇太后懿旨前據惇親王醇郡王降調  
通政使王拯御史孫翼謀先後陳奏恭親王雖經獲咎



尙可錄用當交王公大學士九卿翰詹科道會同詳議具奏茲據禮親王世鐸等大學士倭仁等會議覆奏並據內閣學士殷兆鏞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潘祖蔭內閣侍讀學士王維珍給事中廉誠及各科道等聯銜各摺均以恭親王咎由自取惟係懿親重臣應否任用予以自新候旨定奪等語所見大略相同惟給事中廉誠等摺內所稱廟堂之上先啟猜嫌根本之閒未能和協駭中外之觀聽增宵旰之憂勞等語持論固屬正大而於朝廷辦理此事苦心究未領會雖前日面諭軍機大臣等隨同孚郡王赴內閣傳諭諸臣而科道仍有此語實

蕉廊勝錄卷一

孟求恕齋

有不能不再行宣示者恭親王誼屬懿親職兼輔弼在親王中倚任最隆恩眷最渥特因其信任親戚不能破除情面平時於內廷召對多有不檢之處朝廷杜漸防微若復隱忍含容恐因小節之不慎致誤軍國之重事所關實非淺鮮且歷觀史冊所載往往親貴重臣有因遇事優容不加責備卒至驕盈矜誇鮮克有終者可爲前鑒日前將恭親王過失嚴旨宣示原冀其經此懲儆之後自必痛自斂抑不至再蹈愆尤此正小懲大誡曲爲保全之意如果稍有猜嫌則悖親王等摺均可留中又何必交廷臣會議耶茲覽王公大學士等所奏僉以

恭親王咎雖自取尙可錄用與朝廷之意正相脗合現既明白宣示恭親王著卽加恩仍在內廷行走並仍管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此後惟當益矢慎勤力圖報稱用副訓誨成全至意至在廷臣工均爲國家倚任惟當同矢忠赤共濟時艱毋得因此稍存疑慮畏難苟安致蹈因循積習將此宣諭在廷臣工知之 李越縵先生日記載此事頗詳余嘗借觀節錄之蓋是時先生方主文勤家授其子讀也

文文忠詳在政府最久知大體有廉操恭邸初與相得其後以 大婚保舉之事意不合自是事無巨細顯

蕉廊勝錄卷一

孟求恕齋

與文相齟齬文相不能堪癸酉隨扈上陵歸卽欲請假恭邸賢王其待大臣猶不能無稍褊處

癸酉二月十三日醮親王奏請將山東所獲戕害僧邸之張凌雲致祭該親王園寢摺中有云去年係軍機大臣擬 旨現在乃 天子當陽迴不相侔等語恭邸閱之不懌令章京辦奏稿辯明其事朱修伯文勸阻不可李文正鴻藻又力言之而恭邸意未解卒奏之蓋兩邸意見之深始此

勝克齋保統兵皖中頗自縱恣軍士飢寒不加體恤十一月尙有露體者他省解到棉衣適勝欲作棉地毯辦



差者卽以棉衣之棉爲之軍餉解到先以開支私用月需二十萬所至雞鴨海菜綢緞諸物皆預儲攜帶以聽供求索蔣壩坐船內有女子二有待我五年之約營中頑童極多大都皆賊中生擒之小長髮也此袁篤甫在皖親見之者宜乎其敗也見朱大理筆記

光緒初元醮親王上懇賜矜全一疏奉 皇太后懿旨前據醮親王奏舊疾復發懇賜矜全當諭令王公大臣大學士六部九卿妥議具奏茲據奏稱該王因傷痛過甚觸發舊疾哀懇出於至誠自不得不量爲體恤擬請將該王所管各項差使均予開除惟每年 東陵 西

蕉廊脞錄卷一

美求恕齋

陵應行致祭時仍請飭宗人府酌開該王銜咨行太常寺擬定于向章改造行禮之處題請遵行每月朔望及元旦各節及 列聖 列后忌辰誕辰應詣奉先殿行禮恭懸恭收 聖容應詣壽皇殿行禮並大 殿拜表仍照向例輪流行禮嗣後恭遇皇帝升殿及皇帝萬壽均擬請毋庸隨班行禮如遇朝廷大政仍宜時備顧問倘有條奏事件亦可於兩宮前呈遞等語均著照所請行至每年七月十月萬壽及元旦令節皇帝行禮時毋庸隨班慶賀均著詣壽康宮行禮該王公忠體國懋著賢勞自應量予恩施著以親王世襲罔替用示優異另

片奏普陀峪工程重大請仍飭該王照料等語卽著該王隨時前往妥爲照料該王所管神機營本日已降旨改派伯彥訥謨祜景壽管理惟該王辦理多年經武整軍著有成效深堪嘉尙仍著將應辦一切事宜隨時與伯彥訥謨祜等悉心會商妥議籌辦以昭慎重欽此

光緒五年六月二十三日奉 懿旨醮親王奕譞奏懇裁撤差使家居養疾一摺醮親王奕譞舊疾未痊卽著安心調理所有神機營一切事宜著毋庸會同商辦以示體恤一俟病體稍愈卽行具摺請安欽此

光緒十二年六月初十日欽奉

慈禧端佑康頤昭

蕉廊脞錄卷一

美求恕齋

豫莊誠皇太后懿旨前因 皇帝沖齡踐祚一切用人行政王大臣等不能無所稟承允准廷臣之請垂簾聽政並諭俟 皇帝典學有成卽行親政十餘年來 皇帝孜孜念典德業日新近來披閱章奏論斷古今亦能剖決是非權衡允當本日召見醮親王奕譞及軍機大臣禮親王世鐸等諭以自本年冬至大祀 園丘爲始 皇帝親詣行禮並著欽天監選擇吉期於明年舉行親政典禮 皇帝聞諭後當卽長跪懇辭醮親王及軍機大臣亦以時事多艱萬幾鉅繁 皇帝日就月將學無止境如蒙從緩將來躬親庶務必更能貫徹無



遺益臻上理實為天下臣民之幸再三籲懇情詞亦出至誠惟念垂簾之舉本屬一時權宜 皇帝繼統御極仰承 穆宗毅皇帝付託之重當此典學有成正宜與內外臣工勤求治理宏濟艱難自應欽遵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七日懿旨即行親政以慰深宮期望之意壇廟大祀均應親詣行禮以昭誠敬即於本年冬至大祀 圓丘為始躬親致祭並著欽天監於明年正月內選擇吉期舉行親政典禮所有應行事宜及應復舊制之處著各該衙門敬謹查照成案奏明辦理將此通諭中外知之欽此

蕉廊勝錄卷一

天求恕齋

光緒十二年六月十五日欽奉 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皇太后懿旨醇親王奕譞奏籲請體念時艱俯允訓政禮親王世鐸等奏合詞籲懇訓政數年伯彥訥謨祜等奏籲請從緩歸政以懋聖學各一摺覽奏均悉垂簾之舉出於萬不得已十餘年來深宮訓導欣見皇帝典學有成特命於明年正月內舉行親政典禮審慎宣綸權衡至當不容再有游移天下之事至繁至頤皇帝親政之始容有未及周知全在各大臣其矢公忠盡心輔助內而樞臣外而疆吏均係股肱心膂之臣彌此不基責無旁貸其各殫竭血誠力圖振作於應辦

事宜任勞任怨毋得稍涉因循推諉致負委任 皇帝幾餘念典本無止境一切經史之功繙譯之事尤在毓慶宮行走諸臣朝夕講求不憚煩勞俾臻至善總之帝德王道互相表裏 皇帝親政後正可以平日所學見諸措施用慰天下臣民之望當亦爾諸臣所至願也該王大臣等所請訓政數年及暫緩歸政之處均毋庸議至醇親王摺內所稱宮廷政治內外並重歸政後當示照現在規制凡宮內一切事宜先請懿旨再於 皇帝前奏聞俾 皇帝專心大政等語念自 皇帝沖齡嗣統撫育教誨深宮十餘年如一日即親政後亦必隨時

蕉廊勝錄卷一

天求恕齋

調護遇事提撕此責不容卸此念亦不容釋即著照所請行本日欽天監奏遵旨選擇吉期一摺 皇帝親政典禮於明年正月十五日舉行所有應行事宜著各該衙門敬謹預備欽此

光緒十二年六月十八日欽奉 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皇太后懿旨醇親王奕譞奏重申愚悃籲請勉允訓政禮親王世鐸等奏再行懇誠籲懇訓政數年錫珍等奏揆時度勢親政尚宜稍緩貴賢奏舉行親政關係綦重各一摺覽奏均悉垂簾聽政歷稽往代皆出權宜之舉行之不慎流弊滋多史冊昭垂可為殷鑒前因



皇帝典學有成特降懿旨及時歸政此深宮十餘年來殷殷盼望之苦衷天下臣民自應共諒故於十四日王大臣等合詞籲陳均未允准數日以來 皇帝宮中定省時時以多聆慈訓俾有稟承再四籲求情詞肫摯茲復披覽該王大臣等章奏歷陳時事艱難軍國重要醕親王摺內兼以念及宗社仰慰 先靈等詞諄諄籲請迴環循覽悚惕實深國家際此時艱飭紀整綱百廢待舉 皇帝初親大政決疑定策實不能不遇事提撕期臻周妥既據該王大臣等再三懇懇何敢固持一己守經之義致違天下眾論之公也勉允所請於 皇

蕉廊勝錄卷一

三求恕齋

帝親政後再行訓政數年爾中外大小臣工務當各抒忠赤盡力助勦以期力振委靡其臻到治於諸臣有厚望焉至錫珍等及貴賢摺內請飭廷臣會議等語 皇帝親政係國家及時應舉之盛典業經特降懿旨通諭遵行豈如臣下條陳事涉疑似者尙須集議況王公大學士六部九卿兩次陳奏眾議僉同豈必待添入翰詹科道乃爲定論耶所奏殊屬非是著毋庸議醕親王前次片奏內有親政前期交卸神機營印鑰等語現既允准訓政醕親王亦當以國事爲重略小節而顧大局所管事宜仍著照常經理俟數年後斟酌情形再行降旨

欽此

光緒十五年正月十八日 上諭朕叔悖親王薨逝已降旨派貝勒載瀜前往奠醑朕於本日恭奉 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皇太后親臨府邸賜奠用示篤念親親至意欽此

二十日欽奉

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皇太后懿

旨御史屠仁守奏歸政屆期直陳管見一摺據稱歸政伊邇時事方殷請明降懿旨外省密摺廷臣封奏仍書皇太后聖鑒懇恩披覽然後施行等語覽奏殊深駭異垂簾聽政本屬萬不得已之舉深宮遠鑒前代流弊特

蕉廊勝錄卷一

三求恕齋

飭及時歸政上符 列聖成憲下杜來世口實主持堅定用意甚深况早經降旨宣示中外天下臣民翕然共遵今若於舉行伊始又降懿旨飭令仍書聖鑒披覽章奏是出令未幾旋即反汗使天下後世視予爲何如人耶况垂簾權宜之舉與 高宗純皇帝大廷授受訓政之典迥不相侔何得妄爲比擬至歸政後只醕親王單銜奏件暫須徑達深宮醕親王密陳數條亦爲皇帝初裁大政軍國重要事件宮中定省可以隨時稟承並非著爲典常使訓政之事永無底止該御史此奏既與前旨顯然相背且開後世妄測訾議之端所見甚



屬乖謬此事關係甚大若不予以懲處無以為逞臆妄言紊亂成法者戒屠仁守著開去御史交部議處原摺著擲還欽此

二十三日欽奉 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皇太后懿旨御史林紹年奏督撫報效有關政體民生請旨飭禁一摺海軍為經國要圖自光緒十一年創辦以來規模略具需款浩繁前據總理海軍事務衙門奏准由兩江等省於正雜諸款內騰挪巨款分年撥解天津交李鴻章發商生息各省籌解之銀專備海軍不時之需其每年息銀則以補海軍衙門放項之不足並無令各省

蕉廊勝錄卷一

三末恕齋

督撫報效之事該御史此奏乃以朝廷責進獻督撫肆誅求等語任意揣測危詞聳聽實屬謬妄林紹年著傳旨嚴行申飭欽此

二月初二日欽奉 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皇太后

懿旨本日據吳大澂奏請飭議尊崇醇親王典禮一摺 皇帝入嗣 文宗顯皇帝寅承大統醇親王奕

譔謙卑謹慎翼翼小心十餘年來深宮派辦事宜靡不殫竭心力恪共盡職每遇優加異數皆再四涕泣懇辭前賞杏黃轎至今不敢乘坐其秉心忠赤嚴畏殊常非徒深宮知之最深實天下臣民所共諒自光緒元年正

月初八日醇親王即有豫杜妄論一奏內稱歷代繼統之君推崇本生父母者以宋孝宗不改子偁秀王之封為至當慮 皇帝親政後僉王倖進援引治平嘉靖之

說肆其姦邪豫具封章請俟親政時宣示天下俾千秋萬載勿再更張其披瀝之誠自古純臣居心何以過此深宮不能不嘉許感歎勉從所請者也茲當歸政伊始大澂果有此奏若不將醇親王原奏及時宣示則後此邪說並進妄希議禮梯榮其患何堪設想用特明白曉諭並將醇親王原奏發鈔俾中外臣民咸知我朝隆規超越古今即賢王心事亦從此可以其白嗣後闕名

蕉廊勝錄卷一

三末恕齋

希寵之徒更何所容其覬覦乎為此通諭中外知之醇親王原奏云臣奕譔跪 奏為披瀝愚見豫杜僉王妄論恭摺具奏仰祈 慈禧事臣嘗見歷代繼承大統之君推崇本生父母者備載史書其中有適得至當者焉宋孝宗之不改子偁秀王之封是也有大亂之道焉宋英宗之濮議明世宗之議禮是也張璠桂萼之傳無足論矣忠如韓琦乃與司馬光議論低悟其故何歟蓋非常之事出立論者勢必紛沓擾攘雖乃心王室不無其人而以此為梯榮之具迫其主以不得不視為莊論者正復不少恭惟 皇清受 天之命 列聖



相承 十朝一脈至隆極盛曠古罕觀詎 穆宗毅  
 皇帝春秋正盛遽棄臣民 皇太后以 宗廟社  
 稷爲重 特命 皇帝入承大統復 推恩及臣  
 以親王世襲罔替渥叨 異數感懼難名原不須更  
 生過慮惟思此時 垂簾聽政 簡用賢良廷議既  
 屬執中邪說自必潛匿倘將來親政後或有草茅新進  
 之徒趨六年拜相捷徑以危言故事聳動 宸聽不幸  
 稍一夷猶則 朝廷徒滋多事矣合無仰懇 皇太  
 后將臣此摺留之 宮中俟 皇帝親政時宣示廷臣  
 世賞之由及臣寅畏本意千秋萬歲勿再更張如有以  
 治平嘉靖等朝之說進者務目之爲姦邪小人立加屏  
 斥果蒙 慈命嚴切 皇帝敢不欽遵是不但微臣名  
 節得以保全而關乎君子小人消長之機者實爲至大  
 且要所有微臣披瀝愚見豫杜僉壬妄論緣由謹恭摺  
 具 奏伏乞 皇太后聖明洞鑒光緒元年正月初  
 八日奏上留中  
 光緒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內閣奉 上諭朕欽  
 奉 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皇太后懿  
 旨自古帝王以孝治天下必推本於所生而禮有經權  
 尤必折衷至當方足以昭示來茲恭讀 高宗純皇

蕉廊勝錄卷一

高宗純皇

帝御製漢議辨援引禮經垂爲定論稱所生日皇帝本  
 生父歿則稱本生考立廟於其邸第爲不祧之廟祀以  
 天子之禮合乎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之  
 義則尊親之誼交盡而於公義私恩兩無遺憾 聖  
 訓煌煌昭垂萬世洵爲協於天理人情之至皇帝入嗣  
 文宗顯皇帝誕承大統光緒元年正月醑親王奕  
 譔密陳豫杜妄論一疏內稱歷代繼統之君推崇本生  
 父母者以宋孝宗不改子偁秀王之封爲至當將來如  
 有以治平嘉靖之說進者務目之爲姦邪小人立加屏  
 斥等語持論正大敬徵 高宗純皇帝御論正相昭  
 合其志慮之忠誠防維之深切方之古純臣何以加茲  
 上年二月初二日因吳大澂之奏特降懿旨將王之密  
 疏宣示中外俾天下臣民咸知我朝隆軌超軼前代而  
 醑親王寅畏之本心從此昭然若揭詎意天不假年溘  
 然長逝痛惜之極悲感彌深醑親王著定稱號曰皇帝  
 本生考所有一切飾終喪祭典禮自宜恪遵 祖  
 訓詳定彝章用遂皇帝恩義交盡之忱兼表賢王終始  
 不渝之志著派御前大臣軍機大臣翁同龢孫家鼐會  
 同禮部妥議以聞欽此  
 醑賢親王薨逝一切典禮皆創行 皇上詣府行祭奠

蕉廊勝錄卷一

高宗純皇



禮祭文由翰林院恭撰其文起首日維年月日 皇帝  
謹致祭於本生考醇賢親王之靈云云常熟翁檢討斌  
孫撰擬文內有云誦戒勉二詩已括周孔傳心之要讀  
防微一疏足杜宋明議禮之爭此一聯最為警切蓋  
王嘗進戒勉二詩於 上又有杜漸防微之疏也

蕉廊脞錄卷一

一求恕齋

蕉廊脞錄卷一終

蕉廊脞錄卷二

一求恕齋叢書

錢塘尖慶坻撰

吳興劉承幹校

同治三年七月十三日奉 上諭戶部尙書倭仁奏請  
將軍需報銷變通辦理一摺據稱軍需報銷向來必以  
例爲斷然其間制變因時亦有未能悉遵之處各省軍  
需歷年已久承辦既非一人轉戰動經數省則例所載  
征調但指兵丁而此次成功半資勇力兵與勇本不相  
同例與案遂致歧出在部臣引例核案往返駁查不過  
求其造報如例而各處書吏藉此需索糧臺委員借以

蕉廊脞錄卷二

一求恕齋

招搖費無所出則浮銷苛斂等弊由此而起請將同治  
三年六月以前未經報銷各案開具簡明清單奏明存  
案并請飭禁勸捐歸補名目等語所奏係爲因時杜弊  
起見軍需報銷一事本有例定章程惟近來用兵十餘  
年蔓延十數省報銷款目所在多有若責令照例辦理  
不獨虛糜帑項徒爲委員書吏開需索之門而且支應  
稍有不符於例卽難核准不得不著落賠償將帥宣力  
行閒甫邀恩錫旋迫迫呼甚非國家厚待勳臣之意著  
照所請所有同治三年六月以前各處辦理軍務未經  
報銷之案惟將收支款目總數分年分起開具簡明清



單奏明存案免其造冊報銷此係朝廷破格恩施各路  
統兵大臣各省督撫具有天良務須督飭糧臺委員核  
實開報不得因有此旨任意影射浮冒並著嚴禁勸捐  
歸補名目及私設釐卡等弊如有不肖委員仍以前項  
情弊巧爲嘗試別經發覺除將承辦各員嚴辦外必將  
各該統兵大臣及各該督撫等從重治罪部中書吏如  
有在各處招搖撞騙混包攬者并著嚴行拏辦以懲  
奸蠹其自本年七月起一應軍需凡有例可循者務當  
遵例支發力求撙節其例所不及有應酌量變通者亦  
須先行奏咨備案事竣之日一體造冊報銷不得以此

蕉廊脞錄卷二

二末想齊

次特恩妄生希冀將此通諭中外知之欽此 謹按軍  
需報銷自乾隆朝刊頒則例准銷各款有條不紊然歲  
事之後造冊請銷一收一支不能針孔相符於是部吏  
得以持其短長嚴加較詰而所謂部費一款每百幾釐  
幾毫者數遂不貲自帥臣以逮末僚凡廁身行間勻攤  
追賠無一漏脫存者及身死者子孫久迫追呼非呈報  
家產盡絕由地方官驗明加結具文咨部不能完案其  
有前經帥臣奏咨後難結算者則歸用兵省分州縣流  
攤名爲軍需挪墊兵差挪缺等款亦動經數十年始得  
歸補而州縣又不勝其累是以部費一說視爲固然萬

口同聲略無隱諱蓋自停遣督餉大員後每遇征伐帥  
臣兵餉兼操內而戶部外而藩司支數可稽用數無考  
而軍中大小將吏得以多立名目肆爲侵冒皆恃部費  
爲護符貪狡成風眞堪痛恨然猶全用旗綠官兵調發  
若干死亡若干人數尙有可核而浮冒侵漁弊已如是  
若此次廣西髮逆倡亂搶匪繼之烏夷又繼之回匪又  
繼之越時至十四年行師至十餘省召募之勇十居七  
八經制之兵十纔一二某路某帥召募若干撤換若干  
某路某戰傷亡若干更補若干其立營補額均未隨時  
奏咨備案其隨營執事文武員弁條入條出亦不報部

蕉廊脞錄卷二

三末想齊

存查爲薪爲糧扣曠扣建紛紜膠葛無從清釐各路統  
兵大臣肆意專擅非不知事後報銷無憑核算必成不  
了之局亦惟賴別籌部費耳乃荷 聖主如天之仁不  
以擅行召募浮冒滋多逐年參稽水落石出行專制之  
嚴譴追濫費之帑金轉蒙 大賚宏頒錄功宥罪既往  
不咎咸與維新凡在事之獲保身家者不下數千萬人  
而州縣得免於流攤部書失望於需索 湛恩汪濊開  
國二百二十年所未有也當癸亥甲子之交江南官軍  
嚴圍復合百道環攻收復之機端倪可觀戶部書吏知  
復城之不遠也報銷之難緩也約同兵工兩部蠹吏密



遣親信分赴髮逆被擾各省城潛與各該省佐雜微員中狙詐狡黠向與部書串通又能爲筭庫大吏關說者商議報銷部費某省每百幾釐幾毫粗有成約一面遣派工寫算之清書攜帶冊式就地坐辦蓋各省藩糧鹽關四庫款目及捐輸釐金等項存庫舊籍報部清冊其名目省各不同不得不就地查核以求符合此輩資斧紙筆皆由部書墊給統歸分年准銷部費內增扣歸款合計所墊在數萬金而其時王夔石中丞方官戶部郎中灼知將來報銷萬無了局因創請免冊報私議堂司同僚中多有聞而善之者至是江南報捷中丞適以京

蕉廊勝錄卷二

四求怨齋

察授湖北安襄鄖荆道將出都矣倭大司農約同堂上官密取中丞議稿參閱酌定七月十二日齊赴戶部內署召司員中工楷書者數人局內堂門某錄稿某用印某繕摺至漏三下辦畢乃偕各堂官隨議政恭親王詣宮門遞摺 兩宮皇太后召問稱善 命卽頒諭宣示中外 詔書既降都人士歡聲如雷各部書吏聞而大駭有相向泣者茲事詳見李黼堂中丞寶章齋類稿此同治朝曠典也不可以無記 家荔裳侍郎嘗語人曰林文忠辦事必替人設想故人感之入骨此可爲用人之法自其爲知府以至總督凡

所辦之案皆鈔有副本凡二十六款目錄四篋以二僕專司之其明察非由寄耳目於人蓋遇事好問開誠以待故人亦樂於傾吐也

益陽胡文忠公薨於軍羅少村觀察祜從文忠久哭之慟將斂少村以手按文忠胸間雖微冷而與肢體異久之若翕翕動力持勿遽斂猶冀其復蘇也至三日摺弁回文忠疾亟時奏請開缺之摺奉 硃批湖北巡撫著李續宜暫行署理接統各軍少村乃附文忠耳大聲讀之文忠平日兩目光如電至是忽大張若微領之者侍者賦走旋一暝不復視少村再按心間則方寸寒於冰

蕉廊勝錄卷二

五求怨齋

鐵矣文忠血誠謀國耿耿寸丹死而不死必待親聞俞旨付託有人而後瞑也 胡文忠公在黔日先大父與吳文節公合疏保之其後往來書牘甚夥親筆數通在晉陽日爲陸紫英攜去今檢得二通爲文忠集中所遺者錄之如左文云仲叻老伯大人閣下奉手諭感誦不能去手敬想鈞候萬福勳望日隆至以爲慰制置全蜀其地吏治民情殆不如秦地之瀟美黔中之禍迄無定局邊防虛糜殊少良將竊謂近年大局自以求將才爲先務大寇未平民且狡起戎心一盜夜呼千人駭辟篝火狐鳴所在皆是求將於



已亂之國是所謂亡羊而補牢也求將於未亂之國是所謂未雨綢繆也蜀人多聰明伶俐之士頗少負固不拔之槩以全省之大必有奇才老伯之慧眼求之必有應召而至者矣椎魯質直不愛錢不怕死庶幾得之至吏治之積實兵禍之所由起老伯大人明於天人之際卓識遠猷曲成不遺在外近四十年封疆老臣中外一人而已殆如裴晉公之於唐韓忠獻之於宋庸淺如姪不必贊詞楚邊不必設防徒糜餉精與其設防於邊而日久懈生終不可戰不如物色良將於督標另置選鋒嚴立課程日夜訓練城市之人卻不可恃南塘選兵一必取鄉僻之人樸而耐勞也

蕉廊勝錄卷二

六求懇齋

且有警隨機應變平時有藜藿不採之威臨事有折衝千里之勢計無有切於此者矣時局所慮在無將無餉而實則兩患仍在當事之非才譬之草木均可為藥惜無管百草之人詳其性審其味而因病處方耳又嘗試之始必猝然遇毒因而自悔其初心則視天下無可為之事聖賢豪傑睿知過於常人然古無不受欺不喫虧之豪傑也仙佛尚有魔劫況以身任天下者哉軍興六年矣凡天下之財如鹽課釐金牙帖捐輸均可濟餉有人經理以開其生財之道行閒諸將能尙廉恥敦氣節力戰制賊以節其流則數年內浪費之財豈尙不足耶

湖北兵政吏治人才殆難言狀而兵勇之怯懦將備之虛懦亦一時無兩目下城賊之食將絕倘無他變或可倖成秦餉為襄陽土匪猝起久不到營隆貺至厚無如匪不滿千府縣自潰秀帥發兵又潰昨以南岸千二百人援剿或有濟乎驕從入蜀必先求者姪之餉耳迪庵與姪之水師敢戰人能言之老伯亦素信任而不疑姪之立志必使營哨之官盡廉潔不私一錢其章程所定薪水又實足以養其廉而兼有愛士之餘力擴充此義楚軍可以大強亦可以久而不弱然此時積欠近三十萬強兵與弱兵廉將與貪將混而同之或且軒輊而偏

蕉廊勝錄卷二

七求懇齋

私之是則天時人事之不可以理解者矣幼讀李忠定傳輒憤不能食今則曉然於命之所在乃轉坦然矣武漢若復肅清境內尙有所待姪意欲添舟以載陸師如杜征南王龍驤之蹟古人以舟兼陸如平淮夷而賦江漢之詩及漢之樓船橫海下瀨句踐之習流夫差之餘皇呂蒙之伏精兵冒白衣皆未嘗不登岸也若得水師之專水戰者八千人分爲兩翼得陸師之習陸戰者萬二千人分爲兩部各以一留後以一東征陸軍亦載於舟中水師先導陸師突起擊之出不意而攻不備吳會之地必可速勝舟中攜三月米錢薪煤則陸師可三月



不置水師所攜亦如此惟三月之火藥礮子各須三十萬船而陸師之坐船必須另造大不易耳其必分兩班者凡戰久必多傷必疲兩班則力不疲而戰守胥有賴耳且深入與賊戰可俸大勝賊必堅守不出以老我師以逞其故智我仍登舟以歸賊知班師矣必他計而改途後之留守者改爲征兵飄忽千里豈非將軍從天而下耶多方亟疲之法莫捷於此即使無功亦使賊多備而虞我力爭上游則於吳越之事必紓水師船板十人其大者或倍之再倍之必不能舍舟而陸此非另備一軍不可水師易強在哨官得人頭工舵工得人則一船之人不能退亦不能逃則自溺耳陸師束伍難於水師亦異於水師故陸師難強非另以陸師改水師

蕉廊勝錄卷二

八求恕齋

不可其陸師之長夫每十人須三人又必另覓人以駕舟是又於長夫之外添一枝水手經費頗繁其設計爲此者特取其神速出入變化莫測耳又陸師藉舟以運其神奇而長夫又必不可少蓋深入之時或江岸以內一百二百里須安營壘故費不可省耳如此計不可爲則非節節打通不可竊料賊之堅守已成慣技非三五年所能蕺事而天下之財力竭矣東南之賊黨多矣吳越之禍端又必日亟惟姪之從事除黔中外從戎已三年絕無三日之餘糧足以從吾所志上年欠餉太久一潰了事本年又欠至數十萬軍心尙堅軍政尙有律然心彌苦矣安得粵西始事之時之餉假我三四十萬金得以添船添勇爲此大舉亦不過空言無補耳以老伯知己之感故敢發

蕉廊勝錄卷二

九求恕齋

其狂愚以備異日之采擇姪師久無功心跡不能自見即欲自陳惴惴然恐其不情中朝大老自黔中作守後音驛不時不惟不敢亦不暇伸紙作書意緒萬端詞不能擇尙乞鑒恕愚姪胡林翼頓首又一通云仲昀老伯大人鈞座時局艱難一年之中禍變若此讀手諭如讀劉子政屈靈均文字抑塞悲憤憂思惴惴皖南北軍情已另疏前函中金陵蘇常及分犯嚴州之賊均已並力西犯若知滬瀆之兵不足顧忌而鎮江揚州之兵固守尙自恐不贍故得悉數西犯而無復忌憚矣鄂餉自蜀吳阻兵商賈不通積欠甚鉅近年疊臣非復大公無我

仁愛鄂民如老伯之在秦在蜀時也且各省亦均爲京餉迫切自顧不暇惠不及鄰時實然也固不足責惟水陸亦萬人欠餉三百萬以飢軍禦強寇如履春冰臨白日一生危殆固在意中天末孤臣一身不足惜獨惜以債事被惡聲而東南七省均將同流合污爲賊所淪胥而鎔成一片耳刻下援賊眈眈日伺吾費軍出雜沓批答甚煩前月大病尙不得死活亦癢耳手此載請鈞安林翼頓首



論列咸咎總理衙門之失機文定承文文忠實文靖後  
一意持重 東朝憚於發難 德宗正在冲齡不得已  
之苦衷固不能歸罪文定一人也其持躬清介爲同朝  
所無外吏餽贈多卻而不受所居東廠胡同邸第門外  
不容旋馬入朝從未乘坐大轎與後來風氣迥不侔矣  
然其官戶部時以持正幾爲榮文忠祿所傾厥後文忠  
入政府 孝欽顯皇后恩禮有加後亦稍稍惡之嘗因  
病請假比疾亟 孝欽一日語善化曰榮祿用心太過  
有時有偏處我從前幾受伊欺蒙善化因從容請 太  
后詳言之 太后曰榮祿在內務府時屢言沈桂芬之

蕉廊脞錄卷二

十求恕齋

壤處且言不將沈桂芬調開不好辦事吾亦疑沈桂芬  
太迂謹一日貴州巡撫出缺適沈桂芬未入直我有旨  
放沈桂芬爲貴州巡撫而寶盃李鴻藻堅不承旨謂本  
朝從無以軍機大臣尙書出任巡撫者沈桂芬在軍機  
多年並無壞處臣等皆深知之如 太后不收回成命  
臣等萬不能下去碰頭者再我乃允許之此事實爲榮  
祿欺我也善化嘗與榮泛論舊日樞臣榮頗詆吳江甚  
矣大臣之忤刻也  
崇公綺謝病不出者二十餘年己亥有 旨將召用日  
與靜海相國密謀廢立事一日相約至榮相宅榮直樞

廷未歸二公坐以埃榮相歸二公袖一稿以 東朝有  
廢立意告榮且援漢霍光事相證翼榮贊助之榮曰此  
何等事而兩君鹵莽爲之乎且不慮外人干涉乎二公  
意未已榮遽拂衣入內二公乃踉蹌去其後慶親王以  
李文忠詢各國公使語上聞此議始寢

今上宣統之初以醇親王載灃爲監國攝政王所有攝  
政王禮節經廷臣會議奏請奉 旨准行凡十六條  
府第定於西苑中海劃出集靈囿一帶並於三所即阿哥所  
作爲平日休息之地 命鑄金章鈐於 諭旨

蕉廊脞錄卷二

十求恕齋

自十一月二十日起即在 養心殿 召見樞臣賜  
坐惟梁敦彥不賜坐 召見畢即看書至懋勤殿選用  
書籍  
隆裕皇太后移居長春宮東暖閣 上居西暖閣便於  
照料俟 召見事竣 上仍至 養心殿傳膳休息  
兩宮甚爲親愛  
景廟上仙之前數日忽 命匠人將瀛臺舊設之杙橈  
鋸其足若干寸語侍臣云將爲若輩之用頃 召見禮  
節例需用矮橈一時未備惟內務府大臣知前日之事  
猛憶及之遂取以應用亦奇兆矣  
孝欽顯皇后訓政時凡臣工密奏留中者局鑄數篋其



鑰匙自帶嗣於病中付 隆裕皇太后收藏頃已由攝政王請鑰匙下將於暇時一一披閱另備二篋存儲近日要件其鑰匙亦自行佩帶云

順德李文誠公於光緒二十年七月順天學政任滿還直 南齋時邊事日亟公與同直陸公潤庠張公百熙陸公寶忠聯銜奏請起用恭忠親王略曰倭患之貽誤於前日者不足言矣此際前茅失利藩籬全潰疆臣無囊底之智當軸窮發蹤之方上無以酬浩蕩之施外無以塞臺諫之劾推原其故毋亦當國者處疏遠之地而懷疑畏之罪也夫同一李鴻章何以前時所向有功今

蕉廊勝錄卷二

三求恕齋

日一籌莫展同一倭國何以往時犯臺灣而不利今日戰高麗而無前外朝諸臣皆病政府非才不知以今日事勢揆之固然其無足怪也夫以禮親王世鐸之才思平庸其不足以驅駕李鴻章亦明矣領袖如此餘人之退聽者可知政府之執政權者如此總署之稟承政府者又可知一旦事會艱危計維仰稟 宸謨規避擔荷救過不暇何論立功此次軍務遂至仰煩 宸廛添派大臣會議夫既增派則政府安用政府尚不足恃會議又安有權無惑乎其無功也疆臣視政府為避趨政府又聽疆臣為進退兩相推諉即互相貽誤究其用意避

處分焉而已一歸 宸斷庶隱然自立於無過之地縱有降謫為罪亦輕此其為計甚工而不知 國家已陰受其病也然而勢使之然也夫事勢至今日無人不知恭親王之當棄瑕錄用矣然而政府不敢言前日不言而今言是自求禍也外廷不敢言以為言之未必用且罪在不測也夫時事至艱危而猶避不測之罪是 國家養士終無食報之日也養士又安用哉夫恭親王之過失自在 皇太后 皇上洞鑒之中臣等亦無勞多瀆矣特念咸豐末年時事之難有逾今日計其才具在當日實收指臂之助揆以當日之成效責以今日之

蕉廊勝錄卷二

三求恕齋

時艱或冀一番振作若慮不堪任使再有負乘則以 皇太后之聖明臣知其不敢再負 聖恩自速官謗臣愚以為今日者允宜開張 聖聽豁除瑕類庶收其識塗之效以贖其往日之愆如得請於 皇太后則國家之福實式憑之語曰君子不施其親又曰故舊無大故則不棄其於今日事理若合符節詩曰發言盈廷誰敢執其咎今樞廷無執咎之人而築室有道謀之患豈發言盈廷無一人能決是非足以啟 聖心而贊廟謨者臣實恥之臣實痛之計 皇太后 皇上聖慮崇深未必不曾紆 宸眷但早收一日之用或



早成一日之功字內生靈免於塗炭其有繫於億萬年丕基之遠者實非淺鮮若遲久後用無論挽回匪易一經敗壞方議拯救縱使及事所傷實多疏且上公慮天威不測願獨受其咎摺末有臣文田主稿語陸張諸公固不許乃刪之書御稱旨由是廷僚交章奏請者踵相接九月初一日恭親王遂以管理海軍大臣督辦軍務節制前敵諸將帥逾月復入軍機

光緒季年創行立憲議改官制樞臣頗主其說張文襄駁之電文四千餘言中閒無事自擾數語意蓋有所指乃未幾而九年籌備章程出文襄入樞府年餘尋以疾

蕉廊勝錄卷二

古求恕齋

薨於位而世變已不可究矣讀此文有餘恫焉議改外官制事敝處昨電復京師錄稿奉覽其文曰效電悉愚繹諭旨以定官制爲立憲預備則此次官制之應如何改定自以有關於立憲之利害爲主其無關憲法者似可不必多所更張轉致財力竭蹶政事叢脞人心惶擾攷各國立憲本指不外乎達民情采公論兩義此二事乃中國聖經賢傳立政之本原唐虞三代神聖帝王馭世之正軌心同理同中外豈有殊異聖諭剴切深厚自應切實籌議推行謹分條奉復如左一設四鄉識局議事員董事員詳讀尊電各條惟設鄉官設議事

會董事會兩法有關立憲本意竊惟中國風尚鄉紳自愛者以不管公事爲有品或遇有關利害安危大端偶一任之或必須地方官敦請始來與議其平日自願管地方事者及好管地方瑣細事者多非端廉之士若槩名爲官必不免徇私作威包攬利權嚇詐鄉愚抗擾政令諸弊故四鄉分理細故詞訟之鄉紳不宜名之爲官只可同爲鄉長若當日團長團總之例亦不宜襲日本分區之制名爲區官查咸豐同治年間髮捻爲亂皖豫山東及直隸南數府處處辦團流弊滋多除黔團通賊謀逆如苗沛霖之類不計外卽不爲匪之團亦多有抗

蕉廊勝錄卷二

古求恕齋

糧抗案擅殺尋仇諸弊幸官軍剿平髮捻諸團或懲或散始漸收斂今豈可導之使亂至議事董事兩會未嘗不可設立但一須正其名義二須定其權限名義者只可名局不可名會查各省府縣多有紳局或主捕盜清匪如廣東之安良局沙田局之類或主籌費濟公如四川之三費局夫馬局陝西河南之車馬局之類此外隄工善舉各局所在多有名沿其舊則不僭不驕屏去會名使不至爲江湖會聯莊會三合會哥老會各種作亂之會匪所影射此名義也權限者議事之員但許有議事之責不予以決斷之權其議決之可否悉由官定以



審度其可行與否至董事之員只可供地方官之委任調度不宜直加以補助地方官辦事之名若權限逾分必致官爲董制事事掣肘雖有地方監督之說徒存虛文而已其爲害殆不可思議故議事之員能議而不能決董事之員宜聽官令而不宜聽紳令此權限也尊電因擬裁知府故未言及府城之議事董事各員茲鄙意擬請仍留知府則府城亦應照州縣辦法層遞設立議事局董事員其權限亦與州縣之紳董同以總達各縣之民情供知府之委任惟分理各鄉紳局之鄉長及議事董事之員須由本縣人公同推舉其推舉此各項紳

蕉廊勝錄卷二

六求恕齋

董者必須家有中人產業而又素行端謹者方許列名爲推舉人由官選定派充稟報如公派不公准其赴省控告民舉不公准本縣官停議另舉如此則民情可上達公論可上聞而紀綱等級尙未廢棄破除紳謀官斷互相補救似與 朝廷勤求民瘼之意相合俟行之十年以後學校日增士民智識日開道德日進設有囂張惡習狂悖言行隨時訓導儆戒俾其道德之效不致爲犯上作亂之行其智識之效能諳習一鄉之情形明曉全國之大勢並能通知中外交涉之大端國家政事兵事之梗槩究其要歸必其智識不離于道德尙武不越

乎法律範圍方爲合格屆時體察果能臻如此之程度再議立憲之大舉自然有利無弊若十年以後人民道德未能盡純智識未能盡充則尙須從緩僅照以上所言各府縣分設鄉長分設議事董事各員官紳互相維持策勉亦足以破壅蔽杜徇察窮簷之疾苦采巖穴之良謀尙不至大有流弊也一議改州縣之制攷 本朝沿明制州縣分三等曰繁曰中曰簡本有等差與漢唐縣官之制大同小異今欲重其品秩而又分爲三等則大縣稱州中縣稱廳小縣稱縣可也蓋外間同知稱廳理民通判理苗分防州同州判民間亦稱廳似體制

蕉廊勝錄卷二

七求恕齋

較州爲稍遜至廢去知府而令大縣稱府則似有未安各省幅員遼濶輪船罕通每一府所轄少則四五縣多者至十縣各縣距省遙遠極遠者至二三千里有知府猶可分寄耳目民冤可伸理災荒可復勘盜匪可覺察飭緝若盡歸省城攷察豈能徧及待該縣稟報至省禍亂已成控告到院司民命已斃矣故裁去知府一說萬分窒礙勢有難行稱府而無屬縣名義亦難解似不必蹈襲日本之故套以東京西京大阪三處專名府也既有屬縣則事繁體尊附郭之首縣不宜裁矣至每州縣各設佐治官分掌財賦巡警教育監獄農工商及庶



務甚爲有益惟員少不足濟用祿少不足養廉員多俸厚經費太鉅今日州縣之俸大率因處分被罰其養廉亦多司庫因公款扣抵不能全領安有餘力鉅款爲新設之州縣佐治官籌俸廉哉似宜聽州縣量力延訪委員較爲可行一議改省城院司各官之制第一層辦法諸多不便院司合爲一署同畫一稿定時入署一節暑刻有限必致草率敷衍一也京城每一部皆一類之事然且每司各自有印各自有稿若一省督撫及各司道則兼有各部之事若併爲一署無此廣大廡舍能容許多官吏能存許多案牘二也近因患責任不專故督撫

蕉廊勝錄卷二

尤求恕齋

只留其一今設兩丞豈不又添兩巡撫乎定多牽掣推諉三也院司局各有等級各有責成各有印信能自行文牘其閒交駁異同亦可收匡助之益卽有謬誤責有攸歸倘併爲一稿必仍是一人作主若督撫矜矜則兩司徒畫黑稿若兩司跋扈則督撫祇如贅瘤六部堂官雖多仍是一人主稿先行東三省事務較簡豈能以例內地外省衙參之期司道公見不過略譚大指並不能立時籌定辦法大率有重要事必須與司局著重之一二員或二三員便坐燕見或至日晡或至夜分縱談深慮反復籌思乃能籌定一議卽京部堂司商推要政亦

都是司官赴宅內詳陳密談乾隆以前名臣皆是如此若到署片刻不查案不思索恐未能遽籌得至當不易之辦法四也至於府縣文牘直達於省由省徑行州縣一節查照例公牘無論上行下行乃是層層遞轉若緊要事體州縣一面徑稟督撫一面分稟司道局府謂之通稟通詳督撫亦徑批札州縣軍興以來此類甚多至今猶然不患不能直達也至每省設高等審判廳行政司法各有專職一節尤所未喻一省之中臬司卽是高等審判廳矣另設一廳何爲若謂臬司是行政之員須另有司法之官則臬司問案擬罪仍須督撫核批達部

蕉廊勝錄卷二

尤求恕齋

者須督撫核轉總須俟部復始定然則臬司及督撫卽是司法之行政刑部卽是司法矣何必剿襲東語多此紛歧哉傳聞獻議者並有擬由高等審判廳以直達法部督撫但司檢察不司裁判之說不勝駭異想貴大臣未必允行假使萬一采用其言則以後州縣不親獄訟疆臣不問刑名昔孔聖知本專論聽訟魯莊勝齊惟恃斷獄若州縣不審判則愛民治民之實政皆無所施以此求治未見其可且外州縣距省或數百里以至二三千若裁去知府則冤獄偏斷何處申理小民尋常訟案亦必將賣產爲資赴省上控卽使省控而督撫臬司



亦不能審判仍須取決於法部理院夫老弱窮殘安能奔馳數千里而京控乎京師部院能日訊全國數千萬起之訟案乎假如文武官吏有犯而督撫不能審判何以號令屬官乎第二層辦法似尤多窒礙之處民政以警察爲大端乃臬司分內事何以不屬臬司而屬藩司理財乃藩司分內事何以不屬藩司而又別立財政司且通省財政關係極重而秩視運司轉較學臬爲小卽如現在藩學臬運糧鹽關河權限本自分明不相淆混乃亦議改變則尤可不必矣若知府一官鄙見必須留之不宜裁撤因其去民較近轄屬較小可爲院司分任

蕉廊勝錄卷二

王求恕齋

攷察既留知府則巡道似可裁撤惟各省設巡道之本意大率以兵備爲主前三十年軍務近二十年教案等事則道員之責較重取其官階較崇調遣武營較易故地理學家之要訣須先將一省各道之疆域分清則一省之形勢脈絡瞭然於胸此可知前人建設巡道之有深意有關係矣至知府職司如所屬州縣錢糧奏銷災荒蠲緩私讞審轉州縣倉庫交代盤查出結代賠之款皆知府考成州縣出缺由知府委員代理均不由巡道轉詳議者或慮司之下府之上添一道員徒多層折重複此未知外官例章職守道府各有取義也至如湖北

之襄陽道則有關三省邊防教案湖北新設之施鶴道亦專爲教案邊防均甚有關係似不應在裁撤之列此外卽如湖南鎮寧江南徐州河南南汝光四川建昌甘肅寧夏安徽廬鳳潁此數處皆非糧鹽關河然豈可無道台鎮守然則各省道員似以不裁爲尤妥在省之官除藩學臬三司仍舊不改三司之外尊電擬留糧鹽關河四項道員惟旣不分巡則道字之名義不協此四項擬改名爲參政秩從三品此外緊要各局所視該省必需者留之不必各省一律該局總辦擬名爲參議秩正四品以裁缺道員及候補道充之蓋前明官制外省本

蕉廊勝錄卷二

王求恕齋

有參政參議副使僉事之屬正是兩司副貳今設此以爲知府升轉三司之階庶免過于躐等若不裁巡道則一切名目可仍其舊矣抑更有進者旣設議事董事之紳又增佐治之官則州縣應議應辦之事日多各種治理皆賴財用學校警察農商工業河隄水利凡一切厚民生捍民患之事非財不濟各國制度皆分國家稅地方稅兩端斷宜劃分酌留不致竭澤而漁庶教養諸政可以實行此方是立憲要義愛民眞際應請貴大臣於此項一併議及是所感幸總之今日預備立憲只須合立憲之用意不必求合于海外立憲國之官制大抵中



國疆域廣大數倍于東西各國而輪船火車電線通者什一不通者什九且立國之本原歷代政體相沿之成局國民性情之利病目前國家之實力中外各自不同豈能事事強合況君主立憲之國惟日本與德爲然故論者謂中國立憲宜仿此兩國法德與日之官制曷嘗相同哉請檢攷之可悉也竊惟今日國事多艱 宵旰焦勞貴大臣公忠體國故求治之心不自覺其過亟特是度德量力善俗以漸經典明訓用法宜得法外意史冊良規方今天災迭乘民窮財匱亂匪四起士氣浮囂外省之學堂無不思干預公事攘取利權海外之學生

蕉廊勝錄卷二

三求恕齋

尤爲狂妄動輒上書政府干預 朝政凌辱監督橫索錢財電致本省督撫詆斥地方官及加查核十無一真其悖謬情形罄牘難書而待舉之新政甚多州縣外受督責內憂賠累疲于奔命無米爲炊督撫支左絀右掇過不遑但能撫綏鎮遏平靜無事已自不易若改變太驟全翻成局需費太多課虛責有不惟官吏耳目眩惑無從措手權力改變呼應不靈竊恐民心惶惑以爲今日卽是官民平權刁民地棍藉端鼓眾抗糧不完釐稅不納緝盜匪則抗匿不服籌賠款則抗欠不交傳訊不到斷案不遵一切紀綱法度立即散亂踰越國紀一失

而難收民氣一縱而難靖恐眉睫之禍將有不忍言者矣昔唐賢有云天下本無事乃庸人自擾之耳洞竊以爲不然無事自擾尙无大害若方今四海有事之日再加之以擾則不可支矣且庸人安能擾天下惟才敏氣盛急于立功名之人察理不真審勢不明貿然大舉乃能擾天下耳宋王安石豈庸人哉洞近年以來於各種新學新政提倡甚力倡辦頗多豈不願中華政治煥然一新立刻轉弱爲強懾服萬國第揆之民心衡之物力實不宜多有紛更官制各條以洞愚見論之似不盡與立憲關涉竊謂宜就現有各衙門認真攷核從容整理

蕉廊勝錄卷二

三求恕齋

舊制暫勿多改目下先從設四鄉議局選議紳董事入手以爲將來立憲之始基如能實力奉行此尙是達民情采公論之實際亦可稍慰環海望治之心至目前民生困窮動輒思亂欲求養生感民心之術則以少取於民爲先多興實業次之練兵雖要尙不如安民得民之尤亟憲法精意總不外好惡同民耳總之立憲本義在于補救專制之偏日本立憲之要語曰萬事決于公論果能事事虛衷諮訪好惡同民雖官制仍舊無害其爲立憲政體如不能集思廣聽事事皆爲國民公益計則雖盡改照日德官制名目仍無解于上下之睽隔民



情之困苦怨咨也貴大臣所議似宜慎重圖維博采周諮然後奏請施行方于立憲體裁有合洞衰病迂庸媿无奇謀速化聳動四方之策承問奉復曷勝惶悚幸惟裁察如有管見容當續陳之洞肅洽等語祈賜教洞嘯張文襄公遺摺為陳仁先侍御曾壽屬草陳弢庵閣學寶琛潤色而公於枕上改定之中有云臣平生以不樹黨援不殖生產自勵他無所戀惟時局艱虞未能補揀累朝知遇未能仰酬將死嗚哀不敢不據其愚泣陳於聖主之前當此國步艱難外患日棘民窮財盡百廢待興朝廷方宵旰憂勤預備立憲但能自強不息終可轉

蕉廊勝錄卷二

三西球怨齋

危為安伏願我 皇上親師典學發憤日新所有因革損益之端務審先後緩急之序滿漢視為一體內外必須兼營理財以養民為本恪守祖宗永不加賦之規教戰以明恥為先毋忘古人不戢自焚之戒至用人養才尤為國家根本至計務使明於尊親大義則急公奉上自然日見其多方今世道凌夷人心放恣奔競賄賂相習成風尤願我 皇上登進正直廉潔之士凡貪婪好利者概從屏除舉直錯枉雖無赫赫之功而默化潛移國家實受無窮之福正氣日伸國本自固凡此愚誠之過計皆為聖德所優為倘荷聖明採擇則臣雖死之日

猶生之年下略先一日已擬定 特諡文忠或文正比遺疏上以不樹黨援不殖生產二語觸某邸之忌臨時忽易前議改諡文襄云

京師貢院聚奎堂壁閒石刻明萬厯庚戌取士詩七律一章耀州王圖作王字則之官侍郎萬厯三十八年主會試見明貢舉考略天啟四年其子淑下亦主試和原韻附刻于石閱三百年片石無恙自來主鄉會試者多用原韻賦詩相贈答光緒辛卯鄉試余充同考官副主考徐壽蘅侍郎樹銘有詩余和詩四章越九年庚子之變八國聯軍入城其後借河南省城舉行鄉會試又至

蕉廊勝錄卷二

三西球怨齋

丙午而科舉廢貢院鞠為茂草矣

本朝以一甲第一人位至大學士者聊城傅以漸武進呂宮崑山徐元文金壇于文襄敏中會稽梁文定國治韓城王文端杰大庾戴文端衢亨吳縣潘文恭世恩至光緒閒南皮張文達之萬常熟翁同龢壽州孫文正家

道光閒東閣大學士王公鼎病卒遂不復開東閣至光緒初年左公宗棠授東閣大學士蓋相距幾四十年矣長沙王益吾祭酒先謙自江蘇學政告歸即不出著書滿家不與外事新學盛行獨持正論致遭時忌宣統二



年春省城米價騰貴羣情洶洶當事者措置弗善巡警道賴承裕出南門彈壓被眾攢毆營官楊明遠挾之入城城內外痞徒屬集聞於巡撫著岑撫懼不敢出眾益驕聚者益多乃斫旗杆毀轅門以洋油潑大門縱火焚大堂衛隊發槍傷人各大街皆罷市各官吏及紳士皆集于撫署布政使莊廣良等步行勸開市眾稍散巡撫上疏自劾遽以巡撫關防授莊布政布政不督輒用關防鈐告示而自稱護理巡撫時並未奉 旨也總督瑞澂惡湘中三司之不先電聞也按察周儒臣已與莊布政擬電馳告總督而莊年老回署又中讒遷怒於湘紳請以莊布政為巡撫總督後志之 又中讒遷怒於湘紳請以莊布政為巡撫總督

蕉廊勝錄卷二

三求怨齋

督遂 疏劾官紳若干人而王祭酒以電文中首列名遂遭嚴譴奉 旨降五級調用孔憲教葉德輝楊鞏皆革職永不敘用德輝交地方官嚴加管束巡撫岑春煊布政莊廣良巡警道賴承裕皆革職按察周儒臣革職留任長沙府知府長沙善化二知縣並革職留任方事之起一面安撫一面查拏肇事之人尙易結束曾不意釀茲大獄也

巴陵謝君維藩字磨伯壬戌翰林忱愷尙志節官編修時值畿輔水災兩上疏諫 大婚繁費請節用以振飢民語切直 上優詔答之官山西學政復屢疏言邊事

戊寅歲飢集同志設廠為粥以食餓者日徒步騎陽中懷胡餅數枚自啖遘疾遽歿順天府尹上其事 詔以生平善行載本籍志乘蓋異數也其友丹徒陸襄鉞刻其詩曰雪青閣詩集南皮張尙書菴濤先生將輯其詩與臬蘭吳柳堂仁和家子儁兩先生詩合之為三良集屠仁守字梅君湖北孝感人吳兆泰字星階湖北麻城人皆由翰林官御史屠以光緒十四年十二月上疏請 皇太后收回成命仍前聽政 詔旨嚴責交部議革職吳於十六年九月疏請停頤和園工程奉 旨交部嚴議亦革職兩御史皆湖北人又先後居虎坊橋東阡

蕉廊勝錄卷二

三求怨齋

兒胡同又十七年二月御史高燮曾請行日講奉 旨駁斥高亦湖北人

法源寺僧靜涵自畫小影徧乞公卿名流題詠常熟翁尙書吳縣潘文勤南皮張尙書豐潤張幼樵副都貴筑黃再同編修等皆有詩再同詩中一聯云白憐僧鬢垂垂短紅妬花顏歲歲妍頗寓伊鬱之感未幾奔其尊人子壽先生之喪於武昌遽以毀卒訃至京師同人於法源寺為位而哭之余亦與焉重展舊題可勝悵惘編修嘗讀書寺中其西偏室三楹榜曰書龕再同手書也

舊例 殿試收卷官在 保和殿左門外收卷試日京



朝官有朋好與試者得衣冠人於收卷官案頭請觀試卷名曰接場相沿久矣光緒癸未榜發山東陳冠生冕書名重一時宗室意園祭酒最器之以大魁相期許陳亦自負不作第二人想接場日祭酒借志伯愚張延秋梁節庵諸人往觀陳卷眾皆稱賞祭酒忽喑曰誤矣策中詔字何單據耶陳婦翁廖侍郎趨視大駭遣人覓陳已出矣祭酒乃奮筆於詔上添特字侍郎揖之而出比傳臚陳卷果第一而其事頗喧傳臺官有上言 殿試關防不密者於是奉 旨自後由監試王大臣於 殿上收卷丙戌余應 殿試即在殿上交卷見監試王大

蕉廊勝錄卷二

天求恕齋

臣於卷尾畫押始退出自是接場之風息矣

是科 殿試讀卷大臣覆 命拆彌封第二名宗室壽

耆 慈聖諭諸臣曰宗室曾得鼎甲否副都張佩

綸對蒙古崇綺得狀元漢軍楊壽得探花今宗室得榜

眼可謂熙朝盛事 諭曰既如此即定壽耆第二可也

時副都 眷倚方隆奏對尤敏意園祭酒盛稱于梁節

庵節庵曰不然倘我得奏對壽子年必不得矣道光戊

戌宗室靈桂列一甲三名 成廟諭曰我家子弟不必

與寒士爭此一名乃改爲第四節庵熟於掌故好談諧

嘗以之語余云

光緒庚子鄉試各省 簡放正副考官尋以拳亂停止考試者十一省考官中途折回或赴 行在或留止他省迨十月 行在簡放學政其前放考官折回者得十一人子子士鑑先充湖北考官未出京隨扈赴 行在所亦同時拜命明年辛丑六月補行鄉試者五省則甘肅廣東廣西雲南貴州也

陸吾山觀察襄鉞以副貢生入貲官于汴累擢至開歸道以廉直名于時丁憂起復到京向例丁憂實缺道服闋吏部奏聞遇有道員缺即蒙 簡放會有人言吳清卿中丞請尊崇醇親王典禮疏出觀察手樞廷諸公知

蕉廊勝錄卷二

天求恕齋

之東朝亦有所聞越年餘屢有道缺而 簡放未及乃

歸陝西迨庚子 兩宮西幸駐蹕西安觀察以在籍道

員隨同迎 駕姓名得達 天聽而觀察自官牧令至

河道有賢能聲辛丑夏 簡浙江糧儲道一日有內監

某至其家以僕某薦觀察謂內監不當與官僚接以義

折之內監乃奪氣去亦持正之一端也

崇文門內裱褙胡同舊有于忠肅公祠初名忠節祠即

公故宅爲之者見人海記歲久祠廢淪爲民居小屋數

椽俗呼爲土地祠宗室伯希祭酒盛昱居第在裱褙胡

同稔知其事同里金忠甫濮紫泉兩前輩商之祭酒清



釐故址凡民居佔住者量給贖令遷讓於是祠址復完鳩工庀材重建祠宇奉忠肅神位以歲二月設祭合郡人咸泣別建屋二十餘楹爲杭郡人應鄉會試者棲止之所其地距貢院近也

土地廟斜街全浙會館舊爲吾鄉趙天羽先生吉士故

宅康熙間捐作會館雍正十二年重修有李敏達衛陳

文簡元龍二碑李碑周景柱書陳碑許王猷書碑云趙公歸里後爲豪

強者攘踞爲己物先生之孫鶴皋走京師訟之官不得

白乃捐白金三千贖還其後一被火厄一爲地震修費

畫棟蕩爲榛墟少詹姚君聖湖孝廉潘君荆山有志修

蕉廊勝錄卷二

三求恕齋

改值敏達入覲捐奉爲倡兩浙搢紳共輸金成之其旁

闢室數楹俾僧靜山居之更百餘年屋舍傾圮公車來

者不復就居光緒十六年鄉人於南首隙地重構屋宇

最後一層曰景賢祠仍舊額也中祀趙先生及李敏達

陳文簡清恪四公其新構之屋曰拄笏軒綠天深處紫

藤精舍皆趙先生舊題按杭郡詩輯趙先生小傳云其

地卽月張園故址先生築寄園以居北游者吾師瑞安

黃漱蘭通政撰聯云粉鄉萃吳越英華各勵脩名敢道

人文甲天下槐市繼朱查觴詠重新別業恰逢春閨似

當年昔竹垞移居下斜街初白贈詩有最愛今年春帶

閨句是年亦閏三月故云青田端木國瑚嘗居藤舍注易見太鶴山人詩稿

京師武林會館在長巷二條衚衕創自前明康熙六年

重修有碑記其事有扁額四一曰德音堂黃文僖公題

一爲御製千叟宴詩乾隆五十年正月賜州同

加一級溫世爵刑部司獄范紹慶一採花沈清藻一會

魁諸以謙其初聞爲綢業公所其後館役孫玉私售器

具並出賃收其租金歷年久幾無過問者同治二年京

官呈請中城御史查拏清釐仍歸入會館光緒四年以

其地僻遠乃售去得白金二千兩別購市屋收租息以

蕉廊勝錄卷二

三求恕齋

佐會館之用越數年復於崇文門西城根購阿克丹侍

郎舊宅爲仁錢試館光緒庚寅會元夏曾佑壬辰榜眼

吳士鑑皆寓試館聞捷音者也

京師楊梅竹斜街蘊和店舊爲梁文莊公故宅中有藤

花廳昔日文莊游燕地讀海昌祝止堂侍御感賦長占

有主翁一旦騎箕去折券千緡他姓據之句似文莊薨

後卽已易主可想見文莊清節矣又汪文端公第藤花

最盛今則時晴齋故址無從指識惟朱竹垞檢討海波

寺街古藤書屋二百年來屢易主人而藤花老本故猶

存也



京師陶然亭在黑窰廠南慈悲庵內康熙閒江郎中藻所建取白香山詩更待菊黃家釀熟與君一醉一陶然之句以名之又名江亭士大夫譙集勝地也曹習庵學士詩穿荻小車如泛艇出林高閣當登山情景最合庵內有遼壽昌五年金天會九年石幢各一

蕉廊脞錄卷二

三求恕齋

蕉廊脞錄卷二終

蕉廊脞錄卷三

錢塘吳慶坻撰

吳興劉承幹校

吾鄉丁飛濤先生澎又號藥園與仲弟景鴻季弟濬皆以詩名世號三丁先生成進士官禮部郎中時方册立西宮念無嫺典禮者調入東省兼主客主客即古典屬國也貢使至必譯問主客為誰廉知先生能詩以豹皮美玉賂吏人吏人竊藥園詩贖之歸國長安搢紳以為榮以事牽累謫居塞外崎嶇二千里郵亭驛壁讀遷客詩大喜後車妾亦喜曰得非聞 中朝賜環詔耶曰

蕉廊脞錄卷三

一求恕齋

上聖明賜我遊湯沐邑出關遷客皆才子此行不患無友渡遼海望長白諸山土人以魚為飯糧盡輒苦飢河冰合常不得汲樵蘇不至五日爨無煙取蘆粟小米和雪齧之日晡山鬼遙嘯夜聞扣門聲童子從隙窺之虎方以尾擊戶先生危坐自若歲盡無錢磨墨市上書春聯兒童婦女爭以錢易書去居東岡躬自飯牛與牧豎同臥起暇輒為詩温厚無遷謫態國子藩公聞其名禮為上客凡五載始得歸見林璐所撰外傳先生詩名人人知之此其謫居軼事也

周西坪修撰未第時大司寇勵公廷儀延之入幕以石



門逆書案屬為勘核修撰得迹涉株連者二十四人力請除名勵公意不謂然修撰曰 聖主好生豈嗜多殺烈風雷雨必不終朝因擬為奏對而二十四人者竟得免後督學陝西有妄思夤緣私諷家奴通款者修撰既懲其奴而憫考生之愚思曲宥而明儆之覆試諸生日設套筮公案上注水滿之召其人捧而擲諸堂下其人愕然乃語之曰爾惜之乎爾身之弗惜而惜此區區者乎卒使擲之復語之曰一經敗壞能復全乎吾與爾猶是也忘身徇賄其可乎其人免冠謝涕泣悔罪遂宥之王禮堂樹隱居北郭有米南宮癖收藏奇石甚富因自

蕉廊脞錄卷三

二 求恕齋

號曰石交選其尤者七十有二梁山舟侍講書七十二峯閣額以貽之後又得倪文貞公石交圖喜其與己字合懸之閣中復摹鑄之今石歸余家皮之峭藉廊以廊外有巨石上鐫峭藉二字不知何人題也

龔蘅圃侍御翔麟罷歸清貧居張駝園自號田居王石谷為作田居圖其先居橫河沈氏庾園園有玉玲瓏石宋宣和花石綱之遺也道光間園歸沈運叔拱宸同治間歸周琳粟家勳石故無恙余嘗徘徊其下旁有白皮松亦百年物也

南潯莊氏私史之獄錢塘陸麗京仁和范文白海盜查

伊璜皆牽連被逮麗京弟梯霞脫身北走投其從舅氏裘信甫謀申救信甫長安大俠也歎曰酷哉此禍願前者投牒訴誣沈閣不上奈何麗京至都復解浙候鞠而捕梯霞嚴梯霞間道歸自詣獄父子兄弟僕從婦女百餘口相向哭而裘信甫已陰以實情別白黑翰要路內外無一人知者比錄囚呼名共二十一家長刀邀遮顛踏入市陸范查三家竟獲免及信甫死梯霞為制服三年泣語子弟曰微舅氏爾曹皆黃沙白骨也世盛稱吳六奇脫伊璜於難而裘信甫事罕有知者

蕉廊脞錄卷三

三 求恕齋

汪氏振綺堂海內無不知者至如乾嘉之間舊家遺俗率好儲書而名不顯著者尙多如東城郁氏禮字佩宣號潛亭錢塘諸生家素封藏書充牣潛亭又增益所未備時小山堂書已星散所餘殘帙尙多異本潛亭悉力購之所居駱駝橋去厲徵君樊榭山房一里而近傳鈔祕冊尤夥徵君歿後其家出所著遼史拾遺手稿要素厚價久之不售潛亭以四十金購得之中間尙闕五十葉百計求之不得鮑廷博以文偶步至青雲街見拾字僧肩廢紙兩巨篋檢視之皆厲氏所棄徵君手錄遼史拾遺稿本在焉亟市歸授佩宣焚如亂絲一一為之整



理閉戶兩月綴輯成編適符所闕之數藏書之室曰東  
嘯軒軒額為董香光書庭中古桂二株相傳明萬歷間  
所植交柯接葉清陰覆檐室中牙籤萬軸都成碧色潛  
亭晨夕校錄於其間百年以來滄桑幾易東城郁氏子  
姓寂寥里中故老無復有知潛亭其人者吳中葉鞠裳  
侍講藏書記事詩載佩宣事頗詳

雍乾間錢塘梁氏勳闕既顯門才極盛而以文莊公孫  
履繩玉繩弟兄為尤著履繩字處素號夬庵於諸經中  
尤精左氏傳嘗鑄小印文曰臣有左傳癖撰左通若干  
卷析為六類曰廣傳曰攷異曰補釋曰駁證曰古音曰

蕉廊脞錄卷三

四求恕齋

臆說錢竹汀詹事見之歎服中年徂謝未及成書補釋  
一門三十二卷采摭繁富其子祖恩刊行之玉繩字曜  
北號諫庵著史記志疑三十六卷元號略四卷古今人  
表攷九卷誌銘廣例二卷呂子校補二卷警記七卷蛻  
稿四卷總題為清白士集蓋諫庵分居塔兒巷山舟先  
生書清白堂額畀之因以自號每一書成輒就錢竹汀  
盧召弓孫頤谷諸先生商榷故躋駁絕少諫庵寄弟處  
素書云後漢襄陽樊氏顯重當時其子孫雖無名德盛  
位世世作書生門戶吾仰之慕之願與弟共勉之其風  
尚可想矣

顧涑園太守光乾隆戊午舉人以大挑知縣宰清豐有  
惠政累擢廣州知府粵督某嫉之遽引疾歸後五十餘  
年其邑人有禮天竺大士至杭州者知公里居無恙相  
率三十餘人登堂羅拜而去昔時人情之厚如此仁和  
湯典三禮祥為詩紀其事詩云山雞愛毛羽志士重修  
名況乃為民牧毀譽尤易成清豐有賢宰吾鄉推耆英  
憶昔漳衛水一決連魏城哀哉城下骨尙帶蛟龍腥賑  
恤招流亡溝壑餘零丁三上河渠書議格終不行紀災  
淚盈紙鴻鴈同哀鳴距今五十載父老來西陵自言清  
豐民我曹皆侯生侯今喜健在侯昔何賢能有少年

蕉廊脞錄卷三

五求恕齋

子傳聞自父兄今幸睹侯面恨未竹馬迎或長跽不起  
或稽首階庭或起焚爐香或笑或涕零何以獻我侯紫  
棗雜黃橙何以頌我侯壽考而康寧我公前致問小惠  
何足稱無端念衰朽而我媿益增願爾為良民願不負  
太平手摩父老頂歡愛如孩嬰出門尙回顧觀者填柴  
荆允矣古遺愛亦足驗民情情有如此願共惜賢聲  
太守所居在東城河側敝屋數楹顏曰河干墨自稱河  
干先生  
于忠肅不諫易儲事後人爭疑之相傳齊次風侍郎嘗  
宿祠中夢忠肅告曰當日諫易儲疏留中不發外人無



知者子異日入史館當爲我表章之既而侍郎果直  
禁廷與修明史遍檢前明檔案無之餘姚邵二雲先生  
習聞其語入館後留意蒐訪最後于通政使署得當時  
舊冊有大司馬于某爲太子事一摺具載月日數百年  
疑案至是始定惜疏稿卒不可得見按此事又見阮文  
達肇經室集及先大父養吉齋餘錄

厲徵君東城雜記原名城東雜錄見抱經堂文集跋云  
吾祖居在東里坊其北則艮山門其東南則慶春門于  
東園最相近桑叟甫先生之居在焉先君子從幼往來  
里人有雙先生之稱後之人有續錄者亦可以爲東里

蕉廊脞錄卷三

六求恕齋

重矣吾祖居卽所謂數間草堂者也

武林卓珂月人月崇禎初作千字大人頌錯綜成章甚  
有思理開章云大人御天君子名世立千秋基興諸夏  
利高文起家建景閏帝二百餘年我皇陟位河澄寶出  
鳳舉毛從虞雲兩旦漢日再中羣黎作又列州攸同可  
謂高文典冊篇中嶽伯分佐歲星可招貢珠盈寸舍矢  
五扶投淵潔耳何傷盛朝帳染墨蹟惟集書囊武功稱  
甲吉運始丁誠推韓轂令賞終纓語皆警策枇字云鬱  
尊黃金膳枇素木枇音七義取祭用素枇也杷字云姑  
婦任績夫男秉杷杷田器也按卓氏爲塘棲望族明季

國初門才極盛珂月詩有刊本他文罕見漁洋池北  
偶談載此一節亟錄之吾鄉羅鏡泉以智嘗集自來重  
次千文者凡數十家珂月作亦列其中張仲甫先生嘗  
爲之跋兵火以後不可復觀

家小穀太守清舉西穀府丞清鵬爲穀人祭酒學生子  
幼時聲貌無異家人幾不能辨以羈角左右別之祭酒  
封翁晚年日雙瞽兩孫至前則摸羈角呼之曰爾皋皋  
耶爾鵬鵬耶年十七同入縣學後隨祭酒於揚州安定  
書院命小穀與兄小酉作鱗魚詩小酉句云安得萬錢  
供箸下卻逢四月住江南小穀詩云人情爭染脂韋易

蕉廊脞錄卷三

七求恕齋

世味能消骨鯁難祭酒笑曰大兒不脫寒儉氣要亦名  
士風流八兒乃欲爲強項吏耶一時傳爲美談

張仲甫舍人應昌嘉慶庚午舉人以恭繕實錄議敘中  
書舍人中歲苦羸疾不復應禮部試惟以箸述自娛所  
箸有春秋屬辭辨例編八十卷補正南北史識小錄國  
朝詩鐸壽軒詩鈔煙波漁唱同治九年詹事府詹事  
夏同善通政司副使朱智鴻臚寺卿許庚身奏進春  
秋屬辭辨例編特蒙耆年好學甚屬可嘉之諭老年子  
姓彫落招嗣子嗣孫賃屋菜市橋東榜其門曰家傳孝  
友里近忠清益所居近忠清里距吾家僅百武耳晚通



禪悅腰腳轉健年七十餘猶步登翰光為詩紀之  
舍人清貧而性孤介杭州東城講舍薛慰農太守創設  
制義外兼課經解詩賦太守去官即主講席繼之者為  
海鹽張銘齋先生先生歿里人有言于郡守欲延舍人  
主講者舍人辭不就自言年衰耄經義詞章皆荒落豈  
足勝講授之任顧家無儋石儲其嗣子雲齋晚余勸阿  
翁勉就此席余知不可而雲齋固以請一日從容謁舍  
人語此事舍人厲聲曰兒輩不曉事即長官延聘我必  
堅辭必強我當以死拒之余斂容歎服時又有薦會稽  
李尊客來主講者李亦辭不就後見越縵堂日記言杭

蕉廊脞錄卷三

八求恕齋

州張舍人謀此席甚力不欲與爭此則傳聞失實舍人  
介節余固親見其事親聞其語者不可不為辨之也  
龔闇齋觀察以部曹直樞廷屏絕華侈退直輒閉戶讀  
書時人有熱官冷做之誚外簡徽州知府調安慶時奉  
特旨搜捕教匪餘黨皆有真姓名安徽州縣有緝獲  
解省者皆令首府親鞠之公察知纒纒桎梏者皆非真  
教黨也謂諸囚曰子當為若輩申救之乃寓書大司寇  
戴簡恪公陳所獲逆黨冤誣狀戴公答書曰此十數人  
者皆 上書名指拏之人未可輕縱於是諸囚皆棄市  
制府百文敏公以獲匪案 上章臚薦列公名居首公

馳謁文敏辭官文敏曰爾之來吾知其為辭保也然安  
徽一省官半登薦剡豈可獨遺首府若以此去官尤不  
可公曰不去官猶可若一條血翎子則斷斷不敢受也  
文敏曰諾遂刪公名而心益器公明年具疏密保尋擢  
授蘇松太道同官中以此案升擢賞翎枝者三年內皆  
病死公旋乞歸六十一歲時患脾泄幾瀕于危恍惚見  
前囚十餘人至呼冤不置公曰爾等之死由某某輩邀  
功也何仇我為曰某某等均就冥誅矣公許救我而不  
救豈得無憾公曰余上刑部尚書贖稿故在余無力救  
爾等固吾之憾也命家人檢原稿焚之囚遽散去疾遂

蕉廊脞錄卷三

九求恕齋

廖壽七十五歲而終公子寶琦述其事且言公七十七生  
朝兒孫奉觴為壽公猶舉前事為戒云  
魏春松御史成憲官臺諫以清介聞嘗 召見垂問家  
世 上曰汝讀書人家也御史因倩人繪圖顏曰讀書  
人家以誌 恩遇晚年主講紫陽書院課文字外時時  
以讀書立品為諸生勸先大父贈詩有曰平生但識忠  
孝字為報門生休問奇  
仁和曹柳橋丈猶初名金籀字葛民少工詞章三十後  
一意治經嘗言治經宜先通小學生平頗精許書於羣  
經尤致力春秋篤好穀梁家言年五十成春秋鑽燧一



書多用敦梁義著說文訂譌稿焜于兵所存惟古文原  
始一卷晚年哀前所已刻書及亂後所作文字彙爲一  
編名曰籀書道咸間居城東地饒水竹近南宋紅亭醋  
庫遺址與里中諸老結紅亭詩社久之移居皋園之西  
偏顏其室曰市隱草堂同治初徙居鹽橋之東賀衙巷  
於宅東隙地闢小園榜曰臥霞先大父戊辰歸里丈與  
張仲甫高古民兩先生時相過從余撰杖侍談嘗呼余  
爲小友年七十矣高晚大譚意氣如少年惟喜嫚罵人  
多疾之歲丁丑與族姪舉人曹鴻藻構訟不勝著三世  
聞見錄臚列巡撫布按道府仁和知縣場大使諸人姓

蕉廊脞錄卷三

十求恕齋

名分爲陽類陰類加以諱蓋以陽爲君子陰爲小人  
也書詞拉雜頗類風狂於是布政衛公榮光言于撫軍  
梅公啟照請窮治撫軍以屬按使升泰升泰飭仁錢二  
縣逮之時丈已病疽發于背金丈曰修出爲緩頰翌日  
而丈遄歿乃逮刻字匠焜其版撫軍奏聞候選訓導  
職以原書咨軍機處備案余時在里中竊歎諸當事以  
編衷而摧抑一文儒殊無謂又歎丈以經生耄年晚而  
不能以道自守卒用文字賈既爲里黨所訾可深惜也  
譚復堂日記嘗痛詆之稱爲曹老人謂其實不知學此  
又文人相輕之習文嘗入京師年五十時吳縣潘文勤

師壽以聯曰代推小學有達人天假大儒以長日語極  
推重蓋說經治小學文勤固深佩之也

富陽董文恪文恭父子爲一代名臣文恭既正揆席嘗  
圖形紫光閣川陝平 賜騎都尉世職年七十九薨於  
位 睿廟臨奠御製輓詩中一聯云但有詩書貽子姪  
絕無貨幣置莊田並 命刻詩墓次以示後人數傳而  
後子姓之絕文恭孫婦邱安人熒熒居京邸同治己巳  
南歸謁祠墓稽譜牒以族孫瑾承鳩子繼曾後瑾有末  
疾不能備宿衛其子長齡是爲文恭五世孫當襲世職  
先大父與許信臣中丞高辛才僕少霞兩觀察請於

蕉廊脞錄卷三

十一求恕齋

巡撫楊公疏聞於朝先臣之門絕而復續而邱安人力  
緜宗祏動合禮意亦可謂賢矣  
族伯父筠軒先生自江西告歸與里中諸老結鐵華吟  
社起戊寅訖乙酉西山陽岩余亦常侍末坐社集以湖  
上爲多因於永賴祠側遺安室榜曰鐵華吟社先生自  
爲跋云昔童參政創西湖八社凡南北山勝處悉麗壇  
坵吾社乃僻在一隅隘矣然柔翰輕輿惟意所適舉湖  
山之寥廓幽邃以供吾儕之嘯詠有日貢其奇而不竭  
者是八社廣而吾社未嘗隘也同社諸君抗懷往事有  
內史今昔之感謂宜署榜以詔來茲於是乎書光緒十



年上巳

仁和王文勒公入樞府由吳江汲引頗為清流所抨擊尋乞養親歸以滇案降官服除即家拜湘撫擢滇督再蒙特召又出督直隸未幾復召入軍機庚子之亂兩宮西狩文勤懷軍機處印單車追及至懷來扈從入秦自是東朝眷倚益隆恩禮優渥年七十八告歸命馳傳歸戊申家居聞兩宮升遐隨班哭臨遂疾篤薨於里第生平相業無可稱述然當己庚之間東朝意主廢立嘗示意文勤文勤力陳不可庚子拳匪之訃亦頗諫諍幾為端王諸人所誣陷微榮文忠力保全

蕉廊脞錄卷三

三求恕齋

之亦與袁許諸公同棄柴市矣余嘗得文勤日記數十巨冊皆其官京師及鄂湘時所紀論人論事皆有識在鄂臬湘藩湘撫任公餘無日不觀書者老輩固不可及又辛未三月某日日記一則云郭子美軍門來晤近以省親不先請旨飭部議處語次頗自傲畏因以君父之恩臣子之分迎機而善道之並為言到此地位惟以忠君敬上虛己下人乃為人所不可及若以助業日多兀鼻自喜便使人一覽無餘矣渠聽之悚然感佩之情溢於言表因知其天資過人本屬一時奇傑再能斂才就範尤為不世之才國家禦侮需人所貴有以善全

之也讀此數語可想見其愛才之篤待友之誠

余從祖姑母歸山陰徐公業鈞字鴻治以名孝廉出宰山左所至多善政平生篤學嗜古尤長於詩從祖姑母字月蕖善度曲兼工詩詞閨中酬唱為樂公試京兆從祖姑自蜀寄五古一章公既和之並以長箋合寫寄歸公屢困場屋嘗有下第過臨叩題壁二絕句曰云云一自諷一自解胸次卓然吐棄塵俗宜其卒為良吏也葉貞甫丈荅友人辭絕勝營諮軍書云新雨乍晴忻奉手教得與諸君子賜書並讀一過竊以為愛之太深知之轉淺期之太厚待之轉薄古來士大夫行止去就視

蕉廊脞錄卷三

三求恕齋

所向之枉直邪正以為斷柳下惠不易介介之推不言祿各行其志良非得已孟氏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此言可說之大人也若不可說則直藐之并不必有巍巍之見存易曰不事王侯高尙其事此言不可事之王侯也若可事則無損吾志又何必有高尙之見存觀人觀己惟慎所從見理欲圖立品欲方成心不可有定識不可無持躬處世俛仰乃適今使孤雲出岫託足便非小草向榮屈節以就斤斤于趙孟之貴賤即頂上轉丹腰閒佩紫不過朝華夕落身世浮漚已耳是何足為榮辱哉至所言不能忘情得無告者過乎夫以觀



面不識之人有雲泥相隔之分何情之有何不能忘之  
有此中推挽固自有入然而聖門亦仕季氏何以費宰  
獨辭不强以同聲之應宰我欲窮仁者畢竟從井不可  
難罔以非道之端區區一官位誠卑矣而不可卑者氣  
節職誠小矣而不可小者器識彼可以勢燄熏灼威力  
制馭者無他人惟心目中時時有烏紗在患得患失傍  
徨於寤寐畏首畏尾固結其功名斯可以受風雲之叱  
咤而以是爲雷雨之經綸僕則不能也生長儒家稍知  
廉恥硜硜之見決不可移以故郵檄七至封泥在完情  
不知其所言何事邀伽婦縱窮魔技而來信天翁自有

蕉廊脞錄卷三

十四 求恕齋

知命之學彼而効我我不怨之彼不効我我亦不德之  
前則句留淇右禰衡之刺遲通今將長嘯蘇門淵明之  
腰不折青氈一片待賈而沽未始不可娛菽水况貧乃  
士之常年來抗塵容走俗狀欲捧毛生之檄依然范叔  
之寒則卽屠刀放下寶山空回尙可立錐何愁餓葶行  
素居易此衷夷然蒙書來殷殷俯教此皆愛我期我而  
勸我者敢不徑遂披瀝暢所欲言若汎汎者交則惟  
謝之曰某不敏負明公教自知暴棄行當待罪泉麓而  
已蛙蚓微吭鳴不驚人鷗鷺閒心伸于知己統惟鑒察  
不具百一丈有才名時勝克齋保方督師河北欲羅致

幕下勝驕蹇慢士文逆知其必敗故堅不就召也

陳扶雅先生善嘉慶辛酉舉人治經學爲古文辭十應  
禮部試卒以大挑官教諭晚入汪氏東軒吟社與先大  
父相酬唱其劬也莊芝階舍人爲之傳先生孫學繩字  
硯傳工駢文爲人掌書記咸豐辛酉客浙布政使幕遭  
寇亂轉徙江北嘗箸兩浙庚辛紀略言賊陷浙事與平  
浙紀略及談浙諸書小有異同然當時在幕中見聞固  
較真也後有自述駢文一首注云先曾大父諱祖蕃字  
古歡著傳信閣詩稿先大父諱善字扶雅著研經日記  
四書古義晉書校勘記兩晉疆域考福建通志列傳稿

蕉廊脞錄卷三

十五 求恕齋

損齋文集先大母汪諱玠字孟文箸古韻軒詩稿竹閒  
書訣先君子諱錫字子諒著省園詩文集又藏書五千  
餘卷金石碑拓書畫數百種武進張皋文編修虞氏易  
等稿本十三種城破皆燬于火先生嘗從皋文游以所  
箸周易虞氏義九卷虞氏消息二卷昇先生皋文卒言  
於太傅儀徵相國爲刊行之而先生及其先人箸述今  
悉不傳良可痛惜

嘉善查禮齋先生奕照又號丙塘自號龍山老樵初白  
老人曾孫少壯奔走四方爲人司章奏阿敬敏公百文  
敏公尤敬禮之以薦得淮安府同知棄官歸里以詩酒



自娛年八十九卒著東望望閣詩鈔二十卷膝琴館詞鈔一卷別有敬業堂詩集註惜未刊行詞鈔中有慶春宮一闕題云余年二十六客京師始從高慕陶習琴嘉慶初遇武林李玉峯手授十二曲玉峯為海內第二手曲盡指法之妙蓋於今四十年矣吾鄉人今殆無知有李玉峯其人者

先大父官黔久嘗著黔語二卷可繼田山薑張介侯兩黔語之後慶坻刊於京師在蜀以贈陳衡山大令刻入叢書光緒癸卯使滇往來經黔郡縣周覽巖洞諮訪人物證之舊聞往往而合顧兵火之後文獻無徵往時鄭

蕉廊勝錄卷三

六末忽齋

莫兩家流風餘韻無復存者可為噴息楊大見心以其尊人雪漁編修手書黔陽雜詠五十首卷子示余讀之如理故籍如賡昔游詩中所紀黔中掌故有出於田張二書之外者足為後來志乘取資憶余滇行兩經安順府假館試院見雪漁所書啟秀堂楹帖嘗有詩云山城日莫暫投裝墨妙重瞻啟秀堂羨煞故人歸隱早十年清譽滿蠻鄉今讀此卷而雪漁墓有宿草矣楊雪漁編修家遭粵匪之亂盡室自燔子身跳免轉徙至漢口始得以教授自給嘗館大冶縣易培初大令所值縣試屆期忽一魏姓介易之司會計者求見雪漁謝

之越日又至延入書室則縣署所與交易之錢肆主人也既而促坐密語曰縣試在即某有子某某前官縣試曾列案首不得入泮今又將試矣君為官閱試卷幸提挈之縣官清正不敢干故敢以私請雪漁拍案起曰汝視楊某何如人官清正我乃不清正耶某惶愧走出君遽告大令大令立傳其人痛斥之監禁至試畢始釋雪漁生有自來其告終之前數日寢疾作譫語言有僧徒多人來相迓頻作拱手狀又言前身為某寺僧名寶光號普慧又時時沈吟數語曰曲罷當筵人生一世鶴來華表瞬息千年若自挽若偈語殆所謂去來者了者

蕉廊勝錄卷三

七末忽齋

歟

庚子袁太常之喪歸杭州雪漁撰聯語挽之曰時局艱哉讀三疏洋洋禍福不可知盡犬馬愚誠而已男兒死耳歎孤忠耿耿是非終有定問春秋直筆何如此事弔挽措辭最難此聯可謂得體

歸安沈義民先生偉田道光丙午舉人咸豐庚申官吳縣知縣有惠政粵匪陷蘇州先生守死不去賊至痛斫之身受十七創暈絕一老人救之而甦掖之出自投於河者再蘇人多德先生者又救之護持至滬與母夫人重相見先生精于醫懸壺市中以供甘旨自號曰醫隱



又曰再生子其見母詩云有母六十九視我傷遍身痛不在我體乃在我母心其書憤詩曰此仇不能報此罪何從贖極首問蒼天浩劫何太酷其後李文忠公知先生有循聲且以抗賊受刃傷當時以知縣不知下落入告文忠乃專疏據實以聞請復原官補江陰知縣光緒初母夫人壽九十四先生六十一矣母九十七而卒先生服除不復出壽亦逾八十先生鄉舉後恆寓杭州花園巷與先君子訂交余垂髫時常見之光緒丙子謁先生於江陰見額際項間創痕猶在云

良山門外百步塘有水月庵水月老人故居也老人孫

蕉廊勝錄卷三

大求恕齋

姓名文字文石號水月會稽諸生隱于杭榜所居爲梅園性恬靜一介不取間爲長短句詞問其年嘗稱九十髮盡禿人多以僧呼之潘陽范忠貞公撫浙嘗訪之老人昔從忠貞大父游時忠貞尙幼老人撫其頂曰是兒當建節吾土吾猶見之至是忠貞太夫人以告忠貞遂物色焉屏騶從往數與縱談捐俸爲建百步塘勒石紀之時西溪多虎患老人語忠貞曰山頭大蟲任打門內大蟲休惹忠貞遷閩督老人又言曰耳後火發時須要有主意其後忠貞竟死耿難老人素不喜與世事及是人以爲前知爭就之老人益厭惡避去不知所終土人

改其居爲水月庵肖老人若僧象召其徒奉之爲香火院王文貞池北偶談稱之爲水月和尙蓋當時固誤傳爲僧也家穀人祭酒嘗與黃相圃姚春漪至其地皆有詩逮今百年無復有知者也

樊榭徵君墓在西谿法華山下王家陽嘉慶十四年里中諸老葺之爲置墓田付交蘆庵僧常源爲納糧供祭之用歲以春秋酌酒澆墓家祭酒穀人先生撰記山舟學士書之蔣蔣村請阮文達公書墓碑文達有詩記事徵君無嗣其粟主不知何時供奉於湖墅黃文節祠道光九年趙雲門鉞蔡木龕焜李西齋堂與同里諸老以

蕉廊勝錄卷三

大求恕齋

徵君墓在西谿主宜近耐乃移奉交蘆庵以姬人朱氏月上耐祀其側月上主蓋徵君手書也時胡書麓學士有文記之今諸文詩碑石尙存而粟主經亂焜失同治間道州何子貞丈來游交蘆庵乃補書徵君及月上二木主里人奉祀于寺之東偏松生丁丈乃以奚鐵生畫西溪圖卷子及高邁菴錢松壺戴文節諸畫卷付與僧藏之光緒間里人增設徵君夫人蔣木主同祀龕中又增一龕祀杭堇浦先生及其夫人二妾杭厲同時又皆無後溪山勝地神靈往來重賴後賢香火不墜亦禮所宜也惟杭先生墓相傳在大馬山汪子用丈求之累年



竟不可得

桑孝子祠在杭城觀橋街有石坊一祠祀錢塘孝子桑天顯天顯字文侯居大樹巷鬻養笛為業性至孝父病膈天顯合羊脂和粥以進及父卒乃抱鑄日夜泣人為繪桑孝子抱鑄圖歿後里人私謚曰孝勇歿甫先生孝子子也雍正間召試通知性理賜進士官工部屯田司主事薦試博學鴻詞歿甫子繩球字夔石諸生有青桐書屋學語歿甫之經營建祠立坊也集資未成繩球節齋修脯積鏹盈千將以成父志未幾病亡遭胥匠其後里人乃為成之咸豐間寇亂祠煨坊存同治間里人釀

蕉廊脞錄卷三

三求恕齋

賞重修歲時奉祀用資觀感余居里中每經行坊下輒肅然起敬世風日敝倫紀蕩然亟書之以詔來者歿甫先生幼嘗受業於勞餘山及壯益究心宋儒之書性孤潔方官水曹歸寓輒反扇其戶以杜雜賓乞養歸闢餘山書屋於東皋別業著有論語躬行實踐錄歷主大梁道山濂溪歷下講席執業者咸稱桑門弟子好山水遊日能步行百里徧陟五嶽自署獨往生又號五岳詩人所至吟詠成帙洞庭嵩山華山泰山衡山恒山閩嶠諸集皆紀游之作也西谿花鴨在開化涼亭之左地極幽邃修篁古木不漏

日色中多梵氏居其可資游憩者曰六齋曰在澗庵曰眠雲室曰九松精舍曰休庵曰梅溪庵曰溪飲庵曰怡雲庵曰肯庵曰飲峯庵曰樹雪林曰白雲堆凡十二處報恩寺唐元貞間建在萬松嶺下咸淳臨安志報恩院紹定間御前承應者也元至正間築城移建大井巷併入海會寺成化間仍徙故址有舞鳳軒萬菊軒銅井諸勝宏治十年叅政周木改寺為萬松書院僧寂源于萬歷王子改建南山楊梅嶺下名報恩庵見西湖志及武林苑志今則問報恩寺已無知之者惟鳳山門外有庵一屋宇湫隘繚以土垣其中地頗平曠多植桃樹花時

蕉廊脞錄卷三

三求恕齋

絳雪彌望嘗與丹徒戴壺翁攜茗具往游焉黃文節公祠在杭城迤北湖墅舊名青莎里有村社曰蘇家廟相傳其神為山谷何徵君春渚書黃文節公祠額榜于門建清風閣于祠後按公宦跡未嘗至浙而吾鄉社而祀之故老相傳未知何据兵火而後祠亦廢矣永賴祠祀明浙江巡撫龐公在鳳林寺右祠久廢光緒初烏程龐芸皋雲鎰捐資重修祠側有遺安堂飲淥軒雲抱水邊樓鐵華吟社即附設遺安堂之後龐公南海人嘉靖癸丑進士治浙行一條鞭法民德之為建祠祠有萬歷十六年立侍御龐公遺愛碑陳善書



左文襄公祠爲竹素園故址 世宗憲皇帝嘗御書竹素園扁及七言聯以賜中多亭館其題額曰湖山春社亦舊題雍正九年總督李衛創建以祀湖山之神曰香泉室曰景樓曰臨花舫曰水月亭曰桃溪深處曰流觴亭曰觀瀑軒皆舊名也辛亥以後祠廢

丁家山下 先塋之左舊有履泰將軍廟問其緣起罕有知者後閱武林舊事西湖三堤路有履泰將軍廟注云有天澤井葛仙翁所植古松將軍錢唐人姓孫名顯忠仕吳越時嘉熙中趙與權尹京禱雨有驗奏聞因勅封天澤侯

蕉廊脞錄卷三

王求恕齋

香祖筆記云杭州臬署本宋岳忠武王宅東偏有王祠祠後又有一祠並祀文信國及元伯顏養濟院則祠嚴嵩爲土地皆不知起於何時按岳王祠今尚存文信國祠後移于西湖三台山見兩浙防護錄養濟院已廢

杭州府署土地神相傳爲蘇文忠公集公詩語爲靈籤事涉傅會然瀆公甚矣京師翰林院衙門以韓文公爲土地神其不經正相類 先大父詩云生前遭遠斥死後辱卑棲如何磨蝎恨生死似昌黎

葵巷南宋時名葵巷不知何時訛作葵地鄰東城有吳氏舊廬沈輔之文映鈴自嶺南歸得此屋葺而新之名

日間園築室三楹顏曰退一步想庭植牡丹數百本花時讌客極觴詠之盛丈歿後售于官改爲敷文講廬時吳左泉工部主講敷文書院以萬松嶺僻遠于此別設講廬爲諸生擔簦負笈就學之所書院廢胡氏得此屋改建安定學堂

金衙莊爲前明金中丞學曾別業 國初歸餘杭少司農嚴公顯亭司農孝友以祿不逮養題所居曰臬園用志臬魚之痛地傍城隈水木明瑟爲城東冠中有梧月樓滄浪書屋跨溪小太湖墨琴堂綠雪軒夫容城怡雲亭諸勝乾嘉諸老恒于此游賞道光初歸章文簡相國

蕉廊脞錄卷三

王求恕齋

後又爲嚴小農河督煊所居咸豐兵火園坵樹石無恙吳梅村書滄浪書屋扁尙存同治初吳曉帆僕少霞陸存齋萬篋軒四君購得榜曰四間別墅未幾鬻于官改八旗會館既改建浙江忠義祠設采訪忠義局祠側餘地建前學政張文貞前布政繆武壯二公祠又別建張文節公祠文節直 上書房以寇亂假歸省親圍城中賦絕命詩自經死

忠清里舊名昇平巷 萬歷府志坊巷門有昇平坊卽此 北爲褚家塘明正德十五年巡按浙江監察御史唐鳳儀建忠清里坊時胡世寧起徒中拜湖廣按察之命鳳儀欲爲建坊世



甯謝曰賴主上寬仁得免罪戾幸矣何以坊為唐有僕射褚公里人也當時諫易后忠莫大焉我明四川按察僉事王琦兵部郎中項麒皆與同里清望重一時世寧願為之執鞭者也若移樹坊之工為三公表世教民所益良厚鳳儀感其義遂為樹忠清里坊於塘南巷口云見萬歷杭州府志姚靖西湖志

揚清祠嘉靖間提學孔光奏建祀王公琦項公麟琦以四川按察僉事告歸清介絕俗枵腹以殉諸孫貧至為傭麟官兵部郎中文學孝友以疾歸四十餘年閉戶以終一子貧贅依人胡端敏言舉世尙通達而賤方介以

蕉廊脞錄卷三

西來怨齋

致二公泯沒無聞乃請於官立坊以表章之而二公之名遂與褚公並傳逮今數百年屢燬屢建過其祠者咸景仰流風不置云祠有夏壽嵩重建祠碑同治初仁和知縣姚光宇重修祠碑

余家居岳官巷攷巷名所自不得其說後讀汪槐塘沉文集爰贈君家傳云爰氏於宋建炎間自汴徙家鹽官不知何代復徙省城相傳前明中葉有孝廉雲橋與從弟龍山並官司訓居貢院東今所稱學官巷是其舊址乃知岳官為學官之譌爰氏後遷居大方伯里贈君名健字干波子荃乾隆己卯舉人官盧氏知縣考嘉靖仁

和縣志此巷舊名打鐵小巷

忠清里有趙松谷殿成目耕園具泉石花木之勝後歸沈氏沈名清藻字研香乾隆乙未一甲三名進士里人皆稱為沈探花家光緒初歸永康應敏齋寶時疏泉疊石多蒔名花榜曰適園中有憩鶯花館豆花疏雨山房諸勝劍州李榕為之記

承平時士大夫於湖上築別業供游賞者不可殫紀如徐文穆清風草廬翁蘿軒白雲山房孫景高寶石山莊陶篁村泊鷗山莊錢叔美野鷗莊朱彥甫長豐山館黃霽青小竹林潘紅棗怡綠莊汪小米水北樓錢秋峴綠

蕉廊脞錄卷三

西來怨齋

楊村舍王安伯小輞川其最著者興廢不常至咸豐庚辛之亂蕩然無一存者光緒間高白叔舍人築紅樑山莊地為明敷大有讀書處有且住軒小仇池室藏山閣鷗渡此可通舟處田田樹聽雪準確亭諸額室宇精潔樸素無華騷人墨客每樂譙游於此

吾杭自明季張右民與龍門諸子創登樓社而西湖八社西冷十子繼之其後有孤山五老會則汪然明李太虛馮雲將張卿子顧林調也北門四子則陸蓋思王仲昭陸升贊王丹麓也鷺山盟十六子則徐元文毛馳黃諸人也南屏吟社則杭厲諸人也湖南詩社會者凡二



十人茲爲最盛嘉道間屠琴陽應叔雅馬秋藥陳樹堂  
張仲雅諸人有潛園吟社而汪氏東軒吟社創于海甯  
吳子律小米舍人繼之前後百集舍人刊社詩爲清尊  
集戴簡恪寓杭州天后宮有秋鴻館詩社亦駢斬焉潛  
園東軒皆有圖東軒吟社圖費曉樓畫今尙存汪氏潛  
園圖則不可得見咸同以後雅集無聞光緒戊寅族伯  
父筠軒先生創鐵華吟社首尾九年先生歿而湖山歎  
詠風流闕寂矣

國朝浙江重宴鹿鳴者康熙丁卯周天相丙子吳大燁  
甲午萬承式附癸巳恩科錢家堡丁酉趙世玉雍正癸

蕉廊脞錄卷三

壬戌 恕齋

卯陳克鎬己酉吳嗣富乾隆乙卯附丙辰恩科馮浩戊  
午顧光范崇棨袁枚丁卯梁同書乾隆壬午余集乾隆  
丙午汪農嘉慶庚午張應昌張先生以同治庚午重宴  
鹿鳴是科考官爲順德李文田李公鄉試舉主張揚  
齋興仁先生從子也以門下門生禮來謁先生有紀恩  
詩裝作冊子李公署其冊首日國朝浙榜重宴鹿鳴第  
十五人并繫以詩一時和者甚眾亦鄉邦故事也

西湖山水甲天下鼎革之際勝國遺老隱姓名遯跡湖  
上者尤多 先高祖杭郡詩輯無名氏一卷據夏基西  
湖覽勝詩選所載得二十四人曰閉戶先生曰河渚生

曰花間散人曰靠天翁曰墨憨曰鳧友曰泊菴曰漱石  
翁曰辭菴曰渡船翁曰焦梧生曰龍井山樵曰烟水客  
曰天容子曰小林逋曰竹逸曰心菴懶叟曰松牖書史  
曰雙菴曰藤石曰山澤臞叟曰拙存生曰藝園遺老曰  
長嘯客是殆月泉吟社之流不僅膏肓泉石也

蕉廊脞錄卷三

壬戌 恕齋

蕉廊脞錄卷三終



蕉廊脛錄卷四

錢塘吳慶坻撰

吳興劉承幹校

方正學先生被難時有魏典史澤者匿先生幼子于笥中以出適外家陸氏時籍禁方甚不可留乃變姓名居江陰缺方字之末筆而為六幼子名朗避難時才四歲至本朝嘉慶間十四傳矣六承如字廣九為李申耆先生箸錄弟子明史惟云先生二子皆自經不云更有幼子六氏譜云朗尚有兄曰德宗避松江更姓俞申耆先生為廣九題正學讀書箴詳識顛末必有依据今浙江

蕉廊脛錄卷四

一求恕齋

候補知縣六某亦其裔也有小印曰正學後人

姚湘字夢峽餘杭人明季諸生明亡不肯鬻髮隨金堡飄泊楚粵堡以事繫獄出獄後為僧夢峽不知所終船山年譜云湘附永歷實錄金堡傳船山有荅姚夢峽秀才見柬之作兼呈道隱黃門此詩編入順治七年庚寅明桂王永歷五年也

先曾王父小羅浮山館詩有哭毛海客七言長歌一章蓋知簡州殉土寇之難者海客名大瀛寶山諸生善屬文工詩試輒不利五十外以薦舉得官教匪起湖北蹂躪河南陝西四川大府奏毛隨營以功擢知縣尋知簡

州土賊復發城守踰時援不至城陷罵賊不屈死著有戲鷗居叢話洪北江嘗記其客山東巡撫國泰幕事則海客固振奇人也其孫嶽生有文名

張古虔司馬中寅大興人道光十五年舉人咸豐初以同知候補蜀中善書學顏魯公筆意先大父嘗乞司馬書楹帖余頗珍異之近得司馬之子林所為行述及順天府志先賢傳知司馬官松潘直隸廳同知咸豐庚申番夷叛城破死之事聞贈道銜給世職於陣亡地方暨原籍建專祠入國史忠義傳書學平原忠亦似之昔人言心畫可以見人之性情氣節諒哉

蕉廊脛錄卷四

一求恕齋

朱光縉字侶喬浙江錢塘人以府同知需次蘇州咸豐十年春蘇垣告警前署布政使蔡映斗督兵防堵平望光縉為之副及賊至或勸之走光縉曰此固不足以守然大吏勉吾死守義不可不死且城已被吾母度必死母死不能救又不忠於所事是重吾罪也乃率勇丁逆戰一晝夜死者相枕藉遂揮佩刀刺賊目因被害母吳氏妻戴氏妾楊氏等城陷日皆投池死

成都浙江會館中祀浙人宦蜀有政蹟者而以死勤事別立一龕中有倪公霖死金川之難吾邑人知之者罕謹錄之倪霖字雨蒼仁和人偉姿容好騎射性落拓不



羈納賞爲縣丞分發四川署巴縣丞木洞巡檢補西昌丞權簡州州判金川軍興檄調軍中爲登春營巡捕官霖探知降番欺飾狀請移師就大營以壯聲威毋爲敵誘木果木之變又請由美卧溝間道出攻賊眾謂其卑官好紛呶狂誕幾至窘辱霖憤歎不已迨登春營出戰霖荷戈從戰死事具西昌縣志

仁和曹燮坤官廣西全州知州咸豐二年夏洪秀全大股北竄犯全州燮坤誓死守半月賊盡銳來攻援絕城陷死之見沈映鈴退庵隨筆

沈耀章字鳳臺錢塘監生成豐十年署雲南永川知縣

蕉廊脞錄卷四

三求恕齋

賊攻永川縣無兵耀章齧指血書速救永川四字遣人疾馳詣四川重慶鎮總兵某乞援兵久不至城陷遇害沈壽榕玉笙樓集有弔沈君詩

華學本字惺子仁和諸生與餘杭令某善招入幕中軍事起餘杭當賊衝縣城防守頗倚之咸豐辛酉杭州再陷學本方里居挈其妾楊投井賊粹至妾先入井死學本被戕

陸文烈公官湖南按察使與余善喜劇談嘗言其官撫宜縣學教諭時江蘭生太守槐序方知撫宜縣事議修城招學官紳士集議是夕公夢一人來謁名刺書王臺

二字既入見曰今日議修城之江大令卽吾後身也吾

於明季官此李自成寇邊撫宜城圯不可守乃具牛酒犒師去自成一石敗退復過此則吾城守已完力卻之卽甲申歲事也今江令來踵修吾意良慰因書一長聯昇公未有補前身未了因緣語且曰吾修城有碑記事在南門甕城中又有生祠在城隍廟側翌日公以語江江色變良久乃能言公歸檢縣志明末縣令有王臺訪南門碑故在訪祠已傾圯而故址猶存因爲葺祠宇書楹聯云補前身未了因緣是幻是真吾不信也考我公當年政蹟以享以祀禮亦宜之次日又夢其人復至

蕉廊脞錄卷四

四求恕齋

日子疑我晚節之不終乎我以不從薙髮之令削迹歸山陰原籍終身不復出公醒而識之謂王固抗節完貞者故歷久而神靈不昧如此也

庚子京師之變宗室伯蕪太史壽富殉節臨死作三絕句爲書以寄華瑞安太史學瀾明年瑞安典試貴州瀕行以此函歸其家人閻卓觀察孝復以付石印傳於世書云大事已去侍國破家亡萬無生理老前輩如能奔赴行在敢祈力爲表明侍於此地此時雖講西學並不降敵家人有不願死者尙祈量力照拂如死亦聽之外有先人奏疏年譜及平生著作並以奉瀆亦祈量力保



全之敢百拜以請匆匆不及走別是為至憾詩云衮衮諸公膽氣粗竟將血氣喪鴻圖請看國破家亡後到底書生是丈夫曾蒙殊寵對承明報國無能愧此生惟有孤魂疑不散九原夜夜祝中興薰蕕相雜東林黨黨禍牽連竟陸沈今日海枯看白石二年重謗不傷心

番禺汪兆鏞己丑舉人東塾弟子也頃寄示所作辛亥三秀才行曰辛亥之變湘潭何性存秀才 承龔 方客粵

東某提督所亂作遂自經香山李郇雨秀才 澤霖 居邑

城南為童子師聞變閉門絕粒五日死江陰趙煥文秀才 彝鼎 遭難痛憤不食三日未殊手書絕命辭大旨以

蕉廊脞錄卷四

五 求 恕 齋

朝廷養士三百年豈容謬倡捩滿之說書畢至三賢廟自經死之皆一介諸生耳大節凜凜如此為賦辛亥三秀才行油幘老記室白屋村夫子藐然青青一衿耳臨難誰能責以死偉哉乃有三義士何生橐筆細柳營妖氛忽犯循州城城亡義不圖苟生碧燐夜照豐湖清同時李趙二文學徒聞賊民之興大詫愕蔑棄禮教曷為國志士豈忘在溝壑畢命辭成萬夫卻絕粒投繯神自若得此類池芹藻不寂寞嗚呼興亡自古何代無痛絕眴息海水枯長白山隸漢版圖東塾著說微班書妄辨種族欺瞽愚大盜移國罪當誅茫茫天意何為乎九

域從此流毒痛三子一瞑翔霄衢蟬蛻不受滓濁汗愧死印纍綬若卿大夫 聖清三百年養士之澤報區區同治乙丑丙寅間余隨侍太原治舉業從永清劉西樓先生仲篋講授先生癸亥進士即用知縣發山西方嚴耿介不諧於俗 先大父重其學行命師事之先生于論文外尤以窮理盡性相敦勉越二年先生權某縣事余亦侍 先大父南歸先生卒以清貧殁于太原迨余官京師得見先生後人恂謹有家法後閱光緒順天府志先賢傳乃知先生父諱毓崑字貢林號壽山諸生天性孝友母嘗得驚悸症惡聞聲崑每省視必解履戶外

蕉廊脞錄卷四

六 求 恕 齋

徐步榻前有女弟適張氏婿為父兄所凌虐乃析居貢林為購田宅與己居無異嘗曰吾終鮮兄弟何必異視吾妹嘗於中夜起涕泗不止人問之則曰吾夢二親承歡如平時醒則杳矣時年已六十其孺慕如此道光十二年大旱請于知縣萬侯勸捐賑卹並首倡捐資全活甚眾子伯壘道光乙巳進士仲篋亦以孝聞有父風按府志據永清縣志采錄度修縣志時在癸亥前故未載先生科目也

夏子松侍郎事繼母孝其女兄弟之同母異母者凡九人友愛之如一其已嫁而家貧乏者皆招使同居并其



姊妹之夫與其戚屬皆與焉家屢空而食指恒數十人戚友有就謀者無少卻急人之急或輾轉稱貸以周之官屢遷而清貧如寒土往往日止一飯丁卯簡江蘇學政未行丁繼母憂奉喪歸又其女兄子婦及二殤女一老僕之棺由潞河南下而戚友及鄉人之櫃託附其艘同歸者凡六家會賊擾東昌河路梗乃改道天津附番船而南船價巨前託之者所出貲皆不足或勸以婉告其人使自歸其櫃侍郎不可各爲之益價而同歸焉侍郎立朝大節具見復堂所撰碑銘此盛德事當別書之爲鄉里後生勸

蕉廊脞錄卷四

七求恕齋

侍郎封翁教子嚴居恒稍不當必訶斥侍郎少有羸疾官京師時疾幾殆夢封翁詔之曰爾福薄食天家祿幾許應卽死勿貪戀也既而疾稍瘳又數年計所入俸與夢中封翁所告已越其數竟無恙後復夢如前且盛責之曰勿貪戀若官至一二品卽死矣官宮詹以史館保案掌院將以加閣學銜請于朝力辭乃免其後擢侍郎直毓慶宮以勞悴薨于江蘇學政任所夢中言果驗富陽龍門村孫步蟾家貧服田奉母不少懈年十七父卒號慟絕而復蘇者三鄰里喻以母在何遽死乃力營

殯葬奉母如初後數歲母疾劇醫藥無效步蟾奉香北面拜禱於神剖臂肉和藥以進其夕母夢白衣老人子藥丸一食之覺而藥香猶在口頰病尋愈又七年母卒廬墓三載哀慕之思至老猶然同治十年卒年六十二巴陵謝麀伯前輩事親孝母太夫人持家儉麀伯每出得新物美饌必市歸以獻太夫人輒不悅後得甘旨付其所暱之友使轉奉于太夫人爲若其友所餉者然母怒必跪母前妮妮作小兒態且持母兩手批已頰母笑乃已太夫人待婢媪至仁厚曰彼猶是人也吾有何德而使若輩執卑下之役於我麀伯乙卯舉于鄉公車北

蕉廊脞錄卷四

八求恕齋

上過保定逆旅有客哭甚哀問之則黔人訪其戚不遇餓且死謝憫之解橐贈以金又謀諸同行者集貲助焉麀伯自記前生爲衡山某寺僧嘗道經其地入寺信宿乃去寺僧贈以念珠朝夕不去手雖倉卒酬酢未嘗輟也

餘姚翁瀛字大環康熙壬申游廣西道湖湘喜爲詩舟中日以作詩爲事遇山水佳處輒登覽徘徊不欲去時或上船頂吟嘯終夕露立舟子知其癖也亦不爲禁一日舟次新塘得句云霜濃古寺鐘聞處一點空明透佛燈明日手書鐫之篋是夕竟失所在其家聞信孀妻稚



子痛哭招魂同行者亦莫知其何繇也至雍正癸卯子  
運標成進士痛不得父遺骸借兄運槐操小舟溯河衝  
永間風號雨泣行路哀之爭相傳說丁未八月遇一老  
人鄭海寰者述其弟海生於康熙三十一年十月七日  
從敗葦中得一屍身佩小鎗遂同擇地瘞於白沙洲收  
鎗封識以待其家人運標兄弟噉然而哭遺善走者馳  
至家出鎗證之而合乃廬其父墓旁三月啟壙扶柩歸  
仍留形蛻處加以封樹乾隆初運標官武陵知縣命兄  
子會典營祠墓前額曰永思顏其庭曰啟鎗買田以畀  
守者丁卯運標擢道州知州過展祠墓依戀數日乃去

蕉廊勝錄卷四

九求恕齋

至祁陽延見父老繾綣如故舊祁陽人莫不稱為翁孝  
子云嘉慶間族孫元圻為湖南布政使復修祠宇云湖  
南通志載其事而前祁陽知縣覺羅卓爾布撰啟鎗庭  
記宗滌樓永州志稿寓賢傳載其事尤詳

錢塘許默齋先生承基仍世孝友父序賓遭親喪廬墓  
終身默齋弟仲昭侍母疾刲股和藥創甚而殤年才十  
餘歲也默齋思弟不已乃繪為連枝圖作並肩坐石上  
喁喁對語狀同時名流題詩者數百家

桑叟甫先生之弟字東愚隱居東郭足跡不出國門指  
爪長尺餘人呼為長甲處士東愚有採藥畫卷陳句山

先生為題七律一章叟甫先生之父以孝名世所傳抱  
錯圖者也

翁同龢等奏為已故儒臣孝行可風願請列入 國史  
孝友傳以彰至行摺竊惟 朝廷制治以孝為先人臣  
致身資於事父此天地之大經古今之通義也伏見故  
國子監司業治麟生有至性其學術以宋儒尹焞為宗  
律已教人鞭辟近裏同治初年該員之父景廉任伊犁  
參贊旋統兵剿賊其時該故員年僅二十四匹馬出關往  
來省視比長承侍左右色養無違景廉之疾篤也不欲  
人侍該故員屏息戶外聽于無聲有呼則敬唯有所苦

蕉廊勝錄卷四

十求恕齋

則抑搔扶持終夕徘徊風露中履跡重沓倦則倚檐柱  
以息四十餘日用是成憂勞羸困之疾其父既沒該故  
員病已深矣既葬越小祥鹽酪不入于口醫者以豕肉  
汁進謂得此可脂膏五臟該故員屏而不飲臣等見其  
瘦骨柴立亦援古人居喪有疾之禮諄諄勸諭該員閱  
默涕泣而已苦塊之中編次其父遺稿一字之誤反覆  
審訂至於嘔血數碗死之夕遺書猶在旁也臣等以為  
魯襄亡而子野毀不見絕于春秋此聖人教孝之微意  
然則即死於毀歷代史冊猶且褒揚之況該故員蒸蒸  
之孝徵於平時乎于輿論眾著于宗族師友之間者乎



我朝功令孝子有旌閭之典國史列傳特立孝友一門光緒四年蘇松太道馮煥光以孝行可嘉准予立傳臣等竊惟大學爲教化所出之地該故員事親盡孝無愧人師臣等誼屬同官見聞確實合無仰懇天恩特降諭旨准將前國子監司業洽麟列入國史孝友傳仍由館臣咨行該旗查取事實清冊以備纂輯用以風勵天下疏上奉諭旨俞允

齊占魁直隸東安縣留犢邨民寄居於涿事祖母孝祖母疾亟醫巫告凶占魁禱於涿州之北塔求以身代祖母疾果瘳占魁乃躋塔巔自投而下震於地死之光緒

蕉廊脞錄卷四

十一 求恕齋

十四年三月十二日也年二十九州上其事請旌禮部議駁兼順天府尹潘祖蔭順天府尹高萬鵬奏援光緒六年浙江會稽縣附生王繼毅母疾請代自沈鄞之月湖得旌例以請詔俞之潘公爲文記其事而順德李侍郎文田書之爲立石於北塔之側余至涿親至塔下徘徊久之

羅江縣金山鎮西有明季義烈貞女王氏墓碑云明崇禎末有官四川布政使王某到蜀惟一女從行聞京師之變某欲興師勤王女力贊之懼已爲父累乃自殺遂葬於此後人爲立石記其事惜傳聞未詳布政名字里

貫均無可攷

寶山縣朱詒烈繼室張於癸丑六月滬兵譁變時潰軍將至倉黃自溺于井急拯得蘇既蘇復溺翌日避于先人墓廬旋自經檢遺篋得黃絹緘一枚方廣才寸餘而纒縫甚密外纏紅繩二中用油紙三層裹一咫尺長寸寬之素紙有手書端楷二行其文曰大清江蘇寶山芝坊朱君印詒烈之正室清河氏悟音大難

烈婦馮氏貴州人年十九爲湖州趙翰卿適室翰卿爲忠節公第六子以通判官廣西擢柳州知府以道員升用爲粵督岑劾罷尋知其冤江督爲奏請開復原官調

蕉廊脞錄卷四

十二 求恕齋

江南辛亥國變失職貧甚奔走浙東温台之間置眷屬于杭州癸丑夏七月之金陵遘疾還滬臥逆旅其戚姚某迎之歸疾亟馮氏從杭州馳至日侍湯藥翰卿卒無子嗣子在蘇州不至姚某經紀其喪馮氏哭之哀既送殯歸向姚某稽顙謝屬其孤女夜服阿夫容膏昇入醫院治之不效遂歿年三十九

硤石之下家場有陸氏婦夫死子才五齡女一未周晬也孤苦無以存活夫弟勸改適不從願乞食撫孤誓不負死者於是攜子女丐于路辛酉賊至僅齧草以活賊平爲人傭稍稍能自贍子亦長矣賃破屋以居每歲旬



蠶必獲利天將以報其苦節矣

應先生搗謙字嗣寅號潛齋自稱無悶先生仁和人生而有文在其手曰八卦左重耳右重瞳稍長以斯道為己任侍母疾數年不懈母為娶婦終不入私室母卒終喪始行合卷禮大科之徵李公天馥項公景襄交章薦與牀以辭范公承謨又欲薦之乃稱廢疾所著說經言性理諸書凡十二種河陽趙公士麟刻其性理大中儀封張清恪刻其潛齋文集乾隆府志入儒林傳

潛齋門弟子甚眾而篤信師說敦行不忘者以凌文衡沈志可為最著文衡名嘉印錢塘人少為杭郡司李吏

蕉廊脞錄卷四

十三求恕齋

好讀書匿書直合案下夜伺他吏熟睡然燈默誦四十後棄為吏受業于潛齋盡得其傳六十後注禮書日幾葉謄寫日幾葉皆有課程嘗言學問須到造次顛沛必於是方有得力處志可名士則仁和諸生嗣母周性嚴厲常加譴責長跼待罪雖勞不怨學禮于潛齋居家授徒端坐整肅盛暑不去冠襪嘗定宗祠祭規而尤詳於古歛禮葬禮

錢朝彥字殷求號定林錢塘人明崇禎丁丑進士官句容知縣丁父憂去明社既屋閉門卻軌自比于棄妻妾婦匿影牆壁同年故人官浙中者概不與見亦不報謁

家貧所居皆儼人老屋危椽析棟不蔽風雨己亥江上之變有言定林將為內應者提督田雄下章捕之囚獄中十日偵者告曰錢公儒者莊坐囹圄若無所畏苦田意解乃放歸定林嘗師事漳浦黃忠端其詩與書法皆效之見吳農祥所撰傳吳允嘉武林耆舊集

陸圻字麗京一字景宣號講山錢唐人崇禎年選貢與弟培塔高文異采號為三陸乙酉培以行人殉國縊死桐塢講山奉母隱居河渚而賣藥於茗雪間月一歸省莊鑰私史獄起无妄被收久之得釋故居被燼乃攜一老僕採藥名山老僕歸講山不返或云在嶺南為僧名今

蕉廊脞錄卷四

十四求恕齋

龍或云入武當為道士竟不知所終少時詩名藉甚漁洋山人推為西冷十子之冠有威鳳堂集黃書厓武林先雅載其軼事尤詳

汪汝謙字然明號松溪道人錢唐人明季由歛徙杭延納名流文采照映有湖山主人之日迨陵谷淪移遂入閩為福廬武夷之遊比歸隱居東城與李太虛馮雲將張卿子顧林調訂孤山五老之會年七十九彌留待盡神明湛然猶要雲將諸公品畫談詩吹簫摘阮視蔭既移抗手告別而卒

張遂辰字相期號卿子又號西農仁和人高懷卷迹似



嚴君平鄭子真一流人好譚易精於醫學歲輒活數百人所居在城東至今名爲張卿子巷蓋當時婦孺皆震其名委巷流傳竟成故實西農每于歲闌輒勉誠子息云家足過年之用坐無寒士之求不惟有愧本心抑且無別流俗又嘗述其祖龍墩公貧止一布袍除日逢急卽解贈之樊榭東城雜記稱清門世德可以激薄停澆先正風流不徒以高隱名矣

張右民字用霖號東臬錢唐人用霖爲葛寅亮高弟窮究經籍大崇問與龍門諸子創登樓社明鼎旣革栖隱東城己未鴻博之徵撫臣欲以用霖應堅辭不就年八

蕉廊脞錄卷四

去球忽齋

十三乃卒四方會弔者八百餘家學者稱爲東臬先生著有史論史略竹窻語錄東臬詩文集

丁文策字叔范號固庵錢唐人貌瘦削而面黑人目爲黑丁少爲諸生有聲甲乙後遂棄去偕母妻避居駱家莊巡撫張存仁問其才迹所在而說之嘿不應承之以威不動曰鐵石人也幅巾單衣躡蹻風雪中旣哭二人痛不能盡養鞠育兩弟周卹有無家貧授徒以給朝夕學者稱爲江樵先生

虞鈞字峻民號兼山又號白菴錢唐人明季諸生少孤侍祖母疾嘗截胸肉療母氏王病篤戒之曰吾茹素四

十年慎毋以曩事相累母沒終身不御酒肉廬墓側三年有事而出雖風雨泥淖夜必趨至墓所人稱爲虞孝子云易代後荷鋤自給不入城市其學以朱子爲宗明經修行者年益篤其卒也門弟子及其兄子私謚曰貞孝先生

柴先生紹炳字虎臣號省軒又號翼望山人仁和人少奇敏爲文宏博典麗父應權官莆田教諭故事學官子弟許隨任赴試因試補莆田諸生移牒本籍浙學使不可復歸應試自縣府以至學道三試皆第一宏光時馬士英欲引進之以翰林官誥命中使馳召先生不爲動

蕉廊脞錄卷四

去球忽齋

馬怒曰渺小丈夫矜高乃爾耶先生歎曰吾深恨夫七尺軀以敗乃國事者蓋先生素羸弱軀短且瘠也其後布衣幅巾鍵戶南屏一以著述爲事凡天文地理禮樂田賦水利兵制莫不窮竟原委勒爲一書康熙己酉詔舉隱逸巡撫范忠貞公以先生應力辭乃已家城東老屋數楹厠于壤垣廢圃間枯桑敗竹三徑荒寂一夕夢黃公道周劉公宗周倪公元璐吳公麟徵合一刺召先生遂沒沒有傳其爲冥官者

沈先生昫字朗思初名蘭先字甸華仁和人年十六入郡庠甲申後棄去與弟蘭或白相師友以考究性命爲



務嘗執經劉蕝山之門事父博山與母氏秦至孝以束脯為養誨子毅中純中勿令干祿室無容榻桁無懸衣披帙覽書疑坐終日嘗絕粒采階前馬藍食之或餽米數斗不受其人固請則固辭方宛轉避謝間遂餓仆于地其人惶駭去良久始蘇笑曰其意可感然適以困老子耳卒無以為斂應潛齋經紀其喪潛齋門人姚宏任篤行君子請斂先生潛齋許之詳鮎埼亭集所為墓誌銘

顧卣字竺公亦曰琢公號山臣錢唐人美須髯善談諧家貧支一足鐺於慶忌塔晚年移入城是時婁東虞山

蕉廊脞錄卷四

七求恕齋

以舊臣赴闕號于人曰吾輩起以紓清流禍也山臣曰淫人能衛貞女耶吳中允太冲幽囚十年門生故吏搖手不敢一問山臣獨冒死相對周旋患難君子賢之善大小篆語人曰若為我治良田十畝我為若篆我死其價可當秦十五城同時有施萬字大千號汗漫子亦以詩名工篆隸摹印尤在何震陳士衡上惜皆不傳陳廷會字際叔號瞻雲錢唐人六歲始能言九歲作寇萊公枯竹生荀賦人爭奇之補諸生崇禎癸未郡東門有海大鳥集焉人面獸身六翼四足際叔歎曰此鴉也所見之國其下多放士因自號鴉客作鴉客問未幾金

堡徐繼恩陸圻應為謙沈捷汪胤輩或挂衲空談或鑿坏遁迹人皆服其先見與陸鯤庭有性命之契鯤庭殉國難留書與別以書籍盡遺之際叔奔赴為書以報地下美其得死所後教其子繁昭學既成舉其父所遺書返焉

孫治字宇台號鑿庵仁和人幼與毛稚黃游聞子將之門子將稱為二俊乙酉後不應試自稱武林西山樵者篤于友誼有魏姓友逮繫以愛女為託及友被法卒娶為子婦陸驥武死亦以一女託之為擇吳檢討任臣妻之又為立嗣以己甥女嫁焉吳百朋令南和卒于官囊

蕉廊脞錄卷四

六求恕齋

無遺貲為經紀其喪以歸既老貧甚以父殞未有葬地不得已出游遂歿于澤州所著有孫宇台集四十卷張丹原名綱孫字祖望號秦亭錢唐布衣張氏在前明九世簪纓號甲族祖望為都御史濂之元孫舊時第宅國初圈入駐防營城播遷無定後徙居西馬廐有從野堂又居秦亭山村因為號年三十二喪妻不再娶晚夢神人更名丹講服氣導引之術詩名在十子之列及門著籍甚眾少時游京師嘗冒大風雪從老宮監至天壽徧歷明代諸陵識其道里遠近寢隧規制而詳為之記亦振奇之士也



沈謙字去矜六歲能辨四聲既長補諸生才名爲西泠十字之一鼎革後隱於醫其先人逸真先生善岐俞之術故吳百朋贈詩有乃公術過長桑君之句先大父輯杭郡詩時得里中金氏所藏去矜手書詩卷其自跋云庚寅四月二十三日四鼓過寒山曉月映塔流屍觸船披衣起視悲愴欲絕離亂之苦大略可見天明因錄本年五言律四十四首聊以當哭詩中如鼓鼙孤客淚書札故人心孤冢兒啼苦空庭馬跡深白髮悲行役青山厭亂離苦霧沈荆棘青燐見觸體多悽婉之音

蕉廊脞錄卷四

元求恕齋

渚張村名曰幽居與徐介狷次交契爲築室于叢竹間名曰竹廡狷次居其中十六年其後遺妻子返湖墅故居獨與狷次嘯傲煙霞往返無定狷次卒會石農他出其子雲蒸遠遊而雲蒸婦命穉子傳語諸門生曰徐先生大故嘗聞翁言矣請以中堂奉棺含斂比石農歸撫棺慟哭旋摩穉孫頂曰汝能代母傳言真吾孫也其篤友誼如此

徐介初名孝直字孝先後改今名字堅石號狷菴又名曠號淥溪仁和人明季諸生陸圻之甥也家塘栖落瓜堰乙酉年二十棄諸生易其名曰介妻死不娶子死不

嗣去田園壟墓白衣冠垂五十年轉徙無定所後入河渚愛浦澈陂塘之勝遂寄棲施石農廡下嚴毅疾惡狹中鮮容非分之餉錙黍不受性豪于飲大醉取詩牋寸寸碎之投水中曰世安有能讀徐生書者又善哭醉益甚春晚聞杜鵑聲則投淚擊涕發聲磴磴而不可止見者以爲狂生曰我非狂乃狷也因號狷菴既以爲狷不敢希復易爲狷次云

姚文虞字德善亦仁人工詩甲乙之後澗壑自安蹤跡與徐狷次相似善書狂草所作詩皆燬于火

蕉廊脞錄卷四

元求恕齋

徐宏道字景行仁和人明季福王建國南都景行爲督工官入本朝遂寄迹湖山以終

陳麗字貞倩號正菴錢唐人嘗從兄元倩治軍大梁爲總兵官所規畫陰與孫吳兵法合當其時諸營纍纍如兒戲獨貞倩軍屹不可動迨滄桑改易乃韜晦恣意爲詩孫宇台亟稱之貞倩弟晉明亦隱居不出

胡介初名士登字彥遠號旅堂錢唐諸生故居在河渚人迹罕至及江上兵起入城僦居一畝田遂更其名以示蠶上履二之志嘗一游京師梅村芝麓諸公皆折節納交而彥遠意氣寡兀亦莫能籠絆之也  
張兢光字又兢號覺庵長自名閱於祖望昆弟爲大父



行絕意仕進束修砥厲如後門寒素性峭獨自意不妄  
交一人所撰述稿藏笥中雖宗族子姪不得一讀柴虎  
臣與爲鄰比始得窺之因呼毛馳黃諸公共訪之于是  
覺庵之名始著

傅齡文字長質錢唐人父巖字野倩明崇禎甲戌進士  
官歙縣知縣從朱閣部大典駐師金華 王師下浙江  
被執死之子三齡發齡熙抱父尸以殉齡文遷父柩歸  
藜藿不充者十年而卒見武林耆舊集

吳本泰字美子號藥師又號桐菴仁和人崇禎甲戌進  
士除行人授吏部主事改南京禮部歷郎中甲申後隱

蕉廊勝錄卷四

王求恕齋

居不出西溪有蒹葭里歲丁亥桐菴自海上遷避卜居  
于是其地近秋雪山水諸菴與僧智一寂瑞閩僧道援  
輩往還參叩園居饒篁竹而乏梅智一移贈古梅數本  
刷地種之因自號西溪種梅道者著西溪荒隱志四卷  
徐之瑞字蘭生錢唐人崇禎丙子舉人中西後棄孝廉  
遷居北烏山與汪魏美萬履安巢端明齊名浙中謂之  
四先生當時將欲推選蘭生不行或劫之以法則舉所  
佩幌示之曰此我罄懸之具也嘗爲西湖竹枝詞以寓  
變哀之怨

汪風字魏美錢唐人崇禎己卯舉人欽寄歷落寡言笑

時人目爲汪冷甲乙之後奉母渡三江躋括蒼崎嶇山  
澤間者有年母老欲就養于兄澄魏美念母不忍遠離  
而又矢志不入城市藏身北郭每間月與母至相與抑  
搔色笑爲樂是時湖上有三高士魏美其一也當事重  
其名或割俸金爲壽不受監司盧公遠心相值于僧舍  
問汪孝廉何在魏美應曰方在此今已去矣盧公悵然  
不知應者之即魏美也朱竹垞嘗訪之大佛寺僧寮竹  
榻蘆簾不蔽風雪瓦爐火死不能具盃茗又嘗偕魏處  
士允構過朱時已初冬共宿樓上所攜布被猶未裝懸  
年四十九歿於寶石僧舍時康熙乙巳也

蕉廊勝錄卷四

王求恕齋

關鍵字六鈐號蕉鹿錢唐人崇禎癸未進士甲申除丹  
徒令南中擁立六鈐請設沿江水柵諸客將之劫商舶  
者又以計禽劇賊鄧七不半年遽棄官歸隱四十四  
年絕口不言世事尚書宛平王公相國眞定梁公皆同  
年交契欲推挽之卒不答兩公語督撫曰君部中有吾  
故人梅子眞嚴君平之流也爲我善視之六鈐謝病不  
一謁卒年七十有九

李南字逸度號遂初錢唐人相傳爲徐中山後人官右  
班鼎革後棄家遠遁因挾崑山李氏子同竄以伯季相  
呼故姓李以來南故名南疾革時子嘉錫跪請宗姓所



自及名與字瞋目叱之終不言故其子孫懵不知爲何氏也所居曰沙河塘賣藥自給不妄與人交惟施相徐介諸隱君相往來而已卒年八十五

馮軾字士式錢唐人自言鼎革後不閱題名墨藝嘗與沈去矜諸公結平泉詩社而毛稚黃稱其有抱石焚山之節蓋高隱士也

沈齊賢字寤伊錢唐諸生性峭直常以濟時爲己任時流寇充斥江浙騷動寤伊上書略謂餉不知措兵不知用地不知屯民不知恤東於具文畫界而保以聽流寇之蹂躪可乎不省甲申思陵殉社稷隨郡搢紳後哭臨

蕉廊脞錄卷四

三 求恕齋

三日不食經旬復私立木主於里社朝拜畢伏地哭社故祀雷神猙獰可怖寤伊怒目叱曰汝亦富爲國捍禦徒赤髮金睛嚇里媼乎閻巷小兒環視而笑則起逐之市人皆以爲癡會山陰劉公宗周至杭急往謁扼學論時事聲淚俱下諸儒皆白冠環坐一生忽私語曰黃巢朱溫恐亦天命寤伊直前奮拳毆之南都既立歎曰江左敬仲安在欲獻策闕下恥以口舌得官遂遊跡皋亭山下乙酉寢疾執弟子曰吾孔孟一綫尙在語不及他卒後林璐爲之傳

周介隱莫知其名字人私謚之曰介隱云錢唐人學問

賅博爲同人推重萬歷丙辰歲忽棄去舉子業結廬父墓之旁請於母曰有弟鄉舉可養母矣兒將守父墓遂居廬中慶弔問遺皆絕母念之或月一至他人莫得見也在廬四十七年惟以母喪一入城年八十二而歿殁吐氣滿室如煙雲者久之或曰介隱善天文得祕授知天下將有變不然何獨于丙辰而忽爲是耶介隱事罕見紀載郵周容春酒堂集有介隱傳

蕉廊脞錄卷四

三 求恕齋

蕉廊脞錄卷四終



蕉廊脞錄卷五

錢塘吳慶坻撰

吳興劉承幹校

永樂大典二萬二千八百七十七卷凡例目錄六卷位

西先生所記同凡一萬二千冊冊數與明史異向貯 乾清宮其副本

在 皇史宬後因恭藏 聖祖仁皇帝實錄乃移貯

翰林院李穆堂侍郎始借觀而副本闕二千四百二十

二卷擬奏請發宮中正本鈔補之未果嘉慶丁巳乾清

宮災正木燬其存儲翰林院者度破一亭無人過問咸

豐庚申之變書漸亡失光緒元年重修翰林院度置此

蕉廊脞錄卷五

一 求恕齋

書不及五千冊矣明年丙子繆小珊入詞館詢之清秘

堂云尚存三千餘冊求借觀不可得丙戌志文貞銳官

侍讀入清秘堂辦事小珊始得借鈔人間稀有之本癸

巳小珊重入京師詢之館人則僅六百餘冊矣庚子巨

劫翰林院牙門闌入使館藏書星散大典僅存三百餘

冊宣統元年學部請以歸圖書館藝風堂文集言之最

詳按全謝山入詞館與穆堂共借永樂大典讀之大典

共二萬二千七百七十七卷見鮎埼亭集卷數小異

余家藏笠澤叢書為後至元五年十一世孫惠原刊於

書院不分卷以甲乙丙丁為次後一卷補遺書法類趙

松雪紙墨精良有輔國公如高印怡情書室圖書素心

人怡情書室珍藏書畫圖章信郡王恬齋素心人珍藏

信邸珍藏諸小印據邵位西先生書目云此書有宋蜀

刻本十二行行二十一字又明李如楨校刊本碧筠草

堂仿元刊本吳人王岐所寫不無訛字嘉慶間許槿仿元刊本七卷

又云錢遵王云宋刊本祇上下二卷又補遺一卷元刊

乃分四卷余家所藏至元刊本正分為四卷與讀書敏

求記合惟邵目云書院本有三山王益祥跋而此本無

之

司馬溫公年譜近所見者桂林陳文恭公刻本已酉二

蕉廊脞錄卷五

二 求恕齋

月在長沙從劉笏雲借閱所藏明刊溫公年譜六卷嘉

靖壬辰涑水馬巒編輯溫公十八世孫露校刻馬巒序

闕前半首露跋云公會孫吏部侍郎偁扈蹕南遷子孫

因家浙之紹興山陰露王父按察使相巴陵尹初皆起

家進士堅有還夏之志賁志而殉露父解元晰來夏奉

祀云云是溫公後人固嘗居浙復乃復歸夏邑也

仁和邵位西先生博極羣書嘗就所見諸家藏書記錄

於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冊端蠅頭細書上下皆徧咸豐

間為瑞安項儿山傅霖借鈔辛酉先生殉節書存項氏

同治己巳先生之子子俊順年在江甯介孫中頌言於



項氏得索歸別寫副本流傳都下祥符周季貺星論吳縣王芾卿頌蔚武進董綬金康山陰胡右階念修皆有遙鈔之本光緒癸卯先生之孫伯綱章游吳門見胡氏鈔本乃更貽書中頌商定體例繕校付刊王子之春蟄居海上從伯綱借觀復為校勘新鈔之本而月而後卒業茫茫浩劫古籍將湮抱此遺編如游宛委蕭寒寂寞中亦假以送日耳

宋李壁撰王荆公詩注五十卷有劉辰翁評點者乾隆辛酉海鹽張宗松清綺齋校刻本最精邵位西先生藏元刊本即張氏所仿刻者中闕第三十第十卷末頁切

蕉廊脞錄卷五

三求恕齋

後為錢塘丁氏所得復以歸邵余與伯綱同寓滬北得見此本前有位西先生長跋詳述是書流傳端緒適清綺後人張菊生得元大德辛丑刊本前有詹太和撰荆公年譜及劉歸孫序王常題識皆乾隆重刻本所無全帙完好古香可挹書中有季滄葦印記後輾轉歸豐潤張氏者菊生先後得乾隆刻本至五六冊今復得此誠奇緣也位西先生跋一通附錄于後 謹按乾隆間欽定天祿琳瑯書目後編元板類云王荆文公詩二函二十冊宋王安石撰李壁注劉辰翁批點壁字季章號雁湖登進士累官禮部尚書參知政事同知樞密院事

謚文懿事具宋史本傳辰翁字會孟號須溪廬陵人少舉進士宋末不仕書五十卷前有劉歸孫序即辰翁之子也又詹太和所著王荆文公年譜目錄後有墨記僕頃問詩於須溪先生及半山則恨李注本極少於是先生出示善本併得其評點茲不敢私命刻之梓期與四方學者共之門人王常謹題常字士吉安成人蓋大德辛丑所刻而歸孫序之太和字甄老桐廬人每冊首有白文謙牧堂藏書記末有朱文謙牧堂書畫記俱橫長印又按乾隆六年辛酉武原張宗松重刊王荆文公詩序云十年前購得華山馬氏所藏元刻本間取通行臨

蕉廊脞錄卷五

四求恕齋

川集勘之篇目既多寡不同題字亦增損互異乃歎是書之善不獨援據該洽可號王氏功臣也史稱季章嗜學如飢渴今雁湖集不存他著錄亦盡逸惟是書見稱藝林而流傳絕少因重鈔以廣其傳又曰李氏之注王詩猶施氏之注蘇詩任氏之注黃陳二家詩也山谷後山詩注尚有前明雕板東坡詩注則宋漫堂先生獲宋槧不全本補綴刊行今遂家有其書矣獨是書絕無僅有近代藏書家若絳雲若傳是俱不列其目華山馬氏至晚始得之故道古樓書目亦未之載衍齋沒後復隨雲煙飄蕩流轉數姓歸予插架又曰是書首尾完好惟



卷端失去魏鶴山序一篇第三十卷第五十卷失去兩末頁又曰須溪評點雜亂注中觀者目眩今芟去使李注孤行更覺心目開朗又乾隆四十一年丙申張載華識云先兄青在每以失去鶴山序為恨訪求不得宗人芑堂好古士也客冬於武林鮑氏知不足齋錄以貽子爰屬延一姪補刻卷端又張燕昌識云乾隆乙未冬十一月二十三日余於杭城好友鮑以文知不足齋鐫下得觀李雁湖注王荆文公詩宋槧不全本一卷之三卷十五之十八卷二十三之二十六卷二十七之二十九卷四十之四十七凡十七卷目分上中下每卷尾有庚

蕉廊勝錄卷五

五求齋

寅增注前後有晉府書畫之印及李氏德圭諸印吾宗青在先生曾得馬氏藏本付梓以不得魏序為恨今鮑氏宋本有之亟錄以俟補入并詳所見卷帙冀好古者廣其傳焉今按張青在刻本所自出即此本也第三十卷五十卷尾缺頁正同而書中間有夾籤乃刪雜須溪評點而設所云得之華山馬氏此書印記乃吾鄉沈椒園先生所藏豈流轉數姓而馬氏晚始得之不復加圖印歟道光己酉余得之琉璃廠文華堂書肆先有張君重刻本重鄉先輩椒園先生故物且須溪評點亦自有意致乃以八金易置案頭頃讀天祿琳瑯後目知 丙

府尚有完全元槧本前有詹太和王荆文公年譜張青在重刻序例恨荆公獨無年譜姑取宋史本傳刻附卷首不知原書自附年譜也又有劉歸孫序及王常題識刻書年月張君但據陳直齋解題恨不得魏鶴山序文不知魏序作於嘉定七年季章門人李西美醇儒初刻是書之時宋本有之元本未必重載也謙牧堂乃大學士揆敘家印記揆敘乃明珠之子刻通志堂經解之成德其兄也咸豐元年六月二十日辰記

漳浦黃忠端公書孝經卷冊各一忠端夫人蔡氏所書孝經卷一漢陽葉氏所藏忠端自跋一為辛巳秋一為

蕉廊勝錄卷五

六求齋

辛巳八月皆請室中筆墨也冊舊藏亳州何氏忠端自題曰第二十九本有跋語五條卷舊藏元和毛氏有忠端自跋一彭紹升所作頌一按忠端公孝經別本自跋云嚮在西庫寫此經一百二十本其七本有補幽風原章末引詩云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畫爾餘八十本俱于茅背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依石臺原本又三十三本以聿修厥德移於天子之首西庫無佳筆俱用禿筆書之云云葉氏所藏殆即其時所書蔡夫人善臨池代公作行草幾奪真孝經卷題崇禎甲申秋望日偶錄蓋臨忠端書葉氏又云夫人書孝經別一卷末題明忠烈文明伯武英殿大學士黃道周妻蔡氏玉卿書於石養山中之齋室凡二十九字先生嘗為



夫人易不著年月忠烈謚隆武所贈此卷當是丙戌後  
名孝徽作忠端嘗進孝經大傳其序云臣繹孝經微義有五著  
義十二是十七者以治天下選士不與焉而士出其中  
蓋深痛于楊嗣昌陳新皆奪情而起無父無君之言滿  
天下乃退述是經以補講筵之闕崇禎庚辰被逮白雲  
庫下諸獄卒不敢有望于公惟日奉楮札丐書時公拷  
掠備至血肉淋漓日據敗几書孝經以當役錢而已忠  
端孝經定本善化賀耦庚先生嘗刊於黔中余家有是  
本幼童入塾即以是本課之

忠端屢上疏言自古迄今決無數米量薪可成遠大之

蕉廊脞錄卷五

七求恕齋

猷吹毛數睫可奏三五之治者又云自古外患未弭則  
大臣一心以憂外患小人未退則大臣一心以憂小人  
今獨以遺君父而大臣自處於催科比較之末行事而  
事失則曰事不可為用人而人失則曰人不足用此數  
語自來亡國之臣皆蹈此轍可勝歎哉

倪文正公元璐手稿四冊前二冊皆疏稿大氏為戶部  
尚書時事論兵餉漕糧開採鈔幣鹽務車戶凡九首格  
式與本朝奏摺略同書牘三通詩文一百十首中多涂  
乙舊臧紹興陳氏留古齋今為日本長尾甲雨山所得  
余從張菊生轉假讀之忠貞遺墨留天地間二百七十

年乃為東人所獲惜哉按四庫書目倪文正集十七卷  
續編三卷奏疏十二卷講編四卷詩集四卷文淵閣著  
錄其詩又收入乾坤正氣集別有鴻寶應本十七卷今  
有傳本又公門人唐九經嘗梓公遺詩未見

甲申傳信錄鈔本四冊當湖穉農錢穀撰凡十卷每卷

以四字標目卷一曰睿謨留憾癸未八月至甲申三月卷二曰疆

場裏革秦晉燕死難諸臣卷三曰大行驂乘甲申三月在卷四

曰跖舖餘鸞李闖掠諸臣卷五曰槐國衣冠李闖除授京省偽官卷六

曰赤眉寇略李闖始末卷七曰董狐刺笑甲申前後楚豫燕齊事略卷八

曰桑郭餘鈴吳三桂借兵復仇始末卷九曰戾園疑跡偽太子始末卷

十曰使臣碧血左懋第北使殉節始末自敘云一時人士所紀述

者有國變錄甲申紀聞國難紀聞見聞紀略國難睹記

變難確傳燕都日記陳生再生錄孤臣紀哭陳方策揭

凡十餘家今諸書傳本不恆見蓋遺佚者多矣

魯春秋不著撰人姓名記魯王監國時事其監國紀有

云宏光元年乙酉夏五月南京不守江南及浙西郡咸

望風下杭諸紳奉皇太后命敦請潞王翊鏐監國甫二

日因原任都督陳洪範籍士馬錢糧北款錢塘知縣顧

咸建不從棄去諸生沈乘建守城之策百姓矐王慈立

殺乘原任兵部主事王道焜行人司行人陸培不應召



自殺云云按王陸二公死節見於紀載綦詳獨沈乘被殺知之者鮮杭州府志忠義亦不載其人稱字字中仁和諸生武林且款乘獨大言誰主降議可斬請留方鄭二總兵台守空武林門外民屢宿師猝死論者追惜之魯春秋祇傳鈔本特表而出之以補志傳之闕

劉翰怡京卿得海寧查伊璜所著罪惟錄凡一百冊分

紀志傳三門其書崇禎曰毅宗烈皇帝紀宏光曰安宗

簡皇帝紀後列魯監國唐王桂王則書曰附志其目二

十七曰天文曰五行曰冠服曰藝文專錄較撰書及賜碑曰輿圖

曰禮曰樂曰土地曰貢賦曰屯田曰河渠曰班爵曰陵

蕉廊勝錄卷五

九求恕齋

志曰科舉曰直閣曰銓部曰典牧曰茶法曰錦衣曰學

校曰職官曰外戚缺曰將帥曰鹽曰數曰封爵曰屬夷

傳凡三十五曰皇祖禰列傳曰皇后傳曰太子傳曰諸

王列傳曰翼運王國列傳徐壽曰翼運外臣傳蔡伯

啟運諸臣傳功曰抗運諸臣傳靖曰理學諸臣傳曰經

濟諸臣傳曰口口二字諸臣傳內有三曰致命諸臣傳

曰諫議諸臣傳曰諷諭諸臣傳曰清介諸臣傳曰乘時

諸臣傳曰循謹諸臣傳曰文史諸臣傳曰武略諸臣傳

曰播匿諸臣傳曰隱逸傳曰俠烈傳曰獨行傳曰庸誤

諸臣傳曰方外曰藝術曰回誤兩傳三人張沈論之曰

悔高明天淵李徵臣論

之曰曰閨懿分目曰宦寺曰奸壬諸臣傳曰叛逆曰西

蕃曰蠻苗曰勝國列傳曰外國別有列朝帝紀逸篇列

朝逸傳則紀傳刪餘也紀前序一首為全書之敘志前

序一首則專論志列者二序草書學晉人藝風定為伊

璜自書伊璜於莊氏史案牽連權旤而不知其閉戶著

書乃有此巨帙為弘光作紀大書廟謚雍乾間書禁至

嚴此書幸存二百餘年沉埋祕籍復出人間奇已書中

於本朝未入關前則書曰東師入關以後書曰北師

並無胡虜字樣每卷首眉間有大清順治二年編大清

順治四年編等字疑為後來人所增亦不知何所據也

蕉廊勝錄卷五

十求恕齋

按伊璜原箸本名明書為百二十卷後改名罪惟錄其

自敘署名左尹字曰非人有他時復原名之日即此書

亦復舊明之日語伊璜名繼佑以應試時吏誤書作佐

遂名繼佐入粵後乃隱名曰左尹云

燭火錄三十二卷江陰雲墟散人李本天根撰記甲申

以後福潞唐桂魯諸王事起順治元年三月十九日莊

烈帝殉社稷至康熙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魯王薨于

金門止凡十有九年後有附記一卷則康熙二年至二

十九年臺灣鄭氏始末三藩叛後之事有乾隆十三年

六月自序名燭火者深慨夫三王臣庶以明末餘竊不



自照燭妄思西升東墜遂取滅亡為可哀也卷首有論  
略一卷持論極有識又有紀元續表一卷引用羣書一  
百十七種又采各省通志及諸家文集年譜三十七種  
其書用編年體排日紀事前數卷紀李自成破燕京及  
南都立國事最繁重後數卷紀永明王事稍簡略書中  
多載奏疏文檄書牘為他書所未見者今亦為劉氏嘉  
業堂所藏引用書目附錄于左御覽資治通鑑通鑑明  
通鑑紀事本末三藩紀事本末精補綱目三編明史  
略續編村大事紀沈氏元末五小史續編陸三案明  
先撥志始文秉明末五小史續編陸三案明  
疏濬志南北略計小奇殷通錄楊陸三案明  
若愚求野錄略人錄核真略也非是所求  
怪異雜記破野錄略人錄核真略也非是所求

光東明開見錄新野史國變錄忠逆定案方以甲乙史  
甲乙錄徐生樵公道單明紀輯略流寇始末明  
國難錄徐生樵公道單明紀輯略流寇始末明  
名臣賢行錄崇禎遺錄崇禎宮詞流寇始末明  
甲申忠義傳寇志忠義傳續忠義傳忠義傳  
趙吉士忠義傳寇志忠義傳續忠義傳忠義傳  
顧天爵廣紀偵俠復錄蜀難紀略忠義傳忠義傳  
未廣紀偵俠復錄蜀難紀略忠義傳忠義傳  
詩紀王年滿衣長傲指南錄康生粵遊記亂蜀始  
廷獻維揚殉節略史德威南錄康生粵遊記亂蜀始  
守事許重熙江陰守城死事諸人傳江上遺聞  
海角遺事許重熙江陰守城死事諸人傳江上遺聞  
亂志馮已蒼舒過墟志感逸史閣幕紀略馬真  
中機略耳聞老壁遺稿孫可望據雲貴始末南  
滇機略耳聞老壁遺稿孫可望據雲貴始末南  
西草黃孔昭北野行紀略北野行紀略北野行紀  
歸草黃孔昭北野行紀略北野行紀略北野行紀  
雞窗刺言柳軒叢話思菴間筆述三垣筆記李希  
萬花金谷嘯虹筆談往議撮子燕方寇錄恩公考略新編復社

蕉廊脞錄 卷五

紀略 太白劍誌 懷秋集 遺愁集 快心傳 桂園  
夜話 蠻司合誌 憶橋雜志 曠園雜志 一席紀 閩  
野史 義報 紀元 成仁錄 大均錄 耕錄  
趙吉士 義報 紀元 成仁錄 大均錄 耕錄  
諸書 西華外集 盛京賦 拾遺錄 偶寄錄  
浙南通志 貴州通志 四川通志 廣東通志 廣西通志  
南江通志 貴州通志 四川通志 廣東通志 廣西通志  
縣取裁諸書 李忠毅公年譜 華鳳超年譜 張玉弇  
志行狀 魏叔子集 吳梅村集 陳孝威壺山集 侯朝  
宗集 魏叔子集 吳梅村集 陳孝威壺山集 侯朝  
陸燦集 朱彝尊集 李翰業集 沈歸愚文鈔 陸鍊  
集 莊 朱彝尊集 李翰業集 沈歸愚文鈔 陸鍊

流寇長編二十卷吳江戴笠耘野崑山吳喬修齡同輯  
紀明季流賊始末起崇禎元年戊辰終康熙三年甲辰  
前十七卷以一年為一卷排比月日紀載甚詳卷十八  
下增甲申刺事四字其敘闖獻事兼載弘光隆武永厯  
三王事至桂王為吳三桂戕害而止末有流寇長編始  
終錄一卷補遺一卷前有自敘二首痛言思宗好察好  
佞好小人好速效好自大好自用廷臣善私善結黨善  
逢迎善蒙蔽善守資格善因循善大言虛氣煤山之禍  
眾力所成闖賊獨受其名耳其後論列國事敗壞所由  
凡四十八事於天崇兩朝朝政之窳兵機之失言之痛



切是書僅鈔本為禮邸舊藏有宗室文憲公家世藏禮邸珍貺檀尊藏本禮府藏書四印伯義祭酒藏書之一書面有王文敏公題字近為張菊生所得藏涵芬樓余借觀記其大略如此

閱流寇長編卷十七紀甲申三月甲辰日一事云京官凡有公事必長班傳單以一紙列銜姓單到寫知字兵部魏提塘杭州人是日遇一所識長班亟行叩其故於袖出所傳單乃中官及文武大臣公約開門迎賊皆有知字首名中官則曹化淳大臣則張縉彥此事萬斯同面問魏提塘所說按京師用長班傳送知單三百年來

蕉廊勝錄卷五

三求恕齋

尚沿此習特此事絕奇思宗孤立之勢已成至中官宰相倡率開門迎賊可為痛哭者矣

上虞羅叔蘊振玉喜藏書耽翫古籍攷訂宋元版本尤

精塙辛亥京師變亂避地日本西京乃以所得敦煌石

室影照本原本為法人伯希和親至石室所得伯以影照本轉餉叔蘊影印十八種

皆中土久佚之珍秘石室遺書之精華蓋原卷既歸歐

洲東方學者無從窺見叔蘊節縮衣食為之傳布俾千

年祕笈復顯於世彌可寶貴叔蘊於每書後皆有考訂

精博無倫士鑑購得之茲列其目如左 東山學舍精

印鳴沙石室佚書總目 隸古定尙書夏商周書 糜

信春秋穀梁傳解釋 論語鄭氏注 六朝寫本晉紀

春秋後國語 閩外春秋 水部式 沙州圖經附

西州圖經 諸道山河地名要略 十道志 張延綬

別傳 太公家教 陰陽書 星占 修文殿御覽附

兔園策府 唐人選唐詩 右十八種用玻璃版上等

宣紙精印大小悉照原卷尺寸與原迹絲豪不爽誠奇

觀也前十七種均為原卷舊題惟唐詩一種殘闕無標

題叔蘊以所寫皆唐人詩又塙為唐人寫乃以唐人選

唐詩名之云爾

日本平安福井氏崇蘭館多藏宋元板本舊籍中有宋

蕉廊勝錄卷五

三求恕齋

槧劉夢得集三十卷外集十卷為東山建仁寺舊藏相

傳千光國師入宋時齋歸後歸福井陽湖董授經原收

藏考訂與叔蘊相伯仲王子之春相將東渡僑居西京

崇蘭館藏書遂得徧覽劉集首尾完善乃假歸以珂羅

板影摹佳紙精印集每半葉十行行十八字中縫有刻

工姓名書體迥麗純仿開成石經真海內奇寶也授經

自跋謂際此流離轉徙幸於結癖投擲鉅貲以印此書

殊不自量然獲此百部行世不啻貽傳百部真本舉凡

舊鈔明刻訛謬相繩藝林嚮奉為珍秘者可槩供覆瓿

於中山是編功匪淺鮮讀是跋為是書幸又為董君慨



矣

永樂大典卷七千六百三杭字部有西湖老人繁勝錄一卷向無傳本甲寅冬繆筱山得於京師後歸菊生刊入涵芬樓叢書惜魚豕滿目余特為校正之其書雜記臨安故事自歲節朝賀孟夏詣景靈宮佛生日端午節六月六日崔府君生辰暑月納涼孟秋行幸中秋觀潮冬孟駕詣景靈宮益宗聖節一陽節預賞元宵以及春教秋教殿司諸軍水教次第鋪敘上自朝儀下至市易僧尼瓦子勾欄戲劇凡器用飲饌之屬纖悉畢具亦武林舊事之亞也

蕉廊勝錄卷五

五求恕齋

永憲錄六卷江都蕭爽撰卷首紀 祖宗創造制度卷一紀康熙六十一年事卷二紀雍正元年事卷三紀雍正二年事卷四紀雍正三年事卷五紀雍正四年事卷六紀雍正五年至六年二月以前事鈔本每葉中縫有唵梔僊館四字惟一卷書周氏小嫺館蓋兩家合鈔本也此鈔本 先大父舊藏同治七年自太原南歸行河洛間時積潦數百里車行至艱載書之車屢覆往往墮泥淖中夏抵杭州發篋則書為水厄多朽腐不可收拾此本文字亦大半殘闕其可辨識者十之六七耳余嘗摘錄其自敘文曰恭惟 聖祖仁皇帝聰明□□□

□文武享國六十有一年深仁厚澤淪浹萬方我 世

宗憲皇帝繼□□統峻德豐功殊恩異惠不崇朝而徧海宇重熙累洽□□□小臣伏處草茅生逢 聖世每思歌詠□□皇史實錄所未得見歲壬寅□□□恭載□□□授受之時適閱邸鈔因略記大端既伏讀登極詔引孔子三年無改之義且有永遵成憲不敢更張之 旨故復蒐集甲辰及戊申二月以前事備諒陰後三年而實見我 世宗憲皇帝益人敷治事事必推本於 先帝成模大烈善則歸君之美孝思所至蟠際上下日月合璧五星連珠而天昭其瑞河清五省穀秀九

蕉廊勝錄卷五

五求恕齋

歧而地啟其祥百歲駢登三男並育而人臻其慶千古未有之事萃於千古未見之時且草野遺賢盡蒐羅而在列積賦浮租悉蠲除以更始明良喜起物阜民安何其至哉若夫放流誅殛聖代豈廢兵刑彼天潢覬覦之萌由十年儲位之虛愚氓浮議□□□一二奸頑造作無稽以污人 聖德惑眾聞究之霧□□□ 世宗憲皇帝之光明正大昭然億萬臣民之心目亦諸人之自絕於天耳□□因時變易罔非監于 先世舊章 今上皇帝復加裁酌必曰奔 祖攸行此 聖祖仁皇帝所以垂法萬世也集既成其中殘失良多以俟多聞者



續之或曰不慎其以僭妄取戾歟小臣曰然然否否生  
 太平之世飲和食德皆當不忘 累朝之盛美況丁未  
 秋有一切詔旨許官吏紀載刊刻其曉之令遂竊取以  
 有斯編奉揚 詔意名為永憲云其凡例附後乾隆十  
 七年歲在壬申嘉平上浣江都草澤臣蕭爽拜手恭紀  
 按是書世鈔傳本繆菽風前輩得殘本一卷列入叢書  
 欲得余家殘本補之時客海上未暇歸檢藏籍後數年  
 而菽風歿矣鈔本闕字太多今掇拾記此以存槩略云  
 杭州古志北宋圖經無考至南宋而有臨安三志乾道  
 志十五卷惟壽松堂孫氏藏宋槧殘本三卷采入 四  
 焦廊勝錄卷五 十七求恕齋

庫全書其後凡三刻仁和丁氏武林掌故叢編本仁和  
 孫氏影宋本會稽章氏四川刻本酒祐志存者僅六卷  
 見阮文達 四庫未收書目胡書楚學士從永樂大典  
 錄出釐為十六卷於寺觀獨詳見學士崇雅堂詩集自  
 注丁氏武林掌故叢編本八卷題曰酒祐臨安志輯逸  
 蓋原稿經亂又佚其半矣咸淳志百卷傳鈔本得九十  
 六卷則錢塘汪氏振綺堂景宋刻本也  
 順德李仲約侍郎藏松月堂目下舊見六冊鈔本不著  
 編輯人侍郎據書中康熙三十五年二月三十日隨  
 上親征及先考皇八子云云定為廉親王允禩之子允

禩於雍正四年命圈禁高牆改名阿其那者也書中紀  
 載首國初創業主帥次天聰年主帥次順治年主帥以  
 及議政大臣參贊大臣隨征明大臣次康熙年議政大  
 臣參贊大臣雍正年議政大臣參贊大臣軍機大臣  
 六月初十日以西北兩路軍興欽派怡親王允祥大學  
 士張廷玉蔣廷錫密為辦理軍機事務按軍機大臣之  
 設於雍正初年人人知之而未詳年月東華錄南省公  
 餘錄養吉齋叢錄皆云雍正初此則年月日皆具亦故  
 事所當 乾隆年議政大臣參贊大臣軍機大臣次宗人  
 府次領侍衛內大臣次散秩內大臣次內閣 分滿 次翰  
 林院皆詳著爵秩姓名及任事年月議政參贊以下并  
 詳其升授署調降革薨卒漢人或注其籍貫 以上僅就  
 所見第一  
 焦廊勝錄卷五 十七求恕齋

冊言 天潢貴胄能秉筆紀述至為難能而其書不傳可  
 嘆也  
 目下舊見首葉載詩一首云可謂當年一念差因何流  
 落帝王家我本西方一衲子黃袍換卻紫袈裟蓋 世  
 祖之作舊時傳 世祖棄臣民實遁跡為僧疑為齊東  
 野人語吳梅村清涼山讚佛詩相傳詠 世祖端敬皇  
 后董鄂氏事有指目下舊見所載詩為證者細釋詞意  
 疑是 世祖未升遐之前所作語若禪悟不可凡斷也  
 吳尺庵繡谷亭熏習錄稿本舊藏瞿氏清吟閣庚辛劫  
 後丁松生得集部稿本二冊起楚辭終明人別集凡二



百一十餘種惟闕總集清吟閣書目亦爲丁氏所得據書目繡谷亭熏習錄八冊此當是原書第六七冊近歲丁氏書散出湘潭袁伯夔得之仁和家印臣昌綬又得經部易類一冊乃與集部并爲校刊易類凡一百五種原冊內有增記一紙備載子目易一百二十九書三十詩三十一春秋五十九周禮十三儀禮十禮記二十三三禮六樂八是易類尙闕二十餘種似爲未成之稿同里先正遺書放紛斷壁殘珪彌可珍惜印臣好古勤學尤有足多者

湘潭葉奐彬吏部藏杭莖浦先生訂譌類編六卷其目

蕉廊脞錄卷五

元求恕齋

曰義譌事譌字譌句譌書譌人譌天文譌地理譌歲時譌世代譌鬼神譌禮制譌稱名譌服食譌動物譌植物譌雜物譌凡十七類自序言丙寅春海甯門人范鳴遠鶴年邀予作觀海之游因寄其聽濤樓者幾半載爰出是編與老友俞正之楷共相訂質暇時遂次而編輯之按是書無刊本舊藏漢陽葉氏平安館奐彬將梓行之長沙變亂之餘此事遂廢

全謝山句餘土音三卷嘉慶間廣州有刻本癸丑吳興劉翰怡京卿得鈔本八冊分爲三十二卷鄞人陳銘海星涯注銘海諸生性嗜書手鈔鄉先輩詩文集盈篋卒

年七十七著鷗兩山莊詩草見光緒鄞縣志藝文七注文極繁富不免博而不精之弊卷一至卷二十八皆甬上故事及詠四明土物卷二十九爲擬薤露詞凡七十五首卷三十之三十二爲甬上雜歌皆爲明季忠義而作江東風節炤灼千古甬上一隅遺聞軼事可傳者如此之眾以今絜古當何如耶

杭州駐防旗人郝蓮字青門號飯山自號石甌山樵著說餅齋吟草丁氏杭郡詩三輯采其詩誤作錢塘人近烏程劉翰怡得其所選國朝人詩凡五十六冊蓋從朱氏結一廬散出者與華陽王雪岑所藏二十冊紙墨一

蕉廊脞錄卷五

元求恕齋

色皆精鈔本蒐采極博余從兩家借觀綜其所采諸書凡三十八種皆總集也編次體例尙未盡善窺其選錄之指實主闡幽卷首以亭林爲之冠明季遺老甄錄最夥或系小傳遺聞軼事往往而在起國初訖乾嘉間詳於山澤而略於臺閣以詩存人用意良厚每卷尾間自記校讀歲月始于庚寅訖于乙未用力可謂勤矣翰怡欲爲劍龍之合余謀諸雪岑慨然諾之亦文字中一重公案也

余記此後兩月復得三六橋都護所刊柳營詩傳云青門善畫耽吟終身不娶蓄書數萬卷著西湖竹枝



詞說餅齋集嘉慶初浙江布政南昌劉斌為刊詩一卷

郝氏詩選中有朱彬儒龔藍田張元麒三人詩皆杭人為詩輯續輯三輯所未經搜及者亟錄存之 朱彬儒

字錢湖錢塘人 冬日同郝青門俞葦香游龍門嶺

探奇須絕頂雙屐躡層雲木落山逾瘦磻深泉不聞偶

逢樵牧侶暫與鹿麋羣日極蒼茫際前峯正夕曛 仲

春作 鳴榔驚曉夢新水溢方塘日暖花如醉春晴草

亦香湘簾籠翡翠芳砌睡鴛鴦無事研書坐鶯嘯晝漸

長 龔藍田字是璋號半龔錢塘布衣精篆刻送別吳

蕉廊勝錄卷五

王求恕齋

子偃思歸里 寒風欺瘦骨悵望白雲留縱有千尊酒

難銷萬斛愁覆巢危已甚結隱念應休料得高堂在相

憐戒遠遊 送劉子小山 千山連抱水環圍聽唱驪

歌送客歸惆悵別情誰得似江南江北鴈分飛 張元

麒字孔書號樸庵錢塘人喜吟詠善飲酒憶三十年前

朝夕過從嗣出各為饑驅而樸庵兩遭回祿四喪其妻

年五十甫得子居室又遭燬燼於是席卷一空潛居江

口旋聞病歿余與葦香往訪盡日不得其居址蓋其耿

介之性恥于千人寄居外家隣里不知其姓其後屢詢

居人言其外家亦已遷移不識又在何處不特其詩稿

不可得即其子亦不可知茲于舊篋中得其寄懷詩一首錄後 秋日寄懷諸友 憶自論交久憐子見日疏

豈因鴻鴈少不寄一行書別後秋將晚相思月落餘問

君重九日把酒意何如 右三人皆窮巷癯儒姓名不

出里開郝氏以故舊之交錄其數什幸而獲存不可聽

其湮沒也又續輯卷三十二有陶鑿錢塘人字兩峰郝

選作鑿錢塘布衣字淨蘅有兩峰草堂詩鈔三輯卷十

九有陸泖字文水錢塘人郝選作錢塘舉人有螺峰草

堂集

陳松山給事田輯明詩紀事百餘卷所收明人別集五

蕉廊勝錄卷五

王求恕齋

百餘種總集二百餘種國變後貧不能出都乃以此七

百餘種之書全售於日本人先是張菊生聞陳書至滬

將籌二千金購之未及議值而先為東人所得惜哉

莊芝階舍人家藏寶祐四年登科錄榜首為文信國而

陸秀夫謝枋得並列二甲天水將亡而是科人才獨盛

黃薌泉先生嘗為長歌詠之按錄中凡六百一人其最

著者二甲第三人羅倚廬陵人饒雙峰高弟四甲第四

十一人柴隨亨與其兄弟隱於樺林九礫之間人稱柴

氏四隱四甲第八十一人陸夢發官太府寺丞有烏衣

集四甲一百五人黃震四甲第一百十七人舒岳祥學



者稱閩風先生五甲第三十八人薛嶠有雲泉集五甲  
第一百二十一八胡三省五甲第一百七十八人陳著有  
本堂集是科覆考檢點試卷官爲王應麟錄首載六月  
一日准敕依格賜進士期集錢一千二百貫文小錄錢  
五百貫文七月一日准省劄爲期集所支用不敷再給  
降題名小錄錢一千七百貫文並見詩注劫火以後此  
錄不知尙在人間否

董浦先生著武林覽勝記四十二卷無刻本友石山房  
高氏藏鈔本題仁和杭世駿大宗輯東里盧文弨召弓  
校其目爲水利隄塘橋梁園亭寺觀祠宇古蹟名賢方

蕉廊勝錄卷五

垂求恕齋

外物產冢墓碑碣卷帙書畫藝文志餘外紀體例與西  
湖志相近志餘外紀各卷采摭尤備舊爲何春船元偉  
藏又有何夢華元錫印春船錄兩浙經籍志一則于卷  
前云賜書堂孫氏嘗以此書進呈外間稿本流傳絕少  
寒夜叢談三卷仁和沈梅村赤然撰彙錄入杭州藝文  
志未見刊本比得新陽趙氏光緒乙酉刊本第一卷談  
理取前哲之美言寓言有關於持身接物者蓋刺取諸  
史諸子精言而發明之體類連珠而不作駢儷語二卷  
談禮自敘謂邇來吾鄉喪葬婚嫁諸禮多不合于禮因  
舉古禮而以今俗類舉之以示矜俗之義三卷談瑣多

述官直隸時所聞見頗關掌故未附論作文作詩及學  
書凡數則蓋爲其子弟輩道也先輩隨筆纂錄皆不虛  
設如此

吳星寥徵君農祥撰著宏富見於乾隆杭州府志藝文  
者凡三百四十二卷而世間傳本絕尠相傳徵君遺稿  
藏蕭山王小穀太史家丁氏八千卷樓藏徵君手稿二  
十九冊其後丁氏書歸江南圖書館此本乃復出于金  
陵市上孫康侯峻得之余又見楊見心家有流鉛集十  
六卷有章藻功序方文翰蔡如選定徵君子裕僧彌校  
字嘉慶丁卯泰州宮節溪增祜藏跋云游京師時王徵  
君平圃所贈平圃則得諸浙人云

蕉廊勝錄卷五

垂求恕齋

儀徵鄭楓人漢官杭州知府日嘗刊杜集曰玉句草堂  
本其自敘謂杜集槧本不下數十百家箋釋注解言人  
人殊乃取舊本之善者刊爲袖珍版勞人僕僕舟輿便  
行函也箋注概從刪削以少陵一生不爲鈎章棘句以  
意逆志論世知人聚訟紛如蓋無取焉余舊藏此本行  
役萬里必以自隨楓人有玉句草堂詩集未見楊芷姓  
雪橋詩話中載其一詩又有詞三卷爲其婿竹友所刻  
楓人以百試得中書官  
杭州修府志體例頗善  
張船山日記二冊自題爲己庚雜記二卷首葉五行云



此乾隆己酉庚戌冬春之際從棧道北上紀程之書也僕戊申春北上己酉夏西還己庚之際又北上辛亥夏又西還遊雲棧四此其一也惜前後三次皆無日記聊存此以為談助嘉慶丁巳正月元夜重訂于京師末一葉自序云武陵漁父入桃花源及歸處處誌之蓋桃源人自忘情而漁父固有情人也余北馬南船足跡半天下然煙雲過眼情隨事遷每於燈窗默坐之餘偶一追念舊游往往昏如隔世以今視昔感慨深矣近自己酉閏夏以來訂散記一編一身之動靜喜怒哀逐日記之家居從略出遊則瑣屑必書日積月增濫如市僧問酒肉

蕉廊脞錄卷五

孟求恕齋

帳簿東坡詩云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那復計東西余亦恐歲月易遷浮跡難定聊藉此以留之而已遂州張問陶夢名麟青書于鳳縣客舍時乾隆五十四年除夕前一日燈下造冊中所記纖悉必詳每雜以詼諧之詞排日有詩以詠史事者為最勝其夢名麟青他書所未見也舊為姚伯昂所藏伯昂船山門下士道光乙酉得於厥肆今在張紹原元普家  
山陰王樂山某在阮文達滇督幕府與修雲南通志與文達持議不合辭去箸雲南備徵志若干卷以示師荔扉荔扉同時箸滇繫一書亦與通志有異同也滇繫既

刊行樂山所著世豈知之前乎樂山者有倪某在鄂文端幕府箸滇雲歷年傳滇中有刊本倪氏後人流寓昆明版尚存而印本絕少樂山備徵志葉柏皋提學滇中嘗以稿本寄上海商務館印行之惜尚缺五卷無可蒐尋矣倪君佚其名字性兀稟居文端幕每晨起即收拾臥具中弄白金百以備資斧至夕始啟之日以為常蓋示偶不合即襪被去也時人目為倪恠云

煙海紀聞鈔本八巨冊不箸撰人姓名自署曰聞園散人紀道光間禁煙事首錄黃鴻臚摺子次廷臣會議摺及諭旨次林文忠擬議章程摺二片奏二附戒煙藥

蕉廊脞錄卷五

孟求恕齋

方次林文忠為欽差大臣諭各國夷人文一道此後記載不分門類略次年月凡上諭十六道浙撫閩督浙提督江督廣督直督前後奏摺十八奏片三四省督撫會奏摺一欽差伊里布奏摺一楊提督奏摺一廣督撫咨浙撫藩咨欽差伊咨文各一漳州知府乍浦同知稟各一裕撫致周督書一林文忠家書一粵人致閩人書一名無姓又英國人呈 皇帝文照會閩提督文偽示文致定海地方官書各一又白夷供詞一又雜采粵東日報各州縣探報全粵義士公檄三元里義民告白小說目錄感事詩日記書札謠文駢之屬最後則夷人照



會及要求款目奏定和約摺子附清單而以廷臣議覆收稅事宜摺子終焉揣其詞意似是粵東人所為雖編次溷無條理而於此案本末大略已具亦足資後來考鏡矣

先工部兄手鈔朝鮮詩錄凡四冊蓋從洪洞董研秋檢討文渙借鈔第一冊自佚遜鄭夢周以下至女道士許景樊各詩皆全錄明詩綜自王微以下至高麗妓德介氏止凡十家似是入國朝後詩人其後又錄鄭夢周詩幾盈二冊繁簡失當又自柳得恭至李豐翼二十九家中如申錫愚有與馮魯川王霞舉黃翔雲倡和之作朴

蕉廊脞錄卷五

天求恕齋

珪壽有贈沈仲復董研樵即研秋之作趙雲周徐衡溇申轍尤宗源奎趙徽林均有和仲復研樵霞舉翔雲之作徐相兩有懷倪豹岑方小東李芋仙之作俞致崇有同許海秋黃翔雲王顧齋董研樵謁顧亭林祠之作則皆同治初來游京師者二百年來朝鮮詩人奚止此數董君采輯未博以其為先兄遺墨且首尾精整無一率筆乃裝治而謹弄之

阮文達石經儀禮攷文書面有一木記曰濂溪周氏書屋刊在蘇揚發兌奉憲諭不許兌入浙江此語殊不可解

永樂大典卷七千六百三杭字部有西湖老人繁勝錄似從大典本選鈔非原本也繆藝風前輩得于京師以貽張菊生刊入涵芬樓祕笈是錄紀南渡臨安繁盛之狀自來未見箸錄鈔本不精謬致滿紙菊生屬為校勘客舍無書僅為校正謬字疑者闕之西湖老人不詳其姓名錄稱宣宗聖節又言慶元間油錢云云似作追溯語當是理度

兩朝時人所紀起歲節聖駕登殿奏賀訖於守歲飲酒雪夜散絮胎紙被飯貼子諸事皆按歲時月日次第記事其大者若郊壇祠祀禁中大宴春秋教場登門放赦其細者市易僧尼戲劇瓦子勾欄凡器用飲饌之屬纖悉畢具間以市井俚語如操土風凡有標題不復提行遠不逮夢梁錄武林舊事體例之善大氏信筆記述與吳自牧周密有意著作者殊科然如所言金國奉使賀生辰一節及京都有四百四十行及四山四海諸名目多出於二書之外當日行都富庶朝野酣嬉之象殆可于言外見之涵芬樓刊成後原本不知何緣復出孫康侯于滬上書攤得之自秣陵寄示乃重識其緣起如此

蕉廊脞錄卷五

天求恕齋

鄞人陳僅字餘山又號漁珊道光間官陝西歷延長紫陽安康諸縣有惠政所箸濟荒必備一卷捕蝗彙編四卷南山保甲書一卷竹林答問一卷讀選意籤一卷文



莫書屋詹詹言二卷繼雅堂詩集二十卷其王深寧先生年譜一卷訂錢竹汀王譜之譌尤四明文獻所繫也仁和胡珽字心耘官太常寺博士僑居吳下好收宋元舊本書手自校勘有得即記與吳葉廷瑄調生友善咸豐庚申冬避亂滬濱辛酉四月歿於旅舍年四十藏書散亡所著石林燕語集辨癩真子錄集證二書皆未刊余輯杭州藝文志錄其目以存其人蓋里中無復有知其人者矣調生吹網錄卷五附載其所記校勘語十二條則亂後追憶病中以屬調生者卷六載心耘輯宇文紹奕事實六條尤吉光之片羽矣

蕉廊勝錄卷五

手求恕齋

吾郡丁葑園禮部澎與仲弟景鴻弋雲季弟滌素涵並有詩名時號鹽橋三丁先高祖暨先大父兩輯杭郡詩葑園素涵詩皆入選求弋雲詩不得一字先大父嘗以爲恨後四十餘年丁丈松生踵前例爲三輯得弋雲詩數首劫火之餘獲此零璣碎玉殆所謂曠世相感者歟又前輯求周介石禹吉詩亦不可得僅于葑園傳後附載名字丁丈又得之拾遺之力可謂勤矣

青浦王蘭泉先生主講敷文書院嘗以西湖柳枝詞課士時阮文達公爲巡撫謂自鐵厓沒後五百餘年無繼聲者而鈍翁姑蘇柳枝詞和者亦尠因徧徵吳越士大

夫同作者凡數百人文達序而行之今此詩刊本不可復得矣湖海詩傳僅載山陰吳傑分水章柱歸安邵保和三家

楊靜岩景仁嘉慶乙丑進士官刑部箸式敬編皆當官爲政之要舉前代善行分類記述中有恤囚一門道光間張仲甫舍人刺取刊行蘭渚侍郎署司獄法戒四字以貽各省府州縣司獄吏目典史各官用意良厚今廢按察使改設法官新法待獄囚主寬仁然未若此書所述寬嚴得中無流失也

蕉廊勝錄卷五

手求恕齋

文獻後生小子罕知之者今全錄之 實齋先生姓章氏世居浙江會稽之道墟其祖父以上嘗客遊北方遂入大興籍父鑣曾登乾隆元年丙辰 恩科順天舉人官湖北應城縣知縣先生幼讀書而資極魯鈍其父頗以不能世其家爲慮願先生資雖魯而好深湛之思隆冬盛夏讀書恆至午夜不倦每有所得輒筆之于書年十六其父官湖北某縣時彼地有柯先生善教學其父延入官齋督之學先生自經柯先生指授學乃大進尤好讀乙部之書常有論說年四十應乾隆四十二年丁酉順天鄉試乃改歸會稽原籍中式舉人戊戌成進士



歸班銓選後官國子監典籍又改知縣不到省主講直隸蓮池書院及永平府河南歸德府各處書院中間又應安徽之和州直隸之永清湖北之天門石首安徽之亳州各州縣聘修志書至乾隆五十六七年兩湖總督鎮洋畢秋帆制軍創修湖北通志特請先生爲總纂又延一時英俊數人爲分纂先生乃別出心裁發凡起例推陳出新爲同事諸人所駭先生于諸分纂中除其老友桐城胡錕涪微士處外一概以奴隸視之諸分纂積不能平因先生爲制軍所重無敢誰何一時不敢不唯唯聽命逾年

蕉廊勝錄卷五

三 求 恕齋

高宗純皇帝特命畢公人覲別委他人署湖督而先生勢孤畢公回任尙遙無期一時分纂諸人各於當道讒言讒起且指摘先生所筆于例不合籤條百出而諸當道均于修志事不甚了了乃以諸人批駁各條令先生一一覆答先生乃爲駁議一冊以復之且力詆分纂諸人一無所知妄肆譏評知勢不能爲乃作書以謝畢公卽以已所總纂各類席捲而去又以年已六旬精力漸衰遂不復應當代名公之聘嘗一訪舊交左良宇胡錕涪于桐城居數月縱觀龍眠之山水顧而樂之將有終焉之志遂回紹興卜居于塔山之下牙籤萬卷明窗

淨几乃取笥中逐年所著分冊命鈔胥繕爲清本凡三四十巨冊特造蕭山王晚聞太史宗炎家託爲細加編訂王公應命精心鈎稽逾年乃就時在嘉慶六年辛酉書成而先生歸道山享年六十有四王太史乃將所訂本仍歸先生長子華絨數年後華絨力不能刊乃求華亭姚春木徵君椿只就文史通義一種選刻內外篇五六冊刊本行世最後章氏子孫于全編力不能守乃歸之鄉人沈霞西沈氏家有四萬金藏書至咸同之間沈氏家亦漸落乃將四萬金之書悉售之於揚州書賈而章氏之書又爲紹興水澄巷某書坊得之又數年先生

蕉廊勝錄卷五

三 求 恕齋

族人章小雅以重資向某書坊購出遂挾此書回道墟中途遇大風波舟覆小雅力抱此書躍水而出此書遂一逃于水厄也至光緒甲午年小雅病歿書又歸諸乃兄壽康穆均得時時假閱之王太史將書分三十卷前爲文史通義內外篇凡十二冊中爲文集內外篇凡十冊末爲湖北通志稿凡八冊文史通義係論修史各條與唐人劉知幾分道揚塵劉氏所論爲史法先生所論爲史意劉氏乃論官局纂修先生所論爲一家著述體大思精遠過劉氏文集多當代名人碑傳及熙朝掌故文筆與文史通義不同卽以古文而論亦不媿爲一代



作者竹垞西溟諸公所不及也湖北通志雖未成書而所纂各類及其序例均出前人意表實在阮文達謝蘊山二公兩廣志之上先生之書大旨如是光緒戊戌章壽康以貧故託穆將此書作押于歸安吳申甫出三百金得之未幾吳氏書坊失火吳君狂奔將此書自火出之乃歸周萊仙此書又一逃于火厄也周萊仙封翁平日素服膺章氏之學將募人照王太史所編分卷繕寫欲為付梓乃鈔甫完工周君物故其鄉人言周氏子孫欲力要穆代贖日再三催之穆念此書兩遭水火之厄非章先生默自呵護不得兩全擬籌資且將此書代贖

蕉廊勝錄卷五

三求恕齋

募資付梓不欲此書自我而亡焉沈子培先生命書原委穆舊有記載及所為章先生別傳兩文鈔入文集未及攜出乃將兩文大意節錄一篇以應先生之命云癸卯九月二十四日桐城蕭穆草于南昌府署西室之寄舫

焦里堂道聽錄手稿凡二十巨冊中似分類蓋讀書隨手紀述者老輩勤學精力過人有如此其中所記多國初雍乾間人文集中語然如全謝山集當里堂時人間尙無刊本故據以為異聞今則人人知讀鮎埼亭矣仁和王正功字莪山又號拙餘箬中書典故八卷書分

六門曰官制曰職掌曰儀式曰恩遇曰建置曰題名末卷為雜錄前有杭堇浦序後有乾隆五十七年錢塘趙輯宜素門跋又乾隆三十年自敘一首言官內閣二十年由中書舍人升典籍出為襄陽同知告歸乃成是書首葉有字數行言刻板字不必大每葉幾行行幾字云云蓋將付梓而未成者乾隆杭州府志藝文列此書目今乃得觀鈔本杭郡詩三輯有王正功詩二首僅書錢塘人無小傳并不知其仕履得此帙可以補丁氏之闕矣素門為次閑先生之孫父杭郡詩續輯作趙篈或以避宜字故改名耳

蕉廊勝錄卷五

三求恕齋

故彙紀八卷甄錄考證至為詳核遂棄其稿

海盜俞浩撰西域考古錄十八卷一蘭州府二西甯府三涼州府四甘州府五肅州直隸州六安西直隸州七鎮西府八迪化直隸州九伊犁惠遠城十塔爾巴哈臺十一喀喇阿爾十二庫車十三烏什阿克蘇十四葉爾羌和闐十五喀什噶爾十六西藏十七蒙古源流書後十八記魚通各土司俄羅斯攷略有東昌知府海鹽朱錦琮序稱其徧采細素實事求是邊塞之險要疆域之沿革今昔之形勢攻守之難易縷析條分瞭如指掌其時欽定新疆識略尙未進呈頒行四香以其見聞編



纂成帙粗具梗概圖說皆略要亦大略之椎輪矣浩字  
湛持號四香嘗游山左客先大父幕中花宜館詩中有  
窮愁一意著奇書之句爲四香作也

項蓮生孝廉鴻祚善填詞有憶雲詞甲乙丙丁稿四卷  
行於世許邁孫丈重刊譚復堂撰傳謂其詩不多作今  
崔磐石方伯得其小墨林詩鈔小墨林禱箸手稿凡四  
冊詩曰焦尾琴以其家不戒於火詩稿盡焜追憶得之  
者曰枯蘭集則以喪其姬人多幽憶怨斷之音禩箸爲  
駢散文及箴銘之屬卷帙有許文恪勞季言小印劫火  
所遺惜無好事爲之刊行也

蕉廊脞錄卷五

三才恕齋

儒門法語長洲彭南昉先生集先賢語錄以訓士者蕭  
山湯文端公重刻之道光己酉徐梅橋制府澤醇又刻  
于蜀咸豐初元先大父寄示先君子冊首書云辛亥  
九月自成都寄彥偉收讀書之暇取而覽之便知終日  
擾擾有多少可媿處隨處檢點琢磨卽是聖賢教人改  
過工夫於身心自有益處修餘老人識慶坻珍弄此冊  
時時展誦文端跋語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是所望於  
躬行實踐之儒讀之彌懷懍焉

先曾王父夔州府君博極羣書仕不廢學嘗撰酒志二  
十八卷爲目十二曰原始辨性述義備注詳品稽典列

事紀言考器徵令錄異識餘徵引書目多至千數百種  
稿本存道福堂書樓比寇亂羣書散亡同治初余歸自  
晉陽檢拾殘編勵得卷十三稽典五卷十四列事一卷  
十五列事二凡一冊至可痛惜爰裝治成帙俾後人永  
寶之冊面字爲公遺墨卷中黏簽增補者凡數十事蓋  
稟成後續增者

歎梧司馬宗山姓魯氏博學彊識與鄧笏臣俞小甫邊  
竺潭吳晉王合刻所爲詞爲侯鯖詞其詩曰窺生鐵齋  
集又希晦堂雜箸若干卷

蕉廊脞錄卷五

三才恕齋

滿洲駐防營中諸老輩之詩自巴泰乾隆壬午舉人  
官光祿寺丞以下至玉昌故江蘇糧儲道咸豐庚申在浙守營有  
功辛酉全家殉難赫赫特赫納之從子凡三  
十人又閩秀二人末附爲詩餘者三人篇什雖不甚多  
而百數十年間滿營文物之盛約略可見其書刊于光  
緒庚寅辛卯間二十年後遂有黍離之歎是書之存不  
可謂非幸矣前有俞曲園師序六橋自言采錄各家專  
集其無專集者采諸廷溪巖武林城西古蹟考溪巖姓  
巴爾達氏廩貢生工畫能詩箸蒼雪齋詩湖山勝蹟補  
遺武林城西古蹟考八卷今亂後不知其書猶存否又  
盛愷庭文元嘗箸杭防小志亦未刊行亂離之後其家



子姓彫落此書遂不可問

灌縣彭洵字古香為陝西知縣有循聲歸田後撰灌記四卷卷一輿地記言古繩橋俗名索橋宋名評事橋

國初橋已久廢惟設義渡以濟嘉慶八年邑知縣吳君仿舊制重建始更名安澗云謹案先曾大父官灌縣知

縣實成此橋小羅浮山館集有詩紀其事先大父花宜館詩鈔中亦有詩道光間東軒吟社嘗以命題胡書農

學士諸公詩見清尊集

家筠軒先生鐵華山館詩稿八卷分水石吟覃懷紀行詩江皋集初衣集初衣續集詩多憂時感事之作其初

蕉廊脞錄卷五

三毛求恕齋

衣集自識有云偶有所觸輒增感愴劃然而嘯不自知

涕泗之何從也初衣續集自識云劍南詩心游萬里關

河外身臥一窗風雨中語極惻楚平生所學為何事後

世有人知此心則頗激昂自負年來拈管謝惻楚而喜

作激昂語亦豈知激昂之無非惻楚哉蓋先生官戶部

郎直軍機處咸豐庚申之變先生隨恭邸留京抗阻和

議請殺巴夏里時不能用為同列所擠辭樞廷差以道

員候選授江西鹽道告歸創鐵華吟社首尾凡九年年

八十一而卒其詩如讀宋史六首江城懷古四首皆隱

痛於宗社蒙恥外侮日深如聞雍門之琴漸離之筑矣

蕉廊脞錄卷五終

蕉廊脞錄卷五

三毛求恕齋



蕉廊脞錄卷六

錢塘吳慶坻撰

吳興劉承幹校

涿州馮俊甫孝廉貽我遼刻石經柱拓本八紙柱凡八面俗稱為八稜碑沙門惟和書首行文曰大遼涿州涿鹿山雲居寺續祕藏石經塔記又得房山西峪寺石經拓本凡一百二十三紙則俗所稱小西天寫經是也涿州城東北隅有雙塔俗呼為南塔北塔者塔前有金天會十年智度寺供養塔燈記又明嘉靖十三年重修智度寺鐘鼓樓碑又嘉靖十四年新建智度寺天王殿

蕉廊脞錄卷六

一求恕齋

記碑頓說撰 國朝順治二年重修智度寺碑馮銓時為禮部尚書宏文院內院學士按二塔皆唐時建智度寺在南塔下雲居寺在北塔下寺久圯二塔皆完好塔四周刻佛像累石圍之石上書護塔之石四字下書善人某某造或一二人或十餘人無年月北塔下有遼碑一乾純元碑一至元十二明碑三嘉靖十二年王道撰六年唐誠撰天會碑前列鄉人將仕郎試大理評事李端謀撰同泰寺沙門法誦書後列邑長彰信軍節度使金紫崇祿大夫檢校太保知涿州軍州事清河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張元徵中散大夫起居郎同知涿州軍

州事都騎尉東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

孟獬涿州軍事判官文林郎試祕書省校書郎張綱案

元徵見金史張汝弼傳碑所結銜與史合惟崇祿大夫

乃遼避太宗諱光改崇見遼史百官志意金初沿襲未

改歟祕書省据志當作祕書監

雅州府城東二十里一作十里姚橋鎮有高孝廉祠祀漢

高君貫方貫光兄弟中為景賢堂堂之側高君碑在焉

完好微有缺損昔韓小亭觀察泰華始訪獲此碑于野

扶而植之咸豐六年丙辰何子貞編修視學來訪碑碑

在榛莽中屬雅州知府張君雅安知縣王君建祠移碑

蕉廊脞錄卷六

二求恕齋

祠中碑側觀察編修皆有題識余於己亥三月按試益遠先經雅州謁祠讀碑尋訪高君闕問土人無知之者一縉夫獨能識其處因紆道行田塍間望見石闕下輿仰瞻一闕文曰漢故益州太守武陰令上計史舉孝廉諸部從事高頤字貫方隸書二十四字一闕文曰漢故益州太守陰平都尉武陽令北府丞舉孝廉高君字貫光隸書二十四字石闕下層一柱壞上層橫列隸書二十四字與闕文同闕前後上下及左側刻畫人物車馬之屬約百餘種徘徊久之按洪氏隸釋以為高頤一人之闕王氏輿地紀勝碑目以為高君兄弟二人之闕顧南原隸辨是洪



而非王海昌錢鍊江大令保塘清風室文鈔漢高君二  
闕跋定為高君兄弟二人之闕隸辨云兩闕一有高君  
名字一不稱名而字缺其一予所見六十年前石刻貫  
字之旁刻云缺一字近世所見乃有以光字補之者慶  
坻屬雅安令唐君稚拓跡之光字明熒旁刻三字蓋已  
磨去矣

涪州江中雙石魚 先曾大父小羅浮山館詩鈔有鑑  
湖石魚篇云石刻雙魚一銜芝草一銜蓮花官是邦者  
有循良績則見明吳江陳良謨知涪州江中石魚出者  
三江中有宋元明人題名姚彥侍方伯為川東道時得

蕉廊勝錄卷六

三求恕齋

石魚題名百餘種北宋二十三南宋六十三元十一明  
以來不錄石魚在江心非冬春水涸不得見稚拓者少  
故大半完善而蜀中金石諸書卒未著錄物之熒晦固  
有時耶余入蜀晚不獲覩方伯拓本聞王詠齋文所述  
如此

德陽縣黃許鎮道左有石刻上庸長三字光緒九年知  
縣吳鼎摹刊旁有跋云鎮北有漢上庸長司馬君孟臺  
神道見顧南原隸辨碑久蕪晦學使南皮張公時得之  
今殘石尙存字多剝落惟餘三字可辨因以原碑殘輒  
封護之而別刻三字於此余因紆道訪原碑上庸長三

字摩抄可識字體峭拔碑陰存上半螭首完好無損按  
隸辨引字原云在漢川今為漢川州屬成都府實則碑  
所在已隸德陽縣境德陽距漢州四十里明代德陽縣  
故屬漢也

梓潼縣武連驛覺苑寺有顏魯公書逍遙樓三字碑款  
識二行前一行口口十年十月六日宿武連縣尉郭凡  
十五字以下剝落不可辨後一行大歷五年正月一日  
顏真卿書按山西金石記蒲州府逍遙樓有顏魯公大  
字石刻又廣西臨桂亦有摹刻每字徑二尺七八寸後  
署大歷五年正月一日顏真卿書則此碑亦後人所摹

蕉廊勝錄卷六

四求恕齋

刻耳

梁天監十三年題名石刻在雲陽縣磨厓稚拓者少字  
極完整文曰天監十三年十二月鄱陽王任益州軍府  
五萬人從此過故記之後有宋人題字四行曰嘉定九  
季花朝前七日同郡鄭子思為拂塵於六百九十八年  
之後口口二字樞黏上一字似是王字下一字似是屯  
字其下有異趙錦夫侍行德顯天麟十字最後小字二  
行云元祐八年十二月廿七日因打碑遊此記之按梁  
書鄱陽忠烈王恢文帝第九子天監十三年以荊州刺  
史遷益州武帝本紀及恢傳同是蓋其入益州時題名



也先伯祖曼雲公視壽堂詩鈔有雲陽山中觀梁天監十三年鄱陽王題名詩

杭州陸軍協司令部築營於饅頭山上山舊名吳家山其地多塋墓內有面東一穴墳堅固逾常力破而入棺木完好棺上紅帛銘旌金書敕授文林郎河南道監察御史晉封奉政大夫諱且口按此字已模糊顧公之柩凡二十五字塚內有磚刻銘一文曰康熙三十一年歲次壬申癸丑月二十七日寅時先侍御易簣自銘銘曰物必趨於盡兮理必然也曰舍故而就新兮吾未能掉臂而入也唯委順而遷化兮斯古今才不才之所共習

蕉廊脞錄卷六

五球恕齋

也康熙四十三年歲次甲申十二月丙子日不孝男之珽泣血百拜敬書藏於吳家山之塋域按顧且菴名豹文杭州府志有傳先高祖杭郡詩輯錄其詩之珽字月田亦有詩後嗣式微無人守墓亦可悲已

浙江巡撫署之東偏有鎮東樓在保安橋側明萬歷癸未建樓下有碑首行曰浙江開府鎮東樓記碑文爲資政大夫太子少保兵部尙書兼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奉命總督薊遼保定諸軍事前巡撫浙江賜飛魚蟒龍服食從一品俸餉梁張佳胤撰按明史萬歷十年春杭州兵變浙撫吳善言不能治命佳胤代善言一月而亂遂

定文敘平亂事頗略似惑於形家言以省城舊有鎮海樓今存即俗稱乃建茲樓以配之佳胤去浙代者爲蕭字可發已丑進廩字江西萬安人乃伐石補刊張文則甲申四月也佳胤字肖甫嘉靖二十九年進士官至兵部尙書加太子太保自薊遼召還理部事尋爲御史彈劾謝病歸卒贈少保諡襄敏工詩有嵒嶭山房集陳臥子稱其莊雅爲李王後勁余修郡志蒐訪明以前石刻得之杭人殆無知是樓緣起者

咸淳臨安志載宋理宗御製伏羲以下迄於孟子贊各一首暨詔諭刊碑十六賜國子監卽玉海所謂道統十

蕉廊脞錄卷六

六球恕齋

三贊是也明正德間移立杭州府學碑石尙完備國朝倪濤山友武林石刻記闕文王一石阮文達兩浙金石志錄潛志舊文補之光緒元年乙亥丁竹洲丈摘取十五碑中字摹寫成文不足者更配合上下偏旁集刻補之築廊屋以護之顏曰道統石室十八年壬辰修治府學尊經閣於後圃得原刻文王贊一石閱六百年神物重還可謂奇矣

壽松堂孫氏藏淳化閣帖宋刻原石爲孫景高先生仰曾藏皮置寶石峰下寶石山莊莊久廢今石存孫仁甫炳奎家略有斷缺帖後梁山舟學士跋云往余於先叔



祖深父先生齋頭見舊拓閣帖石本也而上有銀錠鑲  
紋相傳宋時賈相門客從賜本摹出故仍棠梨之舊今  
春孫君景高於西吳舊家購得帖石若干枚洗剔苔蘚  
椎拓一本示余精采煥發絕類宿觀覓前帖校一過凡  
字迹波磔石片剝蝕之處無毫髮差殆宋刻原石無疑  
惟失去鍾繇及謝萬書數百字耳辛丑臘日景高自跋  
云余素嗜石刻每見傳揚舊本輒愛翫不釋手欲仿寶  
晉停雲之韻事哀刻以供墨林清賞而未逮也張君芭  
堂為余購得閣帖舊石若干枚於禾中故家剝剔苔蘚  
聯綴斷裂椎拓一本取佗本十餘種參校無有同者汪  
蕉廊勝錄卷六 七求恕齋

君天潛出示梁氏所貽深父先生鑒定藏本校之纖毫  
無不昭合蓋即此石原拓也委弃有年摹拓絕少故豐  
神完美就中與諸本尤異者卷三瓊之頓首下有秋字  
卷七朱處仁帖後增服食帖三行皆可補諸家釋文所  
未備初購得時缺魏鍾繇宣示帖及謝萬書三行閱數  
月芭堂復於原所藏處搜訪得之遂成完璧壬寅九月  
谿州銅柱在辰州府五代馬希範據南楚谿州峒蠻彭  
士愁寇辰澧二州希範遣將劉勅討之士愁遣子師曷  
以五州降附希範慰養之令仍守其地希範自謂漢伏  
波將軍援之苗裔乃鑄銅柱銘戰功以踵故事學士李

宏皋為之記柱高一丈二尺入地六尺下有石蓮花臺  
四面刻字余在湘得拓本文中引伏波銅柱銘有曰金  
人汗出鐵馬蹶堅子孫相連九九百年其語不類漢代  
文字疑為臆造惟歐陽公五代溪州刺史彭士然柱文  
實作彭士愁可以證前史之誤

湖南學政衙門其先為長沙府知府署相傳後漢時長  
沙太守韓玄城破死難其墓即在今大堂煖閣下凡知  
府履任者多不利或謂學政為 欽差官當可鎮壓於  
是兩署互易故學政署規制不逮府署之廣大署中大  
堂西有老樹一其高參天相傳為韓公手植至今時有  
蕉廊勝錄卷六 八求恕齋

神異又大門內庭左有大鐵鑊一亦韓公時故物壽陽  
祁文端公寓藻為學政時有神木鐵鑊二詩刻石壁間  
神木詩云神木神木堂西廂槐身楮葉相抱藏中有赤  
心通朝陽朱衣導從候來去云是韓公神所據三年借  
爾蔭清風下無蒼鼠上無蟲鐵鑊詩云鐵鑊鐵鑊門兩  
腋腹奄層厚徑五尺雨痕沈綠土花赤伊誰鑄誰轉  
移云是韓公飲馬池二年借爾鑑容止此中只貯湘江  
水

光緒甲午正月黃仲弼前輩得于忠肅公填河鐵犀銘  
拓本凡八行第一行填河鐵犀銘五字銘六行文曰百



煉玄金鎔爲眞液變幻靈犀雄威赫奕填禦隄防波濤  
永息安若泰山固如磐石水怪潛形馮夷歛迹城府堅  
完民無墊溺雨順風調男耕女織四時循序百神効職  
億萬閭閻措之衽席惟天之佑惟四字提行帝之力  
帝字以下提爾亦有庸傳之無極銘凡六行銘前一行  
行高一格填河鐵犀銘五字末一行正統十一年歲在丙寅五月  
吉旦浙人于謙識十八字後有道光戊申七月既望劉  
師陸跋云黃叔瓚中州金石攷引闔輿邦鐵犀鎮河廟  
碑記云出大梁之安遠門東北隅四里許有回龍廟後  
有鐵犀一狎狎踞踞半出土上背鑿銘乃正統丙寅巡

蕉廊勝錄卷六

九求恕齋

撫于忠肅所鑄以鎮水患者闔城圍汴曾用萬夫移犀  
他所千鎚百煨聲聞十里挾旬不能損其金軀僅於左  
脇下穿一穴壬子埋沒土中後人劇地而得之視其銘  
詞隱隱隆起若商周彝鼎銀鈎無損良有神呵護矣其  
銘曰云云文不重錄道光癸巳歲余客大梁嘗訪其地親至  
所謂回龍廟者殿宇數楹梁柱締構頗新惟周垣未葺  
問之土人謂數年前有議重修者庀材未竟而止中祀  
神座神牌尙存乃明季泊 國朝有功於民社宣防者  
殿外亭基上鐵犀宛然在焉銘文及前後題識分別犀  
背左右各四行鎮河鎮禦並作土旁百神効職黃攷作

百辟蓋誤余摩抄文字確是鑄成非鑿出者流賊範  
經旬卒未能損其全體迨用狡謀灌城而犀終以土得  
完迨二百餘年之後猶若新發於硯及余訪得時四百  
餘年矣聞癸卯乙巳兩歲大梁再經水患環城皆水回  
龍廟者諒已同在波流犀縱尙存當亦沈埋沙礫中未  
知其出又在何時今日曝書拾得紙本不勝慨然時正  
荆江盛漲之時因取裝池贈防江諸同事且存金石舊  
話云按明史職官志巡撫河南等處地方兼管河道提  
督軍務一員宣德五年遣兵部侍郎于謙巡撫山西河  
南又本傳宣德初增設各部右侍郎爲直省巡撫忠肅

蕉廊勝錄卷六

十求恕齋

由御史超遷兵部右侍郎巡撫河南山西在官九年遷  
左侍郎時王振方用事有御史姓名類謙者嘗忤振謙  
入朝薦王來孫自代通政使李錫阿振指劾謙以久不  
遷怨望擅舉人自代繫獄三月已而振知其誤得釋左  
遷大理寺少卿山西河南吏民伏闕上書請留謙者以  
千數周晉諸王亦言之乃改命謙巡撫前後在任十九  
年正統十二年以兵部左侍郎召明年秋遂有土木之  
變此鐵犀蓋忠肅再撫河南時所鑄巡撫兼管河道而  
宣德元年以後河屢溢開封正統二年決濮州范縣三  
年決陽武及邳州越數年又決金龍口陽穀隄及張家



黑龍廟口河患無歲無之宜忠肅之懃懃於此也潘氏  
乾坤正氣集所錄有誤字可藉以正之拓本破損余為  
重裝丙申三月朔祭忠肅祠敬奉歸祠中永永珍守並  
要同郡諸子題識焉

江干徐村俗所稱九龍頭者美國教士設之江學堂丙  
辰春拓地建築掘得一古墓有二棺又銅像一作壽星  
騎鹿狀盃盃二磚刻地券文一文凡五行首行順刻  
次行逆刻以後各行皆然顛倒讀之文近俚而語絕詭  
異謬託於仙鬼之說蓋全仿南漢馬十二娘地券之文  
王定叔拓以見示錄之以廣異聞文曰惟大明國大明

蕉廊勝錄卷六

土求恕齋

提行 浙江杭州府仁和縣義同坊二圖土地范明大王  
大王以下為第 二行即倒寫 祠下居住信士即斗金奎金壁金有父  
親即兆玉別號明懷賜 賜字提行 進士第奉政大夫直  
隸淮安府同知於天啟六年六月十四日戌時往九仙  
山採藥忽遇大仙賜酒三杯酩酊一夢不還就憑白鶴  
仙指引用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貫文買到皇天后土  
王真龍福地一穴坐落錢塘縣定北五圖徐村土名顯  
聖隴三位夫人祠下東至青龍西至白虎南至朱雀北  
至玄武上至青天下至黃泉今具六至明白給付與明  
懷翁為萬年陰宅倘有邪神野鬼魑魅魍魎侵僭穴

者將券投至東嶽聖帝案前以法驅遣自安葬之後福  
蔭科甲聯芳位登台鼎子孫榮盛永保千秋此券天啟  
天啟以下提行 七年七月二十一日申時立券人皇天  
后土王 押

下列 牙人張堅固 押

李廷實 押

代書人白鶴仙 押

四押字作篆文曰榮華富貴

地券 二大字作篆文

按天啟七年至今丙辰二百九十六年乃為外人所發  
掘可謂奇劫即兆玉字完白別字明懷萬歷癸丑進士

蕉廊勝錄卷六

土求恕齋

著無類生詩集西湖金沙港先覺祠列名入祀子璧金  
字公是工詩嘗刊五雅固杭州舊族也  
癸丑之歲湖州烏程縣某鄉新出宋故十進士衛公墳  
記文凡十行語頗簡質衛君諱毅夫字子剛世居嘉興  
府華亭縣清祐改元八月葬於安吉州烏程縣澄靜鄉  
朱隴之原是年八月孤子國寶國卿書末行小字曰雲  
色朱春刊宋時華亭縣屬嘉興府理宗寶慶二年改湖  
州為安吉州皆與志合惟十進士之名未詳石為王應  
暉生所藏余得拓本函付顧輔卿俾補入通志金石云  
劉聚卿藏吳越金塗塔拓本為吾鄉魏稼孫手拓全塔



具備曩聞楊見心復言所見拓本甚多謂當日造塔時以保安人民四字分鑄其陰按金石契樞刻金雲莊藏者是人字陳默齋藏者是保字此拓本陰十九字同下一字似是保字而不甚明晰又余子士鑑京師得一拓本乃是金字疑八萬四千之塔分字標題殆不止如見心所云者自來著錄家皆無攷證不敢臆說塔爲周世宗顯德乙卯造實俶嗣爵之八年至明歲乙卯蓋十六甲子矣山河幻影宮殿荒蕪鷹虎剗人天慘澹讀吾宗聖徵祭酒題句不禁爲之一回腸一盪氣云

雲泉山風水洞唐人題名

左列凡七行

蕉廊脞錄卷六

三求恕齋

前國子監四門助教武儒衡元和二年二月口口日題

吳興沈岫元此下脫二年正月三十日題

殿中侍御史內供奉鄭敦禮元和二年五月七日起新

下似尙有二  
三字不可識

似州刺史李幼口元和元年十一月廿九日題

饒州刺史李夷簡上口遊元和二年四月十二日題

范陽盧纘元和四年年字全闕以  
文義定之十月廿五日口口富

陽令鄭晔口口後到凡四行此獨右行

監察御史李事舉杭州刺史賈全大理司直王口口口

口口口口凡四行第四行字  
不可辨石亦斜泐

吳越國投太湖水府銀簡拓本一玉簡拓本二劉蔥石參議藏銀簡拓本舊藏嘉興鮑少筠吳江翁海村玉簡拓本則上虞羅叔韞以贈劉者海村跋云順治元年夏吳中大旱太湖壩圻簡村居民於湖底得錢武肅王龍簡蓋投水府之告文也其文一百七十九字其質白金重四十兩長五寸四分廣三寸七分翁之外祖沈拙齋欲以銀四十易之不可乃假拓數十紙藏之後聞其家卒銘廢之幸有拓本流傳人間今錄其文曰大道弟子天下都元帥尙父守中書令吳越國王錢鏐年七十七歲二月十六日生自統制山河主臨吳越民安俗阜道

蕉廊脞錄卷六

三求恕齋

泰時康市物平和遐爾清晏仰自蒼昊降祐大道垂恩今則特詣洞府名山遍投龍簡恭陳醮謝上答玄恩伏願合具告祈兼乞鏐壬申行年四時履歷壽齡遐遠眼目光明家國興隆子孫繁盛志祈玄祝允協投誠謹詣太湖水府金龍驛傳於吳越國蘇州府吳縣洞庭鄉東舉里太湖水府告文

寶正二年歲在戊子三月丁未二十六日壬申投玉簡長三寸五分廣二寸八分文略同惟伏願下多年年無水旱之州釋者謂  
是字歲歲有農桑之樂二語少合具告祈四字楷法略似麻姑仙壇記拓本極精



曇山朱文公題名 左行

紹興甲寅閏十月癸未朱仲晦父南歸重游鄭君次山園亭周覽岩壑之勝裴回久之林擇之余方叔朱耀卿吳宣之趙誠父王伯紀陳秀參李良仲喻可中俱來字秀拔無一筆漫漶者

唐故徐處士故朱氏夫人墓誌銘 并序一行 文十 六行 銘四行

夫人姓朱義陽人也系本陸終第五子安仁之後先封安仁為曹姓食榮於周佐武王伐紂於邠後為楚滅去邑為朱氏吳標四族周隱七賢繼甘英豪布在方策由漢朝錦衣太守公處於會稽自斯一家遂為越人也

蕉廊勝錄卷六

圭求恕齋

夫人稟性淑順幼閑女儀望族移天正於東海徐氏雍雍著代肅肅承宗長若琴瑟之和不替女賓之敬實人倫之軌範亦閨梱之徽猷年纔甲子一周懿夫先殞夫人在疾樂業資生德長家豐鄉閭益敬冢男邱女婚娉近周稚女童兒冠笄未備母能慈訓子等白眉天假夫人之奇姿不假夫人之永壽以開成五年二月二日遺疾不愈全而歸之勦于私寢享年六十有七育子十有二人伯曰沛曰澤叔曰慶曰政季曰鼎曰遇長女媯余氏次適於王仲女未正先 夫人而口次納王氏禮有請期季女二人幼而可喜以其年九月廿四日寔于

下曰浦首北去海塘一百餘步去懿夫墳西三步墳作丙向之原禮也嗣孝楚毒悲感無時號口口口泣枯其淚內外霑涕日慘風悲龜筮既從口口宅兆慮邱阜改彭彭字士鑑於敦煌石室經典釋文唐卷子殘本見尙書於變字正作彭下注古變乃定為變字勒石載辭嗚呼哀哉迺為銘曰

有美一人 性善若水 其德貞順

其容端美 年周甲子 良人已喪

惟殯畫哭 情同敬姜 平沙之垠

激澗之陽 夫人新墳 馬鬣封方

蕉廊勝錄卷六

圭求恕齋

列生之行 刊石為銘 萬古千秋

永口幽塋

右唐徐處士朱夫人墓誌銘在餘姚縣某鄉光緒某年出土翁又魯教授得此石以貽其戚西湖壩魏君今藏魏氏 文內勦字義未知所本

王子八月梁節庵謁曲阜 孔子廟復徧謁周公顏子之廟於顏子廟得至元殘石一命工拓歸見貽石上截已斷缺下截存字七行第一行僅一銘字二三行行八字曰雲篆其中玉壽其德帝翊斯文子孫千億四行至七行行五字曰稷楚遺民為洙泗主人銘至正乙酉仲



冬吉日謹誌惜其人姓氏翳如要是宋之遺老山東郡  
縣久淪於金縣歷至元而猶不忘宋室自號遺民其志  
亦可哀矣

樊樊山辟地滬上銳意爲詩憂時感事一寄於篇什問  
亦填詞其題士鑑九鐘精舍圖詞云第一鐘魯遂遺篆  
刻螭龍萬年永寶雲仍用筋頭垂玉土花繡綠曲阜古  
城東第二鐘翰林得寶似宏農南齋書畫勤供奉花軀  
散直墨池洗硯辛苦校魚蟲第三鐘翰林攷据阮兼翁  
高齋彝鼎多清供榮發製作蒲牢款識聲采滿寰中第  
四鐘吉金摹入剡藤中蒼然萬竹瀟湘夢國香九碗靈

蕉廊脞錄卷六

七求恕齋

文九曜看畫卷簾櫳第五鐘似庭篋不成龍鼓鼙北  
嚮山陵動湘靈鼓瑟漸離擊筑非復舊笙鏞第六鐘液  
池鷓鴣散秋風天津橋畔聞鶉痛雁門跡矣君病足西  
居天津  
山傾矣聲應洛陽銅第七鐘老萊衣綵返江東白華詩  
好吹笙送臣忠子孝華鯨一吼棒喝震羣孽第八鐘回  
思長樂一林楓聞鐘醒了春婆夢玉堂天上黃冠海角  
開卷意何窮第九鐘紀羣間著不才融東南耆舊如星  
鳳休休亭裏打鐘掃地莫唱白鳧翁跋云九鐘出於已  
酉圖作於庚戌余題辭在壬子三四年間天崩地坼九  
廟龍龔震虢不啻黃浦相逢同悲彼黍以九張機舊調

寫之其聲哀以思矣右詞九章自第五章以下假物抒  
懷撫今追昔蓋不勝故君亡國漂搖風雨之悲水雲捶  
琴皋羽碎竹同茲激楚益復纏綿我讀之淚泫泫下也  
九鐘者余子士鑑在京師所得宣統己酉始出土在曲  
阜縣西南十里鐘大小各不相侔銘文同而行數多寡  
字數疏密篆體變化均不相襲文曰魯遂作蘇鐘其萬  
年子子孫孫永保用官士鑑爲攷證一篇定爲魯卿大  
夫名原者卿大夫得用樂縣一肆此編鐘當十六枚今  
僅得其九耳長沙王祭酒師稱其引据經傳頗爲精覈  
閩縣林畏廬紆爲繪九鐘精舍圖並精拓九鐘於後將

蕉廊脞錄卷六

六求恕齋

徧徵題詠以張之

李忠毅公以勦海寇蔡牽力戰死天下惜之一時弔挽  
詩至夥余讀宋芷灣湘一首最奇崛寫忠肝毅魄颯爽  
如生其詩曰入海斬蛟登山射虎壯士出門寸心報主  
生也臣不敢知死也臣不敢辭臣知殺賊而已焉知生  
歸死歸汝賊蔡牽汝何么麼海水四晏無風鼓波汝賊  
蔡牽汝何多狗狺狺血入千里牙口汝賊蔡牽我來將  
軍將軍飛來汝聞不聞汝賊蔡牽汝何不柁上天入地  
將軍殺我汝賊蔡牽汝何不弓出日入月將軍如風汝  
賊蔡牽汝何不死罪大海小將軍守此迷迷離離將軍



之旗歌歌舞舞將軍之鼓將軍曰刀蒼天晝高將軍曰  
矢怒潮夜死吁嗟乎臣不滅賊臣甘死賊臣且滅賊臣  
竟死賊海水無情天風盡墨臣北面稽首謝天子聖德  
天子無悼臣臣死臣之職大海蕩蕩天所圍雲車風馬  
神靈來上帝許我梟厥魁明年蔡牽死戰士休徘徊龍  
宮開靈風回

么妹黔中土司龍躍之妹也其祖為黔苗長方吳三桂  
據滇時檄諸苗策應獨與抗滇平論功賞總兵官四世  
至躍秩遞降為千總嘉慶初南籠狃苗滋事督軍檄躍  
赴軍躍疾作遣么妹統所部三百人詣營聽指揮戰屢

蕉廊勝錄卷六

九求怨齋

捷是年八月十五夜破南籠賊巢擒其渠王囊仙章七  
綰鬚所遣八路軍么妹其一也督軍錄躍功而重賚么  
妹遣之歸大興舒鐵雲位在軍中目擊其事震澤趙良  
甫函作么妹歌良甫少負才氣十四試不得售嘗從楊  
蓉裳芳燦游與顧蕪塘蘭厓徐廉峰楊伯夔齊名有同  
岑五家詩之刻所著有樂潛堂詩集八卷菊潛菴剩稿  
三卷飛鴻閣琴意詞二卷又當時有平良仄良之目平  
良者曹按察楸堅亦工詩以兩人皆字良甫而曹趙音  
相近也

如皋冒鶴亭廣生刊瑞安黃叔頌仲弢昆仲之詩曰二

黃先生集余獨憾吾師漱蘭先生詩無可蒐緝先生不  
以詩名而敦崇氣節時流露篇什間嘗見先生題丁氏  
雙烈圖七絕三章亟錄之亦吉光之片羽也詩云宏光  
殘局最傷神椎布能將正氣伸愧煞急裝諸婦女苦隨  
馬上窄衫人明南京之變馬士英窄衫小帽婦節臣忠  
等可哀更從九死別奇侅當時淺水西洋港一躍何曾  
了念臺蘇山先生扁舟辭臺躍西洋港水哦詩握翦紹  
先芬二百年來雙節聞此頓君家猶木像永維忠孝到  
仍雲又於袁忠節水明樓集得附刊先生詩四章并錄  
之感事云邊將空吹月夜笳使臣枉泛海天槎世無士

蕉廊勝錄卷六

九求怨齋

雅雜聲惡廷少文貞身角邪榻畔他人躬我室域中今  
日算誰家處堂別有怡然趣燈火笙歌度歲華 青蠅  
俟我海東隅敢道餘年強自娛運值奇窮招鬼侮病甘  
坐廢厭人扶心真寒極腸猶熱愁到濃時淚轉枯生不  
嫌遊嫌死晚眼看淨土豢狼狽喜聞壺公奉 召入都  
云龕拯端須仗異材時屯陽九鬱雲雷推枰從古諮長  
算乘傳親承敕外臺度實贊予淮蔡定光留作相洛師  
來武昌柳亦知攀戀一一陶公手自栽 弱喻強張局  
勢艱機神無滯在心閑國工始辦刀圭用羣策方收履  
展間括地象圖形便在通天犀帶內臣放披忱入對天



章閣一豁籌邊 聖主頌

李愛伯先生詩關掌故者多先生歿後無爲之續刻者  
余嘗錄四君詠四章不獨存先生詩也先生詩文稿多  
在日記中越縵堂日記起咸豐間迄光緒已丑凡四十  
餘冊今石印本闕最後一函蓋已丑以後之六年此詩  
作于壬辰先生詩佚者多矣惜哉勒果鄉先正未接音  
塵文恪則累世交親余與兒子士鑑又同出公門飢聞  
緒論閣文介鄧鴻臚奏疏皆夙所心折十年以來風流  
頓渺蓋不禁人亡國瘁之感云 四君詠并序云四君  
者故兵部尙書山東巡撫大興張勤果公曜故東閣大

蕉廊勝錄卷六

王求恕齋

學士朝邑閣文介公敬銘故鴻臚寺卿歸善鄧君承修  
故工部尙書壽陽祁文恪公世長也余與鄧君雅故同  
官於朝朝夕相聚蓋十餘年勤果則自西域入朝始相  
見甫半載別去而書問殷殷踰於故交文介來長戶部  
僅以公事相見曹署三年中不過四五也然折節於余  
肯受余之盡言有故交執友所難者文恪久官京師撫  
塵曠絕三十餘年中嘗兩遇於廣坐及同官臺中甫數  
月亦惟公事旅見二三次而相期甚至以古人見待四  
君皆一時偉人其所建樹或已顯於世或不能自見而  
守正嫉邪孜孜爲 國鴻臚年少十余餘歲事余在師

友間抗槩奮迅風采照天下卒以此爲要人所忌鉏鋤  
去官乞歸養親又爲大吏所齟齬鬱鬱以死尤爲可悲  
中丞以儒家子納秩從軍二十餘已立功河朔及從左  
文襄出師關外萬餘里掃穴犁庭疏勒烏孫復歸版籍  
奇績軒天地至填撫齊魯治河尤有勞然其歿也以東  
三省邊界多事欲整率舊部效命黑山白水間嘗詣書  
於余慷慨以身將老諸帥多死思盡力爲國捍邊余未  
及報而訃至所謂歿而猶視者相國以治賦傳嘗司胡  
文忠曾文正軍餉人比之劉晏清操絕俗其入掌邦計  
做國計簿綜括天下財賦句稽出入世頗以聚斂目之

蕉廊勝錄卷六

王求恕齋

然爲 國家計久遠竭盡心力追効戶部三貪吏逮捕  
浙人大猾胡某尤快人心黜去曹郎不職者十餘人不  
顧嫌怨及入政府卒以剛勁爲織人所扼沮纍萬端  
主眷遂衰憂危去 國身後 贈典猶從減削司空承  
其家法廉靜自持晚際時艱勲憂 國雖不自表異  
而遇事守正比長冬官時同事者巧宦取容曹司承風  
諸媚競利習爲故然深痛疾之而不能勝居常邑邑至  
歿之日家無餘資嗚呼四君皆躋通顯而其既也皆不  
得意於世中丞遭際爲最亨然歿後負累鉅萬聞其病  
甚時至斥距醫藥求速死是皆可悲也余窮於世交游



幾絕而如中丞鴻臚之傾心投分相國之折節司空之引重有踰於尋常萬萬者自昔年歲在辛卯中丞薨於歷城年甫六十今年歲在壬辰相國薨於虞鄉年七十六閏六月鴻臚卒於家八月司空薨於位年六十八感哲人之繼逝傷吾生之僅存夫傷鄧歎張交期恒有若文介文恪未嘗有杯酒之歡從容之雅然而袁宏之賦士行豈為胡奴孫綽之泣真長何干季野蓋燥濕之應不以高下殊膠漆之投不以久暫判銅山崩而洛鐘應桑葉落而長年悲豈特鄧斤輟操牙絃絕響蓋彌有林焚鳥槁川竭魚枯之痛焉逝者不作後世難誣徐孺莫

蕉廊勝錄卷六

孟求恕齋

雞或生芻之未具林宗慟野知大厦之難支儼紫陽之續騷我有兼痛較昌黎之哀董彼止私情小雅能誦長歌當哭各為一詩以弔之後之覽者可以悲焉

尙書奮孤童束髮事戎壽一戰摧黃巾氣已無河朔積伐開汴藩方伯少年獨用晉書荀美傳語誰何彈章來吹毛恣越越 文宗惜將才 特詔付軍幄橫行雖回改專征實董督拜 命益感厲殺賊日馳逐遂成嵩武軍千里掃氛濁中原既滌蕩長驅出秦蜀河湟聚花門妖孽互地軸金城照組練玉門塞戈鋌孤軍轉戰前所至無悍族天山水峩峩雪夜萬騎蹴堅壘悉蹋平西域國州

六直抵伊列河犁庭猶禽鹿偏師拓疏勒中屯鎮溫宿公駐阿克蘇最久 丁零亦請吏回紇胥受東漸次興耕桑遺黎知誦讀稍暇歌投壺禮士若不足我友施士丐豪氣讎視俗諳宦依幕府軍諮力推轂論功歸飲至入 覲天顏穆 詔落長安渠萬指瘁奮捐 帝命還左班寵以八坐祿旌節撫青齊鳧藻滿川陸陽侯忽邁災淮濟并窮瀆一身填橫流長隄斬山谷瓠子幸告成衮衣去何速公家本始甯我生共鄉曲遠道無一面同聲致遐矚京華喜相見深談屢跋燭傾吐悉肝膈倚仗勝骨月昔冬貽我書憂 國淚可掬海寓多伏莽宿將半墓木根

蕉廊勝錄卷六

孟求恕齋

本東三省強虜正眈目欲及身未老盡瘁捍邊牧我書未及報公訃已來告齋志視青冥百身竟莫贖豈止海岱間瀕河萬家哭 右張勤果公

文介起科第浮湛戶曹郎烈烈胡文忠一疏揚明堂清節比廉范心計如孔桑出司鄂軍餉千里無見糧忠義相激發士馬日騰驤用其治賦功遂落機槍芒積漸受 主知三遷專齊疆強力故不怠所至蘇疲叱 內召副司空堅臥還虞鄉 今上元二灾三晉尤凋傷赤地無遺黎存者為強糗公時投袂起曾袁相扶將謂晉忠襄公侍郎 內骨逮秦豫畿輔資屏障 平 詔拜大司袁文誠公



徒國計倚以強遂綜合計簿抉弊先持綱墨敗劾貪吏  
巨盜鋤奸商 帝心益眷注密勿參巖廊遂正中書席  
主聖知臣良孤立無黨與眾沸成蝸蟻屢疏爭不勝  
去 國心傍徨養老之上尊優秩無月羊余時居曹署  
散拙守故常朝謁屢移病不識金與倉公意獨延於音  
問時琅琅屢欲強之起羣力期勸頗病公刻覈束溼  
無舒長引義與公爭氣亢詞過剛公顧听然聽直諒無  
它腸公既不安位我亦辭周行同官有袁宏謂爽問訊  
公在牀猶傳太息言殷勤詢行藏公今歸帝所我忝司  
臺章緘默取充位月日常憂傷寢門泣公訃秦樹雲蒼

蕉廊勝錄卷六

美求恕齋

茫 右閣文介公

鴻臚嶺南秀忼慨人中英少年取鄉賦入訾繫華纓浮  
湛白雲署錄錄不自名一朝擢諫官建樹何諍諍 至  
尊初御極親賢秉鈞衡 東朝再莅政堯舜有 孝貞  
納諫如不及上書日有程延英立召對朝奏夕已令羣  
少厲鋒氣危言恣彈抨有失不爾罪微善必予旌宦豎  
皆側目出入莫敢撓漸致召朋黨報復仇萌君時婁拜  
疏所言皆至誠亂始務防漸倖門先塞庚事或關國體  
雖小心力爭 兩宮婁嘉歎手疏示公卿讀者為流汗  
邪佞相驚憂門庭日羅雀圖史無觴觥時時過子語大

厦期共堂私憂八關輩水火滋軋傾鬼域恐壞事有累  
朝廷明世事易翻覆朝局如楸枰自詡稷契輩摧落  
同枯莖羣積破轅出一牛負重耕晉秩大鴻臚銜 詔  
事遐征單騎出絕域拂赫方縱橫交南已吞噬嶺表方  
窺偵荆國主棄地扶風欲逃盟君獨苦撐柱犁軒大呼  
旬驟驟鬼門關毒霧天為賴巨虺上樹立飛鳥晝不攫  
醜夷更肆毒絕食陳鬼兵刀戟積雪列礮火殷雷轟從  
官半瘡沒 廷議戒債成君獨以死誓終得持輪平還  
歸見 天子造鄉陳哀鳴臣力此已竭戎心猶未盈幸  
不辱 國命乞骸終餘生 長樂為感動 温旨固留

蕉廊勝錄卷六

美求恕齋

行君復過余言進退心忤忤已中要人忌留去何重輕  
臣衰况親老白華猶可營誠知 聖恩厚庶幾全萊嬰  
歸臥白鶴峰足不來羊城奈何鵬鳥災玉棺遽下迎老  
母猶在堂長夜目不瞑平生膠漆感事予猶事兄一朝  
訃音至祝予老淚并婚媾竟未就稚子哀孤悻君最愛  
常攜以見余為求佳對余欲以從孫女議昏第四子  
適君告養歸而余孫女在里門遂輟議云 為君賦大  
招靈車還 帝京搔首白髮短日莫傷我情持此問邪  
老瓊海吐悲鯨謂播孺初 右鴻臚邵君

文恪席華貫黃羊承遠裔儒學守素風三晉首門第相  
國佐 宣宗益以大其世公幼稟庭誥淡泊自約制相



國致政歸徒步赴上計系踵登承明廉靜忘貴勢回翔  
臺閣間所職祇辭藝篠簞皇華榮黼黻卿雲麗廉泉不  
自潤車服日以敝 國是正多艱退食常泣涕馴至九  
列崇志欲四海濟危言激同僚清節率羣吏泊拜大司  
空壹志釐夙弊故事分六官戶工職金幣利藪害所叢  
蠅蚋競嘖嘖營繕今將作都虞筦水利慕羶尤紛貶逐  
臭類狂獠不問職所守祇爭骨可噬妄言效禽行脅肩  
更脩睇旁觀為泚汗一家得甘毳公本嫉惡嚴力欲振  
頽滯屹然中流間左右苦牽曳眾濁憎獨清孤掌支羣  
擠奈何不憚遺居位甫踰歲易簣餘空贏玲斂無複製

蕉廊勝錄卷六

三求恕齋

中藏出賜金債家已門逮公癯美鬚須煦嫗在辭氣  
其中秉剛強匪石不可礪我生與公疏性分有神契我  
晚始入臺公聞喜投袂庶幾鳴鳳來一旦豁氛彗逸遁  
未即發公曼道我噫不謂遽騎箕九京得無憐鉛刀遲  
一割日中必致蕘餘生一息存此心千古口蕭然總帷  
寒沈疴不能詣公在賓時余以病足不能往帶心常感然終期芹曝獻當公  
絮雜祭三歎四君詠豈止哀已逝 右祁文恪公  
梁文忠病中寄贈鄧鐵香鴻臚奏議刻本文忠書中言  
鴻臚畫界受瘴病未三日即棄母而死吾輩無不痛惜  
其孤搜集遺稿刻成寄京今以一部分贈此公所欲看

之書也忠直清諫中無他腸同時言官未有其比今已  
矣覽其遺書恍如在宏衍庵旁書窗對論時也世亂思  
賢吾輩當何如哉余輯讜言錄采鴻臚奏摺數首今得  
讀此集多昔所未見者忠鯁切直如見其人

長沙王葵園師詩學杜陵平生不輕作投贈余兩至湘  
其後皆以疾告歸甲辰去湘師以詩贈行云廿年不踏  
長安地夢想朋游醉文字聞君持節渡湘來喜入燈花  
照無睡知君慧眼湘月明信君澄懷湘水清賢名一日  
播萬口邦人引領神先傾甄文球弊不遑恤遠接朱張  
肯甫變鈞 近無匹乘輶崔浩時其榮奏賦相如自稱疾  
兩學使

蕉廊勝錄卷六

三求恕齋

王程三載甫經年何意告別無留連君身豈藉官職重  
所惜多士無良緣明廷袞袞登英傑不信扶危少施設  
育才堂館高切雲勸學文書紛似雪樹人敢謂非嘉謀  
城社狐鼠難可搜狂夫橫議懼民散相忍得非根本憂  
我今伏處成衰暮箝口藏身真自悞君雖暫歸行人  
朝莫忘青蒲陳諫疏已酉余感時局泯芬有去志師見  
余和金甸丞太守句惜余之將去也有七言古一章見  
示云自修學使見示和甸丞詩有山中故人昨有書區  
底荷衣行料檢之句再次韻奉柬憶昔學館誇同年費  
雲舫吳望雲 編修吳祭酒 聯步先歸田蘇臺攜手雜嘲笑我亦行謝



區中緣平生體性慙質直捷足甘輸當世特尙喜時多  
箕穎流堯天不改蒼蒼色翻思袁許死建白我時倖作  
懸輿客苟免偷生直到今蹙蹙空爲元化役羨君湛露  
晞朝陽天庭騰上屑間黃清標學業有繼起珂里似是  
高陽鄉教思爲澤文爲江千里春風綠楚苴荷衣漫續  
靈均製虎氣龍身安可降長君一日吾誠忝李翰枯澀  
羊欣儉乞書枉贈瑤華篇更啟金壺五龍檢王子余辟  
地海上以詩寄師平江師有和作云中土餘殘局當年  
仗一流嗟傷樊柳晚聳懼及瓜秋雷電生千嶂江湖吐  
百洲與君睽隔意兩地感羈囚夢寐乾坤窄風塵歲月

蕉廊脞錄卷六

元求恕齋

徂直愁廿年後無復一人儒浮海君先將傳經子作徒  
和詩聊自壯鄰德不嫌孤錄之以見吾師相愛之意  
湘潭趙芷生提學啟霖官御史性剛直以言事得罪去  
余電趣還湘請監督高等學堂比過武昌張文襄留主  
存古學堂講席文襄內召芷生謝歸余堅請主高等學  
堂未幾詔復原官尋簡四川提學使先後有贈余詩  
數章芷生學行在湘中士大夫當首屈一指余所最心  
折者一別十稔世變瀕洞乃至於此錄其詩益不勝今  
昔之感云詩凡五章其一曰千年道術何曾圓一代宗  
風匪易任稍見斲輪成大輅翻從躍冶鑄祥金柔坯剛

甄艱難日聖伏神徂繾綣心獨愧支離疎警效滄州回  
首又春陰其二曰天涯何處識春歸盡日輕陰對掩扉  
澗草漸生還漸長山禽時止亦時飛流年坐覺成新故  
薄醉何容著是非冉冉春光堪悵望湖波添漲上苔磯  
其三曰不將春事細平章誰信郊居氣味長海燕歸來  
爭解語園蜂簇處但憐香清明風日銷詩句爛漫江山  
寄草堂三尺漁竿吾道在濯纓猶自有滄浪其四曰三  
年已感離羣久萬里何堪別路長邛鉅偎依成小聚鷹鷂  
寥闊不同行軒昂謨議隨青瑣牢落心情撫阜囊獨有  
章弦珍重意鳴雞風雨道難忘其五曰巫陽雲雨自朝

蕉廊脞錄卷六

元求恕齋

昏何處登樓望九門夢寐從君心莫逆蹉跎憐我舌徒  
存橫流祇爲斯文懼方枘知非未俗尊目盡天涯春色  
晚湘濱回首長荃蓀余去湘芷生以述別五古一章見  
貽詩云三古重教學大旨明人倫陶化既有具遂使風  
俗純誕章逮乖離斯文賴彌綸百世其可知損益相環  
循斷斷濟時策變通謂宜民興學議初起捫然語更新  
道器本該貫往訓故未湮云何事勦說鹵莽爲一鈞牛  
從忘雞尸坐致諸夏淪夫子信宗匠宇量淵且醇爰初  
蒞湘浦士氣驕不馴公謂諛邪詞譁躁乃無垠從容董  
其綱隳括實苦辛持剛而劑柔誠勉抑何諄不動聲與



色庠序還莘莘三年畏壘居輿情始歸仁若非鎮羣唯  
債張為禍鄰湖外今謚如此功難具陳逝將理歸鞅誰  
歟嗣清塵猗彼子衿徒朝夕視北辰風采所範圍隱紆  
國步頻洵洵九州間飄搖會艱屯吾道要有託貧矣休  
天均賦分愧蹇拙子立少依因長者不遐棄垂眷意益  
肫側身望橫流欲濟茫無津離心浩難裁緒言若為親  
惟祝松筠姿後彫在自珍

華陽縣城東宋文憲公祠墓咸豐元年 先大父官蜀  
藩嘗捐奉重修越五十年慶坻重至蜀謁祠芬楝剝墜  
榛莽塞路乃與同鄉同官釀金補葺復還舊觀祠中有

蕉廊勝錄卷六

三求恕齋

清風亭明月池青蘿山房潛溪別墅落成而祭為文勒  
石以記其事並補刻先大父昔日記事詩於石同里王  
詠齋丈詩人也成六絕句云條留飛光五十春疏鐘細  
磬沈沈塵空餘狔穿雞峙地零落弦歌雅誦人石馬金  
鳧委斷蓬蕭騷落盡古青楓可憐華表無歸鶴誰薦寒  
泉酌殯宮使者風流冠世賢温温祖德述當年金邊玉  
豆重蠲絮一曲迎神咽素絃披榛乍見石龜趺薜碣苔  
碑手自摹生恐牧童更敲損遺邱分付禁樵蘇點綴煙  
螺一簣山歸思繚繞故鄉關清風明月曾無恙合補青  
蘿宿翠鬟話到難難噴息同狂瀾誰障百川東登堂三

拋靈解鼓髣髴駭下太空

蕉廊勝錄卷六

三求恕齋

蕉廊勝錄卷六終



錢塘吳慶坻撰

吳興劉承幹校

余門人范鵬叔侗系出范文正公嘗攜文正所書伯夷  
頌長卷來杭州出覽示乾隆中此卷上邀 乙覽首行

御題范仲淹書伯夷頌高義園墨寶十一字又 御  
書聖之清三大字朝臣奉 命題詩者尹繼善莊有恭

于敏中也文正自署款曰皇祐三年十一月戊申高平  
范仲淹書元祐三年范純仁跋云先公書此以寄京西

轉運使蘇公益蘇舜欽也宋人題跋者自文潞公以下  
蕉廊脞錄卷七 一求恕齋

凡二十九人其末一人為秦檜元人自趙孟頫以下凡  
三十三人明人自夏原吉以下凡十七人 國朝自范

承勳以下凡十三人後有翰林院編修二十四世孫范  
來宗跋工部左侍郎兼鑲紅旗副都統二十一世孫范

時紀謝 恩摺卷中有江寧開國秦氏藏書二小印秋  
壑珍玩賈似道印秋壑三小印蓋南渡後為秦賈二相

遞藏故虞道園題有潞韓並識何春應秦賈爭藏實點  
汗句不知何年歸范氏祠堂叔侗假得遂寫全卷先賢

名蹟 先朝宸翰永鎮祠宇垂輝億齡范氏子孫宜世  
守之

乾隆二十二年 純廟二次南巡梁文莊告養在籍與

沈文懋被 命同修西湖志纂時趙意林信進側理於  
行在拜宮錦四端之賜意林因以賜錦名其堂文懋為

撰賜錦堂記意林賦詩為謝復用元韻乞文莊書之曩  
在京師嘗從濮梓泉前輩許見此冊蓋文莊既為意林

書之而別為副墨尋奉 詔還朝攜以自隨故得留傳  
都下也意林與文莊以詩相往復有同林倡和集之刻

文莊號薊林故云  
明永樂十二年榜葛刺國貢麒麟命學士沈度繪圖作

頌事見明史圖舊藏海昌陳梅亭所嘉慶壬申歸學士  
蕉廊脞錄卷七 二求恕齋

十世孫觀成觀成識語謂是當日進呈副本先曾大父  
夔州府君先伯祖曼雲府君皆有詩同時題者有楊芳

燦嚴學淦陳廷璧馬若虛諸人光緒乙巳養疴里門得  
此圖圖上方書瑞應麒麟頌并序下方之右書麒麟圖

三字為一行永樂十二年歲次甲午秋九月榜葛刺國  
進貢臣沈度寫為一行絹本色黝黠微剝而文字並完

好頌文乃應制之作不具錄結銜曰翰林院侍講學士  
奉訓大夫臣沈度謹撰按明史大小沈學士受知成祖

逮事宣廟並賜織金衣鏤姓名於象簡泥之以金學士  
書不多見畫則尤為難得吾家兩世遺墨獲之意表後



之人宜永守之

王文成公燕居授書小像幕客蔡少壑畫文成弟子張子蓋藏王龍溪為之贊亦文成弟子也有高鶴望梅朱南雍子肅山陰人朱賡少欽諡文懿趙錦元朴諡端肅餘姚人

葛曉雲岳諸跋雲岳言先生像為蔡世新所傳者極多惟以多故隨手輒肖然至小者亦徑尺今如此小者不爽毫髮令觀者肅然畏敬云云卷為黃再同前輩藏光緒己卯得之秀水金爾珍者卷中明人數跋外本朝惟嘉慶壬申山陰茅豫觀款二行最後有李越縵先生長跋攷證既詳兼之感噴越縵於金石書畫題

蕉廊勝錄卷七

三求恕齋

跋皆經意為之多在日記中沒後日記數十巨冊若存若亡不可蹤跡無人理董遂至亡佚可為雷歎因錄此跋以存千百之一云吾友貴筑黃再同編修以此卷見眎整襟再拜文成公像越中舊家多有傳者皆袞冕大幅里中西光坊東光坊之間有公祠相傳其瘞像出公家經面虬絲上上有七痣氣象凜凜望之竦畏張陶庵逸民所輯有明三不朽圖像亦相同間見小幅則清癯頎秀頗若不類宋人傳歐陽文忠蘇文忠朱子像肥瘦及須絲多寡亦往往不同蓋冠紳與道服各有所稱也此像裁冠深衣秀眉疏頤目光炯炯雖容色怛恨而神

采穆然道範德輝千古猶可想見後有王龍溪朱金庭趙麟陽諸公題贊先正筆蹟經亂日稀心畫儼然典刑彌仰朱越崢以績事名其字見者絕少府縣志雖有傳而事跡不詳此贊語重氣韻字亦適古自稱後學蓋亦私淑文成足裨志乘之遺金庭著述僅見朱文懿公奏議為吾家舊笈亂後已燬幸存此卷兩贊皆吉光片羽也再同由黔家湘南竺學劭文收藏極富又承其尊公子壽先生之學兼綜漢宋無門戶主奴之見平生服膺陽明搜采遺書已十餘種其為王學者如彭南昀王門釋非錄等書亦無不備此卷將持歸黔陽勸其勒之公

蕉廊勝錄卷七

四求恕齋

祠壁間庶俾黔人瞻仰遺像如見當日龍場講授有泗水西河氣象非鷲湖鹿洞暖姝姝守一先生言者比也近日湘中如羅羅山孫芝房等一孔之見詆訾陽明拾當湖之唾至不可道亦自形其浮游而已所媿慈銘生公之鄉早讀公之書而衰老多病一無建樹性天至道曹乎未聞徒於南雷鮎埼文獻職志稍窺一二而怠於輯錄粵寇之禍楹書盡焚今老矣十九不能記憶家居西郭近鹽倉橋為公與公考龍山先生歌哭之地今無一椽存者祠亦焜於兵火近歲有人營復之而市儈不學堂廡庠陋禮器非秩士大夫無過問者安得好事



勤力如再同者使先賢桑梓蔚然重秀俎豆管弦日新  
有功乎此卷實於吾浙學派所系至重再同以重價得  
之京師而余鄉里末學限於貲力不能購以還之越祠  
展卷摩挲能無歎息然公之教澤遠被天南黔士謳思  
轉有過於越人者此卷既得所主又以永貴陽之思知  
公之靈爽在天亦當忻然以笑也謹爲跋而歸之編修  
光緒十有七年正月會稽李慈銘識

四忠遺墨合裝一冊亦再同前輩藏一爲楊忠愍公爲  
饑民請錢粟書子壽先生前後兩題一爲趙忠毅公詩

稿自題曰雜感十二首子壽先生跋云詩當作於削籍

蕉廊脞錄卷七

五求恕齋

追賊時一爲黃忠節公道耀真書羊祜讓開府表題者

最夥如何峻叟張石舟鄭子尹莫邵亭何願船鄧昭伯

願幼畊何鐵孫或詩或跋皆精妙而唐鄂生一跋在刑

部獄中書尤奇崛最後則瑞安黃澹蘭師宗室寶竹坡

侍郎皆僅書觀款一爲陳忠裕公子龍草書詩稿子壽

先生一詩一跋四忠翰墨萃於一冊真瓌寶也

杭大宗先生畫山水冊凡十二幀每幀有題記第一幀

第六幀各七絕句一首亦道古堂集外詩文也錄之

塵緣害馬諒成虛結習雕蟲尙未除願得乞身長埽地

秋風黃葉勝離書西隱禪房 歐冶池環棘牆之外廣

表數畝居人占其漁利露桃呈頰風柳誇腰凡所以遽  
客心而悽游子之魄者以是爲覽勝之奧區焉 三品

石何竦特兄鬼峩弟岌業仰若跛俯猶挈碧雞神各分

裂荆樹花互榮瘠詎若茲儼成列支中分尻相接羞秘

辭永無極銘詞古奧當置飛梯百尺鏤勒山背仁和杭

世駿 過口嶺有廿八都見郵舍壁上題記一官已脫

颺颺穴九度空過虎豹關末署西湖十九松居士堇浦

世駿 建寧亦有淨慈寺寺瀕溪結宇前爲放生池僧

房蜂綴林木窈窕亦一大選佛場也 上水艱難千里

多柴枝米粒易消磨今朝到岸多歡喜小武當山一笑

蕉廊脞錄卷七

六求恕齋

過 崔殿生十三能詩自號西竺村童相傳有渡頭扶

傘一僧歸句雅近長吉真可傳也大宗并記 青衣鄭

蘭子以月明黃葉路花隱赤欄橋句得名堇浦 糟蓬

船廷廷人呼爲鴨母櫟園閩茶曲鴨母船開朱口學到

是也 青湖臨江有小江郎祠在石厓上林木虧蔽下

潭江水過客多染翰磨壁間堇浦 張德南爲南大理

署中有奇竹竹產簷下已乃屈曲循簷出德南援筆爲

瑞竹賦諸郎競傳詠之 五顯嶺祠山僧施茶結客多

吾鄉人操土音慰勞一路密樹深篁綠上衣帶詩家唯

大小二謝堪以圖狀按此幀當是應聘分校閩闈時作



沈乙庵比部藏余嘗為題二絕句

湘陰李輔堂桓藏周忠介公伯子子佩先生血疏貼黃有彭允初紹升跋見二林居集忠介以闕禍被逮坐賊三千金其友朱完天從之京師奔走吳橋定與乞貸諸公間冀加數輸金得不死已而金雖集而忠介瘐死獄中矣又二林居集有朱德升告周忠介公文跋蓋闖黨欲羅織吳中士夫以德升尤與公密指為渠魁將更起大獄賴徐公會陽言之而止兩朱君者於忠介可謂不負完天名祖文縣學生德升名陞宜吳縣人與忠介同舉於鄉居父喪以毀卒

蕉廊勝錄卷七

七求恕齋

黃伯雨以霖藏明遺老尺牘為嘉興馮硯祥文昌物凡

七冊都一百一札惜札尾署名多不著姓或不能確定為何人中可辨識者劉念臺先生三通陳老蓮一通楊龍友二通陸鯤庭十七通又陸札內有六人聯名者為汪颯關鍵丁澎吳百朋皆杭人惟繼恩一人不可攷硯祥嘉興諸生有吳越野民集明祭酒開孫後徙居塘棲晚年復居河渚以守祭酒之墓冊中多識語有吳越野民小印

湘陰李幼梅輔耀藏史忠正公上薛韓城書牘卷子題跋者皆指為真蹟余嘗見俞曲園師與吳又樂書辯論

此牘略言忠正以崇禎元年進士授西安府推官累官分守池州太平安慶監江北諸軍自是以後皆居封疆之任未嘗一日讀書東觀而牘中云濫厠東觀事繫職掌不能忍默不言則與公歷官不合韓城於崇禎十年拜禮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入參機務是年公已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安慶不在朝中安得如牘中所云約同諸詞臣面為劄陳乎書中又云此牘即不出史公亦是明季人遺墨味其詞意亦必出於端人正士云云按此牘尾文義未完無署名沈雲伯跋謂舊藏禾中錢文端家有王良常翁覃谿諸公跋今王翁跋均不存余諦

蕉廊勝錄卷七

八求恕齋

審之此牘當為劉公理順手筆公杞縣人崇禎七年廷對帝親擢第一拜修撰歷南京司業左中允右諭德入侍經筵兼東宮講官楊嗣昌奪情理順昌言於朝嗣昌奪其講官嗣昌薛國觀周延儒迭用事理順一無所附出溫體仁門而言論不少徇賊犯京師亟捐家資犒守城卒城破投縋死羣盜多中州人入唁曰此吾鄉杞縣劉狀元也羅拜號泣而去後贈詹事諡文正乾隆朝賜諡文烈觀牘中濫厠東觀及僕嵩穎一鄙人耳語其為劉公無疑劉公官侍從與韓城同在朝列風骨峻厲不附權要牘中語似為韓城作爭友者可貴也



太倉王西廬家書卷子葉奕彬吏部藏書凡十通密行細字絮絮道家常時年已七十五思慮縝密乃如此勝國遺老載景家巷有子八人並名在志乘海內無不知太倉王氏者書中言當日有司苛虐狀幾無人理蓋順康之間伐亂稍定綱紀尙弛江南官吏踵明季餘習催科嚴迫淫刑以逞道 仁廟親政後吏治澄肅政崇寬大務休養生息以馴致百數十年太平之盛軌也今世變日亟國用匱乏外人且獻加賦之策以熒我政府之聽脫用其說奉行之吏其不至敲骨吸髓如書中所云者幾希

蕉廊脞錄卷七

九求恕齋

黃梨洲先生小象古裝風帽束帶貌奇古畫象者新安吳旭補松者宋暉字逸子補石者猶子深也先生自題曰初錮之爲黨人繼指之爲游俠終廁之於儒林其爲人也蓋三變而至今豈其時爲之耶抑夫人之有遐心題贊者朱嘉徵止谿陸嘉淑冰修陳令升之間陳奕培子厚陳奕昌子榮陳謙廷益楊中訥言揚揚中垣季直陳奕禧子文楊冲默陸駒朱爾邁人遠陳燾允大陳熹允文自陳奕培以下皆稱門人且多海昌人疑是像乃先生講學海昌時所繪也余避地滬上從張讓三美翊得見此像謹記之

王船山先生及夫人陶遺象用西法攝影先生象紗帽方鞞蟒衣束帶上方篆書八字曰孝思恬品霞燦松堅中間書玉音二字陶夫人象高冠補服上方有先生自書贊曰孝而殉國人所聞弗待余云慈以鞠不究其弼奚以相暴靜好爾音函之於心有言孰堪借隱之思陸沈已而焉用文之天或假而以後昆昔髮髯不迷唯斯焉之爲儀重光大淵獻玄月望日夕堂老人題光緒丙午過武昌梁節庵攜贈

蕉廊脞錄卷七

十求恕齋

船山先生于永歷元年十一月遭父喪既葬留守瞿公式耜疏薦之先生疏請終喪得旨云具見孝思足徵恬品著服闋另議比服除就行人司行人見先生之子啟所爲行狀遺像上方題孝思恬品四字蓋卽用永歷旨中語也 先生自題畫象小詞曰把鏡相看認不來問人云此是蘊齋龜子朽後隨人卜夢未圓時莫浪猜誰筆仗此形骸閒愁輸汝兩眉開鉛華未落君還在我自從天乞活埋  
倪文正公小象莆田曾鯨畫左方爲董文敏題曰玉汝學士四十小象右方陳眉公題曰义手而坐凝目而思壇坫英雄玉汝我師爲趙味辛懷玉所藏有味辛及翁方綱蔣士銓周肇釀朱方藹方薰周有聲張埴諸公題



詩

諸暨陳悔遲洪綬詩詞手彙四巨冊裔孫蓉曙同年得之先生在崇禎間嘗召入為供奉不拜監國中待詔南都南都破固山頰真慕其名優禮之後卒亡歸冊中如乙酉春雪六首大都故君亡國之感又有丙戌夏逃命山谷多猿鳥處借僧為活語詩中往往自稱老僧其夢見先帝泣賦三絕句有云老僧幸得覲先皇八彩重瞳永不忘嵩呼頓喚彌陀佛淚滿袈裟荷葉裳題畫詩云國破筆端傳恨處水仙須學趙王孫老學東坡栽樹法祇栽苦竹滿溪頭他如少時讀史感孤臣不謂今朝及

蕉廊脞錄卷七

士求恕齋

老身想到蒙羞忍死處後人真不若前人始覺人無忠義志不須去讀古人書山河舉目非無感詩酒當前又自如直可為一般無心肝人痛下鐵石國亡家破之恨時時見之篇什蓋不勝錄卷首有康熙癸丑春先生自書題記歷一百七十餘年完好無恙國變後容曙隱居楓橋珍弄此冊彌當鄭重矣  
禮烈親王為 太祖第二子當開國時凡征葉赫烏拉諸部及薩爾滸之戰王功最多所乘克勒馬姿狀偉異腹下有旋毛如鱗甲然蓋龍種也常時不受羈勒聞鼓聲輒奮迅欲往惟圉人命王甚愛之戰陣中多藉其

力王薨馬亦死汪編修琬嘗為之傳王裔孫汲修主人屬張檢討問陶仿唐本昭陵六馬中特勒驃者為之圖克勒馬者猶漢言棗駟馬也

李南欄書札卷子官嶺南時與周書倉者大率論刻貸園叢書事蒐討商榷往復不勅然南欄實循吏不獨經生也書中述讞定恩平民婦陳氏之獄新安黃文二氏世仇十一案互毆之獄可稱明允其曰過於為民而不為官尤良吏之用心矣

順治辛卯亭林先生以行賈至淮上訪萬年少於隰西草堂自稱名曰書年自謂從原字再轉注而成此音蓋

蕉廊脞錄卷七

士求恕齋

寓逃名意也年少方變服為緇流名曰慧壽臨別繪秋江別思圖贈亭林各題詩卷中圖後為程易疇所藏易疇有跋後又歸蔡友石道光間張石州屬江陰吳儁重摹手錄顧萬詩及程跋又自題一詩於上真之顧祠原圖轉入葉潤臣所重摹之圖展轉復出版肆歸武清朱九丹光緒之季士鑑乃得之又何子貞年丈亦嘗摹此圖蓋從友石之子小石所借摹者東洲草堂詩鈔於創建顧祠及歲時祀事皆有詩獨繪圖事無一字及之而胡光伯 煒跋吳畫卷有云月齋子貞各摹其畫祁文端詩亦有石翁仙去蠅翁老之句楊芷姓雪橋詩話載之



頗詳今矣畫幸存何畫不知尙在人間否

杭州艮山門外辯利院又名井亭庵舊藏歷代名人觀音大

士畫相相傳有一百數十餘軸吳道子畫僅石刻拓本

其餘或水墨或丹青皆真蹟以趙松雪為最古宋明及

國朝諸名家不可勝記張仲甫舍人彝壽軒詩有二

月十七日詣艮山門外辯利院瞻禮大士畫相七古一

篇云臨江鄉人百八幅於今更益六十餘又云唐刻宋

繪世固罕陳老徐青金門禹壽之今亦無是其時祇百七

十餘幀也每歲春仲夏仲秋季三月寺僧出諸幀張壁

縱人瞻禮庚辛兵後多散佚糧儲赫舍里冠九如山夙

蕉廊脞錄卷七

三求恕齋

耽禪悅嘗詣寺中出資搜集丁松生徵君助之乃還舊

觀辛亥之變主僧竊售蕩然無存矣又無量寺有呂賡

六畫十八羅漢湖鳴寺有戴文進功德畫象張榜寮書

華嚴經殘本亂後皆不可問

道光間海昌吳子律衡照創吟社於杭州始道光甲申

訖癸巳凡十年為集百入社者七十餘人時振綺堂汪

氏擅池館之勝藏書甲一郡汪氏有靜寄東軒社集在

東軒為多費山人曉樓為作東軒吟社圖庚辛之亂汪

子用文曾唯攜之武昌未遭兵火圖作於道光壬辰先

大父居憂里中亦與槃敦之會圖中狀貌與花宜館輯

詩圖同蓋同出山人手也光緒丁丑余游武昌子用丈

出以見示越三十年由京師還丈亦謝病歸再見之辛

亥避地上海三見之則圖已歸頌閣社者兄弟收藏矣

戴文節為汪蓉垞先生畫山水卷長丈許題識謂蓉垞

贈書數種畫此為報蓋晚年最經意之作後為族姪錫

侯所得攜至長沙一觀名蹟庚戌冬錫侯權宜章縣事

明年秋亂作僅以身免此卷不知流落何所

文待詔拙政園圖冊子嘉靖十二年癸巳五月畫圖中

諸景凡三十有一曰若墅堂夢隱樓繁香隔倚玉軒小

飛虹芙蓉隈小滄浪志清處意遠臺釣碧水華池深淨

蕉廊脞錄卷七

西求恕齋

亭待霜亭聽松風處怡顏處來禽園玫瑰柴珍李坂得

眞亭薔薇徑桃花汧湘筠鳴槐幄槐雨亭爾耳軒芭蕉

檻竹澗瑤圃嘉賓亭玉泉每一景繫以一詩詩有小引

述命名意詩後拙政園記一首亦待詔作園主人王敬

止字槐雨又字獻臣以御史忤權貴逮繫赦歸卷首有

林庭棉小泉題識署款曰太子太保工部尚書恩賜廩與馳驛致仕云文字有

聲畫無聲詩兩臻其妙又云槐雨在詔獄禍且不測先

文安官南銓冢宰抗奏論救始獲從輕文安論救事見

明史本傳小泉諡康懿此圖舊藏吳門蔣氏後歸海甯

胡豫波道光間歸朱仲育中翰有吳槎客寫錢煤溪泳



查仲湛人僕殷雲樓樹柏文後山鼎程已伯慶華蘇厚  
子惇元頂芝生廷綬顧蘭厓劬錢叔美杜黃霽青安濤  
徐子勉林陳登之延恩張叔未廷濟諸人詩跋何子貞  
張子祥吳平齋諸公題識最後子貞丈一詩并跋云此  
冊歸郵縣蔣君芝舫則同治乙丑春也冊面錢梅溪書  
衡山先生三絕冊文待詔拙政園圖七字為俞曲園師  
題錢題之前別有戴文節畫拙政園圖一幀丙申七月自題  
云余平生所見文畫無如拙政園之多者可謂極文之  
大觀又云予於文畫愛之入骨此偶爾興發為之自忘  
其陋近時松壺後山兩先生皆深於文者仲青倘能為

蕉廊勝錄卷七

圭求恕齋

予就正則予於文或可得進步爾末署文衡山私淑弟  
子戴熙則文節他畫所未有也此園二百年來興廢無  
常雲煙變幻尤足為東吳掌故畫矣今為南林蔣孟蘋  
以重直得之光緒中游吳門曾訪茲園時已為八旗會  
館屋宇敝陋而水石林木之勝金閭諸園皆不逮也園  
在明嘉靖間王御史獻臣築侵大宏寺基以闢之其子  
與里中徐氏子博一夕失之歸於徐氏 國初歸海甯  
陳相國之遴陳敗時方添設駐防兵改將軍府駐防兵  
撤又為兵備道行館既而吳三桂婿王永康一作永甯  
居之尋籍沒入官康熙十八年改蘇松常鎮道官署旋

我園散入民居郡人蔣太守聚得之名曰復園嘉慶中  
查懋餘孝廉人僕購得之道光中家菴園相國又得之  
至今雖屢易主而談者尚呼為吳園云  
壽陽祁文端公在政府日於海澱之東賃居僧舍數楹  
以去圓明園近也其地曰雙橋自書榜曰雙橋精舍屬  
戴文節繪雙橋精舍圖文節有五言古詩題其上時道  
光乙巳正月也先大父道光癸卯入都嘗至所謂精舍  
者與文端談譙累日見花宜館詩鈔光緒壬辰余從文  
端孫君月段觀因為一詩紀之

蕉廊勝錄卷七

圭求恕齋

壽陽自號綈仇亭長地近方山山有龍池雲洞諸勝多  
松澗谿彌谷曠望無際嘗月夜行萬松中遇要氏兄弟  
結茆讀書其下賦詩贈答慨然有卜鄰之志後來京師  
每直風和月霽輒追憶之屬寫憶松圖落落五稔未有  
以報丁未早春僑寓都下頗憶故山松徑遂假酒盃一  
澆壘塊云文端自題二絕於後云五十年來影答形眼  
中山色夢中青萬松園住三間屋可是復仇第二亭鹿  
牀居士謫仙才借我離愁付酒杯十載孤山鶴飛去孔  
賓何事不歸來跋云此錢塘戴侍郎道光二十七年為  
余作憶松圖也侍郎高隱已及十年而余仍以老病留



滯都門展卷慨然題二絕句記之時咸豐七年歲在丁巳正月廿又八日此卷余亦假觀雄深蒼古大似麓臺蓋文節生平最經意之作

道光戊申暢月平定張石舟穆屬文節畫小栖雲亭圖旋為偷兒攫去復以詩索畫第二圖圖成道州何子貞紹基題其端石州自有小栖雲亭記及索圖詩皆書其後文節及祁文端用石翁原韻各一詩又有代州馮魯川志沂一詩迨咸豐辛酉八月文端復見此卷重為之跋時石翁已歿文節已歿難文端方謝病歸老山中矣最後有上元端木子疇採一詩亦用石翁原韻者

蕉廊脞錄卷七

七求恕齋

文節山水為國朝大家殉節後畫以人重獲真蹟者尤不惜重金購之余讀孫琴西太僕題文節山水畫軸有曰畫之佳惡余不能知然聞文節直南齋時貴王某索畫公不與也王頗以為恨公遂引疾歸有此胸次筆下安得復有塵俗耶此數語今日賢公畫者能道之否黃小松嵩洛訪碑圖凡二十四幀藏武進費祀懷所舊李竹朋物小松有自記一首茲節錄如左  
開元寺鄭州城西等慈寺汜水東關輶轅關一名嶺口在  
於少林寺少室五乳峯下少室石闕邢家鋪嵩陽書院太室南麓門下  
有漢柏開母石闕崇福宮東數十步闕此啟母中嶽廟石高三丈廣如之疑星隕也

嵩山黃蓋峯之陽廟石淙城西四十里平洛間於此會前太室神道雙闕善寺積翠峯下門前嵩嶽寺觀石維山城南一峯隆然嵩少諸峯三面環列誠仙境也武后昇小石山房仙太子碑題目一行碑陰上半皆薛稷書小石山房武虛谷得晉征東將軍平等寺北洛陽界荒原白馬寺劉韜因構小石山房平等寺北洛陽界荒原白馬寺洛陽寺大覺寺東魏大覺寺碑韓毅書武虛谷得龍門有方塔大覺寺於洛陽城在四眼井僅存篆額龍門山洛陽城東老君洞南伊闕洞壁刻經明人鑿伊奉先寺洞北香山伊水之東自龍門舟渡沁山途過此及嶺見黃河如帶南瞻嵩嶽北眺太行秋色渡河至孟秋無日不見太行山色晉碑晉太康十年太公嘉慶元年九月自開封至嵩洛十月經懷慶衛輝南還往返四

蕉廊脞錄卷七

七求恕齋

十日得碑四百餘種遊屐所經成此廿四圖以志快幸錢唐黃易圖中皆記某地得某碑而翁正三學士每圖各為之記書作小行楷精妙無匹真名蹟也  
覃谿得椎場本大觀帖名其堂曰晉觀作歌紀之毋首自題云大觀帖第六卷椎場殘本凡十一葉九百一十三字除題目年月九十三行北平翁方綱鑒藏後歸壽陽相國乃題其齋額曰觀齋作觀齋歌長古一章以志忻幸余於甲午歲從相國孫景沂借觀今屢更喪亂聞已兩易主吾友王子展百計求之以直過昂卒不可得符藥林魯竹里勘書圖卷子王無我畫吾鄉諸老題者



甚夥又藥林自寫詩冊藏閩人李某家沈子培云十年前在厥肆見之凡十冊李得其九餘冊不知撤歸何許此冊前有松逸程士楨畫山水一葉署辛酉孟冬蓋乾隆六年也詩凡三十九首中有六月五日早朝 太和殿雨中謝 恩一律 恩賜官紗上幣恭謝 上賜白金各一律

岳襄勤鍾琪公武功彪炳為 國朝名將願好為詩所著有蚤吟薑園復榮諸集公歿後王廷松校刊王蓋與公同被逮繫後復同起辦金川軍事者光緒戊子公元孫維垚官粵東覆刻之公又有手書詩草維垚裝池成

蕉廊勝錄卷七

五才恕齋

卷丐名流題詠維垚之子世傑攜來京師余得觀之字頗雄健詩凡五首武侯祠懷古一首首節抗厲山居二首又復沖夸澹遠相傳公落職後居成都百花洲閉門種菜有遺榮之志余在蜀聞父老言如此

余秋室學士畫二喬觀書圖為盧氏莫侍郎瞻萊作莫自題識同時老輩題者甚夥貴筑花曉亭方伯杰有七絕二首方伯為余婦之大父有寶硯齋詩鈔方伯嘉慶戊寅科鄉舉第二名時解元為黃燮人謂之黃花榜云先高祖退庵府君手臨趙文敏千字文跋云趙文敏臨智永禪師千字文本真草二體延祐中被旨與其子雝

所書有至元危素至正元明善二跋茲但臨其真書以便初學字多破體未盡改正也乾隆五十九年甲寅春退庵氏書于嘉興縣齋按乾隆甲寅府君年六十五書法勻整首尾一律仰見老輩好學之篤而精神疆固逾越常人此冊庚子歲得于蜀中世世子孫當永寶之

先大父舊藏陸日為 棧道圖卷子故為婁姚公一如方伯家物壽陽祁文端公題七古一章云天以山水作圖畫赤縣一紙鋪塵界蠶叢魚鳧闢奇格鬼斧神工逞狡獪畫工巧奪造物忌繩繫幽險驚脫械褒斜鳥道矗千里石棧天梯天亦隘大江奔流去不還古火燒痕今

蕉廊勝錄卷七

三才恕齋

尙壞裏瓊行人小於螳插崖亂木紛如蠶捫參歷井仰長歎狼叫鷓啼吁可誠空堂暑雨鳴簷鈴展卷秋毫認烽岩近代丹青推陸癡當時筆墨壓嚴怪驢背詩人劍門客年少遠遊氣豪邁歸來意境頓超突收取雲巒入警效更從何處得此本覓句呼朋同一快雪峯舊圖搜宋譜驟網妙繪分唐派坐中王褒亦蜀人便思翦燭從君話 謂王 蓮洲

牛山種樹圖少白山人張宜尊為舒蘇橋觀察作道光己亥 先大父與蘇橋同官於皖嘗為題句圖中有梅伯言記黃樹齋湯海秋陳雲伯諸公詩余在長沙葉奩



彬吏部舉以見貽距題圖時蓋七十年矣蘇橋名夢齡  
激浦人出庶吉士散館官巢縣有惠政牛山在縣城內  
嘗於其地建書院與邑諸生講學於山中種樹無竿亦  
循吏也後官廬鳳嶺道

丁龍泓隱君手書貝葉經歌與經同弄靈隱寺借秋閣  
此歌凡七易橐張芑堂全得之嘗以贈魏春松侍御侍  
御裝地爲長卷並藏閣中爲山中故事云

明楊忠烈公手札五通皆與姚現聞者現聞爲文文肅  
甥札中言令母舅文起是也李申耆跋考據頗詳第一  
札天啟元年冬因賈繼春黨誣公公乞去時也二札天

蕉廊勝錄卷七

王或如齋

啟二年起太常少卿時現聞已假歸三札當在三年中  
言汪文言之獄也四札乃四年正月八日公三年冬拜  
左僉都御史四年春進左副都御史札中有上不能保  
其妃與子語則三年七月間事四年夏卽有劾忠賢二  
十四罪之疏矣其曰接數次手教孰非爲世道人心先  
事遠慮夫使當事諸君子盡有此心此識無事豫有照  
理臨事妙有劑量已不受焦頭爛額之功而世自享清  
寧太平之福皞皞氣象自是如此而惜乎君子亦未必  
能也諸札有憂有憤如聞啜泣如聞長歎讀之悚然起  
敬

左忠毅公手札五通亦皆與姚現聞者一札乃公出督  
畿輔學政時作天啟元年二札同三札賀文文肅大魁  
二年四札現聞假時作五札同中有云年來世道清明  
正人尙在似覺門面可觀而小人不得志于清議者往  
往鋌而走險投身中璫以求奇勝如南昌景陵晉陵吉  
水長安芮城益都婺源安邑潼關皆以中旨去其法專  
用于內而以外合之近又兼用挑激之法使外之人離  
心異志論譏訛訛千態萬狀乘間而發而以內收之諸  
札繫心君國與忠烈同而詞氣稍異忠烈縝密忠毅豪  
邁書跡亦如之有李申耆同日跋

蕉廊勝錄卷七

王或如齋

先大父舊藏張卿子隱君像一幀天啟壬戌閩人曾鯨  
波臣畫上有丁敬身杭大宗厲樊榭梁蕘林葑林周穆  
門柳潔夫沈塙士彭芝庭諸先生詩汪氏東軒吟社嘗  
以此命題先大父及汪小米胡書農黃薌泉皆有詩見  
清尊集隱君詩分湖上白下蓬宅衰晚四編先生手定  
歿後刊板散亡康熙戊辰外孫金張重爲補刊丁松生  
丈藏有抱經堂手鈔校本

光緒丙午冬於武昌之勸業場書肆見吾鄉吳石倉先  
生小象新羅山人畫題詠多鄉先輩以索直昂議未諧  
後爲同年桂陽陳復心所得戊申歲復心來主嶽麓學



堂余語前事曰此吾鄉先輩也吾將為仇池之易可乎  
辛亥春余謝病歸過武昌復心置酒話別酒酣出此圖  
贈行余深感之其年秋武昌亂作復心還湘又二年鬱  
鬱以死每展此幀泫然流涕

劉念臺先生海天旭日硯其十一世族孫瀚以墨拓徵  
題硯長方形中圓如日四面作波濤洶涌狀上方刻海  
天旭日四字硯背刻山島形在海中水面作日象左側  
有崇禎壬申宗周珍賞八字瀚自記云此硯藏家廟子  
孫世守之先大父西桓公由孝廉官楚北道光甲辰奉  
諱回里修葺宗祠捐置祭器宗老嘉之乃貽此硯咸豐  
蕉廊勝錄卷七 王求恕齋

癸丑任漢陽縣賊由豫章侵江漢嬰城固守力竭身殉  
當烽煙告急公誓與城存亡遺孥山走持硯告曰此祖  
宗遺澤二百餘年宜保護之先考星六公以襲職橐筆  
軍中積勞以卒此硯幸存為累葉忠貞之氣所默寄謹  
摹鈐諸木紀其崖略西桓名鴻庚道光元年舉人大挑  
知縣官湖北沔陽州蘄州遠安天門黃岡等縣咸豐三  
年移署漢陽九月粵匪陷漢陽死之大吏疏聞 優詔  
褒卹星六名畫官湖北枝江長樂知縣

吾浙多詩僧而以西湖諸名刹為尤盛如南屏淨慈寺  
自亦諸珽虛讓山主雲惠荃樾堂小顛人各有集儀徵

阮文達所為書南屏七代詩僧之室扁額者也珽虛主  
雲皆善畫山水余嘗見主雲淡墨山水畫冊為竹雪亭  
主人所藏今不可再觀矣日本高洲大助來長沙得實  
蔭和尚山水畫卷實蔭亦珽虛法嗣珽虛於乾隆六年  
主 聖因寺二十二年移住淨慈 南巡 賜紫三次  
三十三年退院命實蔭代其事實蔭工詩善畫山水見  
杭大宗道古堂集其後實蔭乃移主乾峰寺終焉此冊  
署款無年月而自稱西湖南屏實蔭則正當繼席珽虛  
之年畫法純用枯墨而蒼莽之氣溢乎毫楮之外洵足  
珽也余又嘗見歸安金丈彥翹獲掌大冊子為主雲真

蕉廊勝錄卷七

王求恕齋

蹟蕭淡中得蒼秀之致謂日夕對此可抵一服清涼散  
也文善畫性孤潔自號竹雪亭主

蕉廊勝錄卷七終



錢塘吳慶坻撰

吳興劉承幹校

讀閻懷庭先生循觀困勉齋私記曰居敬窮理是一事靜坐覺有閒念即是不敬正念相發即是窮理又曰存心處事當與古人較得失不可與今人較得失又曰譽有益於名無益於實毀有損於名無損於實故君子務實而已不以毀譽動於中也又曰有人待我以橫逆便當思聖賢處橫逆是如何有人愛我敬我便當思聖賢處人愛敬是如何其引林逋之言如勉強為善勝於因循為惡耳不聞人之非且不視人之短口不言人之過以責人之心責己則寡過以恕己之心恕人則全交子不可待父慈而後孝弟不可待兄友而後恭語人之短不為直濟人之惡不為義皆名言也其文士詆程朱論曰予觀近代文士以著述自命者往往傳會經義以立言然於程朱之學則或者尋墨索疵而深寓其不好之意予惑焉夫程朱之言即六經也學者苟近思而求之則有見其理之一而本末之無殊致矣又有說焉文士所愛者辭也六經之辭古雅深奧利於引据增文章之光悅故雖棄其實而猶取其華程朱之言直陳事理或

蕉廊脞錄卷八

一求恕齋

雜以方言無雕琢之觀華實兩無取焉而其言又顯切近今情事足以刺譏吾之所為而大有所不利則安得不攻也哉然不敢攻其大者何也其大者君臣父子之經修已治人之理皆燦著于經詆之則為詆經詆經則犯眾誅故不敢乃摭其訓詁字義考論故實之異於他說者窮極其辨至刺刺累幅不已或詆之為愚為悞嗚呼六經程朱之所傳者非字義故實而已也其道在於君臣父子之經修已治人之理人道之所以經緯天地之所以貞固鬼神之所以昭明者皆在焉如以字義故實而已則古之善是宜莫如記醜而博之少正卯而見棄於聖人何也況其所據以攻程朱之說又多程朱所辨而廢之者而非其博聞之有不及也誦先生此篇深切著明可為詆宋儒者痛下鍼砭

蕉廊脞錄卷八

二求恕齋

滇處西南邊徼而文章氣節代不乏人昆明李復齋先生文耕尤能以宋儒之學服官治民非空言道學者比先生嘉慶壬戌進士由山東知縣累官至貴州按察使其官鄒平冠縣膠州皆有惠政民呼之為李青天著有喜聞過齋全集二十三卷山左文移黔中文移亦在其中多至誠惻怛之言余在滇嘗假諸吳肅棠學使得讀之中有云近日功利之害偪天塞地徹骨透心勿論富



貴貧賤高明沈潛之人舉凡交際往來倫常日用之事非利不動非利不行直以趨便求益鍊成人心鑄成世界一舉足而不忘利一涉念而不忘利其正人君子倡為義舉者則子立無與孤掌難鳴除貼心貼力任勞任怨外仍須以利脂秣以利灌溉然後各得其欲為我所用而隄防少疏仍恐為所劫制其旁觀之忌者惡者阻難之中傷之又無論矣嗟嗟一舉事而傷仁人孝子之心短英雄豪傑之氣殆無過于今日之世局世態世味世情者矣先生當盛時而其言若此殆亦有所激有所指然以今日之世局世態世味世情殆又過之安得

蕉廊勝錄卷八

三求恕齋

如先生所謂滌垢穢之肝腸剔腥羶之骨髓漸復本心知有廉恥者乎

江陰楊文定公教子孫語 取人以剛明為最次則取其刻苦者為其終有成也若浮游淺薄則為廢材 寒花耐冬春夏之花則不然故生於憂苦亂離之人多堅實風霜之威天之殺物正以成物禍患之降天之困人正以成人遇之而摧者乃凡卉庸流耳 陽善陰惡驗之一身即可見神氣陽也體質陰也人之惡端皆起於耳目口鼻四股之欲非陰惡而何陽之有惡亦為陰所累耳天之生人使各有身乃與以為善之具也誠知此

而使神氣常靜一為身之主而百體從令焉所以矯氣質之累而復天命之原也

漳浦蔡文勤公二希堂集云大臣以身任事必有公清之操有愷惻之懷有明通之識有強毅之概有儆懼之心無公清之操則不免有寵利之疾矣無愷惻之懷則不能有納溝之恥矣無明通之識則膠執而鮮通矣無強毅之概則雖知其然發之不勇守之不固矣無儆懼之心則自信太過禍且隨之矣讀此因歎 國初至乾嘉間中外大臣能兼是數語者尚可用事實言論而想見其人近百年來學術日卑人才日乏自林文忠胡文

蕉廊勝錄卷八

四求恕齋

忠曾文正數公外殆未足語於此治術無本原國家將何所倚賴乎

讀錢警石先生曝書雜記學識精博直接乾嘉老輩之緒其開示後學垂訓孫子尤多見道之言節錄數則如左 湯文正公家書云家下書籍用心收著一本不可遺失有人借當定限取來書冊愈舊者愈當珍之不可忽也我回家賴此延年此要務也文正以書籍為延年真萬金良藥 余初至海昌意有所語輒覺心悸蓋家居時父兄朋友相與無猜乃竹垞翁曹文學墓誌所謂田居往還者寥寥數子相見肝膈畢露妄謂天下無不



可交之人無不可言之言也及病甚始自悔因讀近思錄於存養克已諸條再三涵泳宿疾頓瘳文端公每教人讀小學近思錄悔不早讀是書以變化氣質也孫徵君孝友堂家訓語永興姪孫曰吾家沐陽公以廉吏起家爾祖能繩其武我輩俱爲清白吏子孫較以金帛田宅遺後人者榮多矣爾祖常語余曰沐陽公一任止受新生公宴綱一匹弟今日仍覺於先德有愧也惟自覺有愧始無愧耳留餘忌盡天之道也常處其不足以爲可增可加之地若增無可增加無可加立刻索然矣

謹按坻先世慶州公亦以廉吏起家今縣延已七世矣敬念舊德昕夕皇悚

錢文端行解

五求恕齋

割記中一條云大凡人家興旺每一二世必衰從此後或遲一二世又興者亦有之總未有赫奕不衰者譬諸花木果實連年燦爛稠繁間一二年必稀俗名歇枝蓋亦盛衰循環之道易繫辭曰剝窮上反下又易窮則變變則通陰陽消長理所必然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人家子弟常須自思身當斬澤之時何可無培養之功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念念積累事事積累一世培養世世培養自然連綿不斷續箕裘而振家聲亦所謂君子存之者也才力智慮之人不可無慈祥之氣以養其福富貴聲望

之家不可無渾樸之子弟以存其元氣 甘健齋語

處逆境難處人倫盤錯之逆境尤難天地鬼神以此試其人而鍊之也宜憂勤惕厲喜怒哀啼笑總勿輕用而此中一主於正無稍詭移也 毛稚黃語

不辱人以不堪不愧人以不知不傲人以不如不疑人以不肖不輕出詩文示人制毒性以化殺機養喜神以延壽脉教兒童放生不拈蟲弄雀留心教女爲人家造奕世之福 沈大匡語

王文莊公封翁文山先生雲廷嘗輯國子監志卷帙繁富惜佚不傳 先高祖退庵公嘗稱先生所著寶言堂

蕉廊脞錄卷八

六求恕齋

家戒云人家出一斲削元氣進士不如出一培植元氣秀才又嘗寓書文莊云詞章之學祇求文理無疵刻意求工則害道進取之途須知得失有命稍事馳騫則喪品悠悠忽忽便虛度一日便虛度一年便虛度一世戰兢兢始不負所事始不負所生始不負所學此可書作座右銘也

汪文端公雍正甲辰二甲一名進士官至吏尙協辦大學士太子太傅 贈太子太師乾隆間直南齋入樞府御書松泉二字以賜因以自號有松泉詩文集性謹厚嘗謂爲大家子弟倍難面諛多則無從聞過屬耳目



則不能藏拙故須謹之又謹誠至言也

趙橫山先生大鯨由進士歷官左副都御史相國永貴其門下士也初撫浙詣辭問曰此去政當奚先曰劾貪先生笑曰貪吏賊入已者不必劾也相國愕然先生曰賊入已而不分潤上官上官早劾之矣不待君也今之巧宦全取諸民而半致之上或且全致之以貢媚而營私上下固結牢不可破譬如獲盜胥徒百萬有所恃焉則無敢蹤跡之其所禽者皆竊鐵攘雞輩耳相國再拜曰微先生無能言及此也

海盜梁伊湄履祥篤信朱子之學案頭置考亭全集正

蕉廊勝錄卷八

七求恕齋

襟循覽日有程課及門問曰學幾時纔到悅地答曰即學即悅無兩候也畏難不悅俗學不悅外此雖學佛老者亦有得心之時况吾道之精微廣大乎君之不悅正坐不學反于學外求悅不亦左乎聞者歎為至言

凡家道所以可久者不恃一時之官爵而恃長遠之家規不恃一二人之驟發而恃大眾之維持 老親舊眷貧賤族黨不可怠慢待貧者亦與富者一般當盛時預作衰時之想自有深固之基矣 處此時世負此重名總以錢少產薄為妙一則平日免於覬覦倉卒免於搶掠一則子弟略見窘態不至一味奢侈 處茲亂世錢

愈多則患愈大每年足勇一年之用便是天下之大富人間之大福家中要得興旺全靠出賢子弟若子弟不賢不才雖多積銀積錢積穀積產積衣積書總是枉然 吾家現雖鼎盛不可忘寒士家風味子弟力戒傲惰戒傲以不大聲罵僕從為首戒惰以不晏起為首 以養生六事勸兒輩一日飯後干步一日將睡洗脚一日胸無惱怒一日靜坐有常時一日習射有常時一日黎明喫白飯一碗不沾點茶皆閔諸老人累試毫無流弊者 有福不可享盡有勢不可使盡福不多享總以儉字為主少用僕婢少花銀錢自然惜福矣勢不多使少

蕉廊勝錄卷八

八求恕齋

管閒事少斷是非無感者亦無怕者自然悠久矣曾文正公

曾文正公家書垂訓子弟精理名言殆不勝記獨其將

赴天津示二子書中不忤不求二書當書之當座右銘詩曰善莫大於恕德莫凶於妬妬者妾婦行瑣瑣奚比數已拙忌人能已塞忌人遇己若無事功忌人得成務己若無黨援忌人得多助勢位苟相敵畏逼又相惡己無好聞望忌人文名著己無賢子孫忌人後嗣裕爭名日夜奔爭利東西驚但期一身榮不惜他人污聞災或欣幸聞禍或悅豫問渠何以然不自知其故爾室神來



格高明鬼所顧天道常好遺嫉人還自誤幽明叢詬忌  
乖氣相迴互重者災汝身輕亦滅汝祚我今告後生悚  
然大覺悟終身讓人道曾不失寸步終身祝人善曾不  
失尺布消除嫉妬心普天零甘露家家獲吉祥我亦無  
恐怖 知足天地寬貪得宇宙隘豈無過人資多欲爲  
患害在約每思豐居困常求泰富求千乘車貴求萬釘  
帶未得求速償既得求勿壞芬馨比椒蘭磐固方太岱  
求榮不知賦志亢神愈怏歲煥有時寒日明有時晦時  
來多善緣運去生災怪諸福不可期百殃紛來會片言  
動招尤舉足便有礙戚戚抱殷憂精爽日凋瘵矯首望

蕉廊脞錄卷八

九求怨齋

八荒乾坤一何大安榮無遽欣患難毋遽傲君看十人  
中八九無依賴人窮多過我我窮猶可耐而况處夷途  
奚事生嗟愴於世少所求俯仰有餘快俟命看終古曾  
不願乎外

左子異方伯寄贈文襄公家書印本錄其最切要語

既讀聖賢書必先求識字所謂識字者非僅如近世漢  
學云云也識得一字即行一字方是善學終日讀書而  
所行不逮一邨農野夫乃能言之鸚鵡耳縱能掇巍科  
躋通顯於世何益於家何益非惟無益且有害也馮鈍  
吟云子弟得一文人不如得一長者得一貴仕不如得一

一良農文人得一時之浮名長者培數世之元氣貴仕  
不及三世良農可及百年務實學之君子必敦實行此  
等字識得數箇足矣科名亦有定數能文章者得之不  
能文章者亦得之有道德者得之無行誼者亦得之均  
可得也則蓋期蓄道德而能文章乎此志當立 丈夫  
事業非剛莫濟所謂剛者非氣矜之謂色厲之謂任人  
所不能任爲人所不能爲忍人所不能忍志向一定併  
力赴之無少夾雜無稍游移必有所就以柔德而成者  
吾見罕矣 近來時事日壞都由人才不佳人才之少  
由於專心做時下科名之學者多留心本原之學者少

蕉廊脞錄卷八

十求怨齋

且人生精力有限盡用之科名之學到一旦大事當前  
心神耗盡膽氣薄弱反不如鄉里粗才尙能集事尙有  
擔當試看近時人才有一從八股出身者否八股愈做  
得入格人才愈見庸下此我閱歷有得之言非好罵時  
下自命爲文人學士者也 我生平於仕宦一事最無  
繫戀慕愛之意亦不以仕宦望子弟諺云富貴怕見開  
花我一書生忝竊至此從枯寂至顯榮不過數年可謂  
速化之至絢爛之極正衰微之徵惟當盡心盡力上報  
國恩下拯黎庶做我一生應做之事爲爾等留些許  
地步爾等更能蘊蓄培養較之寒素子弟加倍勤苦力



學則詩書世澤或猶可引之弗替不至一旦澌滅殆盡也 古人經濟學問都在蕭閒寂寞中練習出來積之既久一旦事權到手隨時舉而措之有一二樁大節目事辦得妥當便足名世目今人稱之為才子為名士為佳公子皆諛詞不足信即令真是才子名士佳公子亦極無足取耳 吾湘於咸豐初年首倡忠義至今二十餘載流風未沫諸英傑乘時樹績各有所成為自來未有盛事此時正宜翦光匿采加以蘊釀冀後時俊民輩出以護我梓桑為 國幹輔不宜更事鋪張來護愿之口而壞老輩樸愿之風也 吾平生志在務本耕讀而

蕉廊勝錄卷八

十一求恕齋

外別無所倚三試禮部既無意仕進時值危亂乃以戎幕起家厥後以不求聞達之人上動 天鑒建節錫封忝竊非分嗣復以乙科入閣在家世為未有之殊榮在 國家為特見之曠典此豈天下擬議所能到此生夢想所能期子孫能學吾之耕讀為業務本為懷吾心慰矣若必謂功名事業高官顯爵無忝乃祖此豈可期必之事亦豈數見之事哉或且以科名為門戶計為利祿計則并耕讀務本之素志而忘之是謂不肖矣

長沙王葵園師嘗與人書云平生願為讀書人不欲貌

襲名士願為正人不欲貌襲道學願為建言之人不欲貌襲直諫先生立身本末為學大指數語盡之矣

袁忠節公小瀝巢日記云孝達督部出詩四卷枉示某對公言此安石碎金故當流傳世間公笑曰那得便爾殆不過陶公木屑耳憶壬午年謁左文襄時以病在告予對言公晚境可務自全正宜如裴晉公放意機衡外收身矢石間耳文襄蹴然改容云吾安敢望裴公今雖政府殆不過束縛酬知己蹉跎效小忠而已且吾位為宰執豈容依阿浮沈專務自全子言非也兩公之於談諧中出莊語箭鋒相直皆此類

蕉廊勝錄卷八

十一求恕齋

孟子為滕畫策二或皮幣將事或效死勿去魏絳之謀傳稱五利漢過不先亦師老氏柔能剛之誼以息事寧人為用其利敗之幾未可以一言定一策決也苟利社稷貴因時弛張耳吾觀至元十二年世祖與宋議和獨松關守將殺使者廉希賢激世祖之怒而宋社旋墟天聰六年我 太宗文皇帝與明修好賜大同巡撫沈榮書議互市明人治罪絕邊市有以激王師之怒而明社遂移絕之未知其利通之不聞其害上疏兩國兵交聘問之使往來其間利敗之幾豈一端盡哉

象研榻  
文書後

袁忠節跋  
胡忠簡遺



袁忠節公在京曹日才名甚盛而實篤志於身心性命之學余嘗聞其緒論心折之一日以書貽余曰方今九流溷濁人材衰少之會必得篤實慈祥有大根器者起而相摩相盪乃足以消世變而引善機君以太邱蟬嫣之門地負沈深篤雅之姿天之予君者厚則所以自待者自不應薄區區之竊望于先生者重遠之學濶大之規而非所望于刻瑣嶸形無實之言也竊謂近代名流之學非所以期高流其唯潛齋先生沈端恪之遺書乎余服膺期語而汨于世法未由實踐愧負良友多矣忠節師事劉融齋先生服膺其說屢見於文字中其論

蕉廊脞錄卷八

古求恕齋

為學之方尤足為後學準的嘗見其與宗人敬齋觀察書牘卅餘通錄其二則云為學之方鄙意以為兩漢至今風氣屢變凡前人立一宗旨皆有致用方略不可偏廢正須集長去短博採兼收如九流有九流之用西漢人主陰陽五行多喜黃老東漢人多主訓詁陸子靜王文成用曹溪宗旨 國朝諸老先多講考證皆各有派頭各有方略至于北宋義理之學又元利以來降及虞道園歸熙甫至近代方氏姚氏為古文之學尤為學術穿綫統宗之處近年論經濟之學以曾文正為正軌左文襄才氣優于問學似不逮遠甚論經義以陳蘭甫為

正軌論古文以姚姬傳氏為正軌此三家之書子弟能熟讀亦可以東身自立獨往獨來于濁世之中若夫經師家法門徑亦不可不知其梗概文筆之事去病求利亦吾身之甲冑干櫓也 夙昔雅信曾文正公云功業之事天命居其七人力居其三學問之事人力居其七天命居其三此知命之談也蓋功業之來全視乎時讀子雲解嘲篇可知其理仕途亦由命定不可強求惟學問盡其在我可以自我為政第成器與否亦視根器之大小年力之修短為衡古今學者如牛毛成者如麟角可太息也我輩年已□□去者如此來者可知功業二

蕉廊脞錄卷八

古求恕齋

字不必厲之夢寐徒勞煩擾矣惟力學以希炳燭之明其可乎

中材以下非有盤根錯節之遇貧賤憂憾淬厲玉成之境渺有能自立者如于北溟宰羅城郝浴窮居尙陽堡使之困心衡慮體認本來面目刊落浮華鞭辟入裏乃得治心養氣工夫而後德慧術智生焉若置之豐腴安逸之地愚者固靡然結習賢者亦筋骨不堅最為敗壞人才之具 分一日光陰以其日力精力之半游心於无為法以其半程功於有為法動與靜交相養智與愉交相養藏修息游量力而動如是則和理日濟榮衛之



間血氣融通錫除煩苛精氣不竭而應務不窮袁忠節公書接物處事隨固不可激亦不宜郭有道貞不絕俗吾又嘗刻小印文曰夷惠之間可知吾之志也然此中卻須實有貞力否則隨俗而靡矣又曰於已則是之中求其或有未是於人則不是之中求其亦有是古人嘗謂諸葛公三代下一人其教子祇澹泊益靜四字又曰才須學也才賦於天學勉於人可以自主 人之志氣固貴自立而亦關乎精神興趣發憤忘食即是精神樂以忘憂便是興趣 心總不能無所安著既不著於讀書做人即軼於規矩之外 驕之一字誤盡古今人物周

蕉廊勝錄卷八

五球想齋

公尙不能驕况下此萬萬 我生平不肯向人稱貧不欲輕受人惠 從來絕大事功皆從平實做出來未有不平不實浮夸誕妄而能有成者 近來人總膠漆於一私所言或公及治事便營私陳藍洲訓子語乾隆杭州府志成於杭州知府儀徵鄭楓人嚮先是邵閩谷齊然嘗創修已具稿未刊而邵公卒繼事者為王燧以已意竄易之故今印本有異同未幾王敗所刻本遂不行鄭公乃賡續成之邵公以文學起家温然儒吏巡撫王直望惡其迂拙百計窘辱之邵公憂憤以沒如皋王燧巧黠人也覲得是缺陰擠邵邵劾王遂權知府

事相傳王受事日入內署瞥見邵公衣冠出手批其頰悚息不敢入暑假鹽運分司署居之未幾巡撫被逮王亦見法聞王最工逢迎多機智一日巡撫命兩縣令置竹榻欲久用光澤之竹而未經人坐臥者索之急縣令計無所出請於守守曰易易耳市上線鋪理線竹具多年久極光澤可以新竹通易之頃刻可成也如其言巡撫大悅其警巧多類此沈文輔之云

蕉廊勝錄卷八

六球想齋

達庚申賊破杭州乃倉皇歸覓其母不得有請卜者往焉詢母存否盤中書云仕則慕君便把庭幃冷落清夜自思能不潛潛吞貧而為祿亦仕之常但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此言何解爾問爾母爾母自逍遙也向西覓之可得某塔焉若喪逾數月附舟至嘉湖間卒于舟中舟人昇之岍將藁葬矣檢衣中得一木牌書姓名官爵甚悉有馬翁者素相識聞之為具棺斂而葬之卜壇數語婉而多風雖鬼也吾猶敬之

山陰徐大綸字香莊乾隆六十年官鎮守五寨司巡檢時紅苗焚掠乾鳳永三廳鎮軍以輕進陷苗攻箄益急



大綸奮挺大呼募敢死士百餘人殲苗甚眾苗始却復團練鄉兵守禦苗不敢近呼為徐三將軍大綸行三故云嘉慶二年中丞傅公時為鳳凰廳同知大綸在軍中其冬一夕以勞疾卒將歛忽大聲作北音曰奉神命傅公至又作山西音曰忠義吾所佑徐大綸有活生靈功為請于帝得不死呼傅公至前以指畫掌作百餘字且曰善視若吾去也大綸病遽起當時譁傳以為異事余至長沙故老猶有能述其事者

仁和施三成章業米湖墅成豐庚申賊圍城亟城中米殆盡成章輟業家居積米尙夥乃廣給鄰里之餓者人

蕉廊脞錄卷八

七求恕齋

來乞與之米未嘗取值城破逸出奔走飢甚遇一老嫗施粥道旁因就食後屢逃徙所至輒得食自言流離困苦中未受一日餓也亂定後仍業米行凡至他縣販米遇鄉人逃徙不得歸者挈之返問其家而還之無家者輒代營生計買人子為善于鄉而知之者鮮余故為表之

蕭山鄉民有忤其母者其平日悖德事不知也言者但謂其子嘗出外屬妻具蔬飯俟歸而食之及出婦以奉姑夫歸索食不得妻畏夫不敢隱夫怒撻其妻母慚憤自縊死鄰里咸莫喻其故越數日天大雷雨擊其子死

始知其母死之由云

潁州之鄉八里松居民卽姓音近卽亦不知其為卽抑為伍也兄弟四

人而不能養其母蓋家素貧子長各使營生計而四子以次排日供膳伯與仲家稍裕而供養甚薄久且生厭叔貧縫紉為業季為坊者尤窶叔與季懟曰母不能與兩兄校兩兄不乏甘旨乃徒食兩貧子耶母由是怏怏會除夕當伯供食則先闔扉示弗納母至呼不應以杖擊扉亦不應母哭而返季之婦賢者也居恆奉姑謹母既不得食於長子乃走告季嬾嬾勸慰且留之食季弗欲嬾乃乞鄰得米一碗又鑿底焦飯升許以布縛之使

蕉廊脞錄卷八

七求恕齋

姑攜歸路側有大池母以悲憤不克自申過池上坐地哭竟投水死明日有過之者見池上遺杖一布囊一水面浮婦尸因相聞於路季婦聞之色然駭趨視姑也發囊則米與焦飯具在乃大慟呼其夫入水撈姑尸夫不善泅亦俱沉焉而其兄嫂六人者聞之若罔聞也俄而天陰晦霹靂驟起攝三子及婦並踞池上同時震死鄰里遠近咸來瞻睹莫不悚慄三子皆無嗣獨季生兩兒存亦此嬾孝謹之報歟

謹慤之士必信必果雖死不改其志乃至沒既數稔而初心耿耿亟欲自白者徐文居夏縣日與邑之幕客張



君交其言訥其行拙張之戚屬有官于秦而歸者其子病張邀徐丈往診之既愈其人以白金來謝張爲代致徐丈辭不可時張方假衰北行徐丈卽以金屬購京師高麗參旣而病歿京寓逾兩年徐丈自夏縣入都宿盧溝逆旅恍惚夢其來深以得金未買參爲已咎委宛謝過云

夏縣二明經人稱之分東學西學焉東學忘其姓西學盧某文學素荒陋偶作書與人語多俚俗東學見之輒大笑盧慚甚後學宮老柏爲風所仆東學裁其一枝作皮書板盧遂具詞控於上官誣以學宮柏作壽具幾至

蕉廊勝錄卷八

九求恕齋

落職久之乃免一譚笑頃耳而身名之神隨之世之輕於非笑者可以儆矣

姚丈益齋家一輿夫執役有年矣一日令齋帷幙枕簟之屬於他所輿夫適逋負不獲償竟投諸質庫太夫人怒將逐之姚丈陰使人詢質何所得錢若干爲贖還而留輿夫弗使去曰因此事見逐彼無復噉飯地矣又縫人某竊其絮衣將盡爲爨媼所覩丈則微告焉而善遣之辛酉杭州破賊所至率用土人爲導而一輿夫一縫人適皆在賊中脅以指示過姚丈宅門給賊曰是貧家無財物可勿入也因得免於剽掠云

江西太學生羅含康熙甲辰客京師館於真定梁氏一日感暴疾有二卒引至冥司殿下甫入門冥官傳呼乘輿出儀從甚盛羅視冥官貌清癯弱不勝衣而丰度端整心知爲正神不辨爲誰有執卷而隨者乃羅亡友錢塘洪貞孫也因詣揖問無恙外卽叩輿中人洪微哂曰此吾鄉柴公虎臣爾豈未之聞耶羅故聞柴名趨向長跪以功名請不應叩至再乃曰此非吾職汝但體天地好生一念自能致之言訖而甦時嚴司農沆施侍講閔章聞其事同詣羅羅述其年貌舉止皆與柴合此事見天津沈文和兆澧蓬臆襍錄柴先生名紹炳仁和諸生

蕉廊勝錄卷八

三求恕齋

生平篤守宋學孝友爲鄉里矜式矜而爲神宜哉長沙朱雨田原籍安徽南陵以寒士起家操計然術致富生平以濟人利物爲己任自道光己酉振水災爲致力善舉之始其後歷咸同光三朝五十年中善行不可枚舉所居距長沙省城十餘里築室先塋之旁奉母以居顏曰萱圃性好蒔花春秋佳日必以花時讌客年七十餘矣而神明不衰中歲苦羸疾服鍾乳硫磺諸品疾愈甚後乃服大黃黃連元明粉小蘗檳榔諸藥遂大瘥自言生平所服大黃已在千觔以外黃連等涼劑亦四萬餘帖亦可謂異稟矣壽至九十而終



有屠者居餘杭之鄉門外隙地悉種瓜方春墾土見土中有古泉掘既深所見益夥數日竟得萬餘紫色深黝多宋年號鄰人聞之將謀爭掘其妻吝之拚土而坐其上比夜與夫潛出將盡取焉則土以下輒石層累無所施鋤搗矣所得泉萬餘亦莫知所究竟云

活蝦蟇一個縛挂風際勿見日既死復擊之埋入土中遇月食時速掘起置地上覆以銅盆以鎚擊盆作聲勿少閒俟月食復吐則蝦蟇活矣旋即擊死焙乾研末作小丸收藏備用遇有縊死人急將此丸強納入喉周時便蘇仁和陸子安嘗製此藥屢試必驗惟救一童子則

蕉廊勝錄卷八

王求恕齋

蘇少頃復絕抑亦奇矣

芭蕉根內有實每夕五更必從下躍上有聲人於此時靜聽得之俟其躍上速取之形如橄欖核但不知何所用也

小說記義馬義犬者多矣惟余所聞於先大父者爲西安副都統雙就園所乘馬爲最奇花宜館詩集有義馬行一篇序云咸豐三年就園督兵剿北路賊賊夜襲營所乘馬爲礮火驚逸賊牽馬馬踉蹌不肯行遂獲賊乃并獲馬就園義之五年北路賊平還軍西安作圖以表其義

余表伯朱雨泉官陝西甯條梁巡檢殉于任所喪還西安有所蓄黑犬名曰大漢隨行二千數百里日在靈舉左右一日偶失道犬獨在前乃折回尋柩及之仍隨行比至西安城外厝所表伯母華乃孥之入城在余家數年守戶墓嚴視常犬高大故以大漢呼之云 又仁和王子展存善云其封翁官粵時有輿夫買一犬將宰而食之粵人性喜食犬習爲故常封翁見犬受束縛哀鳴問輿夫知以銀六錢買得者如數給之解犬縛牽歸畜之後數年封翁病卒犬先六日即不食日蹲封翁臥榻側不去封翁卒後一日犬亦死王氏哀之每於忌日以

蕉廊勝錄卷八

王求恕齋

小紙書犬名粘於祭案之下以示不忘犬名阿黃以其毛色黃也

湖南耒陽縣城外濱河有地鞞洲洲上有杜工部墓余泊舟登岸訪之一坏完好有墓碣字漫漶似是元至元某年立按元稹杜君墓係銘云子美之孫嗣業啟子美之柩襄耐事於偃師舊書文苑傳甫于永泰二年卒于耒陽子宗武流落湖湘而卒元和中宗武子嗣業自耒陽遷甫之柩葬于偃師縣西北首陽山之前是耒陽不當有公墓或當日慕公者爲公營宅兆葬衣冠未可知也湘南人俗傳公死于水一驂浮見茲地至今名其地



曰韓洲則傳會不足信也

嘉慶元年仁和孫文靖公以四川總督征白蓮教匪於西陽州累戰大捷六月薨於軍余夙聞西陽州境長干嶺有公祠按州試畢乃屬州牧訪問紳士無知者尋飭吏胡吉亭至其地繪圖貼說以歸則地名馬鹿溪又名長干嶺有自生橋土人尙知嘉慶乙卯年孫中堂帶兵至此薨逝並不聞有祠宇今祇土地廟一極庫隘廟側一碑相傳是中堂神道碑字跡漫漶不可辨云云按公薨後 命內臣護其喪歸非葬西陽則神道碑之說乃傳訛意當日州民感公以死勤事作祠樹碑以誌不忘

蕉廊勝錄卷八

三求恕齋

歲久傾圮夷爲土地廟而碑則猶存惜剝蝕過甚竟不能拓得一字耳

梓潼縣長卿山有李節士祠祀漢御史李業入祠則李君闕在焉道光十四年知縣徐凝績於田野中得之移置祠中闕凡二行行四字曰漢侍御史李公之闕字大四寸許無缺蝕廊右有碑二一爲明嘉靖壬辰縣中林下七十三翁金獻民舜舉讀李節士詩一又題李節士新祠詩一跋云嘉靖戊子巡按御史李東分巡僉事戴鰲始建祠樹碑其一碑爲草堆所蔽不能辨一字成都布政使署亦園乾隆辛丑宛平查儉堂先生禮所

闕有怡情育物之堂不波館紅蓼橋種山臺小綠天亭依花避樹廊花鴈校書房引涼徑此君亭接翠軒諸勝先大父少時嘗讀書園中時婁東姚公一如方伯爲布政先大母姚太夫人方來歸也後四十年先大父爲四川布政有亦園感舊詩儉堂爲蓮西先生弟嘗從征兩金川累官至四川布政使擢湖南巡撫著有銅鼓書堂遺稿卅二卷光緒丁酉余至蜀問亦園之名竟無知者詠齋王文言藩司官廨幾經修葺意所謂園者卽今附設廨中之各局耳

蕉廊勝錄卷八

三求恕齋

成都西郭外青羊宮不知建自何代志乘闕載所祀者或謂太史儋或謂老萊子或謂李耳皆無塙據蓋自唐初崇祀李耳肇錫隆號曰太上曰大聖祖起於麟德至天寶而彌盛靈符遺像一時讐言遂成故實至今羽流居之日事崇飾世俗皆以爲老子之宮矣相傳舊有青羊二一已逸去今尙存其一範銅爲之而以鑲鍊錮其足謂防其更逸尤爲可哂余幼時曾往游焉二三月間花市最盛士女雜遝光緒丁酉再至成都則無暇言游事每逢花時率在外郡不復能重尋陳迹矣蜀多奇姓若芍若首若銀若竹若寸按試各郡往往有之石砭廳有隆肇周劍州有嘉炳南會理州有大澤宇



皆他郡所無西昌縣附生買旭升文字甚佳試列一等發落日詢以得姓之始自言爲微子之後蓋其族譜相傳如此不知何所據

湖南永州府桂陽州童試皆有獠童名額號曰新童蓋自嘉慶間苗獠歸化之後特設學額以文教化其獠俗也新童皆盤姓其漢槃瓠氏之苗裔歟

先高祖退庵公官遂昌訓導先曾祖妣程太夫人率先伯祖當塗公先大父光祿公隨侍學署後有高樓三楹軒爽可喜啟牕則眾峰在目相傳樓有恠人莫敢登程太夫人有膽攜當塗公光祿公居樓下值風日晴和時

蕉廊勝錄卷八

圭求恕齋

往登覽一夜月色甚朗又擬登樓遠眺行至梯半間樓中履聲索索須臾樓門啟有前代衣冠者闖然而出急滅燭返尋亦寂然蓋明末時有殉節於茲樓者毅魄長留要不爲厲也

蜀中文學頗盛而士習多漸染汙俗者余於課尊經書院日嘗以貶俗詩六章發題用白文公新樂府體拈三字爲題一日多暇日戒廢學也荀子曰其爲人也多暇日者其出人不遠矣荒於嬉安於陋汨沒于利均之廢也戒之哉一日莠亂苗止橫議也學術歧誤莠言亂政非聖無法厥禍滔天蜀士誠敦本尙義不惑異說比於

齊魯今猶古矣所願後生小子毋搖於聞見毋恣爲論

議葆我嘉種衛我道藩教者之責學者之幸一日鼠無牙懲好訟也訟則終凶大易明訓人能充無欲害人之

心而仁不可勝用也積習深痼牢不可破庸詎知害人者卒自害乎一日捉刀人惡槍替也槍之名不知緣起無已姑以捉刀字比附之彼乃英雄此則穿窬類耳機

械變詐廉恥道喪無怪憤激者之欲廢科舉也曰阿夫容痛煙毒也天降巨毒甌我中華浸淫百年戕賊無算愚頑無論已賢知不免槐蘭之根而漸之滫可弗痛歟一日哀六朝正書體也篆分草隸遞嬗遞變隋末唐初

蕉廊勝錄卷八

圭求恕齋

八法正軌近世好異乃學六朝卽論六朝亦自有其平正者刁遵鄭羲差爲傑出誌銘造象石工龕書不足言矣不觀碑版不識書勢詖險側媚銜名駭俗雖曰小道亦人心世運之憂也

湘鄉楊石泉制軍以書生崎嶇戎馬從左相國援浙由衢州太守游歷開府於吾浙建勳甚多培養士類用意尤厚嘗自言少時讀書羅忠節公門下與王壯武龔同受業湘鄉有相士言奇中一日借王詣之曰二君皆貴人也既又曰何兩君皆不能享大年王問壽幾何曰顏子之年耳楊問之則曰可多十六年已而兩人皆隨忠



節入戎幕王戰沒果如其年楊撫浙時年甫四十餘中  
戍冬大閱砲子及其座隅幾中傷時議者謂必嚴究制  
軍曰此誤發耳置不問是歲年正四十六也踰年制軍  
始以告人曰吾今日固當告存矣

蜀中無蟹有南貨客者多越人販南中食品至以一陶  
器盜貯一蟹直白金二流至成都官吏爭買以饒客一  
肴即費數金其實遠致失真味大無謂也 先大父嘗  
作瘦蟹行以風之其結句曰薑新酢醃一杯羹價抵貧  
家三月粥藹然仁者之言也

蜀中產綠茶山谷令蘆山作綠茶頌今則嘉定雅州水

蕉廊勝錄卷八

毛求恩齋

石間多有之色味形狀與吾鄉紫菜絕相似

嘉州荔支色香味雖不逮閩粵然故是雋品昔過納谿  
有餉此者舟中飽啖之聞近歲種植漸廣結實頗繁固  
不止嘉州一樹矣

蜀名山縣蒙山產茶最有名中頂所產至少而至寶貴  
山凡五頂中頂最高土僅寸許相傳漢甘露祖師吳理  
真種茶八株今尚存其七高四五寸其一高尺二三寸  
夏初發芽不過數十即有雲霧覆其上每將採必先祭  
之祭畢而采采畢即如枯枝平時樹柵局鑄以守護之  
中頂茶每歲入貢為四川方物之一知縣歲以貢餘餽

省中大吏一小瓶中祇一葉耳茶譜云獲蒙頂茶一兩  
以本處水煎服除宿疾四兩即成地仙

成都有年景花作紫白淡紅三色臘盡抽穗作花以盆  
盜雜栽之作饋歲物置軒檻間亦楚楚可愛

蜀中子規到處有之余所至則以宜遠府考棚內外樹  
間為最多夜深聞之其聲慘悽又有烏名悔悔降者以  
其鳴聲類此三字而名之三四月間有之 先曾大父  
有補禽言詩此其一也

敘州府考棚倚山為屋山上多蛇土人云有蛇神山半  
建亭祀之值試事掃除屋舍官必祭蛇神余所居屋後

蕉廊勝錄卷八

毛求恩齋

卽山亭每夕聞蛇鳴其聲閣閣然終試無出而為害者  
峩嶺山有萬年松枝葉根鬚如縷如髮視之若已枯者  
置水中則頃刻間黃萎者皆蒼翠儼然一小松具體而  
微然日久則葉落宜風戾之或夾置書葉中仍可復活  
幼時在太原正月燈市最盛城守營中有所謂黃河九  
曲燈者於廣場多立竹木以繩係之設為曲折徑路狀  
黃河之九曲也男女中夜穿行過之謂之銷百病初未  
知其緣起後見仁和吳南礪可馴所葺宣化府志言之  
頗詳蓋此俗起於宣府明武宗在宣府盤游無度俗極  
奢靡其時宣大毘連浸淫及於太原數百年後遂成故



事也南礪爲中林司馬廷華子隨宦西北最久

事有絕可笑而絕相類者張勤果公撫山東日有某縣

孟氏後裔某非鄒縣孟子嫡裔蓋他縣分支有家祠者具稟以孟子祠廟傾

圯請發款修葺勤果批准撥公款給之後二年勤果巡

閱至某縣憶前事欲親往孟廟行禮某本其縣之豪猾

也領款乾沒并未修廟其鄉人亦無敢言者至是倉卒

以縣有瘟神廟方葺治完美乃急易扁聯神牌一切陳

設一夕而成明日勤果來祭祭畢瞻仰殿中瘞象大詫

曰孟子象何以面色全青耶乃窮究罪之又陳伯潛師

傳督學江西檄南康府縣修白鹿書院捐廉撥帑輸奐

蕉廊脞錄卷八

辛求恕齋

一新書院舊有文廟至聖先師四配十哲皆有瘞象所

司不察皆用金裝如佛象然伯潛瞻拜之餘以爲駭怪

命更瘞之此二事相類可發噱也

外大父晴峯程公家書四通蓋咸豐間戍新疆時予其

家人者其最後一通則自江右道衢嚴過杭州時書爲

咸豐五年乙卯之夏時先王父巡撫陝西先大夫得學

官巷壽松堂孫氏老屋葺而新之公來泣止先妣金太

夫人率慶坻兄弟姊妹出拜公于堂下故有情意殷諄

視同所生語書中所云第四年六七歲者卽慶坻也駿

齋表姝來游杭州出以見示七十之年萬里行役而敘

述綜密翰墨腴美若是累經兵火遺墨僅存追念前塵

相距六十五寒暑昔日髻鬢今已頽齡鮮民餘痛彌用

感愴

李瀚堂中丞桓病中作自挽聯句云作秀才十年作外

吏十年作江湖野老三十年來日無多於願已足刻聖

蹟百卷刻自箸百卷刻者獻類徵七百卷幾生修到其

書滿家中丞嘗刊闕里文獻考一百卷刊奏議書牘詩

文爲寶齋齋類稿一百卷

日本相傳有唐代歌舞每歲天長節於宮中演之先期

演習文部介紹于式部導余輩至所謂雅樂稽古所者

蕉廊脞錄卷八

辛求恕齋

廣廈九楹陳設華美外爲舞臺臺正方而高飾以青幃

其舞有三一曰久米舞神武天皇率久米部之軍擊土

賊於大和國免田縣平之賜將士宴作國歌將士拔劍

舞誅賊之狀遂以爲名中立一人撫箏左右二人舉箏

侍立左四人緋衣執笏右四人黃衣執笏又吹笛者二

人擊板者二人歌半四人者起舞旣而拔刀跪起而舞

舞罷有舉琴者有吹簫吹笙者合而歌歌罷徐徐而退

一爲春庭花自唐朝傳來臺上凡十二人列坐於地一

人擊羯鼓諸樂齊作又四人作二列束帶佩劍披繡衣

立而舞乃擊大鼓旣而四人拱立樂止少頃樂再作復



盤旋良久乃退一為蘭陵王亦唐朝樂北朝蘭陵王長  
恭美容儀常被假面臨敵擊周師于金墉城下齊人壯  
之擬其指擣奮戰之狀作此舞也一武士被赤甲戴面  
具危冠舞蹈出旁十二人吹管擊鼓以應節手執鞭長  
裾曳地盤辟作戰狀久之亦徐徐而退即此知其國保  
存古制之一端矣

日本維新而後學制更改而保存故籍所在都有黎蕪  
齋所刊古逸叢書得入中土夫人而知之矣余至東京  
所見帝國圖書館有宋本廣韻姓解即黎氏景刊本也  
又有唐人寫經卷數種館中閱覽室中國書最多有伏

蕉廊勝錄卷八

三求恕齋

案就鈔者一人一鈔古詩源一鈔曝書亭集也早稻田  
大學書庫見唐寫禮記皇侃疏喪服小記卷子極精嘉  
納治五郎之外舅竹添光鴻字漸卿號井井尤竺耆經  
籍箸左氏會箋所藏宋元槧本有淳化三年校進本毛  
詩正義卷首列李沆賈黃中張齊賢李昉等銜名紹興  
九年紹興府雕造又唐卷子本漢書揚雄傳一卷自反  
離騷以下至卷終止紙色如黃麻書體與唐寫經相似  
同年陳蓉曙適聲甲辰十二月朔夜夢與古今人合試  
於保和殿論一策一賦一五言二十韻詩一忘其題須  
臾榜發宋潛溪第一吳草廬第二蓉曙名列二十四余

名列四十八丙戌同年尙有天津徐菊人其名次不復  
記憶元明以後名人多與其列余輩皆衣冠集于舊翰  
林院宣詔謝恩如庶吉士授職禮畢頒賜蓉曙得賜金  
余賜表裏聯騎而歸蓉曙有詩記異

辛丑夏五月西安寓齋患腹疾極委頓病愈兩次夢見  
戴文節公一在橋邊恩恩相遇余問見夏穗卿否公曰  
未見一在公室中着貂馬褂也

辛丑三月十二夜夢至一處有大橋橋有垣門土題東  
鏡塘橋四字過橋又至一處室極寬無人後乃見吳佩  
葱在馬為人檢拾滿地字紙

蕉廊勝錄卷八

三求恕齋



上諭

光緒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內閣  
奉

上諭前據順天府府尹游百川呈進已

故戶部主事郝懿行所著書四種當

交南書房翰林閱看據稱郝懿行學

問淵博經術湛深嘉慶年間海內推

重所著春秋比春秋說略爾雅義疏

山海經箋疏各書精博遠密足資攷  
證所進之書即著當覽欽此

上諭

二



奏摺

順天府府尹 臣 游百川跪

奏為代進前戶部主事解經之書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維為學莫先於研經而著書尤貴乎析義

臣 籍隸山東稔知同鄉前戶部主事郝懿行所

著春秋說略十二卷春秋比二卷爾雅義疏十

奏摺

九卷山海經箋疏十八卷並附圖讚一卷訂譌

一卷積數十年之精力而成其書頗為賅拾伏

念春秋有褒譏之義說經之門戶宜分爾雅為

訓詁之宗名物之異同必辨郝懿行窮源竟委

曲引旁徵曾博極乎羣書求折衷於一是至如

山海經一書劉歆駭其神奇郭璞稱其靈化又

欲事刊疏繆辭取雅馴既富摻羅復精辨覈可

謂殫心典籍無愧通方該主事係山東棲霞縣

廩膳生乾隆丙午優貢戊申舉人嘉慶己未進

士戶部江南司主事髫齡勵志皓首窮經迹其

成書有裨實學今其孫現任順天府東路同知

郝聯薇收存原稿校繕成編 臣 謹代進呈以備

奏摺

採納伏察康熙年間胡渭進禹貢錐指乾隆年間顧

棟高進春秋大事表均蒙

聖祖仁皇帝

高宗純皇帝錫以嘉予摻入

四庫今郝懿行所著等編儻蒙

皇上典學之餘



俯賜乙覽則儒生稽古之榮當與胡渭顧棟高並傳  
於藝苑矣謹將裝成書三函計十六本恭摺隨  
同上進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奏摺

三

刻山海經箋疏序

左傳稱禹鑄鼎象物使民知神姦禹鼎不可見今山海經或其  
遺象歟漢書藝文志列山海經于形法家後漢書王景傳明帝  
賜景山海經河渠書以治河然則經爲山川輿地有功世道  
之古書非語怪也且與此經相出入者則有如逸周書王會楚  
辭天問莊列爾雅神農本草諸書司馬子長于山經怪物不敢  
言之史家立法之嚴固宜耳然上古地天尙通人神相雜山澤  
未烈非此書末山知已郭景純注于訓詁地理未甚精微然著  
人之言已爲近古吳氏廣注徵引雖博而失之蕪雜畢氏校本  
于山川考校甚精而訂正文字尙多疏略今郝氏究心是經加  
以箋疏精而不濫博而不濫然畢著斐然成章余覽而嘉之  
爲之殫版以傳郝氏名懿行字蘭皋山東棲霞人戶部主事余  
己未總裁會試從經義中識拔實學士也家貧行修爲學益力  
所著尙有爾雅疏諸書蘭皋妻王安人字瑞玉亦治經史與蘭  
皋共著書于車鹿春廬之閒所著有詩經小記列女傳注諸書  
于此經疏並多校正之力亦可尙異之也

嘉慶十四年夏四月揚州阮元序



山海經箋疏審定校勘簡里姓氏

儀徵阮雲臺侍郎元

陽湖孫伯淵觀察星衍

武進臧西成文學庸

歸安姚秋農中允文田

高郵王曼卿學士引之

全椒吳山尊學士兼

歙縣鮑覺生學士桂星

嘉應朱芷灣編修湘

閩縣陳梅修編修壽祺

山海經箋疏 姓氏

江西新城涂瀚莊侍御以辨

商城程鶴樵侍御國仁

南海張棠村員外業南

龍南徐香珏主事名載

桐城馬元伯主事瑞辰

曲阜孔阜村主事耀煇

烏程嚴鏡橋孝廉可均

儀徵阮小雲蔭生常生

棲霞牟默人明經廷相

山海經第一 晉郭璞傳 棲霞郝懿行箋疏

南山經

南山經之首曰隴山懿行案任昉述異記作隴山文選注王中頭隴寺碑引此經作隴山其首曰

招搖之山懿行案大荒東經有招搖山融水出焉非此高臨于

西海之上在蜀伏山山南之西頭濱西海也懿行案伏疑汝

傳云蜀有汶阜之山多桂桂葉似枇杷長二尺餘廣數寸味辛

江州其腹皆是山也懿行案多金玉有草焉其狀如韭

呂氏春秋曰招搖之山懿行案多金玉有草焉其狀如韭

案爾雅云桂木桂葉似枇杷懿行案多金玉有草焉其狀如韭

九邱之山懿行案多金玉有草焉其狀如韭

行案桂疑當為桂字之懿行案多金玉有草焉其狀如韭

譌桂茶祝餘聲相近懿行案多金玉有草焉其狀如韭

也皮作紙藥曰穀亦名構懿行案多金玉有草焉其狀如韭

宏景注本草經云穀即今構樹是也穀構古同聲故穀亦名構

山海經第一 南山經

或曰葉有辨曰楮無曰構非也見陸機詩疏文選注頭隴寺碑引此經無理字其華四照言有光燄也

光照地亦此類也懿行案若木見離騷經若木華赤其

騷經若木華赤見大荒北經其華照地見淮南子其名曰迷穀

佩之不迷懿行案文選注頭隴寺碑引此經同有獸焉其狀如禺而白耳

赤月長尾今江南山中多有說者不以此物名禺作牛字圖亦

作牛形或作猴皆失之也禺字音遇懿行案說文云蝮善投

禺屬又云禺猴屬獸之愚者也伏行人走九百八卷引此經

注凡言圖者皆謂此經圖象然也懿行案說文云蝮善投

疑孤當為禺聲之也懿行案說文云蝮善投



戴禮主言篇云三百步而曰堂一作常 懿行案文選注庭之

里是古里短於今里也 曰堂一作常 懿行案文選注庭之

山 懿行案初學記引此經作堂 多校木亦可食音制 懿行案

連當為速字之譌爾 多白猿 今猿似獼猴而大臂細長便捷色

雅云棧捷其郭注同 多白猿 有黑有黃鳴其聲 懿行案

俗字也說文云猿善援馬屬文選西都賦其後漢書班固傳注

引此注云臂長便捷無脚字色黑無黃字 懿行案類聚九十五

卷引郭氏讚云白猿捷巧由基撫弓應 多水玉 水玉今水精也

而而號神有先中數如循環其妙無窮 多水玉 相如上林賦曰

水玉磊砢赤松子所服見列仙傳 懿行案廣雅云水精謂之

石英張揖注上林賦云水玉水精也列仙傳云赤松子服水玉

以教神農 多黃金 懿行案說文云金五 懿行案初學記二十七卷引

又東三百八十里曰獲翼之山 懿行案初學記二十七卷引 其

中多怪獸水多怪魚 凡言怪者皆謂貌狀偏奇不常也尸子曰

得怪獸者 多白玉 懿行案王藻云天子佩白玉執文類聚八十

多列於庭 多白玉 懿行案王藻云天子佩白玉執文類聚八十

山海經第一 南山經 二

多蝮虫 蝮虫色如綬文鼻上有鉞大者百餘斤一名反鼻虫古

大咸之山注說文云虫一名蝮也 多怪蛇多怪木不可以上

注鳴是虫也非一字與郭義異也 多怪蛇多怪木不可以上

又東三百七十里曰柘陽之山 音紐 懿行案玉篇有柘陽山

音紐亦當為音細 其陽多赤金 銅也 其陰多白金 銀也 見爾雅山

並字形之譌也 其陽多赤金 銅也 其陰多白金 銀也 見爾雅山

陰 懿行案說文云銅赤金也 銀白金也 爾雅云白金謂之銀

是皆郭注所本然案之此經理有未通西山經云赤金謂之山其

陰多赤銅中次九經云玉山其陽多銅其陰多赤金明赤金與

鹿蜀佩之宜子孫 佩謂帶其皮毛 懿行案太平御覽九百十

首吟鳴矯矯騰羣佩 怪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憲翼之水其中多

其皮毛子孫如雲 怪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憲翼之水其中多

多水無草木有魚 懿行案郭氏江賦云潛鵝魚牛李善注引此經云

又東三百里抵山 脫曰字明藏經本有之 多水無草木有魚

焉其狀如牛 懿行案郭氏江賦云潛鵝魚牛李善注引此經云

徐廣注史記謂之魚 陵居蛇尾有翼其羽在鮎下 亦作脅 懿

牛非此也見東山經 陵居蛇尾有翼其羽在鮎下 亦作脅 懿

肱亦下也廣雅云肱脅也經作鮎者蓋同聲假 其音如雷牛

借字又肱有脅音本聲同之字故肱亦作脅 其音如雷牛

日執犁之狗謂此牛也穆天子傳曰天子之狗執虎豹 懿行

案經作雷牛郭引莊子執犁之狗謂此牛也是雷牛當為犁牛

山海經第一 南山經 三

東山經首說鱸鱸之魚其狀如犂牛郭云牛似虎文者然則雷

牛當為犂牛審矣今本莊子天地篇作執犁之狗釋文云一云

執雷之狗郭又引作執犁之狗是莊 其名曰鱸 六冬死而夏生

此亦熱類也謂之死者言其蟄無所知如死耳 懿行案太平

御覽九百三十九卷引此經圖說云魚號曰鱸處不在水厥狀

如牛鳥 食之無腫疾 懿行案說文 鱸鱸也

又東四百里曰曹爰之山 音 多水無草木不可以上 言崇

獸焉其狀如狸而有髦其名曰類 類或作沛髦或作髮 懿行

作其狀如狸而有髦其名曰類 類或作沛髦或作髮 懿行

蓋即郭所見木也師疑沛字之譌 自為牝牡食者不如曰類自

為雌雄而化今類猶亦自為雌雄 懿行案列子天瑞篇云直

爰之獸自孕而生曰類陳藏器本草拾遺云靈貓生南海山谷

類如狸自為化壯又引異物志云靈狸一體自為陰陽居此則

類如狸自為化壯又引異物志云靈狸一體自為陰陽居此則

類如狸自為化壯又引異物志云靈狸一體自為陰陽居此則

類如狸自為化壯又引異物志云靈狸一體自為陰陽居此則

類如狸自為化壯又引異物志云靈狸一體自為陰陽居此則

類如狸自為化壯又引異物志云靈狸一體自為陰陽居此則

類如狸自為化壯又引異物志云靈狸一體自為陰陽居此則

類如狸自為化壯又引異物志云靈狸一體自為陰陽居此則

類如狸自為化壯又引異物志云靈狸一體自為陰陽居此則

類如狸自為化壯又引異物志云靈狸一體自為陰陽居此則

類如狸自為化壯又引異物志云靈狸一體自為陰陽居此則

類如狸自為化壯又引異物志云靈狸一體自為陰陽居此則

類如狸自為化壯又引異物志云靈狸一體自為陰陽居此則

類如狸自為化壯又引異物志云靈狸一體自為陰陽居此則

類如狸自為化壯又引異物志云靈狸一體自為陰陽居此則

類如狸自為化壯又引異物志云靈狸一體自為陰陽居此則

類如狸自為化壯又引異物志云靈狸一體自為陰陽居此則

類如狸自為化壯又引異物志云靈狸一體自為陰陽居此則

類如狸自為化壯又引異物志云靈狸一體自為陰陽居此則

類如狸自為化壯又引異物志云靈狸一體自為陰陽居此則

類如狸自為化壯又引異物志云靈狸一體自為陰陽居此則

類如狸自為化壯又引異物志云靈狸一體自為陰陽居此則

類如狸自為化壯又引異物志云靈狸一體自為陰陽居此則

類如狸自為化壯又引異物志云靈狸一體自為陰陽居此則

類如狸自為化壯又引異物志云靈狸一體自為陰陽居此則

類如狸自為化壯又引異物志云靈狸一體自為陰陽居此則

類如狸自為化壯又引異物志云靈狸一體自為陰陽居此則



不了不得其名耳郭注狂猪  
即素也見西山經竹山

又東三百里曰基山其陽多玉其陰多怪木  
怪木上有  
多金二字有獸焉其狀如羊九尾四耳其目在背其名曰狇池

博施二音施一作施 茲行案施一作施之施當為施  
字之譌博施玉篇廣韻作狇疑皆後人所作字也 佩之不

畏不知恐畏 茲行案此亦羊屬唯目在背上為異耳說文殺  
角主碎惡鬼虎狼止驚悍並與此經合太平御覽九百十三卷

引此經圖讚云狇池似羊眼乃在背視之則奇推之無怪欲不  
恐懼厥有鳥焉其狀如雞而三首六目六足三翼其名曰鷓鴣

鷓鴣急姓敏字二音 茲行案鷓鴣字之譌注敏亦敏字之  
鷓也玉篇作鷓鴣廣雅釋地本此文作鷓鴣可證然郭云鷓鴣

急性亦譌也方言云鷓鴣也郭注云鷓鴣急性也鷓鴣鷓鴣  
字異音同然則此注當云讀如鷓鴣急性今本疑有脫誤鷓鴣食

之無臥少眠使人  
山海經第一 南山經 四

又東三百里曰青丘之山 賦云青丘國在海外水經云即上林  
馬相如傳正義引郭注云青丘山名上有田亦有國出九尾狐

在郭外又引服虔云青丘國在海東三百里並見海外東經非  
此也郭引水 其陽多玉其陰多青藜 當為廣說文云藜善丹也

初學記五卷引此經正作藜文 有獸焉其狀如狐而九尾即九  
選注藜白馬賦引此注亦作藜 藜行案玉篇引藜頤 藜行案

其音如嬰兒 藜行案玉篇引藜頤 藜行案玉篇引藜頤 藜行案  
太平則出而為瑞此經云能食人則非瑞應獸也 食者不蠱

且此但言狀如狐非即狐食人則非瑞應獸也 食者不蠱  
肉令人不逢妖邪之氣或曰蠱毒 藜行案說文云蠱腹中

蠱也引春秋傳曰蠱毒者秋官庶氏掌除毒蠱又南方造蠱毒有  
蠱郭引或曰蠱毒者秋官庶氏掌除毒蠱又南方造蠱毒有

蠱郭引或曰蠱毒者秋官庶氏掌除毒蠱又南方造蠱毒有  
蠱郭引或曰蠱毒者秋官庶氏掌除毒蠱又南方造蠱毒有

蠱郭引或曰蠱毒者秋官庶氏掌除毒蠱又南方造蠱毒有  
蠱郭引或曰蠱毒者秋官庶氏掌除毒蠱又南方造蠱毒有

蠱郭引或曰蠱毒者秋官庶氏掌除毒蠱又南方造蠱毒有  
蠱郭引或曰蠱毒者秋官庶氏掌除毒蠱又南方造蠱毒有

蠱郭引或曰蠱毒者秋官庶氏掌除毒蠱又南方造蠱毒有  
蠱郭引或曰蠱毒者秋官庶氏掌除毒蠱又南方造蠱毒有

蠱郭引或曰蠱毒者秋官庶氏掌除毒蠱又南方造蠱毒有  
蠱郭引或曰蠱毒者秋官庶氏掌除毒蠱又南方造蠱毒有

未問貌一作獲今案獲與獲  
與獲俱字形相近即此鳥明矣 佩之不惑 茲行案陶潛山海

自謂獨見爾本為迷 英水出焉 茲行案英玉篇作  
者生不以喻君子 英水出焉 漢云水出青丘山南流注于即

翼之澤其中多赤鱗 音儒 茲行案儒蓋儒  
此經圖讚云赤鱗之狀魚身人頭 其音如鴛鴦食之不疥作

疾 茲行案說  
文云疥疥也

又東三百五十里曰箕尾之山 茲行案玉篇作  
多沙石 說文云沙字音臨海上音存 茲行案

玉篇作沙 而南流注于清 音育 其中多白玉  
音與郭同

凡離山之首自招搖之山以至箕尾之山凡十山二千九百五  
十里 茲行案今才九山二千七百七十里若連離山計算正

得十山但離山雖標最目其文俄空當有關脫 其神狀  
山海經第一 南山經 五

皆鳥身 茲行案北堂書鈔一百三 而龍首其祠之禮毛  
色也周官曰陽祀用騂牲之毛 茲行案

行案之毛當為毛之見地官牧人職用一璋玉瘞 瘞牛圭為璋  
用稌米 新祀神之米名先呂反今江東音所一音瘞稌稌也

分稌稌而稌之故知稌祀神之米名也或音所音瘞稌稌也  
稌稌其字或作稌亦字隨音變也稌稌見爾雅疑此注行一稌

字一稌稌米白菅 茲行案太平御覽七百 為席 菅茅屬也音

之用 菅野菅廣雅云菅茅也席者藉以依神淮南說山訓云巫  
茅為 菅野菅廣雅云菅茅也席者藉以依神淮南說山訓云巫

菅為 菅野菅廣雅云菅茅也席者藉以依神淮南說山訓云巫  
菅為 菅野菅廣雅云菅茅也席者藉以依神淮南說山訓云巫

菅為 菅野菅廣雅云菅茅也席者藉以依神淮南說山訓云巫  
菅為 菅野菅廣雅云菅茅也席者藉以依神淮南說山訓云巫

菅為 菅野菅廣雅云菅茅也席者藉以依神淮南說山訓云巫  
菅為 菅野菅廣雅云菅茅也席者藉以依神淮南說山訓云巫

菅為 菅野菅廣雅云菅茅也席者藉以依神淮南說山訓云巫  
菅為 菅野菅廣雅云菅茅也席者藉以依神淮南說山訓云巫

菅為 菅野菅廣雅云菅茅也席者藉以依神淮南說山訓云巫  
菅為 菅野菅廣雅云菅茅也席者藉以依神淮南說山訓云巫

菅為 菅野菅廣雅云菅茅也席者藉以依神淮南說山訓云巫  
菅為 菅野菅廣雅云菅茅也席者藉以依神淮南說山訓云巫



沙張衡南都賦 有獸焉其狀如豚 行案畢氏有距 行案說

也其音如狗吠其名曰狸力 行案郭注有一作狸力 見則其

縣多土功有鳥焉其狀如鴟 行案鴟而人手 其脚如人手 鴟

行案鴟有三種具見 其音如痺 鴟之離者名痺 吳氏云其名曰

鴟音株 行案陶潛讀山海經詩云鴟鴞見城邑 其名自號

也見則其縣多放士 放放逐或 作效也

東南四百五十里曰長右之山 行案廣韻引此 無草木多水

有獸焉其狀如馬而四耳其名長右 行案廣韻引此 經作長

舌其音如吟 如人呻 見則祁縣大水 行案周書作維篇及左氏傳具

有其文畢氏引淮南論訓云夏桀殷紂之盛人跡所至 舟車所通莫不為祁縣以此證祁縣之名起於夏殷也

山海經第一 南山經 六

又東三百四十里曰堯光之山其陽多玉其陰多金 行案太

百十三卷引此經作 有獸焉其狀如人而彘鬣穴居而冬蟄其

名曰猓 行案御覽九百 其音如斲木 如人斲

見則縣有大絛 行案經本或其縣亂無是字 絛

又東三百五十里曰羽山 行案今東海祝其縣西南有羽山即縣所

行案地理志云東海郡祝其縣羽山是矣 其下多水其上多雨無

草木多蠃出 行案非也吳氏以蠃為蚘字之誤 蚘即虺

又東三百七十里曰瞿父之山 行案玉篇云岐音父

山以父名者非一 既疑未敢定又玉篇廣韻偏 無草木多金玉

又東四百里曰句餘之山 今在會稽 餘縣南句章縣北故此

行案山在浙江臨安縣東 劉昭注郡國志會稽郡餘姚山

章引此經及郭注與今本同 晉書地理志亦云餘姚有句餘山

穴之山注並引之 張氏張曼也 見水經注 無草木多金玉

又東五百里曰浮玉之山 行案水經注引此經云云

道山西北何山北望其區也 以爲郭於地理甚味矣 言洞庭南

口有羅浮山高三千六百丈 會稽山宜直湖南是 羅氏以羅浮

山爲此經浮玉山也 載文類聚七卷引謝靈運羅浮山賦曰得

洞經所載羅浮山事云 茅山是洞庭口南通羅浮正與水經注

合茅山即會稽山也 類聚又引羅浮山記曰羅浮者蓋總稱焉

羅羅山也 浮浮山也 二山合體謂北望其區 太湖也 尚書謂之

揚州也 載在職方甚明 郭氏此注及爾雅十載注並以其區

太湖爲一非也 東望諸岬 水名 行案諸岬 廣雅釋地作諸

說見爾雅略 南山經 七

其狀如虎而牛尾其音如吠犬其名曰彘是食人若水出于其

陰北流注于具區 行案水經注云山陰西四十里有二谿東

冬冷夏煖二谿北出行三里至徐邨合成一谿廣五丈餘而溫

涼又雜葑山海經所謂葑水也 北逕羅浮山而下注於太湖故

言出其陰入於具區也 案太平寰宇記云葑山而下注於太湖故

案爾雅云葑山者尺餘太湖中今饒之一名刀魚音解反 行

賦引此經郭注與今本同 太平御覽九百三十七卷引郭注長

頭作長鱗又九百三十九卷引魏武四時食制曰鱗魚則如

刀可以刈草出豫章明都澤葑亦此類但鱗魚之名所未收







也

凡南次二經之首自柜山至于漆兵之山凡十七山七千二百

里行案今七千其神狀皆龍身而鳥首其祠毛用一璧瘞糈

用除稻穢也 行案穢字疑衍或硬字之譌

南次三經之首曰天虞之山行案山常在交廣也藝文聚類

縣西有夫盧山高人雲霄世傳云上有湖水至甲戌日輒聞山

上有鼓角笳簫鳴響疑即斯山也天虞夫盧字形相近或傳寫

之其下多水不可以上

東五百里曰禱過之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犀

犀似水牛猪頭

三號大腹黑色三角一在頂上一在額上一在鼻上在鼻上者

小而不噴食角也好噉棘口中常灑血沫行案犀見爾雅

郭注與此同兕兕亦似水牛青色一角重三千斤行案

唯墮作禮是兕兕亦見爾雅郭注與此同此注三字衍多象

山海經第一

象獸之最大者長鼻大者牙長一丈性妒不畜淫子行案

說文云象長鼻牙南越大獸三年一乳初學記二十九卷引郭

氏圖讚云象實魁梧體巨貌詭肉兼有鳥焉其狀如鳩似鳥

十牛目不踰家望頭如尾動若世徒而小脚

近尾音較前之較行案爾而白首三足或作人面其名曰

雅云鵠頭鳩郭注與此略同而白首三足或作人面其名曰

瞿如音劬行案爾玉篇廣韻並作鸛玉篇云鸛鳥似白鸛

或所見其鳴自號也浪水出焉武陵城縣北界沅水谷注引

本經也行案爾而南流注于海西分爲二其一南入於海其一又東過縣

爲釋而南流注于海行案爾而南流注于海西分爲二其一南入於海其一又東過縣

東南入於海注云浪水行案爾而南流注于海西分爲二其一南入於海其一又東過縣

又東逕懷化縣入於海行案爾而南流注于海西分爲二其一南入於海其一又東過縣

虎蛟鉤蛇本此水經注引行案爾而南流注于海西分爲二其一南入於海其一又東過縣

云東海蛟魚生子子驚還入母腸行案爾而南流注于海西分爲二其一南入於海其一又東過縣

謂即虎蛟矣所以謂之虎者初學記三十卷引沈瑩臨海水土

物志云虎蛟長五尺黃黑斑目齒牙有似虎形唯無毛或  
變化成虎然則虎蛟之名蓋以此又任昉其狀魚身而蛇尾其  
述異記云虎魚老者爲蛟疑別是一物也

山海經箋疏 卷一

音如鴛鴦食者不腫行案說文可以已痔行案說文

又東五百里曰丹穴之山行案爾雅丹穴丹穴之人習莊子謂王綰云越

穴釋文引爾雅其上也多金玉丹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渤海行案爾雅

而崎嶇也行案爾雅其上也多金玉丹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渤海行案爾雅

通有鳥焉其狀如雞行案爾雅其上也多金玉丹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渤海行案爾雅

初學記五卷引此經行案爾雅其上也多金玉丹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渤海行案爾雅

鶴薛綜注東京賦引此經行案爾雅其上也多金玉丹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渤海行案爾雅

文曰義背文曰禮行案爾雅其上也多金玉丹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渤海行案爾雅

曰信行案爾雅其上也多金玉丹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渤海行案爾雅

不飲不食行案爾雅其上也多金玉丹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渤海行案爾雅

文字與此有異行案爾雅其上也多金玉丹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渤海行案爾雅

日鳳行案爾雅其上也多金玉丹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渤海行案爾雅

山海經第一

身爾雅注與此注同唯五六尺作六尺許也說文云天老曰鳳

之象也鴻前鸞後蛇頸魚尾鶴頸鸞思龍文龜背燕頰雞喙五

色備舉出於東方君子之國翱翔四海之外過昆侖飲砥柱灌

羽弱水莫有風穴見則天下大安行案爾雅其上也多金玉丹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渤海行案爾雅

鳥實冠羽擊八象其體五德行案爾雅其上也多金玉丹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渤海行案爾雅

其文附翼來儀應我聖君行案爾雅其上也多金玉丹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渤海行案爾雅

又東五百里曰發爽行案爾雅其上也多金玉丹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渤海行案爾雅

多水多白猿行案爾雅其上也多金玉丹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渤海行案爾雅

又東四百里至于旄山之尾其南有谷曰育道行案爾雅其上也多金玉丹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渤海行案爾雅

近大雅柔篇云大風有隨此經之經爲凱風行案爾雅其上也多金玉丹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渤海行案爾雅

所出即凱風也說文云風皇莫宿風穴蓋即此多怪鳥行案爾雅其上也多金玉丹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渤海行案爾雅

明矣居鳥皆怪鳥之屬也行案爾雅其上也多金玉丹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渤海行案爾雅

鷓鴣在怪鳥屬也鷓鴣古通用延行案爾雅其上也多金玉丹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渤海行案爾雅

屬不屬又爲怪鳥疑郭氏誤記爾凱風自是出行案爾雅其上也多金玉丹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渤海行案爾雅

曰凱風行案爾雅其上也多金玉丹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渤海行案爾雅



又東四百里至于非山之首其上多金玉無水其下多蝮虫

又東五百里曰陽夾之山無草木多水

又東五百里曰灌湘之山一作灌湘上多木無草多怪鳥無獸

又東五百里曰雞山懿行案雞山在今雲南郡國志云永昌郡

山高三十里越得蘭洽水有金沙洗取融為金今案博南西山

疑即雞山蘭洽水即黑水矣又益州瀘州有黑水祠劉昭注引

華陽國志云其上多金其下多丹腹腹赤色者或曰腹美丹也

水是溫泉也其下多金其下多丹腹見尚書音尺蠖之蠖

行案腹已見上文青山之山說文云丹巴越之赤黑水出焉而

石也腹善丹也引周書曰惟其腹丹讀若雀懿行案說文云鱒魚

南流注于海其中有鱒魚音團扇之團懿行案說文云鱒魚

亦作鱒其狀如鮒懿行案廣雅云鮒鮒也即而鮒毛懿行案廣

魚非也其狀如鮒今鮒魚鮒鮒同字見玉篇懿行案廣

其音如豚見則天下大旱懿行案太平御覽九百三十九卷引

山海經第一 南山經 三

處川俱為旱徵災延普天測之無象厥類惟希

又東四百里曰令止之山無草木多火懿行案初學記二十五

火穴光照千里神正令正聲相近楚詞大招篇亦云魂虛其南

無南南有炎火千里抱朴子云南海蕭北有自生之火也其南

有谷焉曰中谷條風自是出東北風為條風懿行案條風呂氏春

秋有始覽作消風淮南墜形訓云東方曰條風高誘注云震氣

所生劉昭注郡國志九真郡居風引交州記云山有風門常有

風郭引記曰者淮南天文訓云條風至則出輕有鳥焉其狀如

鷩去稽爾今郭注譌者捕爾藏經本捕作通是

黍如水滴而下故此言汁矣經文汁當為汁字之譌東次四其

味如飴懿行案說文云飴米蘖煎也方言云飴食者不飢可以

釋勞懿行案高誘注淮南其名曰白苕或作畢蘇畢蘇一名白

案廣雅云蘇蘇白苕也在釋草篇此言木者雖名為木其實草

也正如竹之為屬亦草亦木矣藝文類聚引張協都蔗賦云

蘇妙而不逮何況沙菜與柳實泉蘇味如飴故以比甘蔗也云

可以釋勞者初學記引王朗與魏太子書云奉讀歡笑以藉飢

渴雖復苦草忘憂泉可以血玉血謂可用染玉作光彩懿行

蘇釋勞無以加也案染玉之說未聞大戴禮少閒

辯注云血凝色也與此義合

又東五百八十里曰禺彊之山多怪獸多大蛇

又東五百八十里曰南禺之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水有穴焉

水出懿行案出藏輒入夏乃出冬則閉佐水出焉而東南流注

于海有鳳皇鷩鷩亦鳳屬懿行案莊子秋水篇云南方有鳥

屬也李善注南都賦引此經與今木同又引郭注云鳳皇也疑誤

凡南次三經之首自天虞之山以至南禺之山凡一十四山六

千五百三十里懿行案今才一十三其神皆龍身而人面其祠

皆一白狗祈祈請禱也懿行案畢氏云祈當為器引說文云

糾糾與糾糾與精用稌糾糾與

右南經之山志懿行案籍末此語蓋校書大小凡四十四山萬

六千三百八十里懿行案籍末此語蓋校書大小凡四十四山萬

萬五千六百四十里懿行案籍末此語蓋校書大小凡四十四山萬

四百四十里懿行案籍末此語蓋校書大小凡四十四山萬

山海經第一



山海經第二 晉郭璞傳 棲霞郝懿行箋疏

西山經

西山經華山之首曰錢來之山其上多松其下多洗石

夫所介破初兩反 錢行案有獸焉其狀如羊而馬尾名曰載

破當為類說文云錢垢瓦石有獸焉其狀如羊而馬尾名曰載

羊今大月氏國有大羊如驢而馬尾爾雅云羊六尺為載謂此

咸東炎二切廣韻巨淹切與載同音載又之林切俗字作針是

郭注云載針四傳寫隨俗失於校正也初學記二十九卷引此

廣志云大尾羊細毛皮尾上旁廣重且十斤出康居即與此

注野合初學記引郭氏謂云月氏之羊其類其脂文云戴角

者可以已腊 治體皺腊音昔 錢行案說文云昔乾肉也猶文

西四十五里曰松果之山 錢行案今人以羊脂療皴有驗

山海經第二 西山經 一

首之山西六十里曰太華之山又注長楊賦 澗水出焉 錢行案

引此經作松梁之山西六十里曰太華山 澗水出焉 錢行案

作澗 北流注于渭 澗水注之水出松果之山北流逕通谷世亦

謂之通谷水東北注於河案水經注言入河此經云 其中多銅

有鳥焉其名曰鳴渠 渠音形弓之形 錢行案爾雅云鳴渠

石鳥一名雞郭注爾雅云雀屬也又注上林賦云雀屬也

灰色而雞脚一名章渠然則雞渠與鳴渠形狀既異名稱又殊

引今正之其狀如山雞黑身赤足可以已臘 錢行案臘

疑當為暴借 為皴剝之字

又西六十里曰太華之山 西岳華陰山也今在宏農華陰縣

初八尺也上有明皇玉女持玉漿得上服之即成仙道險僻不

通詩含神霧云 錢行案明皇玉女華山峯名也 錢文類聚七

卷引郭氏讚云華岳峻峭成四方 錢行案明皇玉女華山峯名也

有神女是挹玉漿其誰遊之龍駕其裳 鳥獸莫居有蛇焉名曰

肥蠶六足四翼見則天下大旱 湯時此蛇見於陽山下復有肥

為遺劉昭注郡國志及藝文類聚九十六卷引此經作肥蠶

又此篇下文有鳥復名肥遺郭云復有肥遺蛇者見北山經

賦之山彭

又西八十里曰小華之山 即少華山 錢行案水經注

荆杞其獸多牝牛 今華陰山中多山牛羊肉皆千斤牛即此

野牛山羊郭注云今華陰山有野牛山羊肉 其陰多磬石

皆千斤與此注同是此注山牛當為野牛 其陰多磬石

石 錢行案秦嶺山刻石文云刻茲樂石即 其陽多瑇瑁之玉

瑇瑁玉名所未詳也 瑇瑁音初學記十六引此經 其陽多瑇瑁之玉

與瑇瑁遠而望之真若也 近而視之瑟若也 一則理勝一則字勝

山海經第二 西山經 二

此經瑇瑁古字所無或即瑇瑁之字當由聲轉若係理 鳥多赤

赤驚山雞之屬 腹赤冠金皆黃頭綠尾中有赤毛彩鮮

郭注與此同此注皆黃當為背 可以禦火其草有葦荔 葦荔香

黃兩音 錢行案葦荔說文作 狀如鳥非而生于石上亦綠木

葦荔離騷作葦荔古字通 而生于石上亦綠木

又西八十里曰符禺之山 北注有符禺之山太平御覽八百七

十卷引此經禺作愚九 其陽多銅其陰多鐵其上有木焉名曰

百二十八卷又引作禺 其陽多銅其陰多鐵其上有木焉名曰

本王逸為說也鳥 食之已心痛 垣衣主治心煩欬逆

今石華相類蒼翠茸茸如華附石其味清香故離騷云貫葦荔

之落蕊王逸注云葦荔香草也 垣衣主治心煩欬逆

非二語本廣雅 食之已心痛 垣衣主治心煩欬逆

又西八十里曰符禺之山 北注有符禺之山太平御覽八百七

十卷引此經禺作愚九 其陽多銅其陰多鐵其上有木焉名曰

百二十八卷又引作禺 其陽多銅其陰多鐵其上有木焉名曰

本王逸為說也鳥 食之已心痛 垣衣主治心煩欬逆

今石華相類蒼翠茸茸如華附石其味清香故離騷云貫葦荔

之落蕊王逸注云葦荔香草也 垣衣主治心煩欬逆

非二語本廣雅 食之已心痛 垣衣主治心煩欬逆

又西八十里曰符禺之山 北注有符禺之山太平御覽八百七

十卷引此經禺作愚九 其陽多銅其陰多鐵其上有木焉名曰

百二十八卷又引作禺 其陽多銅其陰多鐵其上有木焉名曰

本王逸為說也鳥 食之已心痛 垣衣主治心煩欬逆

今石華相類蒼翠茸茸如華附石其味清香故離騷云貫葦荔

之落蕊王逸注云葦荔香草也 垣衣主治心煩欬逆

非二語本廣雅 食之已心痛 垣衣主治心煩欬逆



文莖其實如棗可以已瘳行案文類引東晉發蒙記云

而誤當云甘肅令人不辨蓋食療本草云乾葉上其草多

條其狀如葵而赤華黃實如嬰兒舌食之使人不惑符禺之水

出焉符禺之水也南出符禺之山北流入於渭而北流注于

渭其獸多葱萐其狀如羊而赤鬣行案此即野羊之一

多鳴音曼 行案鴟當為鴟引此經正作其狀如翠而

赤喙翠似燕而紺色也 行案 可以禦火 畜之辟火災也

又西六十里曰石脆之山行案脆當為脆水經云渭水又東

其木多椶櫚椶櫚高三丈許無枝條葉大

而員枝生梢頭實皮相麤上

行一皮者為一節可以為繩一名椶櫚音馬騷之騷行案

李善注西京賦引此注作井間廣雅云椶櫚也說文云椶櫚

櫚一名井間葉似車輪乃在嶺下有皮纏之附地起二旬一采

轉復上生是其形狀也郭注枝

生梢頭枝藏經本作岐二字通其草多條其狀如韭而白華黑

實行案條草與上文同名食之已疥其陽多瑋瑋之玉其陰

多銅灌水出焉而北流注于禺水行案水經注云小赤水即

之山北運蕭加谷於孤柏行案水經注云小赤水即

原西東北流與禺水合其中有流赭赭赤土 行案緒見

以塗牛馬無病行案亦以朱塗牛角云以辟惡馬或作角 行案

惡邪氣然則緒碎邪行案本草經云代赭石注鬼疰蠱毒殺精物惡

其陽多赤金禺水出焉北流注于招水音韶 行案水經注

招水相得亂流西北注音韶 行案水經注

於澧澧水又北注於渭其中多鮮魚音韶 行案水經注

羊其陽多箭簞今漢中郡山簞竹厚實而長節根深每冬生地

見初學記水經注作簞有婦加谷又見中山經其獸多牝牛

之已癘癘疫病也或曰惡創韓子曰癘人憐主 行案說文

雖癘腫痲疔又云癘瘳王此注人字衍主又王字之

可以殺蟲行案蓋 行案蓋

又西五十二里曰竹山行案山在今陝西渭南縣東南四十

名曰黃萑其狀如樛其葉如麻白華而赤實其狀如赭紫赤

之已疥行案說文云疥搔也此草浴疥可以去風痒又可以

已附治附腫也音符 行案 竹水出焉北流注于渭 行案水

水又東運下邳縣故城南又東與竹水合水南出竹山其陽多

竹箭箭筈也 行案說文云箭竹也 行案 丹水出焉

丹水東南流注于洛水行案丹水洛水皆在今陝西界也水

兩北竹山東其中多水玉多人魚如鱒魚四脚 行案說

獸焉其狀如豚而白毛行案初學記二十九卷及文選長

如筭而黑端筭簞屬 行案李善注長楊賦引此經下有

日蒙北壯狍也或作蒙吳楚呼為蒙猪亦北壯也 行案初

行案初



學記引此經有云貓猪大者肉至千斤疑本郭注今脫去之藝  
 文類聚九十四卷引郭氏圖讚云剛鬣之族號曰豪豨毛如獾  
 雖中有激矢厥體兼資自為北壯案豪豨  
 今謂之箭猪其毛狀都如此經及注所說  
 又西百二十里曰浮山行案水經渭水注有肺浮山與麗山  
 引遊名山志云玉潘山一名地肺山一多盼木音美目盼兮之  
 名浮山即此山在今陝西臨潼縣南  
 既音盼知經文必不枳葉而無傷枳刺針也能傷人故名云  
 作盼未審何字之譌枳葉而無傷枳行案小爾雅云枳害也郭  
 注方言云山海經謂刺為傷也木木蟲居之在樹中有草焉名曰  
 此廣雅云傷也此注針當為鍼木蟲居之之在樹中有草焉名曰  
 薰草行案廣雅云薰草一名蕙廣志云蕙草綠葉  
 訓司馬相如傳索隱引本草云薰草一名蕙廣志云蕙草綠葉  
 紫葢魏武帝以此燒香今東下用有草葢似麻其華正紫也  
 臭如麝蘇香草易曰其臭如蘭眉無兩音行案爾雅  
 似蛇狀又引此經云臭如麝蘇香草易曰其臭如蘭眉無兩音行案爾雅  
 草經曰麝一名被獲陶隱居注曰蕙葉似蛇狀引淮南子云  
 山海經第二 西山經 五

以已癘行案本草別錄云薰草去臭  
 惡氣爾雅疏引此經作止癘  
 又西七十里曰輸次之山音與行案劉昭注郡國志及初  
 十七卷又引作漆水出焉今漆水出岐山行案說文云漆  
 輸次之山蓋誤漆水出焉今漆水出岐山行案說文云漆  
 注引作杜陽是也地理志云右扶風漆水杜陵岐山案杜陵水經  
 水出扶風杜陽縣俞山東北入於渭注引此經與今本同  
 流注于渭行案說文云東入渭一曰入其上多棧棧音械  
 白松見爾雅其下多竹箭其陰多赤銅其陽多嬰垣之玉垣或  
 或作根或作埋傳寫謬錯未可得詳行案垣下文湖山正  
 作知畢氏云郭云或作根者常為現說文云現石之似玉者玉  
 篇引張揖坤蒼云璽現石似有獸焉其狀如禺而長臂善投其  
 玉也現居根魚巾二切是  
 名曰亦在畏獸畫中似獼猴投擲也行案行案初  
 疑誤焉其狀如鼻人面而一足曰橐音鹿行案廣韻引

四百三十三卷引河圖曰鳥一足  
 名獨立見則主勇強即斯類也 冬見夏熱服之不畏雷者其  
 令人不畏天  
 雷也或作災  
 又西百五十里曰時山行案下文大時之山廣韻引作太時  
 則此時山疑亦當為時山地理志云右  
 扶風雍有五時說文云時天地五帝所基址祭  
 地也史記索隱云時止也言神靈之所依止也無草木逐或作  
 逐  
 水出焉北流注于渭其中多水玉  
 又西百七十里曰南山行案即終南山詩謂  
 之南山在渭水之南上多丹粟行  
 案初  
 學記八卷引此經云南山多黃丹  
 水出焉疑多黃即多丹粟之譌丹水出焉北流注于渭  
 水即赤水也水經注云渭水又東逕槐里縣故城南有涌水出  
 南山赤谷又云耿谷水北與赤水會又北逕思鄉城東又北注  
 渭水獸多猛豹猛豹似熊而小毛淺有光澤能食蛇食銅鐵出蜀  
 水獸多猛豹中豹或作虎行案猛豹即猓也爾雅云猓  
 白豹郭注云似熊小頭庫脚黑白駁能食銅鐵說文云猓似  
 熊而黃黑色出蜀中猓通作猓白帖引廣志云猓大如驢色蒼  
 山海經第二 西山經 六

白紙鐵消千斤其皮溫煖又通作狎郭注中次九經嶽山云山  
 出狎狎似熊而黑白駁亦食銅鐵是則狎即猓也猓豹聲  
 近而鳥多尸鳩案爾雅云鳩或曰鳩也或作正行案  
 注同又引或曰鳩也郭所本也又云鳩或作正者聲近假借字  
 穀布穀久復為鳩是郭所本也又云鳩或作正者聲近假借字  
 又西百八十里曰大時之山行案廣韻引此經作太時華氏  
 縣東南四十里水經注云太一山亦曰上多穀棧音械  
 太白山在武功縣南去長安二百里棧棧音械  
 雅下多柎柎音械  
 柎音械柎陰多銀陽多白玉潛北流注于渭清水  
 出焉南流注于漢水今河內脩武縣縣北黑山亦出清水  
 山北至郡入渭襄水亦出衙領至南鄭入沔案沔即漢也東漢  
 水受氏道水一名沔亦見地理志是此經潛水疑即斜水清水  
 疑即襄水矣劉昭注郡國志修武引此郭注  
 與今本同其引此經作太行之山蓋字之譌  
 又西三百二十里曰嶧冢之山行案山在今甘肅秦州西南











水多枉極

西二百里曰泰或作秦 懿行案初學冒之山懿行案山在今

其陽多金其陰多鐵浴水出焉懿行案浴當為浴字之譌初學

俱引此經作浴水又晉灼引水經浴水出上郡雕陰秦山

過華陰入渭即漆沮水是此經浴水即洛水審矣又詳西次四

之山東流注于河其中多藻玉 藻玉有符彩者或作東音

多有多白蛇 蛇水

又西一百七十里曰數歷之山懿行案水經注其上多黃金其

下多銀其木多枉極其鳥多鸚鵡楚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渭懿

案水經注云渭水逕南田縣南東與楚水合世所謂長蛇水

水出并縣之數歷山又南流注于渭關關以是水為汧水焉其

中多白珠今蜀郡平澤出青珠戶子曰水員折者有珠 懿行

山海經第二案穆天子傳云北征舍于珠澤郭注云今越鴛平澤

出青珠是初學記二十七卷引華陽國志云廣陽縣山出青珠

永昌郡博南縣有光珠穴出光珠珠有黃珠白珠青珠碧珠

又西百五十里高山懿行案魏志張郃傳云劉備保高山不敢

山是薄落山即高山之異名也又覽冥訓云嶢山崩而薄落之

水涸高誘注云薄落涇水是嶢山亦即高山矣嶢高聲相近初

學記六卷引嶢作嶢高注有嶢山在雍四字為今本

所無也玉篇引此經作商山嶢經本高山上有曰字其上多銀

其下多青碧碧亦玉類也今越嶠會稽縣東山出碧 懿行案

于郭莊子曰其宏死於蜀其血化為碧李善注南都賦引廣志

云碧有綠碧有綠碧郭注會稽當為會無字之譌地理志云越

嵩郡有無雄黃 雄黃 晉太興三年高平郡界有山崩其中出數斤

東山有碧雄黃 雄黃 懿行案太興三年晉元帝之四年也高

平郡有碧雄黃 雄黃 懿行案太興三年晉元帝之四年也高

志云雄黃似石流黃本草經云雄黃一名黃金石別錄云生武

都山谷雄黃 雄黃 懿行案竹之為物亦草亦木

燔山之陽其木多棧其草多竹懿行案竹之為物亦草亦木

出焉音 而東流注于渭 今涇水出安定朝那縣西開頭山至京

光高陵縣入渭也懿行案高誘注淮

南墜形訓云薄落之山一名笄頭山安定臨涇縣西笄頭即

頭也高誘及郭注俱本地地理志又下文云涇谷之山涇水出焉

復云東南流注于渭與此非一水也其中多磐石 書曰泗濱

涇水又見海內東經郭注與此同

西南三百里曰女牀之山懿行案薛綜注東京賦云

銅其陰多石涅即磐石也楚人名為涅石秦名為羽涅也本草

石脂一名石涅一名石涅南人謂之畫石是矣又云磐石一

名涅石又名羽澤二名原自不同且畫石并無石涅之名以涅

石為石涅是郭注之誤也又引本草石涅一名丹石涅之名

孝經援神契曰王者德至山陵而黑丹出文選東京賦云黑

而郭注引本草經磐石亦名石涅蓋今本草有脫文也涅石見

北山經其獸多虎豹犀兕有鳥焉其狀如翟而五采文 翟似

大長尾或作鸚鵡屬也懿行案鸚鵡山雉見爾雅郭注云雉

尾者薛綜注東京賦引此經翟作鸚五采作五色郭云鸚屬

山海經第二西山經

者見下文名曰鸞鳥見則天下安寧 舊說鸞似雞瑞鳥也周成

三危之山名曰鸞鳥見則天下安寧 王時西戎獻之 懿行案

周書王會篇云氏羌鸞鳥孔晁注云鸞大於鳳亦歸於仁義者

也說文云鸞亦神靈之精也赤色五采雜鳴中五音頌聲作

則至周成王時氏羌獻鸞鳥廣雅云鸞鳥鳳皇屬也載文類聚

引決疑注云象鳳多青色者鸞與說文異今所見鸞鳥羽赤色

而有點文說文蓋近之矣載文類聚九十九卷引郭氏讚云鸞

翔女牀鳳出丹穴拊翼相和以應聖哲擊石靡詠韶音共絕

又西二百里曰龍首之山懿行案太平御覽九百三十卷引三

尾達樊川頭高二丈尾漸下高五六尺土赤不毛云昔有黑

龍從山南出飲渭其行道因成上山故以名也水經渭水注引

尺作丈山南作南山文選西都賦云據龍首李善注引此經云

華山之西龍首之山疑引此經郭注云今本脫去之也云華山

西者上文女牀之山在華陰西六百

里又加二百里則去華山八百里也其陽多黃金其陰多鐵若

水出焉懿行案初學記及太平御覽引此經作 東南流注于涇

水其中多美玉若水畢氏云若當為芮字形相近



又西二百里曰鹿臺之山今在上部 懿行案當爲上黨郡注  
臺山山上有水淵而不流太平寰宇記云陽泉水出鹿  
山在今汾州府平遙縣西焉見北次三經然案其道里不  
相應常其多白玉其下多銀其獸多作牛羖羊白豪豪 豨猪  
在關疑其多白玉其下多銀其獸多作牛羖羊白豪豨猪  
行案豨猪即豪豨也竹山之獸有鳥焉其狀如雄雞而人面名  
已見上文以其毛白故稱白豪懿行案北堂書鈔一百十三卷引  
曰鳥後其鳴自叫也此經面作首鳴作名蓋形聲之譌 見則有

西南二百里曰鳥危之山其陽多磬石懿行案初學記十六卷  
引此經與今本同又經

俱見西山經 其陰多檀疏及爾雅魄檟檟注檟即穀木  
云穀檟也詳 其中多女牀未詳 懿行案廣雅云顛棘女木也  
陸機詩疏 又云女腸女苑也此經女牀未審何

物若是草屬或即女木女腸之字因形聲而譌又太平御覽九  
百九十一卷引吳普本草云女苑一名織女苑今案織女星旁

山海經第二 西山經 三

有四星名女牀是女牀 鳥危之水出焉西流注于赤水其中多  
或即織女苑之別名矣

丹粟

又西四百里曰小次之山其上多白玉其下多赤銅有獸焉其

狀如猿而白首赤足名曰朱厭見則大兵一作見則有兵起焉

行案北堂書鈔一百十三卷太平御覽  
三百二十九卷引此經並作見則有兵

又西三百里曰大次之山其陽多堊堊似土色甚白音惡 懿  
行案說文云堊白塗也爾

雅云牆謂之堊亦謂牆以白堊塗之也然據北山經賁聞之山  
孟門之山並多黃堊中山經賁之山多白堊黑青黃堊明堊

非一色不獨 其陰多碧其獸多作牛麋羊

又西四百里曰蕞吳之山無草木多金玉

又西四百里曰辰陽之山音旨 懿行案辰當爲辰字之譌亦  
如五人國爲氏人皆形近而譌也辰

裁經本 其木多椶椶似松有刺細理音即 懿行案李善注南  
正作底 其木多椶都賦引此經郭注云椶似松柏字衍王綰  
廣韻本此注 椶椶章椶章大木似椶葉冬夏青生七年而後復  
立無柏字 椶椶章可知也 懿行案爾雅云椶無疵郭注云  
椶椶屬似椶椶子虛賦云椶椶椶椶師古注云椶即椶木章  
即椶木二木生至七年乃可分別後漢書王符傳注云椶章即  
椶木也淮南修務訓云椶椶椶椶之生 其獸多犀兕虎豹豹音  
也七年而後知是郭注所本注復字衍 其獸多犀兕虎豹豹音  
反 懿行案玉篇云 豹獸豹文音與郭同作牛

又西二百五十里曰眾獸之山其上多璵璠之玉其下多檀楮

多黃金其獸多犀兕

又西五百里曰皇人之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青雄黃即雌黃  
空青曾青之屬 懿行案經中既有雄黃又有青雄黃或青與  
雌黃二物也吳氏引蘇頌云階州山中雄黃有青黑色而堅者  
名曰熏黃青雄黃意即此今案下文長沙山及北山經薰明山  
中山經白邊山並多青雄黃郭云即雌黃者雌蓋雄字之譌郭

山海經第二 西山經 四

欲明青雄黃即雌黃又引或說以青與雄黃爲二物不  
可的知故兩存其說也雌黃及空青曾青皆見本草經 皇水出

焉西流注于赤水其中多丹粟

又西三百里曰中皇之山其上多黃金其下多蕙棠形棠之屬  
也蕙或作

蕙 懿行案蕙與棠二物形棠蓋赤棠也棠有二種具  
見爾雅中山經云陰山其中多彤棠彤疑形字之譌

又西三百五十里曰西皇之山其陽多金其陰多鐵其獸多麋

鹿麋大如小牛鹿屬也 懿行案說文 牝牛

又西三百五十里曰萊山其木多檀楮其鳥多羅羅是食人羅

之鳥所未詳也 懿行案海外北經有

青獸狀如虎名曰羅羅此鳥與之同名

凡西次二經之首自鈴山至于萊山凡十七山四千一百四十

里懿行案今四千 其十神者皆人面而馬身其七神皆人面牛

六百七十里



身四足而一臂操杖以行是為飛獸之神其祠之毛用少牢羊

也音背白管為席其十輩音背以車百兩為一輩見說文神者其祠

之毛一雄雞鈴而不精鈴所不用祭器名所未詳也或作思訓祈

轉耳經文祈而不精即不精不以米之義思訓未詳證以周書大

匡篇云祈而不精籙匡篇作勤而不賓勤祈聲轉鈴勤聲又近

此經鈴而不精當即祈而不賓也毛采雄色雄字譌藏經本作

西次三經之首曰崇吾之山懿行案博物志及史記封禪書索

參在河之南北望冢遂山南望冢之澤西望帝之搏獸之正

搏或東望螭音於然反淵有木焉員葉而白今江東人呼草木子

作籙音夫夫字或作籙音符懿行案經文附音府一曰附

音府其音符者乃从木旁傳寫誤遂不復可別今正之一曰

附附鄂足也不附同釋文云附亦作附是郭義所本也赤華而

山海經第二 西山經 五

黑理其實如枳懿行案說文云枳木似橋考食之宜子孫懿行

書王會篇云康民以枳枳者其實如李食之宜子孫說文引

書亦引韓詩言茅甘是木李食其實宜子孫與周有獸焉其

狀如揭而文臂豹虎懿行案吳氏云豹虎字有誤愚謂或有脫

卷載虎豹引博物志曰逢伯雲所說有獸緣本緣文似豹若虎

毛可為筆然則茲獸兼有虎豹之體故獨被斯名矣緣本緣文

四字復而善投名曰舉父或作夸父懿行案爾雅云舉父善

有脫誤而善投名曰舉父顧非此又云康迅頭郭注云今建平

山中有人類也如郭所說惟能舉石人故經曰善投亦因名舉

父舉聲近故或作夸父有鳥焉其狀如鳥而一翼一目相得

乃飛名曰鸞比翼鳥也色青赤不比不能飛兩雅作鸞鳥

博物志云崇正山有鳥一足一翼一目相得而飛名曰鸞又云

比翼鳥一青一赤在參隅山今案畜鸞聲之轉參隅崇吾亦聲

轉之見則天下大水懿行案此則比翼鳥非瑞禽也封禪書云

西北三百里曰長沙之山懿行案穆天子傳云送天此水出焉

音北流注于泐水鳥交反又音黝水色黑也懿行案說文云

澤者無草木多青雄黃

又西北三百七十里曰不周之山此山形有缺不周而處因名

懿行案大荒西經云有山而不合名曰不周山名在昆侖西北高

周以左轉指西海以為期王逸注云不周山在昆侖西北非也此經

乃在昆侖東南漢書司馬相如傳注張揖云不周山在昆侖東

南二千三百里亦非也不周之北門以納不周之風今經無此語

引此經云不周之山不周之北門以納不周之風今經無此語

疑本郭注北望諸岬之山臨彼嶽崇之山東望泐澤懿行案泐

域傳作鹽澤泐鹽聲之轉地理志謂河水所潛也其原渾渾泡

之蒲昌海云敦煌郡有蒲昌海也 山海經第二 西山經 六

泡河南出昆侖潛行地下至蔥嶺出于闐國復分流岐出合而

東流注泐澤已復潛行南出於積石山而為中國河也名泐

澤即蒲澤一名蒲昌海廣三四百里其水停冬夏不增減去玉

門關三百餘里即河之重源所謂潛行也渾渾泐泐水清涌之

聲也哀咆二音 懿行案此注本水經及漢書西域傳為說也

河水原委詳見北山經泐澤之山此注蒲澤字當為鹽史記

大宛傳索隱引此注云泐澤即鹽澤是也郭又云去玉門關三

百餘里三上脫千字水經注作東去玉門關千三百里漢書

脫千字郭氏爰有嘉果其實如桃懿行案初學記引漢武故事

仍其失也 懿行案初學記引漢武故事

蓋此其葉如棗黃華而赤懿行案初學記引漢武故事

之類其葉如棗黃華而赤懿行案初學記引漢武故事

太平御覽九百六十四卷引此經作其 懿行案初學記引漢武故事

又西北四百二十里曰崦嵫李善注南都賦天台山賦引此經

俱作密山崦嵫密古字通也初學 懿行案郭注穆天子傳及

記二十七卷引此經仍作崦嵫 懿行案郭注穆天子傳及

華而赤實其味如飴食之不飢丹水出焉西流注于稷澤后稷

神所

神所

神所

神所

神所

神所

神所

神所

神所

神所

神所

神所

神所

神所

神所

神所

神所

神所

神所

神所

神所

神所







乃為銘跡于縣圃之上以詔後世 詠行案鍾山穆  
天子傳並作春山郭注云山海經春字作鍾音同耳  
又西百八十里曰泰器之山觀水出焉 引此經作泰器之山渡  
水出焉其注曹植七啓引此經仍作泰器之山渡水出焉 西流注  
馬呂氏春秋本味篇作藉水高誘注云藉水在極西極  
于流沙 方之害流沙千里王逸注云流沙出鍾山楚詞招魂云西  
文鱈魚 音遙 詠行案呂氏春秋本味篇云味之美者藉水之  
尺詩有翅與尾齊翠飛海上人候之當有大風 狀如鯉魚  
魚身而鳥翼蒼文而白首赤喙常行 從呂氏春秋本味篇亦作  
從 西海遊于東海 非東方大海也水經河水注引釋氏西域記  
曰恒水東流入東海蓋二水所注兩海所納自為東西即此是  
也或說凡水之大者皆名海史記正義引太康地記曰河北得  
水為河塞外以夜飛其音如鸞雞 鸞雞鳥名未詳也或作鸞  
得水為海也 以夜飛其音如鸞雞 鸞雞鳥名未詳也或作鸞  
山海經第二 西山經 九

鸞雞疑即鸞也說文云鸞五采雞形又鸞一名雞翹車蔡邕獨斷云  
瑞圖云雞翹王者有德則見又鸞車一名雞翹車蔡邕獨斷云  
鸞旗車編羽毛列繫轅旁俗人名之雞翹 其味酸甘食之已狂  
車是也初學記三十卷引此經無雞字 其味酸甘食之已狂  
詠行案淮南墜形 見則天下大穰 秋 穰收熟也韓子曰穰歲之  
訓云正氣多狂 見則天下大穰 秋 穰收熟也韓子曰穰歲之  
飢歲之春幼弟不饑穰歲之秋穰客必食是郭所引也魚見則  
大穰者詩言厥魚占為豐年今海人亦言歲豐則魚大上也  
又西三百二十里曰槐江之山 詠行案呂氏春秋本味篇云水  
淮江即槐江 正時之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泇水其中多羸母 羸  
羸也 羸行案蝶蝶即僕鼻字 其上多青雄黃多藏琅玕黃金  
異音同見中次三經青要之山 其上多青雄黃多藏琅玕黃金  
下 羸行案蝶蝶即僕鼻字 其上多青雄黃多藏琅玕黃金  
昆命虛之瓊琳琅玕 其陽多丹粟 詠行案管子地數篇云其  
是也郭訓藏為隱失之 其陽多丹粟 詠行案管子地數篇云其  
陰多采黃金銀 郡有黃金采即此是矣說者謂采取黃金誤也

實惟帝之平圃 即平圃也穆天子傳曰乃為銘跡于平圃之上  
案穆天子傳平圃作縣圃前鍾山注引 神英招司之 招音韶其  
文同此引作平圃蓋平縣聲同古通用 神英招司之 招音韶其  
狀馬身而人面虎文而鳥翼徇于四海 徇謂周行也 詠行案  
示也司馬法斬以 其音如樞 音韻或作樞此所未詳也 詠行  
約今經典通作徇 其音如樞 音韻或作樞此所未詳也 詠行  
此經樞當為樞說文云樞引也莊子云 南望昆侖其光熊熊  
水若抽抽即樞字又樞樞見下文陰山 南望昆侖其光熊熊  
其氣魂魂 猶雄也魂魂猶雲雲之貌 詠行案熊能 西望大澤  
后稷所潛也 后稷生而靈知及其終化形遞此澤而為之神亦  
也葬之言 藏也 已見崧山稷澤傳 說騎箕尾見莊子大宗師篇  
釋文引 崔謨云傳說死其精神乘東維託龍尾乃列宿今尾上  
有傳說星又云其生無父母死登假 其中多玉其陰多楛木之  
三年而形遞此言神之無能名者也 其中多玉其陰多楛木之  
有若 楛木大木也言其上復生若木大木之奇靈者為若見尸  
子國語曰楛木不生花也 詠行案花當為危字形之譌  
山海經第二 西山經 十

也郭引國語者晉語文格當為楛說文云楛昆侖河隅之長木  
也即謂此省作楛穆天子傳云天子乃鈞于河以觀如楛之木  
郭注云姑蘇大木也又省作楛故韋昭晉語注云楛木大木也  
大荒西經云有楛山郭注云此山多楛木因名云玉篇亦云楛  
木名又通作楛故楚詞哀時命云 瑤木之榦枝王逸注云  
言已既登昆侖復欲引玉樹之枝知此經古本或作瑤木也  
望諸此山 槐鬼離命居之 離命其 鷹鷂之所宅也 莊周曰鷂  
甘鼠穆天子傳云鍾山上有白鳥青鷂皆此族類 東望恒山四  
也 詠行案鷂見爾雅郭引莊子者齊物論文 東望恒山四  
成 成亦重也爾雅云再成曰英也 詠行案恒山非北嶽計其  
兩恒山是西極別有恒山明矣文選注長簡賦引此經作恒山  
四成 成亦重也爾雅云再成曰英也 詠行案恒山非北嶽計其  
日同問相山之鳥 生四子焉羽翼既成將分四海悲鳴而送  
之哀聲似此云云即此和山也其云鳥蓋亦鷹鷂之屬與 有  
窮鬼居之各在一搏 窮猶窮也言羣鬼各以類聚處山四角有  
胸脅也或作胸又云胸脅骨也脅兩脇也此經 愛有淫水其  
之搏依文當為胸脇搏脅近而轉故假借通用 愛有淫水其



清洛洛 水出下之貌也。注音道也。行案陶潛讀山海經詩類之字陳詩曰注無遙音經文注字必傳寫之誤當是也。水即瑤池史記大宛傳贊云禹本紀言昆侖上有醴泉瑤池穆天子傳云西王母觴天子于瑤池是也。呂氏春秋水味篇又作搖水並古字通用。郭注爾常為涇或流字。有神焉其狀如牛而八足二首馬尾其音如勃皇。勃皇未詳。行案記梓人為符虞以翼鳴者鄭注云翼鳴見則其邑有兵。發皇屬發皇爾雅作蛟蟻聲近字通。見則其邑有兵。西南四百里。行案自鍾山至此九百里水經注引曰昆侖之北行案昆侖之北即海內西經云海內昆侖之虛在西北帝之北至塞外有西王母石室弱水昆侖山祠又云敦煌郡廣至有昆侖障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昆侖山在肅州酒泉縣南八十里說文云北從一也。中邦之居在昆侖東南是則昆侖之北去中邦甚遠矣。文類聚七卷引郭氏贊云昆侖月精水之靈府惟帝下都。西。是實惟帝之下都。天帝都邑之羌之字蝶然中時號曰天柱。山海經第二 西山經 主

天子傳曰吉日辛酉天子升于昆侖之丘以觀黃帝之宮而封豐隆之葬以詔後世言增封于昆侖山之上。行案今本穆天子傳作而豐口隆之葬闕誤不復可讀或據穆天子傳昆侖正有黃帝之宮以此經所說即黃帝之下都非也。五城山經五篇內凡單言帝即皆天皇五帝之神並無人帝神陸吾司之肩之例帝之平圖帝之圖時經皆不謂黃帝審矣。神陸吾司之肩吾也。莊周曰肩吾得之以處大山也。行案郭所說見莊子大宗師篇釋文引司馬彪云山神不死至孔子時見其神狀虎身而九尾人面而虎爪。行案此神人面虎身有文是神也。司天之九部及帝之圖時也。主九城之部界天帝苑圃之時節有九部部署之名木此圖時之時疑讀為時史記封禪書云或曰自古以雍州積高神明之喚故立時郊上帝是也。有獸焉其狀如羊而四角名曰土螻是食人。行案土螻廣韻作土當綱物則饕餮食人出山海經本此也。周書王會篇云州靡費費食人北方謂之吐屻與此同名非一物也。費費即梟陽見海內南有鳥焉其狀如鸞大如鸞焉名曰欽原。欽原或作至也。鵲鳥獸則

死蠶木則枯。行案疑蠶字之譌說。有鳥焉其名曰鴉鳥。行案鴉鳥鳳也。海內西經云昆侖開明西北皆有鳳皇此是也。鴉引師曠禽經曰赤鳳謂之鴉然則南方朱鳥七宿曰鴉首鴉亦是也。是司帝之百服。案服事也。見爾雅或作臧者臧古作臧才浪切百藏言。有木焉其狀如棠。棠。行案棠有赤黃百物之所聚。華赤實其味如李而無核。行案李有無核者爾雅云棠。行案棠有玉篇作棠棠非也。云華赤實味如李蓋華上脫黃字可。以禦水食之使人不渴。言體浮輕也。沙棠為木不可得沈呂氏沙棠刻以為舟汎彼滄海以遠以遊。行案沙棠之實銘曰安得此經作御水人食之使不渴初學記二十五卷引此經有為木不沈句蓋并引郭注也。銘即有草焉名曰藟草。音頻。行案郭氏圖讚刻當為制字之譌。其狀如葵其味如蔥食之已勞。呂氏春秋詩十二首引此經文。其狀如葵其味如蔥食之已勞。秋曰菜。山海經第二 西山經 主

之美者昆侖之嶺。行案郭引木味篇文也。高誘注云嶺大嶺水嶺也。河水出焉。出山東北隅也。云河出昆侖虛色白李賢注後漢書引河圖云昆侖山出五色流水其白水東南流入中國名為河。而南流東注于無達。山名。行案無達即阿耨達也。阿耨華言無也。水經山西北有大水北流。行案無達即阿耨達也。阿耨華言無也。水經流注牛蘭海者也。赤水出焉。地篇云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于昆侖之丘李善注文選引河圖云昆侖有五色水赤水而東南流水之氣上蒸為霞案赤水上有三珠樹見海外南經。而東南流注于氾天之水。氾天亦山名赤水所窮也。穆天子傳曰遂宿于山赤水窮焉是郭注所本。洋水出焉。行案海內西經洋音或作清者聲近而轉也。水經注引此經作漾。而西南流注于醜塗之水。醜塗亦山名也。皆在南極穆天子傳曰成辰濟洋水大荒南經作醜塗今本穆黑水出焉。行案醜塗水經注作醜塗天子傳作庚辰濟于洋水。黑水出焉。楚詞天問云黑水乎趾謂



此也黑水亦而西流于大村山名也穆天子傳曰乃封長肱于見海內西經

又西三百七十里曰樂游之山發行案畢氏云疑即樂都也穆溫谷樂都元和郡縣志云洧水縣渚水

西水行四百里曰流沙發行案流沙已見上文泰二百里至于瀛母之山神長乘司之發行案水經注云禹西至洧水

九德也九德九氣所生發行案其神狀如人而豹之藥反已見上文尾其上多玉其下多青石而無水

又西三百五十里曰玉山是西王母所居也此山多玉石因以之草玉之山見其山河無險四徹中繩先王之所謂策府寡草

西王母其狀如人豹尾發行案莊子大宗師篇釋文說西王母也西經二十七卷引此經云取玉三乘無石版二字又雙玉為鼓初

也西經虎齒而善嘯蓬髮戴勝發行案蓬頭亂髮勝玉勝也音龐見大荒

郭云玉勝者蓋以玉為華勝也後漢是司天之屬及五殘主知與服志云簪以瑤瑁為飾端為華勝

復而野西王母又為天子吟曰祖彼西土爰居其所虎豹為羣

引此經作司天之屬蓋誤月令云春之月命國籙鄭注云此

山海經第二 西山經 其神狀如犬而豹文其角如牛或作羊其名曰狡

也其音如吠犬見則其國大穰晉太康七年邵陵扶夷縣掘得

是食魚其音如錄借音錄義未詳錄錄鹿鹿並通用又案經文作

又西四百八十里曰軒轅之山黃帝居此正娶西陵氏女因號



天下之號 無草木洵水出焉 南流注于黑水其中多丹粟多  
青雄黃

又西三百里 行案水經注引此經自昆侖至積石千七百四  
二千里 曰積石之山其下有石門河水冒以西流 石山猶覆也積

亦同而脫流字今本又脫南字也然據此經積石去昆侖一  
九百里而河水猶西南流其去東入塞內之地尚遠郭注非也

穆天子傳云乃至于昆侖之丘又云飲於枝持之中積石之南  
積石山非禹所導之積石也禹貢積石在甘肅西寧縣東南

外南至積石山下有石門即此經之積石也其下云又南入海  
嶺山又從蔥嶺出而東北流其源出于闐國南山北流與蔥

嶺所出河合又東北流其源出于闐國南山北流與蔥  
嶺所出河合又東北流其源出于闐國南山北流與蔥

又東過隴西河關縣北此則禹貢之積石也據水經所說積石  
山海經第二 西山經

有二明矣 鄭氏作注疑積石不宜在蒲昌海之上蓋不知積石  
有二而於河水東入塞下妄引此經積石以當之其謬甚矣然

括地志以河先運于闐鹽澤而後至大積石亦與水經不合其  
云積石有二則實明可信自古說積石者多不詳據水經

以定之括地志所說又見海外北經積石下案地理志云金城  
郡河關積石山在西南羌中河水行塞外東北入塞內是郭所

本也注 是山也 萬物無不有焉 水經引山海經云積石山在郭  
門字衍 是山也 萬物無不有焉 水經引山海經云積石山在郭

源水經引山海經者海外北  
經文也其云水經今亡無攷

又西二百里曰長留之山其神白帝少昊居之 少昊金天氏帝  
行案吳常為嶽長留或作長流顏氏家訓書證篇引帝王世紀

云帝少昊崩其神降於長流之山於祀主秋蓋爾通作流也  
其獸皆文尾 或長其鳥皆文首 或長是多文玉石實惟員神魄

魄氏之宮是神也主司反景 或長是多文玉石實惟員神魄  
光蓋即摩吹見下文湖山北堂書鈔

一百四十九卷引此經反作以恐誤

山海經箋疏 卷二

又西二百八十里曰章莪之山無草木多瑤碧 碧亦  
多有非 有獸焉其狀如赤豹 穆天子傳云鍾山爰有赤豹黃龍

常之物 引此經 五尾一角其音如擊石其名如狶 京氏易義曰音如石

無赤字 案經文如狶之如當為曰字之譌注文音靜之上當脫狶字也  
廣韻云狶獸名音爭又音淨所說形狀與此經同又俗字注云

獸如赤豹五尾然則狶 有鳥焉其狀如鶴一足赤文青質而白  
亦狶類或一物二名也

喙 行案廣韻 名曰畢方 行案廣雅云木神謂之畢方淮南  
木之精也狀如鳥青色赤脚一足不食五穀蓋本此經而說又

小異因謬正俗引郭氏圖讚云畢方赤文離精是炳旱則高勃  
我翼陽景集乃災流火不炎上與炳

景韻又畢方玉篇廣韻並作鸛鳥非也其鳴自叫也見則其邑  
有譌火 譌亦妖訛字 行案薛綜注東京賦云畢方老父神

是也譌蓋以 言語相恐嚇  
山海經第二 西山經

又西三百里曰陰山 行案張揖注漢書司馬相如傳云陰山  
二千七百八十里矣地理 濁浴之水出焉 行案太平御覽八

志云西河郡有陰山非此 濁浴之水出焉 行案太平御覽八  
卷引此經 而南流注于蕃澤 行案水經注有濁谷水其

浴作谷 中多文貝 餘泉蠟之類也見爾雅 行案爾雅有獸焉其狀如  
狸 或作豹 行案初學記二十 而白首名曰天狗其音如榴

榴 或作貓 行案初學記二十 而白首名曰天狗其音如榴  
其音如榴者此 行案初學記二十 而白首名曰天狗其音如榴

經注疊字益衍 可以禦凶  
又西二百里曰符揚之山 行案其文類聚二卷太平

今本異 其山上多櫻柎下多金玉神江疑居之是山也多怪雨風  
雲之所出也 行案祭法云山林川谷丘陵能出

之山與 行案祭法云山林川谷丘陵能出

雲之所出也 行案祭法云山林川谷丘陵能出

行案祭法云山林川谷丘陵能出

行案祭法云山林川谷丘陵能出



又西二百二十里曰三危之山今在嶺南郡尚書云三危子  
 相如傳張揖注云三危在嶺南與嶠山相接今經無此語蓋引  
 水注引此經云三危在嶺南與嶠山相接今經無此語蓋引  
 郭注之文也史記正義引嶠山志云三危山有三峯故曰三危  
 俗亦名卑羽山在沙州嶺南縣東南三十里劉昭注郡國志隴  
 西郡首陽引地道記三青鳥居之三青鳥主為西王母取食者  
 云有三危三青鳥所居也三青鳥主為西王母取食者  
 穆王西征至青鳥所解也穆王西征至青鳥所解也  
 經為西王母取食見海內北經青鳥所解即三危山見竹書載  
 文類聚九十一卷引郭氏讀云山名三危青鳥所居也廣員百  
 所趨往來昆侖王母是隸穆王西征旋軫斯地是山也廣員百  
 里其上有獸焉其狀如牛白身其行案廣員百  
 其角其豪如披其行案廣員百  
 義碎雨之衣也音梭其行案廣員百  
 據郭音微知經文蓋本作微謂之草其名曰微徊微噉二音  
 從玉篇作焚羽廣韻謂字引此經同是食人有鳥焉一首  
 而三身其狀如鷄其名曰鳴扶獸則死扶木則枯應在上欽原

山海經第二

西山經

毛

下脫錯在此耳懿行案玉篇云鷄鳥如鷄黑文赤首本郭注  
 為說也今東齊人謂鷄為老鷄蓋本為鷄鷄聲近轉為老鷄耳  
 又西一百九十里懿行案文選琴賦注云鷄山曰鷄山琴賦云  
 慕老童於曉隅其上多玉而無石神者童居之青童老童頤頤  
 五臣注作曉隅其行案  
 顯項生老童見大荒西經李善注其行案  
 琴賦引此經及郭注並與今本同其音常如鍾磬懿行案此亦  
 孫長琴所以能作樂風其下多積蛇懿行案今蛇媒所托有之  
 本此亦見大荒西經其下多積蛇懿行案今蛇媒所托有之  
 所去謂之其蛇委積不知所來不知  
 此媒也

又西三百五十里曰天山懿行案漢書武帝紀云天漢二年與  
 連山也何奴謂天為祈連今鮮卑語尚然史記正義引折地志  
 云祁連山在甘肅張掖縣西南二百里又云天山一名白山今  
 名折羅漫山在伊吾縣北二百里晉灼注漢書云在西北近  
 蒲類國去長安八千餘里李賢注後漢書明帝紀引西河舊事  
 曰白山冬夏有雪故曰白山何奴謂之天多金玉有青雄黃英  
 山過之皆下馬拜焉去蒲類海百里之內

水出焉而西南流注于湯谷有神焉懿行案初學記文選注引  
 字蓋其狀如黃囊赤如火體色黃而精光赤也懿行案文  
 文六足四翼渾敦懿行案初學記八無面目懿行案史記正義  
 西有獸焉有目而不見有兩耳而不聞是識歌舞實為帝江也  
 有腹無五臟有腸直短食徑過名渾沌是識歌舞實為帝江也  
 夫形無全者則神自然靈照精無見者則闇與理會其帝江之  
 謂乎莊生所云中央之帝混沌為儵忽所鑿七竅而死者蓋假  
 此以寓言也懿行案莊子應帝王篇釋文引崔譔云渾  
 沌無孔竅也簡文云儵忽取神速為名混沌以合和為貌  
 又西二百九十里曰渤海渤海音勳黑之勳懿行案北堂書  
 卒賦引此經作濠山蓋即淮南子云日至於濠谷是也尚書大  
 傳云宅西曰柳谷鄭注云西在隴西之西案隴西郡有西縣見  
 地理志此為寅餞入日之地柳助神尊收居之亦金神也人面  
 之聲又相近疑柳谷即渤海矣神尊收居之亦金神也人面  
 見外傳云懿行案晉語云號公夢有神人面白毛虎爪執鉞  
 史歸曰尊收也天之刑神也郭注所本尾當為毛字之譌海

山海經第二

西山經

天

外西經注亦引外傳正作白毛可證月令云其神尊收鄭注云  
 尊收少嗥氏之子曰該為金官也李善注思字賦引此經郭注  
 作人面虎身右手其行案  
 或作短謂此也其陽多璣瑜之玉其陰多青雄黃是山也西望  
 依字當為嬰璣其陽多璣瑜之玉其陰多青雄黃是山也西望  
 日之所入其氣員日形員故與  
 蓋即尊收也思字賦注引此經神紅光之所司也未聞其狀  
 無紅字北堂書鈔引有紅字懿行案紅光

西水行百里至于翼望之山或作土翠山懿行案中次十一  
 南經有翠無草木多金玉有獸焉其狀如狸一目而三尾名曰  
 山非此懿行案太平御覽九百十三卷引此經  
 謹謹音欲或作原懿行案太平御覽九百十三卷引此經  
 引此經謹謹音欲或作原懿行案太平御覽九百十三卷引此經  
 原與郭注合其音如乘百聲物名亦所未詳懿行案奪說文  
 御覽引此經又誤作乘是可以禦凶服之已瘳黃瘳病也音且















鼠郭云形則未詳若據史記正義所引是鼠形狀郭亦其  
頗能詮說不應注雅復云未詳是此注之謬不作鼠字審矣其

上多白虎白玉 郡國志引此經並與今本同 渭水出焉而東

流注于河 出山東至宏農華陰縣入河 懿行案說文云渭水

出鳥鼠山水經與說文同渭首亭南谷東入河杜林說夏書以為

志云鳥鼠同穴山渭水所出東至船司空大河 其中多鯨魚

音騷 懿行案鯨字 其狀如鯨魚 連甲也或作鮪 懿行案

鮪見爾雅郭注詳之鮪亦見 動則其邑有大兵 或脫無從動

爾雅然非一魚注益本作鮪魚 動則其邑有大兵 則以下語者

感應亦不數動壯士挺劍氣激江涌驟魚潛淵出則民悚濫水

出于其西 城西東北流又北隴水注之即山海經所謂濫水也

水出鳥鼠山 西流注于漢水 懿行案博物志濫水出鳥

西北高城嶺 西流注于漢水 鼠山下注漢水水經注云濫水注

於洮水與 多鯨鮪之魚 如北兩音 懿行案郭氏江賦云文鮪

此經異 多鯨鮪之魚 聲鳴以孕李善注引此經亦作文鮪

山海經第二 西山經 三

又引郭注作音毗無鯨字之 其狀如覆鉢 懿行案說文

音是鯨鮪古本作文鮪可證 其狀如覆鉢 云鉢溫器也 鳥首而

魚翼魚尾 懿行案玉篇引此經無魚翼二字 音如磬石之聲是生

珠玉 亦珠母蚌類而能生出之 懿行案初學記八卷引南越

志云海中有一文鮪魚鳥頭尾鳴似磬而生玉說文云宋宏

云玳瑁之有聲夏書玳瑁作蠃玳瑁也古字通有聲即音如

磬是矣御覽九百三十九卷引此經圖譜云形如覆鉢苞玉含

珠有而不積泄以尾聞 聞與道會可謂奇魚

西南三百六十里曰崦嵫之山 日沒所入山也見離騷奇茲兩

未迫王逸注云崦嵫日所入山也下有蒙水水中有虞淵穆天

子傳云天子升于弁山郭注云弁茲山日所入也玉篇引此經

崦嵫 其上多丹木 懿行案崦嵫山亦 其葉如穀其實大如瓜赤符

懿行案符疑借為拊 有丹木與此異 其葉如穀其實大如瓜赤符

字音府或讀如木字 而黑理食之已瘳可以禦火其陽多龜其

陰多玉若 或作 水出焉 懿行案若水疑即蒙水也若若字形相

引作 而西流注于海 馬大傳曰涸盤之水山崦嵫山 懿行案

名也引禹大傳與此注同 其中多砥礪 磨石也精為砥礪為礪

是郭以涸盤即若水矣 其中多砥礪 磨石也精為砥礪為礪

柔石也或作砥礪早石也或作履礪 有獸焉其狀馬身而鳥翼

俗字也玉篇云崦嵫礪石可磨刃 有獸焉其狀馬身而鳥翼

人而蛇尾是好舉人 舉人名曰孰湖有鳥焉其狀如鴉而人面

雖身犬尾 尾又作皆 懿行案雖見中次九經隔山 其名自

號也 呼義是知設蓋設字之謬也郭云疑此脫誤者既云其名

自號而經無其 見則其邑大旱

凡西次四經自陰山以下至于崦嵫之山凡十九山三千六百

八十里 懿行案今三千 其神祠禮皆用一白雞祈 懿行案祈當

文畢 糝以稻米白菅為席 氏云糝以稻米白菅為席

山海經第二 西山經 美

右西經之山 懿行案山 凡七十七山 懿行案當云 一萬七千

五百一十七里 懿行案經當有一萬七千五百二 十一里今則一萬八千一十二里

山海經第二

右西經之山 懿行案山 凡七十七山 懿行案當云 一萬七千

五百一十七里 懿行案經當有一萬七千五百二 十一里今則一萬八千一十二里

山海經第二

右西經之山 懿行案山 凡七十七山 懿行案當云 一萬七千

五百一十七里 懿行案經當有一萬七千五百二 十一里今則一萬八千一十二里

山海經第二

右西經之山 懿行案山 凡七十七山 懿行案當云 一萬七千

五百一十七里 懿行案經當有一萬七千五百二 十一里今則一萬八千一十二里

山海經第二

右西經之山 懿行案山 凡七十七山 懿行案當云 一萬七千



山海經第三 音郭璞傳 棲霞郝懿行箋疏

北山經

北山經之首曰單狐之山懿行案玉篇廣韻多机木机木似榆可  
出蜀中音仇懿行案說文云机木也段氏玉裁注云蓋即機  
木也今成都樹木樹讀若景平聲揚雄蜀都賦曰春机楊柳机  
機古今字懿行案華草非山上之草呂氏春秋別類篇云夫  
草有華有蕪太平御覽九百九十四卷引華作華然則華草豈  
是與呂氏春秋說此草云獨食之則殺人合而食之則益壽此  
經不言未知其逢水出焉音而西流注于泐水見西次三經水已  
審存以俟攷逢水出焉音而西流注于泐水見西次三經水已  
沙之其中多芘石文石華生中平山陰疑芘當為此芘古字假  
借為紫也中次六經云婁涿之山岐水其中多芘石文石正  
作此字明此作芘誤懿行案周人以紫石蓋即此石矣

又北二百五十里曰求如之山其上多銅其下多玉無草木滑

山海經第三

北山經

水懿行案藏經本郭出焉而西流注于諸岷之水水出諸岷山  
西次三經云槐江之山其中多滑魚懿行案藏經本郭注有作  
北望諸岷即此山也其中多滑魚懿行案藏經本郭注有作  
名魚其狀如鱗赤背鱗魚似懿行案藏經本郭注有作  
據梧之梧莊子齊物論篇釋文引懿行案藏經本郭注有作  
可馬處云梧琴也崔譔云琴瑟也懿行案藏經本郭注有作  
脫贊也懿行案藏經本郭注有作其中多水馬其狀如馬文臂牛尾懿行案藏經本郭注有作  
文作獸懿行案藏經本郭注有作其中多水馬其狀如馬文臂牛尾懿行案藏經本郭注有作  
漢武元狩四年燉煌渥泥水出焉以爲靈瑞者即此類也懿行案藏經本郭注有作  
行案內則云馬黑脊而般臂漏節注云漏當爲蠖如蟻蝻也懿行案藏經本郭注有作  
其音如呼傳云其馬飲沙其馬飲玉說文云飲吹乞也

又北三百里曰帶山其上多玉其下多青碧有獸焉其狀如馬

一角有錯音角有甲錯也或作厝懿行案錯依字正當爲厝

錯其名曰臄疏音臄懿行案周書王會篇云俞人臄馬孔

轉相可以辟火有鳥焉其狀如鳥五采而赤文名曰鵙鳥疑同名懿行案鵙已見西次三經翼望之山莊子天運

鳥疑同名懿行案鵙已見西次三經翼望之山莊子天運

是為自為牝牡懿行案廣雅云鵙離怪鳥屬也玉篇云鵙離鳥

之不疰無疰疰彭水出焉而西流注于芑湖之水其中多鯀魚

音山懿行案僮與儻同玉篇其狀如雞而赤毛三尾懿行案

儻儻儻赤尾懿行案僮與儻同玉篇其狀如雞而赤毛三尾懿行案

儻儻儻赤尾懿行案僮與儻同玉篇其狀如雞而赤毛三尾懿行案

儻儻儻赤尾懿行案僮與儻同玉篇其狀如雞而赤毛三尾懿行案

儻儻儻赤尾懿行案僮與儻同玉篇其狀如雞而赤毛三尾懿行案

儻儻儻赤尾懿行案僮與儻同玉篇其狀如雞而赤毛三尾懿行案

儻儻儻赤尾懿行案僮與儻同玉篇其狀如雞而赤毛三尾懿行案

儻儻儻赤尾懿行案僮與儻同玉篇其狀如雞而赤毛三尾懿行案

儻儻儻赤尾懿行案僮與儻同玉篇其狀如雞而赤毛三尾懿行案

儻儻儻赤尾懿行案僮與儻同玉篇其狀如雞而赤毛三尾懿行案

儻儻儻赤尾懿行案僮與儻同玉篇其狀如雞而赤毛三尾懿行案

儻儻儻赤尾懿行案僮與儻同玉篇其狀如雞而赤毛三尾懿行案

儻儻儻赤尾懿行案僮與儻同玉篇其狀如雞而赤毛三尾懿行案

儻儻儻赤尾懿行案僮與儻同玉篇其狀如雞而赤毛三尾懿行案

儻儻儻赤尾懿行案僮與儻同玉篇其狀如雞而赤毛三尾懿行案

儻儻儻赤尾懿行案僮與儻同玉篇其狀如雞而赤毛三尾懿行案

儻儻儻赤尾懿行案僮與儻同玉篇其狀如雞而赤毛三尾懿行案

儻儻儻赤尾懿行案僮與儻同玉篇其狀如雞而赤毛三尾懿行案

儻儻儻赤尾懿行案僮與儻同玉篇其狀如雞而赤毛三尾懿行案

儻儻儻赤尾懿行案僮與儻同玉篇其狀如雞而赤毛三尾懿行案

儻儻儻赤尾懿行案僮與儻同玉篇其狀如雞而赤毛三尾懿行案

儻儻儻赤尾懿行案僮與儻同玉篇其狀如雞而赤毛三尾懿行案

儻儻儻赤尾懿行案僮與儻同玉篇其狀如雞而赤毛三尾懿行案

儻儻儻赤尾懿行案僮與儻同玉篇其狀如雞而赤毛三尾懿行案



字異其上多漆其下多桐栲栲栲也栲栲木腫節中枝栲音據與此其陽多玉其陰多鐵伊水出焉西流注于河其獸多粟

駝有肉駝善行流沙中日行三百里其負千斤知水泉所在也并非駝行案初學記二十九卷引此經云善行流沙中云蓋又音洛引字一也駝似鹿而大肉羣出繞山也案繞山見下

西波流沙往外國濟沙千餘里中無水時有伏流處人不能知  
駝知水脈過其處輒停不行以足踏地入於所踏處掘之輒  
得也初學記引郭氏圖讚云駝惟奇畜肉羣其鳥多寓行

又北四百里至于號山之尾其上多玉而無石魚水行案太  
山海經第三 北山經 三

又北二百里曰丹熏之山其上多檮柏其草多韭簾皆山菜爾  
其狀如鼠而菟首麋身其音如獾犬行案初學記二十九卷

耳以其尾飛或作音飛音象行案疑耳鼠疑耳鼠疑  
轉其形肉翅連尾足故曰尾飛音食之不脛脛大腹也見神倉

又北二百八十里曰石者之山其上無草木多瑤碧行案  
玉泚水出焉西流注于河行案水經有兩泚水南山經長沙

史記司馬相如傳正義云山海經紫淵水出根膏之山西流注  
河今經無此山疑石者者字與者字相近紫淵即泚水當即是  
也 有獸焉其狀如豹而文題白身題額名曰孟極是善伏其鳴

又北百一十里曰邊春之山或作春山行案穆天子傳  
蔥山蔥名者大葉行案春山蔥山已見西山經多  
蔥山行案蔥山已見西山經多

此經云邊春之山多李里人常採之太平御覽二十八卷引  
九百六十八卷引亦同疑本郭注今脫去之行案穆  
天子傳云春山之澤清而西流注于泐澤行案泐澤已見

獸焉其狀如馬而文身善笑見人則臥言伴名曰幽鴟或作鴟  
過行案說文云鴟黑也鴟為鴟字之鴟  
太平御覽九百十三卷引此圖經讀云幽鴟似鴟俛愚作智鴟

山海經第三 北山經 四  
物則笑見人伴睡好 其鳴自呼  
又北二百里曰蔓聯之山萬連其上無草木有獸焉其狀如禺

而有益牛尾文臂馬蹄見人則呼名曰足嘗行案楚詞卜居  
逸注云承顏色也足嘗其鳴自呼有鳥焉羣居而  
同聲即殊斯聲之轉鳥名見下文其鳴自呼有鳥焉羣居而

朋飛朋其毛如雌雉名曰鴟音交或作湯也行案玉篇  
疑因經文曰鴟相涉而誤行也其雌雉亦雌雉之鴟其鳴  
自呼行案爾雅鴟郭注云黃色鳴自呼此鳥毛如雌雉其

又北百八十里曰單張之山其上無草木有獸焉其狀如豹而  
長尾人首而牛耳一日名曰諸健音如健牛之健行案郭











物音么 斄行案隄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泰澤其中多龍龜

案龍龜二物也或是一物疑即吉弔也龍龜身故曰龍龜裴淵廣州記云弔生嶺南蛇頭龜身水宿木棲其膏至輕利銅及瓦器盛之皆浸出置雞卵殼中則不漏其透

物甚於醜醜也見證類本草及李時珍本草

凡北山經之首自單狐之山至于隄山凡二十五山五千四百

九十里 斄行案今五千 其神皆人面蛇身其祠之毛廂一雄雞

斄瘞吉王用一珪瘞而不精 言祭不用米皆 其山北人皆生食

不火之物 或作皆生食而不火 斄行案大戴禮千乘篇說四 篇也淮南原道訓云鴈門之

北狄不穀食義亦與此同

北次二經之首在河之東其首枕汾 臨汾水上也音墳 斄行

首枕 其名曰管涔之山 今在太原郡故汾陽縣北秀容山涔音

汾 斄行案太平寰宇記引郭注有管

音姦三字今本蓋脫去之記文又云土人云其山多菅或以為

名是經水管當為菅矣山在今山西靜樂縣北水經注引十三

州志曰汾水出武州之燕京山亦管涔之異名也太原郡汾陽

縣北秀容山漢志其上有無木而多草其下多玉 斄行案水經注

直謂之汾陽北山 其上有無木而多草其下多玉 斄行案水經注

無草木而多玉與今本異然又 汾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河

云其山有草無木復與今本同 斄行案地理志云汾水出汾陽

陽縣北西入河 斄行案地理志云汾水出汾陽及郭注

入河郭注陽蓋陰字之譌也汾水詳見海內東經及郭注

又西 斄行案西藏 二百五十里曰少陽之山 斄行案元和郡縣

山在縣西南九十五 其上下多赤銀 斄行案元和郡縣

里今太原府有交城 其上下多赤銀 斄行案元和郡縣

銀郭注云銀有精 酸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汾水 斄行案水經注

光如燭疑即此 酸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汾水 斄行案水經注

又北五十里曰縣雍之山 今在晉陽縣西名汲雍雍音甕

引此經及郭注與今本同史記魏世家正義引此作懸壘山括

地志亦作懸壘山一名龍山在太原縣也一名龍山元和郡縣志

云晉陽縣懸壘山一名龍山在太原縣西十二里案地理志云太

原郡晉陽龍山在西北晉水所出東入汾高誘注淮南陸形訓

亦云龍山在晉陽之西北非 其上多玉其下多銅其獸多閭

也水經注云今在縣之西南 其獸多閭 其獸多閭

康 閭亦見鄉射禮 斄行案周書王會篇云北唐戎以閭闕似

險冠疑險即隄字之譌也孔是注云射禮以閭象為射器孔氏

及郭注俱本鄉射禮曰國中射則皮樹中於郊則闕中初學

記引廣志云驢羊似驢即 其鳥多白翟白鶴 斄行案白鶴

此也集韻云閭一角岐驢 其鳥多白翟白鶴 斄行案白鶴

即白鶴 晉水出焉而東南流注于汾水 東過晉陽南又東入

也見爾雅 晉水出焉而東南流注于汾水 東過晉陽南又東入

過其縣南又東入於汾水 其中多鯀魚其狀如儵而赤鱗小

曰儵 斄行案儵其音如叱食之不騎 或作騷騷臭也 斄行

儵字通 斄行案儵其音如叱食之不騎 或作騷騷臭也 斄行

儵字通 斄行案儵其音如叱食之不騎 或作騷騷臭也 斄行

俗名狐騷也太平御覽九百三十九卷引此經圖

讀云微或鯀魚食則不騎物有所感其用無標

又北二百里曰狐岐之山 斄行案山在今山西 無草木多青碧

勝水出焉而東北流注于汾水 斄行案水經注云文水又東南

東逕六壁城南又東合陽泉水又東逕中陽縣 其中多蒼玉

故城南又東合文水又東入於汾水也 其中多蒼玉

又北三百五十里曰白沙山廣員三百里盡沙也 斄行案此即

文云漢北 無草木鳥獸銷水出于其上潛于其下 出山之頂是

方流沙也 無草木鳥獸銷水出于其上潛于其下 出山之頂是

多白玉

又北四百里 斄行案百藏 曰爾是之山無草木無水

又北三百八十里曰狂山無草木是山也冬夏有雪狂水出焉

而西流注于浮水其中多美玉

而西流注于浮水其中多美玉

而西流注于浮水其中多美玉

而西流注于浮水其中多美玉

而西流注于浮水其中多美玉

而西流注于浮水其中多美玉

而西流注于浮水其中多美玉

而西流注于浮水其中多美玉

而西流注于浮水其中多美玉

而西流注于浮水其中多美玉

而西流注于浮水其中多美玉

而西流注于浮水其中多美玉

而西流注于浮水其中多美玉

而西流注于浮水其中多美玉

而西流注于浮水其中多美玉

而西流注于浮水其中多美玉

而西流注于浮水其中多美玉

而西流注于浮水其中多美玉

而西流注于浮水其中多美玉

而西流注于浮水其中多美玉



又北三百八十里曰諸餘之山其上多銅玉其下多松柏諸餘之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旄水行案玉篇作旄云水名

又北三百五十里曰敦頭之山其上多金玉無草木旄水出焉

而東流注于印澤行案印澤下文北山其中多騂馬音勃

行案郭氏江賦云騂馬騰波以嘯蹀李善注引此經與今本同

初學記八卷引南越志云不定縣東有騂馬似馬牛尾一角又二十九卷引張駿山海經圖書謂曰敦山有獸其名尾

為故麟形一角即此也麟形蓋牛尾敦山有獸其名尾而白身一角其音如呼行案李善注江賦引此經作其音如

亦同

又北三百五十里曰鈞吾之山其上多玉其下多銅有獸焉其

狀如行案藏經羊身人面其目在腋行案腋俗字也說

文作亦云人之臂亦

也又作掖云掖臂下也文選注陳琳為袁

紹檄豫州引此經作其口腋下蓋有脫誤

虎齒人爪其音如嬰

兒名曰狍鴟是食人左傳所謂饕餮是也狍音咆

民春秋先識覽云周鼎著饕餮是也狍音咆

以音報更是郭所本也注蓋圖讚之文與今世所傳復不同文

選注陳琳為袁紹檄引此注

貪牀作貪焚夏鼎作禹鼎

又北三百里曰北邙之山無石其陽多碧其陰多玉有獸焉其

狀如虎而白身犬首馬尾疏鬣名曰獨狍音谷

如虎白身犬首馬尾如馬木此又云穀似羊出蜀北邙

山中犬首而馬尾今本經無此獸北邙山又不托獨也

水出焉而東流注于印澤行案說文云泔水出北邙山入邙

當為泔今本或形近而譌也中亦當

為邙上文作印澤疑亦形近而譌

又北三百五十里曰梁渠之山無草木多金玉脩水出焉而東

流注于鴈門水名行案地理志云代郡且如于延水出塞

外柔各鎮西長川城南小山引此經云又云鴈門水東逕大

甯郡有脩水注之引此經又云地理志有于延水而無鴈門脩

水之名山海經有鴈門之目而無說于延河自下亦通謂之于

延水矣今案鴈門水即灑水也說文云灑水出鴈門陰館累頭

山東入海或曰治水也許君此釋本地地理志雁門郡陰館累頭

為說雁門水一名治水地理志說于延水入法即此經云脩

水注于雁門矣治其獸多居暨行案暨玉篇廣韻並作暨

當以說文作治

狀如彘而赤毛彘似鼠赤毛如刺狗也彘音渭

廣韻並作蝟赤毛廣韻作赤尾也

其音如豚有鳥焉其狀如

廣韻並作蝟赤毛廣韻作赤尾也

夸父或作夸父行案西次三經云崇吾之山有獸曰舉父

也四翼一目犬尾名曰鵲其音如鵲食之已腹痛可以止術治

下也音洞

又北四百里曰姑灌之山無草木是山也冬夏有雪

又北三百八十里曰湖灌之山其陽多玉其陰多碧多馬湖灌

之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海其中多魚亦鱗魚字

氏此經注曰鱗魚似蛇時開切疑即今本注下脫文也大戴禮

勸學篇云地龜之穴即鱗字也玉篇云鱗魚似蛇同鱗集約

切音善

有木焉其葉如柳而赤理行案柳有一種赤者名

赤柳晉書地理志云丹陽

丹陽山

多赤柳

又北水行五百里流沙三百里至于涇山行案水經云涇水

出上黨潞氏縣注云

涇水

涇水

涇水

涇水

涇水

涇水

涇水



水出通山山長于縣也計其上多金玉三桑生之其樹皆無  
其道里不相應當在關疑其行案海外北經云三桑無枝  
枝其高百仞在歐絲其木長百仞即此百果樹生之其下  
多怪蛇

又北三百里曰敦題之山行案畢氏云疑即雁門陰館累頭  
山敦題累頭皆治之轉敦讀如自也

今案上文有敦頭山與累無草木多金玉是罇于北海  
西山經

罇于北海其義同

凡北次二經之首自管灣之山至于敦題之山凡十七山行案今

六山五千六百九十里行案今六千  
一百四十里其神皆蛇身人面其祠

毛用一雄雞饒瘞之用一璧一珪投而不精禮玉於山中以  
禮神不獲之也

北次三經之首曰太行之山今在河內野王縣西北行音戶剛  
反行案漢晉地理志並云河

山海經第三 北山經 三

內郡墜王太行山在西北今在河南輝縣也列子湯問篇作其  
太行山淮南記論謂之五行山高誘注云今太行山也

首曰歸山其上有金玉其下有碧行案燕文類聚七卷  
引此經碧下有玉字有獸

焉其狀如麋羊行案劉昭注郡國志  
引此經麋作麋無羊字而四角馬尾而有距其

名曰驪行案說文云驪驪馬也無驪字玉篇有驪驪云驪音  
驪又云驪驪野馬蓋誤也劉昭

善還行案還旋舞也驪音驪  
還旋當音旋郭注旋上

去之經云善還謂善舞也宋謝莊有舞馬賦其鳴自計有鳥焉

其狀如鵠行案廣韻  
白身行案廣韻此赤尾六足其名曰

鵠音善驚其鳴自計今吳人謂呼為  
鵠音善驚其鳴自計今吳人謂呼為

又東北二百里曰龍侯之山無草木多金玉淩淩之水出焉音

行案太平御覽九百三十八而東流注于河其中多人魚  
卷引此經淩水淩字不作重文

行案人魚即鮪魚爾雅云鮪大者謂之鮪是也鮪古文省作  
兒周書王會篇云穰人前兒亦是也兒从儿即古文人字又人  
兒聲轉疑經文古本作兒其狀如鮪魚四足其音如嬰兒鮪見  
魚關脫其上即為人魚矣

又東北二百里曰馬成之山其上多文石其陰多金玉有獸焉

其狀如白犬而黑頭見人則飛言肉翅飛  
行自在其名曰天馬其鳴自

計有鳥焉其狀如鳥首白而身青足黃是名曰鵠屈居二音  
或作鳴

行案爾雅云鵠鵠鵠此鵠鵠疑即鵠也鵠轉字變經多  
此例唯白首為異耳孫炎注爾雅云鵠鵠一名鳴鵠故此經多

山海經第三 北山經 古

云或鳴其鳴自設食之不飢可以已未詳或曰寓猶誤也  
行案寓誤蓋以聲近為義

又東北七十里曰咸山其上有玉其下多銅是多松柏草多苾

草條營之水出焉音音而西南流注于長澤其中多器酸三歲

一成詳所未食之已癘

又東北二百里曰天池之山行案水經灤水注云桑乾水潛  
承太原汾陽縣北燕京山之大池

池在山原之上世謂之天池其山無草木多文石有獸焉其狀

如兔而鼠首以其背飛用其背上毛飛飛則仰也  
行案文

飛鼠也其狀如兔而鼠首以其背飛今經頗作背或所見本異

也又上文丹熏山有耳鼠以其尾飛郭云或作髣髴髣髴即鼠

以髣髴飛鼠鼓翰條然背騰罔無常所惟神所憑其名曰飛鼠



行案初學記引此經云以其背飛名飛  
免又引括地圖亦作飛免與今經文異  
涇水出焉潛于其下  
底也 其中多黃堊也

又東三百里曰陽山 懿行案水經注有大陽之  
山亦通謂之薄山疑即此 其上多玉其下  
多金銅有獸焉其狀如牛而赤尾其頸鬣其狀如句龍  
有肉鬣  
句龍斗也音劬 懿行案廣雅云鬣堅也以句龍為斗所未詳  
元和郡縣志云海康縣多牛項上有骨大如覆斗日行三百里  
即爾雅所謂鬣 其名曰頡胡也此牛頸肉垂如斗因名之頡胡  
牛疑此是也 其鳴自設食之已狂有鳥焉其狀如雌雉而五采以文是自

為牝牡名曰象蛇其鳴自設而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河 懿行案  
河水東過大陽縣南注云河水又東北合積石土柱二谿北  
發大陽之山南流入於河與此經合但不知二谿之中誰為  
耳 其中有鮪父之魚 音陷 懿行案說文云鮪魚也見山海經 其狀如鮪魚

魚首而饒身 懿行案太平御覽九百三十九卷引 食之已嘔 懿  
案嘔當為歐 說文云吐也  
又東三百五十里曰賁聞之山其上多蒼玉其下多黃堊多涅  
石 懿行案即礬石也淮南僦訓云以涅染緇高誘注云涅礬  
石也本草經云礬石一名羽涅別錄云一名羽澤西次二經  
女昧之山多石涅郭 氏注誤當移於此

又北百里曰王屋之山 今在河東東垣縣北書曰至于王屋也  
禹貢王屋山在東北今在垣 懿行案漢晉地理志云河東郡垣  
西垣曲縣也注東垣東字衍 是多石瀨水出焉 聯音帶 懿行  
山河東垣縣東王屋山為流注引此經瀨水作聯水劉昭  
注郡國志又作充水云王屋山充水出充瀨水俱聲相近而  
西北流注于泰澤 地理志王屋山充水出充瀨水俱聲相近而  
澤作泰澤疑即榮澤也地理志云沈水東南至武德入河軼出  
榮陽北地中又東至項槐入海今案榮澤在榮陽北也濟水又

見海內  
東經  
又東北三百里曰教山 懿行案教山在垣縣北見水 其上多玉  
而無石教水出焉西流注于河 懿行案水經注云河水又東與  
南入於河引此經亦作南 是水冬乾而夏流實惟乾河今河東  
流注于河今本作西疑誤 是冬乾而夏流實惟乾河今河東  
東北有乾河口因名乾河里但有故溝處無復水即是也 懿  
行案水經注云今開喜縣東北谷口猶有乾河里故溝存焉今  
無復有水世人猶 其中有兩山是山也廣員三百步其名曰發  
丸之山其上有金玉

又南三百里曰景山 外傳曰景霍以為城 懿行案太平寰宇  
水西過周陽邑南注云涑水又與景水合水出景山北谷 南望  
引此經云云經不言有水今有水焉西流注於涑水也 南望  
鹽販之澤 經注及太平御覽八百六十五卷引此注鹽池上並  
山海經第三 北山經

有解縣二字今本脫也穆天子傳云戊子至於鹽池注云鹽  
池今在河東解縣呂氏春秋本味篇云和之美者大夏之鹽池  
誘注云大夏澤名今案大夏古晉地此澤亦即鹽池矣地理志  
云河東郡安邑鹽池在西南晉書地理志云河東郡解有鹽池  
北望少澤其上多草諸真 根似羊蹄可食嚼豫二音今江南單  
廣雅云諸真薯蕷也本草云薯蕷一名山芋皆即今之山藥也  
此言草諸真別於木諸真也木諸真見中次十一經兔牀之山  
其草多秦椒 子似椒而細葉草也 懿行案水經注載文類聚  
非也依郭注 其陰多楮其陽多玉有鳥焉其狀如蛇而四翼六  
目三足名曰酸與其鳴自設見則其邑有恐 或曰食

又東南 懿行案孟門山在今景 三百二十里曰孟門之山尸子  
門未辟呂梁未鑿河出於孟門之上大溢遂流無有正陵高阜  
滅之名曰洪水穆天子傳曰北升孟門九河之障 懿行案今  
本穆天子傳孟作盟孟通也山在今山西平陽吉州西水經  
注云河南孟門山與龍門山相對引此經云云又引淮南子即

又東三百里曰景山 外傳曰景霍以為城 懿行案太平寰宇  
水西過周陽邑南注云涑水又與景水合水出景山北谷 南望  
引此經云云經不言有水今有水焉西流注於涑水也 南望  
鹽販之澤 經注及太平御覽八百六十五卷引此注鹽池上並  
山海經第三 北山經

有解縣二字今本脫也穆天子傳云戊子至於鹽池注云鹽  
池今在河東解縣呂氏春秋本味篇云和之美者大夏之鹽池  
誘注云大夏澤名今案大夏古晉地此澤亦即鹽池矣地理志  
云河東郡安邑鹽池在西南晉書地理志云河東郡解有鹽池  
北望少澤其上多草諸真 根似羊蹄可食嚼豫二音今江南單  
廣雅云諸真薯蕷也本草云薯蕷一名山芋皆即今之山藥也  
此言草諸真別於木諸真也木諸真見中次十一經兔牀之山  
其草多秦椒 子似椒而細葉草也 懿行案水經注載文類聚  
非也依郭注 其陰多楮其陽多玉有鳥焉其狀如蛇而四翼六  
目三足名曰酸與其鳴自設見則其邑有恐 或曰食



此注所引尸子之文又引穆天子傳云其上也蒼玉多金其

下多黃璽多涅石懿行案涅石已見

又東南三百二十里曰平山疑即平山也元和郡縣志云臨汾

縣本漢平陽縣縣在平水之陽故曰平陽山

名蓋曰山今名姑射山在縣西八里平水出焉平水山于其上

潛下其下懿行案水經注云輔山高三十許里有泉源不測

存下山水出焉其深于其下又是王屋之次疑即平山也案

下是鄭氏注有泉源不測其深即此經云平水出于其上潛于其

矣是多美玉

又東二百里曰京山有美玉多漆木多竹其陽有赤銅其陰有

乎礪黑砥石也尸子曰加乎黃砥明色非一也礪音竹篠之篠懿行案礪字見玉篇同郭義高水出焉南

流注于河

山海經第三 北山經 七

又東二百里曰虫尾之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竹多青碧丹水

出焉南流注于河淮南子曰薄水出鮮于山懿行案淮南摩形訓云錫出鮮于郭引

作薄或所見本異而東南流注于黃澤懿行案穆天子傳云東游於黃澤蓋即此文地理志云魏郡內

黃澤在西

又東三百里曰彭岷之山其上無草木多金玉其下多水蚤林

之水出焉音東南流注于河肥水出焉而南流注于牀水懿行案肥

水當即詩之肥泉牀水未詳其中多肥遺之蛇

又東百八十里曰小侯之山明漳之水出焉南流注于黃澤有

鳥焉其狀如鳥而白文名曰鵠姑習二音懿行案鵠鵠見玉篇食之不瀆

不瀆日也或作瀆音懿行案鵠音樵俗

以偷視為應非也音醜玉篇云其也

又東三百七十里曰泰頭之山其水出焉音南注于虜池呼侏

同其上多金玉其下多竹箭

又東北二百里曰軒轅之山其上多銅其下多竹有鳥焉其狀

如梟而白首其名曰黃鳥其鳴自設食之不妒懿行案周書王

皇鳥爾雅云皇黃鳥蓋皆此經黃鳥也郭注爾雅以為黃離雷

誤矣俗人皆言黃鸞治妒而梁武帝以倉庚作膳為郝氏療忌

又本此經及爾雅注而誤也

又北二百里曰謁戾之山今在上黨郡涅縣懿行案郭注本

作楊戾謁楊聲相近也地理志謁戾山見水經淮南陸形訓

山在今山西樂平縣其上下多松柏有金玉沁水出焉南流注

于河至滎陽縣東北入河或出穀述縣羊頭山也懿行案穀

糜谷沁水所出是郭所本也沁水一名涅水地理志云上黨郡

涅氏涅水也顏師古注云涅水出焉水經云沁水出上黨涅縣

山海經第三 北山經 八

謁戾山注云沁水即涅水也或言出穀遠縣羊頭山世靡谷是

鄭氏合沁涅為一水也地理志又云沁水東南至滎陽入河

師古注云今沁水至懷州武陟縣界入河此云至滎陽疑轉

錯誤今案顏氏之說非也水經亦云至滎陽縣北入河滎陽在

河南武陟在河北相去不遠說俱得通今沁水其東有林焉名

曰丹林丹林之水出焉懿行案竹書云周元王六年丹水三日

東南入浮水水經注云丹水出上黨高都縣故城北阜俗謂

之源源水引此經云即斯水矣又水經注引經直作丹水無

字南流注于河懿行案地理志云丹水入浮水又云浮水楊谷

丹水合此經云入河者蓋丹水合絕水入沁水經注亦云沁水與

理志浮氏應劭注云山海經浮水所出者也今經無浮水蓋脫

去之而地理志丹水入浮水水經注嬰侯之水出焉北流注于汜水

經注引作入絕水未審誰是嬰侯之水出焉北流注于汜水

懿行案水經浮水注引此經作嬰侯之水出焉其陰北流注于







錫山引此經山在  
今河南武安縣 其上多玉其下有砥午首之水出焉而東流  
注于滏水 滏漳水注云水出邯鄲縣西者山漢景帝時攻趙圍  
邯鄲引牛首  
拘水灌城

又北二百里曰景山 總行案高誘注淮南墜形 有美玉景水出  
焉東南流注于海澤 總行案淮南墜形訓 云西北方曰海澤

又北百里曰題首之山有玉焉多石無水

又北百里曰繡山其上有玉青碧其木多栒 木中枝也音荀  
所本說文有栒云栒也又有栒云大木可為鈕柄疑皆非郭義  
本草經有栒核別錄云味苦酸水身而難腫蓋即此木也說文  
云枝餘也 其草多芍藥芎藭 芍藥一名辛夷亦香草屬 總行  
可為杖 林賦云爾夷新夷也新夷辛夷同爾夷藥也張揖注上  
辛夷香草也 是孽夷即爾夷離騷之爾夷又即九歌之辛夷與  
山海經第三 北山經 三

芍藥正一物也郭 注本廣雅及楚詞 消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河 總行案水經有消  
非其中有鱧 鱧似鮒而大白也 鱧行案 龍鮪似蝦蟆小  
此物名耳 鱧行案鱧當為鮪字之 而青或曰鱧鮪  
焉狀龍見秋官爛氏注亦見爾雅

又北百二十里曰松山 總行案畢氏云疑即今 陽水出焉 總行  
氏云地形志云上黨屯南有陽水原山 東北流注于河  
三想山東流合平臺水東南入釋水

又北百二十里曰敦與之山 總行案山在今直隸臨城縣西南  
其上無草木有金玉漆水出于其陽 音悉各反 總行案玉  
東流注于泰陸之水 大陸水今鉅鹿北廣平澤所格切水名 總行  
有大陸郭注云今鉅鹿北廣阿澤是也然今爾雅注阿復誤作  
河呂氏春秋九藪趙之鉅鹿高誘注云廣阿澤也地理志云鉅  
鹿郡鉅鹿禹貢大陸澤在北又 泚水出于其陰 行案泚字音灼

有廣阿劉昭注郡國志亦同 泚水出于其陰 行案泚字音灼

音邸與郭音同蘇林 而東流注于彭水 今泚水出中正縣西窮  
於漳水 總行案說文云泚水在常山地理志云常山郡元氏  
沮水首受中正西山窮泉谷東至堂陽入黃河又中正逢山長  
谷諸水所出東至張邑入濁漳是郭所本也諸水即泚水矣隋  
書地理志云房子有彭水案史記陳餘傳索隱引此郭注云泚  
水出常山中正縣 槐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泚澤 總行案說文云  
今本脫常山二字 槐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泚澤 濟水出常山房  
子贊皇山東入泚地理志云常山郡房子贊皇山  
石濟水所出東至廩陶入泚是濟水即槐水矣

又北百七十里曰柘山其陽有金玉其陰有鐵歷聚之水出焉  
而北流注于消水

又北三百里曰維龍之山其上有碧玉其陽有金其陰有鐵肥  
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泉澤其中多礪石 未詳也音雷或作礪石  
總行案玉篇云礪不平也又云礪礪石與郭義近礪礪字通也  
又漢書龜錯傳云具礪石服虔注云礪石可投人石也如淳注  
山海經第三 北山經 三

云礪石城上雷石也礪礪聲轉 礪礪之水出焉而北流注于大  
泉雷聲近疑礪石即雷石矣

又北百八十里曰白馬之山 總行案山在今山西孟縣北元和  
里 其陽多石玉其陰多鐵多赤銅木馬之水出焉 總行案木  
謂牧馬水也在孟縣 而東北流注于虜沱 呼沱  
東北至定襄入虜沱

又北二百里曰空桑之山 上已有此山疑同名也 總行案東  
次二經之首自管涔之山至於敦題之山凡十七山今才得十  
六山疑經正脫此一山也經內空桑有三上文脫去之空桑蓋  
在華陽郭注春秋古史考俱言尹產空桑是也此經空桑蓋  
在趙代開歸藏啓筮言蚩尤出自羊水以伐空桑是也究地亦  
有空桑見 無草木冬夏有雪空桑之水出焉東流注于虜沱  
東山經 無草木冬夏有雪空桑之水出焉東流注于虜沱  
無郭注音佗二字

無郭注音佗二字







鳴自談

又北五百里曰倫山倫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河有獸焉其狀如麋其川在尾上川發也 說行案爾雅云白州驢郭注云州發川似當為州字 是州川其義同廣雅云川臂也本此王引之曰形相近而誤 其名曰熊 說行案藏經本作熊九郭氏圖讚亦之去

又北五百里曰碣石之山水經曰碣石山今在遼西臨渝縣南 碣石山在遼西臨渝縣南 碣石山在遼西臨渝縣南 碣石山在遼西臨渝縣南

山海經第三

北山經

玉

本草有胡夷魚 其上有玉其下多青碧

又北水行五百里至于鴈門之山鴈門山即北陵西隴鴈之所出因以名云在北高柳北

又北水行四百里地環晉皆山恐無水行四百里者然鴈門山亦曰水行五百里 至子泰澤 說行案泰澤即大澤也大澤方百里 嵩禹治水時事與 至子泰澤 說行案泰澤即大澤也大澤方百里

又北五百里曰鐔子母逢之山北望雞號之山鐔行案說文玉篇引此鐔並作

山海經箋疏 卷三

惟號其風如鷲鷲急風貌也音京或云飄風也 說文玉篇引此經並作鷲說文云鷲同力

凡北次三經之首自太行之山以至于無逢逢也母無古音同 之山凡四十六山 說行案今 萬二千三百五十里 說行案今一

山海經第三

北山經

玉

其十神狀皆彘身而八足蛇尾其祠之皆用一璧瘞之大凡四

右北經之山志凡八十七山說行案今 八十八山 二萬三千二百三十里 說行案當二萬三千五百三十里 今則二萬四千二百六十里

山海經第三



山海經第四 晉郭璞傳 樓霞郝懿行箋疏

東山經

東山經之首曰楸蠶之山 楸株二音 懿行案廣韻云楸株山名疑即楸蠶之異文 北臨乾

味 亦山名也音味 懿行案東次四經之首曰北號之山食水出焉而東北流注于海與此互證是北號即乾味矣 食

水出焉而東北流注于海其中多鱖鱚之魚 音容 懿行案史氏云鱖似鱖而黑非此也說文云鱖魚名又云鱖魚皮有文出

樂浪東曉神傳四年初捕收輪考工周成王時揚州獻鱖周書王會篇云揚州馬魚名解輪冠馬馬即鱖鱚之轉古字通也史記司馬相如傳有馬魚徐廣云馬魚牛也郭氏注上林賦云鱖魚有文彩又云馬魚皮有毛黃地黑文與說文鱖魚

皮有文合徐廣謂之魚牛即此經狀如犁牛是也說文云出樂浪東曉亦與此經合說文類聚九卷引博物志云東海中有牛魚其形如牛刺其皮懸之湖水至則毛起湖去則伏即是魚也

其狀如犁牛 牛似虎文者 懿行案郭氏注上林賦云馬魚皮有毛黃地黑文與此注似虎文義合魏志文帝

紀注引獻帝傳云犁牛之狀似虎正謂此也太平御覽九百三十九卷引此經圖讀曰魚狀鱖鱚如牛虎狀犁牛即爾牛見南

山經 其音如旣鳴 山經 祇山

又南三百里曰羸山 音 懿行案廣韻云羸水南至無終東入

于食水 懿行案地理志云右北平郡後廢羸水南至無終東入

水庚水即食 懿行案廣韻云羸水南至無終東入水矣俟攷 其中多活師 科斗也爾雅謂之活東 懿行案蝦

師聃子聲相近科斗 活東亦音相轉也

又南三百里曰枸狀之山 懿行案廣韻云泚水出拘扶山 此作枸狀字形相似未審誰是 其上

多金玉其下多青碧石有獸焉其狀如犬六足其名曰從從其

鳴自說有鳥焉其狀如雞而鼠毛 懿行案毛 懿行案毛 其名曰蜚鼠 音吞

行案蜚鼠說文作蜚云蜚鼠 似雞鼠尾玉篇云蜚鼠也 見則其邑大旱泚水出焉 音泚 懿行案玉篇

泚水出焉而東北流注于海其中多鱖鱚之魚 音容 懿行案史氏云鱖似鱖而黑非此也說文云鱖魚名又云鱖魚皮有文出

樂浪東曉神傳四年初捕收輪考工周成王時揚州獻鱖周書王會篇云揚州馬魚名解輪冠馬馬即鱖鱚之轉古字通也史記司馬相如傳有馬魚徐廣云馬魚牛也郭氏注上林賦云鱖魚有文彩又云馬魚皮有毛黃地黑文與說文鱖魚

皮有文合徐廣謂之魚牛即此經狀如犁牛是也說文云出樂浪東曉亦與此經合說文類聚九卷引博物志云東海中有牛魚其形如牛刺其皮懸之湖水至則毛起湖去則伏即是魚也

其狀如犁牛 牛似虎文者 懿行案郭氏注上林賦云馬魚皮有毛黃地黑文與此注似虎文義合魏志文帝

云泚而北流注于湖水其中多箴魚其狀如儻 懿行案儻即儻字 其味

如箴 出東海今江東水中亦有之 懿行案今登萊海中箴魚九百三十九卷引南 楚記云箴魚口四寸 食之無疫疾

又南三百里曰勃坐之山 懿行案參篆文 無草木無水

又南三百里曰番條之山無草木多沙滅水出焉 音同滅損之

滅即滅損之字何須用音知經 北流注于海其中多鰕魚 音頰

音頰 懿行案鰕一名鰕說文云鰕多口魚也廣雅云鰕鰕與

此注合又謂之鰕小雅魚雁篇毛傳云鰕鰕也陸機疏云今黃

鰕魚也似燕頭魚身形厚而長大頰骨正黃魚之大而有力解

鰕者徐州人謂之楊黃頰通語也今江東呼黃 鰕魚亦名黃頰魚尾微黃大者長尺七八寸許

又南四百里曰姑兒之山其上多漆其下多桑柘姑兒之水出

山海經第四 東山經 二

焉北流注于海其中多鰕魚

又南四百里曰高氏之山其上多玉其下多箴石 可以為砥針

懿行案砥當為砥字之譌南史王僧孺傳引此注作可以為砥

針是也說文云砥以石刺病也素問云東方之域其病為癰瘍

其治宜砭石是砭石正東方所出也又此云箴石史記扁鵲傳

有箴石箴箴聲相近然非一物也淮南說山訓云病者寢席醫

之用針石高誘注云石針所 諸繩之水出焉 懿行案水經注云

砥彈人麻痺出其惡血者也 北入時水 東流注于澤其中多金玉

又南三百里曰嶽山其上多桑其下多樛澗水出焉 音樂 懿

云澗齊魯間水也水經注云澗水出歷城縣故城 東流注于澤

西泉源上北入於濟謂之澗口計其道里疑非此 其中多金玉

又南三百里曰豺山 懿行案豺 其下多水其中多



堪孖之魚未詳音序 懿行案玉篇 有獸焉其狀如夸父懿行

父即舉父也已見西山經崇 而僂毛其音如呼見則天下大水

又南三百里曰獨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美石末塗之水出焉

而東南流注于沔其中多條螭條容二音 懿行案郭氏江賦

此經下篇有條字亦其狀如黃蛇魚翼出入有光見則其邑大

又南三百里曰泰山即東嶽岱宗也今在泰山奉高縣西北從

泰山郡奉高見漢晉地理志山在今山東泰安縣北史記秦始

皇本紀正義引此注作四百八里百字當為行文故劉昭注

祭記志引此注作四百八里二百步亦無百字初學記 其上多

玉其下多金懿行案史記秦始皇本紀正義引此玉作石今案

作石是也泰山下既多礫礫又本草經紫白二石

英俱生泰山魏志高堂隆傳 有獸焉其狀如豚而有珠名曰狗

狗音如吟制之制 懿行案玉篇云狗似豕出泰山又狗云獸

今本作狗皆一字也郭云音如吟制之制疑吟當 其鳴自訢環

水出焉懿行案水經注云汶水又南合北汶水水東南流逕秦

合環水水出泰山南麓南流歷中下兩廟間 東流注于江

又南三百里曰竹山罍于江一作淮 懿行案江亦當作汶竹

心故名 無草木多瑤碧激水出焉而東南流注于娶檀之水其

中多此懿行案麻當為麻字 凡東山經之首自嶽嶽之山以至于竹山凡十二山三千六百

里懿行案今才 其神狀皆人身龍首祠毛用一犬祈用魚

塗祭為神也公羊傳云蓋叩其鼻以神神音鈞鈞之佩 懿行

案玉篇云以牲告神欲神聽之曰叩此說與郭異郭注叩疑

將到制牲以數先成耳也禮雜記云其叩皆于屋下鄭注云叩謂

然傳云蓋叩其鼻以血社不作叩字殺梁傳正作叩其鼻以血

社范甯注云叩者豎也是郭此注當由誤記故竟以穀梁為公

東次二經之首曰空桑之山此山出琴瑟材見周禮也 懿行

賦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高誘注云空桑地名在魯也思乎

微在生孔子於空桑之地今名孔竇在魯 北臨食水懿行案食

首嶽 東望沮吳南望沙陵西望潯澤音旻 懿行案潯

其狀如牛而虎文懿行案上文狀如犁牛 其音如欽 或作

曰輪輪音靈 其鳴自叫見則天下大水

又南六百里曰曹夕之山其下多穀而無水多鳥獸

又西南四百里曰嶧泉之山音亦 懿行案爾 其上多金玉其

下多白堊嶧泉之水出焉東流注于激女之水懿行案爾雅

之水玉 其中多蜃珧蜃蚌也珧玉珧亦蚌屬腎 遙兩音 懿行

又南水行五百里流沙三百里至于葛山之尾無草木多砥礪

又南三百八十里曰葛山之首無草木澧水出焉懿行案呂氏

水體 東流注于余澤其中多珠蟹魚音籠 懿行案呂氏春秋



朱盤狀如肺有四眼六脚而吐珠正與圖合疑此經有目當為四目字之譌也文選江賦注引此經仍作有目焉與今本同註當葉六足有珠疑行案呂氏春秋本味篇云六足有珠百珠百當為鮫皮有珠文但郭氏江賦云鮫鱗而吐珠其味酸甘南越志亦云朱盤吐珠高誘以為皮有珠蓋非也其味酸甘食之無癘無時氣病也呂氏春秋曰滄水之魚名曰朱盤六足引此經圖讀云滄水之鮫狀如浮體兼三才以貨賈害厥用既多何以自衛

又南三百八十里曰餘我之山此經行案廣韻引其上多梓枏其下多荆芭此經行案南山經序句之山下多荆杞雜余之水出焉東流注于黃水有獸焉其狀如菟而鳥喙鳴曰蛇尾見人則眠

言作死也此經行案玉篇狢字是案眼依字當為獸名曰狢狢字並云獸似兔狢音几無狢字是經文狢當為狢郭注仇當為几並字形其鳴自訃見則蠹蝗為之譌也廣韻狢字注云兔喙蓋脫鳥字

山海經第四 東山經 五

敗蠹蝗類也言傷敗田苗音終此經行案說文云蠹也蠹蝗也蠹蝗也以為一物據此又似二種太平御覽九百十三卷引此經

又南三百里曰杜父之山無草木多水亦水玉類此經行案李善與今本同又注謝靈運入彭蠡湖口詩及注江淹雜體詩並引此經郭注云碧亦玉也與今本異又經言水碧生於山間謝靈運詩云水碧輟流濕江淹詩云凌波采水碧並與經不合多大蛇有獸焉其狀如狐而魚翼

其名曰朱孺音儒然云需聲則與儒音相近樂記云朱孺獲雜蓋獲是獼猴朱孺似狐樂記所言其鳴自訃見則其國有恐昔獸名也正與此經義合

又南三百里曰盧其之山此經行案太平御覽九百二十無草木多沙石沙水出焉南流注于泔水其中多鷓鴣音其狀如鴛鴦

而人足今鷓鴣足頗有似人腳形狀也此經行案御覽引此經河即鷓鴣聲之轉魏志黃初四年有鷓鴣其鳴自訃此經行案御覽引訃作鳥集靈芝池詔曰此詩人所謂汗澤是也其鳴自訃訃作見則其國多土功

又南三百八十里曰姑射之山此經行案莊子逍遙遊篇云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陽書地理志姑射山在今山西平陽府西又案已下三山俱名遠裔者無草木多水

又南水行三百里流沙百里曰北姑射之山無草木多石又南三百里曰南姑射之山無草木多水

又南三百里曰緱氏之山一曰俠氏之山此經行案俠即緱聲之轉緱氏或作維誤地理志云河南郡緱氏蓋縣因山為名也無草木多金玉原水出焉東流注于沙澤

又南三百里曰姑逢之山無草木多金玉有獸焉其狀如狐而有翼其音如鴻鴈其名曰獬獬音獬此經行案獬獬同經文獬即獬字異文玉篇作獬云獸名此即見則天下大旱

又南五百里曰鳧麗之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箴石有獸焉其狀如狐而九尾九首此經行案廣韻說鱉蚌虎爪名曰鱉蚌龍蚌此經行案中次二經昆吾之山有獸名曰鱉蚌郭注云上有此獸疑同名是此經經當為鱉注文經當為鱉蚌傳寫之誤也廣韻作鱉蚌可證其音如嬰兒是食人

又南五百里曰磻山音一真反此經行案玉篇云磻音真石山蓋即此郭注一反二字疑衍中次十一經南臨礪水東望湖澤有獸焉其狀如馬而羊目此經行案藏







凡東次三經之首自戶胡之山至于無皋之山凡九山六千九百里行案今才其神狀皆人身而羊角其祠用一牡羊米用黍是神也見則風雨水為收

又東次四經之首曰北號之山臨于北海有木焉其狀如楊赤華其實如棗而無核行案爾雅云哲無實棗郭注云不酸甘食之不瘧如危子行案本草經腐婢陶注云今海邊有小樹狀酸甘食之不瘧如危子行案本草經腐婢陶注云今海邊有小樹狀酸甘食之不瘧如危子行案本草經腐婢陶注云今海邊有小樹狀酸甘食之不瘧

有獸焉其狀如狼赤首鼠目其音如豚名曰獨狙行案爾雅云獨狙當為獨狙注文為首當為獨狙日俱字形之譌也狙獨屬狙子齊物論釋文引司馬彪云狙一名獨狙似狙而狗頭憲與雌猴交所說形狀與此經異非一物也

有鳥焉其狀如雞而白首鼠足而虎爪其名曰魃行案爾雅云魃推焉處王逸注云魃堆奇獸也柳子天對云魃雀在北號惟人是食則以魃堆為即魃雀字之誤王逸注蓋失之亦食人

又南三百里曰旄山無草木蒼體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展水其中多鱗魚今蝦鱗字亦或作鱗音秋行案廣雅云其狀如鯉行案太平御覽七百而大首食者不疣行案疣

又南三百二十里曰東始之山上多蒼玉有木焉其狀如楊而赤理其汁如血不實其名曰芭音起行案李善注西京賦引此經作杞云杞如楊赤理是

知杞假借作芭也經內多此例李行案李善注西京賦引此經作杞云杞如楊赤理是善又云杞即榿木也未知其審可以服馬行案李善注西京賦引此經作杞云杞如楊赤理是

貝多此魚其狀如鮒一首而十身行案似何羅魚其具如蘆蕪食之不糞字謂反止失氣也行案爾雅云橫同

又東南三百里曰女烝之山其上無草木石膏水出焉而西注于高水其中多薄魚行案玉篇廣韻並其狀如鱸魚而一目其音如歐如人嘔吐聲也行案歐吐之字古書作歐俗則天下大旱行案初學記三十卷引此經及郭注並與今本同見

又東南二百里曰欽山多金玉而無石師水出焉而北流注于皋澤其中多鱗魚多文具其狀如豚而有牙其名曰當康行案太平御覽九百三十三卷引神異經云南方有獸似鹿而豕首有牙善依人求五穀名無損之獸所說形狀與此獸近當其鳴自叫見則天下大穰行案常康大穰聲轉義近蓋

人通知鳥獸之音故特記之凡經中諸物或出而兆妖祥皆動於幾先非所常有故世人希得見之爾

又東南二百里曰子桐之山行案玉篇引司馬相如梓桐山賦云確確疑即斯山也梓子聲同子桐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餘如之澤其中多鰓魚音滑見郭氏江賦李善注引此經及郭音並與今本同玉篇云鰓魚如鳥太平御覽九百三十九卷引此經作鰓魚其狀如魚而鳥翼出入有光其音如鴛鴦見則天下大旱行案廣

又東北二百里曰刻山行案文類聚八卷其狀如龜而人而黃身而赤尾其名曰合巖音庚其音如嬰兒是

獸也食人亦食蟲蛇見則天下大水行案是獸蓋而龜屬而其狀如龜而人而黃身而赤尾其名曰合巖音庚其音如嬰兒是



又東二百里曰太山上多金玉楨木女楨也葉冬不凋 懿行

有楨林縣王篇云楨堅木也引此經作大山多楨木又引郭注與今本同有獸焉其狀如牛而白首

一目而蛇尾其名曰蜚音如翡翠之翫 懿行案翡翠廣韻作蜚

秋之蜚同名異實劉敞解春秋便引此經以為一物非也行水則場行草則死見則天下大

疫言其體含災氣也其銘曰蜚之為名體似無害所經枯竭甚

於鳩厲萬物斯懼思爾遐逝懿行案廣韻引此經作見則

有兵殺與今本異又引郭氏讚即今注中銘語也萬物斯懼則

斯作攸餘同又案藏經本所載圖讚復與此絕異所未能詳鈎

水出焉而北流注于勞水其中多鱈魚

凡東次四經之首自北號之山至于太山凡八山一千七百二

十里懿行案畢氏木里字作三此字形之譌又

案此經不言神狀及祠物所宜疑有闕脫

右東經之山志凡四十六山萬八千八百六十里懿行案今

才萬八千

山海經第四 東山經 土

二百六

十里

山海經第四

山海經箋疏 卷五

山海經第五 音郭璞傳 棲霞郝懿行箋疏

中山經

中山經薄山之首懿行案山在今山西蒲州府南禹都平陽或

在安邑故以薄山為中山也地理志云河東

邵蒲反雷首山在河南史記封禪書云薄山者襄山也正義引

地志云薄山亦名襄山一名雷首山案正義襄音色斜反則當

作襄然穆天子傳云河首襄山是字仍當作襄也水經河水注

引揚雄河東賦注云襄山在蒲州北十餘里又引此經薄山作

蒲山蓋薄音耳曰甘肅之山懿行案甘肅水經注引作甘桑又括

音在蒲州見其水山焉音恭而西流注于河懿行案水經注云

史記正義其水山焉而西流注于河水出襄山蓼谷西南

注於河又云今診蓼水川流所趣與其上多柞木其下有草焉

其水相扶是鄭氏以蓼水即其水也其水相扶是鄭氏以蓼水即其水也

蔡木而杏葉或作葉黃華而莢實懿行案說文云莢卽實鄭注地

屬名曰籜他落可以已瞽音盲 懿行案說文云莢物莢莢王棘之

反他落 可以已瞽 文云莢不閉也 有獸焉其狀如獸

鼠而文題獸鼠所夫詳音題字亦或作題 懿行案獸玉篇以

鼠又與郭音異獸鼠爾雅十三鼠中無之其字或作題蓋同聲假借也其名曰鼯音那或作熊也

云即古熊字非也古文熊字作鼯見玉篇又玉篇云鼯乃何切

獸似鼠食之明目廣韻亦云鼯名似鼠班頭食之明目蓋皆本

此經而誤記也可 食之已瘻

又東二十里曰歷兒之山懿行案水經注云河東郡南有歷山

蒲山亦名歷山即此也蓋與薄山連麓而異名太平御覽四百

九十卷引此經作歷小之山疑見本或作爾聲近而通爾又譌

作小 其上多榲多櫚木音櫚 懿行案玉篇 是木也方莖而員

也 葉黃華而毛其實如棟棟木名子如指頭白而可以澆衣也

云棟木也玉篇云子可以澆衣爾雅翼云木實如棟說文

而尖三四月開花紅紫色實如小鈴名金鈴子故名服之不忘



又東十五里曰渠豬之山行案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雷首山亦名渠山又云博山亦名豬山即

其上多竹渠豬之水出焉於河余按中山經即渠豬之水

也太平寰宇記云永樂縣渠豬水一名渠水今名百丈溝源出縣北中條山今案括地志中條山亦雷首之異名也而南

流注于河其中是多豪魚狀如鮪鮪魚也赤喙尾赤羽行案太

百三十九卷引此經赤喙上有兩字廣韻可以已白癩行案

引作赤尾赤喙有羽而無狀如鮪三字說文云

又東三十五里曰蔥菁之山行案自此已下七山亦

大谷是多白堊黑青黃堊言有雜色堊也

又東十五里曰淩山音俊 行案玉其上多赤銅其陰多鐵

又東七十里曰脫扈之山有草焉其狀如葵葉而赤華莢實實

山海經第五 中山經 二

如櫻莢今櫻木莢似阜莢也 行案今櫻木結實名曰植楮

可以已癩癩病也淮南子曰狸頭已癩也 行案太平御覽

爾雅釋詁文非誤也又引淮南子者說山訓文本作狸頭蓋本

愈鼠令人正以狸頭療鼠傷鼠傷即瘦說文云瘦頸腫也食之

不昧

又東二十里曰金星之山多天嬰其狀如龍骨行案本草別

地川谷及太山巖水可以已瘞瘞瘵也 行案注疑當為瘞

又東七十里曰泰威之山其中有谷曰鼻谷或無其中多鐵

又東十五里曰樞谷之山或作樞其中多赤銅

又東百二十里曰吳林之山行案地理志云河東郡大陽吳

山在西上有吳城史記正義引括

地志云雷首山亦名吳山即此也已上諸山西起雷首東

至吳坂隨地異名大體相屬也吳山在今山西平陸縣

多葦草亦管字 行案說文云葦香艸山吳林山本此經為

同簡即簡也是葦乃香艸中次十二經洞庭之山以葦與藜

蕪並稱其為香艸審矣郭注以葦為管字管乃茅屬恐非也

又北三十里曰牛首之山今長安西南有牛首山上有館下有

太山之南當在今山西浮山縣界非長安鄠縣之牛首山也水

經汾水注有黑山即此太平寰宇記云神山縣黑山在縣東四

十四里一名牛首山有草焉名曰鬼草其葉如葵而赤莖其秀如禾

行案大雅生民篇云實服之不憂行案太平御覽四百六

得鬼草是樹是菽服之不憂樂勞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滴水

天傲世如彼浪舟任波流滯勞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滴水

誦詐之誦行案長安亦有勞水滴水見地理志非此也

平寰宇記云臨汾縣源出烏嶺山俗名長壽水是也水經

注云黑水出黑山西逕楊城南又西與巢山水會引此經云

疑是水也滴水即巢山之水也水源東南出巢山東谷北逕浮

山海經第五 中山經 三

山東又西北流與勞水合亂流西北逕高梁城北西流是多飛

魚其狀如鮒魚行案中次三經復有飛魚與此異太平御覽

登雲游波今案如鮒之上當脫飛魚二字遂不成文又引林邑

國記曰飛魚身圓長丈餘羽重脊翼如胡蟬出入羣飛遊翔翳

會而沈則食之已痔瘡

又北四十里曰霍山今平陽永安縣盧江潞縣晉安羅江縣河

矣按霍雅大山繞小山為霍 行案此平陽永安之霍山也

山在山西西霍州東南地理志云河東郡霍太山在東冀州

水霍水出霍太山西南流注於汾水此經絕不言有水又爾

雅記西方之美有霍山之其木多穀有獸焉其狀如狸而白尾

多珠玉此經亦復不言 行案

有獸名曰肫肫養之可以已憂謂蓄養之也普味反 行案

而短人取籠 陳藏器本草拾遺云風狸似鼯

養之即此也



又北五十二里曰合谷之山行案本云云是多棘棘未詳音

又北三十五里曰陰山陰山多礪石礪石文石文石

云厲旱少水出焉行案水經注云沁水又運沁水縣故城北

蓋言沁水隨地異名耳不云即此經之少水也且沁水

水出謂房山少水出陰山既不同源非一水明矣其中多彫

棠行案西次二經云中皇之山多蕙棠其葉如榆葉而方其

實如赤菽菽當為未見說文食之已馨

又東北四百里曰鼓鐘之山行案畢氏云即鼓鐘山在今山

注云平水南流歷鼓鐘上峽水廣一十許步南流歷鼓鐘川分

為二澗一水歷治官西世人謂之鼓鐘城城之左右猶有遺銅

及銅錢也即此山而引中次多赤銅行案畢氏云詳水經注

七經鼓鐘山蓋鄭元之疏也多赤銅云有治官遺銅則知古者

山海經第五 中山經 四

多赤銅信也 有草焉名曰榮草其葉如柳其本如雞卵食之

已風行案木草經云簡茹味辛寒除大風陶注云葉

凡游山之首自甘肅之山至于鼓鐘之山凡十五山六千六百

七十里行案今才九百 歷兒冢也其祠禮毛太牢之具縣以

吉玉行案祭山之名也見爾雅 行案爾雅云祭山曰其餘十

三山者行案風俗通云趙襄子齋三日親自剖竹有朱書曰

其餘 毛用一羊懸嬰用桑封瘞而不精桑封者行案畢氏云

未聞 秦人釋語 桑主也行案穆天子傳云乃駕鹿以遊于山上為

亂入經文 是土神之神之主例當用石此則用木耳又祭山

不獨有主兼亦有尸故中次五經云尸水合天也方其下而銳

其上而中穿之加金行案神主而祭以金銀飾之也公羊傳曰

文二年傳也經言作僖公主何休注云主狀正方穿中央達四

方披是說天子諸侯之主此言山神之主所未聞也郭云主或

作玉蓋字 形之譌

中次二經濟山之首曰輝諸之山行案其山 其上多桑其獸多

問糜其鳥多鴟似雉而大青色有毛勇健關死乃止音易出上

不卻說文云鴟似雉出上黨劉昭注郡國志上黨郡猗氏引漢

書音義云縣出鴟因知此經輝諸之山在上黨猗氏縣矣李善

注鴟鴞賦引此經郭注作青色有角今本作有毛二者皆誤李

賢注後漢書西南夷傳引此注云鴟似雉而大青色有毛角

關敵死乃止是鴟或作鴟又增鴟字非也其作毛角則是玉鴟

十卷引郭氏讚云鴟之為鳥同羣相為嗜 類被侵雖死不避毛飾武士兼厲以義

又西南二百里曰發視之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砥礪即魚之

水出焉而西流注于伊水

山海經第五 中山經 五

又西三百里曰蒙山其上多金玉而無草木

又西三百里曰鮮山行案爾雅云小山別大山鮮水經

玉無草木鮮水出焉而北流注于伊水行案水經云伊水東

又東北鮮水入焉水出 其中多鳴蛇其狀如蛇而四翼其音如

磬見則其邑大旱行案鳴蛇見南都賦李

又西三百里行案三百當 曰陽山行案陽山見水經伊水

有陽 多石無草木陽水出焉而北流注于伊水行案水經注

陽谿世人謂之太陽谷水 其中多化蛇其狀如人而豹身鳥

翼而蛇行行案廣雅釋地說 其音如叱呼見則其邑大水

又西二百里曰昆吾之山其上多赤銅行案此山出名銅色赤如火







行案河曲及是名鵞鳥未詳也或曰鵞宜為鵞鳥也音  
 郭注並見爾雅鵞鳥也音  
 通作駕又通作駕漢書司馬相如傳云連南望擘渚渚水中小洲  
 駕史記正義作駕又魯大夫有榮駕焉也南望擘渚名渚音  
 填上賦方十里佳饒魚菹即此經云承陸渾縣東渚音  
 原一音暖今禹父之所化則一已於羽淵之性者亦無往而不  
 木脫此三字禹父之所化則一已於羽淵之性者亦無往而不  
 化也無往而不化矣與今本詳略異又案山海經禹所著書不  
 怪亦道禹父之所化疑是名僕藥清虛僕藥清虛也爾雅曰蒲  
 此語亦後人驛入之疑是名僕藥清虛僕藥清虛也爾雅曰蒲  
 蟬牛名蚶見爾雅蒲盧者夏小正傳云蟬牛也爾雅曰蒲  
 蟬蛤蒲盧也其語云其民必移就蒲盧於東海之濱是矣皆轉為蟬  
 郭注西次三經槐山之山云蟬牛即蟬也蟬牛即蟬也蟬牛即蟬也  
 即蒲盧也其語云其民必移就蒲盧於東海之濱是矣皆轉為蟬  
 蒲盧非水蟲也郭氏引之誤矣以蒲盧為蟬蛤尤誤武羅司  
 之武羅神名也郭氏引之誤矣以蒲盧為蟬蛤尤誤武羅司  
 也俱本此李善注魏都賦引此經郭注云魁音神與今本不  
 山海經第五 中山經 賦引此經郭注云魁音神與今本不  
 同其狀人面而豹文小要而白齒或作首說行案白而穿耳  
 以鑿鑿金銀器之名未詳也音槩說行案鑿假借字也說文  
 青張真傳云遺金鑿八枚魏都賦云其鳴如鳴玉玉佩聲是山  
 鑿耳之傑李善注茲引此注其鳴如鳴玉玉佩聲是山  
 也宜女子霜神也今改淮南天文訓雖有青女乃出以降霜雪  
 之文而無青要玉而北流注于河  
 合又與吟水合水出新安縣青要山其其中有鳥焉名曰鵞音  
 水北流入於河引此經云云即是水也其中鳥名曰鵞音  
 窈窕之窈說行案爾雅云鵞頭是鵞郭注云似鵞鵞尾其狀  
 略不能行江東謂之魚鵞李善注江賦引此經與今本同其狀  
 如鳧青身而朱目赤尾朱淺赤也  
 馬其狀如菱昔似芽也  
 葉木根似葉木亦香菓也  
 廣雅云山麓教香菓木也說行案名曰荷草或曰服之美人色

令人更美說行案本草經云旋花主而好色嬌好一名  
 金沸別錄云一名美草生豫州平澤陶注云根似甘若亦似高  
 其黃花陶注云赤色誤矣又唐宋本草或以旋花為今鼓子花  
 然與本經不合此皆非矣唯陶說形狀與此  
 經同別錄云生豫州地亦相近有旋聲近也  
 又東十里曰曉山音曉  
 鄒語云主茅隗而食漆栲曉即曉也古字通  
 其上有美棗其陰有瑇瑁之玉在回之水出焉而北流注于  
 河說行案水經注云河水與吟水合又東正回之水入焉水出  
 東流俗謂之強川水與石瓜鳴川合又東逕強冶鐵官  
 注於河其中多飛魚其狀如豚而赤文服之不畏雷可以禦  
 兵說行案上文勞水飛魚與此同名非一物也初學記一卷引  
 雷下復脫一字疑初學記雷音當為雷鼓字之譌  
 又東四十里曰宜蘇之山今為孟津縣垣上當脫東字  
 其止  
 山海經第五 中山經 九  
 多金玉其下多萁居之木未詳  
 曼本草作萁此經萁居疑萁聲之  
 轉萁刺列本草木部故瀟瀟之水出焉  
 此亦云萁居之木也瀟瀟之水出焉  
 瀟瀟水經注作瀟瀟云河水又東正回之水入焉又東合庸庸之  
 水出河南垣縣宜蘇山俗謂之長泉水伊洛門也其水北流  
 分為二水一水北入河是名黃貝  
 一水又東北流注於河是名黃貝  
 又東二十里曰和山說行案水經注云河水又東漢水入焉引  
 此經云云案山當在今河南孟津縣界  
 其上無草木而多瑤碧說行案李善注洛神實惟河之九都  
 所潛故曰九都說行案李善注洛神實惟河之九都  
 文尚書作瑤孔安國云水所停曰瑤鄭云南方謂都為瑤則  
 是水聚會之義郭注潛字誤藏經本作都  
 李善注海賦引此經及郭注並與今本同是山也五曲曲回五  
 行案李善注沈約鍾山應西陽九水出焉說行案水經注據帝  
 王教詩引此經郭注作曲回也九水出焉說行案水經注據帝  
 首陽山也云今於首陽東山無水以合而北流注于河其中多  
 應之常是今古世懸川或改狀矣



蒼玉行案水經注引此 吉神泰逢司之行案 其狀如人而虎尾或作 是居于蒼山之陽出入有光

泰逢神動天地氣也言其有靈爽能興雲雨也夏后孔甲田於

大黃見呂氏春秋也 行案見呂氏春秋音初篇廣韻字云

冥即神所為也大黃二字今未詳太平御覽十一卷引通甲

開山圖曰不毛山上有無為之君分布雲雨於九州之內

榮氏解曰不毛山不生樹木古無為君常處其上布灑雲雨九

州之內平均今案和山上無草木當即不毛山其無為君當即

泰逢矣存以俟攷

凡蒼山之首自敖岸之山至于和山凡五山四百四十里行

才八其祠泰逢池武羅皆一牡羊副 副謂破羊骨磔之以祭

十里行案說文云副刊也引周禮曰副 嬰用吉玉其二神用一

宰痛文作彌今周禮大宗伯正作彌

山海經第五 中山經 十

雄雞瘞之精用秬

中次四經釐山之首音 曰鹿蹄之山行案水經云鹿蹄山在

渾縣故城西北俗謂之縱山又云世謂之非山又云山石之上

有鹿蹄自然成者非人功所刊其山陰峻絕百仞陽則原阜隆

其上多玉其下多金甘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洛行案水經

農宜陽縣鹿蹄山注引京相璠曰今河南縣西南有

甘水北入洛又云甘水發於東麓北流注於洛水也 其中多冷

石冷石未聞也冷或作涂行案冷當為冷西次四經號山

字義同故得通用又涂或

涂字之譌也說文冷涂同

西五十里曰扶豬之山行案水經注云南則鹿蹄之山也此

所見本異也張揖注上林賦云硬石白者如冰半有赤色玉篇

為硬說文云硬石次玉者玉篇同云亦作瑛引此經作瑛石或

引此郭注同 有獸焉其狀如貉而人目貉或作獾古字 行

與今本異 郭注也玉篇廣韻引此 其名曰麇音銀或作麇 行案

經人目並作八月誤 行案水經注云洛水又與號水

出焉而北流注于洛行案水經注云洛水又與號水 其中多

瑞石言亦出水中 行案瑞亦當為硬

又西一百二十里曰釐山行案山在 其陽多玉其陰多菟

音搜茅蒐今之菟草也行案茹菟茅蒐見爾雅郭音蒐為

後人借為春蒐之字亦誤矣說見爾雅略 有獸焉其狀如牛蒼

身其音如嬰兒是食人其名曰犀渠行案犀渠蓋犀牛之屬

都賦云戶有犀渠疑古用此獸 漚漚之水出焉而南流注于伊

水行案水經云伊水又東北過陸渾縣南注引此經云云今

山海經第五 中山經 十一

名竒東流注於伊水即漚漚之水 有獸焉名曰獺音蒼頡之韻

也是鄭氏所稱王母謂當即釐山 行案獺

郭注云音蒼頡之韻與獺同然獺不與頡同音未知其審 其

狀如獺犬行案說文云獺怒犬兒讀若獺李善注江賦引

有鱗行案江賦注 其毛如兔鬣生鱗

又西二百里曰箕尾之山行案或云即箕山許由所隱非也

不多穀多涂石行案上文鹿蹄山云多冷 其上多璵璠之玉

又西二百五十里曰栢山其上多玉其下多銅涓離之水出焉

而北流注于洛行案栢山酒離水及下文白邊山計 其中多

穢羊行案穢當 有木焉其狀如樗其葉如桐而莢實其名曰

菱可以毒魚菱一作艾 行案爾雅云杭魚毒說文杭从艸

菱可以毒魚菱一作艾 行案爾雅云杭魚毒說文杭从艸

菱可以毒魚菱一作艾 行案爾雅云杭魚毒說文杭从艸

菱可以毒魚菱一作艾 行案爾雅云杭魚毒說文杭从艸



狼跋子主殺蟲魚陶注云山交廣形扁扁制博以雜木投水中魚無大小皆浮水而死今案狼跋之名雖與此經名其相合但彼列草部非此木之比也

又西二百里曰白邊之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青雄黃

又西二百里曰熊耳之山今在上洛縣南懿行案地理志云

郭所本也山在今陝西洛南縣東南河南南盧氏縣西南洛水所經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熊耳山在虢州洛所經又云在虢州盧氏縣南五十里與禹貢

道洛自熊耳別一山也其下多漆其下多椶浮濠之水出焉

懿行案濠水經注及劉昭注郡國志並作濠水經注云洛水逕

鳴渠關北鳴渠水南出鳴渠山即荀渠山也其水一源兩分川

流半解一水西北流屈而東北入於洛引此而西流注于洛懿

經云云疑即是水也荀渠蓋熊耳之殊稱也而西流注于洛懿

案水經注及劉昭注郡國志其中多水玉志引此經作美玉

志並引此經西下有北字其中多水玉志引此經作美玉

人魚有草焉懿行案玉篇作其狀如蕪而赤華名曰葍葍亭寧

山海經第五中山經

二音 懿行案廣雅云葍蕪也葍上疑脫葍字此經云其狀如

蕪是必蕪類其味辛香故可以毒魚也蘇頌本草圖經云蕪有

魚蕪似茵陳大葉而香臭人以煮魚可以毒魚

者一名魚葍生山石間者名山魚蕪

又西三百里曰牡山懿行案爾雅疏引此經其上多文石其下

多竹箭竹簞懿行案爾雅疏引此經其獸多牝牛羴羊鳥多赤鷩音閉即

雉見爾雅

者洛開也洛水今出上洛縣冢嶽山河圖曰平扈洛謂此開

引此經又云平扈之水出於平

扈之山蓋山水兼受其日也

凡釐圃之首自鹿蹄之山至于平扈之山凡九山懿行案水經

釋之云平扈亦山名也而

通與謹舉為九山之次焉千六百七十里其神狀皆人面獸身

其祠之毛用一白雞祈而不精言直祈禱懿行案祈當為雞

猶如以文繡被牛

中次五經薄山之首懿行案薄山即篇首曰苟林之山或作苟

懿行案下文正作苟林山文選

江賦注引此經亦作苟林山

無草木多怪石怪石似玉也書

東三百里曰首山懿行案史記封禪書申公曰天下名山八而

山其一以首山與華山太室崑崙五山黃帝之所常游首

接而為首故山因取名與呂氏春秋有始覽亦以首山與太華

山海經第五中山經

竝稱高誘注云首山在蒲坂其陰多穀柞草多芟芟芟山前也

之南河曲之中伯夷所隱也

懿行案芟見爾雅芟見本草又爾雅有

杭魚毒在釋木亦是也說文云芟魚毒也其陽多瑇瑁之玉木

多槐其陰有谷曰机谷多馱鳥音如鉗之欽懿行案

如梟懿行案李善注江賦引此經作而三目有耳其音如錄

案錄蓋鹿字假音

玉篇說此鳥作食之亡熱非郭義也又說

文云羆塞也讀若春秋傳塾阨義亦相近

又東三百里曰縣斷之山音如斤無草木多文石

又東三百里曰慈蟄之山無草木多摩石未詳懿行案畢氏

石之次

東北五百里曰條谷之山其木多槐桐其草多芍藥薔冬本草

經曰

玉者

懿行案畢氏

云摩當為玳瑁說文云

玳瑁

玳瑁

玳瑁

玳瑁

玳瑁

玳瑁

玳瑁



蘇冬一名滿冬今作門俗作耳 蘇行案蘇當為蘇爾雅云蘇蘇冬郭引本草與此同今檢本草無滿冬之名必郭所見本尚行之

又北十里曰超山其陰多蒼玉其陽有井冬有水而夏竭 蘇行案山有井夏有水冬竭與此相反見中次一十一經

又東五百里曰成侯之山其上多樛木 呼樛音榭中車較吳人蘇行案說文云樛或作樛即今樛字也 其草多芄 蘇行案芄說文訓草盛非草名即藥草秦芄也見本草玉篇云甘秦甘藥同芄

又東五百里曰朝歌之山谷多美瑩 蘇行案瑩說文云瑩或作瑩即今瑩字也 蘇行案瑩說文訓草盛非草名即藥草秦瑩也見本草玉篇云甘秦甘藥同瑩

又東五百里曰槐山 蘇行案單氏云槐當為槐即稷字古文見山縣杜預注左傳云河南開有假山今案杜預注河南當為河東字之譌也太平御覽四十五卷引隋圖經曰稷山在洛都山海經第五 中山經

后稷播百穀於此山亦左氏傳謂晉侯治兵於稷以略狄土是此也 谷多金錫

又東十里曰歷山 蘇行案即上文歷兒山水經注云蘇行案廣韻去聲九御及上聲八語並收楚字九御楚云木名出歷山疑此經槐本或作楚抑或經文脫楚字也俟攷 其陽多玉

又東十里曰尸山 蘇行案水經洛水注有尸山尸作戶 多蒼玉其獸多麋 似鹿而麋或作麋是麋當似鹿而大郭云小疑誤 尸水出焉南流注于洛水 蘇行案水經注云洛水又東尸水注之 其中多美玉

又東十里曰夏餘之山 蘇行案水經注有夏餘山 其上多穀柞無石 蘇行案水經注云渭水又東過鄭縣北注云渭水又東餘水注之 水南出輒餘山之陰北流入於渭俗謂之宜水也 乳水出于其案餘水入渭此經云注河者蓋合渭而入於河

餘水出于其陰而北流注于河 蘇行案水經注云渭水又東過鄭縣北注云渭水又東餘水注之 水南出輒餘山之陰北流入於渭俗謂之宜水也 乳水出于其案餘水入渭此經云注河者蓋合渭而入於河

水南出輒餘山之陰北流入於渭俗謂之宜水也 乳水出于其案餘水入渭此經云注河者蓋合渭而入於河

案餘水入渭此經云注河者蓋合渭而入於河

乳水出于其

案餘水入渭此經云注河者蓋合渭而入於河

乳水出于其

案餘水入渭此經云注河者蓋合渭而入於河

乳水出于其

案餘水入渭此經云注河者蓋合渭而入於河

乳水出于其

案餘水入渭此經云注河者蓋合渭而入於河

陽而東南流注于洛 蘇行案水經注云洛水又東得乳水水北出夏餘山南流注於洛

又東南十里曰蠱尾之山 蘇行案水經注云洛水又東會出焉而東南流注于洛 蘇行案水經注云洛水又東會出焉而東南流注于洛

又東北二十里曰升山 蘇行案水經注云洛水又東會出焉而東南流注于洛 蘇行案水經注云洛水又東會出焉而東南流注于洛

請蕙蕙 蘇行案蕙說文云蕙或作蕙即今蕙字也 蘇行案蕙說文訓草盛非草名即藥草秦蕙也見本草玉篇云甘秦甘藥同蕙

也寇活聲之轉爾雅云離南活蒼郭注與此注同又云倚商活脫亦黃酸之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河 蘇行案水經注云渭水又

是也 蘇行案水經注云渭水又東會出焉而東南流注于洛 蘇行案水經注云洛水又東會出焉而東南流注于洛

千渠水水南出升山北流注於渭 蘇行案水經注云渭水又東會出焉而東南流注于洛 蘇行案水經注云洛水又東會出焉而東南流注于洛

案此經云注河者亦合渭而入河 蘇行案水經注云渭水又東會出焉而東南流注于洛 蘇行案水經注云洛水又東會出焉而東南流注于洛

不知佩瓊音旋 蘇行案瓊說文訓玉也 蘇行案瓊說文訓玉也 蘇行案瓊說文訓玉也

詩外傳亦引作瓊 蘇行案瓊說文訓玉也 蘇行案瓊說文訓玉也 蘇行案瓊說文訓玉也

之瓊當為瓊古文作瓊 蘇行案瓊說文訓玉也 蘇行案瓊說文訓玉也 蘇行案瓊說文訓玉也

璿故經典多誤李善注顏延之陶徵士誄引此經亦作璿玉又

山海經第五 中山經

引說文曰璿亦璿字非也

又東十二里曰陽虛之山多金臨于平扈之水 蘇行案水經注云洛水又東會出焉而東南流注于洛 蘇行案水經注云洛水又東會出焉而東南流注于洛

虛之山臨于平扈洛水靈龜負書丹甲青文以授之出此水中 蘇行案水經注云洛水又東會出焉而東南流注于洛 蘇行案水經注云洛水又東會出焉而東南流注于洛

也 蘇行案水經注云洛水又東會出焉而東南流注于洛 蘇行案水經注云洛水又東會出焉而東南流注于洛

平扈水運於陽虛之下引此經云有是為洛河四字今本蓋脫去之又引河圖玉版與郭所引同也陽虛山在陝西洛南

凡薄山之首自苟林之山至于陽虛之山凡十六山 蘇行案今二千九百八十二里升山冢也其祠禮太牢嬰用吉玉首山魃

也其祠用稌黑犧太牢之具 蘇行案水經注云洛水又東會出焉而東南流注于洛 蘇行案水經注云洛水又東會出焉而東南流注于洛

酒極甘謂 蘇行案水經注云洛水又東會出焉而東南流注于洛 蘇行案水經注云洛水又東會出焉而東南流注于洛

之醴酒 蘇行案水經注云洛水又東會出焉而東南流注于洛 蘇行案水經注云洛水又東會出焉而東南流注于洛

舞是 蘇行案水經注云洛水又東會出焉而東南流注于洛 蘇行案水經注云洛水又東會出焉而東南流注于洛



用一璧尸水合天也天神之肥牲祠之用一黑犬于上用一雌

雞子下創一牝羊獻血以血祭也創猶割也則禮曰創明奉犬

大牲鄭注云豐禮之事用嬰兒用吉玉采之又加以綸之勤強

特牲饋食禮曰執奠祝饗是也蠶行案勸強之者考工記云

祭侯之禮以酒脯醢其辭曰強飲強食詒女曾孫諸侯南福特

牲饋食禮云尸答拜執奠祝饗注云饗勸強之也是郭注所本

中次六經編緝山之首曰平逢之山懿行案水經穀水注引此

山之異名也太平寰宇記云河南南望伊洛東望穀城之山在

北穀城縣西黃石公石在此山下張良取以合葬爾懿行案

地理志云河南郡穀城縣因山為名山在今河南洛陽縣西

北穀城縣西注引魏土地記曰縣有穀城山山出文石又云有

黃山臺黃石公與無草木無水多沙石有神焉其狀如人而二

張子房斯處也中山經

山海經第五

首名曰驕蟲懿行案太平御覽九百是為齧蟲為齧蟲

言羣蜂之所舍集蜜赤蜂名懿行案赤疑亦字之誤實惟蜂

蜜之廬凡數種作蜜者即呼蜜蜂故曰蜜亦蜂名說文云

或作蜜其祠之用一雄雞禳而勿殺禳亦祭名謂

甘飴也西十里曰縞緝之山懿行案水經注云平蓬山西十里宛山是

之數疑水經不數此山也然得此乃合於此經十四山

注脫去之無草木多金玉

尾赤如丹火而青喙名曰鶴鷄鈴要二音懿行案玉其鳴自

呼服之不昧交觴之水出于其陽而南流注于洛懿行案觴水

觸云惠水又東南謝水北出贈諸之山東南流又有交觴俞隨

之水北出山廬山南流俱合惠水惠水又南流入於洛水俞隨

之水出于其陰而北流注于穀水懿行案水經注云穀水又東

世謂之孝水也潘岳西征賦曰深孝水以濯纓嘉美名之

狂茲是水在河南城西十餘里故曰孝水在河南也

又西三十里曰瞻諸之山懿行案山見水經其陽多金其陰多

文石謝水出焉而東南流注于洛音謝懿行案玉篇云謝水

見上文蓋謝水會交觴之水南少水出其陰而東流注于穀水

流俱合惠水又南流入洛也世謂之慈淵懿行案水經注云穀水又東少水注之引此經

云云於引穀淵積以成川東流注於穀世謂之慈淵也又淵水

注云今孝水東十里有水世謂之慈淵又謂之淵

水按山海經則少水也而非淵水蓋習俗之誤爾

山海經第五

又西三十里曰婁涿之山無草木多金玉瞻水出于其陽而東

流注于洛懿行案水經洛水注云惠水出白石山之陽東南

水出于其陰世謂之而北流注于穀水懿行案水經注云

引此經云世謂之其中多此石文石懿行案北山經首蓬水

百答水北流注於穀中多此二石其此誤作

也

又西四十里曰白石之山懿行案水經云瀾水出新安縣南

水出于其陽而南流注于洛懿行案水經注云洛水自枝瀆又

水水出白石山之陽引此經云又瀾水注引此經之八關

作東南注于洛洛水注引此經又瀾水注引此經其中多水

玉瀾水出于其陰書曰伊洛瀾瀾懿行案說文云瀾水出宏

瀾水出新安縣南白石山注引此經云西北流注于穀水懿行

云世謂是水曰赤岸水亦曰石子瀾

案地

案地

案地

案地

案地

案地

案地

案地

案地

案地

案地

案地

案地

案地



理志說文水經並言澗水入洛水此經云注于穀水者蓋合其  
穀水而入洛水也又水經澗水及穀水注引此經並無西字其  
中多糜石櫛丹通也櫛丹疑即黑丹櫛盧通也又說文云宅櫛  
木出宏農山陶注本草引李當之曰說疏一名  
楊植別錄云生熊耳川谷說文宅櫛或即此

又西五十里曰穀山世謂之而西北流注于穀水穀行案水  
穀其下多桑瓠水出焉穀行案水

水又東北逕函谷關城東右合爽水引此經云世謂之紵麻  
澗北流注於穀案鄭氏引此經直作北流無西字世謂之紵麻  
澗句蓋并引郭

注也上文同 其中多碧綠

又西七十二里曰密山今榮陽密縣亦有密山疑非也 穀行  
新安縣也水經注云洛水又東

與豪水會水出新安縣密山 其陽多玉其陰多鐵豪水出焉

而南流注于洛穀行案水經注云洛水又東與豪水 其中多旋  
會南流歷九曲東而南流入於洛

山海經第五 中山經

龜其狀鳥首而鼈尾其音如判木穀行案旋龜之狀已 無草木  
見南山經極陽之山

又西百里曰長石之山穀行案山在今河南 無草木多金玉其  
新安縣見水經注

西有谷焉名曰共谷多竹其水出焉西南流注于洛穀行案水

水又東其水入焉北出長石之山 無草木其西有谷焉穀行案水

名共谷其水出焉南流得尹谿口又西南與左澗水會又南與  
李谷水合其水世謂之

石頭泉而南流注於洛 其中多鳴石晉永康元年襄陽郡上鳴

入里今零陵泉陵縣永正鄉有鳴石二所其一狀如鼓俗因名  
為石鼓即此類也

注引此經及郭注並與今本同初學記十六卷引王韶之始與  
記云縣下流有石室內有懸石扣之聲若磬響十餘里亦此類  
也郭云襄陽郡上鳴

石見晉書五行志

又西一百四十里曰傅山穀行案山 無草木多瑤碧厭染之水  
見水經注

出于其陽而南流注于洛穀行案染水經注作染云洛水又東  
逕宜陽縣故城南又東與厭染之水

谷水出縣北傅山大阪 其中多人魚穀行案人魚已見北 其西  
山無草木其水自阪

有林焉名曰播蒙音穀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洛今穀水出穀陽

縣入洛河 穀行案地理志云宏農郡颍池穀水出穀陽谷東  
北至穀城入澗是郭所本也洛謂之河者北方人凡水通名河

也水經云穀水出宏農颍池縣南播蒙林穀陽谷 其中多瑠玉  
注引此經云云今穀水出干靖東馬頭山穀陽谷

未開也瑠音璠 穀行案太平御覽六十二卷引此經作瑠玉  
廣雅云瑠璠玉瑠音璠云瑠璠玉有瑠璠切是此經瑠本又作瑠璠也  
水經注引此

經又作瑠璠玉

又西五十里曰藥山其木多樗穀行案樗當為樗說文云樗木

黃梓木可藥十餘種多樗木今蜀中有樗木七八月中吐穗穗成

日梓木名可藥十餘種多樗木如有鹽粉著狀可以酢羹音備 穀  
行案玉篇云樗木名說與郭同郭注酢羹作字之譌也本草鹽  
麩子即五樗子俗謂為五倍子陳藏器本草拾遺云鹽麩子生  
吳蜀山谷樹狀如樗七月子成穗粒如小豆上有鹽似雪可為  
藥用是也太平御覽引此經作樗云音誤或所見本異也管子

山海經第五 中山經

地員篇云 其陽多金玉其陰多鐵多蕭蕭蒿見爾雅 穀行案  
其木乃樗

也藥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河穀行案水經云河水又東過陝縣

謂之漫澗西逕陝縣故城南又 其中多脩辟之魚穀行案此魚

亦名鰓魚見漢 狀如龜龜蚌屬也 穀行案鰓而白喙其音如  
書東方朔傳

鳴食之已白癬

又西九十里曰常烝之山穀行案山 無草木多聖淮水出焉音

而東北流注于河常烝之山俗謂之干山在陝城南八十里

其川二源雙源同注 其中多蒼玉蓄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河  
穀行案水經注云河水又東蓄水注之水出常烝之山西北逕  
曲沃城南又屈逕其城西西北入河又引潘岳西征賦曰懸於  
曹陽之墟以山海經求之舊曹  
字相類是或有曹陽之名也



又西九十里曰夸父之山今河南靈寶縣東南水經注云水出湖縣其木多椶樹多竹箭其獸多牝牛羝羊其鳥多鸞其

陽多玉其陰多鐵其北有林焉名曰桃林桃林今宏農湖縣

馬山羊山牛也誌行案郡國志宏農郡湖有閭鄉閭俗字也

水經注引三秦記曰桃林塞在長安東四百里又引春秋文公

十三年晉侯使荀息執太子申殺之於河東也引春秋文公

義引括地志云桃林在陝州桃林縣西至潼關皆為桃林塞地

又出侯世家索隱引應劭十三州記宏農有桃林塞古桃

林也亦見郡國志劉昭注引博物志曰在湖縣休與之山是廣

員三百里其中多馬誌行案史記趙世家云造父取桃林盜驪

廣開益漢兩侯世家索隱引湖山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河誌行案

此經又作廣三百里無員字湖山水出桃林塞之夸父山又北

云河水又東逕湖縣故城北湖山水出桃林塞之夸父山又北

湖縣東而北流入於河魏土地記曰宏農湖縣有軒轅黃帝登

仙處名其地其中多瑠玉

為鼎湖也

山海經第五 中山經

又西九十里曰陽華之山秦之揚華高誘注云或曰在華陰西

又云桃林縣西長城是也劉昭注郡國志於宏農華陰亦引呂

氏春秋及高注又兩難十數秦有楊陟郭注云今在扶風汧縣

西劉昭注郡國志於右扶風汧亦引爾雅及郭注然則其陽多

陽華楊陟非一地明矣或說以二者是一故附辨于此

金玉其陰多青雄黃其草多諸蕞多苦辛其狀如橐即橐字也

說文云橐長木兒玉篇同非郭義也晏子春秋外篇云景公登

橐室而望見人有橐雍門之橐青橐即橐也左傳有伐雍門之

橐之語橐益秋之同聲其實如瓜其味酸甘食之已瘧

假借字也橐亦一音爾其味酸甘食之已瘧本蘇頌

右合門水門水又東北歷陽華之山即山海經所謂陽華之山

門水出焉者也又云門水又北逕安農縣故城東其水側城北

於河其中多乎礪黑礪石生水中誌行案玉篇礪思六先

礪結姑之水出于其陰音而東流注于門水誌行案水經注

歷邑川二水注之左水出於陽華之陰東北流逕盛牆亭西東

北流與右水合右水出陽華之陽東北流逕盛牆亭東東北與

左水合即山海經所謂結姑之水出於陽華之陰東北流注於

門水者也今本無北字蓋脫去之又云東北流注於

流東注於結姑之水二水悉得通稱矣其上多銅門水出于

水又北入門水水之左右即通谷山也

河七百九十里入雒水誌行案水經注云門水即洛水之支流

西北分為二水枝渠東北出為門水也然則門水本出洛水此

經又云入洛者蓋其支流復入於本水也爾雅云洛為波水經

注引其文蓋以門水

即爾雅所謂波水矣

凡縞緞山之首自平逢之山至于陽華之山凡十四山七百九

十里誌行案今嶽在其中以六月祭之六月亦歲之中誌行

為中嶽蓋失之如諸嶽之祠法則天下安寧誌行案後漢順帝

陰狼殺入東觀書言朱遂不祠北嶽致有斯災

推此而言嶽祠如法即天下安寧經語不虛也

中次七經苦山之首曰休與之山與或作輿下同誌行案劉

物志曰在湖縣休與之山初學記五卷引博物志云農桃林引博

馬與聲相近藝文類聚六卷又引作休牛之山牛與聲之轉也

其上有石焉名曰帝臺之棋帝臺神人名棋謂博棋也誌行

云可以為博五色而文其狀如鴉卵誌行案初學記引博物志

此經與帝臺之石所以禱百神者也則用此石服之不盡誌行

草經云石膽主諸邪毒氣別錄云一名碁石蘇

恭注云有塊如雞卵者為真並與此經義合

有草焉其狀如

著誌行案說文云著蒿

赤葉而本叢生名曰夙條

誌行案夙條

屬廣雅云著蒿也

字說文作夙

一八一

一八一

一八一

一八一

一八一

一八一

一八一

一八一

一八一

一八一

一八一

一八一

一八一

一八一

一八一

一八一

一八一

一八一



可以為籛 中箭筒也 懿行案餘當為餘籛注 考工記云籛矢餘也廣雅云籛筒也

東三百里曰鼓鍾之山 懿行案吳氏云今名鍾山在河南陸渾縣西南三十里畢氏云別有鼓鍾峽在山西垣曲縣水經注引此經以為即山

西鼓鍾山非也 已見上文鼓鍾山注 帝臺之所以錫百神也 舉龜燕會則於此山因名為鼓鍾也 懿行案初學記八卷引郭注此山句下有在伊闕西南五字蓋今本脫去之

焉方莖而黃華員葉而三成 重也 其名曰焉酸 懿行案焉酸一本作焉酸可

以為毒 為治 懿行案焉酸一本作焉酸可 案治去之也 其上多礪其下多砥

又東二百里曰姑婚之山 音遙或無之山字 懿行案文選別

俗本謬 帝女死焉其名曰女尸化為蒼草 通作瑤文選別賦云 惜瑤草之徒芳李善注引宋玉高唐賦曰我帝之季女名曰瑤 姬木行而亡封於巫山之臺精魂為草實為靈芝今高唐賦無 之又注高唐賦引襄陽耆舊傳云赤帝女曰瑤姬此說非也水 經江水東過巫縣南注云巫山帝女居焉宋玉所謂天帝之季 女名曰瑤姬未行而亡封於巫山之陽精魂為草實為靈芝與 別賦注同是帝女即天帝之女以為赤帝女者誤也又宣山有 帝女之桑亦是天帝之女明矣又案別賦雖作瑤草注引 此經仍作蒼草又引郭注云瑤與蒼音遙亦今本所無 其葉 膏成 言葉相重也 懿行案博 其華黃其實如菟耳 菟耳菟絲 物志作蒼草其葉纒纒 亦誤博物志作實如豆 服之媚 別賦注引此經文竟作兔絲 亦誤博物志作實如豆 服之媚 于人所愛也傳曰人服 媚之如是一名荒夫草

又東二十里曰苦山有獸焉名曰山膏其狀如逐 即豚字 懿行案玉篇云 逐音逐獸名即此郭云即豚字者畢氏云借逐字為之逐又逐 省文懿行謂避古文作逐見鄭易避从豚得聲遂作逐文省正 如歸藏易換作兔損作員故古字省文也此經 赤若丹火善 之逐從避或逐省常讀為豚故曰逐即豚字也

其上有木焉名曰黃棘黃華而員葉其實如蘭服之不 字字生也易曰女子貞不字 懿行 案蘭蕙皆有實女子種蘭美而芳 有草焉員葉而無莖 案管

子地員篇云葉下於蟻房氏注云葉草 名唯生葉無莖與此經合即是物也 赤華而不實名曰無條 懿行案無條已見西山經 泉塗之山與此何名異物服之不瘳

又東二十七里曰堵山 懿行案地理志云南陽郡堵陽縣因山為名 神天愚居之是 多怪風雨其上有木焉名曰天橪 音鞭 懿行案說文云橪部 方莖而葵狀服者不噎 食不噎也 懿行案玉篇噎同咽廣韻 食之不咽蓋咽噎聲轉或古 字通也說文云噎飯塗也

又東五十二里曰放臯之山 放或作效又作牧 懿行案初學 記引此經作放臯水經注作狼臯 南山在河 明水出焉南流注于伊水 懿行案水經注伊水又 南魯山縣北 明水出焉南流注于伊水 懿行案水經注伊水又 亮壘南西北合康水又西南流入於伊引此經云云 其中多 蒼玉有木焉其葉如槐黃華而不實其名曰蒙木 懿行案此即 槐屬但不實

山海經第五 中山經 三

為異爾蒙玉篇作檬云木名 似槐葉黃葉蓋華字之譌也 服之不惑 懿行案槐味苦寒主熱 惑 有獸焉其狀如蜂枝尾而反舌 懿行案枝尾岐尾也說文云 不向喉淮南墜 善呼 喚也 其名曰文文

又東五十七里曰大誓之山 懿行案善當為苦初學記 下引此經作文若山誤 多瑋琇 之玉 懿行案水經注引此經作瑋 瑋亦古字所無說已見前 瑋之假借字也說文 云瑋石之似 有草焉其狀如榆方莖而蒼傷 玉者讀若角 有草焉其狀如榆方莖而蒼傷 懿行案當為葉 狀本或無葉字如榆方莖而蒼傷 懿行案木草經續斷陶注引李當之云是虎薊能療血蜀木圖 經云葉似苧莖方范汪方云葉似旁翁菜而小厚兩邊有刺刺 人 其名曰牛傷 猶言牛棘 懿行案牛棘見爾雅郭注方言云 傷赤 其根蒼文服者不厭 厭逆氣病 懿行案說文云瘳氣 實引釋名云瘳氣從下瘳起也 或者作瘳 懿行案說文云瘳氣 行外及心瘳也是瘳與瘳通 可以禦兵 懿行案本草經云瘳 斷主金創與此義合

斷主金創與此義合

斷主金創與此義合

斷主金創與此義合

斷主金創與此義合

斷主金創與此義合

斷主金創與此義合

斷主金創與此義合

斷主金創與此義合

斷主金創與此義合

斷主金創與此義合

斷主金創與此義合

斷主金創與此義合

斷主金創與此義合



其陽狂水出焉西南流注于伊水懿行案水經注云伊水又北出陽城縣之大苦山引此經云李善注東其中多三足龜吳京賦引此經作陽狂水以陽狂為水名誤也名貴出爾雅懿行案爾雅注亦引此經與今本同地理志云會稽郡陽羨晉志有吳興郡無陽羨食者無大疾可以已腫

又東七十里曰半石之山懿行案山在今河南偃師縣東南見水經注其上有草焉生而秀其高丈餘赤葉華而不實初生先作穗卻著葉花謂之秀又名為榮御又不實所以異也其其名曰嘉榮呂氏春

食見古今注而不說實狀恐知此草有華無實也因其可食故呂氏春秋謂之菜矣名醫別錄云蕺草主邪氣辟不祥又與此

山海經第五

中山經

雷

經服者不不畏雷霆霹靂也音廷搏之廷服之者不案北堂書鈔一百五十二卷引此經靈上有畏字注無雷霆二字今木脫行也說文云靈雷餘聲也鈴鈴所以挺出萬物又云震劈歷振物者郭云音廷搏之廷不成語當為庭脯字之馮也公羊來需之水出于其陽而西流注于伊水懿行案需水經注作儒云伊水又北逕高都城東來儒之其中多鱸魚倫音黑文其狀如鮒懿行案廣雅云鱸魚食者不睡行案李善注江賦引此經作食之不腫太平合水出于其陰而北御覽九百三十九卷亦引作食者不腫流注于洛懿行案水經云洛水東過洛陽縣南注云合水南出北與割水合水出半石東山多鱸魚音騰懿行案玉篇云鱸魚似鮒著文赤尾郭氏江賦作鱸李善注引狀如鱸居達懿行案爾雅云鱸魚大口而細鱗有斑彩蓋引郭注誤作經文也如鱸此經云鱸魚大口而細鱗有斑彩蓋引郭注誤作經文也如鱸

玉篇作似鮒蒼文赤尾食者不難可以為瘻瘻瘻屬也中多有蟲准說山訓文高誘注云瘻頭腫疾難頭水中矣

又東五十里曰少室之山

今在河南陽城縣西俗名泰室懿行

志穎川郡陽城有嵩高山地理志云嵩高武帝置以奉泰室山是為中岳有太室少室山崩古文以嵩高為外方山也初學記五卷引戴延之西征記云其山東謂太室西謂少室相去十七里嵩其總名也謂之室者以其下各有石室焉百草木成罔未詳懿行案說文云困廩之圜者其上有木焉其名曰

帝休葉狀如楊

懿行案文選注王巾頭地寺其枝五衢言樹枝重五出有象衢路也離騷曰靡萍九衢懿行案王逸注楚詞

天問云九交道曰衢文選注頭地寺其枝五衢言樹枝黃華黑實服者不怒其上多玉此山巔亦有白玉膏得服之即壽云懿行案郭注西次三經崧山引河圖玉其下多鐵休水版曰少室山其上有白玉膏一服即仙矣謂此

山海經第五

中山經

雷

出焉而北流注于洛懿行案水經注云洛水東逕偃師故縣南源少其中多鮪魚狀如盤未詳鮪音倫懿行案鮪當為鮪爾雅云鮪似鱸魚鮪即鮪也北次三經注云鮪聲相近郭注謂此也鮪首作兒周書王會篇云兒若鮪與此經合而長距足白而對未詳懿行案對蓋謂足此相食者無蟲疾懿行次三經云人魚如鮪魚四足食之無癡疾此可以禦兵言食者無蟲疾疑惑也疑不慧也其義同

又東三十里曰泰室之山

即中嶽嵩高山也今在陽城縣西歌七卷引郭氏讚云嵩惟嶽宗華岱恒衡其上有木焉葉狀如氣通元漢神洞幽明鬼然中立孤山之英

黎而赤理其名曰栢木

音郁懿行案玉篇云栢於六馬九二

經栢並作服者不如有草焉其狀如栢有赤栢白栢二種爾雅指疑誤白華黑實澤如蓂莢言子栢澤懿行案說文云栢楊栢刺



即今之山簡荷齊民要術引陸機詩義疏云櫻實大如龍眼  
黑色今車映藤實是又引疏云櫻似燕尾連蔓生皆其形狀也  
其名曰蒼草服之不昧上多美石啓次玉者也啓母化爲石而生  
案郭注穆天子傳云太室之正嵩高山啓母在此山化爲石而  
子啓亦登仙故其上有啓石也皆見歸藏及淮南子今淮南子  
無之蓋有闕脫也劉昭注郡國志引帝王世紀曰陽城有啓母  
冢太平御覽一百三十五卷引連山易曰禹娶塗山之子名曰  
啓也

又北三十里曰講山其上多玉多栢多柏有木焉名曰帝屋葉  
狀如椒反傷赤實反傷刺下勾也 懿行案郭注可以禦凶行  
案此別一種椒也蘇頌本草圖經云黨子出閩中江  
東其木似栢莖開有刺子辛辣如椒主遊蠱飛尸

又北三十里曰嬰梁之山上多蒼玉錚于石言蒼玉依黑石  
于樂器名形似椎頭 懿行案錚于已  
見西山經首驪山或曰樂器似非也

山海經第五 中山經 美  
又東三十里曰浮戲之山 懿行案山  
見水經注有木焉葉狀如栲而赤實

名曰亢木食之不蠱 懿行案木草經衛矛一名鬼箭主除邪  
殺蟲葉狀如野茶實赤如冬青即此也  
水出焉 懿行案郡國志云成阜有汜水今在汜水縣東汜音似  
水南出浮戲山世謂之曰方山也又汜水東流汜水會焉水  
出方山綏谿即山海經所謂浮戲之山也案綏水即汜水聲之  
轉

而北流注于河其東有谷因名曰蛇谷 言此中出蛇  
故以名之 上多少  
辛 細辛也 懿行案廣雅云細條少辛細辛也  
是郭所本又名小辛見本草及管子地員篇

又東四十里曰少陘之山 懿行案水經注云濟水右受黃水黃  
水北至故市縣重泉水出京城西南  
少陘山太平寰宇記云榮陽縣嵩清山一  
名小陘山谷名周山在縣南三十五里 有草焉名曰蒨草

懿行案蒨 葉狀如葵而赤華白華實如菓食之不思 言益  
草見本草 懿行案水經濟水注云蒨水出京縣  
器難之水出焉 或作蒨 懿行案水經濟水注云蒨水出京縣  
西南嵩清山即古蒨然水也其水東北流器難

之水注之其水北流逕金亭又北而北流注于役水一作使  
逕京縣故城西入於蒨然之水 懿行案水  
蒨然之水亦謂之鴻溝水疑侵水即蒨水  
又東南十里曰太山 別有東小太山今在朱虛縣汶水所出疑  
東泰山汶水所出以有草焉名曰藜 懿行案地理志云琅邪郡朱虛  
道里計之非此明矣 懿行案藜一名藜藜如大青即此其  
葉狀如荻 秋皆蒿也音狄 懿行案藜當爲藜秋亦當爲藜  
華可以已瘧 懿行案太平御覽九百九十八卷引此經  
子其陽而東南流注于役水 世謂之禮水 懿行案水經注云  
東平地引此經云云世謂之禮水 承水出于其陰而東北流注于役  
禮水蓋并引郭注也下同 承水出于其陰而東北流注于役  
世謂之靖澗水 懿行案水經注引司馬彪郡國志云中牟有  
靖澗水自靖澗水注之水有二源北水出密之梅山東南而東逕  
靖城南與南水合南水出太山西北流至靖城南左注北水即  
承水也引此經云云世亦謂之靖澗水畢氏云此經太水承水

皆云注于役與水經注不同者案水經注太水注承水承水注  
清水清水注渠水渠水又東逕武縣故城南與役水合也  
又東二十里曰末山 懿行案水經注云末山注水所出 上多赤金末水  
出焉北流注于役 水經注云末山注水所出 上多赤金末水  
流逕中牟縣故城西又東北注於役水又案  
郭云水經注沫郭注水經二卷今亡無攷

又東二十五里曰役山上多白金多鐵役水出焉 懿行案水經  
逕陽武縣故城南東爲官渡水渡在中牟又東役水注之水出  
宛陵縣西隙侯亭東中平陂世名之涇泉也即古役水矣引此  
經云 北注于河 懿行案水經注云役水  
云 北注于河 懿行案水經注云役水

又東三十五里曰敏山 懿行案郡國志云密有大騮山有梅山  
梅山在縣西北今案山在河南鄭州梅山蓋即敏山梅敏上  
聲之轉也此經敏山去大騮山三十里是今梅山審矣  
木焉其狀如荆白華而赤實名曰蒨 音蒨 懿行案玉篇云蒨俗  
計蒨字初學記二十八

山海經第五 中山經 美  
皆云注于役與水經注不同者案水經注太水注承水承水注  
清水清水注渠水渠水又東逕武縣故城南與役水合也  
又東二十里曰末山 懿行案水經注云末山注水所出 上多赤金末水  
出焉北流注于役 水經注云末山注水所出 上多赤金末水  
流逕中牟縣故城西又東北注於役水又案  
郭云水經注沫郭注水經二卷今亡無攷

又東二十五里曰役山上多白金多鐵役水出焉 懿行案水經  
逕陽武縣故城南東爲官渡水渡在中牟又東役水注之水出  
宛陵縣西隙侯亭東中平陂世名之涇泉也即古役水矣引此  
經云 北注于河 懿行案水經注云役水  
云 北注于河 懿行案水經注云役水

又東三十五里曰敏山 懿行案郡國志云密有大騮山有梅山  
梅山在縣西北今案山在河南鄭州梅山蓋即敏山梅敏上  
聲之轉也此經敏山去大騮山三十里是今梅山審矣  
木焉其狀如荆白華而赤實名曰蒨 音蒨 懿行案玉篇云蒨俗  
計蒨字初學記二十八

又東三十五里曰敏山 懿行案郡國志云密有大騮山有梅山  
梅山在縣西北今案山在河南鄭州梅山蓋即敏山梅敏上  
聲之轉也此經敏山去大騮山三十里是今梅山審矣  
木焉其狀如荆白華而赤實名曰蒨 音蒨 懿行案玉篇云蒨俗  
計蒨字初學記二十八

又東三十五里曰敏山 懿行案郡國志云密有大騮山有梅山  
梅山在縣西北今案山在河南鄭州梅山蓋即敏山梅敏上  
聲之轉也此經敏山去大騮山三十里是今梅山審矣  
木焉其狀如荆白華而赤實名曰蒨 音蒨 懿行案玉篇云蒨俗  
計蒨字初學記二十八

又東三十五里曰敏山 懿行案郡國志云密有大騮山有梅山  
梅山在縣西北今案山在河南鄭州梅山蓋即敏山梅敏上  
聲之轉也此經敏山去大騮山三十里是今梅山審矣  
木焉其狀如荆白華而赤實名曰蒨 音蒨 懿行案玉篇云蒨俗  
計蒨字初學記二十八

又東三十五里曰敏山 懿行案郡國志云密有大騮山有梅山  
梅山在縣西北今案山在河南鄭州梅山蓋即敏山梅敏上  
聲之轉也此經敏山去大騮山三十里是今梅山審矣  
木焉其狀如荆白華而赤實名曰蒨 音蒨 懿行案玉篇云蒨俗  
計蒨字初學記二十八



卷引廣志云相有計相計前聲同疑是也服者不寒令人耐寒其陽多瑇瑁之玉

又東三十里曰大驪之山今榮陽密縣有大驪山驪固溝水所出音歸行案地理志云河南郡

密在大驪山之水所出此注云驪固溝水所出疑溝即漢字之

諺固即山字之譌也驪說文作隗廣韻同莊子徐無鬼篇云黃

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釋文引司馬彪云在榮陽密縣東今

名泰隗山水經注云大驪即具茨山也廣韻云具茨山在榮陽

經即此其陰多鐵美玉青瑩行案劉昭注郡國志引此經作多美瑩有草焉其狀

如蒼而毛青華而白實其名曰菘音根展胡恩切草名似蒼花青白廣韻同是菘當為菘根當服之不夭言壽也或作芙蓉行案

為很今本經注並譌天古今可以為腹痛為治也字爾一作已

凡苦山之首自休與之山至于大驪之山凡十有九山千一百

八十四里行案今才一其十六神者皆豕身而人面其祠毛

山海經第五 中山經 无

牲用一羊羞言以羊為薦羞嬰用一藻玉瘞藻玉玉有五彩者也或曰

案藻玉已見西次二經泰冒山此藻疑當與藻同說文云瑛玉飾如水藻之文也藻藉見周官大行人苦山少室

太室皆冢也其祠之太牢之具嬰以吉玉其神狀皆人面而三

首其餘屬皆豕身人面也

中次八經荆山之首曰景山今在房縣西南二百里俗名馬寨

山初學記三十卷引荆州圖記曰沮縣西北半里有鴈浮山是

山海經所謂景山沮水之所出也高三十餘里修巖退且擢榦

千霄鴈南翔北歸偏經其上多金玉其木多杼檀杼音榦柱之

杼見爾雅及唯音癰疽之疽行案唯亦作沮地

陸機詩疏唯水出焉理志云南郡臨沮是也水經云沮水出

漢中房陵縣東山注云沮水出東汝陽郡沮陽縣西北景山出

荆山首也故淮南子云沮出荆山又引杜預云水出新城之

西南發阿山蓋山異名也與郭東南流注于江今睢水出新城

義合李善注南都賦引此經魏昌縣東南發

阿山東南至南郡枝江縣入江也行案晉書地理志云新

城郡江魏郭作魏昌也水經云沮水東南過臨沮縣界又東

南過枝江縣東南入於江注云謂之沮口其中多丹粟行案

也李善注江賦引此經江上有河字疑衍其中多丹粟行案

今本無之已見南次二經桓山注多文魚有斑

東北百里曰荆山今在新城縣南行案晉書地理志

餘里新城縣界荆山在東北漳水所出劉昭注郡國志云南郡

臨沮禹貢南條荆山在東北漳水所出劉昭注郡國志云南郡

記曰西北三十里有清谿谿北即荆山首曰景山即卞和抱璞

之處蓋文類聚七卷引河谿谿北即荆山首曰景山即卞和抱璞

星其陰多鐵其陽多赤金行案劉昭注郡國志引此其中多

犀牛犀牛屬也黑色出西南微外也音狸一音來行案說

來古同聲犀牛見北次二經潘侯之山旄髦犛實一字耳郭意

以犀牛非即旄牛故云旄牛屬也文選西都賦注及後漢書班

固傳注引此注並云犀力之多豹虎其木多松柏其草多竹多

切與今本小異其音則同山海經第五 中山經 无

橋檉檉似橋而大也皮厚味酸行案說文云橋果出江南

地理志云蜀郡嚴道巴郡胸忍魚復二縣出橋有橋官案今地

也本爾雅又云似檉而酢引夏書曰厥包橋檉檉音橋

又呂氏春秋本味篇云江浦之橋雲夢之柶漳水出焉而東

南流注于淮山荆山至南郡當陽縣入沮水行案水經云

所出東至江陵入陽水注於河非也今漳水於當陽縣之東南

百餘里而右會沮水也文選江賦及登樓賦注引此經並作注

于淮云雖其中多黃金多鮫魚鮫魚類也皮有珠文而堅尾

與沮同其中多黃金多鮫魚長三四尺末有毒瘖人皮可飾

刀劍口錯治材角今臨海郡亦有之音交行案鮫魚即今

沙魚郭注鮫字譌李善注南郡賦引此注云鮫屬是也又云

皮有斑文而堅疑鮫字之譌初學記三十卷引劉欣期交州

記曰鮫魚出合浦長三尺背上有甲珠文堅強可以飾刀口又

可以飾物與郭注合三尺背上有甲珠文堅強可以飾刀口又

身而蛇尾皮有珠也其獸多周麋似鹿而大也行案問注

豉即鮫字古通用其獸多周麋似鹿而大也行案問注

豉即鮫字古通用其獸多周麋似鹿而大也行案問注

豉即鮫字古通用其獸多周麋似鹿而大也行案問注

豉即鮫字古通用其獸多周麋似鹿而大也行案問注

豉即鮫字古通用其獸多周麋似鹿而大也行案問注

豉即鮫字古通用其獸多周麋似鹿而大也行案問注

豉即鮫字古通用其獸多周麋似鹿而大也行案問注

豉即鮫字古通用其獸多周麋似鹿而大也行案問注

豉即鮫字古通用其獸多周麋似鹿而大也行案問注

豉即鮫字古通用其獸多周麋似鹿而大也行案問注

豉即鮫字古通用其獸多周麋似鹿而大也行案問注

豉即鮫字古通用其獸多周麋似鹿而大也行案問注

豉即鮫字古通用其獸多周麋似鹿而大也行案問注

豉即鮫字古通用其獸多周麋似鹿而大也行案問注

豉即鮫字古通用其獸多周麋似鹿而大也行案問注

豉即鮫字古通用其獸多周麋似鹿而大也行案問注

豉即鮫字古通用其獸多周麋似鹿而大也行案問注

豉即鮫字古通用其獸多周麋似鹿而大也行案問注

豉即鮫字古通用其獸多周麋似鹿而大也行案問注

豉即鮫字古通用其獸多周麋似鹿而大也行案問注

豉即鮫字古通用其獸多周麋似鹿而大也行案問注



注已見西次二經西皇之山此注又云似鹿而大疑經文康當

為鹿字之譌下文開慶見郭皆無注益知此為鹿字之注無

疑也張揖注上林賦云鹿似鹿而大坤雅亦云鹿似鹿而大並

與郭注合坤雅又云其尾辟鹿又引名苑曰鹿之大者曰麀羣

鹿隨之皆視鹿所往鹿尾所轉為準古之談者揮焉良為是也

李石續博物志云鹿尾掃地不盡說文云鹿屬周書世倅

篇云武王狩禽鹿十有六王會篇云櫻慎大鹿孔晁注云鹿

似鹿廣韻亦云鹿屬引華陽國志曰鄭縣宜君山出鹿尾

又東北百五十里曰驕山經云景山之西曰驕山賦引此其上多

玉其下多青腹音瓠今本無之已見南山經青正之山注其木

多松柏多桃枝鉤端神蟲園處之魚之亂其狀如人而廣韻巖

字注本此羊角虎爪恒遊于唯漳之淵府與也出入有光

南流之水注之引此經云云據諸書其中多白玉

又東北三百五十里曰綸山音倫其木多梓枏多桃枝多粗栗楸

櫟祖似栗而酢澆行案注與兩雅注同說文

櫟云櫟果似栗而酢鄭注內則云植櫟之不滅者其獸多閭麀

麀行案與俗字也當為見說文

又東北二百里曰陸郎之山音如跪告之跪行案王備引

都賦引此注其上多瑪瑙之玉其下多聖行案李善注南都

西次二經大次之山其木多楸櫟

又東北三百里曰光山行案今汝寧有光山春其上多碧其

下多木行案木疑神計蒙處之其狀人身而龍首恒遊于漳

淵出入必有颶風暴雨

又東北五百里曰岐山其陽多赤金其陰多白珉石似玉者音

岷山 其上多玉其下多黃金其獸多豹虎多閭麀麀鹿

大假毛豹脚音凡 行案鹿麀同爾雅云麀大鹿鹿毛狗足

郭注云鹿毛猥長疑此注假當為猥豹當為狗皆字形之譌也

其鳥多白鶴雉似雉而長尾走且鳴音鶴行案鶴多翟多

鳩鳩大如鵬紫綠色長頸赤喙食蝮蛇頭名運日雖名陰諧

謂之運日其雌謂之陰諧是郭所本也郭云大如鵬廣韻引廣

志云大如鵬疑誤也又云紫綠色有毒頭長七八寸以其毛歷

飲食則殺人餘與郭同也劉遠注吳郡賦云鳩鳥一名雲白黑

色長頸赤喙食蝮蛇體有毒古人謂之鳩毒江東諸大山中皆

有之案雲白蓋雲日之譌淮南經稱訓云暉目如髮

除諸知而日亦日字之譌雲暉聲近假借字也

又東北二百里曰宜諸之山行案即流其上多金玉其下多

青腹流水出焉音而南流注于漳今流水出南郡東流山至華

云施水出南郡高成施山東入縣水地理志文也志云縣水南

至華容入江此言注于漳者水經注云漳水又南逕當陽縣又

又東北百里曰大莧之山行案水經有堯山嶺水所出對昭

注郡國志魯陽魯山引南都賦注有

其下多青腹

又東北一百里曰美山其獸多兕牛多閭麀多豕鹿其上多金

多穀柞粗栗楸櫟其獸多狗行案狗本或作豹非狗音灼狗

又東北三百里曰銅山其上多金銀鐵行案銅山蓋以其木

三足

又東北三百里曰銅山其上多金銀鐵行案銅山蓋以其木

又東北三百里曰銅山其上多金銀鐵行案銅山蓋以其木



堯山封劉崇立 其木多松柏多梓桑多机機行案机已見北山經首單孤山注云才似榆出蜀 其草多竹其獸多豹虎麋麋

又東北三百里曰靈山陽州有靈山非此其上多金玉其下

多青腹其木多桃李梅杏梅似杏而酢也行案郭注爾雅

又東北七十里曰龍山上多寓木寄生也一名宛童見爾雅

一名葛廣雅釋草云寄居寄生也釋木云宛童寄生也

又東南五十里曰衡山上多寓木穀柞多黃堊白堊

又東南七十里曰石山其上多金其下多青腹多寓木

又南百二十里曰若山若或作前行案地理志云南郡若

其上多瑇瑁之玉多赭赤土行案李善注南都賦引此經

又東南一百二十里曰旄山多美石多柘

又東南一百五十里曰玉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碧鐵其木多

又東南七十里曰灌山其木多檀多邽石譌行案疑即封石之

多白錫今白鐵也行案夏官職方云揚州其利金錫鄭注

內亦有赤錫見上文龍 郁水出于其上潛于其下其中多砥礪

山下文嬰侯山服山

又東北三百里曰岷山江水出焉岷山今在汶山郡廣陽縣西

又東北三百里曰岷山江水出焉岷山今在汶山郡廣陽縣西

又東北三百里曰岷山江水出焉岷山今在汶山郡廣陽縣西

又東北三百里曰岷山江水出焉岷山今在汶山郡廣陽縣西

又東北三百里曰岷山江水出焉岷山今在汶山郡廣陽縣西

又東北百五十里曰仁舉之山其木多穀柞其陽多赤金其陰

又東五十里曰師每之山其陽多砥礪其陰多青腹其木多柏

又東南二百里曰琴鼓之山其木多穀柞椒柘椒為樹小而叢

又東南二百里曰琴鼓之山其木多穀柞椒柘椒為樹小而叢

又東南二百里曰琴鼓之山其木多穀柞椒柘椒為樹小而叢

又東南二百里曰琴鼓之山其木多穀柞椒柘椒為樹小而叢

又東南二百里曰琴鼓之山其木多穀柞椒柘椒為樹小而叢

又東南二百里曰琴鼓之山其木多穀柞椒柘椒為樹小而叢

又東南二百里曰琴鼓之山其木多穀柞椒柘椒為樹小而叢

又東南二百里曰琴鼓之山其木多穀柞椒柘椒為樹小而叢

又東南二百里曰琴鼓之山其木多穀柞椒柘椒為樹小而叢

又東南二百里曰琴鼓之山其木多穀柞椒柘椒為樹小而叢

又東南二百里曰琴鼓之山其木多穀柞椒柘椒為樹小而叢

又東南二百里曰琴鼓之山其木多穀柞椒柘椒為樹小而叢

又東南二百里曰琴鼓之山其木多穀柞椒柘椒為樹小而叢

又東南二百里曰琴鼓之山其木多穀柞椒柘椒為樹小而叢

又東南二百里曰琴鼓之山其木多穀柞椒柘椒為樹小而叢

又東南二百里曰琴鼓之山其木多穀柞椒柘椒為樹小而叢

又東南二百里曰琴鼓之山其木多穀柞椒柘椒為樹小而叢

又東南二百里曰琴鼓之山其木多穀柞椒柘椒為樹小而叢



儻山在蜀瀘氏西微外地理志云瀘郡瀘山道禹貢岷山在  
 微外江水所出東南至江都入海經汶水岷山通岷山也  
 謂之汶山在汶水東南漢書西南夷傳郭廣陽史記封禪書  
 今四川茂州東南漢書西南夷傳郭廣陽史記封禪書  
 省并蜀郡見後漢書西南夷傳郭廣陽史記封禪書  
 此注亦作廣陽蓋晉時縣也漢汶江縣管改爲廣陽縣屬汶山  
 郡見晉書地理志益州廣陽縣管改爲廣陽縣屬汶山  
 精上絡東并始出一勺終致森源作紀南夏天清地靜東北流  
 注于海地理志注廣陽縣管改爲廣陽縣屬汶山  
 晉書地理志注廣陽縣管改爲廣陽縣屬汶山  
 此釋注地理志注廣陽縣管改爲廣陽縣屬汶山  
 有鱗彩皮可以爲鼓行案說文云鱗水蟲似蜥易長丈  
 機也詩疏云鱗似蜥易長丈機也詩疏云鱗似蜥易長丈  
 本也詩疏云鱗似蜥易長丈機也詩疏云鱗似蜥易長丈  
 二月制鱗傳云以爲鼓也鱗似蜥易長丈機也詩疏云鱗似蜥  
 有徒多切三字其多金玉其下多白珉其木多海棠  
 蓋今本脫去之其多金玉其下多白珉其木多海棠  
 白二種具爾雅又劉逵注蜀都賦云風連出岷山岷  
 山獨多藥草其椒尤好異於天下而此經曾不言焉其獸多  
 山海經第五 中山經

犀象多夔牛今蜀山中有大牛重數千斤名爲夔牛晉太興元  
 年此牛出上庸郡人射殺得三十八擔肉即兩  
 雅所謂夔也行案注引此經作獲並加牛非其鳥多翰鷺  
 今本爾雅作夔行案注引此經作獲並加牛非其鳥多翰鷺  
 行案爾雅  
 又東北一百四十里曰岷山江水出焉岷山在漢嘉嶽道  
 有九折坂出猶似熊而黑白駁亦食銅鐵也行案初學

記八卷引此經作岷山岷山岷山岷山岷山岷山岷山岷山岷山  
 嘉郡岷道漢地理志岷山岷山岷山岷山岷山岷山岷山岷山  
 郡國志岷郡岷道岷山岷山岷山岷山岷山岷山岷山岷山岷山  
 山今名岷岷水經注岷山岷山岷山岷山岷山岷山岷山岷山岷山  
 道南岷山有九折坂岷山岷山岷山岷山岷山岷山岷山岷山岷山  
 案岷山有九折坂岷山岷山岷山岷山岷山岷山岷山岷山岷山  
 江出岷山岷山岷山岷山岷山岷山岷山岷山岷山岷山岷山岷山  
 異名者岷山岷山岷山岷山岷山岷山岷山岷山岷山岷山岷山  
 引此經郭注岷山岷山岷山岷山岷山岷山岷山岷山岷山岷山  
 夷傳引此經郭注岷山岷山岷山岷山岷山岷山岷山岷山岷山  
 猓白豹見爾雅及注又卽猛豹見西山經首南山注東流注大

江注行案水經云青衣水至犍爲南安縣入於江其陽多黃金  
 其陰多麋麇其木多檀栢其草多薊非多薊卽薊卽薊非也西  
 大四經號山草多薊郭卽分釋於下此注又謂一空奪卽蛇  
 草誤也玉篇云薊卽蛇卽蛇卽蛇卽蛇卽蛇卽蛇卽蛇卽蛇卽蛇  
 也 行案郭如空奪卽蛇卽蛇卽蛇卽蛇卽蛇卽蛇卽蛇卽蛇  
 皮蓋空字後人加虫作蛇也說文云蛇卽蛇卽蛇卽蛇卽蛇卽蛇  
 又他臥切與奪聲近奪古字作攷疑空  
 奪本作空蛇爲蛇爲攷又攷攷爲奪耳  
 又東一百五十里曰岷山岷山岷山岷山岷山岷山岷山岷山岷山  
 山今四川名山縣西有蒙山岷山岷山岷山岷山岷山岷山岷山岷山  
 卽郭所注北江與今案單說當是也郡國志云蜀郡漢嘉有蒙  
 山到岷山引華陽國志云有沫水從西來出岷山又從岷山  
 東入江合都下青衣江入大江又水經亦云沫水與青衣水合  
 善注江賦引此經郭注岷山岷山岷山岷山岷山岷山岷山岷山  
 多怪蛇今永昌郡有岷山岷山岷山岷山岷山岷山岷山岷山岷山  
 馬啖之又呼馬蛇謂此類也 行案水經若水注

山海經第五 中山經  
 云山有鈎蛇長七八丈尾末有岐蛇在山湖水中以尾鈎岸上  
 人牛食之李善注江賦引此注作鈎取斷岸人及牛馬啖之其  
 餘則同又李石續博物志云先提多鰲魚鰲魚見玉篇云魚名  
 山有鈎蛇云與水經注所說同多鰲魚鰲魚見玉篇云魚名  
 其木多檀栢也工官以爲輿輪讀若輿郭以檀爲剛木而云檀  
 音秋多梅梓其獸多夔牛麋麇犀兕有鳥焉狀如鴉行案太  
 未詳多梅梓其獸多夔牛麋麇犀兕有鳥焉狀如鴉行案太  
 十四卷及八百七十 而赤身白首其名曰竊脂 今呼小雀雀此  
 脂疑此非也 行案竊脂可以禦火  
 與爾雅竊脂同名異物 行案竊脂可以禦火

又東三百里曰高梁之山 行案單氏云山在今四川劍州北  
 梁山山經高梁之山 其上多璽其下多砥礪其木多桃枝鈎  
 西接岷山東引荆衡 其上多璽其下多砥礪其木多桃枝鈎  
 端有草焉狀如葵而赤華莢實白柎可以走馬 行案荆衡當爲  
 帝之山有草焉狀如葵而赤華莢實白柎可以走馬 行案荆衡當爲  
 蘇名曰杜衡可以走馬亦此之類







又東一百七十里曰賈超之山其陽多黃璽其陰多美楮其木多相栗橋樑其中多龍脩龍須也似龍而細生山石穴中望則轉耳廣雅云龍木龍脩也述異記云周穆王東海島中養八駿處有草名龍芻龍芻亦龍須也須芻聲相近

凡岷山之首自女几山至于賈超之山凡十六山三千五百里懿行案今三千六百五十里其神狀皆馬身而龍首其祠毛用一雄雞瘞糝

用徐文山懿行案此上無文山蓋即岷山也史記又作汶山並古字通用穆天子傳云天子三日遊于文山於是取宋石郭注云以有采石故號文山案經云岷山多白珉傳言取采石蓋謂此然則文山即岷山審矣勾欄風雨馳

之山是皆冢也其祠之羞酒先進酒少牢具嬰毛一吉玉熊山席也席者神之所馮止也懿行案席當為帝字形之譌也上下經文並以帝冢為對此譌作席郭氏意為之說蓋失之其祠羞酒太牢具嬰毛一璧于儺用兵以禳禳祓除之祭名儺者持盾武舞也

山海經第五 中山經 彙

懿行案地官舞師云掌教兵舞帥而舞山川之祭祀鄭注云兵舞執于城以舞祈璆冕舞祈求福祥也冕服也美玉曰璆已求反懿行案爾雅釋器云璆琳玉也郭注云美玉名

中次十經之首曰首陽之山懿行案地理志云隴西郡首陽禹為名也此云首陽下文又稱首山史記封禪書說天下名山八首山其一又云黃帝采首山銅鑄鼎於荆山下蓋皆不謂此山也晉灼據地理志首山屬河東蒲坂彼中次五經首山也非此其上多金玉無草木

又西五十里曰虎尾之山其木多椒楮多封石懿行案木草別無毒生常山及少室下文游戲之山嬰錄云封石味甘候之山豐山服山辟何之山並多此石其陽多赤金其陰多鐵

又西南五十里曰繁纘音音之山其木多楸柎其草多枝勾今有

又西南二十里曰勇石之山無草木多白金多水

又西二十里曰復州之山其木多檀其陽多黃金有鳥焉其狀如鴟懿行案太平御覽七百四十七卷引此經作鴟而一足翬尾其名曰跂踵音企跂踵御覽引作企踵海外北經有跂踵國郭注云其人行脚跟不著地也疑是鳥亦以此得名見則其國大疲銘曰跂踵為鳥一足似夔不為樂與反以來悲懿行案銘曰跂踵亦郭氏圖讀之文而與今世所傳復不同

又西三十里曰楮山一作渚多寓木多椒楮多柘多聖

又西二十里曰又原之山其陽多青腹其陰多鐵其鳥多鸚鵡鸚鵡也傳曰鸚鵡來巢音隴懿行案說文云鸚鵡也古者鸚鵡不隴或作鸚說文義本考工記

又西五十里曰涿山懿行案郭注海內經引世本云顛項母濁娶于蜀山氏之子謂之昌濮濁蜀古字通涿濁聲又同史記索隱云涿鹿或作蜀鹿是此經涿山即蜀山矣史稱昌意降居若水索隱云若水在蜀然則昌意居蜀而娶蜀山氏之女蓋蜀山國因山為名也即此經涿山矣其木多穀柞

山海經第五 中山經 彙

其陽多璆璵之玉

又西七十里曰丙山其木多梓檀多歌柎歌義所未詳懿行齊曰歌郭注云歌古矧字然則歌柎長柎也柎為木多曲少直見陸機詩疏此柎獨長故著之俟攷

凡首陽山之首自首山懿行案首山即首陽山至于丙山凡九山二百六十七里懿行案今三百一十里其神狀皆龍身而人面懿行案太平御覽

家瑣語云晉平公與齊景公乘至于滄見人乘白驂八駟以來曰有之來者其名曰首陽之神飲酒霍太山而歸其居而于滄乎見之甚善君有喜焉所說神形狀與此經異汲冢瑣語水經滄水注引作

其祠之毛用一雄雞瘞糝用五種之糝堵山冢也懿行案堵山即楮山又楮山注云一作渚州之山其祠之少牢

其羞酒祠嬰毛一璧瘞驪山帝也其祠羞酒太牢其當為具字



之合巫祝二人儻嬰一璧

中次一十一山經荆山之首曰翼望之山

和郡縣志云臨淄縣翼望山在縣西北二十里

反似誤然文選南都賦注引此經郭注亦作

也未知其審地理志云宏農郡折黃水出黃谷

北芬山注云入渭水出宏農郡折黃水出黃谷

情水注云入渭水出宏農郡折黃水出黃谷

狀注云入渭水出宏農郡折黃水出黃谷

滿水注云入渭水出宏農郡折黃水出黃谷

陽郡太康中置是郡注南

常爲義陽字之誤也

然其水今未聞

十數隔卵如一石養能吞人

說文云蛟龍之屬也池魚滿三千六百蛟來爲之長能率魚飛

山海經第五

置倚水中即蛟去史記司馬相如傳正義引此注小頭細頸作

小頭細頸作十數圍作數十圍一二石作一二斛太平御覽

九百三十六卷引此注變亦作嬰小頭細頸下復有頸字十數圍

下有卵生子三字一石變作三斛食三字又引郭氏讚云

蛇匪龍鱗采暉煥騰躍波蜿蜒江漢漢武飲羽伏飛疊斷

其上多松柏其下多漆梓其陽多赤金其陰多珉

又東北一百五十里曰朝歌之山

出焉

水出無陰縣西北扶子山之巔名乎明扶子即朝歌也東南流

注于榮

莽草熏之鄭注云藥物殺蟲者本草云莽草別錄云一名蒨一

名春草爾雅云蒨春草郭注引本草云一名蒨是蒨草即莽

草中次二經云蒨山有芒草可以毒魚也若又通作蒨

水經夷水注云邠人以蒨草投淵上流魚則多死是也

又東南二百里曰帝囷之山

玉其陰多鐵帝囷之水出于其上潛于其下多鳴蛇

又東南五十里曰視山其上多韭有井焉名曰天井夏有水冬

上多桑多美聖金玉

又東南二百里曰前山

夏生作屋柱難腐音諸或作儲

郭注云楛似枹葉冬不落漢書音義云楛似枹葉冬不落也玉

山海經第五

篇亦云楛木名冬不凋郭

云或作儲者皆近假借字

又東南三百里曰豐山

目赤喙黃身名曰雍和見則國有大恐

父處之

又引東京賦注云耕父

旱鬼也今注並無之

神來時水赤有光耀今有屋祠之

友北人無擇自投清冷之淵

陽郡西鄂山下所引蓋郭注之文也

水名在鄂陽西鄂山上與莊子釋文同

郭注知竝作和疑今木字形之譌

則其國爲敗有九鍾焉是知相鳴



櫃

又東北八百里曰兔牀之山其陽多鐵其木多諸葛

其草多雞穀行案廣雅云雞狗猶哺公也說者謂即蒲公

狀其草多雞穀英唐本草云蒲公一名構梅草構與狗猶

聲相近故字古有構音構狗之聲又相近疑此經雞穀即廣雅

雞狗矣下文夫大山又作雞穀亦即雞穀也又本草別錄云黃

精一名雞格格穀其本如雞卵其味酸甘食者利于人

又東六十里曰皮山多聖多楮其木多松柏

又東六十里曰瑤碧之山行案文類聚八十其木多梓枏

其陰多青巖其陽多白金有鳥焉其狀如雉恒食蜚音翳

行案畫見爾雅郭名曰鳩此更一種鳥非

注云畫負盤臭蟲食蛇之鳩也

又東四十里曰支離行案水經及文選注並作支離

氏云山今在河南嵩縣疑即雙雞嶺之山

山海經第五 中山經

濟水出焉南流注于漢今濟水出膠縣西北山中南入漢

音字亦同行案經文津及注文

入海濟水出宏農盧氏山東南入海或曰出

也說文云濟水出宏農盧氏山東南入海或曰出

入海濟水出宏農盧氏山東南入海或曰出

也說文云濟水出宏農盧氏山東南入海或曰出

無患子一名恒引博物志云恒似櫻桃核堅正黑如蠶可

作香櫻及浣垢案所引正與郭注合或即郭所本也郭云開香

櫻開字疑譌又云一名栝樓

又西北一百里曰董理之山其上多松柏多美梓其陰多丹雘

多金其獸多豹虎有鳥焉其狀如鶴青身白喙白尾名曰

青耕可以禦疫其鳴自叫

又東南三十里曰依帖之山音其上多柎櫃多耳未詳音

皆云其木多耳疑其即柎之假借字

也祖之借為耳亦如柎之借為耳矣

有獸焉其狀如犬虎爪有

甲其名曰獬音體有鱗善駭羣此獬自撰也駭奮兩音

郭音義當為獬食者不風不畏天風

蓋亦狗類也又案此物形狀頗似鯢

鯢鱗聲近後世亦用鯢鯢療風痺

又東南三十五里曰卽谷之山多美玉多矦豹

也行案周書王會篇云厲州矦豹海內經云幽都之山多

矦豹矦虎郭注爾雅黑虎云晉永嘉四年建平秭歸縣得之

狀如小虎而黑毛深者為斑此注云荆州黑虎即是

物也晉建平秭歸縣屬荆州注出當為之字之譌

多間塵多



而不飲之者不心痛其上有金其下有赭

又東南三十里曰游戲之山多柎榘穀多玉多封石

又東南三十五里曰從山其上多松柏其下多竹從水出于其上潛于其下其中多三足鼈枝尾

注江賦引此經作食之無燕疲

又東南三十里曰嬰礪之山

其上下多松柏其下多梓櫟

又東南三十里曰畢山帝苑之水出焉

北注於觀此帝苑之水疑即比水也

又東南三十里曰樂馬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猿

又東南二十里曰葦山視水出焉

又東南二十里曰葦山視水出焉

又東南二十里曰葦山視水出焉

又東南二十里曰葦山視水出焉

又東南二十里曰葦山視水出焉

又東南二十里曰葦山視水出焉

又東南二十里曰葦山視水出焉

又東南二十里曰葦山視水出焉

又東南二十里曰葦山視水出焉

又東南二十里曰葦山視水出焉

又東四十里曰嬰山其下多青麋其上多金玉

又東三十里曰虎首之山多其樹楮

又東二十里曰嬰侯之山其上多封石其下多赤錫

又東五十里曰大孰之山殺水出焉

又東四十里曰卑山其上多桃李其下多麋

又東三十里曰倚帝之山

又東三十里曰觀山

又東三十里曰觀山

又東三十里曰觀山

又東三十里曰觀山

又東三十里曰觀山

又東三十里曰觀山

又東三十里曰觀山

又東三十里曰觀山

又東三十里曰觀山

又東三十里曰觀山

又東三十里曰觀山

又東三十里曰觀山

又東三十里曰觀山

又東三十里曰觀山



經云醜水東流注于澗水也... 多美桑其下多其多赤金

又東五十五里曰宣山... 宣山東南流注澗水

又東四十五里曰衡山... 衡山在衡陽湖南縣南嶽也

又東四十里曰豐山... 豐山在衡陽縣南

其上多封石其木多桑多羊桃... 桃一名鬼桃郭注爾雅

又東三十里曰鮮山... 鮮山其木多桐柘

又東三十里曰鮮山... 鮮山其木多桐柘

又東南一百里曰求山... 求山水出于其上

有火 懿行案廣韻說名曰侈即... 又東三十里曰章山

又東三十里曰章山... 章山當為章山

水出焉東流注于澧水... 澧水出焉東流注于澧水

又東二十五里曰大支之山... 其陽多金其木多穀柞

又東五十里曰區吳之山... 其木多其

又東五十里曰大驪之山... 疑即南都賦所謂天封

又東十里曰踵曰之山... 無草木

又東北七十里曰歷... 師云及寔抱磨磨亦當為曆

又東南一百里曰求山... 求山水出于其上



木多其多鎔條屬 慈行案條箭見爾雅又中次十二經云鎔  
云箭竹高者不過一丈節間三尺堅勁中 其陽多金其陰多鐵  
矢江南諸山皆有之會稽所生最精好

又東二百里曰丑陽之山其上多桐楡有鳥焉其狀如烏而赤  
足名曰鴝餘音如枳相之枳 慈行案玉篇廣韻說鴝餘鳥與  
鴝下云鴝枳也音實 可以禦火

又東三百里曰與山其上多柏楡楸其陽多瑇瑁之玉與水出  
焉東流注于視水慈行案水經注云淮陰縣淪水東南流注視  
視水也又水經比水注云比水又西澳水注之水北出此正山  
東流屈而南轉又南入於比水引此經云澳水又北入視不注  
比水今案此澳似別一水其引經  
又與今異所未詳也存以俟攷

又東三百五十里曰服山其木多其其上多封石其下多赤錫

又東百十里慈行案本多  
作三百里非 曰杳山其上多嘉榮草多金玉

又東三百五十里曰凡山慈行案玉篇作  
嶺山泰山誤 其木多檜檀楸其草

多香慈行案草多香者即如下文洞庭之  
山其草多葳蕤蘇若藥皆窮之屬也 有獸焉其狀如兔黃

身白頭白尾名曰聞麟音鄰麟一作甄音甄  
麟力人切似豕身黃出泰山廣韻云獸  
名似豕黃身白首出坤蒼郭云一作類  
蓋鄰字之譌也玉篇云鄰獸名本此 見則天下大風

凡荆山之首自翼望之山至于凡山凡四十八山三千七百三

十二里慈行案今四千  
二百二十里 其神狀皆龍身人首其祠毛用一雄雞

祈慈行案祈  
當為禱 瘞用一珪精用五種之精備五穀  
之美者 禾山慈行案上  
文無禾山

或云帝祠山之脫文 帝也其祠太牢之具羞瘞倒毛瘞反倒  
林難之也

慈行案創古 字作到見說文 用一璧牛無常堵山玉山慈行案堵山見中次  
十經玉山見中次八

九經此經都無此二 冢也皆倒祠慈行案  
山未審何字之譌 亦謂倒也 羞毛少牢嬰毛吉玉

中次十二經洞庭山之首曰篇遇之山或作  
肩 無草木多黃金

又東南五十里曰雲山慈行案劉逵注吳都賦云精雲  
山名出竹疑稍雲即雲山也 無草木

有桂竹甚毒傷人必死今始與郡桂陽縣出筆竹大者圍二尺  
長四丈又交趾有筆竹實中勁強有毒

銳以刺虎中之則死亦此類也慈行案始與郡桂陽縣出筆竹大者圍二尺  
長四丈又交趾有筆竹實中勁強有毒

地理志吳郡賦注引異物志曰桂竹生於始興小桂縣大者圍  
三尺長四五丈又云筆竹大如戟實中勁強交趾人銳以為

牙甚利筆竹有毒夷人以為觚刺獸中之則必死並與郭注合

又郭注筆竹當為桂 其上多黃金其下多瑇瑁之玉慈行案初學記  
為筆當為桂  
雲山之上其實乾腊又引郭注  
云贈乾梅也今經無之蓋脫

又東南一百三十里曰龜山其木多穀柞楸楮其上多黃金其

下多青雄黃多扶竹邛竹也高節實中中枝也名之扶老竹  
慈行案劉逵注蜀都賦云邛竹出與古盤

山海經第五 中山經 巽

江以南竹中實而 高節可以作杖

又東七十里曰丙山多笙竹慈行案笙亦當為桂桂  
陽所生竹因以為名也 多黃金銅

鐵無木

又東南五十里曰風伯之山慈行案初學記柳下  
引此經作風伯之山 其上多金玉

其下多瘞石文石未詳瘞石之義  
瘞素音切音酸廣雅云瘞瘞也 多鐵其木

多柳柎檀楮其東有林焉名曰莽浮之林多美木鳥獸

又東一百五十里曰夫夫之山慈行案吳氏云釋義本作大夫  
之山續通考引此亦大夫山又

案秦釋山碑及漢印篆文大夫都作夫夫則二字古相通也余

案宋景文筆記曰古者大夫字便用疊畫寫之以夫有大音故

也莊子李斯 其上多黃金其下多青雄黃其木多桑楮其草多

嶧山神如此 竹雞鼓慈行案即雞鼓  
也鼓鼓聲相轉 神于兒居之其狀人身而身操兩蛇行

慈行案創古 字作到見說文



案列子湯問篇說愚公事云操蛇之神常遊于江淵出入有光

又東南一百二十里曰洞庭之山今長沙巴陵縣西又有洞庭

分洞庭湖波兮木葉下皆謂此也字或作銅宜從水

案洞庭山在今蘇州府城西太湖中一名包山初學記七卷引

史記吳起傳裴駢集解云今太湖中苞山有石穴其深洞無知

其極者名洞庭湖對彭蠡即斯山也詳見水經河過湖無知

洞庭湖中郭云洞庭湖際伏通江詳見海內東經湘水注

上多黃金其下多銀鐵其木多相黎橋樑其草多菱蘆蕪芡

芴蓴蓴似蛇狀而香也蘇行案淮南說林訓云蛇

女居之天帝之二女而處焉誘注云蛇狀吳蠶蕪香

人者帝堯女也泰始皇浮江至湘山逢大風而問博士湘君何

神博士曰問之堯始皇浮江至湘山逢大風而問博士湘君何

湘方而死二妃從之俱溺死於湘江遂號為湘夫人按九歌湘

君湘夫人自是二神江湘之有夫人猶河洛之有處妃也此之

為靈與天地並矣安得謂之堯女且既謂之堯女安得復總云

湘君哉何以考之禮記曰舜葬蒼梧二妃不從明二妃生不從

征死不從葬義可知矣即令從之二女靈達鑿通無方尚能以

鳥工龍裳救井廩之難豈當不能自免於風波而有雙淪之患

乎假復如此傳曰生為上公死為貴神禮五嶽比三公四瀆比

諸侯今湘川不及四瀆無秩於命祀而二女帝者之後配靈神

祇無緣當復下降小水而為夫人也參互其義義既混錯錯綜

其理無可據斯不然矣原其致謬之由由乎俱以帝女為名

名實相亂莫矯其失習非勝是終古不悟可悲矣蘇行案初

學記八卷引此經作帝女居之不言二女可知帝女為天帝之

女如言帝女化為蒼草帝女之桑之類皆不辨為何人也郭云

二妃生不從征死不從葬或難云哀二妃之未從嗣續處彼湘

濱是二妃不從葬而實從征也余案此論亦非從證竹書云帝

舜娶于帝堯之子謂之女媧氏女媧或即娥皇也執文類歌十

正使二妃尚存亦當年近百歲生是常遊于江淵澧沅之風

不從征郭氏斯言殆無可議爾

瀟湘之淵此言二女遊戲之淵也鼓三江水合風波之氣

頭故號為三江之淵又去之七八十里而入江馬皆會巴陵

弋釣瀟湘今所賦未詳也瀟音消總行案水經湘水注引此

經瀟湘善注謝朓新亭別范零陵詩引作是常游江川澧沅之

之淵交瀟湘之川又引郭注靈響作靈響初學記引云沅澧之

交瀟湘之淵故與今本異也地理志云武陵郡沅水東南至益

出東至下沅入沅又云沅水出零陵陽海山北入江地理志云

水經注云澧水入沅於沅水出零陵陽海山北入江地理志云

方會於江說文云沅水出零陵陽海山北入江地理志云

西注云澧水入沅於沅水出零陵陽海山北入江地理志云

之名矣又澧水入沅於沅水出零陵陽海山北入江地理志云

頭是在九江之淵地理志九江在潯陽九江自潯陽而分為

行案初學記引此經出入必以飄風暴雨光山之神計蒙恒遊

作是在九江之門中山經

于澤淵出入必有飄風暴雨又博物志云文王夢見一婦人當

道而哭曰我東海泰山神女嫁為西海婦欲東歸灌壇令當吾

道太公有德吾不敢以暴風疾雨過也山水之神出入恒以

風雨日厲乃是其常泰始皇渡江遭大風而伐樹薪山何其冤

是多怪神狀如人而載蛇蘇行案載亦

又東南一百八十里曰暴山蘇行案暴山其木多櫻柗

荆芑竹箭籊籊籊籊亦篠類中箭見禹貢蘇行案說文云籊籊

二竹亦皆中矢出雲夢之澤皮特黑籊籊又云籊籊徒概節而

短江漢之淵謂之箴竹箴苦怪反箴是箭竹類一尺數節葉大

如履可以作蓬亦中作矢其箴冬生引此經云其竹名箴據竹

譜所說箴即箴也郭氏說籊籊已見西山經首英山注與竹譜小

其上下多黃金其下多文石鐵其獸多麋鹿麇就廣雅也

行案廣雅云鸛鳴也說文云鸛鳥黑色多子通作就漢書何奴

傳云何奴有斗入漢地生奇材木箭竿就羽頗師古注云就大

雕黃頭赤目其羽可為箭皆其形狀也

就鳥也經統謂之獸者鳥獸通名耳



又東南二百里曰即公之山行案史記同馬相如傳索隱載姚氏引此經作即山無公字作山經無其字其上多黃金其下多瑇瑁之玉其木多柳柞檉桑有獸焉其狀如龜而白身赤首名曰蛻音流 行案史記同馬相如傳云蛻胡毅蛻索隱引郭注云蛻未 是可以禦火

又東南一百五十九里曰堯山行案初學記二十四卷引王堯巡狩至於此立行臺蓋即斯山也其陰多黃堊其陽多黃金其木多荆芑柳檀其草多藟蕒荒行案水經滙水注云堯山盤紆數百里有精山下有平陵有大堂基者舊云堯行宮所然則茲山草木益多云

又東南一百里曰江浮之山其上多銀砥礪無草木其獸多豕鹿行案江浮山亦堯山之連麓水經注所云堯山盤紆數百里是其證也又引王欽始典記曰含滙縣有白鹿城白鹿岡山海經第五 中山經

以爲咸康中張勳爲縣有善政致白鹿此說恐非也經言茲山多鹿獸當山記人附會爲說耳

又東行案畢本東下有南字二百里曰眞陵之山行案初學記柳下其引此經作直陵之山其上多黃金其下多玉其木多穀柞柳柞其草多榮草行案榮草形狀已見中山經首

又東南一百二十里曰陽帝之山多美銅其木多檀柞檉桑行案其獸多麋麇

又南九十里曰柴桑之山行案地志云廬江郡尋陽縣今在尋陽柴桑縣南共廬山相連也其獸多麋鹿多白蛇行案史記地志云廬山在尋陽柴桑縣南共廬山相連也

林中飛蛇即騰蛇乘霧而飛者行案騰蛇見爾雅

又東二百三十里曰榮余之山其上多銅其下多銀其木多柞行案史記亦其蟲 行案海外南經云多怪蛇怪蟲

凡洞庭山之首自篇遇之山至于榮余之山凡十五山二千八百里行案今才一千八百四十九里其神狀皆鳥身而龍首其祠毛用一雄雞一牝豚文云創割傷也一曰斷也精用秬凡夫夫之山

即公之山堯山陽帝之山皆冢也其祠皆肆瘞肆陳之也陳牲失陳也見爾雅釋詁祈用酒毛用少牢嬰毛一吉玉洞庭榮余山神也其祠皆肆瘞 肆竟然後依 祈酒太牢祠嬰用圭璧十五

五采惠之惠猶飾也方言也 行案惠美同藻繪之繪蓋同聲假借字也

右中經之山志大凡百九十七山行案校經文當有百九十八山今除中次五經內闕一山乃得二萬一千三百七十一里行案今二萬九千九百九十七里大凡天下名山五千三百七十居地大凡六萬四千五百六

里行案經既禹作無緣又稱禹曰蓋記者述禹之意而作禹曰之非必禹所親筆亦如禹貢非禹所爲故篇內復稱禹其

義同 天下名山經行案經言五千三百七十山六萬四千五百六里居地也行案劉昭注郡國志引此經云名山五千三百七十古五七字形相近蓋傳寫之誤也又廣雅釋地作名山五千二百七十亦疑三爲二也言其五城行案作城才浪切漢書云山海蓋其餘小山甚猥不足記云天地之天地之滅故此經稱五城

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出水之山者八千里受水







九百十六卷引括地圖同唯三千作一千也一日在比翼鳥東  
郭云畫似仙人者謂此經圖畫如此也下同一日在比翼鳥東  
南其為人長頰文選鸚鵡賦注引歸藏啟筮曰水之子其名  
曰羽蒙是生百鳥即此也  
也羽民羽蒙聲相轉

有神人二八行案八淮南連臂為帝司夜于此野行案  
薛綜注東京賦云野仲游光也兄弟八人常在人間作  
怪書案野仲游光二人兄弟各八人正得十六人疑即此也  
羽民東其為人小頰赤肩行案當脾上正赤也行案脾當為髀  
廣韻云背脾明經本牌作脾行案疑此後人所增益語  
可證玉篇引此經肩作肩行案盡十六人疑此後人所增益語  
書者釋

畢方鳥行案畢方形狀已見在其東青水西行案青水出  
畢方鳥東見其為鳥人面一脚行案畢方鳥不言人面一日在二  
海內西經

八神東  
謹頭國行案謹頭國縣之苗裔見大荒在其南其為人面  
有翼鳥喙方捕魚行案謹頭國縣之苗裔見大荒在其南其為人面  
謹頭國行案謹頭國縣之苗裔見大荒在其南其為人面

謹頭國行案謹頭國縣之苗裔見大荒在其南其為人面  
有翼鳥喙方捕魚行案謹頭國縣之苗裔見大荒在其南其為人面  
謹頭國行案謹頭國縣之苗裔見大荒在其南其為人面

有翼鳥喙方捕魚行案謹頭國縣之苗裔見大荒在其南其為人面  
謹頭國行案謹頭國縣之苗裔見大荒在其南其為人面  
有翼鳥喙方捕魚行案謹頭國縣之苗裔見大荒在其南其為人面

人面鳥喙史記正義引神異經云南方荒中有人焉人面鳥喙  
而有翼兩手足扶翼而一曰在畢方東或曰謹朱國行案謹朱國  
徒未聲相近故

厭火國行案南隱形訓云裸國與此異在其國南獸身黑色生  
案載文類聚八十八火出其口中行案能吐火畫似獼猴而黑色也  
卷引此經無生字

似獼猴黑色一曰在謹朱東  
三株樹行案初學記二十七卷引此經在厭火北生赤水上  
作珠淮南隱形訓及博物志同

三株樹行案初學記二十七卷引此經在厭火北生赤水上  
作珠淮南隱形訓及博物志同

行案莊子天地篇云黃帝遊乎赤水之北遺其珠三珠樹  
為說也樹生赤水之南故陶潛讀山海經詩云繁繁三珠樹寄  
謂水南也其為樹如柏葉皆為珠行案內西經云開明北有珠樹  
一日其為樹若擘行案如擘星狀行案擘星狀

三苗國行案左傳云古諸侯不用王命虞有三苗也吳起云三  
苗之國左洞庭而右彭蠡今江州鄂州岳州三苗之地也案周  
書史記篇云外內相開下掩其民無所附三苗以亡是彭蠡而  
乃國名高誘注淮南墜形訓既云三苗國名在豫章之彭蠡而  
注脩務訓又云渾敦窮奇饕餮三族之苗裔謂之三苗非也

在赤水東其為人相隨行案昔堯以天下讓舜三苗之君非之帝殺  
行案郭說三苗疑非實錄一曰三毛國行案亦聲相近  
當以周書史記篇為據

載國行案文玉篇作載或云或國名也在三苗東本此在其東其為人  
黃能操弓射蛇行案大荒經云此國自然有五穀衣服一曰載國  
行案載國自然有五穀衣服一曰載國

山海經第六  
海外南經

在三毛東  
貫匈國行案物志云穿匈人去會稽萬五千里詳見文選注在其東  
其為人匈有竅行案者黃帝之德常致之異物志曰穿匈之國去其  
衣則無自然者蓋似效此貫匈人也行案貫匈之國去其  
穿匈民高誘注云穿匈前穿孔達背文選注王融曲水詩序  
引此經又引括地圖文有脫誤載文類聚九十大卷引括地圖  
曰禹誅防風氏夏后德盛二龍降之禹使范氏御之以行經南  
方防風神見禹怒射之有迅雷二龍升去神懼以刃自貫其心  
而死禹哀之瘞以不死草皆生是名穿匈國博物志亦同茲說  
然黃帝時已有貫匈民一曰在載國東

交脛國行案在其東其為人交脛行案言脚脛曲戾相交所謂雕題交趾  
交脛國行案在其東其為人交脛行案言脚脛曲戾相交所謂雕題交趾  
交脛國行案在其東其為人交脛行案言脚脛曲戾相交所謂雕題交趾

交脛國行案在其東其為人交脛行案言脚脛曲戾相交所謂雕題交趾  
交脛國行案在其東其為人交脛行案言脚脛曲戾相交所謂雕題交趾  
交脛國行案在其東其為人交脛行案言脚脛曲戾相交所謂雕題交趾

交脛國行案在其東其為人交脛行案言脚脛曲戾相交所謂雕題交趾  
交脛國行案在其東其為人交脛行案言脚脛曲戾相交所謂雕題交趾  
交脛國行案在其東其為人交脛行案言脚脛曲戾相交所謂雕題交趾

交脛國行案在其東其為人交脛行案言脚脛曲戾相交所謂雕題交趾  
交脛國行案在其東其為人交脛行案言脚脛曲戾相交所謂雕題交趾  
交脛國行案在其東其為人交脛行案言脚脛曲戾相交所謂雕題交趾



相交也亦此義 一曰在穿何東 遂行案此作穿何

不死民 遂行案楚詞遠遊云仍羽人於丹丘謂不死之舊鄉王

引括地象曰有不死之國也呂氏 在其東其為人黑色壽不死

案淮南墜形訓有不死樹食之乃壽亦有赤泉飲之不老 遂行

命篇云食氣者神明而壽不食者不死而神是高注所本然則

不死之民蓋以不食不飲而得之郭云食木飲泉據大荒南經

亦同蓋說蓋魏晉間人祖尚清虛舊有成語郭氏述之爾 一曰

在穿何國東

岐舌國在其東 其人舌皆岐或云支舌也 遂行案支舌即岐

枝支古字通也又支與反字形相近淮南墜形訓有反舌民高

誘注云語不可知而自相曉又注呂氏春秋功名篇云一說南

方有反舌國舌本在前末倒向喉故曰反舌是支舌古本作反

舌也載文類聚十七卷引此經作反舌國其人反舌太平御覽

山海經第六 海外南經 四

三百六十七卷亦引此經同而云一日交案交蓋 一曰在不死

民東

昆侖虛在其東虛四方 虛山下基也 遂行案畢氏曰爾雅云

之此在東南方當即方丈山也水經 一曰在岐舌東為虛四方

河水流云東海方丈亦有昆侖之稱 一曰在岐舌東為虛四方

羿與鑿齒戰于壽華之野羿射殺之 鑿齒亦人也齒如鑿長五

尺因以名云 遂行案

古語族也一日駭師吳越春秋云黃帝作弓後有楚狐父以其

道傳羿羿傳蓬蒙據二書所說羿蓋非一人也此經之羿說者

以爲堯臣淮南本經訓云堯之時鑿齒為民害堯乃使羿誅鑿

齒於壽華之野高誘注云鑿齒名齒長三尺狀如鑿齒領下

而持戈疇華南方澤名又注鑿齒形如鑿齒民云吐一齒出口

下長三尺大意與郭注同唯以鑿齒為獸非也李善注長楊賦

引服虔云鑿齒齒長五尺似鑿亦食人與郭義近疇華即壽華

齒持盾 遂行案亦謂圖畫如此也太平御覽 一曰戈未詳 遂

鑿齒持 三百五十七卷引此經作持盾戟

三首國在其東其為一人身三首 遂行案海內西經云有三頭

墜形訓有三頭民高 人何琅玕樹即斯類也淮南

周饒國 遂行案周饒亦焦僂之轉又聲轉為朱儒魏志東夷

傳云女王國又有侏儒國在其南人長三四尺去女王

四千餘里蓋斯類也焦 在其東其為人短小冠帶 其人長三尺

巧有五穀也 遂行案初學記十九卷引拾遺記云員嶠山有

陀移國人長三尺壽萬歲疑陀移即周饒之異名員嶠山與方

丈山相近也又引神異經曰西北荒中有小人長一寸朱衣平

冠與此經短小冠帶合也又云有鶴國人長七寸海鶴遇則吞

之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小人在大秦南人繞三尺其耕稼

之時懼鶴所食大秦助之即焦僂國其人穴居也亦與郭注合

郭云能為機巧者案竹書云帝堯二十九 一曰焦僂國在三首

年焦僂氏來朝貢沒羽是其機巧之事也 五

山海經第六 海外南經

東外傳云焦僂民長三尺短之至也詩含神霧曰從中州以東

西四十萬里得焦僂國人長尺五寸也 遂行案說文云南

方有焦僂人長三尺短之極又云西南人焦僂人蓋在坤

昭注云焦僂之性郭引外傳者魯語文民當為氏字之譌也韋

高誘注云長不滿三尺案列子湯問篇夏草所說與郭引詩含

神霧同唯焦僂下無西字此蓋衍文太平御覽七百九十卷引外

國圖曰焦僂民善沒游善捕鷺鳥其草木夏死而冬生去九疑

三萬

長臂國 遂行案淮南墜形訓有修臂民高誘注云 在其東捕魚

水中兩手各操一魚 傳說云其人手下垂至地魏黃初中平菟

國其東界臨大海近日之所出問其耆老海東復有人否云當

遂行案穆天子傳云乃封長肱于黑水之西河郭注云即長

臂人也身如中國臂長三丈魏時在赤海中得此人裙也案郭

注與此注同其中國當為中人字之譌也此注所說本魏志東







山海經第七 晉郭璞傳 棲霞郝懿行箋疏

海外西經

海外自西南陬至西北陬者

滅蒙鳥在結匈國北 懿行案博物志云結匈國有滅蒙鳥本此海內西經又有孟鳥為鳥青赤尾

尾

大運山高三百仞在滅蒙鳥北

大樂之野 懿行案畢氏云即今山西太原疑非也據大荒西夏

后啟 懿行案經稱夏后于此儻九代舞也懿行案九代舞樂

行也 竹書云夏帝啟十年帝巡狩舞九韶于大穆之野大荒西

傳寫形近而謬也 李善注王融三月三日曲水詩序引此經云

山海經第七 海外西經

舞九代馬 懿行案馬字衍而或文類聚九十三卷及太平御覽八十

乘兩龍 懿行案大荒西經同雲蓋三層層猶重也懿行案李善注

郭音三字又層 懿行案通作會據郭音益知此經層當為會矣左

手操翳 懿行案翳也懿行案說王空邊等為環懿行案

肉好若一 佩玉璜半璧在大運山北歸藏鄭母經曰夏后啟亦

仙也 懿行案太平御覽八十二卷引史記曰昔夏后啟亦

龍以登 懿行案太平御覽八十二卷引史記曰昔夏后啟亦

以王四 懿行案太平御覽八十二卷引史記曰昔夏后啟亦

即與郭 懿行案太平御覽八十二卷引史記曰昔夏后啟亦

作天穆 懿行案太平御覽八十二卷引史記曰昔夏后啟亦

見此經 懿行案太平御覽八十二卷引史記曰昔夏后啟亦

三身國 懿行案太平御覽八十二卷引史記曰昔夏后啟亦

三身國 懿行案太平御覽八十二卷引史記曰昔夏后啟亦

一臂國 懿行案淮南墜形訓有一臂民在其北一臂一目一鼻孔懿行案郭注

鼻孔 懿行案淮南墜形訓有一臂民在其北一臂一目一鼻孔懿行案郭注

奇肱之國 懿行案淮南墜形訓有一臂民在其北一臂一目一鼻孔懿行案郭注

求人篇 懿行案淮南墜形訓有一臂民在其北一臂一目一鼻孔懿行案郭注

三月有陰 懿行案淮南墜形訓有一臂民在其北一臂一目一鼻孔懿行案郭注

兩頭赤黃 懿行案淮南墜形訓有一臂民在其北一臂一目一鼻孔懿行案郭注

示人後 懿行案淮南墜形訓有一臂民在其北一臂一目一鼻孔懿行案郭注

乃得造 懿行案淮南墜形訓有一臂民在其北一臂一目一鼻孔懿行案郭注

山海經第七 海外西經

形天 懿行案淮南墜形訓有一臂民在其北一臂一目一鼻孔懿行案郭注

此經無 懿行案淮南墜形訓有一臂民在其北一臂一目一鼻孔懿行案郭注

云有神龍 懿行案淮南墜形訓有一臂民在其北一臂一目一鼻孔懿行案郭注

臍為口 懿行案淮南墜形訓有一臂民在其北一臂一目一鼻孔懿行案郭注

一說曰 懿行案淮南墜形訓有一臂民在其北一臂一目一鼻孔懿行案郭注

神斷其 懿行案淮南墜形訓有一臂民在其北一臂一目一鼻孔懿行案郭注

本亦作 懿行案淮南墜形訓有一臂民在其北一臂一目一鼻孔懿行案郭注

女祭女 懿行案淮南墜形訓有一臂民在其北一臂一目一鼻孔懿行案郭注

是即即 懿行案淮南墜形訓有一臂民在其北一臂一目一鼻孔懿行案郭注

操俎肉 懿行案淮南墜形訓有一臂民在其北一臂一目一鼻孔懿行案郭注

行案郭 懿行案淮南墜形訓有一臂民在其北一臂一目一鼻孔懿行案郭注

云爰有 懿行案淮南墜形訓有一臂民在其北一臂一目一鼻孔懿行案郭注



之異行非偶也廣韻云  
鳥青鳥黃鳥所集  
在女祭北焉鳥人而居山上一曰維

丈夫國  
衣黃衣冠帶劍高云狀如丈夫民高誘注云其狀皆如女

在維鳥北其為人衣冠帶劍  
終身無妻而生二子從形中出其父即死是為丈夫民

女丑之尸生而十日炙殺之  
於是堯乃命羿射殺九日也

夫北似右手郭其面  
經云衣青以袂蔽面也十日居上女丑居

山之上  
山海經第七 海外西經 三

巫咸國  
國亦當在海外觀登備山在南荒經可見水經涑水注

千即此國也  
在女丑北右手操青蛇左手操赤蛇在登葆山

如龍前後皆有首黑  
今弩強蛇亦此類也

女子國  
皆如女子也此說非矣經言丈夫女子國並真有其人

十卷引此經水下有外字  
周之若生男子三歲輒死周猶繞也

龍魚  
行案龍魚郭氏江賦作龍鯉張衡思平賦仍作龍魚淮

皇明民食之甘露民飲之所欲自從也  
言滋味無所不有所願

百獸相與羣居在四蛇北其人兩手操卵食之兩鳥居前導之

窮山在其北不敢西射  
行案史記五帝紀索隱周本紀正畏

尾交首上  
其不壽者八百歲在女子國北人面蛇身

軒轅之止  
行案軒轅之止在積石山之東二百里也

國北其正四蛇相繞  
行案此字亦衍天郭音妖蓋焉

此諸天之野  
天音妖 行案經文此字亦衍天郭音妖蓋焉

皇明民食之甘露民飲之所欲自從也  
言滋味無所不有所願

百獸相與羣居在四蛇北其人兩手操卵食之兩鳥居前導之

行案此字亦衍天郭音妖蓋焉



善注江賦引此經云龍鯉陵居其狀如鯉或曰龍魚一角也  
 并引郭注又注思予賦引此經云龍魚陵居在北狀如鯉高  
 注淮南陸形訓亦一曰鯢音退 誌行案後漢書張衡傳注引  
 云如鯢魚也可證 一曰鯢音退 誌行案後漢書張衡傳注引  
 大春謂之鯢郭注云今鯢魚似鮎四脚梁虞荔鼎錄云宋文帝  
 得鯢魚遂作一鼎其文曰鯢魚四足然則鯢即龍魚其狀如鯉  
 故又名 卽有神聖乘此以行九野 注九域之野 誌行案張衡傳  
 龍鯉矣 卽有神聖乘此以行九野 注九域之野 誌行案張衡傳  
 疑巫卽聖字形近而譌也高誘注淮南陸形訓作有神聖者乘  
 行九野可知今木不譌神聖若琴高子英之屬見列仙傳思予  
 賦云跨汪氏之一曰龍鯢音退 誌行案注有譌字  
 龍魚謂此矣 一曰龍鯢音退 誌行案注有譌字  
 天野北 誌行案思予賦注引此經云在汪野北又云汪氏國在  
 野亦字形之譌也張衡傳及 其爲魚也如鯉 誌行案文類聚  
 注亦並作汪譌與文選注同 其爲魚也如鯉 誌行案文類聚  
 出神聖仗乘飛鸞九域乘雲上升  
 白民之國 姓見大荒東經 在龍魚北白身被髮 言其人體潤  
 山海經第七 海外西經 五

高誘注淮南陸形訓云 有乘黃其狀如狐其背上有角 周書曰  
 白民白身被髮亦白 有乘黃其狀如狐其背上有角 周書曰  
 黃似狐背上有兩角卽飛黃也淮南子曰天下有道飛黃伏皂  
 誌行案周書王會篇云乘黃似騏驎引作似狐初學記引與  
 郭同博物志亦作狐兩角初學記引作肉角皆所見本異也郭  
 又引淮南子者覽冥訓云青龍進駕飛黃伏皂乘黃又卽昔黃  
 漢書禮樂志云昔黃其何不徠下應節注云 乘之壽二千歲 行  
 昔黃一名乘黃龍翼而馬身黃帝乘之而仙 乘之壽二千歲 行  
 案博物志 作三千歲

肅慎之國 誌行案竹書云帝舜二十五年息慎氏來朝周成王  
 九年肅慎氏來朝書序云肅慎之命周書王會篇  
 云稷慎大塵孔晁注云稷慎肅慎也又大戴禮五帝德篇及史  
 記五帝紀並作息慎鄭康成云息慎或謂之肅慎也又大荒北  
 經有肅 在白民北有樹名曰雄 或作 常 誌行案維常淮南  
 慎之國 在白民北有樹名曰雄 或作 常 誌行案維常淮南  
 伐帝于此取之 其俗無衣服中國有聖帝代立者則此水生皮  
 可衣也 誌行案經文伐疑代字之譌郭注可  
 證太平御覽七百八十四卷引此經正作代穆天子傳云至于  
 蘇谷骨餈氏之所衣被郭注云言谷中有草木皮可以爲衣被

廣韻云欄青木皮葉可作衣似  
 箱出西域鳥書國亦此類也  
 長股之國 誌行案竹書云黃帝五十九年長股氏來賓淮南  
 國名疑長股本或作長肢也 在雄常北被髮 國在赤水東也長  
 義合疑長股本或作長肢也 在雄常北被髮 國在赤水東也長  
 臂長二丈以類推之則此人腳過三丈矣黃帝時至或曰長脚  
 大常負長臂人入海中捕魚也 誌行案長臂國已見海外南  
 經郭云雙臂三丈體如中人彼揚爲者長臂之人脩脚是負捕魚  
 海濱索脩脚卽長脚郭注穆天子傳云長脚人國 一曰長脚或  
 又在赤海東謂是也 大荒西經又有長脰之國 一曰長脚或  
 有喬人之戲以木績足謂之隨喬是也 誌行案  
 今喬人之戲以木績足謂之隨喬是也 誌行案  
 西方尊收左耳有蛇乘兩龍 金神也人面虎爪白毛執鏡見外  
 語文已見西次三經湖山注尚書大傳云西方之極自流沙西  
 至三危之野帝少皞神尊收司之呂氏春秋孟秋紀云其神尊  
 收高誘注云少皞氏裔子曰 該皆有金德死託祀爲金神

山海經第七 海外西經 六

山海經第七



山海經第八 晉郭璞傳 棲霞郝懿行箋疏

海外北經

海外自東北陬至西北陬者

無脊之國 音啟或作紫 懿行案淮南墜形訓作無繼高誘注云其人益無嗣也北方之國也與郭義異大荒北經

作無繼郭 在長股東為人無脊 女死即葬之其心不朽死百廿

歲乃復更生 懿行案廣雅云腓腓也說文云腓腓腸也廣

約引字林云齊賜腸是郭注肥腸當為腓腸因聲同而誤也玉

篇亦作肥腸又承郭注而謂博物志說無脊民與郭同唯百廿

歲作百年又云細民其肝不朽百年而化為人皆穴居處二國

鍾山之神名曰燭陰 燭龍也是燭九陰因名云 懿行案鍾山

山海經第八 海外北經

身長千里在無脊之東其為物人面蛇身赤色居鍾山下 淮南

龍身一足 懿行案淮南墜形訓云燭龍在雁門北其神人面

龍身而無足是郭所引也一字譌李善注思平賦引此經作人

首蛇身而無足是郭所引也一字譌李善注思平賦引此經作人

龍身而無足是郭所引也一字譌李善注思平賦引此經作人

龍身而無足是郭所引也一字譌李善注思平賦引此經作人

龍身而無足是郭所引也一字譌李善注思平賦引此經作人

龍身而無足是郭所引也一字譌李善注思平賦引此經作人

龍身而無足是郭所引也一字譌李善注思平賦引此經作人

龍身而無足是郭所引也一字譌李善注思平賦引此經作人

龍身而無足是郭所引也一字譌李善注思平賦引此經作人

龍身而無足是郭所引也一字譌李善注思平賦引此經作人

龍身而無足是郭所引也一字譌李善注思平賦引此經作人

于九山 頭各自食一山之物言食鼻難饜 懿行案九山大荒

云龜蛇別名也言有雄雌一身九頭今相柳之所抵厥為澤谿

厥義即同厥周書周祝篇云獬有爪而不敗以馘禹殺相柳其

血腥不可以樹五穀種禹厥之三仞三沮 據塞之而土三沮治

益陷字之譌 乃以為眾帝之臺 言地潤溼唯可積土以為臺

昆侖東北郭注亦引此神為說 在昆侖之北 此昆侖山在海

是此昆侖亦在海內者郭注恐非 柔利之東相柳者九首人面

蛇身而青不敢北射畏其工之臺 懿行案臣

隅有一蛇虎色 懿行案

深目國 懿行案深目國盼姓食魚見大

山海經第八 海外北經

目 一作曰 懿行案一目 在共工臺東

無腸之國 懿行案無腸國在姓見大荒 在深目東南 一作

長而無腸 為人大腹內無腸所食之物直通過 懿行案神

疑即斯 人也

聶耳之國 懿行案淮南墜形訓無聶耳國而云夸父聶耳在其

大垂也又云 在無腸國東使兩文虎 懿行案文虎離虎也

兩手聶其耳 言耳長行則以手攝 縣居海水中 縣猶邑也

此經作縣 及水所出入奇物 言盡規 兩虎在其東

夸父 懿行案大荒北經云后土生信信生夸父或說夸父善走

也夸父追日景列子湯 與日逐走入日 懿行案北堂書鈔

問篇夏革說本此經

問篇夏革說本此經

問篇夏革說本此經



一百三十三卷李善注西京賦鸚鵡賦及張協七命引此經並  
 作與口競走初學記一卷引此經作逐日史記禮書裴駰集解  
 引此經作與日逐走 渴欲得飲飲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飲大澤  
 未至道渴而死奔其杖 懿行案列子湯問篇棄其杖為鄧林  
 者蓋神人之名也其能及日景而傾河渭豈以走飲哉寄用於  
 走飲耳幾乎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矣此以一體為萬殊存於  
 代謝寄鄧林而遊形惡得尋其變化哉 懿行案大荒北經云  
 應龍殺夸父蓋以道渴而死形蛇神游或言應龍殺之耳列子  
 湯問篇云鄧林彌廣數千里今案其地蓋在北海外史記禮書  
 云楚阻之以鄧林裴駰集解引此經云非也畢氏云即中山  
 林積石山在其東非近在楚地則楚之北境恐未然下云鄧  
 云神哉夸父難理尋傾河及日  
 遁形鄧林觸類而化應無常心  
 博父國 懿行案博父大人也大人即豐人方言云趙魏之郊燕  
 或云即夸父也淮南墜形訓云夸父在其北此經又云在聶耳  
 鄧林在其東則博父當即夸父蓋其苗裔所居成國也在聶耳  
 海外北經

山海經第八

海外北經

三

東其為人大 懿行案爾雅釋詁云 右手操青蛇左手操黃蛇鄧  
 甫大也甫亦博也 林在其東二樹木 懿行案二樹木蓋謂鄧林 一曰博父

禹所積石之山在其東河水所入 河出崑崙而潛行地下至蔥  
 嶺復出注鹽澤從鹽澤復行

南出於此山而為中國河遂注海也書曰導河積石言時有壅  
 塞故導利以通之 懿行案西次三經云積石之山其下有石  
 門河水自以流非此也郭據水經引此經云積石山在鄧林  
 山東河所入非矣蓋有兩積石山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黃  
 河源從西南下出大昆侖東北流逕于闐入鹽澤即東  
 南源行吐谷渾界大積石山又東北流逕于闐入鹽澤即東  
 南源縣西北七百里然則此經所言蓋小積石也大荒北經云大荒  
 之中有山名曰先樞大逢之山其西有山名曰禹所積石即此  
 積石山亦此也故經為昆侖入渤海又出海外入禹所積石  
 拘纓之國 懿行案淮南墜形訓有句嬰民高誘注云句嬰讀為  
 義恐非高氏讀為九嬰未詳也郭云纓 在其東一手把纓  
 宜作瘦是國蓋以一手把瘦得名也 在其東一手把纓人常

以一手持冠纓也 一曰利纓之國  
 或曰纓宜作瘦

尋木長千里 懿行案穆天子傳云天子乃釣于河以觀姑蘇之  
 海邊謂此木類吳都賦又作樽木劉逵注引此經云尋木長千里生  
 也李善注東京賦引此經仍作尋木郭氏游仙詩亦作尋木非  
 廣韻云樽木名似此經在拘纓南生河上西北 懿行案此木生河上  
 槐尋長也引此經在拘纓南生河上西北 懿行案此木生河上  
 謂生海邊疑

跂踵國 在拘纓東其為人大兩足亦大 其人行腳跟不著  
 地也孝經鉤命訣

曰焦僂跂踵重譯款塞也 懿行案竹書云夏帝癸六年岐  
 戎來賓呂氏春秋當染籍云夏桀染於歧踵戎即此也高誘注  
 淮南墜形訓云跂踵民踵不至地以五指行也又文選曲水詩  
 序注引高誘注作反踵云反踵國名其人南行跡北向也案跂  
 踵之為反踵亦猶岐舌之為反舌矣已 一曰大踵 懿行案大踵  
 見海外南經玉篇說跂踵國與郭注同 一曰大踵 懿行案大踵  
 或反踵也 字形之譌

歐絲之野 懿行案博物志作 在大踵東一女子跪據樹歐絲言  
 桑而吐絲 蓋蠶類也

三桑無枝在歐絲東其木長百仞無枝 言皆長百仞也 懿行  
 案北次二經云恒山三

桑生之其樹皆無 枝其高百仞即此

范林方三百里 懿行案范汎通太平御覽五十七卷引顧愷之  
 或方三百里或百里皆生海中浮土上樹根隨浪

鼓動即此也昆侖虛南范林非此見海內北經 在三桑東洲

環其下 者環繞也

務隅之山 懿行案務隅大荒北經作附禺海內東經作鮒魚史  
 記五帝紀索隱引此經亦作鮒魚北堂書鈔九十二

卷又引作附隅皆 帝顓頊葬于陽 顓頊號為高陽家今在濮陽

外廣陽里中 懿行案大戴禮帝繫篇云黃帝產昌意昌意產

高陽是為帝顓頊 顓頊預春秋釋例云古帝顓頊之墟故曰帝正

海外北經







山海經第九

晉郭璞傳

棲霞郝懿行箋疏

海外東經

海外自東南陬至東北陬者

蹇正音嗟或作髮 蹇行案北堂書鈔九十二卷引蹇正作髮 蹇正玉篇云蹇好也義與 蹇正玉篇云蹇好也義與 蹇正玉篇云蹇好也義與

桃楊甘相 蹇行案相疑 甘相 蹇行案相疑 甘相 蹇行案相疑

樹木一曰嗟正一曰百果所在在嘉葬東 蹇行案嘉葬狄山 蹇行案嘉葬狄山

大人國 蹇行案高誘注淮南陰形訓大人國云東南城土故人 蹇行案高誘注淮南陰形訓大人國云東南城土故人

大荒東經云有波谷者有大人之國即此又淮南時則 蹇行案高誘注淮南陰形訓大人國云東南城土故人

為人大 蹇行案博物志云大人國其人孕三十六年生白頭其 蹇行案博物志云大人國其人孕三十六年生白頭其

山海經第九 海外東經

里坐而削船 蹇行案削當讀若 一曰在蹇正北

奢比之尸在其北 奢亦神名也 蹇行案管子五行篇云黃帝得 奢亦神名也 蹇行案管子五行篇云黃帝得

為土師此經奢比在東海外疑即東方又云奢龍辨乎東方故使 奢亦神名也 蹇行案管子五行篇云黃帝得

此神名或即奢 獸身人面大耳 蹇行案大荒東經說奢比尸 獸身人面大耳 蹇行案大荒東經說奢比尸

兩青蛇 珥以蛇貫耳也音釣餌之餌 蹇行案說文云一曰肝 珥以蛇貫耳也音釣餌之餌 蹇行案說文云一曰肝

檢之尸在大人北

君子國在其北 蹇行案淮南墜形訓有此國國在東口之山見 蹇行案淮南墜形訓有此國國在東口之山見

邪三萬里說文云東夷從大人也夷俗仁仁者壽有君子不 邪三萬里說文云東夷從大人也夷俗仁仁者壽有君子不

死之國孔子曰道不行欲之九夷乘桴浮于海有以也又云鳳 死之國孔子曰道不行欲之九夷乘桴浮于海有以也又云鳳

出於東方 衣冠帶劍食獸使二大虎在旁 蹇行案後漢書東夷 衣冠帶劍食獸使二大虎在旁 蹇行案後漢書東夷

君子之國 文虎高誘注淮南墜形訓亦作 其人好讓不爭 蹇行案博物志 文虎高誘注淮南墜形訓亦作 其人好讓不爭 蹇行案博物志

文虎今此本作大字形之也

之不爭土于里民多疾風氣故人不蕃息好讓故為君子國也 之不爭土于里民多疾風氣故人不蕃息好讓故為君子國也

人好讓下有故為君子 有薰或作 華草朝生夕死 蹇行案木董 人好讓下有故為君子 有薰或作 華草朝生夕死 蹇行案木董

國五字為今本所無 有薰或作 華草朝生夕死 蹇行案木董 國五字為今本所無 有薰或作 華草朝生夕死 蹇行案木董

名與薰聲相近 氏春秋仲夏紀云木董榮高誘注云木董 名與薰聲相近 氏春秋仲夏紀云木董榮高誘注云木董

朝榮莫落是也 莖文類聚八十九卷引外國圖云君 一曰在肝榆 朝榮莫落是也 莖文類聚八十九卷引外國圖云君 一曰在肝榆

子之國多木董之華人民食之去項邪三萬里 一曰在肝榆 子之國多木董之華人民食之去項邪三萬里 一曰在肝榆

之尸北

重垂在其北 音虹 蹇行案 各有兩首 虹螭也 蹇行案 重垂在其北 音虹 蹇行案 各有兩首 虹螭也 蹇行案

能飲淵水山行者或見之亦能降人家庭院蔡邕災 一曰在君 能飲淵水山行者或見之亦能降人家庭院蔡邕災 一曰在君

異對所謂天投虹者也云不見尾足明其有兩首 一曰在君 異對所謂天投虹者也云不見尾足明其有兩首 一曰在君

子國北

朝陽之谷 蹇行案爾雅云山東 神曰天吳是為水伯 蹇行案李 朝陽之谷 蹇行案爾雅云山東 神曰天吳是為水伯 蹇行案李

及遊赤石進帆海詩 在重垂北兩水間其為獸也八首人面八 及遊赤石進帆海詩 在重垂北兩水間其為獸也八首人面八

引此經並與今本同 海外東經

山海經第九

足八尾皆青黃 大荒東經云十尾 蹇行案天吳虎身十尾見 足八尾皆青黃 大荒東經云十尾 蹇行案天吳虎身十尾見

青正國 蹇行案淮南墜形訓無之大荒東經青正之國即此也 青正國 蹇行案淮南墜形訓無之大荒東經青正之國即此也

正傍徨平海外服虔注云 在其北 穀衣絲帛 其狐四足九尾 正傍徨平海外服虔注云 在其北 穀衣絲帛 其狐四足九尾

竹書曰柏子子征于東海及王壽得一狐九尾即此類也 竹書曰柏子子征于東海及王壽得一狐九尾即此類也

行案李善注于虛賦引此經周書王會篇云青正狐九尾竹書 行案李善注于虛賦引此經周書王會篇云青正狐九尾竹書

云夏帝村八年征于東海及三壽得一狐九尾郭引作柏子 云夏帝村八年征于東海及三壽得一狐九尾郭引作柏子

柏與伯通王壽即三壽字之謬也呂氏春秋云禹行塗山乃有 柏與伯通王壽即三壽字之謬也呂氏春秋云禹行塗山乃有

白狐九尾造於禹塗山人歌曰綏綏白 一曰在朝陽北 白狐九尾造於禹塗山人歌曰綏綏白 一曰在朝陽北

狐九尾鹿鹿然則九尾狐其色白也 步自東極至于西極五 狐九尾鹿鹿然則九尾狐其色白也 步自東極至于西極五

億十選 蹇行案選音同算 九千八百步 蹇行案劉 億十選 蹇行案選音同算 九千八百步 蹇行案劉

志云山海經稱禹使大章步自東極至于西垂二億三萬三千 志云山海經稱禹使大章步自東極至于西垂二億三萬三千

三百里七十一步又使豎亥步自南極北盡于北垂二億三萬三 三百里七十一步又使豎亥步自南極北盡于北垂二億三萬三

千五百里七十五步今案淮南墜形訓所說大旨相同以校此 千五百里七十五步今案淮南墜形訓所說大旨相同以校此

經無禹使大章云云又其數與劉昭所引不合未知其審又中 經無禹使大章云云又其數與劉昭所引不合未知其審又中



山經云天地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與豎亥右手把算左手指青丘北

令豎亥一曰五億十萬九千八百步

數與淮南子及劉昭注又異類聚初學記引此經並云帝

及大章其地數則合

黑齒國在其北

淮南子以放此人

四方令云正西漆齒非此也

郭所引也四千餘里

山海經第九

染齒者劉逵注吳都賦引異物志云西屠為人黑

逸注楚詞招魂云黑齒齒牙盡黑高誘注淮南墜形訓云其人

食稻啖蛇一赤一青

其蛇赤

下有湯谷

竝作湯谷

扶桑扶桑木也

方湯谷所產樹桑

扶桑初學記一卷引此經扶

注云鑠銷也言東方有扶桑之木十日並在其上以火更行其

九日居下枝

枝莊周云昔者十日並出草木焦枯淮南子亦云堯乃令羿射

傳曰天有十日

出暹照而今俱見為天下妖災故羿稟堯之命洞其靈誠仰天

無理矣然推之以數則無往不通達觀之客宜領其致歸之

奇之述理所不無如呂氏春秋求人篇云堯朝許由於沛澤之

中日十日出而焦火不息淮南兵畧訓云武王伐紂當戰之時

十日亂於上竹書云帝產八年天有秋孽十日並出又云桀時

殊旨既不足取證

當歸之刪除矣

雨師妾在其北

通云予冥為雨師今案雨師妾蓋亦國名即如王會篇有姑妹

師娶婦蓋假託為詞耳

右耳有赤蛇一曰在十日北為人黑身人而各操一龜

辛股之國在其北

為人衣魚

鳥也文選吳都賦注引蒼頡篇云鳴鳩使兩鳥夾之



毛民之國在其北欽定四庫全書淮南子云毛民國依姓禹之裔也見大荒北經

人體半生毛欽定四庫全書淮南子云毛民國依姓禹之裔也見大荒北經

若矢鏃也欽定四庫全書淮南子云毛民國依姓禹之裔也見大荒北經

如猶能穴居無衣服者欽定四庫全書淮南子云毛民國依姓禹之裔也見大荒北經

道死唯有一人在上欽定四庫全書淮南子云毛民國依姓禹之裔也見大荒北經

所死唯有一人在上欽定四庫全書淮南子云毛民國依姓禹之裔也見大荒北經

體三百七十人欽定四庫全書淮南子云毛民國依姓禹之裔也見大荒北經

亦同此蓋字焉欽定四庫全書淮南子云毛民國依姓禹之裔也見大荒北經

勞民國在其北欽定四庫全書淮南子云毛民國依姓禹之裔也見大荒北經

一鳥兩頭欽定四庫全書淮南子云毛民國依姓禹之裔也見大荒北經

相一曰在毛民北欽定四庫全書淮南子云毛民國依姓禹之裔也見大荒北經

人與魚皮夷面目欽定四庫全書淮南子云毛民國依姓禹之裔也見大荒北經

手足皆黑色也欽定四庫全書淮南子云毛民國依姓禹之裔也見大荒北經

山海經第九欽定四庫全書淮南子云毛民國依姓禹之裔也見大荒北經

海外東經欽定四庫全書淮南子云毛民國依姓禹之裔也見大荒北經

五欽定四庫全書淮南子云毛民國依姓禹之裔也見大荒北經

東方句芒鳥身人面乘兩龍欽定四庫全書淮南子云毛民國依姓禹之裔也見大荒北經

九年欽定四庫全書淮南子云毛民國依姓禹之裔也見大荒北經

疑篇正與此注同也欽定四庫全書淮南子云毛民國依姓禹之裔也見大荒北經

日出博木之野欽定四庫全書淮南子云毛民國依姓禹之裔也見大荒北經

句芒高誘注云句芒少皞氏之裔欽定四庫全書淮南子云毛民國依姓禹之裔也見大荒北經

也鳥身人面乘兩龍本此經為說也欽定四庫全書淮南子云毛民國依姓禹之裔也見大荒北經

白虎通云句芒者芒之為言萌也欽定四庫全書淮南子云毛民國依姓禹之裔也見大荒北經

建平元年四月丙戌待詔太常屬臣望校治侍中光祿勳欽定四庫全書淮南子云毛民國依姓禹之裔也見大荒北經

海內南經欽定四庫全書淮南子云毛民國依姓禹之裔也見大荒北經

晉郭璞傳欽定四庫全書淮南子云毛民國依姓禹之裔也見大荒北經

棲霞郝懿行箋疏欽定四庫全書淮南子云毛民國依姓禹之裔也見大荒北經

海內東南隅以西者欽定四庫全書淮南子云毛民國依姓禹之裔也見大荒北經

起之也欽定四庫全書淮南子云毛民國依姓禹之裔也見大荒北經

歐云且歐文屨注云且歐在越伊尹四方令云正東越歐人也欽定四庫全書淮南子云毛民國依姓禹之裔也見大荒北經

耳謂之歐人正義曰與地志云交趾周時為駱越秦時曰西歐欽定四庫全書淮南子云毛民國依姓禹之裔也見大荒北經

居海中欽定四庫全書淮南子云毛民國依姓禹之裔也見大荒北經

閩皆在岐海中欽定四庫全書淮南子云毛民國依姓禹之裔也見大荒北經

之樣枝東次三經云無鼻之山南望幼海即此閩欽定四庫全書淮南子云毛民國依姓禹之裔也見大荒北經

劉遠注左思賦云閩越名也秦并天下以其地為閩中郡欽定四庫全書淮南子云毛民國依姓禹之裔也見大荒北經

中閩越即西歐今建安郡是也亦在岐海中欽定四庫全書淮南子云毛民國依姓禹之裔也見大荒北經

君搖為東海王顏師古見晉書地理志漢書惠帝紀二年立閩越欽定四庫全書淮南子云毛民國依姓禹之裔也見大荒北經

注云即今泉州是地其西北有山一曰閩中山在海中欽定四庫全書淮南子云毛民國依姓禹之裔也見大荒北經

山海經第十欽定四庫全書淮南子云毛民國依姓禹之裔也見大荒北經

海內南經欽定四庫全書淮南子云毛民國依姓禹之裔也見大荒北經

三天子郭山欽定四庫全書淮南子云毛民國依姓禹之裔也見大荒北經

海北地記曰東陽永康縣南四里有石城山上有小石城云黃欽定四庫全書淮南子云毛民國依姓禹之裔也見大荒北經

帝曾遊此即三天子都也欽定四庫全書淮南子云毛民國依姓禹之裔也見大荒北經

閩西北無海字此經海字疑衍劉昭注郡國志丹陽郡欽引此欽定四庫全書淮南子云毛民國依姓禹之裔也見大荒北經

出欽縣玉山初學記八卷亦引郭注云玉山浙江引郭注云江欽定四庫全書淮南子云毛民國依姓禹之裔也見大荒北經

北顧野王云今永康晉雲山是三天子都今在績谿縣東九十里欽定四庫全書淮南子云毛民國依姓禹之裔也見大荒北經

見太平寰宇記一曰在海中欽定四庫全書淮南子云毛民國依姓禹之裔也見大荒北經

桂林八樹欽定四庫全書淮南子云毛民國依姓禹之裔也見大荒北經



禹謂番山之馬也

伯慮國未詳 懿行案伊尹四方 離耳國 錢離其耳分令下垂

朱崖海濱中不食五穀但啖蚌及諸魚也 懿行案伊尹四方

荒北經僂當為贖說文云贖垂耳也 懿行案伊尹四方

劉遠注吳都賦引異物志云僂耳人其耳大如箕 懿行案伊尹四方

引林也其頰皮上連耳分僂耳人其耳大如箕 懿行案伊尹四方

云僂耳即離耳也後漢書西南夷傳云哀牢人皆穿鼻僂 懿行案伊尹四方

耳其渠帥自謂王者皆下肩而己 懿行案伊尹四方

國正西離僂楚詞招魂王逸注云離僂人則至肩而己 懿行案伊尹四方

其領常食麻蜂也桂海虞衡志云黎人女及笄即顰頰為細花 懿行案伊尹四方

劉遠注吳都賦引異物志云僂耳人其耳大如箕 懿行案伊尹四方

郭賦注北胸國音幼未詳也 懿行案伊尹四方

戶注南 皆在鬱水南鬱水出湘陵南海 懿行案伊尹四方

山海經第十 海內南經 二

海疑有脫誤又水經溫水注引此經云離耳國離耳國皆在鬱 懿行案伊尹四方

水南無伯慮北胸二國李善注王褒四子講德論引此經作離 懿行案伊尹四方

異國在鬱林南亦與今本 一曰相慮 懿行案伊尹四方

字通也若以海內東經鬱水入須陵之文校之又疑 懿行案伊尹四方

相慮即須陵之聲轉此經出湘陵當為入湘陵之文校之又疑 懿行案伊尹四方

梟陽國 懿行案伊尹四方

案爾雅疏引此 懿行案伊尹四方

有毛反踵見人笑亦笑 懿行案伊尹四方

同高誘注淮南論訓亦云笑劉遠注爾雅佛引此經與爾雅注 懿行案伊尹四方

此且此物唯喜自笑非見人笑方亦笑也故吳都賦云古本並如 懿行案伊尹四方

而被格劉遠注引異物志云鼻羊善食人大口其初得人喜笑 懿行案伊尹四方

則肩格劉遠注引異物志云鼻羊善食人大口其初得人喜笑 懿行案伊尹四方

笑之手從簡中出擊其肩於額而得揄之是其笑惟自笑不因人 懿行案伊尹四方

州靡國獻之海內經謂之曠巨人今交州南康郡溪山中皆有 懿行案伊尹四方

此物也長丈許脚跟反向健走被髮好笑雖者能作汁灑中人 懿行案伊尹四方

即病土俗呼為山都南康今有績水以此類也 懿行案伊尹四方

荒說地有曠人因號其山為曠山亦此類也 懿行案伊尹四方

書王會篇作州靡費郭引作曠說文引竹簡蓋所見本 懿行案伊尹四方

曠也又所引爾雅當為佛太御覽九百八卷引此經圖讀 懿行案伊尹四方

終亦號曠反為我曠廣韻亦引此讀字小異 懿行案伊尹四方

見在舜葬東湘水南 懿行案伊尹四方

已見南次三經過之山注竹書云 懿行案伊尹四方

昔梧之山 懿行案伊尹四方

也禮記亦曰舜葬梧之野 懿行案伊尹四方

安死於九嶷山於紀市高誘注云傳曰舜葬梧九疑之山此 懿行案伊尹四方

子於紀市九嶷山下亦有紀邑太平御覽五百五十五卷引尸 懿行案伊尹四方

葬於南己之中已即紀矣 帝丹朱葬于陰 今丹陽復有丹朱冢 懿行案伊尹四方

山海經第十 海內南經 三

帝朱子丹水與此義符丹朱稱帝者猶漢山陽公死加獻帝之 懿行案伊尹四方

蓋也 懿行案伊尹四方

水今本朱上有子字與郭所引異又史記五帝紀注引此經云 懿行案伊尹四方

丹朱葬于陰亦無帝字推尋經文所以稱帝之義或上古朴畧 懿行案伊尹四方

不以為嫌水經漆水注云有鼻天子城鼻天子 懿行案伊尹四方

汜林方三百里在狴狴東 或作狴狴字同耳 懿行案伊尹四方

行 懿行案伊尹四方

引南中志云狴狴在後漢書西南夷傳云哀牢出猩猩李賢注 懿行案伊尹四方

知張者先祖名字乃呼其名而罵云奴欲張我云云其為獸如 懿行案伊尹四方

豕而人面 周書曰狴狴者狀如黃狗而人面頭如雄雞食 懿行案伊尹四方

腹似狗聲如小兒號也 懿行案伊尹四方

狴狴身人面郭注爾雅引此經亦同蓋所見本異也周書王會 懿行案伊尹四方



此注作交州字誤也又腹似狗一本作後似狗云聲如  
小兒嘍者兩雅云猩猩小而好嘍郭注亦與此注同也水經葉  
榆河注云封谿縣有猩猩獸形若黃狗又狀猶蛇人面頭顯端  
正善與人言音聲麗妙如婦人好女對語交言聞之無不酸楚  
其肉甘美可以狂舜葬西

狽狽西北有犀牛其狀如牛而黑犀牛似水牛豬頭在狽狽知  
行案犀牛形狀已見南次三經疏過之山注此注犀牛  
脚三角四字當與豬頭句相屬疑為書者誤分之二

孟涂之臣曰孟涂 孟涂行案竹書云帝啟八年帝使孟涂如巴  
蜀六百二十九卷 是司神于巴人 聽其獄訟 請訟于孟涂之所  
令斷之也 孟涂行案水經注引此經云是司神 其衣有血者乃

執之不直者則 是請生 言好 居山上在丹山西 行案水經注  
又見之云丹山 丹山在丹陽南丹陽居屬也 今建平郡丹陽縣  
西即巫山者也 海內南經 四

山海經第十 海內南經 四  
孟涂所居也 行案晉書地理志建平郡有秭歸無丹陽其  
丹陽屬丹陽郡也 水經注引郭景純云丹山在丹陽屬巴是此  
書者誤作經文耳 居屬又巴屬字之寫

窾窾龍首居弱水中在狽狽知人名之西其狀如龍首食人 窾  
本蛇身人而為貳負所殺復化而成此物也 行案劉逵  
注吳都賦引此經云南海之外有狽狽狀如龍首食人蓋參  
引爾雅之文爾雅云狽狽類龍以引此經則誤矣 窾窾形狀  
又見海內西經又北山經少成之山說窾窾形狀復與此異

有木其狀如牛 河圖玉版說芝草樹生或如車馬或如龍蛇之  
不死之草上芝為車馬中 引之有皮若纓黃蛇 言牽之皮刺如  
芝為人形下芝為六畜 引之有皮若纓黃蛇 言牽之皮刺如

狀也 行案纓黃蛇之狀也 其葉如羅 羅如纓也 行案郭  
引其皮纓帶若黃蛇之狀也 其葉如羅 羅如纓也 行案郭  
羅之名疑當為網羅也 淮南子論云伯余之初作衣也 纓麻  
索纓手纓指其成網羅是纓羅之名非上古所有審矣 又

爾雅吳氏云 其實如纓 纓木名黃木赤枝青葉生雲雨山或  
行案玉篇云

行案玉篇云

藥木似欄郭說藥生雲 其木若芭 芭亦木名未詳 行案藍  
而山者見大荒南經 其名曰建木 建木青葉紫莖黑華黃實其下聲無  
今之刺榆 其刺如木 響立無影也 行案郭說建木云  
海內經及淮南子淮南墜形訓云建木在都廣衆帝所自上下  
日中無景呼而無響蓋天帝之中也 呂氏春秋有始覽亦同茲  
說在窾窾西弱水上

氏人國 音屬抵之義 行案 氏人國 氏人國 氏人國 氏人國  
無足 蓋得以上人習以下魚也 行案竹書云禹觀於河有  
仲玉者見婦人出沒水中腰以下皆魚又引徂異記曰查道奉  
使高麗見海池中一婦人肘後有紅鬣問之曰人魚也形狀俱  
與此

巴蛇食象三歲而出其骨 行案劉逵注 君子服之無心腹之  
疾 今南方蚺蛇吞鹿鹿已爛自絞於樹腹中骨皆穿鱗甲間出  
此其類也 楚詞曰有蛇吞象厥大何如說者云長干尋 行案

行案今楚詞天賦作一蛇吞象與郭所引異 王逸注引此經作  
靈蛇吞象與今本異也 蚺蛇見本草淮南精神訓云越人得  
冷縣北注云山多大地名曰髻地長十丈圍七八尺常在樹上  
何鹿獸獸過便低頭繞之有頃鹿死先濡令溼訖便吞頭角  
骨皆鑽皮出山夷始見地不動時便以大竹籤籤地頭至尾殺  
而食之以為珍異云云 又云養劍之時肋腹甚肥搏之以婦人  
衣投之則蟠而不起走便可得也 桂海虞衡志云蚺蛇膽入藥  
象實巨獸有蛇吞之越出其骨三年為期厥大何如屈生是疑  
其為蛇青黃赤黑 行案劉逵注 一日黑蛇青首 行案黑蛇  
朱卷之國 在犀牛西

見海內經 在犀牛西  
施馬其狀如馬四節有毛 行案天子傳所謂蒙馬者亦有施牛  
氏注云施猶髭也 引此經云髭馬如馬足四節皆有毛疑髭當  
為髭引經施馬亦當為髭馬並字形之誤也 郭又注蒙羊云似  
施牛已見北山經首潘侯之山 在巴蛇西北高山南

行案天子傳所謂蒙馬者亦有施牛  
氏注云施猶髭也 引此經云髭馬如馬足四節皆有毛疑髭當  
為髭引經施馬亦當為髭馬並字形之誤也 郭又注蒙羊云似  
施牛已見北山經首潘侯之山 在巴蛇西北高山南

行案天子傳所謂蒙馬者亦有施牛  
氏注云施猶髭也 引此經云髭馬如馬足四節皆有毛疑髭當  
為髭引經施馬亦當為髭馬並字形之誤也 郭又注蒙羊云似  
施牛已見北山經首潘侯之山 在巴蛇西北高山南

行案天子傳所謂蒙馬者亦有施牛  
氏注云施猶髭也 引此經云髭馬如馬足四節皆有毛疑髭當  
為髭引經施馬亦當為髭馬並字形之誤也 郭又注蒙羊云似  
施牛已見北山經首潘侯之山 在巴蛇西北高山南

行案天子傳所謂蒙馬者亦有施牛  
氏注云施猶髭也 引此經云髭馬如馬足四節皆有毛疑髭當  
為髭引經施馬亦當為髭馬並字形之誤也 郭又注蒙羊云似  
施牛已見北山經首潘侯之山 在巴蛇西北高山南

行案天子傳所謂蒙馬者亦有施牛  
氏注云施猶髭也 引此經云髭馬如馬足四節皆有毛疑髭當  
為髭引經施馬亦當為髭馬並字形之誤也 郭又注蒙羊云似  
施牛已見北山經首潘侯之山 在巴蛇西北高山南



匈奴一曰獫狁 懿行案伊尹四方令云正北匈奴史記匈奴  
傳索隱引應劭風俗通云殷時曰獫狁收曰匈奴又晉灼  
云堯時曰董粥周曰獫狁秦曰開題之國音列人之國並在西  
匈奴案已上三名並一獫狁之轉  
北三國並在西北  
馬西北

山海經第十

山海經第十

海內南經

六

山海經第十一

海內西經

晉郭璞傳

棲霞郝懿行箋疏

海內西南陬以北者

貳負之臣曰危危與貳負殺爽窳 懿行案劉達注吳郡賦引此  
經作狹狽李善注張協七命乃枯之疏屬之山 狽猶

也古沃切 懿行案地理志上郡雕陰應劭注云雕山在西南  
即斯山也 山在今陝西綏德州城內元和郡縣志云龍泉縣疏

馬山亦名 桎其右足 桎械也 懿行案說文反縛兩手與髮并  
形陰山也 桎其右足 桎械也 桎械也 桎械也 桎械也

合縛之也 懿行案劉達注吳郡賦及李善注張協七命引此  
經疏無與髮二字北堂書鈔四十五卷引則有之又上句作桎

其右足大道下句作繫之山木之上與今本異此據影鈔  
宋本雖多誤字極是善本其大道二字疑及首之誤也 繫之

山上木 漢宣帝使人上郡發盤石石室中得一人洗髮髮反  
縛械一足以問羣臣莫能知劉子政按此言對之宜帝

山海經第十一

海內西經

一

大驚於是時人爭學山海經矣論者多以為是其尸象非真體  
也意者以靈怪變化論難以理測物稟異氣出於不然不可以

常運推不可以近數揆矣魏時有人發故周王冢者得殉女子  
不死不食數日恒在左右十餘年太后崩此女哀思哭泣一年餘

而後愛養之恒在左右十餘年太后崩此女哀思哭泣一年餘  
而死即此類也 懿行案經云繫之山上木注言得之石室中

所未詳也劉逵注吳郡賦引此注盤石作備石又云陷得石室  
其中有反縛械人云云與今本異海內經云北海之內有反縛

盜械名曰相顧之尸亦此之類又水經洛水注云溫泉木側有  
僞人穴穴中有僞尸藏延之從劉武王西征記曰有此尸今

猶在夫物無不化之理魂無不遷之道而此尸無神識事同木  
偶之狀喻其推移未若正形之速遷矣亦斯類也郭云魏時發

故周王冢得殉女子與顧凱之啓蒙注同見魏志明帝紀注其  
博物志所載與此則異又郭云出於不然不當為自字之誘見

太平御覽五 在開題西北 懿行案畢氏云開題疑  
十卷所引 在開題西北 懿行案畢氏云開題疑

大澤方百里 懿行案大荒北經作大澤方千里郭注穆天子傳  
百當為千里矣然郭注又引此經云羣鳥所集澤有兩處一方百

里一方千里是及以為非一地所未詳也李善注別賦引此經



亦云大澤方百里 羣鳥所生及所解 百鳥於此生孔解之毛羽

荒北經 在雁門北雁門山 蓋行案淮南卷形訓云燭龍在雁門

山之連麓委羽亦即解羽之義 雁出其開 蓋行案水經注及初

江淹別賦所謂雁山參雲也 雁出其開 蓋行案水經注及初

並作雁 在高柳北 蓋行案高柳山在今山 雁出其開 蓋行案

高柳在代北 蓋行案水經灤水注引此經北作中云其山

后稷之葬山水環之 廣都海內經作都廣是 在氏國西

流黃鄂氏之國 蓋行案海內經作流黃辛氏淮南卷形訓 中方

三百里 城內有塗四方 途中有山 蓋行案海內經說流黃 在后

稷葬西 蓋行案楚詞招魂云西方之害流沙千里王逸注

流沙出鍾山 蓋行案楚詞招魂云西方之害流沙千里王逸注

山海經第十一 海內西經 二

流沙在敦煌郡西八百里水經云流沙地在張掖居延縣東北

注云流沙與水流行也亦言出鍾山西行極峻之山在西

海郡 西行又南行昆侖之虛西南入海黑水之山 今西海居延

流沙者形如月生五日也 蓋行案地理志云張掖郡居延居

延澤在東北古文以為流沙是郭所本也水經注云流沙西歷

昆侖山西南出於過瀛之山又歷 蓋行案地理志云張掖郡居延居

員正不先山之西入於南海 蓋行案地理志云張掖郡居延居

東胡 蓋行案國名也伊尹四方令云正北東胡詳後漢書烏桓

夷人在東胡東 蓋行案地理志云張掖郡居延居

猶國在漢水東北 今扶餘國即濊貊故地相長城北去千

案魏志東夷傳說夫餘與此注同即郭所本也唯貂皮作貂狔

後漢書東夷傳又作貂狔蓋文類聚八十三卷引廣志曰赤玉

孟鳥 亦鳥名也 蓋行案博物志云孟舒國民人首鳥身其先

太平御覽九百十五卷引括地圖曰孟舒人首鳥身其先為虞

氏馴百獸夏后之末世民始食卵孟舒去之鳳凰隨與止於此

山多竹長千仞鳳凰食竹實孟舒食木實去九疑萬八千里据

括地圖及博物志所說蓋即孟鳥也又海外西經有滅蒙鳥在

結甸國北疑亦此鳥 在狢國東北其鳥文赤黃青東鄉 蓋行案

也滅蒙之聲近孟 在狢國東北其鳥文赤黃青東鄉 蓋行案

黃上無 在狢國東北其鳥文赤黃青東鄉 蓋行案

赤字 在狢國東北其鳥文赤黃青東鄉 蓋行案

海內昆侖之虛 言海內者明海外復有昆侖山 蓋行案海內

指此海內東經云昆侖山在西胡西蓋別一昆侖也又水經河

水注引此經郭注云此自別有小昆侖也疑今本脫此句又荒

外之山以昆侖名者蓋多焉故水經禹本紀並言昆侖去嵩高

五萬里水經注又言晉去昆侖七萬里又引十洲記昆侖山在

西海之戎地北海之亥地去岸十三萬里似皆別指一山然則

郭云海外復有昆侖豈不信哉說文云虛大工也昆侖工謂之

昆侖 在西北帝之下都 蓋行案史記司馬相如傳正義引此經

虛 在西北帝之下都 蓋行案史記司馬相如傳正義引此經

山海經第十一 海內西經 三

并引郭注也 昆侖之虛方八百里高萬仞 皆謂其虛基廣輪之

天字疑衍 蓋行案王逸注離騷引河圖括地象言昆侖在西北

其高一萬一千里初學記引此經云昆侖山縱廣萬里高萬一

千里去嵩高五萬里云所引蓋禹本紀文即郭所引者水經

注亦引此經及郭注并稱焉 上有木禾長五尋大五圍木禾氣

水紀初學記引作此經說也 蓋行案穆天子傳云黑水之阿

爰有野麥爰有苕草 蓋行案穆天子傳云黑水之阿

注思及郭注亦引 蓋行案穆天子傳云黑水之阿

此經及郭注亦引 蓋行案穆天子傳云黑水之阿

者昆侖 以玉為檻 蓋行案穆天子傳云黑水之阿

之井 以玉為檻 蓋行案穆天子傳云黑水之阿

蓋行案史記司馬相如傳云黑水之阿

正義引此經作有九井 蓋行案穆天子傳云黑水之阿

門是開明乃門名也此經自 蓋行案穆天子傳云黑水之阿

是獸名非門名狀見下 蓋行案穆天子傳云黑水之阿

山圖注云天下仙聖 蓋行案穆天子傳云黑水之阿

治在柱州昆侖山上 蓋行案穆天子傳云黑水之阿

在八隅之巖 蓋行案穆天子傳云黑水之阿

赤水之際非仁羿莫能

蓋行案穆天子傳云黑水之阿

蓋行案穆天子傳云黑水之阿

蓋行案穆天子傳云黑水之阿

蓋行案穆天子傳云黑水之阿

蓋行案穆天子傳云黑水之阿

蓋行案穆天子傳云黑水之阿

蓋行案穆天子傳云黑水之阿

蓋行案穆天子傳云黑水之阿

蓋行案穆天子傳云黑水之阿

蓋行案穆天子傳云黑水之阿







文類歌八十八卷引郭氏圖譜云醴泉春木養齡  
靈性增氣之和去神之冥何必生知然後為聖  
曼兌詳未  
一曰  
挺木牙交 淮南作璇樹璇玉類也 曼兌詳未  
文上下當有脫誤或挺木牙交四字即璇樹二字之形誘亦未  
可知璇當為挺高誘注淮南墜形訓云璇音窮是也明藏本牙  
作互賦庸曰挺木牙交為曼兌之異  
文兌讀為鏡挺當為極字之誤也

開明東有巫彭巫抵巫陽巫履巫凡巫相 皆神醫也世本曰巫  
彭作醫楚詞曰帝告

死之藥以距之 氣求更死 變厥者蛇身人面貳負臣所殺也

服常樹 服常木未詳 曼兌詳未  
昆侖 其上有三頭人 國一身三首亦此類也 伺琅玕樹 琅玕

珠爾雅曰西北之美者有昆侖之琅玕焉 莊周曰有人三頭遞  
臥遞起以伺琅玕與玕琪子謂此人也 曼兌詳未  
文云琅玕

似珠者郭注爾雅釋地引此經云昆侖有琅玕樹也又玉篇引  
莊子云積石為樹名曰瓊枝其高百二十仞大三十圍以瓊  
玕為之實是瓊玕即瓊枝之子似珠者也瓊枝亦見離騷又王

逸注九歌云瓊芳瓊玉枝也騷客但標瓊枝之文玉篇空衍瓊  
玕之實而莊子逸文缺然未覩厥略惟茲文類取九卷及太

平御覽九百一十五卷引莊子曰老子見孔子從弟子五人問  
曰前為誰對曰子路為勇其次子貢為智曾子為孝顏回為仁

子張為武老子歎曰吾聞南方有鳥其名為鳳所居積石千里  
天為生食其樹名瓊枝高百仞以瑤琳琅玕為實天又為生離

珠一人三頭遞臥遞起以伺琅玕鳳鳥之文戴聖嬰仁右智左  
賢以此參校郭注所引與

開明南有樹 曼兌詳未  
下云有青鳥身黃赤足 蛟似蛇也 蝮蛇也 烏秩樹未詳于

表池樹木 言列樹以表 謂鳥名形 烏鴟也 穆天子傳曰爰有

青雕 見西次三經 鍾山注 烏視肉

山海經第十一

海內西經

山海經第十一



山海經第十二 晉郭璞傳 稷霞郝懿行箋疏

海內北經

海內西北陳以東者

蛇巫之山上有人操杯杯或作楮字同 懿行案杯即楮字之

步項切太平御覽三百五十七異文說文云楮也 玉篇云楮與楮同

卷引服虔通俗文曰大杖曰楮而東向立一曰龜山 絕書云龜

山一曰怪山怪山者往古一夜自來民怪之故謂怪山吳越春

秋云怪山者瑯琊東武海中山也一夕自來故名怪山水經漸

江水注云山形似龜故有龜山之稱疑此之類也

西王母梯几而戴勝杖梯謂馮也 懿行案如淳注漢書

有三青鳥為西王母取食又有三足鳥主給使 懿行案三青

引輿地圖云有三足鳥居三危山見西次三經史記正義

神鳥為王母取食 在昆侖虛北

有人曰大行伯把戈其東有大封國昔盤瓠殺戎王高辛以美

會稽東海中得三百里地封之生男為狗女為美人是為狗封

之國也 懿行案郭說本風俗通後漢書南蠻傳有其文李賢

注引魏畧云高辛氏有老婦居王室得耳疾挑之乃得物大如

繭婦人盛瓠中覆之以漿俄頃化為犬其文五色因名縹緲案

水經沅水注 貳負之尸在大行伯東

犬封國曰犬戎國狀如犬黃帝之後卜明生白犬二頭自相牝

封犬戎聲相近郭 有一女子方跪進杯食與酒食也 懿行案

引此經極上有玉字明藏 有文馬懿行案文說文縹緲身如縹

鬣目若黃金名曰吉量一作良 懿行案李善注 乘之壽千歲

周書曰犬戎文馬赤鬣白身日若黃金名曰吉量之乘成王時

今周書王會篇作古黃之乘初學記二十九卷引亦同郭引作  
吉黃六韜云犬戎氏文馬乘毛朱鬣郭引無鬣毛二字尚書大  
傳云散宜生遂之犬戎氏取美馬駿身朱鬣雞目者取九六焉  
郭又云山海經亦有吉黃之乘是此經吉量木或有作吉黃者  
又名吉光亦名騰黃李善注東京賦引瑞應圖云騰黃神馬一  
名吉光騰黃者其色黃非也  
應圖云騰黃者其色黃非也  
經云縹緲身朱鬣明非黃色  
鬼國 懿行案伊尹四方令云正西鬼國又魏志東夷傳云女  
貳負之尸北為物人面而一目 懿行案一目國 一曰貳負神在  
其東為物人面蛇身 懿行案與  
蚺犬 音陶或作蚺音鉤 懿行案說 如犬青 懿行案羸女類聚  
青下有 食人從首始  
窮奇狀如虎有翼 毛如蝟 懿行案窮奇蝟毛已見西次四經  
山海經第十二 海內北經 二  
似虎有翼能飛便勳食人知人言語聞人鬪輒食直者聞人食  
忠信輒食其鼻聞人惡逆不善輒殺獸往饋之名曰窮奇 食  
人從首始所食被髮在蚺犬北一曰從足 懿行案郭注方言云  
觸其諱故是知虎  
帝堯臺 懿行案初學記二十四卷引王韶之始興記云  
有臺也楚詞天問云簡狄在臺何宜離騷云 帝丹朱臺 舜  
望瑤臺之假 楚見有城之佚女是帝嘗有臺也 帝丹朱臺 舜  
臺 懿行案大荒西經有軒轅臺 各二臺臺四方在昆侖東北 此  
臺子巡狩所經過夷狄臺聖人恩德輒共為築立臺觀以標顯  
其遺跡也一本云所殺相柳地腥臊不可種五穀以為眾帝之  
臺 懿行案眾帝之  
臺已見海外北經  
大蠶其狀如蠶 懿行案蠶有極大者備曰如蠶似不足方之  
蠶與蠶字形 朱蛾 懿行案爾雅云蠶打蠶郭 其狀如蛾 蛾蚺蟬  
近故譌耳 注云赤駁蚺蟬蓋此之類



曰予蜂如壺赤蛾如象謂此也

蠶行案郭引楚詞見招魂篇

蟻字注引此經云野人身有獸文與今本小異其為人虎文

脛有脣言脚有脣脛也脛行案唐書為脛說文云

一曰狀如人昆侖虛北所有已上物事皆昆侖虛北所有也明

藏本同

闖非關音楊 蠶行案伊尹四方令云 人面而獸身青色

據比一云據比疑即此非耳形相近 之尸其為入折頸被髮無一手

環狗 蠶行案伊尹四方令云正西昆侖狗國易林 其為人獸首

人身一曰蝟狀如狗黃色

林 志云雄伯食魅玉篇云林即鬼魅也本此 其為物入身黑

山海經第十二 海內北經

首從目 從目被髮鬢只疑即此

戎 蠶行案周書史記篇云昔有林氏召離戎之君 其為人人首

三角 有三角也首作身與今本異

林氏國 蠶行案周書史記篇云昔有林氏召離戎之君而朝 有

珍獸大若虎五采畢具 蠶行案毛詩傳云騶虞白 尾長于身名

曰騶吾乘之口行千里 求得此獸獻之紂大悅乃釋之周書曰

夾林曾耳曾耳若虎尾參於身食虎豹大傳謂之怪獸大不辟

虞也 蠶行案尚書大傳云散宜生之於陵氏取怪獸大不辟

此經之騶吾則於陵氏即林氏國也於為發聲陵林聲近騶虞

借也周書王會篇云央林曾耳央一作英郭引作夾字形之論

也郭又引大傳謂之怪獸音質今大傳作怪獸也文類聚

九十九卷引郭氏讚云怪獸五采尾參於身矯足千里儼忽若

神是謂騶虞

詩歎其仁

昆侖虛南所有 蠶行案此目下物事 汜林方三百里 蠶行案淮

云樊桐在昆侖闔閭之中廣雅云昆侖虛有板桐水經注云昆

侖之山下曰樊桐一名板桐汜樊板聲相近林桐字相似當即

氏云

從極之淵 蠶行案李善注江 深三百仞維冰夷恒都焉 冰夷馮

者竹書作馮夷字或作水也 蠶行案水經注引此經作馮夷

穆天子傳云河伯無夷之所都居郭注云無夷馮夷也引此經

云冰夷水經注云河伯無夷之所都居郭注云無夷馮夷也引此經

夷亦稱相近也竹書云夏帝芬十六年洛伯用與河伯馮夷以游

大川釋文引司馬彪云清冷傳曰馮夷華陰潼鄉隄首人也服

八石得水仙是為河伯一云以八月庚子浴於河而溺死今案

異說滋不備述云 冰夷人面乘兩龍 龍 蠶行案郭注靈蓋

雲字之譌也水經注引括地圖云馮夷恒乘雲車駕二龍是靈

當為雲太平御覽六十一卷引此注正作雲車可證李善注江

賦引此經作冰夷人面而乘龍無兩字疑兩為而乘字又一

誤置而字下也史記封禪書正義引此經與今本同可證

曰忠極之淵 蠶行案水經注引此經

陽汙之山河出其中凌門之山河出其中 皆河之枝源所出之

即陽紆聲相近穆天子傳云至于陽紆之山而注于馮夷之所都

居水經注云河水又出于陽紆陵門之山而注于馮夷之所都

蓋文類聚八卷引此經正作陽紆陵門之山而注于馮夷之所都

其地皆當在秦故淮南子云昔禹治洪水具禱陽紆高

南墜形訓

汜林方三百里

汜林方三百里

汜林方三百里

汜林方三百里

汜林方三百里

汜林方三百里

汜林方三百里

汜林方三百里

汜林方三百里

汜林方三百里

汜林方三百里

汜林方三百里

汜林方三百里

汜林方三百里

汜林方三百里

汜林方三百里

汜林方三百里

汜林方三百里

汜林方三百里

汜林方三百里

汜林方三百里



分或七離不為疏合不為  
密苟以神御形歸於一

舜妻登比氏 是也 大戴禮帝繫篇云帝舜娶於帝堯之子謂之  
女區氏尸子云妻之以媧媧之以媧此二妃皆  
堯女鄭注禮記云舜有三妃蓋其一即登比矣生宵明燭光二  
女字也以能光照因名云 懿行案初 處河大澤澤河邊  
學記十卷云舜女有宵明燭光本此 處河大澤澤河邊 二女  
之靈能照此所方百里 案淮南隆形訓云宵明燭光在河洲所  
照方千里疑千當 一曰登北氏

蓋國 後漢書東夷傳同李賢注云蓋馬縣屬平莧郡今案蓋  
馬疑本在鉅燕南倭北倭屬燕 倭國在帶方東大海內以女為  
蓋國地 在鉅燕南倭北倭屬燕 主其俗露紵衣服無針功以丹  
朱塗身不婚忌一男子數十婦也 懿行案魏志東夷傳云倭  
人在帶方東南大海之中依山島為國邑舊百餘國其國本亦  
以男子為王國亂相攻伐歷年乃共立一女子為王名曰卑彌  
呼其俗男子皆露紵以木棉招頭其衣橫幅但結束相連略無

山海經第十二 海內北經 五

縫婦人被髮屈紵作衣如單被穿其中央貫頭衣之皆徒跣以  
朱丹塗其身體如中國用粉也其俗國大人皆四五婦下戶或  
二三婦婦人不淫不妒忌是皆郭注所本也地理志云樂浪海  
中有倭人分為百餘國魏志亦云女王國東渡海千餘里復有  
國皆倭種是也其國有青玉文類聚八十三卷引廣志曰青  
玉出倭國史記正義云武后改倭國為日本國經云倭屬燕者  
蓋周初

朝鮮 懿行案尚書大傳云武王勝殷釋箕子之囚箕子不忍為  
朝鮮周之釋走之朝鮮武王問之因以朝鮮封之魏志東夷傳  
云濊南與辰韓北與高句麗沃沮接東窮大海今朝鮮之東皆  
其地也昔箕子既適朝鮮作八條之教以教之無門戶之閉而  
民不為盜云云史記正義 在列陽東海北山南列陽屬燕 朝鮮今  
義云朝鮮音潮鮮音仙 在列陽東海北山南列陽屬燕 朝鮮今  
箕子所封也列亦水名也今在帶方帶方有列口縣 懿行案  
地理志云樂浪郡朝鮮又亦列分黎山列水所出西至黏蟬入  
海又云含資帶水西至帶方入海又帶方列  
口並屬樂浪郡音書地理志列口屬帶方郡

列姑射在海河州中 山名也山有神人河州在海中河水所經  
者莊子所謂藐姑射之山也 懿行案列

子黃帝篇云列姑射山在海河州中山上有神人焉吸風飲露  
不食五穀心如淵泉形如處女云云與莊子逍遙游篇所云藐  
射姑之山汾水之陽者非一地也說已見東  
次二經姑射之山郭引莊子說此經蓋非  
射姑國在海中屬列姑射西南山環之 懿行案山環西  
大蟹在海中 蓋千里之蟹也 懿行案周書王會篇云海陽大  
之謂也然大荒北經注亦同又似不謬呂氏春秋恃君覽云  
夷穢之鄉大解陵魚大解即大蟹也古字通用陵魚在下  
陵魚人面手足魚身在海中 懿行案楚詞天問云鯀魚何所  
也 有四足出南方火都賦云陵鯉若獸劉述注云鯀魚有四足  
狀如鯢鱗甲似鯉居土穴中性好食蟻引楚詞云鯀魚止王  
逸曰性食蟻陶也所引楚詞與今本異其說鯀魚即今穿山甲  
也云性食蟻陶也所引楚詞與今本異其說鯀魚即今穿山甲  
甲又不在海中此皆非矣查通奉使高麗見海沙中一婦人肘  
後有紅鬚號曰人魚蓋即陵魚也陵人聲相轉形狀又符是此  
魚審矣又初學記二十卷引此經云鯀魚背腹皆有刺如三角  
凌北堂書鈔一百三十七卷亦引此經而云鯀魚吞舟太平御  
覽九百二十八卷引作鯀魚吞舟疑此  
皆郭注誤引作鯀魚今本或脫去之也  
大鯢居海中 注云江東呼鮪魚為鯢案爾雅云鮪鮪郭  
明組音 邑居海中 或說以爾雅云鮪鮪中聚落之名今未詳  
蓬萊山在海中 上有仙人宮室皆以金玉為之鳥獸盡白望之  
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傳在渤海中諸仙人及不死之藥  
皆在焉其物禽獸盡白而黃金銀為宮闕未至望之如雲云云  
是郭所本也列子夏革說勃  
海之東有五山中有蓬萊云  
大人之市在海中 懿行案今登州海中州島上春夏之交恒見  
十人謂之海市疑即此秦漢之君所以  
甘心方士所以詐惑其君豈不以此邪

山海經第十二 海內北經 六

山海經第十二



山海經第十三 晉郭璞傳 樓霞郝懿行箋疏

海內東經

海內東北陬以南者

鉅燕在東北陬

國在流沙中者埽端埽音敦懿行案璽喚喚音喚或作喚

字也玉篇璽喚國名璽喚璽喚懿行案喚即喚

作璽喚國在昆侖虛東南一日海內之郡不為郡縣在流沙中

又維廂東南諸州及諸水疑皆古經之錯簡

國在流沙外者大夏大夏國城方二三百里分為數十國地

茲自牛孔晁注云大夏西北戎尹四方令云正北大夏史記

大宛傳云大宛在西北二千餘里馮水南其俗土著有城

屋與大宛同俗無大王長往城邑置小長裴松之注三

國志引魏略云西王母西有脩流沙脩流沙西有大夏國豎沙

山海經第十三 海內東經 一

懿行案說文云古者宿沙初作煮海鹽宿沙蓋國名宿

聲相近疑即豎沙也三國志注引魏略作豎沙國居絲

道引魏略作豎沙國月支之國如驢尾即城羊也小月支天竺

國皆附庸云懿行案伊西四傳云大月氏國治監氏城

志注引魏略作月氏國漢書西域傳云大月氏國治監氏城

西胡白玉山西有河河水西注引魏略云大月氏國治監氏城

西有白玉山西有河河水西注引魏略云大月氏國治監氏城

西有白玉山西有河河水西注引魏略云大月氏國治監氏城

西有白玉山西有河河水西注引魏略云大月氏國治監氏城

西有白玉山西有河河水西注引魏略云大月氏國治監氏城

雷澤中有雷神龍身而人頭鼓其腹在吳西今城陽有堯冢

國曰大迹在雷澤華胥履之而生伏羲懿行案淮南墜形訓

云雷澤有神龍身人頭鼓其腹而熙高誘注云雷澤大澤也地

理志云濟陰郡成陽有堯冢靈臺禹貢雷澤在西北史記五帝

紀正義引括地志云雷澤在濮州雷澤縣郭外西北又引此

經云雷澤有雷神龍首人頰

鼓其腹則雷與今本異也

都州在海中懿行案水經淮水注引此經作郁山一日郁州今

東海响縣界世傳此山自蒼梧從南徙來上皆有南方物也郁

音鬱懿行案劉昭注郁州志引此注云在蒼梧徙來上皆有

亦云言是山自蒼梧徙來此云山上猶有南方草木

琅邪臺在渤海間琅邪之東今高臺此即琅邪臺也琅邪者越

王句踐入霸中國之所都懿行案史記封禪書索隱及文選

注謝賦和王著作八公山詩引此經茲與今本同越絕書云句

踐徙琅邪起觀臺臺周七里以望東海今詳此經是地本有臺

句踐特更增築之耳故史記索隱云是山形如臺也斯言得之

山海經第十三 海內東經 二

其北有山一日在海間懿行案琅邪臺在今沂州府其東北有

韓鳩懿行案韓鳩蓋三韓古國名在海中都州南

始鳩國名或曰在海中韓鳩屬南也韓鳩屬南字形相近

會稽山在大楚南

一三一〇















出王城南至相谷西東北流案劉昭所引入成皋之西書云道與今經文既異又非郭注未審山北經宏農至河南鞏縣入耳成皋縣亦屬河南也

汾水出上窳北水已見北次二經管涔之山而西南注河今汾水出太原晉陽故汾陽縣東南經晉陽西南出太原汾陽縣北管涔山說文陰入河

沁水出井陘山東沁水出上黨羊頭山地理志云襄垣之山說文注運溝一壑然則水出沁水地理志各據所見為說也此經又

濟水出共山南東上共與泰同說文云沛沔也東入于海水經云濟水出河東垣縣東王屋山為沔水又東至溫縣西北為濟水注云潛行地下至共山南復出於東正今原城東北有東正城孔安國

及初學記六卷並引此經云絕鉅鹿澤高平絕度也鉅鹿今在志云平陽郡平陽縣大壑澤在北爾雅十藪云魯有大野郭注云

海經行案初學記引此經注云水從縣東北流至乘氏縣注云

水經以爲入河非也斯乃河水注濟非濟入河又東北入海

入齊琅槐東北今濟水自萊陽卷縣東經陳留至潛陰北東北石也諸水所出又與水經違錯以爲凡山川或有同名而異實或同實而異名或一實而數名似是而非似非而是且歷代久遠古今變易語有楚夏名號不同未得詳也

濟水出塞外衛泉山平菟高句驪縣有潦山小潦水所出西平菟東出塞外衛泉山平菟高句驪縣有潦山小潦水所出西

陽曲北太行郡陽曲而東注渤海也晉陽陽曲縣皆屬太原

漳水出山陽東北次三經是二漳竝出今山西樂平長子兩縣

漳水出山陽東北次三經是二漳竝出今山西樂平長子兩縣

漳水出山陽東北次三經是二漳竝出今山西樂平長子兩縣



地此經又云出山陽東者地理志有山陽郡非此也晉書地理志云河內郡山陽史記秦本紀正義引括地志云山陽故城在懷州修武縣西北太行山南案修武今河南也東注渤海地理志云信都國信都故漳河故庫池皆在北東入海又云清漳水東北至阜城入大河又云魏郡鄴故大河在東北入海經云濁漳東北過阜城縣北又東北至易亭與庫河會又東北過成平縣南又東北過章武縣西又東北過平舒縣南東入海入章武南新縣亦漳水也新縣亦漳水也新縣亦漳水也

建平元年四月丙戌待詔太常屬臣望校治侍中光祿勳

臣龔侍中奉車都尉光祿大夫臣秀領主省

龔行案右海外海內經入篇  
大凡四十二百二十八字

山海經第十三

海內東經

七

山海經第十三

此篇義未詳... 龔行案說文云孺乳子也... 棄其琴瑟言其整中... 此篇義未詳... 龔行案說文云孺乳子也... 棄其琴瑟言其整中... 此篇義未詳... 龔行案說文云孺乳子也... 棄其琴瑟言其整中...

山海經第十四

晉郭璞傳

棲霞郝懿行箋疏

大荒東經

郭注本目錄云此海內經及大荒經本皆進... 皆後人所述也... 郭注本目錄云此海內經及大荒經本皆進... 皆後人所述也... 郭注本目錄云此海內經及大荒經本皆進... 皆後人所述也...

東海之外大壑

詩含神霧曰東注無底之谷謂此壑也... 東海之外大壑... 詩含神霧曰東注無底之谷謂此壑也... 東海之外大壑... 詩含神霧曰東注無底之谷謂此壑也...

山海經第十四

大荒東經

一

此篇義未詳... 龔行案說文云孺乳子也... 棄其琴瑟言其整中... 此篇義未詳... 龔行案說文云孺乳子也... 棄其琴瑟言其整中... 此篇義未詳... 龔行案說文云孺乳子也... 棄其琴瑟言其整中...



大荒東南隅有山名皮母地行案淮南墜形訓云東南方曰波母之山蓋波母之波字脫

東海之外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大言行案初學記五

出有波谷山者有大人之國行案初學記五

水矢貫之鐵欒其長六尺有半以箭計之其射者人身應長一丈五六尺也又平州別駕高會語云倭國人行遭風吹度大

海外見一國人皆長丈餘形狀似胡蓋是長鬚別種箭將從

此國來也外傳曰焦僂人長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丈數

之極也按河圖玉版曰從昆侖以東得九萬里得龍伯國人長

十丈生萬八千歲而後從昆侖以東得大素人長十丈皆衣帛

從中泰國人長一丈穀梁傳曰長身九尺載其頭肩見於

輻即長數丈人也秦時大人見臨洮身長五丈脚跡六尺準斯

以言則此大人之長短未可得限度也行案海外東經大

國其高千仞蓋本此經為說郭引外傳者魯語云東方有長人之

山海經第十四 大荒東經

之也列子夏革云龍伯之國有大人舉足不盈數步而暨五山

之所一釣而連六鰓即郭引河圖玉版之說也博物志引河圖

玉版與郭同唯佛人國作鰓人長三十丈作長三丈疑此注

佛字誤十字行也初學記十九卷引河圖龍魚亦作長三丈無

十字其佛人國作佛國人也又漢書王莽傳云夙夜連率韓博

上言有奇士長丈大十圍自謂巨毋霸出於蓬萊東南五城四

北昭如海瀕解車不能載三馬不能勝臥則枕鼓目鐵箸食然

則此國來邪

有大人之市名曰大人之堂亦山名形狀如堂室耳大人時集

北經云大人之市在海中今登州海市常有狀如堂墮者望之

有小人國行案周鏡國非此名靖人詩合神霧曰東北極有人長

音同 行案說文云靖細兒蓋細小之義故小人名靖人也

極南子作坤人列子作諍人並古字通用列子湯問篇云東北

極引郭氏讀云僂僂極度坤人又小四體取足眉目纒了

有神人面獸身名曰犁穰之尸音靈 行案玉篇云靈同靈

經作穰云或作靈與

玉篇同靈見說文

有瀟山楊水出焉音如瀟

有為國黍食言此國中惟有黍穀也為音口偽反 行案為

東嶽今黍似黍而大即黍之別種也厥經音義引倉頡篇及

云黍大黍也東方地宜黍故茲篇所記並云黍食矣 使四

鳥虎豹熊羆行案經言皆獸而云使四鳥者鳥獸通名耳使

畜養鳥而阜蕃教擾之夷隸掌役牧人養牛馬與鳥言貉隸掌

役服不氏養獸而教擾之掌與獸言此三隸者皆當在東荒界

山海經第十四 大荒東經

內秋官記其養鳥獸荒經書其使四鳥厥義彰矣春秋傳稱

介葛盧聞牛鳴而知生三犧亦是東夷能通鳥獸之音者也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合虛行案北堂書鈔一百四

有中容之國帝俊生中容後亦舜字假借音也 行案初學

異自言其名曰俊疑俊即後也古字通用郭云俊亦舜字未審

何据南荒經云帝俊妻娥皇郭蓋本此為說然西荒經又云帝

俊生后稷大戴禮帝繫篇以后稷為帝俊所產是帝俊即帝嘗

矣但經內帝俊見似非專指一人此云帝俊生中容据左傳

此經帝俊又當為顓頊矣經文踏駁當在闕疑 中容人食獸木

實 此國中有赤木不其華實美見呂氏春秋 行案呂氏

誘注云赤木不其葉皆可食食之而仙 使四鳥豹虎熊羆

即郭注所引也其華當為其葉字之譌

有東口之山有君子之國其人衣冠帶劍 亦使虎豹好讓讓也

行案其人又食

獸也見海

外東經



有司幽一作思幽之國帝俊生晏龍行案晏龍是為晏龍

生司幽司幽生思士不妻思女不夫言其人直思感而氣通無

白鶴相視眸子不運而感風化之類也行案列子天瑞篇

云思士不妻而感思女不夫而孕本此也又云河澤之鳥視而

生口賜莊子天運篇云白鶴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釋文引

三蒼云賜鶴也司馬彪云相待風氣而化生也又云相視而

成陰陽此注鶴疑也行案四鳥亦當為

字之為感字衍也行案四鳥亦當為

四鳥多矣行案四鳥亦當為

其義並同

有大阿之山者

大荒中有山名曰明星日月所出

有白民之國帝俊生帝鴻行案帝鴻黃帝也見賈逵左傳注

帝繫篇路史後記引此經云帝律生帝鴻又為少典矣見大戴禮

律黃帝之字也或羅氏所見本與今異帝鴻生白民白民銷

山海經第十四 大荒東經 四

姓黍食使四鳥虎豹熊羆又有乘黃獸乘之以致壽考也

西經 有青丘之國有狐九尾太平則出而為瑞也

平則出為瑞者白虎通云德至鳥獸則九尾狐見王褒四子講

德論云昔文王應九尾狐而東國歸周李善注引春秋元命苞

曰天命文王以九尾狐初學記二十九卷引郭氏圖讚云青丘

奇獸九尾之狐有道翔見出則銜書作瑞周文以標靈符載文

類聚九十五 卷引翔作祥

有柔僕民是維麻土之國麻猶沃衍

有黑齒之國齒如漆也 行案黑 帝俊生黑齒 聖人神化無

所降育多有殊類異狀之人諸言 姜姓黍食使四鳥

生者多謂其苗裔未必是親所產 有夏州之國有益余之國

有神人八首人面虎身十尾名曰天吳水伯 行案天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鞠陵于天音東極 行案淮南墜形訓云

離翳三山名也音穀 行案初學記一卷 日月所出名曰

折丹神名曰因因乎可證北堂書鈔一百五十一卷引此經作

有人曰折丹太平東方曰折單呼之 行案 來風曰俊未詳

御覽九卷引亦同行案吳氏引夏小正 處東極以出入風言此人能

所正也行案吳氏引夏小正 處東極以出入風言此人能

云正月時有俊風為說恐非也行案吳氏引夏小正 處東極以出入風言此人能

時其出入行案吳氏引夏小正 處東極以出入風言此人能

巽位東南主風故二神司之時其節宣焉東次三經云無泉之

山多風初學記引荆州記云風井行案吳氏引夏小正 處東極以出入風言此人能

夏則風出冬則風入亦其義也

東海之渚中島有神人面鳥身珥兩黃蛇以蛇 踐兩黃蛇名曰

禺猼黃帝生禺猼禺猼生禺京即禺疆也 行案馬疆北方

禺京處北海禺猼處行案馬疆北方

此經云北海之神名曰禺疆靈龜為之使今經無此語其云靈

龜為之使者蓋據列子云夏革曰五山之根無所連者常隨潮

波上下往還帝命禺疆使巨鼈十五舉首行案馬疆北方

而戴之五山始時云云所謂靈龜是與行案馬疆北方

東海是惟海神言分治一海而為神也 一本作號行案

然則此帝俊行案馬疆北方

又為黃帝矣

有招搖山融水出焉有國曰牟股自牌以下如漆 行案

食使四鳥行案高誘注淮南墜形訓引

有困民國勾姓而食行案勾姓下而 有人曰王亥兩手操鳥

方食其頭王亥託于有易河伯僕牛河伯僕牛皆人姓名有易

殺王亥取僕牛竹書曰殷王子亥賓于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



有易有易潛出為國于獸方食之名曰搖民言有易本與河伯友善上甲微殷之

賢王假師以義伐罪故河伯不得助滅之既而哀念有易使得潛化而出化為搖民國帝舜生戲戲生搖民其類見桂海虞衡志

海內有兩人此乃有易所化者也蓋一為搖民一為女丑懿行案名曰女丑即女丑之尸言其變化無常也然則一以涉化津而遞神域者亦無往而不之觸感而寄迹矣范蠡之倫亦聞其風者也懿行案女丑之尸見海外女丑有大蟹廣千里也懿行案海內北經云大蟹在海中注與此注同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擊搖顛瓶懿行案呂氏春秋論大篇云地翟不周高誘注以不周為山名其餘皆獸名非也尋覽文義蓋皆山名耳其羣抵當即此經之顛瓶形聲相近古字或通上

有扶木懿行案扶木柱三百里其葉如芥柱猶起高也有谷曰溫源谷溫源即湯谷也懿行案湯谷上有扶木扶桑在上懿行案說文云日

山海經第十四 大荒東經 六

初出東方湯谷所登榑桑木也即此及通作者李善注海賦及注孫楚為石仲容與孫皓書引此經並作湯谷上有扶木其注歎述賦引此經又作湯谷於扶桑郭注云於扶桑在上也蓋也又注枚乘七發引此經云湯谷上有扶木扶木者扶桑也蓋亦并引郭一曰方至一曰方出言交會皆載于鳥中有三足鳥學記一卷引此經云皆載鳥載古字通也三十卷引春秋元命包云日中有三足鳥者陽精其僕呼也注云僕呼溫潤生長之言楚詞天問云羿焉彈日鳥焉解羽淮南精神訓云日中有踐鳥高誘注云踐猶踣也謂三足鳥踐音踐

有待山有五采之鳥

東荒之中有山名曰壑明俊疾日月所出有中容之國懿行案國已見上文諸文重複雜沓踏駁不倫蓋作者非一人書成非一家故也

東北海外又有三青馬懿行案雜毛騅見爾雅三騅詳大荒南經甘華爰有遺玉三青鳥懿行案西經三騅視肉有眼甘華甘相百穀所托言自生也懿行案海外北經云甘相甘華甘果所生皆有遺玉青馬視肉之類此經似釋彼文也

有女和月母之國懿行案女和月母即義和常儀之屬也謂之聞之代俗以東西陰陽所出入宗其神謂之王父有人名曰晁母據譙周斯語此經女和月母之名蓋以此也

北方曰晁來之風曰狻言亦有兩音是處東極隅以止日月行

山海經第十四 大荒東經 七

案此人處東極以止日月者日月皆出東方故也史記封禪書云八神六月月主祠之萊山七日日主祠成山亦皆在東極隅也使無相閉出沒司其短長得相閉錯知景之短長

大荒東北隅中有山名曰凶犁土正懿行案史記五帝紀索隱引此黎黎古字通應龍處兩極應龍有翼者也懿行案殺蚩尤與夸父蚩尤作兵者懿行案不得復上懿行案初學記三十卷引此經云應龍遂托地蓋引郭故下數旱兩者故也

旱而為應龍之狀乃得大雨今之土龍本此氣應自然其感非儀志引此經及郭注並與今本同土龍致雨見淮南說山訓及

因而治之案後世以應龍致雨義蓋本此也

東海中有流波山入海七千里其上有獸狀如牛蒼身而無角

有蒸山音又有搖山音如谷又有門戶山又有盛山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猗天蘇門日月所生有壙民之國音如置

間也帝下兩壇采鳥是司填五采鳥主之

一第... 冊... 6 反... 內



一足出入水則必風雨其光如日月其聲如雷其名曰夔黃帝  
得之以其皮為鼓蘇行案說文云夔神也如龍一足夔黃帝  
之怪如龍有角鱗甲先如日月見則其邑大旱韋昭注國語云  
夔一足越人謂之山繅案此三說夔形狀俱與此經異也莊子  
秋水篇釋文引李云黃帝在位諸侯於東海流山得奇獸其狀  
如牛蒼色無角一足能走出入水即風雨日光如日月其音如  
雷名曰夔黃帝殺之取皮以鼓其聲聞五百里蓋本此經為說  
也其文與今本小有異同流波山作流山其光如日月其音如  
雷吳都賦引此經亦作百字是也初學記九卷引帝王世紀作  
同而山下小異概以雷獸之骨雷獸即雷也人而龍身鼓其  
雷獸之骨及以威天下蘇行案莊子釋文本此經及對  
雷獸之骨及以威天下四字北

山海經第十四

大荒東經

八

山海經第十四

Table with multiple columns containing text from the 'Shanhaijing' section.

山海經第十五 晉郭璞傳 棲霞郝懿行箋疏  
大荒南經

南海之外赤水之西流沙之東赤水出崑崙山有獸左右有首  
蘇行案并封前後有首此左右有首所以不同并封見海  
外西經然大荒西經之屏蓬即并逢也亦云左右有首名曰  
趾踢經內今逸也畢氏云趾踢當為述蕩之譌象文是相  
故亂之引呂氏春秋本味篇云肉之美者述蕩之擊高誘注云  
獸名形則未聞即此也蘇行案玉篇無踢字有踢而於趾字  
下引此經仍作趾踢廣韻引經與玉篇無踢字有踢而於趾字  
篇同但趾別作趾云獸名唯此為異有三青獸相并名曰雙雙  
言體合為一也公羊傳所云雙雙而俱至者蓋謂此也蘇行  
案郭引宜五年傳文也楊士勛疏引舊說云雙雙之鳥一身二  
以喻焉是以雙雙為鳥名與郭異也

山海經第十五

大荒南經

有阿山者南海之中有汜天之山赤水窮焉流極於此山也  
蘇行案西次三經  
云崑崙之正赤水出焉而赤水之東有蘇行案蘇文類聚八十  
東南流注于汜天之水  
五十五卷並引蒼梧之野舜與叔均之所葬也巡狩死於蒼梧  
此經無有字  
而舜既云蒼梧之山帝舜葬焉其今在九疑之中蘇行案海內  
叔均之所葬將朱均二人皆於此焉郭云叔均商均蓋  
以為舜之子也然舜子名義均封于商見竹書紀年不名叔均  
而大荒西經有叔均為稷弟台璽之子海內經又有叔均為稷  
之孫準斯以言此經叔均蓋未審為何人也郭云基今在九疑  
五卷引此注作墓今在九疑山中  
見郭氏離俞朱鳴久鵬也鷹賈水注引莊子曰雅買馬融亦  
爾雅注離俞朱鳴久鵬也鷹賈水注引莊子曰雅買馬融亦  
類非郭義也委維蛇即延維也蘇行案委維熊象虎豹狼視肉  
有榮山榮水出焉黑水之南有彘蛇食塵此類蘇行案南山  
蘇為南方字之譌也南方蚺  
蛇吞鹿已見海內南經注



有巫山者西有黃鳥帝藥八齋天帝神仙藥在此也 懿行案後世謂精舍為齋蓋本於此

黃鳥于巫山司此牛蛇言之也

大荒之中有不庭之山懿行案呂氏春秋論大篇云地大則有不庭亦山 榮水窮焉懿行案榮水出於 有人三身帝俊妻娥皇

生此三身之國懿行案竹書云帝舜三十年

卷引此經四百九十五方四隅皆達皆通也 北屬黑水南屬大

荒屬猶北旁名曰少和之淵南旁名曰從淵音曉馬舜之所浴也

也 中深浴也

山海經第十五 大荒南經

又有成山甘水窮焉甘水出於山極此中也 有季禹之國

顛頊之子食黍言此國人顛頊之裔子也 有羽民之國其民皆生毛羽懿行案羽民國見海外

外南經 有卵民之國其民皆生卵卵民國云卵生是羽民即

卵生也此又有卵民國民皆卵生蓋別一國郭

云即卵生也似有成文疑此國本在經中今逸

大荒之中有不姜之山黑水窮焉黑水出於崑崙山 懿行案黑

水出崑崙西北隅已見海內

西又有賈山沔水出焉又有言山又有登備之山即登葆山羣

者也 懿行案登葆山 有忽忽之山音如券 又有蒲山澧水

出焉又有隗山音如隗 其西有丹懿行案丹疑即丹腹之省文

也 其東有玉又南有山漂水出焉音 有尾山有翠山音此山有

則云舒鴈翠舒鴈翠也內

有盈民之國於姚黍食又有八方食木葉懿行案呂氏春秋本

子傳云有模董其葉是食明后亦此類

有不死之國阿姓甘木是食甘木即不死樹食之不老 懿行

經不死民見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去瘞南極果北不成去瘞果音如風瘞之

行案集韻云瘞充至切音瘞瘞病也是瘞

南海渚中有神人面珥兩青蛇踐兩赤蛇曰不廷胡余神名有

神名曰因因乎南方曰因乎夸風曰乎民亦有處南極以出入

風懿行案大荒東經有神名曰折丹處東極以出入風此

有襄山又有重陰之山有人食獸曰季釐帝俊生季釐懿行案

山海經第十五 大荒南經

年左傳云高辛氏才子八人有季狸狸

音聲同疑是也此帝俊又為帝舉矣 故曰季釐之國有緡淵

四方名曰俊壇水狀似土壇因名舜壇也 懿行案尸子

有載民之國為人黃色 懿行案 帝舜生無淫降載處是謂巫

載民巫載民盼姓食穀不績不經服也言自然有 不稼不穡食

也言五穀自生也種 爰有歌舞之鳥鸞鳥自歌鳳鳥自舞爰有

百獸相羣爰處百穀所聚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融天海水南入焉懿行案大荒北經云不

所瀉處必有歸虛尾闕為之孔穴地脈通故曰入也下又有

天臺高山為海水所入大荒北經亦有北極天臺海水北注焉



有人曰鑿齒羿殺之射殺之也鑿齒已見海外南經

有城山者有城民之國音惑桑姓食黍射蜮是食蜮短狐也似龍

則病虎此山出之亦以名云懿行案說文云蜮短狐也似龍

類也短狐鬼蜮也大招又云魂虜無南蜮傷身只王逸注云蜮

短狐也引詩云為鬼為蜮短狐漢書作短狐五志云蜮在水

射工也亦呼水弩廣韻引中記云長三四寸蟾蜍鸞鸞鸞鸞

悉食 有人方扞弓射黃蛇打挽也音紆懿行案打亦音烏扞

射之高誘注云扞引也名曰城人

有宋山者有赤蛇名曰育蛇有木生山上名曰楓木楓木蚩尤

所棄其桎蚩尤為黃帝所得械而殺之已摘棄其械化而為

楊葉圓而歧有脂而香今之楓香是廣韻引此經云變為楓木

脂入地千年化為虎魄此說恐非也虎魄松脂所化非楓也又

引孫炎云攝攝生江上有寄生枝高三四尺生毛一名楓子天

旱以泥泥之即雨南方草木狀云五嶺之間多楓木歲久則生

瘡癩一夕遇暴雷驟雨其樹蒼暗長三五尺謂之楓人述異記

云南中有楓子鬼木之老者為人形然則楓亦靈怪之物豈以

其苗尤械所化故與郭注摘是為楓木即今楓 有人方齒虎尾

名曰祖狀之尸音如祖黎之祖

有小人名曰焦僂之國皆長三尺懿行案焦幾姓嘉穀是食

大荒之中有山名乃塗之山音朽懿行案玉篇云乃或作朽

即醜塗也見西青水窮焉青水出昆侖懿行案青清聲同

次三經昆侖之北有雲雨之山有木名曰欒懿行案說文云欒木似欄

義正與黃本赤枝青葉羣帝為取藥言樹花實皆為神藥懿

此合 黃本赤枝青葉羣帝為取藥行案藥實如建木實也見

海內南經郭注

有國曰顛頊生伯服懿行案吳氏引世本云食黍有颯姓之國

音如橋 有茗山又有宗山又有姓山又有壑山又有陳州山又

有東州山又有白水山白水出焉而生白淵昆吾之師所浴也

昆吾古王者號音義曰昆吾山名籍水內出善金二文有異其

知所辨別 懿行案昆吾古諸侯名見竹書又大戴禮帝繫篇

云陸終氏產六子其一曰樊是為昆吾也郭又引音義以為山

名者中次二經昆吾之山是也所引音義未審何人書名蓋此

經家舊說也

有人名曰張弘在海上捕魚海中有張弘之國或曰即奇肱人

海外西經奇肱之國郭注云肱或作宏是張宏即奇肱矣肱宏

聲同古字通用此注又疑其非何也又案張宏或即長肱見穆

山海經第十五 大荒南經 五

天子傳郭注云即長食魚使四鳥

有人焉鳥喙有翼方捕魚于海懿行案此似說驩頭國

大荒之中有人名曰驩頭驩妻士敬士敬子曰炎融生驩頭驩

頭人面鳥喙有翼食海中魚杖翼而行翅不可以飛倚杖之用

國已見海 維空芭芻穆楊是食管子說地所空云其種穆和

外南經 維空芭芻穆楊是食黍皆禾類也芭黑黍今字作禾

揚之類也穆亦禾名今未詳說文云稷疾孰也或作穆音義與

其穆之字今誤作穆也 有驩頭之國

帝堯帝舜帝舜葬于岳山即狄爰有文貝離俞鳴久鷹延維視

肉熊羆虎豹朱木赤枝青華兮實懿行案朱木形狀有申山者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天臺高山海水入焉



東南海之外行案北堂書鈔一百四十九卷引此經無南字甘水之閒行案初學記一卷及太平御覽三卷並引此經仍作甘水之閒有羲和之國有女子名

曰羲和行案大荒西經又引帝紀云帝嘗次妃姬嬭昔氏女羲和通為方日浴于甘淵羲和蓋天地始生主日月者也故唐

夫羲和是主日月職出入以爲晦明又曰瞻彼上天一明一晦

其後世遂爲此國作日月之象而掌之沐浴運轉之官以主四時

以效其出入陽谷虞淵也所謂世不失職耳行案羲和文類

疑避唐諱改淵爲泉耳初學記及御覽引此經並作浴于甘泉

生十日也故曰羲和之子云亦與今本異義和者帝俊之

妻生十日行案郭注生十日下疑脫日字義和十子生書未見

數者羲和子也然其名竟無攷行案大荒西經

有葢猶之山者其上有甘相行案相亦當爲墟字枝幹皆赤

黃葉白華黑實東又有甘華枝幹皆赤黃葉有青馬行案青

有赤馬名曰三騅行案三騅已有視肉

有小人名曰菌人音如朝菌之菌行案此即朝菌之菌又

蓋靖人類也已見大荒東經吳氏引抱朴子云山中見小人肉

行日沒死日出復然又引事物紀原云孩兒樹出大食國赤葉

香山有物如嬰孩而無魚貫同行見人輒笑至地而滅亦斯類也

有南類之山爰有遺玉青馬三騅視肉甘華百穀所在

西北海之外大荒之隅有山而不合名曰不周負子淮南子曰

與顛項爭帝怒而觸不周之山天維絕地柱折故今此山缺壞

不周折天柱絕地維二語爲異楚詞天問云康回馮怒地何故

以東南傾王逸注云康回其名也又引淮南子與此注同文

選注甘泉賦及思平賦及太平御覽有兩黃獸守之有水曰寒

暑之水水西有濕山水東有幕山音莫有禹攻共工國山

臣相柳於此山啓篋曰共工人而蛇身朱髮也行案周書

史記篇云昔有共工自賢自以無臣久空大官下官交亂民無

而亡之遂流其君於幽州也郭引啓篋者太平御覽三百七十

三卷引歸藏啓行案與此同

有國名曰淑士顛項之子言亦出自高陽氏也

有神十人名曰女媧之腸或作女媧之腹化爲神處栗廣之野女媧古

帝者人面蛇身一日中七十變其腹化爲此神栗廣野名媧音

瓜行案說文云媧古之神聖女化萬物者也列子黃帝篇

云女媧氏亦風姓也承庖犧制度號女希是爲女皇史記索隱

引世本云塗山氏女名女媧也淮南說林訓云女媧七十化高

誘注云女媧王天下者也七十變造化楚詞天問云女媧有體

此誰所制匠而圖之乎今案王逸注非也天問之意即謂女媧

一體化爲十神果誰裁制而匠作之言其甚巧也郭注腹字太

平御覽七十八卷引作腸又引曹植女媧讚曰人首蛇形神化

七十何橫道而處道也

有人名曰石夷來風曰章來或作處西北隅以司日月之長短

言察日月晷度之節行案大荒東經既有處東極以止

日月司其短長此又云司日月之長短者西北隅爲日月所不

照也

有國名曰淑士顛項之子言亦出自高陽氏也

有神十人名曰女媧之腸或作女媧之腹化爲神處栗廣之野女媧古

帝者人面蛇身一日中七十變其腹化爲此神栗廣野名媧音

瓜行案說文云媧古之神聖女化萬物者也列子黃帝篇

云女媧氏亦風姓也承庖犧制度號女希是爲女皇史記索隱

引世本云塗山氏女名女媧也淮南說林訓云女媧七十化高

誘注云女媧王天下者也七十變造化楚詞天問云女媧有體

此誰所制匠而圖之乎今案王逸注非也天問之意即謂女媧

一體化爲十神果誰裁制而匠作之言其甚巧也郭注腹字太



到然其流光餘景亦有辱度 有五采之鳥有冠名曰狂鳥爾雅云狂

短長故應有主司之者也 有主司之者也 有主司之者也

有大澤之長山有白氏之國正作民白氏國已見海外西經

西北海之外赤水之東有長脰之國即長股也見海外西經郭

云卿長三丈正與彼注同一本作三人誤

也藏經本作脚步五尺亦與前注不合

有西周之國姬姓懿行案說文云姬黃帝居姬水以為姓史記

理志云右扶風釐后稷所封 食穀有人方耕名曰叔均帝俊生

后稷疑古今字不須依郭改俊為譽也然經中帝俊屢見似非

一人未聞其審大戴禮帝繫篇云帝嚳上妃有郤氏之女 稷降

也曰姜原氏產后稷史記周本紀同郭云嚳第二妃誤也 稷降

以百穀稷之弟曰台璽音生叔均 懿行案史記周本紀云后稷

妻氏有雙山

西海之外大荒之中有方山者上有青樹懿行案初學記一名

曰栢格之松木名 音栢日月所出入也

西北海之外懿行案初學記十卷引此赤水之西有先民之國

四鳥有北狄之國黃帝之孫曰始均懿行案地理志云右扶

均生北狄有芒山有栢山有栢山此山多栢及栢木因名云耳

餘同其上有入號曰太子長琴顛項生老童世木云顛項娶于

產老童也 懿行案大戴禮帝繫篇滕墳作滕奔云顛項娶于

滕氏奔之子謂之女祿氏產老童也又老童亦為神居驪山已

見西次老童生祝融即重黎也高辛氏火正號曰祝融也

三經謂之高禰氏產重黎及吳回史記楚世家云重黎為 祝融

帝嚳高辛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嚳命曰祝融 祝融

生太子長琴是處栢山始作樂風創制樂風曲也 懿行案太

鐘磬故知長琴解作樂風其道亦有所受也 有五采鳥三名一

曰皇鳥一曰鸞鳥一曰鳳鳥有蟲狀如菟懿行案菟兔通此獸

鳥獸之屬通謂之蟲 見其皮色青故不 青如狡

狀而大此經云狀如菟是也又云如狡者言其色非謂狀似兔

藏本作狡是 狡明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豐沮玉門日月所入有靈山巫咸巫即巫

盼巫彭巫姑巫真巫禮巫抵巫謝巫羅十巫從此升降百藥爰

在越絕書云虞山者巫咸所出也虞故神出奇怪離騷云巫咸

將夕降兮王逸注云巫咸古神巫也當殷中宗之時王逸此說

恐非也殷中宗之臣雖有巫咸非必即巫也海外西經巫咸

國蓋特取其同名耳盼讀如班海內西經六巫有巫凡盼凡或

即人水經涑水注引此經作巫凡今案禮古文作礼孔與孔疑形

近而譌也海內西經有巫咸當即一人也郭注云采之也水經注

相疑即巫謝謝與相聲轉當即一人也郭注云采之也水經注

引作采藥往來也案此是海外西經巫咸國注鄭氏誤記故引

耳 西有王母之山懿行案西有當為有西太平御覽九百

山皆羣大有沃之國言其上饒沃也 懿行案李善注洛神賦

耳御覽九百二十八卷正引作沃民避唐諱改 沃民是處沃之野

鳳鳥之卵是食懿行案呂氏春秋木味篇云燕之西丹山之



甘露是飲凡其所欲其味盡存言其所願滋味此無所不備

同爰有甘華甘相白柳懿行案初學記二十八卷引此經作

肉三騅璇瑰瑤碧音 懿行案璇當為璠本或作琰說也

瓊同見說文郭音此為校則當為璠本或作琰說也

江賦及洛神賦引此經文為璠瑰又不得云亦玉名矣李善注

旋回兩首是知經文璠瑰注文校回並今本之譌矣大荒北經

正作璠瑰瑤碧可證又玉篇廣韻引此經並 白木 樹色正白今

亦黑木也 懿行案璠字形雖異音義當同 白木 樹色正白今

賦云交木村密緻無理色黑如水牛角日南有之 琅玕白丹

青丹 又有黑丹也考經按神契曰王者德至山陵而黑丹出然

即下文丹是也白丹者鸚冠子度 多銀鐵鸞鳳自歌鳳鳥自

舞爰有百獸相羣是處是謂沃之野懿行案海 外西經同

有三青鳥赤首

山海經第十六 大荒西經 四

黑目一名曰大鷲黎一名少鷲一名曰青鳥皆西王母所使也

為西王母取食 有軒轅之臺射者懿行案初學記二十四卷引

見海內北經 有軒轅之臺射者懿行案初學記二十四卷引

北經亦作者字可證 不敢西嚮射懿行案初學記二十四卷引

亦無射字嚮 畏軒轅之臺敬難黃帝之神 懿行案初學記二十四卷引

大荒之中有龍山日月所入有三澤水名曰三淖懿行案初學記二十四卷引

此經作有川 昆吾之所食也穆天子傳曰酒水濁絲氏之所食

邑鄭語云主朱醜 有人衣青以袂蔽面秋袖 懿行案初學記二十四卷引

而食漆淅是也 名曰女丑之尸懿行案初學記二十四卷引

有女子之國王順至沃沮國盡東界問其耆老云國人嘗乘船

男即此國也 懿行案初學記二十四卷引

海外西經此注本魏志東夷傳也

有桃山有崑山有桂山懿行案上文已有也

有丈夫之國其國無婦人也 懿行案

有弁州之山五采之鳥仰天張口 懿行案

我則鳴鳥不開國語云周 爰有百樂歌儻之風爰有百種伎樂

之興也鶯鶯鳴於岐山 詩序引此經儻

行案文選注王融曲水詩序引此經儻

作無餘同注爰字明藏本作言是也

有軒轅之國其人而蛇身 懿行案人而蛇身尾交首上

山之南棲為吉即窮山之際也 山居為棲吉者言無凶天

壽者乃八百歲壽者數千歲 懿行

西海階懿行案爾雅云小 洲曰階階與諸同

蛇懿行案此神形狀全似北方神禺彊

唯彼作踐兩青蛇為異見海外北經名曰弁茲

山海經第十六 大荒西經 五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日月山天樞也吳姪懿行案初學記二十四卷引

天門日月所入有神人面無脣懿行案初學記二十四卷引

于頭山懿行案山當為上字 名曰噓 噓也 顯項生老童 懿行案

世家云高陽生稱稱生卷 老童生重及黎世本云老童娶于根

章譙周云老童即卷章 老童生重及黎世本云老童娶于根

及黎 懿行案大戴禮帝繫篇云老童娶于竭水氏之子謂之

高綱氏產重黎及吳回史記楚世家云卷章生重黎徐廣注引

世本云老童生重黎及吳回與帝繫同是皆以重黎為一人

也此經又以重黎為二人郭引世本又與徐廣異所詳未詳

帝 令重獻上天令黎下地古者神人雜擾無別顯項乃命南正

民重質上天黎質下地獻項義未詳也 懿行案初學記二十四卷引

文其火正之天黎質下地獻項義未詳也 懿行案初學記二十四卷引

氏火正竹書云帝嚳十六年帝使重帥師滅有邰即是人也高

誘注淮南子云顓頊之孫老童之子吳回一名黎為高辛氏火

正號祝融高誘之說本鄭語及史記楚世家文並與此經合左

傳以為少昊氏之子曰重為勾芒木正顓頊氏之子曰黎為祝







見下 日月所入

有寒荒之國有二人女祭女棧或持解或持俎 懿行案棧當為茂字之譌海外西經云女祭

有壽麻之國呂氏春秋曰南服壽麻北懷關耳 懿行案郭引呂氏春秋任數篇文也南當為西字之譌壽麻彼

州山女名曰女虔女虔生季格季格生壽麻壽麻正立無景疾

呼無響案淮南陰形訓言建木日中無景呼而無響也拾遺記云勃提之國人皆日中無景列仙傳云俗者自言河間人也

有大暑不可以往言熱炙殺人也 懿行案楚詞招魂云西方之害其土爛人求水無所得些王逸注云言

有人無首操戈盾立名曰夏耕之尸亦形天故成湯伐夏桀于

章山克之于章山名 懿行案郭以于章為山名未詳所在史記夏本紀正義引淮南子云湯敗桀於歷山與妹喜

首走厥咎逃避罪也 懿行案藏乃降于巫山 自巖於巫山巫

有人名曰吳回奇左是無右臂正也 懿行案此非奇肱國也

重黎及吳回史記楚世家云帝舜誅重黎而以其弟吳回為

氏姓云黎顛頊氏裔子吳回也高誘注淮南亦云祝融顛頊之

有蓋山之國有樹赤皮支幹青葉名曰朱木或作朱威木也 懿行案朱木巴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大荒之山日月所入有人焉三面是顛頊

之子三面一臂無左臂也 懿行案說文云子無左臂也即此三面之人不死三邊各

波出在海岸邊上有一人頂中復有面與語不解了不食而

西南海之外赤水之南流沙之西有人珥兩青蛇乘兩龍名曰

夏后開懿行案開即啓也 開上三嬪于天 嬪婦也言獻美女於

與九歌以下昔彼九冥是與帝辯同宮之序是謂九歌又曰不

伯蘇居天穆之野無是維若陽四字益脫去之 開焉得始歌

九招帝巡狩舞九韶于大穆之野海外西經云大樂之野夏后



山海經第十六

有互人之國人面魚身 懿行案互人即海內南經氏人國也  
 泌云互人宜作氏人非也周官鼈人掌取互物是互物即魚也  
 之通名國名互人豈以其人面魚身故與郭注人面魚身四字  
 本海內南經之文藏經 炎帝之孫炎帝名曰靈忍音如券契靈忍  
 木將此郭注列入經文 雲雨也 有魚偏枯名曰魚婦顓頊死即  
 生互人是能上下于天 復蘇言其人能 風道北來天乃大水泉言泉水得風蘇溢出道  
 入道南方而來 懿行案郭引韓非者十過篇云師曠不得已  
 接琴而鼓一奏之有冬鶴二八道南門來集於郎門之苑郭引  
 南門作南方 蛇乃化為魚是為魚婦顓頊死即復蘇 淮南子曰  
 所見本異也 懿行案郭注龍在 建木西其人死復蘇其中為魚蓋謂此也 懿行案郭注龍在  
 為龍中當為半並字形之譌高誘注淮南墜形訓云人死復生  
 或化為魚即指此事然則魚婦豈即顓頊所化如女媧  
 之腸化為十神者邪又樂浪尉化魚事見陸機詩疏

有青鳥身黃赤足六首懿行案海內西經云開名曰獨鳥音觸  
 明南有鳥六首即此也

山海經第十六 大荒西經

行案爾雅云有大巫山有金之山西南大荒之中隅懿行案藏  
 鷓鴣山鳥非此 無中 有偏句常羊之山懿行案海外西經云帝斷形天之首葬  
 方曰編駒之山編駒疑即偏句呂氏春秋論大篇云地大  
 則有常祥不庭疑常祥即常羊也不庭已見大荒南經

按夏后開即啓避漢景帝諱云

山海經第十七

晉郭璞傳

棲霞郝懿行箋疏

大荒北經

東北海之外大荒之中河水之閒附禺之山懿行案海外北經  
 作鮒魚此經又作附禺皆一山也古字通用文選注謝朓哀策  
 文引此經作鮒禺之山後漢書張衡傳注引此經與今本同  
 帝顓頊與九嬪葬焉此皆殊俗 爰有鴟久文具離俞鸞鳥皇鳥  
 大物小物言備 有青鳥琅鳥兮鳥黃鳥虎豹熊羆黃蛇視肉瑤  
 瑰瑤碧皆出衛于山在其山邊也 懿行案藝文類聚八十九  
 北堂書鈔一百三十七卷亦作衛正是知古本衛正連文 正方  
 而以皆出于山四字相屬今本誤削其句耳所宜訂正 正方  
 員三百里正南帝俊竹林在焉懿行案此經帝俊蓋顓頊也下  
 之知大可為舟言舜林中竹一節則可以為船也 懿行案初學  
 記引神異經云南方荒中有沛竹其長百丈圍二

丈五六尺厚八九寸可以為船廣引神異經云籬竹一名太  
 極長百丈南方以為船玉篇云籬竹長千丈為大船也生海畔  
 類此 竹南有赤澤水赤水色 名曰封淵封亦 有三桑無枝皆高百  
 行案三桑無枝已見海外北經注云皆高百仞四字 正西有沈  
 淵顓頊所浴

有胡不與之國一國復名耳今烈姓 懿行案烈姓蓋炎帝神農  
 作厲山氏鄭康成注云厲 烈姓之裔左傳稱烈山氏祭法  
 山神農所起一曰有烈山黍食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不咸有肅慎氏之國今肅慎國去遼東三  
 千餘里允居無衣衣  
 猪皮冬以膏塗體厚數分用御風寒其人皆工射弓長四尺勁  
 張箭以楛為之長尺五寸青石為鏑此春秋時集陳侯之庭  
 慎氏之弓矢箭鏑有似銅骨作者問云轉與海內國通得用此  
 今名之為挹婁國出好貂赤玉豈從海外轉而至此乎後漢書  
 所謂挹婁者是也 懿行案肅慎國見海外西經郭說肅慎本







所引似獼猴餘則是人耳然其體亦皆毛也不解言語但收養者以意拍使之嘉慶十一年春正月余在京師親所診見是毛人乎高誘注淮南而依姓懿行案皆謂云黃帝之子二十五云毛如矢鏃即實非矣依姓宗其得姓者十四人為十二姓中姓也食黍使四鳥禹生均國均國生役采案藏經本正作來役采生修懿行案藏經音如單修給殺綽人名帝念之潛為之國潛密用是此毛民

有僂耳之國其人耳大下僂並托有上朱岸僂耳鏃畫其耳亦有僂耳之國以放之也懿行案淮南子作賦耳鏃畫其耳亦曰僂耳之國以放之也僂依字當為瞻見說文此是北瞻耳也呂氏春秋任數篇曰北懷僂耳高誘注云北極之國正謂是也其南瞻耳經謂之離耳見海內南經任姓懿行案皆謂說黃帝之又聶耳國見海外北經與此異任姓懿行案皆謂說黃帝之馬號子食穀北海之渚中懿行案馬號即馬號大荒東經云黃帝生馬號馬號生禹京馬有神人面鳥身珥兩青蛇踐兩赤蛇京即馬號也京張聲相近

山海經第十七 大荒北經

名曰禹疆懿行案大荒東經云禹號珥兩黃蛇踐兩青蛇與此異又帝命禹疆使巨鼈十五舉首而戴五山見列子湯問篇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北極天櫃音櫃懿行案櫃藏經本作櫃海水北注焉有神九首人面鳥身名曰九鳳懿行案郭氏江賦云又有神銜蛇操蛇之神問之告之於帝操蛇之神當即此其狀虎首人身四號長肘名曰彊良亦在畏獸畫中懿行案後漢禮儀志說十強良古字通也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成都載天有人珥兩黃蛇把兩黃蛇名曰夸父后土生信懿行案后土共工氏之子句龍也信生夸父夸父不量力欲追日景逮之于禺谷禺谷案列子湯問篇夏革說本

此禺谷捋飲河而不足也將走大澤未至死于此渴死懿行作禺谷巴見海應龍已殺蚩尤又夸父上云夸父不量力與日競而外北經應龍已殺蚩尤又夸父上云夸父不量力與日競而死今此復云為應龍所殺死無定名觸事而寄明其乃去南方處之故南方多雨以類相感變化無方不可揆測

又有懿行案藏經無腸之國無腸國其為人長是此注所本無繼子食魚懿行案亦當作脊謂腸也懿行案膺腸即膺腸其無繼子食魚聲同也見海外北經無脊國繼脊聲相近淮南子共工臣名曰相繇相柳也語聲轉耳懿行案九首蛇身自環旋也食于九土言貪殘也懿行案其所飲所尼也懿行案說文

山海經第十七 大荒北經

獸莫能處之也禹堙洪水殺相繇禹堙之也其血腥臭不可生穀其地多水不可居也流成淵水也禹湮之三仞三沮言禹塞之地乃以為池羣帝是因其以為臺地此其作臺故衆帝因來帝堯帝等臺在昆侖之北懿行案海內北經云也見海內北經在昆侖之北懿行案海內北經云尋竹生焉尋竹案玉篇作箏竹長千丈然海外北經有尋木長千尋竹猶尋木也玉篇作尋尋失之李善注張協七命引此經及郭注竝止作尋可證玉篇之非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不旬海水入焉懿行案藏經本有係昆之山者有其工之臺射者不敢北鄉案共工之臺已見







尸子曰徐偃食氣魚行案食氣魚者此人食氣兼食魚也  
王有筋無骨食氣魚大戴禮易本命篇云食氣者神明而壽  
西北海外流沙之東有國曰中輻行案輻玉篇云符善切集韻云婢善切音扁藏經本輻

有國名曰賴正有犬戎國行案犬戎國見海內北經有神帝之孫已見  
西北海外黑水之北有人有翼名曰苗民苗民見海外南

西北海外黑水之北有人有翼名曰苗民苗民見海外南  
西北海外黑水之北有人有翼名曰苗民苗民見海外南

西北海外黑水之北有人有翼名曰苗民苗民見海外南  
西北海外黑水之北有人有翼名曰苗民苗民見海外南

西北海外黑水之北有人有翼名曰苗民苗民見海外南  
西北海外黑水之北有人有翼名曰苗民苗民見海外南

西北海外黑水之北有人有翼名曰苗民苗民見海外南  
西北海外黑水之北有人有翼名曰苗民苗民見海外南

西北海外黑水之北有人有翼名曰苗民苗民見海外南  
西北海外黑水之北有人有翼名曰苗民苗民見海外南

西北海外黑水之北有人有翼名曰苗民苗民見海外南  
西北海外黑水之北有人有翼名曰苗民苗民見海外南

西北海外黑水之北有人有翼名曰苗民苗民見海外南  
西北海外黑水之北有人有翼名曰苗民苗民見海外南

西北海外黑水之北有人有翼名曰苗民苗民見海外南  
西北海外黑水之北有人有翼名曰苗民苗民見海外南

西北海外黑水之北有人有翼名曰苗民苗民見海外南  
西北海外黑水之北有人有翼名曰苗民苗民見海外南

西北海外黑水之北有章尾山行案海外北經作鐘聲近而轉也

西北海外黑水之北有章尾山行案海外北經作鐘聲近而轉也

西北海外黑水之北有章尾山行案海外北經作鐘聲近而轉也

西北海外黑水之北有章尾山行案海外北經作鐘聲近而轉也

西北海外黑水之北有章尾山行案海外北經作鐘聲近而轉也

西北海外黑水之北有章尾山行案海外北經作鐘聲近而轉也

北海之中地仙家數千萬耕田種芝草課計頃畝也  
人而蛇身而赤身長千里  
今案四字作經文是直目正乘直目正乘案畢氏云乘恐辰字假音俗作

不寢不息風雨是謂九陰照九陰之  
息故有龍到燭龍何燭詩合神霧曰天不足西北無有陰陽消

善注雪賦引詩含神霧云有龍銜火精以照郭引照作燭也李

脫火字也又引淮南子者墜形訓云燭龍在鴈門北蔽於委羽

蓋長干里云

山海經第十七 大荒北經 九

山海經第十七 大荒北經 九

山海經第十七 大荒北經 九

山海經第十七 大荒北經 九

山海經第十七 大荒北經 九

山海經第十七 大荒北經 九

山海經第十七 大荒北經 九

山海經第十七 大荒北經 九

山海經第十七 大荒北經 九

山海經第十七 大荒北經 九

山海經第十七 大荒北經 九



山海經第十八 晉郭璞傳 樓霞郝懿行箋疏

海內經

東海之內北海之隅有國名曰朝鮮

天毒其人水居

以戰其國

臨大水

道法所流

愛人

正與此

云北海

西海之內

流沙之內

流沙之西

同出一

案皆流

水出焉

流沙之東

鏡之國

雷姓也

雷通作

雷通作

雷通作

子為諸侯

獨即所

書帝乾

戴禮史

詳見大

荒東經

引之義

大如云

豚止止

師古注

止為足

郭引世

顯頊母

山海經

流沙之

不死山

山上不

華山青

篇云堯

而耕史

二四二



山名史記周本紀注引此經作黑水青水之  
 開有廣都之野與今本異又作大荒經廣  
 蓋天下之中素女所出也離騷曰絕都廣野  
 案楚詞九歌云絕都廣以直指兮郭引此句於都廣下衍  
 又作直指號號即今字之誤也王逸注引此句於都廣下衍  
 里蓋天地之中十一字是知古本在經文今脫去之而誤入郭  
 注也素女者徐說文繫傳云黃帝使素女鼓五音必為經文無  
 乃分之二為二十五字今案黃帝使素女鼓五音必為經文無  
 云黃帝書泰帝使素女鼓瑟而悲帝禁不止云云然則風俗通亦  
 古之神女出此野中也又郭愛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皆謂如  
 注天下之中當為天地之中也  
 膏外傳曰膏黍之子菽豆黍稷也  
 梁細果如膏者也郭注味好菽經木作好米又引外傳膏黍之  
 子晉語作膏黍之子菽豆黍稷也  
 與此異文所未詳之性百穀自生記云扶海洲上有草名藟其  
 食之如大麥從七月稔熟民飲獲至冬乃訖名曰自然穀或曰  
 禹餘糧即此之類楊慎補注云齊民要術引此作百穀自生云  
 榮即馨字此言非也榮蓋穀字之譌古無此字論衡偶冬夏播  
 會篇云祿惡種不滋之榮是也其字从艸从禾不从木冬夏播

山海經第十八

海內經

三

琴播琴猶播殖方俗言耳 誌行案畢氏云播琴播種也水經  
 注部國志楚人謂琴為琴種聲相近也今案畢說是也又劉昭  
 謂之楚武王岑然則楚人蓋謂琴為岑琴聲近疑初本謂之  
 岑形聲譌 鸞鳥自歌鳳鳥自舞靈壽實華 靈壽木名也似竹有  
 轉為琴耳 鸞鳥自歌鳳鳥自舞靈壽實華 靈壽木名也似竹有  
 云樞樞即靈壽也詩釋文引毛詩草木疏云節中腫似扶老即  
 今靈壽是也今人以馬鞭及杖宏農共北山皆有之漢書孔  
 光傳云賜太師靈壽杖頭師古注云木似竹有枝節長 草木所  
 不過入九尺圍三四寸自然有介杖制不須削治也 草木所  
 聚植也 爰有百獸相羣爰處 羣聚此草也 誌行案此草猶言  
 耳 冬夏不死

南海之外黑水青水之閒 誌行案水經若水注 有木名曰若木  
 樹赤華青 誌行案大荒北經說若木 若水出焉 誌行案地理  
 云赤樹青葉亦華此注華蓋葉字之譌 若水出焉 誌行案地理  
 牛鮮水出微外南入若水若水亦出微外南至大入繩水經  
 云若水出蜀郡旄牛微外東南至故關焉若水注云若水之生

非一所也黑水之閒厥木所 有樹中之國有列襄之國有靈山  
 植水出其下故水受其稱焉 有赤蛇在木上名曰蝮蛇木食 言不食禽獸也音如與弱之栗  
 赤蛇名有蛇但 誌行案大荒南經云宋山有  
 有鹽長 誌行案太平御覽七百九十七卷引作監長有上有西  
 引與今 之國有人焉鳥首名曰鳥氏 今佛書中有此人即鳥夷  
 本同 夷皮服大戴禮五帝德篇云東有鳥夷是也又秦本紀云大費  
 仲衍鳥身人言故為鳥俗氏亦斯類也  
 有九 誌行案北堂書鈔引有上 以水絡之 絡猶繞也 誌行  
 賦及景 福殿賦注 引 名曰陶唐之 堯號 有叔得之 誌行案  
 叔上有 孟盈之 誌行案叔得孟盈蓋皆人名號 昆吾之 誌行  
 升字 孟盈之 誌行案叔得孟盈蓋皆人名號 昆吾之 誌行

山海經第十八

海內經

四

出金也 凡子曰昆吾之金 誌行案昆吾之山已見中次二  
 經此經昆吾古諸侯號也 大戴禮帝繫篇云陸終產六子其一  
 曰樊是為昆吾 淮南墜 黑山之 亦望之 且參術之 且武夫之  
 形訓云昆吾 在南方 黑山之 亦望之 且參術之 且武夫之  
 其下多 嶽石 郭注云 佚武夫石 似玉是也 神民之 且言上  
 人 誌行案文選遊天台山賦注引此經作神人  
 之 且言上 神民之 且言上  
 有木青葉紫莖 華黃實名曰建木 誌行案海內南經云建木  
 說 百仞無枝 有九 檮 枝回曲也 音如斤 斲之 斲 誌行案玉篇  
 今本 下有 九 檮 根盤錯也 淮南子曰 木此 斲之 斲 誌行案玉篇  
 脫也 下有 九 檮 根盤錯也 淮南子曰 木此 斲之 斲 誌行案玉篇  
 麻子也 其葉如 芭 芭 木似棠梨也 誌行案 芭 木似棠梨也 誌行案  
 過言 庖羲 於此 經也 赤棠 可毒 魚 出 茲 山 見 中 次 二 經 大 噪 爰  
 生 於 成 紀 去 此 不 遠 容 得 經 過 之 黃 帝 所 為 之 也 誌 行 案  
 蘇 龍 首 是 食 人 居 弱 水 中 已 見 海 內 南 經 有 青 獸 人 面 誌 行 案



內南經云狽狀如黃狗此經云青獸人面與郭異太平御覽  
九百八卷引此經無青獸二字蓋脫文類聚九十五卷引作  
有獸無青字當是名曰狽狽能言行案呂氏春秋木味篇  
今本青字衍也人面狗軀而長尾案狽狽

西南有巴國巴今大曝行案列子黃帝篇云庖犧氏蛇身人  
曰華胥履大人迹於雷澤而生庖犧成鳥咸鳥生乘釐乘釐生  
後照行案太平御覽一百六十六後照是始為巴人為之  
日流黃辛氏國即此又南次二經云流黃辛氏之其

域中方三百里其出是塵土中言殷盛也行案塵土出是國  
城出字上下有巴遂山澗水出焉行案水經若水注云繩水  
無其是二字有巴遂山澗水出焉行案水經若水注云繩水  
外南至大狽入繩即斯水也

山海經第十八 海內經 五

又有朱卷之國有黑蛇青首食象即巴蛇也行案  
南方有贛巨人即南陽也音感行案南陽國已見海內經  
長臂之為見海內南經黑身有毛反踵見人笑亦笑行案

又有黑人虎首鳥足兩手持蛇方啗之  
有羸民鳥足音有封豕大豬也羿射殺之行案楚詞天問  
神獸也言羿射封豕以肉膏祭天地淮南本經訓云堯之

也類聚九十四卷引郭氏讀云有物貪婪號曰封豕皆食無厭  
有羸民鳥足音有封豕大豬也羿射殺之行案楚詞天問  
神獸也言羿射封豕以肉膏祭天地淮南本經訓云堯之

肆其殘毀羿乃有人曰苗民三苗有神焉人首蛇身長如轅大  
飲羽獻帝效技有首頭衣紫衣冠旃冠名曰延維委人主得而饗  
神也左右有首頭衣紫衣冠旃冠名曰延維委人主得而饗  
食之伯天下齊桓公出田於大澤見之遂霸諸侯亦見莊周作  
長如轅紫衣而朱冠其為物也惡聞雷車有鸞鳥自歌鳳鳥自  
之聲則捧其首而立見之者殆乎霸也

舞鳳鳥首文曰德翼文曰順膺文曰仁背文曰義見則天下和  
言和平也行案鳳狀已見又有青獸如菟名曰菌狗音如  
之菌行案菌蓋古菌字其上也即古文州字也如芬薰  
之字今皆從草古外少作芬字是也

山海經第十八 海內經 六  
案王會篇云方人以孔鳥劉進注蜀都賦云孔雀特出永昌南  
涪縣又注吳都賦云孔雀尾長六七尺綠色有華彩朱崖交趾  
皆休使察戰到交趾調孔鳥

南海之內有衡山衡山在衡陽南縣南嶽也俗謂之岫嶽山  
宜後注於此衡陽郡有衡山之字何須用音知郭本經文不作  
南疑亦當為有桂山或云衡山有南桂員似竹見本草

桂出交趾國如南山名三天子之都行案注一本下當脫作字  
竹為衆藥通使有山名三天子之都行案注一本下當脫作字  
或云字三天子都山已見海內南經

南方蒼梧之淵行案李善注思平賦  
文類聚引此經也其中有九嶷山舜之所葬在長沙零陵界  
作川蓋避唐諱也縣南其山九嶷皆相似故云九疑古者總  
中山今在零陵營道縣南其山九嶷皆相似故云九疑古者總  
名其地為蒼梧也行案蒼梧之山帝舜葬于陽已見海



內南經說文云九嶷山舜葬於九嶷... 疑初學記八卷及文選上林賦注引此經亦作九疑琴賦注又... 又云衡山遙望如陣雲... 北海之內有蛇山者... 有五采之鳥飛蔽一鄉... 此經作飛蔽日名曰翳鳥... 及文選注後漢書張衡傳注引此經也... 鳥也... 又有不距之山巧倕葬其西... 百巧見下文郭知為堯臣者以虞書云... 人也... 黃帝時巧人名也與郭義異... 北海之內有反縛盜械... 山海經第十八 海內經 七

戈常倍之佐名曰相顧之尸亦貳負臣... 伯夷父生西岳... 四岳至其子... 也... 氏羌氏羌乞姓... 羌來賓周書王會篇云... 頤頤師新序雜事五云... 也... 北海之內有山名曰幽都之山... 帝德篇云北至于幽陵... 帝蛇... 谷之山多... 注子虛賦引此經... 平虎見爾雅... 平狐蓬尾... 說苑曰蓬狐反

豹之皮... 有大平之山有平工之民... 有釘靈之國其民從郝已下有毛馬躡善走... 百鳥... 身... 炎帝之孫伯陵... 伯陵非親炎帝之孫... 山海經第十八 海內經 八

黃帝生駱明駱明生白馬白馬是為... 項生... 復相背郭氏蓋失檢也... 號生淫梁淫梁生番禺... 馬... 聲相... 舟... 引世本云共鼓貨狄作舟黃帝二臣也... 番禺生奚仲奚仲生











狎施似羊眼反在背視之則奇推之無怪若欲不恐厥皮可佩

祝茶草 蘇行案經作祝餘 注云或作桂茶 旋龜鷓鴣鳥

祝茶嘉草食之不飢鳥首蛇 蘇行案蛇常 為蛇即蛇字 尾其名旋龜鷓鴣六

足三翅並聳

灌灌鳥赤鱗

獸聲如訶厥形如鳩佩之辨惑出自青正赤鱗之狀魚身人頭

鴉鳥

彗星橫天鯨魚死浪鴉鳴于邑賢士見放厥理至微言之無況

狎裂

狎裂之獸見則典役膺政而出匪亂不適天下有道幽形匿跡

山海經圖讚

長右龍

長右四耳厥狀如猴實為水祥見則橫流堯虎其身厥尾如牛

會稽山

禹祖會稽爰朝羣臣不虔是討乃戮長人玉贛 蘇行案贛戮 文類聚作贛表

夏子石勒秦

患 蘇行案 總

有獸無口其名曰患害氣不入厥體無問至理之盡出乎自然

犀

犀頭似豬形兼牛質角則併三分身互出鼓鼻生風壯氣隘溢

兕

兕推壯獸似牛青黑力無不傾自焚以革皮充賦備勇助文德

象

象實魁梧體巨貌詭肉兼牛牛目不踰豕望頭如尾動若止徙

纂雕瞿如鳥虎蛟

纂雕有角潛若兒號瞿如二手厥狀似鵝魚身蛇尾是謂虎蛟

鳳

鳳皇靈鳥實冠羽羣八象其體五德其文羽翼來儀應我聖君

育隧谷 蘇行案 育遺

育隧之谷爰含凱風青陽既謝氣應祝融炎雰是扇以散鬱隆

鱒魚鷓鴣

山海經圖讚

鷓鴣栖林鱒魚處淵俱為旱徵災延普天測之無象厥數推子

案太平御覽 作厥類惟子

白蒼

白蒼羣蘇其汁如飴食之辟殺味有餘滋逍遙忘勞窮生盡期

西山經

羝羊

月氏 案今本 作氏 之羊其類甚 案御覽 作在 野厥高六尺尾赤 案御覽 作赤 如

馬何以審之事見爾雅

太華山

華嶽靈峻削成四方爰有神女是挹玉漿其誰由之龍駕雲裳



肥遺蛇

肥遺為物與災合契鼓翼陽山以表亢厲桑林既禱倏忽潛逝

鳴渠赤鸞鳥文章木鴟鳥

鳴渠已映赤鸞辟火文章愈聖是則嘉果鴟亦衛災厥形惟麼

流緒

沙則潛流亦有運緒于以求鐵越在其下獨牛之癘作采于社

豪毳

剛鬣之族號曰豪毳毛如攢錐中有激矢厥體兼資自為牝牡

黃瞿草肥遺鳥脚獸

浴疾之草厥子赭赤肥遺似鶉其肉已瘦脚獸長臂為物好擲

山海經圖讚

四

稊莖

有鳥人面一腳孤立性與時反冬出夏蟄帶其羽毛迅雷不入

桃枝

蟠冢美竹厥號桃枝叢薄幽藹從容鬱猗簞以安寢杖以扶危

杜衡

狂狴犴人杜衡走馬理固須因體亦有假足駿在感安事御者

菁容草

有華無實菁容之樹邊谿類狗皮厥妖蠱黑又赤翁鳥愈隱時

鸚鵡慧鳥青羽赤喙滅庸曰鳥愈隱時當作隱時可愈方有

礪石

稟氣方殊件錯理微礪石殺鼠蠶食而肥性雖反齊之一歸

瘦如

瘦如之獸鹿狀四角馬足人手其尾則白貌兼三形攀木緣石

鸚鵡

鸚鵡慧鳥栖林喙桑案味桑誤初學四指中分行則以觜自貽

伊籠見幽坐趾案趾字誤類

數斯鳥

數斯人脚厥狀似鳴擊獸大眼有鳥名鸚案鸚玉兩頭四足翔

若合飛

鸞鳥

山海經圖讚

五

鸞翔女牀鳳出丹穴拊翼相和以應聖哲擊石靡詠韶音其絕

鳧後鳥

鳧後朱厭見則有兵類異感同理不虛行推之自然厥數難明

鸞鬘

比翼之鳥似鳧青赤雖云一形氣同體隔延頸離鳥翻飛合翮

丹木玉膏

丹木焯焯沸沸玉膏黃軒是服遂攀龍豪眇然升遐羣下鳥號

瑾瑜玉

鍾山之寶爰有玉華符彩流映氣如虹霞君子是佩象德閑邪

鍾山之子鼓欽鴉



欽鴉及鼓是殺祖江帝乃戮之昆侖之東二子皆化矯翼亦同

鯀魚

見則邑穰厥名曰鯀經營二海矯翼閑霄唯味之奇見歎伊庖

神英招

槐江之山英招是主巡遊四海撫翼雲儻實惟帝園有案有疑是字之

謂予圃

楛木

楛惟靈樹爰生若木重根增駕流光旁燭食之靈化榮名仙錄

昆侖北

昆侖月精水之靈府惟帝下都西老案老當為姥類聚作羌又老之之宇嶸

山海經圖讚

六

然中峙號曰天柱臧庸曰柱乃柱之譌以詩讀之可見天柱山見爾雅注

神陸吾

肩吾得一以處昆侖開明是對司帝之門吐納靈氣熊羆魂魂

土螻獸欽原鳥

土螻食人四角似羊欽原類蜂大如鴛鴦觸物則斃其銳難當

沙棠

安得沙棠制為龍舟汎彼滄海眇然遐遊案郭注銘詞小異聊以逍遙

任彼去留

鷓鳥沙棠實寶草

司帝百服其鳥名鷓沙棠之實惟果是珍爰有奇菜厥號曰寶

神長乘

九德之氣是生長乘人狀豹尾其神則凝妙物自潛世無得稱

西王母

天帝之女蓬髮虎顏穆王執贄賦詩交歡韻外之事難以具言

積石

積石之中實出重河夏后是導石門涌波珍物斯備比奇崑阿

白帝少昊

少昊之帝號曰金天魄氏之宮亦在此山是司日入其景則員

狎

章莪之山奇怪所宅有獸似豹厥色惟赤五尾一角鳴如擊石

山海經圖讚

七

畢方

畢方赤文離精是炳旱則高翔鼓翼陽景集乃災流火不炎正

案正字誤國謬正俗引作上上與炳景酌是也

文具

先民有作龜貝為貨貝以文彩賈以小大簡則易從犯而不過

天狗

乾麻不長天狗不大厥質雖小攘災除害氣之相王在乎食帶

三青鳥

山名三危青鳥所解往來昆侖王母是隸穆王西征旋軫斯地

江疑狻猊獸鷓鳥案鷓疑當為鷓下同



江疑所居風雲是潛獸有狻猊毛如披蓑鶴鳥一頭厥身則兼

神耆童

顛頊之子嗣作火正鏗鎗其鳴聲如鍾磬處于隗山唯靈之盛

帝江

質則混沌神則旁通自然靈照聽不以聰強為之名曰在案在疑當

惟帝江

獬獸

案獬獸本作謹注或作原鵠鷄鳥

鵠鷄三頭獬獸三尾俱禦不祥消凶辟昧君子服之不逢不遘

當扈

鳥飛以翼當扈則鬚廢多任少沛然有餘輪運於轂至用在無

山海經圖讚

白狼

矯矯白狼有道則遊應符變質乃衝靈鈎惟德是適出殷見周

白虎

虺案虺字誤說見雙疏之虎仁而有猛其質載皓其文載炳應德而擾

止我交境

駮

駮惟馬類實畜之英騰髦驥首噓天雷鳴氣無馮凌吞虎辟兵

神瑰蠻經作蠻鬚遺魚經作遺

其音如吟一腳人面鼠身鼈頭厥號曰蠻目如馬耳食厭妖變

榑木

榑之為木厥形似榷案榷經文作棠榷字見郭注江賦云枊榷若能長服拔樹排山方則有之壽則宜然

鳥鼠同穴山

鷄獸二蟲殊類同歸聚不以方或走或飛不然之然難以理推

鯨魼魚

形如覆鉢包玉含珠有而不積泄以尾閭閭與道會可謂奇魚

丹木

爰有丹木生彼消盤厥實如瓜其味甘酸蠲痾辟火用奇桂蘭

窮奇獸羸魚孰湖獸

窮奇如牛蝟毛自表案郭氏注經諸稱銘曰皆即濛水之羸匪圖讚之文唯此全乖可疑

山海經圖讚

九

魚伊鳥孰湖之獸見人則抱臧庸曰此乃窮奇羸魚孰湖三物合讚故與郭注窮奇銘有非

鯨魚

物以感應亦有數動壯士挺劍氣激白虹鯨魚潛淵出則邑悚

北山經

水馬

馬實龍精爰出水類渥注之駿是靈是瑞昔在夏后亦有何顛

儵魚

涸和損平莫慘於憂詩詠萱草帶山則儵壑焉遺岱助以盤遊

臞疏獸鷓鴣鳥何羅魚

厥火之獸厥名臞疏有鳥自化號曰鷓鴣一頭十身何羅之魚



孟槐

孟槐似狙其豪則赤列象畏獸凶那是辟氣之相勝莫見其迹

鱧鰩魚

鼓翮一揮十翼翻翻厥鳴如鶴鱗在羽端是謂怪魚食之辟瘴

囊駝

駝惟奇畜肉鞍是被迅鷲流沙顯功絕地潛識泉源微乎其智

耳鼠

踣實以足排虛以羽翹尾翻飛奇哉耳鼠厥皮惟良百毒是禦

幽頰

幽頰似猴俾愚作智觸物則笑見人伴睡好用小慧終是嬰

山海經圖讚

寓鳥孟極足皆獸

鼠而傅翼厥聲如羊孟極似豹或倚無良宋此語難曉見人則呼號

曰足皆臧庸曰未二句無韵疑有誤

鷓鴣

毛如雌雉朋翔羣下飛則籠日集則蔽野肉驗鍼石不勞補寫

諸健獸白鶴竦斯鳥

諸健善叱行則銜尾白鶴竦斯厥狀如雉見人則跳頭文如繡

磁石

磁石吸鐵瑇瑁取芥氣有潛感數亦冥會物之相投出乎意外

旄牛

牛充兵機兼之者旄冠于旌鼓為軍之標匪肉致災亦毛之招

長蛇

長蛇百尋厥蠶如旒飛羣走類靡不吞噬極物之惡盡毒之厲

山獬

山獬之獸見人歡譟厥性善投行如矢激是惟氣精出則風作

突磁諸懷獸鱓魚肥遺蛇

突磁諸懷是則害人鱓之為狀羊宋羊字疑誤鱓黑文肥遺之蛇一

頭兩身

紫魚

陽鑿動日土蛇致宵微哉紫魚食則不驕物在所感其用無標

山海經圖讚

狍鴟

狍鴟食林其目在腋食人未盡還自齧割圖形妙鼎是謂不若

案讀與邪注銘詞異臧庸曰割字非韵

狍間駢馬獨狝

有獸如豹厥文惟縟間善躍險駢馬一角虎狀馬尾號曰獨狝

鶩鷓

禦賜之鳥厥名鶩鷓昏明是互晝隱夜覲物貴應用安事鶩鷓

居暨獸駝鳥三桑

居暨豚鳴如彙赤毛四翼一目其名曰麗三桑無枝厥樹唯高

駝獸

一書一八八八丹黃參四庫全書第 7 反又小



驪獸四角馬尾有距涉歷歸山騰峻躍吼厥貌惟奇如是旋舞

天馬

龍馮雲遊騰蛇假霧未若天馬自然凌翥有理懸運天機潛御

鵬居經作

鵬居如鳥青身黃足食之不飢可以辟穀宋內疑當為肉厥惟珍配

彼丹木

飛鼠

或以尾翔或以髯凌飛鼠鼓翰翮然背騰用無常所案藏本此句闕二字

惟神是馮

鵲案此及經皆單作鵲讀作鵲重文協韵象蛇鳥鰭父魚

山海經圖讚

三

有鳥善驚名曰鵲鵲象蛇似雉自生子孫鰭父魚首厥體如豚

酸與

景山有鳥稟形殊類厥狀如蛇脚二翼四見則邑恐食之不醉

鵲黃鳥

鵲之鳥食之不睨爰有黃鳥其鳴自叫婦人是服矯情易操

精衛

炎帝之女化為精衛沈所案類聚形東海靈爽西邁乃銜木石以

堙波海賦庸曰類聚作以填故害害與衛通皆屬類也若作海則為之類矣必當從類聚

辣辣九獸大蛇

辣辣似羊眼在耳後竅生尾上號曰熊九幽都之山大蛇牛响

東山經

鱗鱗魚從從獸字誤鱗作從從

魚號鱗鱗如牛虎獸字誤鱗作從從從從之狀似狗六脚蜚鼠如雞

見則早涸

條蝻

條蝻蛇狀振翼麗光憑波騰逝出入江湘見則歲旱是維火祥

洞洞

蚌則含珠獸胡不可洞洞如豚被褐懷禍患難無由招之自我

堪孖魚輪輪獸

堪孖輪輪殊氣同占見則洪水天下昏墊豈伊妄降亦應牒讖

山海經圖讚

三

珠盤魚

澧水之鮮形如浮肺體兼三才以貨賈害厥用既多何以自衛

狢狢

狢狢之獸見人佯眠與災協氣出則無年此豈能為歸之於天

狸力獸鴛胡鳥

狸力鴛胡或飛或伏是惟土祥出與功築長城之役同集秦城

朱孺

朱孺無奇見則邑駭通感靡誠維數所在因事而作未始無待

獬豸獸

獬豸如狐有翼不飛九尾虎爪號曰蠶蚩絜鈞似鳧見則民悲



杖杖

治在得賢亡由夫陳壽曰夫當為失人杖杖之來乃致狡賓歸之冥應

誰見其津

端龜

水圓四十潛源溢沸靈龜爰處掉尾養氣莊生是感揮竿傲貴

嬰胡精精獸給給魚

嬰胡之狀似糜魚眼精精如牛以尾自辨給給所潛厥深無限

獨狙獸魍雀

獨狙狡獸魍雀惡鳥或狼其體或虎其爪安用甲兵擾之以道

芭木

山海經圖讚

馬維剛駿塗之芭汁不勞孫陽自然閑習厥術無方理有潛執

苾魚薄魚

有魚十身蘂蕪其臭食之和體氣不下酒薄之躍淵是維災候

合窳

豬身人面號曰合窳厥性貪殘物為案為常作無不阻至陰之精見

則水雨

當康獸鰓魚

當康如豚見則歲穰鰓魚鳥翼飛乃流光同出殊應或災或祥

黃

蜚則災獸踰厲深會所經涉竭水槁林稟氣自然體此殃淫

案郭注銘詞即圖讚也此讚乃全與銘異可疑

中山經

桃林

桃林之谷實惟塞野武王克商休牛風馬阨越三塗作險西夏

鳴石

金石同類潛響是輶擊之雷駭厥聲遠聞苟以數通氣無不運

旋龜人魚修辟

聲如破木號曰旋龜修辟似鼉厥鳴如鳴人魚類歸出于洛伊

帝臺棋

茫茫帝臺維蠶之貴爰有石棋五彩煥蔚觴禱百神以和天氣

山海經圖讚

若華案經作若辛烏酸草

療瘡之草厥實如瓜烏酸之葉三成黃華可以為毒不畏虺蛇

菑草

菑草黃華實如菟絲君子是佩人服媚之帝女所化其理難思

山膏獸黃棘

山膏如豚厥性好罵黃棘是食匪子匪化雖無貞操理同不嫁

三足龜

造物維均靡偏靡頗少不為短長不為多賁能三足何異龜

嘉榮

寔維天精動心駭日曷以禦之嘉榮是服所正者神用口腸腹



天橋牛傷文獸案文經騰魚作文文

牛傷鎮氣天橋弭噎文獸如蜂枝尾反舌騰魚青斑處于遠穴

帝休

帝休之樹厥枝交對竦本少室會陰雲霧君子服之匪怒伊愛

泰室

嵩維岳宗華岱恒衡氣通元漠神洞幽明鬼然中立衆山之英

栢木

爰有嘉樹厥名曰栢薄言采之窈窕是服君子惟歡家無反目

苘草

苘草赤莖實如蓂奠食之益智忽不自覺殆齊生知功奇于學

山海經圖讚

夫

鷓鴣

鷓鴣之爲鳥同羣相爲啼類被侵雖死不避毛飾武士兼厲以義

鳴蛇化蛇

鳴化二蛇同類異狀拂翼俱遊騰波漂浪見則竝災或淫或亢

赤銅

昆吾之山名銅所在切玉如泥火炙有彩尸子所歎驗之彼宰

神熏池

泰逢虎尾武羅人面熏池之神厥狀不見爰有美玉河林如倩

神武羅

有神武羅細腰白齒聲如鳴佩以鑿貫司帝密都是宜女子

鷓鴣

鷓鴣似鳧翠羽朱目既麗其形亦奇其肉婦女是食子孫繁育

荀草

荀草赤實厥狀如菅婦人服之練色易顏夏姬是豔厥媚三遷

馬腹獸飛魚

馬腹之物人面似虎飛魚如豚赤文無羽食之辟兵不畏雷鼓

神泰逢

神號泰逢好遊山陽濯足九州出入流光天氣是動孔甲迷惶

薊柏

薊柏白華厥子如丹實肥變氣食之忘寒物隨所染墨子所歎

山海經圖讚

七

橘櫟

厥苞橘櫟奇者維甘朱實金鮮葉蒨翠藍靈均是詠以爲美談

獲

大隗之山爰有萃案萃字蓋誤草青華白實食之無天雖不增齡可

以窮老

鮫魚

魚之別屬厥號曰鮫珠皮毒尾匪鱗匪毛可以錯角兼飾劔刀

鳩鳥

蝮毒魁鳩鳥是噉拂翼鳴林草瘁木慘羽行隱戮厥罰難犯

椒



椒之灌殖實繁有倫拂穎霑霜朱實芬辛服之洞見可以通神

神羅圖計蒙涉蟲

涉巖三脚巖圍虎爪計蒙龍首獨稟異表升降風雨茫茫渺渺

岷山

岷山之精上絡東井始出一勺終致森案森類聚作森其作紀南夏天

清地靜

夔牛

西南巨牛出自江岷體若垂雲肉盈千鈞雖有逸力難以揮輪

峽山

叩嶮峻嶮其坂九折王陽逡巡王尊逞節殷有三仁漢稱二哲

山海經圖讚

狔狼雅和猴獸

狔狼之出兵不外擊雅和作恐猴乃流疫同惡殊災氣各有適

雌

禹屬之才莫過於雌兩則自懸髮鼻以尾厥形雖隨案隨字似誤列

象宗彝

熊穴

熊山有穴神人是出與彼石鼓象殊應一祥雖先見厥事非吉

跂踵

青耕禦疫跂踵降災物之相反各以氣來見則民吝實為病然

案此讚與郭注銘詞全異可疑

蛟

匪蛇匪龍鱗彩炳煥騰躍波濤蜿蜒江漢漢武飲羽仗飛疊斷

神耕父

清冷之水在乎山頂耕父是遊流光灑景黔首祀祭以祈災貴

九鍾

曉崩涇竭麟鬪日薄九鍾將鳴凌霜乃落氣之相應觸感而作

嬰勺

支離之山有鳥似鶴白身赤眼厥尾如勺維彼有斗不可以酌

獫狁

有獸虎爪厥號曰獫狁好自跳撲鼓甲振奮若食其肉不覺風迅

山海經圖讚

帝臺漿

帝臺之水飲竭心病靈府是滌和神養性食可逍遙濯髮浴

狙如

狙如微蟲厥體無害見則師興兩陣交會物之所感焉有小大

帝女桑

爰有洪桑生瀆案瀆類聚作瀆淪潭厥圍五丈枝相交參園客是採帝

女所蠶

梁渠珍即聞獫獸獸餘鳥

梁渠致兵珍即起災獸餘辟火物各有能聞獫之見大風乃來

神于兒



于兒如人蛇頭有兩常遊江淵見于洞廣乍潛乍出神光忽恍

神二女

案神當之二女爰宅洞庭遊化五江惚恍竊冥號曰夫人是

維湘靈

飛蛇

騰蛇配龍因霧而躍雖欲登天雲罷陸略仗案仗字疑誤非啟體難

以云託

海外南經

自此山來蟲為蛇蛇號為魚

賤無定貴貴無常珍物不自物自物由人萬事皆然豈伊蛇鱗

山海經圖讚

二十

羽民國

鳥喙長頰羽生則卵矯翼而翔龍飛不遠人維倮屬何狀之反

神人二八

羽民之東有神司夜二八連臂自相羈駕晝隱宵出詭時淪化

謹頭國

謹國鳥喙行則杖羽潛于海濱維食祀租實維嘉穀所謂濡黍

厭火國

有人獸體厥狀怪譎吐納炎精火隨氣烈推之無奇理有不熱

三珠樹

三珠所生赤水之際翹葉柏疎美壯案壯疑當為狀若擘濯彩丹波自

相覆映案謂曰映字無韻蓋誤

載國

不蠶不絲不稼不穡百獸率舞羣鳥拊翼是號我民自然衣食

貫匈交脛支舌國

鏢金洪爐灑成萬品造物無私各任所稟歸於曲成是見兆朕

不死國

有人爰處員北之上案上讀市郭反赤泉駐年神木養命稟此遐齡悠

悠無竟

鑿齒

鑿齒人類實有傑牙猛越九嬰嘗過長蛇堯乃命羿斃之壽華

山海經圖讚

三十一

三首國

雖云一氣呼吸異道觀則俱見食則皆飽物形自周造化非巧

焦僂國

萃籟舛吹氣有萬殊大人三丈焦僂尺餘混之一歸此亦僑如

長臂國

雙肱三尺初學記作三大體如中人彼曷為者長臂之民修廊自負捕

魚海濱

狄山帝堯葬于陽帝舜葬于陰

聖德廣被物無不懷爰乃殂落封墓表哀異類猶然矧乃華黎

視肉



聚肉有眼而無腸胃與彼馬勃類相髣髴尚在不盡食人薄味

南方祝融

祝融火神雲駕龍驂氣御朱明正陽是合作配炎帝列位于南

海外西經

夏后啟

筮御飛龍果儻九代雲融融當是揮玉璜是佩對揚帝德稟天

靈誨張澍曰果儻九代果宜作樂字

三身國一臂國

品物流形以散混沌增下為多減不為損厥變難原請尋其本

奇肱國

山海經圖讚

三

妙哉工巧奇肱之人因風構思制為飛輪凌顏遂軌帝湯是寶

形天案天本作天

爭神不勝為帝所戮遂厥形天臍口乳目仍揮干戚雖化不服

女祭女戚

彼姝者子誰氏二女曷為水間操魚持俎厥儷安在離羣逸處

鸛鳥鸛鳥

有鳥青黃號曰鸛鸛與妖會合所集會至類則泉鵠厥狀難辨

丈夫國

陰有偏化陽無產理丈夫之國王是始感靈所通桑石無子

女丑尸

十日並熯女丑以斃梟于山阿揮袖自翳彼美誰子逢天之厲

巫咸

羣有十巫巫咸所統經技是搜術甄是綜採藥靈山隨時登降

并封

龍過無頭并封連載物狀相乖如驥分背數得自通尋之愈闕

女子國

簡狄有吞姜嫄有履女子之國浴于黃水乃娠乃字生男則死

軒轅國

軒轅之人承天之祐冬不襲衣夏不扇暑猶氣之和家為彭祖

乘黃

飛黃奇駿乘之難老揣角輕騰忽若龍矯實鑿有德乃集厥阜

滅蒙鳥大運山雄常樹

青質赤尾號曰滅蒙大運之山百仞三重雄常之樹應德而通

龍魚

龍魚一角似狸處陵侯時而出神聖攸乘飛鸞九域乘龍案龍

雲上昇

西方蓐收

蓐收金神白毛虎爪珥蛇執鉞專司無道立號西阿恭行天討

海外北經

無啓國

無啓國



萬物相傳非子則根無脊因心構肉生魂所以能然尊形者存

燭龍

天缺西北龍衝案衝類聚作衝火精氣為寒暑眼作昏明身長千里可

謂至神案神類聚作靈

一目國

蒼四不多此一不小子野冥替洞見無表形遊逆旅所貴維眇

柔利國

柔利之人曲脚反肘子求之容方此無醜所貴者神形於何有

共工臣相柳

共工之臣號曰相柳稟此奇表蛇身九首恃力桀暴終禽夏后

山海經圖讚

深目國

深目類胡但口絕縮軒轅道降款塞歸服穿胸長脚同會異族

聶耳國

聶耳之國海渚是縣雕虎斯使奇物畢見形有相須手不離面

夸父

神哉夸父難以理尋傾河逐日遞形鄧林觸類而化應無常心

尋木

渺渺尋木生于河邊竦枝千里上干雲天垂陰四極下蓋庚淵

鼓踵國

厥形雖大斯脚則企跳步雀踴墮不闕地應德而臻款塞歸義

歐絲野

女子鮫人體近蠶蚌出珠非甲吐絲匪蛹化出無方物豈有種

無腸國

無腸之人厥體維洞心實靈府餘則外用得一自全理無不共

平正

兩山之間正號曰平爰有遺玉駿馬維青視肉甘華奇果所生

駒駘

駒駘野驥產自北域交頸相摩分背翹陸雖有孫陽終不能服

北方禺彊

禺彊水神面色黧黑乘龍踐蛇凌雲附翼靈一乎冥立于北極

山海經圖讚

海外東經

君子國

東方氣仁國有君子薰華是食雕虎是使雅好禮讓禮委論理

案末句有誤

天吳

眈眈水伯號曰谷神八頭十尾人面虎身龍據兩川威無不震

九尾狐

青丘奇獸九尾之狐有道翔見出則銜書作瑞周文以標靈符

豎亥

禹命豎亥青丘之北東盡太遠西窮邠國步履宇宙以明靈德



十日

十日竝出草木焦枯羿乃控弮仰落陽鳥可謂洞感天人懸符

毛民國

牢悲海鳥西子駭塵或貴穴保或尊裳衣物我相傾孰了是非

黑齒國兩師妾予股國勞民國

陽谷之山國號黑齒兩師之妾以蛇挂耳予股食軀勞民黑趾

東方句芒

有神人面身鳥素服銜帝之命錫齡秦穆皇天無親行善有福

海內南經

泉陽

山海經圖讚

髡髻怪獸被髮操竹獲人則笑屑蔽其目終亦號咷反為我戮

狴狴

狴狴之狀形乍如犬厥性識往為物警辯以酒招災自貽纓胃

夏后啟臣孟涂

孟涂司巴聽訟是非厥理有曲血乃見衣所請靈斷嗚呼神微

建木

爰有建木黃實紫柯皮如蛇纓葉有素羅絕陰弱水義人則過

氏人

炎帝之苗實生氏人死則復蘇厥身為鱗雲南案南疑當為雨是託浮

遊天津

巴蛇

象實巨獸有蛇吞之越出其骨三年為期厥大何如屈生是疑

海內西經

貳負臣危

漢擊磐石其中則危劉生是識羣臣莫知可謂博物山海乃奇

流黃豐氏國

城圍三百連河案河疑當作阿比棟動是塵昏烝氣霧重焉得遊之以

教以縱

大澤方百里

地號積羽厥方百里羣鳥雲集鼓翅雷起穆王旋軫爰榮驟耳

山海經圖讚

流沙

天限內外分以流沙經帶西極頽唐委蛇注于黑水永瀾餘波

木禾

昆侖之陽鴻鸞之阿爰有嘉穀號曰木禾匪植匪莖自然靈播

開明案明下疑厥獸字

開明天獸稟茲金精虎身人面表此桀形睜視崑山威懾百靈

又玉珥琪樹

文王珥琪方以類叢翠葉猗萎丹柯玲瓏玉光爭煥彩豔火龍

不死樹

萬物暫見人生如寄不死之樹壽蔽天地請藥西姥烏得如羿



甘水聖木

醴泉璿木案璿當作睿養齡盡性增氣之氣祛神之氣何必生知然後為聖

後為聖

竅窳

竅窳無罪見害貳負帝命羣巫操藥夾守遂淪淵變為龍首

服常琅玕樹

服常琅玕崑山奇樹丹實珠離綠葉碧布三頭是伺遞望遞顧

海內北經

吉良

金精朱鬣龍行駿跼拾節鴻鶩塵下及起是謂吉黃釋聖屬里

山海經圖讚

天

蛇巫山鬼神蝮犬羣帝臺大蜂朱蛾

蛇巫之山有人操杯鬼神蝮犬主為妖災大蜂朱蛾羣帝之臺

闕非據比尸祿戎

人面獸身是謂闕非被髮折頸據比之尸戎三其角祿豎其肩

騶虞

怪獸五彩尾參於身矯足千里儻忽若神是謂騶虞詩歎其仁

冰夷

栗華之精練食八石乘龍隱淪往來海若是謂水仙號曰河伯

王子夜尸

子夜之尸體分成七離不為疏合不為密苟以神御形歸於一

宵明燭光

水有佳人宵明燭光流耀河滄稟此奇祥維舜一女別處一方

列姑射山大蟹陵魚

姑射之山實西西當作有神人大蟹千里亦有陵鱗曠哉溟海含怪

藏珍

蓬萊山

蓬萊之山玉碧構林金臺雲館竊哉獸禽實維靈府玉主甘心

海內東經

郁州

南極之山越處東海不行而至不動而改維神所運物無常在

山海經圖讚

无

韓鴈始鳩雷澤神琅瑯臺

韓鴈始鳩在海之州雷澤之神鼓腹優遊琅瑯噉嚙邈若雲樓

豎沙居繇埠端聖喚國

豎沙居繇埠端聖喚沙漠之鄉絕地之館或羈于秦或賓于漢

大江北江浙江浙江廬淮湘漢濛濛潁汝涇渭白沅贛

泗鬱肆潢洛汾沁濟滌序池漳水

川瀆交錯渙瀾流帶通潛潤下經營華外殊出同歸混之東會

大荒東經案荒經已下圖贊明藏本闕此從諸書增補尚多闕畧云

婦人國初學記

僬僥極度婦人又小四體取足眉目纒了



九尾狐

青正奇獸九尾之狐有道翔素類聚見出則衍書作瑞周文以標靈符

大荒南經

大荒西經

弱水

弱出昆山鴻毛是沈北淪流沙南映火林惟水之奇莫測其深

炎火山

木含陽氣精構則然焚之無盡是生火山理見乎微其傳在傳

為其妙之謠

山海經圖讚

大荒北經

若木

若木之生昆山是濱朱華電照碧葉玉津食之靈智為力為仁

封豕

有物貪婪號曰封豕薦食無饜肆其殘毀羿乃飲羽獻帝效技

海內經

補藏氏 玉鏡表夏 唐按廣韻四十八咸曰曠方言云箱類古曠切此曠當為曠玉曠猶言金匱耳說文曠小

義別 旋軫斯地 按韻學人段若膺皆以地讀如沱古音在歌類余謂也隸从車費在脂類支脂相通與歌類則遠亦其一證也

也隸从車費在脂類支脂相通與歌類則遠亦其一證也

厥號曰蠻 按目稱蠻蠻經曰其中多蠻蠻此謂又云厥號曰蠻者皆本一字而重言之古人每有此種文法猶下目

亦有數動 按御覽九百三十九有作不又白虹

澗和損平 按御覽九百三十七引作澗和此作澗誤又下文帶

鼓翻一揮十翼 按御覽三百三十九一揮作一連

頭文如繡 按上文尾與無龍脂類也繡

瑤琨取芥 按燕交類聚六作瑤

崎嶇被侵 按類聚九引

員止之上 按上疑當為正二字形相近與前畢方讚互誤也

山海經圖讚

三

山海經圖讚一卷



山海經訂譌一卷

樓霞郝懿行撰

南山經

雝山臨于西海之上在聞伏山山南之西頭伏當為汶

有草焉其狀如韭爾雅云霍霍當為薑

其名曰祝餘或作桂茶桂疑當為桂

堂庭之山多棧木棧別名連其連當為速

又東三百七十里曰柎陽之山音紐經柎當為柎柎注紐當為細

又東三百里柎山柎上疑脫曰字

基山有獸其名曰狇施一作施施當為施

有鳥名曰鷓鴣鷓鴣急性鷓鴣字二音經文鷓當為鷓鷓注文鷓當為鷓鷓當為鷓

山海經訂譌

英水其中多赤鱗音儒儒字譌明藏經本作儒

凡雝山之首自招搖之山以至箕尾之山凡十山二千九百五十里今才九山二千七百里

其祠之禮毛周官曰陽祀用騂牲之毛當為毛之

精用稌米稌稌稻也疑注衍一稌字

僕勾之山勾一作夕夕疑當為多

其中多比羸羸當為此

其上多梓枏爾雅以爲枏王引之云枏疑當作枏

凡南次二經之首自柜山至于漆吳之山凡十七山七千二百

里今七千二百一十里

精用稌稌稌也疑稌或硬之譌王引之曰稌與稌不同稌字非譌稌庸曰疑注當為稌稌也

禱過之山其下多犀兕重三千觔三字衍

多怪鳥廣雅曰鷓鴣鷓鴣明爰居鷓鴣雀皆怪鳥之屬也今廣雅作鷓鴣延居鷓鴣雀怪鳥屬也

其汗如漆汗當為汁

有穴焉水出輒入出當從藏經本作春

凡南次三經之首自天虞之山以至南禺之山凡一十四山六

千五百三十里今才一十三山五千七百三十里

右南經之山志大小凡四十四山萬六千三百八十里經當有山萬六千六百八十里今才三十九山萬五千六百四十里

西山經

錢來之山有獸名曰羝羊羝音針針當為羝

小華之山鳥多赤鷩冠金皆黃皆當為背

其木多椶枏椶樹高三丈許無枝條葉大而具枝生枏頭員枝枝字譌藏經本作枝

食之已癘韓子曰癘人憐王人字衍主當為王

大如筭而黑端筭替屬文選注引此經下有以毛射物四字

浮山多盼木音美目盼兮之盼郭既音盼經文不當為盼未審何字之譌

嶧冢之山漢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泗江即泗水郭本經文當作注于江今本譌為注于泗又脫漢字遂不復可讀

有草名曰菅蓉爾雅曰榮而不實謂之菅上脫英字

天帝之山有鳥黑文而赤翁翁頭下毛頭當為頭



阜塗之山有獸名曰猥如音猥嬰之嬰經

黃山盼水出焉音美日盼兮之盼經

其鳥多鷓音鷓鷓當為鷓

驪山是鎔于西海鎔猶隄也坤

凡西經之首自錢來之山至于驪山凡十九山二千九百五十

七里今三千一百一十七里

泰冒之山浴水出焉浴當

高山其下多青碧今越揭會稽縣東山出

鹿臺之山今在上郡

庾陽之山音旨庾當

山海經訂譌

其木多椶栲豫章豫章大木生七年而後復可知也注復字衍

皇人之山其下多青雄黃即雌黃也疑當為雄

凡西次二經之首自鈴山至于萊山凡十七山四千一百四十

里今四千六百七十

毛采言用雄色雞也雄

崇吾之山有木員葉而白柎經當為柎故郭音府其音符者乃常从木旁作柎耳傳寫譌遂不

復可別經傳此

有獸焉其狀如禺而文臂豹虎臧庸曰豹虎疑豹尾之譌

不周之山東望渤澤河水所潛其源渾渾泡泡郭注渾渾當為

水上當脫千字經注可證

黃帝是食是饗所以得登龍於鼎湖而龍蛇也注

堅粟精密禮記曰瑱密似粟粟或作栗經文粟疑當為栗注

引之

濁澤有而光有而當

五色發作言符彩五映色郭

其陰多楛木之有若國語曰楛木不生花也花當為危

爰有注水其清洛洛水附下之貌也淫音遙也案雷當為瀾或為流陳壽祺曰淫無遙音經淫字

名曰沙棠可以禦水食之使人不溺刻以為舟制

桃水其中多鱗魚音滑鱗當為

山海經訂譌

玉山有獸其名曰狡其音如吠犬見則其國大穰狀如豹文

其音如錄音錄義未詳經文作錄郭復音錄必有誤

積石之山其下有石門河水冒以西流今在金城河門

其音如擊石其名如狻京氏易義曰音如石相擊音靜也經

之上當

三危之山有獸名曰微徊傲壹兩音微當

有鳥其狀如鷓其名曰鴟扶猓則短當為扶猓則死

有神焉其狀如黃囊為鳥

渤山神蓐收居之亦金神也人面虎爪

尾當為毛

尾當為毛

尾當為毛



其音如棄百聲棄當為麥

凡西次三經之首崇吾之山至于翼望之山凡二十三山六千

七百四十四里今才二十二山六千二百四十里加流沙四百里才六千六百四十里

羅父之山父當為谷見玉篇廣韻

孟山其獸多白狼白虎白虎虎名魁應注有脫誤當為白虎名魁黑虎名魁

其名自號也或作設設亦呼耳設當為設

凡西次四經自陰山以下至于崦嵫之山凡十九山二千六百

八十里今才三千五百百八十五里

右西經之山山下脫凡七十七山一萬七千五百一十七里

經當有七十八山一萬七千五百一十一里今則一萬八千一十二里

山海經訂譌

北山經

逢水其中多芘石芘當為此

彭水其中多儵魚其狀如雞而赤毛三尾六足四首儵當為儵首當為目

邊春之山有獸名曰幽鷄鷄音邊當為類

單張之山有獸名曰諸健音如健牛之健郭旣音健經文不當為健疑健字之譌而玉篇仍作健

字又似不譌

凡北山經之首自單狐之山至于隄山凡二十五山五千四百

九十里今五千六百百八十里

管涔之山汾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河至汾陽縣北西入河汾陽當為汾陰

敦頭之山旄水東流注于印澤下文北山作印澤說文作印澤

梁渠之山其獸多居暨其狀如彘而赤毛彘似鼠赤毛如刺猊郭注赤字猊字並衍

湖灌之水其中多鮠亦鱖魚字文選注四子講德論引郭氏此注曰鮠魚似蛇時關切疑即今本注下

脫文也

凡北次二經之首自管涔之山至于敦題之山凡十七山五千

六百九十里今才一十六山六千一百四十里

太行之山有獸其名曰驪善還還旋旋儻也還當音旋注旋上脫音字

王屋之山今在河東東垣縣北東垣東字衍

景山南望鹽販之澤即鹽池也鹽池上當脫解縣二字

謁戾之山沁水出焉南流注于河或出穀述縣羊頭山述當為遠

山海經訂譌

神囷之山音如倉囷之囷郭旣音囷之困郭氏復音如之知經文必不作困廣韻引作箇疑是也

少山清漳之水出焉東流于濁漳之水清漳出少山大無谷至濁漳或曰東北至邑城入於大河也武安縣南臯官邑入於

當為大臯臯官當為黍喜邑城當為阜成

繡山涓水出焉其中有鱓鼃鼃龍似蝦蟆龍龜疑當為耿龍馬瑞辰曰龍疑龍之或體也

敦與之山漆水出於其陽而東流注于泰陸之水今鉅鹿北廣平澤平當

阿為

泝水出于其陰而東流注于彭水今泝水出中丘縣西窮泉谷中丘上當脫常山二字

秦戲之山崒沱之水出焉今崒池水出鴈門南成縣南武夫山成當為城

其川在尾上川廣也王引之曰川似當為州字形相近而誤

又北水行五百里至于鴈門之山此經不言有水山馬當有脫文



西望幽都之山浴水出焉浴即黑水也郭注浴下當脫水字

凡北次三經之首自太行之山以至于無逢之山凡四十六山

萬二千三百五十里今四十七山一萬二千四百四十里

右北經之山志凡八十七山二萬三千二百三十里經當有二萬三千五百三十里今則八十八山二萬四千二百六十里

東山經

番條之山減水出焉音同減損之減郭既音減經文不當為減未審何字之譌

高氏之山其下多箴石箴當為砭

又南三百里曰泰山從山下至頂四十八里史記正義引此作百四十八里

有獸名曰狢狢音如吟惘之惘吟當為呻

山海經訂謄

東流注于江一作海據水經注當作汝竹山亦同

竹山激水出焉其中多此羸羸當為羸

凡東山經之首自檄蠡之山以至于竹山凡十二山三千六百

里今才三千五百里

祈聃用魚公羊傳云蓋叩其鼻以聃神羊傳當為穀梁傳聃疑當為魴

澧水其中多珠璣魚其狀如肺而有目有當為四

餘莪之山有獸名曰狢狢仇餘二音狢當為几

冕麗之山有獸名曰蠶姪龍姪二音經當為姪注當為姪

又南五百里曰礪山音一貞反注一反二字疑衍中次十一經嬰礪之山音真可證

孟子之山其草多菌蒲未詳音咽昭之咽當為咽

餘鯨之魚其名自叫名藏經本作鳴

東望博木扶桑二音感博曰經多古文此必作東望博故郭云扶桑二音說文桑字也唐音而灼切

凡東次三經之首自尸胡之山至于無臯之山凡九山六千九

百里今才六千四百里

北號之山有獸名曰狢狢葛五二音經當為狢狢注當為葛旦

凡東次四經之首自北號之山至于太山凡八山一千七百二

十里此經不言神狀及祠物所宜疑有闕脫

右東經之山志凡四十六山萬八千八百六十里今才萬八千二百六

里

中山經

山海經訂謄

金星之山多天嬰其狀如龍骨可以已瘞瘞瘞也當為瘞瘞也

陰山其中多彫棠彫疑當為形

凡薄山之首自甘棗之山至于鼓鐘之山凡十五山六千六百

七十里今才九百三十七里

輝諸之山其鳥多鵙似雉而大青色有毛有毛當為有毛角

又西三百里曰陽山三百當為三十

昆吾之山其上多赤銅尸子所謂昆吾之劍劍當為金郭又云銅劍一枝枝當為枝

有獸名曰蠶蜺上巳有此獸疑同蠶疑當為蜺

凡濟山經之首自輝諸之山至于蔓渠之山凡九山一千六百

七十里今一千七百七十里



南望瑋渚郭云瑋音填 水經注引此經瑋作瑋

實惟河之九都九水所潛故曰九都 郭注潛字誤瑋字亦誤

凡負山之首自敖岸之山至于和山凡五山四百四十里今才八十里

甘水其中多冷石冷石未聞冷或作涂 經

釐山有獸焉名曰獺音蒼頡之頡 獺字諸書所無文

牡山其下多竹箭竹籊籊上竹字疑衍

成侯之山其草多芄芄當為芄

凡薄山之首自苟林之山至于陽虛之山凡十六山二千九百八十里今才十五山

山海經訂譌 九

實惟蜂蜜之廬蜜赤蜂名 赤當為亦

橐山多楛木楛成如有鹽粉著狀可 以酢羹 酢當為作

凡縞羝山之首自平逢之山至于陽華之山凡十四山七百九十里今八百二里

其實如菟耳菟耳兔絲也見爾雅 爾雅當為廣雅

有草焉其狀葉如榆狀葉當為葉狀

有草焉其名曰嘉榮服之者不寢音廷搏之廷 當為脰脯之脰

其葉狀如荻荻亦蒿也音狄 當為荻狄當為秋

又東三十里曰大隗之山今榮陽密縣有大隗山隗固 溝水所出 固溝當為山隗

有草名狼音狼戾 狼當為狼戾當為狼

服之不天言盡壽也 盡當為益

凡苦山之首自休與之山至于大隗之山凡十有九山千一百八十四里今才一千五百六里

東南流注于江今睢水出新城魏昌縣東南發阿 魏昌晉書地理志作昌魏

東北百里曰荆山今在新城沐鄉縣 沐當為汭

漳水其中多鮫魚鮫魚類也 鮫當為鮫

其獸多閭麋似鹿而大也 麋當為麋

女几之山多閭麋麋麋似麋而大假毛豹脚 假當為獐豹當為狗

光山其下多木木疑當為水

石山其上多邽石未詳疑 當為邽石

山海經訂譌 十

謹山多邽石疑當為邽石

凡荆山之首自景山至琴鼓之山凡二十三山二千八百九十里今三千一十里

東北流注于海至廣陽縣入海 廣陽縣當為廣陵郡

其獸多夔牛此牛出上庸郡人弩射 殺射下當脫之字

蛇山有獸名狔狼音巴 巴當為已

勾欄之山音絡欄之標 標當為柅

隗山其木多桃枝荆芭芭當為芭芭又 紀之假借字

葛山其下多瑊石瑊石動石似玉也 郭注 瑊石字衍動當為玃

凡岷山之首自女几山至于賈超之山凡十六山三千五百里



今三千六百五十里

熊山席也席者神之所馮止也席當為帝字形相近而譌

凡首陽山之首自首山至于丙山凡九山二百六十七里今三百一十里

驄山帝也其祠羞酒太牢其率下之其疑當為具

翼望之山湍水出焉鹿搏反疑

東流注于濟今湍水逕南陽穰縣而入清水經文濟注文清並當為南陽當為義陽

脫水出焉音況取當為脫見玉篇

神耕父處之常遊清冷之淵清冷水在西號郊縣山上西號郊當為西鄂字之誤衍

有九鍾焉是知霜鳴霜降則鍾鳴故言知也經注知並當為和見北堂書鈔所引

支離之山濟水出焉南流注于漢今濟水出鄆縣西北山中經文濟及注文濟並當為清

山海經訂謫

士

秩簡之山其上多松柏枳柏枳葉似枹經注枳當為枹

即谷之山多系豹即今荆州山中出黑虎也出當為之

高前之山其上有水甚寒而清帝臺之漿也今河東解縣南檀首山上有水檀

首當為檀道

鮮山有獸其狀如膜大大當為犬見廣韻

又東三十里曰章山或作童山經章山當為阜山注童山當為章山

其中多脆石魚脆反脆藏經本作脆

大支之山無草木木字衍藏經本無

歷石之山或作歷疑當為曆

名曰嬰餘音如枳栢之枳栢當為枳見曲禮注

凡山有獸名曰鬻鬻見則天下大風鬻一作龍疑當為龍

凡荆山之首自翼望之山至于凡山凡四十八山三千七百三

十二里今四千二百二十里

堵山玉山冢也堵山見中次十經玉山見中次九經此經都無此二山未審何山字之譌

凡洞庭山之首自篇遇之山至于榮余之山凡十五山二千八

百里今才一千八百四十九里

右中經之山志大凡百九十七山二萬一千三百七十一里

今二萬九千五百九十八里

右五藏山經五篇大凡一萬五千五百三十三字今二萬一千二百六十五字

海外南經

山海經訂謫

志

其為人小類赤肩當脾上正赤也脾當為膊

生火出其口中疑無生字疑是

羿射殺之在昆侖虛東擊商亦人也經文之下衍在字注人下脫貌字見北堂書鈔所引

焦僂國在三首東外傳云焦僂民長三尺八民當為氏又引詩舍神霧曰從中州以東西字衍

狄山帝堯葬于陽今陽城縣西陽城當為城陽

爰有熊羆文虎尸子曰中黃伯余伯下脫曰字

視肉有兩日食之無盡尋復更生如故無字衍北堂書鈔引作有服食之盡

海外西經

奇肱之國後十年西風至

軒轅之國在崑崙山之際此字



此諸天野天音妖 此字亦衍妖當為沃

龍魚陵居在其北狀如狸或曰龍魚似狸一角經注龍魚當為鯉龍類也

一口鼈魚鼈音慈慎也 鼈無鱗音疑注詩王引之曰橫當為慈慈訓惡也

有樹名曰雄常先入伐帝于此取之其俗無衣服中國有聖帝也 經文伐當為代幸有郭注可證 然經句義尚未足恐更當有脫文

長般之國在雄常北被髮長臂人身如中人而臂長二丈 二當為三見海外南經

海外北經

無臂之國為人無臂臂肥腸也 肥當為胖

燭龍居鍾山下淮南子曰龍身一足 一當為無

禹厥之三仞三江掘塞之而三江沮洳當為陷

山海經訂譌

平正爰有甘相其樹枝餘皆赤黃華白葉黑實呂氏春秋曰其白葉當為黃葉白華據郭音甘相如粗黎之粗 郭注黃華作相淮南墜形訓作楛即和木字說文作楛疑經當為楛也 甘華亦赤枝餘黃華 黃華亦當為黃葉

海外東經

君子國使二大虎在旁大虎當為文虎後漢書東夷傳注引此經云

青丘國其狐四足九尾汲冢竹書曰柏子征于東海及王壽 王當為三

黑齒國在其北東夷傳曰倭國東四 十餘里 十當為千

為人黑食稻啖蛇黑下當 脫齒字

為人黑首首當為齒 古文形近

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若授之常情則無理 矣 搜疑當為揆

山海經箋疏 訂譌

為人身生毛為人短小而體盡 有毛 而當為面

海內南經

三天子鄩山在閩西海北海海字疑衍

桂林八樹在番禺東八樹而成林信其 大也 信當為言

鬱水出湘陵南海鬱水見海內東經與 此有異疑經有謬文

見人笑亦笑古本作見人則 笑今本疑非見

左手操管爾雅云翬翬 當為翬翬

狴狴知人名其為獸如豕而人面頭如椎雞食之不昧 此八 字誤衍當刪郭又云今交州 封豕州 當為豕

犀牛其狀如牛而黑犀牛似水牛豬頭庫脚三角 注文當 如是今本誤分離其文遂不復可讀

山海經訂譌

丹山在丹陽南丹陽居屬也此十一字乃郭注誤入 經文居又巴字之譌

海內西經

繫之山上木物稟異氣出於不 然 不當為自

后稷之葬山水環之在廣都之野 當為都廣

而有九井淮南墜形訓作有九井初學記 引此經作上有九井疑而字譌

一曰挺木牙交淮南作璇樹璇玉類也 璇當為璇與挺形 近樹古文為璇傳寫者破壞之因為牙交滅 庸曰挺木牙交為曼兌之異文曼長也兌讀為銳言聖木之 長而葉銳也 挺當為挺長兒牙交言枝柯之交互也

伺琅玕樹莊周曰有人三頭遞吹遞起以伺琅 玕與玕琪子 與玕琪子四字衍

海內北經

大蠶其狀如蠶蠶疑當為蠶 古文蠶字

二六九



矯其為人虎文歷有符 言脚有膊腸也

騶吾乘之日行千里 周書曰夾林會耳

冰夷人面乘兩龍 畫四面各乘靈車駕

海內東經

都州在海中一曰郁州 世傳此山自蒼梧從南

始鳴在海中轅厲南 轅厲疑當為韓

浙江出三天子都其在東 其字疑為據太平寰宇記

淮水出餘山餘山在朝陽東 朝陽縣今屬新野

入海淮浦北 至廣陵縣入海

湘水出舜葬東南陬西環之 今湘水出零陵營道縣陽湖

山海經訂謬

一曰東南西澤 疑文有

漢水出鮒魚之山 此經漢水所出既誤又不見所入處蓋

溫水出啞喇山在臨汾南 汾當為渙又郭注云今溫水在

入江州城下 此言白水入江也

沅水山出象郡鐔城西 山字

入東注江 入字疑衍或

肆水出臨晉西南 肆音如肆得之肆 若經文作肆何復音

濟水絕鉅鹿澤 鉅鹿今在高原

入齊瓊槐東北 今瓊石也 當為今河

潦水出衛皋東 有潦山小潦水所出西南

入越章武北 章武郡名 越字

入章武南 水 沂陰當為沂鄉

大荒東經

東海之外大壑 大壑上當

有大人之國 長者不過十丈 十丈當為十之見魯語郭

中容人食獸木實 此國中有赤木名木其華實

司幽生思士不妻思女不夫 白鶴相視眸子不運而感

有山名曰鞠陵于天東極離稽 三山名也音穀稽

名曰折丹 神人 名曰折丹上疑脫有

東方曰折 單呼之 呼當為呼臧庸曰吁呼通

山海經訂謬

有因民國勾姓而食 勾姓下而食

不得復上 應龍居住地下

大荒南經

舜與叔均之所葬也 基今在九疑之

有千蛇食塵 今南山蛇吞

有山名曰去瘞 音如風瘞之瘞 此即風瘞

楓木蚩尤所棄其楛楛 已摘棄其楛

義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 言生十日各以日名名之故言生十

有小人名曰菌人 音如朝菌之菌 此即朝菌之菌郭又



大荒西經

有白氏之國氏當

有先民之國先當為天古字形近

西有王母之山西有當

璇瑰瑤碧璇瑰亦玉名轉回二音經當為瑤瑰注當為旋回

爰有百樂歌儻之風爰有百種伎樂歌儻風曲注爰明藏本作言是也

有神人面無臂兩足反屬于頭山山當為上

下地是生噎后土生噎鳴見海內經此經疑有闕脫

有赤犬名曰天犬其所下者有兵周書云周當為漢

名曰西王母西王母雖以昆侖之宮以當為居古字相近

女祭女菀或持解 菀當為菀解當為解

有壽麻之國壽麻 春秋曰南服南當為西

有樹赤皮支幹青葉名曰朱木青葉當為青華見大荒南經

顛頊死即復蘇淮南子曰后稷龍在建木西其人死復蘇其中為魚 龍當為壘中當為半見淮南墜形訓

大荒北經

皆出衛于山古本當衛止連文而以皆出于山四字相屬今本誤倒耳

有三桑無枝皆高百仞 郭注四字當在經中誤入注文耳見菀文類聚所引

有人衣青衣名曰黃帝女魃音如早成之魃 据後漢書注所引經文當為妓注文當為魃

有神人面獸身名曰天戎神當為人見史記周本紀集解所引

名曰若木生昆侖西附西極 郭注七字當入經文

有神人面蛇身而赤身長千里 郭注四字當在經文是謂燭龍 有龍銜精以徃照天門 中云 精上脫火字

海內經

有人名曰柏高柏子高仙者也 據郭注經文相高之閒當脫子字

有都廣之野后稷葬焉其城方三百里蓋天下之中素女所出也 郭注一十六字當入經文又引離騷曰絕都廣野而

有木名曰若木樹赤華青 華當為葉

名曰鳥氏氏當為民

神民之正為民

有青獸人面青字疑衍

山海經訂謬

南方有贛巨人面長臂臂當為臂

有南山音芝南之南 經文南疑亦當為南

有山名三天子之都一本三天子之鄩山一本下當脫作字或云字

予狐蓬尾蓬叢也阻留反 阻留反三字交無所指當有脫誤年廷相云叢字可讀如叢則阻留當是叢字之音也

般是始為弓矢世本曰牟夷作矢 當為夷牟

帝俊賜羿彤弓素矰以白羽羽之 下羽字疑謬

晏龍是為琴瑟世本云伏羲作琴神農作瑟 當云伏羲作瑟神農作琴

是復土壤以處江水復當為壤

經內逸文

北次三經空桑之山上已有此山疑同名也 今上文無此山



海外東經勞民國其為人黑食果草實也

大荒南經有獸左右有首名曰跣踴出狹民兩

有卯民之國其民皆生卯卯卯

大荒西經有人反臂名曰天虞即尸

海內經有大幽之國即幽民也

以上見本經以下見各書

論衡通別篇云董仲舒觀重帝之鳥劉子政曉貳負之尸皆見

山海經案重帝玉

論衡訂鬼篇引此經云滄海之中有度朔之山上有大桃木其

屈蟠三千里其枝開東北曰鬼門萬鬼所出入也上有二神人

山海經訂謬

一曰神荼一曰鬱壘主閱領萬鬼惡害之鬼執以葦索而以食

虎於是黃帝乃作禮以時驅之立大桃人門戶畫神荼鬱壘與

虎懸葦索以禦凶魅案所引與後漢禮儀志

應劭漢地理志浮氏注云山海經浮水所出者也

玉篇鱉字注引此經云形如車文青黑色十二足長五六尺似

蟹雌常負雄漁者取之必得其雙子如麻子南人為醬案車當

透注吳都賦正作惠文冠尺作寸似蟹句下有足悉在腹下五

字而無子如麻子二句其餘則同而不云出山海經唯廣韻引

作郭璞注山海經云其文同玉篇證知二書所引乃郭注逸

文也李善注江賦引廣志曰鱉魚似便面雌常負雄而行失雄

則不能獨活出交並南海中

廣韵九魚渠紐下云獾狻獸名食猛獸出山海經案太平御覽

引同唯獾作

廣韵四十七榘沈紐下云榘木名山海經云煮其汁味甘可為

酒

廣韵一屋卜紐下云獾鉛南極之夷尾長數寸巢居山林出山

海經

廣韵二十八盍款紐下云魴魚名出山海經案二十七合納

似鱈無甲有

文選西京賦注引此經云閭風之上或上倍之是謂乎圃或上

倍之是謂大帝之居案此淮南墜形訓

文選海賦及左思招隱詩江淹雜體詩注並引此經郭注云橫

山海經訂謬

塞也

文選郭氏游仙詩注引此經郭注云遯者退也

北堂書鈔一百五十二卷引此經云東南荒山有銅頭鐵額兵

日飲天酒三斗酒甘露也

藝文類聚二卷引此經云列岐電名

類聚八十六卷引此經云箕山之東有甘櫨洞庭之上其木多

櫨甘櫨列於昆侖

初學記二十八卷引此經云雲山之上其實乾腊郭注云腊乾

梅也今案中次十二經

初學記三十卷引此經云鯢魚赤目赤鬣者食之殺人案北山



莫之水其中多赤鮭郭注云今名鱖魚音主此郭據時  
驗而言也今所見鱖魚背青腹白日解開則都無赤色者與  
經云赤鮭不合而初學記引經鱖魚赤目赤鬚者食之殺人鮭  
即鮭也鮭與鮭聲相近經之亦鮭疑此是也將初學記所引本  
在郭注今  
脫去之邪

李肇國史補引此經云水獸好為害禹鎖之名巫支祈案輟耕錄云山  
海經水獸好為害禹鎖  
于軍山之下名無支祈

韓鄂歲華紀麗引此經云狼山多毒草盛夏鳥過之不能去

李珣海藥本草引此經云木香生東海崑崙山

太平御覽九卷引此經云大極山東有溫水湯不可過也

御覽十二卷引此經云仙王降甘露人常飲之案吳淑事類賦引人上有仙字

御覽三十五卷引此經云離魚見天下大樓案西次二經泰器山鱈魚與此同

山海經訂譌  
御覽三十八卷引此經云蓬萊山海中之神山非有道者不至

案海內北經有蓬萊山

御覽四十二卷引此經云陸渾山伊水出焉今亦號方山案楊慎外

集陸渾山山海經作黃渾按古陸字作畜黃渾當是畜渾之誤

御覽四十三卷引此經云祭水源伏流三百餘里云云

御覽四十五卷引此經云湯山湯水出焉此湯能愈疾為天下最

御覽四十五卷引此經云大翻山小翻山有神廟神宇云云

御覽一百六十六卷引此經云甘松嶺亦謂之松桑嶺江水發

源於此

御覽三百六十七卷引此經云反吾國其人反舌一日交案交

支即海外南  
經岐舌國

御覽九百十卷引此經云果然獸似獼猴以名自呼為蒼黑羣  
行老者在前少者在後得果食輒與老者似有義焉交趾諸山  
有之獠人射之以其毛為裘褥甚溫煖

郭注引水經

南山經首青丘之山水經云即上林賦云林田於青丘

西次三經積石之山水經引山海經云積石山在鄯州山東河所入也

北次三經碣石之山水經曰碣石山今在遼西臨榆縣南水中

中次七經末山末水出焉北流注于役水經作沫

海內東經漢水出鮒魚之山案水經漢水出武都沮縣東狼谷經漢中魏興至南鄉東經襄陽至

山海經訂譌

江夏安陸縣入江別為  
河水又為滄浪之水

合洞庭中水經曰沅水出牂牁且蘭縣又東北至鄧城縣為沅水又東過臨沅縣南又東至長沙下雋縣

洛水出洛西山東北注河入成臯之西案水經漢水今出上洛家嶺山東北經宏農至

河南鞏  
縣入河

入齊琅槐東北諸水所出又與水經違錯

以上見本經以下出各書

陶宏景刀劍錄云水經云伊水有一物如人膝頭存爪人浴輒

沒不復出案鄭注水經河水云河水又南與疎水合水中有物如三四歲小兒膝頭似虎掌爪常沒水中出膝頭小兒不知欲

好在積上自暴膝頭似虎掌爪常沒水中出膝頭小兒不知欲

取弄戲便殺人或曰人有生得者摘其鼻服可小小使名為水  
虎者也郭與刀劍  
錄所引為一物



初學記三十卷引水經曰海魚曰山魚長數千里先居海底入先則海水為湖出先則水潮退出入有節故潮水有期案此條

所詳

補嬰以百珪百璧嬰謂陳之以環祭也或曰嬰即古嬰字謂蓋

一引漢書嬰城固守音義曰以城自繞也華嚴經音義卷二十

漢書集注嬰繞也加也正與環之以嬰義合解作嬰字似遠

句餘之山至台稽之山嚴可均謂懿行曰經內道里計算不同

參差互異即如南次二經之句餘會稽中閉豈容一千五百里

但須按全經一計之數若推是而諸山數或可多有好

古而工畫者本嚴氏之說繪諸尺幅百里之迴一覽可盡誠希

六圖海外經以下八篇大荒經以下五篇又為若干國鳥獸神

怪之屬別

三

再遺之魚 錢制曰經文再字疑毋字傳寫之謬

名曰肥遺 郭氏圖讚作再遺後人誤加影也

也經云一首兩身即符子所稱一頭兩身之蛟蛟字緩

發鳩之山 何案淮南子發包山當是發允之為即此發鳩山也

是多僕縈蒲盧 何案夏小正廣雅之蒲盧國語之蒲縈皆蜃蛤

之郭注以蒲盧為蜃蛤固誤箋

疏謂蒲盧聲轉為僕縈亦未安

有山名曰常陽之山 何案呂氏春秋論大篇地大則有常祥不

山名箋疏駁之良是今檢不庭類天翟不周高注惟以不周為

經此文云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常陽日月所入當即是常祥山

也常陽同聲後文又有常祥之山古字吉祥通作吉祥以此又

大荒東經有皮母之山即古覽岐母字形相近然則常祥以下

六山名無疑惜天翟未得其證耳

南山經枉陽之山其中多石可以為底 漢書地理志云南山

底是砥字之借滿是滿字之誤戰國策百舍中滿高誘注重滿

累砥也後人滿加足引故為作滿賦案戰國策足重滿而不

休息鮑彪注足傷皮皴如露也文選難蜀父老躬朕朕無賦

唐劉良注口砥滿也朕股上小毛也言難蜀父老躬朕朕無賦

善注引三蒼解詁皆曰砥滿也竹施切惟毛本誤為嘶耳

單張之山有鳥焉可以已痢 痢瘕病也 頤焮案說文瘕小兒

瘕也小兒瘕瘕病也痢同上疑

此注及玉篇瘕字皆瘕字之謬

京山其陰有石磻 磻石砥也 尸子曰加予黃砥明色非一也

作加之黃砥今本後人誤改也

燕山多嬰石 言石似玉有符彩嬰帶所謂燕石者 頤焮案玉

嬰珉之玉蓋即此經

所詳嬰石郭注非

三

中山經嶽山有草多薺韭多約空毒 卽蛇皮脫也 頤焮案蛇

脫也形聲皆相近

大荒東經有女和月母之國有人名曰崑北方曰崑來之風曰

狹言亦有兩名也 頤焮案上文來風曰俊注未詳來風所在

草大荒南經有獸名曰踰陽注出後名曰今本無此國集韻引

有國曰狹氏名卽氏之謬

西山經槐江之山爰有淫水其清洛洛 郭注淫音遙也陳梅修

謂張澍按漢書岑彭傳更始遣將軍循

偉鎮淮陽東觀記作淫偉是淫與循通也

黃帝是食是粿 郭注所以登龍于鼎湖而龍蛇也 澗

積石之山 郭注今在金城河門關澗澗云門字衍 澗按

北山經倫山踰川在尾上 箋疏王伯申以川當為州 澗續

書內有踰川字一條附于此照之入

1276 續修四庫全書 8 反E句



呼牛馬之疾為春余莫知其解思之知當為穿為川乃信土俗  
方言果符訓詁之旨也按山海經倫山有狀如麋其川在尾  
上郭注川穿也而姚旅書引川作穿蓋川可訓穿故釋名云  
川穿也顏師古漢書李尋傳注云川者水貫穿而通流也裴氏  
廣州記云南海龍川縣本博羅縣之東海有龍穿地而出即穴  
流東泉因以為號是川之訓穿傳記多有之又伯樂相馬經有  
馬白州亦當是川字畢中丞山海經校本疑川當為州蓋據爾  
雅白州然不知郭氏注亦以為穿則州為後人訛寫無疑也  
東山經子桐之山箋疏司馬相如梓桐山賦即斯山 樹按長  
卿蜀人所賦者宜是梓桐山桐種字通此經  
地域似不在對

中山經實惟河之九都郭注九水所潛故曰九都訂云郭注潛  
字誤 樹按潛宜作渚渚聚也都亦聚

也藏經木作聚誤

半石山嘉榮箋疏本草經藥荷與巴蕉同類 樹按宗棟亦以  
藥荷為周禮之嘉草可除蠱毒也王逸大招注直  
尊一名藥荷史記相如游獵賦注闕馴云樽且藥荷也與逸注  
同樽且漢書作巴且楊用修引急就章注云藥荷即今甘露菴

山海經訂語  
誤以巴蕉為藥荷也司馬賦既有諸蔗樽且又有芭  
蕉藥荷樽且非藥荷明矣詳見樹續點書毒蠱篇

海外北經禺彊箋疏禺京禺彊字異實一人 樹按禺彊即禺  
京是也前人已言之若謂字異即京則未  
信考禺京為禺彊之子禺彊為黃帝之子則梁簡文所云禺京  
為黃帝孫者合矣而字異乃少昊之子也不得合為一人

大荒南經有女子名羲和箋疏常儀羲和通為一人 樹按世  
木呂氏春秋竝云羲和占日常儀占  
月顯係兩人不得  
云羲和即常儀矣

海外西經圖讚夏后啓果儻九代樹按果  
宜作樂字

訂譌崇吾之山有木員葉白柎訂云柎當為柎 樹按柎即詩  
之鄂不也與附通花足也經文  
宜作柎不  
宜作柎

山海經箋疏 叙錄

山海經敘錄

西漢劉秀上山海經表曰侍中奉車都尉光祿大夫臣秀領校  
祕書言校祕書太常屬臣望所校山海經凡三十二篇今定為  
一十八篇已定山海經者出於唐虞之際昔洪水洋溢衍中  
國民人失據斂隘於工陵巢於樹木絲既無功而帝堯使禹繼  
之禹乘四載隨山乘木定高山大川益與伯翳主驅禽獸命山  
川類草木別水土四嶽佐之以周四方逮人跡之所希至及舟  
輿之所罕到內別五方之山外分八方之海紀其珍寶奇物異  
方之所生水土草木禽獸昆蟲麟鳳之所止禎祥之所隱及四  
海之外絕域之國殊類之人禹別九州任土作貢而益等類物

山海經敘錄

善惡著山海經皆聖賢之遺事古文之著明者也其事質明有  
信孝武皇帝時嘗有獻異鳥者食之百物所不肖食東方朔見  
之言其鳥名又言其所當食如朔言問朔何以知之即山海經  
所出也孝宣帝時擊磻石於上郡陷得石室其中有反縛盜械  
人時臣秀父向為諫議大夫言此貳負之臣也詔問何以知之  
亦以山海經對其文曰貳負殺窳窳帝乃梏之疏屬之山桎其  
右足反縛兩手上大驚朝士由是多奇山海經者文學大儒皆  
讀學以為奇可以考禎祥變怪之物見遠國異人之謠俗故易  
曰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亂也博物之君子其可不惑焉臣秀  
昧死謹上



東晉記室參軍郭璞注山海經敘曰世之覽山海經者皆以其  
闕誕迂誇多奇怪倣儻之言莫不疑焉嘗試論之曰莊生有云  
人之所知莫若其所不知吾於山海經見之矣夫以宇宙之寥  
廓羣生之紛屯陰陽之煦蒸萬殊之區分精氣渾淆自相潰薄  
遊魂靈怪觸象而構流形於山川麗狀於木石者惡可勝言乎  
然則總其所以非鼓之於一響成其所以變混之於一象世之  
所謂異未知其所以異世之所謂不異未知其所以不異何者  
物不自異待我而後異異果在我非物異也故胡人見布而疑  
麋越人見麕而駭豨夫翫所習見而奇所希聞此人情之常蔽  
也今略舉可以明之者陽火出於冰水陰風生於炎山而俗之

山海經敘錄

二

論者莫之或怪及談山海經所載而咸怪之是不怪所可怪而  
怪所不可怪也不怪所可怪則幾於無怪矣怪所不可怪則未  
始有可怪也夫能然所不可所不可然則理無不然矣案  
汲冢竹書及穆天子傳穆王西征見西王母執壁帛之好獻錦  
組之屬穆王享王母於瑤池之上賦詩往來辭義可觀遂襲昆  
侖之玉遊軒轅之宮眺鍾山之嶺玩帝者之寶勒石王母之山  
紀跡辛圃之上乃取其嘉木豔草奇鳥怪獸玉石珍珠之器金  
膏燭銀之寶歸而殖養之於中國穆王駕八駿之乘右服盜驪  
左騶騄耳造父為御奔戎為右萬里長騫以周歷四荒名山大  
川靡不登濟東升大人之堂西燕王母之廬南轅福慙之梁北

躡積羽之衝窮歡極娛然後旋歸案史記說穆王得盜驪騄耳  
驪騄之驥使造父御之以西巡狩見西王母樂而忘歸亦與竹  
書同左傳曰穆王欲肆其心使天下皆有車轍馬跡焉竹書所  
載則是其事也而譙周之徒足為通識瑰備而雅不平此驗之  
史考以著其妄司馬遷敘大宛傳亦云自張騫使大夏之後窮  
河源悉視所謂昆侖者乎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  
言也不亦悲乎若竹書不潛出於千載以作徵於今日者則山  
海之言其幾乎廢矣若乃東方生曉畢方之名劉子政辨盜械  
之尸王順訪兩面之容海民獲長臂之衣精驗潛效絕代懸符  
於戲羣惑者其可以少寤乎是故聖皇原化以極變象物以應

山海經敘錄

三

怪猨無帶隨曲盡幽情神焉度哉神焉度哉蓋此書跨世七代  
歷載三千雖暫顯於漢而尋亦寢廢其山川名號所狂多有舛  
謬與今不同師訓莫傳遂將湮泯道之所存俗之所喪悲夫余  
有懼焉故為之創傳疏其壅闕闢其弗蕪領其卒致標其洞涉  
庶幾令逸文不墜於世奇言不絕於今夏后之跡靡棄於將來  
八荒之事有聞於後裔不亦可乎夫麟裔之翔叵以論垂天之  
凌颺浴之遊無以知絳糾之騰鈞天之庭豈伶人之所躡無航  
之津豈蒼兕之所涉非天下之至通難與言山海之義矣嗚呼  
達觀博物之容其鑿之哉

山海經目錄總十八卷

本三萬九百九十九字注二萬三百五十一  
字總五萬一千二百六十九字 總行



案此玉海所校也今校經三萬八千二百二十五字  
注二萬三千八百三十三字總五萬一千二百八十八字

南山經第一 本三千五百四十七字注二千一百七十七字  
一萬八千六百六十一字注

一千八百六十一字注

西山經第二 本五千六百七十二字注三千二百二十二字  
校經四千六百四十四字注三千七百二十

字六

北山經第三 本五千七百四十六字注二千三百八十二  
字今校經四千二百四十一字注一千六百

九字三十

東山經第四 本二千四百三十三字注三百七十五字  
今校經二千一百三十三字注四百五十五字

中山經第五 本四千七百一十八字注三千四百八十五  
字今校經八千四百一十六字注三千五百

八字二十

山海經敘錄

四

右五賦山經五篇經二萬一千二百六十五字注  
一萬六百六十一字總三萬一千九百二十六字

海外南經第六 本五百一十一字注六百二十二字  
校經五百七十五字注六百八十五字

海外西經第七 本五百三十七字注四百五十二字  
校經五百九十九字注四百六十三字

海外北經第八 本五百八十四字注四百九十三字  
校經六百四十一字注五百零四十四字

海外東經第九 本四百四十二字注五百九十五字  
校經四百九十九字注六百零六字

海內南經第十 本三百六十四字注六百九十六字  
校經三百七十七字注七百零七字

海內西經第十一 本四百三十九字注六百九十五字  
校經四百五十二字注七百零六字

海內北經第十二 本五百九十四字注七百九十五字  
校經六百零七字注八百零六字

海內東經第十三 本六百二十四字注一千九百九十五  
字今校經六百三十五字注一千九百

字二

右海外海內經八篇經四千三百二十八字注  
五千二百八十四字總九千五百一十二字

大荒東經第十四 本八百六十四字注八百一十三字  
校經八百五十八字注八百九十四字

大荒南經第十五 本九百七十二字注五百九十八字  
校經九百七十七字注六百一十七字

大荒西經第十六 本一千二百八十二字注一千二百三  
字今校經一千一百一十八字注一千

二百八十五字

大荒北經第十七 本一千五百六十六字注七百六十七字  
今校經一千七十一字注八百四十四字

海內經第十八 本一千一百一十一字注九百六十七字  
海內經及大荒經本皆進在外今校經一

千一百四十一字  
注九百七十五字

右大荒經海內經五篇經五千三百三十二字  
注四千四百三十八字總九千七百七十字

福山 王照圓婉佺 覆校

山海經敘錄

五

山海經敘錄



山海經箋疏敘

山海經古本三十二篇劉子駿校定為一十八篇即郭景純所傳是也今攷南山經三篇西山經四篇北山經三篇東山經四篇中山經十二篇并海外經四篇海內經四篇除大荒經已下不數已得三十四篇則與古經三十二篇之目不符也隋書經籍志山海經二十三卷舊唐書十八卷又圖讚二卷音二卷竝郭璞撰此則十八卷又加四卷才二十二卷復與經籍志二十三卷之目不符也漢書藝文志山海經十三篇在形法家不言有十八篇所謂十八篇者南山經至中山經本二十六篇合為五臧山經五篇加海外經已下八篇及大荒經已下五篇為十山海經箋疏敘

入篇也所謂十三篇者去荒經已下五篇正得十三篇也古本此五篇皆在外與經別行為釋經之外篇及郭作傳據劉氏定本復為十八篇即又與藝文志十三篇之目不符也鄭善長注水經云山海經蕪縕歲久編葺稀絕書策落次難以緝綴後人假合多差遠意然則古經殘簡非復完篇殆自昔而然矣藝文志不言此經誰作劉子駿表云出於唐虞之際以為禹別九州任土作貢而益等類物善惡著山海經王仲任論衡趙長君吳越春秋亦稱禹益所作顏氏家訓書證篇云山海經禹益所記而有長沙零陵桂陽諸暨由後人所舛非本文也今攷海外南經之篇而有說文王莽所海外西經之篇而有說夏后啟事夫

經稱夏后明非禹書篇有文王又疑周簡是亦後人所舛也至於郡縣之名起自周代周書作維篇云為方千里分為百縣縣有四郡春秋哀公二年左傳云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杜元凱注云縣百里郡五十里今攷南次二經云縣多土功縣多放士又云郡縣大水縣有大縣是又後人所舛也大戴禮五帝德篇云使禹敷土主名山川爾雅亦云從釋地已下至九河皆禹所名也觀禹貢一書足覘梗槩因知五臧山經五篇主於紀道里說山川真為禹書無疑矣而中次三經說青要之山云南望擘渚禹父之所化中次十二經說天下名山首引禹曰一則稱禹父再則述禹言亦知此語必皆後人所舛矣然以此

山海經箋疏敘

二

類致疑本經則非也何以明之周官大司徒以天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土訓掌道地圖道地愚夏官職方亦掌天下地圖山師川師掌山林川澤致其珍異選師辨其正陵墳衍遷陞之名物秋官復有冥氏庶氏宄氏鬻氏柞氏雉氏之屬掌攻天鳥猛獸蟲豸草木之怪蠃左傳稱禹鑄鼎象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姦民入山林川澤禁禦不若螭魅罔兩莫能逢旃周官左氏所述即與此經義合禹作司空灑沈澹災燒不暇損濡不給挖身執藥垂以為民先爰有禹貢復著此經尋山脈川周覽無垠中述怪變俾民不昧美哉禹功明德遠矣自非神聖孰能修之而後之讀者類以夷堅所志方諸齊諧不亦悲



乎古之爲書有圖有說周官地圖各有掌故是其證已後漢書  
王景傳云賜景山海經河渠書禹貢圖是漢世禹貢尚有圖也  
郭注此經而云圖亦作牛形又云在畏獸畫中陶徵士讀是經  
詩亦云流觀山海圖是晉代此經尚有圖也中興書目云山海  
經圖十卷本梁張僧繇畫咸平二年校理舒雅重繪爲十卷每  
卷中先類所畫名凡二百四十七種是其圖畫已異郭陶所見  
今所見圖復與絲雅有異良不足據然郭所見圖卽已非古古  
圖當有山川道里今攷郭所標出但有畏獸仙人而於山川脈  
絡卽不能案圖會意是知郭亦未見古圖也今禹貢及山海圖  
遂絕跡不復可得禹貢雖無圖其書說要爲有師法而此經師

山海經箋疏敘

三

訓莫傳遂將溷泥郭作傳後讀家稀絕途徑榛蕪迄於今日脫  
亂淆譌益復難讀又郭注南山經兩引璨曰其注南荒經昆吾  
之師又引音義云云是必郭已前音訓注解人惜其姓字爵里  
與時代俱湮良可於邑今世名家則有吳氏畢氏吳徵引極博  
沉濫於羣書畢山水方滋取證於耳目二書於此經厥功偉矣  
至於辨析異同彙正譌謬蓋猶未暇以詳今之所述并採二家  
所長作爲箋疏箋以補注疏以證經卷如其舊別爲訂譌一卷  
附於篇末計創通大義百餘事是正譌文三百餘事凡所指擿  
雖頗有依據仍用舊文因而無改蓋放鄭君康成注經不敢改  
字之例云嘉慶九年甲子二月廿八日樓霞郝懿行撰







道光十四年鐫

# 元中記

梅瑞軒藏板

元中之書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姓氏惟羅萃注路史云諸書皆引郭氏元中記其中狗封氏事與山海經注一同知為景純然於他書亦無可據又讀吳淑事類賦叙已云散佚則是書之亡當在北宋前雖其說多荒誕不經要亦古籍之足備異聞者余故彙而輯之以俟好奇者之採擇云道光丙戌盛夏高郵萍泮林自識

元中記



元中記

郭氏撰

霹靂磻

玉門之西南羗之東有一國國中有山山上有祠廟  
國人五六百戶無他事役歲歲出石磻數千枚輸廟

中名為霹靂磻給霹靂用從春雷出磻日減至秋而

盡御覽十三 五十二 七百九十七引作石共

書鈔霹靂 封氏見聞記卷八

案封氏見聞記云人聞往見細石赤色形如小

斧謂之霹靂斧云被霹靂處皆得此物子曾於小

朱山僧海德房中見一石與前後所見者皆相類

問將此何用曰房中大石往年被霹靂劈為兩段

於霹靂處得此俗謂之霹靂楔偶然收之無所用

也案元中記有霹靂磻云諸字書檢無磻字禮記

有雜金錯牛骨錯音為祖合磻字石傍與金相類

讀宜同矣思案封氏之說未確宋本御覽十三五

元中記

十二皆引元中記作石磻惟七百九十七引元中

記作石尖尖當即機之俗字說文云機楔也與封

氏所聞霹靂楔之說合據此則字當音子廉切蓋

賦注所得從錯字讀祖含音亦不得如吳博士事類

之玉篇字讀子林切也

鍾山石首

北方有鍾山焉山上有石首如人首左目為日右目

為月開左目為晝開右目為夜開口為春夏閉口為

秋冬御覽三十八

火浣布

南方有炎火山焉在扶南國之東加營國之北諸薄

國之西山從四月而火生十二月火滅正月二月三

月火不然山上但出雲氣而草木生枝條至四五月  
穴然草木葉落如中國寒時草木葉落也行人以正  
月二月三月行過此山下取此木以為薪然之無盡  
時取其皮績之為火浣布御覽八百六十八

柴都

東方有柴都焉在齊國有山山有泉水如井狀深不  
測至春夏時雹從井中出常敗五穀人常以柴塞之

不柴塞則出也故號為柴都御覽十四 七十引元

扶桑木

天下之高者扶桑無枝木焉上至天盤蜿而下屈通

元中記

三泉御覽九百五十五

水

天下之多者水焉浮天載地高下無不至萬物無不

潤及其氣流屈石精薄膚寸不崇朝而澤合靈宇者

神莫與並矣是以達者不能測其淵沖而盡其鴻深

也御覽五十九 藝文類聚八

惡燠

天下之強者東海之惡燠焉水灌而巳惡燠者山

名也在東海南方三萬里海水灌之隨盡故水東流

而不盈藝文類聚八 御覽五十二引元中記惡燠

作沃燠石 六十引作沃燠文選江賦注全



弱水

天下之弱者崑崙之弱水焉鴻毛不能載也御覽六十五

史匈奴傳索隱漢書外夷列傳注

洞庭寶室

吳國西有具區澤中有包山有洞庭寶室入地下潛

谷通琅邪東武御覽四十六初學記八

黃池穴

彭城北有黃池穴如洞室北通王屋山白帖穴

青城山穴

蜀郡有青城山山有洞穴潛行分爲三道各通一處

元中記

西北通崑崙御覽五十四一百六十六

伏羲

伏羲龍身文選魯靈光殿賦注

女媧

女媧地軀全上

狗封氏

狗封氏者高辛氏有美女未嫁犬戎爲亂帝曰有討之者妻以美女封以三百戶帝之狗名槃瓠亡三月而殺女戎之首來帝以爲不可訓民乃妻以女流之會稽東南二萬一千里得海中土方三百里而封之

生男爲狗生女爲美女封爲狗民國御覽九百五十四藝文類聚九十

扶伏民

扶伏民者黃帝軒轅之臣曰茹豐有罪刑而放之扶伏而去後世爲扶伏民去玉門關二萬五千里御覽七百七十

奇肱氏

奇肱氏善奇巧能爲飛車從風遠行御覽七百五十二

伊族與唐吾俗民

伊族與唐吾俗民居去玉門一萬里藝文類聚

元中記

朱梧縣民

朱梧縣其民服役依海際居產子以沙石自擁不食米止資魚以爲生氣御覽三百六十一

丈夫民

丈夫民殷帝太戊使王英採藥於西王母至此絕糧不能進乃食木實衣以木皮終身無妻產子二人從背脊閒出其父則死是爲丈夫民去玉門二萬里全上

案山海經海外西經郭注與此亦同王英作王孟

化民

化民食葉三七年化能以自裹如蠶績九年生翼十



年而死去琅邪四萬里 御覽八百二十五

案藝文類聚八十八御覽九百五十五俱引括地圖作化民食桑二十七年化而自裹據此則葉上當脫桑字三字當二十之訛也

端門送疫

顓頊氏三子俱亡處人宮室善驚小兒漢世以五營

千騎自端門傳炬送疫棄洛水中 荆楚歲時記

桃人

今人正朝作兩桃人立門旁以雄雞毛置索中蓋遺象也 御覽二十九

積石山桃

元中記

五

木子之大者有積石山之桃實焉大如十斛籠 御覽九百

六十七齊民要術十藝文類聚八十六初學記二十八

桃都

東南有桃都山上有大樹名曰桃都枝相去三千里

上有天雞日初出照此木天雞即鳴天下雞皆隨之

御覽九百十八齊民要術十藝文類聚九十一

白蒙

東海有樹名爲白蒙其汁可爲脂色白味甘 書鈔脂部

烏柏

荊州有樹名烏柏其實如胡麻子擣其汁可爲脂其

味亦如猪脂 全上齊民要術引首語下作其實如雞頭連之如胡麻子其汁味如猪脂

木槿

君子之國地方千里多木槿之華 藝文類聚八十九

元菟山花

元菟北有山山有花人取紡織爲布 御覽八百二十

大樹山樹

大樹之山西有採華之樹服之則通萬國之言 御覽九百

五十二藝文類聚八十八

千歲樹

千歲樹之枝中央下四邊高 御覽九百五十二

元中記

六

百歲樹

百歲之樹其汁赤如血 御覽全上藝文類聚八十八

松脂

松脂淪入地中千歲爲茯苓 御覽九百五十二初學

記二十八廣韻三鍾注

楓脂

楓脂淪入地中千秋爲琥珀 御覽八百八

樹精

千歲樹精化爲青羊 御覽八百八十六九百二

又



萬歲樹精為青牛多出遊人間御覽類聚引全上初學記二十九

又

秦文公造長安宮面四百里南至終南山山有梓樹大數百圍蔭宮中公惡而伐之連日不克輒大風雨夜有鬼問梓樹樹曰豈奈吾何鬼曰若使三百人披頭以絲繞樹豈不敗汝樹默然不應明日人上言秦王依此言伐之中有青牛逐之入澧水御覽九百五十八

又

秦始皇時終南山有梓樹大數百圍蔭宮中始皇惡之與兵伐之天輒大風雨飛沙走石人皆疾走至夜

元中記

七

瘡合有一人中風雨傷寒不能去留宿夜聞有鬼來問樹言秦王凶暴相伐得不困耶樹曰來即作風雨擊之其奈吾何又曰秦王使三百人披頭以赤絲繞樹伐汝得無敗乎樹淡然無言疾人報秦王案言伐斷中央有一青牛出逐之走入於河于是秦王乃置

髦頭騎御覽六百八十一書鈔髦頭

案此與上秦文公事相類史秦本紀索隱引錄異傳藝文類聚九十四引列異經俱作秦文公不知御覽引元中記何以一作秦文公一作秦始皇也書鈔引元中記亦作秦始皇將母當日所傳異詞郭氏並載之抑或後人傳鈔轉刻之誤歟故兩錄之以俟博雅君子之考訂焉

又

漢桓帝時出遊河上忽有一青牛從河中出直走盪桓帝人皆驚走木尉何公為殿中將軍為人有勇力走往逆之牛目之反走還河未至河公及牛乃以左手挽牛足右手持斧斫牛頭而殺之此青牛者萬年之木也御覽二百三十九九百

老狐

五十歲之狐為淫婦百歲狐為美女又為巫神御覽九百九

百歲鼠

百歲鼠化為神御覽九百十一

元中記

八

又

百歲之鼠化為蝙蝠全上初學記二十九

蝙蝠

蝙蝠百歲者倒懸得而食之使人神仙水經夷水注

又

百歲伏翼色赤止則倒懸千歲伏翼色白得食之壽

萬歲御覽九百四十六藝文類聚九十七

千歲燕

千歲之燕戶北向藝文類聚九十二酉陽雜俎續八

千歲龜



千歲之龜能與人語 初學記三十

女雀

姑獲鳥夜飛晝藏蓋鬼車類衣毛為飛鳥脫毛為女人名為天帝少女一名夜行遊女一名鉤星一名隱飛鳥無子喜取人子養為子人養小兒不可露其衣此鳥度即取兒也以血點其衣為驗故世人名為鬼鳥荆州為多昔豫章男子見田中有六七女人不知是鳥匍匐往先得其所解毛衣藏之即往就諸鳥諸鳥各走就毛衣衣之飛去一鳥獨不得去男子取以為婦生三女其母後令女問父知衣在積稻下得衣

元中記

九

飛去後以衣迎三女三女得衣亦飛去 御覽八百八

二十七 荆楚歲時記引元中記

又

陽新男子於水次得女雀遂與共居生二女悉衣羽而去 水經注

日復牛

大月氏及西胡有牛名日復牛今日割取其肉一二斤明日其肉復生創即愈也漢人入國示之以為珍異漢人曰吾國有蟲大如小指名曰蠶食葉為人吐絲外國復不信有之 御覽八百二十五 九百

蛇耶

東海有蛇耶之地險多漸洳衆蛇居之無人民蛇或人頭而蛇身 藝文類聚九十六

崑崙巨蛇

崑崙西北有山周回三萬里巨蛇繞之得三周蛇為長九萬里蛇居此山飲食滄海 類聚全上 御覽三十八

貞耶大蛇

貞耶之上多大蛇以雄黃精壓之 御覽九百八十八

巨鼈

東南之大者有巨鼈焉以背負蓬萊山周回千里巨

元中記

十

鼈巨龜也 御覽三十八 初學記三十 文選吳都賦注引鼈巨龜也四字

東海大魚

東方之東海有大魚焉行海者一日逢魚頭七日遇尾其產則三百里為血 御覽九百三十六

北海巨蟹

天下之大物北海之蟹舉一蟹能加於山身故在水 中 御覽九百四十二

案山海經海內北經云大蟹在海中郭注蓋千里之蟹也畢氏校引周書王會海陽大蟹并孔晁注海水之陽一蟹盈車証郭氏說似不若元中記之奇而確

蟾蜍



蟾蜍頭生角得而食之壽千歲又能食山精御覽九百四十九

又

山精如人一足長三四尺食山蟹夜出晝藏人不能見夜聞其聲千歲蟾蜍食之御覽八百八十六

水狐

水狐者視其形蟲也其氣乃鬼也長三四寸色墨廣寸許背有甲厚三分許其頭有物向前七如角狀見人則氣射人去二三步即射人中十人六七人死御覽九百五十五

元中記

又

蟻長三四寸蟾蜍鸞鸞鴛鴦悉食之廣韻二十五德注

玉精

玉精為白虎御覽八百八十六

金精

金精為車馬御覽全上

銅精

銅之精為僮奴御覽八百十三八百八十六

鉛精

鉛錫之精為老婢御覽八百十二八百八十六廣韻二十三錫注

又

鉛錫之精為狐狸御覽九百十二

瑪瑙

瑪瑙出月氏國御覽八百八藝文類聚八十四

車渠

車渠出天竺國御覽類聚並同上

木難

木難出大秦御覽八百九

頗黎

大秦國有五色頗黎紅色最貴御覽八百八

元中記

珊瑚

珊瑚出大秦國西海中生水石上初生白一年黃三年赤四年蟲食敗御覽八百七

金鋼

金鋼出天竺大秦國一名削玉刀削玉如鐵刀削木大者長尺許小者如稻米欲刻玉時當作大金鑲著手指間開其背如月以割玉刀內鑲中以刻玉御覽八百三十

鏡

尹壽作鏡御覽七百十七



帽

旬始作帽 通志畧

元中記

三

元中記補遺

肉

五肉七菜勝掩鶉鴉 書鈔 肉部

狐

狐五十歲能變化百歲為美女為神巫為丈夫與女子交接能知千里外事即與天通為天狐 錦繡萬花 谷三十七

案此條載御覽已引見前文少畧今補載之

梓木楹

凡梓木為楹居下則木鳴謂之爭位 韻府八 庚楹韻

越燕胡燕

元中記補遺

十四

越燕斑胸聲小胡燕紅襟聲大 丹鉛總錄



# 刻出像增補

金陵富春堂梓

# 搜神記大全

引搜神記首

長安富春堂

金陵富春堂

金陵富春堂

神何昉乎百物之精乎法施民勞定國成勤事禦萬捍患及山林川谷丘陵云雲為風雨見怪物皆曰神其氣發揚于上為昭明君蒿悽愴祭法有天下者祭百神重之也

昔新蔡于常侍著搜神記三十卷劉惔見謂曰鬼之董狐夫于晉人也迄今日千百年于斯善本已就圯雖閩刻間有之而存什一于千伯不免貽漏萬之譏登不肖走衣食嘗遡燕關探鄒魯遊齊梁下吳



楚歐越之區中間霧彊神界磅礴  
 豁舒靡不領畧而悉數之歲萬曆  
 紀元之癸巳未止陪京為披閱書  
 記得搜神記于三山富春堂讀之  
 見其列呂卷別以類且繪呂像質  
 之不肖前日所周覽者而一墨蓋  
 不襲于舊能得于意發于未明增  
 于所未備卓哉神也要在造民福  
 而拱翼我  
 皇圖于億萬斯永者不肖媿非劉君  
 能無董狐之賞于心耶嗟不幽明  
 一也神唯靈而後傳紀記傳而神

之靈益傳世有裁大冠拖長紳呼  
 呵擁衛既自赫然稱神矣迺復身  
 世與草木同朽腐而令史冊闕無  
 聞述可乎

登之甫羅懋登書





新刻出像增補搜神記卷之一

金陵三山對溪唐富春校梓

目錄

儒氏源流

釋氏源流

道教源流

玉皇上帝

聖祖尊號附

后土皇地祇

東華帝君

即東王公

西王母

上元一品大帝

中元二品大帝

下元三品大帝

東嶽

南嶽

西嶽

北嶽

中嶽

四瀆之神

五方之神

太乙之精

肩吾

燭陰

雷神

電神 五伯兩所附

儒氏源流



儒氏源流

九月十五日聖誕

至聖文宣王魯曲阜昌平御闕里其先宋人也先聖  
 曾大父曰孔防叔避宋華督之難徙居於魯生伯  
 夏伯夏生叔梁紇長子曰孟皮字伯丘有疾不任  
 繼嗣次子則先聖是也魯襄公二十一年冬十月  
 庚子日先聖生是父有二龍繞室五老降庭五老  
 者五星之精也母顏氏房聞秦鈞天之樂空中有  
 聲云天感生聖子故降以和樂笙鏞之音生而首  
 上項項故因名丘字仲尼幼而喪父葬於防山先  
 聖身長九尺二寸腰大十圍凡四十九表反首注  
 面月角日準坐如龍蹲立如鳳峙望之如仆就之  
 如杵耳垂珠庭龜脊龍形虎掌胼胝參膺河目海  
 口山臍林背翼臂斜唇注頭龜鼻阜腋堤眉地足  
 谷竅雷聲澤腹昌顏均頤輔似驥齒眉有一十二  
 彩目有六十四理其頤似堯其類似舜其項類皋  
 陶其肩類子產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有大聖之  
 德學極天人道窮秘奧龜龍御負之書七政五緯  
 之事包犧皇帝之能堯舜周公之美魯定公以先  
 聖為中都宰一年四方諸侯皆則焉九年始為邑  
 卒十年為司空十一年為大司寇攝行相事十四  
 年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典聞國政三月粥豚



羔者弗節賈男女行者別於塗塗不拾遺四方之  
客至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歸去魯十四年  
魯哀公十一年先聖自衛反魯制詩書定禮樂成  
六藝晚而喜易讀之窮天地之奧為春秋文言繫  
辭以發其秘告弟子於洙南泗北門徒三千博徒  
六萬達者七十二人昔先聖未生時有麟吐玉書  
於闕里其文曰水精之子係周衰而素王顏氏異  
之以繡紱繫麟角經宿而麟去至哀公十四年西  
狩太野叔孫氏車子鋤商獲獸以為不祥先聖視  
之曰麟也胡為來哉反袂拭面泣沾衿叔孫聞  
之然后取之而繫角之紱尚存先聖曰吾道窮矣

乃因魯史而作春秋又加褒貶而修中興之告麟  
見而天告先聖之亡微也先聖病夢在兩楹之間  
子貢請見曰子方負杖逍遙於門曰賜汝何來晚  
也先聖因嘆曰太山頽乎梁木壞乎哲人萎乎因  
以涕下子貢曰天下無道久矣莫能宗予后七日  
沒年七十三至魯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葬於  
魯城北哀公十一年立廟於舊宅守陵廟百戶弟  
子皆服心喪三年畢相訣而去則哭各盡哀或復  
留唯子貢廬於冢側六年然後去弟子於廟藏先  
聖衣冠琴瑟車書弟子及魯人往從冢而冢百有  
餘室因命曰孔氏魯世世相傳歲時奉祀於冢子

孫世襲不絕

聖朝崇奉追封尊號

大成至聖文宣王

聖室鄆國夫人

聖父封齊國公

聖母封魯國太夫人



釋氏源流

釋氏源流

卷之一

四



釋氏源流

四月初八日聖誕

釋迦牟尼佛姓刹利父淨飯天母清淨妙位登補處  
 生兜率天上名曰勝善天人六名護明大士度諸  
 天衆說補處行六於十方界中現身說法普羅經  
 云佛初生刹利王家放大智光明照十方世界地  
 湧金蓮華自然捧雙足東西及南北各行七步  
 分于指天地作獅子吼聲上下及四維無能尊我  
 者即周昭王二十四年甲寅歲四月八日也至四  
 十二年三月八日年十九歲欲求出家而自念言  
 當復何遇即於四門遊觀見四等事心有悲喜而  
 作思惟此老病死終可厭離於是夜子時有一天  
 人名曰淨居於牕牖中又手白太子言出家時至  
 可去矣太子聞之心歡喜即逾城而去於檀特山  
 中修道始於阿藍迦藍處三年學不用處定知其  
 非便捨去復至鬱頭藍佛處學三年不用處定知  
 其非亦捨去又至象頭山同諸外道日食麻麥經  
 於六年故經云以魚心意無授行而悉摧伏諸外  
 道先歷試邪法示諸方便發諸異見令至菩提故  
 普集經云菩薩於二月八日明星出時成佛號天  
 人師時年三十矣即穆王三年癸未歲也既而於  
 鹿野苑中為憍陳如等五人轉四諦法輪而論道

果說法住世四十九年後告弟子摩訶迦葉吾以  
 清淨法眼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正法將付於  
 汝汝當護持并勅阿難副貳傳化無令斷絕而說  
 偈言

法本法無法 無法法亦法 今付無法時

法法何曾法

爾時世尊說此偈已復告摩訶迦葉吾將金縷僧  
 伽黎衣傳付於汝轉授補處至慈世佛出世勿令  
 朽壞摩訶迦葉聞偈頭面禮足曰善哉善哉我當  
 依勅恭順佛故爾時世尊至拘尸那城告諸大衆  
 吾今背痛欲入涅槃即往熙連河側娑羅雙樹下

出像增補搜神記 卷之一

六

右脇累足泊然宴寂後從棺起為母說法特示雙  
 足化婆耆并說無常偈曰

諸行無常 是生滅法 生滅滅已

寂滅為樂

時諸弟子即以香薪競焚之燼後金棺如故爾  
 時大衆即於佛前以偈讚曰

凡俗諸猛熾 何能致火爇 請尊三昧火

闍羅金色身

爾時金棺從坐而舉高七多羅樹徃反空中化火  
 三昧須臾灰生得舍利八斛四斗即穆王五十二  
 年子辰歲二月十五日也自世尊滅後一千一十



七年教至中夏即後漢明帝夜夢金人身長大項有日月光以問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其名曰佛陛下所夢得無是乎於是遣使到天竺問其道得其書及沙門以來沙門云佛長一丈六尺黃金色項中佩日月光變化無大無所不通故能通萬物而大濟群生云



出像增補搜神記

卷之一

### 道教源流

百十音聖生

全闕玄元太上老君聖紀按洞玄靈寶元始上帝貞教九符經道君造皇帝曰昔天地未分陰陽未判濛洪杳冥溟滓大梵寥廓無光結聖自然中有百千萬重正氣而化生妙無聖君歷尊號曰妙無上帝自然元始天尊一號天寶夫人經九億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億劫次結百千萬重真氣而化生妙有聖君自稱妙有大帝虛無玉晨大道君一號靈寶夫人經八億八千八百八十億劫次結百千萬道氣化生混沌聖君紀號至真大帝萬變混沌玄元老君一號神寶夫人又按老君聖紀經太上老君居太清境乃九氣之祖宗天地之根本於至寂至虛之內太初太始之先惟數御運布氣融精開化天地而歷成壞三像不可量計其化身周遍塵沙世界亦非算數紀極開闢之後觀世代之澆流隨時立教代為帝師達立法度或流九天或傳四海自三皇而上歷代帝王咸宗奉焉是知天上天下道氣之內皆老君之化也垂億萬之法無不濟度蓋百姓日用而不知也老子曰吾乃生乎無形之先起於太初之前行乎太素之元立於太渺之端浮游幽虛之中出入杳冥之門故葛玄序道

出像增補搜神記

卷之一



德經云老子聃自然而然生乎太無之先起乎無  
因經歷天地始終不可稱載又云世人謂老子降  
於殷代老子之號始於無數劫甚杳冥冥渺邈  
久遠矣開闢已前復下為帝師代代不絕人莫能  
知之按老子傳記自開闢之前下至殷湯代代為  
王者師皆化身降世當殷湯四十七年庚申始示  
誕生之跡自太清常道境乘太陽日精化五色玄  
黃犬如彈丸時玉女晝寂流入口中吞之有孕懷  
八十一歲至武丁九年庚辰剖玉女左腋而生生  
而色白號曰老子生於李樹之下指樹曰此吾姓  
也名耳字伯陽自殷武丁九年庚辰下至秦昭王

九年西昇崑崙計九百九十六年矣

按李石續博物志云唐高祖武德三年晉州人吉善  
行於羊角山見白衣父老呼善行曰為吾語唐天  
子吾為老君即汝祖也高祖因立廟高宗追尊玄  
元皇帝明皇註道德真經今學者約之兩京及諸  
州各置玄元皇帝廟京師號玄元宮諸州號紫極  
宮尋改西京為太清宮東京為太微宮皆置學生  
尊號曰

大聖祖高上大道金闕玄元天皇大帝  
宋國朝會要曰宋真宗太平祥符六年八月十一日  
制謹奉上

尊號曰  
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

### 聖母尊號

唐武后光宅三年九月甲寅追尊  
聖母曰先天太后  
祖殿在亳州太清宮是也

出像增補搜神記 卷之一  
玉皇上帝





玉皇上帝

正月初九日聖誕

按聖紀所載云往昔去世有國名號光嚴妙藥其國王者名曰淨德時王有后名寶月光王乃無嗣嘗因一日作是思惟我今將老而無太子身或崩滅社稷九廟委付何人作是念已即便勅下詔諸道衆於諸宮殿依諸科教懸諸幡蓋清淨嚴潔廣陳供養六時行道偏禱真聖已經半載不退初心忽夜寶月光皇后夢太上道君與諸至真金姿玉質清淨之儔駕五色龍輿擁不景旌蔭明霞蓋是時太上道君安坐龍輿抱一嬰兒身諸毛孔放百億

出像增補搜神記卷之十一

光熙諸宮殿作百寶色幢節前道浮空而未是時皇后心生歡喜恭敬接禮長跪道前白道君言今王無嗣願乞此子為社稷主伏願慈悲哀聽聽許爾時道君答皇后言願特賜汝是時皇后禮謝道君而乃收之皇后收已便從夢歸覺而有孕懷一年於丙午歲正月九日午時誕於王宮當生之時身寶光穆充滿玉國色相妙好觀者無厭幼而氣慧長而願善於其國中所有庫藏一切財寶盡皆散施窮乏困苦鰥寡孤獨無所依怙飢饉癯殘一切衆生亡愛和遜歌謠有造化及遐方天下仰從歸仁太子父王加慶當爾之后王忽告崩太子治

政俯全河生告勅大臣嗣位有道遂捨其國於晉明秀岩山中修道功成超度過是劫已歷八百劫身常捨其國為群生故割愛學道於此後經八百劫行藥治病拯救衆生令其安樂此劫盡已又歷八百劫廣行方便啟諸道藏演說靈章以宣正化敷揚神功助國救人自幽及顯過此已後再歷八百劫亡身殞命行忍辱故捨已血肉如是修行三千二百劫始證金僊號曰清淨自然覺王如來

宋真宗實錄曰大中祥符七年九月上對侍臣曰自元符之降朕欲與天下臣庶同上玉皇聖號至天禧元年正月辛丑朔帝詣大初殿恭上玉皇大帝

出像增補搜神記卷之十一

天帝聖號曰

太上開天執符御曆含真體道玉皇大帝

聖祖尊號

御製靈遇記曰景德初王中正遇司命真君傳藥金法上之四年十一月降劉承規之真舍五年始奉

上徽號曰

九天司命天尊宋真宗實錄曰大中祥符五年十月十七日上夢景德四年先降神人傳玉皇命云今汝祖趙有名此月二十四日降如庚真元事至日天尊降延恩殿閣十月己巳加號



聖祖上靈高道九天司命保生天尊

聖母尊號

國朝會要曰天禧元年三月六日冊上聖母尊號曰元天大聖后

先是大中祥符五年制加上聖祖母號候克州太極觀成擇日奉上至是詔王旦等行冊禮

后土神祇



后土皇地祇

三月十八日聖生

天地未分混而為一二儀既判陰陽定位故清氣騰而為陽天濁氣降而為陰地為陽天者五次相傳五天定位上施日月參著玄象為陰地者五行相乘五氣凝結負載江海山林屋宇故曰天陽地陰天公地母也世界曰后土者乃天地初判黃土也故謂土母正廟在分陰宋真宗朝大中祥符三年七月二十三日詔封后土皇地祇其年駕幸華陰親祀之今揚州蕃釐觀后土祠也殿前瓊花一株香色柯葉絕異非世之常品

東華帝君





東華帝君

東華帝君絕習在道氣凝寂湛躋無為將欲故迪玄  
 功生化萬物先以東華至真之氣化而生木公於  
 碧海之上蒼靈之墟以主陽和之氣理於東方亦  
 號王公焉與金母皆振頂太元毓神玄與於東方  
 溟滓之中分大道醇精之氣而成形與王母共理  
 二氣而育養天地陶鈞萬物凡天上天下三界十  
 方男子之登仙得道者悉所掌焉君方諸之上按  
 塵外記方諸山在東海之內其諸司命三十五所  
 以隸天上人間罪福帝君為大司命總統之山有  
 出像增補神記

東華帝君常以丁卯日登臺四望學道之人凡  
 仙有九品一曰九天真王二曰三天真皇三曰太  
 上真人四曰飛天真人五曰靈仙六曰真人七曰  
 靈人八曰飛仙九曰仙人凡此品次昇天之時先  
 拜木公后謁金母受事既訖方得昇九天入三清  
 拜太上而觀元始故漢初有四五小兒戲於路中  
 一兒詩曰看青裙上天門揖金母拜木公時人皆  
 莫之知唯子房往拜焉曰此東王公之玉童也昔  
 元始告十方天人曰吾自造言混沌化生二儀後  
 御陰陽始封皇上帝君與東華扶桑大帝等校量水  
 火定平劫數中皇元年太上於玉清瓊房金闕上

宮授帝寶經花園王訣使傳後學王名合真之人  
 故玄綱云東華不秘於真訣是也紫府者帝君校  
 功行之所夫海內有三島而十洲列其中上島三  
 洲謂蓬萊方丈瀛洲也中島三洲謂芙蓉閼苑瑤  
 池也下島三洲謂赤城玄閼桃源也三島九洲鼎  
 峙混一之中又有洲曰紫府踞三島之間乃帝君  
 之別理迂轉靈官職位較量群仙功行自地仙而  
 至神仙神仙而至天仙天仙而轉真聖入虛無洞  
 天凡三遷也皆帝君主之釋之名也東華者以帝  
 君東華至真之氣化而生也分治東極居東華之  
 上也紫府者職居紫府統三十五司命遷轉虛官  
 出像增補神記

較品真仙也陽者主東方少陽九氣生化萬彙也  
 帝君者位東方諸天之尊君牧衆聖為生物之王  
 易曰帝出乎震是也故曰東華紫府少陽帝君又  
 真教元符經云昔二儀未分溟滓濛濛如鷄子玄  
 黃之中也自然有盤古真人移古執今是曰盤古  
 乃是天地之精自號元始天王游行虛空之中又  
 有太元聖母化生天脊臙中經一劫天王行施聖  
 母遂生天皇號上皇元年始世主萬六千歲受元  
 始上帝符命為東宮大帝扶桑大帝東皇公號曰  
 元陽父考之仙經或號東王公或號青童君或號  
 方諸君或號青提君名號雖殊即一東華也



聖朝正元六年正月日上尊號曰  
東華紫府少陽帝君



### 西王母

七月十八日生

西王母者乃九靈大妙龜山金母也號太虛九光龜  
臺金母焉吾乃西華之至妙洞陰之極尊在昔道  
氣凝寂湛躰無為將欲贊助玄功生化萬物先以  
東華至真之氣化而生木公焉木公生於碧海之  
上蒼靈之墟以主陽和之氣理於東方亦號曰東  
王公焉又以西華至妙之氣化而生金母焉金母  
生神於伊川厥姓緹氏生而飛翔以主元毓玄奧  
於眇莽之中分大道醇精之氣結而成形與東王  
公共理二氣而養育天地陶鈞萬物矣柔順之本  
為極陰之元位配西方母養群品天上天下三界  
十方女子之登仙得道咸所隸焉所居崑崙之圃  
閭風之苑玉樓玄臺九層左帶瑤池右環翠水女  
五華林媚蘭青娥瑤姬玉卮周穆王三十五年命  
八駿使西巡狩至崑崙崑崙宮祠見之持白辭重錦  
以為王母壽焉時王母以瑤池玕饗紫府瓊漿九  
天仙藥於穆王燕於瑤池七月七日降漢武帝殿  
母進蟠桃七枚於帝自食其二帝欲留挾母曰此  
桃非世間所有有三千年一實忽東方翔於曠間窺  
之母指之曰此兒已三偷吾桃矣是日命侍女董  
雙成吹雲和之笛王子登彈入琅之璈許飛瓊鼓

出像增補搜神記

卷之一

木



靈虛之簧安法興歌

以爲武帝壽焉

### 東王公

相傳東王公與玉女投壺梟而脫誤不接者天爲之笑開口流光今電是也



### 上元一品大帝

正月十五日聖生

上元一品九氣天宮紫薇大帝即延生之符始陽之氣結成至真慶玄都元陽七寶紫薇上宮總主上宮諸天帝王上聖高真參羅萬象星君每至正月十五日自上元月日天官考籍大千世界之內十方國土之中上至諸大神仙升臨之籍星宿照臨國土分野之簿中至人品考限之期下至魚龍變化飛走潛動生化之期並俟天官集聖之日錄奏分別隨業改形隨福受報隨劫轉輪隨業生成善惡隨緣無復差別

出像增補搜神記 卷之七 二十

### 中元二品大帝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

### 中元二品大帝

七月十五日聖

中元二品七氣地官清虛大帝九土無極世界洞空  
清虛之宮總主五岳帝君并二十四治山九地土  
皇四維八極神每至七月十五日中元月日地官  
考籍大千世界之內十方國土之中上至諸大神  
仙升臨之籍星宿照臨國土分野之薄中至人品  
考限之期下至魚龍變化飛走潛動生化之期並  
俟地官集聖之日錄奏分別隨業改形隨福受報  
隨劫轉輪隨業生死善惡隨緣無復差別

出像增補神記 卷之一  
下元三品大帝



### 下元三品大帝

下元三品五氣水官洞陰大帝洞元風澤之炁晨浩  
之精金靈長樂之宮總主九江水帝四瀆神君十  
二溪真三河四海神君每至十月十五日下午元月  
日水官考籍大千世界之內十方國土之中上至  
諸大神仙升臨之籍星宿照臨國土分野之薄中  
至人品考限之期下至魚龍變化飛走潛動生化  
之期並俟水官集聖之日錄奏分別隨生改形隨  
福受報隨劫轉輪隨業生死善惡隨緣無復差別  
宜悉知之

出像增補神記 卷之一  
東嶽





東嶽

三月廿八日生

泰山者乃群山之祖五嶽之宗天地之神靈之府  
 也在兗州秦符縣今太安州是也以梁父山為儲  
 副東方朔神異經曰昔盤古氏五世之苗裔曰赫  
 天氏赫天氏曰胥勃氏胥勃氏曰玄英氏玄英氏  
 子曰金輪王金輪王弟曰少海氏少海氏妻曰彌  
 輪仙女也彌輪仙女夜夢吞二日覺而有娠生二  
 子長曰金蟬氏次曰金虹氏金虹氏者即東岳帝  
 君也金蟬氏即東華帝君也金虹氏有功在長白  
 山中至伏羲氏封為古歲為大華真人掌天仙六  
 籍遂以歲為姓諱崇其古歲者乃五岳之前無上  
 天尊所都之地今之奉高是也其后乃水一天尊  
 之女也至神農朝賜天符都官號名府君至漢明  
 帝封太山之帥掌人世居民貴賤高下之分祿料  
 長短之事十八地獄六案簿籍七十五司生歿之  
 期聖帝自堯舜禹湯周秦漢魏之世只有天都府  
 君之較按唐會要曰武后聖拱二年七月初一日  
 封東岳為神岳天中王武后萬歲通天元年四月  
 初一日尊為天齊君玄宗開元十三年加封天齊  
 王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十月十五日詔封  
 東岳天齊仁聖王至祥符四年五月日尊為帝號

東岳天齊仁聖帝

淑明皇后

聖朝加封大生二字餘封如故

帝五子

宣靈侯

惠靈侯

至聖炳靈王

居仁盡鑒尊師

佑靈侯

帝一女

王女大仙即岱岳太平頂王女娘是也

出像增補神記卷之十一

萬曆庚子正月月望日





南嶽

南嶽衡山衡州衡山縣是也以霍山為儲副東方朔神異經云

姓崇諱章南嶽主於世界星辰分野之地兼麟甲水族龍魚之事大中祥符四年五月二十五日追尊帝號

司天昭聖帝

景明皇后

聖朝加封大化二字餘封如故



西嶽

出像增補神記 卷之一

三五

西嶽

西嶽華山在華州華陰縣是也以太白山為儲副東方朔神異經云神姓善諱坐西岳者主營世界銀銅鉄五金之屬陶鑄坑冶兼羽毛飛鳥之事大中祥符四年五月日追尊帝號

金天順聖帝

肅明皇后

聖朝加封大和二字餘封如故



北嶽

出像增補神記 卷之一

三六



### 北嶽

北嶽恒山在定州曲陽縣是也以崆峒山為儲副東方朔神異經云神姓晨諱訖西嶽者主於世界江河淮濟蕪虎豹走獸之類蛇虺昆虫等屬大中祥符四年五月日追尊帝號

安天玄聖帝

靜明皇后

聖朝加封大貞二字餘封如故



北嶽增補神記

卷之一

二十七

### 中嶽

中嶽嵩山在西京河南府登封縣是也以少室山為儲副東方朔神異經云神姓暉諱善中岳者主於世界地澤川谷溝渠山林樹木之屬大中祥符四年五月日追尊帝號

中天崇聖帝

正明皇后

聖朝加封大寧二字餘封如故



中嶽增補神記

卷之一

二十七



### 四瀆神

江瀆神即楚屈原大夫也唐始封二字公宋加四字公

本朝加封四字王號 廣源順濟王

河瀆神即漢陳平也唐始封二字公宋加四字公

本朝加封四字王號 靈源弘濟王

淮瀆神即唐裴度也唐始封二字公宋加四字公

本朝加封四字王號 長源候濟王

濟瀆神即楚作大夫也唐始封一字公宋加四字公

本朝加封四字王號 清源漢濟王

五方之神



### 五方之神

武王伐紂都洛邑天大雨雪甲子朔五神車騎止王門之外欲謂武王王曰諸神各有名乎師尚父曰南海神名祝融北海神名玄冥東海神名句芒西海神名蓐收河伯名馮修使謂者以名召之神皆警而見武王王曰何以教之神曰天伐殷之周謹來受命各奉其使武王曰子歲時無廢禮焉按傳共工氏子曰龍主仕為后土神少昊子曰重主木為句芒神顓頊子黎主火為祝融神少昊第二子該主金為蓐收神少昊第三子熙主水為玄冥神

太乙





太乙

天神也按漢書劉向校書天祿閣有老人着黃衣植青藜而進見向在暗中遂出杖端火照向讀書向問其姓名荅曰我太乙之精



肩吾

按山海經崑崙之丘是實惟帝之下都神陸吾司之其神人面虎身虎爪九尾司天之九部及帝之囿時莊子所謂肩吾得之以處太山是也

燭陰

海外鍾山之神名曰燭陰即燭龍也其神視為晝瞑為夜吹為冬呼為夏不飲不食不息氣息為風身長千里人面蛇身一足赤色在無脊之國





雷神

六月廿四日生

廟在雷州之西南八里昔鄉人嘗造雷鼓雷車置廟中有以魚羶肉同食者立為霆震鶴記云陳天建初州民陳氏者因獵獲一卵圍及尺余携歸家忽一日霹靂而聞生一子有文在手曰雷州后養成名文王鄉俗呼為雷種后為本州刺史歿而有靈鄉人廟祀之陰雨則有電光吼声自廟而出宋元累封王爵廟號顯震德祐中更名威化國史補雷州春夏多雷秋日則伏地中其狀如羶人取而食之又雅州瓦屋山有雷洞投以瓦石應手雷震

電神

風伯

雨師



電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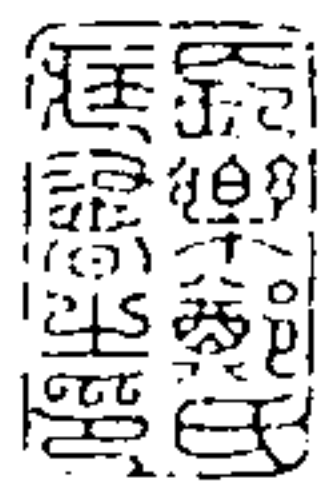
相傳東王公與玉女投壺晁而脫誤不接者天為之笑開口流光今之閃電是也

風伯

飛廉是也應劭曰飛廉神禽能致風氣身似鹿頭似爵有角尾似蛇大如豹

雨師

商羊是也商羊神鳥一足能大能小吸則溟渤可枯





新刻出像增補搜神記卷之二

金陵三山對漢唐留春校梓



目錄

- 玄天上帝 北極驅邪院左判官
- 梓潼帝君 吳容三真人 許真人
- 張天師 三茅真人 祠山張大帝
- 五聖 至聖炳靈王 佑聖真人
- 王侍宸 表千里 張果老
- 西嶽真人 太素真人 薩真人
- 壽春真人 負局先生 律呂神

玄天上師



玄天上帝

三月初三日生

按混洞赤文所載玄帝乃元始化身太極別跡上三皇時下降為太始真人中三皇時下降為太朴真人下三皇時下降為太素真人至黃帝時下降為當上天開皇初叔下世紫雲元年建甲午三月甲寅庚午時符太陽之精托胎化生淨樂國王善勝夫人之腹孕秀一十四月則太上八十二化也淨樂國者乃奎婁之下海外國上應龍變梵度天玄帝產母左脇當生之時瑞雲覆國異香芬然地上變金玉瑞應之祥生而神靈奉措隱顯年及十歲經典一覽悉皆默會仰觀俯察靡所不通潛心念道志氣太虛願輔上帝晉福兆民父王不能抑志年十五辟父母欲尋幽谷內煉元真遂感玉清聖祖紫虛元君傳授無極上道元君告玄帝曰子可越海東遊歷於翼軫之下有山自軋兌起跡盤旋五萬里水出震宮自有太極便生是山應顯定極風天太安皇崖二天子可入是山擇衆峰之中冲高紫霄者居之當契太和昇舉之後五百歲當龍漢二叔中披髮跣足攝離坎真精歸根復位上為三境輔臣下作十方大聖方得顯名億劫與天地日月齊并是其果滿也告畢元君昇雲而去玄帝



乃如師語越東海遊步至翼軫之下果見師告之  
 山山水藏沒皆符師言乃入觀覽果有七十二峰  
 中有一峰聳翠上凌紫霄下有一崑當陽虛寂於  
 是玄帝採師之誠目山曰太和山峰曰紫霄峰崑  
 曰紫霄崑因卜居焉潛虛玄一默會萬真四十九  
 年大滄上道於黃帝紫雲五十七年歲次甲子九  
 月初九日丙寅清晨忽有祥雲天花自空而下迷  
 漫山谷去山四方各三百里林巒震響自作步虛  
 仙樂之音是時玄帝身長九尺面如滿月龍眉鳳  
 目紺髮美髯顏如冰清頂九氣玉冠身披松羅之  
 服統足共手之於紫霄峰上須臾雲散有五真群  
 仙降於玄帝之前導從甚盛非凡見聞玄帝稽首  
 祇奉迎拜五真曰予奉三清玉帝詔以子功滿道  
 備昇奉今聞子之聖父聖母已在九霄矣玄帝跪  
 伏恭詔五真乃宣詔畢可特拜太玄元帥領元和  
 遷校府公事賜九德偃月金晨王冠瓊華玉簪碧  
 璫寶圭素銷飛雲金霞之帔紫銷龍袞丹裳羽屬  
 絳綵之裙七寶鉢衣元光朱履飛紅雲鳥佩太玄  
 元帥玉冊軋元寶印南北二斗三台龍劍飛雲玉  
 輅丹奉綠輦羽蓋瓊輪九色之節十絕靈幡前踞  
 九鳳後次八鸞天下玉女億乘萬騎上赴九清詔  
 至奉行玄帝再拜授詔易服訖飛昇金闕按元洞

玉曆記云殷紂日造罪德惡毒自橫遂感六大魔  
 王引諸鬼眾傷害衆生元始乃命玉皇上帝降詔  
 紫微陽則以周武伐紂陰以玄帝收魔斯時上賜  
 玄帝披髮跣足金甲玄袍皂纛玄旗統領丁甲下  
 降凡世與六大魔王戰於洞陰之野魔王以坎離  
 二氣化蒼龜巨蛇變現方成玄帝神力攝於足下  
 鎖鬼眾於鄴都大洞宇宙肅清玄帝凱還特壽  
 號拜玉虛師相玄天上帝領九天採訪使聖父曰  
 淨樂天君明真大帝聖母曰善勝太后瓊真上仙  
 下蔭天闕曰太玄火精命陰將軍赤靈尊神地軸  
 曰太玄水精育陽將軍黑靈尊神並居天一

北極判官









祝此石而有應名曰雷柱吾方寒衣入穴吏又曰  
 君記周室為人七十三化陰德傳家而迄今否余  
 方大悟君夢覺也吏曰君在天譜得神之品於人  
 世界有知之者晉不日有中興之兆君可尋方而  
 顯化余曰謝天使響報也入穴則若墮千仞之壑  
 近地而足不沾若騰身虛空有王者之宮中有禁  
 衛余入遂見家人悉如其間改日作儒士往咸陽  
 講姚萇之故事廟在郿州梓潼縣九曲之址其殿  
 有降筆亭中以金索懸一五色飛鸞口御筆用  
 金花牋數百番常留筆下筆墨皆具亭門木府差  
 官封鎖其嚴以防欺偽之弊降筆訖其亭內有銅  
 鐘自鳴廟吏聞於本府本府差官啟鑰取書以觀  
 報應其降筆多勸人以忠孝為本昨逆曦借為蜀  
 王具犧牲設俎豆潔案盛親詣  
 帝君廟設祭甫致行禮黑風驟起滅燭撒香逆曦震  
 懼俯伏殿下須臾開明視祝板已碎作兩片矣  
 帝君奉  
 玉帝旨佐南斗注生由是求嗣者多禱焉  
 唐玄宗追封 左丞相 僖宗加封  
 順濟王 宋太祖加封聖號  
 忠烈仁武孝德聖烈王  
 聖后協應德惠妃

聖父顯慶慈祐仁裕王 聖母昭德積慶慈淑妃  
 聖子嗣德王 聖子婦善助顯懿夫人  
 聖子昌德王 聖子婦順助惠懿夫人  
 聖孫紹應昭靈侯 聖孫婦淋應夫人  
 聖孫承應宣靈侯 聖孫婦惠應夫人  
 佐神英惠忠烈翼濟福安王 即報喜太尉也  
 左右桂祿二籍仙官  
 延祐三月七日加封聖號  
 輔元開化文昌司祿宏仁帝君





吳客三真君

昔周厲王有三諫官唐葛周也王好畋獵失政三官諫曰先王以仁義守國以道德化民而天下咸服未聞禽荒也屢諫弗聽三官棄職南遊於吳吳王大悅會楚兵侵吳王甚憂之三官進曰臣等致身以死事大王自有安邦之謀大王無慮三官迎敵各用神策楚降吳王遷賞三官拜辭奏曰臣等客臣也不敢受賜后知厲王薨宣王立復歸周國宣王錫賚甚厚仍其爵位后救太子靖王降五方使者及非災橫禍宣王遷三官於東萊撫治安慰民受其賜商請其資所至無乏其國大治三官既死加封侯號

唐宏字文明孚靈侯 七月二十一日誕

葛雍字文度威靈侯 二月十三日誕

周武字文剛泮靈侯 十月初二日誕

宋祥符元年真宗東封岱岳至天門忽見三仙自空而下帝敬問之三仙曰臣奉天命護衛聖駕帝封三仙曰

上元道化真君

中元護正真君

下元定志真君同判

岱岳冥司

讚曰應變之聖道德之君辭周寄吳濟世救民周而烈拯吳封客臣宋遇真宗天門顯身帝親問之方得其因唐葛周氏天地水神上奉王詔保駕聖明御製妙讚敕載姓名祠封太頂號建三靈

出像增補神記 卷之三 許真君





許真君

八月初一日

許真君名遜字敬之汝南人也祖父世慕至道真君弱冠師大洞真君吳猛傳三清法奉孝廉拜蜀旌陽令以晉亂棄官與吳君問遊江左會王敦作亂二君乃假符呪謂敦欲止敦而存晉也一日同郭璞候敦、蓄怒而見曰孤昨夢得一木上破其天棹帝位果十全乎請先生圓之許曰此夢非吉矣曰木上破天是宋字明公未可妄動又令璞筮之曰事無成問壽曰若起事禍將不久若住武昌壽不可測敦怒曰卿壽幾何曰予壽盡今日敦令武

士執璞赴州二君同敦飲席間乃隱形去至廬江口召舟過鍾陵舟師以無人力駕舡二君曰但載我、自行舡仍戒舟師曰汝宜堅閉戶隱若聞舟行聲慎勿潛窺於是入舟頃刻閉戶隱舟搖撼木葉聲遂潛窺見二龍駕舟在紫霄峰頂能知其窺委舟而去二君曰汝不信吾教今至此奈何遂令舟師舟隱此峰頂教服靈草授以神仙術舟之遺跡今尚存真君后在豫章遇一少年容似修整自称慎即真君与之話知非人類既去謂門人曰造少年即蛟蜃精吾念江西累遭洪水為害若不剪除恐致逃遁遂舉道眼一覩見蜃精化一黃牛

於洲北真君謂弟子施太玉曰彼黃牛我今化黑牛仍以白巾與爾汝訊之當以劍截彼餓頃二牛奔逐太玉以劍中黃牛之左股因投入城西井中黑牛亦入井蜃精徑走蜃精先在潭州化一聰明少年人多珍寶娶刺史賈玉女常旅遊江湖必多獲寶貨而歸至是空婦且云被盜所傷頃更典客報云有道流許敬之見使君賈出接坐真君曰聞君得佳婿畧請見之慎即托疾不出真君厲聲曰蛟精老魅焉敢遁形蛟乃化本形至堂下命空中神殺之又令將二兒來真君以水噴之即成小蜃妻賈氏與變父母力懇乃止令穿屋下文餘地皆

無水際又令急移俄頃官舍沉沒為潭蹤跡皆宛然昔蜃后於東晉太康二年八月一日於洪洲西山舉家白日上昇真君自飛昇之后里人與真君族人就其地立祠以所遺詩一百二十首寫竹簡之上載之竹簡令人採取以决休咎名曰聖籤宋徽宗政和二年五月十七日上尊號曰神功妙濟真君改觀為宮賜額曰王隆萬壽帝因看書於崇政恍然似夢見東華門北有一道士戴九華冠披絳章服導後者甚衆至丹墀起簡揖帝、因問曰卿是何人不詔而至對曰吾為許旌陽權掌九天司職上帝詔往按察西瞿耶國經田故國



復問曰朕患女息瘡諸藥不能愈真君有藥否即  
取小瓢子傾藥一粒如綠豆大呵呪抹於瘡上覺  
如冰酥灌躄入骨清涼遂揖而去行數步隨迴顧  
曰吾藥舍已久寒後願聖皇舉眼一看為幸帝諮  
然而覺詔畫像如夢中所見祥賜上請儲祥宮崇  
奉詔真君遺迹去處未有宮觀即取本屬官職建  
造如宮觀只因損壞如法修換無常住即接近便  
官田供辦  
聖朝崇奉加至道玄應四字餘封如故



張天師

卷之二

十三

張天師

天師者漢張道陵也子房八世孫光武建武間生於  
吳天目山學長生之術隱北邙山章帝和帝累召  
不起久之徧遊名山東抵興安雲錦溪升高而望  
曰是有異境遂沂流而之雲錦洞有岩焉煉丹其  
中三年青龍白虎放逸於上冊成餌之時年六十  
容貌益少又得秘書通神变化驅除妖鬼後於蜀  
之雲臺峰升天所遺經籙符章并印劍以授子孫  
其四代曰盛復居此山歷代重之今其子孫世襲  
真人居於江西廣信府貴溪縣之龍虎山



三茅真君

卷之二

十四



三茅真君

三月八日生

茅盈字叔申潞玄孫弟固字季偉次弟衷字思和生於漢景帝中元五年少秉異操獨味清虛年十八遂棄家入恒山修道餌木后師王君因西至龜山得見王母授以太極玄真之經歸入恒山北谷時年四十九也盈父母尚存父惡其父出遠遊欲扶之盈長跪曰盈已受聖師符籙常有天兵侍衛杖盈恐天兵相阻盈罪愈加重也父欲驗其語故杖之杖輒折成數十段如弓矢之業中壁則壁穿中柱則柱陷父母始知其道成乃止盈曰向所啟正

出像增補神記

卷之二

十一

慮如此后二弟俱貴衷為西河太守固為執金吾當並之官鄉里送者數百人時盈亦在座笑謂賓曰吾雖不作二千石來年四月三日送僕登仙當亦不減於今日也衆皆不之許時宣帝初元四年也至期門前數頃地忽自平治無寸草皆施青繖帷屋下盡鋪白毡可容數百人衆賓並集大作宴會香無使徒但見金盤玉杯自至進前美酒奇散異果不可名狀復有妓樂絲竹金石之音滿耳蘭麝之香達數里外少頃迎官來至朱衣玉帶者數百人旌旗甲仗光采耀日盈乃與家人親友辭別登車乘雲冉冉而去時二弟在官聞盈飛昇皆棄

還家求見於東山盈乃與相見謂二弟曰悟何晚矣今年已俱老難可補復縱得真訣但可成地仙耳於是初教二弟延年不滅之法令長齋三年檢以上道使存明堂玄真之氣又各贈九轉還丹一劑并神方一首各佩服之遂各成仙后人謂之三茅真君今祠廟列於司容之茅山三峰靈應奇驗禮拜者傾注以南云

出像增補神記

初山張大帝





### 祠山張大帝

大帝姓張諱渤字伯奇武陵龍陽人也父龍陽君母曰張媪龍陽君與媪遊於太湖之陂忽風雨晦冥雷電並起失媪處俄頃開霽媪言見天神賜以金丹已而有娠西漢神雀三年二月十一日夜半生長而奇偉隆準修髯有神告以地荒僻不足建家命行有獸前導遂與李夫人東遊吳會渡浙江至蒼雲山白鶴山山有四水會流其下公止而居焉於白鶴得柳氏於烏程桑垆得趙氏為侍人王九弟五子一女八孫始於吳興郡長興縣順靈鄉後

出像增補神記卷之二  
陰兵自長興荆溪疏鑿聖瀆長三十里志欲通津於廣德也王設鼓壇為鳥而誤王見夫人變形未及遂不與夫人相見化於廣德縣西五里橫山之頂居民思之立廟祀焉夫人亦至縣東二里而化時人亦為立廟聖瀆之河湮為民田即浴兵池為湖澹既瀕湖之田僅萬頃掛鼓之壇禽不敢栖蟻不敢聚云唐大寶中禱雨感應初贈水部員外郎橫山改為祠山昭宗贈司農少卿賜金紫景宗封

廣德侯南唐封為司徒封廣德公後晉封為廣德王宋仁宗封為

靈濟王至寧宗朝累加至八字王至理宗淳祐五年

改封

正祐聖烈真君至咸淳二年加封

正祐聖烈昭德昌福真君 二月十一日誕生

封正寧昭助靈惠順聖妃 李氏 二月初二日誕生

封協應濟惠慈昭廣懿夫人 趙氏

封協順承濟慈佑廣助夫人

王祖顯慶幸休昭遠靈惠侯 祖顯慶起家昭靈夫

王父慈應潛光儲祉衍靈侯 王慈惠嗣徽聖善夫人

九弟

靈貺普濟昭助侯 靈德昭惠嘉懿夫人

善利通貺靈助侯 善德助惠正懿夫人

順成孚應顯助侯 順德衍惠昭懿夫人

康衛昭應廣助侯 康順德惠顯懿夫人

靖鎮豐利宏助侯 靖德淑惠靈懿夫人

休應普澤孚助侯 休德敷惠靖懿夫人

明濟福謙善助侯 濟德緩惠昌懿夫人

昭祐通濟信助侯 昭德靖惠明懿夫人

嘉惠子直順助侯 嘉德柔惠光懿夫人

王子

承烈顯濟啟佑王 五月十日 承祀贊福元穆協應夫人

嗣應昭佑公 正月初四日 嗣嬪翊福昭穆夫人





### 五聖始末

九月廿八日生

按祖殿靈應集云五顯公之神在天地間相與為本始至唐光啟中乃降於茲邑圖籍莫有登載故後來者無所考據惟邑耆耄口以相傳言邑民王瑜有園在城北偏一夕園中紅光燭天邑人麋王觀之見神五人自天而下道從威儀如王侯狀黃衣皂絲坐胡床呼瑜而言曰吾授天命當食此方福佑斯人什勝尋幽而來至止我廟食此則佑汝亦無勞瑜拜首曰惟命言訖祥雲四合神昇天矣明日邑人來相宅方山在其東佩山在其西左環杏墩右繞蛇城南北兩潭而前坐後大溪北來紫紆西下兩峰特秀巉然水口良然佳處也乃相與子來斬竹雜草作為華屋立像肖貌揭虔安靈四遠聞之鱗集輻輳自是神降格有功於國福佑斯民無時不顯先是廟號止名五通大中中始賜廟額曰靈順宣和年間封兩字侯紹興中加四字侯乾道中加八字侯淳熙初封兩字公甲辰間封四字公十一年加六字公慶元六年加八字王喜泰二年封兩字王喜定元年封四字王累有陰助于左封六字王六年十一月詔下封八字王理宗改封八字王號



第一位顯聰召應靈格廣濟王  
 顯慶協惠昭助夫人  
 第二位顯明格列靈護廣祐王  
 顯惠協慶善助夫人  
 第三位顯正昭順靈衛廣惠王  
 顯齊協佑正助夫人  
 第四位顯直昭佑靈貺廣澤王  
 顯右協齊喜助夫人  
 第五位顯德昭利靈助廣成王  
 顯福協愛靜助夫人  
 王祖父放佑喜應敷澤侯  
 出象增補神記 卷之十一  
 祖母衍慶助順慈貺夫人  
 土父廣惠慈濟方義侯  
 母崇福慈齊慶善夫人  
 長妹喜應贊惠淑顯夫人  
 次妹懿順福淑靖顯夫人  
 至有吏下二神者蓋去既貴不故以禍福驚動  
 人之耳目而委是二神司之歟  
 黃衣道士 紫衣貞覺大師  
 輔靈翊善史侯 輔順翊惠下侯  
 翊應助順周侯 令狐寺丞  
 王念二九帥 行供高太保



打供胡百二檢察 都打供胡靖一總管  
 打供黃太保 打供王太保  
 金吾二大使 掌善罰惡判官  
 周禮小宗伯祀五帝於四郊漢儀祠五祀宋朝明  
 堂畷五方帝位於昊天之神從之以五人帝五官  
 神皆五行直氣也蓋五行為天地間至大化必有  
 為之主宰者故曰玄冥曰祝融曰句芒曰神蓐曰  
 后土皆指水火金木土而言之則今五神之降於  
 川豈非默助五行之造化以福生民乎或以五聖  
 為五通謂其非正神名實不辨甚矣每歲四月八  
 日本縣放建大齋十民輻湊 本朝有褒封勅誥  
 出象增補神記 卷之十一  
 至聖炳靈王



### 至聖炳靈王

五月十二日生

至聖炳靈王者即東嶽天齊仁聖帝第三子也唐太宗加威雄將軍至宋太宗封上  
吳炳靈公大中祥符元年二月二十五日封  
至聖炳靈王



佑聖真君

出像增補搜神記

卷之二

三

### 佑聖真君

佑聖真君者真君姓茅諱盈本長安咸陽人也自幼出家參訪名山洞府遇王君賜長生之術得道稱  
為天仙至漢明帝朝儀朔三年天書忽降皆玉篆  
龍文云大帝保命真君與東岳天齊仁聖帝同啟  
死生共管陰府之事宋太宗封佑聖真君至真宗  
加封  
九天司命上卿賜福佑聖真君



王侍宸

出像增補搜神記

卷之二

帝



### 王侍宸

侍宸姓王名文卿宋時臨川人侍宸其官也生有骨相有道者器之長而遊四方履歷幾遍宇宙嘗遇異人授以道法能召風雷宋徽宗號為金門羽客疑神鵬侍宸寵冠當時賜賚一無所受時揚州大旱詔求雨侍宸為仗劍喚水曰借黃河水三尺后數日揚州奏得雨水皆黃濁屢見顯異元時始建祠今祠在建昌之府城內是也靈應益著執牲帛而乞靈者絡繹於道



### 袁千里

袁勝字千里南豐人王侍宸甥生氏子也有斬勘雷法髣髴舅氏揣平間寓戴顛家一日謂戴顛曰吾逝矣可焚我言畢而卒戴焚之火及屍煙焰中有旗現金字曰雷霆第二判官袁千里也





張果老

乃是仙人也

姓張名果隱於恒州中條山徃來汾晉間得長生秘術者老云為兒童時見之已言數百歲嘗騎一白驢日行數万里休息時乃折疊之其厚如紙置於中箱中乘則以水噉之復成一驢唐太宗高宗徵之不出則天后召之出山佯死於妬女廟前后有人於恒州山中復見之明皇齋醮書迎果隨至安置於集賢院問以神仙不答累試仙術不可窮紀

西嶽真人



西嶽真人

西岳真人姓馮名長驪山人周宣王時為柱下史觀天文之變乃退隱攝生遇鄧真人授以靈書功行垂成復遇彭真人授以太上隱書遂得仙用術活人平王二十年春昇化而去

西嶽真人





### 太素真人

九月廿三日生

太素真人姓周名亮字太真太原人母宵寢見五色  
 流霞覆其宅因感有孕經十五月而生長而師事  
 姚坦授五千文乃八素真經能治鬼恠各復真形  
 周靈王太子晉聞之召與相見賜以九光七明芝  
 亮修服之遂能變化或如七十髮白齒落經宿不  
 出復為少年姿容如花或被克人侮之其人不覺  
 自縛困於拷擊叫號口中流血求哀乃釋之年一  
 百九十餘歲威烈王十四年上帝遣天官下迎授  
 為秦隴真人出入太清

薩真人

仙傳補遺

卷之二

五



### 薩真人

薩真人名守堅蜀西河人也嘗學醫誤用藥殺人遂  
 棄醫聞虛靖張天師及建昌王侍宸福州林靈素  
 三人道法高遂來學法至蜀中其行囊已盡坐於  
 石大憂忽見三道人來真人問此去信州遠近道  
 人問所說真人曰欲訪虛靖天師學法道人曰天  
 師死矣復問王侍宸曰亦死矣復問林靈素曰亦  
 死矣真人方悵恨一道人曰今天師道法亦高吾  
 與之有舊當為作字可往訪之吾有一法相授日  
 間可以自給遂授以呪素之術曰呪一棗可取七

仙傳補遺

卷之二

五

文一日但呪十棗得七十文則有一日之資矣一  
 道人曰吾亦有一法相授與之棕扇一柄曰有病  
 者則扇之即愈一道人曰吾亦有一法相授乃雷  
 法也真人受之辭去用之皆驗一日凡呪百餘棗  
 止授七十文為日用餘者復以濟貧及到信州見  
 天師投書舉家皆哭乃虛靖天師親筆也書中言  
 吾與王侍宸林天師過薩君各以一法授之矣可  
 為參錄奏名真人后法愈大顯嘗經潭州人聞神  
 語曰真人提刑來日至次日人同之只見真人攜  
 甕笠至有提點刑獄之牌人異之繼至湘陰縣浮  
 梁見人用童男童女生祀本處廟神真人曰此等



淫神好焚其廟言訖雷火飛空廟立焚矣真人至  
 龍興府江邊濯足見水有神影方面黃巾金甲左  
 手拽袖右手執鞭真人曰尔何神也答曰吾乃相  
 陰廟神王善被真人焚吾廟後今相隨一十二載  
 尺候有過則復前誓今真人功行已高職隸天樞  
 望保奏以為部將真人曰汝竟惡之神生吾法中  
 必損吾法廟神即立誓不敢背盟真人遂奏帝授  
 職至漳州忽一日諸將現形環侍天詔召真人君  
 天樞領位真人方起身而即立化

壽春真人

新刻出像增補搜神記

卷之二

十一



壽春真人

真人姓梅名福字子真壽春人仕漢為南昌尉見王  
 莽專政乃棄家求仙遊鴈蕩南閩諸山后入仙  
 霞山遇空同仙君授以內外丹法入鷄籠山修煉  
 不成乃至劔江西嶺再遇空同仙君謂福曰汝之  
 緣在飛鴻山也福遂往飛鴻山結菴修煉丹成趣  
 裝復還壽春一日紫雲浮空仙藥紛紛金童玉女  
 捧詔按鸞從空而下福拜詔辭家乘青鸞飛昇而  
 去宋元豐間封壽春真人今廟在金陵聚寶門外  
 靈應神異俗呼曰梅將軍廟

負局先生

新刻出像增補搜神記

卷之二

十一





### 負局先生

負局先生語似燕代間人因磨鏡輒問主人得無有疾苦者否若有輒出紫丸赤藥與之莫不愈時大疫每列戶與藥愈者萬計不取一錢後止吳山絕崖世世懸藥與人曰吾欲還蓬萊山為汝曹下神水崖頭一旦有水白色從石崖流下服者多所愈鄉人乃立祠祀之



### 律呂神

祠在大同府渾源州之北五里神谿狐石上建於元魏元重修相傳泰初元年六月弘州人有張珪者晚憇於狐石之上忽一神人丰姿飄洒清瑩絕塵自空而下顧珪謂曰律呂律呂上天勅汝此月二十日行硬雨語畢即騰空而去珪會其意歸家遍以語隣村人使速收麥未及收者至日為雨所傷尽空事聞朝廷遣使祭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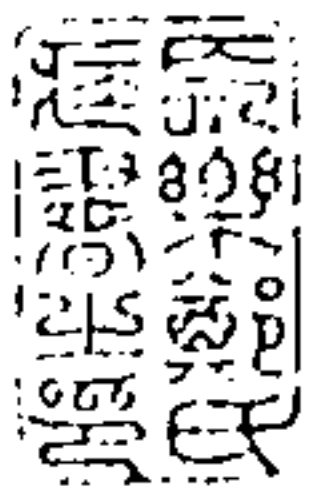




劉師

袁守記師姓劉字摩訶洞曉經律深入禪要占記吉凶無有不驗祖渠蒙遜時西求仙學道經肅州衛止治南小草菴上合掌皈依而入涅槃其徒茶毘之骨化為珠血化為丹更為主祠於示寂之所相傳祈禱者往獲珠丹焉自是攘火火滅祈雨靈禱病癒遠近爭崇奉之

搜神記卷之二終



世四第

新刻出像增補搜神記卷之三

金陵三山對溪唐富林校梓

目錄

- |                          |      |      |       |
|--------------------------|------|------|-------|
| 觀世音                      | 天王   | 地藏王  | 金剛    |
| 十大明王                     | 十地關君 | 十八羅漢 | 寶誌公   |
| 盧六祖                      | 達磨   | 普庵   | 泗州大聖  |
| 傅大士                      | 二郎神  | 蕭公   | 晏公    |
| 宗三舍人                     | 楊四將軍 | 水府   | 沿江遊奕神 |
| 洞庭君                      | 湘君   | 巢湖太姥 | 宮亭湖神  |
| 海神 <small>海神水神但附</small> |      | 廬山神  | 蘇嶺山神  |
| 新羅山神                     | 射木山神 |      |       |
| 南無觀世音菩薩                  |      |      |       |





### 南無觀世音菩薩

二月十九日生

昔有一國王號曰妙莊王三女長妙音次妙緣又次妙華善即菩薩也王令其贅不從逐之後花園居之白雀寺尼僧苦以搬茶運水鬼使代之王怒命焚寺寺僧俱燬於燄而菩薩無恙如初命斬之刀三折命縊以白練帶忽黑霧遮天一白虎背之而去屍多林青衣童子侍立遂歷地府過奈何橋救諸苦難還魂再至屍多林太白星君化一老人指與香山脩行後莊王病惡剜目斷臂救王王往禮之兩時道成空中現千手千眼靈感觀世音菩薩

天王



### 天王

按釋氏源流有毘雷勒義天王有毘雷博義天王有捉頭賴吒天王有毘沙門天王昔唐太宗從高祖起義兵有神降於前自稱毘沙門天王願同力定亂其手將有猪首象鼻者故所向成功及即位詔天下公府皆祀之天聖初詔諸郡置祠仍建佛寺俱以天王為額此天王之所由晉建也

地藏王菩薩

出像增補神記卷之三





地藏王菩薩

七月三十日生

職掌幽冥教主十地閻君率朝賀成禮相傳王舍城  
傳羅卜法名目捷連嘗師事如來救母於餓鬼群  
業作孟蘭勝會歿而為地藏王以七月三十日為  
所生之辰士人禮拜或曰今青陽之九華山地藏  
是也按傳新羅國僧唐時渡海居九華山年九十  
九忽召徒眾告別但聞山鳴石墮俄分趺坐於西  
中泊三稔開將入塔顏貌如生昇之動骨節若金  
鐵焉故曰金地藏以是知傳者之誤

金剛



金剛

金剛密跡是也按三昧經如來到那乾訶羅國降五  
羅魔時金剛神手持大杵上頭出火燒諸惡龍上  
王驚怖走入佛影又嘗揮大利劍擬鬼王額鬼王  
驚怖抱持小兒長跪上佛又嘗白佛垂意小食化  
鬼神眾及世尊滅度金剛悲哀懊惱作如是言如  
來捨我入於寂滅我從今日無歸無依無覆無護  
哀惱災患一旦頓集憂愁毒箭深入我心此金剛  
杵當用護誰即便棄擲自今以往當奉侍誰說種  
上言戀慕如來此金剛之而自顯化也

十大明王





### 十大明王

一焰鬚得迦忿怒大明王 二魚能勝大忿怒明王  
 三鉢訥鬚得迦大忿怒明王 四尾觀難得迦大  
 忿怒明王 五不動尊大忿怒明王 六吒呌大  
 忿怒明王 七你羅難孃忿怒明王 八大力大  
 忿怒明王 九送婆大忿怒明王 十嚩日羅捕  
 多羅大忿怒明王  
 此十大忿怒明王各有三面七各三目皆頭上頂  
 佛以虎皮為衣鬪護為冠髮髻豎立



十地閻君

出像增補搜神記 卷之三

### 十地閻君

一殿閻君秦廣王蕭  
 二殿閻君楚江王曹  
 三殿閻君宋帝王廉  
 四殿閻君五官王黃  
 五殿閻君閻羅王韓  
 六殿閻君變成王石  
 七殿閻君泰山王畢  
 八殿閻君平等王千  
 九殿閻君都市王薛



十八尊呵羅漢

出像增補搜神記 卷之三

十殿閻君轉輪王薛



十八尊阿羅漢

- 第一賓度羅跋羅墮闍尊者
- 第二迦諾迦跋蹉尊者
- 第三迦諾跋釐墮闍尊者
- 第四蘇頻陀尊者
- 第五諾距羅尊者
- 第六跋陀羅尊者
- 第七迦哩迦尊者
- 第八伐闍弗多羅尊者
- 第九戌博迦尊者
- 第十半託迦尊者
- 第十一羅怛羅尊者
- 第十二那伽牟那羅尊者
- 第十三因竭陀尊者
- 第十四伐那波斯尊者
- 第十五阿氏多尊者
- 第十六注荼半託尊者
- 第十七慶友尊者
- 第十八賓頭盧尊者

寶誌禪師



寶誌禪師

寶誌禪師宋才嘉中見形於東陽鎮古木鷹巢中朱氏聞巢中兒啼遂收育之因以朱為姓施宅為寺焉公自少出家依於鍾山道林寺常持一飯杖懸刀尺及鏡佛之類或掛一兩尺帛數日不食無餘容時或歌吟詞多識記士庶皆共事之齊建元中武帝謂師惑眾收付建康獄既旦人見其入市及檢獄如故建康尹以事聞帝延於宮中之後堂師在華林園忽一日重著三布帽亦不知於何所得之俄豫章王文惠太子相繼薨齊亦以此貴矣由

是禁師出入

梁高祖即位下詔曰誌公迹拘塵垢神遊冥寐水火不能焦濡蛇虎不能侵懼語其佛理則聲聞以上談其隱淪則遊仙高者豈以俗士常情空相拘枳何其愚陋至於此自今勿得復禁師或一日對帝食鱸帝曰一人知味二十餘年師何為爾師乃吐出小魚鱗尾依然今建康尚有鱸殘魚是也皇后郝氏崩數月帝常追悼之晝則忽忽不樂宵則耿耿不寐居寢殿聞外騷聲視之乃見一鱗盤躡上殿吹睛呀口以向於帝帝大驚駭無所逃遁不得已噉然而起謂蛇曰朕宮殿嚴警非尔蛇類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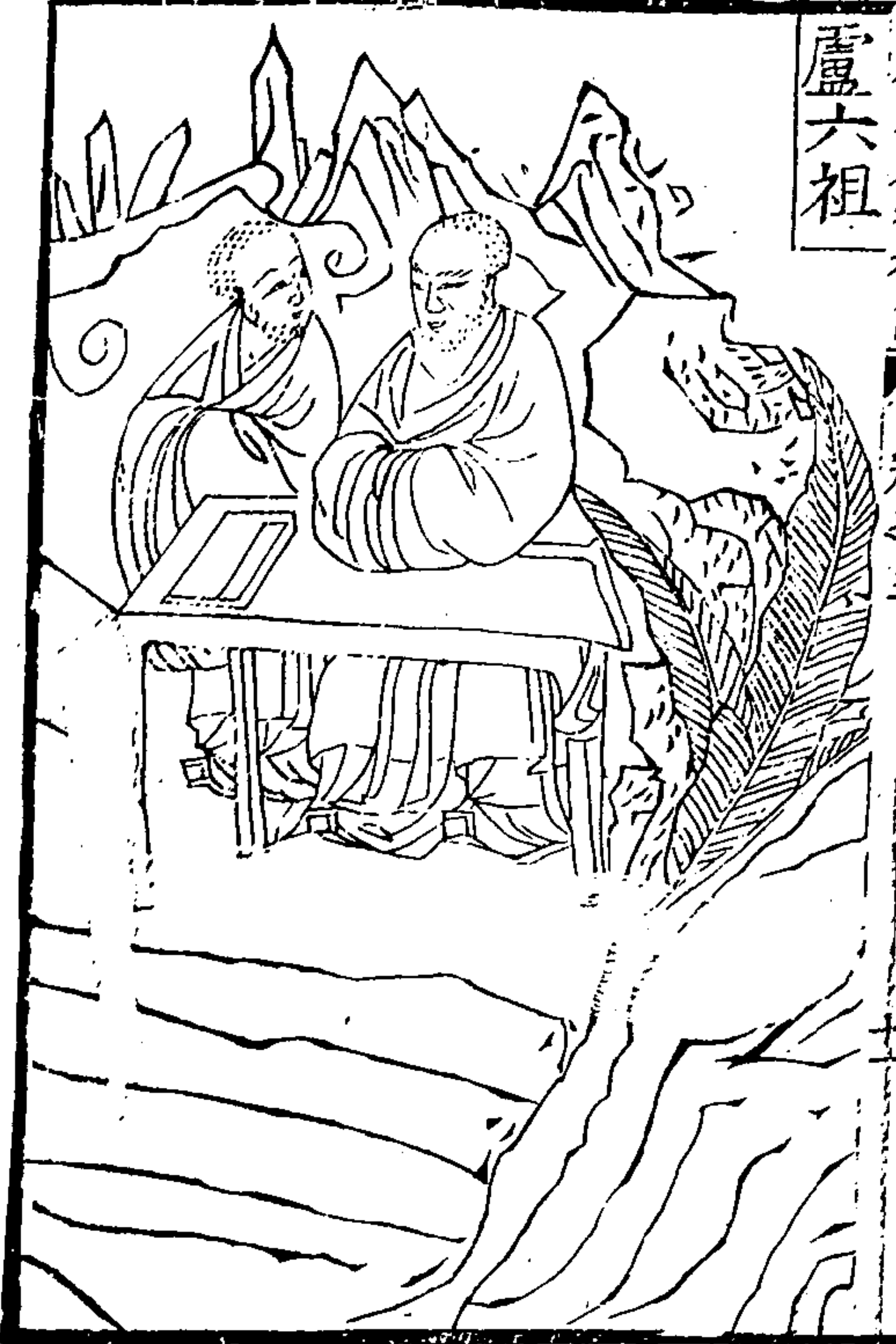
生之處必其妙孽欲崇朕耶蛇為人語故帝曰蟒則昔之郗氏也妾以生存嫉妬六宮其性慘毒怒一戮則火熾矢射損物害人死以是罪陷為蟒耳無飲食可實口無窟穴可庇身飢窘困迫力不自勝又麟甲有蟲咬啣肌肉痛苦其劇若加錐刀焉蟒非常蛇亦復變化而至不以皇居深重為阻耳感帝平昔眷戀之厚故托醜形骸陳露於帝前一切德以見拯救也帝聞之嗚呼感激既而求蟒不復見帝明日大集妙門於殿庭宣其由問善之最以贖其言師對曰非禮佛懺滌愆不可帝乃然其言搜索佛經錄其名號兼親杼睿思洒聖翰撰

梅文共成十卷皆林撫佛語削法開詞為其懺禮

又一日聞宮室內異香馥郁良久轉美初不知所末帝因仰視乃見一天人容儀端麗謂帝曰此則蟒后身也蒙帝功德已得生怙利天今呈本身以為明驗也慙慙致謝言訖而去此見梁武懺序師於梁天監十三年冬將卒忽告衆僧令移寺金剛神像出置於外乃密謂人曰菩薩將去矣未及旬日無疾而終奉齋香而化在世九十七年帝以戲二十萬易定林寺前岡獨龍阜以葬師永定公主以湯沐之資造浮圖七級於其上帝命陸倕製銘賜玻黎珠以飾塔表南唐保太七年加號妙覺塔

名應世宋太宗太平興國七年舒民柯萼遇老僧往萬歲山指古松下掘之得石篆乃寶公記聖作綿遠之文於是遣使致謝謚曰寶公妙覺治平初更謚道林真覺大師按建康實錄開善寺有誌公履唐神龍初鄭克俊取之以歸長安今洗鉢池或在塔西二里法雲寺基方池是也

盧六祖





盧六祖

盧六祖名能廣東新州人唐宣宗朝學佛見曹溪水香遂於其地擇一道場求之地主但云只得一架柴地足矣地主從之遂以架柴鋪設方圓八十里今南華山六祖道場是也肉身俱存香烟薰其面如漆至元丙子年漢軍以利刃鑽其腹見心肝如生人於是不敢犯衣鉢盡載之有宣宗御賜袈裟織成淡山水有西天鉢非銅鉄非木石有西天履非革非木有其華經十六七葉有佛齒以小銀合載之元有一尊龍骸為民害大祖曰只附麥小其龍果小遂以鉢盂藏之在寺中軋枯歸附

達磨



達磨

十月初五日生

二十八祖達磨自天竺國泛海見梁帝不契潛上嵩山少林寺面壁九年端居而逝葬熊耳山魏宋雲奉使西域迴過師子葱嶺見手攜隻履翩翩而逝雲問師曰西天去又謂雲曰汝王已厭世雲聞之茫然別師東還暨復命則明帝已登遐矣迨孝莊即位雲具奏其事帝令起塲惟空棺一隻革履存焉

普庵禪師





### 普庵禪師

十一月二十七日生

普庵禪師名印肅袁州宜春縣余氏子也當宋徽宗政和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辰時生年六歲夢一僧點其心曰汝他日當自省既覺以意白母視之當心有一點紅瑩大似世之櫻珠父母因此許從壽隆院賢和尚出家年二十七歲落髮越明年受戒師容貌魁奇智性巧慧賢師器之勉令誦經師曰嘗聞佛祖元旨必貴了悟於心數墨巡行無益於事遂辭師遊湖湘謁牧庵忠公因問萬法歸一歸何處忠公堅起佛子師遂有悟后歸受業院

普庵禪師傳

卷之三

七

癸酉歲有隣寺慈化者衆請住持寺無常住師衣衾紙衣晨粥暮食禪定外唯閱華嚴經論一日大悟遍牀汗流喜曰我今親契華嚴境遂述頌曰  
 握不成團撲不開 何須南岳又天台  
 六根門首無人到 惹得胡僧特地來  
 一日忽有僧名道存冒雪至師目擊而喜曰此乃吾不請友矣遂相與寐坐交相問答師乃庵隱南嶺號曰普庵後營募重為慈化修建佛殿慕道向風者衆師乃隨宜為說或書頌與之有病患者折草為藥與之或有殺毒人跡不相往來者師與之頌咸得十全至於祈晴伐木毀淫祠靈應非一

由是工役大興富者施財貧者施力巧者施藝寺宇昂新延以數千里之間聞路建橋樂為善事皆師之化忽一日索筆書頌於方丈西壁云

乍雨乍晴寶象明 東西南北亂雲深

失珠無限人遭劫 幻應權機為汝清

頌畢示衆曰諸佛不出世亦無有涅槃入吾室者必能元契矣善自護持無令退失索浴更衣跏趺

而寐時則乳道五年七月二十一日

勅封普庵寂感妙濟真覺昭貺禪師

泗州大聖



泗州大聖

卷之三

七



泗州大聖

泗州僧伽大師者唐高宗時至長安洛陽行化歷吳  
楚間手執楊枝混於緇流或問師何姓答曰我姓  
何又問師是何國人曰我何國人尋於泗上欲構  
伽藍因宿州民賀跋氏捨所居師曰此本為佛宇  
令掘地果得古牌云香積寺即齊禁龍建所創又  
獲金像眾謂燃燈如來師曰昔光王佛也因為  
寺額景龍二年中宗遣使迎大師至華嚴深加禮  
異命住大薦福寺三月三日大師示滅勅令遷  
福寺漆身起塔忽臭氣滿城帝祝送師歸臨淮  
現異香騰身佛起塔忽臭氣滿城帝祝送師歸臨  
現青化身耳乳符中謚證聖大師師是何人邪曰

出像增補神記 卷之三



傳大士

傳大士名俞婺州義烏人也自幼聰慧通三教之書  
自號善慧八士梁普通元年遇天竺僧嵩頭陀語  
曰爾彌勒化身遂令自鑿於水乃見圓光寶蓋即  
悟前因因問修道之地頭陀指松山下雙擣木曰  
此可矣  
大士於此創庵大通三年置寺雙擣間即今雙林寺  
有法華經梁武帝所賜鉄犁餅鉢水晶數珠七佛  
銅冠至今尚存初  
大士學道難不家者派而不禿世以為先知先覺可

出像增補神記 卷之三

免釋子冠服云時有餘虎岩在又烏之南二十五  
里又雲黃山頂多猛獸搏害居民大士齋竟每持  
餘飯飼之自茲虎獸伏匿又化石成青紫色莹然  
可愛堪琢以為數珠有陶姓者居嘗資給大士大  
士因指石祝之曰以石青紫可琢數珠且戒之曰  
不汝商相傳到今惟此一家能之他家倣效石輒  
碎裂後忠獻王往婺州祭大士之塔取骨殖丕龍  
山舉之不動即其地建龍華寺以骨殖塑大士像  
於塔一統志稱傳大士墓在雲黃山石晉開運初  
吳越錢元佐遣使取其遺骨歸葬錢唐啟瘞之目  
有兩虎據牆而吼是夕大雨雷電震動山谷及行



虎隨至蝦蟇泣阻水而返



出像搜神記 灌口二郎神

卷之三

灌口二郎神

六月廿日生



出像搜神記

卷之三

二郎神者姓趙名昱從道士李珣隱青城山隋煬帝知其賢起為嘉州太守郡左有冷源二河內有老蛟為害春夏水漲漂滄傷民昱大怒特設舟船率壯士及居民夾江鼓譟昱持刃入水有頃其水赤石崖奔吼如雷昱右手持刃左手持蛟首奮波而出時有佐昱入水者七人即七聖是也隋末世亂棄官隱去不知所終後江水漲溢蜀人見昱於青霧中感其德立廟於灌江口奉祀焉唐太宗封為神勇大將軍明皇加封赤城王宋真宗封清源妙道真君



蕭公

公姓蕭諱伯軒龐眉蛟髮美鬚面如童少年為人  
剛正自持言笑不苟善上惡下里閭咸為之質平  
歿於宋咸淳間遂為神附童子先事言禍福中若  
發機鄉民相率為立廟于新淦縣之太洋洲福澤  
一方尤時以其子祥叔死而有靈合祀於廟  
本朝洪武初嘗遣官諭祭永樂十七年其孫天任卒  
屢著靈異亦祀于此  
詔封為水府靈通廣濟顯應英佑侯大著威靈于九  
江八河之上

出像增補神記 卷之三



晏公

公姓晏名成仔臨江府之清江鎮人也濃眉虬髯面  
如黑漆平生疾惡如探湯人少有不善必曰晏公  
得無知乎其為人敬憚如此元初以人材應選入  
官為文錦局堂長因病歸登舟即奄然而逝後人  
斂具一如禮未抵家里人先見其暢騶導於曠野  
之間衣冠如故咸重稱之月余以死至且駭且愕  
語見之日則即其死之日也故棺視之一無所有  
蓋尸解云父老知其為神立廟祀之有靈顯于江  
湖 本朝詔封平浪侯

出像增補神記 卷之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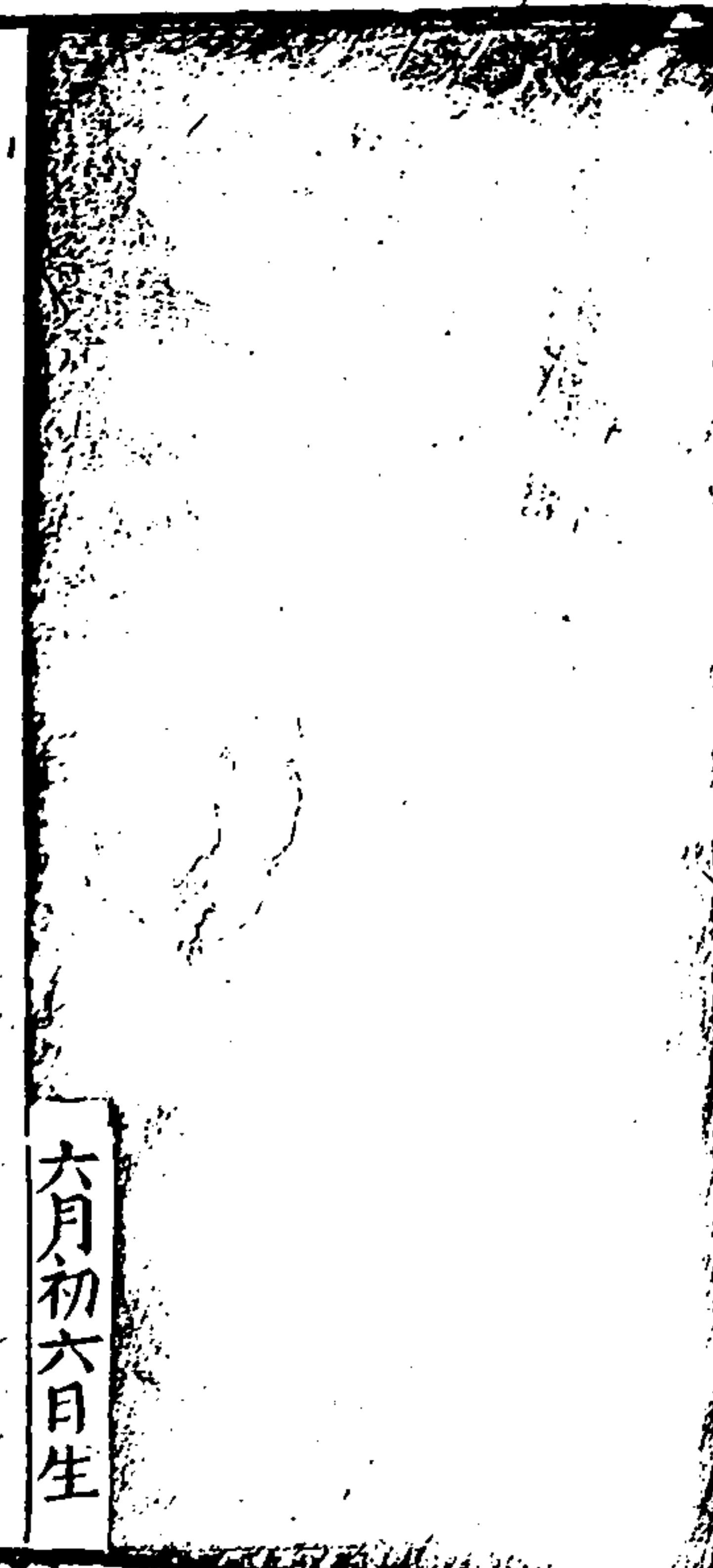




宗三舍人



楊四將軍



六月初六日生

萬曆庚子年菊月日周楚愚詩

廿三



洋子江三水府

五代史楊氏據江封馬當為

上水府廟在山之陽

采石為

中水府廟在采石山下封王宋加顯靈順聖忠祐王

金山為

下水府廟在金山寺內三廟

本朝俱稱水府之神水面江心一呼即應舟人逆者

必具牲帛以禱今有司歲時致祭

出像增補搜神記 卷之三



松江遊奕神

陳堯咨泊舟三山磯有老叟曰未日午時有大風舟

行必覆宜避之未日天晴萬里無片雲舟人請辭

辭公曰更待之同行舟一時離岸忽出黑雲起於

西北大風暴至折木飛沙怒濤若山同行舟多沉

溺公驚嘆又見前叟曰某乃江之遊奕神也以公

他日當位宰相故奉告公曰何以報德叟曰吾不

求報貴人而至龍神禮當護衛願得金光明經一

部乘其力稍可遷職公許之至京以金光明經三

部遣人詣三山磯投之叟曰本祈一公 數杖拜去

出像增補搜神記 卷之三

洞庭君





### 洞庭君



君洞庭湖神也有廟在龍堆按傳有抑生者名教唐中宗時下第歸至涇陽見一婦人收手謂生曰妾洞庭君小女嫁涇川次子為婢所感歎黜至此敢煩寄尺牘歸生謝不知所向婦曰洞庭之陰有大樹樹擊刺三當有應者生如其言有武夫揭水引入至靈虛殿取書以進洞君泣曰老夫之罪使孺弱罹害須之有亦龍飛去俄紅粧擁一人回即寄書女也宴生碧雲宮君第號錢唐君謂生曰涇陽氏即歐陽氏也高蟻為龍姓不敢當辭而去后再娶盧

### 湘君



按山海經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蓋舜南巡崩葬於蒼梧之野二妃從之不及溺死沅湘之間人為主廟世稱湘君湖口及君山俱有廟昔秦始皇南遊浮江遇大風因問湘君何神博士對曰堯女舜妃始皇怒命赭其山即此唐韓愈有碑李白詩帝子瀟湘去不還空餘秋草洞庭間淡掃明湖開玉鏡丹青盪出是君山湖光秋水兩相和潭面無風鏡乍磨遙望洞庭山擁翠白銀堆裏一青螺



巢湖太姥

按青瑣高詠云古巢一日江水暴漲尋復故道溝有巨魚萬斤三日乃死合郡皆食之獨一姥好善不食忽有老叟告之曰此吾子也不幸罹此禍汝不食其肉吾將厚報之東門石龜目赤城嘗陷姥日往視有稚子欺之以朱傅龜目姥見急走登山而城陷為湖是為巢湖後人立廟於湖之姑山上以祀太姥舟行者罔不祭焉羅隱詩有借問當年沉水事已經秦漢幾千年之句

出像增補搜神記 卷之三

天

宮亭湖神



宮亭湖神

神無姓名顯應於南康府東之宮亭湖上神來則陰霾蔽日其声澎湃若潮以奔騰能分風令一南一北上下各不順帆能擘浪如持靈犀而入海守郡者重其神且防其為舟行之硬也立祠宮亭湖上歲時享祀有呼必應遠近行者賴之宋秦觀宿月邊惜竹軒夢湖神贈詩曰

不知水宿分風浦 何似秋眠惜竹軒  
聞道文章妙天下 廬山對面可無言

出像增補搜神記 卷之三

天

九鯉湖仙





### 九鯉湖仙

何氏莫詳其世代兄弟九人修道於仙遊縣東北山中故山名九仙又居湖側煉丹丹成各乘赤鯉而去故湖名九鯉廟在湖上最靈驗每大比歲郡中士子祈夢於此信若著蔡

本朝黃孟良感其事賦詩一律以紀之云

人已登仙鯉化龍 伊誰湖上構仙宮

石遺丹竈潺湲裏 雲鎖瓊樓縹緲中

青鳥去來猶夜月 碧桃開落自春風

此行不為邯鄲夢 擬向邛橋遇石公

出像繪補搜神記卷之三

海神 潮神 水神 波神



### 海神

即海若星也相傳秦始皇造石橋欲渡海觀日海神為驅石始皇求神相見神曰莫圖我形始皇從之及見左右巧者描畫神形神怒曰帝負約可速去今廟在文登縣

潮神 即子胥人見其素車白馬乘潮而出

水神 謂禹強河伯

波神 謂川后

出像繪補搜神記卷之三

廬山匡阜先生





廬山匡阜先生

先生者姓匡名續字君平南楚人號匡阜先生生而神靈兒時便有物外志周武王時師老聃得長生之道結茅南障山虎溪之上隱焉室中無所有惟置一榻簡書數篇而已武王屢徵不起遇少年傳以仙訣得道漢武帝南巡狩登祀天柱嘗望秩焉繼而射蛟潯陽江中復封先生為南極大明公更命立祠於虎溪舊隱郡守桓伊遷先生祠於山口凡水旱癘疫禱之皆應焉

新刻出像增補搜神記 卷之三

三十一



蘇嶺山神

廟在襄陽府之東南鹿門山按漢光武幸犁丘夢一神人編衣羽裳素巾皂帶來謁帝問曰汝何神斯神曰臣蘇嶺山神也更條數事語竟而去時習柳以侍中從行明日帝以語柳上夢亦如之毫髮不爽后光武封柳襄陽侯使立蘇山神祠刻二石鹿然詩漸至鹿門山之明翠微淺昔聞龐德公采藥迹不返隱跡今尚存高風邈以遠

新刻出像增補搜神記 卷之三

三十二





### 新羅山神

廟在福之汀州蓋汀本晉之新羅縣唐始有汀名按  
寰宇記開元末新羅縣令孫奉先昼坐所事見神  
曰吾新羅山神也今從府主求一牛為食奉先請  
以羊豕代牛神怒於是疫癘大起奉先亦病亡后  
人有詩云

卓絕新羅百尺崖 神魔相倚洞天開  
窪樽相伴先羊豕 不惜浮雲入夢來



### 射木山神

肇慶府之陽春縣有射木山山有雲靈雲罩其上必  
雨則則霖山南有祠曰射木山祠漢封其神曰儲  
休侯靈顯最著廟食一万余水旱疾疫有禱必應舊  
傳江南有李氏者無子一夕夢神託生為嗣名  
符後登第歷官知春州啟行辭其母曰兒必不  
歸矣速抵官來射木山謁祠下顧瞻門廡若舊所  
覩未几卒自得之生而廟食獲及其卒而廟復靈  
以是知府之生祠神之現世也按唐之春州即今  
之陽春縣是也

射木山神



新刻出像增補搜神記

新刻出像增補搜神記卷之四

金陵三小對溪唐冑春校梓

目錄

- 齊莊武帝 常州武帝
- 義勇武安王 周公
- 威惠顯聖王 伍子胥
- 趙元帥 彭元帥
- 靈派侯 崔府君
- 宋刺史 甘大夫
- 蕭里相公 祖將軍
- 蕭家香火 花卿
- 楊州五司徒 西楚霸王
- 零陵王 惠應王
- 金山大王 萬迴魏國公
- 潤澤侯 威濟侯
- 伏波將軍 察都統
- 陸大夫 杭州蔣相公
- 蕪山之神



新刻出像增補搜神記 卷四

蔣莊武帝

建康府蔣莊武帝諱子文揚州人也漢末為秣陵尉  
 逐賊至鍾山下擊傷額而死焉及吳先主之初其  
 故吏見子文於道乘白馬執白羽扇侍從如平生  
 故吏見而驚走子文追謂之曰我當為土地神以  
 福尔下民為吾立廟不尔使虫入人耳為灾吳主  
 以為妖言後果有虫入人耳死者甚眾鑿巫不能  
 治又云不祀我當有大火是歲數有火灾又云不  
 祀我當有大疫吳主患之封中都侯加印綬立廟  
 於鍾山下更名山曰蔣山表其靈異晉蘇峻之難  
 帝夢將侯曰蘇峻為逆當助共誅之後果斬峻加  
 封相國大元中符堅入寇望見王師却陣齊整又  
 見八公山上草木皆類人形憚然有懼色初會稽  
 王蕞聞堅入寇以威儀鼓吹求助於蔣山神及堅  
 望之若有助焉宋高帝永初二年詔禁淫祠自蔣  
 子文以下皆絕之加至相國大都督中外諸軍事  
 封蔣王齊永明中崔慧景之難迎神還臺以求福  
 助事平乃進帝號復新廟宇以廟門為靈光門中  
 門為興善門外殿曰帝山內殿曰神居梁武帝常  
 祠而不應遣使以焚其廟未及中途忽風雨大作  
 振動宮殿帝懼祠之乃止南唐謚曰莊武帝更修



廟宇徐鉉奉勅撰碑備載其事因宋朝會要曰開  
寶八年廟火雍熙四年重建景祐二年陳公執中  
增修請於朝賜廟額曰惠烈  
本朝洪武二十年改建於鷄鳴山之陽劉三吾奉  
勅撰記土人曰十廟此其一也



出像增補神記 卷之四  
常州武烈帝

### 常州武烈帝

忠祐武烈大帝姓陳諱果仁字世威常州晉陵人也  
聖祖嵩仕陳為羽林郎父季明拜給事中帝於梁  
太清三年己巳三月望日午時誕生英姿照人有  
鬚角匿犀之異眾皆奇之八歲能屬文十三編讀  
諸史陳太帝天康元年舉進士第對策玉階年甫  
十有八授監察御史遷江西道巡察大使帝智勇  
絕人精深韜畧仕陳二十有五載以奉以忠德惠  
萬民威名滿天下入隋不仕煬帝南遊江都群盜  
並起帝聞其名詔令討盜俾除民害義不可辭奉  
命而起大業五年授秉義尉平長白叛寇進朝請  
大夫平江寧樂伯通叛徒十萬授銀青光祿大夫  
平東陽婁世幹賊衆二十萬召入拜大司徒大業  
末沈法興起兵吳興謀據常郡包藏禍心陽為依  
附時賊帥李子通集衆數萬屯江北與法興陰為  
應援懼帝威勇不敢渡至唐高祖武德二年庚辰  
五月十八日法興詐稱疾亟走告於帝不得已往  
問疾飲酒中毒馳歸時有高僧凜禪師以醫名亟  
召之治療其法當於闕寐無人處水滌腸去毒帝  
室沈氏至池上潛窺而觸之帝知不可為遂屬附  
禩禪師及軫張二妃俾施所居第并南幣為精舍

出像增補神記 卷之四

一第... 丹... 黃... 3 反... 卜



東第為崇釋觀言訖而薨享年七十有二法興閣  
 之自謂得志豈知帝英爽如在忠節愈勵一日黑  
 雲蔽空風雨晦冥忽見形威發一神矢射薨法興  
 寇眾四清其護國威靈有如此者唐天子封忠烈  
 公碑封福順武烈王后周加以帝號宋宣和四年  
 賜廟額曰福順

武烈顯靈昭德大帝 武烈沈后 贊后張夫人

神父啟靈侯 神母懿德段夫人 神繼母嘉德伊夫人

神子贊惠濟美侯 次子協應濟順侯 神孫慶士

佐神崇大尉名克宏封垵靈將軍

揚州五司徒



揚州五司徒

揚州英顯司徒茅許祝蔣吳五神居揚州日結為兄  
 弟好畋獵其地舊多虎狼人罹其害山溪畔過一  
 老婦五神詢問子然無親饑食溪泉五神請於所  
 居之廬拜呼為母侍養未久或出獵而婦不見其  
 母五神曰多被虎獸俱奮身逐捕山間有虎迎前  
 伏地就降由此虎患始息后人思其德義立廟祀  
 之凡所祈禱隨求隨應廟今在江都縣東興鄉金  
 匱山之東至隋煬帝時曾護駕有功封號司徒唐  
 加侯號宋至紹定辛卯逆賊李全數來寇境禱於  
 神不吉以神像割破之不三日全被戮於新塘肢  
 體散落猶全之施於神者賊平帥守趙公范親率  
 僚屬致享祠下以答神貺撤其廟而增廣之錄其  
 陰助之功奏請於朝賜廟額曰英顯加封至八字  
 侯後平章賈公似道來守是邦有禱於神者遇旱  
 暵則飛雨憂霖潦則返照枚焚則燭滅故雪則瑞  
 應其獲國祐民無時不顯復為奏請加封王號

- 第一位靈威忠惠翊順王
- 第二位靈應忠利輔順王
- 第三位靈助忠衛佐順王
- 第四位靈佑忠濟助順王



第五位靈勇忠烈楚項王



西楚霸王

西楚霸王

西楚霸王項王羽也廟在和州東北四十里即其所  
不渡之烏江也山不高而草木翁鬱冷然殺氣奪  
人雖守者結茅山之麓不敢近焉舊傳廟面江覆  
舟為梗有過客以漢家今已屬他人之句慰之廟  
為易向宋紹興金主亮欲渡江乞杯琬不從亮怒  
令焚廟俄有大蛇遶出屋梁殿後林木鼓噪發聲  
若數千兵亮大驚左右駭散去許表詩

千載興亡莫浪愁 漢家功業亦荒丘  
空餘原上虞姬草 舞盡春風未肯休

義勇武安王





義勇武安王

五月十三日生

義勇武安王姓關名羽字雲長蒲州解良人也當漢末其琢却張飛佐劉先主起兵後於南陽卧龍岡三謁茅廬聘諸葛孔明宰割山河三分天下匡號為蜀先主命關公為荊州牧不幸呂蒙設計公乃不屈節而亡追贈大將軍葬於玉泉山土人感其德歲時奉祀焉護國祚民廟額曰義勇武安王宋徽宗加封尊號曰崇寧至道真君



出像增補搜神記

卷之四

九

零陵王

王姓唐諱世旻字昌圖本零陵人也世居永州府西南之龍洞唐昭宗時盜起世旻結鄉兵保里閭刈建鋒舉為永州刺史光化初馬復攻之不屈而死後或聞鉦鼓声且數晝見嘗有一木自洞流出止於石荆峰人送之中流詰旦復還如是者數四適天旱禱而雨遂取其木像而祀之今府城南及石荆岍俱有廟甚靈應湖南馬氏享以王爵後宋亦累封焉



出像增補搜神記

卷之四

十



### 惠應王

姓歐陽名祐溫陵太守也丹次邵武之大乾河溺死後人立廟大乾祀之極為神異水旱祈禱其應如響撰謁夢錄宋李綱嘗謁廟夢神延接讓以主位綱固辭神曰他日更使主盟及為相值神加封果典署名葉祖洽赴省試夢神將犬肉一片置几上命食之又指殿下竹一束示之莫曉其義明年作大魁方悟一片犬肉置几上乃狀元二字前者廷對皆出賦題至是始問策竹一束者策字也如此類者不可勝紀今廟曰惠應

威惠顯聖王



### 威惠顯聖王

神姓伍名員字子胥楚大夫奢之子也平王听讒殺員父奢兄尚子胥奔吳言伐楚之利吳與楚戰果勝焉吳遂入郢負掘平王屍鞭之三百吳伐越勾踐棲于會稽求為臣妾吳王許之子胥諫不听太宰嚭譖員王使賜之屬鏹以死將死曰吳其亡乎吳王聞之怒乃取員屍盛以鴟夷革浮之江中吳人憐之為立祠江上廟號曰

金山大王





# 金山大王

大王姓霍諱光即漢之大將軍也著舊傳云吳主皓  
 染病甚煩燥不自禁勅百官過禮靈祠顯廟固應  
 忽一日五更夜色將闌晨光欲燦有神附小童門  
 云病愈病愈司巫者曰汝何神執何事而報是吉  
 凶也神曰臣漢之霍光也金山鹹海風潮為害當  
 統部屬鎮之來為陛下報吉翌日皓疾果愈遂為  
 立廟於嘉興之海鹹縣治東賜廟額曰顯忠俗呼  
 曰金山大王

出像增補搜神記 卷之四



# 萬迴虢國公

萬迴公者虢州閿鄉人也姓張氏唐貞觀六年五月  
 五日生生而癡愚至八九歲方能語嘯傲如狂鄉  
 黨莫測一日令家人洒掃云有勝客至是日三歲  
 玄壯自西國還訪之公問印度風境何如所見壯  
 作禮稱是菩薩有兄萬年久征遼左母程氏思其  
 音信公曰此甚易爾乃告母而往至暮而還及持  
 書鄰里驚異左右神兵侍衛崇儼歲亨四年高宗  
 召不應武后賜錦袍玉帶景雲二年十二月八日  
 師卒於長安壽年八十時異香氤氳宋贈司徒

出像增補搜神記 卷之四





### 趙元帥

三月十五日生

姓趙諱公明中南山人也自秦時避世山中精修至道功成奉玉帝旨召為神霄副帥按元帥乃皓廷霄度天慧覺昏梵炁化生其位在乾金水合炁之象也其服色頭戴鐵冠手執鉄鞭者金遘水炁也面色黑而鬚鬚者炁炁也跨虎者金象也故此水中金之象躰則為道用則為法法則非雷霆無以彰其威泰華西臺其府乃元帥之主掌而帥以金輪稱亦西方金象也元帥士奉天門之令乘後三界巡察五方提點九州為直殿大將軍為北極將御史一漢祖天師修煉大丹竟神奏帝請元猛神為之守護由是元帥士奉玉旨後正一玄壇趙元帥正則萬邪不干一則純一不二是職至重天師飛昇之後永鎮龍虎名山殿今三元開壇傳度其趨善建功謝過之人及頑冥不化者皆元帥掌之故有龍虎玄壇實賞罰之一司部下有八王猛將者以應八卦也有六毒大神者以應天煞地煞年煞月煞日煞時煞也五方雷神五方猖兵以應五行二十八將以應二十八宿天和地合二將所以象天門地戶之闔闢水火二營將所以象春生秋殺之性來驅雷後電致雨呼風除瘟剪祟保病

據災元帥之功莫大焉至如公訟冤抑神能使之解釋公平買賣求財公能使之宜利和合但有公平之事可以對神禱無不如意一士天聖號一高上神霄王府大都督五方之巡察使九州社令都大提點直殿大將軍主領雷霆副元帥北極侍御史三界大都督應元昭烈侯掌士定命帳設使二十八宿都總管上清正一玄壇飛虎金輪執法趙元帥



出像增補搜神記卷之四 趙元帥



### 彭元帥

元帥姓彭氏諱廷堅嘗尹崇安縣平詣寇盜如摧枯  
 拉朽有功元至正中累官福建宣慰司副都元帥  
 時群寇竊發彭一一削平後以馬蹶遇害群盜創  
 之屍僵立不仆双目上指鬚髮偃動如風颺上盜  
 不敢近逼者移時事息故吏奉其柩還崇安民哀  
 慕如喪父母立祠肖像以永其祀歲時祭享凡水  
 旱疾疫趨走祈禱神為降靈如響俗呼之曰彭元  
 帥延及傍邑祠像靈應兩如之



### 潤濟侯

侯神後魏賀虜將軍也諱原嘗師行屯汾州之白彪  
 山苦燥渴不澤水軍心恟侯為飯度下馬禮天  
 顯神以死自誓忽馬跑地出泉自是靈源融液灌  
 溉者資之功利及物久而不磨邑人為立廟於白  
 彪山之前靈應特異京賜廟額曰永澤封神為潤  
 濟侯  
 本朝洪武十一年號曰白彪山馬跑泉之神有司春  
 秋致祭





### 威濟侯

俱姓李諱祿安吉州長興縣重莊人也於宋徽宗崇寧三年正月十八日甲申生長而異稟性質頗重詔不妄發鄉社之人遇有休咎禍福之將至輒能前知而告戒之年十八當宣和三年三月忽預告鄰里鄉社云吾將往山東膠西為國家幹事恐須數年方歸遂端坐而逝其後數有靈跡見於本鄉如年穀之豐凶黍麥之得失皆以傳之巫覡殆若印券契鑰不差毫厘於是父老相率為立香火之地而祠祭之寧宗賜廟額曰顯應理宗封威濟侯

靈派侯



### 靈派侯

李琚本衛州三用人也周世宗朝為將善騎射於國有功後因病至重有問疾者其眾公魚別語告衆曰我投山東降河將軍也言訖公卒焉後人立祠於此至唐玄宗開元元年封為靈派將軍至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封為靈派侯

崔府君





崔府君

崔府君者乃初州鼓城人也父讓與妻虔誠禱於往岳祈嗣是夜夫妻夢一仙童手擎一合崔讓問之童曰帝賜合中之物令君夫妻吞之言訖舉人蓋視之見美玉二枚夫妻各吞其一覺后有娠十月滿足於隋大業三年六月六日降生一子神彩秀異於常人幼而後學日誦千言不窺群子之戲因名子玉時

唐太宗貞觀七年詔舉天下賢良起都朝廷任用府君在內焉各賜縣令出身府君除潞州長子縣令正直無私察同秋毫郡人皆言知縣晝理陽間

夜斷陰府時五月初間知縣示諭邑人此月望日及望後一日無得殺生及獵射如犯者官中決折陰府理問時有潛出廓外射得兔一隻入城門吏搜住執於庭下問之曰尔等故犯欲以縣庭受罰陰府受罰其人云乞於陰府受罰以為陰理將遠言訖各放還家是夜方就枕俄有一黃衣吏喚二人至於公庭一而廳上却見崔知縣王者冠服檢諸人罪狀或促其壽或墮其子孫或減其食祿汝輩善惡自當裁之令還本家遂驚而覺其人乃異之忽一日門更報曰鵬黃嶺有猛虎攔路傷人公

遣首吏孟完賚符牒至山廟勾虎其虎出自御符牒隨吏而至公所崔公責之曰汝乃異類食啖人命罪當如何其虎聞之觸階而死邑人立生祠祀之貞觀十七年遷磁州滏陽縣令整太宗陰府君在之事決楊叟二子負債之寃後遷衛州衛縣令典奕碁人楊叟同赴任所西南五壘有河時夏月水汎漂滄民田公於河上設壇設詞奏於上帝少頃間有一巨蛇浮於水面而卒水漸散去郡人亦立生祠祀焉一日公與楊叟奕碁忽有黃衣數輩執符而言曰吾奉

上帝命云云次有玉珪玉帶紫服冠簪秀衣五岳衛

旗又有百餘人皆拜畢而立奏簫韶絲竹之音樂復有一神取白馬至府君曰汝輩少待遂呼二子曰吾將去世無得大慟取紙筆寫百字銘以訓其子二子泣拜而授命言訖而卒在世六十四年后玄宗值祿山亂夜夢神人告之曰願借下駕不可別方此賊不义而滅又何避之帝問姓名曰臣乃磁州滏陽令崔子王帝驚覺后果如其言駕歸闕下建廟封靈聖護國侯至唐武宗天下大水漲溢禱之乃止加封護國威應公  
宋真宗加封 護國西齊王至  
高宗避難走鉅鹿馬斃冒雨獨行暮宿大姬家姬約



五鼓以色裹彘肉置馬上請行稍前遇三岐路或  
馬忽見白馬帝異之躡其後晚至靈祠廡下有土  
馬撫之汗如雨因宿夢青衣紫袍人杖擊地促其  
亟行驚起寤明發眠紙亭祝板題云磁州都土地  
崔府君俄聞玃垣聲乃登殿觀像如夢中所見寂  
無人惟几上有谷內有酒食帝食之將出馬白馬  
復前導至斜橋谷馬忽不見益異之而從臣耿南  
仲將民兵數千來迎及南渡首為立廟賜額曰顯  
衛



伏波將軍

三三

### 伏波將軍

將軍即漢馬援也南服所在祀之廟在思南府故思  
州者靈應尤著相傳宋時土人田氏婦夢援未居  
其宅及媿而生男名祐恭祐恭生有明識為番部  
長徽宗朝內附建炎初受命破劇賊王闢等保安  
蜀境墮書嘉勞田氏得世為恩州守維時祠不復  
靈及祐恭卒人有見其婦於馬援祠者自後祠之  
靈應如初而田之后代有異才人以是知祐恭之  
生而致蓋援之出而歸也



密都統

三四



密都統

都統姓密名佑廬州人也神廟在進賢縣西四十里許按傳宋咸淳中密佑為江西都統无兵至隆興佑逆戰至龍馬坪无兵圍之數重佑告其部曰今日死日也若力戰或有生理衆力戰死者過半佑被執元將欲降之終不屈又令其子說之曰父死子安之佑斥曰汝行乞於市第云密都統子誰不憐汝也怡然就死土人因立廟戰所有禱必應靈感倍常

宋刺史



卷之四

十五

宋刺史

刺史姓宋名益晉青州人也官番禺刺史後棄職隱黃梅縣之黃齡洞有道術能役鬼神救人疾疫罔不靈驗歿而為神人有見其出入者導從如生平乃為立祠洞前以昭其祀歲早禱雨屢禱屢應如持券而索之人無不與者唐封顯應侯宋加封靈濟昭德顯應侯元加封惠蔭善濟顯應侯廟祀祀而重新者代上皆然本朝重建止稱宋刺史之廟

宋大夫



卷之四

萬曆庚子年季秋日周楚愚請

字木



### 甘大夫

大夫姓其名卓晉時人按傳卓按元帝渡江有功拜豫章太守察民所欲惡而聚之去之政通民和大有治績後領兵萍鄉東死於王敦之難廟食於萍鄉縣之東五十里蓋即其死所也靈應顯著赫耀一方宋時嘗苦旱寇屢月不雨有司過禱無驗父老有以其大夫為言首時郡守祖無擇從之沐浴齋戒往謁祠下大雨如雲賴以有秋代加封號本朝重建祠宇有司春秋祭祀



陸大夫

### 陸大夫

廟在德慶州之錦石山下有靈應為鄉民福區按夷堅志漢陸賈使南越尉陀與之泛舟至此賈嘿禱曰我若說越王肯稱臣當以錦裹石為山靈報使還遂募人植花卉以代錦後人因之廟祀之宋乾道間梁竑入都艤舟石下夜夢一客自稱陸大夫云我抑鬱於此子餘歲矣君幸見臨願留一詩竑覺異之遂禮其廟題詩於壁上而去父老相傳錦石山因陸賈使南越時設錦繡幃帳於此而得名姑記此以附



杭州蔣相公



杭州蔣相公

神姓蔣世為杭州人。生宋建炎間。樂於施。每秋成。糴穀預儲。貴則賤糶。如元價。歲歉。或捐以予饑者。死時。祝其二弟曰。頃存仁心。力行好事。里人相與塑其像。以報仁心。而趨靈應。如響。祈卜者。有相摩感。淳初。賜廟額曰廣福。六年。安撫潛說友請於朝。封神。及二弟皆列侯曰。

第一位孚順侯

第二位孚應侯

第三位孚祐侯

萬里相公



萬里相公

萬里起相公者。乃長安萬里村人也。世本農。秉耕鋤為公業。習科舉。登第。為人鯁直。無私。累陳諫事。不聽。公乃觸階而死。郡人立其祠。今在長安西二十里。有墳。亦在左道。睿宗延和年。封公為直列侯。俗呼為相公也。

祖將軍





### 相將軍

將軍不知何許人亦未詳其姓字廟獨立於九江之  
 景星湖塑像儼然代著靈驗居民及舟行者禮拜  
 必慎按唐歐陽詹集云魯國顏公頃為湖州牧州  
 產碑材公載石還次江州蛟奔虜引直至湖心則  
 茂林峭石勢環氣勝有神祠曰相將軍廟公捐金  
 建亭名曰相亭製文勒碑以紀其事昔人過其廟  
 有詩云

青山出沒無還有 綠水浮沉去亦來  
 為問將軍當日事 却憐埋骨洞庭隈

出像增補稗記 卷之四  
 花卿



### 花卿

卿姓花名敬定本長安人也廟在眉州之東館鎮按  
 傳花敬定唐至德間從崔光遠入蜀討段子璋有  
 功封嘉祥縣公後又與巨野劉宗元力戰疾呼從  
 入西郭伍已潰落殆盡宗元已喪其元獨騎  
 馬荷戈至鎮下馬沃盥過浣女語曰無頭何以  
 盥為遂僵仆居民燕之溪上歷代廟祀之靈跡顯  
 赫杜甫歌

成都猛將有花卿 學語小兒知姓名  
 用如鷹鷂風火生 見賊惟多身始輕

出像增補稗記 卷之四  
 華山之神





華山之神

神有三一晉浮丘翁一其徒王褒一其徒郭如時稱  
華蓋三仙道場在撫州之崇仁仙華山傑構為祠  
高聳雲表大著靈迹士庶之災異疾疫咸趨禱祠  
下禱者先期齋戒至期執香帛行如買珠來則馳  
道去者但拱立道左無敢僭越阿珎之聲連閭四  
野頗類泰岳太和山之禱謁者然昔人有詩云  
翺翔碧澗泉中石 飛透丹霞洞裏天  
更問浮丘何所事 好來東去看蒼田

聶家香火



聶家香火

香火姓聶族于南昌之王家渡相傳聶上世一老嫗  
甚賢時有精風鑑者往來止宿其家嫗禮之始終  
不倦急其人嘗謂嫗曰當厚報汝家後果指點一  
穴授之築且祝曰願代七陰官自是聶家每代出  
一靈神顯化感應鄉人爭祀之有聶大官冠服如  
生聶二官聶三官聶四官聶五官聶六官俱戎裝  
擐甲又有聶九舍人最幼小為神時人嗾呼曰聶  
家香火

搜神記卷之四終

新刻出像增補搜神記



新刻出像增補搜神記卷之五

金陵三山對溪唐富春校梓

目錄

廣平呂神翁	黃陵神	黃仙師	江東靈籤
協濟公	靈義侯	張昭烈	張七相公
耿七公	孫將軍	張將軍	順濟王
橫浦龍君	道州五龍	昭靈侯 <small>龍神</small>	仰山龍神
黃石公	石神	楚雄神石	石龜 鍾神
馬神	青蛇神	金馬碧雞	金精 火精
陳寶 <small>雞神</small>	黑水將軍	木居士	磨嗟神
黃魔神	向王	竹王	槃瓠



廣平呂神翁

唐開元中有道士呂翁嘗息于邯鄲縣北之農家遇少年盧生自嘆貧困時主人方炊黃粱翁以枕授生曰枕吾枕當令榮適如意生枕之夢自枕竅中入至其家娶崔氏女甚麗明年舉進士歷官中書令年八十卒及寤願翁在傍主人炊黃粱猶未熟生起而謝曰此先生所以室吾欲也後人為立廟祀之水旱疾疫有禱必應





黃陵神

廟在荊州府夷陵州之西黃牛峽相傳神嘗佐禹治水有功屢有靈驗至蜀漢諸葛亮治蜀老父以其事請亮重其功且異其有神應福庇之及斯民也為建祠于此一名黃牛廟宋蘇軾詩

江邊石壁高無路

上有黃牛不服箱

廟前行客拜且舞

擊鼓吹簫屠白羊

山下耕牛苦磽确

兩角磨崖四蹄脫

青芻半束長苦飢

仰看黃牛邈難及

出像增補搜神記

卷之五

三



黃仙師

黃仙師

仙師姓黃行七上杭人也業巫術能鞭撻鬼魔驅逐妖怪師廟在上杭縣治之西南舊在鍾寮場石峽中後遷於此相傳昔有山精石妖為害巫者黃七公以符法治之因隱身入於其石不出石壁隱映有人影望之儼若仙師像昔人有詩云

非是神刻非鬼劃

解生烟霧解生雲

仙師一入山頭石

草木蒙茸度幾春

出像增補搜神記

卷之五

四



江東靈籤



### 江東靈籤

正月初八日聖

籤神姓石名固秦時賴縣人也歿而為神或陰雨靈霧或夜深淡月微明鄉人往往見其出入驛從如連官長者蓋受職陰司而有事於綜理云人為立廟設以瑤琮徃問吉凶受命如響人益驗其靈應為著韻語百首第以為籤神乘之以應人卜愈益無不切中廟在贛州府城外貢水東五里因名曰江東靈籤世傳以為美名云

本朝宋濂為文以記其事



江東靈籤神像

### 協濟公

協濟者二神也神姓魯氏兄弟二人平生重氣節輕財樂施至於友愛尤篤當三國時兵戈擾攘相與隱迹於青陽之九子山即今之九華山是也既歿顯靈茲聖為民災捍患大著功績邑人異而德之為立二廟分祀二神一在九華山之東一在九華山之西宋大觀間賜額曰協濟祠至今祀之益虔祈禱累應



協濟公神像

萬曆庚子菊月吉旦周楚愚請



靈義侯

侯姓苟氏未詳其名鳳翔府之隴州人也有祠在隴州治左其碑刻云唐大曆二年故郡壘艱於得水苟氏畝地為城因遷其城於此軍吏稱便故立祠祀之神益著靈顯凡有禱輒應驗如響宋封靈義侯賜廟額曰安佑本朝益新其制而充拓之執祀者愈至



張昭烈

昭烈姓張氏五代時滑臺人也歿而為神有顯應廟在浪州府之黔陽縣宋時有賊潘宗岩領眾來攻城木及至壕望見出城諸軍或青臉獠牙或紅鬚絳睛或牛頭馬面四手双叉長者丈餘矮者不滿二三尺跳叫蜂湧噴火騰烟千態萬狀鬼魅妖魔獸驚急走自相踐踏遂解散遠去後黃安俊曹成俱未攻城竟不失守皆神之力量也詔封為王廟號昭烈本朝益崇祀之





### 張七相公

相公姓張行七宋時麻城縣人也嘗就異人學道術得其要領能呼役鬼神知凶冥事故以毀沿江諸廟繫獄適城東南隅有火災蔓延什百家一城騷動相公出自獄中騎白馬執短棍指東上城指西西城南北各然火患立息遂長行至城西西北五腦山人馬俱化聞於官檢獄吏視之則獄戶密扃如故咸驚異之乃即其化所為建廟相傳禮拜士人衣物隨委於道無敢拾之者間有奸頑則迷道不知所出頭應一方為最云

張七公



狀

### 耿七公

公廟在揚州府高郵州之西北一十五里者相傳公為東平梁山泊之里人生負俠氣撫劍一呼髮直上指南古賁育風泊里最號英雄茲譯而公衝柳其間渠魁且下風而北面之矣按戎馬南下病歿於州境大著靈異凡有禱輒應宋賜號曰康澤侯迄今居民暨舟行者皆致祭

耿將軍





孫將軍

將軍姓孫氏名山五代時人也廟在宣化之縣治西  
凡遇疾旱禱之即應相傳昔有盜民首飾若干者  
慮無以自揜乃匿其物於神之座下尋往視之首  
飾忽不見往復者再四杳無所覓疑其為他人之  
所得也決旬失主之家互相維併乃質誓於神甫  
稽顙見磚縫有黃白色發視之則故物也多著靈  
蹟宋李綱詩

不愁芒履長南謫 滿願靈旗助北征  
酌飲一杯揩淚眼 烟雲何處是二京

出像增補搜神記 卷之五



張將軍

將軍姓張名孝忠淮士也廟在饒州府安仁縣之王  
真山按元兵至安仁提刑謝枋得調忠孝禦之陣  
於團湖坪相持數日大戰者屢矢尽忠孝揮雙刀  
擊殺百余人尋中流矢死賊入安仁忽夜半城東  
南角鼓角齊喧喊哮騰湧若干軍萬馬狀賊將急  
起視之時微月淡星見將軍騎白馬舞雙刀雲霧  
中往來衝突賊將拜而謝焉事定土人時見其持  
刀走馬長恨不平乃為之祠於死所祀之數著靈  
異元歐陽言有記

增補搜神記 卷之五





### 順濟王

廟在新建縣之吳城山世號小龍云相傳即吳許二  
 真人所誅大蛇子宋封順濟王有真宗御製戒蛟  
 石刻熙寧中遣太常林希逸致祭即有異蛇墜祝  
 上翌旦行禮蛇引首望禮畢出循几案俄循入帳  
 中及希逸還蛇復尾軸轆送至彭蠡而沒後蘇軾  
 自儋耳北歸艤舟祠下忽得古石砮矢於岸側傳  
 現左右失手墜江中乃禱於神許留廟中使人沒  
 水求之一探而獲因為之記



順濟王

神記 卷之五

### 橫浦龍君

龍君姓字未詳廟在江西之南安府治稱橫浦者古  
 郡名也按言行錄橫浦炎方雖窮冬無雪故疫疠  
 為多有龍君廟所祈必應張九成曰吾無職隸而  
 歲耗廩祿益思所以惠之因禱焉朝暾杲然而陰  
 雲倏起晡時雪已寸積邦人咸駭異之時九成為  
 札部侍郎泰檜惡其言事謫守郡州又諷言者論  
 其謗訕朝廷再謫南安軍故其致祝於龍君者如  
 此云

本月重建其廟祀事益崇

神記

卷之五



橫浦龍君



道州五龍神

廟在道州五龍井側按晏殊類要云唐陽城出守道州至襄陽有五老人來迓自云春陵人城與之帛問其所居曰居城西丘五里至則訪焉惟有五龍井帛猶存因為立廟屢顯靈異廟額曰崇應昔人嘗題其壁云

山寒蟄龍眠忽醒  
黃衣老人岩下行  
手持屈曲千歲藤  
慮驚世人藏姓名



出像增補搜神記卷之五

十五

昭靈侯

昭靈侯南陽張公諱路斯隋初家於頌上縣百社村年十六中明經第唐景龍中為宣城令以才能稱夫人石氏生九子自宣城罷歸常釣於焦氏臺之陰一日願見釣處有宮室樓殿遂入居之自是夜出旦歸一朝晡寒濕夫人問之公曰我龍也夢人鄭祥遠者亦龍也與我爭此居明日當占使九子助我領有絳綃者我也青絳者鄭也明日九子以子矢射青綃者中之怒而去公公逐之所過為貉谷以達於淮而青綃者投於合肥之西山以死曰

出像增補搜神記卷之五

其

龍穴山九子皆化為龍而石氏築閼洲公之兄為馬步使者子孫散居頌山其墓皆存焉事見於唐布衣趙耕之文而傳於淮頌間父老之口載於歐陽文忠公之集古錄云自景龍以來頌人世祀之於焦氏臺軋寧中刺史王敬堯始大其廟有宋軋德中蔡州大旱其刺史司超聞公之靈築祠於蔡既雨翰林學士承晉陶穀為記其事蓋自淮南至於陳蔡許汝皆奔走奉祀景德中諫議大夫張秉奉詔益新頌上祠宇而熙寧中司封郎中張徽奏乞爵號詔封公昭靈侯石氏系應夫人廟有穴五往往見靈異出雲雨或投器穴中則見於地而近



歲有得蛟骨於池者金声玉質輕重不常今歲廟  
中元祐六年秋旱甚郡守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  
蘇軾迎致其骨於西湖之行祠與吏民禱焉其應  
如響乃益治其廟



出像搜神記 仰山龍神

卷之五

十七

### 仰山龍神

神二龍也廟在表州府之仰山祠傳昔有邑人徐璠  
舟行過大孤山有二蕭生云居宜春仰山遂同載  
而歸至浦東告別期至石橋相訪後徐至其處見  
二龍乃知為仰山神唐會昌中一夕雷雨移廟於  
郡南文明鄉宋賜祠額曰孚惠元重修表人亭二  
神至謹禱無不應  
本朝封大仰山之神春秋祀之又分宜之鈐岡亦有  
行祠相傳即神維舟處



出像搜神記 黃石公

卷之五

十八



黄石公

神祠在東阿縣穀城山之陽昔漢張良于下邳圯橋  
 遇老父躡蹻令良進履良強事之老父喜曰孺子  
 可教授良書一編且謂曰後十三年齊北穀城山  
 下黃石即我也後良讀其書用其畧佐漢高帝誅  
 秦滅項天下大定封留侯果於穀城山而得之良  
 實而立祠以祀焉  
 本朝益克拓其廟令有司歲以三月十八日致祭



石神

出像搜神記

卷之五

九

石神

神廟在廣州之府城東相傳昔人有漁于海者見一  
 磐石浮潮而至心知其為神因祝曰君得魚副所  
 祈當立祠以報果如所祝遂昇石而歸謬立廟所  
 至陽梅山繩忽斷石亦不可復移即其繩斷處誅  
 茅立柱壯以祠焉凡水旱札瘥禱之輒應昔人過  
 其廟題詩於壁間云

巨鼈手擘混沌開  
 太陰六月飛雪寒

靈石屹向蒼溟立  
 蛟螭夜舞波濤泣



楚雄神石

出像搜神記

卷之五

十



### 楚雄神石

在楚雄者有二一在南安州西五里巨石高十余丈  
蒙氏號為南嶽社靈安邊之神土人每歲以金貽  
其頂有禱輒應一在楚雄縣西南三十里碌摩山  
頂屹立似人高八尺許頂突出如斜戴笠之狀土  
人以金貼其面事之甚謹昔人有詩云

安知金馬碧雞外 別有籀上盤荒陬  
陰崖猶遺太古雪 神石一立千萬秋



出像樓神記 卷之五 石龜

### 石龜

在興國縣之儒林鄉石圓如龜項背俱備彷彿八卦  
形象逐月隨斗杓旋轉土人疑其怪移置他所翌  
日復歸其處累驗皆然因時祀之



出像樓神記 卷之五 鍾神



鐘神

廬州之城南七里有水飛激成潭廣接江通海歲旱  
鄉人多祈雨於此相傳宋政和間靈覺寺鍾一夕  
飛去寺僧奉知雷雨聲震不知鍾之所之詰旦鍾  
忽懸空而下視之鍾猶濕自是灣傍居民言灣  
中每夜有鍾聲知其必與龍戰寺僧為鑿去頂上  
龍角乃止后人遂名其灣曰鍾灣至今灣中颯風  
迅疾則有一物大如車輪監黑色湧出波心亭上  
自在識者謂其為鍾神云



增補神記卷之五

馬神

神名步主為災害馬人為立廟祀之按周禮校人冬  
祭馬步即此故其註云馬步神之為災害馬者有  
廟在武昌縣南之梁子湖上舊俗以仲月祭於大  
澤用剛日今縣人率以五月五日競渡時祭享於  
廟蓋亦吳之故俗云昔人有詩  
吳王宮殿作飛塵 野鳥幽花各自春  
梁子湖邊餘戰馬 也會吧咩武昌人



增補神記卷之五



### 青蛇神

有祠在慶陽府之環縣初廟志云唐節度使楊朝晟  
下次方渠築城合道木波以遏吐蕃路苦乏水有  
青蛇降險下走視其蹟水從而流朝晟因命築防  
環之遂為停淵士飲仰足吐蕃果悉衆引去朝晟  
大異之上其事於朝詔立祠以祀之仍命泉曰應  
聖神著顯應士民爭奉牲帛遠近水旱疾疫多賴  
之



出像增補神記 卷之五  
金馬碧雞

### 金馬碧雞

二神也金馬神廟在金馬山西碧雞神廟在碧雞山  
東按漢宣帝時方士言益州有金馬碧雞可祭祀  
而致遣王褒往祀之至蜀而卒顏師古謂金形如  
馬碧形如雞蓋金馬碧雞二山對峙中隔填池蒼  
崖萬丈綠水千尋月印波澄雲橫絕頂雲霞一佳  
景也故二神依之以靈化顯應元張雄飛詩  
止闕拜丹鳳 南雲看碧雞 紫台移玉座  
瑤草濕金泥 雨霖龍婦洞 風生虎渡溪  
尋梅穿竹徑 採藥躡松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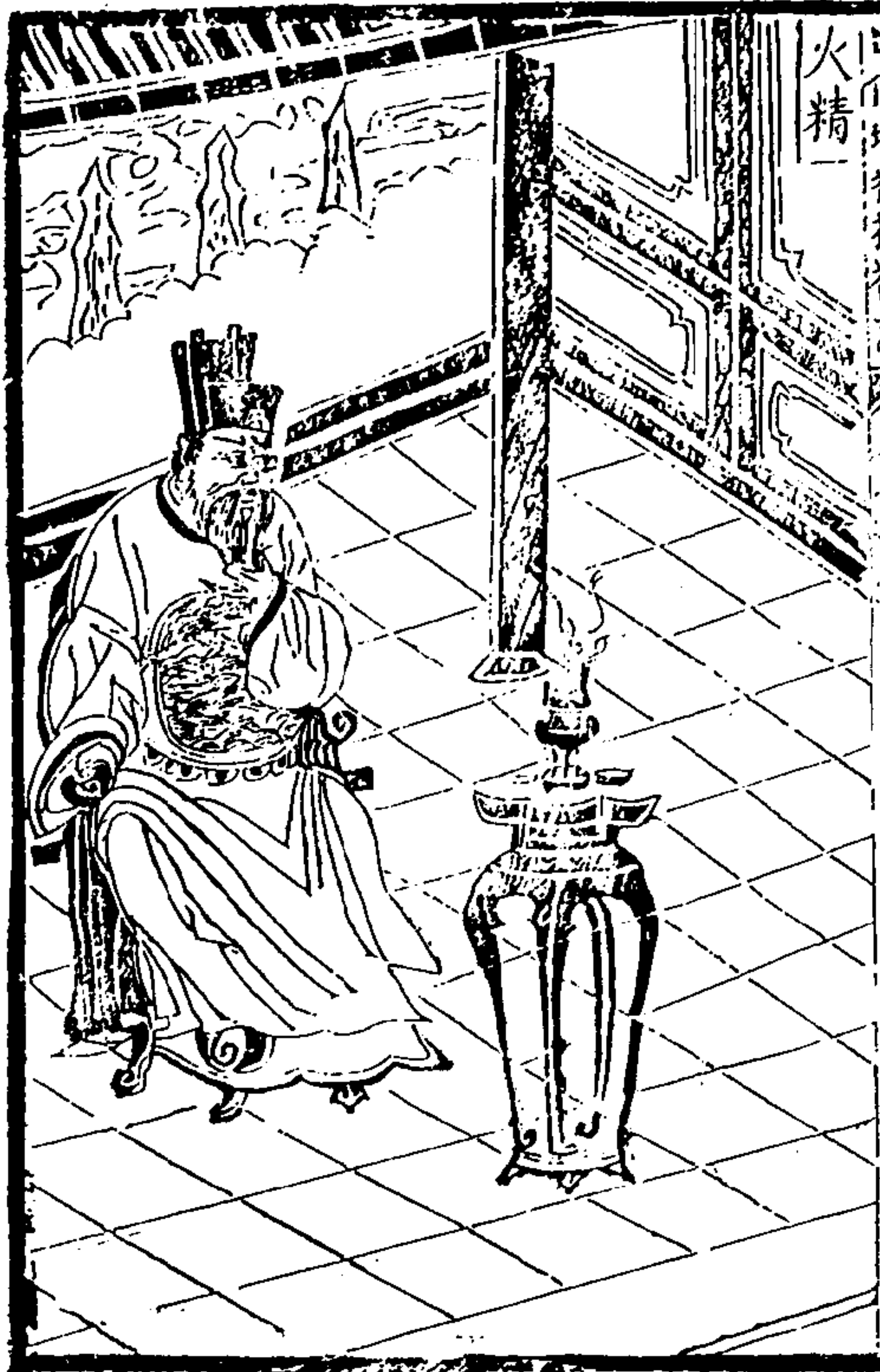
出像增補神記 卷之五  
金精



金精

金精金星之精也相傳漢時寧都縣張姓者名金華  
生女曰麗英生稟瑞相能先事言民間休咎去縣  
之西北十五里有山峯崢嶸然一方年十五入山  
修煉遂得道長以王吳為閭而聘為麗英弗許乃  
昇山之高處始曰山有石室中通洞天若能鑿之  
當相見也為大發兵攻鑿既通見女乘紫雲在半  
空語曰吾為金星之精特降治此山耳言訖而去  
後人因名其山曰金精山道家以是山為第三十  
五福地

出像增補搜神記卷之五  
火精



火精

六月二十三日

神姓宋名無忌漢時人也生有神異歿而為火精唐  
牛僧孺立廟祀之以攘火災廟在武昌府之城東  
七里本曰宋大夫楊吳避諱改稱大憲按唐韋建  
除武昌軍即度使將行夢一朱衣遣者導從數十  
輩叩上然詣韋曰公將鎮鄂渚僕所居頽毀非公  
不能昇治及至訪無忌廟其像即夢中所見遂撤  
而新之宋紹興中知州王信復克拓其制  
本朝重建俗云火星堂今江東各所之火星廟皆其  
神也

出像增補搜神記卷之五  
陳寶





### 陳寶

有祠在鳳翔府寶鷄縣之東二十里史記秦文公獲  
若石於陳倉北阪城祠之其神來常以夜光輝若  
流星從東南來集於祠城則若雄鷄其聲殷々云  
野雞夜雉祀以一山牛命曰陳寶唐人有詩云

一水悠悠去似紆 兩山如画翠眉橫  
扶風野渡歸吳嶽 陳寶斜陽入渭城



### 黑水將軍

鳳陽府城之北門外逼近淮河數崩決為民患宋嘉  
定間郡守柴將軍者鑄鐵將軍像刻云濠州之北  
淮河之邊千汝鎮守億千萬年自是河患寧息於  
是立廟覆其上居民爭先祀之有禱必應





木居士

神無姓名不記其朝代刻木為像廟在耒陽縣之東  
二十里相傳昔有火穿木類人形泝水而來寺僧  
遂祠以奉之唐韓愈詩

火透波穿不計春

根如頭面幹如身

偶然題作木居士

便有無窮求福人

宋時縣令因祈雨無應議欲折而薪之不移時大  
雨霑足類之有年令為重其祀而新其廟神益感  
應如響

本朝重建

磨嗟神



磨嗟神

廟在施州衛之西按衛城西南與洛浦蠻接壤洛浦  
蠻猶桀驁數為邊患有將孟蜀者率兵討之累戰  
弗捷蜀抱煩悶從中軍枕戈而寢忽夢一神人自  
陳我磨嗟大王是也知公戰未利願效一臂之勞  
蜀亦勝臚禮謝既寤急視之猶聞有刀馬聲明日  
臨陣洛浦蠻東披西靡如前後受敵狀遂解散稽  
首降附神自是靈跡顯著施民所在祀之無不感  
應

黃魔神





### 黃魔神

神亦不詳朝代姓字廟在荊州府之歸州峽靈通顯  
 應一方瞻依係按寰宇記唐咸通中蕭遵自右  
 史窳黔南沂三峽狝婦夢神人曰我黃魔神也居  
 紫極宮西北隅將佑助公出此境又廟記載李吉  
 甫自忠州除替峽漲洶忽有神人湧出水上為  
 之扶舟李問是何神答曰我黃魔神也又宋寇準  
 經從吐灘亦有神扶船而下準問之神自號黃魔  
 蓋其神通顯化屢有著績不能具舉姑記其大者  
 如此云云



### 向王

王姓向名輔歸州之東陽人也王母依氏夜夢一巨  
 星入手燦々有光口而吞之覺後有孕懷二十六  
 月而生王初生不能言七八週見一道士書符即  
 舉其衣疾呼之曰我我上自是語言如成人長益  
 有道術呪水符法不襲人舊而自無不驗歿而為  
 神於所生之地穿山鑿石或沒入于山之東即出  
 于山之西無問其高與厚之若何或時而鑿石隱  
 身其內顯者靈異不可枚舉鄉人立祠祀之有禱  
 即應





竹王

王即夜郎侯也廟在施州衛城東南之東門山下按  
華陽國志初有女子浣于邈水有三節竹流入足  
間中有嬰兒声剖竹得男收養之及長材武自立  
為夜郎王以竹為姓漢武平西南夷王披夷獠請  
立後天子乃封其三子為侯死後配食於父之廟  
宋崇寧中賜廟額曰靈惠後其子孫蔓延崇祀益  
謹  
本朝正祀典止称曰夜郎王之神



槃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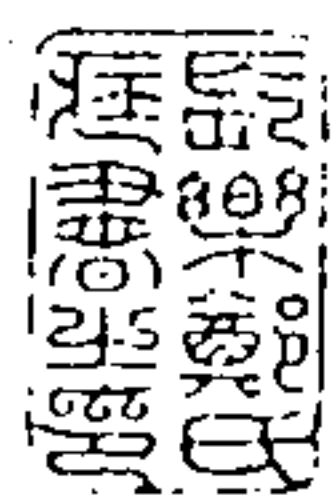
出像增補搜神記

卷之五

三二五

槃瓠

槃瓠狗神今長沙武陵蠻之祖廟在盧溪縣之武山  
按高辛氏有犬戎患募能討犬戎吳將軍頭者妻  
以少女時帝有畜狗名曰槃瓠遂入山御人首赴  
闕下累吳將軍頭也帝大喜然槃瓠畜類不可妻  
欲他報之女聞以為信不可失請行帝不許已從  
之槃瓠討女負入南山石室中逾三年生六男六  
女槃瓠死男女自相婚配母婦以狀白帝使迎置  
諸子衣裳爛斑言語侏儻其後滋蔓今武陵蠻是  
也至今土俗不食犬肉廟有感靈





新刻出像增補搜神記卷之六

金陵三山對溪唐富春拔接

目錄

- 天妃 蚕女 青衣神 神女
- 白水素女 馬大仙 聖母 温孝通
- 孝烈將軍 靈澤夫人 俗呼為紫微娘娘
- 順懿夫人 寨將夫人 誠敬夫人 姚娘
- 曹娥 二孝女 五瘟使者 五盜將軍
- 掠刷使 增福相公 福祿財門 門神
- 神荼鬱壘 鍾馗 司命竈神 廁神
- 開路神 律令 翁仲二神



康熙五十九年五月柴潛中敬

天妃

三月二十三日生

妃莆人宋都巡撫林愿之女生而神靈能言人禍福  
 沒後鄉人立廟于湄洲之嶼上在興化之東南海  
 中與琉球國相望宋宣和中路允迪浮海使高麗  
 中流風大作諸船皆溺獨允迪所乘舟神降於檣  
 遂獲安濟歷代累封至天妃  
 本朝洪武永樂中凡兩加封號今府城中有行祠有  
 司春秋祭焉昔人詩

星斗斜連北 蓬瀛直指東  
 秋高洲嶼白 日出海波紅





蚕女

高辛時蜀有蚕女不知姓氏父為人所掠惟所乘馬在女念父不食其母因誓於衆曰有得父還者以女嫁之馬聞其言驚躍絕繩而去數日父乃乘馬而歸自此馬嘶不止母以誓衆之言告父父曰誓於人不誓於馬脫我之難固大功而誓之言不可行也馬跑父怒欲殺之馬愈跑父射殺之曝其皮於庭皮蹶然而起卷女飛去旬日皮棲於桑上女化為蚕食桑葉吐絲成茧以衣被於人一日蚕女乘雲駕此馬謂父母曰上帝以我心不忘義授以

青衣神



青衣神

青衣神即蠶叢氏也按傳蠶叢氏初為蜀侯後稱蜀王嘗服青衣巡行郊野教民蠶事鄉人感其德因為立祠祀之祠廟遍於西土固不靈驗俗樂呼之曰青衣神青神縣亦以此得名云宋謝枋得蠶詩  
 養口資身賴以桑 終成王道澤流長  
 吐絲不羨蜘蛛巧 飼葉頻催織女忙  
 三起三眠時化運 一生一歎命天常  
 待看獻繭盆纈后 先與君王作袞裳

神女





### 白水素女

素女天神也。昔閩人謝端有淑行。居室寒素。一日出江邊。見一大螺。偃仰。狀如斗。異而愛之。因載之以歸。畜且珍焉。妾外高鑰嚴密。逐則盤餐羅具如賓。庭端甚疑。偵請長老。或告之曰。此必若而有異言也。端乃悟其為螺。為密伺。見一妹麗甚。端前禮問其故。神不隱。遂應之曰。我天漢中白水素女也。天帝遣我為君具食。今限滿當去。故為君所窺。我去。留殼與君。端用以居。糧其米常溢。今福州西北三十里有螺江。其得名由此云。

### 馬大仙



### 馬大仙

大仙姓馬氏。衢州府景陵縣人也。家貧。養姑孝。傭身以資薪米。恒苦不給。艱險備嘗。略無倦怠。一日過異人。授以仙術。祝之曰。感汝孝養。持此代救水之。權。每輕語。大仙如其術。月給膳養。不勞餘力。自是姑得所養。善所終。未幾而大仙亦隨之。以示寂矣。鄉人重之。為立祠。以永其祀。允禱多應。水旱疾疫。如轉圜然。有李陽冰所撰碑記。及本朝誠意伯劉基重脩馬大仙廟記。

### 聖母





聖母

萬曆庚子季秋吉日周楚選請

聖母海陵人長適杜氏子性好善師劉綱學仙術道成杜氏子不之信告官拘以圖圓頃之聖母已從窓隙中出去高入雲中人為立廟奉祭每表靈驗嘗有一青鳥在祭所人有所祭鳥為飛騰鳴鳴若鑿受狀有所失問其所在鳥即集盜物之處以此道不拾遺元大德初更立廟於揚州江都縣之東六十里應響愈著本朝加勅封焉



溫孝通

出像增補搜神記

卷之六

七

溫孝通

孝通姓溫氏秦女也廟在臨江府之新淦縣南八十里峽江鎮相傳秦時有溫媪經程溪得巨卵藏於家生七龍放之江媪或時至江口龍輒獻嘉魚若祭養然後媪死葬於程溪之側將祀一父雷電風雨交作走石飛沙詰旦人見墓遷於岸北之高岡鄉人異之為立祠堂唐賜廟額孝通元揭斯有記又云溫媪閩城人唐太和間盧寧嘗夢媪謂曰君將為江西縣令後果宰分宜更為立廟盧肇記



孝烈將軍

出像增補搜神記

卷之六

八



### 孝烈將軍

將軍名木蘭。楚朱氏女也。代父西征。頗著勞勩。既歿。人為立廟。唐封孝烈將軍。今黃陂縣之木蘭山。及保定完縣。俱有廟在。靈應如響。蓋黃本桑梓而完。即其西征所云。按古樂府詞。呼上復即上。木蘭當戶織。不聞機杵聲。唯聞女嘆息。昨夜見軍帖。可汗大點兵。軍書二十卷。上有爺名。阿爺無大兒。木蘭無長兄。願為市鞍馬。從此替爺征。



### 靈澤夫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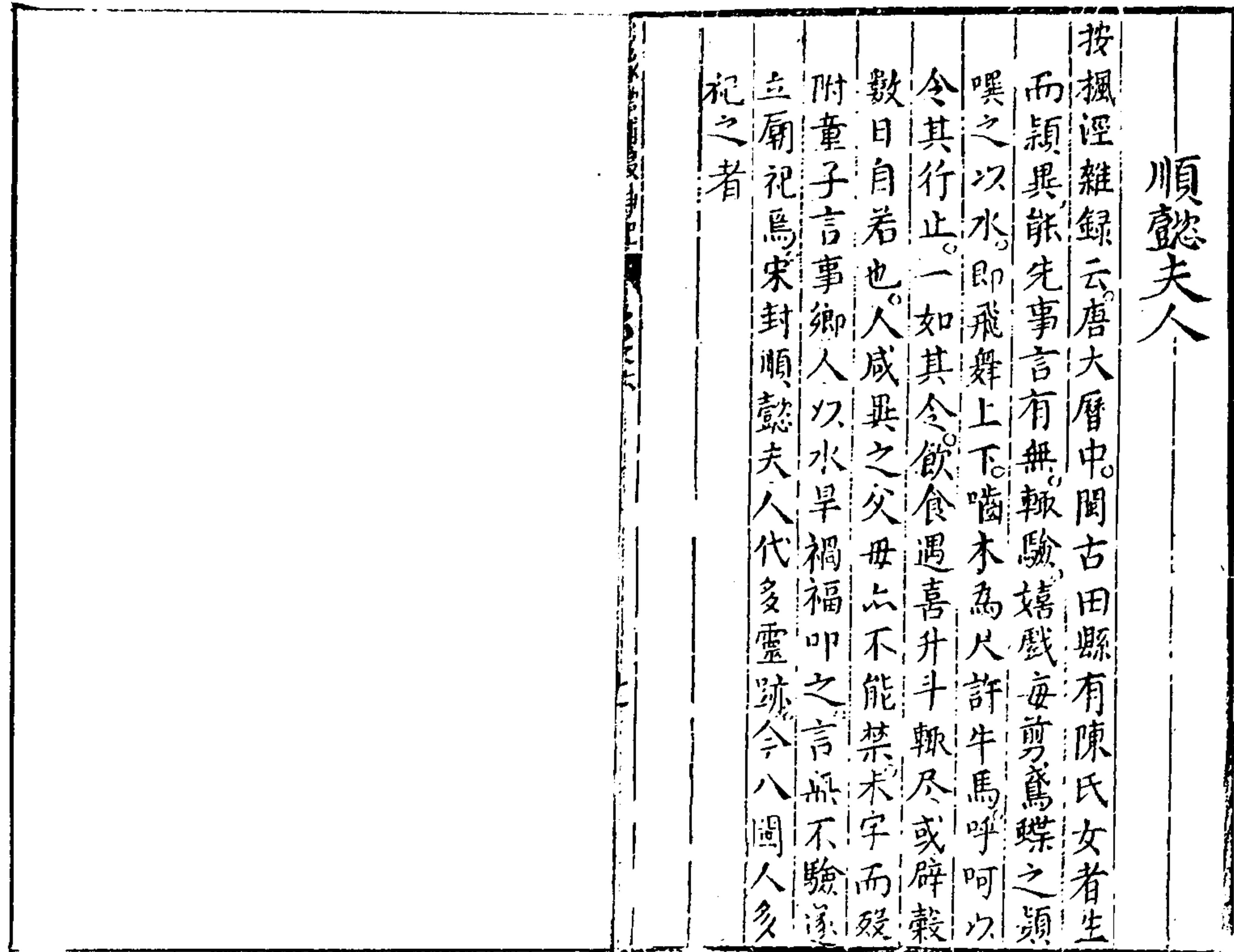
夫人姓孫氏。吳王權之妹。蜀漢昭烈帝之后也。相傳。權用周瑜詐計。迎后於荊州。升次荻港。后乃識其詐。遂自沉江。又云。聞昭烈帝崩。哀毀投江。自盡。後人立廟於噪磯山之上。蓋其藏所。即今蕪湖縣西。是也。歷著靈異。我太祖高皇帝。龍飛渡江。陰兵冥助。既登極。勅封靈澤夫人。益新廟貌。有御製律詩刻於廟額。駭人墨客。適有吟咏。至今為大江中一奇跡。而神逾應響云。





### 順懿夫人

按楓涇雜錄云。唐大曆中。閩古田縣有陳氏女者。生而穎異。能先事言有無。輒驗。嬉戲。每剪鷺蝶之類。噉之以水。即飛舞上下。啗木為尺。許牛馬呼呵。以令其行止。一如其令。飲食遇喜升斗。輒尽。或辟穀數日自若也。人咸異之。父母不能禁。未字而歿。附童子言事。鄉人以水旱禍福叩之。言無不驗。遂立廟祀焉。宋封順懿夫人。代多靈跡。今八閩人多祀之者。



賽將夫人





寨將夫人

夫人姓虞有廟在英德縣之麻寨岡舊傳唐末黃巢破西衛州虞氏躬披甲冑率兄弟及鄉兵戰禦巢賊遂北虞氏亦死鄉人即其死所立廟祀之大有靈應宋嘉泰間有賊將統眾道經麻寨岡忽有風雷雨雹自廟而出賊大懼幸甲冑兵而去鄉里賴以無恐事聞賜廟額曰冥助嘉定間又小有警鄉兵禱于廟而與戰一日三捷賊為解散加封正順顯佑夫人林子升作記及宋末之亂元兵殘破惟英德遠近安堵說者謂皆神之功

誠敬夫人



誠敬夫人

夫人沈氏高涼人陳高州太守馮寶妻隋初平陳嶺南共推沈氏為主保境拒守既而降隋厥后高州刺史李遷仕及番禺夷王仲宣等反夫人又皆討平之累封至譙國夫人卒謚誠敬廟在今電白之縣治東旁邑俱有行祠無不響應宋蘇軾詩馮沈古烈婦翁媪國于茲策勳梁武后開府隋文時三世更險夷一心無磷緇錦繡平積乱犀渠破余疑

姚娘





姚娘

姚氏名貞淑漢河平間居民女也廟在博羅縣東莫村歿而有神故祠於此宋陳堯佐權守惠州攜潮士許申偕行艤舟於岼俄有介冑百輩指呼甚嚴云今夕丞相漕使會宿於此少有疎虞不有堯佐異之明日訪其地有姚娘神廟在焉后堯佐拜相申任本路轉運使一如其言又博羅之西梁時陳氏女父應志年八十卒獨一女女哀毀過甚亦卒鄉人像而祠之漢封昌福夫人其神頗靈禱雨有應

私像增補神記 卷之六

十五



曹娥

娥上虞人父名盱能絃歌為巫祝漢安初五月五日於縣江沂潮迎神溺死不得屍娥年十四乃沿江號哭晝夜不絕聲旬有七日遂投江而死元嘉中立廟於紹興之府城東邨邨子作碑文蔡邕題云黃絹幼婦外孫壘白即此廟著靈應鄉人崇祀之不置 又邑有朱娥者育於祖媪里人有欲殺媪者娥年十歲突前持救被刀十餘以死肖像配享曹娥云

私像增補神記 卷之六

十六



孝女

復色子恒子 神慶軒中



二孝女

孝女唐時人金窳葛祐女也邑有銀場典其事者即祐銀耗竭產不能償二女不忍其父荼毒赴治而死父得釋場為罷後有一少年讀書於邑之翠雲寺時漏下三更月明雲淡聞有笙鏞聲來自西北推戶視之見祥雲瑞靄掩映迴環蕙從旌蓋一如昭儀然有二女仙端坐其上少年急避之二女呼謂之曰毋恐我葛氏女也上帝嘉我孝行授以玉清宮正乙之職今將歷十洲謁王母善為我語家人少年異之人為立廟最靈應云

五瘟使者



五瘟使者

九月初三日生

隋文帝見五力士凌空三五夫長身披五方袍一人執杓子觀子一人執皮袋并劍一人執扇一人執福張居仁奏曰此五方力士乃天之五鬼名曰五瘟使者現之則民有瘟疫帝曰可治而免乎居仁曰無法可治於是國人病死者衆帝乃立祠詔青袍力士封顯聖將軍紅袍力士封顯應將軍白袍力士封威威將軍黑袍力士封威威將軍黃袍力士封威威將軍隋唐皆用五月五日祭之

五盜將軍





# 五盜將軍

五盜將軍者即宋廣帝永光年間五盜寇也於本地  
方作亂為盜後景和三年帝遣大將張洪破之而  
殺於新封縣之北後五人又作怪降累於死之鄉  
祭之者皆呼為五盜將軍即今時之所謂賊神是  
也

- 一杜平
- 二李思
- 三任安
- 四孫立
- 五耿彥正



掠刷使

# 掠刷使

掠刷使者姓裴名璞杜陵韋元方外兄也璞任郿州  
新平縣尉元和五年璞卒於官長慶初元方下第  
將客於隴右出開遠門數十里抵偏店將謁見前  
武吏躍馬而米騎從數十而貌似璞見元方若識  
而急下馬避之入茶邸垂簾於小室中其徒御散  
坐簾外元方疑之入其邸及褰簾入見真裴璞  
也元方驚喜拜之曰兄去人間復効武職何也陰  
吏之赴赴如此乎璞曰吾為陰官職掌武士故武  
飾耳元方曰何官曰隴右西川掠刷使耳曰何所

掠刷使

典耶曰吾職司人剽財而掠之元方曰何謂剽財  
璞曰人之轉貨求丐也命當得此忽遇物之稍稀  
或主人深願所得乃踰數外數外之財即謂之剽  
故掠之焉元方曰安知其剽而掠之璞曰主人一  
飲一酌無非前定况財寶乎陰司所籍其獲有限  
獲而踰數陰吏乃刷而掠之也元方曰所謂掠者  
奪之於囊耶竊之於懷耶璞曰非也當數而得一  
一有成數外之財為吾所運或令虛耗或索橫事  
或買賣不及常價殊不閑身亦始吾之生也嘗謂  
商勤得財農勤得穀士勤得祿只歎其不勤而不  
得也然則覆舟之商旱歲之農屢空之士豈不勤



乎而今乃知勤者德之基學者善之本德與善乃  
理身之道耳亦未足以邀財而求祿也子之逢吾  
亦是前定合得白金二斤遇此遺子又當復掠破  
不敢取子之是行也故惡厚而分甚薄於涇殊無  
所待諸鎮平平尔人生有命時不參差以道靜觀  
無復矜撓勉之哉璞以公事須入城中陰冥幽密  
不及多言乃冉冉而別



增福相公

九月十七日生

李相公諱詭祖在魏文帝朝治相府事白日管陽關  
决斷邦國寬滯不平之事夜判陰府是非在錯文  
案兼管隨朝三品以上官人衣飲祿料及在世居  
民每歲分定合有衣食之祿至後唐明宗朝天成  
元年贈為神號





福祿財門

福祿者本道州刺史楊公諱成字昔溪武帝愛道州  
矮民以為官奴玩戲其道州民生男選棟侏儒好  
者每歲不下數百人使公孫父母與子生別自刺  
史楊公守郡以表奏聞天子云臣按部典本土只  
有矮民無矮奴也武帝感悟省之自后更不復選  
郡人德之立祠繪像供養以為本州福神後天下  
士庶皆繪像敬之以為福祿財門之神



門神

出像增補搜神記

卷之六

二十四

門神

神即唐之秦叔保胡敬德二將軍也按傳唐太宗不  
豫寢門外拋磚弄瓦鬼魅號呼六院三宮夜無寧  
刻太宗懼以告群臣叔保奏曰臣平生殺人如推  
枯積屍如聚蟻何懼小鬼乎願同敬德戎裝以伺  
太宗可其奏夜果無警太宗嘉之謂二人守夜無  
眠因命画工圖二人之像全裝怒髮一如平時懸  
于宮掖之左右門邪祟以息後世沿襲遂永為門  
神云西遊記小詞有本是英雄豪傑奮勳臣只落  
得千年稱戶尉萬古作門神之句

神荼

鬱壘

出像增補搜神記

卷之六

二十四





### 神荼 鬱壘

東海度朔山有大桃樹蟠屈三千里其卑枝向東北曰鬼門萬鬼出入也有二神一曰神荼一曰鬱壘主閱領眾鬼之出入者執以飼虎於是黃帝法而象之因立桃板於門戶上畫神荼鬱壘以禦凶鬼此頭排板之制也蓋其起自黃帝故後世畫神像於枝上猶於其下書左神荼右鬱壘以元日置之門戶



此像增補神記 卷之六 鍾馗

### 鍾馗

唐明皇開元中講武驪山還宮疾作晝夢一小鬼絛殿奔戲上叱問之小鬼曰臣乃虜耗也上曰何謂虜耗小鬼曰望空虛中盜人物耗人家喜事上怒欲呼武士忽一大鬼破帽藍袍角帶朝靴先刺小鬼目後擊而啖之上問何人奏曰臣終南山進士鍾馗應舉不捷羞婦故里觸殿階而死奉旨賜綠袍藥我感恩祭祀與王除天下虜耗妖孽言訖夢覺疾瘳詔吳道子圖其像



此像增補神記 卷之六 司命竈神



司命竈神

八月初三日生

神姓張名卑字子郭狀如美女夫人字卿忌有六女  
 皆名察即六癸女也白人罪狀大者奪紀二三百  
 日小者奪筭一二百日故為天地督使凡治竈於  
 屋中央口向西竈四邊令去釜九寸以墼及細土  
 構之勿令穿折竈神以壬子日死不可用此日治  
 竈五月辰日猪頭祭竈令人治生萬倍利益雞毛  
 入竈有非禍犬骨入竈出狂子正月己巳日白雞  
 祭竈宜蚕五月己丑祭竈吉四月丁巳日祭竈吉  
 神衣黃披髮從竈中出知其名呼之可除凶惡云

廁神



廁神

廁神者萊陽縣何氏女名媚字麗卿自幼讀書辨利  
 唐垂拱三年壽陽刺史李景納為妾其妻妬之遂  
 陰殺之置其屍於廁中魂遠不散如廁每聞啼哭  
 聲時隱隱出現且有兵刀呵喝狀自是大著靈異  
 人為屍祝之懸箕而降能知禍福神死於正月十  
 五故獨顯靈於正月也

開路神





### 開路神

神即周禮之方相氏是也相傳軒轅皇帝周遊九垓元妃螺祖死於道令次妃好如監護因買相以防夜蓋其始也俗名陰道神一名阡陌將軍一名開路神

### 律令

令平聲

雷却健兒善走與雷相疾速故符呪云急上如律令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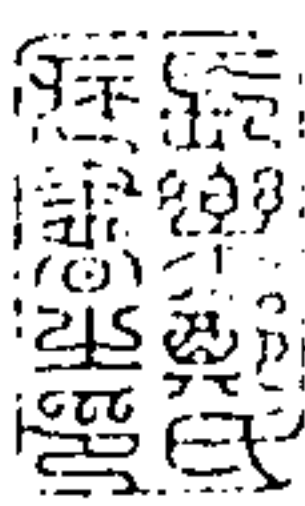
### 翁仲二神



### 翁仲二神

魏明帝鑄銅為二神人號翁仲置司馬門外按古長人見為國亡長狄見臨洮為秦亡之禍始皇反以為祥鑄銅象之

### 搜神記卷之六終





冥報記卷上

吏部尚書唐臨撰

夫含氣有生無不有識有識而有行隨行善惡而受其報如農夫之播種隨所植而收之此蓋物之常理固無所可疑也上智達其本源知而無見下愚闇其蹤跡迷而不返皆絕言也中品之人未能自達隨緣動見遂見生疑疑見多端各懷異執釋典論其分別凡有六十二見耶倒於是乎生者也臨在中人之後幸而寤其萬一此見衆人不信因果者說見雖多同謂善惡無報無報

冥報上

一

之說略有三種一者自然故無因果唯當任欲待事而已二者滅盡言死而身滅識無所住身識都盡誰受苦樂以無受故知無因果三者無報言見今人有修道德貧賤則早死或行凶惡富貴靈長以是事故知無因果臨竊謂儒書論善惡之報甚多近者報於當時中者報於累年之外遠者報於子孫之後當時報者若楚子吞蛭痼疾皆愈宋公不禱妖星多退諱齒凶逆旋踵伏誅趙高或亂俄而滅族之類是也累年報者如魏穎嫁妾終以濟師孫叔埋地竟享多福漢幽鳩如意蒼苟成災齊煞彭生立豕而崇之類是也子孫報者若弗父恭於

三命廣宣尼之道鄧訓歲活千人遺和熹之慶陳平陰計自知無後樂厲怙侈盈被其殃之類是也若乃虞舜以孝行登位周文以仁賢受命桀紂以殘忍亡國幽厲以媼縱禍終三代功德卜祚長久秦皇驕暴及子而滅若斯之比觸類實繁雖復大小有殊亦皆善惡之驗但事談王道理關天命常談之際非所宜言今之所錄蓋直取其微細口驗冀以發起同類貽告子孫徵於人鬼之間若斯而已也釋氏說教無非因果因有是作果有是報無一法而非因無一因而不報然其說報亦有三種一者現報於此身中作善惡業有於此身而受報者

冥報上

二

皆名現報二者生報謂此身作業不即受之隨業善惡生於諸道皆名生報三者後報謂過去身作善惡業能得果報應多身受是以現在作業未便受報或次後後生受或五生十生方始受之是皆名後報於此三報攝一切法無所不盡足令諸見渙然大寤然今俗士尙有或之多習因而忘果疑耳而信目是以聞說後報則若存若亡見有受驗則驚嗟信服昔晉高士謝敷宋尙書令傅高太子中舍人張演齊司徒事中有陸果或一時令望或當代名家並錄觀世音應驗記及齊竟陵王蕭子良作宣驗記王琰作冥祥記皆所以徵明善惡勸戒



將來實使聞者深心感寤臨既慕其風旨亦思以勸人輒錄所聞集爲此記仍具陳所受及聞見由緣言不錯文事專楊確庶後人見者祈留意焉

隨京師大德沙門釋信行本相州法藏等僧初其母無子久以爲憂有沙門過之勸念觀世音等母日夜祈念須之有娠生信行幼而聰慧博學經論識達過人以爲仙所說經務於濟度或隨根性指人示道或逢時宜因事制法今去聖久遠報時亦異若以下人悟行上法法不當報容能錯倒乃鈔集經注參驗人法所當學者爲卅六弓名曰人集錄開皇初左僕射齊公聞其盛名奏

冥報上

三

文帝徵詣京師住公所造真寂寺信行又據經律錄出三階法四有其大旨勸人普敬認惠平觀仙性當病授藥頓教一衆自天下勇猛精進之士皆宗之信行嘗頭陀乞食六時禮拜勞力定心空形實智而已每坐禪說法常見青衣童子四人持花立侍嘗與徒衆在堂中坐禪衆人忽聞奇香光照堂內相共怪異諮問信行信行令問弟子僧邕惠如邕曰向見化仙從空中來至禪師前摩頂授記如云亦摩邕頂授記餘狀與邕說同後邕與其徒衆隱太白山一旦謂衆僧曰當與師等還京衆敬邕皆從之卽下山夜宿武功未明便發謂衆曰師等

努力今瞑必須入城日沒至漕上聞鼓音歎曰城門閉矣遂宿於逆旅至昏時悲泣曰無所及矣衆問其故不答明早入城至真寂寺而信行昨夜昏時氣絕寺僧怪問邕來答曰在山遙見多人持香花幡蓋從西來入關遠門向真寂寺邕疑禪師欲去故來也昨夜昏時見禪師導從西去顧與邕別故知不及也初京城諸師有疑信行法者至是相與議據付法藏經若人通耳過去中正法故於是共觀信行頭骨兩耳正通乃皆慙悔信服初信行徒衆居京城五寺後雖侵廣今猶號五禪師

說及  
云  
解

冥報上

四

京城真寂寺沙門慧如少精勤苦行師事信行信行亡後奉遵其法隨大業中因坐禪悟空遂七日不動衆皆歎異之以爲入三昧也既而慧如開目涕泣交流僧衆怪問之答曰火燒脚痛待視瘡畢乃說衆逾怪問慧如曰彼閻羅王請行道七日滿王聞須見先亡知識不如答曰欲見二人王乃遣喚一人唯見龜來舐慧如足目中淚出而去更一人者云罪重不可喚令就見之使者引慧如至獄門門閉甚固使者喚守者有人應聲使者語慧如師急避道莫當門立如始避而門開大火從門流出如鍛鐵者一星迸著如脚如以被拂之舉目視門



門已閉訖竟不得相見王施絹廿匹固辭不許云已遣送後房衆僧爭往後房視之則絹在牀矣其脚燒瘡大如錢百餘日乃愈武德初卒真寂寺即今化度寺是也

此寺每外開闢氏公所立常

絳州大德沙門釋僧徹少而精練於孤山西阿造立堂宇多樹林木頗得山居形勝僧徹嘗出行山間土穴中見一癩病人瘡痍臭穢從徹乞食徹愍之呼出與歸於精舍旁爲造土穴給衣食教令誦法花經此人不識文字性又頑鄙徹句句授之殊費功力然終不懈倦此人誦經向半便夢有人教之自後稍聽寤至得五六而漸

冥報上

五

覺瘡愈比誦一部畢鬚眉牙復生肥體如常而能爲療疾臨嘗患腫僧徹遣此人禁呪有驗自說云然後房仁裕爲秦州刺史表僧徹所立精舍爲陷泉寺初此地無水僧徹常遠汲山下以自供一朝急有陷陷處泉出故因以名陷寺也僧專以勸善爲務而自悟禪宗遠近崇敬如父焉永徽二年正月忽屬累徒衆自言將死既而端坐繩牀閉目不動其天氣晴朗而花如雪香而不消方二里許樹葉上皆有白色如輕粉者三日乃復常色而僧徹已終至今三載獨坐如故久不臭懷唯目淚下

云州人弟子說云爾等及

河東有練行尼常法花經訪工書者一人數倍酬直特爲淨室令寫此經一起一浴燃香薰衣仍於寫經之室鑿壁通外加一竹筒令寫經人每欲出息輒遣含竹筒吐氣壁外寫經一弓八年乃畢供養嚴重盡其恭敬龍門僧法端常集大衆講法花經以此尼經本精完遣人請之尼固詞不與法端責讓之尼不得已乃自送付法端等開讀唯見黃紙了無文字更開餘弓皆悉如此法端等慙懼乃送還尼尼悲泣更以香水洗函沐浴頂戴遶佛行道於七日七夜不暫休息既而開視文字如故貞觀二年法端自向臨說

之當唯具說其名字

冥報上

六

蒲州仁壽寺僧釋道縣少聰慧好學爲州里所崇敬講涅槃八十餘遍號爲精熟貞觀二年崔義直任虞鄉縣令人請縣講經初發題悲泣謂衆人曰去聖遙遠微言隱絕庸愚題悲泣謂衆人曰去所傳不足師範但以信心歸向自當識悟今之講說止於師子時日既沒願各在心既而講至師子一旦無疾而卒道俗驚慟義直身自徒跣送之南山之陰時十一月大地冰凍下屍於地地乃生花如蓮而小頭及手足各有一花義直奇之令人夜守守者疲睡有人盜折其花明且視之周身並有花出總五百餘莖經七日乃萎乾

皆說云及道俗



河東沙門釋道英少脩禪行以練心爲本不慎威儀然而經律奧義莫不一聞縣解遠近僧尼爭就請決英輒報謂曰汝尙未疑宜且思疑疑成然後來問問者退而思疑多因思自解而去有思而不寤重來問者英爲說其機要皆喜寤而還嘗與衆人乘船黃河中流船沒衆人皆死道俗望見英沒臨河慟哭是時冬末河冰始泮兩岸猶堅英乃水中出行至岸穿冰而去岸人敬喜爭欲解衣衣之英曰體中尙熱勿覆衣也徐出而飯了無寒色視其身體如火炙處其識者以爲入定故也或時爲人收牛駕車食蒜噉飯或着俗衣鬚長數寸嘗至仁

冥報上

七

壽寺道懸敬安處之日晚求食懸謂曰上德雖無食相豈不爲息譏嫌英笑答曰懸公心方馳驚不暫休息而空飢餓何自苦也道懸歎服貞觀中卒法苑珠林及道俗幽州沙門釋智苑精練有學識隨大業中發心造石經藏之以備法滅既而於幽州北山鑿巖爲石室乃磨四壁而以寫經又取方石別更磨寫藏諸室內每一室滿乃以石塞門用鐵錮之時隨煬帝幸涿郡內史侍郎蕭瑀皇后之同母弟也性篤信佛法以其事白后后施絹千匹餘錢物以助成之瑀之施絹五百匹朝野聞之爭共捨施故苑得遂其功苑嘗以役匠既多道俗奔湊欲

於巖前造木佛堂并食堂寢屋而念木瓦難辨恐分費經物故未能起作一夜暴雨雷電震山明且既晴乃見山下有大松柏數千株爲水所漂流積道次山東少林木松柏尤稀道俗驚駭不知來處推尋蹤跡逐自西山崩岸倒木漂送來此於是遠近歎服謂爲神助苑乃使匠擇取其木餘皆分與邑里邑里喜悅而共助造堂宇須之畢成皆如其志焉苑所造石滿七室貞觀十三年卒弟子猶繼其功法苑珠林卷中云瑀與以大理九德來瑀明等而州同瑀人亦得之云

東魏末鄴下人共入西山採銀鈔出穴未畢而穴崩有

冥報上

八

一人在後爲石塞門不得出而無傷損其穴崩處有小穴不合微見日光此人自念終無口理乃一心念佛其父聞子已壓無處求屍家又貧窶無以追福乃持麁飯一鉢往詣僧寺請一人齋衆僧多逐豐厚莫肯爲食父持飯大哭有一僧愍之受請食訖爲呪願因別去是日中其子在穴中忽於小穴明處見一沙門從穴中入來持一鉢飯以授此人食訖便不復飢唯端坐正念經十餘年齊文皇帝卽位於西山造涼殿匠工除此崩石乃見穴中人尙活出之與飯父母驚喜遂闔練行齊州事

京師傳云是著



北齊時有冀州人從軍伐梁戰敗見擒爲奴其父母在鄉不知音問謂以死爲追福造博浮圖博浮圖成設齋會道俗數百人方坐食聞叩門聲主人父出視見一僧形容甚雅謂主人曰乞齋食黍糜可以布手巾裹之并乞鞋一量主人請留住食僧不肯曰欲早去不暇坐食也主人如其言以新布裹糜并鞋一量奉之僧受而去是日齋時主人子在江中爲其主牧牛忽見一僧手持糜一裹及新鞋一量至奴所問曰久思皈見父母乎奴泣曰無敢望也僧以與糜令坐食食畢又與鞋令著之而敷袈裟於地令坐袈裟上僧取袈裟四角總把

冥報上

九

擊舉而揮之可移二丈許著地奴開視不見僧及袈裟而身已在其宅門外入門見大衆方食父母驚喜就問具說由緣視其巾內餘糜及鞋乃向奉僧者也鄉邑驚駭競爲篤信是日月六日也因名所造浮圖爲六日浮圖浮圖今尙口邑里猶傳之矣

梁武帝微時識一寒士及卽位遊於苑中見牽舟帝問之尙貧賤如故勅曰明日可上謁吾當與汝縣令此人奉勅而往會故不得見頻往遇有事終不得通自怪之以問沙門寶誌誌方爲大衆講經聽者數千人寒士不得進寶誌謂衆曰有人欲來見問請開道內之衆人乃

冥報記 卷上

爲開此人進未至寶誌迎謂曰君爲不得縣令來問耶終不得矣但受虛恩耳過去帝爲客主君其疏許施錢五百而竟不與是故今日但蒙許官終不得也此人聞之絕去帝亦更不求之

江東傳之俗

揚州嚴恭者本泉州人家富於財而無兄弟父母愛恭言無所違陳太建初恭年弱冠請於父母願得錢五萬往揚州市物父母從之恭乘船載錢而下去揚州數十里江中逢一船載龜將市賣之恭問知其故念龜當死請贖之謂龜主曰我龜大頭千錢萬乃可恭問有幾頭答有五十恭曰我正有錢五萬願以贖之龜主喜取錢

冥報上

十

付龜而去恭盡以龜放江中空船詣揚州其龜主別恭行十餘里船沒而死是日恭父母在家昏時有烏衣客五十人詣門寄宿并送錢五萬付恭父曰君兒在揚州市附此錢飯願依數受也恭父怪愕疑謂恭死因審之客曰兒無恙但不須錢故附飯耳恭父受之記是本錢而皆水濕留客爲設食客止明旦辭去後月餘日恭還父母大喜既而問附錢所由恭答無之父母說客形狀及附錢月日及贖龜之日於是知五十客皆所贖龜也父子驚歎因共往揚州起精舍專寫法花經遂從家揚州家轉富大起房廊爲寫經之室莊嚴清淨供給豐厚

三九七



書生常數十人揚州道俗共相崇敬號曰嚴法花嘗有知親從從貸經錢一萬恭不獲已與之貸者受錢以船載飯中路船傾所貸之錢落水而船人不溺是日恭入錢庫見有萬濕錢如新出水恭甚怪之復見前貸錢人乃知濕錢是所貸者又有商人至宮湖於神所祭酒食并上物其夜夢神送物還之謂曰倩君爲我持此奉嚴法花以供經用也且而所上神物皆在其前於是商人歎異送達恭處而倍加厚施其後恭至市買經紙適遇少錢忽見一人持錢三千授恭曰君買紙言畢不見而錢在其前怪異如此非一隨開皇末恭死子孫傳其業

冥報上

十一

隨季盜賊至江都者皆相與約勿入嚴法花里里人類之獲全其衆今寫經不已

也

之州 關邑 馬共 守見 國京 公師 蕭人 嚴士 最亦 所多 詳知

冥報記卷上

冥報記卷中

吏部尚書唐臨撰

隨開皇中魏州刺史博陵崔彥武因行部至一邑愕然驚謂從者吾昔嘗在此邑中爲人婦今知口口馬口脩巷曲至一家叩門命主人主人公年老走出拜謁彥武入家先升其堂視東壁上去地六七尺有高隆謂主人曰吾昔所讀法花經并金釵五隻藏此壁中高處是也經第七弓尾後紙火燒失文字吾至今每誦此經至第七弓尾恆忘失不能記因令左右鑿壁果得經函開弟

冥報中

一

七弓尾及金釵並如其言主人涕泣曰亡妻存日常讀此經釵亦是亡妻之物妻因產死遂失所在不淫使君乃示其處彥武又云庭前槐樹吾欲產時自解頭髮置此樹空中試令人探果得髮主人於是主人悲喜彥武留衣物厚給主人而去崔尚書敦禮說云然往年見盧文勵亦同但言齊州刺史不得姓名不口崔具故依崔

錄

隨大業中有客僧行至大山廟求寄宿廟令曰此無別舍唯神廟廡下可宿然而比來寄者輒死僧曰無苦也令不得已從之爲設床於廡下僧至夜端坐誦經可一



更聞座中環珮聲須臾神出爲僧禮拜僧曰聞比來宿者多死豈檀越害之耶願見護神曰遇其死時將至聞弟子聲因自懼死非煞之也願師無慮僧因退坐談說如人良久僧問曰聞世人傳說大山治鬼寧有之也神曰弟子薄福有之豈欲見先亡已乎僧曰有兩同學僧先死願見之神問名曰一人已生人間一在人獄罪重不可見與師就見可也僧甚悅因共起出門不遂而至一所多見廟獄火光甚盛神將僧入一院遙見一人在火中號呼不能言形變不可復識而血肉焦臭令人傷心此是也師不復欲歷觀也僧愁愍求出俄而至廟又

冥報中

二

與神同坐因問欲救同學有何理耶神曰可得耳能爲寫法花經者便免既而將曙神辭僧入堂且而廟令視僧不死怪異之僧因爲說仍卽爲寫法花經一部既成居嚴畢又將經就廟宿其夜宿神出如初歡喜禮拜慰問來意僧以事告神曰弟子知之師爲寫始盡題目彼已脫免今久出生不在也然此處不淨潔不可安經願師還送經向寺言說久之將曉辭而去入僧送經於寺

杭州別業自德宣前云在觀州

國子祭酒蕭璟蘭陵人梁武帝之孫梁王歸之弟五子也梁滅入隨婦爲煬帝皇后生長貴盛而家崇佛法大

業中自以誦法花經乃依經文作多寶塔以檀香爲之塔高三尺許其上方厚等爲木多寶像經數年其兄子詮在宅朝起忽於前院草中見一檀木浮圖蓋下有一鎗石石佛像製作異於中國面形似胡其眼睛以銀爲之中黑精光淨如自然者詮走告璟璟視驚喜取蓋還試置塔上宛然相稱如故作者雖木色小異而塔形更妙以佛像安塔中亦相稱如故造璟喜善歡自以精誠所感其佛像函內有舍利百餘枚璟女尼年少竊疑胡僧每云舍利鎗打不破乃試取卅枚於石上斧打之舍利了無著者女就地拾覓唯得三四枚餘並失不見所

冥報中

三

在既而懼以告璟璟往塔中視之則舍利皆在如舊璟從此日誦法花經一遍以至於身終貞觀十一年病蕭后及弟姪視之璟與相見各令燃香因卽與別唯留弟宗公濟及女爲尼者令燃香誦經頃之謂其尼曰我欲去普賢等來迎我在東院師可迎之尼如言迎往之未還璟曰此院不淨不肯來吾當往就汝等好住因與璃等別仍起長跪合掌正向西方頃之倒臥遂絕遺令獨載一車斂以在身之服婦人不得送葬勿以肉祭制坎纔令沒棺朝野歎其通寤家人奉而行之

人爲亦隨問云同州

爲什大唯主事



臨邛章仲珪者天性孝悌為州里所敬年十七郡表左異為蒙陽長父廉目資陽郡丞以老板武德中遘病仲珪不釋冠帶而養久之父卒謝遣妻妾廬于墓左信佛教誦法花經盡則曾大成境夜專誦經典精此氏不倦終三年不飯嘗有虎夜至牆前踞聽經久而不去仲珪正念曰不願猛獸之相通也即起去明且見繞墓生芝草七十二莖當墳前者行次第如人種植皆朱莖紫蓋蓋徑五寸光色異常隣里以告州縣時辛君為刺史沈裕為別駕共至墓所察之忽有一鳥如鴨銜雙鯉置於地而去君昌等尤深嗟歎採芝封奏詔表門閭

冥報中

四

江都孫寶本是北人隋末從居焉少時死而身暖經冊餘日乃蘇自說初被收詣官曹內忽見其母在中受禁寶見悲喜母因自言從死以來久禁無進止無由自訴明日主司引寶見官官謂寶無罪放出寶因請問曰未審生時罪福定有報不官曰定報又問兼作罪福得相折除不官曰得寶曰寶隣里人某甲等生平罪多福少今見在外寶母福多罪少乃被久留若有定報何為如此官召問主吏吏曰無案乃呼寶母勘問知其福多罪少責主吏吏失事故不知本案狀輕重罪官更勘別簿

七年 隨使 為江東 此州

冥報中

五

如所言因命釋放配生樂堂母子俱出寶送生處其樂堂者如好宮殿有大堂閣衆人男女受樂其中寶無復還意但歷觀諸堂遊戲而已可月餘日遇見其伯父於路責之曰汝未合死何不早還寶曰不願還也伯怒曰人死各從本業受報汝業惡不得生樂堂但以未合死故得客遊其中耳若死官當收錄汝豈得見母耶因以瓶水灌之從頂至足遍淋其體唯臂間少有不遍而水盡指一空舍令寶入中既入而蘇其灌水不遍之處肉遂糜爛墮落至今見骨

隨使 為江東 此州 七年 隨使 在江東

高州人 亦說云

身等者高因別供養之後在堂坐兩婢立侍忽聞雷電高性畏雷因心念佛等像俄而霹靂震其堂柱侍婢一人走出及階而死有柱適中高額而不甚痛視之纔有赤痕而柱木半裂隨地如人斫者既而高詣寺像額復有大痕如物擊者正高痕處相當高及衆驚嗟歎息

監察御史范陽盧文厲初為雲陽慰奉使荊州道覆囚

至江南遇病甚篤腹脹如石飲食不下醫藥不瘳文厲自謂必死無生望乃專心念觀世音等經數日恍惚如睡忽見一沙門來自言是觀世音等語文厲曰汝能專



念故來救今當爲汝去腹中病因手執一木把用將其腹腹中出穢物三升餘極臭惡曰盡矣既而驚寤身腹坦然卽食能起而痼疾皆愈至今甚強寶與監同爲御史自說云爾

陸仁蒨者趙郡邯鄲人也少有經學不信鬼神常欲試其有無思就人學之十餘年不能得見後從家向縣於路見一人如大官衣冠甚偉乘好馬從騎五十餘人視仁蒨而不言後數見之常如此經十年凡數十相見後忽駐馬呼蒨曰比頻見君情相眷慕願與君交遊蒨卽拜之問公何人也答吾是鬼邪姓成名景本弘農西晉

冥報中

六

時爲別駕今任胡國長史仁蒨問其國何在王何姓名答曰黃河已北總爲監胡國國都在樓煩西北沙磧是也其王是故趙武靈王今統此國總受太山攝每月各使上相朝於太山是以數來過此與君相遇也吾乃能有相益令君預知禍難而先避之可免橫害唯死生之命與大禍福之報不能移動耳蒨從之景因命其從騎常掌事以是賤人遣隨蒨行有事令先報之有爾所不知當來告我於是使別掌事恆隨逐如從者須有所問無不先知時大業初江陵岑之象爲邯鄲令子文本年未弱冠之象請仁蒨於家教文本書蒨以此事告文本

仍謂曰成長史謂曰我有一事着君不得道既與君交久不能不告君鬼神道中亦有食然不能飽苦飢若得人食便得一年飽衆鬼多偷竊人食我既貴重不能偷之從君請一飡蒨既告文本文本卽爲具饌備設珍羞蒨曰鬼不欲入人屋可於外邊張幕設席陳酒食於上文本如其言至時仁蒨見景兩客來坐從百餘騎既坐文本向席再拜謝以食之不精亦傳意辭謝初文本將設食仁蒨請有金帛以贈之文本問是何等物蒨云鬼所用物皆與人異唯黃金及絹爲得通用然亦不如假者以黃色塗大錫作金以紙爲絹帛最爲貴上文本如

冥報中

七

言作之及景食畢令從騎更代坐食文本以所作金銀絲絹焚之景深喜謝曰因陸生煩郎君供給郎君頗欲知年壽命乎文本辭曰不願知也景辭而去數年後仁蒨遇病不甚困篤而又不能起月餘日蒨問常掌事掌事云不知使問長史長史報云固問不知後月因朝太山爲消息相報至後月長史自來報云是君鄉人趙武爲太山主簿主簿一員闕薦君爲此官故爲文案經紀石君耳案成者當死蒨問計將安出景云君壽應年六十餘今始卅但以趙主簿橫徵召耳當爲君請之乃曰趙主簿相聞陸兄昔與同學恩情深重今幸得爲太山



主簿遇一主簿闕府令擇人吾已啓公公許相用兄既不得長生會當有死死遇際會未必得官何惜一二十年苟貪生也今文書已出不可復止願決作來意無所疑也舊憂懼病愈篤景謂舊曰趙主簿必欲致君君可自於太山府君陳訴則可以免舊問何由見府君景曰鬼者可得見耳往太山廟東度一小嶺嶺平地是其都所君自當見之舊以告文本文本爲具行裝束數日景又來告舊曰文書欲成君訴懼不可免急畫一佛像彼文書自消息舊告文本以三千錢爲畫一座像於寺西壁既而景來告曰免矣舊情不信佛意尙疑之因問景

冥報中

八

云佛法說有三世因果此爲虛實答曰實舊曰卽如是人死當分入六道那得盡爲鬼而趙武靈王及君今尙爲鬼邪景曰君縣內幾戶舊曰萬餘戶又獄囚幾人舊曰常廿人已下又曰萬戶之內有五品官幾人舊曰無又曰九品已上官幾人舊曰數十人景曰六道之內亦一如此耳其得天道萬無一人如君縣內無一五品官得人道者有數人如君九品入地獄者亦數十如君獄內囚唯鬼及畜生最爲多也如君縣內課役戶就此道中又有等級因指其從者曰彼人大不如我其不及彼者尤多舊曰鬼有死乎曰然舊曰死入何道答曰不知

如人知死而不知死後之事舊問曰道家章醮爲有益不景曰道者天帝總統六道是謂天曹閻羅王者如人天子太山府君尙書令錄五道神如諸尙書若我輩國如大州郡每人間事道上章請福天曹受之下閻羅王云某月日得某甲訴云云宜盡理勿令枉濫閻羅敬受而奉行之如人之奉詔也無理不可求免有枉必當得申問爲無益也舊又問佛家條福何如景曰佛是大聖無文書行下其條福天神敬奉多得寬宥若福厚者雖有惡道文簿不得追攝此非吾所識亦莫知其所所以然言畢去舊一二日能起便愈文本父卒還鄉里舊寄書

冥報中

九

曰鬼神定是貪詔往日欲郎君飲食及爾殷勤比知無復厚利相見殊落漠然常掌事猶見隨本縣爲賊所陷死亡略盡僕爲掌事所道常如賊不見竟以獲全貞觀十六年九月九日文官賜識於玄武北門文本時爲中侍郎與家兄太府卿及治書侍御史馬周給事中韋琨及臨對坐文本自謂諸人云

殿中侍御醫孫迴璞濟陰人也貞觀十三年從車駕幸九成宮三善父與魏太師隣家嘗夜二更聞門外爲人喚孫侍醫聲璞出看謂是太師之命既出見兩人謂璞曰官喚璞曰我不能出行卽取璞馬乘之隨二人行乃



覺天地如晝日光明璞怪訝而不敢言二人引璞出谷口歷朝堂東又東北六七里至苜蓿谷遙見有兩人將韓鳳方行語所引璞二人曰汝等錯我所得者是汝宜放彼人乃放璞循路而還往還往不謂平生行處既至家繫馬見婢當戶眠喚之不應越度入戶見其身與婦並眠欲就之而不得但着南壁立大聲喚婦終不應屋內極明見壁角中有蜘蛛網網中有二蠅一大一小等見梁所著藥物無不分明唯不得就床知是死甚憂悶恨不得共妻別倚立南壁久之微睡忽驚覺覺身已臥牀上而屋中暗黑無所見喚告婦令婦燃火而大汗起

冥報中

十

視蜘蛛網茫然不殊見馬亦大汗鳳方是夜暴死至十七年璞奉勅馳驛往齊王祐疾還至洛州東孝義驛忽見一人來問君是孫迴璞不曰是君何問爲答曰我是鬼耳魏太師有文書追君爲記室因出文書示璞璞視之則鄭國公魏徵署也璞驚曰鄭公不死何爲遣君送書鬼曰已死矣今爲太陽都錄大監故令我召君迴璞引共食鬼甚喜謝璞璞請曰我奉勅使未還鄭公不宜追我還京奏事畢然後聽命可乎鬼許之於是晝則同行夜同宿遂至闕鄉鬼辭曰吾取過所度關待君璞度關出西門見鬼已在門外復同行至滋水驛鬼又與璞

別日待君奏事訖相見也君可勿食薰辛璞許諾既奏事畢而訪鄭公已薨校其薨日則孝義驛之前日也璞自以必死與家人決別而請僧行道造像寫經可六七日夜夢前鬼來召引璞上高山山領有大宮殿既入見衆君子迎謂曰此人修福不得留之可放去乃推璞墮山於是驚悟遂今無恙矣迴璞自爲臨說云爾

戶部尙書武昌公載胄素與舒州別駕沈裕善胄以貞觀七年薨至八年八月裕在州夢其身行於京師義寧里南街忽見二僧曹胄着故弊衣顏容甚悴見裕悲喜裕問曰公生平脩福今者何爲答曰吾生時誤奏煞一

冥報中

十一

人吾死後他人煞一羊祭我由此二事辨答辛苦不可言然亦勢了矣因謂裕曰吾平生與君善竟不能進君官位深恨于懷君今自得五品文書已過天曹相助欣慶故以相報言畢而寤向人說之冀夢有徵其年多裕入京參選爲有銅罰不得官又向人說所夢無驗九年春裕將飯江南行至徐州別忽奉詔書授裕五品爲婺州治中

之兄召爲尉尉云然耶

隴西李大安工部尙書大高之兄也武德年中大高爲越州總管大安自從京往省之大高遣奴婢數人從兄飯至穀州鹿橋宿於逆旅其奴有謀煞大安者候其睡



熟以小劍刺大安項洞之刃着于床奴因不拔而逃大安驚覺呼奴其不叛奴婢至欲拔刃大安曰拔刀便死可先取紙筆作書奴仍告主人訴縣大安作書畢縣官亦至因為拔刃洗瘡加藥大安遂絕忽如夢者見一物長尺餘潤厚四五寸形似猪肉去地二尺許從戶入來至床前其中有語曰急還我肉大安曰我不食猪肉何緣負汝乃聞戶外有言曰錯非也此物乃還從戶出去大安仍見庭前有池水清淺可愛池西岸上有金佛像可高五寸須臾漸大而化為僧被綠袈裟甚新淨謂大安曰被傷耶我今為汝將痛去汝當樂復還家念佛修

冥報中

十一

善也因以手摩大安項瘡而去大安誌其形狀見僧背有紅繪補袈裟可方寸許甚分明既而大安覺遂蘇而瘡亦不復痛能起坐食十數日京室子弟迎至還家家人故來視大安為說被傷由狀及見僧像事有一婦在旁聞說因言大安自之家初行也安妻使婢詣像工為安造佛像像成以綠書書衣有一點朱汗背上當遺像工去之不肯今仍在形狀如卽君所說大安因與專及家人共起觀像乃所見者也其背朱點宛然補處於是歎異遂崇信佛法大安妻夏侯氏

子通 說略 云為 解大理

先乃 為州 刺史 後大 安之 兄妹

武德中以都水使者蘇長為邑州刺史長將家口赴任渡嘉陵江中流風起船沒男女六十餘人一時溺死唯有一妾常讀法花經船中水入妾頭載經函誓與俱沒妾獨不沒隨波汎濫須之著岸逐經揚州嫁為人婦而逾篤信岑說云見在妾自言然臨因使至江上船人說亦如此

河東董雄少誠信佛道蔬食數十年貞觀中為大理丞十四年春坐為連李仙僮事繫御史臺于時上以為當大怒使治書侍御史壽懔等鞠問甚急防禁嚴察禁者十數人大理丞李敬玄司直王忻並連此事與雄同屋

冥報中

十三

閉禁皆被鎖牢固雄專念法華經普門品數日得三千遍夜中獨坐誦經鎖忽自解落地雄驚告忻玄忻玄共視鎖仍堅合在地其鈎亦儼然不壞而鈎鎖相離數尺玄等異之雄恐責告守者請鎖開是監察御史張敬一宿直命吏開鎖吏以燭之見其鈎鎖不開而自然相離甚怪異因開鎖之用紙封縑其鎖書署封上吏去玄雄復坐誦經至五更鎖又解落而有聲如人開者雄懼又告忻玄玄等謂曉不宜請吏既明共視之鈎鎖各離在地而鎖猶合其封署處全固不動鈎甚定密无可開理玄自少長不信佛法見妻讀經常謂曰何乃為胡神一



媚而讀此耶及見雄此事乃深歎寤曰吾乃今知佛之大聖無有倫匹誠不可思議也時忻玄亦誦八菩薩名滿三萬遍盡日鏤自解落視之鏤狀比雄不爲異也玄於是信服愧悔既三子俱雪玄乃寫法花經書八菩薩像飯供養臨時病篤在家玄來問疾具說其事臨病愈攝職問臺內官吏與玄說不殊雄亦自說其事而精厲彌篤雄今見在爲整屋令

武德中以都水使者蘇長爲巴州刺史蘇長將家口赴任渡嘉陵江中流風起船沒男女六十餘人一時溺死唯有一妾常讀法花經江水入妾頭載經函誓與俱沒

冥報中

十四

既船沒妾獨不沉隨波汎濫須之著岸遂載經函而開視其經了無濕汗今尙存揚州嫁爲人婦而愈篤信

說云見此船安人自書亦無異

中書令岑文本江陵人少信佛常念誦法花經普門品嘗乘船於吳江中流船壞船人盡死文本在水中聞有人言但念佛必不死也如是三言之既而隨波涌出已著北岸遂免後於江陵設齋僧從集其家有一客僧獨後去謂文本曰天下方亂君幸不類其交終逢太平致富貴也言畢趨出既而文本自食椀中得舍利二枚後果如其言

說云自前

河南元大寶貞觀中爲大理丞一性不信因果之事與同僚張散册友善常謂曰二人若先死者當來報因果之有無也元以十一年從駕幸洛陽病卒散册在京未知一夕夢元來告曰僕已死矣生平不信善惡之有報今乃定有不虛故來報君其勉修福業張問其狀答曰冥報因不可說他亦不可道口但報君知定有耳張寤向同僚說二日而哀問至張勸其夢乃死之後日也

云向散册也

東宮右監門率兵曹參軍鄧師辨年未弱冠時異病死三日而蘇自言有數人見收將行入官府大門見有囚

冥報中

十五

百餘人皆重行北面立凡爲六行其前行者形狀肥白好衣服如貴人後行漸瘦惡或著枷鏤或但去巾帶皆行連袂嚴兵守之師辨至配入第三行東頭第三立亦去巾帶連袂辨憂懼專心念佛忽見生平相識僧來入兵圍行內兵莫之止因至辨所謂曰平生不脩福今忽至此如何辨求哀情救僧曰吾今救汝得出可持戒也辨許諾須臾吏引入諸囚至官前以次訊問至辨因見向者僧爲官說其福業官曰放之僧因引辨出至門外爲授五戒用瓶水灌其額謂曰日西當活又以黃帔一枚與辨曰帔此至家置淨處也仍示歸路辨帔之而歸



至家疊帳置床角上既而目開身動家人驚散謂欲起屍唯母不去問曰汝治耶辨曰日西當活辨意時疑日午問母母曰夜半方知死生返盡夜也既至日西能食而愈猶見帳在牀頭及辨能起帳形漸減而尙有光七日乃盡辨遂持五戒後數年有人勸食猪肉辨不得已食一嚮是夜夢已化爲羅刹爪齒各長數尺捉生猪食之既曉覺口腥唾出血使人視之滿口中盡是凝血辨驚懼不敢食肉又數年娶妻妻逼之食食乃無驗然而辨自六年來鼻常有瘡潰爛然自不能愈或恐以破戒之故也

冥報中

十六

陳公太夫人豆盧氏芮公寬之姊也夫人信福誦金剛般經未盡卷一紙許久而不徹後一日脣時苦頭痛四體不安夜臥愈甚夫人自念償死遂不得終經欲起誦之而堂燭已滅夫人因起命婢燃燭須臾婢還廚中無火夫人命開門於人家訪取之又無火夫人深益歎恨忽見庭中有燃火燭上階來入堂內直至牀前去地三尺許而無人執光明若晝夫人驚頭痛亦愈即取經誦之有須家人鑽燧得火燃燭入堂中燭光即滅便以此夜誦竟之自五遍以爲常後芮公將死夫人往視公謂夫人曰五姊以誦經之福壽百歲好處生夫人至今尙

康年八十年矣夫人自向臨嬈說之云爾

左監門校尉馮翊李山龍以武德中暴病亡而心上不冷如掌許家人未忍殯殮至七日而蘇自說云當死時被冥官收錄至一官曹廳事甚宏然其庭亦廣大庭內有囚數千人或枷鎖或杻械皆北面立滿庭中吏將山龍至廳事一大官坐高牀坐侍衛如王者山龍問吏此何官吏曰是王也山龍前至階下王問曰汝生平作何福業山龍對曰鄉人每設齋講恆施物同之王曰汝身作何善業山龍曰誦法華經兩卷王曰大善可升階既升廳上東北間有一高坐如講坐者王指坐謂山龍曰

冥報中

十七

可升此坐誦經山龍奉命至坐側王即起立曰請法師升坐山龍升坐訖王乃向之而坐山龍誦曰妙法蓮華經序品第一王曰請法師止山龍下坐復立階下願庭內向囚已盡無一人在者謂山龍曰君誦經之福非唯自利乃令庭內衆囚皆如聞經獲免豈不善哉今放君還去山龍拜辭行數十步王復呼還謂吏曰可將此歷觀諸獄吏即將山龍東行百餘步見一鐵城甚廣大上有屋覆其城傍多有小窗或大如小盆或如盂碗見諸人男女從地飛入窗中即不復出山龍怪問吏吏曰此是大獄獄中多有分隔罪罰各異此諸人者各隨本業



起獄受罪耳山龍聞之悲懼稱南無佛請吏求出至院門見一人大鑊大猛沸傍有二人坐睡山龍問之二人曰我等罪報入此鑊湯蒙賢者稱南無佛故獄中罪人皆得一日休息疲睡耳山龍又稱南無佛吏謂山龍曰官府數移改今王放君去君可白王請抄苦召不爾恐他官不知復追錄君山龍即謁王請抄王命紙書一行字付吏曰爲取五道等署吏受命將山龍更歷兩曹各廳事侍衛亦如此王之貴吏皆取其官署各書一行訖付山龍龍持出至門有三人語山龍曰王放君去可不少多乞遺我等山龍未言吏謂山龍曰王放君不由彼

冥報中

十八

三人者是前收錄君使人一是繩主當以赤繩縛君者一是棒主擊君頭者一是袋主吸君氣者見君得還故乞物耳山龍惶懼謝三人曰愚不識公識公請至家備物但不知於何處送之三人曰於水邊若樹下山龍許諾辭吏歸家見正哭經營殯具山龍入至屍傍即蘇後日剪紙作錢帛并酒食自送於水邊燒之忽見三人來謝曰蒙君不失信重相贈遺媿符言畢不見山龍自向總持寺主僧說之轉向臨說之云爾

冥報記卷第二

### 冥報記卷下

吏部尙書唐臨撰

隨開皇末代州人姓王任爲驃騎將軍在荊州鎮守性好田獵所煞數有五男無女後生一女端美如畫見者皆愛奇之父母鍾念既還鄉里里人親族爭爲作好衣服而共愛之女年七歲一旦失不知所在初疑隣里戲藏訪問終無見者諸兄乘馬遠覓乃去家卅餘里棘中見之欲就挽取即驚走遠去馬追不及兄等以十騎圍而得之口中作聲似兔鳴抱歸家不能言而身體爲棘刺所傷母爲挑之得刺盈掬月餘日不食而死父母悲痛合家齋戒練行大理丞采宣明嘗爲代府法曹爲臨說云爾

冥報下

一

後魏司徒崔浩博學有才略事太武言行計從國人以爲模楷浩師事道士寇謙之左不信佛常虛誕爲百姓所費見其妻讀經奪而投於井中從太武至長安入寺見有弓矢刀楯帝怒誅寺僧浩因進說盡煞沙門焚經像勅留臺下四方依長安行事寇謙之與浩爭浩不從謙之謂浩曰卿從今受戮滅門戶矣後四年浩果無罪而族誅將刑載於露車官使十人在車上更尿其口行



數里不堪困苦號叫求哀竟備五刑自古戮辱未之前  
有帝亦枉誅太子又尋為閹人宗愛所煞時人以爲毀  
佛法之報驗十見後魏書卷六

梁元帝年六歲見母痰匣中有大珠取一珠口含遂誤  
吞之其珠意左右盜詰問莫服乃灰生魚目以詖之明  
日帝大便珠隨便而出帝一目遂眇見後魏書卷六

周武帝好食雞卵一食數枚有監膳儀同名拔彪常進  
御食有寵隨文帝即位猶監膳進食開皇暴死而心尙  
暖家人不忍殯之三日乃蘇能語先云舉我見王爲周  
武帝傳語既而請見文帝引問言曰始忽見人喚隨至

冥報下

二

一處有大地穴所行之道徑入穴中纔到穴口遙見西  
方有百餘騎來儀衛如王者俄至穴口乃周武帝也儀  
同拜帝曰王喚汝證我事了汝身無所罪言訖即入穴  
中使者亦引儀同入使宮門引入庭見武帝共一人同  
坐而有加敬之容使者令儀同拜王王問汝爲帝作食  
前後進白團幾枚儀同不識白團顧左右左右教曰名  
雞卵爲白團也儀同即答帝食白團實不說數王謂帝  
曰此人不記當須出之帝慘然不悅而起急見庭前有  
一鐵牀并獄卒數十人皆牛頭人身帝已臥牀上獄卒  
用鐵梁押之帝脅剖裂裂處雞子全出俄與牀齊可十

餘研乃命數之訖牀及獄忽皆不見帝又已在王坐王  
謂儀同還去有人引出至穴口中又見武帝出來語儀  
同云爲聞大隨天子昔曾與我共事倉庫玉帛亦我儲  
之我今身爲白帝爲滅佛法極受大苦可爲吾作功德  
也於是文帝勅天下人出一鐵爲追福焉見後魏書卷六

冥報下

冥報下

三

北齊時有仕人姓梁甚豪富將死謂其妻子曰吾平生  
愛奴及馬皆使乘日久稱人意吾死可以爲殉不然無  
所使乘也及其死家人以囊盛土厭奴煞之馬則未煞  
奴死四日而蘇說云當不覺去忽至官府門門人因留  
止在門所逕一宿明且見其主被鑣嚴兵守衛將入官  
所見奴謂曰我死人得奴婢遺言喚汝今各自受名全  
不相關今當自官放汝言畢而入奴從屏外窺之見官  
問守衛人曰昨日押脂多少乎對曰得八升官曰更將  
去押取一研六升主即被牽出竟不得言明日又來有  
喜色謂奴曰今爲汝白也及入官問脂乎對曰不得官  
問所以主司曰此人死三日家人爲請僧設齋每聞經  
咀聲鐵梁輒忻故不得也官曰且將去主因白官請放  
奴官即喚放俱出門主遣傳語其妻子曰賴汝等追福  
得免大苦然猶未脫能更寫法花經造像以相救濟冀



固得免自今無說祭既而益吾罪言畢而別奴遂生而具言之家中果以其日設會於是傾家追福合門練行

見齊人志之州云

隨上柱國蒲山惠公李寬性好田獵常養鷹數十後生

一男口爲鷹嘴遂不舉之

宋公與李進之見父之

隨鷹揚郎將天水女姜略少田獵善放鷹後遇病見羣

鳥千數皆無頭圍繞略牀鳴叫曰急還我頭來略輒頭

痛氣絕久乃蘇略請爲諸鳥追福許之皆去既而得愈

遂終身絕酒肉不煞生命

六在十許白夏見云也

隨開皇初冀州外邑中有小兒年十三常盜隣家雞卵

冥報下

四

燒而食之後早朝村人未起其父聞外有人叩門呼此

兒聲父令兒出應之見一人云官喚汝役兒曰喚我役

者入取衣糧使者曰不須也因引兒出村門村南舊是

桑田耕訖未下種是旦此兒忽見道有一小城四面門

樓丹素甚麗兒惟曰何時有此使者呵之使勿言因引

至城北門令兒前入兒入度間城門忽閉不見一人唯

是空城地皆煞灰碎火深纔沒踝兒忽呼叫走赴南門

垂至而闔又走東西北門亦皆如是未往則開既至便

闔時村人出田男女大小皆見此兒在耕田中口似啼

聲西方馳走皆相謂曰此兒狂耶且來如此遊戲不息

至日食時採桑者皆飯兒父問見兒不桑人答曰在村

南走戲喚不肯來父出村遙見兒走大呼其名一聲便

往城灰忽不見見父而倒號泣不言視之其足半脛已

上肉合如故膝下遂爲枯骨隣里聞之共視其走處足

迹通利之無灰火於是邑人男女大小皆持戒練行

隨百之通其州人爲

隨大業中京兆郡獄卒失其姓名酷異諸囚囚不堪困

苦而獄卒以爲戲樂後生一子頤下肩上有若肉枷都

無頸項數歲不能行而死

隋大業中河南人婦養姑不孝姑兩目盲婦切蚯蚓爲

冥報下

五

羹以食姑怪其味竊藏一鬻留以示兒兒還見之欲送

婦詣縣未及而雷震失其婦俄從空落身衣如故而易

其頭爲白豬頭言語不異問其故答云以不孝姑爲天

神所罰以夫以送官時乞食於市後不知所在

揚州卞士瑜者父在隨以平陳功授儀同性慳悒嘗雇

人築宅不還至價作人求錢卞父鞭之皆怨曰若實負

我死當與我作牛須之卞父死其作人牛盈產一黃犢

腰有異文橫終周匝如人腰帶左跨有白文斜毋大小

正如象笏形牛主呼之曰卞公何爲負我犢至屈前兩

膝以頭叩地瑜以錢十萬贖之牛主不許死乃葬

見齊人志之



京兆販安仁家富於財素事慈門寺僧以義寧初有客寄其家停止各盜他驢皮遺安仁至貞觀三年安仁遂見一人於路謂安仁曰官追汝使人明日至汝當死也安仁懼徑至慈門寺佛堂中經宿不出明食時果有三騎并出有數十人皆兵伏入寺遙見安仁呼出安仁不應而念佛誦經愈精鬼謂曰昨日不即取之今其脩福如此何由可得因相與去留一人守者謂安仁曰君往日煞驢驢今訴君故我等來攝君耳終須共他對不去何益安仁遙答曰往者盜自煞驢但以皮遺我耳非我煞何為見追請君還為我語驢我本故不煞汝然今為

冥報下

六

汝追福於汝有利當捨我也此人許諾驢若不許我明日更來如其許者不復來矣言畢而去明日遂不來安仁於是為驢追福而舉家戒持業食云安仁父驢見說云長安市里風俗每歲元日已後逆作飲食相邀號為傳坐東市筆工趙土次當設之有客先到如廁見其礎上有童女年可十三四着裾白衫以級索繫頸厲於礎柱泣謂客曰我是主人女也往年未死時盜父母錢一百欲買脂粉未及而死其今在廚舍內西北角壁中然雖未用既已盜之坐此得罪今償父母命言畢化為青羊曰須客驚告主人主人問其形貌乃其小女死二年矣

送於廚壁取得錢似久安處於是送羊僧寺合門不復食肉唐書

京兆潘果年未弱冠以武德中任都水小吏下飯與里中少年數入出田遊戲遇於家間見一羊為人所遺獨立食草果因與里中年少捉之將以飯家其羊中路而鳴果懼其主聞乃拔去其羊舌乃無聲於是夜享食之後一年果舌漸小遂銷盡陳牒解職富平縣尉鄒餘慶疑其詐也開口驗之乃令無舌者本處纔如豆許不盡怪問之果盡以實答其狀縣官教為羊追福果乃受五戒大脩福後一年舌漸生尋平復如舊詣縣自陳縣官

冥報下

七

爾用為里正餘慶貞觀十八年為監察御史自向臨說云隨大業中洛陽人姓王持五戒時言未然之事閭里敬信之一旦忽謂人曰今日當有人與我一頭驢至日午果有人牽驢一頭送來涕泣說言早喪父其母實養一男一女女嫁而母亡亦十許年矣寒食日妹來販家家有驢數年洛下俗以寒食日持酒食祭墓此人乘驢而往墓在伊水東欲度伊水驢不肯度鞭其頭面被傷流血既至墓所放驢而失有須還在本處是日妹獨在兒家忽見母入來頭面血流形容毀瘁號號泣告女曰我



生避汝兄送米五升與汝坐此得罪報受驢身償汝兄五年矣今日欲度伊水水深畏之汝兄以鞭捶我頭面盡破仍許還家更苦打我我走來告汝吾今償債垂畢可大非理相苦也言訖走出尋之不見女記其傷狀處既而兄還女先觀驢頭面傷破狀如抱以號泣兄怪問之女以狀告兄亦言初不肯度及失還得之狀同於是兄妹抱持慟哭驢亦涕淚交流不食水草兄妹跪請若是母者願爲食草驢卽爲食草既而復止兄妹莫如之何遂備粟豆送五戒處乃復飲食後驢死妹收葬焉隨有康抱者江南搢紳之士少有學行大業九年楊玄

冥報下

八

感作亂其兄受玄感官抱緣兄坐當死而潛避自匿於京師至十年抱因入祕書省尋覓舊識是時煬帝不在皇城諸門皆閉唯開安上一門出入皆由之抱適入門遇見一舊相識人姓曾曾亦江南人時判留守事見抱與語問其所安抱知其相悉亦以情告既別而入曾氏使人逐捕之抱入祕書逐者捕以告官時王邵爲祕書少監先與抱故識不欲罪之乃歸謂捕者我早識康抱知其旨應聲答曰實南丁避役耳邵亟出令去捕者還報曾曾又於安上門邀捕擒之抱抱知不免謂曾曰我誠負官死自我分然无負於卿卿與我故知不能相齊

易及如此若死者有知必當相報抱尋伏法復數日曾宅在太平里將入留守由善和里於西門內忽見抱乘馬衣冠甚鮮二青衣從後謂曾我命亦將盡然尙可三年由卿任我我今任太山主簿已請天曹報煞卿曾叩頭謝罪請爲追福抱許而忽不見數日又遇抱於此謂曾曰我終煞卿放卿七日修福過此當先取卿頭將去若不信者卿死面當在背曾懼還家修如期而死迴於背果如所言

冥報下

九

發癩而哉 蓋其學從兄說也魏郡馬嘉運以武德六年正月居家日晚出大門忽見兩人各捉馬一匹先在門外樹下立嘉運問是何人答云是東海公使來迎馬生取嘉運素有學識知州里每有臺使及四方貴客多請見之及是聞召弗之怪也謂使者曰吾無馬使者返馬曰以此迎馬生嘉運卽樹下上馬而去其實倒臥於樹下也俄至一官曹將入大門有男女數十人在門外如訟者有婦人先與嘉運相識同郡張公謹妻姓崔氏手執紙文書謂嘉運曰馬生尙相識不昔與張惣管交遊每數相見總管無狀非理煞



我我訴天曹於今三年爲王天主教護公謹故常見抑  
今及得申官已追之不久當至疑我獨見枉客馬生那  
亦來耶嘉運知崔氏被煞及見方知死使者引入門門  
者曰公服未可謁宜引就霍司刑處坐嘉運見刑及益  
州行臺郎中霍璋見嘉運延坐曰此府記室闕東海公  
聞君才學欲屈爲此官耳嘉運曰家貧妻子不立願君  
爲言得免爲幸璋曰若爾便可自陳無學吾當有以相  
明俄有人來云公眠已起引嘉運入見一人在廳事坐  
肥短黑色呼嘉運前謂曰聞君才學欲相屈爲記室耳  
能爲之乎運拜謝曰幸甚但鄙人野頗以經業教授後

冥報下

十

生不足以尙管記之任公曰識霍璋不答曰識之因使  
召璋問以嘉運才術璋曰平生知其經學不見作文章  
公曰放馬生歸卽命追陳子良嘉運辭出璋與之別曰  
倩君語我家三狗臨終語汝賣我所乘馬作焉浮圖汝  
那賣馬自費也速如我教造浮圖所三狗謂其長子也  
嘉運因問向見張公謹妻所云天主教者爲誰璋曰公謹  
鄉人王五戒者死爲天主教救公謹故得至今今似不  
免矣言畢而別遣使者送嘉運至一小澀徑指令由此  
路歸嘉運入徑便活良久能起時向夜半妻子皆坐哭  
嘉運具言之其年七月綿州人姓陳名子良暴死經宿

而蘇自言見東海公欲用爲記室辭不識文字別有吳  
人陳子良善章者於是命彼捨此後年吳人陳子良卒  
死張公謹亦殂二人亡後嘉運嘗與數人同行於路忽  
見官府者嘉運神色憂怖唯諾趨走須之乃定同侶問  
之答曰向見者東海公使人云欲往益州追人仍說子  
良極訴君霍司刑爲君披誦讀君幾不免賴君贖生之  
福故得免也初嘉運在蜀蜀人將決取魚嘉運時爲人  
講書得絹數十匹因買他魚放之贖生謂此也貞觀中  
車駕在九城宮聞之使中書侍郎岑文本就問其事文  
本具錄以奏爾嘉運後爲國子博士卒官

冥報下

十一

武德初遂州總管府記室參軍孔恪異病死一日而蘇  
自說被收至所官問恪何因固煞兩水牛恪云不煞官  
汝弟證汝煞何故不承因呼弟弟死已數年矣既至枷  
械甚嚴官問汝所言兄煞牛虛實弟曰兄前奉使招慰  
獠賊使某煞牛會之實奉兄命非自煞也恪因曰恪使  
弟煞牛會獠是實然國事也恪何有罪官曰汝煞牛會  
獠欲以招慰爲功用求官賞以爲已利尙云國事耶因  
謂恪弟曰以汝證兄故久留汝兄今既承遺煞汝無罪  
放往受生言訖弟忽不見亦竟不得言敍官又問恪何  
因復煞他兩鴨恪曰前任縣令煞鴨供官客耳豈恪罪



耶官客自有食料無鴨汝煞供之以求美譽非罪如何  
又復煞雞卵六枚恪曰平生不食雞卵唯憶年九歲時  
寒食日母與六卵自煮食之官曰然欲推罪母耶恪曰  
不敢但說其因耳此自恪煞之也官曰汝煞他命當自  
受之言訖忽有數十人皆青衣執恪將出恪大呼曰官  
府亦大枉濫官聞之呼還何枉恪曰生平來有罪皆錄  
不遺生來脩福令無記者豈非濫耶官問主司恪有何  
福何為不錄主司對曰福亦皆錄但量罪福多少若福  
多罪少先令受福罪多福少先令受罪恪福少罪多故  
放未論其福官怒曰雖先受罪何不唱福示之命鞭主

冥報下

十二

司一百儵忽鞭訖血流濺地既而唱恪生來所修之福  
亦遺忘官謂恪曰汝應先受罪我更放汝歸家七日可  
懃追福因遣人送出得蘇恪大集僧尼行道懺悔精勤  
行道自說其事至七日與家人辭訣俄而命終臨家兄  
遂府屬故委之

洛州都督鄒公寶軌性好煞戮初為益州行臺僕射多  
煞將士又害行臺尙書韋雲起貞觀二年冬在洛州病  
甚篤忽言有人餉我菰來左右報冬無菰也公曰一盤  
好菰何謂無既而驚視曰非菰也並是頭從我償命又  
曰扶我起見韋尙書言畢而薨

尙書刑部侍郎宋行質曹陵人也性不信佛有慢易之  
言以永徽二年五月病卒至六月九日尙書都官令史  
王璿暴病死經二日而蘇自初死時見四人來至其所  
云追汝璿隨行入一大門見有廳上西間有一官人坐  
形容肥黑廳東間有一僧坐與官人相當面向北各有  
牀褥几案侍童子二百許人或冠或不皆美容貌階下  
有官吏文案有一老人著枷面向西縛立階下璿至庭  
亦已被縛吏執紙筆訊璿辭曰貞觀十八年但長安作  
吏之日何因改藉璿曰非璿之罪也廳上大官讀其辭  
辨領謂東階下老囚曰何因妄訴他老囚曰須達年實

冥報下

十三

未至由璿改藉加須達年不敢妄也璿曰十七年改任  
告身在家請追驗之大官因呼領璿者三人解縛將取  
告身告身至大官自讀之謂老囚曰他改任大分明汝  
無理因令囚出北門璿遙見北門外昏暗多有城城上  
皆女牆似是惡度大官因書案上謂璿曰汝無罪放去  
拜辭吏引璿至東階下拜僧僧以印印璿臂曰好去吏  
引璿出東門南行度三重門每門皆勘視臂印然後聽  
出至第四門門甚大重樓朱粉三丈並開狀如官城門  
守衛嚴密驗印聽出門車南行數十步聞有人復喚璿  
璿迴顧見侍郎宋質面慘黑色露頭散腰著故緋袍頭



髮短垂如胡人者立於廳事階下有吏卒守之階西近城有大木牌高丈餘廣二尺許大書牌上此是勘當擬過王人其字大方尺餘甚分明廳事上有牀坐几案如官府者而無人行質見璿悲喜曰汝何故得來璿曰官追勘問改藉無事蒙放還行質舒其兩手謂璿曰吾被責問功德簿吾手中無功德簿坐此困極加之飢渴苦不可言君可努力至我家語令作功德如是殷勤遍囑之璿乃辭去行數十步又呼璿還未及言廳上有官人來坐怒璿曰我方勘諸事汝何人輒至囚處因使卒搭耳卒搭耳推令去璿走又至一門門吏曰汝被搭耳耳

冥報下

十四

當聾吾爲汝却其中物因以手挑其耳中鳴乃驗決放出出門外黑如漆璿不知所之以手橫西乃南皆是牆壁唯東無陳障礙而暗不可行璿立住少須見向所訊璿之吏從門出來謂璿曰君尙能待我甚善可乞我千錢璿不應內自思曰吾無罪官放我來何爲有賄吏乎吏卽謂曰君不得無行吾向若不早將汝過官令二日受縛豈不因頓璿心然之因媿謝曰謹依命吏曰吾不用汝銅錢欲得白紙耳期十五日來璿許諾因問歸路吏曰但東行二百步當見一故牆穿破見明可推倒之卽至君家也璿如其言行至牆推良久乃倒客人璿從

倒處出卽至其所居隆政坊南門矣於是歸家家人哭泣入戶而蘇至十五日璿忘不與錢明日復病困絕見吏來怒曰君果無行期與我錢遂不與今當復將汝去因去因驅行出含光門令入大坑璿拜謝百餘拜請作錢乃放歸又蘇璿告家人買紙百張作錢送之明日璿又病困復見吏曰君幸能與我錢而惡不好璿復辭謝請更作許又至廿一日璿令以六十錢市紙百張白紙作并酒食自於隆政防西渠水上燒之既而身體輕健遂愈臨聞其事時與刑部侍郎劉容大理少卿幸莪將在大理鞠獄諸劉召璿至與宰對問之云爾

冥報下

十五

貞觀中魏王府長史京兆韋慶植有處女先亡夫婦痛惜之後二年慶植將聚親賓令宰肉備食家人賈得羊未煞慶植妻夜夢見其亡女著青裾白形白肉頭髻上有雙玉釵是生平所服者來見母涕泣言曰兒嘗私用物不語父母坐此業報今受羊身來償父母命明日當見煞青羊白項者是持願慈恩垂乞性命母驚寤且而往觀羊項膊皆白頭上有兩點白相對如玉釵形母對之悲泣語家人勿煞待慶植至將放之俄而植至催食廚人白言夫人不許煞青羊植怒卽令煞之宰夫縣羊欲煞賓客數人已到乃見一女子容貌端正訴客曰兒



是章長史女乞救命客等驚愕止宰夫宰夫懼植怒又但見羊鳴遂煞之既而客坐食至客皆不食植怪問之客具以言慶植悲痛發病遂不起京下士人多知之崔尙書敦禮具爲臨說闔尙書立德亦說云爾

華州鄜縣人張法義年少貧野不脩禮慶貞觀十年入華山伐杖遇見一僧坐巖中法義便就與語會天晦冥久坐不能歸因宿焉僧設松柏末以食之謂法義曰貧道居此久不欲外人知檀越出慎勿言相見也因爲說俗人多罪累死皆入惡道誠心懺悔可滅之乃令洗浴清淨被僧衣爲懺悔且而別至十九年法義病死埋於

冥報下

十六

野外貧無棺槨以薪柴不瘞之七日而蘇自推去出歸家家人驚愕審問知乃喜法義自說初死有兩人來取乘空南行至官府入大門又巡巷左右皆是官曹門開相對不可勝數法義取本限三日至何因乃淹七日使者曰法義家狗惡兼有呪師神見打甚困袒而示之背背皆青腫官曰稽過多各與廿杖言畢亦畢血流灑地官曰可將法義過錄事錄事署發文書令送付判官判官召主典取法義案案簿甚多盈一牀主典對法義前披檢之其簿多先朱勾畢有未勾者典則錄之曰貞十一年法義父使義反顧張目私罵不孝合杖八十始錄

一條卽見巖穴中僧來判官起迎問僧何事僧曰張義是貧道弟子其罪並懺悔滅除天曹案中已勾畢今枉追來不合死主典曰經懺悔者此案亦勾了至如張目應有福折判官令典將法義諮王官在東殿宇宏壯侍衛數千人僧上隨至王所王起迎僧曰師當直來耶答

曰未次直有弟子張法義被錄來此其人宿罪並貧道勾訖未合死主典又以張目事諮王王曰張目在懺悔後不合免師爲來請可持放七日法義謂僧曰七日既不多時復來恐不見師請卽住隨師師曰七日七年也可急去法義固請隨僧僧因請王筆書義掌作一字又

冥報下

十七

請王印之曰可急去還家脩福若後來不見我宜以卽呈王王自當矜汝也法義乃辭之僧令人送至其家家內正黑義不敢入使者推之遂活覺在土中甚輕虛以手推排得出因入山就山僧脩道掌中所印之處久不識然皆爲瘡終莫能愈至今尙在隴西王博父莊與法義近委知之爲臨說云爾

河東柳智感以貞觀初爲興州長舉令一夜暴死明日而蘇說云始爲冥官所追至大官府使者以智感見王謂曰今有一員官闕坂枉君來任之智感辭以親老且自陳福業未應便死王使勘之信然因謂曰君未當死



可推判錄事智感許諾拜謝吏引退至曹曹有判官五人連感爲六其廳事是長屋人坐三間各有牀案務甚繁擁西頭一坐空無判言吏引智感就空坐有羣吏引將文簿來取智感判曰直於案上而退去階下智感問之對曰氣惡不改逼公但遙以案中事答智感省讀案如人間案者於是卽爲判勾之有須有食來諸判官同食智感亦就之諸官曰君旣摧判不宜食此智感從之竟不敢食日暮吏送智感歸家蘇而方晚自後家中日冥吏輒來迎至彼而且故知幽顯反晝夜矣於是夜判冥事晝臨縣職遂以爲常歲餘智感在冥曹因起如廁

冥報下

十八

於堂西見一婦人年卅許姿容端正衣服鮮明立而掩涕智感問是何人答云妾興州司倉參軍之婦也見攝來此方別夫子是以悲傷智感以問吏吏曰官攝來有所案問具證其夫事耳智感因諮婦人曰感長舉令也夫人若被勘問幸自分疎無爲牽引司倉俱死無益婦人曰誠不欲引之恐官相引耳無逼耳迫之慮婦人許之旣而智感還州先問司倉婦有何疾司倉曰吾婦年少無疾患也感以見告之說其衣服形貌且勸令脩福司倉走歸在機中織無患甚不信之後十餘日司倉婦暴病死司倉始懼而脩福又興州官二人秩滿當起京

選諮智感曰君判冥道事問吾選得何官智感至冥曹以其姓名問錄事曰名簿並封在石函中檢之二日方可得報乃辭來報乃見錄事二人今所得官名號智感以報二人二人至京參選吏部注擬其官皆與所報不同州官聞之以告智感智感復問錄事錄事覆檢簿書定如前所檢不錯也旣知二選人門下門下審退之吏部重注果是冥簿檢報者於是衆人咸信服智感每於冥簿見其親識名狀及時月日報之教令脩福多得免者智感摧判三年其吏來告曰已得隆州司戶授正官以代公公不復判矣智感明且至州告刺史刺史李懷

冥報下

十九

鳳遣人往往隆州審焉其司戶已死日卽吏來告之時也從此遂絕後州司遣智感領囚送京至鳳州界內皆逃智感憂懼捕逐數日不能獲夜宿於精舍忽見其故部冥吏來告曰囚盡得矣一人已死三人在南山谷中並已擒縛願公勿憂言畢辭去智感卽請人兵入南山西谷果見囚囚知走不免固來抗拒智感格之煞一囚三日受縛果如所告智感今尙存任慈州司馬光祿卿柳享爲臨說之享爲曹州刺史見智感親問云然御史裴同節亦云見說皆如此言焉

冥報記卷下



冥報記跋

冥報記三卷唐吏部尚書唐臨撰按臨京兆人官至兵部度支吏部三尚書顯慶四年坐事貶為潮州刺史卒官事蹟詳新舊唐書本傳所撰冥報記藝文志及本傳均作二卷宋以後不著錄蓋亡已久矣說郛載數條均自類書鈔出惟日本高山寺藏唐鈔卷子本為海外之逸書其本作上中下三卷與藝文志及本傳不合宜都楊惺吾太守守敬以法苑珠林太平廣記所引有出於此本之外者亦有此本有而珠林廣記無者因信日本藤原佐世現在書目作十卷為

冥跋

一

得而以此本為日僧所節鈔臆分三卷又以珠林廣記證之可得輯本六卷拾遺四卷備載其目于日本訪書志卷八其言甚辨既無以難近日本內藤博士虎次郎不信十卷之說以三卷為京兆原本恐未足服太守之心也日本僧房多存古籍唐人殘帙賴以流通有功斯文亦已不小今涵芬樓照卷子本印出遂得家有其書卷子本隋皆作隨按羅泌路史隋文帝惡隨从是改為隋然唐人書碑多作隨字是隨隋本可通用唐以後始嚴別之耳往見宋時雕本書殺或作煞無或作无此書亦然知宋人雕刻古書字畫

多依唐本又如佛作仏壞作懷歸作飯苑作苑愈作逾當為唐時經生字體今悉仍之戊午九月無錫孫毓修跋

冥跋

二







河東先生龍城錄卷之上

吳嶠精明天文

吳嶠雲溪人也年十三作道士時煬帝元年過鄴中告其令曰中星不守太微王君有嫌而旺氣流萃於泰地子知之乎令不之信至神堯即位方知不誣嶠精明天文即袁天剛之師也

魏徵嗜醋片

魏左相忠言讜論贊業萬機誠社稷臣有日退朝太宗笑謂侍臣曰此羊鼻公不知遺何好而能動其

龍城錄

卷之一

情侍臣曰魏徵好嗜醋片每食之欣然稱快此見其真態也明日召賜食有醋片三盃公見之欣喜翼然食未竟而片已盡太宗笑曰卿謂無所好今朕見之矣公拜謝曰君無為故無所好臣執作從事獨僻此收斂物太宗默而感之公退太宗仰視而三歎之

上帝追攝王遠知易總

上元中台州一道士王遠知善易於觀感問曲盡微妙善知人死生禍福作易總 五卷自秘其本一

日因曝書雷雨忽至陰雲騰沓直入臥內雷殷殿

然赤電透室曠霧中一老人下身所衣服但認青

翠莫識其制作也遠知焚香再拜伏地若有所待

老人叱起怒曰所泄者書何在上帝命吾攝六丁

雷電追取遠知方惶懼據地起旁有六人青衣已

捧書立矣老人責曰上方禁文自有飛天保衛玉

律金科必藏玄都汝是何者輒混藏細帙據其所

得實以告我遠知戰悸對曰青丘元老以臣不遠

故傳授焉老人頷頰曰上帝勅下汝仙品已及

龍城錄

卷之一

於授度期展二十四年二紀數也遠知拜命次旋

風颺起坼帷裂幙時已二鼓明月在東星斗燦然

俱無影響所取將書乃易總耳遠知志頗自失後

閉戶不出經歲不食人因窺闥中但聞勸酬交歡

竟不知為誰也光定中召至京玉清觀安泊間或

逃去如此者數次天后封金紫光祿大夫但笑而

不測一日告殂遺言屍起東流湍水中天后不允

其語勸葬開明原上後長壽中台州有人過海阻

風飄蕩船欲坼安行不知所止忽見畫船一葉渺



自天未來驚視之乃遠知也漸相近台人拜而呼  
之遠知曰君涉險何至於此告台人此洋海之東  
十萬里也台人問歸計奈何遠知曰借子迅風正  
西一夕可到登州為傳語天壇觀張光道士台人  
既辭去舟回如飛羽但覺風筆筆而過明日至登  
州方知遠知死久矣訪天壇道士其徒云死兩日  
矣方驗二人皆仙去

武居常有身後名

武居常天后高祖也少時遊洛下人呼為猴頰郎以  
龍城錄 八卷之一 三  
居常頰下有鬚若猴頰也其上有四鱗一日伊水  
上過一丐者曰郎君常有身後名面骨法當刑然  
有女當八十年後起家暴貴尋亦浸微居常不信  
後卒如言句者豈非異人乎

房玄齡為相無嗣

房玄齡來買卜成都日者笑而掩象曰公知名當世  
為時賢相奈無嗣相紹何公怒時遺直已三歲在  
側日者顧指曰此兒此兒絕房氏者此也公大悵  
而還後皆信然也

韓仲卿夢曹子建求序

韓仲卿一日夢一烏噴少年風姿磊落神仙人也拜  
求仲卿言其有文集在建鄴李氏公當名出一時  
肯為我討是文而序之併我亦陰報爾仲卿諾之  
去復回曰我曹植子建也仲卿既寤檢鄴中書得  
子建集分為十卷異而序之即仲卿作也

趙師雄醉憩梅花下

隋開皇中趙師雄遷羅浮一日天寒日暮在醉醒間  
因憇僕車於松林間酒肆傍舍見一女人淡粧素  
服出迓師雄時已昏黑殘雪對月色微明師雄喜  
之與之語但覺芳香襲人語言極清麗因與之扣  
酒家門得數盃相與飲少頃有一綠衣童來笑歌  
戲舞亦自可觀頃醉寢師雄亦懵然但覺風寒相  
襲久之時東方已白師雄起視乃在大梅花樹下  
上有翠羽啾嘈相顧月落參橫但惆悵而已

李太白得仙

退之嘗言李太白得仙去元和初有人自北海來  
太白與一道士在高山山笑語久之頃道士外



霧中跨赤虬而去太白聳身健步追及共乘之而東去此亦可駭也

韓退之夢吞丹篆

退之常說少時夢人與丹篆一卷令強吞之傍一人撫掌而笑覺後亦似胃中如物噎經數日方無恙尚由記其上一兩字筆勢非人間書也後識孟郊似與之目熟思之乃夢中傍笑者信乎相契如此

寧王請馬化去

寧王善畫馬開元興慶池南華萼樓下壁上有六馬

龍城錄

卷之一

五

滾塵圖內明皇最眷愛玉面花驄謂無纖悉不備風禁霧氣信傳如也後壁唯有五馬其一者失去信知神妙將變化俱也

合元殿丹石隱語

開元末合元殿火去基下出丹石上有隱語不可解云天漢二年赤先生粟木下有子傷心遇醮此亦不能辨也

景州龍見三頭

開元四年景州水中見一龍三頭時虜中大水後六

日有風自龍見處西南來飛屋拔木曰晝曠

神堯皇帝破龍門賊

神堯皇帝拜河東節度使九月領大使擊龍門賊母端兒夜過韓津口時明月方出白露初澄於小橋下有二人語言明目大郎死我輩勤亦不少矣神堯停馬問二人再拜起泣曰某二人漢兵也昨奉東嶽命嶽神管押七十人付龍門助將軍討賊某二人埋骨在此因少愁於此亦自感傷兼欲先知於將軍爾神堯訝其言深切詢其姓氏但笑謝

龍城錄

卷之一

六

言將軍貴人也某僕卒之賤分不當逾言訖蒼惶辭去言大隊至矣倏忽不見頃疾風如過矢風塵蔽天而過神堯默喜之明日破賊發七十二矢皆中而復得其失信知聖王所向至靈亦先爲作佑焉

明皇夢遊廣寒宮

開元六年上皇與申天師道士鴻都客八月望日夜因天師作術三人同在雲上遊月中過一大門在玉光中飛浮宮殿往來無定寒氣逼人露濡衣袖



皆濕頃見一大宮府榜曰慶寒清虛之府其守門兵衛甚嚴白刃粲然望之如凝雪時三人皆止其下不得入天師引上皇起躡身如在烟霧中下視玉城崔峩但聞清香藹鬱下若萬里琉璃之田其間見有仙人道士乘雲駕鶴往來若遊戲少馬步向前覺翠色冷光相射目眩極寒不可進下見有素娥十餘人皆皓衣乘白鸞往來舞笑於廣陵大桂樹之下又聽樂音嘈雜亦甚清麗上皇素解音律熟覽而意已傳頃天師亟欲歸三人下若旋風忽悟若醉夢中迴爾次夜上皇欲再求往天師但笑謝而不允上皇因想素娥風中飛舞袖被編律成音製霓裳羽衣舞曲自古洎今清麗舞復加於是矣

任中宣夢水神持鏡

長安任中宣家素畜寶鏡謂之飛精識者謂是三代物後有八字僅可曉然近籀篆云水銀陰精百鍊成鏡詢所得云商山樵者居下得之後中宣南鷺洞庭風浪洶然因泊舟夢一道士赤衣乘龍請中

宣言此鏡乃水府至寶出世有期今當歸我矣中宣因問姓氏但笑而不答持鏡而出夢迴亟視篋中已失所在

夜坐談鬼而怪至

君誨嘗夜坐與退之余三人談鬼神變化時風雪寒甚窗外點點微明若流螢須臾千萬點不可數度頃入室中或為圓鏡飛度往來乍離乍合變為犬聲去而三人雖退之剛直亦為之動顏君詢與余但俯首掩目前席而已信乎俗諺曰白日無談人

龍城錄

卷之一

八

談人則害生昏夜無說鬼說鬼則怪至亦知言也余三人後皆不利

裴武公夜得鬼詩而化為燼

開元末裴武公夜宿武休帳前見一介冑者擲一紙書而去武公取視乃四韻詩云屢策羸驂歷亂嶠叢嵐映日晝如曛長橋駕險浮天漢危棧通歧觸岫雲却念淮陰還得計又嗟忠武不堪聞廢興盡係前生數休倚英雄勇冠軍武公得詩大不說紙隨手落為燼信知鬼物所製也出師大不利武



公射中臆下病月餘薨

房玄齡有大譽

房玄齡幼稱日王通說其父謂此細眼奴非立忠志則為亂賊輔帝者則為儒師綽有大譽矣

閻立本有丹青之譽

閻立本畫宣王吉日圖太宗文皇帝上為題字時朝中諸公皆議論東都從幸上出示圖於諸臣稱為越絕前世而上忽藏於衣袖笑謝而退自是立本有丹青之譽

龍城錄

卷之一

九

王宏為八牀書

王宏濟南人太宗初與同學因問為八牀書太宗既即極因訪宏而經人竟傳隱去是亦子陵之徒歟

張昞著龍山史記注

沈休文有龍山史記注即張昞著昞後漢末大儒而世亦不和於余少時江南李育之來訪余求進此文後為火所焚更不復得豈斯文天欲秘者耶

龍城無妖邪之怪

柳州舊有鬼名五通余始刊不之信一日因發篋易

衣盡為灰燼余乃為文醮訴於帝帝懷我心遂爾龍城絕妖邪之怪而庶士亦得以寧也

王漸作孝經義

國初有孝子王漸作孝經義成五十卷事亦該備而漸性鄙朴凡鄉里有鬪訟漸即詣門高聲誦義一卷反為漸謝後有病者即請漸來誦書尋亦得愈其名藹然余時過汴州適會路逢一老人亦談此事頗亦敬其誠也

晉哀帝著晉溪闡至理

龍城錄 卷之一 晉哀帝著丹青符經五卷丹臺錄三卷青符子即神丘先生也溪闡至理而近世有胡宗道海上方士亦得其術



河東先生龍城錄卷之下

老叟講明種藝之言

余南遷度高鄉道逢老叟與年少於路次講明種藝其言深耕概種時耘時耨牛馬之踐履去螟螣之戕害勤以朝夕滋之糞土而有秋之利蓋富有年矣若夫堯湯之水旱霜雹之不時則在夫天也余感此言將書諸紳贊於治民理生者無所施而不可而又至言也

李明叔精明古罷

龍城錄

六卷之二

一

建康李生名照字明叔真可人書生好古博雅者日就京師謁余裹飯從游於秦渭之間此人宦意畏巧而淡然蔽於古罷凡自戰國洎於蕭梁之間譜所載者十得五六而皆精製奇巧後世莫迨然生頗為文思滿設諸勤求古罷心在於文書間亦足以超偉於當代也

賈奭著書倦去

賈奭河陽人字師道與余先人同室讀書為人謹

少調官河南尉才吏也後五十歲棄家隱伊陽小

水鄉和樂村鳴阜山中著書二十卷號鳴阜子

年不知其所終山中人竟言仙去然訛幻莫之信也有子飲字子美亦有才然不逮於父風

開元藏書七萬卷

有唐惟開元最備文籍集賢院所藏至七萬卷當時之學士蓋為褚無量裴煜之鄭譚馮懷素張說侯行果陸堅康子元輩凡四十七帝制司典籍靡有闕文而賊遽興兵火交紊兩都灰燼無存惜哉

明皇識射覆之術

龍城錄

六卷之二

一一

上皇始平禍亂在官所與道士馮存澄因射覆得卦曰合因又得卦曰斷關又得卦曰鑄印乘軒存澄啓謝曰昔此卦三靈為最善黃帝勝炎帝而筮得之所謂合因轉關鑄印乘軒始當果斷終得嗣天上皇指其言曰此矣照識之矣後即位應其術焉

明皇夢姚宋當為相

上皇初登極夢二龍喻符自紅霧中來上大隸姚崇宋璟四字掛之兩大樹上宛延而去夢迴上召申王圓兆王進曰兩木相也二人名為天遣龍致於



樹卽姚崇宋璟當爲輔相兆矣上歎異之

太宗沉書於滹沱

太宗文皇帝平王世克於圖籍有交關語言構怨連結文書數百事太宗命杜如晦掌之如晦復稟上當如何太宗曰付諸曹吏行填聞於外有大臣將自盡者上乃復取文書背裏一物疑石重上親裹百重命中使沉滹沱中更不復省此與光武焚交謗數千章者何異

尹知章夢持巨鑿破其腹

龍城錄

八卷之二

三

尹知章字文叔絳州翼城人少時性惰夢一赤衣人持巨鑿破其腹若內草茹於心中痛甚驚寤自後聽敏爲流輩所尊開元中張說表諸朝上召見延英上問曹植幽思賦何爲遠取景物爲句意旨安在知章對以植所謂賦作不徒然若倚高臺之曲岫望且重也處幽僻之閑溪位至卑也望翔雲之悠悠嗟朝霧而夕陰以爲物無止定之意而上多改易也顧秋華之零落歲將暮也感歲暮而傷心年將易也觀躍魚於南沼使智者居於明非得志

也聆鳴鶴於北林怨寡和也搦素筆而慷慨守文

而感也揚大雅之哀吟憫其時也仰清風以歎息思濯煩也寄予思於悲絃志在古也信有心而在遠措者大也重登高以臨川及上下也何余心之煩錯寧翰墨之能傳意不盡也此幽思所以賦也上敬異之擢禮部侍郎集賢院正字

高皇帝宴賞牡丹

高皇帝御羣臣賦宴賞雙頭牡丹詩惟上官昭容一聯爲絕麗所謂勢如連壁友心若臭蘭人者使夫

龍城錄

八卷之二

四

婉兒稍知義訓亦足爲賢婦人而稱量天下何足道哉此禍成所以無赦於死也有文集一百卷行於世

魏徵善治酒

魏左相能治酒有名曰醕淥翠濤常以大金甕內貯盛十年飲不敗其味卽世所未有太宗文皇帝嘗有詩賜公稱醕淥勝蘭生翠濤過玉薤十日醉不醒十年味不敗蘭生卽漢武百味旨酒也玉薤煬帝酒名公此酒本學釀於西胡人豈非得大宛之



法司馬遷所謂富人藏萬石蒲萄酒數十歲不敗者乎

裴令公訓子

裴令公常訓其子凡吾輩但可文種無絕然其間有成功能致身為萬乘之相則天也

華陽洞小兒化為龍

茅山隱士吳紳素擅潔譽神鳳初因採藥於華陽洞日見一小兒手把大珠三顆其色瑩然藏於松下紳見之因前詢誰氏子兒憚忙入洞中紳恐為虎

龍城錄

六卷之二

五

所害遂連呼相從入欲救之行不三十步見兒化作龍形一手握三珠填左耳中紳素剛膽以藥斧斫之落左耳而三珠已失所在龍亦不見出不十餘步洞門閉矣後紳上皇封素養先生此語賈宣伯說

賈宣伯有治三蟲之藥

賈宣伯有神藥能治三蟲止熱黃藥以熱酒沃之別無他味一日過松江得巨魚置於水罟中因投小刀圭藥魚引吸中即死取視則見八足若爪利焉

後吳江有怪土人謂蛟為害宣伯以數刀圭投潭中明且老咬死浮於水而水蟲莫知數皆為藥死山人此藥云本受之於隔阜山王天師乃仙方耶而涉海者亦或需焉故書之

李林甫以毒虐弄正權

惠州一娼女震厄死於市衢脇下有朱字云李林甫以毒虐弄正權帝命列仙舉三震之疑此女子偃月公後身耶譎而可懼元和元年六月也

張復條山集論世外事

張復澧州人飽書性作條山集三十卷論世外事此人兼得神鬼趣隱不仕有文集行於世

羅池石刻

羅池北龍池勝地也役者得白石上微辨刻畫云龍城柳神所守驅厲鬼山左首福土氓制九隗余得之不詳其理特欲隱子於斯歟

劉仲卿隱金華洞

賈宣伯愛金華山即今雙谿別界其北有仙洞俗呼為劉先生隱身處其內有三十六室廣三十六里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石刻上以松炬照之云劉巖字仲卿漢室射聲校尉當恭顯之際極諫被貶於東阪隱迹於此莫知所終卽道士蕭至玄所記也山中人時得玉篆牌俗傳劉仲卿每至中元日來降洞中州人祈福尋谿口邊得此者當巨富此亦未必爲然然仲卿亦梅子真之徒歟

趙昱斬蛟

趙昱字仲明與兄冕俱隱青城山後事道士李匡胤末煬帝知其賢徵召不起督讓益州太守臧賡強起昱至京師煬帝席以上爵不就獨乞爲蜀太守

龍城錄

卷之二

七

帝從之拜嘉州太守時犍爲潭中有老蛟爲害日久截沒舟船蜀江人患之昱蒞政五月有小吏告昱會使人往青城山置藥渡江溺使者沒舟航七百艘昱大怒率岸士千人及州屬男子萬人夾江岸鼓噪聲撼天地昱乃持刀沒水頃江水盡赤石崖半崩吼聲如雷昱左手執蛟首右手持刀奮波而出州人頂戴事爲神明隋末大亂潛以隱去不知所終時嘉陵漲溢水勢洶然蜀人思昱頃之見

昱青霧中騎白馬從數獵者見於波而揚鞭而過州人爭呼之遂怒眉山太守薦章太宗文皇帝賜封神勇大將軍廟食灌江口歲時民疾病禱之無不應上皇幸蜀加封赤城王又封顯應侯昱斬蛟時年二十六珥傳仙去封佑應保慈先生

宋單父種牡丹

洛人宋單父字仲孺善吟詩亦能種藝術凡牡丹變易千種紅白鬪色人亦不能知其術上皇召至驪山植花萬本各樣各不同賜金千餘兩內人皆呼爲花師亦幻世之絕藝也

龍城錄

卷之二

八







獨異志卷上

唐 李元

伊尹無父生於空桑中禹妻化爲石後剖腹而生啓  
老君耳長七尺在母腹中八十一年剖左脇而生  
及生鬚髮皓白徐偃王無骨而有聖德劉邑好食  
人瘡痂文王四乳鳥喙堯眉八彩湯臂四肘  
禹耳三漏離婁窳見款毫於十里之外衛臣弘演  
開已腹納懿公之肝周穆貴爲天子車轍馬迹遍  
於天下凡遊行一億一萬里

獨異志卷上

海若居海島每至八月卽有流槎過如是累年不失  
期其人齋糧乘槎而往及至一處見有人飲牛於  
河又見織女問其處飲牛之父曰可歸問蜀嚴君  
平當知之其人歸詣君平君平曰某年月日有客  
星犯斗牛計時卽汝也其人乃知隨流槎至天津  
娥皇女英從舜巡狩行及湘川聞舜崩於蒼梧泣下  
淚灑湘川之竹皆成斑文

公孫呂面長三尺濶三寸爲衛國賢臣

東漢趙伯翁嘗晝寢羣孫戲其腹上內七李於臍中

李至爛流汁出其家謂其將死後李核出而無患

劉曜字永明鬚百莖皆長五尺

漢中山靖王勝有男女一百人其後子孫流行於今

問之皆劉裔

後周獨孤信三女爲后各生周隋唐一朝天子長生

周武帝次生隋煬帝次生唐高祖

漢昌邑王賀卽位二十七日積惡凡一千四百二十

七條爲霍光所廢

項羽每叱咤萬人手足皆廢

獨異志卷上

晉宣王司馬懿自顧見背

隋有麥鐵杖一夕行一千百里夕發洛陽往宋州爲

盜及明却返宋人因見其所盜之物者執麥告之

爲吏所劫乃承愆

淮南程幹本富人三年間爲水火焚蕩俱盡妻茅氏

連八年孿生十六子相持行乞於市

梁武帝貴爲天子三捨身爲同泰寺奴

唐郭子儀授中書令考二十四考月入俸錢二萬貫

官供二千人熟食馬料五百石



郭太后貴極綿聯八朝帝王代宗外孫德宗外甥順  
宗新婦憲宗皇后穆宗之母敬宗文宗武宗三宗  
祖母

李廣利拔佩刀刺山石泉湧

東漢孟業身重千觔故帝疑其自重乃以大秤懸棟  
間業啓曰陛下秤上秤臣請秤之雖肉重千觔而  
智無一兩

于寶母盧當堊父時潛推一婢於墓中十餘年後母  
亡與父合葬開墓婢伏於棺上久而乃生問之如

獨異志

卷上

三

平昔之時指使無異

唐初僧玄奘至西域取經入維摩詰方丈室及歸將

書年月於壁染翰欲書約行數千百步終不及墻

唐柳子昇妻鄭氏無疾而終臨卒時告子昇曰不離

君之身後十八年更與君為親已而子昇年近七

十再娶於崔氏或多省前生之事後產一男而卒

前梁張軌時為抱罕令嚴根妾產同夕產一女一龍

一驚

賈弼之夜夢一人面貌極醜謂弼之曰思以易之

可乎夢中微有所諾及覺臨鏡大驚一如夢中見  
者左右家人見之皆奔走其所異者兩手各執一  
筆書之於紙俱有理例徐說之親戚然後乃信

魏建凌雲閣既成匠人誤釘其額文帝乃令車繩引

上帝誕題三字而下頃刻之間頭鬚皓白

晉趙末年八歲一夕異身長八尺髭鬚滿頰三日  
而死

唐惠卿荊州庭中有橘樹其末有一實甚大獨異之  
由是會賓客摘而將食乃剖之有一赤蛇蟠於其

獨異志

卷上

四

中矣

德宗朝有戴竿三原婦人王大娘首戴十八人而行

韶陽有 人牧牛一旦牛舐其臂而色皎白此人樂

之即袒其體令牛遍舐皆白其人數日間暴卒其

家恨殺此牛召村社同食之凡食者數十人一夕

同卒

羿燒仙藥藥成其妻姮娥竊而食之遂奔入月中

山海經有大耳國其人寢常以一耳為席一耳為衾

賈耽為滑州節度酸棗縣有俚婦事姑不敬姑年甚



老無雙目且食婦以食裹納犬糞授姑姑食之覺有異氣其子出遠還姑問其子此何物向者婦與吾食其子仰天大哭有頃雷電發若有人截婦首以犬續之耽令牽行於境內以告不孝者時人謂之狗頭新婦

天后朝工人安金藏保中宗不反乃自持刀開腹明之五臟墜地后遣醫工復內入腹以桑皮細針縫合經夕復生玄宗即位追封代國公

有娥簡狄氏吞鳥卵而生后稷

獨異志

卷上

五

東漢陸績歲饑太守施貧者食既畢問之凡賜六百人言其姓名無一參差

吳王闔閭死埋劍客三千以為殉葬

漢武鈞弋夫人姓趙氏手本拳帝納後以手伸之遂展

王獻之常為寫祭晉元帝廟祝文版墨入木深八分

王戎眇目睛不眩

廉頗食盡米一斗肉一觔

陶侃有相者視其掌文上指謂曰公到指上為

三公貴不可說侃以針刺之通指因血出灑墻為公字

唐大曆中河南尹相里造刑洛陽尉苗登有尾長二尺餘

神異經有李子昂長七寸日行千里一旦被海鵠所吞居鵠腹中三年不死

殷紂為糟丘酒池廣可以汎舟

張少平妻田氏少平卒後累年寡居忽夢一人自天而下壓其腹因而懷孕乃日無夫而孕人聞棄我

獨異志

卷上

六

也徙於代依東方五月朔旦生一子以其居代東方名之東方朔或言歲星精多能無不諳博

蜀先主劉備自見其耳

鄒衍吹律能變寒谷生禾黍

京房吹律易姓本李氏因吹律知名乃改京耳後棄市

牛哀病三月化而為虎遂食其虎復化為人當其為虎時不知其為人及其為人又不知其為虎

申包胥哭於秦廷七日七夜不食乞兵救楚秦感之



乃假兵救之

後周有一人姓陳氏二十而娶妻妻亦齊年至四十

兒女又各生孫孫復生子子復生孫相承百年內

其子孫盈數百人老少悉為煬帝征遼所殺

東漢靈帝時有河內人婦食夫河南人夫食婦

靈帝時洛陽女子生時兩頭四臂

魏文帝嘗著典論云天下無切玉刀火浣布俄而外

國進此二物文帝遂毀典論

古有女木蘭者代其父從征身備戎裝凡十二年同

獨異志

卷上

七

穴之卒不知其是女兒

蜀人楊行廉精巧嘗刻木為僧於益州市引手乞錢

錢滿五十於手則自傾寫下瓶口

漢有黃安不知何許人常坐一龜畏日光龜每二千

年一出頭安坐來見龜五出頭矣

符堅三年鳳凰集於東閣堅欲赦國中時無有知者

忽有一童兒緋帕幕首走於市曰官家有赦堅復

驗詰言赦書日有一蒼蠅立於筆端久而飛去化

為童子以告市人也

禹治水渡游江風濤甚有二花蛇龍負舟而過左右

恐懼惟禹安然無畏

王濬伐吳於蜀江造戰艦長二百四十步上起走馬

樓舟船之威自古莫比

唐貞元中有乞者解如海其手自臂而墮足自脛而

脫善擊毬樗蒲戲又善劔舞鼓丹丸挾二妻生子

數人至元和末猶在長安戲場中日集數千人觀

之

燉煌實錄云王樊卒有盜冢家見王樊與人樗蒲以

獨異志

卷上

八

酒賜盜惶怖飲之見有人牽銅馬出家者夜有神

至城門自言是王樊使今有人發冢以酒墨其唇

但至可以驗而擒之盜既入城城門者乃縛詰之

如神言

唐李祐為淮西將元和十二年送款歸國裴公破吳

元濟入其城漢軍有剝婦人衣至裸體者祐有新

婦姜氏懷妊五月矣為亂卒所劫以刀割其腹姜

氏氣絕踏地枯歸見之腹開尺餘因脫衣襦裹之

婦一夕復蘇傳以神藥而平滿十月而產一男朝



廷以祐歸國功授一子官曰行修年三十餘為南海節度罷歸卒於道

韓晉公滉鎮浙西威令大行時秦少游為淮南節度理民有冤不得伸者往詣晉公必據而平之浙右進錢船渡江為驚濤所溺篙工募人漉出不得眾以錢填其數滉自至津部視之乃責江神因指其錢曰此錢乾非水中得之者問吏吏具實對復投詞垢責俄然二縉浮出波上遂以取之

玄宗打羯鼓天寶初春景甚煦而卉物未拆乃命鼓獨異志 卷上 九

座於殿階擊之滿樹花發帝謂左右曰一曲未終而花爛然得不以我為聖耶

劉伶好酒常袒露不挂絲人見而責之伶曰我以天地為棟宇屋室為棍棒君等無事何得入我棍棒中其人笑而退

唐開元五年春司天密奏云玄宗家有謫見其災甚重玄宗大驚問曰何祥對曰當有名士三十八人同日冤死今新進及第進士正應其數內一人李肇者貴主家壻上不得已言其事密戒主曰每

遊宴汝愛壻可閉留其家... 居昭國里時大... 音曲遠暢曲江漲水聯舟數十艘進士畢集... 之乃踰垣走赴羣衆愜望方登舟移就池中暴風忽起畫舸半沈聲伎持篙楫不知紀極三十八人無一生者

唐劉闢初登第詣卜者胡蘆生... 得一卦以定官祿... 胡蘆生雙瞽卦成謂闢曰自此二十年祿在西南不得善終闢留束素與之其後脫褐從帝令公於西川官至御史大夫為行軍司馬既二十年常病獨異志 卷上 十

薨使闢入奏請益東川詔未允闢乃微服單騎復詣胡蘆生筮之揲著成卦謂闢曰吾二十年前常與一人會卜得無妄之隨今復得此卦非曩昔賢乎闢即依阿唯諾胡蘆生日若審其人禍將至矣闢不甚信乃歸蜀果叛憲宗皇帝擒之戮於棗街唐賀知章會稽未真人進士擢第太常少卿秘書監為太子諸王侍讀性落托放縱逸思過人年八十餘因醉賦詩問左右曰紙多少對曰有十幅乃書告老乞歸鄉里皇帝及皇太子諸王皆賦送行詩



賜越中剡田以給之

孔子行過少陵原聞婦人哭甚哀使子貢問焉何哭之悲也婦人曰向者刈薪而遺簪孔子復問曰刈薪遺簪乃常也而哭悲者何也答曰非惜一簪所以悲不忘故也

唐天后朝處士孫思邈居於嵩山修道時大旱有敕選洛陽德行僧徒數千百人於天宮寺講人王經以祈雨澤有二人於衆中鬚眉皓白講僧曇林遣人謂二老人曰罷後可過一院既至問其所來二

獨異志

卷上

十一

老人曰某依洛二水龍也聞至言當得改化林曰講經祈雨二聖知之乎答曰安得不知然雨者須天符乃能致之居常何敢自施也林曰爲之奈何二老曰有修道人以章疏聞天因而滂沱某可力爲之林乃入啓則天發使嵩陽召思邈內殿飛章其夕天雨大降思邈亦不自明退詣講席語林曰吾修心五十年不爲天知何也因請問二老二老答曰非利濟生人豈得昇仙於是思邈歸蜀青城山撰千金方三十卷既成而白日冲天

晉尚書令卞壺死蘇峻之難葬在上元縣後盜發其墓見壺鬢髮蒼白面色如生兩手皆拳甲穿於手背安帝賜錢十萬令改葬焉

擊虞要注云漢武帝時有彭權爲侍中帝問髻頭義權答曰秦時有奇恠觸山截水無不崩潰惟畏髻頭帝乃令虎賁之士戴之以衛左右

河東裴章者其父胄曾鎮荊州門僧曇照道行甚高能知休咎章幼時爲曇照所重言其官班位望過於其父章弱冠父爲娶李氏女乃三十年餘章從

獨異志

卷上

十一

職太原棄其妻於洛中過門不入別有所挈李氏自感其薄命常褐衣鬢髻讀佛書蔬食又十年嚴經自荊州移鎮太原曇照隨之章因曇照敘舊照驚噫久之謂之曰貧道五十年前常謂郎君必貴今削盡何也章自以薄妻之事啓之照曰夫人生鬼訴上帝以罪處君後旬日爲其下以刀劃腹於浴斛五臟墮地遂死

唐貞觀中張寶藏爲金吾長史嘗因下直歸櫟陽路逢少年斂獵割鮮野食倚樹長嘆曰張寶藏身年



七十未嘗得一食酒肉如此者可悲哉傍有一僧指曰六十日內官登三品何足味也言訖不見寶藏異之卽時還京太宗苦病痢疾衆醫不效卽下詔問殿廷左右有能治此疾者當重賞之寶藏曾因此疾卽具疏以乳煎葦葦方進上服之立差宮下宰臣與五品官魏徵難之逾月不進擬上疾復作問左右曰吾前服乳煎葦葦有效復令進之一啜又平復上問曰嘗令與進方人五品官不見除授何也徵懼曰奉詔之際未知文武二吏上怒曰

獨異志

卷上

十三

治得宰相不妨授三品我天子也豈不及汝邪乃厲聲曰與三品文官立授鴻臚卿時正六十日矣陶弘景隱居荊山梁武帝每有大事飛詔與之參訣時人謂隱居爲山中宰相梁張僧繇善畫爲吳興太守武帝每思諸王在外藩者卽令僧繇乘傳往寫其貌如對其面嘗於江陵天皇寺畫佛并仲尼及十哲帝曰釋門之內畫此何也對曰異日顛之至後周焚滅佛教以此殿有儒聖獨不焚之又於金陵安樂寺畫四龍不點睛

八問之荅曰點則飛去無人以爲虛誕固請點之頃刻雷霆二龍乘雲騰上其二不點者猶在畫之通神若此

通神若此

晉何曾家法修整年五十以上每見妻必正衣冠自坐而南妻坐而北上酒醕酢一歲不至再三年八十而終焉

獨異志

卷上

十四

唐貞元初河南少尹李則卒未殮有一朱衣人投刺申弔自稱蘇郎中旣入哀慟尤甚俄頃亡者遂起與之相搏家人子弟驚走出堂二人閉門毆擊抵暮方息孝子乃敢入見二屍並卧一牀長短形狀姿貌髻髻衣服一無差異於是聚族不能定識遂同棺葬之

漢武陳皇后本其姑公主標女也色衰棄後宮乃以黃金五百觔贈司馬相如令作賦賦成帝見之再得寵幸

侯景常有一瘤如小龜每戰勝龜則起及其敗死之日瘤入一寸

東漢耿秉鎮撫西邊單于匈奴多懷其恩聞秉卒有



勢面流血哀痛者舉國發喪

唐元和初有天水趙雲客遊鄜時過中部縣縣察有  
讒吏擒一囚至其罪不甚重官察願縱之雲醉因  
勸加於刑責於是杖之二十累月雲出塞行及蘆  
子關道逢一人邀之言款日暮延雲下道過其居  
去路數里於是命酒偶酌既而問之曰君省相識  
否雲曰未嘗此行實昧平昔乃曰前月中部值君  
遭罹橫罪與君素無讐隙為君所勸因被重刑雲  
遽起謝之其人曰吾望子久矣豈虞於此獲雪小

獨異志

卷上

十五

耻乃命左右拽入一室室有大坑深三丈餘中唯  
貯酒糟數十斛剥去其衣推雲於中饑食其糟渴  
飲其汁旦夕昏昏幾一月乃傳出之使人感額按  
捩肢體手指肩髀皆改於舊提出風中倏然凝定  
至於聲韻亦改以為賤隸弟為御史出按靈州獄  
雲以前事密疏示之其弟告於觀察使李鈺由是  
發卒討尋盡得姦人而覆滅其黨臨刑亦無隱匿  
云前後變改人者數代矣

鄭軍歷官三十任未嘗出都門便登相位以至於終

唐蕭瑀嘗因內讒上曰自知一座最貴者先祀西門  
長孫無忌房玄齡等相顧未言瑀引手取盃帝問  
曰卿有何說瑀曰臣是梁朝天子兒隋朝皇后弟  
尚書左僕射天子親家翁太宗撫掌極歡而罷

唐貞觀初丹陽令王瓊三年調集遭黜瓊甚憤惋乃  
齋百千詣茆山道士葉靈中求章奏以問吉凶靈  
申年九十強為奏之其章隨香煙飛去縹渺不見  
食頃後墮地有朱書批其末云受金百兩折祿三  
年枉殺二人死後處斷一歲瓊無疾暴卒

獨異志

卷上

十六

唐初有僧玄奘往西域取經一去十七年始去之日  
於齊州靈巖寺院有松一本立於庭奘以手摩其  
枝曰吾西去求佛教汝可西長若歸即此枝東向  
使吾門人弟子知之及去年年西指約長數丈一  
年忽東向指門人弟子曰教主歸矣乃西迎之奘  
果還歸得佛經六百部至今眾謂之摩頂松  
東晉大將軍趙固所乘馬暴卒將軍悲惋客至吏不  
敢通郭璞造門語曰余能活此馬將軍遽召見璞  
令二十人悉持長竿東行二十里遇丘陵社林即



散擊俄頃擒一獸如猿持歸至馬前獸以鼻吸馬  
馬起躍如今以獼猴置馬廐此其義也

說苑曰湯時大旱七年前沙爛石於是使人以三足

鼎祝山川教之祝曰政不節耶使民疾耶苞苴行  
耶讒夫昌耶宮室崇耶女謁盛耶何不雨之極也  
言未既天大雨

漢霍光立宣帝帝謁太廟為初獻帝行而光在後帝  
恐懼如負荆棘

後漢賈琮為冀州刺史傳車垂赤帷裳琮升車褰幃

獨異志

卷上

十七

曰刺史當遠視廣聽糾察善惡何垂帷裳以自掩  
塞乎百姓聞之振悚耳目

吳隱之為廣州舊有貪泉人飲之則貪黷隱之酌而  
飲之兼賦詩曰古人云此水一飲懷千金試使夷  
齊飲終當不易心又居母喪過禮家貧無以候宵  
分常有雙鶴至夜半驚喚隱之起哭不失其時

伍員吹簫行乞食於市

庖丁善解牛投刀皆虛丁曰臣始解牛之時所見無  
非全牛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及今十九年而

乃無肯綮若初發硎游刃必有餘地也

郢人以望漫其鼻薄如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觚  
成風盡去其望而不傷鼻

唐高宗嘗苦頭風而目閉心亂乃召醫工工曰當於  
眉間刺血即差天后怒曰天子頭是汝出血處命  
撲之帝曰若因血獲差幸也遂針之血出濺黼衣  
眼遂明而悉復平天后自抱繒帛以贈醫工

阮籍放曠有丘家女極有容色未嫁而死籍不識其  
父兄遂往哭之盡哀而返

獨異志

卷上

十八

唐太宗皇帝虬鬚可以挂弓

唐韓幹善畫馬閒居之際忽有一人玄冠朱衣而至  
幹問曰何緣及此對曰我鬼使也聞君善畫良馬  
願賜一匹幹立畫焚之數日因出有人揖而謝曰  
蒙君惠駿足免為山水跋涉之苦亦有以酬効明  
日有人送素縑百疋不知其來幹收而用之

謝靈運臨刑翦其鬚施廣州佛寺鬚長三尺今存焉  
博物志曰太公為灌壇令文王夢一人哭於當道問  
其故乃曰吾泰山神女嫁為西海婦吾行必以暴



風雨灌壇當吾道不敢以疾風暴雨也夢覺有太  
公三日果疾風暴雨過境

晉桓豁鎮荊州有一參軍五月五日採鵲鷓鴣剪其  
舌令學人語經年遂能言後因大會豁出之令遍  
學座客話有一人患鵝鼻鵝乃遽飛入甕中語與  
患者無異舉席皆笑

玄宗朝宰相盧懷慎無疾暴終夫人崔氏止兒女不  
令號哭曰公命未終我得知之語曰公清儉而廉  
潔蹇進而謙退四方賂遺毫髮不留與張燕公同

獨異志

卷上

十九

時為相張納貨山積其人尚在奢儉之報豈虛也  
哉及宵分公復生左右以夫人之言啓陳公曰理  
固不同冥司有三十爐日夕鼓橐為說鑄橫財我  
無一焉惡可匹哉言訖復絕

唐裴晉公度寢疾未樂里暮春之月忽遇遊南園令  
家僕僮舁至藥欄語曰我不見此花而死可悲也  
悵然而返明早報牡丹一叢先發公視之三日乃  
薨

晉孟嘉少知名庾亮大會州府人士嘉坐甚遠亮問

江州刺史曰聞有孟嘉其人何在守曰在坐君自  
認之俄然指曰彼君少異於衆非嘉乎曰然亮大  
笑喜得嘉

王敦為駙馬如厠左右侍者甚衆敦乃脫衣裸體而  
登厠無羞愧色有一侍女曰此人必能作賊其後  
果為亂也

宋武帝未殺殷仲文之時仲文每照鏡常不見其首  
後數月果為武帝所殺

漢宣帝時有人於疏屬山石蓋下得二人俱被桎梏  
獨異志

卷上

二十

將至長安乃變為石宣帝集羣臣問之無一知者  
劉向對曰此是黃帝時竇窳國負戴之臣犯罪大  
逆黃帝不忍誅流之疏屬山若有明君當得出外  
帝不信謂其妖言收向繫獄其子歆自出應募以  
救其父曰須七歲女子以乳之即復變帝使女子  
乳於是復為人便能言語應對如劉向之言帝大  
悅拜向大中大夫歆為宗正卿詔曰何以知之歆  
曰出山海經

漢東方朔歲星精也自入仕漢武帝天上歲星不見



至其死後星乃出

東漢王霸善撫士卒每有人死者脫衣殮之

劉琨字越石嘗為胡騎所圍救兵不至城中窘迫無計琨乃登樓清嘯賊聞之凄然自中文奏胡笳賊皆流涕懷土至晚復吹之賊捨圍而去

宋景公時熒惑守心子常弔曰禍當君可移於相公曰相所理國家不可也可移於百姓公曰百姓國之本不可也可移於歲公曰歲民之本不可也子常曰君有至德之言三天必賞君於是熒惑退三

獨異志

卷上

二十一

舍

唐貞元中李師古暇日常譙其從事適有日者預坐師古遣適視幕客皇甫弼賈直言之徒凡十輩荅曰十日之內俱有重禍又指一從事王生者曰此先忌馬厄時有從事姓魏者師古之妻黨移第鑿池積土其傍上構高亭極為弘敞既成即迎入舍樂之飲酣亭忽摧榻以其下土弱不勝其任坐客皆折手足不至於死王生因為角馬木長釘橫貫其脛立死

楚昭王與吳戰敗走四十步忽遺其履取之左右曰楚國雖貧而無一履哉王曰吾悲與其俱出而不得與其俱返於是國無相棄者

隋楊素家富侈之極家僮數千人後庭曳羅綺之女亦數千都會之處邸店碾磑不知紀極性貪營利心無厭足時議鄙之

李善本李元家蒼頭也建武中元家遭疾癘子孫盡死唯一子續生數旬羣奴欲殺之分其財善竊之將入瑕丘山中至七歲出理於官鍾離意為令殺

獨異志

卷上

二十一

羣奴表善之忠孝善後拜郡守

魏太祖軍中糧乏令主倉吏用小斗後軍衆有言太祖歸罪主吏謂曰借汝死令壓衆謗詞遂息焉

秦惠王伐蜀乃刻五石牛置金於後曰此天牛能糞金以遺王王以為然即發五丁力士拖成道秦使張儀隨其後開蜀

漢于公門壞大治之教曰稍高其門可容車馬我治獄多陰德後世必昌子定國果為丞相

殷仲堪節儉為荊州刺史每食餅落席自拾食之



伊尹耻其君不及堯舜若撻之於市

禹傷其父功不成乃南巡衡山斬馬以祭之仰天而

嘯忽夢神人自稱玄夷蒼水使者謂禹曰欲得我

書者齋馬禹遂齋三日乃降金簡玉字之書得治

水之要

孫堅字文臺戰而馬墮軍吏失之所愛駿馬入營踏

地悲鳴人異之逐馬往得堅於草中

王粲嘗謁蔡邕倒屣迎之滿座皆驚曰王孫久有異

才吾家書籍悉以贈之

獨異志

卷上

二十三

越王勾踐為吳所敗於會稽將以勉勵於眾嘗施一

器懸膽於門出入嘗之令士卒不忘其苦

隋賀若弼父敦臨死之日命弼吐其舌以錐刺之流

血及地戒曰吾以舌敗汝可戒言及死弼亦以言

議傷煬帝為煬帝所殺

宋劉裕貧賤時嘗蓋布被用牛尾作蠅拂子及登極

亦不棄之勅其女彭城公主謹收藏以遺子孫

梁武帝酷好佛法然性多含怒勅天下貢獻綾羅錦

綺不令織鳥獸之形恐裁剪之時有傷生物之意

也

薛大鼎為滄州刺史引海水利魚鹽邑人歌之時瀛

州刺史賈敦順冀州刺史鄭德本俱有美政河北

稱為鑑脚刺史

楚王鑄作三劔晉鄭求之不得兵圍楚三年不解楚

王登城引太阿麾之晉軍血流鄭卒奔走

晉謝玄字幼度有才業甚為從父安所重少好佩紫

羅香囊安鄙之而不欲傷其意因戲賭得焚之

漢武帝自回中郡繞一山曲見一物盤地狀若牛推

獨異志

卷上

二十四

之不去擊之不散問左右無能知者東方朔進曰

請以酒一斛澆之帝命酒澆之立散復問朔曰此

必秦之故獄積其怨氣所致酒能消愁耳帝撫朔

曰人之多知有如此者

宋明帝借張南苑三百年勅云期畢便申

漢光武愛惜士卒每欲發一兵頭鬚悉白

東方朔伏日對武帝拔劔割肉帝令自責曰拔劔割

肉一何勇也割之不多一何廉也歸遺細君一何

仁也帝曰令卿自責反自譽也蒙賜酒一斛肉一



百舫分遺細君

秦穆公亡善馬岐山野人共得而食之吏欲法之公

曰君子不以畜害人吾聞食馬肉不飲酒傷人皆

賜酒沃之後與晉戰而三百人爭死以報恩

衛玠為性通恕常自戒曰人之不逮可以情恕非意

相干可以理遣故終身無怨怒

漢陰丈人抱甕入井負水灌園有人教其為桔槔用

力寡而利用多丈人曰吾寧自倦敗不可以機為

用有傷真性

獨異志

卷上

三十五

秦始皇欲觀日乃造石橋海峽驅使鬼運始皇曰欲

見君形可乎海神遂出謂始皇左右曰我形甚醜

勿畫我形其下有巧者暗以脚畫地圖之神怒海

峽遂崩始皇脫走僅免死左右皆陷沒焉

歷陽縣有一媪常為善忽有少年過門求食待之甚

恭臨去謂媪曰時往縣見門閭有血即可登山避

難自是媪日往之門吏問其狀媪答以少年所教

吏即戲以雞血塗門閭明日媪見有血乃携雞籠

走山上其夕縣陷為湖今和州歷陽湖是也

傳奕常不信佛法高祖時有西國胡僧能口吐火

威脅衆奕對高祖曰此胡法不足信若火能燒臣

即為聖者高祖試之立胡僧於殿西奕於殿東乃

令胡僧作法於是跳躍禁呪火出僧口直觸奕奕

端笏曰乾元亨利貞邪不干正由是火返焰燒僧

立死

晉孝武欲為晉陵公主求塔問王珣曰得及劉真長

王子敬便足珣曰謝琨不及劉真長不減王子敬

帝然之未幾帝崩後司空袁崧欲以女妻謝琨珣

獨異志

卷上

三十六

曰卿勿近禁巒元帝初渡江國內常乏朝士每烹

猪以項肉一觔尤脆美進克御食時人以此為禁

巒

唐大曆中萬年尉侯彝者好俠尚義常匿國賊御史

推鞠理窮終不言賊所往御史曰賊在汝右膝蓋

下彝遂揭塔磚自擊其膝蓋翻示御史曰賊安在

即以鐵貯烈火置其腹上煙火燧慟左右皆不忍

視彝呼曰何不加炭御史奇之奏聞代宗即召對

何為隱賊自貽其苦若是彝答曰賊實臣藏之已



然諾其人終死不可得遂以賊故貶為瑞州高安尉

周穆王南征一軍盡化為猿鶴君子為鶴小人為猿  
陳勝以丹書書陳勝王字置魚腹中令賣有市得者  
烹食之見而恠之遂立勝為王

劉備嘗乘愛馬號的盧居樊城劉表欲因會殺之備  
走陷檀溪乃語的盧曰今日之意得不努力乎馬  
一躍三丈遂脫難

任公子為釣用十五犗躡於會稽期年無所得一日  
獨異志 卷上 二十七  
獲大魚自荆江東皆厭腥臊

獨異志卷上終

獨異志卷中

唐 李元

吳公子光饗王僚令專諸侍置劍於蒸魚腹中因進  
魚抽劍刺殺王僚

晉羊祜字叔子為荊州守有恩及閭里及死闔境並  
不言祜字其有同音亦改諱之襄陽百姓於峴山  
立墮淚碑

王允欲殺蔡邕馬日碑曰邕逸才多藝詳漢傳事何  
可害之允曰漢武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於後

獨異志

卷中

今豈可使佞臣執筆我輩等蒙其訕議耶遂殺之  
魏陳壽撰三國志丁廙俱有盛名於魏壽謂其子曰  
與我千斛米當為尊公立佳傳其子不與之遂不  
作傳

晉王濛劉恢並為中書侍郎及宋輔政俱加侍中時  
人故號為入室之賓也

漢趙堯為周昌侍御史人謂之曰趙堯乃奇士也必  
代君為大夫昌曰堯刀筆吏何至此也後昌為趙  
王相高帝持大夫印視堯曰無以易堯乃授堯



晉帝問王夷甫曰壽陽以東常澇壽陽以西常旱何也夷甫曰壽陽以東吳人亡國哀音鼎足強邪一

朝失職嘆憤為陰陰積成水故常澇壽陽以西中國新平強吳美寶盡入志盈心滿常歡娛故旱

因暢為河南尹時久旱禱祠無應乃收塋傍城客死骸骨百餘具遽降大雨年穀豐稔

後魏曹彰性倜儻偶逢駿馬愛之其主所惜也彰曰余有美妾可換唯君所選馬主因指一妓彰遂換之馬號曰白鶻後因獵獻於文帝

獨異志

卷中

十一

武陵記曰後漢馬融勤學夢見一林花如繡錦夢中摘此花食之及寤見天下文詞無所不知時人號為繡囊

崔豹古今注齊王后怨死屍化為蟬遂登庭樹嘒嘒鳴後王悔恨聞蟬即悲嘆

陳宣帝時揚州人嚴恭江行逢漁舟問之云有龜五十頭恭用錢五百贖放之行數十步漁舟乃覆其

父有烏衣五十人扣恭門謂其父母曰賢郎附錢五百可領之緡皆濡濕父母雖受錢不知其由恭

歸問焉乃贖龜之異因以其居為寺里人

晉王導子悅年二十有名為中書郎導嘗夢人以百萬買悅於夢中領之導寤不樂亟為祈禱未幾悅

墻掘得錢百萬導意惡之一皆不用及悅病瘳復夢一被甲持刀自稱蔣山侯索食食畢作色謂導

曰公兒已賣與他言訖覺翌日悅卒漢景帝好遊獵有獵人見虎無便得之乃為玃鑿發

獨異志

卷中

三

所見之虎帝乃夢虎曰汝祭我欲得我牙皮耶我自殺從汝取之明日帝之山果見此虎死在祭所乃命剝取皮牙餘肉悉化為虎而去

後漢馬畧年十七閉室讀書九年不出三日一食續命而已鄉里謂之潛龍三十謁桓帝曰我賢人也

遂拜關內侯光州刺史畧棄官入海惡蟲猛獸悉避路

呂氏春秋曰齊有二烈士別於路相與沽酒共飲其人欲市肉一人曰子亦肉也我亦肉也無須往市

因以刀各割身肉遞相食啖須臾酒與肉皆盡而



俱死

梁武帝大清三年侯景反圍臺城遠近不通簡

太子大器為計縛鳶飛空告急於外侯景謀臣

景曰此必厭勝術不然即事達人令左右射之及

墮皆化為禽鳥飛去不知所在

京房列傳曰房臨刑之時謂人曰吾死之後客星入

天井舉朝皆哀之

王克論衡云漢李子長為政欲知囚情以桐木刻為

囚象鑿地為坎致木人拷訊之若正罪則木人不

獨異志

卷中

四

動如冤枉則木人搖其頭精感立政動神如此

王子年拾遺記曰燕昭王時波弋國人貢茶蕪之香

若焚著衣而彌月不絕過地則土石皆香經朽木

與腐草則皆榮秀用薰枯骨則肌肉再生

後漢明帝楊后花面美色有顛狂病發則殺人唯內

傳孟召為文后母讀之顛狂輒醒時人語曰孟召

文差顛狂

玉箱記曰前漢劉子光西征過山而渴無水子光在

山間見一石人問之曰何處有水石人不答乃拔

劍斬石人須臾窮山水出

齊王與二子融琛同是殷夫人四月二日孿生又以

四月二日同刑於都市

梁武太清元年岳陽郡民王保幸種田六頃悉生嘉

禾

周厲王時北斗與三台並流不知其所厲王沒後兩

主星復見

搜神記吳時葛祚為衡陽太守先有大查當江損行

舟若祠祭者查浮可見不祭者輒沈暗覆行舟祚

獨異志

卷中

五

造大斧數十明且往伐之其夕洶洶然波浪振驚

查浮遂移去不為江中之患郡人立碑以誦祚之

德也

于寶搜神記曰零陵太守史滿有女悅書吏乃密使

侍婢取吏食餘殘水飲之遂有孕十月而生一子

及歲太守使抱出門兒匍匐入吏懷吏推之仆地

化為水具省前事太守以女妻吏

司馬懿拜司空日夜有人扣門請見自稱曰虎使者

皆衣白衣懷中探一物內懿手中戒曰兩世慎勿



開墓中絕言訖不見懿曰此或數也遂開視之乃一金龍子長三四寸背上有銘云父子從我受重火至武帝受禪世墓中絕元帝渡江都建鄴

三峽錄云宋順帝昇明二年峽人微生亮於溪中釣得一白魚長三尺投置船中以草覆之及歸取烹之見一美女草下潔白端麗年可十六七自稱唐高之女偶化魚遊爲君所得亮曰旣爲人能爲妻否女曰冥契使然何爲不得其後三年爲亮妻女曰數以足矣請歸高唐亮曰何時復來答曰情不獨異志

卷中

六

可忘有思卽復至其後一歲三四往不知所終成應元事統云車胤好學常聚螢光讀書時值風雨胤嘆曰天不遣我成其志業耶言訖有大螢傍書窻比常螢數倍讀書訖卽去如風雨卽至

漢黃霸爲封溪令部人陳廉携酒并猩猩以獻霸問是何物人未及應囊中語曰斗酒并僕耳霸以其物有靈開囊放之猩猩悲啼而去

梁徐勉爲三公武帝委以國事每月三兩歸其家家畜犬見吠之勉嘆曰吾憂國忘家以致如是

越絕書曰越王句踐旣爲吳辱嘗盡禮接士思以平吳一日出遊蛙怒句踐揖之左右曰王揖怒蛙何也答曰蛙如是怒可不揖於是勇士聞之皆歸越而助平吳

搜神記曰馮稜妻死稜哭之慟乃嘆曰奈何不生一子而死俄而妻復蘇後孕十月產訖而死

始皇二十八年登封泰山至半忽大風雨雷電路傍有五松樹蔭翳數畝乃封爲五大夫忽聞松上有人言曰無道德無仁禮而天下妄命帝何以封左

獨異志

卷中

七

右咸聞始皇不樂乃歸崩於沙丘

漢高祖每戰親當天石前後被七十二箭或言滅七十二黑子

柳積字德封勤苦爲學夜燃木葉以代燈火中夕聞窻外有呼者積出見之有五六丈夫各負一囊傾於屋下如榆莢語曰與君爲書糧勿憂業不成明旦起視皆漢古錢計得一百七十千乃終其業宋明帝時官至東宮舍人

後漢劉聖公初得璽綬之夕有流星下降如繩繞聖



公明日為劉盆子將謝祿益殺之亦繞星之象

曹操無道置發丘中郎謀金校尉數十員天下人冢

墓無問新舊發掘時骸骨橫暴草野人皆悲傷其

克酷殘忍如此

成應元事統云劉牧字子仁嘗居南山野中喜山鳥

之啼愛風松之韻植果種蔬野人侮之多伐樹踐

園牧曰我不負人人何負我俄有二虎近其居為

見牧則搖尾牧曰汝來護我也虎輒俛首歷數年

牧卒虎乃去

獨異志

卷中

八

蚩尤是古之帝者兄弟八十一人皆銅頭鐵額食沙

啖石然卒為黃帝所滅也

搜神記曰宋康王以韓朋妻美而奪之使朋築青凌

臺然後殺之其妻請臨喪遂投身而死王令分埋

臺左右期年各生一梓樹及大樹枝條相交有二

鳥哀鳴其上因號之曰相思樹

黃帝斬蚩尤冢在高平壽長縣高七丈時人常十月

祠之有赤氣如死絳時人謂之蚩尤旗

西京雜記弘成子少時好學嘗有人過門受一文君

大如燕卵吞之遂明悟而更聰敏為天下通儒又

五鹿充宗受學成子成子一日病乃吐此石充宗

受而吞之又為名儒

晉陶侃微時丁父艱將塋忽失牛不知所在遇一老

父謂曰前有一牛眠沔中其地若塋位極人臣又

指一山云亦其次當世出二千石言訖不見侃尋

牛得之因改塋地

漢太尉楊震以忠貞見黜及還洛歎曰吾居上司疾

姦臣樊豐之狡不能誅知帑藏空虛而不能富因

獨異志

卷中

九

飲鴆而卒門人寃之天子嘉之改塋日有大鳥翼

一丈三尺集於柩前低頭垂淚塋畢乃飛去時人

以為忠貞所感

會稽記上虞蘭室山葛玄所隱之處有隱几化為鹿

鹿鳴即縣令有罪

司馬郊字子都隱居華山向五十年禽獸日遊目前

有如家馴每灌園不食菜心以其傷生意及四時

山果熟果大大鳥啣果小小鳥啣俱送郊齋中不

知紀極嘆曰禽鳥送我果甚多但可日料三十顆



異日如戒比三十年及郊卒百禽聚於庭悲鳴累日而去

魏陳思王曹植與文帝不叶文帝即位嘗欲害之又以思王太后之愛不敢肆心因召植遊華林園飲酒酣醉之密遣左右縊殺使者以弓弦三縊不死而弦皆頓絕植即驚覺左右走白帝帝自是後不敢害植

華陽國志夜郎者有一女子浣服水濱忽見三節大竹筒至女前聞竹中見啼剖而視之得一男收養

獨異志

卷中

十

及長甚有武才自立為夜郎侯以竹為姓

淄川有女曰顏文姜事姑孝謹樵薪之外復汲山泉以供姑飲一旦緝籠之下忽湧一泉清冷可愛時人謂之顏娘泉至今利物

漢楊僕為樓船將軍自以功高耻為關外人請以家財移關於新安有詔從之

列子曰韓娥過齊雍門鬻歌假食既畢而餘響繞梁三日不絕娥因曼聲哀哭一里老幼悲愁垂涕相對三日不食復作長歌於是雍門之人欣躍拊舞

不止乃厚賂遣之

項籍開始皇墓採取珠寶其餘不盡取者有金鴈飛出墓外為羅者所獲

漢武帝元封中浮圻國貢蘭金之泥其金生於湯泉盛夏之日波浪常沸飛鳥不敢過居人不敢渡國人於水邊見有此泥取為器物色若紫磨金其滑者如泥貢於漢帝取之常封函匣以辟邪魅衛青張騫皆蒙此泥封璽綬帝既崩紫泥遂絕

石虎於太武殿前造樓高四十丈以珠為簾五色玉

獨異志

卷中

十一

為珮每風至即驚觸似音樂在空過者皆仰視愛之又屑諸異香如粉撒樓上風吹四散謂之芳塵呂氏春秋曰有人臭者父母兄弟妻子道路皆惡之此人無所容足乃之海上海上有人悅其臭晝夜隨之不能拋捨

晉文公時有蛇當道而橫文公以為不祥及政修德令吏守蛇守吏夜夢有人殺蛇曰何以當聖人道覺而見蛇已壞矣

莊子云齊桓公出游於澤畔見一物其大如穀其



長如猿紫衣而朱冠見人則捧其首公謂管仲曰此其恠乎仲曰此委蛇也見者必霸公後果霸其國為五霸之首

魏公子無忌脉事忽有一鷗逐鳩鳩入公子案下鷗遂去令捕鷗取數百列於庭下問之逐鳩者當伏翅有鷗伏罪於地乃殺之而放其羣鷗

後漢盧景初生項有一叢白毛數之得四十九莖後四十九年卒

後漢裴安祖常息大樹下有鷲鳥逐一雄雉雉急投獨異志

安祖忽觸樹而死安祖哀之置於蔭地俄頃復生乃飛去因寢見一人衣冠甚偉拜謝安祖曰荷君保全故此伸謝安祖年八十而卒

後漢鄭宏為臨淮太守行春有二白鹿夾車而行宏異之主簿黃國曰三公車旁畫鹿君必為相後位至太尉

宋長沙王道怜字義慶在廣陵卧病食粥之次忽有白虹入室就食其粥義慶擲器於階虹遂作風雨聲響撼庭戶良久不見

列女傳陶答子相陶其政不修而家益富其妻抱子而泣姑問泣何也曰妾聞南山有玄豹霧雨十日不下食欲以澤其身而有文章也故有威而遠害今夫子不修德而家益厚禍將至矣期年而答子見誅

偽蜀李勢官人張氏有妖容勢寵之一旦化為大斑蛇長丈餘送於苑中夜復來寢牀下勢懼遂殺之後有鄭美人勢亦寵愛化為雌虎一夕食勢姬三人未幾勢為桓溫所殺

獨異志 卷中 吳道子善畫神開元中將軍裴旻居母喪詣道子於東都天宮寺圖神鬼數壁以資冥助答曰廢畫已久若將軍有意為吾纏結舞劍一曲庶因猛勵獲通幽冥旻於是脫去衰服若常時粧飾走馬如飛左旋右抽擲劍入雲高數十丈若電光下射旻引手執鞘承之劍透空而下觀者數千人無不悚慄道子於是援毫圖壁俄頃之際魔魅化出颯然風起為天下之壯觀道子平生所畫得意無出於是晉王愷有牛號八百里常塗其鬣角王武子戲與射



賭以金敵之偶中的謂左右曰可生採其心作炙  
至食一嚮而止

蜀將姜維既死剖其腹視其膽如斗大

左思構三都賦門庭墻溷皆置紙筆十年乃就

漢張倉年老而無齒飲人乳過百餘歲終常感王陵

母卒後奉陵妻朝夕侍諾如事其母

唐德宗朝有陽城者華陰人也其弟域兄弟雍睦坐

卧相隨皆不娶妻朝廷以諫議大夫徵起性嗜酒

常枕以江石每用質於酒家有得三數斛者料錢

獨異志

卷中

十四

入室即復贖之

唐文宗朝宰相路隨志行清儉常閉門不見賓客狀

貌或似其先人以此未嘗視鏡又感其父沒蕃終

身不背西坐其寢西首晉桓玄貪穢金玉不離其

手

吳隱之兄悔之葬母設祭每祭慟絕至第七祭嘔血

而死

要離羸瘦極每出遇順風即行逆風即倒

漢成帝趙飛燕身輕能爲掌上舞

笑如常

唐天后朝宰相婁師德溫恭謹慎未嘗與人有毫髮

之隙弟授代州刺史臨行戒曰吾甚愛汝慎勿與

人相競弟答曰人唾面亦拭之而去兄曰只此不

可凡唾汝面者其人怒也拭之是逆其心何不待

其自乾其於保身遠害皆如此類也

蒼梧王酷暴好殺嘗自持刀梨行見人即擊刺死之

若一日不殺人即慘而不樂

獨異志

卷中

十五

何宴常服婦人之衣

晉陸雲字士龍家在吳久不得家信有犬黃耳雲摩

其背謂曰與吾達一書至家得否其犬即搖尾因

以竹筒盛書置之犬項旬日達家得報而還

陳正爲太官進炙有髮貫炙光武令斬正正曰臣有

三罪請言畢而後死曰山出炭炎焰不能焦髮臣

罪一也匣出佩刀日砥礪不能斷髮臣罪二也臣

與庖人六目同視之曾不如黃門兩目臣罪三也

光武乃罪黃門而釋正



漢武帝自甘泉至渭橋有女浴於渭水者乳長七尺

上恠問之答曰後第七車當知我時侍中張寬在

第七車使問之寬曰祭天星齋不嚴即此女見

梁沈約家書藏十二萬卷然心僻惡聞人一善如萬

前橫心

唐富人王元寶玄宗問其家財多少對曰臣請以一

縑繫陛下南山一樹而山樹盡臣縑未窮時人謂

錢為王者以有元寶字也

玄宗御舍元殿望南山見一白龍橫巨山上問左右

獨異志

卷中

十六

曰不見急召元寶見一白物橫在山頂不辨於狀

左右貴人啓曰何臣守不見元寶獨見之也帝曰

我聞至富敵至貴朕天下之主而元寶天下之富

故耳

玄宗幸蜀之時至東泰山內臣高力士攏馬請下東

北陳四拜奏曰陛下出幸忽遽不得親辭九廟此

山最高可望秦中玄宗悲感慟極左右不勝哀咽

陸賈得南越王趙佗所贈橐中裝萬金歸分五男各

令散居而賈携侍兒竟樂遊於五子之家每止士

日極其滋味承奉其寶劔珠玉隨身皆賜之雖非  
訓導亦為達見

魏鮑子都暮行於野見青生卒然心痛下馬為摩其

心有頃書生卒子都祝其囊中有素書一帙金十

餅乃賣二餅葬書生其餘枕之項下置素書腹上

而退其後數十年子都行有一駿馬逐之既而有

認馬者謂子都為盜因問兒所在子都具言於是

相隨往開墓取其兒歸葬金八餅在項下素書在

腹上舉家詣官稱子都之德由是子都聲名大振

獨異志

卷中

十七

魏毛玠字孝先為尚書人無敢以好衣食見者武帝

嘆曰吾不及毛尚書能移風俗

賈嬰征七國時得賜千金置之廡下任人所取不入

私室

宋昭王出亡謂其御者曰吾知所以亡者御者曰何

以知之昭王曰吾被服而立左右皆曰君麗者也

發言舉事左右皆曰君聖者也吾內外不見其過

安得不亡乎於是改行勿操後三年美行於宋宋

人迎之復位謚曰昭



晉王戎字濬仲性鄙吝家有綠李子熟時惠人必鑽破其核恐他種植之

王登出為荆南刺史送者盈路見路傍樹有一鵲巢乃自解衣上樹探弄鵲雛傍若無人

王右軍永和九年曲水會用鼠鬚筆蠶蠶紙為蘭亭記敘平生之札最為得意其後雖書數百本無一

得及者大令御史蕭翼密購得之爵賞之外別費億萬大令臨崩謂高宗曰以蘭亭殉吾孝也遂

隨梓宮入陵

漢張騫奉使上六月氏往返一億三萬里得蒲萄林安

石榴植之於中國

漢和億為畿外常有一虎害人億令設檻得二虎億曰害人者其頭一虎低頭億殺之其一虎放去自是猛獸皆山一境吏人以為神君

後漢鄭玄居山東有疑莫知所問遂往入關詣馬融三年不得目一日融大會遂見之登樓問其疑數

十段皆決語畢遂歸融謂門人曰玄既歸吾道東矣

宋索綝報兄之讐手殺四十人

魯公儀休為相歸見其妻織乃焚機而出謂其妻曰吾為相食祿今爾奪百姓之利使民安歸哉

韓康伯隱蕪肆賣價無二有二女子買藥不識康伯乃酬酢之康伯不移女子曰君何若康伯無二價也康伯乃逃去不知所在

高麗國王侍婢立王左右一旦有氣自天而下大如雞子入其口十月孕一男名曰東明善射王恐為國害欲殺之東明走彎弓射水魚鱉浮出而為梁

魏武帝嘗居銅雀臺及終令妓樂登臺望西陵而歌舞

鄭子華之弟子穢好聚鷄毛為冠鄭伯聞而惡甚使盜誘殺之君子曰服之不棄身之災以其非法服也晉大醫司馬程據上武帝雉頭裘詔曰此裘非常服損費功用遂命火於殿前焚之

陶潛在家每酒熟即以頭上葛巾漉酒畢復裹之

晉羊琇字雉野家富豪秋冬月造酒令人抱甕須臾

獨異志 卷中 十八

獨異志 卷中 十九



易之有頃便可熟

漢文帝儉約常集諫書囊而為帳所幸姬慎夫人衣不曳地

晉庾袞字叔褒父在常戒袞以酒及父歿日飲不止因責曰余廢先人之戒何以訓人乃携挺於墓前自杖三十

晉明帝十餘歲未為太子元帝坐之膝上問曰日與長安孰近答曰日近復問之何言日近答曰舉頭見日不見長安帝異之明日對羣臣復問之答曰

獨異志

卷中

二十

日遠長安近元帝甚驚問曰何以與昨日之對有異復答曰只聞人從長安來不聞人從日邊來帝愈竒之立為太子

管輅年七八歲時與鄰里小兒戲畫地為日月星辰之狀言不常父母禁之答曰家雞野鴿尚知天時况人乎哉

舜父瞽瞍納後妻讒言嘗言舜舜見小杖則受大杖則走故能保身於孝道

黃霸為潁川太守召吏方食於野亭鳥攫食霸見吏

曰汝為鳥攫食耶吏驚以為霸盡知其行止後不敢為非

秦敗豪傑之士爭取金玉唯任氏子獨為倉窖貯粟後穀食萬錢於是金玉寶貨盡歸任氏

何邵字敬祖日供口食計二萬錢而兼四方珍味雖三日帝廚之膳不及之也

呂氏春秋日以隋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人笑其用重求所輕也

唐初張公藝九世同居高宗東封過其家問之何以

獨異志

卷中

二十一

致然公藝執筆唯書百餘忍字餘無他言遂旌表其門

漢高祖既入關諸將劫珠玉寶貨唯蕭何獨收秦格式律令率為漢名相功居第一

阮循字宣子居貧年三十未日室王敦等飲錢為婚皆名士也時慕之者求入一錢不得

隋劉君良累代義居兄弟四人同氣大業末天下饑饉其妻欲勸分居乃竊取庭樹中鳥雛置諸窠中令羣鳥鬪競舉家恠之其妻曰今天下大亂戰爭



之秋禽鳥尚不相容况人乎君良知其計中夜遂攬妻髮大呼曰此乃破家賊召諸兄弟哭以告之而棄其妻居雖三院而共一厨

唐中宗爲天后廢於房陵仰天而嘆因拋一石於雲中心祝之曰我爲帝卽此石不落遂爲樹枝閣之至今猶存又有人渡水拾薪得一古鏡進之中宗照面其影中有人語曰卽作天子卽作天子未決旬踐居帝位

荀奉倩與妻情厚冬月婦病熱奉倩出露坐候體冷

獨異志

卷中

二十三

卽入殿之甚爲世所譏

玄宗幸蜀至利州吉伯渡有一白魚來御舟而過

河間王孝恭才智識畧時出於衆初受詔征蒲公祐

上有一器倏然變成血滿坐驚畏左右不測孝恭

自省無負神祇此變應是公祐時人服其先見

太公封於齊於逆旅主人晨起有一人謂曰客寢甚

其殆非就國者也太公蹶起卽路俄有追者至以

其出關遂止

齊桓公與管仲謀伐莒國人知之桓公謂管仲曰寡

人與仲父言國人知之何也管仲曰意者左右有

聖人乎今東都牙安在桓公顧曰在此管仲曰子

何以知之牙曰君子有三色是以知之仲曰何謂

三色曰歡欣衆悅鐘鼓之色愁倅哀憂衰絰之色

猛厲忠實兵革之色仲曰何以知其苦也曰君東

面南面指之口張而不掩舌舉而不下是以知其

苦也

朱敬則亳州末城人孝友忠鯁舉世莫比門表闕者

六所古今無之

獨異志

卷中

二十三

公儀休相魯國人園見妻蒔菜因拔去謂妻曰身爲

國相與民爭利非理也乃逐其妻

晉文公出伐衛公子仰而笑公問何笑公子曰臣笑

臣鄰人也臣之鄰人有送其妻適私家者道逢桑

婦而悅與之言然顧眎其妻亦有招之者矣是以

竊笑之公悟其言乃止引兵而還未到有伐其北

鄙者

昔有人海上日與鷗鳥狎引數百相從其父曰吾聞

鷗鳥從汝遊可與俱來吾玩之明日其人往羣鷗



翔而不下蓋以機萌於心而物懼也

姚泓將妻子降於劉祐祐斬之於建康市凡百里之內草皆焦而死

符堅委政於王猛小大無疑猛率其子皮謀反堅讓

曰丞相臨終以十具中為由不聞與子求位知子莫若父何斯言之驗也赦而不誅

唐甘露中中書舍人歐陽通起復判館每入朝必徒

跣至城門然後着鞋到直省所即席地籍藁非公

事不言未嘗啓齒歸經號慟無時國朝奪情惟通

獨異志 卷中 二十四 得理

漢宣帝足下有毛所居常有光耀

晉顏含有孝行兄幾服藥過多死於家含遂開棺復

生母妻家人盡勤倦含棄官侍兄疾十二年曾無

勞怠

宋燕相齊見逐罷歸召門尉陳饒等二十三人曰諸

大夫有能與我赴諸侯乎饒等皆伏而不對燕曰

悲乎哉士大夫易得而難用陳饒對曰非士大夫

易得而難用君不能用也君不能用即有不平

心是先諸已而責諸人其云何饒曰三斗之粟不

足於士而煮鴈鶩有餘食園果梨栗後宮婦女以

相携擲而士不得一嘗綾綺綺縠麗靡於常服而

士大夫不得以為緣財者君之所輕死者士之所

重君不能捐其所輕而使士致其所重譬若鉛刀

蓄之于將用之不亦難乎宋燕慙而避席曰燕過

矣

獨異志卷中 終

獨異志 卷中 二十五



獨異志卷下

唐 李元

趙簡子死而未葬而中年叛五日襄子舉兵攻之圍未匝而城自壞者十丈襄子令退軍吏諫曰君誅有罪而城自壞者天助也曷為退襄子曰吾聞於叔向曰君子不承人之危不扼人之險使其理城後攻之中罕聞之請降太康敗於洛之表十日不返其弟五人輦其母以從終失國

獨異志

卷下

漢王欲以趙王如意易太子呂后問計於張良曰南山有四皓隱而不仕於秦太子卑辭延之若四老人到挾太子一助也於是東園公夏黃公角里先生綺里季皆隨太子入謁高帝曰吾得天下不到今從吾兒遊何也四老曰陛下侮慢臣等耻來今太子賢明臣故佐之於是太子乃定高祖謂戚夫人曰羽翼已成難動搖矣  
嘉祐為相州刺史至都詢故事皆云前後太守多不生出郡城苟不流死則貶嘉祐按其圖籍自後

獨異志 卷下

周尉遲迥死王事始也乃為迥立廟四時享之後三年人拜大金吾到吳競加以冕服而其後皆榮遷去

漢耿壽昌置常平倉賤時糴粟貴時減價賣恤民以成為國之體也

唐崔羣為相清名甚重元和中自中書舍人知貢舉既罷夫人李氏因暇日常勸其樹庄田以為子孫之計笑答曰余有三十所美庄良田遍天下夫人復何憂夫人曰不聞君有此業羣曰吾前歲放春

獨異志

卷下

榜三十人豈非良田耶夫人曰若然者君非陸相門生乎然往年君掌文柄使人約其子簡禮不令就春闈之試如君以為良田則陸氏一莊荒矣羣慙而退累日不食

唐魏元忠神氣剛直初為洛陽令有罪戮於都市已坐訖天后以元忠有平徐敬業之功特赦免之承制者走而傳呼釋元忠傳呼先至執捉者扶令起元忠曰敕未至豈可求生有頃方至觀者咸服其安閒神異也



隋煬帝無道杜伏威以齊州叛煬帝遣陳稜擊之稜下偏裨射中伏威額伏威怒曰不殺射我者終不拔此箭由是奮擊而入獲所射者乃令拔箭畢然後斬其首携入稜軍中稜遂大敗

漢惠帝時叔孫通諷上曰古者春有獻今櫻桃熟願陛下取之獻果皆自此始

北齊高洋克暴貴嬪薛氏有小過遽殺支解之抱其股為琵琶彈之復嘆曰佳人難再得

唐滄景節度李同捷叛王智興帥徐泗兵討於棣州

獨異志

卷下

三

時同捷遣一能言者披短褐坐於城上戰棚罵智興軍吏耻之智興蒙衣掩耳不忍聞有一卒曰此可用拋石擊去其首智興喜曰若中賞汝千萬金乃具拋發一石正中其首隨石迸落軍中歡叫城上飛動

漢 宮威名聞於匈奴匈奴欲識使人求見宮宮啓帝曰域外重人形狀魁梧臣貌醜陋不如選壞偉者示之帝以大鴻臚卿應代之

東漢宦者張讓趙忠持國權引用屠沽人登清貴靈

帝語左右曰張常侍是我父趙常侍是我母故卒以滅漢者趙張是也

張安世每舉進賢達不令其知或有詣門謝者安世亦不見終身恨曰安有拜官公庭謝恩私門乎

虞氏梁之富人也起高樓臨大道日夕歌宴擊博於上博者勝拵口而笑適有三客過樓下飛鷲啣腐鼠墮客客舉面值其笑二客相與謀曰虞氏富樂久矣我不侵犯何為辱我乃聚眾滅其家諺曰驕奢之災禍非一致

獨異志 卷下 四

漢邴原曼容養志樂外權勢仕至六百石即免歸畏權而禍至也

張衡死蔡邕生時人以邕為張衡後身

唐初有闕稜者善用長刀刀長丈餘每下刀斃數人莫有嗣者

薄昭漢文帝舅以其殺漢使文帝不忍行法乃令朝臣衣喪服哭之昭遂自盡或云昭侍飲酌酒不滿一郎糾之昭既歸使人持刀殺糾者帝聞之怒故有此



北方有匈奴形質皆人而足如馬蹄謂之馬蹄突厥  
寶涓久成其妻蘇氏能詞織錦爲迴文詩敘離間阻  
隔之意以寄之其理縱橫皆旨義

賈逵年五歲姊抱聽隣家讀書及長俱能通經籍姊  
問曰吾未嘗教汝何得致然答曰姊抱聽讀書皆  
省之及成人更博羣書天下聞名載粟帛受業而  
家大富時人以爲賈逵舌耕

鍾繇年七十而納正室

衛青本平陽公主家參乘駙馬曹壽卒勅令擇國中

獨異志

卷下

五

貴居第一者尚之青最貴主問之曰是常爲我參  
乘如之何使者答曰當世無如將軍者遂尚平陽  
公主

漢武帝乳母恃恩家人縱橫帝怒乳母流於邊入辭  
帝郭舍人謂曰母今出時但屢顧我當救母不行  
母如其言乃顧舍人舍人罵曰媼何爲帝壯  
矣豈假汝乳耶帝於是悅遂不流乳母

秦優旃侍始皇立殿上奈法重非有詔不得輒動時  
天雨甚武士被盾立於廷優旃欲救之戲曰被盾

郎汝雖長立雨中我雖短立殿上始皇聞之乃命  
徙立廡下

漢高祖微時常與客過其丘嫂食客益羨嫂厭叔伴  
爲羨盡憂其釜高祖怨其嫂及爲帝封其子爲憂  
羨侯或問帝帝曰其母不長者

齊景公時有一人犯罪景公怒令支解之語曰有敢  
諫者誅晏子左手持其頭右手執刀仰問景公曰  
自古聖主明王支解人從何而始景公遽捨之曰  
罪在寡人

獨異志

卷下

六

梁元帝眇一目寵徐姬姬性妬後怨帝每召至卽救  
半向見之意者以帝一目非爲全向也帝視殺之  
尸鄉有祝雞翁善養羣雞皆有名呼之販賣雞卵獲  
億萬一旦逃入山不知所之

李懷光旣叛於蒲朝廷以法誅之有子七人其長曰  
銛謂諸弟曰我兄弟不可死於兵卒之手曾不自  
裁於是執劔俱斬弟首堆積疊之立劔於中以心  
淬劔乃洞於胸聞者傷之

鄭之管城有居人鄭虔章者落菟盃酒間年五十餘



無聞焉日醉歸寢賓署中夕引手取酒器遂為鬼  
拽臂入坑逡巡至膊其人荒叫親戚舉燭俱至相  
與牽爭而不能制漸入至胸臆頭遂入地俄然全  
身陷沒若墮水者乃合衆村斂鏹掘之深丈餘得  
一枯骨可長八九寸又復旁搜無所見因出而葬  
之

王鶚為辛京果下偏裨杲時帥長沙甚易之一旦擊  
毬馳逐既酣鶚仰天呵氣高數丈若白練上衝杲  
謂妻曰此極貴相遂以女弟配之鶚終為將相

獨異志

卷下

七

西極有獻續絃膠者帝不信即斷而接之使人挽拽  
及他處斷而接者如故

魏國有女子極美麗踰時不嫁以右膝上常患一瘡  
腫膿水不絕遇華佗過其父問之佗曰使人乘馬  
牽一栗色犬走三十里歸而截犬右足挂之俄頃  
一赤蛇從瘡而出入犬足中其疾遂愈

玄宗朝有張果老先生者不知歲數出於邢州帝迎  
於內禮敬甚問無不知者一旦有道士葉靜能亦  
多知解玄宗問果老何人靜能答曰臣即知之然

臣言訖即死臣不敢言若陛下免冠跣足救臣臣  
即能活帝許之靜能曰此混沌初分白蝙蝠精言  
訖七竅血流偃仆於地玄宗遽往果老徐曰此小  
兒多口過不謫之敗天地間事耳帝哀懇久之果  
老以水噴其面復生其後果老辭歸邢州所隱之  
處俄然不知所往

後漢劉焉字君卿靈帝時為太常見王室多故意求  
之交吐欲避難侍中董扶謂焉曰常見益州有天  
子氣焉乃求益州遂拜之既而至蜀思扶之言咸

獨異志

卷下

八

造乘輿旌旗一如王者之制忽一旦天火下燒所  
造作物蕩盡焉疽背而死

始皇時長安縣忽有大水漲而欲沒縣主簿全幹入  
白明府謂幹曰今日卿何作魚面幹曰明府亦作  
魚頭言訖遂陷為湖

唐宰相王涯奢豪貴極庭穿大井合木為櫃嚴其鎖  
鑰天下寶玉珍珠瓊璧投置水中汲水供涯所飲  
未幾犯法為天兵梟戮而赤族其肉色並如金

神異記注曰西南大荒中有獸形如兔人面而能言



心常欺人言東即西言南即北其名曰詭

吳孫權獵於武昌有神女見曰今日當獵異獸忽然不見俄頃獵得一豹女復見曰可豎其尾於我處而立祠焉或曰豹尾之設自孫權始焉

三十國春秋偽前梁張重華在梁州欲誅內河張柞柞廐馬數十匹同時皆無尾未幾柞遇禍

唐賈直言德宗朝父洩漏禁中事帝怒賜鴆酒直言白中使請自執器以飲其父中使然之直言既持杯而自飲之立死酒自左足間出復活具奏遂流

獨異志

卷下

九

其父於南海遇恩歸還東平以勁直名聞拜諫議大夫直言妻董氏亦奇節直言隨父流所謂董氏曰生死莫期不復相見令其改適董入室以繩縛髮取筆令直言封之啓曰非君不解畢死不開其後二十二年再會舊題宛然以油沐之其髮俱墮太宗朝罷歸而含怒曰終須殺此田舍奴文獻皇后問曰大家嗔怨誰也帝曰只是魏徵老兵對衆辱我后入院衣襟翟下殿拜帝驚問曰何也后曰妾聞主聖臣忠徵能直言非大家聖德不有忠臣妾

敢慶賀帝大悅益重魏徵

曹操密語左右一人曰汝明日可挾一刃入吾室中吾令人執汝汝勿言吾有重報於汝其人不悟遂緘默至於死操用此以惑衆能察人眉睫之用也

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強晉而霸楚越

唐張文成七登科選員半千云張子之文如青錢萬棟萬中時人以文成爲青錢學士

唐狄仁傑爲大理寺丞申中上考考功駁下問有何勞績寺復執申曰歲凡斷獄一萬二千考功特昇

獨異志

卷下

十

上下考

齊高洋殘酷其弟南陽王淖獻計令取羣蝎置斛中俛斷一人爲蝎所螫哀號宛轉不勝其苦洋笑飛書謂其弟曰有此樂事何不早言之

玄宗御勤政樓下設百戲坐安祿山於東閣者肅宗諫曰歷古今無臣下與君王同坐閣戲者上曰渠有異相故禳之又嘗與之夜讌祿山醉化爲猪而龍頭左右遽告帝曰渠龍首猪身無能爲也終不殺之卒亂中國



河上公嘗居河上不知姓字無營欲不履城郭文帝召之不至乃就見之自云窮老子一經甚侮侵於世與帝語之帝曰吾君也公卿也豈無敬君之禮乎公遂躍起空中曰吾上不在天下不在地帝雖尊於我何加帝謝之乃下共論老子經之義帝不能屈

獨異志

卷十

十一

太宗以魏徵為人鏡謂左右曰以古為鏡見成敗以銅為鏡知美醜以人為鏡知善惡吾用此三鏡以辨興衰今魏徵死吾失一鏡

李衡江陵種橘千樹歲收其利謂其子曰吾有木奴千頭可為汝業當終身衣食也

蔡彤為遼東太守三十年帝嘉其功賜錢百萬周亞夫平七國歸不得任用怏怏不樂帝覺之因譙與肉大載不設筋亞夫有怨色帝付廷尉饑食菜席九十日至餓死先時人相其有縱理入口當

死果然

呂蒙隨姊夫鄧當擊賊年十六呵叱而前當不能禁止歸言於母曰貧賤誰可居設有功富貴可致又曰不探虎穴焉得虎子遂成大名

隋文帝在位時已無道天下船長三丈謂其既大必能藏匿奸黨並令沒入官

昔有人出行逢一兔走頭擊樹而死其人得之後日忘家失業專坐此樹下守兔有過者見之問汝何守株也如是

獨異志

卷下

十二

後漢竇武生時其母并生一蛇乃送山中及武母死有大蛇至母棺柩側蜿蜒磕頭血流而去

郅都為濟南太守誅豪族三百餘家不顧妻子

後漢章逞母宗氏博究經典置生徒一百二十人隔紗窻授業

荀崧有女名灌崧為襄陽太守為杜曾所圍崧欲求救於平南將軍石覽灌年十三率勇士千餘人踰城突圍且戰且前詣覽乞救覽假兵救崧賊遂走散



裴武何力西蕃酋種太守授右驍衛將軍早立功勳  
太宗征遼至白雀城爲賊所圍腰中賊稍瘡極重  
帝囚傳令及拔賊城得行稍者高突鶴鷄太宗捉  
付何力令自殺曰犬馬猶爲其主况於人乎彼爲  
其主用刃而刺臣者是勇也本不相識豈是冤讐  
遂捨之

郗超有曠世之度每有宴素後進力引拔之死日爲  
其作誄者四千餘人

魯肅以義氣周急爲意周瑜爲巢長居母喪過肅求  
獨異志

卷十

十三

糧時肅有米兩囤各三千斛指一囤與瑜瑜肯之  
遂定交卒嗣吳

晉王卓妻鍾氏名琰有藻鑿生女子淑求夫有兵家  
之于甚俊欲妻之令與郡吏處琰自帷中竊視之  
曰此人才足拔萃然地寒壽促不足展其器遂止  
其人數月卒

伊尹負鼎以干湯湯令調味甚甘得進見湯問之答  
曰使臣調國亦如是遂以爲相歷成王道

玄宗幸蜀裴士淹從駕馬上以商賈當時卿相士淹

曰姚元之如何上曰才而健者也宋璟如何上曰  
賢而泥者也論及數十人皆當其目未聞李林甫  
如何上曰妬賢嫉能古今無比士淹曰若陛下知  
之何委用如此之深也上俛首而無言

晉杜預拜荊州賀客皆集平琇與裴楷後至客坐連  
牀琇怒曰杜預以連榻待客拂衣而出

武宗朝宰相李德裕奢侈極每食一杯羨費錢約三  
萬雜寶貝珠玉雄黃朱砂煎汁爲之至三煎即棄  
其滓於溝中

獨異志

卷下

十四

漢昭帝納上官桀孫女其父名安策立爲后方年六  
歲

唐蕭穎士開元中年十九歲擢進士第儒釋道三藝  
無不該博然性褊躁忿戾無比常使一傭僕曰杜  
亮每一決責便至瘡痍養平復爲其指使如故人  
有勸亮曰子傭夫也何不適善主而自苦若是答  
曰愚豈不知但愛其才慕其博奧以此戀戀不能  
而卒至於死也

吳諸葛恪妻晨起對粧臺一婢侍後忽躍身觸棟張



目大叫曰室家被害有頃家人歸曰恪為孫峻所殺

陳仲弓異聞記曰張廣定者遭亂避地有一女子四

歲不能走又不忍棄之乃懸籠於古塚中意謂他

日得骸骨及三年歸引取之見其尚活問之女答

曰食盡則餒見其旁有物引頸呼吸則效之故能

活廣定入視之乃一龜也陳寔之言固當不妄

玄宗偶與盛王博召太真妃立觀俄而風冒妃帔覆

樂人賀懷智巾幘香氣馥郁不滅後幸蜀歸懷智

續異志 卷十 十五

以其巾進於上上執之潛然而泣曰此吾在位時

西國有獻香三丸賜太真謂之瑞龍腦

晉荀奕女適陰瑜周歲瑜卒奕以女才高氣逸愍其

少寡欲奪志再嫁郭奕遣所親人問之女私挾刃

至奕奪之其後廣集親族設大宴方合令奕突出

見之女令四角備燭與奕相見奕但危坐即令備

浴女遣二侍者出家以取他物乃刺臂血書扇曰

以屍還陰氏自縊而死

晉者愚公居山之陰而出入有阻乃勗勵子孫移之

山神見曰山極崇高以何可移公曰吾生有子子復有孫子子孫孫誓而移之何為不可於是神命夸娥氏為之移之

秦於驪山之下坑儒士二百四十人焚詩書皆用李斯之計欲愚黔首焉

赫連勃勃本號屈子自改其姓云赫連勃勃言輝赫與天連殺人積其頭為京觀謂之髑髏臺蒸土築

城錐刺入即杖築者死刺之不入即鍛錐者死其造器射入甲者殺鎧匠不入者殺弓匠莫知所措

續異志 卷十 十六

奕周興嗣為散騎常侍聰明多才思武帝出千言無章句令嗣次之因成千字文歸而兩目俱喪及死

開視之心如掬燥泥

劉幽求自朝邑尉為中書舍人三日內拜相

太宗謂虞世南一人有五絕一日博聞二日德行三日書翰四日詞藻五日忠直圖形凌煙壽年八十

一終

公孫瓚既殺劉虞則見有勝已者皆殺之男子年七

歲者不許入城傳達皆用婦人令語音雄者宣揚



其命

紹逼急乃先縊其妻兒姊妹然後自赴火而死

魏武殘人性命重伎藝有一歌兒性甚慧而聲嚮入

雲操愛其聲未忍殺乃於羣妾中求得二人聲如

歌者密令教授數月乃成聽之立殺其前者

晉范滂字明友時齊王芳被廢明友哭甚慟因不仕

景王輔政召之不赴稱疾佯狂不言足不履地人

不聞音家有婚姻諮訪之合意者即色不變否者

即卧寢不安家人以此候其旨於所寢之車

獨異志

卷下

十七

唐狄仁傑為安撫使除去淫祠一千二百所

張巡守寧陵事急心孤每戰喊一聲即厲數行飛逆

阮籍居母喪有吊客至籍哭即嘔血伏雞滑澆

時苗為壽安令謁治中蔣濟濟醉不見之歸而刻木

為人書曰酒徒蔣濟以弓矢射之牧長聞之不能

制

季孫相魯家無衣帛之妾櫪無食粟之馬

哀牢夷其先有婦人名沙壹居哀牢山捕魚水中觸

沈木若有感因妊孕十月而生十子今西南夷其

齋也

唐高祖起義并州弟三女柴紹妻聚兵鄆杜間以應

高祖高祖登位後封平陽公主號娘子軍克著勳

績獲封邑不因夫子者葬用鹵簿自此始

魏文侯問孤卷子曰父子兄弟臣賢足恃乎對曰父

賢不過堯而丹朱傲子賢不過舜而瞽瞍拘兄賢

不過舜而象傲弟賢不過旦而管誅臣賢不過湯

武而桀紂伐君欲理國賢可恃乎

常縱有疾老子曰先生疾甚能無教語弟子乎縱乃

獨異志

卷下

十八

大其口示老子曰舌存乎曰存豈非柔耶齒亡乎

曰亡豈非剛耶縱曰天下事盡矣

子產聞婦人哭使人執而拘之果手刃其夫者御者

問曰何以知之子產曰夫人所親也有病則憂臨

死則哀今夫已死不哀而懼是以知有奸也

隋朝徐德言妻陳氏叔寶妹因懼亂不能相保德言

乃破一鏡分之以為他年不知存亡但端午日各

持其半鏡於市內賣之以圖相合至期適市果有

一破鏡德言乃題其背曰鏡與人俱至鏡歸人不



歸無復嫦娥影空餘半月輝時陳氏爲楊素所愛見之乃命德言對飲三人環坐令陳氏賦詩一章節還之陳氏詩曰今日何遷延官對舊官笑啼俱不敢方驗作人難素感之乃還德言

昔宇宙初開之時只有女媧兄妹二人在崑崙山而天下未有人民議以爲夫妻又自羞耻兄卽與其妹上崑崙山呪曰天若遣我元妹二人爲夫妻而煙悉合若不使煙散於煙卽合其妹卽來就兄乃結草爲扇以障其面今時人取婦執扇象其事也

獨異志

卷下

十九

月哀左伯陶二人爲友而賢俱詣道途其遇風雨糧盡計不俱存角哀乃併糧與伯陶得濟角哀入空樹中餓死

獨異志卷下終



錄異記序

蜀光祿大夫尚書都侍郎廣成先生柱國公杜光庭撰

怪力亂神雖聖人不語經誥史冊往往有之前  
達作者述異記博物志異聞集皆其流也至於  
六經圖緯河洛之書別著陰陽神變之事吉凶  
兆朕之符隨二氣而生應五行而出雖景星甘  
露合璧連珠嘉麥嘉禾珍禽珍獸神之靈液卿  
雲醴泉異類為人人為異類皆數至而出不得  
不生數訖而化不得不沒亦由田鼠為鴛野雞

六錄異記序

為蜃雀化為蛤鷹化為鳩星精降而為賢臣獄  
靈升而為良輔今古所載其徒實繁又若晉石  
華神憑人約物鳥血魚火為災為異有之乍驚  
於聞聽驗之乃關於數歷大區之內無日無之  
聊因暇辰偶為集錄或徵於聞見或採諸方冊  
庶好事者無忘於披繹焉命曰錄異記臣光庭  
謹叙

錄異記序

題錄異記

杜光庭以方術事蜀昶是以昶亦好為方士房  
中之術觀其所著錄異記大都摭拾他說間入  
神僊玄怪之事用相證實如所記黃齊遇什邡  
老人言蜀之山川合為帝王都而蜀字若去虫  
著金正應金德久遠王于西方四海可服此蓋  
意在媚昶也使誠以蜀作號正可與以龔作名  
為配至謂仙人許君夢神人請作水陸大醮可  
以證道及司馬凝正誼醉闢毆毛意歡有一妻

六題錄異記

一女皆自為儕輩不妨嬌酒誘瓦齋醮錢地耳  
又如淮南王事一本葛洪神仙傳而謬加八公  
姓名村鄙可笑而異人僅如廩君祗全節晉書  
載記則杜宇驚令反不足異邪即其載利州楊  
謨洞有神仙出見亦聊略數語竟不知所見仙  
人即山下王氏因飲病僧餘水闔門飛入洞中  
耳此皆學凡識近急于成書取悅于昶故率率  
如爾蜀檮杌謂昶好學為文皆本于理見此得  
無謂姑妄言之為作捧腹大噱沈士龍識



余嘗讀唐書竇桂娘初為李希烈強取桂娘謂  
父曰慎無戚我能滅賊後與希烈親將陳仙奇  
妻竇陰結卒以誅賊滿門每歎桂娘忠智有大  
男子所不及者及見錄異記所載巧工劉萬餘  
計誘黃巢大修城隍陰置其錢穀巢亦竟用此  
敗又樂工鄧慢兒至死不肯為巢一奏琵琶茲  
二人即優伶乎忠皆可錄而萬餘功不在桂娘  
下乃唐書絕不見收蓋以桂娘為杜牧所記光  
庭羽流人忽以為誕不足信故歐宋取彼削此

不題錄異記

七

亦所託有幸有不幸也然光庭記朱桃椎茆茨  
賦謂是薛稷賦贈而蜀志作朱自賦宋劉光祖  
朱真君祠堂記亦謂賦作自朱余因詳翫其序  
云孔子達士仍遭沮溺之譏叔夜高人乃被孫  
登之請使朱自賦不宜張翽乃爾為薛賦無疑  
又賦中語與蜀志時有小異處至末光庭刪其  
未會昔時三箇士無故將身殞二桃二句改韻  
結之較似閒雅胡震亨識  
題錄異記

錄異記目錄

卷第一

仙

卷第二

異人

卷第三

忠

孝

感應

異夢

卷第四

鬼神

卷第五

龍

異虎

異龜

異龜

異蛇

不錄異記目錄

一



異魚

卷第六

洞

卷第七

異水

異石

卷第八

墓

錄異記目錄

二

錄異記目錄終

錄異記卷之一

蜀杜光庭撰 明胡震亨毛晉同訂

仙

鬼谷先生者古之真仙也云姓王氏自軒轅之代歷於商周隨老君西化流沙泊周末復還中國居漢濱鬼谷山受道弟子百餘人惟張儀蘇秦不慕神仙好縱橫之術時王綱頽弛諸侯相征陵弱暴寡于戈雲擾二子得志肆唇吻於戰國之中或遇或否或屯或泰以辯

錄異記卷一

誦相高爭名貪祿無復雲林之志先生遺儀秦書曰二君足下功名赫赫但春到秋不得久茂日既將盡時既將老君不見河邊之樹乎僕馭折其枝波浪激其根此木非與天下人有仇怨所居者然也子不見嵩岱松栢華霍之樹上葉凌青雲下根通三泉上有玄狐黑猿下有豹隱龍潛千秋萬歲不逢斤斧之患此木非與天下人有骨血蓋所居者然也今二子好雲路之榮慕長久之功輕喬松之



永延貴一夕之浮爵痛焉悲夫二君痛焉悲夫二君儀秦答書曰先生秉德含弘飢必噉芝英渴必飲玉漿德與神靈齊明與三光同不忘賜書戒以貪味儆以不敏名聞不昭入秦匡霸欲翼時君刺以河邊喻以深山雖素空闔誠街斯旨儀等曰偉哉先生玄覽遐鑒興亡皎然二子不能抑志退身甘蓼蟲之樂棲竹葦之巢自撥泯滅悲夫痛哉

廬山九天使者開元中皇帝夢神仙羽衛千乘

六錄異記卷一

二

萬騎集於空中有一人朱衣金冠乘車而下謁帝曰我九天採訪巡糾人間欲於廬山西北置一下宮自有木石基址但須工力而已帝即遣中使詣山西北果有基跡宛然信宿有巨木數千段自然而至非人力所運堂殿廊宇隨類致木皆得足用或云此木昔九江王所採擬作宮殿沉在江州湓浦至是神人運來以供所用廟西長廊柱礎架虛在巨澗之上其下泪流奔響滋宵不測久歷年歲曾

無危墊初構廟時材木自至一夕巨萬皆有水痕門殿廊宇之基自然化出非人版築常有五色神光照燭廟所常如晝日揮斤運工略無餘暇人力忘倦旬月告成畢工之際中使夢神人曰藉聖丹綠廟北地中尋之自得勿須遠求於是訪之採以充用略無所闕既而建昌渡有靈官五百餘人若衣道士服者皆言詣使者廟今圖像存焉初玄宗夢神人日因召天台鍊師司馬承禎以訪其事承禎奏

六錄異記卷一

三

曰今名山嶽瀆血食之神以主祭祠太上其妾有威福以害蒸黎分命上真監莅川嶽有五嶽真君焉又青城丈人爲五嶽之長潛山九天司命主九天生籍廬山九天使者執三天之錄彈糾萬神皆爲五嶽上司蓋各置廟以齋食爲饗是歲五嶽三山各置廟焉鄂州黃鶴樓前江中云有羅真人碑言是羅真人曾於鄂州化見頭爲雙髻年可四十餘於民家傭力未嘗言語忽一旦郡中大設於衆



中叱責一人令其速去此人驚懼拜謝奔入樓下江中眾皆異之太守窮其所以答云所叱者江中白龍也潛欲害此城池吾故叱之遣去太守疑其詐試請一見白龍驗其虛實此人與太守登樓以符投之俄而江上晦暝白龍卽見長數百丈眾皆見之尋復遣去此人是羅真人也今羅公遠真人於蜀頻見多土水旱之事鄂州所見亦恐是公遠耳

淮南王安好神仙之道海內方士從其游者多

錄異記卷一

四

矣一旦有八公詰之容狀衰老枯槁偃僂闇者謂之曰王之所好神仙度世長生久視之道必須有異於人王乃禮接今公衰老如此非王所宜見也拒之數四公求見不已闇者對如初八公曰王以我衰老不欲相見却致年少又何難哉於是振衣整容立成童幼之狀闇者驚而引進王倒屣而迎之設禮稱弟子曰高仙遠降何以教寡人問其姓氏答曰我等之名所謂文五常武七德枝百英壽千

齡葉萬椿鳴九臯修三田岑一峯也各能吹噓風雨震動雷電傾天駭地迴日駐流役使鬼神鞭撻魔魅出入水火移易山川變化之事無所不能也時王之小臣伍被曾有過恐王誅之心不自安詣闕告變證安必反武帝疑之詔大宗正持節淮南以案其事宗正未至八公謂王曰伍被人臣而誣其主天必誅之王可去矣此亦天遣王耳若無此事日復一日人間豈可捨哉乃取鼎煮藥使王服之

錄異記卷一

五

骨肉近三百餘人同日昇天鷄犬舐藥器者亦同飛去八公與王駐馬於山石上但留人馬蹤跡不知所在宗正至以此事奏帝帝大懊恨命誅伍被自此廣招方士亦求度世之藥竟不得其後王母降時授仙經密賜靈方得尸解之道由是茂陵玉箱金杖再出人間抱犢道經見於山洞亦示武帝不死之跡耳成都至真觀道士黎元興龍朔年中於學射山欲創造觀宇夜夢神人引昇高山大殿之中



謁見中央黃老君身長數丈髭鬚皎白戴金鳳冠著雲霞衣侍衛十餘人顧謂元興曰吾近有材木可構此觀無煩憂也如此再夢數日有人於萬歲池中乘舟取魚或見水色清澈池底大木極多以告元興元興令人取之得烏楊木千餘段至有長百尺者以用起觀作黃老君殿依夢中像塑之又制三尊殿講堂齋壇房廊門宇木皆足用

永平四年甲戌利州刺史王承賞奏深渡西入

六錄異記卷一

六

山二十里道長山楊謨洞在峭壁之中上下懸險人所不到洞中元有神仙或三人或五人服飾黃紫往往出見是時所見人數稍多詔道門威儀凝真大師默鑒先生任可言內大德施昭訓齋青詞御香與內使楊知淑同往醮謝又復出見如初詔改景谷縣為金仙縣道長山為玄都山楊謨洞為紫霞洞仍封玄都山主者為玉清公置紫霞觀以旌其事縣令李鑄賜緋魚袋正授

恩州大江之側崖壁萬仞高處有洞門中有仙人江中舡人叫聲呼之往往即出多着紫衣下窺江岸躊躇久之方去洞下江灘水淺往來舟舡於此般載上岸船輕然後可行有旭川劉宰宏曾過此灘舟人具話其事因呼數聲仙人果出山上絕頂多有石笋迥然挺拔高者僅十尺亦有數百尺者皆光色潔白如凝酥積雪人跡不到大都黔峽諸山有大酉小酉皆是絕跡勝境為神仙所居

七錄異記卷一

七

蘇校書者好酒唱望江南善製毬杖外混於衆內潛修真每有所闕即以毬杖干於人得所酬之金以易酒一旦於郡中白日昇天約是壬申癸酉年也晉州汾西令張文渙長官說此

仙人許君居世之時嘗因修觀工用既畢欲刻石記之因得古碑文字形缺不可復識因刻去舊文刊勒新記自是恍惚不安暇日徐步庭砌聞空中語曰許君許君速詣水官求救







以尺牘並笑傲不荅太子少保河東薛公稷  
 初為彭山令聞其風而說之乃作茆茨賦以  
 贈焉洎解印還京假途就謁其室已虛矣但  
 遺蹤宛然訪於鄉里云朱公或出或處或隱  
 或顯蓋得道者薛公題讚於其壁而還長安  
 復數年鄉人時見朱公而竟不知所在其所  
 隱之石今亦不見巨木之下惟石洞存焉近  
 年石洞長亦閉塞後宰邑好事者刻賦為碣  
 立于洞門官道之側然鄉邑祈請焚香禱祝  
 者頗有靈應自非得道證品孰能與於此乎

不錄異記卷一

十

賦

若夫虛寂之士不以世務為榮隱遯之流乃  
 以閑居為樂故孔子達士仍遭沮溺之譏叔  
 夜高人乃被孫登之誚况復尋山翫水散志  
 娛神穩卧茆茨之間屬想青雲之外逸世間  
 之煩襟遂明時之高志而已矣其辭曰  
 若乃觀余庵室修諸陋質野外孤標山旁迥  
 出峭壁則崩剝而通風懸崖則摧頽而瀉日

時或居閒晚思景媚青春陶斯礪谷委此心  
 神削野藜而作杖卷竹葉而為巾不以聲名  
 為貴不以珠玉為珍自然風前引嘯月下高  
 眠庭唯三徑琴則一弦散誕池塘之上逍遙  
 巖壑之間逍遙兮無所託志意兮還自樂向  
 明月以彈琴對清風而緩酌望嶺上之青松  
 聽雲間之白鶴用山水以優游忘琴書之寂  
 寞谷中偏覺鳥聲多聲多音韻自相和見許  
 毛衣真亂錦聽渠聲韻宛如歌調弦聲緩急

不錄異記卷一

十一

向我茆茨集時逢雙燕來屢值遊蜂入冰開  
 綠水更應流草長堦前還復濕吾意不欲世  
 人交吾意不羨功名立將知世事盡徒勞爭  
 似幽棲長自哉

讚

先生知足離居盤桓口無二價食惟一餐築  
 土為室卷葉為冠斲輪之妙齊扁同歡

錄異記卷之一



錄異記卷之二

蜀杜光庭撰

異人

李特字玄休廩君之後昔武落鍾離山崩有石穴二所一赤如丹一黑如漆有人出於赤穴者名務相姓巴氏有出於黑穴者凡四姓皐氏樊氏栢氏鄭氏五姓皆出皆爭為長於是務相約以劍刺穴能著者為廩君四姓莫著而務相之劍懸焉又以土為船雕畫之而浮

本錄異記卷之二

水中曰若其船浮者為廩君務相船又獨浮於是遂稱廩君乘其土船將其徒卒當夷水而下至於鹽陽鹽陽水神女子止廩君曰此魚鹽所有地又廣大與君俱生可止無行廩君曰我當為君求廩地不能止也鹽神夜從廩君宿旦輒去為飛蟲諸神皆從其飛蔽日廩君欲殺之不可別又不知天地東西如此者十日廩君即以青縷遺鹽神曰嬰此即宜之與汝俱生不宜將去汝鹽神受而嬰之廩

君至礪石上望膺有青縷者跪而射之中鹽神鹽神死羣神與俱飛者皆去天乃開玄廩君復乘土舡下及夷城夷城石岸曲泉水亦曲望之如穴狀廩君嘆曰我新從穴中出今又入此柰何岸即為崩廣三丈餘而階階相承廩君登之岸上有平石長五尺方一丈廩君休其上投策計算皆著石焉因立城其旁而居之其後種類遂繁秦并天下以為黔中郡薄賦歛之歲出錢四十萬巴人呼賦為賓

本錄異記卷之二

二

因謂之賓人焉

袁起者後漢時湘中人在鄉忽醉三日始醒起吐皆聞酒氣自云起與天人共飲後任漢陽令逆說豐儉有驗白日判陽夜判陰忽乘雲而上天不知所在

契真先生李義範住北邙山玄元觀咸通末已數年矣每入洛城徽安門內必改服歇轡焉有李生者不知何許人年貌可五十餘與先生叙宗從之禮揖詣其所居有學童十數輩



生有一妻一男其居甚貧窶日不暇給自此先生往來多止其學中異常欸狎忽一夕詣邙山與先生爲別擁鑪夜話問其將何適耶生曰某此別辭世矣非遠適也某受命於冥曹主給一城內戶口逐日所用之水今月限既畢不可久住後三日死矣五日妻男葬某於此山之下所缺者雇送終之人少一千錢託道兄貸之故此相囑兼告別矣因曰人世用水不過日用三五升過此極有減福折算

六錄異記卷二

三

切宜慎之問其身後生計生曰某妻聘執喪後夫姓王某小男後當爲僧然其師在江南二年外方至名行成未至間且寄食觀中也先生曰便令入道可乎生曰伊是僧材不可爲道非人力所能遣此並陰騭品定言訖及晚告去自是累阻寒雪不入洛城且五日矣初霽李生之妻與數輩詣先生云李生謝世今早葬於山下欠一千錢云嘗託先生助之故來取耳仍將男寄先生院後江南僧行成

果至宿於先生之室因與李生之男委之行成欣然携去云既有成約當教以事業度之爲僧二歲餘行成復至已爲僧矣誦得法華經甚精熟焉初先生以道經授之經年不能記一紙人之分定信有之焉果僧材也

李業舉進士因下第過陝號山路值暴雨投村舍避之隣里甚遠村家只有一小童看舍業牽驢庇於簷下左軍李生與行官楊鎮亦投舍中李有一馬相與入止舍內及稍霽已

六錄異記卷二

四

暮矣小童曰阿翁昂欲歸不喜見賓客可去矣業謂曰此去人家極遠日勢已晚固不可前去也須臾老翁歸見客欣然異禮延接留連止宿既曉懇留欲備饌業媿謝再三因言曰孫子云阿翁不愛賓客某又疑夜前去不得甚憂怪及不意過禮周旋何以當此翁曰某家貧無以佇賓慙於接客非不好客也然三人皆節度使某何敢不祇奉耶業曰三人之中一人行官耳言之過矣翁曰行官領節



鉞在兵馬使之前秀才節制在兵馬使之後然秀才五節鉞勉自愛也既數年不第業從戎幕矣明年楊鎮爲仇士良開府擢用累職至軍使除涇州節度使李與鎮同時爲軍使領邠州節度業以討党項功除振武邠涇凡五鎮旄鉞一如老翁之言

景知果亦有道者也居寶垂山與虎豹同處馴之如家犬焉鴉數隻集其肩臂之上鳴戲爲常又有巨蛇時出知果叱而遣之蜿蜒而去

錄異記卷二

五

虎三數頭於庭中月夜交搏騰踏既甚知果怒持白挺擊之遂散去知果於觀側薙草兔卧草中不驚手移於他所如猶犬耳其狎異類也如此一旦失所之

鳳州賓佐王郢員外時在相國滿在相府幕中籌畫賓佐最爲相善有客任三郎者在焉府中僚屬咸與之相識而獨親於王居無何忽謂王曰或有不小失意抑吾子之福也又旬日王忽失主公意因稱疾百餘日主公致於度

外音問杳絕任亦時來一日謂王曰此地將受災官街大樹自枯事將逼矣葉隕之時事行也可速求尋醫以脫此禍王以主公之怒未息深以爲不可任曰但三貢啓事必有指揮如其言數日內三貢啓乞於關隴已來尋醫果使人傳旨相勉遽以出院倒錢匹段相遺倍厚於常王乃入謝留宴又遺絲纈錦繡之物及其家不旬即促行北去滿相於郊外宴餞臨岐之賦僅二百餘十五六日至吳山

錄異記卷二

六

縣僦居而止又十來日鳳州人言已軍變矣滿公歸襄中同院皆死於難王獨免其禍任公問其所舍再往謁之失其所在矣

黃齊衙隊軍徧禪也常好道行陰功有歲年矣於朝天嶺遇一老人髭鬚皎白顏色瓊孺肌膚如玉與之語曰子既好道五年之後當有大厄吾必相救勉思陰德無違前志其後齊下峽舟舡覆溺流至灘上如有人相拯得及於岸視之乃前所遇老人也尋失所在自是



往往見之忽於什邡縣市中相見召齊過其所居出北郭外行樹林中可三二里卽到其家山川林木境趣幽勝留止一夕因言曰蜀之山川是大福之地久合爲帝王之都多是前代聖賢鎮壓崗源穿絕地脉致其遲晚凡此去處吾皆知之又蜀字若去虫著金正應金德久遠王於西方四海可服汝當爲我言之及明相送出門已在後城山內去縣七十餘里旣歸亦話於人終無申達之路數月齊

六錄異記卷二

七

卒

夔州道士王法玄舌大而長呼文字不甚典切常以爲恨因發願讀道德經夢老君與翦其舌覺而言詞輕利精誦五千言頗有徵驗道士邾法遵居廬山簡寂觀道行精確獨力檢校以歷數年全無徒弟忽夢玄中法師謂之曰汝無人甚見勤勞今有二童子所恨年小耳旣覺話之於衆出山過民王家有孩子年纔一晷見法遵至來抱其足不肖捨去法遵

去後晝夜啼號累日不息法遵至則欣然迎之其父母曰三五年後卽捨爲童子又一小兒姓劉眼有五色光父母疑其怪異因炙眼尾其光遂絕已四五歲捨在觀中今稍長成相次入道果符玄中夢授之語矣

湖南判官鄭郎中蕘庭今爲連州刺史頃於岳下寄褐其兄魚監紉誕一男當生之時有鶴七隻盤旋居處至七日鶴又來至百二十日二十七鶴俱來天地晴朗雲物稍異皆經日而去所產之子性頗淳厚儀貌整肅卽以鶴爲名天復庚申年也四明山道士焦隱黃立傳記其事矣

六錄異記卷二

八

燉煌公李太尉德裕一旦有老叟詣門引五六輩昇巨木請謁焉闕者不能拒之公異而見之叟曰某家藏此桑寶三世矣某已老矣感公之好奇搜異是以獻爾木中有奇寶若能者斲之必有所得洛邑有匠計其年齒且老或身已歿子孫亦當得其旨訣非洛匠無能



斲之者也公如其言訪於洛下匡已殂矣其子應召而來睨而視之曰此可徐而斲之矣因解爲二琵琶槽自然有白鶴羽翼爪足巨細畢備匠料之微失厚薄不中一鶴少其翼公以形羽全者進之自留其一今猶在民間水部員外盧延讓見太尉之孫道其事

洪州北界大王埠胡氏子亡其名胡本家貧有子五人其最小者氣狀殊偉此子既生家稍克給農桑營贍力漸豐足鄉里咸異之其家

不錄異記卷二

九

今此子以舡載麥泝流詣州市未至間江岸險絕牽路不通截江而渡船勢抵岸力不能制沙摧岸崩穴中得錢數百萬棄麥載錢而歸由是其家益富市置僕馬營飾服裝咸言此子有福不欲久居村落因令來往城市稍親狎人事行及中道所乘之馬跑地不進顧謂其僕曰船所抵處岸中得錢馬所跑處亦恐有物因令左右斲之得金五百兩齋之還家他日復詣城市固有商胡遇之知其頭中

有珠使人誘之以其狎熟飲之以酒取其珠而去初額上有肉隱起如半毬子形失珠之後其肉遂陷既還家親友眷屬咸共嗟訝自是此子精神減耗成疾而卒其家生計亦漸亡落焉

宣州節使趙鏗額上亦有肉隱起時人疑其有珠旣爲淮南攻奪其郡縣鏗爲亂兵所害有卒訪其首級剖額得珠而去貨與商胡胡云此人珠旣死矣不可復用乃售與塑畫之人

不錄異記卷二

十

爲佛額珠而已

趙鸞奴者合州石鏡人也居大雲寺地中初其母孕數月產一虎棄於江中復孕數月產一巨鼈又棄之又孕數月產一夜叉長尺餘棄之復孕數月而產鸞奴眉目耳鼻口一一皆具其自項已下其身如斷瓠亦有肩夾兩手各長數寸無肘臂腕掌於圓肉上各生六指纔寸餘爪甲亦具其下有兩足各一二寸亦皆六指旣產不忍棄之及長只長二尺餘善



入水能乘舟性甚狡慧詞喙辨給頗好殺戮以捕魚宰豚爲業每鬪無不獲及歌竹枝詞較勝必爲首冠市肆交易必爲牙保常髡髮繼衣民間呼爲趙師晚歲但禿頭白衫而已或拜跪跳躍倒碇於地形必裸露人多笑之或乘驢遠適只使人持之橫卧鞍中若衣囊焉有二妻一女衣食豐足或擊室家力不可制乾德初年僅六十腰腹數圍面目如常人無異其女右手無名指長七八寸亦異於人

錄異記卷二 北

苻氏始王閔中新平有長人見語百姓張靖曰苻氏應天受命今當太平外面者歸中而安泰問姓名不荅俄而不見新平令以聞苻健以爲妖下靖獄會大霖雨河渭蒲津監寇登得一履於河長七尺三寸人跡稱之指長尺餘文深一寸健嘆曰覆載之間何所不有張靖所見定非虛也赦之

吉州東山有觀焉隔灑江去州六十里咸通中有楊尊師居焉師有道術能飛符救人觀側

有三井一井出鹽一井出茶一井出豉每有所闕師令取之皆得食之能療衆疾師得道之後取之無復得矣

邵州城下大江南面潭中昔開元年天師申元之藏道士之書三石山於潭底元之善三五禁呪之法至今邵州猶多能此術者爲南法焉

白鶴山屬岳州湘陰縣接潭澧二州界即晉代陶真君拔宅昇天所有陶仙觀在焉山不

錄異記卷二 北

甚深而兵戈寇盜不可得至居者數百戶晏然無虞處士胡恬上居於此父爲晏州刺史恬獨好道高卧雲林善陰陽緯候星曆推步鑪火黃白之事彭素道易占術篆隸詞賦皆曲盡其能調元煉氣專以神仙爲務景福年於安州遇上蔡人馬處謙賣卜於世憫其瞽疾而致孝於二親學術未至旨其不足因挈入山授其推課之訣歲餘業就送之出山時鄂州大旱相國杜洪與恬相遇詰及祈禱之



事恬爲考召投丹符於江中俄而大靈合境  
告足厚贖金帛不顧而去雖諸侯辟召皆不  
能致屈至今猶在山中嘗誠處謙曰吾之所  
學爲身也非以爲人以子純孝恭謹故以相  
教欲豐終身之給黃白之術吾欲言之足以  
速子之禍天子之命矣非所惜也勿以知數  
而誇誕輕言以取患夫人資五氣而生有升  
降陰陽有盛衰五星有逆順年命有吉凶然  
積善者貽福積惡者貽殃視其所履災沴可  
知耳苟善之不修非禳請所及也由是處謙  
雖與人言休咎未嘗行禳厭之事是後仕蜀  
爲少將作檢校僕射

六錄異記卷三

七

錄異記卷之三

蜀杜光庭撰

忠

光啓二年丙午正月一日壬午河東兵士入京  
師是時車駕已巡幸陳倉諸侯奔問相次而  
至河東之帥搜索都城諸朝士於新昌井窰  
中得奉常牛公叢及甥姪三四人與軍將盧  
謙將往河東盧謙方有疾捨於井畔而去牛  
公旣至河東晉王承迎稟敬逾於師資公亦

六錄異記卷三

十

以忠孝之道君臣之禮諭之焉朝廷故實政  
理體要晉王亦時訪之於公焉是歲六月僖  
宗幸褒梁蕭遘裴徹立襄王於長安號曰監  
國京輔左右洎江南河北皆傳襄王教令以  
懷撫之或就加勳爵或徵督貢奉亦使諫議  
大夫鄭合敬與中官賞教令官告以入河東  
牛公謂晉王曰傳聞聖上駐蹕陳倉必恐南  
幸梁洋襄王之立非得衆心蓋蕭裴輩嫉閹  
尹持權不欲扈衛南去故有此立有君在外



襄王之教非真命也晉王勃然遂戮其使焚其教令月餘道路阻絕不復得知朝廷之信牛公憂戚不懌因之遘疾晉王疊命醫藥或躬詣所居勸以飲食不能致損盧謙疾愈自西京乞食開道求公之信息亦達河東晉王嘉其誠節授以右職謂其左右將技曰事主勤盡有盧謙者吾將脫衣以衣之均食以食之豈復惜官爵重賞乎一旦醫工忽謂牛公以行路謬傳之信云襄王正位聖主昇遐公

錄異記卷三

二

失聲號呼嘔血而絕良久方蘇自草遺表懇陳晉王忠孝誠節自言老病不得扈衛奔問辭旨激切覽者感動公嗚咽涕泗移時絕筆而薨晉王驚痛者久之斬醫工以謝焉乃驛表俾盧謙奏於行在上聞於岐府下詔褒美贈牛公忠貞公盧謙授滑州別駕

僖宗在蜀以司封郎中王慥授萬年令兼御史中丞先次歸京乙巳年駕回長安轉右散騎常侍十二月二十五日乙亥蒲帥犯闕是夜

三更駕出寶雞慥方寢疾不得扈衛自居平康里奔南山下自是杜門息跡養疾累月其夏襄王稱制京師搜訪具言教令峻切蕭裴秉權中外畏憚慥不自安昇疾起既至僞詔加左常侍慥稱疾不朝謝襄王使御醫視之賜藥物一無所受號慥而薨朝野聞之莫不痛惜焉

僖宗幸蜀黃巢陷長安南北臣僚奔問者相繼無何執金吾張直方與宰臣劉鄩于棕諸朝

錄異記卷三

三

士等潛議奔行朝爲羣盜所覺誅戮者至多自是阨束內外阻絕京師積糧尚多巧工劉萬餘樂工鄧慢兒角觝者摘星胡笳米生者竊相謂曰大寇所向無敵京城糧貯甚多雖諸道不賓外物不入而支持之力數年未盡吾黨受國恩深志効忠赤而飛竄無門皆爲逆黨所使吾將貢策請竭其糧外貨不至內食旣盡不一二年可自敗亡矣萬餘黃巢憐其巧性常侍直左右因從容言曰長安苑囿



城隍不啻百里若外兵來逼須有禦備不爾固守爲難請自望仙門以北周玄武白虎諸門博築城池置樓櫓却敵爲禦捍之備有持久之安也黃巢喜且賞其忠節卽日使兩街選召丁夫各十萬人築城人支米二升錢四十文日計左右軍支米四千石錢八千貫歲餘功不輟而城未周以至於出太倉穀以支夫食然後剥榆皮而充御厨城竟不就萬餘懼賊覺其機出投河陽經年病卒鄧慢兒善

錄異記卷三

四

彈琵琶樂府推其首冠黃巢頗狎之因灸其右手託以風廢終不爲彈禮之甚厚而未嘗爲執器奏曲每三五日一召入禁中輒與之金帛一旦謂其友曰吾嘗聞忠節之士有死而已吾頻爲大寇所逼終不能爲之屈節奏曲今日見召吾當就死不復歸矣與妻女一見訣別使者促之遂入見黃巢黃巢欣然謂曰汝樂官推所藝第一而久云風廢吾亦信待於汝豈不致三兩聲琵琶乎不全曲也慢

兒曰某出身應夜朱紫之服皆唐天子所賜固不忍負前朝之恩以此樂樂於他人也巢大怒命斬之屠其家焉摘星胡弟善射發無不中巢甚愛之衣以錦服出入常在馬前渭橋爲官軍所奪黃巢親領兵以禦之旣至橋命米生引滿以射凡發十數箭箭皆及遠而不中黃巢詰之箭皆反遠而不中物何也對曰聖唐兵士非親卽故故不中爾巢怒亦殺之

錄異記卷三

五

孝

資州人陰玄之少習五經尤精左史父歿廬墓六時臨哭常有溪龍山虎助其號聲久之亦有鬼神助哭每夜常有二燈來照墓前至明乃息又丁母憂廬墓凡六年草庵破壞終不再葺處於土穴中每患冷氣腰腳聲音嘶啞而誦誦不倦每謂人曰于名求進非爲己身吾二親俱歿祿不及養何用名爲竟不應舉貧苦終身八十餘而卒



楊太博資州人也年十六廬父母墓三年有神燈照墓猛虎馴伏有白兔之異蜀相王公上聞降敕褒獎表其門閭

勾龍弘道居梓潼山下偃武亭南廬墓於官路之東年逾八十髮長丈餘父母二墳各生紫芝一莖高六七寸馴伏猛獸以為常焉廣明辛丑歲僖宗幸蜀親幸其第坐於庭中巨石上弘道尋作亭子覆護其石乙巳年駕回又臨幸之頒賜錢帛衣物甚多來往皆如之駕

大錄異記卷三

六

駐劍州詔復其租賦三年仍賜旌表

感應

嘉州夾江令檢校工部尚書朱播嘗居官得疾四支不能運用舉體沉重每轉側皆須數人扶昇以為風廢藥餌攻之未効忽服痛且癰晝夜煩楚又數日俄而渴作嗜水及湯飲不知石斗之量又數日心狂憤憤若有所覩頗其沉頓不能轉動若不然亦將披髮裸走無所畏憚矣旬日之中四疾相屬風露之危期

在旦夕矣既晝夜不寐疲倦之極忽如睡不睡見七仙人列坐在前纔長五六寸衣帔冠服眉目髭髮歷歷分明五人相倚而坐二人兩畔橫坐播心自思之正坐即有橫坐如何忽聞側畔空中有人應曰既為仙人無所不可何怪橫坐聞訖亦不見所語之人七仙人亦復不見自此常覺有人為握搦手足捫拍背膊所疾漸損其日所嗜冷水湯飲頓減一半如是三五日便能主持公事祇對賓客所

大錄異記卷三

七

疾全愈因畫北斗七星真人供養焉

刀子判官右僕射尹瓌永平三年寢疾初患下痢晝夜五六十行久之即成心風狂熱言詞無度忽忽多忘常欲顛沛馳走一家扁鑄守護之因而手足不遂肢體沉重每一起止即四五人扶持方能凭於几案又歷數月家人看視晝夜勞倦忽見一老人髭鬚雪白着白衣來謂瓌曰病已效矣何不速起即以手擡其頭便能起坐遂巡自起添油注燈就前牀



取鞋着之四顧見僕使皆困卧不欲驚之自持燭出門巡行一宅然後乃復其處一家驚異自此都愈

異夢

禮部尚書庾樸舉進士時甚有聲稱必就冊名夢入桂宮折得桂枝將歸人間視之已焦枯矣俄而下第是歲婚歸氏親迎之後旬日間竊視歸氏額上指許常塗藝油問之云小年爲火所燒有痕而無髮也故又名桂娘子竟

錄異記卷三

八

不登第也

前源州中令宗夔光天戊寅歲夢一萬斤秤如此者三度夢挂秤於樓屋脊桁之上俄而桁秤俱折心甚惡之是歲十月八日戊申薨時年六十一

廣明辛丑歲正月僖宗車駕已及左綿郫縣鎮使任時當晝假寢于廳事忽夢巡街小吏告之曰大將軍迎駕伺于道左任卽奔詣通衢之側兵騎數千已直北而去旌旗部伍異

常嚴整戈甲之盛首尾十餘里不絕久之介金曳地者千數擁白馬朱纓金甲一人五綵日月旗羅列以從任鞠躬兩食頃隊仗方絕問報者大將軍爲誰云是法定寺後李將軍也旣覺流汗浹體想其所覩猶歷然在目是歲余奉詔青城修齋話其事光庭記

錄異記卷三

九



錄異記卷之四

蜀杜光庭撰

鬼神

進士崔生自關東赴舉早行潼關外十餘里夜方五鼓路無人行唯一僕一擔一驢而已忽遇列炬呵殿旗幟戈甲二百許人若節使行李生映槐樹以自匿既過乃行不三二里前之隊仗復回又避之然後徐行隨之有一步健押茶檐其行甚遲生因問爲誰曰岳神迎

錄異記卷四

下

天官也天官姓崔呼侍御秀才方入關應舉何不一謁以十身事生謝以無由自達步健許偵之既及廟門天猶未曙步健約生伺於門側押茶檐先入良久出曰侍御請矣遽引相見欣喜異常卽留于下處遂巡嶽神至立語便邀崔侍御入廟中陳設帳幄筵席妓樂極盛頃之張樂飲酒崔臨赴宴約敕侍者祇待於生供以湯茶所須情旨敦厚飲且移時生倦徐行周覽不覺出門忽見其表丈人顏

色憔悴衣服縑縷泣而相問生因曰丈人恰似久辭人問何得於此相過荅曰僕離人世十五年矣未有所詣近作敷水橋神倦於送迎而窘於衣食窮困之狀迨不可濟知姪與天官侍御相善又宗姓之分必可相薦故來投誠願爲述姓字若得南山背神卽粗免飢窮此後遷轉得居天秩去離幽苦矣生辭以乍相識不知果可相薦否然試爲道之言罷復下處侍御尋亦罷宴而歸顧問久之曰後

錄異記卷四

下

年方及第今年不就試亦得余少頃公事亦畢卽當歸去程期甚迫不可久留生因以表丈人所求告之侍御曰背神似人間遺補極是清資敷水橋神其位卑雜豈可便得然試爲言之嶽神必不相阻卽復詣嶽神道之生潛近伺之歷歷聞所託嶽神果許之卽命出牒補署俄爾受牒入謝迎官將吏一二百人侍從甚整生因出門相賀背神沾灑相感曰非吾姪之力不可得此位也他後一轉便入



天司矣。今年地神所申渭水泛溢，姪莊當漂壞上下隣里一道，所損三五百家，已令爲姪護之。五六月必免此禍，更有五百緘相酬。頃史紫神驅殿而去，侍御亦發獄，神出送生，獨在廟中，歛如夢覺，出門訪僕使，只在店中，一無所覩。於是不復入關，却回止別墅，其夏渭水泛溢，漂損甚多，唯崔生莊獨得免。莊前泊一空舡，水涸之後，舡有約五百匹生，益信不虛。復明年果擢第矣。宗正王大卿鄧說。

錄異記卷四

主

鄒平公段文昌負才傲俗，落魄荆楚間，常半酣鞞履於江陵大街，往來兩霽泥甚，街側有大宅門，枕流渠，公乘醉於渠上，脫履濯足，旁若無人，自言我作江陵節度使，必買此宅，聞者皆掩口而笑。不數年，果鎮荆南，遂買此宅，又嘗佐太尉南康王肅，爲成都郵巡，忽失意，韋公逐之，使攝靈池尉，蒼惶受命，羸僮劣馬，奔迫就縣，去靈池六七里，日已昏黑，路絕，行人忽有兩炬，皆前引，更呼曰：太尉來，既及郭

門，兩炬皆滅，扣關良久，令長差人延之，然後得入。時自郵巡與韋奉使入長安，公與劉禹錫深交，禹錫爲禮部員外，公往謁之，禹錫與日者從容之際，公遽至，日者匿于箔下，公既去，日者出，謂禹錫曰：員外若圖省轉事勢，殊遠，須待十年後，此客入相，方轉本曹正郎耳。自是禹錫失意，連授外官十餘年，鄒平入相，方除禹錫禮部郎中，歸闕，果如日者所言。蜀朝庚午年夏大雨，岷江泛漲，將壞京江灌口。

錄異記卷四

四

堰上夜聞呼譟之聲，若千百人列炬，無數大風暴雨，如火影不滅，及明，大堰移數百丈，堰水入新津江，李冰祠中所立旗幟，皆濕，導江令黃璟及鎮靜軍同奏其事。是時新津嘉眉水害尤多，而京江不加溢焉。鄭君雄爲遂州刺史，一日晚，忽見兵士旗隊若數千人，在水東埧內屯駐，旗幟帟幕，人物喧闐，與軍行無異，不敢探報，莫知其由。但是州內警備，突來而已，未曉，差人密探之大軍已



去只三五人在後探者問之荅曰江濱神也  
數年川府不安移在峽內今遠近安矣却歸  
川中差人視之有下營及火幕蹤跡一一可  
驗

遂州東岸唐村云古有一人寬衣大袖著古冠  
幘立於道左與村人語曰我鍾離大王也舊  
有廟在下流十餘里因水摧壞今形像沂流  
而上卽將至矣汝可于此爲我立廟村人詰  
江視之得一木人長數尺遂于所見處立廟

錄異記卷四

五

號唐村神至今水旱禱祈無不徵驗或云初  
見時似道流形

廣都縣有盤古三郎廟頗有靈應民之過門稍  
不致敬必加顯驗或爲人歐擊或道途顛蹶  
由是遠近畏而敬之縣人楊知遇者嘗受正  
一盟威錄一夕醉甚將還其家路遠月黑因  
廟門過大呼曰余正一弟子也酒醉月黑無  
伴還家願得神力示以歸路俄有一炬火自  
廟門出前引之比至其家二十餘里雖狹橋

細路略無蹉跌火炬亦無見矣鄉里之人尤  
驚異之

廬山九天使者真君廟門外有石如瓦甃光滑  
瑩潔人嘗看翫之頗有靈異或廟中穢觸者  
多被靈官執于石邊撲之忽有寄居士人家  
小童戲弄此石或坐或溺如此數四俄有劉  
敦者詣州陳狀訟此小童州官差人就廟所  
追尋但有小童戲弄此石之事而無劉敦廟  
前居住蹤跡時有毛尊師寄止廟中云近有

錄異記卷四

六

官人劉敦云在廟前居止曾相訪言語甚是  
風流稽古之人亦曾訪之不知居處旣言坐  
其頭上又云溺之恐是此石耳因與衆人斲  
掘其下纔三四尺卽連大石根甚廣濶衆共  
神異因立小亭作紗牕以護淨之

房州永清縣去郡東百二十里山邑殘毀城郭  
蕭條穆宗時有孫令自京之任逾年其弟寧  
省乍覩牢落不勝其憂暇日周覽四隅無非  
榛棘見荒廟巋然土偶羅列一神當座三婦



侍側無門榜標記莫知誰氏訪之邑吏但云永清大王而已令弟徒倚久之莫雪其悶賦詩于壁以詰以嘆頃之昏然成寐與神相接神謂之曰我名跡不顯久矣鬱然欲自述其由恐爲妖怪今吾子致問得申素誠以摠積年之憤我毗陵人也大父子隱爲大將軍吳書有傳將軍誅南山之虎斬長橋蛟龍與民除害陰功昭著余素有壯志以功佐時余名字廓浦爲上帝所命於金商均房四郡之內

六錄異記卷四

七

嘗有鷲獸暴害於人漁樵不通道途斷絕余數年之內勦戮猛虎不可勝數生聚頓安虎之首帥在西城郡其形偉博便捷異常身如白錦額有圓鏡光彩閃爍害人最多余亦誅之殄滅其類居人懷恩爲余立廟自襄漢之北藍關之南肖形構宇三十餘處及此廟貌皆余憇息之所也歲祀綿遠俗傳多誤以余祠爲白虎神廟謬之甚矣幸君子訪問得叙首末願爲顯示以正其非他日令弟話於襄

中賓幕編述書版寘於廟中塵侵雨漬文字將滅大中壬申歲襄州觀風判官王士澄督審文郡覽而異之恐板木銷訛乃刻石于廟故祀典曰捍大災禦大患功及於民者世世祀之周君紹厥父之勇膺上帝之命四郡之境豐祠相接其惠人也博矣其受享也宜矣然毗俗莫知謬以爲白虎之廟非孫生之賦詠激發廓浦之幽靈感通神功不彰邪正莫辨矣後之覽者審而識之

六錄異記卷四

八

合州巴川縣兵亂後官舍殘毀移居寨中稍可自固崔令在官日有健卒盜拔寨木擒之送鎮鎮將斬之卒家元事壁山神卒死之後神乃與令家爲祟或見形往來或空中詬罵投擲火燭損破器物錢帛衣服無不遺失箱篋之中鎖閉如初其內衣服多皆剪碎求方術禳解都不能制令罷官還相去千里崇亦隨之又日夕飲食與人無異一家承事不敢有怠費用甚多事力將困忽一旦舉家聞大鳥



鼓翼之聲俯近屋上久之空中大呼曰我來矣一家大小皆迎事之崇自稱大王曰汝比有災值我雍溪兄弟非理破除汝家活計損失財物作諸怪異計汝必甚畏之今並與發遣去矣汝災盡福生大王自來且暫駐泊亦將不久且借天蓬龕子中安下兼此天蓬樣極好借上天上傳寫一本三五日即送來數日後插天蓬於舍簷高處並無污損自此日夕常在往往召主人語話忽令小大念詩賦

錄異記卷四

九

作音樂一一能隨聲唱之所念文字或有錯呼必爲改正言論問多勸人爲善亦令人學氣術修道或云尋常乘鶴往來天上初邑中有群鶴現神云數內只有兩隻真鶴我所騎來其餘皆常鳥矣或自云姓張每日飲食與人無異亦有名錦繡娘及妻僕使等食物所費亦甚不少大都見善人君子即宵言話稍近凶暴強惡之人即不與語亦云上天去忽有醉僧健卒三人來謁之言詞無度有所陵

毀固即不語僧去之後徐謂人曰此僧餐狗肉飲酒兇暴無良不欲共語然人之所行善惡災福吉凶了了知之言無不中至於小名第行一一皆知若子細問之即以他語爲對未知是何神也

承平初有僧惠進者姓王氏居福感寺旦出至資福院門見一人長大身如靛色迫之漸急奔走避之至竹簣橋馳入民家此人亦隨至搥拽牽頓勢不可解僧哀鳴祈之此人問汝姓何也荅云姓王此人曰名同姓異乃捨之而去僧戰懼投民家移時稍定方歸寺中是夕有與之同名異姓者死焉

錄異記卷四

十



錄異記卷之五

蜀杜光庭撰

龍

海龍王宅在蘇州東入海五六日程小島之前  
濶百餘里四面海水粘濁此水清無風而浪  
高數丈舟船不敢輒近每大潮水漫沒其上  
不見此浪船則得過夜中遠望見此水上紅  
光如日方百餘里上與天連船人相傳龍王  
宮在其下矣

錄異記卷五

柳子華唐朝為成都令一旦方午有車騎犢車  
前後女騎導從徑入廳事使一介告柳云龍  
女且來矣俄而下車左右扶衛升堦與子華  
相見云宿命與君子為匹偶因止命酒樂極  
歡成禮而去自是往復為常遠近咸知之子  
華罷秩不知所之俗云入龍宮得水仙矣柳  
孫君慶乾符中為節度押衙青城鎮遇使頗  
好善常以藥石救貧民之疾每自躬親撫視  
逮卒民庶孳孳焉勤恪奉公推誠及物為時

人所重有一珠大如毬子云是其祖所留數  
世傳寶矣照物形狀毛髮形色一一備足但  
皆倒立耳是時晉源賊帥韓珠攻陷青城及  
諸草市柳為都鎮領所部將士救陶埴鎮為  
賊所圍健卒三十輩與柳戰數百人兵力不  
均將陷敵猶有步卒十餘人擁柳突圍不果  
為賊所害遠近知者莫不痛惜

錄異記卷五

五

荆州當陽縣倚山為廨內有劉文龍井極深井  
中有龍窠傍入不知幾許欲晴霽及將雨往  
往有雲氣自井而出光化中有道士稱自商  
山來入井中取龍窠及草藥而去其後有令  
黃馴者到任之後常繫馬於井旁滓穢流漬  
盡入于井中或有譏之者飾辭以對歲餘馴  
及馬皆瞽

蜀庚午歲金州刺史王宗朗奏洵陽縣洵水畔  
有青烟廟數日廟上烟雲昏晦晝夜奏樂忽  
一旦水波騰躍有羣龍出於水上行人漢江  
大者數丈小者丈餘或黃或黑或赤或白或



青有如牛馬驢羊之形大小五十壘七相次  
行入漢江却回廟所往復數里或隱或見三  
日乃止

癸酉年犀浦界田中有小龍一青黑色剖為兩  
片旬日臭敗尋亦失去

摩訶池大廳西面亦有龍井甚靈人不可犯

成都書臺坊武侯宅南乘烟觀內古井中有魚  
長六七寸往往遊於井上水必騰涌相傳井  
有龍

六錄異記卷五

三

異虎

劔州永歸葭萌劔門益昌界嘉陵江側有婦人  
年五十已來自稱十八姨往往來民家不飲  
不食每教諭於人但作好事莫違負神理居  
家和順孝行為上若為惡事者我常令貓兒  
三五箇巡檢汝來語畢遂去或奄忽不見每  
歲約三五度有人遇之民間知其是虎所化  
也皆敬而懼之

吉陽治在涪州南沂黔江三十里得之有像設

古碑猶在物業甚多人莫敢犯涪州裨將蘭  
庭雍妹因過化中盜取常住物因即迷路數  
日之內身變為虎其前足之上銀纏金釧宛  
然猶存每見鄉人隔樹與語云我盜化中之  
物變身如此求見其母託人為言之母畏之  
不敢往虎來往郭外經年漸去

異龜

明皇帝嘗有方士獻一小龜徑寸而金色可愛  
云此龜神明而不食可寘諸枕笥之中辟巨

六錄異記卷五

四

蛇之毒上常貯巾箱中忽有小黃門恩渥方  
深而為骨肉所累將竄南徼不欲屈法免之  
密授此龜救之曰南荒多巨蟒常以龜置於  
側可以無苦闇者拜受而懷之洎達象郡之  
屬邑里市館舍悄然無一人投宿於旅館飲  
膳芻豢燈燭供具一無所闕是夜月明如晝  
而有風雨之聲其勢漸近因出此龜置於堦  
上良久神龜伸頸吐氣其大如繩直上高三  
四尺徐徐去已而龜遊息如常向之風雨



聲亦已絕矣及明驛吏稍稍而至羅拜庭下  
曰昨知天使將至合備迎奉適緣行旅誤殺  
一蛇衆知報冤蛇必此夕爲害側近居人皆  
出三五十里外避其毒氣某等不敢遠去止  
在近山巖穴之中伏而待旦今則天使無恙  
乃神明所佑非人力所及也久之行人漸至  
云當道有巨蛇十數皆已糜爛自此無復報  
冤之物人莫測其由逾年黃門應召歸長安  
復以金龜進上泣而謝曰不獨臣之性命賴

録異記卷五

五

此生全南方之人永祛毒類所全人命不知  
紀極實聖德所及神龜之力也

武成三年庚午六月五日癸亥廣漢太守孟彥  
暉奏西湖有金龜徑寸遊於荷葉之上畫圖  
以聞

有賈客維舟汴何上獲一巨龜於竈火中煨之  
是夕偶忘出之明日取視皮殼已焦矣拂拭  
去灰置於食牀上欲以助餐良久伸頸動足  
徐行牀上其生如常衆共異之投於水中遊

泳而去

宣州下流採石山之西岸有西梁山焉與東梁  
隔水相對西梁居民捕龜爲業生解其板以  
爲灼卜之貨既解其甲與肉俱棄水中猶能  
運動或云其板復生歲歲取之日供貨不知  
紀極而此山出龜未嘗竭盡天下所卜之龜  
皆出於此莫知其所以然也

録異記卷五

六

唐高祖武德三年老君見於羊角山秦王令吉  
善行入奏善行告老君云入京甚難無物爲  
驗老君曰汝到京日有獻石似龜者可爲驗  
矣既至朝門果有邵州獻石似龜下有六字  
文曰天下安千萬日

武德末太宗平內難苑中池內有白龜游於荷  
葉之上太宗取之化爲白石瑩潔如玉登極  
之後降制曰皇天眷佑錫以寶龜

蜀丁卯年會昌廟城壕岸側穴中龜生四龜各  
三三寸背上有金書王字大吉字

蜀皇帝乾德元年巳卯七月十五日庚辰降誕



廣聖節朔口鎮將王彥徽於羅真人宮內得白龜以進

長沙縣東晉太始元年有神龜皎然白色其形長四五尺出其水中巡行岸上因名龜塘下有良田百餘頃

異龜

龜其狀如鼈腹下赤者為鼈白者為鼈俗云鼈之身有十二屬肉漁人捕得之懼其所害必加鈎鏢利器制之乃以長柯巨斧鉏而碎之

六錄異記卷五

七

雖支分齷解隨其巨細未投湯鑊者皆能跳走鼈與龜雖至大者如蚊蚋嗜之一夕乃死民有於蜀江之上獲巨鼈者大於常長尺餘其裙朱色鍋中煮之經宿遊戲自若又加火一日水涸而鼈不死舉家驚懼以為龍類也乃投於江中浮泛而去不復見矣

異蛇

劒利門有蛇長三尺其大如甕小者亦如柱焉兔頭蛇身項下白色欲害人也出自山上輪

轉而下以噬行旅必穴其腋而飲血焉其名曰坂鼻每於穴中藏微出其鼻而鳴聲若牛响聞數里地為之震業焉民有冬燒田者或燒殺之但多脂耳

乾符中神仙驛有巨蛇黑色高三十餘丈諸小蛇如椽如柱如十石五石甕者數百頭隨之自東向西羣隊行旅自辰時已前見之至酉時方盡不知其長幾里也將盡有一小兒執紅旗立於蛇尾之上跳躍鼓舞而過是歲山

六錄異記卷五

八

南節度使陽守亮敗

南海中有山高數十里周圍百里每年夏月有巨蛇繳山三四市飲海水如此為常一日飲海水之次有大魚自海中來吞此蛇天地晦暝久之不復見

鷄冠蛇頭如雄鷄有冠身長尺餘圍可數寸中人必死會稽山下有之

爆身蛇長一二尺形如灰色聞人行聲林中飛出狀若枯枝橫來擊人中者皆死



黃頷蛇長一二尺色如黃金居石縫中欲雨之時作牛吼聲中人亦死四明山有之  
郟縣有民於南郭渠邊得一小蛇長尺餘剗剔五藏盤而串置於烟火之上焙之數日民家孩子數歲忽遍身腫赤皮膚炮破呻吟痛楚異常因自語曰汝家無狀殺我剗剔腸胃置於火上且令汝兒知此痛苦民家聞之驚異取蛇拔去剗竹以水灑之焚香祈謝送於舊所良久蜿蜒而去民家兒亦平愈焉

異魚

錄異記卷五

九

南海中有山高數千尺兩山相去十餘里有巨魚相關鬣鬣挂山半山爲之摧折  
郟縣侯生者於漚麻池側得鱣魚大可尺圍烹而食之髮白復黑齒落復生自此輕健  
天復初馮行襲侍中節制金州洵陽縣永南鄉百姓栢君懷於漢江勒漠潭採得魚長數尺身上有字云三度過海兩度上漢行至勒漠命屬栢君

前進士崔道紀及第後遊江淮間過酒醉甚臥于客館中其僕使井中汲水有一魚隨桶而上僕者得之以告道紀道紀喜曰魚羨甚能醒酒可速烹之既食良久有黃衣使者自天而下立於庭中連呼道紀使人執挺宣敕曰崔道紀下土小民敢殺龍子官合至宰相壽合至七十並宜剗除言訖升天而去是夜道紀暴卒年三十五

錄異記卷五

十

多居污泥池中或至數百能爲魍子故鬼幻惑妖怪亦能魅人其汚池側近所有田地人不敢犯或告而佃之厚其租直田卽部豐但匿已姓名佃之三年而後捨去必免其害其或爲人患者能換人面目反人手足祈謝之而後免亦能夜間行於陸地所經之處有泥蹤跡所到之處聞嗾嗾之聲北帝二十五部大將軍有破泉魁符書於磚石之上投其池中或書板刺釘於池畔而必因風雨雷霆以



往他所善此術者方能行之

鱖魚文斑如虎俗云煮之不熟食之必死相傳以為常矣饒州有吳生者家盛豐足妻家亦富夫婦和睦曾無虧間一旦吳生醉歸投身牀上妻為整衣解履扶昇其足醉者運動誤中妻之心胸其妻蹶然而死醉者不知也遽為妻族所陵云歐擊致斃獄訟經年州郡不能理以事聞繫繫狴牢以俟王命吳生親族懼救命到必有明刑為舉族之辱因餉獄生鱖魚以啗之冀其獄中自斃吳生食之無苦如此數四竟不能害益加克悅俄而會赦獲免還家之後胤嗣繁盛年洎八十竟以壽終且烹之不熟尚能殺人生啗數四不能為害此其命歟

錄異記卷五

七

錄異記卷之五

錄異記卷之六

蜀杜光庭撰

洞

長安富平縣北定陵後通關鄉入谷二十餘里有二洞一名東女學一名西女學其東女學崖壁懸絕洞門在崖面躋攀不及夜往往聞讀書之聲其西女學約山有路可到洞門近門有一石室可容一二十人其洞門時有人秉燭可入行一二十里兩面有五門皆各有

錄異記卷六

一

題記或通蓬萊及諸仙境近年有石摧下遮閉洞門不通人入又山頂有一天井直下深二丈許有自然橫石旁出石下天井亦可二丈餘可通人過其底旁有崖龕梯磴而上屈曲甚廣龕內有道經數萬卷皆置於栢木板牀之上有一石人俛首凭案而坐形如生人天井之底有道門所投之簡委積朽爛不知其數其大順年中富平奉道人姓徐第七曾於洞內取養生經出外傳寫却送山洞中又



向北行二十餘里有三泉山谷中有石嵌可容三二百人當谷內有三石盆其盆各廣丈餘制度光滑迥非人工三盆涌出泉水常滿餘水流出山外古老云時有仙人浴此盆大都此山有人觸犯卽立致雷雹損傷苗稼由是鄉里多隱避蹤跡難於尋訪山上有仙人闢聖蹤跡極多東女學山前有神鵬一窠常護洞門人或侵犯者神鵬擊之立致殞斃古有道流刻五石人致於山上民有鋤禾者爲

錄異記卷六

二

鵬所驚走避於石人之下置笠於石人頭上鵬卽擊之石人頭殞于今見在其山下通關鄉多姓公孫賈家山上石保村多姓閻氏麻氏

繁陽山麻姑洞卽二十四化之第一陽平之別名也在繁水之陽因以爲名本際經云天師張道陵所遊太上說經之處在成都府新都縣南渡江十五里衆山連接孤峯特起是也神武皇帝潛龍之時光化二年己未五月四

日丙申山土摧落洞門自開縣吏時康鄉所由楊靖道士張守真等以事申府云自洞門開後每日有百姓往來者府差縣典楊澤畫工任從與張守真同往檢覆畫圖申上稱把燈燭入洞看檢其第一門對北高二尺濶三尺五寸入至第二門約五尺已來第二洞門方一尺六寸入內並是黑處長一丈二尺濶六尺有石窟兩處在東畔并西南有洞門兩路南畔一路圓濶一尺六寸入內長一丈二

錄異記卷六

三

尺濶一丈高四尺南畔有石窟三處西畔兩路入內通遶門圓濶一丈七尺內各濶五尺高六尺已來門相去一丈門屋一所高五尺濶四尺從內往來有刻料拱甍瓦約山作石日月兼作日字月字隔子房一所濶二尺五寸高一尺五寸刻料拱甍瓦石竈一所高一尺濶一尺五寸門濶五寸石窟三處各濶七尺又西入洞門圓濶一尺七寸彎曲入向南門屋一所高六尺濶四尺從內來往有石料



拱甌瓦又有竈模兩所共一牀高一尺濶二尺三寸門濶八尺有石料拱西北角又有一門方一尺六寸內方二丈已來南畔西畔北畔各窟一所南角又有一洞圓濶一尺六寸已來將燈燭近前有黑氣出燈火即滅更入不得其洞連接繁陽本山相去三里已來其山據諸鄉帳生張贊等狀稱繁陽是古跡山每准敕祭祀其洞亦是元有往往閉塞元和中南康王韋臯蒞蜀洞忽開時人咸云洞門

八錄異記卷六

四

開卽年豐物賤尋又閉塞至是復開其後果年遠近豐稔其洞本名麻姑洞山側有麻姑宅基蓋脩道之所也

開州後倚盛山東枕清江沂江而北三十餘里至溫湯井井有湯泉北山上麟德年因雷雨震霹山脚摧裂洞門目開當門有石鐘自然成形如數千斤鐘大懸身去地二尺許外像鐘而中實扣之無聲門兩壁有石如金剛力士之形者數人鐘旁有小徑高六尺已來行

二三丈稍濶有石碑巨龜負之自然而成但無文字而已碑側有巨屏上與鼎相連下有一穴側身可入一二尺許自是廣濶中有路徑平坦與常無異路之左右滴乳爲石羅列衆形龍麟鸞鶴頽雲巍山如林如柱似動似躍乍飛乍顧千形萬態不可殫紀僅一里許傍竦蓮臺周迴數步高三四丈層級重疊皆可攀躋旋生乳石如臂如指者以燭照之通透瑩徹隨折脆斷及出洞門外得風皆爲白

八錄異記卷六

五

石矣自臺側三四十步步有蓮花羅布於地旁有甘泉水色溫白遊洞者烹茗於此前有橫溪湍波甚急其聲喧洶流出洞外溪上有橋長二三丈濶一丈許非石非土功甚宏壯過橋得黃土坡高四五丈道徑險滑行者累息方至其頂坡上有巨堂四壁平靜中高數丈壁上皆有遊山之人題記年月處堂之極處曲角有一穴高四五尺廣三四尺去下丈餘躋攀莫及相傳云昔有游人攀緣而入累



月之後出於巫山洞中自後無復敢入者  
岐府西隴州路七十餘里有魚龍洞中有石或  
大或小隨水流出破而看之石中皆有魚龍  
形人過洞前並不敢語語者便聞風雷之聲  
立致驚懼奔走但諸人不聞耳

綿州昌明縣豆圖山真人豆子明脩道之所也  
西接長崗猶通車馬東臨峭壁陡絕一隅自  
西壁至東峯石筍如圖兩崖中斷相去百餘  
丈躋攀險絕人所不到其頂有天尊古宮不

六 錄異記卷六

六

知所製年月古仙曾笮繩橋以通登覽而繩  
笮朽絕已積歲年里中有言曰欲知修績者  
脚下自生毛如此相傳久矣咸通中有道士  
毛意歡山下居人幼而爲道常持五千言誦  
不輟口著弊布褐日於市誦經乞酒醉而登  
山攀緣峭險以絕道爲橋焉山頂多曰松樹  
以繩繫之橫亘中頂布板椽於繩上士女善  
看隨而度焉行及其半動搖將墮而其底不  
測莫敢俯視數年繩朽橋壞無復緝者咸通

壬辰歲與賓客醮山於西峯展禮時毛師他  
遊人有謂令曰此峯之側有小徑抱崖纒通  
人跡無所攀援意歡常遊此而去逾旬而出  
令疑其隱在穴中座內有廣陵郭頭陀者令  
請由此徑而往探求之頭陀久之驚胎不能  
語而後言曰此徑去約三十餘丈然到一穴  
口纔三五尺下去平地猶數百尺穴內可坐  
十餘人中有巨木匱絨鎖極固意歡讀經處  
石面平滑有足膝之痕而經卷在焉不知意

六 錄異記卷六

七

歡所之其家有一妻一女而已疑其得道者  
也意歡每多持燈杖度繩橋山側居人視之  
以爲常矣山多毒蛇猛虎里中人莫敢獨往  
意歡夜歸亦無所畏焉常有二鴉有客將至  
鴉必飛鳴意歡整飾賓階坐榻未畢客果至  
矣

壬子歲七月十三日青城鬼城山因滯雨崖崩  
暴水大至在丈人觀後高百餘丈殿當其下  
將憂准壞俄有墜石如岸堰水向東竟免漂



陷現中常汲溪水以供日食甚以為勞自此  
暴水出處常有流泉直注厨內其味甘香冬  
夏不絕東柱西柱企州之北軋元之南六十  
餘里地名東柱西柱衆山連接峯巒秀異鄉  
人云有山自南而來其北有巨石而柱山穿  
柱過因以為名又東有數峯峭拔一峯最高  
云是蒲仙上昇之所蒲仙山下側近崖上及  
溪澗中有石版篆文凡六七處人多不識往  
往亦可尋見

八錄異記卷六

八

焮陽洞古老相傳在陵州陽山之上從來隱蔽  
人莫知處乾德三年辛巳正月十六日癸卯  
井監使保義軍使太保馬全章中夜夢一人  
紫衣束帶巍冠古服狀若道流揖之俱行至  
崖壁所告之曰此焮陽洞也閉塞多年能開  
發護持可以福利邦國又指其地近開小徑  
亦可斷之勿使常人踐踏言訖而去及旦全  
章往尋其所果見土勢微陷以杖導之深不  
可測即令本軍即級候廣之勾當人夫斲掘

漸獲蹤由相次開掘見三重石門其內並是  
細砂一無蟲蟻他物其洞自東入西深三丈  
九尺濶五尺三寸其洞完全是石洞門第一  
重高六尺濶五尺二寸第二重門高五尺五  
寸濶三尺七寸第三重門高四尺七寸濶三  
尺五寸第三重門內從頂至底一向高六尺  
一寸其門三重相去各只三四尺鑄鑿精巧  
迨非人功第三重門內南畔石房濶七尺四  
寸高四尺八寸深四尺二寸其後別有一小

八錄異記卷六

九

洞元有一片石遮掩其門旁通一縫以燈燭  
照之深不知其底北畔石房深四尺二寸濶  
七尺三寸高五尺其房內有石牀一所西畔  
小石房深二尺濶三尺五寸高三尺一寸西  
北畔石牀長三尺八寸濶二尺八寸西北畔  
石竈模長二尺三寸門額濶七寸竈深八寸  
周圍三尺五寸從洞門向東一直至鹽井面  
相去四十一丈八尺洞門面正東全章召得  
當井監天師院主內大德道士費省真顧問



云天師院見有元和年刺史李正卿著天師  
聖德碑云張天師以東漢建安二年自沛遊  
蜀占乾爲分野見陽山氣象指門弟子曰此  
山直下有醜泉焉今驗此洞正當井上卽是  
燭陽洞也

錄異記卷六

錄異記卷之六

錄異記卷之七

蜀柱光庭撰

異水

益陽縣在長沙郡界秦時立此縣至今不改地  
理志云益水在其陽今則無聞北臨瀆水源  
出邵陵武崗縣界東北流入洞庭縣治東望  
時見長沙城隍人馬形色悉可審辨或平旦  
或平午覽矚移晷仍漸散滅縣去長沙徑道  
三百里跨越重山理絕表顯將是山嶽炳靈

錄異記卷七

冥像所傳者乎其土謠曰長沙益陽一時相  
印昔光武中元元年封泰山禪梁父是日山  
靈秉成宮室秦始皇遣方士徐福浮海採  
藥於波中見漢家塔基樓觀參差宛然備矚  
公侯第宅皆滿日班超在渾耶國平旦雲霞  
鮮朗見天際宮館嚴列侍臣左右悉漢家也  
如斯之類難可審論

新康縣西百二十里有清潭在渾浦溪源極深  
常有白龍藏此中天旱令人取猪羊糞擲潭



中印有洪雨大水至今有驗

錢塘江潮頭昔伍子胥累諫吳王忤旨賜屬鏤劍而死臨終戒其子曰懸吾首於南門以觀越兵來伐吳以鯁魚皮裹吾屍投於江中吾當朝暮乘潮以觀吳之敗自是自海門山潮頭洶湧高數百尺越錢唐過漁浦方漸低小朝暮再來其聲震怒雷奔電激聞百餘里時有見子胥乘素車白馬在潮頭之中因立廟以祠焉

六錄異記卷二

二

廬州城內淝河岸上亦有子胥廟每朝暮潮時淝河之水亦鼓怒而起至其廟前高一尺廣十餘丈食頃乃定俗云與錢唐潮水相應焉中宗景龍年東京之西四百里官路之地皆如水影人馬樹木行立其上歷歷焉影可俯視月餘乃滅

昭潭山下有寒泉水深不測名曰昭潭諺曰昭潭無底橘洲浮昔人覆舟於此沈其銅甌甌有銘題後於洞庭湖中得之疑有潛穴相通

耳

湘水龕中有石牀牀上有石棺和蓋宛然其色如青銅鏡莫之能測

廬山西南七十里有湧泉觀昔太極仙公葛玄煉丹於此感致泉水自石竇中湧出流百餘里入潯陽湖溉田極廣其地舊多水蛭農人患之仙公刻符於洞門之下水沃其上自此水所及處皆無水蛭之患遠近賴之後人鑿此符移於湧泉觀中但舊跡在耳而靈驗不改

六錄異記卷七

三

漢州赤水有湧泉焉水脉五六自山下湧出因成大池流三二百步可激碓磴流為大溪藥水在房州西四十里九室宮亭中此宮大底基址在巨石之上唯藥水一穴徑二尺已來乃是土井深三四尺水常數寸不耗不溢古老相傳云昔有二鶴栖於雙栢之上時飲此水居人因取飲之有疾皆愈以淬刀劍銛利倍常因名藥水雙栢夾井至今猶在魏周之



間敕構宮宇以其山有九處神仙洞室因名九室宮宮北五里有湯口村昔有溫湯院宇崇麗郡人浴於此廬陵王在郡之日愛女年幼浴於湯中遇癘而夭自此湯泉涸竭今爲陵陸矣初女歿之後密夢於其父云湯下陰闇願置燈以照之王命樹九幽燈晝夜照灼今並泯滅無復舊址但號湯口村焉

青城縣西北去縣三里有老君觀觀門東上有一泉號爲跑泉其泉水味甘四時不絕春夏

錄異記卷七

四

如冰冷秋冬卽溫昔太上老君與天真皇人於此會真之所其泉是老君所乘者馬跑成泉焉

六時水青城山宗玄觀南二里已來有峭崖面對觀中高五百餘尺其山崖上有授道壇昔寧真君與軒轅黃帝授道之所下澗底有石龕玄宗皇帝御真每日六時從崖上自然有水出至今不絕時人遊禮見焉

異記

帝堯時有五星自天而賈一是土之精墜於穀

城山下其精化爲圮橋老人以兵書授張子

房云讀此當爲帝王師後求我於穀城山下

黃石是也子房佐漢功成求於穀城山下果

得黃石焉子房隱於商山從四皓學道其家

塋其衣冠黃石焉古者常見墓上黃氣高數

丈後爲赤眉所發不見其屍黃石亦失所在

其氣自絕

歲星之精墜於荆山化而爲玉側而視之色碧

錄異記卷一

五

正而視之色白卞和得之獻楚王後入趙獻

秦始皇一統天下琢爲受命璽李斯小篆其

文歷世傳之爲傳國寶又古今異說云是大

角星精大角亦木星是也

火星之精墜於南海中爲大珠徑尺餘時出海

上光照數百里紅氣亘天今名其地爲珠池

亦名珠崖後有時出焉

金星之精墜於終南圭峯之西因號爲太白山

其精化爲白石狀如美玉時有紫氣覆之天



寶中玄宗皇帝立玄元廟於長安大寧里臨  
淄舊邸欲塑玄元像夢神人曰太白北谷中  
有玉石可取而琢之紫氣見處是也翼日命  
使入谷求之山下人云旬日來常有紫氣連  
日不散果於其下掘獲玉石琢為玄元像高  
二尺許又為二真人二侍童及李林甫陳希  
烈之形高六尺已來

水星之精墜於張掖郡柳谷中化為黑石廣一  
丈餘高二尺後漢之末漸有文彩未甚分明魏

錄異記卷七

六

青龍年忽如雷震聲聞百餘里其石自立白  
色為文有牛馬仙人之狀及玉環玉玦兼文  
字果應司馬氏為晉以符金德焉唐堯之際  
當天氣窮於太陽地氣極於太陰陽九百六  
交周之運甲申之年洪災之會故五星實精  
日月濁景有此異焉

天復十年庚午夏洪州寶石于越王山下昭仙  
觀前有聲如雷光彩五色濶十丈袁吉江洪  
四州之界皆見光聞聲觀前五色烟霧經月

而散有石長七八尺圍三尺餘清碧如玉墮  
於地上節度相國劉威命昇入昭仙觀內設  
齋祈謝七日之內石稍小長三尺又齋數日  
石長尺餘今只及七八寸留在觀內

江州南五十里有店名七里店在蛇江之南小  
山上有石青色堅膩俗云石中有珠每至中  
秋往往羣飛凡十餘枚如流星往來或聚或  
散石上時有光景相傳云珠藏於此乃無價  
寶也或有見者密認其處尋亦不得

錄異記卷七

七

會稽進士李眺偶拾得小石青黑平正溫滑可  
翫用為書鎮焉偶有蠅集其上驅之不去視  
之已化為石求他蟲試之隨亦化為焉殼落堅  
重與石無異

婺州永康縣山亭中有枯松樹因斷之誤墮水  
中化為石取未化者試於水隨亦化為焉其所  
化者枝幹及皮與松無異但堅勁有未化者  
數段相兼留之以旌異物焉

綿州昌明縣山中周迴二十里許窈香爐者廣



二寸來或全破堆積林中莫知其數

洪州建昌縣界野田中有自然石碑石人及龜散在地中莫知其數皆如鑄琢之狀而無文字石人倒臥者多時有立者又云側近有石井深而無水有好事者持火入其中旁有橫道莫知遠近道側亦皆是石人焉

昌松瑞石文初李襲譽為涼州刺史奏昌松有瑞石自然成字凡一百一十字其畧曰高皇海州兩字李九王八千太平天子李世民王

六錄異記卷七

八

千年太子治書燕山人人上國主尚汪錡獎文通千古大王五王七王十鳳毛才子武文貞觀昌大聖四方上下萬治忠孝為善救禮部郎中柳逞馳驛檢覆不虛並同所奏

新北市是景雲觀舊基有一巨石大於柱礎人或坐之踏之逡巡如火燒應心煩熱因便成疾往往致死或云若聚火燒此石即瞿塘山吼而水沸古老相傳耳

蜀州晉源縣山亭中有二大石各徑二尺已來

出地七八寸人或坐之心痛往往不救又是落星石東邊者生即靈驗西邊者死與諸石無異色並帶青白也

鎮靜軍側近江填中有石長五六尺高大三尺已來擊之如鐘聲軍使劉師簡送一石長四尺已來形圓色青擊之如鐘磬聲

吳郡臨江半岸崩出一石鼓槌之無聲武帝以問張華華曰取蜀中桐材刻為魚形扣之則鳴矣於是如其言果聲聞數里

六錄異記卷七

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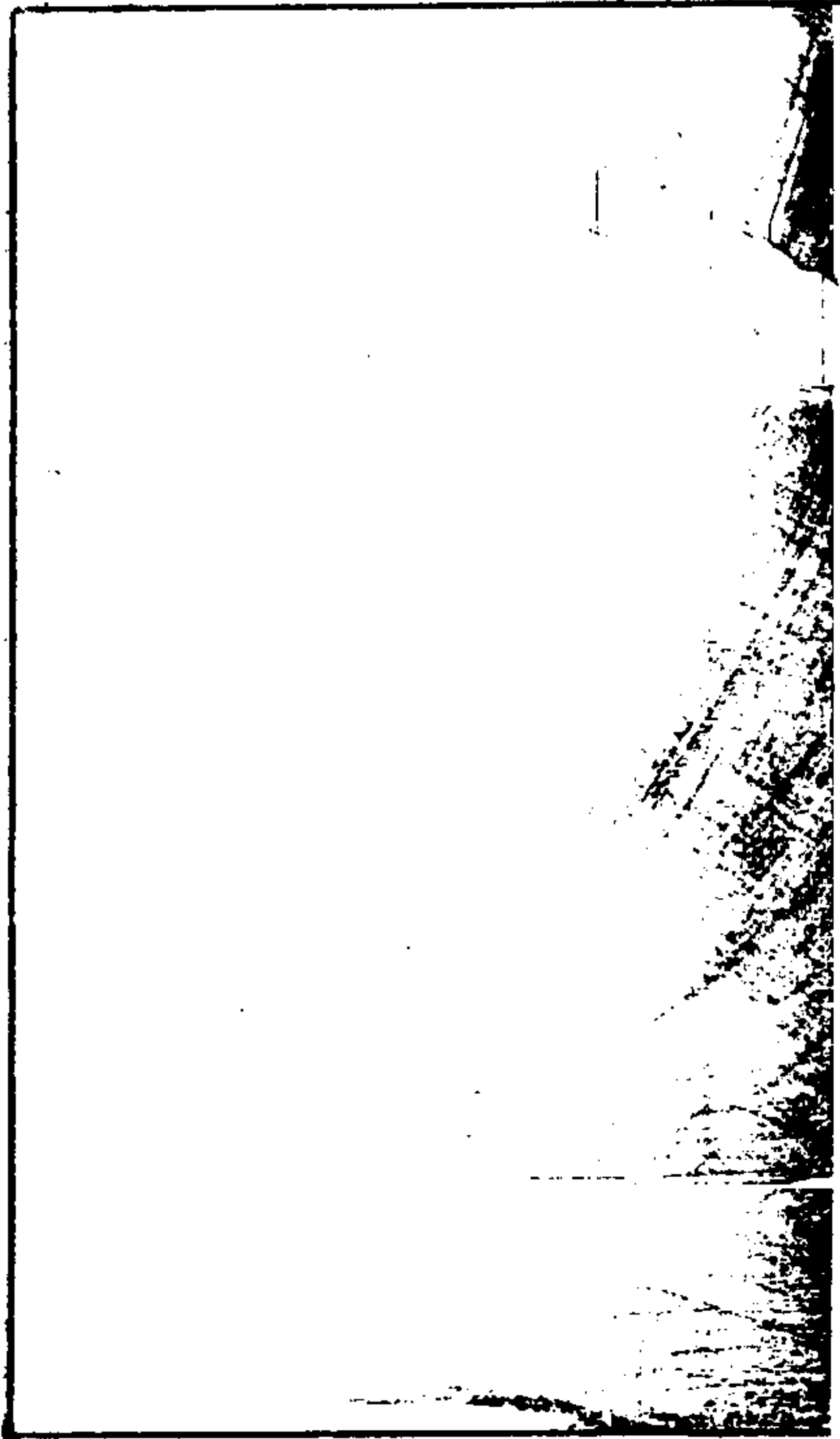
石季龍立河橋於靈昌津採石為中濟石無大小下輒隨流用工五百餘萬而不成季龍遣使致祭沈璧於河俄而所沈璧流于渚上地震水波騰上津所樓殿傾壞壓死者百餘人天台僧乾符中自台山之東臨海縣界得一洞穴同志僧相將尋之初一二十里徑路低狹率多泥塗自外稍平濶漸有山川十里許見市肆居人與世無異此僧素習嚙氣不覺饑渴其同行之僧餓甚詣食肆乞食人或謂曰



若能忍饑渴速還無苦或餐噉此地之食必  
難出矣饑甚固求食焉食畢相與行十餘里  
路漸隘小得一小穴而出餐物之僧立化爲  
石矣天台僧出山逢人問其所管已在牟平  
海濱矣

錄異卷七

十



錄異記卷之八

蜀杜光庭撰

墓

陳州爲太昊之墟東關城內有伏羲女媧廟廟  
東南隅有八卦壇西南隅有海眼是古樹根  
穴直下以物投之不知深淺歲旱以金銀物  
投之可致雨亦是國家投奠之所穴側有龍  
堂焉東關外有伏羲墓以鐵錮之觸犯不得  
時人謂之翁漣墓陳州雖小寇賊攻之固不

錄異記卷八

能克以其墓靈也

房州上庸界有伏羲女媧廟云是搏土爲人民  
之所古跡在焉又華陝界黃河中有小洲島  
古樹數根河水泛漲終不能沒云是女媧墓  
大曆年中連日風雨晦冥雷電不已晴霽之  
後忽失此墓不知所在

蔡州西北百里平輿縣界有仙女墓卽董仲舒  
爲母追葬衣冠之所傳云董永初居玄扈仲  
舒旣長追思其母因築墓焉秦宗權時或云



仲舒母是天女人間無墓恐是仲舒藏神符  
靈藥及陰陽秘訣於此宗權命裨將領卒百  
餘人往發掘之卽時注雨六旬不止竟施工  
不得是歲淮西妨農因致大饑焉

漢長沙王吳芮塚在長沙縣東二里高二十七  
丈周廻六百丈昔諸葛誕長史吳綱時有人  
詣綱者云君酷似吳芮綱驚曰君何以知之  
客曰黃初三年嘗至長沙見人發吳芮塚中  
多玉器芮僵屍容貌不異生時君酷似之綱

六錄異記卷八

二

曰是吾七世祖也君子時見得玉復何在曰  
悉置孫堅廟中

漢長沙定王墓及其母唐姬墓各高三丈周  
廻三里墓高十八丈其間相去三丈

宣州當塗縣之東南有橫山焉山下有八墓形  
甚高大乾符中有盜發之得一穴續絹爲繩  
凡七十匹縋一人以觀之爲黑蜂所螫蜂旣  
甚多縋者驚懼而去竟無所得相傳云是陶  
廣州墓莫知其名及年代矣

洪州大廳前有皂莢樹數人合抱鳥不敢棲人  
犯之者立有靈應相傳見之數百年矣大廳  
中非時不敢視事固爲常矣李憲爲太守旣  
至命伐其樹吏民爭之咸以爲不可憲竟伐  
去之旣而羣鴉數千鳴噪不已憲疑其下有  
物命掘之而深數尺乃巨墓也中有石誌識  
言數百字末云郭璞墓也後五百歲開墓賊  
李憲是也所識將來之事至今猶有知者卽  
命修完其墓遷廳事以避之按東晉元帝元  
卽五百歲矣

六錄異記卷八

三

年時郭璞爲王敦所殺事在金陵不知何因  
墓在豫章東晉元年丁丑至唐文宗敬宗中  
鍾傳初入洪州命修一城軍吏散掘墓輒以稱  
用工畢傳夢一人古服頎長貌如子路來詣  
傳曰將軍何得暴我居處令我不安速宜修  
之旣覺歷問軍吏賓客莫能知者市老羅通  
入謁曰舊圖云城東南角三十一步有子羽  
先生墓相傳甚靈恐軍人取輒有所觸犯傳



使人視之果驗卽命甃砌修飾立亭于其上以表古跡既畢後夢致謝傳以束帛賞羅通焉按澹臺滅明仲尼弟子也字子羽居於武城貌惡而廉謹武城非豫章郡不知何因有墓于此

許靜墓在成都延秋門外直西七八里田中有巨墓云許將軍墓也耕牧之人牛豕之屬犯者必有禍焉近制置軍營屯野外墟墓多不存者唯此巋然存焉人莫敢犯靜在前蜀官

至大司徒

錄異記卷八

四

越州上虞縣過江二十餘里有南寶寺在南寶村過橫嶺則到有好事者尋訪山水登嶺行倦息於樹下有村叟亦歇焉共話山川形勝指顧之間見路側一墳老叟曰此墳若是丈夫則無可說若是女人則子當爲三公好事者異其言訪於寺僧村民有知者曰此鄭注母墓也初元和中寺有女家人與村民石生通焉有一兒十餘歲時有客僧姓鄭遊止寺

中病苦痢逾月寺僧常令此兒供給湯粥甚得氣力擬乞爲童子將去問可否諸僧曰其父石生存待爲問之石生許可固無所怙三綱問石生生乃許焉僧將去因姓鄭氏僧以方書伎術教之又別遇方士頗精游藝交謁王公因遂榮達大和中恩渥隆異除鳳府節度使因坐事伏誅卽鄭注也其母死後寺僧葬於嶺上則是老叟所指之墳也

李道咸通未爲鳳翔府府曹因推發掘塚賊問

錄異記卷八

五

其所發云數爲盜三十年咸陽之北岐山之東陵域之外古塚皆開發矣又問其所得之物云嘗入一塚自埏道直下三十餘尺得一石門以物開之門內箭出不已如是百餘發不復有箭矣遂以物撞開之一盜先入俄爲輪劍所中倒死于地門內十餘木人周轉運劍其疾如風勢不可近盜以木橫拒之機關遂定盡拔去其刃亦不復能轉因至其中但見帳幄儼然繡褥舒展遍於座上有漆燈甚



明木偶人與姬妾皆偶去地丈餘有皮裹棺  
柩鐵索懸挂焉卽以木撞之纔動其棺卽有  
砂流下如水逡巡不可止流溢四面奔馳出  
門砂已深二尺餘良久視之砂滿塚內不可  
復入竟不知何人之墓矣又一墓在咸陽原  
上旣入得鏡兩面可照人鼻在側畔背面瑩  
潔如新磨畢以面照之如常無異以背照之  
形狀備足衣冠儼然而倒立也

安州東北七里有古墓高七八尺周廻數百步

錄異記卷八

六

莫知名氏羣盜發掘見以生鐵錮之入地丈  
餘莫見其底矣

城東二十餘里有一大墓羣賊發之數日乃開  
得金釵百餘枚各重百斤有石座雜寶古樣  
腰帶陳列甚多取其一帶隨手有水湧俄頃  
滿墓所開之處尋自閉盜以二師子獻太守  
武司空太守夜夢一人古服侍從極多來謁  
云南蠻武相公也爲羣盜壞我居處以太守  
宗姓之分願爲修之盜當發狂勿加擒捕卽

命修之羣盜三十餘人同時發狂相次皆卒  
乾寧三年丙辰蜀州刺史節度叅謀司徒李公  
師泰理第於成都錦浦里北門之內西廻第  
一宅西與李冰祠相隣距宅之北地形漸高  
一崗走西南與祠相接於其堂北鑿地五六尺  
得巨塚焉甃甃甚固於甃外得金錢數十枚  
各重十七八銖徑寸七八分圓而無眼去緣  
二分有隱起規規內兩面各有蕃書二十一  
字其緣甚薄猶乃焉督役者馳其二以白司

錄異記卷八

七

徒命使者入青城雲溪山居以示余云此錢  
得有石餘公以命復瘞之仍不開發其塚但  
不知誰氏之墓也度其地形當石笋之南百  
步所卽知石笋卽此墓之闕矣自此甚靈人  
不敢犯其後蜀主改置祠堂以龍神享之爲  
立小屋龍堂卽在墓之東矣李公不發古塚  
不貪金錢亦古賢之高鑒也

永平乙亥歲有說開封人發曹王臯墓取其石  
人羊馬甃石之屬見其棺窆然而隨手灰滅



無復形骨但有金器數事棺前有鑄銀盆廣三尺滿盆貯水中坐玉孩兒高三尺水無減耗則泓師所云墓中貯玉則草木溫潤貯金多則草木焦枯曹王自貞元之後歷二百歲矣盆水不減玉之潤也

洪州豐城縣舊在瀨江之南即雷煥得劍之所也自黃巢後所在干戈縣邑多為撫州所侵制置使唐寶遷邑於江北城於赤崗之上前臨陡崖以為險固發掘丘墓創屋宇居人市

天錄異記卷八

八

井數千家咸居其上甚多厲鬼形狀長大見者輒有所傷唐公在縣居人皆安或時往州使及暫有他適即鬼物恣橫不可禁止唐公復至晏然無苦其後唐典諸郡制置使查鄆代之理縣鬼物敬伏與唐無異鄆或暫出鬼即為害數年之後縣竟荒毀後還舊處就中廨署內廳事間尤難居止頃有隣郡避難戶人千百家寄止廨署中者死亡畧盡暮夜之際鬼多見形為暴疑是積古丘墓中伏屍鬼

耳終莫知其年代

錄異記卷之八終

錄異記卷八

九



書錄異記後跋

右錄異記二集凡八卷十七類乃五代杜  
光庭所纂得於友人家假歸錄出仍抄別本  
總計七十翻時

正德己卯三月望後一日吳門柳愈大中錄  
畢於桐涇別墅之清遠樓中其日細雨閉門  
弄筆強述一章以紀之

鈔書與讀書日愛樓居窗下滿池水萍間  
却餌魚時各隨巧拙天道已盈虛莫信村居  
好山居樂有餘

己卯首夏訪大中村居承假是錄錄畢用書  
尾原韻奉謝

生平酷好書僻性懶城居洗杓嘗鴟酒焚芸  
辟蠹魚荷君函裏秘益我腹中虛好語田園  
輩柳氏二  
于各辛勤廿載餘

端陽後二日長洲守約道人俞弁志

後七十一年萬曆己丑端陽後二日發故篋  
偶見此書跋語撫卷慨然為校正二十一字

趙清常記

書錄異記跋

二







# 括異志

四部叢刊續編子部

上海涵芬樓景印  
常熟瞿氏鐵琴銅  
劍樓藏景宗鈔本

括異志目錄



中華書局上海  
編輯所藏書

印正 纂



## 第一卷

宋州狂僧	黑殺神降	來和天尊
樂學士	司馬待制	後苑亭
衡山僧	南岳真人	會聖宮
曹門謠	陳靖	醴泉觀
賈觀公	大名監婦	僕射廳
呂樞密		

括目

一

## 第二卷

盛樞密	余尚書	祁侍郎
劉家學	劉待制	楊省副
魏侍郎	司馬少卿	梁學士
張郎中	韓侍中	張職方
陳少卿	楊狀元	郭延卿

## 第三卷

馬少保	潘郎中	樂大卿
徐郎中	劉太博	刁左藏



呂郎中	錢齋郎	邢文濟
嵩店巡檢	王廷評	樊預
第四卷		
陳省副	王待制	石比部
曹郎中	陸龍圖	宋中金
馬文思	陳大博	馮仲載
夏著	冀秘丞	梁寺丞
楊郎中	張大博	楊從先
第五卷		
李叅政	梅侍讀	韓宗緒
南州壬子	李侍禁	李氏婢
李比部	胡殿丞	謝判官
劉觀察宅	柴氏桂棗	僧錄新
第六卷		
王少保	范叅政	麥道錄
楊道人	李芝	張白
靜長官	率子廉	許偏頭
張翰		

第七卷		
張龍圖	孫副樞	芙蓉觀主
曾七田	郭上寗	牛用之
畢道人	段穀	方道士
高閑	孫錯	楊貫
張酒酒		
第八卷		
明叅政	徐學士	魚中丞
祖龍圖	尚寺丞	高舜臣
王慶	孫翰林	黃遵
劉德妙	祝道士	寇萊公
魏進士	德州民	
第九卷		
毛郎中	崔禹臣	張郎中
張司封	薛比部	陳良弼
羅著作	陸長孺	寇侍禁
張尚書	姜定國	傅文秀
胡郎中	僧行悅	康定民



鄭前

陳州女厲

第十卷

鍾離發運

蔡侍禁

白鬚翁

韓元卿

李敏

樂平港鼉

遵道者

董中正

同州村民

括異志目錄

括目

四

建寧府麻沙鎮虞叔異宅刊行

虞山逸民俞約齋收藏

括異志卷第一



襄國張

師正

蔡

宋州狂僧

太祖仕周日尚未領宋州節鉞時有狂僧携彈走荆棘中顧謂人曰此地當出天子又顯德末一人青巾白衫登中書政事堂吏批其頰曰汝是何人敢至此其人曰宋州官家遣我来擒見宰相范質質曰此病心耳安足向遂叱去其後太祖果自歸德軍節度使受禪遂升宋州為應

括一

一

天府後號南郡一名南郡事具國史

黑殺神降

開竈中有神降於鳳翔府俚民張守真事自稱玄天大聖玉帝輔臣其聲嬰兒聲、可辨遠近之民禱祠者旁午 太祖召至京師設醮於宮廷降語曰天上官闕成玉鎖開十月二十日陛下當歸天 藝祖愾祈曰死固不憚所恨者幽并未并乞延三數年俟克復二州去亦未晚神曰晉王有仁心曆數攸屬 陛下在天亦自



有位時太宗王晉太祖命繫於左軍將無驗而罪焉既而事符神告太宗踐祚度守真為道士仍賜紫袍遂營廟於盤屋之太平鎮神位次序殿廡規模一由神授仍尊黑殺號為翊聖至仁宗朝追謚守真為傳真大法師事見翊聖別傳

來和天尊

刑部尚書楊公礪為負外郎時常夢人引導云謁來和天尊及見天尊年甚少眸穆之姿若冰

括一 二

玉馬楊公伏謁天尊慰藉之甚厚及覺莫諭其事後章聖皇帝有德儲闈尹正神州楊公入幕始謁而歸語諸子弟曰吾適謁皇太子乃吾頃夢來和天尊之儀狀也事在礪本傳

樂學士

樂學士史景德末為西都留臺御史嘗夢一人具冠服稱帝命來召共行十餘里俄見宮闈壯麗殆非人世因向使者云此帝所也既陞見帝謂曰而主求嗣吾為擇之汝姑伺此少選導一

人至氣色和粹似醺酣狀帝謂曰中原求嗣汝往勿辭即頓首祈免者再三帝曰往哉惟汝宜遂唯而去旁拱者謂史曰此南岳赤脚李仙人也嘗酣于酒帝急呼史至前曰適見者主之嗣也寤而識之既而密以聞具述所夢曰宮中不久有甲觀之慶明年神文誕聖安退處士劉易嘗記斯事

司馬待制

故天章閣待制司馬公池乾興中以職官知光

括一 三

山縣秩滿考績于吏部時章聖臨御一夕夢引對于便殿仰視黼座狀甚幻冲即覺竊語交親以謂改官之期方遠銓司既質成課將取旨會真宗不豫神文以皇太子監國引見資善堂仰視睿姿一如所夢事見龐相圖所撰司馬公神道碑

後苑亭

嘉祐末仁宗於後苑建一亭題其榜曰迎曙亭未幾神文棄天下英宗嗣位則亭之名



宣徒然哉昔漢昭帝時上林柳葉蟲毒成字曰  
公孫病已立霍光既廢昌邑立戾太子之孫是  
為宣帝寶名病已唐宣宗晚年長安小兒疊布  
蘸水向日揆之謂之拔暈懿宗果自鄴王嗣立  
以今方古事實符契古語有云翰鵲噪而行人  
至火花燃而得酒食此言雖小可以喻大况王  
者之興衰無開先之兆也異哉

衡山僧

嘉祐八年三月衡山縣僧某來湘潭幹事既畢

括一

四

歸衡山至中途宿逆旅忽夢行道中車騎戈甲  
旌麾儀衛去地丈餘躡空北去僧伏道左少時  
既過後前又逢數騎叱之曰汝得犯蹕僧自跪  
得免因問何官也曰新天子即位南岳神往受  
職耳僧既覺明日至衡山白所夢於邑令令戒  
僧曰秘之勿妄言後數日聞仁宗遺詔至考其  
所夢之夕正月二十九日也金匱云武王勝殷  
紂大雷平地盈尺旦日有車馬詣軍門行無輟  
迹太公曰此四海之神泊河北一本作伯來受

舨也因祀之約束而去與此正類 李時亮云

南岳真人

龐相國籍既致政居於京師嘉祐八年春三月  
公被疾至下旬病革一旦奄然家人聚哭數刻  
復生翌日命紙筆屏左右手書密封俾其子奏  
家人咸謂久病恍惚書字不謹遂寢不以聞公  
既薨發視之云初死有人引導令朝 玉皇入  
一大殿庭排班龐處下列拜訖有一人傳 玉  
皇詔云龐某令且歸伺與南岳真人偕來既出

括一

五

殿門又有人前導云當見南岳真人復至一殿  
庭列班龐居上游卷簾畢既拜熟視乃 仁宗  
皇帝也時 神文久不豫龐既復蘇覺體候小  
康又聞 聖躬亦復常膳乃竊喜故欲上聞三  
月二十七日龐薨越一日 仁廟上仙進士時  
濟得之於興教院主僧惠昂

會聖宮

會聖宮在洛都東八十里望仙橋 祖宗之神  
御在焉嘉祐八年三月二十九日晝漏盡宮側



之人見王者羽衛陳布道中最後二人衣緒袍  
張黃蓋乘馬相次至宮前乃不見明日宮向大  
敞諸殿門鎖不鑰而啓主事者大駭少時聞  
仁廟上仙

曹門謠

天聖末洎明道中京師市井坊巷之人凡物之  
美嘉者即曰曹門好物之高大者即曰曹門高  
者壯童稚無不道者景祐初 神文詔冊曹王  
女孫為 皇后曹王為國功臣之冠雖珪爵蟬

括一

六

聯者三世洎作配 宸極居外戚之尊可謂高  
且好矣王輔 藝祖定天下降蜀平吳抗醜虜  
破強敵將百萬之衆未嘗妄殺一人宜乎後裔  
之興也唐郭尚父功蓋天下位極人臣侈窮人  
欲壽登耆艾天謂報施之道由或歎然至暇女  
為憲宗元妃歷七朝五居母后之尊人君行子  
孫之禮唐史臣謂子儀社稷之功未泯復鍾慶  
於懿安焉以曹氏之餘烈近之矣

陳靖

陳靖字唐臣鉅野人少倜儻有氣節通詩易嘗  
從范諷石延年劉潛游景祐五年以進士特奏  
名得三禮出身荐為邑佐皆有能聲稍遷孝感  
今以公事忤郡太守輒致所事而去即日僦舟  
東下隱於葉山未幾詔下以太子中舍致仕值  
歲荒徙家京師賣藥自給朝之公卿多故人踵  
門者輒避去或遺金帛即散道士丐者未嘗有  
所畜與其妻孔氏皆學辟穀往 經歲不食嘉  
祐四年思武陵山水之嘉盡室出彼王介甫高

括一

七

其行以詩送有知君欲上武陵溪水自東流人  
自西之句既至武陵結廬于高梧市居數月喪  
其妻自是不接人事杜門稱疾惟焚香誦易而  
已六年七月十七日亭午遽命其子庠具紙札  
作書遺張郎中顯曰近上帝以靖平生無詭俾  
主 判地下平直司候天符下即之任矣張時  
臧江東漕運得書以靖為病心者不復報是日  
又躬為一書封緘甚密戒其子曰張公歸鄉以  
此書授之不可示他人及私發違吾言汝為不



孝其子謹藏之自是多為歌詩皆有脫去世俗之意七年十一月十二日平旦謂其子曰吾數盡矣後事一託張秘丞主之言訖而終時張秘丞顯將赴官益陽前一日與靖別翌日得其訃亟為辦喪事葬于耆關山之側治平元年七月張仲孚自江東還其子庠捧父書號泣來獻封緘如初發之其始末皆叙訣之辭中乃云平直司必然失為議定 皇嗣事勿怪算：明年秋英宗由 太宗正為皇子而靖於六年七月為

括一

八

此書已有選定之語由是知帝王之興皆受命于天默有符祥非偶然矣此皆畧取張仲舉學士所撰陳靖傳云

### 醴泉觀

祥符中京師東南隅醴泉涌龜蛇見其側飲之者疾瘳即其地營祥源觀其後災再加繕構改號醴泉觀熙寧八年又易傾朽荐加聖飭功畢落成命教坊伶人奏樂于庭是日真武影現於殿脊火珠中其部從神官祈禱之類望之悉具

京師奔走觀瞻者數千萬人見陳虞部升云

### 賈魏公

賈魏公昌朝先德名注嘗為棣州推官公方在孕一夕夢緋衣冠者一人自空而下以巨箱捧貂蟬冠以獻俄而公生始數歲先令公為瀛幕公時在膝下契丹數十萬攻圍踰月城甚危守陴者聞空中神告曰城有中朝輔相勿憂賊也數日虜遁去城卒無患公自宰相出鎮擁節鉞者垂二十年官至兼侍中若然則貴賤之分淹

括一

九

速之數固由默定世之汲、於進者無所不至豈昧於居易之理乎

### 大名監埽

河自大埽而下多泛溢之患岸有缺圯則以新塼窒塞補薄增卑謂之埽岸每一二十里則命使臣巡視凡一埽岸必有薪芟竹捷椿木之類數十百萬以備決溢使臣始受命皆軍令約束熙寧九年大名府元城縣一監埽使臣所主埽岸有大龜屢來嚙岸之薪芻似將穴焉遂設弩



射之中首而死是夜夢一綠衣創首謂監婦曰汝殺我我已訴於官矣又月餘病瘕死見二使者執之而去曰汝嘗殺人監婦竊思之曰此必殺龜事也行僅百里入一城使者曰吾有事當先白所由司汝姑止此無他適二使既去仰視高閣金碧相照有二神入守閣如道士觀所謂龍虎君者以姓名白之乃引入仰視其閣有榜題曰朝元之閣下見韓侍中稚珪憑几而坐侍者數十人若神仙儀衛乃再拜訖韓向來狀遂

括一

十

白煞龜事因曰隄岸有决當受軍令之責非徒殺也韓曰汝亦何罪僅見隄官但乞檢上清格即出向見二使者至遂引到一官府庭下果詰以殺龜事對曰某主婦岸河流奔猛漲溢不常苟有决漏則當誅龜敗吾防不可不殺乞檢上清格陰官取格視訖謂曰上清格云無益于世有害於人殺而不償罪固難如陰官命前使者引出行十餘里若墮智井遂寤事聞之于劉大卿繫社云

僕射廳

陳英公執中初以左正言謫為中允監永州酒稅郡守常以諫官待之間日具肴膳就其所治以延歎之英公即座周視居宇忽於椽桷楣間注目久之顧侍吏曰見一牌否左右對以無覩郡守而下皆曰未嘗有牌陳笑而雜以他語及歸家人怪而詢之公曰宛見一金字牌書僕射廳字公由是益自負既而兩正台府竟踐此位雖以司徒致政然在仕之時官為端揆進士

括一

十一

魏泰呼英公為舅祖得聞其事

呂樞密

呂樞密公弼丞相申公之次子始秦國姪而疾將去之命醫工陳遜煮藥時方初夜逮藥將熟已二鼓坐而假寐忽然鼎覆取諸藥品差劉未再煮之俄以嚴鼓不覺再覆既而又煮而加大馬困甚就榻夢一神人披黃金甲持劍叱陳曰在胞者本朝宰相也汝何等人敢以毒藥加害陳恐慄而寤遂以所夢洎覆鼎事白於秦國



曰在孕者貴人也難疾當無所損其後生竊臣  
熙寧中自樞密使出鎮而薨 聞之馬城運判  
云

括異志卷第一

括一

十三

括異志卷第二

盛樞密

襄國張

師正

纂

樞密使文肅盛公度修起居注日嘗感疾而死  
支體猶温故家人未敢殮越宿乃蘇云始為人  
追攝若行田野間氣候昏塞如欲雨狀良久入  
一府見主者被古諸侯服起而接公且誌以同  
姓名而誤迨亟命公還既而復行田間遠望有  
數人皆若舊識及追視之乃故相國沈公義倫

括二

一

也喜揖盛曰審知學士得還為我語家人頗為  
汗脚襪所苦草、別去盛神還疾亦漸愈遂以  
冥中所囑語沈孤其孤泣而不悟汗脚襪之說  
及服除徹相公靈榻而神座之橫枕有敗襪焉  
究其所自則守靈老卒之物偶致于此旦起忘  
之謂已亡失故不復索 文肅公說

余尚書

余尚書靖韶州曲江人天聖元年第進士又中  
拔萃始自曲江將求薦于天府與一同郡進士



劉某偕行劉已四預計偕行至洲頭驛有祠頗靈余謂劉曰與足下萬里圖身計盍乞靈焉遊率劉以楮鏹香酒禱祠下乞夢中示以休咎是夕余夢神告召而謂曰公祿甚厚財於數廩官至尚書死于秦亭劉某窮薄止有祿六斗耳公謝而退遂寤其後出入清華聲望赫然中罹廢黜者累歲其後竟至工部尚書常語交親曰閣中任使決不敢去既罷廣州至烏江得疾遂入金陵就醫舫舟秦淮扶病登亭視其榜曰秦淮

括二

二

亭公不憚數日而薨劉某者以累舉不第就南遷遂攝一尉才逾旬而卒 李洪備時亮云

郎侍郎

郎侍郎簡致政之年持赴關更圖一郡然後懸車途次奔牛宿于堰下時盛暑月色澄亮命從者皆寢闌船內默坐乙夜聞岸側有人語云吾兒明日過此幸若曹悉力曳船渠遠幼恐致驚怖郎大訝登岸四顧人皆酣寢惟群牛卧齕于屋下翌日郎駐舟以伺俄有稱監簿者年甫弱

冠由途於此船既及堰群牛不待呵捶旋轉如風頃刻而過堰郎太息曰吾平生歷官治民自謂無冤杵安能垂老更偶一俛於王事乎即抗章告老南歸餘杭中之子不傳名氏者郎為之諱也 陳節推之方筆以相示

劉密學

天禧中劉密學師道守潭州有衡山民之長沙市易者冒夜而行道中見旌旗儀衛呵導甚厲民相與拱立道左因詢前駐者曰何處大官曰

括二

三

潭州劉密學校南岳北門侍郎明日禮上是夜復有內臣江供奉者來岳廟燒香宿廟下夢供帳紛紜言新官禮上伯兒乃劉密學也又馬尚書亮時尹京南午已之向有一道士至客次展謁謂曰侍郎已下廳不敢通刺道士曰無他事欲投潭州劉密學書耳典謁曰既要相見何不早來又曰為今日南岳北門侍郎上事畢方來以故後時言訖失道士所在晚街馬視事典謁以告馬大驚以為不祥數日函訃至考道士求



見之辰劉捐館之日也先是劉在長沙一旦稱受劄子赴闕即具舟艦立俾徒行李族屬于舟中又曰吾未交符印今日且宿寺居明日洗沐訖穿膝坐正寢儼然而逝今衡潭之人嚴奉之禮與岳神等或聞祖舍人士衡有傳 今所書者錄焉運判城辛都官子言之說耳

### 劉待制

待制劉公選彭城人清修檢重時所推與自金陵尹移守高密時已抱疾乘船沿淮至水車驛

### 括二

四

舍遂卒先是驛居人見駟群羊及負荷酒食橫陳之具入驛者視之則無人如此累日劉既卒始悟鬼神之來迺水車溝在海密州界 得之周都官之純言

### 揚省副

揚省副日華自言應舉日與數同人稅宅於飲馬巷居數月無他異一日採榜歸時春李頗喧相與解帶席地而坐俄覺身之歎側者再三以謂地動向諸僕隸則不知揚取剔耳篋畫覽罇

中冓出淺紅線長數寸以手牽之有縑衣如線色隨牽而長約尺餘懼而捨之其下若有人引之者徐、盡入坐者大駭莫敢發視即時遷於旅邸 余任渭州推官日親承揚公之說

### 魏侍郎

邢部侍郎魏公瑾初以金部員外郎知洪州罷官舟經大孤山方乘順風揚舫甚駛一女使滌器而墜水援之不及舟連浪沸頃刻已十里餘公惋歎良久一女奴忽沉其狂語趨前而舉止

### 括二

五

語音皆所溺婢也泣且言曰某不幸而溺於水實命之至是無所恨然眠動左右久矣一旦不以理而終夫豈不大戚耶儻歲時月朔賜草具饌化楮泉于戶外使某得以歆領雖泉下亦不忘報公與夫人聞之惻然悉允其求語次一漁艇載所溺婢權及公舟告曰溺婢為浪泊而出獲援之以送婢固醒然未嘗死而女奴亦不復降語 得之都官郎中任粹云

### 司馬少卿



太常少卿司馬公里自言未冠時侍仲父待制  
光山縣門下客張某者亦年少同舍肄業常苦  
資用不足張忽嘆曰 願得乾汞法以  
快吾欲旁有黥卒執汛掃之役者笑曰秀才年  
少安知世間有此事耶張曰神仙之術不可妄  
求豈不知之乎卒曰某嘗得此術願試之張大  
喜脫衣質錢市汞及炭初夜以水銀一兩內鼎  
中出小瓢取藥一粒如芥子投之又以小瓦覆  
鼎口泥封甚密熾炭圍之急扇良久鼎中如風

括二

六

聲傾之成白金矣翌日召金工視之曰此汞銀  
也此間有黥卒得此術間或鬻之豈非此人所  
為乎張亦秘而不言張謂司馬曰斯人而有斯  
術也圖之固易然緩而取之善也自此屢以美  
言撫存之一日請浣衣於江濱去逆不復竟不  
知所適

梁學士

梁狀元固博達俊偉人也未仕室職于史館數  
年而卒未克歛憑侍姬玉兒者降靈語云吾今

棄世終信宿家事不治乃爾又召子弟戒勅曰  
吾家素貧尚有鉛器數十事兼 朝廷必有贈  
賜足辦喪事不得倚四郎中其叔父也但託祖  
舍人可也家人問曰學士今居何所云見作陰  
山諫議寄任不輕又索毫楮作啓令子弟取某  
書還某家於某家取所借某書還者收取者得  
復索茶合飲一盃已手自封牌真梁之蹟也須  
臾乃去姬如醉醒詰之殊不自知 進士洪正  
卿云

括二

七

張郎中

張郎中景晟洛陽人也去華侍郎之孫登進士  
第始逾強仕為屯田郎中熙寧四年奉朝請于  
京師忽痛生于手痛不可忍時有御醫仇鼎者  
專治創痛呼視之遂取少藥傳其上既而苦楚  
尤甚仇雖復注以善藥而痛不能已數日而卒  
沉困之際但云仇鼎殺我必訴於陰府不汝致  
也月餘仇坐藥肆中見二人一衣緋一衣綠入  
鼎家手持符檄謂鼎曰張郎中有狀相訟可往



對事仇曰張郎中病疽而死何預我事緋衣曰奉命相遠不知其他仇知不免哀求延數日之命二人相顧曰延三日可矣緋衣曰雖然當記之而去遂出一印印其膝下遂不見所印之處即腫潰創中所出如膏油痛若火灼後三日而死始仇之知張橐實良厚款欲先以毒藥潰其創然後加良藥愈之以邀重賂遂至不救鬼之來獨鼎見之左右但見紛紜號訴而已噫庸醫之視疾多以藥逆其病使困而後治欲取厚謝

括二

八

因而致斃者衆矣儻盡若張君之顯報則小人之心底幾乎革矣

韓侍中

侍中韓公稚珪知秦州日卧疾數日冥無所知候然而甦語左右曰適夢以手捧天者再不覺驚悟其後援英宗於藩邸翼神宗於春官捧天之祥已兆於慶曆中固知賢臣之勲業非偶然而致也太常博士姚復云

張職方

張職方太寧宿州人家富于財登進士第性惡鴟每至官心下令左右挾彈逐之熙寧六年丁內艱推居於符離之佛寺嘗有鴟巢於殿之魚尾有二雛羽翼漸成飛躍于外鳴嘯不已張親彈之中丸而斃既而二大鴟盤空鳴聲甚悲翌日張步庭中一鴟下搏其中方驚駭一鴟復來攫傷其髻創亦不甚旬餘潰決腐及喉遂死嗟乎哀子之死仁也報子之仇義也孰謂禽獸無仁義之心乎父子之道天性也處萬物之靈親

括二

九

愛之心宜其甚焉熙寧甲寅乙卯歲天下蝗旱至父子相啖者真禽獸之不若也悲夫

陳少卿

太常少卿陳公希亮累歲刺宿州廳事後門常高鑰相傳云聞則有怪云非物見陳則方明決不之信遽命啓之果有群妖晝夜隱見于房闥間陳亦不甚懼一日偶至土地堂見土偶數十疑其為妖命碎之投諸泔水妖遂絕蓋每歲立春出土牛牛既為衆所分裂衙卒乃取策牛人



置于土地之祠也

張供備宗義言

楊狀元

前進士黃通與狀元楊公真相善嘗夢楊投刺自稱龍首山人慶曆初既登第丁內艱未終喪而卒其後好事者解之曰龍首謂狀元登第也山人無祿之稱也

郭延鄉

郭延鄉洛陽人少以文行稱於鄉里呂公蒙正張公齊賢未第時皆以師友事之太平興國中

括二

十

陳搏自華州被召搏素以知人名天下及道西洛三人者皆進謁搏倒履迎之曰呂曰先輩當狀元及第位至宰相張先輩科名雖在行間而福祿延永又過於呂然殊不言迨鄉於是二人相與言曰郭君文行鄉里所推幸與一目搏曰固知之然亦甚好遂革、別去搏送之門顧張呂二君今晚更過訪及期往搏曰二君前程某固已言然所惜延鄉祿薄伺呂君作相始合得一命張君作相當得職官耳既而呂果狀元中

第及為相薦延鄉得試校書郎及張作相益念郭之潦倒一夕語其子宗誨曰為我作奏劄子薦郭延鄉京官及翌日造朝遽索奏劄宗誨草奏悞書京字為職字及書可降制乃職官皆如搏言也 進士魏泰聞之陸倚撰經云其始末甚詳

括異志卷第二

括二

十一



括異志卷第三

襄國張 師正 纂

馬少保

太子少保馬公亮自言少肄業于廬州城外佛寺一夕臨窓燭下閱書有大手如扇自窓伸於公前若有所索公不為視閱書如故如是比夜而至公因語人有道士云素聞鬼畏雄黃可試以辟之公乃研雄黃漬水密置按上是夕大手又至公遽以筆濡雄黃大書一草字書畢自窓

括三

一

外大呼曰速為我滌去不然禍及與汝公雅不為聽停燭而寢有頃怒甚而索滌愈急公不應逮曉更哀鳴而不能縮且曰公將大貴我且不為他怪徒以相戲而犯公何忍遽致我于極地耶我固得罪而幽冥之狀由公以彰暴於世亦非公之利也公獨不見濕燭燧犀照牛渚之事乎公大悟即以水滌去草字且戒他日勿復擾人怪遂謝而去進士魏春言馬公嘗說於其祖云

潘郎中

潘郎中繼宗清河人以明經發第有吏材天聖中自國子博士通判乾寧軍其母亡以十餘歲一日於堂前呼家人令召其子容狀衣服宛如平昔潘再拜號哭母急止之曰可於堂西偏隔以帘幕前下一簾中安二榻吾將與伴我者二婦人息焉既而語云吾死亦無大過陰官但致我一室中不令他適汝既升朝封我為縣太君陰官乃縱我出入汝前歲知導江縣我嘗至彼

括三

二

相視以水晶柱并倒置植扉後吾亦未有生期恐久涸汝聊以為識也今我往生冥州北門內街西磨坊某人媳婦處為女因得來此家人日夕具飲食惟聞七箸聲視之如故留月餘告去舉家送之郊外空中有哭泣聲久而不聞潘既受代道出信都詢之皆如所說潘後常以緡帛遺其家潘之子士龍今為正郎胡訥嘗著孝行錄亦記潘夫人事

樂大卿



光祿卿樂公滋性沉厚少年修學時嘗就祖母寢榻前燈下看書一夕二鼓後燈燼搖動如人携持周行室中復止故處樂亦不懼明日言於門下客客不之信是夜取燭置學舍中明燈而坐才二鼓復行如初客大呼而走遂命斧碎亦無他異

徐郎中

徐郎中萊州人忘其名弱冠侍父假守嶺外乾興中仁宗登極部賀禮赴關至武陵一驛將舍

括三

三

正寢驛卒言其中有物怪往來無敢居者願易他次雖不以為然亦出寢於廳之屏後夜將半夢有神人狀甚偉手携竹籃其中皆人鼻也叱汝何等入敢輒居此以妨吾路徐恐懼愧謝神乃端視之曰形相非薄但其鼻曲而小吾與若易之遂於籃中擇一鼻先刺徐鼻擲去以所擇鼻安之仍以手指周圍四際夢中亦覺痛楚神笑曰好一正郎鼻也徐之鼻素不隆正自夢易之後自然端直歷官駕部郎中致仕隨其子秘

書丞朔在維揚簽判治平四年物故

劉太博

興州依山為守居層疊而上正寢尤高復構樓於上俯視儀門如指掌嘉元中太常博士劉公中建假守是郡一日與家人登樓見白衣者入客次若舉人狀劉遽曰有客至吾將延之遂下樓升廳果有舉人投刺劉接之坐移刻各不語告去遂循東廡而下左右告曰當自西廡舉人不答直趨東廡井次投身而入劉大駭遽索井

括三

四

中無所得而亦不能究舉人者自何而來月餘劉卒 前進士程覺言

刁左藏

刁左藏允升嘗提舉大名府左廂馬監在職歲餘卒其家先寓於大名朝城縣熙寧二年秋刁捐館半歲次子總忽見父坐于城門之側行李從者無異平昔惟從人悉衣白方驚懼其父以手招之即詣前拜且哭刁遽止之總問曰大人今主何事刁曰吾嘗事范希文渠令主陰府伴



我提舉行疫者今欲往許州以南巡按道出此  
故暫來視汝因曰汝母明年八月當死但預為  
備勿告之恐厚憂撓孫某來年五月亦當卒此  
皆冥籍先定汝宜自寬孫乃總之愛子也又曰  
市中仇某不半歲必刑死因懷中取鴉青紙一  
幅有金書七十餘字授總曰善保持勿失墜遂  
上馬呵道出南門而去閩巷悉見行數里逢市  
人張五者避立路左刁謂之曰我欲倩君可乎  
張曰諾乃謂曰若暫到我家語吾兒後月南市

括三

五

當災且慎之我已留後者五人防視必免焚如  
張亦不知是鬼也遂詣刁宅欲達其語聞宅中  
大哭少選總出詢方知刁久已棄世其妻洎孫  
如期而死邑中官吏知有火災日夕戒居人儲  
水謹火禁月餘大自空屋發與刁居密通四鄰  
悉焚惟刁宅獨完仇某者聞當刑死杜門不出  
一日與客奕碁于所居之門下有誦佛書而丐  
者仇屢謝之不去語頗不遜仇忘刁之言殿之  
即死竟斃于枯木金書人皆不識之字書亦無

事聞之借職刁紳言

呂郎中

呂郎中元規治平初為廣南東路提點刑獄公  
宇在韶州宅堂之後有園亭亭下植荔枝數株  
夏五月實盡丹翌日將召賓僚開樽以賞之其  
亭暮則高鏞人迹所不至詰旦啓戶無一實在  
枝但見殼核盈地於板壁題詩一絕云我曹今  
日會家親手把洪鍾飲數巡滿地狼籍不知曉  
荔枝還是一番新歲餘呂以事去官 其姪子

括三

六

逸言

錢齋郎

治平中有錢齋郎者調于吏部挈其妻居京師  
一日其妻被夫之衣冠語言皆男子也狀如病  
心召符禁者視之術皆不效聞孔監丞者有道  
術能已人疾苦遂詣其居告以妻之所為孔許  
至其居翌日乃來與錢偶坐其妻冠幘束帶往  
來于左右詈曰汝是何人預我家事久之孔都  
不與語俄而獨曰莫須着去否孔因謂曰汝本



何人報憑人之室家可乎乃曰我嘗被一命而死亦曾舉進士頗探釋老書昨到京師無處寓止暫憑附于此人孔曰既若曾涉獵三教是識理之人也汝在世仕宦之曰汝之室肯令他人憑之乎鬼默然又謂曰汝既言曾探釋老有爾許大虛空何所不容而言無寓止之所言訖錢妻溘然而倒半日乃寤詢其前事皆不知也

得之張維圭言

邢文濟

括三 七

華陰縣雲臺觀道士邢文濟常掌華陰道司事故得紫其服號虛寂大師既免道職專主金天南祠鄉人歲時獻施金帛甚夥邢悉哀為私藏向充酒色之費有焚檢其人者知其事密令人喻旨邢屢以所得賂之一夕邢夢人攝至金天殿下見巡檢亦在廷中有若胥吏者詰二人以盜用神物皆服罪各鞭背十二遣歸邢既寤覺背間楚痛遂詣巡檢詰昨日之夢驚曰我夢亦然月餘邢病背瘡死巡檢者亦患疽相繼而殂

得之董職方經臣錄

舊店巡檢

渭州舊店有巡檢解宇率命班行領卒數百成焉慶曆中羌人入寇巡檢張殿直者應援于外其家悉為蕃賊所俘虜既入賊境骨肉皆為賞口其妻分肄一番酋俾主汲湯之役每荷汲器至水次必南望大慟而後歸其家一犬亦據掠而得者常隨妻出入屢啣其衣吻而吠搖尾前行十數步回顧又鳴如此者半歲妻因泣謂

括三 八

犬曰汝能導我歸漢耶犬即躍鳴妻乃計曰任此而生不若逃而死焉一或得達漢計遂決謀夜隨犬南馳天將曉犬必擇草木岑蔚之處令妻踰伏犬即登高阜顧望意若探候者時捕雉免銜致妻前得以充飢凡旬日達漢境巡邏者以聞訪其夫尚在乃好合如故自此朝暮所食必分三器一以飼犬斯事番人具知之

評曰犬六畜也惟養養之戀既陷夷狄之域尚由思漢又能導俘虜之婦向闕而歸可謂



獸貌而人心也有被衣冠而叛父母之國者  
斯犬之罪人也

王廷評

王廷評俊民萊州人嘉祐六年進士狀頭登第  
釋褐廷尉評簽書徐州節度判官明年充南京  
考試官未試間忽謂監試官曰門外舉人喧噪  
詰我何為不約束令人視之無有也如是者三  
四少時又曰有人持檄逮我色若恐懼乃取案  
上小刀自刺左右救之不甚傷即歸本任醫治

括三

九

踰旬創愈但精神恍惚如失心者家人聞嵩山  
道士梁宗朴善制鬼迎至乃符召為厲者夢一  
女子至自言為王所害已訴于天俾我取償俟  
與簽判同去爾道士知術無所施遂去旬餘王  
亦卒或聞王未第時家有井竈婢蠢戾不順使  
令積怒乘向排墜井中又云王向在鄉閉與一  
倡妓切密私約俟登第娶焉既登第為狀元遂  
就媾他族妓聞之忿恚自殺故為女厲所困夫  
劇而終

樊預

樊預眉州人登進士第為杭州觀察推官素有  
異相曾生四乳一日忽題於廳之堂扉云三聲  
鼓角雲中見一簇樓臺海上高人莫喻其旨後  
數日若有牙兵數百人來云吳山大王遣以奉  
迎預乞延數日處置家事近者乃去亟召同寮  
具以事告且訴鄉里遼遠期津遣孥累之意同  
官見其無疾而遽有是語以為病狂或訊其事  
之委曲終不答又信宿乃卒卒時正嚴鼓時也

括三

十

吳山即子胥之祠據州中之高阜有樓殿亭宇  
之勝鼓角樓臺之句乃自識也後州民聞甲馬  
巡徼之聲或見樊總督者州人遂塑其像於神  
側自是不復見 其子祖安親說

括異志卷第三



括異志卷第四

稟國張 師正 纂

陳省副

慶曆初陳吏部泊自三司副使謫守鍾離郡比曹負外錢愚時為通倖錢善數術一日俾其邑封具酒肴悉召陳宅之長幼會于倖居明日錢詣陳謝曰昨日以菲薄奉邀貴眷者聊示區之意以託後事爾陳大驚曰足下四體甚安此言何謂也錢曰明年正月某日某當死乞護送

括四

一

諸 孤歸京師故樓則幸甚陳知錢善數術亦不以為然愚嘗謂其妻子曰陳亦行尸耳過明年復舊官則不可矣明年正月如期而卒月餘陳徙廬州未半歲復召為三司副使數月病背疽而死越三日陳有少女奴年十二三忽據榻附而降語曰吾昨日已見王將設酒我辭以創痛而止向外從者五十人悉戴漆皮弁衣皂綠緋寬衫烏氈靴亦無異人世不復號慕以自苦也又數日復降語命設榻如賓主位曰此前濠

州同官錢比部也吾今得知益州復與比部同官前日已嘗宴會相得之歡不異平昔可令院子傳語錢家縣君言比部教善視十一郎比部幼子最所鍾愛者今再與陳吏部同事甚樂勿思念悲慟也先是二日錢之幼女方十餘歲睡中哀號呼之良久乃寤曰我見比部與陳吏部在 一高堂上宴會樽俎樂無不華醜左右侍衛甚盛因念父已去世不覺啼泣被呼方省與陳宅女奴降語相符昔之小說載幽冥事者

括四

二

多云人間郡縣陰府悉同若陳吏部之為益州豈其然乎比部之子閑今為供備庫副使言之甚詳

王待制

天章閣待制平晉王公質之謫守海陵也郡之監兵治守之西偏有射堂堂之前藝蔬為圃一日晨興治圃卒起灌畦見一老媪立射堂中氣貌甚假卒驚詢之媪曰我乃監兵之母也汝亟白我在此卒曰監軍不聞有母媪何妄也媪曰



第告無多詰卒入白監軍遽出視之姿狀音息真母也而言語哀惻監軍號慟家人已下皆往拜侍母急曰以幕幕射堂之軒使不外矚既而詢其所從來母曰冥中有一事應未受生與見伏宰者皆給假五日我獨汝念是以來耳監軍遽詣告且白平晉公平晉公朝服往拜而以常所疑鬼神事質之皆不對曰此冥事泄其罰甚重無以應公命平晉又問世傳有閻羅王者果有否復誰尸之曰固有然為之者亦近世之大

括四

三

臣也請其名氏則曰不敢宣于口公乃遍索家藏自建隆以來宰輔畫像以示之其間獨指寇萊公曰斯人是也後向冥間所尚與所惡事答曰人有不戕害物性者冥向崇之而陰謀殺人其責最重如是留五日遂去或云平晉由此不復肉食平晉嘗為之記 其子後以示魏泰云

石比部

比部外郎石公并言皇祐中始得大理寺丞監并州之徐溝鎮歲餘夢一鬼朱髮青膚自中雷

下瞰垂臂梓一女女子髮自地而出謂之曰送汝往李專知家作女石驚覺心悸遂不寐逮曉時有酒稅場官姓李者石因問爾昨夕有何事李曰四更初息婦生一女子石歎異久之其後嬰兒有疾召一姥視之曰本太原人隨夫寓此僅四十年凡官於此者無不出入其家此廨宇亦曩日都監之官舍徐溝舊差班行監當今差京官今中雷之下者嘗有并李殿直監臨日鞭一女使不勝楚痛投井而死遂廢不汲仍遭大

括四

四

水湮焉石愈驚駭方省前夢之驗也

曹郎中

曹金部元舉治平中嘗為福建路轉運使廨宇中有池亭曹朝夕止於是家人怪其肌體日瘠精神恍惚訊之即曰嘗有李家娘子甚美與二婢子來侍我咸謂物怪所惑召醫巫視之悉無効乃涸池求之得三鱧一大二小曹遽呼曰勿害李家娘子遂鑿而焚之曹亦謝病歸維陽歲餘卒



陸龍圖

龍圖陸公詵尹成都日府宅堂前東南隅有大  
枇杷一株其下夜則如數女子聚泣者燭之則  
無所見厥後半歲陸卒於位熙寧六年成都關  
園間遇夜邏卒聞哭聲啣然凡數十處就  
視之則無有至七年八年大旱殍餓盈路繼之  
以疾疫死者十六七洎至秋麥則無人收刈至  
於綾羅紗錦練箋諸物鬻者亦少宜乎鬼兆之  
先見也 丁都官錄目觀

括四

五

宋中舍

太子中舍宋傳慶諫議大夫太初之子自言其  
父性嗜鱉嘗一日得數鱉付厨婢臠之其一甚  
大婢不忍殺放之溝中逾年婢病疫疾苦心煩  
熱殆將卒家人舁致外舍俾卧以俟終翌日視  
之則自戶間至婢胸脅間皆青泥塗漬婢亦稍  
聞訊之則云不究其泥之來但煩熱減差耳家  
人伺之逮夜有一大鱉自溝中被體以泥直登  
婢曾冰之婢逾旬遂愈詢其致鱉之自婢乃述

其本末天聖中傳慶為遂寧通守與先君言如  
此

馬文思

文思副使馬公仲方尚書亮之姪也遇罷官多  
寓家高郵軍細君之妹亦居是邑嘗以牝羊饋  
於公未幾生一羔秣飼數月閑居患無人牧放  
乃繫於屠肆翌日臨格將烹之出刀于側且淪  
水以備燭濯將割而亡其刀良久見其鞞於溝  
中取而洗拭置于床旋又失之乃羊所生羔銜

括四

六

而投諸溝又以足踐淖使勿見屠者視之大感  
傷後以羊歸馬氏自此不復屠羊公亦以羊施  
佛寺公嘗守全州嘗自書斯事于閣理堂之壁  
云

陳太博

太常博士陳公舜俞在明州觀察推官有二子  
一男一女皆六七歲一日戲嬉于外逮歸則男  
子面有墨規其左頰女子朱規其右頰家人怪  
向其所規之自則云不知家人但謂小兒戲而



為之命滌去翌日復然如是幾月餘日日如是而無他怪陳慮為怪之漸也白轉運使求治他局遂泐牒于浙西解既空郡給二皂以守舍一日二人相與言曰陳察推向以二兒面有畫以為怪而竟無他我等當驗之有能獨入堂中自朝至暮者醮錢若干以賞之一皂欣然携短劍入堂之西序醉卧牖下及醒日已過午吏喜其無怪又喜將獲所賞也徘徊伺晚而出俄然堂扉啓有數婢從一婦人臂鸚鵡立堂之阼若所

括四

七

規畫然吏熟視默念曰苟怪止如是亦何足畏方將以刃劫之忽心動若大憚不知其身之所為驚呼携劍突向以走犯譙門穿長街若發狂失心者市人觀其持劍以為有變皆恐避之未半里履踏道左眾掖起奪劍而詰之移刻始能言竟不知其何怪也 進士魏泰遊明州親見此事

馬仲載

熙寧六年開江南為郡縣既得峽州築為安江

城命內殿承制馬公仲載統卒三百戍馬時石鑑以兵馬鈐轄知辰州總千兵亦駐城中一夕邏卒云蠻兵數千夜當攻城石聞之即欲遁去馬曰鈐轄僅出則誰與守遂仗劍於門令曰敢出者斬石遂留蠻兵亦不至由此石頗銜之未數月馬忽仆地懵然無所知僕從乃舁辰州就醫藥石乃劫其棄城戍將以軍令裁之馬病稍間就鞠于武陵乃具饌送訴司南岳翌日有稚子方十歲未嘗讀書忽睡中呼索紙筆乃書曰

括四

八

南岳門下牒勅馬仲載念卿遙祭之專勤聽其訴聲之怨切據卿之罪理當喪命上天愍卿常行吉心能守所職止命降災奪官更宜省循以邀福壽懋哉幸矣熙寧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復取朱筆畫一印於日月上篆文亦不可辨兒復睡少選而寤詰之云有一人青巾黃衫以黃勅付我亦不知其手自摹寫也仲載之事武陵人無不知者南岳勅好事者多錄而藏之

夏著作



尚書郎高公靖蔡州人罷官歸鄉里村居嘗坐  
壠上視農事有耕夫於土壤得鐵牌上有大字  
云司法叅軍夏鈞高亦不喻數年授知道州相  
次有長沙人夏鈞調本州司法叅軍高方悟鐵  
符之前定也鈞官至著作佐郎

異秘丞

異秘丞廣皇祐中知河南府緱氏縣代人將至  
預徙家于洛城獨止于縣之正寢一夕夢二女  
子再拜於榻前問其所以云妾等是前邑尹家

括四

九

女奴也以過被鞭死瘞于明府寢榻之下向來  
宅眷居此不敢妄出恐致驚惶今夕方敢誠告  
乞遷于野乃幸之大也異可之明日發其地果  
得二枯骨紅梳綉履尚在命裹以衣絮祭以酒  
飯加之楮錢埋於近郊數夕後夢中前謝而去  
樂長官浩言之

梁寺丞

梁寺丞彥昌相國之長子也嘉祐中知汝之梁  
縣其內子嘗夢一少年黃衣束帶紗帽神彩俊

爽謂之曰君宜事我不爾且致禍既寤白梁梁  
不之信既而竊其衣冠簪珥掛於竹木之杪變  
怪萬狀梁伺其嘯拔劍擊之鬼曰嘻汝安能中  
我又命道士設醮以禳之始勅壇奪道士劍舞  
於空無如之何謂梁曰立廟祀我我當福汝既  
困其擾不得已立祠于解舍之側又曰人不識  
吾面可召畫工來我自教之繪事既畢乃內子  
夢中所見者會家人有疾鬼投藥與之服輒愈  
歸之政事有不合於理者泊民間利害隱匿亦

括四

十

密以告梁解官廟為後政所毀鬼亦不靈 開  
之洪正卿進士云

楊郎中

郎中楊公異性好潔靜過甚不近人情寓居荆  
南對門民家有子數歲膚髮悉白俗謂社公兒  
異思焉屢呼其父與五緡令殺之民得錄潛徙  
去楊止一子俄病癩肌潰而卒近時有人死而  
復生云陰府新立速報司若楊氏之報信哉

張太博



治平三年太常博士張 忘其名知兗州奉符縣  
太山廟擢縣之中令兼主廟事歲三月天下奉  
神者悉持奇器珍玩來獻公往、竊取之既解  
官寓家於東平一夕聞中闔外如數十人語聲  
雜選不可辨晨興視之其所盜鬻幙器皿之類  
悉次第羅列於廳廡向視橐篋封鑄宛然如是  
者凡數夜張大怖駭悉取燔之越三日奉符舊  
事發兗州獄吏持檄來捕既就逮左驗明白竟  
寘牢戶

括四

十一

楊從先

殿直楊從先至和初監大名馬監其冬夢授樞  
密院劄子云千里重行行右劄付從先准此既  
覺不喻其旨明年春大雪牧馬多死監牧使臣  
衝替者數人乃悟千里重字也以配行衝字也  
再言之者皆被責也

括異志卷第四

括異志卷第五

襄國 張 師正 纂

李叅政

李叅政至性修潔夷淡年幾強壯尚為布衣開  
羅中有省郎典齊安郡至依內下為學讀書著  
文夜分不寐一夕有二女子盛冠服鳴珮瑤揖  
李而坐容態殊麗風度婉約李恍不知其所從  
來因定神肅容熟視而問曰鬼邪仙邪答曰奴  
非鬼也乃仙之流亞也少時出戶不見自此月

括五

一

三至或飲之以酒或啜茗而去談幽顯之事辭  
簡而理明守將受代二女復來謂李曰與君歎  
奉三年於茲矣見君居常以禮自持未省一言  
及亂器識洪厚終當遠到然君前世曾為商賈  
負人息錢甚夥以貧不能償故今世俾君羈蹇  
於壯歲因出書一封與至曰俟改元太平乃啓  
不爾當有禍既而 太宗踐祚改元太平興國  
啓其封見太平興國二年李至第二人及第既  
而果然後歷清顯入叅大政擁旄巨鎮而終



樂京著作嘗言

梅侍讀

侍讀梅公詢端拱二年第進士清裕有才早廁文館坐在久泊滯者數十年景德中嘗夢與一士人年甚少共射一石牛梅中脅少年者中首至祥符中真宗東封詢被選於太平頂行事宿齋其上晨夕燭香再拜默祈將來通塞之事既寢夢牛馬羊布野有二牛鬪于前一人被冠服前謂牛曰伺呂公再入中書鬪亦未晚牛遂

括五

二

解去其後自尚書郎帶職知濠州呂申公以太常博士通守郡事儀狀酷似向夢中所見又守倅之居苑圃中各有一小石牛梅因省前夢厚結於申公竊元中呂公入相擢梅為天章閣待制其後申公自北都再持政栢梅已為樞密直學士判審官院又遷為侍讀學士郡牧使是歲十二月得疾出守許州以至捐館夢中所見牛馬乃郡牧使也二牛鬪者其年歲直丑十二月又丑也二牛者蓬二丑而疾作也神先告之矣

評曰君子居易以俟命語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明富貴貧賤以時而來不可規圖而取梅公早預俊選屯蹇不振年始從欲方遇知己官歷兩省職居禁近擁旄巨鎮克享遐齡始否終泰豈非命耶

韓宗緒

韓宗緒龍圖贊之子以父任補將作監主簿皇祐秋鎮廳預薦偶於相國寺資聖閣前見其家舊使老僕呼謂曰若非某乙乎死久矣何得在

括五

三

此曰某今從送春榜使者又問榜可見乎曰有司收掌甚密不可得而見也又謂曰汝能密詢有我姓名手苟無亦可料理否僕許諾試為盡力又問復於何處為約僕云復期于此他處難庶某之迹此地雜沓人鬼可得參處他日如期而往僕果在焉遂開掌見己之名在片紙上揭其下乃田寶鄰也僕曰此人明年當登第官甚卑郎君亦自有科名但差晚耳况身已有官故得而易之若白身則不可因忽不見明年韓登



第曾以茲事說於親舊向治平中韓玉汪龍圖與供備庫使段繼文同使契丹至雄州段嘗為雄之監軍雄之舉人皆上謁田竈鄰刺字廁馬韓見之大驚與段盡道所以段復以韓事本末語之曰遂齋戒夜醮作奏訴于帝水災嘗侍父官瓦橋備知之熙寧中災登第為岳州巴陵簿縣令王澤嘗談怪異王云應舉時卍州東有一人常入冥言人吉凶甚驗遂率同人數輩就問之其人在小邸暗室中既見遂以將來得失叩

括五

四

之再三不語俄又面壁而坐云田竈鄰公事至今未了安敢有他科場事不知田竈隣何人也炎方省向者韓段之言竈隣以累舉特奏名其後官甚卑

南州壬子

虞部員外郎杜公彬罷滌倅至關奉朝請一日遊景德寺訪朝容不值方假筆札以誌向偶狂僧嚴法華者自廡下直揖杜君杜雅聞法華言事多中因以平生未然之事語之僧奪筆索紙

杜以刺字之餘授之大書云南州壬子杜不測其旨後數月授知漳州到州閱圖經則陳氏偽據日自漳為南州杜嘆訝之自撰以為壬子者有土之號豈隱其為州之意耶後歲餘杜終於任其子煜用淳屠法作七齋飯僧次煜因言及法華之事取其書以示群僧因觀其壬字中一畫差長若壬一字遂以甲子推杜君卒之日正壬子也其子煜言之於魏泰并出其書

李侍禁

括五

五

李侍禁齋善表許之術士大夫多喜之有別業在華陰之東郊其妻先卒買一妾生二子一男一女李既死二子始鬻鬻長男年二十餘乃嫡室所出與其妻謀曰二子長立當有婚嫁之費且分我資產能致之死地家資悉我有也自此二子衣不得完食不得飽皆罵挫辱無日無之俄得疾疫遂絕其藥膳雖杯水亦不與相繼皆物故妾不勝怨憤日走伏齋壇號哭以訴數月妾亦死有隣家子於閭巷見齋手携二子妾亦



侍側顧謂鄰家子曰我長男不孝不友虐殺弟  
妹又令此妾銜恨而殺若可語之吾亦許於陰  
府不汝置也隣家子知是鬼將走避因忽不見  
隣家子遽來告之亦不之信一旦其妻具酒肴  
會親舊女客於中堂厥良獨坐書閣下乃父自  
外至數其罪以杖擊之坐客聞其號呼悉往視  
但見仆地叩頭服罪言虐殺二子狀數日乃死  
其妻後數月亦死田宅家資悉籍沒噫李齊之  
事不誣矣世之人父死而謀害幼稚以爲貨賄

括五

六

者多矣目覩數族雖不若李爲兇靈但見其身  
大折子孫淪胥以至無立錫之地李齊之事足  
使狠子庸婦聞之少警其心 董職方經臣親  
見茲事云

李氏婢

賈國傳大冲嘗說有李某屢典郡旣卒家人歸  
京師舊居有老婢乞京城巷陌無不知者家之  
貿易飲膳衣著泊親家傳導往來悉賴焉邑君  
愛之如兒姪明道春方淘溝俾至親家通起居

抵暮不歸數日尋訪無迹邑君曰是媪苦風眩  
疾作墜溝死矣即命諸婢設靈座祭焉家之吉  
凶亦來報邑君泣曰是媪雖死不忘吾家明年  
春自外來家人皆以爲鬼也媪拜曰去歲令妾  
傳語某人至某處風眩作墮溝中某人宅主媪  
見之令人極出滌去穢污加以藥餌得不死某  
誓備一年以報今旣暮即辭歸往詢某氏果然  
是夕有青巾男子見邑君夢曰我清衛卒也向  
死于巷左昨聞宅上失女使設位以祭遂假其

括五

七

名竊享焉今聞已歸乃拜辭而去

李比部

李比部從周景祐四年隨鄉書來京師與數  
同人僦舍於麻籍巷嘗五鼓而興將謁親知于  
遠坊者始啓寢戶即踣于地奴僕扶視氣息殆  
絕至巳午間始惺然曰初啓關見一鬼戴短巾  
衣綠寬衫黝面于顛狀若祠廟中所謂判官者  
以氣噓之如霜風之切骨遂昏然亦不知委頓  
於地也明年校藝不利於南宮



胡殿丞

胡殿丞偃潭州人至和中授峽州簽判待闕荆  
州僦居於公安門內暇則坐於廳庑間嘗有持  
刁鐻者比日過門植足注視良久乃去胡異之  
一日呼與小兒剃髮因問曰汝常顧吾門內何  
也曰有一親識姓某在峽州為吏兼管冥曹事  
多而身勞欲公垂庇是以日踵門而不敢言胡  
未之信及至任聚群胥出姓名問之有一人前  
曰刁鐻漢竟多口胡屢詢以冥司所職但云未

括五

八

可輕洩居無何胡以先人忌晨飯僧課經具疏  
焚楮泉迨明日其吏至案前以手就懷探昨日  
所焚疏示若新寫者已而灰滅且曰殿丞見迫  
不敢隱然某已得罪而殿丞亦不免減祿算矣  
數日吏暴卒暮年胡以病廢於家 得之李林  
秘校云

謝判官

謝判官平原人竊元中嘗為曹州觀察推官視  
事未幾一夕夢老父引之入大第中家頗豪盛

姪抱嬰兒飾以文繡指謂謝曰此君之後身

也謝問此何郡復誰氏之家老父曰成都府陳  
郎中宅也質產甚豐君心樂乎謝亦領之既寤  
甚不憚謂妻子曰吾其死矣日處致後事既而  
秩滿復調棣州判官到官數月又夢前老父復  
引至昔之第有小兒衣純綺戲階下指謂謝曰  
此前日之嬰兒也今始五歲尚未語既寤謂家  
人曰今日之事必不可免居常戚戚不怕考滿  
又將赴調復夢老父導之入門見昔日之兒冠

括五

九

緋帽紫袍銀帶立於堂戶顧謂謝曰此子已讀  
書矣若其謝我覺大惡之月餘病卒其子訥  
慶曆六年登進士第親說如此

劉觀察宅

京師保康門有劉觀察之別第每僦於人翰林  
學士曾布嘉祐丙申之冬以鄉貢將試禮部僦  
此第以居一夕不寐聞廳中有人呼曰太尉來  
既而又有若往來向訊切切細語或如傳授指  
令皆以太尉為稱歷、可審甚訝之翌日究其



宅之坊曲地里則韓通之故第也通嘗為王彥昇族於斯第之下 進士魏泰親得之於曾子宣云

柴氏枯素

邢州城東十餘里周世宗之祖莊也門側有井上有大素一株世宗時柯葉茂盛垂蔭一畝恭帝既禪素遂枯死明道中枯卉復生一枝長一丈餘蔚然可愛井中水如覆錦綉柴氏懼遂塞井伐木明年詔求五代帝王之後柴氏自邢蔡

括五

十

競等州諸族被甄敘入官者三十餘人并素之祥亦非虛應

僧緣新

武陵郡西有佛廟曰栗園院主僧畜一犬幾十年一夕夢犬語云累歲荷畜養之恩今當與堤頭杜翁家為男故來奉辭僧既覺不以為意黎明侍者以犬斃聞因大驚乃策杖至堤頭杜迎門謂曰何出之早也延僧坐僧曰昨夕檀越家豈有子孫之慶乎翁對以息婦夜生一男及詢

以何由而知僧遂以夢告翁亦駭異因許之為浮屠令以披緇剪髮法名緣新鼎人率知之

括異志卷第五

括五

十一



括異志卷第六

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藏書

稟國 張 師正 纂

王少保

少保王公明開寶八年乙亥拜秘書少監黃州刺史時王師問罪金陵公帥師入豫章市不易肆至戊寅歲受代徙傳舍有黃衣來謁廷之生乃曰公總兵入州泊解任不戮一人惠及物者大笑陰薦垂祐無疆袖中出一通青紙朱篆數幅曰他日舟至大孤山當有黃衣來謁必能識

括六

之才出門即不見及至大孤山果有黃衣止公大喜亟召見即以篆文示之乃曰請紙筆易為真字即烏犀丸方書畢而去公神其事遂依方合之服者無不效盛太尉乃太保之孫女婿得黃衣親書本盛疾作服之亦愈

范叅政

文正范公仲淹字希文天聖中以帖職通判陳州時郡守以太夫人疾病召一道士俾奏章祈祐築壇于正寢郡守召公預其事公竊笑曰庸

鄙小人安能達章帝所耶但郡守以太夫人之

故多方以圖安耳既而復謂道士曰仲淹將來休咎可得知之否道士曰唯俟至天曹問之既而秉簡贊章伏于壇自乙夜至四鼓凝然不動試捫其體則殭矣殆五更手足微動遽扶坐於床飲以茶藥良久謂郡守曰奉賀太夫人尚有六年壽所苦不足憂也又謂公祿壽甚盛必入政府郡守問今夕奏章何其久也道士曰方出天閣遇放明年進士春榜觀者駢道不得出是

括六

以稽留公益不以為然問曰狀元何姓曰姓王二名下一字墨塗之旁注一字遠不可辨既而郡守之母疾苦尋平明年春榜狀頭乃王拱壽御筆改為拱辰公始歎道士之通神 事闕之畢國傳仲達陳著作之方云

麥道錄

麥道錄本宦者嘗為入內供奉官勾當事材場一日出西水門有丐者死於汴河岸之側有敗席短杖時方大雪獨不積其身麥異之為市衫



禱麻履故中瘞之於隙地他日奉使廊延至蒲坂北一郵置有一貧人詣門請見仍云嘗受恩故來致謝麥君見詢其由曰自頂至踵皆君所賜也麥固然良久方省瘞丐者事乃延坐與語屏左右移時而去麥既回京發瘞但見席杖而已麥遂棄官為道士為左街道錄年九十餘卒聞之于朱左藏允中

楊道人

楊道人者不知何許人也往來鄆之京山縣豐

括六

三

國范頓市中好與小兒戲狎雖大寒甚暑而未嘗中憤衣裳惟裸露而或以衣服贈之旋即施與丐者故人尤惡視之往逆知人中心事復州蘇繹寺丞得一燒朱砂銀法試之有驗往見之楊即前日遊酸朱砂燒盡水銀乾更不復語又彭長官者欲求地葬其母以紙干之乞數字直書云翻車二十五千既而果於翻車村得其地以二十五貫市之熙寧癸丑歲辛子儀令京山楊每來謂之贈以衫帽或留宿外齋雖設

食榻密視之已安寢於地矣未幾索紙筆橫作二畫自一二三四書訖授子儀諦視之乃四字也果至四月而乃父棄世道塗商販皆云見其死於數處矣而形狀不改熙寧七年卒於范頓豪民張絳家為買棺埋于市側市民朱如玉方客京師是日見楊來訪不交一言後朱自京師回白縣聞其歲惟空棺耳其異迹甚多能記其一二也 辛都官于京錄示

李芝

括六

四

廣州新會縣道士李芝性和厚簡默居常若愚者間為兩韻詩飄非塵俗語常讀史傳善吐納辟穀之術膚體不屢濯自然潔清髮有綠光立則委地所居房室不施關鍵邑人崇向施與金錢衣服無算人取去未嘗有言或召設祠醮一夜有數處見者至和中多虎暴芝持策入山月餘方出謂之曰已戒之矣自此虎暴亦息余至和中親見之今則尸解矣

張白



張白字虛白自稱白雲子清河人性沉靜博學能文兩舉進士不第會親喪乃泣而自謂曰祿以養親今親不逮于祿何為遂辟穀不食以養氣全神為事道家之書無不研讀閑竅中南游荆渚時鄉人韓可珙為通守延納甚懽會朝廷吊伐江吳軍府多事因襦儒服為道士適武陵寓龍興觀郡守劉公侍郎屏監兵張延福深加禮重嘗以方鑑遺張曰收之可以辟邪白韜真自晦日以沈酒為事傲乎其不可得而親者往

括六

五

往入廛市中多所詬罵切中人微隱之事眾皆異之每遇風雪苦寒則必破冰深入安坐水中永日方出衣襦汚濕氣如蒸炊指顧之間悉以乾燥或與人為戲仰視正立令惡少數輩盡力推曳畧不少偃又或仰卧舒一足令三四人舉之眾但面頰其足不動居常飲崔氏酒肆崔未嘗計其直家人每云此道士來則酒客輻湊嘗題其壁云武陵溪畔崔家酒地上應無天上有南來道士飲一斗卧在白雲深洞口自是沽者

尤倍南岳道士唐允升魏應時亦當時有道之士也慕其人常與之游白天才敏贍思如涌泉數日創賦武陵春色詩三百首皆以武陵春色裏為題一旦稱疾亟語觀主曰我固不起慎勿燔吾尸恐鄉親尋訪言訖而絕身體潤澤異香滿室傾城士女觀瞻累日為買棺葬於西門外逾年監兵罷歸其僕遇白於揚州開明橋問方鑑在否為我語汝郎斯鑑亦不久留僕歸具道張駭白渠死久矣汝何見邪尋索鑑熟視隨手

括六

六

而碎又鼎之步奏官余安者以公事至揚州亦遇白携大葫蘆貨藥亟召安飲于酒肆語武陵舊遊數日安告行白曰為我附書謝崔氏余歸致書崔氏覽之大驚遽掘所埋棺已空矣白注護命經窮極微旨又著指玄篇五七言雜詩唐魏集而名為丹臺並傳於時大抵神仙之事見於傳記若白之解去此耳目相接年紀未甚遠今室而祠之不惟眾所瞻仰抑將傳信於永世也 斯皆柳應辰職方撰祠堂記畧云



靜長官

靜長官真定人登明經第寡嗜慾好道家修攝事一旦棄妻子遊名山數年不歸天聖中先君與親舊杜獲向知古會於磁州慕容太保之第始然燭叩門頗急啓之乃靜也緼袍皂條布巾芒屨把臂甚喜詢其所往曰自別浪迹於山水間良惟素志今將歸真定視妻孥聞諸君會此故來相見既飲靜曰方道舊為樂而酒薄不可飲某有藥以資酒味於小囊中出藥一粒如彈

括六

七

丸投餅中復幕口良久飲之氣味極醇烈夜漏上四鼓諸公皆酩酊就寢雜既鳴靜獨謂僕夫曰或諸公睡起報云我且歸真定也既曉相與歎靜藥之為神亟命健僕走真定向其家云未嘗暫歸余前年寓洛下有醫助教靳襲者於其家常惟一榻枕蓐甚潔人向其故曰以待靜長官靜今隱嵩少間歲或一至或再至靳氏以神仙事之嘗以方書授靳由是醫術大行家貨數千萬靜今年逾百歲狀貌止如四五十人洛人

多知之

率子廉

衡嶽道士率子廉落魄無他能嗜酒性狠悖於事多不通易辱人以言人亦少與之接故以牛呼焉居山之魏閣景甚幽邃而子廉慵惰致蕪穢委積而弗加芟掃以是景趣湮沒閣宇圯壞游者以其境汚人陋亦罕到焉故禮部侍郎王公祐以中書舍人守潭州立夏將命祀祝融至衡岳遊覽佛寺道廟殆遍因訪所謂魏閣者群

括六

八

道士告以推陋無足觀而王公堅欲一視及至則子廉猶醉寢王公入其室左右呼索之而子廉醒未解徐下榻拭目矚視王公久之乃曰窮山道士遇酒即醉幸公不以為罪左右皆股慄而王公欣然無忤其應答之言雖甚俚野而氣韻自若王公異之遂載與還郡日與之飲酒所以顧待之甚渥人亦莫諭何以致然也間辭歸山復止魏閣者又半年然王公問遺時至山復作詩二章寄之一日忽謂人曰我將遠行當



一別舍人即日扁舟下潭謁王公且曰將有所適先來告別公曰往何地則曰未有所止緣某一念所詣則翩然逆行恐爾時不復得別故預耳王公留與之飲居二日辭歸魏閣至之日以書別衡山觀主李公盥浴飾服焚香秉簡即中堂而蛻去聞者驚異李為買棺厚葬之殆半歲有衡岳寺僧自京至於安上門外見子廉云未看京師即還時蒙李觀主厚有贖行懷中出一書附僧為謝李發其封真子廉之書也人皆嘆

括六

九

王公之默識 張都官子諱言

許偏頭

成都府畫師許偏頭者忘其名善傳神開畫肆於觀街一日有貧人弊衣憔悴約四十許負布囊詣許求傳神許笑曰君容狀若此而求傳神得非有所稟而召僕也邪曰非也聞君筆妙故求耳幸無見鄙即解布囊出黃道服一襲又出一鹿皮冠白玉簪遂頂矣引其鬚應手而黑且長矣乃一美丈夫也許大驚謝曰不知神仙降

臨前言戲瀆誠負媿怍道人笑曰君可傳吾像置肆中後當有識者或求售者止取一千錢不可逾也許如命寫訖未及語携囊而出許拜謝已不見許遂陳所傳像於肆有識之者曰此靈泉朱真人也求售者日十數許家貧遂日益後以貧直畫且不給每像輒云二千是夕夢道人謂曰汝福有限吾嘗戒汝不可妄取厚直安得忽吾言促其壽也遂掌其左頰既寤頭遂偏自是呼為許偏頭慶曆中許年八十餘方卒朱真

括六

十

人者乃朱居士 也見唐書列傳杜光庭列

仙傳 事得之裴長官公愿云

張翰

張翰江陵人業進士其父前妻生三子而亡父再娶竇氏翰竇出也竇之生歲月日時不利於夫遂械歲遷就吉辰而歸於張氏向與厥夫禱嗣於歸真觀之三清殿祝辭以所械之齒皆焉繼育數子而翰父物故會歸真觀火竇密以鏹五十萬與道士修殿宇少時竇亦死後數歲翰



忽為神所憑以手執髻鞠躬曰聽聖語竇氏以詐偽之歲誣罔上真又弗詢於子私用家貲已受考于陰府今則為異類矣事皆秘密衆所不知者如是不一絲是荆人率聞之噫女子增減其年以利適人者為過雖小妄以告神則罪大也專取家幣以用構祠堂不俾子知神尚責怒矧非理而用者乎

括異志卷第六

括六

十一

括異志卷第七

張龍圖

龍圖張公燾即樞密直學士奎之子也樞直為殿中丞日奉朝請在京師稅宅於汴河南小巷中居常閉關一日有人叩門頗急大呼曰小師入去何故便不放出張起視之乃一老道士也疑其狂且醉不復與之校量良久乃去邑君先姓娘是夕生燾燾景祐元年第進士甲科後當誤食犬肉夢黃衣使者逮至一府宏麗如宮闕

括七

見一道士謂曰何故食厭物張自辨致曰非敢故食誤耳道士曰若然者且止此吾為若言少選復出謂張曰可謝恩乃引至一殿前通曰張燾誤食厭物謝既再拜而悟汗流決體景元神骨清粹襟懷夷曠豈非仙曹之被謫者歟 事聞之張容省元云

孫副樞

寶元中副樞孫公沔自小諫以言事左遷監永州市征嘗夢一道士喻以牽復之期又曰吾有



少田在鄣下為人所盜可為正之俄而孫移倅  
長沙因祠岳廟遍游道觀佛寺至九仙觀見王  
真人像克肖夢中之見者詢其公財歲入則云  
有田數百畝為鄰畔有力者所侵遂檄縣窮究  
盡取故田還之觀乃梁天監中建後廢唐刺史  
張觀復加營構庭有磐石如壇上可坐三十人  
九仙者皆輕舉於是地晉道士陳興明施存尹  
道全宋徐靈期齊陳惠度張曇要梁張始珍王  
靈輿鄧郁之也 建昌李觀撰祀章岷書石

括七

二

芙蓉觀主

慶曆中有朝士冒辰赴起居至通衢見美婦三  
十餘人靚妝麗服兩、並馬而行若前導俄見  
了觀文度擁徒按轡繼之而去朝士驚曰了素  
儉約何姬侍之衆多耶有一人最後行朝士向  
曰觀文泊宅眷將游何處對曰非也諸女御迎  
芙蓉館主耳時了已在告頃之聞了卒 幸都  
官子言云

曾屯田

屯田外郎曾公奉先嘉祐中知惠州守居有蔬  
圃役老卒守之灌蒔尤力凡曾所欲之物必先  
致之呼而問之汝常逆知吾意何也老卒曰偶  
然耳再三詰之但唯、而已曾自此善待之時  
賚之以酒食一日薄暮老卒白曾曰荷使君厚  
顧其非碌、者今夜三鼓乞使君一到園中有  
秘術上聞曾欣然許諾及期將具公服詣之家  
人皆曰豈有郡守夜半公裳謂一老卒哉遽止  
黎明報園于物故仍於腰下得白金數千兩曾

括七

三

惋歎不已買棺殯于野數月有人自廣州來園  
卒附書為謝視其墓四周摧陷樞悉破露發之  
但緼袍中獲在焉曾以謂尸解也追悔自咎者  
累月因而頗失心

郭上竈

郭上竈者不知何許人天禧中嘗以備雇淪湯  
滌器于州橋茶肆間一日有青巾布袍而啜茶  
者形貌瓌偉神彩凜然屢目于郭郭亦既疑其  
異人又竊覘於袖間引出利劍郭私念曰必呂



先生也伺其出即走拜於前曰際遇先生願為僕廝呂不顧東去郭乃尾後至一闌處呂回顧曰若真欲事我即可受吾一劍郭唯、延頭以俟引劍將擊郭大呼已失呂所在乃在百萬倉中巡卒擒送官杖而遣去自此京城裏外幽僻之所無不至見人必熟視良久方去問之則曰我尋先生自此十年餘不知所在天聖末有趙長官者家居磁州邑城鎮之別業忽有丐者縵袍而來見趙再拜曰某郭上竈也趙亦嘗識之

括七

四

遂問見先生否郭曰周天下不之見今為大數垂盡故來求一小棺以藏遺骸趙大以為妄問曰何日當盡曰來日午時趙曰若然當為汝買棺仍告曰棺首開一穴將一竹竿通其節挿穴中庶得通氣趙雖唯之殊謂不然明日午時汲水浣身卧槐下遂絕趙大異之為造棺河朔乏竹取故傘柄通其中挿棺首瘞之於河岸仍恐為狐犬所發植棘累石以固焉其年秋大雨河水泛漲數日乃退趙慮其柩為水所漂策杖臨

視其棺果露而四際亦開以杖撥之但見敗絮是亦尸解矣。趙嘗為先君言之如是

牛用之

道士牛用之真定人幼逮事常鐵冠常鉄冠邢州人有道術祥符中得召見後隱泰山復游天台頗得考召符禁之術自餘杭游姑蘇落魄不事儀檢好飲酒啗葫蒜犬肉或傳其有道術者人不之信慶曆中薛公純中舍監蘇州而征嘗外廢一官妓其妻李氏性悍妬不勝忿怒謀害

括七

五

其夫俟薛醉歸以刃賊其要害家人救之獲免會李之父母過姑蘇聞之俾其弟持藥飲之而斃即夕為厲于薛氏擊戶禱碎器皿或滅其燈燭或嘯於堂廡遂召 巫覡辟除之不能去不得已乃告牛曰此細事今夜可除之乃設酒饌於正寢召數客共飲既夕牛設一案於阶下上置銅鐸始乙夜鐸忽鳴以案足而下去地尺餘如人携持鳴振而去久乃不聞牛曰俾追捕女厲耳逮四鼓鐸聲自南來俄頃入門坐客如負



冰雪毛髮盡植牛乃取一榻臨案而坐如有所  
詰問曰汝謀殺夫死實其分得不棄市乃大幸  
也安得更為崇屬以擾其家少選又曰汝若不  
見聽吾當請帝銅汝於石室中如止要冠珥桂  
襦之類翌日當與汝遂丁寧誠勵遣去明日遂  
具其所要泊楮鏹數十萬燔之城外女屬自茲  
不至牛後亦不知所在鬱林州推官崔迪其夕  
與牛同飲於薛氏之館目睹斯事

畢道人

括七

六

畢水部田潭州人有李父幼嗜酒不治生嘗遊  
江湖向衣弊褐携一扇懷袖間置沙數合偶有  
所適則藉地取沙寫風雲草木蛟龍禽獸之字  
以扇扇之殆盡乃欣然而去嘗有賈姓者過洞  
庭方離岸為暴風所漂幾至沉溺忽見一人循  
岸以扇招之入舟漸逼岸遂獲免賈德之默記  
其形狀及舺舟尋之不復見矣旬日賈到長沙  
偶於闌闌見之邀歸酣飲出金帛衣物為謝畢  
曰汝舟免溺余何力焉固辭不受強之乃取不

服數事旋以施貧者一無所留其後竟不知所  
在 得之李林宗秘校

段穀

段穀者許州人累舉進士家豐于財後忽如狂  
日夕冠幘衣布袍白銀帶行游塵市中謳吟云  
一間茅屋尚自修治信任風吹連簷破碎斗栱  
邪歌看、倒也 每至倒也二字即連吟三五句  
方已墻壁作散土一堆主人永不來歸遇其出  
入則有閭巷小兒數十隨而和焉人以狂待之

括七

七

不以為異慶曆末病死權厝于野後數年營葬  
發視但空棺耳 王允成承制在許州親見之

方道士

方道士失其名不知何許人隱于塗陽之西山  
磁州有護國靈應公祠每歲二三月天下之事  
神者四集所獻奇禽異獸巧工妙伎珍肴異果  
無所不有至期鄰郡之事本亡字人多會於祠  
下遊覽宴聚以至夏初社人罷去乃歸方道士  
無歲不來常以九蒸黃菁以遺交舊一歲忽不



至皆謂徙居他山或以為物故明年春城隍廟神座後有死人埃塵厚且寸餘官吏將檢視忽振衣而起乃方道士也復陪諸君酣飲月餘乃去自是不復來 閩之學究向知古云

高閩

高閩蜀人也本姓向名良少為郡吏抵罪亡命遂易姓名焉雖眇一目而神檢高爽善詩未往江湖間深得養生之術飲酒至數斗不亂許郎中申為江東轉運使每按部必拉之同行嘗

括七

八

舟貴池亭有九華李山人者與高有舊因謁許廷之使飲各盡二斗餘殊無醉態高取釣竿謂李曰各釣一魚以資語笑然不得取蟹乃鉤餌投坐前甕罇中俄頃李引一蟹出高笑曰始約釣魚今果取蟹可罰以酒也後死於滁之瑯琊山僧寺將終以玉笛授僧曰此所元中寧王所吹者然不知是否時已幾百歲矣 許申孫子

孫錯

聞誨言

孫錯不知何許人也祥符末嘗讀書於鎮州西山之書院一日採藥迷入深山見茅茨數間有道士据榻而坐孫再拜問歸路道士俾坐熟視曰窮薄人也今既遇我當使汝足於衣食既而與丹砂一塊如拳又授以一符曰可以召鬼及教以符傳 本篆字謂曰今歲河朔大疫汝以此砂書符售之一符止取百錢不可過也召鬼之符止可一用蓋救汝之禍也再用則不靈汝其志之既出山鬻符于市果能愈疾錯遂市一牛

括七

九

騎之戴鐵冠披絳服流轉至大名府時太尉王公嗣宗守魏擒而械于獄將以妖誕惑眾黥配之錯謂獄官曰錯非造妖者間遇神人見教耳乞乘間白之言錯能令人見鬼及其祖先王聞之乃曰昔劉根嘗有此術命釋縛試之果然遂送闕下補司天監保章正專主符禁事後砂盡術衰遂逃去寶元中嘗詔天下捕之

楊贊

楊贊開封府寧陵縣人也嘗兩舉進士不預薦



送即改業明法人或笑之曰我誦法令苟得入仕則官業已精熟矣一夕夢五色光來自西南入寢室光中有一道士叱貫令起謂之曰汝逮今三為人矣始為屠次為人女既笄而自縊今乃得為士人爾頂有戴笄頭有投縲之痕尚在可視也貫曰人之膚理萬狀安可便以屠者泊女子相誣乎道士曰爾以為不然耶遂懷中探一鑑令視之則鼓刀施朱之狀宛然貫即再拜謝又乞諭向去休各道士曰爾壽過中年官至

括七

十

今一既寤而大異之明年遂得明法出身治平二年調邛州錄事參軍今沅州推官呂昭吉時任司寇屢與之飲數爵之後則頭上縵迹甚明詢其故貫具言夢之本末及披髮見肉臍圍五六寸若寡數然年逾五十授潞州潞城縣令到任而終

張酒酒

道士張酒酒失其名不知何許人天聖中主西都張水縣之天禧觀善評鑑經其手則光照洞

澈他工不可及或時童稚持鑑來治者遇醉則或抵破之或引之長三尺小兒驚呼乃笑曰吾與若戲乃取藥傳其上以敗甕覆之摩拭良久清瑩如故得錢唯買酒未嘗一日不醉一旦拂衣入王屋山立而尸解於藥櫃山中始村人見有人立於岩石之上久而不去經旬往視之故在遂聞於鄉耆夫就而察之乃一道士拱立且殭也耆夫以為不祥推仆之邑尉檢視頂有一竅如雞卵大殊無血漬面色如生尉聞耆夫推

括七

十一

仆鞭之即瘞放於解化之地

括異志卷第七



括異志卷第八

稟國張 師正 纂

明參政

明參政鎬器識恢敏才學優贍第進士出入臺閣累歷顯要慶曆中自京尹入參大政未久疽發于背遣使致祭于岱宗以祈冥祐使者馳至岳廟祭訖是夜宿廟下睡中大厭從者呼覺曰夢神呼我立殿庭見百餘人擁一荷校者熟視乃參政也既而杖背二十駭出我不覺大呼遂

括八

一

奔騎而歸明已沉困召使者問祭之夜夢中奚覩具述所以明曰然又云明始病數日即似荒亂有郎官其人乃明之同年進士素相厚善明俾召至謂曰何以不來相視郎官曰此為參政暫請服藥假不意實抱疾耳明曰曾見無頭兒語否郎官大駭曰豈未朝冷乎曰已食矣又曰豈未解湯劑乎曰已屢進矣曰然則斯言何謂也明曰召同年正欲說此事又曰來矣可聽之郎官使聞如遊蜂蒼蠅鳴地下明曰語乃胸中

出向者妖賊據甘陵奉朝命攻討外圍既固攻具備設平在旦夕不意文相國來撫師將坐而收功心實忿之遂妄殺數人今實稱冤於我病其不起乎數日遂卒夫為將三世道家所忌謂攻城野戰玉石難分耳明以己之私忿殺無罪者宜乎見屬於垂死嗣續汨而不振也

徐學士

熙寧中徐學士禧始受職官中書習學公事自豫章侍親之闕下舟行次彭蠡湖昧爽而行期

括八

二

早抵南康軍俄而水面白霧四起始慮風作促舟人疾棹未四五里霧稍開見二朱漆萬斛巨艦旌旗赫奕搖櫓者肅而不譁相去百餘丈東南而逝未二三里又見朱艦間以金碧旛旆尤鮮華亦相踵而去少時又逢二白艦載甲士數千戈戟森列尾三舟而行徐之舟人既見慌不敢正視然望其船遠而益小泊抵他岸皆若一獲宮庭湖廣水經舟載其靈近傳有小龍者多出處其中豈其靈變耶 徐學士嘗言



魚中丞

中丞魚公周詢天聖四年第進士甲等初命大理評事知濟州金鄉縣嘗畫卧書閣中有守閤老卒入白事但見烏地蟠於榻矯首冠幘叱聲甚厲卒走出呼侍吏共視之乃見熟寢未寤後至御史中丞而卒張都官居方云

祖龍圖

祖龍圖無擇始登第倖通齊州歲餘得告歸蔡州營葬事畢復任後春李檢視官物于禹城縣

括八

三

過石河灘沙中得片石上有數十字乃葬其先君之誌也遠人視墳壠無一抔之缺竟不測其所從來范郎中微之言

尚寺丞

司魚外郎尚公霖祥符末以殿中丞知夔州巫山縣有尉李某者山東人頗幹敏一旦疾病尚聞其委頓日往臨問曰萬一不起可以後事告也尉曰願以老母幼女為託公儻垂仁惻某雖死敢忘結草之義手尚泣然愍之既死出俸錢

送其母及骨函還鄉里嫁其女於士族一夕夢

李如平昔拜且泣曰某懇求於陰官今得為公之子以此為謝耳是月色君妊娠明年解官訟流赴闕或遇灘險隱約見尉在岸上指呼將抵荆渚又夢李報曰某明日當生府中必送一合來宜收之翌日米誕一男子府尹以合貯粟米遺尚曰聞邑君育子以為糜粥之具因字穎曰合兒穎性純厚敏於行而篤於學官至大理丞張稚圭說

括八

四

高舜臣

大名府進士高舜臣嘗言其從兄祥符中為衙校量穿數百人伐木於西山一日入山督役迷路聞樂聲合作於山谷間尋聲視之見婦人數十衣服華潔執笙等會飲于礪石上居席首者召高坐其側亦及以酒看謂曰吾欲婦汝何如高但愧謝又曰汝今歸寨中吾將繼至是夜果往高亦恍然不測自此遇夜即至室中帳幃枕褥之具備設曉復失之若此者連一月役兵



取悅既畢與高同歸高之父母聞之大驚曰此子為石妖水魅所惑也因即東廡而居家人視之則裝瀆之具冠衣之類悉已張陳高氏家人亦罕見其面或見其冠珮或見其裙襦而已家屬相與憂懼慮久而致一禰乃召巫覡具符水禳詛之術女子笑謂高曰我豈妖怪害人者何見疑之深也儼然殊不顧高氏家亦與奈之何居半歲高氏會客烹牛為饌女子見而大駭曰我以君積善之家故願奉巾櫛於子亦將福汝

括八

五

家不意暴惡之如是君家固不當留亟送我歸也高白其父母聞而大喜立伴其子送之去西山數舍其夜不至高亦不敢復前但望山悵恨而歸高氏子竟亦與恙大名進士陳倫因言神怪而及之亦未以為信治平初予為大名鈐兵進士王詹亦道其事與陳說正同舜臣後以累舉推恩得州長史

王慶

諸司副使王慶皇祐中差知豐州性剛暴刻而

少思一日視事忽覺頭昏痛不可忍捫其首生兩角僅二寸許數日大叫而死

有李顯者景初登進士第性豪蕩不檢邢州觀察推官病疫死既斂其頂髮如珠有二角長一寸餘左藏朱允中大邑主簿王綱言

孫翰林

慶曆中楊內翰偉郡封坐堂上見一老嫗蓬髻敝衣逕入子舍詢何之不應頃之復出語云郎君教我來老息婦不敢自尊遽呼左右逐之出

括八

六

中閫即不見乃召子婦詰之云老嫗言未日郎君欲就息婦房中宴飲方責其妄語即便走出舉家驚愕翌日宅中濃霧昏塞子舍尤甚辛黎口鼻不可嚮通門閫不能開久之聞語笑歌管之聲自辰至申昏霧漸釋排戶而入詢其所以云有一少年與我惟飲器用珍麗筵設華煥飲饌音樂無不精美我亦忘身為楊氏婦也然精神頗亦失常即召劉捉鬼者禁劾之不能已聞翰林孫郎中專主符禁亟俾視之曰此鬼窟在



東南三十里將為神矣何敢為如此事遂書二符致婦寢室之門又曰知某今日到宅明日定不來更一日必至宜令其夫洎女使二三人守之鬼若不得入婦室當變怪于外蓋欲誘之出也出則不可治矣越一日果至雖昏霧如初獨不入子舍俄而郡封中惡婦欲奔視制之不得出少時霧氣解散郡封亦復故孫乃與楊公假靜宅作壇奏章自茲不復來孫云已囚海上石室矣 慶州察推張偉嘗言之

括八

七

黃遵

黃遵者家興國軍性疎放頗知書而能丹青善傳人之形神曲盡其妙事母篤孝凡得畫直未嘗私畜供甘旨外悉歸於母慶曆中遵忽感疾而死凡三日心尚暖母不敢斂是夕遵復甦家人扶坐問皆不語遽索紙筆圖一人形容良久乃語始入一公府見廊廡肅靜皆垂簾閣吏通曰興國軍黃遵今追到有吏向遵曰爾黃遵耶遵曰唯前謂吏曰遵未嘗有過何以見速吏曰

爾等畫乃至此遵方知身死遂號泣拜曰母老無兄弟乞終母壽吏曰此不敢與聞遵拜泣不已吏哀其誠乃曰俟主者未若自告之移刻兩廡吏喧然曰至矣一吏升堂軸簾東北隅有戶洞開朱吏數人前導見一人紫衣金帶者升堂坐諸吏僅百人列階下致恭畢分入諸局始見領數十人荷校者露首者至紫衣前訊訖駢出已而呼遵問里閭姓名遵號慟叩頭拜曰念母老無兄弟遵若死母必餓殍乞終母壽遵叩階

括八

八

額血濺地紫衣顧左右索籍視之久乃謂曰汝母壽尚有十餘年念爾至孝許終母壽紫衣以筆注其籍命左右速奏覆遵拜而出復呼之命俯階祀問曰汝在人間與人傳神者是乎遵曰愚昧無能僅成其形耳又曰爾識我否遵曰凡目豈識神儀曰我乃人間所謂崔府君也爾熟視吾貌歸人間寫之然慎勿多傳若所傳惟肖恐人間祭祀不常返昏吾慮記之勿忘自後遵在興國凡所寫者三本正一畫於地藏院二為



好事者所取厥後十年毋以壽終既葬服除遵  
一日徧辭親識因大醉數日而卒 前進士朱  
光復嘗遊興國軍熟知其事

劉德妙

寶元中夏英公為陝西路安撫招討使駐兵鄜  
時嘗與僚屬言向自知制誥出守安陸郡有羈  
管婦人劉德妙言事頗中因呼而問之爾有向  
能為丁晉公所知劉曰某本捧日軍之營婦也  
嘗出詣親家憩於汴上柳陰忽一人巾幘紫袍

括八

九

就已而坐云是扶溝縣錄事有事之府瀕水而  
死許于除官俾我復生至則身已壞然尚得處  
於陽間今欲憑附于汝我能知人未萌之休咎  
言既驗人必以懇謝汝若事我以此為報某懼  
不敢吞泊歸鬼亦隨至他人不見也夫亦不信  
則夫婦皆苦寒熱嘔洩不得已事始則火伍中  
人來占事悉驗俄而里巷皆知既而公卿之家  
呼召相繼晉公不欲營婦出入卿相之門遂度  
為女冠丁公南遷某亦連坐編致斯郡實無他

術但萌于心則鬼知之夏曰吾心有一事爾知  
之否劉曰知之但乞先書而糊其外方敢言也  
其是時善家質干執政求知益州遂屏左右書  
畢封置于案劉言如所書仍云事亦不諧既而  
果然弔權酒於彫陰具聞其說

稅道士

景祐中利州道士稅某善妖幻泊符禁之術利  
之富民或有所求不與者即為壇於密室置大  
桶於前被髮仗劍迫其覓神入桶覆之以石其

括八

十

人乃病然後假以符水或祠醮謝以財乃去石  
遣之其人遂愈市井有鬻籠餅泊諸內者求之  
即愈不爾遂化為白鴿飛去或即虫出利人皆  
神而畏之嘗怒一僧遇野外作法叱之僧足如  
植手亦不能舉恣行鞭笞僧密訟於官命賊曹  
擒捕先沃以犬羶之血術無所施獄具遂斬于  
市

寇萊公

寇忠愍初登第授大理評事知歸州巴東縣時



唐郎中渭方為郡夕夢有告云宰相至唐思之不聞有宰相出鎮者晨興視事而疆吏報寇廷評入界唐公驚愕出郡迺勞見其風神秀偉便以公輔待之仍出諸子羅拜唐新飭勸致廳之左寇既歸其子極白其父曰適者寇屢曰此宜即送之寇果詢牙校何人知我欲此遂對以十四秀才既而力為延譽拯於孫漢公榜等甲成名

魏進士

括八

十一

建州進士魏某者富有詞學履行溫慤家亦頗豐天聖中屢冠鄉書既預計偕夢一衣緋衣人命徒執之棄市始謂必捷科第既而不利於春闈凡三舉皆然後歸鄉閭有鄰里少年對語不遜因掌之即仆地死警卒捕送于官時裴郎中守是郡聞其學行為眾所推欲罷法脫之聞郡官吏亦為之言而魏白郡守曰某殺人償死職也安敢仰累明公某三預薦書必夢緋衣人命徒執赴市就刑今明公姓裴乃緋衣也某避

括異志 卷八

迺一掌致人於死市死乃前定也將刑一郡士庶無不為之嗟惜 管師復言

德州民

德州德平縣民某氏者父子數人耕田甚力家頗豐厚其弟素貧傭以養母兄未嘗有甘旨之助也慶曆中新構瓦室三楹所居前後植柳數百株枝如拱把一夕大雷電野火數頭相逐繞其居折柳盡斃牙擊屋瓦明日視之無一瓦全者泥淖中足迹長二尺餘柳梧悉長三四尺皮

括八

十二

盡剝瑩滑如削遠近居民悉取而藏之予嘗親至平原人說如此亦見其所折柳枝

括異志卷第八

五五七



括異志卷第九

襄國張 師正 纂

毛郎中

毛郎中晦熙寧初年惟一妻一子處家于荊州常有一女厲朝夕在其家語言歷歷可辨自稱田芙蓉家人出入動靜無不察也言與邑君有宿冤或問何不遂報之渠尚有數年壽耳然所須之物往往應索而至久之厭苦邑君謂曰吾為汝修功果能他適乎鬼曰善因賂二僧俾誦

括九

一

佛書具疏燔之鬼去數日復來曰僧之誦經妄矣止誦一卷餘則未嘗讀也是以獲來詰其僧果然鄰家毀之曰此邪魅也何足畏鬼大罵發其帷幕之私曰此乃邪爾常曰我今往瓦市遊看毛密遣僕探其伎藝者歸而詢之一皆符合其後毛之子中庸調補永之祈陽簿舟行次石首縣鬼繼至曰解纜何故不相告俾我晝夜奔赴百餘里足令跣矣至零陵二歲邑君卒鬼自是而絕余在荊州親見

崔禹臣

崔禹臣熙寧初以職官知濰州北海縣冬夜坐書閣中窓外有小圃圍若環珮聲又如往來誦佛書者月色微亮窓視之見一物長七尺餘周身白毛熠耀口中咄咄不已遽呼從人擒之乃鬼也面黝髮蓬身紫藻荇冰乳四垂行則丁冬遂以挺毆之大呼曰我為若有災來此念經消禳何謂捶我也即命左右互以巨搨痛擊終不能斃刃之不傷火之不灼但覺縮小長三尺

括九

二

許遂錮縛既曉投之大水良久躍高丈餘已復如舊少選遂沒是年崔以公事失官崔亦自有傳 陳向秘丞言

張郎中

張郎中薦高密人登明經第山東風俗遇正月取五姓處女年十餘歲者共卧一榻覆之以衾四面以箕扇之良久有一女子如夢寐或若刺文繡或若事筆硯或若理管絃俄頃乃寤謂之扇平天下以乞巧薦有女十餘歲因卜有一仙



女日來教之遇其去即留一女童為伴他人弗見自此凡女工音律書札不學而自能歲餘女晝寢忽驚呼而覺曰仙女今日上天赴會令我與童子偕在園中嬉遊園有一井覆以巨石戒童子曰勿令此女窺井也仙女既去我遂發石觀之見群鬼異形怪狀攀緣爭出我驚呼童子遽取棊亂揮鬼復入取石窒之自此仙女怒而去既笄而嫁生數子先君與薦善熟聞其事

張司封

括九

三

建州有張氏夫婦俱四十餘無子居近城隍廟屢禱於神以求繼嗣歲餘夢神告曰汝夫婦分當無子我念汝告禱之虔今以廟中判官與差為嗣既而其妻妊娠生一子名伯玉第進士舉書判拔萃歷臺省仕至主爵正郎典數郡而卒其才藻廉勁為當世所尚而嗜酒不修飭垢貌蓬髻如土偶判官焉

薛比部

薛比部周至和中以殿中丞知益州成都縣其

妻卧疾二婢致藥以殺之薛執二婢送官劾之伏罪一婢妊娠已數月薛以牒訴其詐遂俱就戮既而婢與所妊之子形見其室許于薛曰兒不當死何以枉害我晝夜聆其語然家有吉凶鬼亦以報薛後監鳳翔府太平宮則鬼不至他所則來嘉祐中薛自尚書外郎出典涪州行至始平縣鬼曰公將死無用往即乞分司歸長安不逾年遂卒

評曰父母殺子於官理置而不論矧在胞中

括九

四

形氣未具者乎而遽有冤死之許豈釋氏所謂冤宿世者如是耶 張靖學士云

陳良鄉

進士陳良鄉景祐四年自永州隨鄉書赴禮部試十月至長沙夢一人引導入巨艦中見一道士自稱清精先生與之談論辭語高古而義理遠博謂陳曰吾已薦子於堯為直言極諫陳曰堯今何在曰見司南岳陳曰堯乃古聖君也安可在公侯之列先生曰堯人間之帝也秉火德



而王棄天下而神位乎南方子何疑焉陳詳以名宦未立俟他日應乃許以十年為期既寤甚惡之為異夢錄以自寬明年登甲第調全州判官道出岳州南一驛偶晝寢夢使者持檄來召遽驚覺喟曰豈堯命乎同行相勉以夢不足信復執書帙卧讀之晚食具呼之已卒矣夢中約以十年乃自得夢至卒正周十月耳豈鬼神不欲明言以一月為一年乎

羅著作

括九

五

著作羅紹漢陽人居府五通神祠其隣家歲畜一豕以為祀神之具豕無欄豢多壞羅之藩籬入其宅且穢汚之羅屢誡其隣殊不少聽紹父擒其豕截去一耳鄰人見之不勝其憤日夕訴於神且云此豕本是神所享今為羅某所損歲已之祀願神速報之既而生紹與其弟各無一耳余親見之五通神能禍福於人立有應驗其可駭哉紹進士及第終著作佐郎云又公安富民鄧氏者少時因見二犬交而戲以刃斷其勢

後生二子俱閹初為荆南牙校其狀貌真閹也事與羅紹相近故附之 辛都官子言錄

陸長緒 目錄作長孺

陸長緒吳郡人第進士以職官知襄州穀城縣其為政務疾惡而遂至外暴察苛急視群吏若仇讐朴槿殆無虛日一日晚坐廳庑有黑犬自門直入怒目狂吠躍而升廳陸號呼群吏競持挺逐之八吏舍忽不見既而陸妻死遂百鬼進其舍陸子幼有數婢往往白晝見少年入婢室

括九

六

陸大怒縛群婢榜掠至髡鉞烙炮以訊其姦而終不得狀又堂前舊作盆池植蓮一日盆出於外而無發掘之迹遽命埋之越宿復然陸自臨視照水見其形冠服非常而立侍皆群鬼陸大怖又有聲於梁棟向漸與陸語索紙作詩始見數字在紙每讀畢一句則一句出而前句旋滅其語大畧皆譏戲陸也如是二年解官怪始絕長緒自為人言如此

寇侍禁



寇侍禁立嘗為三司大將與同列李某者皇祐  
中部督香藥往廣信軍納畢回京宿于定州永  
樂驛之堂時甚寒乃熾炭炷燈擁爐而坐夜將  
二鼓半某先寢堂後啣然如小豚相逐亦不  
以為異俄頃門轟然大闢一媪長二尺許蓬髻  
偃僕而前以口噓燈焰碧而將滅寇大驚以杖  
擊之媪走寇逐之賴抵門扉偃仆于地即閉堂  
之前門將走外廳呼其從者忘廳後之有屏也  
頭又觸之而踣因大呼驛吏與僕斬秉火而至

括九

七

見寇賴破血流燈檠且折門閉如故李以被蒙  
首伏水下詢之驛吏云嘗有斯杖出自堂後右  
城小中寇自說如此耳

張尚書

張尚書存冀州人家富於財策進士第累歷臺  
省館函清要之職致政歸鄉園一夕園人見一  
犢盜食馬粟逐而捶之但見白光奔宅內遂失  
之門所如故翌日張病肌骨痛者數日向策杖  
詣馬廄向園人云旬日前夜見何物園人曰見

一犢竊啗馬粟擊之化為白光而去張曰後或  
見不可擊也園人頗疑之歲餘病亟聞者見一  
犢自宅門出追視乃不見俄聞宅中哭乃尚書  
也 朱左藏允中言

姜定國

高密姜定國業九經一夕寢于家塾夢二人身  
長而貌狠怒氣勃然謂定國曰吾身長丈八  
可殺汝可噬汝定國驚覺號呼拒之而退明夜  
復夢如初大懼乃徙其寢具與門下客同榻

括九

八

客取刀斷之少頃一蛇復至客又殺之  
明日度二蛇果長三尋定國後登九經第今為  
幕職官 聞之古推官仲容

傅文秀

禮賓副使傅公文秀嘗自京挈家歸鳳翔府陽  
平鎮之故居既而其兄之女為物所憑暮則靚  
妝麗服處帷帳中切切如與人語家人問之不  
對若是者殆半歲鄙有善制鬼者羅禁以其能  
符禁鄉人呼為羅禁傅召使視之遂以法劾其



女乃云吾韓魏公之子也昔侍父鎮關中以病  
死于長安驛舍昨日傳族經由恍其女美因而  
壻之羅再三訊詰辭頗屈伏遂去後數夜號呼  
於堂下曰汝雖絕我婚當歸吾子也再飲之以  
藥下塊如拳自此不復至 並職方經臣言

胡郎中

胡郎中楷慶曆中偶會於真州嘗言有親舊赴  
官湖湘舟行至鄂岳間舟忽不進舟人亦無以  
施力其人焚香奠酒披束再拜懇誠以禱良久

括九

九

舟寢然而逝他船見其舟後有枯木查牙躍高  
數丈復沉于水不知何物豈蛟龍之變化乎

僧行恍

長白山醴泉寺乃景德寺西禪院之下院也歲  
久頽圯僧行恍志欲營葺因靈市岩川董將軍  
莊大木百餘章有大榆其上巨枝岐分向因雷  
雨枝間有大足跡長僅二尺僧伐視之上下如  
一因斷為數十百片俾其徒偽稱佛所踐履持  
之化誘諸郡三歲得錢五十萬寺宇一新頽極

壯麗事在天禧中李省山人目覩

評曰佛之徒以因果禍福恣行誘脅持元元  
死生之柄自王公而下趨向者十八九恍又  
能假詭異之迹俾夫庸懦者破帑傾篋而甘  
心焉嗚呼人之好怪也甚矣

康定民

康定軍未建時古城卑缺人得而踰有邑居王  
某與北郊村民聯親景祐五年秋村民為子娶  
婦王赴其花燭中夜二媼家交爭紛然王不喜

括九

十

遂於厨中得爨餘柴枝長三四尺持之以歸時  
月色微明行二三里過古道有小兒約十數歲  
遠來持王衣裾啼哭不已問其家亦不答乃力  
解其手未數步又來相逐遂以所持柴枝擊之  
即仆地不聞鼻息王默念曰兒定死大懼又慮  
路人見而迹露乃疾走踰毀垣而入翌日不敢  
出門恐官捕殺人者日既高不得出里巷伺探  
消息寂爾不聞遂由舊路覆其事唯見一朽腐  
棺板長三尺餘中微骨折尚有火煤之迹其古



道左右皆土崖高五六仞居民多穴之以瘞小兒蓋游兔憑而為瘳耳

鄭前

治平中武昌縣令鄭前嘗覺膝理不寧晝寢曲室夢一老父衣冠揖鄭曰君小疾煮地骨皮湯飲之即愈鄭曰素不奉展何故至此云我西漢時與君嘗聯局事君已為三世人我尚留滯幽壤即詢其名氏云前將軍何復或欲尋吾所居可來費家園也臨別口占詩一絕云與子相

括九

十一

逢西漢年半成枯骨半成煙欲知土室長眠處門有青松澗有泉鄭官滿之鄂清遊頭陀寺山下城小路見叢薄蔚然同寺僧乃費家園也道次有斷碑字已漫滅惟有何復字可辨冢前有洵水泊老松數株王承制元成時為巡檢具知之

陳州女孺

慶曆皇祐中陳州通判廳夜有婦人嘗出與人笑語或見其狀頗美詢其名氏曰我孔大姐也

本石太尉家女奴以過被殺問何不他適云此中亦有所屬安得自便耶時晏相國鎮宛丘屢倚新聲作小詞未出鬼即啞唱於外或早暮人有登廳祀忽於掖下作大聲人恐悸則笑有市買卒時被驚喪所持甚苦之遂常以刀自隨後復來驚隨聲斫之數夕但聞呻吟曰聊與汝相戲何故傷我如是自此遂絕

括異志卷第九

括九

十二



括異志卷第十

襄國張師正纂

鍾離發運

鍾離瑾開寶間宰江州之德化明年將以女歸許氏居一日諭其胥魁俾市婢以送女翌日胥與老嫗引一女子來問其何許人嫗曰撫之臨川人也幼喪其親外氏育之女受嫗戒亦不敢有他言君視事少間歸過于屏是女流涕有感容且疑其家此罵詰曰不然某之父昔曾令是

括十

一

邑不幸與母俱喪無親戚以為依時方五歲育於胥家十年矣且將為己女今明府欲得媵妻胥與嫗以其應命適見明一府視事追感吾父不覺涕零君大驚呼胥嫗以審如女言誠家人易其衣食如己所生以書抵許氏告緩期姑將輟吾女之資以嫁焉許亦惻然復曰君侯獨能抑己女而拔人之孤女子固有季子願得以為婦安事盛飾哉卒以二女歸許氏久之君夢一綠衣丈夫造庭拜而謝曰不圖賤息辱賜於君

然得請於帝願奉十任有土官故未致命後果歷十郡太守終於江淮發運使令鍾離氏有仕籍於朝常十餘獨出君之後故世為肥之冠族若許之名爵父老已失其傳嗚呼二君之用心非有求於世者特發諸至仁耳彼附貴而親覲然自以為得獨何人哉施報之事儒者蓋鮮言若蛟龍斷地杜回結草千古豈苟傳亦有以警勸云

蔡侍禁

括十

二

蔡侍禁者故參知政事文忠公之近屬也景祐中常為京城西巡檢一日冠帶坐廳事有綠衣蒼頭展刺云郎君奉謁旋見一少年狀貌如十五六人衣淺黃衫玉帶紗帽升階拜伏自稱郎君云前生與兄為昆弟因請紉拜蔡知其異不得已受其禮與之偶坐凝定神思拭目熟視之曰郎君必天地間貴神也何故惠然相過曰先居安上門誰三十年今期滿為皇城司主者所遣故詣兄求一居止之所蔡曰某之解字湫隘



豈堪即君之處也即詣西廡下貯蒿秸之室曰乞糞除之補隙封戶得此足矣乃辭去蔡亦俛俛令從者潔其室而扃鎖焉少時有虹梁自東南抵室門而止驢駕索駝負載巨索者固知其數復有金飾犢車垂珠簾張青蓋者數十乘又有衣錦袍屬索鞵而騎者執搨而趨者左右前後亦數十人有伶人百餘衣紫緋綠袍奏樂前導郎君者乘馬按轡徐行其後又有臂鷹隼率獵犬洎四夷之人數百偕入於室中大抵類車

括十

三

駕之儀仗他人弗之見也俄頃郎君復至叙謝再三幸得居此必無絲毫奉擾苟有凶吉謹當奉報但勿令家人穴壁竊覘或要相覲宜焚香密啓即至矣言訖不見蔡氏舉族大恐怖雖白晝不敢正視其室月餘寂無他怪聞合樂聲如聞風傳自遠而至者自此差不懼蔡之細君由隙窺之見郎君者乘步輦擁姬侍數百皆有殊色樓觀壯麗池館邃袤若宮室然蔡有男卒已十餘年亦侍其側因燭香已告郎君即至曰

嫂何為者對以求見亡男曰嫂子在郎君處甚樂無用見恐因驚而他適則有所苦懶告以母子之情呼出母見即大慟急就之遂滅去嘆曰果驚去矣又數月過蔡誕辰贊紉素數疋以為壽舉視之若煙銷霧縠又如以蛛絲組織而成固非女工之所能杼軸也逮半歲未告曰兄已授明越巡檢明日宣下令先兄往彼擇閭室而上焉揚子江神相與素善恐知是親戚故起風濤相戲不須憚也言訖即不見虹梁自室門而

括十

四

起南望無際輜重儀衛如來時翌日果徒明越巡檢將至任一日郎君前方丈悉水陸珍品顧蔡曰非敢故為異味有悒於兄恐不相益耳到任又半年一旦來見曰與兄緣數已盡從此辭矣復由虹梁而去竟不知所適蔡族亦無他故故容省張公亢守早涼之日說斯事公亦有傳

白鬚翁

嘉祐二年大理寺丞常洵為荊州潛江縣尉因微巡至徑頭市路次草中有二女子年十三四



裸形如丐者僂僂出馬前云是黃八娘家女奴  
 來投官乞命詰之一婢云媪怒我暗殘金創里切  
 數鬻鞭笞百餘又以火箸遍灼我身一婢云我  
 作勞少息不覺媪來怒我不起懸我足於梁以  
 刀割我尻肉悉褫去衣襦內空困中不食已三  
 日矣常問何以得來云適有白鬚翁至困前呼  
 某等令躍出某云饑憊而困且深不可踰又曰  
 但躍不覺隨聲而出乃引至官道云立此少選  
 有邑官來可懇以脫常至縣逮黃媪詰之一皆

括十

五

承伏即送府時魏侍郎璿尹荆南劾治具款贖  
 金而釋之媪今尚在其悍戾殘忍真狼虺然嘗  
 適數夫或凌虐而致死或恐讐而化儒前此婢  
 勝潛被戕害者數人每陰晦則厲鬼呼嘯所居  
 之前後媪叱之即泥然噫白鬚翁豈非神靈乎  
 指導二婢復生可謂明且仁矣向之被害者茹  
 歎街恨於冥漠中翁宜白之真官以直其冤易  
 為力矣而今幽滯於黃媪之室豈向所殺者當  
 死耶不然凶暴之物鬼神亦憚之也不可致詰

矣 斯事常洵自云

韓元卿

韓元卿泗州人也景祐五年第進士皇祐中為  
 涇州推官監司俾鞠獄于武昌事訖歸夷陵至  
 荊州黃潭驛忽持刀自到喉雖斷而未死祖擇  
 之時為荆湖北提刑韓之同年進士也即視之  
 韓不能語但舉手如索紙筆狀因授之書云賊  
 濫分明罪宜處斬乃棄筆於地祖命取桑根線  
 縫其創自以手褫去翌日遂卒先是元卿調于

括十

六

京師紹稱無婦娶富室之女資送良厚洎挈之  
 到任則故妻在焉有男女數人矣富人之女欲  
 以書訴於家則隄防甚密無由而達歲餘怏怏  
 而卒又不敢權厝于外但累以衽席瘞于解宇  
 之隙地韓既死方具柩而斂焉賊濫之誅豈非  
 此耶

李敏

李敏嘗為兗州奉符縣主簿會岳廟炳霽公殿  
 歲久再加營葺命敏督其役或曰宜先具公裳



再拜啓其事於神李不應遂徹瓦未半黑雲滿殿庭風電大作李始懼披筒拜階下仰視神座帳上有黃龍長數丈震雲數聲穿屋而去凡損椽百餘里炳靈公自後唐明宗聽屬僧之語遂贈官立祠余謂龍蟄于神帳上因徹瓦而驚隨風雷徙去未必神之靈變也向少卿宗道云

樂平港龍

潭州樂平橋港乃湘之支流傳有龍能變怪食

括十

七

人歲有溺死者天聖中市民李姓者弟溺死不得屍以為龍之食也李氏痛切無方以復其屍因刺掌血濡墨作章夜醮奏而焚之祈達於帝是夜夢吏若道士盡天神之從官者駐民以行久之至一處深巖虛潔若天府殿而屏之外有數吏以鐵索繫一物長數丈如龍而一角目光如電甚可畏吏指告民曰爾將與此共見也民方悟為龍狀已而俱入立庭下遙視殿上若有

人物往來而不辨其詳有頃一人下殿呼曰江

龍肆暴枉官平人決鐵杖一百處死李某不合以掌血腥穢上瀆高真且付王碩決脊杖十五遂俱馭出民覺而歷誌之常惕息寅畏懼罹罪置杜門不預外事後十餘年侍御史王碩知潭州民坐遺火延燒一坊伏罪竟如所夢得之長沙僧寶珪云

遵道者

僧令遵陝州人也多智數善附麗權勢天聖中出入劉皇城家因而名聞宮掖莊獻賜與巨萬

括十

八

於陝州造一寺極壯麗凡用錢十餘萬緡者自安業南街乘馬而西呼僕取隆策時有瞽者坐茶肆前仰而言曰僧豪也遵異之過百許步下馬復來揖之未已即曰豈非隆策之僧乎遵曰然後曰若之聲名嘗達天聽有之乎僧曰有之因問將來之事良久曰自此十五年歲在丙戌當有大禍宜杜門避之不爾免死為幸僧不憚而起既歸陝具以瞽者之言告其徒咸曰遵道者戒行素嚴禍何由而至以謂不然至慶曆



六年傳岩潤馬道人將圖不軌陝有市民亦預其謀民將自陳于官密詣僧謀之僧曰若自首于郡不過免死而已我有主人在京師地連

但持我書詣之因其言以達朝廷宣止免罪當獲重賞民從之行至洛黨中二卒告變籍有民名捕得盡道所以然之狀及出簿書時薛紳守陝郊大怒遂黥遵為武昌城卒

董中正

董中正宿州高資戶也邢州僧慈演者寓外宿

括十

九

有年矣畜鏹千餘萬寄於董室其後僧病且死錢遂沒于董氏治平三年春中正病亟大呼曰邢州不須呵詆待我還爾錢數日卒其長男為符離衛校既殯父即日得病信宿遂恍惚云邢州就我父索錢有人監督甚急乞少緩詎敢詆調也既而又死宿有樂人張遂自岱岳回出徐州界張弓手店見衛校者躍馬而來向何之曰大人有少緡錢為券約不明在兗州對辦暫往省向若今歸即可至我家言我甚安道中不暇

作書也張至宿詣董宅將道其事方知董之父

同州村民

同州馮翊村民寶元中有牛生一兒旋失之民家有老翁八十餘夜則來與老翁共語人皆聞之忽謂公曰我昨日往延州與羌賊交戰南兵失利劉石二大將皆為賊擒鄰里相傳喧然聞於邑大夫方將逮翁詰之後三日敗問果至自茲州縣屢有呼向兒謝翁曰我任此令翁家不

括十

十

寧遂去不復來

正德十年歲次乙亥仲春癸丑日

盧山逸民俞洪重錄畢

括異志卷第十終





跋

右括異志十卷襄國張師正纂宋史藝文志所記卷數同晁氏郡齋讀書志曰師正擢甲科得太常博士後遊宦十年不得志於是推變怪之理參見聞之異得二百五十篇魏泰爲之序是本無魏序僅存一百三十三篇陳氏解題尙有後志十卷或其所他一百十七篇列入後志而今已失之歟四庫著錄亦十卷提要無貶詞僅據王銍默記疑爲魏泰託名之作列入存目以是流傳甚少此尙爲明正德時人依宋本傳錄可貴也甲戌初春海鹽張元濟

括異跋

一











馬尚書以自外郎直史館使淮南時尚書公為尚書布衣方  
件父罷江外縣令亦在淮南上書求見尚書一閱知其必貴遂以  
女妻之後許公果為宰相

吳鳳公

曾說議致先性剛介少許可一日在李侍郎處已席上見吳鳳公  
吳公虛己婚也時方為奉禮郎諫議勳現之曰奉禮他日極貴  
但老夫老矣不及見子為相也吳公後果至宰相

龐丞相

夏英公疎守黃州日龐寺丞為司理然英公常曰龐司理實  
人也異口遠過於我既而英公止為使相則至其卒

陳恭公

馬尚書其知江寧府陳恭公我中以光祿寺丞經過見曰  
寺丞他日必至其宰令其數子出拜之曰他日書在明燭之下恭  
公始不敢當既而果兩為元輔

范文正公

范文正公在少時極貧依陸陽宋氏家常與一術者遊會術  
者病篤使人呼文正至告曰吾平生所得秘法法吾兒幼不足以  
付今以授子即以其方與所煉成白銀一斤餘封識內文正懷中  
文正方欲解避而術者已絕後十餘年文正為諫官術者之子已  
長時而告之日汝父有神術昔之死也以汝的幼故俾我收之今  
汝成童當以還汝取其方并白金授之封識宛然

王平甫

王平甫以熙寧六年冬直宿崇文院夜有人渡之至海上見海中  
宮殿其盛甚中樂作笙簧鼓吹之技甚妙其宮曰靈宮遊平甫  
者欲與之俱往有美人有宮劍備水止之日時不至矣且令復回  
他日神之至此平甫恍然夢覺中已鳴鐘矣平甫頗自負其  
不凡矜詩以記之曰方頃波濤水寒飛燕舞殿空  
似人間世此夢猶未醒  
嘗夢遊靈宮宮中皆信甲尚以外告我  
若其家復哭以鏡下之日在靈宮宮其果  
乎下之日然若有

至海上蓬萊見宮殿中有題曰徐天之院樂天自為詩以誌其事  
與此亦實相似蓋二人皆天才才力過人精神所寓必有異者又二  
年太常丞曾厚夢與平甫會山下之山平甫不幸早出金所處如  
何但見平甫笑而不止似一人謂曰平甫以仙宮矣其樂非處  
世之此也厚方意而驚然則此世之夢果亦與蓬萊

郭延卿

錢文僖公惟演生貴家又推樂善出於天也晚年以使相留守西  
京通判謝舉掌書記留守推官歐陽修其一時文士皆與公  
未嘗不同洛下多水竹奇花凡園圃之勝無不到者有郭延卿者  
少與張文定長又簡公游累舉不第以文行擢於鄉闈張公相繼  
作相更薦之得職官然延卿不樂仕宦隱於洛城外葺園亭藝花  
竹以居足跡未始及城市至是年餘八十一日文僖公率僚屬  
往遊去其居一里餘即屏跡從履漸張蓋而訪之不告以姓氏洛  
下士族多延卿未嘗出詞蓋莫知其何人也但欣然相揖道  
談而已數公皆踈爽闊明語言可聽延卿曰某之所居固罕有到  
者而前後接人亦無若數君者夫甚然願少留對花小酌於是  
陶鑄術葉款款而進文僖愛其野逸遂同酌夕之日向晚有吏報  
牌而府吏牙兵列於庭下延卿徐曰公等何官而從吏之多也丑  
殊遽指告曰延卿守相公也延卿笑曰不意相國肯顧野人遂相  
與大笑又曰尚能飲否文僖欣然無忤又引數盃延卿之禮數及  
杯盤皆無加於前談笑自若日暮文僖歸延卿送之門關自老  
病不能造謝希勿訝也文僖登車茫然自失謂日語修屬良真  
隱者也彼視富貴為何物耶歎息累日不止

張介

康大開益州書生張介有詩書天子由是朝廷知其名然不喜  
仕官常隱於青城山向雲漢時樞密使田元守成都日與詩曰  
慙蜀太守不及採之入又謂修佐言曰斯人用之便可作正言可  
諫不用之則出公之病也

石延年

石延年字曼卿康定三年以殿中丞卒于京師曼卿詩筆



皆稱其妙時於政范文正公嘗以文辭之世辭曰曼卿之才大而無媒不登公卿善人為家曼卿之筆墨頗精妙於世故名人門實為神物曼卿之詩氣雄而奇大受杜甫獨出於前之譽然其心亦然也其為名臣所重如此

### 新雕雲齋廣錄卷第一

### 新雕雲齋廣錄卷第二

詩話錄

王荆公

王荆公初與相判金陵有詩曰夜之歸來一掃巾君莫驚詩簡謂曰芙蓉堂下疏秋水吟與重復首下之更由京相遠立宮觀以會雲觀使居於鍾山又有詩曰乞得膠膠後後身不測波浪林埃塵只同鳥鴉為開信不向龜魚作主人此詩不以君也而前詩尚有所來有

陳忠公

陳文惠公九作退居鄆下尤好詩詠時宰相張上進判而京三月嘗以洛下城黃魏紫及酒造之公答詩曰有花無酒頭慵舉有酒无花眼倦開正向西園念著蘭香洛陽花酒一時來常時命傳之

李孟字子

皇祐三年二月中後苑生飲行 宣宰臣兩制觀瑞竹賦詞制

語李詩有日回龍並影風過鳳鳴之句眾嗟賞者久之鍾平生長於篇什後和致仕杜新相公詩云收得桑榆物外種成桃李滿人間天下播之

馮參政

參知政事馮京慶曆八年秋鄂州首領鄉薦即日赴 闕以候春試北至大江風濤涵湧眾不敢臨岸公特令整棹遂然舟傾危之甚殆於沉沒矣經終日方濟時岸舟人曰君行之速幾與我等異日過此君宜慎焉公至來春名魁南省及奏賦 宸拜為天下第一公受恩還鄂復過大江風微浪穩舟楫安然移列戶岸矣公乃題詩於江岸云江神也世情為我顏色好

唐御史

御史唐余一日擊水波滌至中流忽有大風波濤澎湃舟人甚恐以爲不免余曰盍嘗矣公乃助吟詩云取未非狂楚浪濤豈阻乎生杖忠信今日任風波口蘇舟南出岸索乃依然以謂復生公因題於旅亭遂銘其詩云舟楫傾危壯氣凌濤波設多斜陽幸無勇也



酒樓歌蓋情動於中而形之言其詩無謂可以感格神明故得此

呂狀元

景祐五年春 廷試進士以銀化爲圓爲詩題狀元 呂詩詩十九

曹封州

太子中舍曹封州守封州日爲僕寇所害既死不屈其妻其

元厚之

轉戰護國日冊誦空拳猶自長身睡虎口方安坐命并鳩毛

李惠中

賊壯兵臥虎膽奮忠臣此日見專城負罪大寧如死守任誠堅

元澤壽果未永

鄭毅夫

鄭毅夫初及第時嘗吟詩云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人笑幾

洪浩

餘杭進上洪浩者熙寧間官及抵太學... 其父垂白殆過繼心之年夫爵之精思之常切又恐一日人子不

周式

成都進士周式有干調尤功於詩嘗有春詩云珠簾繡戶遲遲日

楊軒

淇水進士楊軒嘗吟牡丹詩曰顏其詩曰楊妃歌... 子之佳句平其甚與是式後得四門助教

白昊

大原白昊子西久有詩名往往膾炙士人之口... 亦可尚焉

新雕雲齋廣錄卷第二

詩云鶴盤遠翅投孤嶼... 曰此誠佳句也



新雕雲齋廣錄卷第三

詩話錄

錢侍制

龍圖閣待制錢繼天月且其過漢其係屬盡以爲龜白鶴爲獻  
用表祝壽之意楊傑次前止以老子出關圖并作小詩以贈之  
詩云秋藏幽谷開中子將處選萊園望仙願肯隨眉如畫老却教  
龜鶴羨長年錢公大笑

李元膺

山東李元膺清才俊逸每過人嘗吟遊春詩云夾道桃花三月  
落馬蹄無處避殘紅其標致如此

杜默

方和甫詩之祖也臨植對景攝懷物興長篇短什笑可勝紀至於  
蟲魚草木皆有賦詠獨海棠無詩焉嘉祐間鄆州太守王公春宴  
後園時携州杜默亦頂之太守乃命默賦海棠詩默詩云何似莫  
怨唐臣部後香露如不解詩生客皆稱爲奇句

寒亭

荆門軍王京山寺攝一亭曰寒亭過客題詩者甚衆獨一篇取爲  
佳句而忘其姓名氏詩云朔風凜凜雪漫漫未是寒亭分外寒六月  
火雲天不雨請君來此共攔杆

侯程

蔡州進士侯程字清叔有詩名於時客以山野語言質朴似非儒  
者常與一村童偕行因笑食開步郊外視數少年風韻俊爽陳列  
盈盤欲於菜花之下清叔長揖就坐衆謂之曰君乃詩人也而不召  
自至清叔曰僕稍能吟詩故敢造坐衆皆哂之或曰能詩者能  
不能者起意爲清叔不能而必起也乃以梨花爲韻用香翰吳碾  
青香破窗與愁人一醉眼爲韻清叔探得愁字韻獨上其童曰吾  
懶於筆法爲我書數方清叔提紙以俟清叔曰其童於花下梨花  
相視頗有妙色徐又曰粒粒青娥如此境清叔遂立一詩其夜吟

遠不勝愁吟談清叔連引數盃不措而退衆皆嘆服後數日方知  
其侯清叔也

梅聖俞

嘉祐中梅聖俞與歐陽文忠公同遊西湖時歐陽文忠公出山  
改屯田員外郎傳而子監官謂梅聖俞曰君之詩名不虛傳  
職以詩寄之曰賦就甘泉各屬梅聖俞曰君之詩名不虛傳  
英坐振骨絕筆第一功瞥見雲霧下波濤仙人吹雲中常哉  
應有勝才意惟詩詩人到月宮其爲名臣庶幾如此

程高

程高字明甫酸棗縣人也初舉進士不預鄉選乃倦爲時文遂不  
以進取爲意日縱琴棋爲樂名利榮辱不足以介懷年八十餘常  
怡怡自若其有詩言詠曰雖無事業傳千古却得安閑過一生非  
老子所謂知足常足終身一樂者乎

臧謙

臧謙字志道南燕人也少孤力學閉於詩筆自躬有良田數頃  
多園圃一日盡爲李父所斲與妻來春園圃之間桃李花盛其故因  
撰詩往觀焉謀乃吟詩云故園桃李雖無語似對東風笑主人故  
聞之頗有慙色又嘗作梅花詩云綠楊解語應相問漏泄春光却  
是誰人多稱之

楊萬里

洪州進士楊萬里字通仲自號古儒也平生酷好吟詠篇篇可采  
實爲詩人嘗有聞梅樹上雨詩云千里芙蓉山已黑一盞孤館酒  
初醒索興之意盡於此矣

方子通

吳人方子通隱居不仕工於詩以詩知名嘗吟古柏詩云四邊  
不盡意餘音見吳松後春若使當時爲更樹也應隨何作吟  
塵耳其意之深如此又嘗過壘瀕淮吟詩一絕云瀟湘石壁通  
津一棹舟若有神自是問無妙手古來何事不由人州公一  
大愛之

僧仲殊







年君若有毛公之難則必能濟君之險以謝今日見過之意平不  
解其言但謝之而已夫相送至前溪忽留行而不進百謂平曰吾  
於此往矣子無嗔焉平始謂其言則和然入水計為一大通河於  
溪面平嘆異雖取而方回行數十步及前其龍則張舌而望平  
有德故人之意平歸舍夜省且論情事無計脫也夫然經歷世  
之久尚能變化為殊色以惑人者多矣泥龍之為物又靈於狐狸  
者哉嘉林居士誠不謬焉

甘陵異事

供奉官宋潛受河此路七州巡檢公署在甘陵前行有故人趙當  
者以貧求依柵於門詔訓其子弟潛欣然相許遂同之任既至  
事西偏一位閒然乃前政學序之所也潛乃令趙生居之趙云  
生欲校間有一美婦人結立橋下纖腰一擗顏色動人舉手皆  
郎行又不端妾心傷亦苦但迷羅網風波背趙雨遂滅其極移  
就趙寢生喜其容質麗乃與之偕良久生乃詢其所以來則曰  
妾君之隣也妾本東方人不幸失身流落至此遂為身於趙郎  
妾在後房獨承寵顧少年好書每至中夜竟究經史雖童子不  
得在左右惟妾侍焉其或春宵命客月夕邀會妾亦預席上全  
視光上國歲久未還妾實一身孤魂暗室其誰知我近聞君子至  
斯無緣展見適乘月照不免踰垣造齊聲以私薦枕席此誠多幸  
願君密之恐事露即不得來也天未及曉婦人辭去約翌日再至  
連日生乃起教授子弟至夜生乃高燭危坐以俟之婦人果來又  
唱曰一白別來音信杳相思瘦得肌膚小秋夜迢迢更漏長守盡  
寒燈天未曉遂與生卸衣就寢久之月尚明寒鴉未鳴婦人辭  
去又約再至是夜生亦依與之婦人自外而入徐行而唱云世  
間誰有相思藥無藥奈何情願約有期級步出蘭房傍人竟來身  
如削乃驚悼執枕又宿生第因泣謂生曰妾之為人性靈而心通  
非愚者也唯恐溺於及愛感於情終必以身退以大本之博以  
聊腫而全不才之才以奉由而善蓋士無知而不盡也言訖遂  
不已生曰爾意方濃便為妾何適言此也取無他念以盡人父  
之歡婦人乃推枕相就語六和洽玉漏未殘婦人告去乃生

每至夜即留戶以俟妾及曉生乃起訓導諸生言辭外謂昏  
婦人抵暮生乃促弟子還舍設榻以行之婦人俄至又唱云  
此身生聞之意頗不樂乃謂之曰汝何屢出不歸生曰妾  
婦人不答乃與生就寢更漏四鼓婦人辭去生曰生  
神恍惚諸生大悔之乃以所疑具告於父味度其有  
吾必往往相馬入夜宋乃私詣生所臥立窺外窺見生排  
榻若有所待宋乃四望無人忽於西北隅有一婦人飄然而至  
語下喜曰向晚歸掃榻以待汝能照羅幃不覺夜在偷  
訪只恐傍人又得知婦人吹燈復欲就寢宋乃大呼遂入以手抱  
之覺所抱之婦人甚細命獨視之乃一燈耳尋取火令焚之其  
怪遂絕夜身之說不其驗歟趙大疾楚明而卒

新雕雲齋廣錄卷第四

此處為空欄位，可能為原書內容或校勘記。











生曰妾與君相遇事非偶然公其數色盡當與子別後然其水  
 而三日古人謂女必已者容妾幸得附託君子歡愛之  
 雖雖妾自云身而無恨夫妾曾與君相識久矣妾之  
 雖字之詩哀怨雖深終有再來之意妾與君相識之  
 之期無難離棄也飛愁腸寸斷常恨別之人水作海  
 乾而妾猶願塵埃滿襟生亦為之涕泣又曰君自以無  
 之言見諷妾為勇姑而勇姑終不以賤妾見奴乃與君  
 再暮妾自保義重雖人間夫婦亦所不及此恨無以報  
 人之命傷人之生使聞之者悲也彼昌宗為婦其痛甚  
 可謂復謂生曰君方少年可力學則親師友以榮其族  
 則盡人子之道願勿以妾為貴餘自愛生日後會復相  
 期乎媛乃接筆為詩一絕以示生云二年袞袞偶多  
 更不回故話時相見巫山峰外白雲堆故話之乃夕  
 渡日生起身者恨歸亦室則媛與子不復見矣生不勝  
 歎息臨風對月每想芳容能竟不絕焉

丁生住夢

進士丁程家世揚州年方弱冠賦性純厚舉止詳雅而又與人多  
 至誠元符間肄業太學雖佳時令節亦少出而修為不  
 志於學者也忽一日收家君書令其歸以成婚婿之禮  
 賦僕稅馬治裝而南乃於舟下父母謂生曰吾為汝約  
 之女為姻彼亦於親之後仰所謂席間者也乃博良曰  
 肆設席備極其盛馬車迎於其家至中夜行姑舅之  
 見其妻即賦或賦或賦或賦或賦或賦或賦或賦或賦  
 欲就枕於房妾亦賦或賦或賦或賦或賦或賦或賦或  
 也惟氏又善於翰墨先以文為詩每臨風對月更相酬  
 樂其眠食坐臥未嘗稍怠以謂水合終終此盟有日  
 召生於月下謂生曰子可且善其詩也下余若生曰  
 而不致也回謂其妻曰適家君召我今朝奉命歸告  
 別夫此將奈何崔曰子以少身欲歸家則身於青雲上則

君之志也世豈可以男女之欲而遺嚴君之命而墮其志非  
 乎與妾與君之名其行天乎會間 帝廟有 德者年  
 往往控馬相全委裝欲欲薄佳於天婦之間有 若馬志  
 與不以心為心時以我為念則雖與君別亦不後致  
 何我相想耳言說生乃策馬而進既抵入由生以乍別  
 及數月思人之心不已恨不能御風縮地一至其家  
 無音耗一日遇上已車馬野開士女和會同舍口生  
 轉增鬱鬱及夕乃神凝心想就枕而寐忽覺其家  
 何用書為生之歎曰惟但揮涕而不已反於別幅見詩  
 曰 淚濕香羅袖歸風不自乾從憑西去願寄與 若  
 無題次生慨然而醒傷恨失志展轉不眠生乃寤惟  
 書推記其詩耳質明乃錄其詩於紙以示同舍且其  
 曰蓋以君思念之極以至於此非有他也後評曰口生  
 惟氏意良賦詩味其言曰詩歸夢中所見之妻也生固  
 展別幅有詩一絕乃夢中所記之詩無少差生詩然以  
 諸家親身不妄之詞為書月日乃上已之夕也以此  
 夢乃神往矣何其異焉 評曰易之語和有曰不疾而  
 至非若乃物帶形體疾而後能速行而後至也故其  
 間可以而無阻而疾也恍之際足以輕捷乃方神之  
 丁生一念願息千里所記種種皆合符神往焉昌以  
 知善走日之夢化人之遊不誣矣

新雕玉照廣錄卷第五

新雕玉照廣錄卷第五























以花殘贈生詩一首其辭曰念念此中真相返百歲九陰  
 携取香囊歸去後言又與誰亦當知生小收其首但得  
 暮酒隔窗日新即請歸後下日出也時時有  
 拜出大夫曰醉中不取焚燒無謂也生亦不  
 然乃復以其囊也生大嗟異而酒醉而散心  
 始過千笑因風大夫詩曰我取香囊歸去後言  
 乃數而曰曰吾常謂老傅見吾外矣之謂市生  
 皆犯考鬼之說吾甚不取以謂之富貴也  
 事耳今吾身自謂之然後信其言為不謬矣越三日  
 陽則已聞車馬喧鬧往視之於生心疑念之際  
 驟生未敢應一人大呼曰王大夫遺人來取新  
 暇大夫見其踵呼不已生乃啟戶見從從公  
 置塞門外若錦綉為婢氏時婦則生  
 左右松馬而前被鞍人動玉轡生  
 生入之見其履履陳設設  
 生感其行樂作至其室  
 二王自衣者引而前至其室  
 嬌尤何生見其人間天上無以過  
 卷一如世俗之體其為物也  
 枝加以漏永更燈金香枕帳而  
 謝烟扇內外更相相慶士夫乃  
 意然密朝朝夕夕更相相慶士夫  
 功亦不南憲使仍我速起  
 得與子信往女子驕傲難  
 來為情明日足人存子可平生  
 居以依大夫乃大會宿於  
 妻乃會其夫復會自所  
 味容  
 經其住

謂生曰妾居常女功之暇尤喜讀詩  
 幸無見笑也乃出其詩以  
 後會其為詩詩曰  
 便因各就寢排立列六  
 詩其大夫復至其家又  
 詩以示友人何卒年其  
 生忽思去卒乃悟生妻  
 初生之遇也以絕聖之  
 初用事者青黃蓋黃者  
 成庚癸之年二月建乙  
 馬也丙之色赤午之辰  
 七日也其日丙午始得  
 一何與哉身字唐月河  
 本末故爭得而書之

書生居煥面蜀人也年  
 漢高祖廟乃隨其壁去  
 誠不誤矣是夕生乃寢  
 以他事不欲往力士乃  
 祖負底亦坐陸戰百重  
 譏誚寡人汝豈不知韓  
 國之破而故謀謀計也  
 有無而高祖曰汝為  
 目雖難殺汝亦非汝  
 祖曰汝能使之則生不  
 目擊其死也出召其  
 之二失也陛下初入







閱其水今四十年矣爾得就謂少獲事昔之故也予謂焉曰固所  
 願也然其適為一士族見召今日未暇若來自謂過則幸矣分  
 去防詰曰辨醜一壺佳焉既入小坊皆荒涼皆無人迹  
 焉氏貨易對宛然新所揚之聞也防乃發人極度獲其  
 焉出迎相揖而入防之舍中所有上榻皆席破而相覆焉氏  
 不甚鮮華亦無膏澤之飾然而翠眉綠髮丹脣朱唇光彩射人芳  
 香襲鼻竟若神仙頰異於前所見也指之東有金罍酒樽陶器  
 事而已乃與防偶坐於榻待謂防曰似會前細下徒望履無伴  
 帳幕之雅莉衣服荷元針筆牙粉香粉之類焉氏其故人之  
 所望頭蒙狂駕必悔其來矣防曰其近同津校年而奈猶過道故  
 人教與關事出望外餘何足道哉防乃開燈同飲因謂焉氏曰  
 相別四十年而顏面無異曩昔豈非常術耶焉氏曰吾父  
 遇永嘉之亂隱茅山至天與中有九外上教我以默朝之道其  
 之方力行有劫所以年齒雖過而容色不衰者以此又安知丹  
 藥之說乎防默計永嘉之年即晉懷帝之世遠今淳化已逾七  
 百年矣不知諸君之日子又幾年也乃謂焉氏曰但難以他語竟不  
 之答復問曰默朝之道何如焉氏曰其法主而樂茅廬飛散髮而  
 實取要謹默沈靜不動不搖而華五經口慎故內開外外其理  
 也默然之方何如口仰吸五氣吸熱入胃自致五臟和適顏色光  
 華則邪不勝正矣黃庭經云吸嘔靈夜定不干射生光華 若若蘭  
 以其理也防口其勿為拜舉所迫不知保身養命之術焉 焉氏  
 形消沉為下鬼今聞玄言如割布而飛生枯起朽如能哀其迷途  
 捨其論復使得仰希方一州天地 物無以過矣諸君曰其迷途  
 結緣不遠真妙方且將為汝傳焉 焉氏之遠孫也夙注仙籍  
 生靈道有善言焉氏出何侯於其方 則境中自當棄俗固故守物  
 命致隔一塵防曰何謂 焉氏曰世之所謂之劫道謂之  
 塵防曰世傳謂之與手焉氏曰夫夫婦八 事有之乎諸君曰有之  
 曰仙家夫婦何如焉氏曰不生淫心而此其心也防曰子安知我  
 為前史之遠孫焉氏曰凡外仙之人 職任以世世子孫不

白者其階品蓋諸天皆有世系焉 焉氏曰其子孫世世有  
 前知之防曰前史後山之子孫世世有 焉氏曰其子孫世世有  
 論不能舉與白膝代以來或君或臣或世 焉氏曰其子孫世世有  
 五丁人矣漢丞相蕭何上為蕭何下 焉氏曰其子孫世世有  
 小子延避焉氏之禍焉氏曰前陵由是 焉氏曰其子孫世世有  
 表居江表者則前深蕭以達始以清 焉氏曰其子孫世世有  
 家奴居中原者則後深蕭如以德 焉氏曰其子孫世世有  
 所醫至唐洛陽蕭蕭出於南齊 焉氏曰其子孫世世有  
 宰洞至夫和中以辟穀外仙鍾陵 焉氏曰其子孫世世有  
 狐破家後師事馬湘香開成中以 焉氏曰其子孫世世有  
 善於終若若其然始究貝則不若 焉氏曰其子孫世世有  
 善於清虛起白布衣參佐帝室以 焉氏曰其子孫世世有  
 孤血骨扶危拯弱內則鳴天鼓飲 焉氏曰其子孫世世有  
 謂崇成就至元帝時關尹用事奪 焉氏曰其子孫世世有  
 曰敵當財非不能依阿取財祿因 焉氏曰其子孫世世有  
 若也其蕭何無禮樓之功亦一代之 焉氏曰其子孫世世有  
 焉曰非真死也道法之中有尸解 焉氏曰其子孫世世有  
 康耶璞之受刃乃劍解耳李太白 焉氏曰其子孫世世有  
 其焚火解地也之似自殺尸解也 焉氏曰其子孫世世有  
 至宋紹興天下高祖重其器識居 焉氏曰其子孫世世有  
 足稱道後遇異人傳服氣法在家 焉氏曰其子孫世世有  
 十八代孫於公為九代祖此教人 焉氏曰其子孫世世有  
 餘無道外其先人仲君與公遠祖 焉氏曰其子孫世世有  
 深者偶然或由真合也不久當白 焉氏曰其子孫世世有  
 之醜不肖者謂諸君曰其有百花 焉氏曰其子孫世世有  
 乃於指牙取毒就座懷中出二大 焉氏曰其子孫世世有  
 四其甘香不可名狀諸君曰之色 焉氏曰其子孫世世有  
 傾防之情雖不能然然不敢止 焉氏曰其子孫世世有  
 兒有東防之會勢不得止來自無 焉氏曰其子孫世世有  
 及現舍前旌幟列劍佩雅容中 焉氏曰其子孫世世有







張道陵安期生外有十餘客皆不記酒行樂作山妻少姑也金石  
絲竹之音振動天地沈博能屈一氣粉散庭除神曲則然其  
治又有二美人各執樂器防閑刺曰此誰氏也則曰此  
蔡文姬抱雲和瑟者謂道陵乃蔡伯喈之子也道陵曰  
雙成夫人請君暫留此曲蔡文姬曰此曲乃伯喈所傳  
但見東林枝草飛禽隨風而舞不覺其樂也道陵曰  
何往半月不返防但留此曲而歸蔡文姬曰此曲乃  
此疎弄凡俗無仕宦意乃甲乙之曲非幾兩月清請其  
方出境有牧人持書遺防防城乃雙成書也乃黃十斤  
已不見矣防到里社化金備莊分惠貧親託疾休官  
山後幾生載乃夢服為道士諸士言其觀求宿誓曰願  
日起俗離塵世所希華陽高安必去知桂宮靈殿本鶴  
清鶴去遊星斗夜明三尺劍洞天秋靜一掃基自從  
志却教鶴頭舊賦詩適會高容縣尉徐思自外全謂防  
防道之由飲宴通夕留贈徐黃金百兩美玉五斤而去  
自後無有

居士遇仙

南唐居士郭智汾州平遙人也為人自持致吾怒不形于色  
問高之其父嘗曰起家者必此子夫无向有白憤之取居士  
自若也其妻同氏憂之勿夜夢人告曰若無憂起家之事  
自此始始以全文一姓同發而現之惟德雨子御香  
字而已明日以官居士居士莫究其真會皇宋龍興太祖  
荆平階河東底平 荆平以河東底平 荆平以河東底平  
河南居士既在河南數月忽有異事其容甚怪已乃其  
坐曰取吾取水居士呼從者從之從者怒而起曰飲者水而  
親授乃使從者進之手遂不顧而去則見清泉居士  
進之者亦不飲而去其是者三居士之容甚怪動不  
曰此子可教即探囊以藥一劑置之口用此藥又引子居  
而愛之飲用之其効若神居士以表一襲為謝因隱其  
時服

他歲亦如之數矣朝廷復其民居士將有河東之行即奉幣以  
別曰今朝廷認還得奉九人之位堪因學士也必不能推  
從先生為方外之遊斯為不  
君之服者於是始以方技之居  
夜未央忽有夢展士者居士  
疑之者辨未有以應俄見紅  
臺可數又見一異人頭出屋  
人居士驚且走異人曰若無  
昔日之夢乎即河東相會也  
報向所遺書易且寶之言  
云惟僕者小人也小爾字兩  
直人值字巖申者山人也山  
者無問遠近咸被其賜焉先  
之遇坤三三神行之謙三三  
眾也謙致和而卑以自牧也  
其於人也為真仙君之子孫  
及三州將遇真仙三者八之  
有河南之遇居士曾孫壽詩  
如曰者法初居士與友人飲  
景其於之相繼而居者有以  
或曰南唐書亦由居士之方  
說未甚然之後復見居士世  
其不誣云此字祖聖

新離雲齋廣錄卷第八

其於人也為真仙君之子孫  
及三州將遇真仙三者八之  
有河南之遇居士曾孫壽詩  
如曰者法初居士與友人飲  
景其於之相繼而居者有以  
或曰南唐書亦由居士之方  
說未甚然之後復見居士世  
其不誣云此字祖聖



新添雲齋廣錄後集

盈盈血傳

皇祐中龍圖閣學士田公節制東海子長成不中春官氏選杖策  
間行謁公自有吳女盈盈來遊容態甚奇十四善歌舞尤能第喜詞  
翰情思綿嫩千態萬自奇性殊絕所謂翹煙煌煌出類甚遠少京  
多出金銀驪盈盈必蓬萊然得一笑公嘗召在宴盈盈使巧能用  
意實公愛公貴寵愈甚馬盈盈頗使飲子與之遊僅月盈盈語愛  
子尚情頗學詞於子西花色破春老茶下柯開恨京月青樓意風  
往往沈吟章句多叙悲怨流涕不足久之忘歸必撈筆一拜公  
孤韻散目入人耳能喜人能悲人子皆憫其情之大極雖元憑賞金  
之十八疊似未能及也子因語通倖王公曰此子弟恐不復永年  
公亦以子言為然子既取東西歸盈盈持幣別子不能止明年夏  
客有自東海過魏者推盈盈所寄書看出示子讀其詞愈益嘆

咳詞曰芳菲時即忙愁殺所蜂蟻掃去欄檻光後一旦碎花竟葬  
花骨蜂吟蜂吟何不來空齋欄檻對寒月子身撲一歌勉之又  
年子寓游淄川通梓天公秩滿西歸過子於別舍自出盈盈簡示  
子開讀子子皆東山紙尾復有詞一首曰 枝上芙蓉綠林間  
款款紅已款款芳菲盡安能銷魂空君不見銅駝茂草長安東金轡  
玉勒雪花駝二十年前是使使少累東昨曰成衰翁幾時滿引泣露  
鍾共君同載以陽中時夏會子病不果去秋中再如山東盈盈已  
死子訪王公公且道盈盈事公曰子歸一年後盈盈若平居時醉  
寢勿慕紅裳美人手執盈盈字示盈盈曰王女命汝掌奏牘及覺  
泣以告母曰兒不復父居人問失異曰當訪我於東山迷鳴咽流  
涕永訣其母亦泣下但勉之而已既夕母更召巫覡善祝者守  
之竟卒公與子共感其事歎歎不已公命子作詩吊之曰 燈花  
紅死睡初醒一枕孤懷病骨清海上有山應大夢人間無路可長  
生乾坤意入憑欄關月人歸似舊清溪渡香消春寂寂又勝無

語下西城

又 絃絕銀箏鏡任塵細腰休舞鳳凰茵一枝

豔埋香土萬顆珠玑滴繡中行不歸魂夢斷落花難伴綺羅  
春漢皇甲帳當年意縱有香魂不似真又 小巷朱橋花又春  
洞房何事不歸雲三年前過曾推手今日重來忽見墳香燭已  
飛天上去鳳箏猶似月中聞縱然却入 玉夢命尚陽其  
君後至嘉祐五年春予遊春符陽與同志陟泰山歷水簾潭後  
而及耳其窟以遊披奇究異至於絕頂有玉女心在馬石罅環溪  
湛然鏡清州人重之再歲無貴賤皆往同謁予恍然追思時  
盈之所夢非但也則心憶神會泣然感愴久之因題於石曰 浮  
世繁華一夢休登臨因憶昔年遊人歸依舊野花香玉冷幾經  
樹秋風月過清溪感紫江山多恨即遲留如今縱擬誇才思事往  
情多特地愁 又 柳條共盡香新山翠無非昔日春花色笑風  
春似醉寂寂與惟少首花人 又 憶昔曾聞班婕妤一技紅拂杜  
丹微無端不入襄王夢為雨為雲到幾時

觀者北石上有大字曰夜子就閱即詩一章筆亦類盈盈竟不究  
其意何也詩曰 洛陽城宮錦亂霞長生未曉華髮新無方朔  
人間信遠阻麻姑洞裏家浩劫易為海滄水濃春難謝碧桃花紫  
萼翻捲地池閣鳳懶龍騰日又斜子讀畢忽寤益大駭是夕昏醉  
惘然忽有女奴召子子垂醉偕行約十許里至一溪洞洞門重樓  
綵檻雕欄掩映溪水花木繁麗風香襲人女奴先入子立門下俄  
有碧衣女隨環出迎子子既趣入至一宮殿飛樓連閣帷幔翠  
燈燭明列中有一女子年可二十四五五冠黃衣絳綃綉地長  
眸眸容姿秀麗而不班予欲趨拜女遽起止之揖子外階子既就坐  
曰子非奇詩者雅聞子風韻才思吟誦之際真有可喜奉屈且欲  
一相見指碧衣女奴曰盈盈也來少時盈盈盈與一女子偕至年可  
十七八古貌長眉薄黛淡妝綉綃綉綃綉綃綉綃綉綃綉綃綉綃  
盈見子驚袖微笑曰為雨為雲到幾時何乃九人如此也二女  
外渡笑不禁既坐多道陳隋間事文曰每讀子南朝懷古長篇如



見吾家之遺其老樹使人未嘗不悅曾復期之不已也今夕良  
 會可賦一篇遂命進酒侍女環立笙簫雜珠璣玉珮相鳴琅  
 酒既數行女奴授子紙筆子不得待書詩三章曰 兩行紅粉霧  
 為衣畫眉香噴翠雲飛為期倚危星過曉風聞笛吹曲成蓬  
 生酒醒東風信春入花枝半夜知可指歡極都一瞬日雲夜  
 細歌 又曰 蓬萊珠翠滿屋宇津半夜駭聞國姓秦羅扇不開花  
 似織忍避瓊樹兩枝春 女詩曰 春慵一枕夕陽山珠箔無風  
 盡日閉不與正陵溪下水直流花片到人間 又曰 水聲寒隔洞  
 天深悵殿空聞少客尋幽外路歧春色新老翁秦樹漫蕭森  
 女詩曰 繁華如夢拍船聲故國春餘萬疊山簫聲官寂寒無  
 問越江依舊水聲聞 又曰 絳綃春薄夢魂醒對酒凄涼舊國  
 情一夜月華淡上水濤濤猶作渡江聲 盈盈詩曰 亂山無  
 水聲東海為花枝拾拾紅愁見綠燈明夜月一場春夢千  
 女被酒驚離帶往秋龍點寂寂文女在情若不勝致夜既深二女

粉淡酒痕落腮梅忍寒春暮入眼水半乾紅一縷柔銷山枕紅  
 聯袖衣移步懶才如轉壽潘仁亞郵集滴香心暗嫁小  
 關珊別有私言銀燭下簾聲君怨怨死瘦尺六牙床羅帳  
 帝笑兩不分財盡風流淚一銷若放飛九天歌一得自可  
 國嬌多必是春工頭有飛動人情幾許前在按舞力是  
 羞頭不舉風風笛公曲成聲旋舞桃花扇扇引  
 勸君休向陽基庄一生縱得是王孫宋玉才多惟  
 青樓女袖擁紅牙金鳳鏡春衫粉面誰家郎只把黃金買  
 就中薄幸五陵兒一日誤姓新玉如土雲雲雨客上  
 夢來去沈花溪山游棠灣薛薛朱戶皆金  
 枯盡流琉璃散到念奴價百倍那來奇怪  
 一掃落花飛雪聲漫漫得見之波更無樂天况敢尋常看花  
 門不取不翠幕草日恒赫維維難教掃  
 浦池  
 濃雲擁逆風女之不見予心  
 紅水無風天自碧  
 交帶眼移除上小樓清淚滴

新添雲齋廣錄後集





# 宋本搜神

## 祕驗見

續古逸叢書之三十九

上海涵芬樓景印中  
華學社借照日本  
福井氏崇蘭館藏本

搜神祕覽序

晉書

炳文

叔虎

大塊既散二氣莫窮萬物不齊變化異數天蒼而高地黃而下水以注卑山以趨高獸以足馳禽以翼飛松竹之不雕日月之升降晝夜之往返春秋之周流豈徒此哉至靈者莫過乎人人有貴賤有貧富穎然而秀者混然而朴者飄然而浮者窒塞而愚者為士為農為工為商為神為聖則天地人物皆不可得而齊矣此自然之理也及乎神降于莘石言于晉耳目之間莫不有變怪有不可以智知明察出入乎機微不神而神自然而然或書之竹帛傳之丹青非虛誕也君子雖曰有本凡所以徇末者殊塗同歸而已又何異哉孔子不語怪力亂神非不識不知也特以無補於教化耳後之學者從而闢之苟能率異端以躬本末必不為聖人之所取矣雖然物之不奇不足以為傳也事之不異不足以為記也予因暇日苟目有所見不忘於心耳有



所聞必誦於口稽靈即冥搜神纂異遇事直筆  
隨而記之號曰搜神祕覽每開談較議博采妖  
祥不類不次不文不飾無誕無避性多踈曠不  
能無遺聊綴紀編以增塵柄昔張讀有宣室志  
不紀常人之姪姪徐鉉有稽神錄悉博物之淵  
源類以意推派別之流旁行合道則造詭怪之  
理者亦屬於勸懲之旨焉予復何愧政和癸巳  
敘

序

搜神祕覽目錄

卷上

楊文公

回山人

段化

龍女廟

石龍記

王相公

麥變

道術

順濟侯

雷鬼

王無隱

化蛇

劉晞

王丞相

秘覽目

陳諫議

前定紀

夢警

竺蘭經

王旻

油筒子

摸着較

猝患富

嚴常運

徐神翁

卷中

麻衣道者

孔之翰

方技

張都綱

王仙

蓬萊



張學究

船山藏

謠讖

預兆

靈平埽

隕石

黃鶴樓

郇公

傅大士

黃鑑

高僧誌

金龍硯

善報

卜祝

失明

原分

胡用琮

敘劍

秘覽目

二

紫姑神

卷下

奇疾

畫錄

地里

申先生

神怪

山陽婦

疾疫

瑞應

應化

燕華仙

楊柔姐

月禪師

龍華上昇

妖木

李盤

姑蘇婦

楊漢傑

浮橋船

蔣貴

楊氏

神祥

木怪

龍徒

劉之問

盛文肅公

王抱一

現妖

五三

秘覽目

三

搜神祕覽目錄

臨安府太廟前尹家書籍鋪刊行



搜神祕覽上

楊文公

吳待問予之里人也少孤貧賤因遊京師謁楊文公億文公喜而館之時公門下客如鄭戩仲簡黃鑑及予叔祖郇公皆未第與公之羣從赴官待闕者不下一二十人眾以吳之貧凡所供湏皆文公所與多以賤事役焉文公知之伺吳之出至賓館問之曰吳秀才何在眾對以出矣公曰無乃爾輩役之乎此人於相法未說正事

祕覽上

吳陞

祇聽其聲官亦當至諸行侍郎諸君皆不及也文公素以相法許郇公至是郇公問公曰某與吳相法如何公曰爾相雖大貴然不若吳之相有後吳之有嗣子當相繼登相府其後 仁宗皇帝時郇公果至宰相待問官至禮部侍郎長子育參知政事父子同時在朝廷至今其季子充又為丞相果若其言文公端拱初以左諫議大夫知許州時胡則為許田尉因入府白事公待之甚厚因指其座曰君它日亦當位此既去



子第問其故公曰此人官職壽考與我不相上下其後則以右諫議大夫亦知許州人已神之既而文公年八十終於翰林侍讀學士兵部侍郎而則後亦至兵部侍郎年八十三卒昔張相士遜初罷許田尉入京師欲謁文公託予叔祖郇公先達其姓字郇公雖館於文公之門不欲與通以其刺託張演演乃文公夫人之弟也公即出見禮意極厚已而與之飲酒若素交舊又問其考第幾何張相曰區區賤吏已九考矣公即立發京西當路數書以干其薦張相既去公問演曰何以與張尉相識演具道郇公轉託之意文公太息曰此二子乃一會之人我所不及也其後郇公為首台鄧公為次焉文公之相一何神哉

祕覽上

二

回山人

湖州沈偕秀才父以其晚年自號曰東老好延賓客多釀美酒以供殺饌苟有至者無問貴賤悉皆納之盡歡而去廣置書史百家傳記無不



韞藏以此為樂鄉里素所推重西鄰雖巨富鄙吝猥墨竊比東老固不足侔一日有術者造謁與東老對飲高談琅琅洞達微妙經史佛老焜燿言表夜以繼日酒屢竭壺術者神色愈若自得屢詰姓氏終不荅也因以石榴皮書于壁曰西鄰已富憂不足東老雖貧樂有餘白酒釀來因好客黃金散盡為收書又題曰回山人東老大醉遂失其去後人多以謂呂先生也特以回字易其姓耳所題之字削去更生後東老竟以壽終此事亦具載于誌文

### 段化

元豐二年相州安陽縣民段化以疾失明其子簡屢求醫不驗一夕忽夢神人告之曰與爾此藥可用人髓下之則汝父之目立見光明既悟手中果得藥簡乃卸左腕搥骨取髓調藥以進立愈相州具奏其事如古之時有為父母卸指者指復更生自非至誠安能動天地感鬼神哉似段簡者安知不然也

### 龍女廟

澶州黃河堤有龍女三娘子廟極靈應大河每有危官府必祭禱元豐中有提舉都大巡歷抵暮風雨遂宿于廟漏及三鼓雨稍霽聞廟殿中似有人語聲遙聆之良久一人曰黃河當遷又有一人曰自北京之西過稍便徐又有一婦人聲曰黃河自東如何曰不可定矣更不要疑誤少頃復曰北京文侍中彥博在湏著回避他候他移鎮未遲從者悉皆聞此語預已傳播及四年文相移鎮西京黃河果坼流自北京之西固知萬事皆非人力可為而朝廷廟社之目為鬼神所欽重如此

### 石龍記

鄭州州園之西隅有池遼遠城角常於池中夜先有光須臾數火毬騰躍波際守吏卒怖懼不敢自此經由後因冬渺浚池丈餘得一石龍牙爪頭角無不具備鱗鬣皆墨染成高約五六尺其長丈有奇乃建廟池側每愆甘澤禱之無不



應歲餘城南秋稼將刈忽有一獸不辨形色食之幾及數頃每至日暮必來農者悉集衆擊之鏜然有聲首尾俱碎視之乃石龍也後州署中果失之因歸焉遂絕怪至今繫常典祀

王相公

王旦丞相布衣時將應詔歷山川之間曉色未甚分頃見一童牧羊數百口公問曰此羊安用耶曰王旦相公食料他日又逢一人牧牛數頭雜以猪雉公復問曰汝牧牛而又他牧耶曰非

三之三

秘覽上

五

我所有也乃王旦相公食料耳後公遂登第果至丞相

麥變

京師新封丘門外有農者姓劉數口之家藉南畝以為養生喪死之具農者有婦素狼戾不軌夏將獲其姑曰吾欲得此麥置少繒帛以備入處婦呪詛無所不至必欲皆據然後一夕暴風兩翌日數頃之麥悉自穗頭抽苗皆變為草時熙寧八年也

道術

許懋侍禁素好黃白術凡以此而欲見者未嘗不接之一日有道人造謁懋甚顧遇終不言姓字與之飲至晚懋問曰子有何術耶願一見教道人遂於懷中出一簇子懸於壁間唯畫一藥爐童子執一扇而立道人為懋曰有水銀略求少許作一戲術懋因與之道人遂傾於所畫藥爐中及出一墨藥絲之則鏜然有聲須臾顧執扇者曰向西立即西嚮向東立即東嚮又云下

三六

秘覽上

六

來下來俄然執扇者已離簇子立於道人之傍戒之曰吾為少藥慎不可以驚動汝頻扇之可矣復上簇子跪于爐前紙扇頻動而爐中之火連焰相燭懋驚異之曰先生一何神耶今日得遇於先生願無惜以相傳道人笑而言曰夫黃白之術促天地陰陽之數非積功累行不可苟求設或得之其速汝禍非吾敢傳後五十年當相尋於茅山之下子得之矣道人又呼執扇者曰住扇取爐中之藥已成丹矣有五色光異道



人曰此丹點化無窮服之則羽化遂自吞之收  
簇于懷中翩然而去又一相識云向在嘉州王  
秀才者亦好此術忽有一人欲假館王遂留之  
亦恐其有異也薄具穀酒以延之其人曰王秀  
才聞說好道術還曾見否遂取膠泥裁成銀  
以緋紙襯于庭中用小盆合之須臾火焰四出  
酒又數行火氣漸息以沃之曰速成速成起而  
視之已成白金矣王遂懇求其法其人曰至道  
不難有分者得之吾雖欲強與人亦不可得子

三十四

搜神上

七

須脩心常積陰行不求而至堅不傳翌日乃去  
又有一道人在越州邸中身衣蕪葉日於酒肆  
中賃酒及月餘日市酒人督所逋金道人曰來  
日可矣遂歸邸中高戶人有乘間而窺者見取  
出水銀置一鉢中糝少青白藥以火煨之少頃  
傾注翌日於市中質錢數十千市人疑而試之  
舉手糜碎道人曰尚少一火遂再挈歸至晚復  
來煨鍊愈光潤矣以錢酬市酒人所遇貧者輒  
施之及一二十千乃售小舟泛江而去評曰欲

利之心人誰無之不以義制而至于踰分失守  
以求之不亦惑乎豈知命之君子哉予故叙此  
三者聊以自戒

### 順濟侯

朝廷發廣南綱令洪州差官祭奠小龍王求便  
風船凡百餘隻各有一小蛇蟠屈凡三兩月之  
程七日而達本州具聞其事遂命林學士希祭  
謝先祈齋戒屆祭之日有一蛇在御封香合中  
頃又有大蛇自燭後舉首若歆饗之意復有數  
蛇各在邊豆俎簋之間隨其器之大小無不盈  
滿顏色類殊官吏震慄讀祝之次其大蛇復舉  
首下視遂圖畫形象奏聞進封順濟王

### 雷鬼

有畢供奉者從軍辟過長安道中值大雷雨不  
能進頃少霽遂行見百餘人圍一山坡聲甚喧  
雜因詢之皆曰適大風雨後一物墜于山側衆  
往觀耳畢亦鞭馬而視見一物面有四眼髮若  
朱色背如負鍾皮膚悉若藍浣手足有爪而觜



類鷹鷂長約三二尺而形體恢實多有骨節起  
伏手持兩槌口流紫涎腥穢不可近或者欲殺  
之有父老曰此真雷鬼也殺之不祥少頃始能  
開目視人移時風雲復集若虹而下而人四走  
鬼亦滅矣

王無隱

鎮陽王無隱秀才者留心釋教性喜幽靜朴直  
自任多愛山居向在五臺山葺一茅庵居經半  
載餘一日扃戶忽覺冷風拂面有一人瞥然自

二十九

卷上

九

門而來身長丈餘形體恢宏容色紫赤如欲藏  
匿之狀無隱戰慄極甚徐言曰為賊見迫甚急  
且欲借秀才榻少憩慎無言某在此也無隱懼  
亦不能出聲其人遂以手拔髮數條緊直若鐵  
刺兩頰數十處取血圖染面及眉間而卧頃又  
有一人身品愈大狀兒青黑色髮髮悉如血雙  
眸閃閃有光仗劍而入顧無隱曰曾見賊否無  
隱愈不能對遂顧左右上下終不見也復曰走  
却可惜可惜乃出門步驟若車電從西而去始

者一人方自榻上起拭去血污謂無隱曰極喧  
聒幾為賊所害出門從東而去無隱乃病遂下  
山月餘始安多以此事勸人無山居

化蛇

杭州雷峯庵廣慈大師星霜八十有五戒行清  
潔時人所欽重有孫來章秀才者其妻素凌虐  
積惡左右鞭箠無虛日一夕卒家人旦夕如事  
生忽見一蛇有雙眉類婦人據椅盤屈若有所  
歆饗之意莫不驚懼遂擲弃他所孫君因夢其

二十七

卷上

十

妻告曰我以平生不能遵守婦德已化為蛇矣  
何忍遠見弃耶今為岐人所役幸以青銅贖我  
仍於雷峯庵廣慈大師處精脩佛事則我可以  
離此免諸苦惱既醒如所言佛事將畢遂放於  
雷峯道傍一夕因夢曰我已往生矣乃元豐五  
年之春也

劉晞

洪州劉晞秀才性淡漠好神仙事在京師每遇  
術人無不求教雖聲所有亦不悔恨然純朴無



他腸人亦乘此多誑之晞亦未始掛懷也一日  
在進奏院前見一道人以釣釣盆中一木魚每  
下鈎不移時而木魚已復在鈎矣引之以示人  
因此以爲藥晞素欽信乃矜而觀至晚稠人皆  
散晞由獨立道人因問曰人散矣秀才尚何觀  
可同飲少酒否晞從之至市肆中甚僻靜以瓦  
缶置酒一升已來終日飲之不盈不減晞愈異  
之酒酣謂晞曰吾有少戲術以相娛樂因於兩  
手每指中抽出一小劍置于几案又於兩腕出  
兩劍於眼鼻耳中各出一劍既而擲於空中上  
下紛舞鏗鏘然有聲色錙煥發移時曰住矣住  
矣長鋏可歸乃復墜下各納而藏之晞因再拜  
泣告且欲從事於左右道人笑而不荅挈袂而  
起晞因據其衣而告聲愈切道人曰後三十年  
於御史臺前相尋行若風電恍然不見晞歸甚  
不樂時已三鼓矣今家在洪州極貧窘終無所  
得亦不知三十年之約果如何也

### 王丞相

王丞相隨布衣時自青州將之西京夜宿邸店  
方當大夏卧于門中乘風以滌炎暑夜漏將半  
店後鄰人有將產蓐者頃刻間忽聞門外聲甚  
喧及視之則寂然無人如是者數四頃又聞云  
相公在當路安敢去耶其一曰時將過矣柰何  
柰何王公頗疑之遂起坐于東隅則鄰人已育  
一子矣復又聞門外人聲曰生則生矣後二歲  
當死鷄飛木鑿下公因思當門所卧者無他人  
亦自暗喜躍翌日於店之僻處磨扇下書歲月  
日以紀其事後公登科再經由是店因記往昔  
事乃詢之云其子二歲忽因鷄飛擊下木鑿中  
曾臆間而卒及視磨扇下字尚存公後果至丞  
相

### 陳諫議

陳省華諫議年長無子嘗就蜀中術者卜之術  
者曰君不須卜今年七月十五日木星下降在  
大慈寺君可往告之乃爲言其所服之色并手  
執蓮花者乃是也省華如期而往果見有服是



服者遂拜而求焉其人曰汝何以知吾在此省華告以術者之言又曰汝何求於我省華曰爲未有子息耳其人孰視久之乃取蓮花三葉與之食且曰自此當生三貴子省華拜而謝舉首已不見矣其後堯叟堯咨魁天下堯佐行間登第堯叟堯佐相繼登二府堯咨亦爲節度使初省華葬其父求通陰陽者卜其地有一人爲之指示坐穴仍告以葬之時日且曰若啓土見石即止言訖遂去既而壙工人不知之愈浚得一

從覽上

十三

石板其下水一泓中有大鯉魚三尾工人以聞省華大驚思其言復命蓋之乃葬焉未幾其人至省華以告太息曰本令君家三世有貴人今已見其事止可一代出三人顯者遂去

### 前定紀

浙中有李秀才者開小學以贍日用常不滿十  
人一夕卒見一人獸首人形若相追攝行及數  
里傍觀一大府門懸金牌題曰糧料院獄卒摠  
衣而入造于殿側李公見一人冠服降階以相

迎迓孰閱之乃昔兩浙轉運使段少連也李與  
段公素有契分段爲李曰此乃冥司吾友何故  
至此也李遂泣告以家有老母婚嫁未畢平生  
知我愚直者惟公耳非公陰與爲地則何敢望  
生段公目左右頃持一文簿至視久之慘容報  
曰吾友之壽止於此矣念子積慶流遠世緒綿  
昌薄可加五年更增學生十人李又泣告段公  
沉吟久之又曰更加五年更增學生十人遂厲  
聲曰不可止矣然無以贖行奉贈驢一頭金一

從覽上

十四

笏復顧獄卒送還忽然而覺李甚異之他日闢  
學舍壁中得金一錠又有道人跨一衛求宿于  
舍翌日不知所在獨存所跨之衛自後學徒常  
及三十人果終十年之壽鬼神之理雖質之而  
無私吾於此事殊有所惑焉

### 夢警

人生於天地間莫不陰隲分定雖不能預察前  
審然至誠而通於夢寐非思慮所及者事皆協  
焉故呂錡夢射月退入于泥聲伯夢涉涓食瓊



瑰而泣吉凶雖殊非獨古也於今亦有之能協者汴人也舊名躬復自嘉祐初獲薦綿歷幾十五年凡至省即見黜焉熙寧五年會學于開寶寺維摩院四月間夜夢觀省榜不見姓名意甚回皇忽有一人攘袂在側而問曰君得否協荅以又不得其人曰足下得遂以手指榜上能協字曰此乃足下也既覺即記書於几案嘗與同舍張通才夫及親舊具道其事皆以謂心有所感而致之耳亦不以爲意至六年正月間省試將鎖院一日自興國寺回過梅植秀才書鋪見鋪中具欄鞞者數同人乃衛州宗賈秀才輩遂相揖而坐梅曰諸君在此皆欲下狀改名向聞公亦欲改名果只以協爲名否協諾之而已未竟以事不能少留一委於梅投牒而去宗賈輩既親入會貢院主者張參郎中有避嫌者却而不押梅以協狀委一吏乘間投之獨得更焉及奏籍果如夢中所見遂預唱名之盛黃瑄者撫州人也遭回場屋凡七舉殿前特奏名至昏報

三十四

秘覽上

五

罷常夜夢至一宮殿間殿下一排場瑄立於排場後側聆樂聲既寤不喜曰樂者樂音也無乃見黜乎已而崇政畢試果如其言至次舉俯迫試期再得前夢瑄又不樂亦不遂志逮葉祖洽榜中移試集英殿殿下有排場排場後乃黃綰書坐位名次瑄視之乃兩夢所見也是歲始參科甲能中復者汴都人也爲翰林醫官副使於元豐六年暮春因置一女奴姓曰張氏立名曰來安是歲季冬魯國大長公主被病承旨宣醫晨直晚宿十九日夜寢半寤聞來安報曰四伯都曹徒爭兩日時中復之兄都糾泗水既覺竟未釋然越四日魯國薨越二日被責滁陽行次來安縣始悟前日之夢自泗至滁乃兩日程耳是亦神靈先有所警而得失動靜非人力所可僞爲也

三十九

秘覽上

六

### 世蘭經

元豐元年陝西轉運使度支郎中皮公弼有子彥恭爲薛氏婿如婦家薛氏子有辭家赴官者



彥恭借往笑歌自若不揖而去即有物憑之責其不恪召巫解遣至施釘法乃愈還舍女弟又為物憑與兄同皮君聆其語則故人司農少卿薛仲孺之聲也禳除不去一日忽曰我被釘罪重唯竺蘭經可救皮君力求得之遂傳本召僧誦之女為仲孺語謝曰已獲生矣又皮君幼女忽病自言予具安序也安序正肅公第七子曰十九寺丞之官渭州乃皮夫人姪夫人不信詰其小字曰是召奴暴疾卒以婦不欲守志兒女癡幼來告姑令婦勿嫁又云見婦子啼號尸卧於地悲甚生人歛歔泣涕不已言冥間事甚多死生異路不可泄某性不信佛豈知冥間大得力尤重竺蘭經既去皮氏寫是經追薦之

王旻

西川費孝先善執革世皆知名有客人王旻因售貨至成都求為卦孝先曰教住莫住教洗莫洗一石穀搗得三斗米遇明即活遇闇即死再三戒之令誦此數言足矣旻受乃行塗中遇大

雨憇一屋下路人盈塞乃思曰教住莫住得非此邪遂冒雨行未幾屋顛仆獨得免焉旻之妻已私謁隣比欲講終身之好俟旋歸將致毒謀旻既至妻約其私人曰今夕但新沐者乃夫也日欲晡果呼旻洗沐重易巾櫛旻悟曰教洗莫洗得非此邪堅不從婦怒不省自沐夜半反被害旻驚睨罔惻遂獨囚繫官府拷訊獄就不能自辨郡守錄伏牘旻悲泣言曰死即死矣但孝先所言終無驗耳左右以是語上達翌旦郡守命未得行法呼旻問曰汝鄰比何人也曰康七遂遣人捕之殺汝妻者必此人也已而果然因謂寮佐曰一石穀搗得三斗米非康七乎旻既辨雪誠遇明即活之効歟

油筒子

馮當世有油筒子傳著其要曰油筒子者不知何許人也成都耆老見之四十餘年容兒若一人莫究其甲子有問其姓名里居者未嘗對背破蓆帽腰負一筒丐油於廬肆間滿輒持去其



行如飛擇荒祠晦洞人所不顧者則燃之有餘  
即自照其室市人既見之習久不知爲何人故  
號油筒子云油筒子始賣老君卜於市卦售一  
錢其後唯舒手丐錢於人所得尋以散施復貯  
物於布囊有求取者探囊中食物錢帛隨所有  
與之其語言無拘礙其居處無淨穢其遇人貴  
賤貧富無異心猖狂妄行莫窺津涯而時以仁  
孝忠信教戒於常所往來者飲之酒則誦道家  
脩養之辭若諸經傳唯口所欲言然後舉杯嬉  
笑自如亦不以多少爲謝暮歸魚橋所止主人  
視之蓋無日不醉也歸即閉關聞然以道佛書  
數百卷布所居榻坐卧其上中夜取讀良久或  
時掩卷大慟其意莫測何如時有譏其面多垢  
穢者應之曰吾嘗日洗吾心而已吾身不自管  
以矣面何有哉既知其有道稍稍就問之默然  
以手指心徐酬以言初若可尋繹已而乖睽散  
亂旨意離絕又叩之急翩然而去不可得而親  
也熙寧九年九月十一日大醉以歸舉止不亂

三十四

秘覽上

十九

明日視之已死矣嘗語府民嚴九者曰吾明日  
遂行爾能一顧我乎及前視之則無及矣既死  
之明日或傳有見於漢州之市者行訝疾走人  
竊疑其輕出而不敢問還入郭北門乃知死已  
三日矣

摸着較

摸着較不知其姓氏亦不審何許人熙寧中在  
京師市纏疾走常揚埃塵恣口欲言者無所忌  
憚手提一小竹籬衣紙衣跣足赤脛凡病曲踞  
拳腕者不問歲月以手捫摸即不復有苦矣俗  
皆呼曰摸着較所得金不拘計多少然必丐於  
患人出門即拋擲街衢中聚群兒爲嬉戲間自  
言人禍福若應影響及道人存心善否叩之則  
不對而去或疾馳出關連日不見或在貧窮中  
人莫測其爲如何也一日告群兒曰我明日往  
矣有視之者果死於城隅亦有爲瘞之者後相  
州安陽縣助教魏某相遇於道問其所從來撫  
掌而去今往往他州間出焉

三十九

秘覽上

二十



猝患富

殿中丞鄭某者調官京師嘗趨朝道見一貧僧若佯狂者指云你官人猝患富去裏他日再逢之又言猝患富去裏鄭君乃令人邀至所居再三叩之但言猝患富去裏竟不能曉已而挈家游金明池張小次岸憤少憇焉簾箔外見一黃蜂一土蜂相搏頃飛入次中匝遶移時墜地因以瓦缶覆之翌日再至始悟焉開見一珠碧色頗疑其有異繫於衣裾間而歸踰時有胡人十餘輩造門言有寶氣鄭君亦不省家人曰豈非所得碧珠耶遣持視之皆叩禮曰此寶也詰其名及所用處乃曰碧霞珠當大海間天地晦冥視此珠則晴霽矣願以數萬緡售云鄭君許之遽掛冠退休于崧嶽之下焉

嚴常運

元豐四年九月杭州仁和縣湯村鎮百姓嚴常運葺所居之隙地治平屢矣頃方丈尺忽墳起若小丘垤疑其有變怪濬探得一藏皆白金所

成器物數百件有雕鐫字一行云拾得我藏者是我後身嚴子陵記因與鄰比競經官司許歸嚴氏家遂富有矣不知常運果後身耶今蘇州靈巖山有藏人莫從而得或為人物他怪見之則馳去或為錢鋪曳數百步遇人則散飛絕所由來將誰待也

徐神翁

泰州天慶觀有傭人徐翁者常持箕帚掃諸殿庭間口誦度人經衣破布衣或跣足或穿繩屨夜廬宿不擇穢淨苟能容身而已既夕稍稍有異事故目之為神翁焉觀中無儲蓄翁語其徒曰當為汝求化即寢於殿中既覺曰晚即來矣已而村氓纍纍負米而至人莫不異之常有施白金者置於床第盜鬪翁之出即發關而入復見毅然而坐悚懼不敢搖手為非疾往視之復在殿中矣人常緘香及以姓名年月生時詢求災福然多書度人經一言至二言三言始莫能曉以而遂通有拜者或答之有弃之而走者或



自拜於人接引話論或循理而應或抵詈毀叱  
不問貴賤元豐末士子應詔詣求識焉翁書字  
大抵皆從火既而有文闡之災四方企慕無問  
遠邇皆來訊卜變異悉多不可具載人多繪畫  
其像勤以供事亦不知其終果何人也

搜神祕覽上

九十二

祕覽上

二十三

搜神祕覽中

麻衣道者

善門院

麻衣道者不知其姓名誰氏之子鄉里州縣常  
以麻辮為衣蓬髮面積垢穢然顏如童稚雙瞳  
凝碧多在定州真定保塞人識之積久未嘗啓  
口惟緘默而已見酒即喜抃亦不至耽濫人問  
其甲子脩短及卜前因未來皆書畫於紙其言  
為接引世俗明了本性大抵戒人歸於為善杜  
惡已而乖睽分錯不可探索人有言及邪穢戲  
之者即以水灑沃指目而去好為禽鳥形狀溢  
滿巾幅復加毀裂能自傳其形容鑄如也常有  
贊頌得其一曰這見有情忘我諸佛大恩增長  
地獄時時轉多不忍見不忍見三轉淨行不及  
愚夫五欲樂不忍見不忍見亦不知其果何歸  
哉

孔之翰

鄆州平陰孔之翰暴卒歷日而覺因言始有人  
引去見一宮殿朱衣王者坐其上左右遮擁而



出之翰自省其死恐悚戰股口稱無罪王曰召汝證對王倫耳之翰復曰時異豈得而知誤見追攝王曰王倫肆暴今皆明白惟在揚州山光寺前殺一家七人不伏此辜移檄會證當處地神稱康秀才嘗過嗟嘆曰豈無天道豈無神明死案徧檢並無姓康者再勒生案主者云今世託蔭孔氏在鄆州平陰乃卿也遂盛氣呼指諸吏問倫所在須臾引一枷械囚人至王指曰此乃康秀才也倫低首下氣叱令持繫廊廡火洋銅汁澆灌其口號聲苦抑意不忍聞之翰徐白以家貧親老願得還生以卒侍養王曰汝天數未盡今事曉然可得脫矣令吏送行出府門見有鞠勘者之翰問此何人曰胡判官迤邐相近乃之翰之舅也相見悲泣問家事因相引行曰地府六道生雖熟聞不得而見今可一閱之復過一門見牛羊犬馬之類盈滿胡生指曰六畜業報爲牛與犬爲最近於人業緣將盡還復人身乃爲牛犬此肉切不可食嘗見世人無知

橫多嗜樂其他魚鱉猪羊之類皆爲人食料充口腹阻飢而已不加非理即罪稀矣又與之翰符牒一道命二使者引視諸獄再三戒曰視此符即門開然不可久停止速出可也已而見門戶相次各有守衛人物怪變森懼示以所持文牒即啓關所見髣髴受諸苦毒經歷十餘獄之翰四竅忽迸鮮血使者急以水噴之即如故復見一獄陰闇廣漠不聞音聲問曰此無間地獄雖有文牒不可開也入則不復出矣之翰誦金剛經諸守衛獄吏皆合掌胡跪而聽既終秩乃由舊路至胡判官前言別胡生因告曰天堂地獄世人信之者有不信之者信之者雖信而不明不信者妄生端倪其報愈重其業愈深汝今皆目擊之矣當自勉勵去惡就善及祝託家事即令二人遣行道遠疲倦逢一河流上有小橋其勢危殆之翰欲涉二人止之曰不可涉涉之即不還矣渡橋復行墮井而蘇

方技



皇甫道人言昔長安有黃翁者家粗贍足自持藥術東走京師流離歲月蕩掃幾盡復還故里夫婦携持不勝其勞道傍有一貧人倚樹而坐似欲售者翁曰爲我負擔數舍即當報汝是人唯之乃與俱行晚泊抵店勤渠整辦甚確法度翁極喜之乃售至長安因而留焉日使從携藥囊幾一二歲翁家計貧窘夫婦悲歎曰橐中所留無幾盡此闔門皆爲餓莩其僕側聆之前進曰主人憂中若是所須幾何翁曰得五百千足矣僕言此亦不多當爲主人求之翁曰爾安得也僕言某無他能有小術可以致之願於市廛中就一棚攔市好紙二千筆硯剪刀瓦缶芻茭各一乃爲置之明辰與主翁婦俱往坐棚欄中僕但以刀裂割紙幅日將千寂無觀者一二浮薄輩而來嗤之僕乃剪一紙人以氣吹行且戒之曰爾於州首招提中上刹竿坐紙人即騰空而往高人丈尺間耳嗤者隨去果如其言莫不驚駭須臾人環合肩摩足踵僕復剪一紙人又

秘覽中

四

戒之曰爾往刹竿上叫前去者同來再以氣吹行空中冉冉而進人復隨之果二紙人相繫而回僕悉疊紙數百重持筆謂稠人曰今書一符在紙面使皆津透來年長安疾疫此符即能却除之每道當丐五十金不然幸勿顧也泊符就所言無復妄爲主翁婦應接左右不暇給僕乃告曰已五百千矣遂以氣嘘草而草生火光焰相燭以瓦缶覆其首入坐於火中乃不知所在來年長安果疫惟有是符者免焉

秘覽中

五

### 張都綱

柳州張都綱嘗泛大海風變弊舟與數十人扶援頂蓋飄蕩至一國人皆婦女形兒裝束特異稠雜爭競拍裂人而飲之獨都綱哀禱而免相與驅逐別至一屋室中見其主亦婦女也遂扃閉不使他出經歷歲時一日忽有人來報曰來日柳州張都綱宅設天地冥陽大醮拜請諸女應之曰俯期赴矣都綱自念必其家乃陳悃悞願暫隨往即還至再三方喏焉遂貯以布囊使



一女攬其首而背之相與騰空而去有頃既至皆竚立於屋顛都網暗窺之果其家也見家人環匝一攝而哭夜半將招呼誦淨天地呪諸女皆走避都網亦於布囊中誦焉女遂棄之而去乃自屋極呼叫家人驚睨孰聆聲音又疑其為鬼物也久而辨釋詢其家曰近傳破舟為死矣為此薦嚴故也

王仙

元祐二年十一月太平州蕪湖縣東門小賈王

三十五

秘覽中

六

仙因往歙州久而不還其家憂焉江淮間民多敬信巫者即往求之其神具言已卒矣嘆其衣服不潔棺襯挾小令其家多為因果以求超昇之地聞者不莫嘆異方圖薦拔翌日仙乃歸本無疾苦故知邪巫多以災厄鼓惑愚下比比皆然豈預聰明正直之列耶

蓬萊

熙寧中李秀才者遭迤場屋乃泛大海與船主交易夕遇暴風飄至一山下漸聞鍾磬聲清徹

不省何所沿山行訪迤邐有石欄雙引林木青陰道左現一寺舍屋宇皆玉石鐫刻若化成者遂造門廡將登堂陛見一僧居中跏趺而座講解秘密左右盡皆金帶紫袍如翰苑相府之貴遙見李至僧呼曰某來矣延之坐末有頃會散中一金紫人延於別館風韻雅麗言論雍容各有深趣問世間事搖頷而已遂安處門側一室中而去李詢侍人此何所也曰此蓬萊第三島也適紫袍何人也曰此唐之裴度也凡人處世

三十六

秘覽中

七

功行超具名繫仙籍終還於此歷數數十人皆古昔名士比忘不記又問此僧何人也竟不對而去信宿僧謂曰秀才至此誠亦夙緣然不可不觀遂令賫糧三兩人與俱行至一斷崖懸壁峻立山之垠雲霧晦蔽遙於昏靄中有三峯鼎峙依約樓臺出聳隱隱聞音樂聲穿道廣圃異品藥食悉肖人形狀果木扶合名不可辨暨還僧謂曰此非秀才久居當奉助清風一夕李丐藥種數本僧曰非惜也但人無行德可致海神



固侍恐因而爲禍耳乃尋舊路登舟果得便風  
流帆而歸

### 張學究

相州安陽縣村也張學究者幼年童牧間或樵  
採自晨出暮還嘗於山之巖隙見二人相對博  
戲際積金帛生自晨傍觀不覺日暮二人顧謂  
曰脫汝襦褲滿實散金使負還舍戒之曰勿言  
所得之處翌日當復來此逮歸父母疑難生言  
其略而已晨輿徑往二人果復在焉因贈棗子

三九五

秘覽中

八

二枚使食之自是厭葷茹不喜聞氣味又勘合  
并縣門使無達明生亦夜半往家人不能禁二  
人喜曰孺子信矣可能隨吾游平生唯之乃同  
駕雲而上處山之巔人迹所不到居數日生中  
感父母口不敢發二人相謂曰復不可留遣之  
便須臾足拇冉冉雲動墜于一坡上夜約三鼓  
矣遲明達家自是日惟飲水能道人災祥四體  
出乳香人丐之者以手撫摸隨意而足人皆神  
之後二年香亦絕忽葷茹飲酒人問其始嘗然

有所不知今在焉愚人

### 船山藏

五代離亂兵革紛擾豪商大賈往往以珍寶委  
弃深山大澤中免罹喪亂不可勝數綿歷歲月  
乃成變怪今建州浦城縣之船山一藏是也山  
有赤人赤馬白人白馬牛羊之類左右羅列動  
以千百數雜陳金寶長曳數百步而人未有得  
之者山之垠常有字隱隱出於石間村叟不能  
辨書者多見之後有人見而記曰船山有一藏  
或在南或在北有人拾得富得一國至今存焉  
胡人過是山必拜而去

三五六

秘覽中

九

### 謠識

人役於造化之中於命則有窮通遇時則有否  
泰在物則有災祥故雖山川之鎮流亦有因人  
之窮通時之否泰以兆於災祥者可得而考矣  
徐鐸興化軍人也家居朝京門外未第時有識  
曰拚着屋爛着椽朝京門外出狀元鐸將第而  
門果壞黃裳南劍州人也家居於龍溝未第間



亦有識曰掘龍溝出龍頭家將登第而溝果脩峻前此有天花五色夜降至曉猶存焉興化軍有壺公山古識曰水遶壺公山此時方好看壺公山欲斷莆田朱紫半蔡君謨興水利灌民田引水遶壺公山而登第者於前為多繼興利者鑿山而濬通遂於朝廷間朱紫者數人矣

預兆

家府寶文未第時丁內艱自吳門扶護先祖歸閩中於浦城昭文鄉上相里卜地以葬後有虔三六州陰陽流善觀山水之形勢乃嘆曰此地過三五年當出狀元公卿今龍首山已見矣山之口有大溪焉村人張氏用石為堤橫亘瀟漫咸謂若盤石之固雖洪水浩蕩亦不可壞時陰陽者又曰張家堤壞方出狀元人莫不笑之後逾歲寶文府中薦名張氏之堤已壞眾以其言漸合符節徐縣前山中現五色氣逾月不散大風鼓蕩走石拔木占者以謂吉兆再歲寶文遂魁多士矣嘉祐中寶文寓姑蘇外祖張氏之園齋思

古堂垂絳幕與諸生辨論一夕歸寧大雷雷雨電威皆驚惕忽聞霹靂聲起自堂之巔少頃即晴霽既還啓戶乃於寢室前壁柱間追龍耳爪牙之迹存焉寶文少好書大字深探古法常有椽筆極大置於几案寓有意則揮灑飛逸造極神理盛夏中常與表弟黃磻叟同憩闔廬山寺於筆之心有芝草生焉盤屈若花亦先符之瑞也寶文赴府試列於西廡御藥李舜舉時方蒞內省為巡案官素未之識也忽至相揖雍容而三三語厚加異待暨至省中舜舉復為巡案官尤大喜曰章先輩復在此位今歲大事非公而誰來年春廷試罷果登魁甲因詰訊之舜舉曰其非為佞也前得夢西廡某間其位有黑龍坐其上默數之乃公也省殿皆然故知大事屬於公耳寶文殿試罷常得一夢夢天門開一龍降焉奮身跨之及項傍有人曰項下有逆鱗何不攀角而坐遂從之乃騰踏而起始寤

靈平埽



熙寧十年秋黃河大決于曹村下埽上哀憫元  
元爲之旰食明年改號元豐以牲玉告祭于河  
乃首事焉捷作者無慮十萬人堤成亘十有四  
里詔命埽曰靈平立廟曰靈津推功於神也方  
天子憂埽未合王者數以疾置聞請調急夫盡  
徹諸埽之卒又調旁郡詔旨切責吏卒畢力又  
爲重埽九緡而夾下之四月丙寅河槽合水勢  
頗卻而埽下伏流尚浸漬隄若浮寓波上萬衆  
環視莫知所爲天子以爲憂俄有赤蛇游于埽  
上吏置于盤祝而放之蛇亡而河塞焉

三五

神覽中

十二

### 隕石

治平三年正月十九日常州人聞天上有聲如  
雷或者曰非雷也日出已高天色澄淨忽有星  
如火炬自東南飛流西北有聲少頃而止光亦  
隨滅滅處不見有物但少煙氣稍稍散去非雷  
也居十日宜興人有持一小石來獻太守者云  
是日有石隕縣之僕村許公門外其聲魄然聞  
一二里其與里人驚走而視地上猶髣髴有光

相與掘地深至三尺乃得此石而置之手中尚  
覺微熱也太守取石以視可重十兩許欹斜不  
圓微雜金鐵無絕異者潁川有落星觀大小數  
塊大槩若石而非石傳聞始墜時亦有聲震動  
光芒輝赫今尚在焉

### 黃鶴樓

鄂州黃鶴樓覽山水之勝誠爲清絕頃年有抱  
關老卒夜偶不眠起視樓前天淨風寂明月澄  
淡見三二人看展聲響空山中疑其鬼物熟睨

三

神覽中

七

之又疑其爲人也語笑自若叩山之石其聲礧  
鏘然三叩而門忽開二三人者自門而入煙靄  
冥晦漏盡鷄數鳴復自石戶而出老卒再拜且  
願執事焉皆笑而不荅其中有荅者曰汝骨凡  
俗不可蒞吾趨屬因告貧困欲得資賄濟世遂  
爲之指山石蘄巉中一金曰與爾此可以贍足  
老卒驚喜量不可肩得之歸室光彩貫焉人爭  
窺視訴訟入公庭視其金似石非石若鈇非鈇  
不識果仙耶果非仙耶老卒之遇真所謂遇而



不遇耳

郇公

吾族九代祖避黃巢之亂自洪州武寧徙於建安浦城七代祖事王審知王閩中為高州刺史檢校太傅偽唐李氏舉兵來伐太傅將兵禦之遣二校求救於審知失期將戮以徇夫人練氏請赦二校曰世方亂人未易知當責以後功二校得以脫去而仕偽唐後時一校王建封者為李氏將兵議屠建安城太傅已捐館夫人猶家

三五

秘覽中

十四

城中潛諭一言建封懷舊德降其城而安其民人知吾族之必大也歷世衣冠遂相推紹至叔祖郇公而始盛如人之所期矣郇公之未生鄧國太夫人夢陟山巔禮高廣坐授玉像一既喜寤郇公之始生太師密公夢相拜者於前傍有人曰相而拜台輔也二尊嘗為詩以勵之曰吾家累世多陰施今日青雲豈假梯已而果然閩江南臺古傳沙合者出相郇公之入西樞而沙已憤為洲矣既正宰席乃大固焉公方為省郎

時楊文公億屬廣坐謂公曰希言當為賢宰相推公之輔 仁宗皇帝晏安天下清忠肅艾萬邦以揉而人克服則文公之言至矣

傳大士

錢塘龍山伽藍中有傳大士真身在焉因觀大士之遺物可得而紀矣藕絲織成彌勒內院一其巧妙法度出於自然惜其歷年如在髮髻之間耳王補之以謂其功非鬼非人以予觀之故非人力之所能為也叩門槌一云叩九重門者

三

秘覽中

十五

浩

乃此槌也不甚昂大亦無特異者銅鍾一叩之其聲雜踏然無清越聲似銅而非銅若鐵而非鐵妙光檀香枕一人之有疾病者剽其香煮湯飲之其患未始有不差者筆架二硯瓶一皆陶器木撲之所為又大士嘗齋餘遺飯及蔬茹於山皆化為石今有二焉白者飯石也青者菜石也尚能辨其形跡可考證之聖人以身顯化或出或沒隨世之緣又況於物耶人之於此不原其心特有異以待焉耳誠物之所化也



黃鑑

黃鑑學士生七歲而不言其祖愛之以謂風骨之美當大吾門不宜有是也每遇景物必道其名達其理以指教之然終不言一日又謂之曰楊文公幼不言文公之父因告之曰後園梨落籬神童知不知文公忽發聲對曰不是風搖樹便是鵲驚枝汝風骨若是何為不言鑑竟不對他日又携於河亭之上顧謂之曰水馬池中走凡三告之鑑忽對曰潛龍夢裏驚其祖大喜曰我知此兒不同矣自是而言後鑑歷清顯然惜乎不能致身於禁掖侍從之間而亡命矣夫

高僧誌

普照大師歸詮生於真定永安年十八師事金牛懷忠禪師骨格成而通理達性河朔歸之凡將有所適士人踴躍塞道橫經受供者常數百人元豐二年十二月十九日中盥浴右脇而逝後七日郡中為師致齋飯食未訖定武有遣介燃香來者師忽從卧起跏趺而坐形色安靜如

平生師孩童時有僧丐飯於師母母取漿以饋僧拍師謂母曰此兒應出家為大法器母拜稽首忽失僧所在嘗講於藥城人或見師室中有神光如寶色燈雲環室三匝卒墮師懷師之滅度遠近縱觀皆即肉得五色舍利焉又衢州猪頭和尚嘗若風狂走街衢中性嗜猪頭肉多丐於市人人始嗤之既見習之亦不以為怪莫知其異也他日輒過僧寺求升法座乃跏趺而逝留一頌曰頂門一隻眼照破四天下除却涅槃時其餘物是假又曰猪頭千片不啻一箇州人環集歸禮後數日有老尼者素與師為袍服乃至座前大慟師忽開目大笑人皆驚異時有官吏與師最相知遇聞其復來遂造寺且責其不能顛脫師曰不當若是耶遂瞑目而終今塑其真身在焉

金龍硯

歙州汪氏家始貧乏不能自給父子多入山陬坐盤石結草屨以為業常見石上有紅光旦日



夜則黃氣充塞深相疑嘆乃夢一白衣老人告曰我為汝守此寶彌久可早發之他日議定即碎石深探得一匣匣中有石卵一枚因懷而歸置所居室中夜則光芒交射愛其潤澤欲求善匠治具為硯翌早即有一老人造門求為之中有化成金龍盤屈宛美自是家業日益增羨間有衣冠出焉

善報

內殿崇班畢周臣嘗謂予言感應之事向在陝西水西石壁寺中乘閑與同寮為茶會一日西山忽然有聲若雷震響數里人皆驚擾不知所之因見山裂數丈現出一石坎內有一僧若禪定者異香馥郁觀者如堵所披之服宛然若新頃皆化為輕塵四肢微微有坼文細睨之頭足皮膚中悉無骨與肉皆五色舍利先寶文云在河東時亦觀三事甚異在太原府日城中有白馬遶城走及三日不可拘繫忽死於正街中官中依常剝納皆有舍利因贈子數十顆大小不

等如石卵狀又有一卒素好善日夜常持誦經一夕卒火化之視其項骨有十六節若羅漢狀眉目悉皆完具

卜祝

元豐中有中書吏人袖黃牒而出輒失之慮蹈州憲之重無所不加求探凡卜祝之有符應者未嘗不詢考焉或者曰李翼精於六壬詳味災福深可尚也吏遂訪之具道其事翼分布內外象有頃告之曰來日當自西門而出行及三里

即轉東去又約至一里必發聲大哭更當前去見屠殺之家可訪鄰比有書筭者必得之遂受其指決翌旦往焉自西門出即之東方果及里餘吏憂中惶惑復視荒冢纍纍然不覺哭泣迤邐見有一二家誠屠解者也詢其左右得一王翁焉於鄉社間能書畫操筭但久年風疾不能履耳吏愈疑其非再叩之令轉達是意王翁者笑曰何以知在此耶丐之數十千而得之且曰日前老妻至曹門街有揮袖而行者於稠人中



委一黃牒於懷間因得而歸方欲入城使人購之其卜祝之精有如此者

### 失明

太平州蕪湖縣吉祥寺僧楚暹俗姓石氏嘉祐二年清明節輒雙目失明乃發誠心日於齋粥前默誦金剛經十卷率以為常至熙寧六年冬至後二日右眼忽然明徹今尚在甲子七十二矣又有老媪亦患瞽疾或者誦觀音經以授之曰觀世音南無佛與佛有因與佛有緣佛法相緣常樂我淨朝念觀世音暮念觀世音念念從心起念佛不離心媪敬誦未始一日廢彌久目亦復故焉

### 原分

代州大石寨卒杜慶緣應報入州道中見山之巔有二紅物相搏擊其狀圓而有光芒因竚而觀有頃一物如勢不勝墜于野水中光彩兩騰貫慶疑而視之惟有三科斗中焉遂取之繫於衣裾間而回至寨中乃金一塊耳慶素好博

易徧往酢價市人秤之或重或輕多少不能一辨遂質錢於僧邢氏者他日是僧輒失之飛往

義興寨倉壁間一龕中官吏異其事細相傳玩

上有鐫字一行云大石寨出軍兵士杜慶金時

雖入官庫中人皆傳播慶聞乃自陳即給還焉

吳敦禮侍禁嘗任德州平原推酷一日中家人

見自天有一物青綠色若曳數丈繒幣將墜於

解庭中疑為不祥皆叱唾之其物即復騰去翳

髻有頭角狀一見童擲躍以手空中採取之得

二十五金焉又於解舍後廟側遶一大木三匝

憂搏有聲而起三日中是木下聞若人般挈錢

聲有收產蓐婦云市中趙氏家失一錢龍極憂

之此是也安肅軍朱氏家素貧乏他日巡警卒

為之曰長史有何警兆某數日為見大車中般

載財寶入長史宅中不知其數疑必有以先為

祥報者朱氏始極拒其說後祝之曰誠有之近

日為見金帛積滿廊廡及堂陛間欲遺之數萬

使其息言於人其卒謝曰某果有福即入某家



數萬何為哉某苟無福雖受此賂亦何由安竟不受而去自是其家興進卒伍中有知分如此者

胡用琮

江州太平觀道正胡用琮雙目偶失明乃罷職事嘗令人引援而行經歷時月勤服藥餌未有退證一日天大雨雪人言有貧者口啣一筋坐觀門堦砌上貨墨一金一寸人亦稀售之用琮因令人引行至觀門問之曰爾在此何以為養生耶貧者曰我無他能為日貨墨得三二十金為生耳今日適當大雨雪不能入城遂憇此而人少顧者用琮憫之丐之五十金自此日以為常貧者不復市墨矣他日未達明忽叩門告辭關鍵不開相隔而語一不以惠金為謝但曰我遺君此墨一寸請自保之隨意所欲用即用之苟有所患磨飲之不復有苦矣用琮詢之曰爾何往也貧者不對又詢之曰爾何姓氏也乃對曰我賣墨牌榜即姓氏也語訖尚欲審問漸聞

聲音遠即不知所在啓關無及矣尤不知其異也用琮疑惑又慮其非常人乃磨墨一分許飲之目即覺明徹遠視太守聞而異之求其餘墨用琮內惜為寶給以盡飲之人亦有得其墨者有患苦皆効用琮磨飲之悉無憑焉後人曰以筋界口乃呂字耳衆多伏其說悟以為洞窟矣

叙劍

代州大石寨城外水中常有光澈明人頗異之後有以網筌取魚者得一劍焉未之奇也貨錢

於邢氏釋釋以水濯沃其上得字云龍蛇之形

金石之精劈開風雨利刃堅貞魘魘魘魘無難不平後不審流落何所矣京畿襄邑縣郊龍陳氏家脩所居第掘土堅構得一古冢發冢而視之中有一鼎鼎中有藥其色紅鼎側有銅瓶瓶中有水傍有一石匣匣中有一劍劍上有詩曰斷精光未散斬馬血纔乾執在將軍手煙塵掃不難後因視人乃致訟焉南劍州五代離亂盜賊蜂起嘗以寺鐘烹肉弃於溪水中後有人携



兩劍渡是溪劍忽雙躍入波中求之不得或者善與水俱入俱出因往觀焉見二劍附一鐘耳而立出以告人再呼同藝者下視復見二龍抱鐘驚懼不敢近至今風雨晦冥常聞鐘聲起自波間今劍溪是也

紫姑神

紫姑神世或稱之曰紫仙南方人孟春之月即請之以決事然至利害大者不能言善書畫吟

詠騷雅之才尤多清麗閩中張叔通者嘗得賦

元 秘覽中

二十四

浩

游武夷山詩曰春雨連宵心慘傷曉來還喜見天賜千巖積翠神仙隱萬木交陰虎豹藏樵徑也通人上下溪流不許客相將隨緣到此隨緣返一粒還丹在眼旁又贈客詩曰明時抱道不淹留文藝君須在速修萬古白雲藏劍氣願乘車馬出神州多假物書於灰燼中人有求其掾筆者即書於紙得禮節永平弟恭福祿勉勵龍虎十二字凡書龍字類多不相同或者問之荅曰龍之為物變化無窮豈可拘耶若其請致之

禮多繪畫婦人江鄉之間人人能之比寢不錄

搜神秘覽中

晉門院

秘覽中

二十五



搜神祕覽下

奇疾

人流通於陰陽之內一有勃黠則感而為疾善醫者神聖工巧而已病於陽者調於陰溺於陰者亢於陽病在皮毛之膚者砭石治之造於內外之間者發泄而通之病之在上者嘔之吐之病之在下者瀉之補之病之相傳者治其始受之臟測虛實之變欲其易療則受之以湯欲其難化則受之以劑倉公扁鵲世不間出苟能通

三九

秘覽下

是說亦足為良工矣然疾之有奇者又必俟夫出類拔萃之技藝焉頃有人鼻中生毛叢聚而出若釵股形長逾尺去之輒生然痛楚極不可忍或者曰肺之病也調肺而治脾去皮毛之間邪氣可以安矣已而果然有人受心腑之疾者餘皆無所苦惟中有聲相應若影響是人曰將之某家其中亦曰將之某家是人曰吾患未差其中亦曰吾患未差奔走求醫累年無識治者或有人曰子可將本草誦之中不應者試以自

治竟得療焉有人朝涉水有一物若蚌殼然着於肩膊間雜療之不能去經歲月為覺黃瘁遍走求醫或有人告之曰以醬塗之斯無害矣既而墜焉殼中有口千百不識果何物也有人目前常覩大魚鱗鬣燦爛極苦之莫知緣由所致或有人告之曰此無他但食魚夾鱗飲之涎壅於中膜生於肝乃致是痰當以藥洗肝去其鱗膜斯可矣乃遺之藥而安有人善飲酒雖螿釜斛未嘗醉也或者告之曰子有蟲在臟腑之間以藥下之不爾成大疾矣乃受所教而治果得一蟲焉其大若錢其形如龜無眼而有口置於一盤中以酒數斗沃之有頃盡矣乃懷之而去曰置於臟腑則疾也置於法用則寶也自此是人乃不復苦飲矣

畫錄

梁元帝云鬼神易狀犬馬難圖豈以其明明者可識而幽昧者難知乎古之善畫犬馬者有若韓幹善畫人物者有若吳道子善畫翎毛花竹



者有若徐熙善畫山水者有若李成此其尤著者餘不可悉紀今亦有之但比古爲劣許道寧於山水有古氣而筆力麤凡老高畫龍有外騰之變而骨節不分要理然皆爲近時之宗師也趙昌畫花木菓實獨奪天地造化之工探物之妙遇其意所喜者不擇貧富貴賤輒予之其所不喜者雖勢位所加賄賂所及被刑蒙毒亦莫緣而得今士大夫多有之獨學士林端父所藏八枝與予家十六枝爲最勝慶曆中端父嘗出知懷安軍道與新廣漢守尚書屯田員外郎隴西李碩偉之同行嘗戲云廣漢圭田歲入甚厚昌爲郡人吾軍貧陋獨無此二者它日幸以其餘及我偉之至郡反謂端父先得之以詩謔焉端父荅之曰趙昌下筆敵韶光一鬴黃金滿斗量借我圭田三百畝直須買取作花王有傳此詩示昌者昌大笑曰林君知我哉暨代還以是本遺之乃爲絕筆後有王友繼之然與昌固不相侔矣頃有爲奇畫者縑素間爲人以牧羣

牛盈滿川澤夜視之則人卧于廡下牛入於圈柵中及旦而視之復在川澤矣又爲寒江景漁舟蕩其上一人坐於艦首垂釣而望頂臺笠掛蓬衣夜視之則人卧于舟中置竿於蓬及旦而視之復在艦首矣或者曰此藥術之功也致陰陽藥焉日之所見者陽藥塗之也夜之所見者陰藥塗之也人或然之且不可與善繪者等爲奇之一端耳

### 地里

山水之形勝生於自然非有意於成象也間若鳳舞鸞翔龍蹲虎視羊奔鹿駭連珠貫玉者亦出於偶同焉耳山無水則孤而不清水無山則清而不秀人測陰陽之理明天地之幽考之以經裁之以智選奇擇勝以盡送終卜宅之要內則神安其舍外則人寧其生斯亦盡矣若夫富貴貧賤系乎天而顯平應變之間適與物期會者有之苟欲利勢榮用心以求山水之最而爲吾親之歸藏不亦惑乎吳待問侍郎之祖昔葬



其親貧而無地同里張氏遺其山圃之閑隙未嘗擇也既納諸壙有通陰陽流曰善哉是地也前有山山之間其形生如龜山之前大溪流注水近龜而卿相出矣至育叅大政而溪流近龜充宰台席而溪闢龜首此不擇而貴者閩中編氓張氏葬其親遍歷山川之形勢多邀致術士求全成之地苟有少遺玷未始瑣就也經時得焉皆期騰龍虎之變發芝蘭之香久而彌貧有至於犯刑蒙憲此擇之而不貴者此類悉多聊書二事以紀之云

申先生

申先生者來往淮浙間自言姓申人未始奇之也盛夏烈寒倒行逆施為難履之行有遇疾病乃書紙以印諸陽之會即有差者頃在潤州謂一豪賍言汝心平善可以奉道令置麵一盃徐為氣噓之使盡啖焉復曰汝婦亦吉人隔屏幃噓氣再令悉食之二人者遂不嗜穀矣嘗在揚州府門市肆中貨雙泥牛謂人曰只巧百二十

金無有回盼者抵暮一典吏售歸申公使夕嘆以乳香酒即相角抵矣既夜半吏依所受教二牛乃奔逸環遶若傷瀆而止未省何術致也今問或見之

神怪

建州浦城夏氏者天禧中其家嘗為鬼物所擾已至炮爨飲食幾可供着忽致穢壞於甌釜中夜則羅列器用什物盈廊廡之下嘗群居語笑與人相應答無所忌憚遂密徙居以避焉不數

日忽空中撫掌群笑曰遍尋汝等乃只在此復肆恠變楊國輔者夏氏姑之夫也每來訊問群鬼相謂曰福人來矣悉皆遁去少獲安息及國輔去則復至凡衣冠器用忘所寘鬼則曰在某處如其言而獲夏氏一子七歲一日不見鬼又曰某處果在焉然為之剖腹而死矣聞松溪縣師巫即善祛邪怪乃招致之巫將及境聞其鬼相告曰惡人來矣皆有悲愁浩歎之聲巫既至周視其家指新造倉廩曰禍生於此遽命工具



援啓倉之基探土得一古石塚二棺槨已糜廢  
惟四維有木備數十人彩繪若新焚之乃絕朝  
散趙君奭監在京都商稅院所居宅之西位素  
凶怪人不敢寓處設釋老星耀像以爲供事之  
所一日飯僧薦佛事夜漏半諸孩童見其陳設  
綺麗皆奔競嬉有頃盡馳走曰帝幕下有一大  
毛脚出焉君奭聞之審知其真即趨入果有之  
乃以手束勒呼諸兒取刀左右驚惕悉不敢近  
須臾毛脚漸小而亡矣王湛閭使指使王仲元  
以過逐還蘄州蘄水縣家極貧窘因求居第或  
人謂之曰我有一宅亦不求僦資能居即自便  
居耳仲元不達其意人曰此第素凶故也仲元  
不然是說晚即獨秉數燭仗刀坐於庭中大罵  
曰鬼何有哉安能近人夜半四圍若衆屋顛仆  
仲元又曰我知其無能爲也即秉燭仗刀而起  
入堂與中門欲開忽有物自手掣取燭而燭繼  
滅仲元懼刀墜地奔走而出至廳門昏黑未能  
啓關聞自後有物擊門聲喧大愈戰慄得出呼

人共視之乃墜地之刀也入木數寸許矣衢州  
開化縣程郎中宅欲講姻親之好呼匠者爲花  
夜嘗有小女童年十七八許問匠者求之經數  
日皆然匠者內懼疑其有他意翌旦即告焉程  
公怒詢其家人未嘗有也或者曰昔年有一女  
童縊亡於外閣中疑此是也程公出以報匠者  
知之是夜復至匠者詢之曰爾非郎中宅左右  
乃是外閣所自縊鬼耳數來此何有哉女童即  
驚惕張口吐舌舌大若盤其人嗑呼遂滅

### 山陽婦

山陽有居民以取魚鱉爲業一日獲鱉七枚中  
有一大者姑命婦庖將貨焉旣而失其大者姑  
與良人皆疑其婦私攘之抵詈鞭箠經日婦撫  
背號叫啣冤不能自明他日忽於箬蓋下得之  
婦祝曰我以爾故致姑之猜嫌今再以進亦不  
免乎死不若捨爾洋洋於江湖之間無使網罟  
再得之也遂釋於水中是夜夢其鱉以前脚撫  
婦背及諸鞭箠處又以青泥塗之旣覺不復有



痛楚患亦幾於毛寶白龜之靈也

疾疫

穎州今建作穎川府是也頃年疾疫殊甚一日州之城南隅天雨藥厚數寸色黃白不辨氣味若梧桐子大皆不敢服食有一老媪曰此藥可用米湯下三十九大療時溫人服之皆効所濟不少而亦不知此媪果何人也今宿州一百姓菜園中濮州軍營中各有一井人疾病汲水服藥無不應者此二事頗相類因附之于後

六十一

卷下

九

瑞應

天佑中原誕生聖主安定四海安固宗社必有命世之才不韜之器左右前後以綏兆民我五代是也輔弼大臣功業顯赫苟非降神安若是耶故其誕生與夫薨謝皆有異以表焉王沂公曾之薨也有巨星隕於寢韓魏公琦之薨也有巨星隕於後圃櫪馬皆鳴左丞張公若谷之生也郡太羅氏夢巨星墮于懷而孕皆忠公亮節翊戴安危之士然后知吾言之非誕也

應化

宮保晁公迥積脩心法能貫通祖印得慈忍力嘗誦經即悟解法門不失直指見性之要晚年目前每現五色花種種諸妙相耳多聞鈴鐸音樂希夷自然出於罔象之間睦州進士何其者求見性超達久未通徹日夜焚香虔禱觀世音菩薩至於悲泣不自勝處一日見自畫軸間一金手脩長撫何之陽會重不可支而痛楚過之自此稍稍利鈍矣

六十二

卷下

十

燕華仙

黃裳為燕華仙傳因書其大略曰燕華仙人女子之得道者也太子中允王綸昔為海陵時有處子未及笄一日夢為山中游其山秀特插立萬仞煙雲縹緲之間有華亭在其上仰見二仙圍碁對坐冠服靡麗粲爛如世之畫女仙者相望之際恍然已造其坐側一仙顧謂之曰汝見吾一筆塔乎遂出而示之觀塔而寤思復得見且傳其塔齋戒以自致焉後兩日再遇于夢中



與頃所見無以異也仙復出塔顧謂之曰汝能傳吾塔則將與爾會矣乃諭處子以發筆處及覺而思之一筆而塔就大功萬象世之畫工細窺其妙不知其所以然而然欲摸而去不可得也一日燕筆降于海陵之公宇綸淨其室以待之與處子語笑居處如人間世然獨處子聞見之耳綸等不得其髣髴綸求名字於仙仙以清非命其名以道明命其字嘗言與綸有契故來此爾綸問而答出其文篆皆寓於處子而見焉

三十四

秘覽下

十一

處子問仙今幾千歲矣仙亦舉其問而應之綸問仙處子可以歸乎可以不歸乎仙亦舉其問而應之終不爲之決及其許嫁而仙往矣凡昔之所傳遂不復記臨歸弟夢燕華相道至大海邊白石漫然不可勝計欲其渡海處子不如其命顧謂處子曰可於人世求碧仙洞玉霞經而讀之語已而覺燕華之降至此十年矣處子之歸呂氏後封萬年縣君行六十四年而卒前此時復聞有音樂之聲若相將者然卒不得而遇也

三十九

秘覽下

十一

### 楊柔姬

予自真定還都下道由邯鄲因得柔姬所題壁曰妾家圃田世族豪貴門館幽邃竟日闐然時與伴侶有追隨調笑之懽不知寒暑之催人年始及笄閑情漸生遂託身於良人因此遠適真定離親去國之意悵戀不已而鎮陽風景酷似吾鄉有佳花幽圃可以行樂於春時有脩竹小洞可以迎涼於朱夏魚稻果實與夫醪酒之美



又足以供膳飲之具而資燕笑之娛不幸居未  
 半紀而良人傾亡家宗無親身將安託由是飄  
 然南歸每臨當時留食寓宵之地逝而復甦者  
 數矣鄉關千里欲到未能上無以副父母之望  
 中不得盡良人之情哀哀此心非可述矣反視  
 三鄉佛寺所題此有甚於彼矣因以拙句書之  
 亦不欲直見名氏隱語以道焉箕子狂寬夫性  
 腹長空麟之定詩曰 憶昔髮初合離家千里  
 征鳳鞋金鎧穩羅袖玉鞭輕月下並肩語花間  
 把手行歡娛將半紀恩愛卜平生豈謂中途誤  
 翻為一夢驚撫心嗟薄命飲淚想當情疋馬溪  
 邊影哀鴻枕上聲重經舊遊處幽恨寫難成杜  
 儼仲觀為之作歌曰  
 君不見叢臺驛圃田柔媚自題壁柔媚姓楊族  
 緒豪朱碧輝空門館闌春風女伴戲青樓窈窕  
 文章語笑柔雲鬢初攏釵梁重脉脉蘭心春思  
 動一朝選配少年郎粉質飄流入鎮陽鎮陽巖  
 巖甲第好風景鬚髮同吾鄉二春桃李照亭榭

六月竹洞薰風涼四時佳景供清賞翡翠屏風  
 駕枕兩酒闌拂鏡勺挑花良宵燭燭燒紅紗紅  
 紗熒熒夜復曉五歲歌吹時節少良人一旦捐  
 仙居羅幌無光愁悄悄寶鑑同心不忍看回看  
 前歡仙夢香良人之家無宗戚千里鄉城獨南  
 適與郎曾宿此傳舍門掩回廊宛如昔竝肩行  
 處長莓苔井上梧桐空自碧無言看月立空塔  
 鏤金露露鴛鴦鞋鈿華不御見天質珠淚淹浥  
 芙蓉腮一身有違父母託九泉無路追多才君  
 不見三鄉寺昔時弄玉嘗題字今日柔媚歸故  
 鄉悲愁更過當時事婦人無非亦無儀賦筆雖  
 留隱名氏卒章飲恨令人哀吟誦拂拂悲風來  
 想君題時翠眉促彤管纖纖指如玉行雲往矣  
 無復尋寂寂洞天三十六噫噓噓楊柔媚未亡  
 人何用歸多情既如此有色將安施儻能節死  
 同邃穴猶勝風月長相思

月禪師

信州白華巖法號寶月字淨空禪師幼年樂浮



圖氏即有見解因而出家隱於白華巖之絕頂  
脩持戒行幾二十餘載夜常講解經論則有虎  
豹山魃異類俛仰而聽過有賓客則遣去率以  
爲常信州刺史以祥符之名利不治也深患之  
皆以謂非淨空不可四衆堅懇道路携持以至  
童稚悉叩禮俯伏曰願師以大慈心俯從衆請  
廣度生齒之緣師度勢不可屈遂乃下山席未  
及暖人所施之資已至數百萬開堂之次有僧  
問曰釋迦出世黃金布地今師出世有何祥瑞  
師應曰老僧出世靈龜自至果於座前得一綠  
毛金線龜易歲月一寺悉皆完葺殿閣廊廡光  
耀相射師曰刺史所命者與此寺耳我將復還  
山矣一日晚即不知所在衆共訪迹至貴溪縣  
仙巖鄉民相語曰和尚數日前執一香爐步履  
險阻冉冉而上疾若風雨衆皆發大善心竭力  
開徑斧斤運風聲振山谷迴環曲折峭壁深高  
湍溪注流幾十餘里始達絕頂師方瞑目晏坐  
如如不動相與興建庵宇始遂衆請而居焉朝

廷常遣使者召之辭以老病終不下山亦遂其  
性也王僕射石安亦常遣人請歸金陵之蔣山其  
書曰祈嚮妙法不爲不久以塵牢自障道力甚  
少神耀觀之無所不知輒求志言以自救藥自  
昔有道者不以幽閑獨處爲樂而以忘疲利他  
爲行師能無此遊人間廣度衆生之緣乎今令  
曾道人去望早下山師但以偈答之而已師嘗  
好食資與山芋日一齋粥不置侍者惟自庖爨  
一日有人獻資甚欵謹師以杖叩脛終不受曰  
汝生佛不養何必供我其人泣曰某始造此母  
不知將欲食某止之曰欲來獻耳凡事先達大  
率如此不可具載山之前後三二十里無有殺  
生者強竊盜賊莫不易心從善悔過自新常有  
一盜性本頑惡人素畏憚慕望風聲而來禮謁  
師延之座語以寬債未償盜因發大願盡以力  
產建寺削髮從師師曰汝當以此生畢還冤對  
雖彌勒內院亦不可避來世當度脫爾努力善  
道報無迷誤盜號泣而出行至山半倚松而逝



師升座鳴鐘謂大眾曰某盜今在山下託世既踰歲月其家乃請歸于師以備侍奉形肖無二焉李無咎秀才自京師慕師高名弃儒從釋徒步而來王待制秀有詩送之曰 白華巖下水 憧憧萬壑千林一草堂已脫衣冠辭苦海好將香火事空王聞君已悞如來教嗟我由隨世路忙還聽夜猿相憶否古擎明月照經窻又曰 白華巖主是金僊假作山僧學坐禪珍重此行吾不及為傳消息結因緣人多繪師形像必求師自讚凡千餘首皆無重意句語朴混不可企及師正慧眼通他心目若耀晴齒如編貝髮常紺色細軟如濛每行住坐卧有五色舍利在仙巖又幾三十餘年後歸建州浦城縣南峯禪院之祥雲庵復六七載一夕沐浴據繩床端然而座因留頌曰吾以不動為動尊利與人間識妙玄我此定成真如處天龍恭敬至光新享年九十有九其餘偈頌之類信州自有文集此更不錄

龍華上昇

元豐六年二月十六日吉州隆慶禪院設龍華會中有一道士不知姓氏風韻瀟灑忽從坐中上昇霄漢霞彩貫日速若雷電几案之間有一頌曰 長生門長生路冥冥蹤跡無覓處金池欲認無價珍直待乾離方肯住莫點鈔莫燒汞內外赤龍自然擁雲飛鼎上見紅蓮一粒丹砂誰得共三千功滿却昇天一十二年誰繼踵州人相與奉安于天慶觀焉

二五十六

秘覽下

十八

妖木

洪州靖安縣縣有大木焉其圍有九其高十尋有半枝蔓扶茂陰翳可庇者千百牛有神物馮之常於中發聲曰我將往某家矣苟不祭敬則其家往往有死者土人畏懾莫不神異之朝請大夫石禹勤時為是邑宰命工翦伐自是絕怪乃無九害

李磐

三吳李磐秀才嘗同舅氏張正之道傍如廁廁



之壁隙間有綿塊室焉因以手去之須臾人物千百自穴而出極爲微小磐素剛決自任以手乘之得二三人餘皆復歸故焉掌握中微微有聲啗裂極痛楚意欲釋之磐持念愈確歸家視之乃小沙木耳遂焚之

### 姑蘇婦

嘉祐中蘇州南園居民沈氏妻嘗夢數百人青衣中擲哀求乞命既覺疑慮不決頃思曰得非所貯螺師乎遂視之浸漬積久果皆青色兩角凸出乃弃於長流中是夕復見謝而去近歲亦有之臨江軍推官蕭闢之性嗜火煨鷄子忽夢二婦人白衣凝立泣拜求生速悟几案間有二鷄子存焉自後不復食矣

### 楊氏

潤州江陰縣主簿潘慶基弟忽違裕似有物乘之耳眼口鼻血污塞室幾迫於死莫知端由左右因曰昔有王主簿者縣君楊氏產蓐得一子不幸而逝爾後常爲變怪歷任多施釘法苟可

遣免歲餘復出亦未之信也既而慶基室人將

俯月乃召持天心正法者書符錄置於臥室四維速免乳常見一婦人在室外往來或坐或卧但不得而親耳後乃夢所見者相告曰我因產難中遂至不救復擁鼻曰死已久矣但覺腥臭不可聞幽囚於此無時出期妾有是時所生子名馮之今在秀州作法曹能爲告之使作因果濟拔不勝感荷言訖悲泣不止既覺其痛之緣便馳報王掾王掾亦不知其母之亡於是邑也乃遣人賫資賄來飯僧廣薦佛事已而復見夢曰幸蒙恩憐遂得超拔往生矣拜謝而去自後乃無怪誕

### 神祥

蘇州百姓龔某者素以正直自任有三子一孫家亦從容怡怡自若嘗夢一神人謂曰欲求爾所居後空地一段啓建廟宇以爲安存之所龔叱之神曰當取爾長子矣後三日長子卒復見夢曰所求如何若不從再取爾次子矣龔亦不



允後三曰少子卒復見夢曰三子皆卒矣爾惟有一孫願以土地與我不然當取爾孫絕爾後嗣龔持意愈確竟不許之神乃降階拜曰三子之卒天數也豈其所能為君之正直誠可尚也乃去

木怪

建州浦城縣之西溪去溪百許步有一坡龍林竇陰翳常有鬼怪出焉日向晚多負人置溪水

二十七

秘覽下

二十一

一二人面色青白奔競前來欲負而趨兩相較力反為人負而行將達所居頻令回首往往變怪萬狀驚警於人終不頌顧呼鄰比救援頃臾稠衆交集乃沙木兩片耳碎之有血貫焉鄉人乃相與斫伐林木平坦坡壟自是絕怪

楊漢傑

楊籌字漢傑少時以其叔父水部君感疾危篤去它州求醫夜歸將至其家奔走失道會天大風雨不可進權息于路傍適遇鄉人設無遮大

會籌見鬼物數百或翼而角獸首而人身千態萬狀各執一火炬聲若鍾磬者有若蚊蚋者相呼而過意若將赴其會相去甚邇忽有一人大呼曰知郡在此汝輩宜避之由是鬼物遠取它道而去籌有俊才四貢禮部三黜于廷試後從其伯父文莊公蔭官至比部員外郎歷知光化軍眉棣南劍數州年八十四卒

浮橋船

澶州黃河浮橋脚船七十餘隻作首尾皆以江

三全

秘覽下

三十一

藤千餘條為大小纜繫數大牛以安濟車馬當大河之中湍流號叫者謂之大將軍船造創年深一日輒失之旬餘復自下流逆水而上官吏陳其事杖二十而復繫焉自後亦無它怪

蔣賁

進士陳昇自京師還因過楚州漣水縣訪友人蔣賁賁素與昇善相造甚喜賁家貧惟有一羶語其妻曰來日當庖此以進妻訴以羶將育子後期乃可賁不然曰無此不足以延厚遇之意



是夜留昇寢於別館既就枕夢一婦人顏色憂戚再拜而告昇曰不幸妾將俯及蓐月君子存仁人之心容妾子母相見雖死不避言訖泣涕交頤昇覺疑其妖媚不祥及旦忽見僕者拽一羊入詢之云貴將庖果有孕者也乃見貴而堅勉之具其事以道焉貴捨于佛寺至今爲長生羊

龍徒

元祐元年湖州武康縣尉周古婢忽夢黑物俯三三曾臆覺而有孕經數月古疑之鞭箠累日竟不自辨雖告之不及信也婢涕泣居常自訟腹中忽語曰本欲十月而出今使母如此當七日而出矣古妻聞之疑有神物姓負因以告古至七日復腹中語曰更俟七日三更出矣俯期天無凝雲明月洞照雷雨暴作飄風號震煙霧冥合頃復晴霽現其婢已死徐救蘇息乃言曰適有一物人首黑身盤屈自左脇而出衆女仙闈匝捧以金器騰踏升去然痛楚不可忍古視屋極

可以窺天他如故焉經三日忽有童孩蓬髮紫衣叩門而入呼其婢曰母呼古曰翁翁常居帷帳中哺乳但手出金距臂皴黑鱗自言我三日一至久之又曰我七日一至踰時又言我半月一至卒曰我一月一至率以爲常古告之曰孩兒來我家爲禍邪爲福邪怒曰我豈孩兒邪且呼作龍徒豈有致憂患乎能書方藥及道簡冊中湯劑使病人服之旋踵即効常告其母曰我日給二鍰但不可使翁翁知家人陰疑苦相詰訊婢因言之龍徒至顏色愁慘徐曰教你勿得言自是不復給他日辭去云我有三十六兄弟非久皆下來遂杳然絕跡

劉之問

淮陽軍劉之問嘗夢游九華山山轉道險林陰深竇漸見朱欄左右映帶徐有草庵下臨湍流竒玉燦列心疑其非世間也內一婦人據案而坐手操毫管若吟詠之狀因命之問坐其傍乃言近歲重陽輒有一絕舉以鑒子戾聲曰青山



深處是吾鄉把酒堪驚歲月忙憶得去年秋色  
晚畫橋無菊過重陽又言與君聯句可乎乃曰  
小路水雲遠之間答之云人間富貴長婦人勃  
然變色汝非吾徒豈得造此指令速去之間快  
快不樂返舊路而行恍然而蘇

盛文肅公

文肅盛公度生數歲隨父度支守官于蜀課秋  
夜詩得遠階蛩韻秋之句惜不省蛩字因假寐  
若有人以金字牌倚東階視之口以蛩字也既  
寤成篇以獻因告焉度支喜撫首曰若異日  
當有文學大名以興吾門自是辭學日益富齡  
游俊造間聲動場屋矣

王抱一

嵩山道士王抱一善相人呂文穆公嘗與王文  
惠公錢樞密若水劉龍圖夔往謁之時皆未仕  
也道士見而驚曰吾常走天下數萬里求見貴  
人而不可得今皆在是矣因指曰某丞相某丞  
相也某近丞相也某下丞相也卒如其言呂穆

仲贈王文惠之仲子皇城詩曰乃翁獻賦聞場  
屋吾祖知名並弟兄見說嵩山王道士坐中曾  
識四公鄉

現妖

元豐八年國學生負趙某者夜如廁見二人焉  
一人長不逾一二尺蓬髮而色青服亦青也一  
人魁大長逾丈蓬髮而色白服亦白也其青服  
者謂趙某曰我為汝挑燈遂於燈籠中以杖挑  
之白服者舉手擊青服者首曰心不要動移  
時同舍人及有相繼至者數十而二鬼滅  
矣乃得歸焉

搜神祕覽下



魯應龍開總括異志

鹽邑志林第十四帙

鄭端胤

明黃岡樊維城編輯

後學姚士麟訂閱

劉祖鐘

海鹽縣本武原縣在秦屬會稽漢因之地里志云

故武原有塘官寰宇記云廣斥鹽田相望漢地理

縣有鹽官東出五里有武原王莽改為展武縣後

陷為湖是也移於武原鄉改武原縣後改海鹽縣

漢安帝二年又陷是也移故邑城為故邑縣又移

於海塘為海塘縣唐景雲二年屬蘇州先天二年

鹽邑志林

卷之十四

開窗括異志

三十五

廢開元五年復置晉天福四年置秀州遂屬焉縣

有鄉武原十八都十九都然十八都分上下村一

在十八里堰下與齊景交界一在當湖自湖晉至

界涇橋與嘉興交界以德藏寺基及道院底籍都

地理相接不同不知何

名今止以上下十八都為定云耳

當湖在今縣北五十里南北十二里東西六里古

老相傳地初陷時有婦人產一物若蛟蜃狀濯於

水遂陷一方迤邐從東北去今有泖港直通太湖

昨得石刻乃唐吳郡陸府君墓銘墓於蘇州海鹽

縣齊景鄉當湖則當湖之名舊矣或云鸚鵡洲圖

經不載豈縣未陷曾有此湖耶曩歲漁者於湖中

獲一鐵鏈長不計及舟滿幾覆懼而棄之或云繫

蜃於此自漢迄今上下千餘年湖日淺土日增聞

有於其中鬚鬚見其餘趾

金山忠烈王漢博陸侯姓霍氏吳孫權時一日致

疾黃門小豎附語曰國主封界華亭谷極西南有

金山鹹塘湖為民害民將魚鱉食之非人力能防

金山故海鹽縣一旦陷沒為湖無大神護也臣漢

鹽邑志林

卷之十四

開窗括異志

三十七

之功臣霍某也部黨有力能鎮之可立廟於山吳

王乃立廟建炎間建行宮於當湖賜名顯應尤著

鄉民祈禱輒應部下錢侯尤為靈著王以四月十

八誕辰浙之東西商賈舟楫朝獻踵至自入四月

至中旬末一市為之鼎沸聞有設祭於松栢間祀

其先亡慟哭而反謂之小嶽廟廟中鐵鑄四聖由

海而來至今見存

紹興間方臘叛浙右驚恐時魯氏居東武家尚單

微潰卒之留于蘇秀奔走四出村落居民大不安

魯氏家事真武極靈因禱謀遠遷以避難神不許



未幾潰卒將及境忽空中有黑旗現膜霧四合卒大恐引去闔境獲免遂於市西建道院事之至今有禱輒應

五顯靈官大帝佛書所謂華光如來顯迹發源久矣歲歲朝獻不絕淳祐中鄉人病於涉遠乃塑其像迎奉于德藏寺之東廡建樓閣居之祠之前素有井人無汲者自立祠後人有汲其水飲之者病輒愈由是汲者禱者日無虛焉寺僧利其資每汲一水則必令請者禱于神得筊杯吉然後汲水并以小黃旗加之上自是請者日少今亦不復

鹽邑志林 卷之十四

三 關憲括異志 三五

古老相傳當湖初陷時白沃使君躍馬疾走不及遂駐馬以鞭指得湖東南一角水至不沒今此地獨高後人于此立廟一在沙腰一在乍浦皆稱白沃廟也

德藏寺本寶興寺唐會昌元年置光啟初廢後唐清泰中鄉民丘邵即故基新之大中祥符改今各時改寺為

宮

宮建炎復為寺寺有雨華亭 寺有水陸齋壇往歲富民沈忠建每設齋施主虔誠則茶現瑞花故花儼然可睹亦一異也

東林施水院本定庵居士白蓮道場寺有藏歲久弊甚住持僧智祥力鳩衆緣為之僅成規模其中實無所有始寺有轉藏不問多寡僧以一餅啖之由是至者甚衆人有病祟必以東林藏轉之即愈蓋寺有神姓施封護國公為之打供僧徒得齊景鄉縣北四十里有廟在焉圖經稱齊景公廟一云未明大王古老相傳齊景公遵海而南觀於轉附朝儻曾遊於此立廟於斯舊有碑今磨滅不存矣唐貞元十四年太子左贊善大夫吳郡陸使君夫人汝南縣君周氏墓志云祔于嘉興縣東界

鹽邑志林 卷之十四

四 關憲括異志 三五

海鹽縣齊景鄉青墩原西北塋則齊景鄉青墩之名舊矣

元豐末秀州人家屋瓦霜後水自成花每瓦一枝正如畫家所為折枝有大花如牡丹花葉者細花如萱草海棠者皆有枝葉無毫髮不具雖巧筆不能為之以紙摹之無異石刻

寶聖石佛院在嘉興縣東南唐至德二年於寺基掘得石佛四軀至今見存天聖中賜名寶聖人但呼石佛寺

寶聖作保

庚子歲夏旱湖間可以通軌有漁舟夜艤水滸遙



見有炷燭人意謂必窖藏遂於中夜掘之得磚一井片長六七寸兩首各有方竅相入兩面皆有手掌紋極細宛然可見不知此磚始於何時竊意當時陶人手法爲之耳兒童爭鬻于市或取以爲硯清潤細膩可愛余嘗得片磚爲好事者取去

南林祖塋高祖宣義之墓嘗聞諸伯叔祖言初營地時高祖頗明地理將鑿池引水至墓之西南夜夢一婦人請曰妾有墓在正南所開池處君戒役夫勿傷吾墓當有厚報次日果於其地得金數塊遂用以營寺至今其墓尚存自建舩以來將踰百

鹽邑志林 卷之十四 五 閑窓括異志 三五

年林木塢竹視他處爲盛丙午夏忽生雙筍數株莫不嗟異各有賦詠然竟不成竿亦無他應豈物反常爲妖卒以自斃云

光嚴庵正議之塋瀕湖占勝爲一方冠東南皆枕湖遠峯列如筆架一塔屹於波心文鋒挺立登名仕版者世有其人視他族爲最盛淳祐間忽樹間出煙一道遠近莫不驚異有細視之者見其間有蠓蚋不可計從樹中行終日不絕蓋此煙卽此所成不知何異

湖心有地一方立塔以按風水人呼之曰按山湖

水瀾湯時盜多窟伏於此由是守庵者不敢居遂成荒蕪其中有穴如瓮下極空洞巨蟒潛伏於內時有人見之或偃卧湖沙之側近年有數道者居之佛殿廊廡稍稍成緒蛇亦不復見矣余家舊有蛇穴於壁間每春月常有小蛇出沒近歲稍少又有一族人課僕鋤草忽聞地中有聲入土尺許有石板蓋覆甚固啟之得缸可貯數石米其中皆巨蛇八九奔走四出急擊之或死或竄去竟不知從何而入也意者必有異物蓋不遇而變化云

陳山在縣東北四十里高八十一丈週圍一十五 鹽邑志林 卷之十四 六 閑窓括異志 三七

里有白龍湫顯濟敷澤龍王廟山頂有龍穴深不數尺春夏不涸百姓遇旱則禱於穴必有異物見因取其水祀之雨卽滂沛又有龍母塚在焉每歲常在七月多風雨人謂龍洗墓云

陳山龍王廟後有觀音殿曩年忽有兩石從半山關墜而下一從殿後壁滾入觀音座下一墜殿之西屋瓦無所損不知從何而入殿中也今二石尚存亦無異留題者甚多余乙卯歲到祠下嘗賦詩于壁以紀其事

華亭縣北七十里澱湖山上有三姑廟每歲湖



中羣蛟競鬪水為沸騰獨不入廟中神極靈異寺僧藉其力以給齊粥水陸尤感應向年有漁舟艤湖口忽見一婦人附舟云欲到澱山寺及抵岸婦人直入寺去舟中止遺一履漁人執此履以往索渡錢寺僧甚訝之曰此必三姑顯靈因相隨至殿中果見左足無履坐傍百錢在焉遂授漁人而去嘉禾百詠云神居陰陽護尋閱捍洪波莫慮蛟龍怒年來畏叱呵

德藏寺前鍾異銅所鑄音極洪響嘗見古老云初鑄鍾時有匠者云此鍾未可便扣俟吾至六十里鹽邑志林 卷之十四 七 開念括異志 三六十七 文

乃擊之及既去方至新坊十八里寺僧遽扣之匠人聞其聲嘆曰聲止於此今寺中鐘自新坊十八里外不復聞矣恠哉

當湖酒庫有四聖廟在炊淘之後立祠以來閱歲滋久前後交承祀之奉之甚謹每一任初到則上兩幡既解印則復兩幡酬神之庇以為定例丙辰丁巳之間有姑蘇姚承節 應瑞 者董糟丘將幡書徧於神祠中然後取幡染為黑色雜用人無知者及去任未數里忽其子舟中為神所憑責之曰我立祠福汝坊場久矣新舊之幡皆我之物安得擅

取以為見昭耶及指其妾何人磨墨何人折幡歷道其所以眾皆驚愕姚懼亟禱於神許以謝過其子遂甦

伍子胥逃楚仕吳吳王賜以屬鏤之劍自殺浮其屍于江遂為濤神謂之胥濤人皆知之今嘉興有胥山鄉山高一十五丈週圍二里舊經云伍子胥伐越經營於此水經云子胥死於吳吳人立祠江上名胥山杭州吳山亦名胥山蘇州吳縣亦有胥山則其名非一今胥山鄉伍姓甚多亦謂之 云云

嘉禾志顧亭林庵中有忠烈公祠近歲忽地裂數尺中有風濤聲以物探之應手火起至今尚然

華亭陸四官廟一名陸司空元和初有鹽船數十艘於廟前泊夜中雨過有光如火或吐或吞船人窺之見一物長數丈大如屋梁口弄一團火以竹篙抑之驚入草際光遺在地乃一珠徑寸以衣裹之光透出乃脫囊服裹之光始不見後至揚州賣之獲數萬緡

輿地志秦置海鹽縣王莽改為展武縣縣陷為湖湖中小山生柘樹因以為名又云秦時有女入湖為神即此祠也荆公詩云柘林著湖名菱葉蔓湖



濱泰女亦何事能爲此湖神年年賽雞豚漁子自知津幽妖屈險阻禍福易欺人

吳躍龍余友吳宗禮之子也宗禮即連之乙卯與余友

鄉舉同廊就試是歲俱發小薦而躍龍實爲亞榜

賦魁實通榜詞賦之第八也揭曉之夕夢登七層

寶塔已及六層止餘一層欲上之間忽見一人星

冠雲帔若天尊像叱曰此屬塔也汝何人輒登此

連步逐下迤邐至塔外遂坐其傍驚而寤及榜至

乃在七名之外余親見其說又有張湘亦以乙卯

魁亞薦揭曉兩夕前夢人持巨盤撲賣湘一撲五

鹽邑志林卷之十四九 開窗括異志 三六十四 文

錢皆黑一錢旋轉不已竟作字一人曰幾乎渾純

及榜出乃爲小薦第一功名前定不可強求也此如

西宮真武道院西廡一室有純陽真人呂翁像極

端嚴乃會叔祖大中璠所創道堂中塑像道堂廢

遂移奉於此頗著靈異小兒有拜禱乞錢者或於

几上及坐處得之亦見其僊道變化之驗云

嘉興縣界移風鄉有魏四十道者有妻有子中年

忽悟真空捨俗出家修行齋戒甚至鄉民敬之重

之淳祐丙辰冬忽感疾自度氣血衰不能起呼同

侶具湯沐更衣曰大限到來吾復何戀各自珍重

遂跣趺奄然而逝遠近聞者肩踵相摩觀瞻嘆羨凡兩日未定

淳祐甲申春余館於沈氏書塾因寓宿焉一夕夢

婦人著紅衣至其家廳廡下轎無侍女手執黃羅

裙直入其堂旦與諸生言之皆莫曉所謂次夕方

篝燈披閱卷帙忽有人報街外鼓聲甚急倉皇使

人視之乃

力撲救僅免延燎止拽倒小屋數間方知婦人之

恠也

永興橋之西陸氏宅有大井不知何年所鑿面闊

鹽邑志林卷之十四十 開窗括異志 三三十三 文

數尺其深不可測雖大旱不涸其下可以轉篙時

時於其中有浮萍及破碎蒲帆浮起不知何來古

老相傳云此下通大海豈海水伏流地中從此過

耶今爲富氏得之正居堂之中以板覆蓋甚謹蓋

防顛湧也

余家全盛時以東廡爲書塾其西南隅後爲居民

王氏宅王見其家每夜常有白衣人出現意其爲

祟每夜防之一夕持杖逐至竈側而沒掘之得銀

一瓶人無知者遂以此經營他之遂小康焉又李

園者以種圃爲業初甚貧一日揮鋤忽糞土中有



聲掘得一瓮皆小金牌滿其中李得之遂轉而貨易為他人所發聞于官備極笞楚半為他人所得今無復一存矣

嘉興貢院元是州學今有采芹橋泮水之舊規在焉後遷學於鳳池坊此地遂為貢院每舉終場幾二千人荷笈而進者隨子弟而入者幾及萬餘人然西廊之第三間極北舉子常有為魅所憑而至死者或如猫而過或如婦人每一發喊則妖氣愈盛是以分案於其間者多不欲就前後所死非一兵卒之宿於廊廡往往夜見鬼物甚至驚魘不醒

鹽邑志林 卷之十四

十一 閩憲括異志許

遂弗可救丙午歲將赴舉監試官忽夢有人自稱貢院將軍云我死於此地今得為神每舉子死于場屋者皆我輩為之可立廟於西北隅事我則免於是明言於府以立祠焉由是兩舉稍安士人之就試者莫不先期備金錢禱以求蔭庇或云此地元為勘院徐明之亂多鞫死於此故遇呼喊三聲則出矣

嘉興縣西南六十步地志云晉歌妓蘇小小墓今有片石在道判廳曰蘇小小墓徐凝寒食詩云嘉興郭裏逢寒食落日家家拜掃歸只有縣前蘇小小

小無人送與紙錢灰

資聖寺在海鹽縣西本普明院舊記晉將軍戴威捨宅為寺司徒王詢建為光興寺天禧二年賜今名寺有寶塔極高峻層層用四方燈點照東海行舟者皆望此為標的焉功為甚宏有海濱業戶某與兄弟泛舟入洋口接鮮風濤驟惡舟楫悉壞俱溺於海而死其家日夕號泣一夕夢其夫歸曰我未出海時先夢人告曰來日有風波之厄不可往吾不信遂死於此初墜海時彈指隨波也去數百里神欲救我不可及今在海潮鬼部中極苦每日

鹽邑志林 卷之十四

十一 閩憲括異志

潮上皆我輩推擁而來他佛事祭享皆為諸鬼奪去我不可得獨有資聖塔燈光功德浩大耳其妻用驚家貲入寺設燈願次夕又夢夫來謝云今得升一等矣

捍海塘凡十八條自縣去海九十五里有望海鎮歲久波濤衝衝盡為洋海紹興中知縣陳某嘗於海塘五里建望月亭殆今則亭基在水中不可復見每歲沙岸

何止數尺十八條捍海崗岸無一存者

縣治去海無二百步而獨山一帶歲歲鹹潮透入



可以曬鹵耕種者苦之前政史宰亞卿親督畚鍤移入數百步別築一塘謂

古嶽瓦盎及鐵劍役

夫得之以爲

奇舉手皆粉碎

秦始皇時有望氣者言東南有

天子氣故東遊海上所至埋金寶以厭勝之今故

邑近海居民多掘得古物

當湖南北十二里東西六七里東南則通故邑西

南則近海鹽其東則廣成其北則華亭接境舟楫

便利無間斷地迥村遠

鹽邑志林

卷之十四

十三

關憲括異志  
三六十三卷

吳地志昔有金牛糞金村民臯伯通隨之牛入山

穴鑿山而入山顏兄弟皆死因名金牛

三山曾先生陟嘗寓館於陳氏七載音信不通夏

月青衿俱歇獨處一室有道人自吳山來謂之曰

子思鄉之切何不少稱歸陟曰水陸三千里幾時

得到道人剪紙爲馬令合眼上馬以水噀之其疾

如風祝曰汝歸不可久留須臾到家門戶如舊妻

令入浴易新衣陟曰我便去妻曰纔歸便去何不

念父母妻子乎陟便上馬而行所騎馬足折驚寤

乃自在書館中隨身衣服皆新製者道人亦不見

惟留一藥籃中有一詩云一騎如龍送客歸銀鬃

綠耳步相隨佳人未許輕分別不是僊翁豈得

景德禪院去縣五里在城西門外之焚化院昔有

白毫高數丈民以爲祥乃作寺有白龍潭在寺前

以白龍穴於此行人多漂溺居人作塔埋金劍鎮

之後遂無害今人謂之三塔灣寺三伽藍順德龍

王也淳熙大旱知縣李伯時以攬龍事告太守以

長繩繫虎骨縋於龍潭中遂得雨取之稍遲雷電

遶廳事亟令人取之乃止

上舍伯祖異舊葬惹山後忽卜兆於丁村遂遷葬

鹽邑志林

卷之十四

十四

關憲括異志  
三六十四卷

馬其中紫藤蟠固棺上或云穴有紫藤此吉徵也

遂斫藤遷之自後其家浸衰

嘉禾北門有孩兒橋橋欄四角皆石刻孩兒因名

之不知何時所建歲時既久遂出爲惟或夜出叩

人門戶求食或於月夜遊戲于市人多見之一夕

有膽勇者至夜密伺果見其三二石孩兒徐徐自

橋而下遂大呼有鬼以刀逐至其處斫去其頭惟

遂絕

秀州子城有天王樓建炎間金虜犯順蘇秀大擾

將屠之有天王現於城上若數間屋大兵卒望之



怖懼遂引去一州之境獲免及亂平建樓西北隅見今事之

有住庵僧王了因事母至孝母病危篤日夜禱於所事常天護法神誠意感格忽神降其身作蠻語云憫汝孝誠故救汝母教以藥餌遂愈自是神常降之言人休咎多驗遠近趨之一日有人請禱僧不謹神怒責遂發狂不可止索浴左右不得已具湯與之湯百沸猶以為冷投於中宛轉為快眾拜祈哀神曰姑薄懲之爾遂免及出浴舉體畧無所損病亦愈神不復降矣

鹽邑志林

卷之十四

五

開憲補異志 三六七

紹興兵火之變所在荒涼盱眙有市人儲醬一瓮獲利已多然貪心愈生設計售偽日以鹹水及碎瓦屑炭煤之屬和之所得十倍一夕風雨屋棟折折而夫婦正臥其下皆壓死瓮亦破焉而旁舍畧無損動何提刑詩云萬偽何緣鬪一真時間謾得面前人生男種女多啞啞果報元來必有因可不信哉

盧十五嘉興華亭人所居脩竹鄉盧十五以搗鱉為業每搗鱉歸舍與妻共活煮其鱉然後出賣每日如是嘉泰二年壬戌四月十七申時忽大風驟

雨雷電閃光霹靂大震盧十五并妻女三人皆死雷斧之下嗚呼龜鼉龜鼉水族中之靈物也人豈可殺乎盧十五之報亦可畏也近有食鼈之人心既好食又招賓友聚會而食號團魚會彼此以所食多寡為勝負殺生之念滋甚罪報何逃聞此可不戒哉

奉新縣村民繫牛於柱將殺之其鄰家子平時饕食乘醉入觀踞坐指屠者曰速操刀我欲肝肺生食不宜緩仍不可與他人也語云再三牛忽驤首怒目直視此子奮力掣索斷直前徑觸之穿其腹

鹽邑志林

卷之十四

六

開憲補異志 三七八

戴之以走過四十里不脫鄉民及豪家子弟僮奴極百餘人槍杖叫噪共往追逐乃得其尸嚴泰江行逢漁舟問之云有龜五十頭泰用錢十千贖放之行數十步漁舟乃覆其夕乃有五十人請泰門告其父母曰賢郎附錢五十千可領之緡皆沾濕父母恠之及泰歸乃說贖龜之異

陳宏泰家富於財有人假貸錢一萬宏泰徵之甚急其人曰請無慮吾先養蝦蟇萬餘頭鬻之足以奉償泰聞之惻然已其償仍別與錢十千令悉放之江中經月餘泰因夜歸馬驚不進前視之乃一



金蝦墓也

司灋曾伯祖行忽非負而孤侍母徐氏就醫嘉興  
留精嚴僧舍值徐明反擾亂一州止不屠僧母子  
俯伏於寺之夾衛下衆鎗橫刺命在須臾默禱伽  
藍神資善六福明王願脫刀兵之難世世子孫不  
忘香火果得免死至今奉事於靈雲祖塋司灋生  
主薄果主薄生知縣季頴相繼登科

巫家丘氏世事鄒灋主其家盛時神極靈異人有  
禱之者能作人語指其禍福感應如響家遂稍康  
自後兄弟析居神亦不復語今其子孫尚以巫祝

鹽邑志林

卷之十四

七

關窗括異志 胡

相傳不絕

去東湖三四里有村曰楊墩左右皆楊其姓者有  
楊四九者以養鴨為生數百為羣人有鬻之者就  
令其打併楊利於得錢則每鴨必執其頸矴以  
宛轉於地立死前後不知其幾矣又得燻治之  
法沃之以熱湯而氣未絕隨燻而身毛脫落晚年  
得一疾甚怪每常浸浴缸中妻孥頻頻添湯極熱  
而不覺皮膚皆浸成白折又令人以足跟踏心  
尚存而家事索然矣人以為楊生活受  
錢湯地獄報云

秀州魏塘村方通判乳媪周氏臨安人為入朴直  
自信不慮人欺村民或從假貸不問識不識隨意  
與之有蔡公者負最多每督取率託以他故經數  
年媪呼而責之每以妄言荅云實負婆錢累欲償  
輒為官事所蕩願更寬今歲如再背約當為八乳  
牝狗以報未幾蔡死而方家得一犬八乳周媪常  
戲呼曰汝是蔡公耶即掉尾而前自是聞呼即至  
十年乃死

嘉興府德化鄉第一都鈕七者農田為業常恃頑  
抵賴主家租米嘉泰辛酉歲種早禾八十畝悉以

鹽邑志林

卷之十四

十八

關窗括異志 胡

成就收割固穀於柴積之側遮隱無蹤依然入官  
訴傷而柴與穀半夜一火焚盡壬戌歲秋其弟鈕  
十二亦種早稻八十畝藏穀於家又且怨天尤地  
忽日午間天宇昏暗大風捲地其家一火灰燼無  
餘嗚呼鈕七鈕十二欺官瞞人天網恢恢疎而不  
漏亦可畏也

眉山主簿高公有愛子眉郎甚慧不幸早夭心甚  
悼之公忽暴卒復甦言至陰府初為二吏來召引  
至一處如州城若官府所俄見一人著道服手持  
數珠而出主簿熟視乃其父也責之曰汝有不公



當事還曾知否主簿曰何事不公當也父曰斷遞鋪殺人事不窮其理以直為曲所以天奪汝愛兒眉郎見亦在此汝有陰隲天未遽奪汝壽汝今還世切須事君則忠事長則順不可為己營私不可以直為曲戒殺戒淫戒嗔戒怒但依吾教則盡天年不然則壽祿皆削也

蔣十八居士與其妻廿二孺人日誦大乘經斷除嗜欲積四十年同日洗漱更衣焚香書頌而終居士頌曰這箇幻身四大合成今日分散各歸其根諸幻既滅灰飛煙絕如空中風猶碧天月既無障

鹽邑志林 卷之十四 九 關憲括異志 三七二

礙又能皎潔一切永斷無復言說孺人頌曰看過蓮經萬四千平生香火有因緣西方自是吾歸路風月同乘般若船

江南平建州有大將余洪敬妻鄭氏有絕色為亂兵所獲獻於裨將王建峯遇以非禮鄭志不可奪脅以白刃不屈又命引所掠婦人令鄭殺以食之謂鄭曰汝懼乎曰此身寧早充君庖誓不可以非禮污我竟不忍殺以獻大將軍查文徽將以薦枕鄭大罵曰王師弔伐義夫節婦宜加旌賞王司徒出於卒伍固無足惟吾侯知書為國上將乃欲加

非禮於一婦人以逞欲乎願速見殺查大慚求其夫而付之鄭氏節義凜凜二將虎狼終不敢犯婦人之淫奔無耻者視此獨不覩面乎

華亭人黃翁世以賣香為業 徒居東

湖楊柳巷世以賣香為生每往臨安江下收買甜頭歸家修事為香貨賣甜頭者香行俚語也乃海南販到栢木及藤頭是也黃遂將此木斷截挑搭如笈香片子與蕃香相和上甑內蒸透以米湯調合墨水用荈帚蘸墨水就甑內翻灑此香遍班取出攤乾上市貨賣淳熙年間黃翁一日駕舟欲在

鹽邑志林 卷之十四 十 關憲括異志 三八一

華亭留東湖湖口泊船而宿候曉即行湖口有金山大王廟靈威人皆敬畏之是夜三鼓時忽一人捲起黃翁連拳歐之謂曰汝何作業造罪貨賣假香可速去來過更時許方得蘇醒次日抵舍病月餘而斃一夕其妻黃嫂夢至陰府見二鬼以沸湯兩桶洗一罪人鬼遂叱黃嫂曰婆子此汝之夫黃某也在世貨賣假香今受此報汝今回世說與諸子速改此業黃嫂寤悲泣言及諸子既飯僧修設功德追救其夫遂改業別為生理

海鹽縣倪生每用雜木碎剉炒磨為末號曰印香



發販貨賣一夜燒熏蚊虫藥爆少火入印香羅內  
遂起煙焰事急用水澆之傍有切香亦見焚燬又  
用水澆之磨上印香又燃倪見火勢難遏卽欲出  
戶逃命奈何遍室煙迷而不能出避須臾人屋一  
火而盡

嘉興府周大郎每賣香時纔與人評直或疑其不  
中周曰此香若不好願出門當逢惡神撲死常以  
此誓爲詞淳祐年間忽日過府後橋如逢一物絆  
倒衆卽扶持氣已絕矣嗚呼世人焚香誠欲供養  
三界十方賢聖黃翁倪生與周大郎者乃以廢木

鹽邑志林

卷之十四

三

閑窗括異志

云

爲真觸穢神祇豈得不遭誅戮哉

有人好道不知其方朝夕拜一枯樹輒云乞長生  
如此二十八年不倦一旦木生紫花甘津如蜜食  
之卽仙去

黃覺旅舍見道士共飲舉杯之際道士以箸蘸酒  
於案上寫呂字覺悟其爲洞賓也遂肅然起敬道  
士又於袖中出大錢七小錢三曰數不可益也又  
與藥寸許歲旦以酒磨服之可終歲無疾如其言  
至七十餘藥亦盡作詩云床頭曆日無多了屈指  
明年七十三於是歲卒

陳元植好積陰德禽鳥悉蒙其惠每食高原之上  
百鳥飛鳴就食一夕夢緋衣人曰汝有陰德及物  
壽本不逾四十延至九十九無疾而終  
周世宗毀銅佛像曰佛教以頭目髓腦有利於衆  
生尚無所惜寧復以銅像爲愛乎鎮州大悲銅像  
甚有靈應擊毀之以斧鉞自胸鏡破其後世宗北  
征疽發胸間咸以爲報應云  
李主簿夜泊舟臨舷濯足忽有物在水中掣其足  
衆力救之李號呼曰痛徹心骨不可忍吾寧死也  
遂隨入水明日求其屍不獲

鹽邑志林

卷之十四

三

閑窗括異志

云

晉周興死而復生言天帝召見升殿仰視雲氣紫  
鬱鬱然天帝面方一尺問左右曰是張天帝耶荅  
曰上古天帝久已聖矣此近曹明帝耳

李舟之弟患風或云蛇酒治風乃求黑蛇生置瓮  
中醞以麴葉數日蛇聲不絕及熟香氣酷烈引滿  
而飲斯須之間化爲水惟毛髮存焉

茅山有村兒牧牛洗所著汗衫曝於草上牛食草  
之際併食其衫疑鄰兒竊之其父怒曰生兒爲盜  
將安用之卽將兒投於水中鄰兒稱冤呼天纔出  
水父復投之俄大雷雨震死其牛汗衫自牛口中



出

錢處士嘗見一人謂曰爾天罰將及可急告謝其人曰某平生無過但昨日飲食不如意棄於溝中錢曰是也可急取食之乃以水沃去其穢俄雷電大震錢曰急并穢食之雷電果息

惠州一娼震死於市腸下有朱書云李林甫以毒虐弄權帝命震死此女益偃月公後身也元和六年六月某日

金蠶蠶金色食以蜀錦取其遺糞置飲食中毒人必死喜能致他財使人暴富遣之極難雖水火兵

鹽邑志林

卷之十四

二十三

關憲補異志

刃不能害多以金銀藏篋置蠶其中投之路隅人或收之以去謂之嫁金蠶

臨江軍惠曆寺初造輪藏成僧限千錢則轉一匝有營妓喪夫家極貧念欲轉藏以資冥福累月辛苦求捨隨緣終不滿一千迫於貧乏無以自存且嫁有日矣此心眷眷不能已乃携所聚之錢號泣藏前擲錢拜地輪藏自轉閤寺駭異自是不復限數矣

有趙小子納涼水濱見行賈掬水灌漱俯身潭上一鬼自潭引手至項上三進三止趙叫呼鬼即隨

沒買曰頭髻中有少雄黃辟邪之效也

南陽人侯慶有一銅像欲賣牛糞金色偶有急事他用久矣一夕慶妻忽夢像曰卿夫妻負我金色久不償今取卿兒醜以償金色至曉兒醜有病像忽有金色光照四鄰皆來觀焉

零陵太守有女悅父書吏無計得偶使婢取書吏所飲餘水飲之因有娠生一男數歲太守莫知其所從來一日使是男求其父兒直入書吏幄中化為水父大驚問其女始言其故遂以女妻之

有人好養羊頭嘗晨出見一羊頭人身衣冠甚偉

鹽邑志林

卷之十四

二十四

關憲補異志

曰吾未位之神也其屬在羊爾食羊頭甚多故來取汝若輟食則已不然吾將殺汝其人懼不復食

羊

雷州西有雷公廟百姓歲納雷鼓車人有以黃魚與蔬肉同食立遭雷震毋大雷人多於野中掘得磐石號雷公墨光瑩如雪

婺源公山二洞有穴咸通末有鄭道士以繩縋下百餘丈傍有光往視之路窮水阻隔岸有花木二道士對棋使一童子刺船而至問欲渡否荅曰當還童子回舟去鄭復攀繩而出明日穴中有石筍



塞其口自是無復入者

終南山中有一人身無衣服偏體生黑毛飛騰不可及為獵人所得言秦宮人避亂入山有老翁教食松實初甚苦澀後稍便之遂不饑獵人以穀食之初聞甚臭吐逆數日乃安身毛脫落漸老

而

朱師古眉州人年三十時得疾不能食聞葷腥即嘔用火錯旋煮湯沃淡飯數食之醫莫能治史載之曰俗輩不讀醫經而妄欲療人可嘆也君之疾正在素問經中名食掛凡人肺六葉舒張如蓋下覆於脾子母氣和則進食一或有戾則肺不能

鹽邑志林

卷之十四

三五

閑窗括異志

舒脾為之蔽故不嗜食素問曰肺葉焦熱掛遂授一方買藥服之三日聞人食肉甚香取而啖之遂愈

歐陽文忠公慶曆末水宿采石渡舟人鼾睡漸至月黑公滅燭方寢微聞呼聲曰去來舟尾荅曰有叅政船宿此不可擅去齋料幸攜至公私念曰舟尾逼浦且無從人必鬼也通夕不寐五鼓聞岸上獵獵馳驟聲舟尾曰齋料幸見還且行且荅曰道場不清淨無所得而歸公異之後日遊金山與長老瑞新語曰某夜有施主設水陸攜室人至方拜

忽思臥少頃乳一子俄而風滅燭一眾盡恐乃公宿采石之夜也公後果叅大政

蔡元度適餘杭舟次泗州僧伽吐光射其舟萬人仰瞻有按呈露士大夫知元度不起矣至高郵而沒世言元度乃木叉後身云

有人得青石大如磚背有鼻穿鐵索長數丈循環無相斷處海商見之以數十千易之云此協金石垂於海中經夕引出上必有金

西域胡僧呪人能生死太宗令壯勇者試之如言而死如言而甦傳奕曰此邪法也邪不犯正若呪

鹽邑志林

卷之十四

三六

閑窗括異志

臣必不行召僧呪奕初無所覺胡僧自倒更不復蘇

天復中隴右大饑其年秋稼甚豐將刈之間大半無穗有就田畔斫鼠穴求之所獲甚多於是家家窮穴有獲五七斛者相傳謂之劫鼠倉饑民皆出求食濟活甚眾

夷陵有陰陽石陰石常潤陽石常燥旱則鞭陰石雨則鞭陽石皆應

韋思玄求鍊金術一日有居士辛銳來謁病癰潰血且甚韋方會客居士遂溺於筵上客怒皆起銳



亦告去忽不見視其溺乃紫金液光彩燦然客有解者曰辛屬金兌西方屬金銑其金精乎

南海小虞山有鬼母一產千鬼朝產之暮食之今蒼梧有鬼姑神是也虎頭龍足蟒目蛟眉

荆南都頭李遇病困攝至陰府有一先物故者曰常侍安得來此復有一人云追到李遇遂蘇見妻子環泣身下臥一畫人號替代云

王洙避暑神廟見一老人佗背反肋有搭白處明日視之乃橐駝也昨夕所見豈其精耶



夷堅志乃番陽洪公邁之所編也公廣覽博聞  
 好奇尚異游宦四方採摭衆事集成此編分甲  
 乙丙丁四志每志有二十卷每卷十一二事或  
 十三四事譬諸小道亦有可觀載攷其序乃  
 知此志鏤板不一有蜀本有婺本有閩本而古  
 杭亦有本公隨所寓鈔梓今蜀浙之板不存獨  
 幸閩板猶存于建學然點檢諸卷遺缺甚多  
 本路張府判紹先提調學事勉予訪尋舊本  
 補之奈閩板久缺誠難再得其全幸友人周宏翁  
 於文房中尚有此書是乃洪公所刊于古杭之本  
 也然其本雖分甲乙至壬癸爲十志似與今來閩  
 本詳畧不同而所載之事亦大同小異愚因據  
 本之所有以補閩本之所無茲遇  
 廉使相公陳先生居濟分司來此益加勉勵遂  
 即命工鏤板四十有三始完其編庶不失洪公編  
 葺之初意由是夷堅志之傳于天下後世可爲  
 全書矣

掾古杭一齋沈天佑序

夷堅志 甲志序 甲志目錄

夷堅甲志目錄

第一卷 十九事

孫九鼎

寶樓閣呪

鐵塔神

劉廂使妻

冰龜

冷山龍

酒馳香龜

犬異

王天常

韓郡王薦士

第二卷 十四事

張夫人

齊宜哥救母

鼈報

陸氏負約

謝與權醫

柳將軍

三河村人

觀音偈

天台取經

阿保機射龍

熙州龍

僞齊咎證

石氏女

黑風大王

宗立本小兒

陳苗二守

玉津三道士

張彥澤遁甲

趙表之子報



神告方

詩謎

武承規

崔祖武

第三卷 九事

萬歲丹

李辛償冤

陳氏負前夫

李尚仁

段宰妾

竇道人

祝大伯

鄭氏得子

邵南神術

第四卷 十六事

鄭鄰再生

吳小負外

鼠報

李乙再生

宋叔海夢

蔣保亡母

俞一公

方客遇盜

水府判官

陳五緝報

侯元功詞

驛舍怪

孫巨源官職

胡克己夢

項宋英

江心寺震

第五卷 十九事

宗回長老

義

陳國佐

中山菌

許叔微

陳良器

人生鼈

黃平國

閩承廳柱

皮場大王

蔣通判女

葉若谷

劉氏冤報

江陰民

蛇報大

蔣寧祖

李氏乳母

趙善文

林縣尉

第六卷 十三事

史丞相夢娼器

俞一郎生一

李似之

胡子文

宗演去猴妖

福州兩院燈

絳縣老人

黃子方

張謙中篆

鳳池山

倡能詩

猾吏為姦

周史卿



第七卷 凡廿三事

蔣真外

法道變餓鬼

張屠父

龍翔行者

劉察民官

不葬父落第

崑上婦人

仁和縣吏

金釵辟鬼

熾盛光呪

第八卷

吳公誠

佛救宿冤

永福村院火

南陽驛婦人詩

劉氏子

潘環醫

李少愚

張佛兒

陳承信母

蔡真人詞

羅鞏陰譴

禍福不可避

查市道人

周世亨寫經

搜山大王

海大魚

金四執鬼

京師異婦人

金剛靈驗

王彥楚夢中詩

黃山人

閉糶震死

梅三犬

海馬

第九卷 十四事

鄒益夢

花果異

約紡三夢

俞翁相人

惠吉異術

張琦使臣夢

蔡振悟死生

第十卷 十九事

桐城何翁

紅象卦影

草藥不可服

賀氏釋證

盤谷碑

饒州官廨

不孝震死

安昌期

王李二醫

黃履中禱子

黃司業夢

宗本遇異人

卓筆峯

周濱受易

許氏詩識

龐安常鍼

譚氏節操

南山寺

昌國商人

孟溫舒



盜敬東坡

鬼呼學士

縉雲鬼仙

宣和宮人

惠兵喏聲

廖用中詩戲

京師道流

倉卒有智

觀音醫臂

李八得藥

汪彥章跋啓

六合縣學

佛還釵

佛救翻胃

高俊入冥

鼠壞經報

歐十一

誦天尊止怖

僧爲人女

第十一卷 十八事

梅先遇人

食蠅報

第十三卷 十八事

瓦隴夢

促織怪

狄偁卦影

死卒致書

陳大錄

蔡衡食鱠

傅世修夢

樊氏生子夢

李邦直夢

趙敦臨夢

楊大同

董日額

張太守女

大庾震吏

婺源蛇卵

鄭氏女震

張端慤亡友

六鯉乞命

鄭升之入冥

黃十一娘

五郎鬼

東坡書金剛經

謝希旦

盧熊母夢

何丞相

潘君龍異

范友妻

婦人三重齒

橫山火頭

松江鯉

馬簡寃報

陳昇得官

第十二卷 十五事

林積陰德

林氏富證

第十四卷 十七事

雷震石保養

食鱉戒

開源宮主

漳民娶山鬼

了達活鼠

魚顧子



王刊試卷

吳仲弓

董氏禱羅漢

舒民殺四虎

張十三公

鶴坑虎

許客還債

建德妖鬼

第十五卷 十七事

薛檢法妻

馬仙姑

賈思誠馬夢

伊陽古餅

大齧張三首

應聲蟲

猪精

羅浮仙人

方典薄命

揚暉入陰府

芭蕉上鬼

王夫人

妙靖鍊師

蕪湖儲尉

蔡主簿治寸白

黃主簿畫眉

雷震二壘

陳尊者

淨居巖蛟

晁安宅妻

蛇王三

辛中丞

沃焦山寺

毛氏父祖

第十六卷 十五事

衛達可再生

車四道人

李知命

碧瀾堂

二兔索命

升平坊官舍

鄭峻妻

吳公路

郁老侵地

女子穿溺珠

光州墓塚

戴氏宅

蒲大韶墨

晏氏媪

化成寺

第十七卷 十五事

士偶胎

人死為牛

解三娘

孟蜀宮人

徐國華

芭蕉精

陳茂林夢

峽山松

永康婦女

倪輝方拔

夢藥方

魚腹佛頭

清輝亭

姚仲四鬼

張德昭



第十八卷 十六事

楊靖償寃

赤土洞

林孝雍夢

資州鶴

邵昱水厄

余待制

趙良臣

東庭道士

揚公全夢父

席帽覆首

宋應辰

乘氏疑獄

李舒長僕

天津西者

貢院小胥

黃氏少子

木先生

王壁魁薦

鄧安民獄

曹氏入冥

義夫節婦

融州異蛇

靈芝寺

太山府君

鹽官孝婦

斷妬龍獄

葵山大蛇

一足婦人

第十九卷 十四事

僧寺畫像

玉帶夢

邢氏補頤

穢跡金剛

晦日月光

楊道人

郝氏魅

恩釋所釋院

毛烈陰獄

誤入陰府

飛天夜叉

沈持要登科

陳王猷子婦

王權射鵲

夷堅甲志目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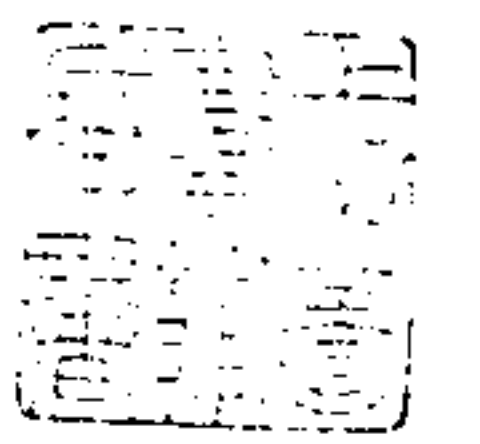
第二十卷 十二事



夷堅甲志卷第一 十九事

孫九鼎

孫九鼎字國鎮忻州人政和癸巳居太學七夕日出訪鄉人段浚儀於竹柵巷汧汧北岸而行忽有金紫人騎從甚都呼之於稠人中遽下馬曰國鎮久別安樂細視之乃姊夫張統也指街北一酒肆曰可見邀於此少從容孫曰公富人也豈可令窮措大買酒曰我錢不中使遂坐肆中飲啗自如少頃孫方悟其死問之曰公死已久矣何為在此我見之得無不利乎曰不然君福甚壯乃說死時及孫送葬之事無不知者且曰去年中秋我過家令姊輩飲酒自若並不相顧我憤恨傾酒壺擊小女以出孫曰公今在何地曰見為皇城司注祿判官孫喜即詢前程曰未也此事每十年一下尚未見姓名多在三十歲以後官職亦不卑下孫曰公平生酒色甚多犯婦人者無月無之焉得至此曰此吾之迹也凡事當察其心苟心不昧亦何所不可語未畢



者從者入報曰交直矣張乃起偕行指行人曰此我輩也第世人不識之耳至麗春門下與孫別曰公自此歸切不得回顧顧即死矣公今已為陰氣所侵來日當暴下宜毋喫他藥服平胃散足矣既別孫始懼甚到竹柵巷見段君段訝其面色不佳沃之以酒至暮歸學明日大瀉三十餘行服平胃散而愈孫後連蹇無成在金國十餘年始狀元及第為祕書少監舊與家君同為通類齋生至北方屢相見自說茲事

柳將軍

蔣靜叔明宜興人為饒州安仁令邑多淫祠悉命毀撤投諸泣且禁民庶祭享凡屏三百區唯柳將軍廟最靈未欲輒廢故隱然得存廟庭有杉一株柯幹極大蔽陰甚廣蔣意將伐之日晝卧琴堂中夢異人被甲乘馬叩堦而下長揖言曰吾姓木卯氏居此方久矣幸司成賜庇不敢忘德後十五年當復來臨覺而知其為神但不曉司成為何官頗加歎訝因置木不伐仍繕修



其堂宇逮秩滿詣廟告別留詩壁間曰夢事雖非實將軍默有靈舊祠從此煥古檜蔚然青甲馬霄中見琴堂卧正冥留詩非志怪三五扣神扁今刻石尚存後十五年乃自中書舍人出鎮壽春江寧鈐轄江東安仁實隸封部入為大司成至顯謨閣直學士而卒

寶樓閣呪

袁可久嘗教其弟昶以寶樓閣呪昶不甚深信然旦起必誦三五十遍初未知其功效也紹興

志一

三

中書

四

周祥

三年夏隸業府學方大軍之後城邑荒殘直齋卒汪成每番宿室中必夢魘達旦方已無一夕安寢成殊以為善或詢其所見云被人捽髮欲加箠故呼叫拒之昶令徙于己房猶不止同舍生惡其妨睡共議遣逐昶試書呪語貼于往此夜晏然由是一齋妖祟絕跡其呪語即所謂唵摩尼達哩吽撥吒八字但世俗所傳訛謬寫皆從口而亦不得其音要當取大藏中善本元初譯師言為證自有大功昶因悔昔慢始篤奉之

秘其事

三事皆孫九鼎言孫亦有書紀此事甚多皆近年事

三河村人

張維字正倫燕山三河人家君初出使至太原維以陽曲主簿館伴嘗言宣和乙巳歲同邑有村民頗知書以耕桑為業年六十餘一夕驚魘而覺戰栗不自持謂其妻曰吾命止此矣妻驚詰其故曰適夢行田間見道上有七胡騎內一白衣人乘白馬怒色謂我曰汝前身在唐為蔡州卒吳元濟叛我以羣民治壘為汝所殺我銜恨久矣今方得見雖累世猶當以命償我乃引弓射中吾心因顛仆而寤吾必不免明日當遠竄以避此患妻云夜夢何足信汝妄思所致耳老父益恐未旦而起其家甚貧止令小孫携被欲往六十里外一親知家避之行草徑三十餘里方出官道又二里許遇數人與同行忽有騎馳至連叱衆令住行者皆止老父回視正見七騎內一白衣人騎白馬宛如夢中所覩因大駭絕道亟走騎厲聲呵止之不聽白衣大怒曰此



交加人遂鞭馬逐之至其前引弓射中心應弦而斃七人者皆女真也

### 鐵塔神

蔚州城內浮圖中有鐵塔神素著靈驗郡人事之甚謹契丹將亡州民或見其神奔走于城外亟詣寺視之神像流汗被體雖頗驚異然莫測其故至夜神見夢于寺主講師曰吾奉天符令拘刷城中合死人連日奔馳始克就緒來日午時女真兵至破城城中當死者一千三百有畸

而本寺僧四十餘和尚亦在籍中吾久處茲地平日仰師戒德輒為以它名易之詰旦從此而逝庶萬一可脫講師既寤以語寺眾皆笑其妄遂獨挈囊登寺後山顛避之行約五里忽憶所遺白金盃復下至寺適有修供者眾競挽留之曰和尚聰明如此顧乃信夢今擅越在此正欲和尚升堂演法無故捨去則此寺不可為矣况邊上不聞有警勉徇眾意齋罷而行亦何晚耶僧不得已遂升堂講畢各就食方半有報女真

自草地至即圍城城素無備不可守頃刻而陷僧蒼皇失措不暇走兵已大掠城中人與寺僧死者如神告之數講師亦不免

### 觀音偈

張孝純有孫五歲不能行或告之曰頃淮甸間一農夫病腿足甚久但日持觀世音名號不輟遂感觀音示現因留四句偈曰大智發於心於心無所尋成就一切義無古亦無今農夫誦偈滿百日故病頓愈於是孝純遂教其孫及乳母

齋潔持誦不兩月孫步武如常兒後患腿足者誦之皆驗又汀州白衣定光行化偈亦云大智發於心於心何處尋成就一切義無古亦無今凡人來問者輒書與之皆於後書贈以之中四字無有不如意了不可曉

### 劉廂使妻

金國興中府有劉廂使者漢兒也與妻年俱四十餘男女二人奴婢數輩一日盡散其奴婢從良竭家貲建孤老院緣事未就其妻施左目以



鐵杵刺出去面二三寸許方舉刀斷其筋脉若有物翕然收睛入其目儼然如是者三流血被體衆人力勸而止明日舉杵問目已失所在不克刺又明日復如故精明異常衆皆駭而憐之爭施金帛院宇遂成時金國皇統元年即紹興十年庚申也

天台取經

紹興丁巳歲偽齊濟州通判黃膝死三日復蘇言有數人追之往一公庭見服緋綠人坐云差

汝押僧五百人至五臺吾辭以家貧多幼累不可行左右吏前曰可差李主簿代之兼它非晚自有差使復遣元追人送歸故得活後兩日本州山口縣報帥司差李主簿赴州點視錢糧舍縣驛中一夕落枕暴亡膝心知其代已死為盡送終之禮居一歲忽沐浴易衣告妻子曰今當別汝緣官中差我往天台取經我平生得力者緣看了華嚴經一遍語訖瞑目而逝

冰龜

戊午夏五月汴都太康縣一夕大雷雨下水龜亘數十里龜大小不等首足卦文皆具

阿保機射龍

阿保機嘗居西樓夜宿氈帳中晨起見黑龍長十餘丈蜿蜒其上引弓射之即騰空夭矯而逝墜于黃龍府之西相去已千五百里才長數尺其骸今見寘金國內庫蕃相陳王悟室長子源嘗見之尾鬣支體皆具雙角已為人截去云與吾家所藏董羽畫出水龍絕相似謂其背上鬣

不作魚鬣也

冷山龍

冷山去燕山幾三千里去金國所都五百里皆不毛之地紹興乙卯歲有二龍不辨名色身高丈餘相去數步而死冷氣腥焰襲人不可近一已無角如被截去一額有竅大如當三錢類斧鑿痕陳王悟室欲遣人截其角或以為不祥乃止先君所居亦曰冷山又去此四百里

熙州龍



戊午夏熙州野外灤水有龍見三日初於水面見蒼龍一條良久即沒次日見金龍以瓜托一嬰兒兒雖為龍所戲弄略無懼色三日金龍如故見一帝者乘白馬紅衫玉帶如少年中官狀馬前有六蟾蜍凡三時方沒郡人競往觀之相去甚近而無風濤之害熙州嘗以圖示劉齊劉不悅趙伯璘曾見之

### 酒馳香龜

徽廟有飲酒王駱馳大四寸許貯酒可容數升

香龜小如拳類紫石而瑩每焚香以龜口承之煙盡入其中二器固以黃蠟遇游幸必懷以往去空蠟即馳出酒龜吐香禁中舊無之或傳林靈素所獻也

### 偽齊各證

偽齊受冊之初告天祝版史誤書年號為靖康又純用趙野家廟器識者以為不祥卒為金人所廢又作紙交子自一貫至一百貫右語云過八年不在行用至其年被廢其數已兆矣

### 犬異

金國天會十四年四月中京小雨大雷震羣犬數十爭赴土河而死所可救者才一二耳

### 石氏女

京師民石氏開茶肆令幼女行茶嘗有丐者病癩垢汙藍縷直詣肆索飲女敬而與之不取錢如是月餘每旦擇佳茗以待其父見之怒不逐去笞女女略不介意供伺益謹又數日丐者復來謂女曰汝能啜我殘茶否女頗嫌不潔少覆

于地即聞異香亟飲之便覺神清體健丐者曰我呂翁也汝雖無緣盡食吾茶亦可隨汝所願或富貴或壽皆可女小家子不識貴止求長壽財物不之既去具白父母驚而尋之已無見矣女既笄嫁一管營指揮使後為吳燕王孫女乳母受邑號所乳女嫁高遵約封康國太夫人石氏壽百二十歲

### 王天常

元豐中京師有富人王天常高魯王家壻也一



夕夢二急足追至一處令閉目露坐無得竊窺人物吾檢會文字畢當復來既行天常回顧見門闕甚偉榜曰三坤城庭下桎梏者頗衆皆僧道尼亦有獄吏衛守復坐移時急足至今同行趨入公府主者朝服坐衆吏侍立問何處來答曰京師一吏稟曰誤矣所追王天常非京師人當速令此人歸天常見他吏乃故友死已十餘昔抱一大冊降階相揖道舊曰公可亟去此非世人所處之地問冊中何事日記世間生死者

天常再三欲視己事吏辭不獲遂開一葉但之某年月日以一力死急掩卷令人送出既寤爲親戚言之恐懼非命積憂成勞疾而終後人思之一刀蓋勞字也右二事趙伯璘言

黑風大王

汾陰后土祠在汾水之南四十里前臨洪河連山爲廟蓋漢唐以來故址宮闕壯麗紹興間陷虜女真統軍黑風大王者領兵數萬將窺梁益館于祠下腥羶汗穢盈積如阜不加掃除一夕

乘醉欲入寢閣觀后真容且有媒瀆之意左右固諫弗聽率十餘奴僕徑往未及舉目火光勃鬱雜煙霧而興冷逼於人立不能定統軍懼急趨出殿門自閉有數輩在後足蹀爲闕闌翦斷統軍百拜禱謝乞以翼旦移屯至期天宇清廓杲日正中片雲忽從祠上起震電注雨頃刻水深數尺向之糞汗蕩滌無纖埃統軍齋潔致祭捐錢五萬緡以贖過士卒死者什二三

韓郡王薦士

紹興中韓郡王旣解樞柄道遙家居常頂一字巾跨駿騾周游湖山之間纔以私童史四五人自隨時李如晦晦叔自楚州幕官來改秩而失一舉將憂撓無計當春日同邸諸人相率往天竺李辭以意緒無聊賴皆曰正宜適野散悶可也強挽之行各假僦鞍馬過九里松值暴雨衆悉迸避李奔至冷泉亭衣袂沾濕愁坐良歎遇韓王亦來相顧揖矜其憔悴可憐之狀作秦音發問曰官人有何事縈心而悒快若此李雖不



識韓但見姿貌魁異頗起敬乃告以實韓曰所欠文字不是職司否荅曰常真也韓世忠却有得一紙明日當相贈命小史詳問姓名階位仍詢居止處李巽謝感泣明日一吏持舉牘授之曰郡王送來仍助以錢三百千李遂陞京秩修詣韓府欲展門生之禮不復見

夷堅甲志卷第一

十三

夷堅甲志卷第二十四事

張夫人

張子能夫人鄭氏美而豔張爲太常博士鄭以疾殂臨終與張訣曰君必別娶不復念我矣張泣曰何忍爲此鄭曰人言那可憑盍指天爲誓曰吾苟負約當化爲閻仍不得善終鄭曰我死當有變相可怖畏宜置尸空室中勿令一人守視經日然後斂也言之至再三少焉氣絕張不忍從猶遣一老嫗設榻其旁至夜半尸忽長歎

甲志二

二

自揭面帛蹶然而坐飲起立嫗懼以被蒙頭覺其尸行步蹉踉密窺之呀然一夜又也嫗既不呵出震栗喪膽大聲叫號家人穴壁觀之盡呼直宿數卒持杖環坐於戶外夜叉行百匝乃止復至寢所舉被自覆而卧久之家人乃敢發戶入視則依然故形矣後三年張爲大司成鄧洵仁右丞欲嫁以女張力辭鄧公方有寵取中旨令合昏成禮之夕賜真珠複帳其直五十萬緡然自是多鬱鬱不樂嘗晝寢見鄭氏自窻而下



罵曰舊約如何而忍負之我幸有二女縱無子胡不買妾必欲娶何也禍將作矣遽登榻以手拊其陰張覺痛疾呼家人至無所覩自是若閹然卒蹈奇變

宗立本小兒

宗立本登州黃縣人世世爲行商年長未有子紹興戊寅盛夏與妻販縑帛抵濰州將往昌樂遇夜駕車於外就宿一古廟數僕擊柝伏守衛明旦蓐食訖登塗值小兒可六七歲遮拜于

前語言猥利可喜問其誰家人自那處來對曰我昌邑縣公吏之子也亡父姓名是王忠彥與母氏俱化去鞠養於它人將帶到此潛舍我而去茲無所歸必死於狼虎魑魅矣立本拊之曰肯從我乎又再拜感泣遂收而育之命名曰神授兒性曾警敏每覽讀書一過輒憶又能把巨筆作一丈濶字篆穎草不學而成見名賢古帖墨蹟稍加摹臨必曲盡其妙立本蓋市井小民耳遽棄舊業而携此兒行游使習路岐賤態

藉以自給後二年之春至濟南章丘逢一胡僧神貌瓌傑指兒謂立本曰爾在何處拾得來立本瞠曰吾妻實生之矣乃輕妄廢問僧笑曰是吾五臺山五百小龍之一也失之三歲矣方尋訪見之爾久留定掇大禍吾已密施法禁彼亦無所復肆其虐於是索水噴巖立化爲小朱地盤旋于地僧執淨鉢呼神授名地即躍入其中僧頂笠不告而去立本夫婦思念久而不忘淮東鈴轄王易之親覩厥異

齊宜哥救母

江陰齊三妻歐氏產乳多艱幾於死乃得免一子宜哥年六歲警悟解事不忍母困苦咨於老人問何術可脫此厄老人云唯道家九天生神章釋教佛頂心陀羅尼爲上即求二經從一史道者學持誦三日悉能暗憶於是每以清旦各誦十過焚香仰天輪寫誠懇凡越兩歲紹熙元年歐有孕更無疾悩至十月將就蓐宜哥焚誦之次見神人十輩立侍于旁異光照室少焉生



卧游到處摠傷神今集中亦無

### 陳苗二守

陳珣字中玉鄭州人文惠公諸孫也政和中為蔡州守始視事謁裴晉公廟讀平淮西碑乃段文昌所製者怪而問邦人曰自韓文公碑刻石後為李愬卒所訢以為不述愬功而專美晉公憲宗詔文昌別撰事已久矣珣忿然不平即日磨去舊碑別諉能書者寫韓文刻之苗仲先者字子野通州人為徐州守徐舊有東坡黃樓碑

中志二

四

周祥

方崇寧黨禁時當毀徐人惜之寘諸泗淺水中政和末禁稍弛乃鉤出復立之舊處打碑者紛然敲杵之聲不絕樓與郡治相連仲先惡其煩聒令拽之深淵遂不可復出二事相反如此

朱新仲說

### 鼈報

承節郎懷景元錢塘人宣和初於秀州多寶寺為蔡攸置局應奉性嗜鼈一卒善庖將烹時先以刀斷頸瀝血云味全而美後患瘰癧首大不可舉行必引首既久蔓延不已膚肉腐爛首墜

而死宛若受刃之狀景元自是不敢食鼈

### 玉津三道士

大觀中宿州士人錢君兄弟游上庠方春月待試因休暇出游玉津園遇道士三輩來揖談眉宇脩聳語論清婉可聽頃之辭去曰某有少名醞欲飲二公日云莫矣明日正午復會于茲尚可欸稍緩恐相失錢許諾獨小道士笑曰公若愆期可掘地覓我皆以為戲大笑而別翌日錢以它故滯留至晚方抵所會處則肴核狼藉不

中志二

五

蔡方

復見人悵然久之弟曰得非仙乎試假畚鍤鑿地纔尺許得石函啓之乃三道士象冠巾儼然如昨所見者外有方書言鍛水銀為白金事弟曰兄取其書弟願得道象歸奉香火兄欣然許之既試弟中選兄復歸宿驗其方無一不酬不數年買田數萬畝為富人居一日坐廡下外報三道士來謁既見一人起致詞曰昔年玉津之會君憶之否君得吾仙方不以賑卹貧乏而貪冒無厭祿過其分天命折君筭今日即自改尚



延三歲如其不然旦暮死矣吾以泄天機謫爲人當來主之矣既去錢君始夫悔即焚方毀竈闔質戶不復啓明日小道士復至未及坐聞侍妾免乳亟入視之生一男出陪客無所見問諸僕隸皆莫知錢不三年而殂

陸氏負約

衢州人鄭某幼曠達能文娶會稽陸氏女亦姿媚明爽伉儷綢繆鄭嘗於枕席間語陸氏曰吾二人相歡至矣如我不幸死汝無復嫁汝死我

亦如之對曰要當百年偕老何不祥如是凡十年生二男女而鄭生疾病對父母復申言之陸氏但俛首悲泣鄭竟死未數月而媒妁來陸氏與相周旋舅姑責之不聽纔釋服盡携其資適蘇州曾工曹成婚才七日曾生奉漕掾考試它郡行信宿陸氏晚步廳屏間有急足拜於庭稱鄭官人有書命婢取之外題示陸氏三字筆札宛然前大手澤也急足已不見啓緘讀之其辭云十年結髮夫妻一生祭祀之主朝連暮以同

歡俸有餘而共聚忽大幻以長往慕何人而輟許遺棄我之田疇移資財而別戶不恤我之有子不念我之有父義不足以爲人之婦慈不足以爲人之母吾已許諸上蒼行理對乎幽府陸氏歎恨不意三日而亡其書爲鄭從弟甸所得嘗出示胡脩然

張彥澤遁甲

紹興四年李參政少愚爲江西帥遣摠管楊惟忠討賊以四月壬申日寅時出師鄱陽胡脩然送之渡江回謁道友陳生有道士張彥澤者洛陽人頗事徐神翁多居西山好道之家偶來會語問何人選日時脩然曰穆茂才也彥澤曰何其繆邪幸而非寅時則可若然賊雖自擒土將將不利以正午卜之苟無大雨則善時天色清霽已有微暑三人食已散步僧舍俄陰雲四合雨下如注溝壑皆盈彥澤拊掌曰必寅時也揚公其危哉時賊衆萬二千官軍纔三之二先鋒將傳選悉五軍旗幟行以壯軍聲賊謀知之



曰先鋒尚如此若全師而來何可當也遂遣使  
迎降次日揚公所乘青驄馬忽斃揚亦得疾即  
反豫章翌日而卒

### 謝與權醫

楊惟忠病時面發赤如火羣醫不能療子壻陳  
慙憂之以問胡脩然有靳人謝與權世爲儒醫  
脩然引之視疾既入不診脉曰證候已可見揚  
公夫人滕氏令與衆議藥餌朱張二醫曰已下  
正陽丹白澤圓加鍾乳附子矣謝曰此伏暑證

也宜用大黃黃蘗等物因疏一方議不合時揚  
公年六十餘新納妾嬖甚夫人意其以是得疾  
不用謝言謝退謂脩然曰公往聽諸人所議統  
及門衆極口詆謝曰此乃千金中一治暑方用  
藥七品渠只記其丑乃欲療貴人疾邪脩然以  
告謝謝曰五藥本以治暑慮其太過故加二物  
制之今揚公病深矣當專聽五物之爲不容復  
制若果服前兩藥明日午當躁渴未時必死吾  
來助諸公哭弔也脩然語陳慙慙不敢泄明日

楊卒皆如謝言

四事皆胡脩然說

### 趙表之子報

趙令衿字表之宣和五年赴南康司錄過蘄州  
遊五祖山冒風雨獨履絕頂至白蓮池亭憩磐  
石上若夢寐間見一老僧倚杖而言曰公此去  
廬阜無苦但至晉州當有哭子之戚以昔守晉  
州因事繫民母遂失所生子今報也言訖不見  
表之審非夢所又思慮未嘗及而晉在河東意  
他時當官于彼歸爲家人說嗟異之自祖山至

甲志二

九

黃梅縣翌日以雨不行幼子善郎忽感疾縣令  
吳宇至偶言邑之因革曰唐時嘗爲南晉州鮮  
有知者表之驚歎知僧言有證疑其子必不久  
乃許祝髮爲浮屠越四日竟死於曰湖驛去邑  
纔三十餘里表之親記其事

### 神告方

建昌人黃龍云有鄉人爲賈泊舟潯陽月下鬪  
騁見二人對語曰昨夕金山修供甚盛吾往赴  
之飲食皆血腥不可近吾怒庖者不謹漬其手



鼎中今已潰爛矣其一曰彼固有罪責之亦太過曰吾比悔之顧無所及其一曰何難之有吾有藥可治但搗生大黃調以美醋傅瘡上非唯愈痛亦且滅癥茲方甚良第無由使聞之耳賈人適欲之金山聞其語意冥冥之中假手以告後詣寺詢之乃是夜設水陸庖人揮刀誤傷指血落食中恍惚之際手若為人所掣入鑊內痛楚徹骨號呼欲死賈人依神言療之兩日而愈

詩謎

申志七

十

吳從

元祐間士大夫好事者取達官姓名為詩謎如雪天晴色見虹蜺千里江山遇帝畿天子手中朝白玉秀才不肯著麻衣謂韓公絳馮公京王公珪曾公布也又取古人名而傳以今事如人皆戴子瞻帽君實新來轉一官門狀送還王介甫潞公身上不曾寒謂仲長統司馬遷謝安石溫彥博也

武承規

武承規字子正長安人政和七年監台州寧海

縣縣渚鎮酒稅好延道流日食于門者常數輩家君時為主簿戒之曰君官卑俸薄而冗食若此何以給邪曰吾無美酒大肉與之但隨緣而已遇有酒則醉有海魚則一飽他無所費其無能者旬日自去安知吾不遇至人哉他日復勸之不聽一日氣貌洋洋若有得色曰公笑我接道人近有授我內交法者每日子午時運虎龍氣相摩移時美暢不減房室之樂而無所損雖夫可度世亦安樂奇術也家君曰公妻甚少又

世宗

七

周祥

未有子奈何曰亦得一術倣此者授之渠亦自得其樂舍弟多男兄弟之子猶子也夫人有後足矣家君欲聞其略曰公方効官又有父母妻子與承規異六十歲以後儻再相遇是時方可旬日復來曰承規欲往閩中訪先生旦夕遣妻孥歸侍下纔有可配即嫁之其父揆時為越州將領家君曰既託身於公何忍如此已絕欲事異室而居可也何必遣曰畢竟為累無此人則吾身輕要行則行矣曰胡不一歸與親別曰骨



肉之情見面必留卒未可脫及再見曰妻已行矣承規替期已及官課皆不虧而代者未至願為白州郡遣牙校交界如其言郡吏方至其室虛矣

崔祖武

崔祖武河東威勝軍人政和癸巳與家君同處太學通類齋自言少好色無日不狎遊年二十六歲成瘵疾將死有牛道人來曰苟能絕慾吾救汝父母曰是兒將死儻能生之有何不可遂

授以藥及教以練氣術令與妻異處其病良已三年方同房而欲心不復萌在學時年三十五六肌幹豐碩儀狀秀偉亦與人和率之游狹邪不固拒但不作色想耳飲食不肯醉飽曰大醉大飽最為傷氣須六十日修持始復初後歸鄉里不知其所終

夷堅甲志卷第二

夷堅甲志卷第三 十事

萬歲丹

徽州婺源縣懷金鄉民程彬邀險牟利儲藥害人多殺蛇埋地中覆之以苔以水沃灌久則蒸出菌蕈采而曝乾復入它藥始生者以食人即死恐為累不敢用多取其先以飼蛙視其躍多寡以為度美其名為萬歲丹愚民有欲死其仇者以數千金密市之嘗有客至欲寘毒誤中婦翁翁歸而悟已不可救彬有弟曰正道雅

以為非不敢諫至徒家避諸數十里外彬既老始悔不復作稍用偽物代之藥既不驗遂無售者既死貧甚唯一子丐食道亡其後遂絕嘗有里胥督租以語侵彬彬怒毒而飲之胥行未幾腦痛嘔血亟反卧其門大呼乞命彬汲水飲之即愈蓋有物以解其毒也

李辛償寃

宣和末饒州庾人李辛為吏凶橫郡人反目因大雪入府治一人遇諸塗辛被酒恃力奮拳擊



死之觀者如堵恐累已絕不言辛捨去街卒以爲暴云呼其家人葬之辛益自肆所居在城外夜多踰垣歸經三歲忽遇死者曰吾尋汝久乃在此邪辛歸語其妻甚懼明日死辛家養數鹿每以竹擊柱則應聲而至戶曹白生以七月勒令市鹿不可得爲之呼所養者纔擊竹一最大鹿至乃殺之取肉以應命召所知洪端共食其餘經日卒死咸以爲中毒不知爲冤鬼所殺也

洪端說

陳氏前夫

甲志三

陳德應索侍郎之女爲會稽石氏婦生一男而石生病將終執妻手與訣曰我與若相歡非尋常夫婦比汝善視吾子必不嫁以報我陳氏遲疑未應石怒曰好事新夫無思故主遂卒陳氏哭泣悲哀思慕瘠甚未幾其父帥廣東挈以俱往憐其盛年爲擇壻得莆田吳璉陳氏辭不免遂受幣既嫁歲餘忽見其前夫至罵曰汝待我若是豈可以事它人先取我子次及汝至暮而

子天踰旬陳氏病亡

陳耀世明說  
陳與吳璉善

李尚仁

王承可鈇紹興辛酉歲提舉浙東茶鹽公廨在會稽子城東蓋古龍興寺承可第三子洧嘗夢一丈夫衣紫袍來言曰我朽骨埋桃樹下幽寬無所歸君幸哀我使得徙葬洧覺白其父視舍旁有巨挑一本因下穿求骨弗獲明年八月晦又夢有通謁者曰朝請大夫李尚仁既進乃向所夢者頰首慘慙以舊懇申言袖詩一紙以贈

甲志三

注

周祥

洧曰挑林隱伏厭清芬去歲幽寬得見君八十壽齡今未有一堂風采世無聞濟時革弊忠爲主救物哀亡德作恩白骨可憐埋近地願公舉手報無垠洧覺急燭火筆于簡會承可將代還以李君精爽不可負亟集吏卒盡西廡之挑下大索數日無所見承可躬督畚鍤後穿尺許乃得之有小象梳二已朽烏巾財餘方寸骨旁存大釘四乃遷葬于禹廟後三喬松下具酒食祭之吳興莫壽朋侍洛陽朱希真數儒皆記其事



意以夢中詩為吉祥後十四年洧以事謫廣東而廣東自有寓客曰李尚仁云

### 段宰妾

段宰者居婺州浦江縣僧舍其妻嘗觀于門有婦人行百年甚壯詢其姓氏始末自云無夫亦無姻戚段妻云既如是胡不為人妾而乞食肯從我乎曰非不欲也但人以其貧賤不肯納耳若得供執爨之役實為天幸遂呼入令沐浴與更衣遣庖者教以飲膳旬日而能繼以樂府訓之不踰月皆盡善調習既久容色殊可觀段名之曰鶯鶯以為側室凡五六年唯恐其去一夕已夜分段氏皆就寢有自門外呼閤者曰我鶯鶯夫也僕曰鶯鶯不聞有夫縱如爾言俟天明來未晚何必中夜為其人頗怒曰若不啓門我當從隙中入僕大恐即扣堂門以其事語段鶯鶯聞之若有喜色曰他來也亟走出段疑其竄自篝火追至廳廂但聞有聲極響燈即滅妻遣婢出視段已死七竅皆血流外戶扃鑰如故竟

不知何怪浦江人何叔達說予得之程資忠

### 竇道人

桂縝字彥粟信州貴溪人所居至龍虎山纔三十里道汭日過門桂氏必與錢縝素病疝每作皆濱死醫者教以從方士受服氣訣故尤屬意紹興庚申六月二十有三日晚浴畢散步小徑有老道人來年八九十矣鬚鬚皓然曲倮豐下縝揖與語曰請至弊廬取湯茗之資曰日已暮不可至君家君苟有意能延我旬日否縝不應遂行復回首呼縝使前入林間坐古松根上自云姓竇氏聲音如山東人劇談良久語頗侵縝縝見其老雖貌敬而心不平細視其目清聳入鬚着青幅巾暑行不汗未忍遽去復詢以氣術道人曰吾行氣二百年治病差易耳為誦所習書千餘言天文地理兵法道要錯綜其間略不可曉縝曰先生幸教我此非我所能盡言其粗者道人曰汝似可教吾有一編書藏衡山中今柱取之又三十三年當以授汝縝曰得非般運



八信宿脫然後不復作細思商人乃昔所遇寶君也

祝大伯

導引訣邪曰未也姑以方書濟衆稍儲陰功縝曰萬一及期尋先生何所曰非汝所知吾當來訪汝遂邀縝欲偕逝縝以親年高及孥累爲解道人不擇間忽不見縝且駭且懼急歸不敢語人後數日一道者及門問曰八十三承事何在縝家人辭以出呼者怒曰吾非有所求先生使來授公書耳胡爲不出擲卷於堦而去取視之乃呂洞賓傳也縝始悔之至壬戌年擢第調鄱陽尉歸至巖衢間疾大作不可有與行數里必

申志三 其從

下投逆旅中傍外戶而卧有商人過倚擔問曰官人有疾邪曰然曰始發時行立坐卧皆不可某處最痛祈死不能證候若是否曰然爾何以知之客曰某豫章人也少亦病此今日負百斤而不害蓋有藥以療之耳遂解囊如有所索得一裹如細剉桑葉者教以酒三升浸服之縝素不飲未敢服以千金謝客而行及家疾益甚徧服它藥皆弗驗姑如客言以藥投酒中甫酌一盃其甘若飴蜜隨渴隨飲至曉而酒盡病瘳什

桂縝祖安時自少慕道年二十有四即委妻子挈金帛之名山十載而歸遇方士過門必延入日飯堂上者數十輩家皆枵然盡室尤之而安時執意愈篤野僕祝大伯服薪水之勞愚鈍而謹勅一日自外至舉措異常曰適遇道人與我藥服之能不食矣驗之信然詰其方無有也或

申志三 卡

盛夏暴烈日中冬覆冰上皆不寒暑而隸役如故桂氏之人皆敬事之呼爲祝仙人欲延以客禮醉曰吾合在人間爲僕使歲滿自當去如是三年告終時曰白花巖有人見招願主翁同往乃俱行未至巖下絲竹之聲泠泠盈耳綵雲郁然蔽覆山谷安時歎異未已祝君遠聲喏辭遂不見安時自是不意以至拍館時大觀二年也白花巖去桂氏所居十里

鄭氏得子



李處仁者亦貴溪人妻鄭氏嘗夢至高山下有綠衣小兒戲于顛急抱取得之遂寤已而有娠生男命之曰嵩老稍長極雋敏父命習進士業即名嵩字夢符年十八歲紹興十五年一舉擢第後五年爲建州建陽尉盜入其邑重親皆死焉鄭夢亦非吉也

三事桂 雜說

### 邵南神術

邵南者嚴州人頗涉書記好讀大文五行志邃於遁甲占筮如神然使酒尚氣好面折人人皆

謂之狂宣和四年遊臨安胡尚書少汲

直孺 以

祕閣脩撰爲兩浙轉運使聞其名召使筮之曰六十日內仍舊職作大漕替姓陳人時郭太尉仲荀爲路鈐轄欲倣三路式與部使者序官蔡尚書文饒疑帥杭常抑之須日日揖階下乃得坐不勝忿奏乞致仕亦召南決之南曰候胡脩撰除發運更四十日太尉亦得郡北方銜內帶安撫字但非帥耳郭曰某已西休致矣豈有是事才五十七日發運使陳亨伯被召少汲代焉

郭具飯延南復扣之對曰兆與前卦同無閑退象前言必不妄既勅下郭守本官致仕復問南南對如初郭怒取勅牒示之南意不自得曰若爾則某亦不能曉會譚稹與郭善薦之未旬日以舊官起知代州兼沁邊安撫司公事翁中丞端朝彥國守金陵過杭訪少汲南適在坐少汲因言其竒中事翁問錢塘如何南大書卓上曰火翁曰近已藝矣曰禍未息也不出三日當驗中丞須見之它日却來鎮此翁不敢泄時十二

曰志三

九

月五日也明日蔡帥生朝大張樂置酒會京畿戍卒代歸當得犒絹蔡榜于市不許買官以賤直取之皆大怒至夜數處舉火欲蔡出救而殺之蔡已醉知事勢洶洶踰垣入巡檢寨家人皆趨中和堂避之於是州治皆煨燼端朝未行見蔡曰兩日前見邵先生言此事未敢信果然蔡素不喜卜筮試呼詢之對曰十五日內當移官別京蔡曰得非分司乎何遽也居二日適爲官者論擊罷爲提舉南京鴻慶宮未幾又落龍圖



閣直學士如期拜命而徙端朝鎮抗提舉常平許子大之姪調官上都久不歸姪婦白子大令詣南卜南批曰令姪已出京遇親舅邀往西洛差遣見託兩火人受得官之州當從水邊必濱州也非縣官曹官而又兼獄必士曹掾也子大曰邵生言多中然此亦太誕月餘姪書來曰已出水門逢舅氏力邀往洛差遣只託書鋪家耳已驚其驗俄得報果擬濱州士曹掾兼左推院乃其叔炎所受也南與衢人鄭甸爲酒侶甸好

博然勝敗不過數千南曰子小勝無所濟可辨進十萬召博徒能相敵者吾爲子擇一日與之戰甸曰吾囊中空空豈能辦曰我當以物假子及期聚博於靈隱山前冷泉亭上南入僧寮偃卧忽出門呼甸曰子有可止已溢數矣急視之正百千餘八百也南昔至通州郎官范之才以言築湖有鼎非是被責來問休咎南曰更十年當於婺女相見范曰量移邪曰作郡守也後范罪杖戍果得婺聞南在抗使召之時相去九年

矣南不肯往復書曰昔年雖有約然吾自葦二人入城而不出若往必死范連遣使齎酒醴請意益勤既度歲遂行過嚴州嚴守周格非問吾此去官河地曰旦夕爲假龍再任仍與范婺州同命曰後當如何曰更一官而死周大怒速湯遣去至婺范喜甚南曰公當與周嚴州皆爲假龍一日又至曰某昨通夕不寐細推之公來日當拜命然某適當死使已時至猶及旅賀公遷延可至午緩則無及矣范曰先生何遽至此來

日復謁范屏人語曰告命且至偶使人來到城二十里爲石蹠足願選一健步者往取之范曰某備位郡守無故爲此舉豈不爲邦人所笑兼邸報尚未聞不應如是之速曰某忍死相待何惜此范即命一卒曰去城二十里外遇持文字者急携來遂解帶款語令具食移時所遣卒流汗而至拜庭下大呼曰賀龍圖取而觀之乃除直龍圖閣告也時王黼爲相從告命付婺州回兵仍令兼程而進故外不及知少頃南促饌遂



食食已范入謝親南趨至客次使下簾戒曰諸人敢至此者當白龍圖撻治范家人喜拊爭捧觴爲壽良久方出急召南已坐逝矣南在杭與家君善嘗欲以其書傳授家君不領南無子既死其學遂絕云

夷堅甲志卷第三

夷堅甲志卷第四十六事

鄭鄰再生



紹興十四年三月四日江東憲司駙卒鄭鄰久疾夢二使追之曰大王召行數十里樓觀巍然使引之登階入朱門庭下列男女僧道鷄犬牛羊殿前挂大鏡照人心腑歷歷可見頃之王出二使擁鄰聲喏稱追到鄭鄰王問甚處人何事到此鄰俯首荅曰本貫信州被追來不知何故王命將到頭事祖來以筆點一字顧吏曰又却

甲志四

是此鄰字莫誤否判官携簿前白云合追處州松陽鄭林王曰若爾則不干此人事教回復命檢勾注死簿稱鄰壽尚有一紀半遂呼鄰前曰看汝是一善人在生曾誦經否鄰曰默念高王經看本念觀世音經王曰汝視此間凶不作善事鄰舉首觀殿下鐵柱繫者甚衆五木被體羸瘠裸立絕無人狀柱上立粉牌誌其罪某人咒咀某人殺生某人鬪殺獄戶施金釘圖大海獸張口銜之兩廡皆鞠獄官內有戴牛耳幘頭者



周覽而旋王曰汝已見了還生時依舊積善若見戮人只念阿彌陀觀世音佛名令渠受生汝得消災介福鄰曰領聖旨遂退行數步回首已無所覩唯一隻白衣拄杖鄰問去饒州路叟以杖指去田此而左得路宜亟行稍緩有豺虎蟲虺之毒鄰憂撓奔迴遂寤遍體流汗乃初六夜矣

吳小負外

趙應之南京宗室也偕弟茂之在京師與富人

中志四

二

白志四

三

吳家小負外日日縱游春時至金明池上行小徑得酒肆花竹扶踈器用羅陳極蕭灑可愛寂無人聲當壚女年甚艾三人駐留買酒應之指女謂吳生曰呼此侑觴如何吳大喜以言挑之欣然而應遂就坐方舉盃女望父母自外歸亟起三人興既闌皆捨去時春已盡不復再游但思慕之心形於夢寐明年相率尋舊游至其處則門戶蕭然當壚人已不見復少憩索酒詢其家曰去年過此見一女子今何在翁媪顰蹙曰

正吾女也去歲舉家上冢是女獨留吾未歸時有輕薄三少年從之飲吾薄責以未嫁而爲此態何以適人遂悒悒不數日而死今屋之側有小丘即其冢也三人不敢復問促飲畢言旋道傷惋日已暮將及門遇婦人幕首搖搖而前呼曰我即去歲池上相見人也負外得非往吾家訪我乎我父母欲君絕望詐言我死設虛冢相給我亦一春尋君幸而相值今徙居城中委巷一樓極寬潔可同往否三人喜下馬偕行既至則共飲吳生留宿往來逾三月顏色益憔悴其父責二趙曰汝向誘吾子何往今病如是萬一不起當訴于有司兄弟相顧悚汗心亦疑之聞皇甫法師善治鬼走謁之邀同視吳生皇甫纔望見大驚曰鬼氣甚盛崇深矣宜急避諸西方三百里外儻滿百二十日必爲所死不可治矣三人即命駕往西洛每當食處女必在房內夜則據榻到洛未幾適滿十二旬會訣酒樓日愁且懼會皇甫跨驢過其下拜揖所哀皇甫爲



結壇行法以劍授吳曰子當死今歸試緊閉戶  
黃昏時有擊者無問何人即刃之幸而中鬼庶  
幾可活不幸誤殺人即償命均爲一死猶有脫  
理耳如其言及昏果有擊戶者投之以劍應手  
仆地命燭視之乃女也流血滂沱爲街卒所錄  
并二趙皇甫師皆繫囹圄鞠不成府遣吏審池  
上之家父母告云已死發冢驗視但衣服如蛻  
無復形體遂得脫江續說

### 鼠災

紹興丙寅夏秋間嶺南州縣多不雨廣之清遠  
韶之翁源英之真陽三邑苦鼠害雖魚鳥蛇皆  
化爲鼠數十成群禾稼爲之一空真陽報恩寺  
耕夫獲一鼠臆猶蛇紋漁父有夜設網旦得數  
百鱗者取而視之悉成鼠矣踰數月始息以是  
米價翔貴次年秋始平僧希賜說

### 李乙再生

李乙字申叔京師人元名象先政和中通判池  
州爲梅山寺主僧可久言前二年因病亟夢人



二十六日也 余因說

蔣保土母

鄉人馬叔靜之僕蔣保嘗夜歸逢一白衣人偕行至水濱邀同浴保已解衣將入水忽聞有呼其姓名者聲甚遠稍近聽之乃亡母也大聲疾言曰同行者非好人切不可與浴已而母至即負保急涉水至岸值一民居乃擲於竹間居人聞外有響出視之獨見保在其母及白衣皆去矣 叔靜弟登說

俞一公

俞一公字彥輔徽州婺源人使氣陵鑠鄉里小民畏法不敢與之競者必以術吞其貲年益老不改悔紹興壬戌歲大病時作馬嘶一日家人皆不在側彥輔忽起闔戶外人聞咆擲聲亟入視則彥輔手足皆成馬蹄身首未及化腰脊已軟數起數仆不能言其家畏惡聲彰露昇入棺而瘞之

方客遇盜

方客者婺源人為鹽商至蕪湖遇盜先縛其僕以刃割腹投江中次至方方拜泣乞命盜曰既殺君僕不可相和方曰願一言而死問其故曰某自幼好焚香今篋中猶有水沉數兩容發篋取之焚謝天地神祇就死未晚許之移時香盡盜曰以爾可愆奉免一刀只縛手足縋以大石投諸水時方出行已數月其家訝不聞耗一日忽歸妻責之曰爾既歸何不先遣信曰汝勿恐我某日至蕪湖為賊所殺尸見在某處賊乃某

人今在某處汝急以告官妻失聲號泣遂不見具以事訴于太平州如其言擒盜 二事皆縣人李鏞說

水府判官

齊琚字仲王饒州德興人溫厚好學家苦貧教生徒以自給紹興丁卯就館于同邑董時敏家約已定過期不至董遣書促之纔及門聞哭聲則琚死兩日矣琚所善汪堯臣言琚以去年季冬得疾夢人持文書至曰某王請秀才為水府判官發書視之中云不得顧父母不得戀妻子



琚與約正月十三日當去既覺語家人曰我明年正月十三日死自是謝醫却藥食飲盡廢時時自言曰彼中大有好處那能久住此家人初竊憂之至期雖無它然自此遂困殆不復語又八日乃不起亮臣

### 陳五歟報

秀州人好以歟為乾謂於水族中性最暖雖孕婦病者皆可食陳五者所貨最佳人競往市其徒多端伺其術不肯言後得疾躑躅床上纏著

席即呼晷掖之使起痛愈甚旬日死遍體潰爛其妻方言夫存時每得歟冥器內如常法用灰鹽外復多拾陶器屑滿其中歟為鹽所蝕不勝痛宛轉奔突皮為屑所傷鹽味徐徐入之故特美今其疾宛然如歟死時云

### 侯元功詞

侯中書元功蒙密州人自少游場屋年三十有一始得鄉貢人以其年長自悅不加敬有輕薄子盡其形於紙為上引線放之蒙見而大笑作

臨江仙詞題其上曰未遇行藏誰肯信如今方表名蹤無端良匠畫形容當風輕借力一舉入高空纔得吹噓身漸穩只疑遠赴蟾宮兩餘時候夕陽紅幾人平地上看我碧霄中蒙一舉登第年五十餘遂為執政

### 驛舍怪

侯元功自密州與三鄉人偕赴元豐八年省試止道旁驛舍室中四隅各有榻四人行路甚疲分憩其上皆熟寢二僕附火坐聞西北角悉窣

有聲燈忽暗一物毛而四足如豬狀直登榻嗅士人之面至足其人驚覺頃之方定物既下別登一榻如前其人亦驚呼最後至元功卧榻未暇嗅如有逐之者蒼黃而下急竄去復由西北角而滅元功亦覺呼三人者起食皆言夢中有怪獸壓吾體不知何物也僕始道所見元功心獨喜自負既入京元功擢第而三人者遭黜俱客死京師去高思道

### 孫巨源官職



孫洙字巨源年十四隨父錫官京東嘗至登州  
謁東海廟密禱于神欲知它日科第及爵位所  
至夜夢有告之者曰汝當一舉成名位在雜學  
士上既覺頗喜然年尚幼未識雜學士何等官  
問諸人人曰吉夢也子必且為龍圖閣學士後  
擢第入朝歷清近春注隆異數以夢語人元豐  
二年拜翰林學士賓客皆賀孫愀然曰曩固相  
告矣翰苑班冠雜學士吾其止是乎今日之命  
宜弔不宜慶也纔閱月省故人城外於坐上得疾

神宗連遣太醫診視幸其痛且以為執政後果  
瘡△上喜使謂曰何日可入朝即大用矣省吏  
聞之絡繹展謁冠蓋填門不絕孫私語家人我  
指日至二府神言何欺我哉臨當朝顧左右曰  
我病久恐不堪跪起為我設茵褥且肆習之方  
再拜疾復作不能興遽扶視之已絕矣孫公在  
時嘗一日鎖院宣召者至其家則已出數十輩  
蹤跡之得於李端愿太尉家時李新納妾能琵琶  
孫飲不肯去而迫於宣命不敢留遂入院草

三制罷復作長短句寄恨恨之意遲明遣示李  
其詞曰樓頭尚有三通鼓何須抵死催人去上  
馬苦忽忽琵琶曲未終回頭凝望處那更廉纖  
雨漫道玉為堂玉堂今夜長或以為孫將亡時  
所作非也李益謙相之說相  
之孫公曾外孫也

胡克已夢

胡克已字叔平温州人紹興庚申應鄉舉語其  
妻曰吾夢棘闈晨啓它人未暇進獨先入坐堂  
上今茲必首選妻曰不然君不憶論語乎先進

者第十一也暨揭榜果如妻言

項宋英

項宋英温州人宣和中浪游婺女鄉人蕭德起  
振為儀曹館之書室與語至夜留酒一壺曰我  
且歸不妨獨酌項方弛擔疲甚即就枕俄有婦  
人至與之言酌巨觥以勸意其蕭公侍兒不敢  
狎不得已少飲婦人強之使盡項疑且恐乃大  
呼蕭公之弟擴聞之亟至扣戶問所以婦人始  
去擴入見衾席間皆為酒沾漬驗之則向所留



酒也明日問諸人乃某官昔年嘗殞亡女于此  
項即徙室自是不復遇紹興八年試南宮館于  
臨安逆旅一夕在室中終夜如與人對語同邸  
者詢之項曰嫠女所見之人今復來矣然亦亡  
它又十年方卒

### 江心寺震

紹興丙寅歲温州小民數十詣江心寺赴誦佛  
會或自外入言江水極清非復常色競出門觀  
之衆僧方坐禪顧廊廡間有煙焰懼不敢起頃

甲志中

十一

之黑霧內合對面不能辨雷電震耀兩刻而止  
觀者五人死泥中餘皆不覺有行者方在厨滌  
器一神身絕長大可畏引其手以出將及門復  
有一神至曰莫錯莫錯即捨之復入厨引一人  
出亦墮于外凡死者六人

三事皆林熙  
載宏昭說

### 夷堅甲志卷第四

### 夷堅甲志卷第五 一十事

#### 宗回長老

僧宗回者累建法席最後住南劍之西巖道行  
素高寺多種茶回令人芟除繁枝欲異時益茂  
盛實無它心有僧不得志於寺詣劍浦縣訴云  
回慮經界法行茶稅或增故爾縣知其妄撻逐  
之僧復告于郡郡守亦素聞回名不然其言復  
撻之僧不勝忿詣漕臺言所訴皆實而為郡縣  
抑屈如此乞移考它郡漕使下其事于建州州

甲志五

十一

遣吏逮回吏至促其行回曰幸寬我一夕必厚  
報吏許為留回謂其徒曰是僧已再受杖吾若  
往自直則彼復得罪豈忍為此吾不自言則罪  
及吾吾亦不能甘不如去此僧徒意其欲遁或  
有束裝擬俱去者明旦回命擊鼓升坐慰謝大  
衆畢即唱偈曰使命來追不暫停不如長往事  
分明從來一箇無生曲且喜今朝調得成瞑目  
而化時紹興十九年

#### 義鵲







上呼盧喝六作五既覺姑記之於牘紹興壬子  
第六人登科用升甲恩如第五得職官其上陳  
祖言其下樓材也夢已先定矣呼盧者臚傳之  
義云

### 陳良器

陳良器好施食紹興十一年子燿爲婺州武義  
尉迎之官嘗同至郡忘携食盤行次夜夢舊友  
夏呂二人者來曰連日門下奉候不見不知乃  
在此覺而言之方審其故亟就邸中施焉右四事皆

陳燿說

### 人生齏

予宗人性喜獵遇其興發雖盛寒暑不廢末年  
得疾背生三物隱隱皮肉間數日頭足皆具儼  
然三齏也已而能動或以魚誘之則其頭闔然  
如欲食狀稍久左右齧食痛不可忍凡月餘而  
死死五日其靈憑子岳之婦語曰我坐好獵生  
受苦報今日猶未已冥間方遣使追我獵具爲  
證及其未至可取罔罟之屬急焚之無重吾罪

岳如其言遂去時紹興七年也

### 黃平國

黃衡字平國建州浦城人紹興十年自祕書省  
正字出通判邵武軍未赴任而卒卒之三年里  
人有爲商而死於宣城者其家未知魂歸附語  
家人曰我某月某日以疾終於宣州從行某僕  
實殯我歛時倉卒遂遺一履既入幽府遇黃省  
元即衡也憐我跣足行以鞋一緹與我仍令一介  
引我歸是以此豕人曰黃公今何在曰見判

陰間一司極雄緊家人方持泣遽捨去其子即  
日往宣州取喪欲火之啓棺驗視果跣一足

### 閩丞廳柱

紹興己巳二月二十五日福州大雷雨閩丞薛  
允功未明起聞霹靂聲甚近及旦廳事一柱已  
斧爲三附棟椽泥皆墜碎土如爪跡印于書几  
及狼藉西廡間時將迓新丞胡床雨蓋之屬皆  
倚柱側意必震動乃徙在壁下略無所損先是



薛之子嘗見一青蛇入柱下戲掣其尾不可出  
既震皆疑其物蓋龍云薛丞說

皮場大王

席旦字晉仲河南人 徽廟為御史中丞後  
兩鎮蜀政和六年終于長安其子大光益終喪  
後調官京師時皮場廟頗著靈響都人日夜旅  
施金帛大光嘗入廟識其父歿時一履大驚愴  
既歸夢父曰我死即為神權勢甚重不減在生  
作帥時知汝苦窘用明日以五百千與汝大光

惻而寤聞扣戶聲甚急出視之數卒挽一車上  
立小黃幟云皮場大王寄席相公錢三百貫實  
于地而去時正暗未辨色猶疑之既明乃真銅  
錢也大光由此自負以為必大拜紹興初叅知  
政事後以大學士制置四川蜀人皆稱為席相  
公已而丁其母福國太夫人憂未除服而薨嚴

蔣通判女

錢符字合夫紹興十三年為台州簽判往寧海

縣決獄七月二十六日憇于妙相寺方凭按戲  
書有制筆其筆者回顧無所見是夜睡醒覺床前  
彷彿似有物呼從卒起張燈作誓念詰問遂不  
見次夜復至立於故處符問之若果是鬼可擊  
屏風言未既自上至下凡擊數十聲符大懼命  
燃兩炬于前便有大飛蛾撲燈滅物踞坐榻床  
上背面不語審視蓋一婦人戴圓冠著淡碧衫  
繫明黃裙狀絕短小久之不動符默誦天蓬呪  
數遍遽掀幕而出宿直者迭相驚呼問其故曰

有婦人目內出行甚亟踐諸人面以過說其衣  
服乃向所見者符謂已去且夜艾不暇從復就  
枕夢前人徑登床枕其左肩體冷如冰石自言  
我是蔣通判女以產終于此強符與合符力拒  
之遂寤次日詢諸寺中寓居郭元章者言其詳  
與符所見無異設榻處正死所也符說

葉若谷

承信郎葉若谷洪州人為鑄錢司催綱官解舍  
在虔州葉不挈家獨處泉司簽廳紹興甲子歲



正月十六日未晡時有女子歎扉而入意態閑麗前與葉語初意其因觀燈誤至未敢酬恍惚間不覺就睡女亦至則並寢以言挑之陽爲羞避之狀已而遂合凝然一處子耳良久歡甚一老嫗自外至手持錢篋據胡床箕踞而坐傍若無人徑趨床揭帳以兩手拊席曰你兩箇好也葉疑女家人懼甚女搖手掩葉口令勿語嫗遂退女迨夜分方去自是連日或隔日一至至必少留葉猶以爲旁舍女子往來幾兩月漸覺羸悴繼得疾愒甚徙居就醫乃絕不至方初見時著粉青衫水紅袴襦既久未嘗易衣然常如新亦其異也

若谷說

### 劉氏冤報

高君贄福州人登進士第爲檀氏鬻壻生一子既長納同郡劉氏女爲婦生二男一女而子死君贄仕至朝散郎亦亡長孫不慧次孫幼唯檀氏與劉共處劉年尚壯夫婦道與一僧宣淫于家姑見而責之劉恚且懼會姑病不侍藥幸其

死冥蠱以毒姑之二婢未及絕強斂而焚之後數月劉得疾日日呼所殺婢名曰我頭極痛勿搗我髮又曰箠我已多幸少寬我其家問之曰阿姑與二婢守答我旬日而死其子以祖致仕恩得官亦不立今家道蕭然

君贄從子介卿說

### 江陰民

林敷明甫言紹興六年寓居江陰時淮上桑葉價翔踴有村民居江之洲中去泰州如臯縣絕近育蠶數十箔與妻子謀曰吾比歲事蠶費至

由志五

九

多計所得不足取償且坐耗日力不若盡去之載見葉貨之如臯役不過三日而享厚利且無害妻子以爲然乃以湯沃蠶蠶盡死瘞諸桑下悉取葉掉舟以北行半道有鯉躍入民取之刻腹實以鹽俄達岸津吏登舟視稅物發其葉見有死者民就視之乃厥子也驚且哭吏以爲殺人拘係之鞫同舟者皆莫知問其所以來民具道本末縣遣吏至江陰物色之至其家門已閉壞壁以入寂無一人試啓蠶瘞驗之又其妻也



體已腐敗矣益證爲殺妻子而逃無以自明吏亦不敢斷竟斃於獄此事與三水小牘載王公直事相類

蛇報犬

世傳犬能禁蛇每見必周旋鳴躍類巫覡禹步者人誤逐之則反爲蛇所齧林明甫家犬夜吠燭火視之見一蛇屈蟠犬繞而吠凡十數匝蛇死其體元無所傷蓋有術以禁之也林宏昭言溫州平陽縣道源山資福寺有犬名花子善制

甲志五

十

中志五

十

蛇蛇無巨細遇之必死前後所殺以百數一日大蟒見于香積厨見者奔避僧急呼花子令噬之未及有所施蛇遂前迎齧其領犬鳴號宛轉須臾死于堦下蛇亦不見豈非其鬼所爲乎物類報復蓋如此

蔣寧祖

蔣寧祖者待制璿之子年四十官至朝請郎當遷大夫不肯就父母強之不得已自列旣受命即丐致仕自是不御朝衣常著練布道服請于



遽齋式取經諷讀凡三日得二百過默禱以謝  
之後不復夢陳寅伯明說

林縣尉

紹興初莆田人林迪功爲江西尉秩滿用捕盜  
賞改京官未得調時臨安多火士大夫寓邸中  
者每出必挾勅告之屬自隨林性尤謹畏納告  
袖中時時視之初未嘗失墜然每歸輒不見則  
懸賞三十二求之不經日必有得而歸之者如  
是數四林亦不能測獨宿室中外間常聞人共

甲志五

十三

語者怪之不欲問一夕辯論喧甚久之寂然明  
旦門不啓店媪集同邸者發壁以入已仆子榻  
上旁有剪刀股存蓋用此以自刺也林初獲賊  
時兩人頗疑似林欲就其賞鍛鍊死之是以獲  
此報

趙善文

撫州金谿縣有神廟甚靈顯所請者施金帛無  
虛日積錢至二千緡宗室善文過廟下心資其利  
焚香禱白損有餘補不足人神一也善文至貧

甲志五

十三

願神以二十萬見假不然將白于官悉籍所有  
而焚廟神雖怒若我何既禱即呼廟祝取錢祝無  
辭以卻但曰神許則可善文取杯投擲之連得  
吾卜再拜謝運鏹以出如是十年夢神來謂曰  
曩日所貸今可償矣夢中窘甚約以緡錢還之  
神不可曰此特虛名耳又欲倍其數亦不可善  
文計窮以情告曰一時失計爲人今實无可償  
願神哀釋神沉思良久曰必无錢見歸但誦金  
剛經每卷可折一十他無以爲也既覺而懼遂

夷堅甲志卷第五



夷堅甲志卷第六

史丞相夢賜器

史丞相登科時年恰四十矣未策名之時清貧特甚嘗當歲除之夕隨力享先既罷就寢夢若在都城二中貴人乘馬來宣喚甚急遂隨入大殿下王者正坐左右金紫侍立容衛華盛中貴引趨謁稽首拜舞類人間朝儀殿庭兩傍各設一案金銀器皿羅陳其上品熒奪目未幾殿上人傳呼奉聖旨賜史某金器若干銀器若干凡

四百七十件史倥偬駭異莫之敢承兩青衣掖之使拜乃跪謝而出中貴復導之還過巨川高橋方陟數板失足墜水悸而寤正旦日以語身夫人夫人笑曰昨夜大年節民俗所重我家尚無杯酒鬻肉虛度歲華安得有金銀如是之富真是姦鬼相戲侮耳史亦為之解顏已而擢紹興乙丑第踰一紀始充太學官至己卯歲自秘書郎除司封郎為建王直講財三歲際遇飛龍在天之恩遂躋位輔相窮富極貴三十餘年

計前後錫賚正與夢中四百七十之數同一時所蒙夔絕倫輩決非偶然神明其知之矣

俞一郎放生

俞一郎者荆南人雖為市井小民而專好放生及裝塑神佛像紹熙三年五月被病危困為二鬼卒拽出行荒野間遂至一河見來者甚眾皆涉水以度獨得從橋到彼岸別有鬼使引飛禽走獸萬計盡來迎接稍抵前路又遇千餘僧及一門樓使者導入望殿上十人列坐著王者之

服問為何所曰地府十王也判官兩人持文簿侍側俄押往殿下檢生前所為王者問有何善業可以放還判官云此人天年尚餘一紀并有贖放物命已受生人身者三千餘合增壽二紀土遂判俞一本壽只六十三歲今來既增二紀日下差童子押回俄兩青衣童引行青草路至一缺牆推其背使過不覺復活左手掌內有朱字數行不可認蓋批判語也

李似之



李子約撰 生六子長彌性次彌倫彌大皆預鄉貢未第子約議更其名以須申禮部乃得易先改第四子彌遠曰正路正路年十六入太學夢人告曰李秀才君已及第出片紙闊二寸許上有彌遜二字以示之李曰我舊名彌遠今為正路是非我其人曰此真郎君也何疑之有辨論久之方寤頗喜憚其父嚴毅未敢白以告母柳夫人夫人為言之遂令名彌遜而以似之為字後數年兄似矩尚書主曹州冤句簿子約罷充

甲志卷六

三

簽就養似之試上舍畢亦歸侍旁報榜者一人先至曰已魁多士索其榜無有但探懷出片紙上書李彌遜三字方疑未信似之去五年前所夢豈非今日事乎紙之廣狹字之大小無不同但夢中不著姓耳必可信已而果然時大觀戊子也

亦蘇粹中說

### 胡子文

蘇州常熟縣福山東嶽行宮廟貌甚嚴士人胡子文乘醉入廟望善惡二判官相對戲掣其惡

夷堅志 甲志卷六

者筆同行者以為不可乃還之歸至舟次俄一使來曰被判官命收君子文已醒憶醉時事甚懼泐道默誦金剛經既至廟兩人相向坐西向者怒甚叱曰汝為士人當識去就何得侮我對曰為狂藥所迷了不自覺願丐微命以歸不應子文但密誦經至三分二人皆起又二章則舉手加額東向者解之曰此子一時酒失原其情似可恕怒者曰正以同官太寬使人敢爾子又扣頭曰某能誦金剛經若蒙賜之更生當日

甲志卷六

四

誦一卷以報怒者曰若爾亦宜小懲以所執筆點其背曰去覺遍身如冰遂寤所點處生一疽痛不可忍百日方愈自是日持經七遍雖劇冗不敢輟

葉平甫說

### 宗演去猴妖

福州永福縣能仁寺護山林神乃生縛獼猴以泥裹塑謂之猴王歲月滋久遂為居民妖崇寺當福泉南劍興化四郡界村俗怖聞其名遭之者初作大寒熱漸病狂不食緣籬升木自投於



地往往致死小兒被害尤甚於是祠者益衆祭血未嘗一日乾也祭之不痊則召巫覡乘夜至寺前鳴鑼吹角目曰取攝寺衆聞之亦撞鍾擊鼓與相應言助神戰邪習日甚莫之或改長老宗演聞而歎曰汝可謂至苦其殺汝者既受報而汝橫淫及平人積業轉深何時可脫爲誦梵語大悲呪資度之是夜獨坐見婦人人身猴足血污左腋下旁一小猴腰間鐵索繫兩手抱釋女再拜于前曰弟子猴王也久抱沉寃之痛今

甲志六

五

賴法力得解脫生天故來致謝復乞解小猴索演從之且說偈曰猴王久受幽沉苦法力冥資得上天須信自心元是佛靈光洞耀沒中邊聽偈已又拜而隱明日啓其堂施鎖三重蓋頃年曾爲巫者射中左腋以是常深閉猴負小女如所覩乃碎之并部從三十餘軀亦皆烏爲梟鴟之類所爲也投之溪流其怪遂絕

### 福州兩院燈

福州左右司理院每歲上元必空獄設醮因大

張燈以華靡相角爲一郡最盛處舊皆取辦僧寺紹興庚午侍郎張公淵道作守命母擾僧徒獄吏計無所出耻不及曩歲相率強爲之前一夕左司理陳燿夢朱衣吏着平上幘揖庭下曰設醮錢已符右院闕取明旦有負萬錢持書至取而視乃閩清令以助古院者方送還次羣吏曰今夕醮事正苦乏使留之何害陳亦悟昨夢乃目答令書而取其金醮筵之外其費無餘是雖出於一時之誤然冥冥之中蓋先定矣燿說

甲志六

六

### 絳縣老人

周公才字子美温州人政和初爲絳州絳縣尉泝檄晉州過姑射山進謁真人祠方下山一人草衣了髻坐道左睨周曰尊官大好然須過六十方快周時年三十餘又與絳守同姓守爲經營薦書數章自意後任當改秩聞其言頗怒而言不已益忿忿取劍欲擊之忽騰上樹杪復躍下入木根穴中周舉劍擊樹其人呼曰我乃青羊也與公誠言何相苦如此周捨去會日將暮



即止山下邱中有道人先在以一鶴及僕鐵鬼自隨揖周曰天氣差寒能飲一杯乎酒至冷不可飲道人畫按作火字寘杯其上俄頃即熱飲畢含餘瀝嚙壁間復嚙周面曰為君袪除不祥君今日必見異物具以前事告曰是矣是矣然亦不足怪君知之乎此正昔所遇呂洞賓老樹精輩也又取鯉鮓共食時落日斜照林上鮓皆作五色笑曰略見張華手段迨夜各就寢拂旦行道人已起曰欲與君款語而行李甚遽柰何

是日入邑境薄晚不值驛舍就民家假室鐵鬼

忽至曰先生以昨日不成款今當相就令我先

携酒果來周曰先生安在曰至矣周出迎遙望

道人跨鶴去地數尺而行既至民帥妻子以下

羅拜道人亦慰接之曰爾家皆無恙否民跪白

曰縣尉至方患無伴而先生偶來某家有麥麩

適又得驢肉欲作不托為供何如道人領之民

揖坐東向而周為客食罷步至墻下共飲周連

引滿頗醉不覺坐睡及醒但鐵鬼在傍曰先生

不能待已去矣獻一桃甚大曰先生令君食此當終身無病後八十年相會於羅浮山周遜謝且贈錢二百大笑曰我何所用長揖而別指顧間已不見民曰是古絳縣老人也今為地仙時一遊人間識之者皆過百歲某自少獲見之今亦八十矣周始悔恨果連蹇二十餘年甫得京秩後監進奏院紹興十六年以正旦朝謁感疾召鄉人林亮功飯具言平生所履乃及此事又三日而亡壽止六十八所謂羅浮再會之語不

可曉云

林君說

黃子方

黃琮字子方莆田人宣和初為福州閩清令平日多蔬食但日市肉四兩供母為人方嚴不畏強禦時方興道藏郡守黃冕仲尚書使十二縣持疏斂之民琮獨不應命既聞他縣皆數百萬乃自詣郡以已俸四月輸之冕仲雖不平然以直在彼莫敢詰內臣為廉訪使者數千以私皆拒不答常切齒思報會奏事京師每見朝士



必以溢惡之言詆琮嘗入侍

徽廟問汝在閩時如屬縣有賢令否其人出不  
意錯愕失對唯憶琮一人姓名極口稱贊之即  
日有旨改京官通判漳州使者既出始大愧悔  
乃知吉人之報轉禍為福如此

劉圖南說

張謙中篆

張有字謙中吳興道士也以篆名天下為人退  
靜好古非古文所有字輒闕不書宣和中年已  
七十餘中書侍郎林彥振糖喪其母魏國夫人

中書

九

方

歸葬於湖將刻埋銘請篆額書魏字為魏下山  
彥振以為不類今字命去之不從彥振雖不樂  
然度能書者無出其右則召所親委曲鐫說之  
且許厚謝張不可曰世俗魏字我法所無林公  
不肯用宜以見還決不易也彥振知不可強遂  
止自是人益賢之余伯舅沈祖仁為歸安丞與  
張善憚其不敢求字一日被酒亟造門索絹  
一端作大字數十尤高古可愛至今寶藏之有  
所著復古編行於世

鳳池山

福州閩縣東十五里鳳池山其上有池冬夏不  
涸俗傳唐末有樵者嘗見五色雀羣浴于彼以  
故得名其南鼓山山之半有涌泉寺鳳池隸焉  
熙寧中元章簡公絳出守訪之鼓山寺僧憚其  
數至為擾嫁其名於北山報慈院主僧頗黠遂  
元公之意刻木作鳳立之小沼上以喙吐水公  
至大喜為賦詩數年間參大政鳳池之事遂成  
先兆後温左丞益出守亦喜為此游且和元公  
詩未幾亦至兩地然實非真鳳池山也而休證  
如此豈偶然邪

古田倡

陳筑字夢和莆田人崇寧初登第為福州古田  
尉感邑倡周氏周能詩贈筑絕句曰夢和殘月  
到樓西月過樓西夢已迷喚起一聲腸斷處落  
花枝上鷓鴣啼首句蓋寓筑字也又春晴詩曰  
瞥然飛過誰家燕薦地香來甚處花深院日長  
無箇事一瓶春水自煎茶後與筑作合歡紅紋



帶自經於南山極樂院從者知之共排闥救解  
二人皆活已而事敗筑失官去周至紹興初猶  
在既老且醜門戶遂冷落云

猾吏為姦

福州老胥夏鐸者自治平時為吏政和中以年  
勞得官首尾四紀嘗言閱郡將多矣無不為其  
黨所欺不能欺者惟得二人焉其一程公闢師孟  
其一羅倚老時羅公初精明人莫敢犯後亦有  
罅可入云羅好學每讀書必研究意義苟有得

則怡然長嘯或未會意則搔首踟躕吏伺其長  
嘯即抱牘以入雖包藏機械略不問或遇其搔  
首雖小姦欺無不發摘以故得而欺之鐸曰彼  
好讀書尚見欺於吾曹況於他哉右三事皆郡  
士鄭東卿說

周史鄉

周史鄉建州浦城人元祐初如京師赴省試中  
途遇道者云云即歸與妻子入由果山鍊丹聲  
價籍籍士大夫經山下無不往見呂吉甫自建  
安移宣州苦足疾不能行來謔周周請呂仲足

直前為布氣令人以扇扇之少頃足底火熱灸  
上徹心良久痛遂已凡在山二十年丹垂成一  
夕風雷大作霹靂甚震曉視藥爐丹已失矣周  
不意遂出神求之謂妻曰我當略往七日且復  
回未死也切勿焚我妻如其言周平生與一僧  
善僧亦在他山結廬聞周死來弔方勸其妻曰  
學道之人視形骸如糞土既去矣安足惜妻信  
僧言泣而焚之明日而周回則已無形體可生  
矣空中咄咄責其妻而去異日僧復來妻以前

事告之僧曰吾適方聞訃故來前日未嘗至乃  
悟魔所化也其家後置周影像於僧舍日輪一  
行者奉香火必於地得四錢又留醋一壺至今  
不敗往往為人取去然未嘗竭縣人劉翔云由  
果山甚淺隘氣象索然非神仙所居也翔說

夷堅甲志卷第六



夷堅甲志卷第七廿三事

蔣貞外

明州定海縣人大蔣貞外者輕財重義聞子姪不肖鬻田產者必隨其價買之既久度其無以自給復舉以還不取錢已而又賣既買又還至有數四者嘗泛海欲趨郡往柁樓便旋為回風所擊遂溺水舟人挽其衣救之不可制舟行如飛方號呼次遙見一人冉冉立水上隨風赴舟所視之乃蔣也急取之問所以曰方溺時覺有一物如蓬藉吾足適順風吹蓬相送故得至人以為積善報云

李柳光祖說

李少愚

李少愚曰參政建康人所居在秦淮畔年二歲因家人拜掃登舟乳母懷抱間失手墜水中水急不可尋舉舟號慟至明日有漁舟聞哭聲問知其故即舟中取一兒還之乃少愚也日夜來遙望灘上數人附火就視之但見一嬰兒卧地上四面火環繞意謂罔兩竊取故得之

林亮說

法道變饑鬼

紹興六年三月廿一日平江虎丘山有常州僧法道因病入延壽堂忽變形作餓鬼頭目極大頸窄咽青口吐猛火人以食與之則呼曰鐵丸也不可食如是七日長洲令為請道法師救之謂曰汝生前想有隱惡急自言佛法容人悔謝我為汝誦呪解釋病僧久之方自言曰向時在廬山慧日寺作典座盜常住菜日換酒一升後作江州能仁副院將寬剩米沽酒有是二罪法

師曰汝既知過吾救汝即扶其口灌呪水僧昏然遂睡天明方醒已索湯粥漸進食數日愈

日智說時在虎丘時見之

張佛兒

紹興二年十月宣僧日智至合州黃巖縣西鄉寓宿山寺次日寺僧留齊有村民張陳二老來請主僧施戒張曰某女孫佛兒年十五昨夕暴死至五更將斂其祖母不忍抱之以泣女欬然開目呼曰我通身是水手足皆痛問其故曰夜



有二使來追縛我押過又嶺

與西鄉湘辭不能去十餘里

行遭鐵椎擊背兩下極痛嶺下有池池中有橋遂令我橋上立別見人以黑被裏兩人入門內此二使亦欲以花被裏我曰汝欠他家錢千五百今當償之我力懇曰容我歸從祖母請錢不許旁綠衣人言曰此人曾聽說般若可恕也二使不得已擲我水中而去池水甚淺我踰岸得出遂急歸某驚異其事即往又嶺驗之果見陳氏者門有池訪其主翁問曰翁家昨日生何物

甲志七

三

曰犬生三子二黑一斑斑者為犬母銜置池中已死獨二黑者在某具以孫女言告仍以千五百金償之陳老曰元無錢在公女處不肯受其自度不償此償小孫他日亦不免遂率陳老來此主僧乃為施戒而以其金驟日智問其聽般若之因乃曾同母往縣中洪福寺聽景祥師開堂說法

### 張屠父

平江城中草橋屠者張小二紹興八年往十五

夷堅志 甲志卷七

里外黃埭柳家買狗狗見張屠有喜色直前抱之張提其耳以度輕重用錢三千得之狗不待束縛徑隨張歸至齊門外懼其逸方以索繫之狗忽人言曰我乃爾父又不欠爾債不可殺我張醉且困不省其言遂以歸令妻具飯狗又告其妻曰新婦來我乃阿翁也七八年不見爾夫妻面今幸得歸只欠柳家錢三千已償了切不可殺我爾夫壽甚短只一二年宜急改業後世不可為人矣我覺飢甚可持飯來妻急以其夫

甲志七

四

飯分半與之夫不知也夫食畢復索則已無甚怒妻曰分一半與阿翁食矣具以狗言白夫始大懼留飼養不敢殺三日後出至蔣氏家鬻人為所殺張屠遂改業為賣油家作僕云

### 陳承信母

常州無錫縣村民陳承信本以販豕為業後極富其母平生尤好豢豕紹興四年死死之七日其家正作佛事聞棺中有聲意為再生甚喜遽取斧開棺則已化一老北豬矣急復掩之明日

六九一



請常州太平寺標構主施戒遂葬時天色晴爽  
喪車才出門滂沱大雨送者不可行皆回及墓  
坎穴中水已滿乃以石壓葬之

甲志七

五

甲志七

六

羅鞏陰譴

羅鞏者南劍沙縣人大觀中在太學學有祠甚  
靈顯鞏每以前程事朝夕默禱一夕神見夢曰  
子已得罪陰間亟宜還鄉前程不須問也鞏平  
生操守鮮有過願告以獲罪之由神曰子無他  
過惟父母久不葬之故耳鞏曰家有弟兄罪獨  
歸鞏何也神曰以子習禮義為儒者故任其咎  
諸子碌碌不足責也鞏既悞悔乃急束裝遽歸



鄉人同舍者問之以夢告行未及家而卒曹績  
乃曹祖  
姑壻也

### 不葬父落第

陳杲字亨明福州人貢至京師往二相公廟祈  
夢夜夢神日子父死不葬科名未可期也杲猶  
疑未信明年果黜於禮闈遂遣書告其家亟允  
襄事後再試登第寧德人李  
舒長說

### 禍福不可避

李似之侍郎去艱難以來士大夫禍福皆有定

甲志七

七

數建炎丁未傳國華尚書墨卿為舒州守聞武  
昌寇作自武昌纜隔蘄黃即至舒懼其侵軼又  
嘗再使高麗橐中裝甚厚惜之乃令其弟挈家  
避諸江寧既至泊江下舟人白外多草竊不若  
入閘便時宇文仲達鎮江寧與傅公善家人即  
遣白宇文假鑰啓閘舟得入自意安全無虞是  
夜卒周德為變劫其舟一家盡死惟存一者婢  
而舒城帖然吳昉顧彥成為兩浙漕抗卒陳通  
稽怒於有官君子將為亂會顧君出巡夫興通

強抑衆不發須其歸凡一月而顧至杭之官吏  
及漕臺人皆出迎是夜變作官吏盡死而顧君  
乃與其家泊城外僧寺作佛事未入聞亂復走  
湖州遂免傅公有心於避禍而全家不免杭卒  
一月待顧君而顧竟脫皆非人所能為也

### 島上婦人

泉州僧本偈說其表兄為海賈欲往三佛齊法  
當南行二日而東否則值焦上船必糜碎此人  
行時偶風迅船駛既二日半意其當轉而東即

甲志七

八

回舵然已無及遂落焦上一舟盡溺此人獨得  
一木浮水三日漂至一島畔度其必死捨木登  
岸行數十步得小徑路甚光潔若常有人行者  
久之有婦人至舉體無片縷言語啁吶不可曉  
見外人甚善携手歸石室中至夜與共寢天明  
舉大石室其外婦人獨出至日晡時歸必齋異  
果至其味珍甚皆世所無者留稍久始聽自便  
如是七八年生三子一日縱步至海際適有舟  
抵岸亦泉人以風誤至者乃舊相識急登之時



婦人繼來度不可及呼其人罵之極口悲啼撲地氣幾絕其人從蓬底舉手謝之亦爲掩涕此舟已張帆乃得歸

### 查市道人

常德府查市富戶余翁家歲收穀十萬石而處心仁廉常減價出糶每糶一石又以半升增給之它所操持大抵類此慶元元年六月在書室誦經雷電當晝暴作有樵夫避雨立門外忽一道人青巾布衣引入余宅扣書室見翁謂之曰

甲志七

九

可令此村叟蹲伏經棹下暫避雷聲道人遂就坐少頃雷火閃爍入室旋繞數匝而息及雨霽一僕報言門楣上有新書朱字出視之云樵夫董二前世五逆罪惡貫盈上帝有勅罰之被陳真人安於慈喜菩薩誦經棹下護之諸神不敢近凡三十九字讀畢失道去所在未幾余翁坐亡

### 仁和縣吏

乾道間仁和縣一吏旱衰病瘠齒落不已從貨

藥道人求藥得一單方只碾生硫黃爲細末實於猪臟中水煮臟爛同研細用宿蒸餅爲丸隨意服之兩月後飲啖倍常步履輕捷年過九十略無老態執役如初因從邑宰出村醉食牛血遂洞下數十行所泄如金水自是尪悴少日而死李巨源得其事於臨安入內醫官管範嘗與王樞使言之王云但聞猪肪脂能制硫黃茲用臟尤爲有理亦合服之必當見功效也

### 周世亨寫經

甲志七

十

鄱陽主吏周世亨謝役之後奉事觀世音甚謹慶元初發願手寫經二百卷施人持誦因循過期遂感疾乃禱菩薩祈救護既小安即以錢三十米一石付造紙江匠使抄經紙江用所得別作紙入城販鬻周見而責之江以貧告復增畀其直及售紙于此每幅皆斷爲六七懼而亟還家悉力緝製納于周周倩一僧摺成冊齋戒繕寫方及二十卷正晝揮筆羣鴉數十鳴噪屋上逐之不退起禱像前迨出視蓋一鴉中箭流血



衆鴉爲拔之不能得故至悲闕周連誦寶勝如  
來救苦觀世音二佛以筆指之箭脫然自拔鴉  
飛入空中周贊嘆之際箭從天井內擲落于佛  
龕側靈感如此

### 金釵辟鬼

温州瑞安縣貧當村民張七妻久病一夕正服  
藥忽不見急呼鄰里燭火巡山尋之至一洞甚  
深衆疑其在諫而入至極深處見婦人面浮水  
上取以歸云數人邀我去初在洞口見火炬來  
急率我入我衣領間有鍍金釵恐失之常舉手  
搵索鬼輒有畏色以故面得不沉

### 搜山大王

温州瑞安道士王居常字安道後還俗居東山  
因販海往山東爲偽齊所拘脫身由陸路將歸  
至開封夜夢人告曰汝來日當死如遇乘白馬  
着戎袍挾弓矢者乃殺汝之人宜急呼搜山大  
王乞命若笑則可生怒則死緣汝曩世曾殺他  
人故今受報居常次日行荒陂中果見一人乘

馬宛如昨夢所言即拜呼搜山大王乞命其人  
笑而去遂得脫後歸鄉繪其像事之右二事亦  
朱亨叟說

### 熾盛光呪

瑞安士人曹穀字覺老少出家爲行者其家累  
世病傳尸主門戶者一旦盡死無人以奉祭祀  
穀乃還儒冠後數年亦病作念無以爲計但晝  
夜誦熾盛光呪一日讀最多至萬遍覺三蟲自  
身出二在項背一在腹上周匝急行如走避之  
狀穀恐畏不敢視但益誦呪忽頂上有光如電

蟲失所之疾遂愈

郡人戴宏  
履道說

### 海大魚

漳州漳浦縣敦照鹽場在海旁將官陳敏至其  
處從漁帥買沙魚作線得一魚長二丈餘重數  
千斤剖及腹一人偃然橫其間皮膚如生蓋新  
爲所吞也又紹興十八年有海鱸乘潮入港潮  
落不能去卧港中水深丈五尺人以長梯架巨  
舟登其背猶有文餘時歲饑鄉人爭來剖割是  
日所取無慮數百擔鱸元不動次日有剋其目



者方覺痛轉側水中旁舟皆覆幸無所失亡取  
約旬日方盡賴以濟者甚眾其脊骨皆中米白  
用

夷堅甲志卷第七

夷堅甲志卷第八十七事

吳公誠

興化人吳公誠字君與年七十以大夫致仕夢  
人告曰公猶有俸金七百千在官既覺取券曆  
會之凡積留未請者正如其數乃謂諸子曰我  
所得止此且置勿請庶稍延我壽子如戒緘封  
不復言後一年而卒計挂冠後所入半俸適滿  
七百千乃非昔日所積者既服除其子與郡守  
有舊悉以向所當得者復給之

金四執鬼

福州城南禊遊堂下有公蓮池數十畝民金四  
權其利其居在南臺去池七里慮有盜每夕輒  
往巡邏嘗遇一人行支徑中詰之曰我以事它  
適偶夜歸耳時已二鼓金素有膽視其舉措不  
類人又非人所常行路乃好謂之曰我家在江  
南偶飲酒多覺醉不可歸欲與汝相負汝先自  
此負我至合沙門去城二里我乃負汝至馬鋪去城四里  
汝復負我過浮橋其人欣然如所約而去至馬



鋪欲下金執之甚急連聲呼家人燭火來視已化爲一老鷄乃縛而焚之

### 佛救宿寃

臨安民張公子者嘗至一寺見敗屋內古佛無手足取歸莊嚴供事之歲餘即有靈響其家吉凶事輒先告之凡二三十年建炎間金人犯臨安張竄伏皆井似夢非夢見所事佛來與之別曰汝有難當死吾無策可救緣前世在黃巢亂中曾殺一人其人今爲丁小大明日當至此殺

甲志八

二

汝以報不可免矣張怖懼明日果有人携矛臨井叱張令出既出即欲刃之張呼曰公非丁小大乎其人駭問曰何以知我名氏具告佛語其人憮然擲刀于地曰寃可解不可結汝昔殺我我今殺汝汝後世又當殺我何時可了今釋汝以解之然汝留此必爲後騎所戕且與我偕行遂令相從數日度其脫也乃遣去丁生蓋河北民爲金人簽軍者

三事皆陳李若說

### 京師異婦人

夷堅志 甲志卷八

宣和中京師士人元夕出遊至美美樓下觀者闐咽不可前少駐步見美婦人舉措張皇若有所失問之曰我逐隊觀燈適遇人極隘遂迷失侶今無所歸矣以言誘之欣然曰我在此稍久必爲他人掠賣不若與子歸士人喜即携手還舍如是半年嬖寵殊甚亦無有人蹤跡之者一日召所善友與飲命婦人侍酒甚款後數日友復來曰前夕所見之人安從得之曰吾以金買得之友曰不然子宜實告我前夕飲酒時見每

甲志八

恭

過燭後色必變意非人類不可不察士人曰相處累月焉有是事友不能強乃曰葆真宮王文卿法師善符籙試與子謁之若有祟渠必能言不然亦無傷也遂往王師一見驚曰妖氣極濃將不可治此祟絕異非尋常鬼魅比也歷指坐上它客曰異日皆當爲左證坐者盡恐士人已先聞友言不敢復隱備告之王師曰此物平時有何嗜好曰一錢篋極精巧常佩於腰間不以示人王即朱書二符授之曰公歸俟其寢以一



寘其首一真篋中士人歸婦人已大罵曰託身於君許久不能見信乃令道士書符以鬼待我何故初尚設辭諱婦人曰某僕為我言一符欲置吾首一真篋中何諱也士人不能辨密訪僕僕初不言始疑之迨夜伺其睡則張燈製衣將旦不息士人愈窘復走謁王師師喜曰渠不過能忍一夕今夕必寢第從吾戒是夜果熟睡如教施符天明無所見意謂已去越二日開封遣獄吏逮王師下獄曰某家婦人瘵疾三年臨病

中書本

西

蔡

革忽大呼曰葆真宮王法師殺我遂死家人為之沐浴見首上及腰間篋中皆有符乃詣府投牒云王以妖術取其女王具述所以即追士人并向日坐上諸客證之皆同始得免王師建昌人林亮功說林與士人之友同齋

永福村院犬

福州永福縣有村律院伯仲二僧同房伯僧愛一大每食必呼使前仲甚惡之見必叱逐或繼以鞭箠如是累歲伯嘗出外旬日歸不見犬責

仲曰汝常日雖犬特甚來我之出必殺食之矣仲力辨不得已乃言因其竊食誤擊殺之埋諸後園非食也伯殊不信潛往瘞所發視急歸語仲曰犬雖異類心與人同汝與結冤非一日適吾視其體頭已為蛇會當報汝汝不宜往可倩所知者再觀之洎別一人往視則蛇頭愈長始大恐問所以解冤之策伯教以盡嚮衣鉢對佛懺謝遂入懺堂晝夜不息凡數年一夕焚紙鏹覺盆中有物意其鼠撥灰視之蛇也乘仲張口

中書本

五

案

急奔入喉中遂死本縣般若長老惟學說

金剛靈驗

青州人柴注為壽春府司理因鞠劫盜獄一囚言離城三十里間開旅邸每遇客携囊索獨宿多殺之投尸於白沙河下前後不知若干人惟謀一老嫗不得注問其故因曰頃年老嫗獨寄宿某與兄弟言今夜好箇經紀至更深遣長子推戶久乃還去若有人抵戶而立不可啓某不信提刀自行及門穴壁窺之見紅光中一大神



與房上下等背門而立氣象甚怒某驚懼失聲  
幾於顛仆天將曉門方開嫗正起理髮誦經不  
已問何經曰金剛經也乃知昨夜神人蓋金剛  
去

南陽驛婦人詩

靖康元年鄧州南陽縣驛有女子留題一詩曰  
流落南來自可嗟避人不敢御鉛華却憐當日  
鶯鶯事獨立春風霧鬢斜字畫柔弱真婦人之  
書次韻者滿壁

甲志八

六

黃功

州人少年時夢作詩曰春罷雞

行犬吠籬溪深水馬健霜重橘奴肥建

初將漕京西過寇至彥楚肱間中刃奔走墟

落聞農家春聲正如昔年夢中作詩景象去事

黃功

劉氏子

劉敏求字好古居開封郊外生一子兩歲而病  
將死不忍視徙置比舍民家須其絕而斂之乳

媪方抱以泣有道人過見之曰兒未死也取藥

一餅餌之遂蘇復索紙書十數字緘封以授媪

祝令謹藏去勿得發視視則兒死媪先密窺之

能認十九兩字餘不識也自此兒浸安母意其

十九歲當不免至是年為食素祝延之既而無

恙及紹興十九年敏求官建康子四十三歲矣

得疾以三月二十六日不起媪猶在始啓所緘

書乃大書九字其文曰十九年三月二十六日

梁竑  
夫說

潘璟賢

潘璟字溫叟名醫也虞部員外郎張咸妻孕五

歲南陵尉富昌齡妻孕二歲團練使劉彛孫妾

孕十有四月皆未育璟視之曰疾也几醫妾以

為有娠耳於是作大劑飲之虞部妻墮肉塊百

餘有眉目狀昌齡妻夢二童子色漆黑倉卒怖

悸疾走而去彛孫妾墮大蛇猶蜿蜒不死三婦

人皆平安貴江令王霽夜夢與婦人歌謳飲酒

畫不能食如是三歲璟治之疾益平則婦人色



益沮飲酒易怠歌謳不樂久之遂無所見溫叟曰病雖衰然未也如夢男子青巾而白衣則愈矣後果夢即能食

北湖吳則禮載其事

黃山人

贈太師葉助縉雲人為睦州建德尉年壯無子問命於日者黃某黃去公嗣息甚貴位至節度使然當在三十歲以後若速得之亦非令器也天祐不樂後官拱州黃又至今以周易筮之得賁卦黃曰今日辰居士土加賁為墳字君當生

子但必有悼亡之戚果生男數歲而晁夫人卒其子即少蘊也既擢第為淮東提刑周種堦周嘗延一黃山人少蘊命之筮遇晉卦黃曰三年後當孿生二女晉之卦坤下離上二陰也晉之字從兩口爻辭曰晝日三接三年之象也俟此事驗當以前程奉告少蘊深惡其說已而果然自惟揚歸吳興復見之少蘊曰君昔日所言果中異時休咎盍以告我黃曰公貴人也自此當徧儀清要登政府終於節度使且善自愛少蘊

異之以白乃父父曰憶三十年前有客亦姓黃為吾言得汝之期且謂當建節鉞豈非此人乎試使召之真昔所見者父子相視而笑待黃生如神建炎中少蘊為尚書左丞紹興十六年年七十上章告老自觀文殿學士除崇慶軍節度使致仕二年而薨竟如黃言

黃訥說得之左丞

饒州官廨

饒州譙門之南一官廨素有怪紹興十一年當平主管官韓參居之延樂平士人胡价為館客郡守程進道亦遣其子從學會程受代价納官奴韓秀賂白程為落籍程許之韓倡乘夜携酒肴竊入价書室與飲且堅囑之遂得自便他夕倡復携具至既飲又徧以餘尊搞從者自是數至一夕過三鼓西鄰推官廳會客散望价書室燈尚明呼之猶與相應答及天明則价卧榻上死矣主人詰問侍童及外宿直者皆云每夜有婦人自宅堂取酒炙以出意宅中人不感言及旦則去昨宵已雞唱聞先生大呼疑其夢魘不



謂遽死蓋鬼詐為倡以惑价而价不悟後三年通判任良臣居之其女十餘歲常見二人相携以行因大病急徙出後以為驛舍云

### 閉糴震死

饒州餘干縣桐口社民段二十八紹興乙卯歲為雷所擊挈尸至雲外有朱衣人去錯也復撲於平地段如夢中移時方甦項上并脇下皆有斧跡出青黑十數升同村港西亦有段二十八者即時震死此人元儲穀二倉歲饑閉不肯出

故天誅之既死穀皆為火焚而桐口之段至今猶在

### 不孝震死

鄱陽孝誠鄉民王三一者初其父母自買香木棺二具以備死王易以信州之杉已而又貨之到易株板及母亡則又欲留株板自用但市松棺斂母既葬旬日為雷擊死側植其尸或走報厥子子急往哭且扶尸仆地正日中震雷忽起挈子往他處約相去五里許洎復回父已復倒

立矣凡兩瘞之皆震出遂斲棺一竅表以竹而掩之始得寧

### 梅三犬

饒州東湖傍居民梅三者紹興二十年除夕縛一牝犬欲殺已刺血煮食恍惚間不見夜夢犬言曰我犬也被殺不辭但欠君家犬子數未足幸少寬我梅許諾明日自外歸恬然無所傷乃復育之

### 安昌期

安昌期昭州恭城人少舉進士皇祐中朝廷平儂智高推恩二廣凡進士曾試禮部者皆特試于廷昌期因是得橫州未定尉以事去官遂不復仕獨與小童游廣東放浪山水間同年曲江胡濬為惠州海豐令昌期往過之留甚久杯酒間多為嬉戲小伎娛悅坐人嘗結紙數紐覆而呪之良久器遂動徐徐啓之皆為鼠矣咀爵舉動如真復覆之則依然結紙也時采山藥爵而吐之以示人津著藥上皆如膠飴或通夕不寐



指其童曰勿輕此童它日與吾偕隱治平二年  
游清遠峽山寺謂僧曰久聞山中有和光洞故  
來遊遂與童俱往數日不返僧疑為虎所食徧  
求之無所見於洞前石壁上得詩曰蕙帳將辭  
去猿猴不忍啼琴書自為樂朋友孰相携丹竈  
非無藥青雲別有梯峽山余暫隱人莫擬夷齊  
後題云前橫州永定縣尉安昌期筆山僧說

海馬

紹興八年廣州西海墻地名上弓彎月夜有海

獸狀如馬蹄鬣皆丹入近村民家民聚眾殺之  
將曉如萬兵行空中其聲洶洶皆稱尋馬客有  
識者慮其異急徙去次日海水溢環村百餘家  
盡溺死

夷堅甲志卷第八

夷堅甲志卷第九十四事

鄒益夢

鄒益者饒州樂平人為進士初興三舍時乞夢  
於州城隍廟夜夢往官府見壁間詩一聯云鄒  
益諾為饒解首宋元天下第三人既覺大喜謂  
必冠鄉舉時舍法初行挾書假手之法甚嚴益  
首犯 宋元者徽州人蔡京改茶法元為茶商  
坐私販抵罪正第三人云

王李二醫

李醫者忘其名撫州人醫道大行十年間致家  
貲巨萬崇仁縣富民病邀李治之約以錢五百  
萬為謝李口療旬日不少差乃求去使別呼醫  
且曰他醫不宜用獨王生可耳時王李名相甲  
乙皆良醫也病者家亦以李久留不効許其辭  
李留數藥而去歸未半道逢王醫王詢李所往  
告之故王曰兄猶不能治吾伎出兄下遠甚今  
往無益不如俱歸李曰不然吾得其脉甚精處  
藥甚當然不能成功者自度運窮不當得謝錢



耳故告辭君但一往吾所用藥悉與君以此治之必愈王素敬李如其戒既見病者盡用李藥微易湯使次第以進閱三日有瘳富家大喜如約謝遣之王歸郡盛具享李生曰崇仁之役某略無功皆兄之教謝錢不敢獨擅今進其半爲兄壽李力詞曰吾不應得此故主人病不愈今之所以愈君力也吾何功君治疾而吾受謝必不可王不能強他日以餉遺爲名致物幾千緡李始受之二醫本出庸人而服義重取予如此

甲志九

二

### 花果異

紹興二十一年四月池州建德縣定林寺桑樹生李栗樹生桃極甘美異常鄱陽石門民張二公僕家竹籬上生重臺牡丹一枝甚大吾家田人汪二十一家鑊內現金色蓮花有僧立其上自四月八日至十日不退其家以煮犬遂滅聞自彭澤至石門民家鑊多生花但無僧此異所

夷堅志 甲志卷九

未聞也是年雨澤及時鄉老以爲大有年之祥

### 黃履中禱子

黃鉞字元受建昌人汪應辰榜登科言其祖履中無子禱于君山廟夢人以綵籠盛五色鳳三別以筠籠盛一烏併授之後正室生三子皆擢第妾生一子無所能

### 約紡三夢

約紡字公素元姓句犯 上嫌名遂增系爲約其音如章句之句宣和甲辰赴省試夢人告曰

甲志九

三

遽得逢州便得紡喜謂遽得者即得也已而不利至建炎戊申試維揚夢如初紡曰遽者約也我已姓約又試於揚州其必得又不利久之復夢其人來以實告曰君年四十八方登科今未也紡時三十八矣度猶有十年以未可得不敢萌進取意屏居道州富家翁召教其子及紹興甲寅科詔下紡四十五歲矣以爲必無成不肯往主人強之曰所以延君者正欲挾小兒俱入舉場君必行陰令其子自爲下家狀求試紡不



得已從之遂與富子俱薦送明年繳公據納禮部漫啓視則所具年甲誤以為四十七是年正四十八也默喜以為神助獨未曉逢州便得之語及坐圖混榜出紡名之左一人姓馮右一人姓周是歲遂登第首尾十二年凡三見夢方驗曲折明白如此

黃司業夢

元符戊寅歲睦州建德人黃司業者夫其四歲男子日夜悲泣夢之曰兒已受生無用相憶兒

甲志九

四

卷山

前生嘗為宰相坐誣陷善人謫為公家子偶又有小過復再謫今只在數里間方十四秀才家他日當有官畢此一世後却生佳處矣明日訪方秀才果得子以十二月一日生正與黃氏子亡日同黃請觀之兒躍然甚喜與之物即舉手如欲取狀黃歸遂不復哭十四秀才者名逸官至朝請郎所生子名序紹興十二年登科然仕纔至常山丞以死壽五十有三

右三事皆余執度文持言

俞翁相人

邵武俞翁者善相人尤能聽器物聲驗吉凶先世仕南唐為太史令後主歸朝俞氏舉族來居邵武之泰寧翁年既高人尊之呼為翁云葉祖洽兒童時好騎羊為戲翁見之曰即君當魁天下士勉之無戲祖洽遂折節讀書會黃右丞履丁內艱鄉居祖洽與邑子上官均執弟子禮師事之嘗過小山寺遇翁翁逆謂曰狀元榜眼何自來此二人相視而笑曰寧有是翁曰不特爾又同年焉吾為子選一題可預為之備二人未之信戲曰題目謂何翁指庭下竹一束曰當作此二人笑而去熙寧三年廷試進士罷詩賦論三題易以策問祖洽遂首選均次之方悟竹一束蓋策字也祖洽父恪少不學嘗過翁門縣之士子群集無一可翁意獨指恪曰此人年六十當官七品服銀緋眾皆憮然恪後以子貴封累朝請郎賜朱紱正年六十云翁嘗行田間聞水聲曰水流悲田將易主已而果然又嘗入市聞樂聲曰金聲亢其有兵當在申酉間然我無傷

甲志九

年

元



兵四人當溺死至期果有戌卒自汀州還過市  
群飲爭倡女抽戈相戕度不自安乘暮亂流而  
渡正春濤怒漲溺死果四人或問其故曰日在  
子又屬水水旺於子金至此死焉其巧發奇中  
類是今邵武人猶傳其相書一編然去翁遠矣

### 宗本遇異人

僧宗本者邵武田家子宣和元年因餉田行山  
徑中遇道人麻衣推髻丐食本曰吾父未哺餐  
可同至家取食否道人怒唾左拇端抽一劍脅

卷九

六

之本對如初道人笑曰獠子可教解衣帶小瓢  
傾紅藥三顆授之本舉掌欲服問其二墜地不  
可得但嚙其一道人復笑曰分止此耳忽不見  
本不復歸家入近村雙林院止佛殿上即能談  
僧徒隱事咸驚異走告其家妻子來視斥去不  
使入明日謹傳一鄉來詢休咎者系道不絕郡  
將以下咸遣書乞頌本握筆瞑目頌立成筆法  
清勁可愛寺僧指爲生佛欲令久居以壯聲勢  
本曰吾緣不在是當往汀州謁定光佛奮臂便

行至泰寧之豐巖樂其山水秀遠亦夢紫衣金  
章人挽留遂止不去縣人共出錢爲祝髮得廢  
丹霞院額標其巖未幾羅疇疇老自沙縣遣信  
招迎欣然而往時李伯紀丞相自右史斥監邑  
征本與頌曰青共立米去皮此時節甚光輝伯  
紀罔測洎靖康初得君驟拜執政方悟其語鄧  
肅志宏以諸生見本本指伯紀謂肅曰君他日  
貴由此人及伯紀登庸志宏白衣至左正言本  
留沙縣踰年復還丹霞建炎四年伯紀自嶺外

卷九

七

俞文

歸見本本大書机上作紹興二字明年果改元  
語伯紀曰茲地血腥觸人當有兵起公可居福  
州從之二月環境盜起邑落焚劉無餘二年六  
月伯紀帥長沙過邵武迂道訪本本送至建寧  
趣其速行戒之如泰寧復大書邑廳壁曰東燒  
西燒又連書七七數字纔出境江西賊李敷仁  
入邑縱火正七月七日也本初住丹霞有飛雀  
立化于佛前香爐上疇老爲著瑞雀頌人以爲  
師所感去紹興十六年豫言某日當去至期無



疾而化本晚工詩殖貨不已尤吝嗇視出一錢如拔齒其徒多諫之曰此吾宿業也

惠吉異術

僧惠吉張氏饒州餘干人少亡賴為縣五伯因追胥村社少休山麓遇婦人乘竹輿無所服惟用匹布蔽體訝其韶秀而結束詭異揖而訊之曰非汝所知也取一卷書授之曰勉旃後當為僧言訖輿去如飛二僕夫冉冉履空中張歸即能談人意間事弃妻子出遊過撫州宜黃縣行

奇文

八

奇文

止佯狂人無知者時大旱縣人作土龍禱雨張役牒請自祈禱約明日午必雨不爾願焚軀以謝即跌坐積薪上民之輕慄禍賊者爭益薪及明烈日滋熾萬眾族觀至秉炬以湏如期果大雨四境霑足邑人始謹事之鄒柄居是邑惡其惑眾張往見之曰吾宿負公杖幸少寬我會張為邑人斃治衢陌哀金數百萬或諧於鄒曰彼乾沒其半間道以遺妻孥鄒怒言於縣宰捕笞之已而悔詣張謝張曰曩固言之矣無傷也宣

和三年適邵武泰寧謂縣人黃溫甫曰吾與若隔生同為五臺僧若嘗病費吾藥餌今當館我以償黃為築菴香爐峯頂買僧牒落髮師能呪水起疾數百里間來者絡繹通直郎葉武為令夢一女子持火東西焚庭廡復藝鼓門驚覺遲明師造縣迎問曰昨夕無恐否葉愕然其以夢告師命與土地木胎至庭芥之血津津然初縣有祟物化為美妹惑宿直吏至是遂已縣丞江定國母呂氏有眩疾每發頭泔泔不可忍以扣

津卷九

九

師師曰無它故要是銀兒為孽定國駭懼銀兒者其父時故姬呂氏陰殺之於是丐為禳謝師引紙畫為禽畜百十種令秉火炬設瓜果賓主置榻戒其家人皆就寢勿顧獨一二僕使在迨夜師入呂氏寢物色之得於粧閣僕者咸見好女子年可十六七綠衣黃裙對之掩泣若不從狀師徐徐諭解已而肯首乃以所畫并楮鏹付之送使出門呂氏明日疾不作富人江景淵嘗與人爭田不勝用計殺之忽得脾疾詣師請水



師具數其過景淵叩頭哀祈為至其居命斲地丈許得蒼狗呌牙怒視左右皆恐視之乃塊石師以杖擊之應手糜碎景淵即瘡又有倡奔籍歸一胥同謁師師所居山椒林樾蔽繞來者未至門不知也師逆告其徒曰某人夫婦少選至勿令其婢子入及二人至元無婢自隨師言狀倡驚泣求救乃昔日曾逼一婢赴井死胥固未之知嘗入市見搏拏者立道左呼使前捫其項下如捐物狀曰後不得復爾人問故蓋此人昨夕負博進志而投繯救至得不死師白晝捕魘魅逆說禍福甚多不勝載紹興四年死泰寧人至今繪事其像不呼其名惟曰張公或曰張和尚去

### 卓筆峯

泰寧縣東十五里有仙棺石相傳往年因風雨白晝晦冥人聞空中音樂聲及霽見棺木在巖間其處峭絕人莫能上疑仙人蛻骨送于此因名音山亦曰聖石遇大旱祈雨即應蔣穎叔使

福建日過之為賦詩更名卓筆峯宣和五年復大雷電風雨霽塞及霽而棺旁又列一棺題湊不異世俗作者次年春山邊人見輿馬旌幢騎從呵殿騰雲至其地作樂而去樂聲泠然非世間音村民能猱援者嘗登之云棺不施釘可開視骨色青碧葬具悉古製惟一小剪刀細腰修刃同人間用者將挈而下忽霹靂挾崖起大蛇旁午民驚怖墜地體無所傷而病狂半年方愈為鄉人言如此

右五事皆邵武士人黃文蕃言

### 張琦使臣夢

左武大夫榮州刺史張琦紹興十六年自建康解軍職為江東兵鈐駐饒州三年而病琦有田在池州建德縣命使臣掌之是歲使臣夢黃衣數人持一朱書漆牌去攝饒州鈐轄張琦潭州長沙知縣趙伯某既寤意謂琦被召命詣鄱陽慶之琦病已篤不得見家人恐其夢不祥不敢言而琦數詢其子云趙知縣到未子謂病中謔語不敢對凡月餘果有趙君者罷長沙縣歸至



饒泊城下卒於舟中琦登時亦死

月詩畢而逝

周濬受易

許氏詩識

周濬字東老福州閩人佳士也陳了翁以兄之  
女妻之濬受易於翁如有所悟翁喜參禪見濬  
論死生之說禪者所不能言甚訝之宣和中以  
疾卒前一日作詩與蔡氏甥曰三舅報無常行  
三諸甥脚手忙熟搥三挺皂爛煮一鍋湯垢膩  
從君洗形骸任爾扛六釘聲寂寂千古路茫茫

蔡振悟死生

許太尉將未第時居福州晉浦巷夜有虎自東  
山踰破城入其園傷圈豕而去及旦舉室慮其  
復至太尉不以為異且高吟曰昨夜虎入我園  
明年我作狀元叔母戲續其下云顛狗不要亂  
吠且在屋裏低蹲鄰里傳以為笑明年太尉魁  
天下士後登政府叔母之子特以恩得官至大  
夫謂之許工部舊所居室太尉悉以與之後工

蔡振字子玉閩縣人年甫冠從鄉先生鄭東卿  
學易忽悟死生之理其家在鼓山下紹興十七  
年聞莆田鄭樵入山從老僧問禪振作書抵樵  
論儒釋之學樵見其年少而論高疑假手於人  
親扣之益竒怪乃見東卿問振所學東卿曰不  
知也十九年四月振來謁東卿問尚書禹貢得  
疾歸家遂篤叱出其妻呼弟掄告以死令掄把  
筆口占一詩曰侯同舍生來弔可出示之其語  
云生也非贅死兮何缺與時俱行別是一般風

墨九

十一

本

墨九

十三

部得心疾家人閉不使出所謂顛狗低蹲之語  
乃其母詩實先識也三事鄭東卿說

夷堅甲志卷第九



夷堅甲志卷第十九事

桐城何翁

舒州桐城縣何翁者以貲豪於鄉嗜酒及色年五十得風疾手足奇右不能舉輿之同郡良醫李百全幾道家治療月餘而病良已將去幾道飲之酒酒半問之曰死與生孰美翁愕然曰公醫也以救人為業豈不知死不如生何用問幾道曰吾以君為不畏死耳若能知死之可惡甚善君今從死中得生宜永斷房室若不知悔則必死矣不復再相見也翁聞言大悟才歸即於山巔結草庵屏處却妻妾不得見悉以家事付諸子如是二年勇健如三十許人徒步入城一日行百二十里幾道見之曰君果能用吾言如持之不懈雖未至神仙必為有道之士翁自是愈力但多釀酒每客至與奕棋飲酒清談窮日夜凡二十有五年建炎初江淮盜起李成犯淮西翁度其且至語諸子曰急竄尚可全諸子或顧戀妻孥金帛又方治裝未能即去翁即杖策

腰數千錢獨行至江邊賊尚遠猶有船可度徑隱當塗山寺中諸子未暇走而賊至皆委鋒刃翁在寺與鄰室行者善一日呼與語曰吾欲買一棺煩君同往取之可乎曰何用此笑不應遂買棺歸寘室內數自拂拭又謂行者曰吾終恩公矣吾屋後儲所市薪明日幸以焚我柩恐有吾家人來俱以告之行者且疑且信密察其所為至暮卧棺中自托蓋掩其上明日就視死矣時年七十九後歲餘翁有姪亦脫賊中訪翁蹤跡至是寺方聞其死翁與中書舍人朱新仲有中外之好朱公嘗記其事以授予云

龐安常鍼

朱新仲祖居桐城時親識間一婦人妊娠將產七日而子不下藥餌符水無所不用待死而已名醫李幾道偶在朱公舍朱邀視之李曰此百藥無可施惟有鍼法然吾藝未至此不敢措手也遂還而幾道之師龐安常適過門遂同謁朱朱告之故曰其家不敢屈先生然人命至重能



不惜一行救之否安常許諾相與同住繞見孕者即連呼曰不死令家人以湯溫其腰腹間安常以手上下拊摩之孕者覺腸胃微痛呻吟間生一男子母子皆無恙其家驚喜拜謝敬之如神而不知其所以然安常曰兒已出胞而一手誤執母腸胃不復能脫故雖投藥而無益適吾隔腹捫兒手所在鍼其虎口兒既痛即縮手所以遽生無他術也令取兒視之右手虎口鍼痕存焉其妙至此

新仲說

紅象卦影

里志中

三

蔡才

紹興二年廬陵董良史廷試罷詣紅象道人作卦影欲知其低昂卦成有詩曰黑猴挽長弓走向天邊立系子獨高飛中人嗟莫及良史不能曉占者曰事應乃可解及唱名張子韶成丸為榜首張生於壬申所謂黑猴者也長弓張字也良史在三甲其上孫雄飛所謂系子高飛也其下仲并所謂中人莫及也

良史說

譚氏節操

英州真陽縣曲江村人吳琪略知書其妻譚氏紹興五年間二月本邑觀音山盜起攻剽鄉落琪竄去譚氏與其女被執并鄰杜村婦數人偕行譚在眾中頗潔白盜欲妻之詎曰爾輩賊也官軍旦夕且至將為齏粉我良家女何肯為汝婦強之不已至於捶擊愈極口肆罵竟斃於毒手後盜平鄰婦同執者皆還曰使吳秀才妻不罵賊今日亦歸矣因備言其死狀吳生始知之聞者高其節予嘗為之傳云

里志中

四

蔡才

草藥不可服

紹興十九年三月英州僧希賜往州南三十里洗口掃塔有客船自番禺至舟中士人之僕脚弱不能行舟師憫之曰吾有一藥治此病如神餌之而差者不可勝計當以相與既齋廟畢飲昨頗醉入山求得藥漬酒授病者令天未明服之如其言藥入口即呻呼去腸胃極痛如刀割截遲明而死士人以咎舟師舟師恚曰何有此即取昨夕所餘藥自清酒服之不踰時亦死蓋



山多斷腸草人食之輒死而舟師所取藥為根  
蔓所纏結醉不暇擇徑投酒中是以及於禍則  
知草藥不可妄服也

### 南山寺

鄭良字少張英州人宣和中仕至右文殿脩撰  
廣南東西路轉運使累貲為嶺表冠既奉使兩  
路遂於英築大第至以丹碧窮工極麗南州未  
之有也靖康元年或訴其過於朝朝廷遣直龍  
圖閣陳述為潛俾鞠之述至英良居家初不知

甲志十

五

黃仲

其故盛具延述亦推心與飲締同官之好至  
廣州始遣使逮良下獄窮治其贓榜笞不可計  
奏案上万得出獄出之一日而良瓦比斷勅至  
止於停官編隸已無及矣家人未能葬權厝于  
英之南山寺所追錄寶貨甚多述遂攝帥事建  
炎二年代還以它事復為轉運使許君所劾下  
廷尉削籍編置英州太守真之南山時良已遷  
葬數日殯宮空述欲居之或告以實述曰吾前  
治其獄王事也今已死何足畏即居之纔三四

日白晝見良驚曰鄭良何敢來即感疾死時建  
炎二年代也良之宅今三分為天慶觀州學驛舍  
其家徙江西云

三事英僧  
希賜言

### 賀氏釋證

賀氏者吉州水新人嫁同鄉士人江安行有二  
子自夫死不如葷日誦圓覺經釋服不輟或勸  
更誦他經賀氏曰要知真性本圓本覺不覺不  
圓是為凡夫我不誦經要遮眼耳長子楹登進  
士第紹興六年為賀州簽判迎母至官賀氏從

甲志十

六

葉仲

容語其婦曰吾誦經以來了無夢想比年夜艾  
常見瑞光中有猊坐欲升之未果今白日閉目  
亦見佛相是歲五月甲戌沐浴易衣明日食罷  
盥漱如常忽收足端坐兩中指結印瞑目而逝  
家人倉黃召醫已無及矣郡守范直清帥其屬  
瞻禮嘆曰大丈夫不能如此命盡工寫其像像  
成惟目睛未點乃禱曰精神全在阿堵中願賜  
開示俄兩目燁然子孫扶視皆謂再生點睛訖  
復瞑時年七十七

傳勞彦  
濟言



昌國商人

宣和間明州昌國人有為海商至巨島泊舟數人登岸伐薪為島人所覺遽歸一人方溷不及下遭執以往縛以鐵綆令耕田後一二年稍熟乃不復繫始至時島人具酒會其鄰里呼此人當筵燒鐵箸灼其服每頓足號呼則烘堂大笑親戚間聞之才有宴集必假此人往用以為戲後方悟其意遭灼時忍痛齧齒不作聲坐上皆不樂自是始免其苦凡留三年得便舟脫歸兩

股皆如龜卜

張照時為縣令為大人言

盤谷碑厄

孟州濟源縣韓文公送李愿歸盤谷序碑唐元和中縣令崔泱所立歲月既久湮沒為民井甃政和三年縣尉宋鞏巡警至其地洗濯視之曰此至寶也村民愚以為真有寶伺宋去碎之無所獲棄于道上高密人孟温舒為令聞之昇歸縣龕于出治堂中出治堂者元祐中宰傅君俞所建秦少游作記且書之刻石崇寧時為觀望

者確去温舒得舊本於民間再刊之但隱其姓名亦好事君子也

孟温舒

孟温舒為濮州雷澤令吏不敢欺嘗有瘖者投空牒訴事左右皆愕温舒械之曰彼恃廢疾來侮我命二吏隨扶以出肆諸通衢復潛遣謹厚者物色其旁曰有所聞即告果有語者曰是人傭於某家累年負其直不償故詣令訴特口不能言耳今乃獲罪安用令吏以白温舒遣執語

者訊之遂得直一縣稱為神明

郭樞密三益作温舒墓誌書此事

盜敬東坡

紹興二年度寇謝達陷惠州民居官舍焚蕩無遺獨留東坡白鶴故居并率其徒葺治六如亭烹羊致奠而去次年海寇黎盛犯潮州悉毀城堞且縱火至吳子野近居盛登開元寺塔見之問左右曰是非蘇內翰藏圖書處否麾兵救之復料理吳氏歲寒堂民屋附近者賴以不焚甚眾兩人皆劇賊而知尊敬蘇公如此彼欲火其



書者可不有愧乎

### 鬼呼學士

范鏜字宏甫建州浦城人布衣時至日中無炊里人未之奇也一夕寒甚自村墅回邑假寐溪橋中夜聞人聲從橋出若有詢之者應曰學士寢于是鏜不疑其鬼徐徐聽之皆涉水而濟黎明鏜還浦城人目教授生童者為學士意所稱謂此未幾鏜登第終龍圖閣學士蓋宿橋之夕相去五里許一家設水陸呼學士者乃鬼也

甲志十

九

甲中

### 惠兵喏聲

黃薦可字宋翰福州長溪人紹興中除惠州守邊兵已至有日者過門聞從吏聲喏告其人曰吏聲無土公必不赴未行果罷

三事黃文藝說

### 廖用中詩戲

廖尚書用中剛崇寧初以士人為辟雍錄已而擢第宣和中復以命士為錄於太學時蔡魯公方盛用中嘗戲作詩寄所善者曰二十年前錄辟雍而今官職儼然同何當三萬六十歲趕上

齊陽魯國公好事者傳以為口實

鄭樵說

### 觀音醫臂

湖州有村媪患臂久不愈夜夢白衣女子來謁曰我亦苦此爾能醫我臂我亦醫爾臂媪曰娘子居何地曰我寄崇寧寺西廊媪既寤即入城至崇寧寺以所夢白西舍僧忠道者道者思之曰必觀音也吾室有白衣像因葺舍誤傷其臂引至室中瞻禮果一臂損媪遂命工脩之佛臂既全媪病隨愈

湖人吳介說

甲志十

十

既正

### 李八得藥

政和七年秀州魏塘鎮李八叔者患大風三年百藥不驗忽有遊僧來與藥一粒令服李漫留之語家人曰我三年間化主留藥多矣何嘗有効不肯服初李生未病時誦大悲觀音菩薩滿三藏是夜夢所惠藥僧告之曰汝尚肯三藏價誦我却不肯服我藥既寤即取服之凡七日徧身皮如脫去須眉皆再生

邊公式說

### 佛還釵



平江民徐叔文妻遇金人破城獨脫身賊手出郭於水中行惟誦觀音佛名首挿金釵恐為累擲置水中半途迷所向有白衣老媪在岸呼之令上指示其路曰遇僧即止又去恐汝無裹足贈汝金釵視之蓋向所弃者至一林中見寺遂止乃薦福也次日其婿蔣世永適相值乃携以歸

佛救翻胃

平江僧惠恭病翻胃不能飲食夜夢一狸貓自項背入腹中從此日甚每過市見魚深起嗜想

白卷十

二

七文

遂發意誦觀音菩薩百萬聲日持大悲呪百八遍復夢至山中遇道人相慰問曰吾與汝藥俄青衣童籠一鷄至前猫自僧口出徑入籠擒鷄因驚覺病頓愈

歐十一

湖州民歐十一坐誤殺人配廣中其妻在家齋素日誦觀音歐在配所見一僧呼曰汝家妻孥極念汝欲歸否曰固所願遂出藥擦其腕初無痛楚腕已墮地血流不止僧曰可持以告官當

得歸收汝斷手勿失也歐如言得放還及中途復見僧曰汝斷手在否曰在取而續之脗合如初三事皆李初檉與幾說

夷堅甲志卷第十



夷堅甲志卷第十一

梅先遇人

予宗人慶善郎中興祖紹興十二年為江東提刑治所在鄱陽王元量尚書鼎從假二卒往夔峽既回拜于廷其一梅先者獨着道服拜至十數不已慶善訝之荅曰伺郎中治事退當請問以白少頃慶善坐書室梅復至曰初至夔州數日有道者歷問所從來令某隨之去某應曰諾道者曰汝當有妻孥安能捨而從我某曰惟一

妻一子今得從先生視彼如涕唾耳道者甚喜曰汝能若此良可教吾將試汝即於糞壤中拾人所弃敗履令食初極臭穢強齧不能進道者笑自亟啖之曰如我法以食歷數日覺不復臭而味益甘軟又問所以來此為何事荅曰奉主公命為王尚書取租入曰如是當歸畢之此公家錢如未了不可從我他日未晚也某曰家在江東相距數千里豈能再來曰汝思我我即至矣又授藥方三道曰若乏用時可合此藥貨視



一日所用留之有餘弃諸道上以惠貧窶或無食則茹草履人與酒食但享之特不可作意大抵無心乃得道耳某拜之數十又與某道服曰汝歸見主公時拜之如拜我但着此衣勿易也慶善曰果如此勿復為走卒命直書閣以自近嘗召使坐取草履試之梅展足據地坐淨滌履而食每數口即飲水少許久之吐其滓瑩滑如碧玉以示慶善慶善復還之梅徑取投口中食履盡乃已時方二十四歲即與妻異榻曰人世

只爾殊可厭惡汝盍同我學道不然隨汝所之妻始猶勉從不一年竟改嫁慶善後子告令往丹陽茅山預三月鶴會山有洞常人欲入須秉燭然極不過數十步即止梅索手而入無所礙聞石壁中若人叩齒行持者至最深處得一澗澗中水數尺細視有書數軸取得之才霑清其半乃元祐中劉法師所受法錄也後送慶善還丹陽慶善有外兄病每食輒吐梅曰瓢中藥正爾治此取數粒與服一日即思食旬時病盡失



去慶善寓訊代者為除兵籍既得文書遂辭去  
後數年曾一歸鄉里今不知所之

食蠨報

洪慶善從叔母好食蠨率以糟治之一日正食  
見杙上生蠨散走大恐呼婢撤去婢無知復取  
食為一整鈐其頰盡力不可取頰為之穿目是  
不敢食蠨

瓦隴夢

洪慶善妻丁氏温州人雖居海濱而性不嗜殺

口志二

三

余光

後至江陰有惠瓦隴百餘枚不忍食真之盆中  
將以明日放諸江夜夢丐者甚眾裸體臞瘠前  
後各以一瓦自蔽皆有喜色別有十餘人愀然  
曰爾輩甚樂我一何苦也丁氏寤而思之以瓦  
蔽形必瓦隴也夢中能密記其數取視之已為  
一妾竊食十餘枚乃愀然者也得活者與夢中  
數同

促織怪

洪慶善為湖州教授日當秋晚宴坐堂上聞庭

下促織聲極清詰其所聽之則聲如在房外復  
往房外則又在庭下甚怪之別令一人往聽則  
移在床下又詣床下則乃在其女床側竟不能  
測是年妻丁氏捐館次年女亡

陳大錄為犬

秀州華亭縣吏陳生者為錄事冒賄檢惡常帶  
一便袋凡所謀事皆書納其中既死亭于家人  
曰我已在湖州顯山寺為犬矣家人驚慘奔詣  
寺省問一犬聞客至急避伏眾察僧榻下連呼

口志二

四

余光

不出意若羞赧其家不得已遂還既去僧語之  
曰陳大錄宅中人去矣方振尾而出此犬腹下  
垂一物正方宛如便袋狀皮帶周匝繫其腹猶  
隱隱可辨洪慶善嘗與葛常之侍郎至寺見之  
詢諸僧云然

蔡衡食贖

蔡攸之子衡為保和殿學士將入朝家人呼之  
不醒意其熟睡乃為謁告至辰已之交方覺謂  
家人曰我非睡乃入冥耳初寢時有人去某官



召隨以行至官府其人入報曰追蔡衡至既入獄吏問曰近日殺生何也荅曰某舉家戒殺無有是事吏曰此間不容抵諱吾徐思之近往池上得鮮鯉因鱠食之但此一罪耳吏曰是也即取鐵鉤貫頰挂樹間數武士齧肉頃刻而盡約食頃體已復故主者延升廳事抗禮拱手問曰保和相識否吾乃太師門人沈某也太師今安否荅曰適方受刑痛楚未定少憩當言之主者命飲以湯即不痛徐問諸兄弟及它事甚詳將

甲志二

五

黃

退吾禱之曰衡作惡如許不知何以自贖曰盡捨平生服用庶可救可悉取所衣朝服金帶鞍馬之屬施慧林寺且飯僧數百為吾謝過是日洪慶善適遊寺見主僧言之云可以為戒未幾時復以六百千贖所施物去竟以是年死

六事皆慶善說

### 李邦直夢

孫巨源李邦直少時同習制科熙寧中孫守海州李為通判倅廳與郡圃接孫李女常遊圃中李望見目送之後每出聞其聲輒下車便旋邦

夷堅志 甲志卷一

直妻韓夫人於牖中窺見屢矣詰其故李以實告一夕夢至圃見孫女踵之不可及亟追之躡其鞋且以花插其首不覺驚寤以語韓夫人韓大慟曰簪花者言定之象鞋者諧也君將娶孫氏吾死無日矣李曰思慮之極故入於夢寧有是未幾韓果卒李徐令媒者請於孫公孫怒曰吾與李同硯席交年相若豈吾李女偶邪李不敢復言已而孫還朝為翰林學士得疾將死客見之孫以女未出適為言客曰今日士大夫之

甲志二

六

黃

賢無出李邦直何不以歸之曰柰年不相匹客曰但得所歸安暇它問未及綢繆而孫亡其家竟以女嫁之後封魯郡夫人邦直作巨原墓誌曰三女長適李公彥二在室蓋作誌時未為壻也邦直行狀晁無咎所作實再娶孫氏云

強行父幼安說

### 趙敦臨夢

明州趙敦臨為太學生政和戊戌年詣二相公廟乞夢夢去狀元今歲方生紹興乙卯敦臨始登第狀元乃汪聖錫生於戊戌時年十八矣果



符昨夢

張太守女

南安軍城東嘉祐寺紹興初有太守張朝議女因其夫往嶺外不還怏怏而天稟葬于方丈遇夜即出人多見之既久寺僧亦不以為怪過客至必與之合有所得錢若緡反遺僧嘗有二武弁自廣東解官歸議投宿是寺一人知之不欲往一人性頗木強不謂然獨抵寺方弛擔女子已出曰尊官遠來不易客大恐誘之使去即馳

甲志十一

七

太

入城解潛謫居而卒有孫營葬憩寺中為所荏苒得疾幾死紹興二十年郡守都聖與率大庾令遷之於五里外山間今猶時出與村落居人接予嘗至寺老僧言之猶及見其死時事云

大庾震吏

紹興二十一年二月晦大庾令連潛正午治事群吏抱文書環立忽黑氣自庭入須臾一廳盡暗雷電大震吏悉仆地令悸甚手足俱弱亦仆于案下少頃即散眾掖令起吏死者四人二錄

事二治獄者蓋昔皆為經界吏云連令說

張端慤亡友

張端慤處州人嘗為道士平生好丹竈爐火初與一鄉友同泛海如泉州舟人意欲逃征稅乘風絕海至番禺乃泊舟二人不得已少留鄉友者得疾死張為殯斂寄柩僧寺一夕寢未熟而友至呼其字曰正父公酷好爐鼎何為也張悟其死應曰吾自好之何預君事即閉目默誦大悲咒纔數句友已知曰偶來相過何為爾也即去

甲志十一

八

太

久之復夢曰我與君相從久今當遠別不復再見幸偕我行數步相送張諾之與俱行數步至一紅橋友先行語張曰君且止此非君所宜過揮淚而別既覺不能曉後數日廣帥王承可侍郎令諸刹凡寄殯悉出焚張念其故人命僧具威儀火之城下收其骨至一橋擲水中乃夢中所至處也時紹興十八年

張生說

六鯉乞命

汪丞相廷俊宣和中為將作少監鄭深道資之



爲同寮一日坐局汪得六鮮鯉將鱠之鄭不知也方假寐夢六人立階下自贊云李秀才乞公一言干少監乞命鄭曰不知君等何罪俱曰只在公一言鄭許諾既寤達之汪公汪曰適得六鯉將設鱠豈爲是邪遂放之鄭自是不食魚深說

### 五郎鬼

錢塘有女巫曰四娘者鬼憑之目爲五郎有問休咎者鬼作人語酬之或問先世驗其真偽雖千里外酬對如響莫不諧合故咸安王韓公兄

四郎

九

羅明

世良尤信暱導王令召之巫至韓府而五郎者不至巫踉蹌不自安乃出後數日偶至靈隱寺鬼輒呼之巫詰其曩日不應命曰門神禦我于外不能達也

### 東坡書金剛經

東坡先生居黃州時手抄金剛經筆力最爲得意然止第十五分遂移臨汝已而入玉堂不能終卷旋亦散逸其後謫惠州思前經不可復尋即取十六分以後續書之真於李氏潛珍閣李

少愚參政得其前經惜不能全所在輒訪之冀復令紹興初避地羅浮見李氏子輝輝以家所有坡書悉示之而秘金剛殘帙少愚不知也異日偶及之遂兩出相視其字畫大小高下墨色深淺不差毫髮如成於一旦相顧驚異輝以歸少愚遂爲全經云黃文 暮說

### 何丞相

縉雲何丞相執中在布衣時貧甚預鄉貢將入京師無以爲資往謁大姓假貸閭人不爲通捧

志

十

刺危坐俟命主人晝寢亭黑龍蟠戶外驚寤出

視則何公在焉問之曰五秀昌爲至此何第五 鄉人呼 秀才云

以所欲告主人舉萬錢贈之且曰君異

日言歸無問得失必過我何試竟復造其家館

于外廡迨日暮執卷徙倚楹間主人髣髴又見

黑龍蜿蜒而下攀繞庭柱就視之則又何公也

心異之密告何曰君且大貴毋相忘已而何擢

第調台州判官有術者能聽物聲知吉凶聞譙

門鼓角聲曰是中有貴人誰其當之或意郡守



貳視之不然凡閱數日不可意一日何乘輪出術者見之曰此真貴人角聲之祥不吾欺也何後以

徽宗皇帝藩邸思至宰相終于太傅贈清源郡王

潘君龍異

縉雲富人潘君少貧嘗貿易城中天且暮值大雨急避止道傍人家不能歸因宿焉不知其倡居也倡夜夢黑龍繞門左旦起視之正見潘卧簷下心以為異延入厚禮之欲與之寢潘自

日志十一

十一

列五

顧貧甚力辭至再三強之不可一日醉以酒合焉自是傾家貲濟之不問其出入潘藉以為商所至大獲積財踰數十百萬因娉倡以歸生子擢進士第至郡守其家至今為富室云

橫山火頭

常州橫山觀火頭暑月汲井得水一片有蛙立其上方以手執冰蛙躍去乃食其冰遂絕穀不食初不知書自此曉然後不知所之宣和中也

李彌正似表說

松江鯉

平江王子簡以四月八日至松江市魚蝦放生得巨鯉以為鱠庖人取魚斷尾去鱗惟頭腹未殊忽躍入江中頃之索鱠庖人以告子簡不加責然意其魚死矣明年復以是日游松江如前市魚一鯉鱗尾殲焉庖人視之蓋昨歲魚也竟食之

甲志十一

十一

列五

夷堅甲志卷第十一



夷堅甲志卷第二十五事

林積陰德

林積南劍人少時入京師至蔡州息旅邸覺牀第間物逆其背揭席視之見一布囊中有錦囊又其中則綿囊實以北珠數百顆明日詢主人曰前夕何人宿此主人以告乃巨商也林語之曰此吾故人脫復至幸令來上庠相訪又揭其名于室曰某年某月日劍浦林積假館遂行商人至京師取珠欲貨則無有急訟故道處處物色之至蔡邸見榜即還訪林於上庠林具以告曰玩珠具在然不可但取可投牒府中當悉以歸商如教林詣府盡以珠投商府尹使中分之商曰固所願林不受曰使積欲之前日已為己有矣秋毫無所取商不能強以數百千就佛寺作大齋為林君祈福林後登科至中大夫生子又字德新為吏部侍郎

林氏富證

姑蘇人殿中丞吳感初造宅巧墁既畢明日墻

壁間遍印鶴瓜髻髻若材字居數月頗有怪異往往至夜分則白衣數人泣而出吳君卒其家他徙同郡林茂先大卿售得之卜居才一日見庭前小兒數十皆白衣行至屋角不見即命斲其地未數尺得銀孩兒數十枚下皆刻林字悉貨之自此巨富

雷震石保義

紹興十六年夏鎮江大雨雷電發屋撤木火毬數十哀于地長人不可數皆丈餘朱衣青袖持

巨斧入一屠家屠者死之又入數家詢巡轄遞鋪石保義所在至軍營中得其居石生正抱子長人揮去之石死斧下焦山港老說

食鱸戒

紹興戊辰三月平江小民醉中食鱸魚誤吞其鉤線猶在口旁急以手牽之線中斷鉤不可出痛楚之甚幾不救旬日始能食

縉雲鬼仙

處州縉雲鬼仙名英華姿色絕艷肌膚綽約如



神仙中人居主簿廨中建炎間主簿王傳表弟齊生者與之相好交歡如夫婦簿家亦時見之以詰齊齊笑不荅一日與英偶坐而簿至英急入帳中簿求見甚力英曰吾容色迴出世人若見我必有惑志子有室家恐嫌隙遂成非令弟比決不可得見也居無何簿妻病心痛瀕死更數醫莫能療英以藥一劑授齊生云以飲爾嫂當有瘳世間百藥不能起其疾若不吾信則死矣齊先以白簿簿曰人有疾而服鬼藥何邪

世志六二

三

吳從

妻雖病困然微聞其言亟攘藥服之少頃即甦明日而履地舉室大感異之踰年齊辭歸英送至臨安城外曰帝城多神明不可入將告別英泣曰相從之久不忍語離觀子異日必死於兵吾授子一炷香願謹藏去脫有難焚之吾聞香煙即來救子但天數已定恐不可免爾既別而齊生從張王俊軍淮上與李成戰竟死久之他盜犯縉雲吏氏奔竄及盜去堂吏某中奉者據主簿官舍簿乃居山間英至山間問簿妻何以未

反邑具以告英曰吾能去之盛飾造中奉宅自稱主簿侍兒厲聲譙責忽不見中奉大恐急徒出嘗有部使者至邑威嚴凜然官吏重足正坐廳事一婦人緩行廡下歷階阼而升訝之以詢從吏皆不敢對會邑官白事語之曰諸君婢媵不爲隄防乃令得至此衆以英爲解懼甚即日治行後轉之丞廳丞爲所染必檄按行經界英亦同塗丞未幾死邑令趙道之欲去其害齋戒數日將奉章

甲志五十一

四

吳從

上帝英已知之語令曰吾非下鬼比也若我何俄齋室振動令家大小皆病遂不敢奏至今猶存閭丘寧孫叔永說

### 宣和宮人

宣和中有宮人得病謔語持刃縱橫不可制詔寶籙宮法師治之不効盡訪京城道術者皆莫能措手於是閉之空室不給食如是數年有程道士者從龍虎山來或以其名聞命召之上曰切未可啓戶彼挾刃將傷人道士請以禁



衛數百執兵仗圍其室三匝隔門與之語且投符使服宮人笑曰吾服符多矣其如子何遂吞之已而稍定曰此符也得道士遂啓門宮人誆誆不已然既為符所制不能出道士以刀劃地為獄四角書火字叱之曰汝為何鬼所憑盡以告我不然舉輪火焚汝矣不肯言取火就四角延燒始大叫曰幸少寬我將吐實道士為滅去兩角火乃言曰吾亦龍虎山道士死而為鬼凡丹呪法錄皆素所習故能解之不意仙師有真符今不敢留願假數日而去道士怒曰宮禁中豈宜久此必速去即入奏曰此鬼若不誅殛必貽禍他處非臣不可治遂縛草為人書牒奏天訖斬之宮人即蘇

京師道流

京師有道流居城外夢一神將告之曰帝遣我等五百輩日侍左右從師行持自是法大振嘗騎驢入城見一村民急下驢語之曰有妖鬼隨汝不可不除命俱至茶肆市人千百聚觀道流

遣神將杖之民號呼不已杖畢飲之以符即如平常有惡少年語衆曰第能杖有鬼者不能杖我道士大怒又叱神將杖之二百惡少年受杖號呼如前人且謝罪乃釋之未幾復夢神人來告曰帝以師妄笞平民令吾持牒盡索神將既寤法不復行得大病幾死二事強幼安說

倉卒有智

秀州士大夫家一小兒纔五歲因戲劇以首入搗藥鐵臼中不能出舉室無計或教之使執兒兩足以新汲水急澆之兒驚啼體縮遂得出又有一兒觀打稻取穀芒實口中黏著喉舌間不可脫或令以鵝涎灌之即下蓋鵝涎能化穀也二者皆一時甚急非倉卒有智未易脫也門人德說

汪彥章跋啓

錢塘關景仁子開為稅官為其下告訐郡守械之獄子開弟子東注往會稽告急於兵部侍郎汪彥章汪為馳書屬抗守事遂釋子開具啓謝汪未達而死子東為致之汪書其後曰解



晏子之驂昔曾伸於賢者挂徐君之劍今有感於斯文

六合縣學

真州六合縣自兵戈後學舍焚燹無遺諸生相與築茅屋十數間以居久之議欲遷徙初邑有廢寺當群盜既息一僧出力丐錢經營之嘗取石郊外得兩大石頗平移置諸殿前之溝上若橋然凡累年寺略成而主僧死無有繼者縣因即其宮為學方聚工葺治揭溝石去之其陰大

刻縣學兩字莫知何歲月也則此寺當為學校

疑若冥數去縣人崔嵩叔唐說

高俊入冥

昔東坡先生居儋耳有處女病死已而復蘇云追至地獄其繫者率儋耳人也近夔州戍兵高俊事大類此豈非所謂地獄者一方各有之時託人以傳用為世戒歟俊家睢陽世為卒隸雄威軍紹興二十二年正月辛亥登夔之高山逢一人披髮執杖出符示俊曰受命追汝俊恐怖

亟歸彼人隨之不置俊至家舉食器擲之彼人怒扼其喉俊立仆地即覺從而西且行且出其符凡大書數行後有押字俊不識也行久之路

正黑俄豁然明見城郭巖峻四隅鐵扉甚高四顧塵市列肆如一郡邑其中若大府兩廡囚繫幾滿一女子懸足於桁吏曰前生妄費膏油以塗髮故懸以瀝之又一女反縛以鉗鉗其舌吏曰生前好搖唇鼓舌者俊所識寧江都將荷鐵校曳鐵鎖獄卒割剔其股文血肉淋漓形容枯

四庫全書

八

俞文

瘠不類人左右破腦者折脛者折肱者穴胃者百十人環守之吏曰生前賊殺無辜者也一部將亦同繫箠掠無全膚次則市之鬻麵者曰冉二死已數年矣前列一犬甕畜腐水敗泔其七已空吏曰是嘗弃麵與水漿今積于此日使盡三桮又有鬻錫者黃小二為獄卒勞問俊曰汝何時來耶與俊同曹追者凡三百餘人奉節令趙洪先一夕死亦彷徨庭下堂上黃綬主者呼俊曰汝以何年月日時生乎俊曰俊年二十五



歲六月二十四日辰時生王者披籍曰吾所追  
乃生于巳時者使俊止以俟命其它一一問如  
前有即荷校驅而東去者亦有閉諸廡者庭中  
壯士金甲持斧立俊進揖曰王者留俊而未有  
以命柰何曰吾為汝入白項之出曰可去也戒  
一童曰速與偕行或埋瘞則無及矣童導俊由  
始來之路其正黑者既窮即失此童惟望西而  
行殆數里登山下有河流溺者不可計官曹坐  
岸上使卒徙擁行人入于河入者為魚龍所噉

食能涉而得岸者百不一二也益大恐奔及重  
嶺乃東行至平川二徑交午不知所適憇川上  
伺過者將問津有犬來牽俊衣趨左徑凡七里  
許復失犬獨進踰前岡抵大溪甫過橋而橋壞  
後一騎來迫壞橋呼曰急治橋尋有四五人負  
大木橫其溪騎者不克度俊愈益疾步踰時達  
變之東津視其體則裸也或詒之歐其背遂驚  
寤蓋死二日家方謀瘞之晁公邁作記

### 鼠壞經報

邵武泰寧瑞雲院僧有貴持律甚嚴嘗坐方丈  
有新生鼠三四繼墮於前諦視悉無足命取梯  
探其穴迺鼠母用金剛經碎以為窠是以獲此  
報黃文說

### 誦天尊止怖

陳季若言平生多夢怖不能獨寢每寢熟必驚  
魘甚患之夢有教者曰恒持元始天尊靈寶護  
命天尊號每日晨興焚香誦二號各三十過久  
當有益如其言不一歲怖心不萌或夜獨卧古  
驛中亦無苦至今不少懈

### 僧為人女

僧善旻者長沙人住持洪州觀音院已而退居  
光孝之西堂紹興二十三年秋得疾鄱陽董述  
為司戶叅軍攝新建尉居寺側憐其病日具粥  
餌供之旻每食必再三致謝光孝主僧祖璿誚  
之曰汝為方外人而受俗人養視如此惓惓有  
欲報之意以我法觀之他生必為董氏子矣旻  
雖感其言終不能自克時董妻汪氏方娠璿陰



以為慮而董旦暮供食情與親骨肉等旻病益篤以十月二日巳時死寺中方撞鐘誦佛外人入者云司戶妻免身得女矣較其生時旻適死云女數月而夭祖璿說

向氏家廟

欽聖憲肅皇后姪向子騫妻周氏賢婦人也初歸向氏自以不及舅姑之養乃盡孝家廟行定省如事生未嘗一日廢歲時節臘於身鉶滌濯必躬必親政和間隨夫居開封里第得疾於夢

中了了見五六人若世間神廟所畫鬼物內一人取所佩篋積出紙小幅滿書其上字不亘識既而斷裂作丸如所服藥狀取案上湯飲勸周曰服此即安周取服不疑既覺即苦咽中介介噎塞飲食不能下疾勢且殆周自念此非醫所能為而世間禳禱事又素所不信但默禱家廟求祐數日後因服藥大吐始能進粥且肉食既有間夢仙官乘羽蓋車冉冉從空下儀從甚盛升堂坐取前五六鬼極撲于廷如鞠問狀諸鬼

取醫所治藥與所餘粥肉之屬各執以進曰所見惟此耳內一鬼乃書帛作丸者獨戰栗懼於唾壺中採取九書展之復成小幅文字歷歷如故上之仙官坐間命行文書械諸鬼付獄徐整駕而去周渙然寤即履地復常後享壽七十仙官蓋家廟神靈也周仲子說

夷堅甲志卷第十二



夷堅甲志卷第十三 十八事

狄偁卦

狄武襄之孫偁得費孝先分定書賣卜於都市

薊林向伯共子謹自致仕起貳版曹偁為寫卦

影作乘巨舟泛澄江舟中載歌舞婦女上列旗

幟導從之屬甚盛岸側一長竿竿首幡脚獵獵

從風靡詩云水畔幡竿險分符得異恩潮迴波

似鏡聊以寄君身向讀之甚喜自以必復得謝

浮家泛宅而歸但未盡曉一日上殿占對頗久

中書舍人潘子賤良貴攝記注侍立前呼曰日

晏恐勤聖聽向子謹退而天語未終向不為止

潘還就班少焉復出其言如前向乃趨下明日

各待罪上兩干之已而各丐外向章再上以學

士知平江府封官三月餘力請謝事優詔進秩

以歸始盡悟卦意水畔幡竿指潘公也而出守

輔郡 上眷益厚所謂分符得異恩也潮迴者

言自朝廷還波似鏡者平江也聊以寄君身謂

姑寓郡齋終當歸休耳郊次

死卒致書

紹興戊午呂丞相居天台族壻李修武寓會稽

虞氏館方與妻對食一走卒以丞相書至李接

書展讀其人曰本府某提轄已在大善寺使邀

修武李諾之須臾起更衣久不出妻往尋之乃

見在園內也水上身沒至腹矣急呼童僕共拯

之得不死徐問所見曰適與某提轄飲梅花酒

樂作正歡而爾輩挾我出不能終席殊敗人意

也池四面有桃梅數十本遣視走卒已失所在

後半月有自天台來言提轄者死幾月矣走卒

乃丞相所遣至李氏者道死於嵎縣縣人檢尸

得其券帖獨不見丞相書是日蓋李得書日也

死卒能致生人書亦異矣傳世

傳世修夢

傳世修會稽人鄉舉不利夢入省闈試德隆則

晷星賦次夜又夢如初試卷內盡巨鉤鉤下有

鬮龍用爪覆李伯時馮五六紙傳以夢稍異因

志之後三年鄉貢明年省試天子以德為車賦



默念車有軌軌者畧也常

而不利又三

年復赴省試天地之大德曰生賦策問馬政遂中第乃悟昨夢自解曰德隆者大德也星者曰生也卷中畫馬馬政也而不了驊龍之義既奏名謁謝坐主見勾龍庭實校書言傳所試卷在其房中勾龍狀貞甚偉而富驊須乃盡曉畫中意時紹興十二年

樊氏生子夢

衛人樊國均說建炎庚戌歲其父察調宣州通

判代鄉人徐昌言明年八月當赴官是歲十二

月七日樊夜夢是月二十五日宣卒携書來迎

抱一小兒拜廷下訝其無儀從之物答曰途間

盜梗不敢以器皿來只有青蓋及數轎耳問所

以抱子狀曰家無妻室唯此一子愛之故以自

隨次日以白父父曰心思之官故夢如是是時

樊妻柴氏孕當以正月免身歲未盡五日忽苦

腹痛將就蓐宣卒張德以徐通判書來云已得

祠祿歸鄉就携牙兵來樊視其人絕類所夢者

但不抱子而詢所賣物其答與夢中言無異至

暮柴誕一子既閱月俱往宣城張德者來謁告

曰向被差時一子纔六歲以無母留姑氏拊養

之今歸則死矣問其日乃與柴氏誕子時同則

夢中之祥蓋當為樊氏子也

楊大同

楊大同懷州人未第時隨兄官下嘗與兄之小

兒肩輿為戲兒已下轎楊揭簾見婦人抱幼女

坐轎中大驚異即以兄子歸急出外舍思所以

挑招之策旋踵間婦已在卧内笑曰在此待子

遂與之狎問其故曰我某家婦夫行役不歸累

年以子獨居故逸而從子子勿泄勿娶我雖久

此外人不能知自是與同寢食歷數月楊顏色

日枯悴兄家疑之亦嘗聞夜榻人聲意有淫厲

呼道士以天心六丁符錄治之婦忽變形作可

畏相欲殺楊楊哀鳴懇拜曰請後不敢遂如初

少時自垂泣辭去曰我乃爾三生前妻此女爾

女也爾為商往他州顧戀倡女不知還我貧困



不能自存携此女赴井死訴之帝帝令天獄  
法曰爾逐利忘家致妻子死於非命雖有別善  
業當登科然終不能享自此十年間將受報我  
以前緣未斷來尋盟今數盡當去亦從此受生  
矣出門即不見紹興五年楊登科再仕為廣西  
帥屬以事至柳州過靈文廟廟祝請入謁楊不  
可祝曰不然神且譴怒楊叱之徑謁太守飲湯  
未畢盞落手而仆即死皆云柳侯所怒不知其  
向來事也相距正十年云

傳世  
修說

甲志上三

五

刊益

### 董白額

饒州樂平縣白石村民董白額者以僮牛為業  
所殺不勝紀紹興十三年秋得疾每發時須  
人以繩繫其首及手足於柱間以杖痛捶之方  
欣然忘其病之在體如是七日方死董平生殺  
牛正用此法其死也與牛死無少異云

### 婺源蛇卵

徽州婺源縣紹興二十三年七月三日大雷雨  
邑中有老樹蟠結數十圍震為數截中藏蛇卵

十餘斛或取碎之每殼中必一物詰曲其間如  
鱗然雞猪食之輒死小民食死猪肉者亦死卵  
大小如彈丸如小橘去縣十五里有巨蟒同時  
震裂皆疑其為蛇母云予族人邦直時為邑尉  
嘗取其卵碎之實然

### 鄭氏女震

婺州武義縣鄭亨仲資政族中三女從姊妹也  
皆未適人長者十八歲次十四歲次十二歲紹  
興二十四年二月六日族有姻會三女往觀之

甲志上三

六

刊益

會罷親族相聚博戲忽大雨震電三女皆捨去  
自便道小戶欲還家未至而火滅共憩一小亭  
上族人遣婢明燈視之則皆仆地其一已震死  
裸卧雨中衣服粘着柱間其一體半焦衣皆破  
碎其一無所傷扶歸明日方甦問之曰方行次  
忽滿眼黑暗無所覩遂驚蹶如睡他皆莫知也  
身焦者數日方能言亦不死

劉邦翰  
子宣說

### 鄭升之入冥

衢人鄭升之宣和間為樞密院醫官後居湖州



累年嘗往臨安於轎中過急足持文書來視之  
乃追牒也上列官爵姓名二十餘人鄭在其末  
讀畢即恍惚如醉還家而病前使亦全呼之遂  
隨以行路半明半暗如月食夜到冥府使者先  
入鄭窺窻間見兩廊皆囚而以泥泥其首少頃  
呼入主者問曰汝當死有陰德否曰無嘗從軍  
乎曰然曰汝昔宣和中隨諸將往燕山有二卒  
得罪於將欲斬之以汝諫獲免又汝在京師時  
好以藥施人有之否鄭曰頗憶有之主者曰有

白雲一三

七

六九

此二美當令汝還取元牒判云特與展年放還  
鄭拜謝既出門詢回使者曰吾復活幾何年應  
曰不知也將行使者曰汝平生好飲餘瀝沾几  
按間積已數斗須飲訖乃可去即舉一甕甚臭  
強鄭令飲飲至斗許不能進失手墜甕乃醒又  
病一月方愈自以陰限不明書年數常恐死乃  
別所知者自還鄉治冢地明年其所知者邢懷  
正孝為衛簽見鄭之子則鄭已死矣計其復生  
僅旬月云

邢懷  
玉說

黃十一娘

福州候官縣黃秀才女十一娘立簾下觀人往  
來一急足直入曰官追汝女還房即苦心痛死  
經日復生曰追者與我俱行數十里忽有恐色  
曰吾所追乃王十一娘誤喚汝今見大王但稱  
是王氏若實言當捶殺汝我強應之至官府見  
三人鼎足而坐中坐者乃我父也望我來即憑  
軒問曰汝何為來此曰正在簾內為人追至及  
中途則言當追王十一娘而誤追我戒我不得

言父還坐謂東向者曰所追王氏今誤矣曰公  
何以知之曰此吾女也東向者即命吏閱簿顧  
曰果誤矣又笑曰王法無親今日却有親皆大  
笑乃放我還

鄭彦和  
知剛說

謝希旦

徐人竇思永居洪州妻鄭氏方娠紹興二十三  
年閏十二月一日思永夢洪州監稅秉義郎謝  
希旦來拜不已思永不敢受夢中愧謝睡覺至  
亥時妻生一子旋聞寺擊鐘問之則謝生正以



是時死矣思永名其子曰宜哥謝氏後知之云  
希旦小字實曰宜哥則實氏子爲希旦後身昭  
招矣希旦邵武人亦知書思永登二十四年進  
士與子妻族有連聞其說

### 盧熊母夢

盧熊邵武人校書郎奎之子紹興二十一年赴  
試南宮母樊氏夢數人昇棺木至中堂曰此夫  
人母也號泣而寤以告奎曰人言夢棺得官若  
三郎者行恐有登科之兆如君者或有遷官

之喜今乃吾亡母此何祥也奎未能遽曉質明  
出視事既歸有喜色遙呼其室曰吾爲爾釋昨  
夢矣爾母何姓樊氏矍然悟蓋其母乃熊氏也  
於是知熊必擢第已而果然熊說

### 范友妻

張淵道紹興五年爲右司郎官兵士范友居于  
門側其妻以九月二十四日死已斂而未蓋棺  
翌日五鼓張六叅入朝方傳呼范妻忽自棺中  
舉手撼其夫夫驚問之曰適有數鬼來此一判

官綠袍滿面皆猪毛逆生問我蹤跡答云夫范  
友本黃河埽岸兵士因張郎官入西川差爲水  
手後從至行在今爲院子判官領之方徘徊間  
忽聞人呼左司來諸鬼皆奔散獨判官歎恨曰  
收氣不盡矣方出門去猶未遠也妻復起能飲  
食又十日竟死

### 婦人三重齒

鄭公肅右丞雍姪其家于拱州時京東饑流民  
日過門有婦人塵土其容而貌頗可取鄭欲留  
爲妾婦人曰我在此飢困不能行必死於是得  
爲婢子幸矣乃召女僮立券盡以其當得錢爲  
市脂澤衣服婦人慧而麗鄭嬖之凡數月一夕  
大雷雨聞寢門外人呼曰以向者婦人見還此  
是餓死數不當活鄭初猶與問答已而悟其怪  
拒不應旦而念之欲遣去又戀戀不忍計未決  
他夜扣門者復至鄭罵曰何物怪鬼敢然任百  
計爲之我終不遣相持累夕婦人忽苦齒痛通  
昔呻吟天明視之已生齒三重極聾牙可畏鄭



氏皆懼即日遣出形狀既異無復有敢取之者竟死於丐中會稽唐閔信道鄭出也云少時聞母言云然而失其舅名

馬簡寃報

秦州人馬簡本農家子因刈粟田間有婦人竊取其遺穗為所歐至折足而死里胥執赴府簡長六尺餘軀幹偉然府帥奇其人曰汝肯為兵吾宥汝簡從命遂黥為卒後童貫擇健兒好身手者為勝捷軍簡隸馬兵罷後從張淵道侍郎

中

一

黃仲

為僕張公為桂林守嘗令曝畫於簷間簡取三足木床登之纔一級失足而墜旁觀者以為無傷簡起坐大聲呻痛曰損我脚矣按所佩小刀欲自刺人急視之則髖骨已出傷處流血如注簡曰方登梯時覺眼界昏然如人自空推我下故跌乃自言舊事曰必此寃為之數日死

陳昇得官

邵武威果卒陳昇嗜酒嘗大醉感其身世微賤歎曰何日脫此厄少頃如夢非夢有人告曰明

日為官人何歎也昇明旦醒能憶其語曰鬼神戲我如此我何從得官其日薄暮欲至軍校之舍聞一卒與軍校耳語卒既出昇隨其後與俱至酒家飲又與之錢稍醉問之曰爾適告管營何事卒具以語之曰營中某人等謀亂欲以夜半燒譙門伺太守出救火即殺之為變昇亟與之同謁軍校三人偕列名走告于郡郡守亟召兵官密將他營兵如狀中人數捕之皆獲獄具悉斬之告者皆得官昇為承信郎時紹興十三年

日

二

蔡方

了達活鼠

吉州隆慶長老了達言嘗寓袁州仰山寺與同叅數人約往他郡行脚取笠欲治裝見笠內有鼠窠實以碎絹紙新生鼠未開目者五枚啾啾然達欲去之恐其死乃謝同行者託以他故不往又數日五鼠能行達以粥食飼之每夕宿笠中旬餘始不見其中潔然無滓穢得淨笠衣及茶一角達意其竊以來懸之僧堂三日無取者於是白主者告於眾以其茶為供而行自是所



至不蓄貓鼠亦不為害

魚顧子

井度為成都漕出行部至蜀州新津買魚於江其重數斤命庖人贈之方操刀間魚躍入水中庖懼得罪有漁舟過其下乃鄭重囑之許以千錢約必得如前魚巨細相若者漁人問向所買處曰去此一里許得之江潭窟中漁人即鼓棹往所指處一舉網獲長魚以還庖視之乃適所墜者也蓋方春時魚產子葦間其母日往來顧

之至成魚乃去或母獲則子不能育故漁者以

是候之云杜莘老起莘說

夷堅甲志卷第十三

夷堅甲志卷第十四 十七事

開源宮主

劉允字厚中潮州海陽人登紹聖四年進士第宣和甲辰除知循州命下遽乞致仕會朝廷以復燕雲肆赦雖已告老並許復從宦劉獨不起而出入閭里飲食起居了無衰相親舊交口勸勉確然不回明年春丁母憂感疾正晝忽起呼其子昉曰有詔授我奎文殿學士昉聽未審復質之劉挽其手書奎文二字曰須為作劄子辭

不獲命則具謝表又數日復言天官已除他人

吾免矣家人喜相賀遂浸安然絕不如葦至四

月一日又曰吾比得開源宮主蓋仙官之最清

要者吾甚樂之家人曰豈其夢邪曰非也適有

人報甚明非久去矣即索帝筆疏數事六抵以

喪葬過度為戒又三日整衣起坐呼二子昉景

告以從治命中夜而卒前數夕鄉人李正甫夢

謁劉見吏卒盈門云來迎新君其鄰許氏婦亦

夢所居巷陌間幡幢寶蓋飛揚雜沓頃之劉丹



冉從導者而去既卒數日肌體柔滑如生四支皆可伸屈時方蒸暑而色不少變劉少時當元祐丙寅中秋之夕夢遊一洞府見塑像道裝青娥在旁指曰此公前身也既寤作八詩以紀之至是頗應云其詩曰銀築層臺玉砌城五雲深映百花明獸環響徹重門啓無限青娥喜笑迎一青鬟前引度回廊簾捲雲間舊院堂松桂滿庭龜鶴在儼然丰觀道家裝二徐入東堂百步餘虛堂猶記舊來居牕紗掩映瓊籤軸盡是當

時讀通書三 瞳矐瑞日照觚稜浴曳祥煙遠棟  
堯松檜雅知人趣尚風來偏作步虛聲四 側金  
壇畔虬松老甃玉池邊綬鷗長吟折紫芝香滿  
千教聲鳴鳳在脩篁五 獸爐煙和百花香玉葉  
瓊枝倚兩旁一曲雲和鳶鶴舞勸人爭捧九霞  
觴六 雲母屏間看舊題醉吟阿母碧桃枝羣仙  
指點未題處更乞凌虛白鶴詞七 步出朱宮日  
漸移青鬢羅拜問歸期塵緣若斷人間世看取  
蟠桃正熟時八 潮人陳安國嘗叙其事昉後更

名旦仕至太常少卿紹興庚午終於直龍圖閣  
知潭州景嘗知台州

漳民娶山鬼

建州人范周翰為漳州司理叅軍郡近村民有以負薪為業而無妻者久之得一婦人遂與歸以二籠自隨其家皆喜唯民妹獨見婦一足不敢言至夜同寢日高不啓門父母壞壁以入但白骨在床發其篋皆瓦石及紙錢耳蓋山魃類也

王刊試卷

梁山軍人王刊字夢錫初名某嘗夢至大官府見巨牌揭于壁間有王刊二字遂更今名已而預貢崇寧五年赴省白晝遇黃衣卒于通衢持試卷三通與之刊愧謝但有三百錢以勞之曰我若及第當厚報汝其人唯唯而去遂以所得卷子入試其年登科竟不知為何人也刊官至朝奉郎

楊暉入陰府

紹興二十二年度卒齋述叛未撲滅間吉州吉



水縣民楊暉夢追入陰府見數百人身披五木繫庭下主者責暉曰汝何敢與齊述爲亂暉曰暉乃吉水村民與述了無干涉主者曰然則誤矣即遣還

### 吳仲弓

鄭州人吳仲弓建炎末知桂陽監時湖湘多盜仲弓一切繩以重法入獄者多死及得疾繞項皆生癰痕久之瘡潰喉管皆見如受斬刑者一日命家人作烝鴨欲食未及而死死之二日司理院推吏忽自語曰官追我證吳知郡公事即死時衡州人劉式爲司理親見之

### 芭蕉上鬼

紹興初連南夫帥廣東曹紳以宣義郎攝機宜連公前後所殺海寇不可計或同日誅一二百人曹皆手處其事不暇細問也以是論功遷官至朝奉大夫後爲廣倅公宇在淨慧寺到官未幾而病每吏卒衙時其家婢使咸聞寺後芭蕉林間有人聲或見人坐葉上見羣婢亦不驚婢

問何人曰來從通判索命我輩二十六人分四道尋覓今我六人先至此曹聞之懼力禱之許以水陸醮設皆不應曰但相從去乃可曹竟死未死前一妾生子遍體皆長毛瘞之山下經三日發視猶不死甚怪其事蓋冤鬼所託云

五事皆張可久說

### 董氏禱羅漢

鄉人董燿彥明三十餘歲未有子與其妻曰番陽偕詣廬山圓通寺以茶供羅漢且許施羅帽五百頂以求嗣董躬携瓶瀹茶至第一百二十

四尊者茶方點罷盞已空董禱曰豈尊者有意應緣乎當以真珠莊嚴一帽以獻既歸經旬月妻子自裁帽命族人董道士持以往道士回董有侍妾先見之迎問曰道士歸邪是月妾有身未誕之前家人數夢一僧頂帽往來室中凡十有一月而生一子纔逾月間聞人誦經聲雖正啼哭必止董爲日誦金剛經一卷已而每聞經必欲前如傾聽之狀既過百晷董偶問之曰汝酷愛此豈前世曾誦乎兒急張目作老人聲曰



我曾念來董驚愕再問之遂不答自是不甚貪乳既而有疾將死兩目數開闔如不忍去者董拊之曰汝既方外人去留皆任意自在要行即行何須爾即閉目捫其體已冷矣其生正一百二十四日云 董說

王夫人

獻穆大主之孫李振妻王夫人嫁十餘年無子嘗晚步家園彷彿見一黃鳥飛舞樹間戲逐之即沒於地疑其異亟呼童斫土視之得黃金一

白雲山

六

蘇州

塊如斗大王祝曰此天賜妾也雖然暗昧之物妾不敢當但願得一子耳遂歸明日試再發之已空矣是月有孕生子曰景直崇寧末仕至工

部侍郎

景直從弟  
景適說

舒民殺四虎

紹興二十五年吳傳朋 說 除守安豐軍自番陽遣一卒往呼吏士行至舒州境見村民穰穰千百相聚因弛擔觀之其人曰吾村有婦人為虎銜去其夫不勝憤獨携刀往探虎穴移時不反

今謀往救也久之民負死妻歸云初尋跡至穴虎牝牡皆不在有二子戲巖竇下即殺之而隱其中以俟少頃望牝者銜一人至倒身入穴不知人藏其中也吾急持尾斷其一足虎棄所銜人踉蹌而竄徐出視之果吾妻也死矣虎曳足行數十步墮澗中吾復入竇伺牡者俄咆躍而至亦以尾先入又如前法殺之妻寃已報無憾矣乃邀鄰里往視輿四虎以歸分烹之

妙靖鍊師

白雲山

七

周祥

妙靖鍊師陳氏名瓊王婺州金華人年十有七一日邀兄遊四明海中兄乘舟而妙靖行水上閱數日夜裳不濡既還語人曰我水中遇婺女星君相導往蓬萊始知元是第十三洞主遂省悟從此絕食便能詩詞及知人間禍福公卿士庶日往叩之戶外屢滿政和七年郡守劉安上部使者盧天驥王汝明等聞于朝召至京師賜封妙靖鍊師對訖即乞還山師所居前面葛仙峯後枕仙姑壇獨處一室邑宰柯庭堅贈詩曰



絕粒棲神知幾年閉關終日更脩然高風默與  
麻姑契妙法親從嬰女傳功行素超三界外姓  
名清徹九重天憑誰與問西王母師是金華弟  
幾仙贈詩者多師獨喜此篇師作詩前後無慮  
數千首弟昭嘗曰詩詞所言其應如響何從而  
知師曰聲其里系即仙官持簿來五百年過去  
未來皆知恐泄天機姑以風花雪月為詠而言  
凶寓其中非苟知之又且掌之昨權無常縣尉  
管人間生死後權陰典管人間六犯事謂道官

日志十四

八

錢王逆不孝姦盜踰濫故殺也世人冒犯故多  
天厲不犯者三世中出神仙近又管月臺仙籍  
凡士大夫聰明者皆上籍若有功行可作月臺  
仙大抵勉人以忠孝誠信至八九十歲容貌不衰

### 蕪湖儲尉

建炎間太平州寇陸德叛燒劫居民殺害官吏  
蕪湖尉儲生竄避不及為賊黨縛去德自臨斬  
之已脫衣搦坐德見其頂有毫光三道出現乃  
釋之且令主邑事付以倉庫後盜平用此策動

改京官宣城僧祖勝云儲尉每日誦圓覺經一  
部觀世音菩薩千聲率以為常以故獲果報得  
免橫逆

### 鶴坑虎

羅源鶴坑村有一嶺不甚高上有平巔居民稱  
為籐上田家一婦嘗歸寧父母過其處見一虎  
蹲踞草中懼不得免立而呼之曰班哥我合省  
侍耶娘與爾無冤讎且速去虎弭耳竦聽遽曳  
尾趨險而行婦得脫世謂虎為靈物不妄傷人  
也

日志十四

九

### 蔡主簿治寸白

蔡定夫戡之子康積苦寸白蟲為孽醫者使之  
碾檳榔細末取石榴根東引者煎湯調服之先  
炙肥猪肉一大臠真口內嚙咀其津膏而勿食  
云此蟲惟月三日以前其頭向上可用藥攻打  
餘日則頭向下縱有藥皆無益蟲聞肉香起啞  
啖之意故空群羊赴之覺胃間如萬箭攻錯是



其候也然後飲前藥蔡悉如其戒不兩刻腹中  
鳴雷急奏廁蟲下如傾命僕以僕挑撥皆聯絲  
成串幾長數丈尚蠕蠕能動舉而拋於溪流宿  
患頓愈此方亦載楊氏集驗中蔡游臨安為錢  
仲本說欲廣其傳以濟後人云

許客還債

許元惠卿樂平士人也其父夢有烏衣客來語  
曰吾昨貸君錢三百今以奉還未及問為何人  
及何時所負而覺明日思之殊不能曉平常蓄  
十餘鴨是日歸於教外見一黑色者小童以為  
他家物約出之鴨盤旋憇于傍墮一卵乃去  
自是歷一月每日皆然凡誕三十卵遂不至竟  
不知為誰氏者計其直恰三百錢

黃主簿畫眉

黃祝紹先為鄱陽主簿慶元二年四月有偷兒入  
室取拾衣衾分寘兩囊臨欲去黃氏有眉頗  
馴解人語是夜一家熟睡禽忽躑躅籠中嗚呼  
不輟聞者以為遭貓搏噬遽起視之盜驚懼急

走遺一囊黃亦覺遣僕追躡已失之一禽之微  
懷哺食之恩而知所報如此人蓋有愧焉

潮部鬼

明州兵士沈富父溺錢塘江死時富方五六歲  
其母保養之數被疾祟訪諸巫皆云父為厲母  
瀝酒禱之曰爾死唯一子吾恃以為命何數數  
禍之有所須當夢告我是夕見夢曰我死為江  
神所錄為潮部鬼每日職推潮勞苦痛至須草  
履并杉板甚急宜多焚以濟用年滿方求代脫

中志卷四

十一

去矣母如其言焚二物與之富自是不復病矣

建德妖鬼

祈門汪氏子自番陽如池州欲宿建德縣未至  
一舍間過親故居留與飲行李已先發飲罷獨  
乘馬行遂迷失道與從者不復相值深入支徑  
榛莽中自具燠黑數人突出執之行十里許至  
深山古廟中反縛于柱數人皆焚香酌酒拜神  
像前有自得之色禱曰請大王自取乃高廟門  
而去汪始知其殺人祭鬼悲懼不自勝平時習



大悲呪至是但默誦乞靈而已中夜大風雨林木振動聲如雷吼門軋然豁開有物從外入自光如炬照映廊廡視之大蟒也奮迅張口欲趨就汪汪戰栗誦呪愈苦蛇相去丈餘若有礙其前退而復進者三弭首徑出天欲曉外人鼓簫以來欲飲神胙見汪依然大駭問故具以事語之相顧曰此官人有福我輩不當得獻也解縛謝之送出官道戒勿敢言汪既脫竟不能窮其盜

王嘉  
史說

甲志十四

### 夷堅甲志卷第十四

夷堅甲志卷第十五 十七事

#### 薛檢法妻

薛度紹興初為夔路提刑司檢法官官舍在恭州其妻病召醫者劉太初療之不効以死移時復開目問醫姓名鄉里甚詳已而竟死後數年劉徙居荆南白晝有緋衣婦人蒙首入門云有疾求治劉不在家家人以實告婦人徑入及中堂端坐以待或發其首暴殛一髑髏驚呼間遂不見劉自是醫道浸衰家日貧悴時薛君為潭之衡山宰聞其事泣曰吾妻也

甲志十五

#### 雷震二蠻

邕州守臣兼經略都監每歲至橫山寨與交人互市紹興二十三年趙愿為守至寨市馬蠻千餘人往來憧憧為過二民行省地中為所殺掠同行一婦人以去愿不能捕詰明日天無雲雷震一聲墮二蠻於地尸一仰一俯正如二民死時狀蠻酋恐懼訪知其事即送婦人還邕

劉襄子  
思說

#### 馬仙姑



果州馬仙姑者以女子得道嘗為一亡賴道人醉以藥酒而淫之後忽忽如狂靖康元年閏十一月二十五日夜衰麻杖經哭于市曰今日天帝死吾為行服市人皆唾罵逐之後聞京師以是日失守楊朴公全說時為工曹椽

陳尊者

閬州僧陳尊者居常落拓如狂而言事多先見人莫能測紹興元年四月十四日忽衣衰麻望譙門大哭或曰此州治也何得爾曰今日佛下

世故哭聞者皆以為誕逾月而奉隆祐遺誥其哭之日乃上僊日也

賈思誠馬夢

賈思誠字彥孚紹興十七年為夔州帥夢受命責官廐卒挾馬來迎臨欲攬轡細視馬有十三足歎異而覺明日背疽發十三日死賈生於庚干近馬禍云張達說

淨居巖蛟

衡山縣西北淨居巖有蛟窟于中僧宗譽初至

樂其幽閒謀結庵為婦人數出擾不敢留避諸嶽寺紹興十一年僧善同來居之纔草屋數間游僧妙印在他舍婦人來與合自腰以下即冷如冰數日死行者祖淵采木於山後迷不還凡五日求得於老虎巖中云一婦人令住此今出求果餌以飼我巖口甚窄僅容人身而其中頗廣蓋蛟所穴也祖淵歸亦病是年四月幾望風雨暴至徧山皆黑雷電掣旋屋外善同素不睡宴坐龕中夜且半起明燈聞聲出龕下如鼓鞀然視之乃巨蟒蟠結數匝尾猶在戶外善同呼眾僧以杖擊去既去復回又擊之始趨入石罅未及而震死山水大至衝室屋大半已而月星粲然明旦視死蟒長二丈許圍數尺體皆黑方花紋祖淵即日發狂嗟惜數月亦死前後僧僕為所殺者凡八人向時每夜山輒昏昧雖月出亦然自蟒死夜色始明今有屋數十間僧十輩云善同說

伊陽古餅



張虞卿者文定公齊賢裔孫居西京伊陽縣小水鎮得古瓦餅於土中色甚黑頗愛之寘書室養花方冬極寒一夕忘去水意

之凡他物有水者皆凍獨此餅不然異之以湯終日不冷張或與客出郊置餅於篋傾水瀹茗皆如新沸者自是始知祕惜後為醉僕觸碎視其中與常陶器等但夾底厚幾二寸有鬼執火以燎刻畫甚精無人能識其為何時物也

### 晁安宅妻

鄧州晁氏大族也相傳云自漢以來居南陽劉先主嘗從貸錢數萬緡諸葛孔明作保立券猶存其家建炎二年鄧民殘于胡兵或俘或死晁氏男女數百人皆囚以北至汾州青灰山為紅中邵伯邀擊盡失所掠而去晁安宅之妻某氏并其女及乳母皆為邵之黨王生所得張丞相宣撫陝蜀邵舉軍來降王生為右軍小將與晁婦同處於閩中閩有靈顯王廟婦與乳嫗以月二日往焚香嫗視道上一丐者病日以敝紙自蔽

形容甚悴諦觀之以告婦曰有丐者絕類吾十

一即遣詢其鄉里姓行果安宅也婦色不動令嫗持金釵與之約十六日復會且戒無易服及期相見又與金二兩曰以其半詣宣撫司投牒其半買舟置某所以待我安宅既通訴宣撫下軍吏逮王生會王出獵婦携乃已所有直數千緡與嫗及女赴安宅舟順流而下王生家貲巨萬一錢不取也王晚歸不見其妻而追牒又至視室中之藏皆在喟然曰素聞渠為晁家婦今往

從其夫理之常也了不以介意晁氏夫婦離而復合如初婦人不忘故夫於丐中求之古烈女可也惜逸其姓氏王雖武夫蓋亦知義理可喜者

### 犬齧張三首

唐州方城縣典吏張三之妻本倡也凶暴殘虐婢使小過輒以錢鎚其髮使相觸有聲稍怠則杖之或以針籤爪使爬土或寘諸布囊以錐刺之凡殺數妾夫畏之不敢言後殺其子婦歸家詣縣訴縣檄尉檢尸小婢出呼曰牀下又有死



者可併驗也獄具以倡非正室與平人相殺等尸於唐州市張自是亦病左支皆廢涕淚出不禁以首就按始得食三年而死既葬為野犬齧墓揭棺銜首擲之縣門外而去

三事皆妻叔張宗一貫道說

### 蛇王三

方城民王三善捕蛇每至人門則能知其家蛇多少見在某處有為害者取食之人目為蛇王三方城令得一蛇召之使食為瓜所傷抉二齒近村民苦毒蟒出沒為害釀金十萬命王作法

曰志十五

六

卷十

以捕王畫地為三溝語人曰若是常蛇越一溝即死極不過二如能歷三溝則我反為所噬矣既而蛇徑前無所畏欲就王王甚窘亟脫袴中裂之地分為兩死焉嘗適麥陂村謂富室曰君家有巨黑地方旺財不宜取富室欲驗其言強使取之王書片紙命其人投於厨後墻左角小穴呼曰蛇王三喚汝即急走勿反顧恐傷汝其人不信投紙畢少留觀之則巨黑蛇已出其人驚仆地從旁徑出至王所王袖之而行其家自

是果破子婦家居麥陂數呼之至建炎盜起不知所終或以為蛇精云

### 應聲蟲

永州通判廳軍負毛景得奇疾每語喉中輒有物作聲相應有道人教令學誦本草藥名至藍而默然遂取藍捩汁飲之少頃嘔出肉塊長二寸餘人形悉具劉襄子思為永倅景正被疾踰年親見其愈予記前書載應聲虫因服雷丸而止與此相類

曰志十五

二

卷十

### 辛中丞

辛企李次膺紹興八年自右正言出為湖南提刑舟至武昌大將岳飛來江亭通謁辛以道上不見賓客為解岳不肯去良久不獲已見之即欲以明日具食意殊懇切不得辭既宴酒三行延辛入小閣盡出平生所被宸翰凡數百紙具言眷遇之渥執辛手曰前夕夢為棘寺逮對獄獄吏曰辛中丞被旨推勘驚寤遍體流汗方疑懼不敢以告人而津吏報公至公自諫官補



外他日必為獨坐飛或不幸下獄願公救護之  
辛悚然不知所對纔罷酒即解維後數年飛罷  
副樞奉朝請故部將王貴迎時相意告其謀叛  
繫大理獄命新除御史中丞何伯壽鑄治其事  
方悟昨夢乃新中丞也何公後辭避不就乃以  
付万俟丞相云二事劉襄子思說

### 猪精

紹興十年春樂平人馬元益赴大理寺監門與  
婢意奴俱行至上饒道中同謁一神祠丐福是

歲六月婢夢與馬至所謂祠下有親事官數輩  
傳呼曰大卿請指前高樓云大卿在彼宰猪為  
慶會召寮屬明日馬以語寺卿周三畏意建亥  
之月當有遷陟明年冬寺中作制院鞠岳飛遇  
夜周卿往往間行至鞠所一夕月微明見古木  
下一物似豕而角周疑駭卻步此物徐行往獄  
旁小祠而隱經數夕復往月甚明又見前怪首  
上有片紙書發字周謂獄成當有恩渥既而聞  
岳之門僧惠清言岳微時居相臺為市游檄有

舒翁者善相人見岳必烹茶設饌嘗密謂之曰  
君乃猪精也精靈在人間必有異事它日當為  
朝廷握十萬之師建功立業位至三公然猪之  
為物未有善終必為人屠宰君如得志宜早退  
步也岳笑不以為然至是方驗元益說

### 沃焦山寺

紹聖中有僧游天台迷失道入越州新昌縣沃  
焦山上遇大佛刹寂無人聲頗歎叢林之整肅  
如此既登堂望官吏治事甚嚴疑深山中不應

爾徐入法堂過屋兩重如見長老數人相對默  
坐僧前欲問訊搖手止之不敢問却下僧堂側  
立以視有頃聞請第一負長老升堂其人號泣  
就坐紫衣金章者立于前瞬息間火從坐者體  
中起延燒其身并及金紫者不留遺燼次第升  
堂周而復始僧問吏何為吏言平生無戒業妄  
作住持人謗佛正法故受此報金紫者謂主也  
僧懼亟出至山腰逢數卒驅一老婦人鬚髯認  
其母回首留顧老婦呼曰以汝平日妄談般若



累我至是其行甚遠不得復語僧下山覓路問居人此山何寺曰路絕人行安得有寺指別路示之云此去天台道也問其日則已三宿矣不復東遊徑還家母已死時播傳此事長老退居者數人闖子東強幼安皆作文以記

羅浮仙人

藍喬字子升循州龍川人母陳氏無子禱羅浮山而孕及期夢仙鶴集其居是夕生喬室有異光年十二已能為詩文有相者謂陳曰爾子有

曰志十五 十一 卷五

奇骨仕官當至將相學道必為神仙喬曰將相不足為乃所願則輕舉耳自是求道書讀之患獨學無師友因辭母之江淮抵京師七年而歸語母曰兒本漂然江湖所以復反者念母故也瓢中出丹一粒餽焉曰服之可長年無疾留歲餘復有所往以黃金數斤遺母曰是真氣噓冶所成母寶用之兒不歸矣潮人吳子野遇之于京師方大暑同登汴橋買瓜喬曰塵埃汗吾瓜當於木中噉耳自擲於河吳注目以視時時有

瓜皮浮出水面齧迹儼然至夜不出吳往候其邸則已酣寢鼻間氣如雷徐開目云波中待子食瓜久之不至何也吳始知喬已得道再拜愧謝遂與執爨後游洛陽布衣百結每入酒肆輒飲數斗常置紙百番於足下令人片片拽之無一破者蓋身輕乃爾語人曰吾羅浮仙人也由此升天矣一日貨藥郊外復置紙足底令觀者取之紙盡足浮風雲脩脩躡而上征仙鶴成群自南來迎望之隱然歷歷聞空中笙簫音猶長

曰志十五 十一 卷五

吟李太白詩云下窺夫子不可及矯首相思空斷腸母壽九十七而終葬之日樵牧者聞墟墓間哭聲識者知其來歸云吳州人鄭總作傳

毛氏父祖

衢州江山縣士人毛璿當舍法時在學校以不能治生家事埋替議鬻居屋未及信晨起見亡祖父母父母四人列坐廳上衣冠容貌不殊生人璿驚拜問曰去世已久安得至此皆不答惟父曰見汝無好情況因仰視屋太息曰汝前程尚



遠可寬心璿問地獄如何父曰有罪始入耳吾無罪當受生但資次未到曰既未有所歸還只在墳墓否曰不然日間東來西去閑遊惟夜間不可說近日汝預葉氏璿間祭我亦在彼指門外五通神曰神力甚大閑野之鬼不可入又指所事真武曰謹事之死後不入獄便詣北斗下為弟子璿曰大人且在是當呼大兄來父止之曰我脚頭緊便去矣令璿入門數人皆下廷中向空飛去如鳥鵲然直上不見璿方悵望而一

口志十五

十一

丘水

僕自外至蓋不欲與生人接所以亟去也

### 方典薄命

方典字大常莆田人累舉進士不第術者多言其無祿同縣人劉仲敏為泉州同安宰典之兄與為丞劉謂與曰賢弟不應得官若罷舉庶可延數年之命與不信也紹興十五年典試南宮劉又諫其勿行典不聽是歲擢第榜至同安與持往謂劉劉曰一第未足喜恐不能得祿耳典調晉江尉歸待次之明年莆中春試諸生例以

寄居同教官考校郡以命典既入院日獲餐錢千餘旬日間所得盈萬錢暴卒于院

陳應求說

### 夷堅甲志卷第十五

甲志十五

十三

丘水



夷堅甲志卷第十六十五事

衛達可再生

衛仲達字達可秀州華亭人為館職時因病入冥府候命庭下四人坐其上西嚮少年者呼曰與它檢一檢三人難之少年曰若不檢如何行遣三人曰渠已是合還何必檢恐出手不得爾少年意不可回呼朱衣吏諭意吏捧牙盤而上中置紅黑牌二紅者金書善字黑者白書惡字少年指黑牌吏持以去少焉數人捧簿書盈庭

甲志一六

正文

一秤橫前兩首皆有秤吏舉簿寘東拌拌重壓至地池為動搖衛立不能安三人皆失色曰向固云不可檢今果爾柰何少年亦慘沮有悔意須臾曰更與檢善看吏又持紅牌去忽西北隅微明如落照狀一朱衣道士捧玉盤出四人皆起立道士至居中而坐望玉盤中文書僅如筋大吏持下寘西拌拌亦壓地而東拌高舉向空大風欵起捲其紙蔽天如鳥鳶亂飛無一存者四人起相賀命席延衛坐衛拱手曰仲達年未

四十平生不敢為過惡何由簿書充塞如此少年曰心善者惡輕心惡者惡重舉念不正此即書之何必具犯然已灰滅無餘矣衛謝曰是則然矣敢問善狀何事也少年曰朝廷興工修三山石橋君曾上書諫此乃奏豪也衛曰雖曾上疏朝廷不從何益於事曰事之在君盡矣君言得用豈只活數萬人命君當位極人臣柰惡簿頗多猶不失八坐勉之遂遣人導歸衛後至吏部尚書

徐傳說聞之於衛仲子

日志一六

二

正文

郁老侵地

鎮江金壇縣吳于村張郁二家鄰居後為火焚皆散而之它所存惟空址焉同邑湯氏子病熱疾死至有司云當復生令出門需送者至門外見市廛邸列與人世不異遂坐茶肆時郁氏之老死已十餘年矣相見如平生喜曰數日聞公當來故候於此今知得還將奉託以事吾家故宅頗憶之乎曰然郁曰生時與張氏比鄰吾屋柱址已盡吾境而簷溜所滴者張

利



其處巧訟于官而奪之凡侵地三尺許張翁死  
訴于地下吾既伏前愆約使宅人反之然二居  
皆已煨燼張既轉徙吾兒又流落建昌為南豐  
符氏壻幽明路殊此意無從可達公幸哀我煩  
一介諭吾兒使亟以歸張氏作券焚之吾得此  
則事釋復受生矣湯許之少焉送者到即告別  
既甦呼張氏子語之故荅曰昔日實爭之今已  
徙居無用也湯以郁所囑不忍負託遣報其子  
取券授張而書其副焚之它日夢來致謝湯乃致遠長子

### 車四道人

蔡元長初登第為錢塘尉巡捕至湯村薄晚休  
金有道人狀貌甚偉求見蔡平日喜接方士亟  
延與語飲之酒而去明日宿它所復見之又明  
日泊近村道人復至飲酒盡數斗懇曰夜不能  
歸願託宿可乎蔡始猶不可其請至再不得已  
許之且同榻命蔡居外已處其內戒曰中夜有  
相尋覓者告勿言蔡意其姦盜亡命將有捕者  
身為尉顧匿之不便也然無可奈何展轉至三

更目不交睫聞舍外人聲俄頃漸眾遂排戶入  
曰車四元在此何由可耐欲就牀擒之或曰恐  
并損牀外人帝必怒吾屬且獲罪蔡大恐起坐  
呼從吏無一應者道人安寢自如撼之不動外  
人云又被渠鞞了六十年可怪可怪咨嗟良久  
聞堂內如揭竹紙數萬番之聲雞鳴乃寂呼從  
者始應問所見皆不知道人矍然興謝曰某乃  
車四也賴公脫此大厄又可活一甲子已度世  
第三次矣自此無所患公當責窮人爵吾是以  
得免如其不然與公皆死矣念無以為報吾有  
藥能化紙為鐵鐵為銅銅為銀銀又為金公欲  
之乎蔡拒不受強語乾汞之術曰它日有急當  
用之天且明別去後不復見蔡唯其以說傳中  
子脩蔡死脩家竄廣西賴是以濟蔡之客陳丙  
嘗為象郡守云然

### 女子穿溺珠

湖州人王縵紹興十六年八月赴邵武建寧丞  
宿信州玉山驛便溺已且既寢見美女在旁探



手虎子中捨碧粒如珠者三四顆串以紅縷掛頸上槩驚問汝何人已不見自是每溺其旁輒地裂女子盛服出或器內或溷廁必得珠乃沒槩日以困悴醫巫束手莫能療幾二年久女所穿纒纒繞頸至腹數十匝其後珠益減至纒一二顆而色漸白女慘容謝曰得君之賜厚吾事濟矣但恨傷君之生無以報當亦徐圖之再拜而去槩是夕不復溺翌日大汗而卒

三事亦徐持說

### 李知命

甲志十六

五

官本

李知命建昌人紹興二十四年八月宿豫章村落就枕未睡月色皎然見窗外人往來少焉回首與窻對如一男子縉巾汗衫而立恍忽間已入室李疑其盜也熟伺所為俄至前繞牀而行牀之東北皆距壁而其人行通無所礙方知鬼也如是十餘匝徑揭帳執李項李有膽力舉手承之復以左手來只與相拒欲大叫而喉中介介如咽良久方能呼兩僕同應曰喏李曰常夕叫汝數聲不一應今何謹如此既不寐胡不早

覺我皆曰見一男子至主公之前相掌其力欲起則足不可動欲叱則氣不得出適聞主公之聲男子始去某等方得能言耳

### 光州墓怪

光州士人孔元舉居城外數里間每入城輒經亂葬壠常日詣州學晨往暮歸必過之一夕歸差晚日猶銜山聞有人高誦維葉萋萋黃鳥于飛之句至于再三審其聲當所行道上少頃差近則聞聲在墓間回首視之一物如蹲鴟毛毯

口志十六

六

官本

趁覆體赤目猪喙瞠視孔生厲聲曰維葉萋萋孔大駭亟步歸即病旬日死

### 碧瀾堂

南康建昌縣民家事紫姑神甚靈每告以先事之利或云下江茶貴可販或云某處之米可載以往必如其言獲厚利一日書來曰來日貴客至宜善待之其家夙戒子弟奴僕數輩候門盡日無來者將闔門而一丐者至即延以入為具沐浴更衣丐者雖喜過望而懼其家或事神殺



已懇請曰雖乞丐至賤亦惜微命幸貸其死主人告以昨日之故丐者曰若然幸復致禱將得自詢之始焚香而神至書九字于紙上曰吁君忘碧瀾堂之事乎丐者觀之則悶絕久之方蘇泣而言少年時本富家子與一倡有終身之約憚父母不容遂挾以竄已而窘窮日甚又慮事敗因至吳興游碧瀾堂乘醉推倡入水遂亡命行丐今公家所致蓋其寃也言已復泣其家贈以數百金遣去自是不復事神云

白志十六

七

三事李紹祀說

阮正

### 戴氏宅

常州無錫戴氏富家也十三郎者於邑中營大第備極精巧至鑄鐵為範度椽其中稍不合必易之又曳縣往來無少留礙則止歲餘將落成夢士人東向坐堂上顧戴曰吾李謨秀才也既寤絕惡之又數年邑子李謨登科戴嫁之以女戴且死囑其二子曰汝曹素不立必不能善守遺緒此屋當貨於汝手與其歸他人不若歸李郎也後如父言以宅予李氏建炎紹興間亂盜

數取道邑屋多經焚毀唯李宅巋然獨存至今居之謨字茂嘉嘗帥浙西官至中大夫直寶文閣

外舅說

### 二兔索命

予婦叔張宗正家方城之麥陂性好弋獵其父祖塋側長林巨麓禽獸成聚日與其徒從事果網彌山號曰漫天網一網所獲亡慮數百計不暇拾取唯惡少年數輩馳逐其上壓死之各分挈以去雖風雪不止也遭亂度江紹興九年隨

白志一五

八

阮正

兄侍郎居無錫亦時時彈射自娛嘗於明陽觀旁得一兔甚小耳有缺如攫傷痕未幾感疾如狂自取獵具焚弃築道室獨處忽見二兔作人言其一曰我為兔三百年矣住在張氏東墳墳在方城者曰西墳惟其父別葬曰東墳為爾所殺其一曰我百八十歲矣隱於明陽觀側與樵人俱出入嘗為鷹所搦力竄得脫傷吾耳焉凡鷹犬罔罟吾悉能避不虞君之用弩矢也今當以命見償張遜辭求解旁人悉聞之病數月小愈然耿耿如癡人



後十年乃死

蒲大韶墨

閩中人蒲大韶得墨法於山谷所製精甚東南士大夫喜用之嘗有中貴人持以進御

上方留意翰墨視題字曰錦屏蒲舜美問何人中貴人荅曰蜀墨工蒲大韶之字也即擲於地曰一墨工而敢妄作名字可罪也遂不復用其薄命如此自是印識只言姓名云大韶死子知微傳其法與同卜人皆著名夔帥韓球今造

數千斤愆期不能就遠人遠之舟覆江中二工皆死今所售者皆其役所作竊大韶名以自貴云杜起辛說

升平坊官舍

洪州升平坊一官舍多怪紹興二十一年空無人居有鬻冠珥者過後門二婦人呼之入徧閱所貨物買二冠先償半直令自大門取餘金鬻者信之至前候伺守舍老兵扣其故具以告兵曰此空室耳安得有所謂婦人者率與俱入堂

字凝塵如積二冠高掛壁間始悟為鬼出視所償錢亦無有矣又一年予族弟燿為江西漕屬居之其姪城夜被酒如廁見桃樹下人白髮鬚鬚身甚大箕踞而坐城方醉不問及從廁還尚如故漸近漸小僅高數寸叱之乃滅燿說

晏氏媪

晏元獻家老乳媪燕氏在晏氏數十年一家頗加禮既死猶以時節祭之嘗見夢曰冥間甚樂但衰老須人挾持苦乏使耳其家為畫二婦人

曰志一六

三從

焚之復夢曰賜我多矣柰軟弱不中用何其家感異囑匠者厚以紙為骨且繪二美婢它日來謝曰新婢絕可人意今不寂寞矣明年寒食家人上冢歸復夢曰向所得婢今又捨我去曰何得爾曰初不欲言以少年淫蕩皆為燕三誘去家人曰燕三人也安得取媪侍女曰亦已來矣曰然則當為辦之不難也明日相語皆大笑燕三者媪姪也素不檢自媪死不復聞其在亡遺詢之果已死遂復畫二老者與之又來致謝蓋



前後五夢而得二老婢云

### 鄭峻妻

鄭峻字敏叔福州人寶文閣待制閩中之子也先娶王氏生一女泰娘王氏且死執夫手囑之曰切勿再娶善為我視泰娘既卒鄭買妾以居久之京師有滕氏女將適人鄭聞其美乃背約納幣一日將趨朝尚未起見王氏入其室自取兀子坐牀畔以手掛帳拊鄭與語死生契闊且問再娶之故鄭曰家事付一妾殊不理不免為

日之三十六

十一

是王曰既已成約吾復何言若能撫養泰娘如我在時亦何害吾不復措意矣又語過去它事甚悉忽曰盛寵已來呼君當上馬矣遂去鄭急問之曰何時當再會曰更十年於江上舟中相見鄭明日與其弟語悲歎不樂然卒婚滕氏建炎初自提舉湖南茶鹽罷官買巨杉數千枚如惟揚時方營行在官府木價踊貴獲息十倍未幾金虜犯揚州人多竄徙鄭以錢為累戀戀不肯去乃謀買舟泛江而下而江中舟如織不得

前又聞寇已至急復入城買金百餘兩繞出門胡騎已在後鄭乘馬馳去一騎自後射之鄭回顧曰我鄭提舉也不可害我騎知其官人追及之投以刀即墜馬騎取金而返鄭創甚困卧草間僕走視之已不可救兩日死鄭無子去王氏所言正十年

二事尚定國說

### 化成寺

沈持要為江州彭澤丞紹興二十四年六月被檄往臨江過湖口縣六十里宿於化成寺已就

日之三十六

十一

前文

客館至夜訪主僧僧留止文室別榻方談客館之怪曰舊有旅櫬在房中去年一客投宿望棺中有光頗駭起坐凝思諦觀覺光中如人勤作狀愈恐所居鄰佛殿客度且急則當開門徑趨殿上方啓帳伸首次棺中之鬼亦揭棺伸首客下一足鬼亦下一足客復收足鬼亦然如是數口客惶駭知不可留急走出鬼起逐之客入殿環走且大呼乞救群僧共赴之未至客氣乏仆地幾為所及鬼忽與殿柱相值有聲鏗然遂寂



無所聞僧至扶客起就視其物則枯骨縱橫碎于地矣它日死者之家來疑寺中人發其柩訟于官數月乃得解

吳公路

吳達字公路建州人政和間自太學謁歸過錢塘夢吏卒迎入大府金章貴人在焉揖吳坐上坐吳辭曰達布衣也今遽爾恐涉冒仕之嫌必不敢貴人捨去吳踞牀正面吏抱案牘盈几上以手摘讀吳意郡縣間胥史乘已初視事以此

甲志十六

十三

津元

困我未有以決望廷下已驅數囚皆美男子婦人荷械立大抵所按盡姦事也吳大書曰檢法呈別一吏捧巨冊至視其詞云姦人妻者以絕嗣報姦人室女者以子孫淫泆報吳判曰隹法吏相顧駭伏其敏曰事畢矣遂寤吳還京師為同舍金彥行安節言之

金侍郎說

夷堅甲志卷第十六

夷堅甲志卷第十七 十五事

土偶胎

仙井監超覺寺九子母堂在山顛一行者姓黃主給香火顧土偶中乳婢乳垂于外悅之每至必摩拊咨惜一旦偶人自動遂起行携手入屏後狎昵自是日以為常累月矣積以卧病猶自力登山不已主僧陰伺之至半山即有婦人迎笑明日尾其後婦人復至以拄杖擊之鏗然仆地於碎土中得一兒胎如數月孕者令行者取歸暴為屑和藥以食遂愈

甲志十七

一

津元

永康倡女

永康軍有倡女謁靈顯王廟見門外馬卒頎然而長容狀偉碩兩股文繡飛動諦觀慕之眷戀不能去至暮家人強挽以歸如有所失意忽忽不樂過一夕有客至求宿其儀觀與所慕丈夫等倡喜不勝情自以為得客晚其人遲明即去黃昏復來留連數宿忽泣曰我實非人乃廟中廐卒也以爾悅我故犯禁相就屢不赴夜直為



主者所糾得罪明日當杖脊流配至時過爾家門幸多買紙錢贈我倡亦泣許之如期此卒荷鐵校血流滿體刺面曰配某處二健卒隨之過辭倡家倡設奠焚錢哭而送之他日詣廟偶人仆地矣

### 人死爲牛

永康軍導江縣人王某者以刻核彊鷙處官紹興五年爲四川都轉運司幹辦公事被掇權鹽於潼川路躬詣開所召民強與約率令倍差認

課當得五千斤者輒取萬斤來歲所輸不滿額者籍其貲王心知其不能如約規欲沒入之使官自監煎既復命計使以鹽額倍增薦諸宣撫使得利州路轉運判官未幾死眉州彭山人楊師錫以合州守待次田間夢王來謁公服後穿牛一尾方驚怛侍婢亦魘寤言見王運使來衣後有牛尾相語未了外報一犢生遽取火視之犢仰首淚下事既著聞有資中人馬某者亦爲都漕司幹官每出郡邑督錢惟以多爲貴不

問額之虛實羸縮必得爲期且以此自負蜀人以其虐於刷錢目曰馬刷或以王君事警之馬曰正使見世生兩尾亦何必問已而疽發於背之左瘡稍愈復發於右兩疽相對宛如杖瘡其深數寸隔膜洞見肺腑臭滿一室同僚往問病馬生但去當以某爲戒某悔無及也死時與王相距纔一年

### 倪輝方板

成都人倪輝妙於數術靖康丁未之春王室不靖蜀去朝廷遠音驛斷絕識者以爲憂成都倅虞齊年祺寶審度下同謁輝詢之曰國勢如此先生當知之輝曰此正古人所謂三月無君之時曆家以閏月爲天縱去年置閏在十一月北方愈盛火至此衰歇京城苟不守必以是月使日官有先見之明移閏在五月以助火德猶有可扶之理今無及矣然吾以數推之國家歷數至丙午纔餘一筭今年五月一日筭當復生其數無窮然去今尚兩月未知能及此日否因請



虞寶各布課虞之占得申酉戌寶之占得戌酉  
申卦成喜曰無憂矣二課初傳極艱棘中傳而  
定未傳極佳宋祚當從是愈水然課中赦書神  
動不出百日當有大需可驗也二公且喜且懼  
既而聞京師果以閏月陷五月一日  
上即位于南京赦書至成都與輝筮日相去蓋  
九十五日紹興二年冬虞之子并甫允文過輝  
輝曰與君相見無日矣明年吾入惡限名曰父  
子不相見欲遣小兒往它郡襁之顧已無及吾  
必死至立春日果死

曰志二七

四

余月

解三娘

興州後軍統領趙豐紹興二十七年春以帥檄  
按兵諸郡次果州館于南充驛命吏置榻中堂  
驛人前曰曰是堂有怪夜必聞哭聲常時賓客  
至此多避不敢就但舍于廳之西閣豐笑曰吾  
豈畏鬼者耶竟寢堂上至夜聞哭聲從外來若  
有物直赴寢所豐曰汝豈有冤欲言者乎言之  
吾為汝直否則亟去果去頃之又來群從者皆

聞履聲趾趾然明日以語太守王中孚弗王以為  
妄也是夕赴郡宴夜歸方酒酣未得寐倚胡牀  
以憇一女子散髮在前立曰妾乃解通判女三  
娘者也名蓮奴本中原人遭亂入蜀失身於秦  
司茶馬李恣戶部家實居此館李有女嫁郡守  
馬大夫之子紹京以妾為媵不幸以姿貌見私  
於馬君李氏告其父杖妾至死氣猶未絕即命  
掘大窖倒下妾屍瘞之今三十年矣幸將軍哀  
我使得受生豐曰汝死許久士大夫日日過此

曰志二七

五

蔡才

何不早自直曰遺骸思葬未嘗湏臾忘是間有  
神司守不許數出十年前妾夜哭出訴地神告  
曰後有趙將軍來此是汝冤獲伸之時日夜望  
將軍至故敢以請豐曰果如是吾當念之女諧  
去遣人隨視之至堂外墻下沒不見明日召僧  
為誦佛書作薦事遂行晚至潼川之東關縣止  
縣驛女子復在前已束髮為高髻豐曰吾既為  
汝作佛事何為相逐曰將軍之賜固已大矣但  
白骨尚在堂外墻下非將軍誰為出之豐曰吾



為客又已去彼豈能為汝出力胡不訴于郡守  
王郎中曰非不知也戟門有神明詎容輒入然  
妾之寃非王郎中不能理非將軍為地何以達  
於王郎中乎妾骨不出則妾不得生使妾骨獲  
出而得生在將軍一言宛轉間耳豐又許之再  
具其事走介白王守王乃訪昔時李戶部所使  
從卒獨有譚詠一人在委詠訪其骨詠率十數  
兵來墻下發土求之凡兩日迷不得所在詠致  
一巫母問之巫自稱聖婆口作鬼語呼詠責曰

口

六

卷下

汝當時手埋我豈真忘所在邪今發土處即是  
但尚淺耳當時倒下我蓋以木床木今尚在若  
得木骨即隨之頂骨最在下千萬為我必取我  
不得頂骨不可生詠驚怖伏狀又明日果得屍  
郡為徙葬于高原時紹京為渠州鄰水尉未幾  
就調普州推官見解氏來說當日事紹京繼踵  
亦卒關壽卿著孫初赴教官適館于此嘗為作  
記虞并甫為渠州守紹京正作尉云

### 夢藥方

虞并甫紹興二十八年自渠州守被召至臨安  
憩北郭外接待院因道中冒暑得疾泄痢連月  
重九日夢至一處類神仙居一人被服如仙官  
延之坐視壁間有韻語藥方一紙讀之數過其  
詞曰暑毒在脾濕氣連脚不泄則痢不痢則瘡  
獨煉雄黃烝麩和藥甘草作湯服之安樂別作  
治療醫家大錯夢回尚能記即錄之蓋治暑泄  
方也如方服之遂愈

### 孟蜀宮人

甲

乙

列五

陳甲字元父仙井仁壽人為成都守李西美  
館客舍于治事堂東偏之雙竹齋紹興二十一  
年四月西美浣花回得疾旬日間甲已寢聞堂  
上婦人語笑聲即起映門窺觀有女子十餘皆  
韶艾好容色而衣服結束頗與世俗異或坐或  
立或步庭中甲猶疑其為帥家人以主人翁病  
輒出但怪其多也頃之一人曰中夜無以為樂  
盍賦詩乎即口占曰晚雨廉纖梅子黃晚雲卷  
兩月侵廊樹陰把酒不成飲識著無情更斷腸



一人應聲答之曰舊時衣服盡雲霞不到迎仙  
不是家今日樓臺渾不識祇因古木記宣華餘  
人方綴思甲味其詩語不類人方悟為鬼物忽  
寂無所見後以語蜀郡父老皆云王氏有國時  
嘗造宣華殿於摩訶池上名見於五代史孟氏  
因之今郡堂乃其故址賦詩之鬼蓋宮妾云西  
美病遂不起舊蜀郡日晡不擊鼓擊之則聞婦  
人哭聲數十為群者相傳孟氏嘗用晡時殺宮  
人以鼓聲為節故鬼聞之輒哭承宣使孫渥以

甲志十七

八

列五

鈐轄攝帥事為文祭之命擊鼓如儀哭亦止後  
復罷云甲以紹興三十年登乙科

### 魚腹佛頭

資州人何慈妻范氏事佛甚謹家嘗烹魚已剗  
腹見脂裹一物極堅剗剖之乃二佛頭也其家  
斲木為全體以承之至今供養慈以宣和甲辰  
登科後為開州守

八事皆虛并甫說  
范氏其表姊也

### 徐國華

建安人徐國華宣和中入太學夢登高樓上樓

懸大金鍾有金甲偉人立鍾傍視徐擊鍾而言  
曰二十七甲再擊云官不過貢外三擊云係七  
科徐悟而言曰行必取利甲官至外郎足矣因  
記於牘中但不能曉七科二十七甲之說靖康  
丙午胡騎攻城庠序諸生多病脚氣死徐亦以  
是疾終鄉人董縱矩欲葬之東城墓園而垣中  
列兆已無餘地乃與後死者皆瘞於垣外董以  
標揭識其處正居第二十七行之第七穴歸唁  
其父因出其手書則夢中神告無少差者人

甲志十七

說仁

德升

### 清輝亭

廣西昭州最為癘毒之地而山水頗清婉郡圃  
有亭名天繪建炎中郡守李丕以與金國年號  
同欲更之乞名於寓公徐師川久而未得有范  
滋者為易曰清輝已揭榜徐謁李同坐亭上少  
焉策杖於四隅視積壤中有片石班班如文字  
然命取而滌之乃丘濬所作記其略云予擇勝  
得此亭名曰天繪昭其景物自然也後某年月



日當有俗子易名清輝者可爲一笑考范生初命名之日不少差

### 芭蕉精

興化人陳忱崇寧中以上書得罪送德安府學自訟齋與郡士劉李二生同榻李在內陳居中劉最處外一夕劉覺體畔甚熱見一物如茜被包裹卧其旁大懼明夜先二人未寢徑趨牀內與李易位李所視亦然皆不敢言至夜爭據便處陳曰豈有所畏邪我請嘗之既寢聞戶外歎

日志七

息聲若欲入而不敢者他夕陳先就枕劉奏廁方來不得已復居外見如前時始以實告陳陳奮然以身當之復聞有聲即大呼而出其物跟踉越窻外至芭蕉叢而滅明日盡伐去蕉又穿地文餘無所得自是怪遂絕咸疑爲芭蕉精云

黃子淳彥質說黃德安人也

### 姚仲四鬼

姚仲始爲吳玠軍大將嘗與敵人戰小衄吳欲誅之仲曰以裨將四人引軍先退故敗吳召四

將斬之而釋仲後數歲仲領兵宿山驛見四無首人皆長二尺許揖於庭曰我輩敗事當死然公不言則可全今皆死故來索命仲曰向者奔

北我自應以軍法行誅既屈意相貸而少師見責我若不自明則代汝曹死矣四人曰當時之退但擇一人先遁者足以塞責何至是仲無以對四鬼漸喧勃欲上忽有白鬚老人出於地亦長二尺餘詰之曰汝等敗軍伏法乃其分安得復訴叱去之應聲而沒老人亦不見人以是知

甲志七

十一

仲之必貴又十年以節度使都統興元軍

路彬質夫說

### 陳茂林夢

福州長樂士人陳茂林夢至大殿下與數十人班謁笏記云官職初臨朝儀未熟既寤謂必登第爲龍首謁至尊也遂更名夢兆紹興十七年爲解頭赴鹿鳴燕與同薦送者謁大成殿舊例以年齒最高者爲首陳不可曰吾爲舉首應率先多士衆莫與之爭既焚香當再拜禮畢陳誤下三拜有聞其夢者笑曰此所謂官職初臨朝



儀未熟也陳亦惘然疑為己應夢果不第

林之奇  
少穎說

張德昭

建陽人張德昭老於進士以特恩補官得傷寒疾為黃衣人持符逮去至幽府抗聲廷下曰追到建州張德昭王者怒曰命爾追某州孔昭德今誤何也付吏治其罪命張還張懇曰業儒白首矣僅得一官今日獲至此欲一知壽祿幾何幸哀許之主者曰天機理不容泄壽數難言也又拜乞官祿所至則沉思移時如閱籍者曰位

至作邑張遂出逢一婢于途問所以來曰到此已數日家中並無恙乃前行抵深谷邊足跌而寤問其家始知此婢相繼死繞一日耳張益愈訪劉彥冲子翬於崇安山中以事告曰老矣詎復榮望今一攝承簿尉果若所言得宰一邑猶須十年間自喜也是歲調補汀之清流尉至官踰歲會縣令罷去暫攝其治遂亡距入冥時僅三年

劉二  
甫說

峽山松

廣州清遠縣之東峽山寺山川盤紆林木茂蔚有古飛來殿殿西南十步許大松旁崖而生婆娑偃蓋大觀元年十月南昌人皇城使錢師愈罷廣府兵官北還繫舟寺下從者斧松根取脂照夜明年殿直錢吉老自廣如連州過寺夢一叟鬚須皓然面有愁色曰吾居此三百年不幸值公之宗人不能戢從者至斧吾膝以代燭使我至今血流公能為白方丈老師出毫髮力補治庶幾盲風發作無動搖之患得終天年為賜大矣吉老問其姓字及所居曰吾非圓首方足乃植物中含靈性者飛來之西南即所處也幸無忘吉老覺疑其松也以神異彰灼須寺啓關將入告時曉鍾未鳴復甘寢至明則舟人解纜已數里悵然不能忘過滄光以語令建安彭鉞政和二年鉞解官如廣府過寺即以吉老言訪之果見巨松去根盈尺皮膚傷剝膏液流注不止蓋七年矣乃白主僧和土以補之圍大竹護其外曲江人胡愈作松夢記述其事子嘗往來



是寺松至今猶存

夷堅甲志卷第十七

夷堅甲志卷第十八 十六事

揚靖儻寬

臨安人揚靖者始以衙校部花石至京師得事童貫積官武功大夫爲州都監將滿秩造螺鈿火鑪三合窮極精巧買土人陳六舟令其子十一郎賈入京以一供禁中一獻老蔡一與貫以營再任子但以一進御而貨其二於相國寺得錢數百千爲游冶費愆期不歸靖望之久乃解官北上遇諸宿泗間子畏父責已乃曰所獻物皆爲陳六所賣兒幾不得免靖信之至京呼陳六詰問陳荅語不遜靖杖之方三下陳呼萬歲得釋還至舟謂其妻曰揚大夫不能訓厥子翻以其言罪我我不能堪遂赴汴水死靖得州鈐轄以歸都轉運使王復領應奉局辟靖兼幹官常留使院中時宣和七年也是歲四月某日靖在簽廳有網船挽卒醉相毆破鼻出血突入漕臺紛紛聞靖矍然如有所覩急趨入屏後遂仆地昇歸家即卧病語言無緒不食時臨平鎮有



僧能以穢迹法治鬼與靖善遣招之至則見鬼曰我稍工陳六也頃年以非罪為揚大夫所殺赴愬于東嶽獄帝命自持牒追逮經年不得近復還白帝怒立遣再來云揚靖不至汝無庸歸今又歲餘矣公門多神明久見壅遏前日數人被血入土地輩皆驚避乘間而進乃得至此僧論之曰汝他生與是人有冤今世故殺汝汝又復取償翻覆無窮何時可已吾令揚氏飯萬僧營大水陸齋薦謝汝汝捨之何如鬼拜而對曰疇昔之來苟聞和尚此語欣然去矣今已貽怒主者懼□反命則冥冥之中長無脫期非得揚公不可也僧無策可出視靖項下有鎖曰事已爾姑為啓鑰使之飽食且理家事可乎許諾前拔鎖靖即起如平常然與僧纒異處則復昏困數日死富陽人吳興舉舊為吾家僕親見靖病及其死云

揚公全夢父

揚公全朴資州人其父以政和癸巳卒未葬明

年春夢父歸家公全問何年當得貢曰有冥司主簿正掌文籍乃吾故舊嘗取簿閱之汝三舍中無名至科舉始可了耳又云汝知朝廷已行五禮否對曰不知又雜詢家事甚悉語畢其去如飛是年八月始頒五禮新儀士人父母未葬者不許入學公全悟父言是冬襄事至丁酉歲升貢謂夢不驗既而無所成宣和辛丑罷舍法復行科舉乃以甲辰登科

赤土洞

資州城外三十里赤土培之側有洞穴相傳深不可測普州人梁子英煮榮州鹽井數經從洞口嘗率同輩數人具三日糗糧持樺炬入焉始入路絕暗昏狐糞蝙蝠縱橫過百餘步地淨如掃石上鍾乳下垂如珠纓狀度半日許聞水碓聲出于上蓋嘉陵江也懼而亟出終不能窮其源云

席帽覆首

王龍光字天寵資州人入京赴上舍試過劍州



梓潼縣七曲山謂英顯武烈王廟俗呼為張相公廟 夢

一人持榜正面無姓名紙背乃有之又有持席

帽蒙其首者覺而喜謂士人登第則戴席帽是

歲免省不遠但補升內舍次舉當政和八年方

登科已悟紙背之說時方葉以龍天君王王主

等為名字唱第之日面賜名寵光頭上加帽蓋

謂是云

### 林孝雍夢

林孝雍字天和明州人政和七年貢入辟廱學

將試上舍林少時嘗預薦書應免解或勸其先

以免舉試如不利則留今貢以待來年林不聽

同舍生揚公全扣其故林曰吾年甫二十蒙鄉

舉夢對策大廷坐于西南隅將出有小黃門從

吾求硯心頗自負以為必擢第訊諸筮人筮人

曰君年四十八乃得官今未也吾意殊不平訖

黜於春官自是連蹇幾三十年今春秋四十七

矣當可覬倖不為再戰地也是歲果中選廷試

出又告公全曰試日正坐西南隅小黃門乞硯

皆如夢中所觀三十年前夢與卜者所言無毫釐差

### 宋應辰

宣和六年諸道進士赴省試者幾萬人以六侍

從典貢舉其下參詳點檢官又六十員有旨令

過試院外戶則親書姓名以防偽入者既合籍

凡六十一人主司疑之悉招考官會坐一一數

之又審于監門曰每一人至必下馬自書何容

有兩名理及取曆閱視果多其一曰宋應辰驗

諸鋒曹云中外無有此姓名始知神物所為於

是主司徧諭群公曰宋者國號而名為應辰必

造化之中主張是者考校之際不可不謹也是

歲登第者八百五人為一代最盛之舉楊公全

居前列聞之於知舉官王唐翁絢云

資州鶴

資中衙校何氏有弟好弋射日持弩挾彈往山

中目之所見無得免者嘗蔭大木下望其顛紅

鶴巢甚大數雛啾啾然已而其母歸方憩枝上



銜食向巢立何生彊弩射之中其腹勢且墜  
忍死引頸吐哺飼其子乃墜地何雖無賴亦為  
之惻然即折棄弓矢不復射

六事皆楊公全說

乘氏疑獄

興仁府乘氏縣豪家傅氏子歲販羅綺於棣州  
因與一倡狎累年矣姬獨不樂禁止之倡忿怨  
自絞死傅子不知也一旦遇之於乘氏曰我為  
養母所虐不可活訟于官得為良人脫身來相  
就君能納我乎傅子喜慮妻妬不容為築室于

四志六八

六

北水

外明年復往棣州詢舊游息耗聞其死甚駭然  
牽於愛溺於色迷不省口語籍籍妻始得知之  
懼其夫以鬼死也傳有弟頗壯勇與嫂謀刻日  
欲殺之先具酒殺使夜飲而何於外傳坐室中  
東偏婦人居西坐已定弟挾刃徑趨西邊且至  
手誤觸燈滅暗中刺刃而出暨燭至則傅子流  
血洞喉死矣婦人無所見縣捕兩人下獄劾以  
殺夫及兄且鞠姦狀期年不得情任信孺古與  
諸傳往來親見其事府以為疑獄上諸朝時宣

和七年矣會京師多故不暇報竟不知為如何  
也

任信孺說

邵昱水厄

邵昱徐州沛人從其婦翁任信孺居衢州紹興  
丁卯張巨山舍人嶧為郡端午日競渡舟舫甚  
盛郡人爭往浮石寺前浮橋上觀昱先與數友  
入寺既而獨還行至橋半道鐵纜中斷船皆漂  
流橋板片片分坵在前者數百人盡溺昱已墜  
水覺有物承其足故項以上不沉眼界恍惚見

四志十八

七

俞文

同溺人乍出乍沒其形已變或蟹首人身或人  
首魚身或如江豚龜鱉狀橋柱下數大神皆長  
可二大執鉞立又兩大神從雲端下其一亦蟹  
首一如鬼神空中語曰三百人逐一點過顧昱  
曰汝是姓邵人不合死掖而擲之破船上僅得  
達岸既歸不敢語人明年同任公如明州過餘  
姚之象亭待潮乃東登亭上觀題壁有從後呼  
者曰君不易過得去年水厄非素積陰德何以  
致此昱回顧乃一道人甚頎偉著白苧衫色漆



黑昱曰先生豈非同脫此厄乎何以知我其人  
不荅乃曰歲在癸酉君當有重災宜百事謹畏  
或再相見可免也昱識其異人即下拜繞起道  
人已在平地其行如飛長髯縹縹下拂腰股間  
遂不見昱常懼不得免兢兢自持至癸酉歲夢  
數卒荷轎至邀入府如張巨山平生時行約十  
數里天氣陰陰如欲雪至一大城有市并遂昇  
之入昱覺非衢州又憶巨山已謝世自意其死  
甚慘沮行至廷下殿上垂簾聞二人相對語追

者與俱至廊下一吏持簿書入白聞主者責怒  
曰何得妄追人一人曰韓君已得旨了吏復下  
捧杯水欲嚙昱面傍人止之曰不可如是將出  
手不得吏無計遂遣追者送昱回轎行至深岸  
前者足跌驚寤已雞唱矣道人不復再見昱亦

無他後九年昱以任公守宣州差捧表賀  
登極補官改名侃予親扣其詳如此

### 李舒長僕

福州寧德人李舒長字季長政和初偕鄉里五  
人補試京師共雇一僕曰陳四僕愿而朴多遲

鈍不及事四人者日日訶責惟李不然且時與  
酒錢慰恤之既至京四人皆中春選李獨遭黜  
及秋始入學而僕謝去又二年李謁告至保康  
門內聞有再呼李十一祕校者回顧則陳四也  
邀李詣食肆食畢李亟欲去陳問故李曰比日  
窘索謀鬻火物耳陳遺以銀一笏曰姑用之不  
必外求也越數日又遇於馬行市中邀飲于莊  
樓告李曰觀郎之分不應登第若學道當有所  
得李曰我不遠數千里游學須得一官歸為父

母榮何謂學道且汝僕隸也何從知之陳曰自  
前歲別後隨一道人給薪水道人携我入崆峒  
山授以要法且使我物色求人我告以公平生  
所為頗有意今能同一往否因口授養生旨訣  
皆簡易徑妙然李卒不肯從復出銀一笏與之  
遂去絕不再覩李自是亦無意於世以表兄余  
丞相深恩補官隱居不仕嘗游縣之支提山謁  
天冠千佛行深山中奏潤無水盥手方折草接  
莎一人在傍持銅槃盛水以奉之又執布巾以



進見其手青色面亦然不覺顧之笑青面者亦笑已而隱不見蓋山靈所為也

余待制

福州余丞相貴盛時家藏金多率以銀百錠為一窖以土堅覆之塲蒙其上余公死其子待制日章將買田發其一窖塲甃閉了無少動而白金烏有矣郡有巫居進酒嶺能通神往扣焉巫曰公銀本不失但以徙土地祠宇貽神之怒故藏去耳若能具牲酒謝過且設醮作水陸當

日志十八

卷一

可得然須吾先往講解之許施銀為香爐及幣帛之屬後三日宜復來詢可否也余氏如期往巫曰神許我矣可歸取之然勿負約也既歸復掘地則所窖宛然具在始大歎異即日賽神如巫言云

李季長日觀

天津丐者

王穰者邵武人赴調京師過天津橋遇丐者為人毆擊甚苦王問之曰負錢五百久不償我王惻然為以囊中錢代償而去他日復至橋上丐

者探懷取一餅餉之王惡其衣服垢膩鼻涕

頤謝不取他日又見拉王訪其家家乃委巷窮

閭敗席障門亦具酒果為禮王復不食既得官

南還行汴堤上大風雨作跬步不可前望道間

小旗亭亟下車少駐主人出迎審其貌則向丐

者也相見良悅酌杯酒以進王念曩日穢污終

不肯飲其人曰天氣苦寒非酒無以禦公強為

我醺此再三持勸訖不濡吻其人殊怏怏乃包

果實數種為贈曰姑以是別王不忍重違勉受

日志十八

二

范仁

之上而數步欲授其僕覺甚重啓視之桃李石榴皆黃金也方悟為異人大痛恨以手擣雙目而哭丐者又至曰此自官人無仙骨耳去此二十年當再訪公勿恨也指顧間酒家與人皆不見後二十年以餌丹砂疽發背死

會稽伴親以事語朱公

三事皆宋漢章說王嘗為

趙良臣

趙良臣者縉雲人紹興十五年與同志肄業于巾子山之僧舍去城十五里薄晚還郡中道間



遇婦人青衣而紅裳哭甚哀問其故曰不容於後母日夕箠楚不能堪求死未忍故哭趙曰若是可與我歸乎婦人收淚許諾即相隨至家謂其妻曰適過田間見一女無所歸偶與偕來吾家正乏使可以婢妾畜也妻亦柔順無妬志使呼以入趙氏素貧室惟一榻乃三人共寢明日復同盤以食趙妻謂之曰我夜捫汝體殊冷峭何也婦人不荅而意象慚恚捨已著徑出趙責妻言之失起自呼之妻停食過晝開戶而視不

甲志十八

三

卷八

見其夫矣乃告鄰里相與求索三日始得之於門外溪傍半體在水中半處沙際已死同舍生共以其尸歸竟不曉何怪或以為魚蛟之精云

朱熙載  
舜咨說

### 貢院小胥

紹興二十四年正月沈太虛虛中以吏部郎中為省試參詳官丁夜如廁既還書吏篝火先行至直舍忽驚仆地燈即滅沈大恐疾聲叫呼院中人皆已寢悉起相視則守舍小胥已縊于梁

間足去地五六尺蓋非人力可至有儀鸞老兵曰此鬼所為也幸無遽取數卓疊起徐徐解縛挾其口以湯灌之久而能言曰郎中讀程文夜過半某與書吏假寐有自外入青中布袍如道人狀者語某曰何為在此以首兩傍而去已而此吏從郎中出戶某獨坐其人復來曰外間大有好處無用兀坐也携手偕行見門外燈燭晶熒車馬雜沓與開市不異試探首隙中窺之但覺門漸窄眼漸暗遂冥無所知耳明日默默

甲志十八

三

如癡沈遣出經月始復常劉共叔  
親見

### 東庭道士

泉州士人陳方石與知東庭觀道士善陳嘗檢校村墅夢至官府見廷下閱因訴有吏大聲曰追到泉州道士某視之乃東庭黃冠也又一吏從旁授以文牘一卷使讀之陳不曉其語獨聞一事云某年月日取常住穀若干斛釀酒頃之讀徹吏問曰是乎道士辭服就取所讀文書包裹之自頂至踵皆徧推仆地一再展轉化為大



水牛陳驚寤遽訪道士正以是夕死

陳字季野 進齋孫也

黃氏少子

黃汝能徽州黟人紹興十七年為臨安北廂官少子年十七矣生平不能詩忽如有物憑依作詩十數篇飄飄然有神仙之志多喜道巫山神女事汝能群從中嘗有一少年子亦如是以死心以為慮密諭之曰汝得非於居民家有染着致妄思若此乎吾官於斯苟有一事則累我矣子謝曰無之它日與父母對食徑往籬畔引首

甲志十八

十四

凝睇若望焉而未至者母追之還堅扣其故荅曰適有所念耳無它也自是神觀如癡日甚一日汝能欲令其甥挈以還鄉而甥待試成均未遽去乃閉之一室戒數僕晝夜環視之連夕稍怠守者微假寐已失其處則跪膝于窻下以衣帶自絞死矣

程泰之說

夷堅甲志卷第十九 十四事

僧寺畫像

平江士人徐賡習業僧寺見室中殯宮有婦人畫像垂其上悅之纔反室即夢婦人來與合自是夜以為常未幾遂死家人有嘗聞其事者至寺中蹤跡得之其像以竹為軸剖之精滿其中

志幾 說

恩釋所釋院

王師道字深之綿州人紹興二十八年挈妻子

甲志十九

一

茶子

自蜀赴調行在明年正月晦夢有人類三省大程官狀來曰公有新命出黃勅示之乃除管某院云云王不暇細視曰我已通判資序今且作郡守何乃反充監當邪其人曰此官不易得又上帝勅豈可拒也迎官且至治所不遠可即往視事少頃從者皆至亟升車行纔一二里到大曹局門戶洞開視題額五字曰恩釋所釋院吏曰所轄天下物命也其中皆禽鳥種類不可名狀而雀最多周覽未竟而寤以告家人誓不復

夷堅甲志卷第十八



殺生自恐不能永頰料理後事戒其子徧謁鄉人之在朝者夢後半月除知達州又十許日出謂歸得疾轎中至舟而卒時三月四日也

### 玉帶夢

張子韶侍郎謫居大庾得目疾後為永嘉守中風手足不能舉目遂內醫正祠祿還鹽官舊隱紹興二十九年三月望夜夢青衣人引至大寺門金書牌八字但記其二曰開福一僧如禪刹知客見張甚喜延入坐張問主僧為誰曰沈元

甲志卷九

二

卷九

用給事也張曰吾與沈先生久不相見亟欲謁之命取公服隨語即至見沈再拜沈荅其半禮勞苦如平生且曰尊公在此命青衣導往方丈東小堂其父母方對坐長嘯張趨拜號泣旁人叱曰此不是哭處復至法堂前問曰何故無佛殿青衣曰此以十方法界為佛殿張曰吾病廢又失明未知他日有眼可見佛有口可誦經否曰侍郎何嘗不見佛何嘗不誦經又行及門側有小池清冷外設欄楯青衣曰八功德水也酌

一杯飲之涼徹肌骨西廡一室極潔中掛畫像

視之乃張寫真大駭曰何以得此青衣曰異日當主此地然待公見玉帶了即來遂寤遽召門人郎暉使書其事皆謂玉帶為吉證若疾愈且大拜至六月二日兩疾頓除即日出謁先墓繼往所親家燕集如是五日偶與諸生讀江少虞所集事實類苑至章聖東封丁晉公取玉帶事怒曰丁謂真姦邪雖人主物亦以術取因不憚廢卷而入疾復作不能言翼日卒人始悟玉

甲志卷九

三

黃仲

帶之夢張壽六十八云實思永說時為鹽官簿

### 毛烈陰獄

瀘州合江縣趙市村民毛烈以不義起富他人有善田宅輒百計謀之必得乃已昌州人陳祈與烈善祈有弟三人皆少慮弟壯而析其產也則悉舉田質于烈累錢數千緡其母死但以見田分為四於是載錢詣毛氏贖所質烈受錢有乾沒心約以他日取券祈曰得一紙書為證定矣烈曰君與我待是耶祈信之後數日往則烈



避不出祈訟于縣縣吏受烈賄曰官用文書耳安得交易錢數千緡而無券者吾且言之令令決獄果如吏旨祈以誣罔受杖訴于州于轉運使皆不得直乃具牲酒詛于社夢與神遇告之曰此非吾所能辦蓋往禱東嶽行宮當如汝請既至殿上於幡帷蔽映之中屑然若有言曰夜間來祈急趨出迨夜復入拜謁置狀于凡上又聞有語曰出去遂退時紹興四年四月二十日也如是三日烈在門內黃衣人直入梓其胃毆之奔迸得脫至家死又三日牙僧一僧死一奴為左者亦死最後祈亦死少焉復蘇謂家人曰吾往對毛張大事也即烈善守我七日至十日勿飲也祈入陰府追者引烈及僧參對烈猶以無償錢券為解獄吏指其心曰所憑唯此耳安用券取業鏡照之覩烈夫婦並坐受祈錢狀曰信矣引入大庭下兵衛甚盛其上袞冕人怒叱吏械烈烈懼乃首服主者又曰縣令聽決不直已黜官若干吏受賂者盡火其居仍削壽之半烈

四三十九

四

黃作

遂赴獄且行泣謂祈曰吾還無日為語吾妻多作佛果救我君元券在某積中又吾平生以詐得人田凡十有三契皆在室中錢積下幸呼十三家人併償之以減罪主者又命引僧前僧曰但見初質田時事他不預知也與祈俱得釋既出經聚落屋室大抵皆囹圄送者指曰此治殺降者不孝者巫祝淫祠者逋誑佛事者其類甚衆自周秦以來貴賤華夷悉治不擇也又謂祈曰子來七日矣可急歸遂抵其家而寤遣子視

四三七

五

六

縣吏則其廬焚矣視其僧茶毗已三日往毛氏述其事其子如父言取券還之是夕僧來擊毛氏門罵曰我坐汝父之故被逮得還而身已焚將何以處我毛氏曰業已至此惟有為作佛事耳僧曰我未合死鬼錄所不受又不可為人雖得冥福無用也俟此世歎盡方別受生今只守爾門不可去矣自是每夕必至久之其聲漸遠曰以爾作福我稍退舍然終無坐理也後數年毛氏衰替始已杜起莘說時劉夷叔居瀘為作傳



邢氏補頤

晏肅字安恭娶河南邢氏居京師邢生疽於頤久之頤頷連下齧及齒脫落如截自料即死訪諸外醫醫曰此易耳與我錢百千當可治問其方曰得一生人頤與此等者合之則可晏氏懼謝去之兒女婢僕輩相與密貨醫使試其術是夜以帛包一物至視之乃婦人頤一具肉色闊狹長短勘之不少差以藥綴而封之但令灌粥飲半月發封瘡已愈後避亂寓會稽唐信道與之姻家嘗往拜之邢氏口角間有赤縷如線隱隱連頤凡二十餘年乃亡

誤入陰府

李成季昭北少時得熱疾數日不汗煩躁不可耐自念若脫枕席庶入清涼之境便覺騰上帳頂又念此未為快若出門當更軒暢即隨想躍出信步游行歷曠野意殊自適俄抵一大城郭屢市邑屋如人間州郡李容與街中有舊識販繒媪死已久矣遇李驚曰何為至此此陰府也

李懼求救媪曰我無能為也幸常販繒出入右

判官家試為扣之乃相隨至其門止李于外曰勿妄動捨此一步則真死矣媪入移時喜而出曰事濟矣但當更與左判官議乃可俄聞索馬之聲暨出乃綠衣少年媪呼李尾其後至所謂左判官之舍緋衣人出迎綠衣曰適有陽間人游魂至此須遣人送還緋衣曰誰令渠自來既至矣又非此問追呼何必遣李側耳傾聽益恐綠衣曰試為檢籍恐或有官祿再三言之緋衣

始持不可不得已命吏取籍至吏讀曰李昭北位至起居舍人綠衣咤曰如何如何渠合有許大官職擅留之得否緋衣頗慙乃相與作符共押之用印畢授一小鬼使送李李重謝媪始行有問者即示以符小鬼瘡瘍滿頭膿血腥穢歌呼不絕聲每數十步輒稱足痛而坐哀祈之乃行前至曠野曰我只當至此還汝符擲之於地李俯欲拾履而寤蓋昏然暝卧經日矣自是李氏春秋設媪位祠之果終於右史



穢跡金剛

漳泉間人好持穢跡金剛法治病禳禱神降則憑童子以言紹興二十二年僧若冲住泉之西山廣福院中夜有僧求見冲訝其非時僧曰某貧甚衣鉢纔有銀數兩為人盜去適請一道者行法神曰須長老來乃言幸和尚暫往冲與偕造其室乃一村童按劍立倚上見冲即揖曰和尚且坐深夜不合相屈冲曰不知尊神降臨失於焚香敢問欲見若冲何也曰吾天之貴神以寺中失物須主人證明此甚易知但恐興爭訟違吾本心若果不告官當為尋索冲再三謝曰謹奉戒神曰吾作法矣即仗劍出或躍或行忽投身入大井良久躍出徑趨寺門外牛糞積邊周匝跳擲以劍三築之瞥然仆地踰時甦醒問之莫知乃發糞下見一埽桌兀不平舉之銀在其下蓋竊者所匿云

飛天夜叉

趙清憲丞相挺之夫人郭氏之姪郭大以盛夏

往青社外邑乘月以行中路馬驚鞭策不肯進左顧瓜田中一物高丈餘形如蝙蝠頭如驢兩翅如席一瓜踞地一瓜握瓜食之目光爛然郭喪膽回馬疾馳數十步問反顧猶未去他日入神祠見壁畫飛天夜叉蓋其物也

晦日月光

趙清憲賜第在京師府司巷長女適史氏以暑月不寐啓戶納涼見月滿中庭如晝方歎曰大好月色俄延下漸暗月痕稍稍縮小斯須光滅

仰視星斗粲然而星夕乃晦日竟不曉為何物

光也四事皆王

沈持要登科

沈持要樞湖州安吉人紹興十四年婦兄范彥輝監登聞鼓院邀赴國子監秋試既至則有旨唯同族親乃得試異姓無預也范氏親戚有欲借助於沈者欲令冒臨安戶籍為流寓當召保官其費二萬五千沈不可范氏挽留之為共出錢以集事約已定沈殊不樂而湖州當以八月



十五日引試時相去纔二日耳雖欲還亦無及是日晚忽見室中長人數十皆如神祇叱之曰此非爾所居宜速去不然將殺汝沈驚怖得疾急遣僕者買舟歸行至河濱見小舟呼舟人平章之曰我安吉人販米至此官方需船不敢歸若得一官人當不取其僦直然所欲載何人也曰沈秀才復詢其居曰吾鄰也雖病不可不載即率舟中人共舁以登薄暮出門疾已脫然如失十六日早抵吳興城下見曰袍紛紛往來問

甲志九

之云昨日已入舉場而試卷遇暴雨多沾漬須易之移十七日矣沈遂得趨試所親者來賀曰徒日之事特為君設耳試罷且揭榜臺大雷震而覺出庭中視之月星粲然心以為惑欲決之著龜遲明有占軌革者過門筮之得震卦畫一婦人病卧牀上一人趨而前旁書奔字其詞有龍化之語占者曰公占文書甚吉但家內當有陰人病然無傷也卜者出報榜人已至姓名曰賁勝音奔沈中魁還及還家妻果卧疾明年赴省

夷堅志 甲志卷一九

以范為考官避入別院一之日試經義且出有廂部邏者守之不去時挾書假手之禁甚嚴沈頗訝其相物色曰何為者曰見君篋中一二燭甚佳非湖州者邪若無用幸見與沈悉以與之次日試詩賦其人又來曰適詣謄錄所見主司抄一試卷至于五六絕類君所書必高捷今夕勿遽畢吾已設一次于戶外矣沈意其欲得燭又以贈之受而還其一曰請君留此以自照三年一來不可不致詳也晚出中門引手招就坐

甲志九

陸

設一几四顧無人沈欲納卷出挽使再讀至家藏孝經詩乃覺誤押兩方字亟更焉明日入訪之了不復見始驗神人以其誤委曲為地也是年遂擢第蓋旅中所見鄰人拏舟雨污試卷軌革之卜邏者之言皆有默相之者異哉

楊道人

溫叔皮革之女嫁秀州陳氏子既而此離居家學道有楊道人者亦士大夫家女子與之同處紹興二十四年溫赴漳州守過泉南館于漕使

七七一



行宇女與楊及二婢在西房夜半忽大呼捕賊  
温杖劍往見楊之婢高舉手向梁間初無絆縛  
而牢不可脫其旁青衣童年可十四五腰下佩  
一物類藥笈温叱之曰汝何人敢中夜至此曰  
我京師人也揚道人欠我藥錢百萬今來取之  
關君何事又連呼數聲正爭辯間條已滅温遣  
招天慶觀道士鄭法詢治之及至婢縛既釋無  
所施其術時楊氏年未三十江南所生所謂京  
師藥錢之語或以為宿世事云

陳王猷子婦

潮州人陳王猷為梅州守子婦死焉葬之于郡  
北山之上其鬼每夕歸與夫共寢夫懼宿于母  
榻婦復來即之不可却雖家人相見無所避一  
子數歲矣韶秀可愛每欲取以去舉家爭而奪  
之婦出入自若陳氏甚懼乃召道士醮設及禱  
于神皆不能遣時紹興庚午三月也又三月陳  
守卒于郡

郝氏魅

郝光嗣為廣州錄事參軍有魅撓其家房闔庖  
福無不至也嘗火作于衣笥郝往救焚手皆焦  
灼告身一通但存字及印餘皆焚焉朝服衣裘  
悉穿穴不可著一日發印欲用封鑄宛然而中  
無有矣始猶命巫考治夕而不效則掃一室嚴  
香火事之凡失印二十許日廣之官吏待稟俸  
者需糧料印未得咸以為苦忽聞如大石墜于  
所事室中三擊几而止視之印也初郝氏以儿  
不佳蒙以白紙蓋施三印於几上而去自是七

日郝生死其家徙出魅隨之不置迨北歸乃已  
時紹興二十年 三事皆謝  
並茂公說

王權射鵲

建康都統制王權微時好射弩矢不虛發紹興  
初從韓咸安 世忠 往建州征范汝為嘗挾弩往  
山間望樹上有鵲巢即射之不知其中與否也  
聞有人在其後言曰使汝眼為箭所中當如何  
反顧無所見權悟其異亟登木視之一鵲中目  
宛轉巢內即死權驚悔拔佩刀碎其弩未幾與



賊戰流矢集于鼻皆之間去眼不能以寸病金  
創久之乃愈韓王子考直子溫說

夷堅甲志卷第十九

夷堅甲志卷第二十 十二事

木先生

汪致道叔魯徽州歙人紹興十八年以司農少  
卿總領湖北財賦嘗赴大將田師中宴集最後  
至漕使鄂守先在與田奕棊道人木先生者亦  
坐于旁見汪揖曰久別健否汪愕曰相與昧平  
生何言久別道人曰公已為貴人忘之耶獨不  
記宣州道店談牛竒章事乎汪矍然起謝道人  
去汪謂諸客曰崇寧五年初登第得宣州教授  
以冬月單車之官投宿小村邸唯有一室一秀  
才已先居之日甚暮大雨不可前不得已推戶  
徑入曰值暮至此與公同此室可乎秀才方踞  
火坐顧曰唯唯良久忽言曰公曾讀唐書否某  
愠曰某雖寡學寧鄙陋至是人笑曰記得牛僧  
孺傳否某不荅秀才曰吾言無他公乃僧孺後  
身前生為武昌節度使緣未盡今生當再往異  
時官祿多在彼上矣某異其語疑為相師問其  
姓字徐對曰公知有雍孝聞者乎吾是也自崇



寧之初殿廷駁放浪迹山林偶有所遇爾扣之不肯言終夕相對論文而已至曉而去不復再見適觀道人之貌蓋雍君也風采與四十年前不少異真得道者也坐客莫不驚歎汪再漕湖北又守鄂州為總領累年皆在武昌木生名廣莫往來漢沔間見人唯談文墨殊不及他事無有知其為異人者沈道原潘亦識之云政和中以道士入說法

徽宗謂其得林靈素之半故以木為姓汪說

### 靈芝寺

紹興十二年唐信道廷對畢館于西湖靈芝寺時已五月二僕納涼湖邊呼聲甚急唐往視之二僕共挽一僧云僧走欲赴水一足已溺呼之不肯回力挽其衣猶不能制遂與歸室中寺之人云頃寇犯臨安兩僧死于湖今其鬼耳問溺者所見曰兩僧來告孤山設浴甚盛邀同舟以行一足已登而為人掣其後故不得去心殊恨恨也坐少定復發筒取新衣著之并易履襪若

有導寸之者徑趨水濱數僧急尾救之既還詆救者曰我適游處甚佳爾輩何見疾必強我歸我終一去耳主僧遣三人護之于室而扃其外唐所寓舍與之鄰惟以葦席為限聞為鬼所憑作詩云云唐唯記其一句曰日日移床趨下風蓋竊東坡語也唐謂之曰汝生為出家子視形骸如土木雖不幸死當超然脫去乃甘留戀為游魂滯魄真可羞也答曰吾非為厲者欲度此僧故與之俱且何預爾事唐曰吾視人垂死而不救可乎且汝既不能自脫又枉以非命害一人何益於汝空令湖中增一鬼耳相往復至夜半鬼益怒叱曰只爾亦非了生死者唐嘻笑應之曰我當死即死必無幽滯終不効汝如非理於生人鬼似悟唐說不復有語久之僧始昏睡迨曉問之乃會稽人王僧令送歸其家唐後見之於鑑湖鷓鴣臺寺云只憶初赴水時事餘皆不知也

### 王壁魁薦

王炳文壁明州人靖康元年赴淮南試于楚州



寫龍興寺寺大門內有人題曰東壁之光下照  
斗牛今年王壁當魁薦問諸僧及閤者皆不知  
何人所書是歲王果爲解頭

二事皆唐  
信道說

以下錄

### 太山府君

孫點字與之鄭州人溫靖公固諳孫也建炎四  
年知泉州晉江縣居官以廉介自持是歲七月  
叛將楊勅目江西軼犯郡境點出禦寇歸而疽  
發于背主簿入卧內省之胥吏數人在旁點顧  
戶外曰何人持書來皆莫見少焉點舉手左右

口中囁嚅爲發書疾讀之狀主簿問何書曰檄  
召點爲太山府君顧吏曰此有石倪及徐楷二  
人乎吏曰有石教授者居別村無徐楷但有涂  
楷解元耳點曰何用楷大爲諸吏怪其語不倫  
無敢問後三日卒石倪者字德初方待次鄉里  
紹興三年以官期未至諸臨安欲有所易得疾  
于抱劍卽中以七月中死涂楷字正甫時爲州  
學諭同舍生每戲之曰君往太山他日朋友游  
岱藉君爲地也楷聞倪死頗不樂從天寧寺長



意主倉庾之出入首錄置獄中數日掠死其家乞收葬不許裸其尸驗之邵懼每問即承如是半月許凡眉之吏民連繫者數百而死者且十輩提點刑獄縉雲周彦約紹知其寃亟自嘉州親詣獄踈決邵乃得出閱實其罪無有也但得其以酒餽游客及用官紙扎過數等事方具獄楊生即死獄吏數人繼亡明年命下邵坐貶三官歸後為之西山其秋眉山士人史君正燕處人邀迎出門從者百餘比日繡衫花帽馭卒鞋大馬

田志二 六

甚神駿上馬絕馳目不容啓到一甲第朱門三重洞開馬從中以入史欲趨至客次馭者不可徑造廳事坐上緋綠人數十皆揖史居東向辭曰身是布衣安得對尊客如此其一人曰今日之事公為政何必辭之前白曰帝召公治鄧安民獄今未也侯公登科畢即奉迎矣口不獲已就坐欠伸而寤不為家人言密書之又明年史赴廷試過荆南時吳君適帥荆得疾親見鬼物往來其前避正堂不敢居無幾而死史調官還

至夔峽小疾語同舟者曰吾當死君今報吾家令取去秋所書者觀之可知也是夕果卒又二年所謂貴客者暴亡于成都驛書又明年十一月邵見安民露首持文書來白曰安氏寃已得神陰獄已具須公來證之公無罪也指牘尾請書名已而復進曰有名無押字不可用邵又花書之始去邵知不免盛具延親賓樂飲踰六日正食間覺腸中微痛却去醫藥具衣冠待盡中夜卒成都人周時字行可說邵守眉日行可為青神令

田志二 七

鹽官孝婦

黃婦

紹興二十九年閏六月鹽官縣雷震先雷數日上管場亭戶顧德謙妻張氏夢神人以宿生事責之曰明當死雷斧下覺而大恐流淚悲噎姑問之不以實對姑怒曰以我嘗貸汝某物未償故耶何至是張始言之姑殊不信明日暴風起天斗暗張知必死易服出屋外桑下立默自念震死既不可免姑老矣奈驚怖何俄雷電晦冥空中有人呼張氏曰汝實當死以適一念起孝



天赦汝又曰汝歸益爲善以此

### 曹氏入冥

靳師益濟州人父守中官至尚書郎紹興二十九年靳爲餘杭主簿妻曹氏以六月病卒已歛經夕一足忽屈伸靳驚視之面衣沾濕有泣涕處靳號慟曰得無以後事未辦乎他何所欲言拊其體漸溫已而歎曰我欲錢用靳命焚紙鏹數束曰未也又焚之如初久而稍甦掖之起坐流淚滂沱言曰先姑喚耳憶病昏之際二婦人

甲志二十

黃婦

來云恭人請即俱出門肩輿去甚速至官府戶內列四曹只記其一曰南步軍司方裴回無所之遇阿舅生時所使老兵遮拜曰何得至此以姑命對即引入兩廡間皆繫囚呻吟之聲相屬升自東階舅金冠絳袍若今王者與紫衣白衣人鼎足議事且置酒間舅語云三官更代有無未了事件項之送二客還吾自屏間趨出拜舅駭曰誰呼汝來亦以姑對舅與俱入姑冠帔坐堂上若神祠夫人侍兒持雉扇環立甚衆舅

責曰渠家兒女多何得招致姑曰以乏錢故也吾又趨拜且問需錢何用姑曰吾長女以妬婢媵久繫幽獄獄吏邀賄無所從得不獲已從汝求之又曰汝爲吾轉輪藏已盡用子更爲誦梁武懺救吾女少時舅促歸命詢有輿者食曰已食遂遣吾出相戒曰勿泄此事恐不利於汝送至車上從者十餘人皆黃衣金甲其行如飛既到家黃衣求金凡兩焚錢始去自此疾愈然纔旬日復死人謂其漏言不免云

甲志三十一

九

五六

### 斷妬龍獄

郭三雅妻陸氏秀州海鹽人平時端靖有志操紹興二十八年六月十五日呼其子昭戒之曰吾數日後當死切無即歛丁寧數四昭憂之亦未敢盡信及期無疾而逝心猶微溫奄奄有出入息十日復生曰姑蘇某龍王嬖一妾遭夫人妬忌以善死鞠訊天獄累年不能決

上帝命我詰其情一問而得之奏牘已上信宿

暴風雨至七月五日平江大風



駕潮漂溺數百里田廬皆被其害思永說

義夫節婦

建炎四年五月叛卒楊勅寇南劍州道出小當村掠一民婦欲與亂婦人毅然誓死不受汗遂遇害棄尸道旁賊退人為收瘞之尸所枕藉處跡宛然不滅每雨則乾晴則濕往來者咸歎異焉或削去之隨即復見覆以他土則跡愈明至今猶存人有順昌縣軍校范旺者當范汝為亂時邑中群盜余勝等亦竊發土軍陳望素喜禍

四志二十一

十一

十一

欲舉寨應之旺叱眾曰吾等父母妻子皆取活於國今力不能討賊更助為虐豈不慚見天地

凶黨忿其語切亟殺之一子曰佛勝年二十以勇聞賊許以父命召之至則俱死妻馬氏聞夫子皆死哭于道賊脅汗之不從磔於木節解之後數月賊平旺死處軌上隱隱留尸跡不少野邑人相與揭其軌聚而祠之已又圖象於城隍紹興六年建安人吳達通判州事以其事聞詔贈承信郎許立廟順昌丞蘇灝領役夢旺具管

第進請具謝董督之意且曰初被害時為凶徒剔去左目引蘇視之又別有一旺僵尸在地著短布白衫復指廟之東南隅曰遺跡猶在是已寓意於邑令矣幸公念之蘇明日入廟中間旺死時狀皆曰然而莫有知其剜目者東南隅則軌何故處也於是訪得五軌納諸廟縣令黃亮聞之以語妻蔡氏蔡驚曰昨夕亦夢紫衣人謂君於廷君揖之升廳及階遜謝而去其姓名則范旺也豈丞所謂寓意者乎旺一卒以忠死婦人以節死沒而不朽渠不信云

四志二十一

十一

十一

葵山大蛇

王履道左丞葬于泉州之葵山去城四十餘里山多蛇墓人張元者養羊十餘頭往往為所吞噬元操刈鎌出迹捕正見大蛇擒一羊蟠束數匝先齧膚吮血已乃噴毒其中羊漸縮小軟若無骨始吞之元旁立伺隙奮刀而前蛇昂其首高五尺許搖舌鼓怒為搏人之勢元投以刃刃墜元奔歸呼其子別携刀往蛇猶在故處未去



迎刺之斷首而死尾有兩歧利如鉤秤其肉重六十斤背皮至闊一尺五寸守冢僧曰此特其小者耳一窟于山者身鹿麕若瓮每出時大木皆振動云

明日不復見

三事王嘉史說

### 融州異蛇

馬擴子充謫融州居天寧寺營廁於竹間嘗持矛奏溷聞若有叱之者周視之則無人焉復聞再叱聲乃一蛇在屋角開口吐舌頭如斗大馬椿之以矛刃入于棟亟出喚僕共視蛇已死但

不見其體注目尋索僅如細繩纏襖桷數十匝取以視邦人雖戴曰之老亦無有識其為何等蛇者

### 一足婦人

紹興十七年泉州有婦人貨藥于市二女童隨之凡數日好事者竊迹其所止乃入封崇寺之僧堂堂空無人獨三女者共處旁人夜夜聞搖藥聲旦則復出初未嘗見其寢食處也他日寺僧密窺之乃皆一足失聲歎咤婦人如已聞之

### 夷堅甲志卷第二十